

7

7

+

DS
754
.H6
v.17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一目錄

兵政十二 塞防

平定準噶爾附論

與鄂張兩相國論西兵書

陳沙州夷務疏

議防逃人妄傳疏

陳嘉峪關外情形疏

西域置行省議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科布多城圖說 會典

唐努烏梁海圖說 會典

紀新疆邊防二則

異域錄 四庫全書提要

與鄂羅斯國議定疆界之碑

前後藏考

藏總記



方苞

潘之善

高其倬

王綬

龔自珍

龔自珍

沈

徐元文

姚鼐

王我師

西藏巡邊記

善後事宜疏

松

福康安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一

兵政十二 塞防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

趙翼

平定準噶爾附論

臣既摘敘平朔漢方略。然自策妄阿拉布坦漸強。繼以噶爾丹策零。世濟其惡。我西北兩路。又常駐重兵。備堵剿迨。額爾德尼招之捷。敵始乞和。我皇上御極。與之定邊界。并許其通市易。寢兵不用。然聘使往來。猶用鈞禮。未得臣服之也。乾隆二十年以後。用兵戡定。乃盡掃除之。由今日事後觀之。固共曉然於天意。而當用兵之始。固莫測果何如也。惟皇上見事機可乘。遂舉全力以應之。事機可乘。即天也可乘。而即乘之。即所謂後天而奉天時。是以成功若此之易也。然是時我皇上敬事慎謀。正未嘗稍有易視之意。每軍報至。應機指示。必揭要領。或數百言。數千言。軍機大臣承旨。出授司員。屬草率至腕脫。或軍報到以夜分。則預飭內監。雖寢必奏。迨軍機大臣得信。入直廬。上已披衣覽畢。召聆旨矣。撰擬繕寫。動至一二十刻。上猶炳燭待閱。不稍假寐。或一二日無軍報。則延望不釋。蓋五年中。如一日也。軍郵萬餘里。文報往返。動需月餘。故凡數月後。應辦之事。皆預籌及之。聞阿逆有異志。即馳諭軍營。遮獲其妻子。使不得遁。迨阿逆遣人至。已遲半日矣。兆惠之赴回部也。賴上預調兵在途。故黑水營之圍。得及時赴援。不然則事未可知也。此特舉一二端。其他可類推矣。領兵者奏事。大率藏短露長。上即其所奏。勇怯勤惰。分別功過。信賞必罰。有罪則親貴如色布騰巴爾珠爾。黜革不少貸。有功則疏賤如高天喜。由守備不半載。擢至總兵。是以人人效命。有進無退。成此大功。嘗觀士庶之家。其主者。庀家事。早作夜思。不自暇逸。未有不大大其門戶。寢昌以熾。況聖天子以

聰明天亶之資。順天心。仗國力。本健行無息之精神。運旁燭無遺之籌略。事半功倍。固早在燭照數計中。而非恃天幸以集事也。然則功不虛立。事不倖成。有如是之。神聖乃有如是之功勳。歷觀史冊。漢唐以來。何代可以比隆也哉。臣昔直軍機處。正當平定準夷回部之時。睹記最爲親切。茲撮敘方略。益得印證。故所記較詳。瞻庶不徒鋪述。近云。

與鄂張兩相國論西兵書

方苞

苞聞出位之謀。先聖所戒。然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王與三公六卿以敘進而問焉。蓋以食土之毛。皆有忠君愛國之心。而詢於芻蕘。所以盡天下之耳目思慮。以廣忠益也。而士之義。又與庶人異。學先聖之道。仁義根於心。視民之病。如吾兄弟之有顛連焉。視國之疵。猶吾父母之有疾痛焉。故先王之制。使士傳民語。則已所欲言。得自達於君。或因公卿大夫以達。可知矣。苟卿論將以爲事。莫大於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往歲西師坐失機宜。而可悔者多矣。主將之不能料敵合變。偏裨之中。亦無卓鷺而能應猝者。具見矣。苟非吾君吾相。先定其規模。以固根本。而徐俟孽賊之瑕釁。則異日之悔。且有不止於是者。苞荷兩朝聖主如天之恩。辱兩相國知愛。不以衆人相視。且有故舊之情。過越尋常之義。苟知而不言。是傷仁而愆義。故敢冒陳其大體。惟詳擇焉。一古者守在邊塞。而本朝之守在四十八家。故謂策旺小醜。無事誅鋤。皆愚儒也。懸軍深入。士馬力竭。彼更遷徙鳥舉。則我師不戰而自屈。且山谷阻深。徑路盤互。設以偏師截我輜重。其害將不止於無功。此有心者所同知。有口者所共言。無俟苞之瀆告也。苞所慮者。守非其法。與無守等。且將爲國宿憂。而別生瑕釁。古之制馭戎狄者。必設間示弱。誘使深入。而後能一舉。

而踏之姑勿遠引。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惟誘至昭木多。故西師得而要擊之也。往年之事。苟主將好謀。偏裨材武。用昔人易將滅竈之法。設伏警備。而大創之。則其氣奪。其謀沮矣。卽來寇者。他部使孽賊聞之。亦足以折其姦心。明者不悼往事。苟能懲此而定兵謀。易前轍。未必非我國之福也。軍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今若易攻而爲守。則用其兵之十三。用其財之十五。而泰然矣。十取其三。則兵精以財之五。養兵之三。則士宿飽而能力戰。賊不至。則以休吾力。而盡之於溝樹壘屯。賊至。則以逸待勞。以銳擊罷。旣得人和。又乘地利。可使匹馬隻輪不返。是謂廟謨精神。可以折衝者也。一自孽賊跳梁。

先帝命設守於阿爾太。以護西北舊屬諸部。設守於巴里坤。以鎮青海新附諸部。近聞大軍所駐。過此各千餘里。按以兵法。急宜撤還故地。蓋以言進剿。則去賊界尙遠。而馬力旣竭之後。輓輸倍難。所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也。邇來變計。糧至察漢。洩兒交替。更易車馬。轉運到軍。其地之人。甚以爲苦。恐亦未可長久。以言設守。則我軍撤回千餘里。賊若來寇。亦更遠千餘里。其力愈疲。其心愈孤。而我師得還久駐之地。衆心安定。氣勢自倍。去大軍百里。各設左右翼。駐以偏師。爲角犄之勢。並築城堡。城堡之外。爲濠壘。再重可樹則樹之。近泉則溝之。濠外錯設梅花坑。及品字坑。賊至則所寇之地固守。而兩軍各出勇士。每夜更番篝火。以炮擊其營。使賊驚起。則速歸本軍。夜再三至。賊晝夜不得休息。兼旬之內。未有不遁者矣。待其將遁。而或截其歸途。或衝其肘腋。內外夾攻。不盡殲。必大創矣。此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也。一兵不在多。而在精。況遠戍荒徼。勢不能多。但使將得其人。士皆壯猛。衣糧倍加。樂佚輕戰。則一可當十。假而飢寒羸怯。雖多無益。且慮心怨氣餒。臨敵恐駭。一隊奔潰。合軍搖心。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阿爾太之地。羣山盤紆。徑路迴互。我軍設守。則形勢可據。賊欲來寇。則顧盼惘疑。又喀爾喀諸部。與彼

世仇而託我宇下。便於徵調。大軍五千人。左右翼各二千人足矣。巴里坤地勢平曠。餉道少近。大軍可萬人。左右翼四五千人足矣。以情勢揆之。大軍所駐。賊必不敢再窺。主閫外者。不徒尙健勇。必得有文武材略識大體者。駐阿爾太。則於西北舊屬諸部千里之內。其酋長之智愚。卒伍之勇怯。必周知之。嘗試劑度而勤撫馭。俾緩急能爲我用。駐巴里坤。則於青海諸部及近邊雜番。必開以威信。使知作惡則勢必剪除。順服則永得安集。而又嚴關塞互市之禁。使其貴賤男女日用必需之物。非誠附於我。將不可得。則孽賊之黨日披。而我軍之勢愈壯矣。一塞外凡有山之地。其旁即可耕種。又民物所聚。則天地之氣應之而煥。熱河風氣早寒。及

聖

祖皇帝每歲駐蹕。農商輻輳。遂與內地無異。山腰澗側。皆宜四種百蔬。其明效也。阿爾太山谷廻互。最宜屯田。巴里坤雖無高山大陵。尙有平岡小阜。傍近土魯番之地。水泉皆熱。頗宜杭稻。況無山之地。但能築短垣。高至尋丈。蔽遮西北疾風。以護新生弱植之苗。即可有穫。但人情習於偷惰。而官吏視爲具文。故未得其效。凡利之所在。人皆賁育。宜著功令。應募之兵。除例給衣糧外。但能力耕有穫。歲終加賞。以多寡爲差。所收高粱菽麥。可充軍食者。官出倍價以糴之。其餘蔬穀。聽其以土性所宜。自畜犬豕雞鵝。官吏將校有敢侵牟強丐者。豪髮以上。必加重典。如此。則貧者襁負而至。併力爭時。而土利可博矣。數年之後。屯積既饒。饋餉可減。又關中沃野千里。古稱上腴。加以河流可資灌溉。故其土人稱水田百畝。可當旱田五百畝。值歲旱荒。且勝一二千畝。聞鄭白二渠。及甯靈涼肅舊興水田外。如終南沿山州縣。與鳳翔之岐山寶雞。甘州之秦涼洮岷。山泉川浸。可引灌溉甚衆。但創始疏鑿。非民力所能任。若設專司。擇能吏。依山瀕河。所在相度。發國帑。就農隙。爲民通渠引泉。則水利可倍。關中粟多。然後增價招商。而漸致之塞上。塞上粟多。則轉運軍前。較之輓輸於他省。勞費減半。此

似費而實省。暫勞而久逸之術也。一自古制馭羌戎。惟恃茶絲布帛銅鐵諸物。聞西北諸部。惟策旺絕遠。不仰給於中國。其餘蒙古雜番。非此無以爲養生送死之具。年羹堯領川陝。所以能使戰士盡力而民不困於供億者。徒以私人販茶布於諸番。所獲不訾耳。古者欲責邊將成功。必使大饒於財。蓋不饒於財。無以養奇策之士。則不足於謀。無以恤戰士。則難作其氣。不能厚待雄毅過人之士。則不能責其臨敵奮死。以爲倡。況縱間諜鉤敵情。非有重賞深恩。能使出入死地而不貳乎。今出奇計。宜禁一切出口之貨。而立四市。西北諸部。則立市於阿爾太。青海諸部及雜番。則立市於巴里坤。縱商賈轉貨而官司之。非歸附。本朝者。不許互市。則近我諸小部。不招而自來。不約而自固矣。其東北舊屬諸部。則立市於東邊。西南徼外諸部。則立市於四川雲南邊界。皆畧計來市諸部人口衆寡而量出之。毋使多取而轉販。阿爾太巴里坤所立軍市。卽以其稅賜主將偏裨。使繕戎器。厚養戰士。所謂事一而兩得者也。所慮道里踔遠。途多侵盜。商旅不前。則仍於山陝沿邊。酌立二市。而歲撥三邊市稅。以賜兩軍。各數十萬金。然後諸用不匱。但設立稅格。甯輕毋重。嚴飭司市。甯寬毋刻。但使商賈爭趨。番戎總至。所獲自贏。從來司關嚴刻。則商旅裹足。正稅難充。寬恕則遠近爭湊。轉得奇羨。此恒物之大情。不可不察也。一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此言壅蔽之傷國也。凡事皆然。況行師萬里之外。使士出入死地。而軍情不得上達。可乎。李牧守趙邊。市租皆輸幕府。日繫數牛以饗戰士。所以守不可搖。而戰則大克也。往年進勦。士衆日不再食。飢羸疾困。凡解衣糧軍器火藥歸自軍前者。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上聞。其後我皇上明目達聰。量增口糧。而猶未能盡飽也。春夏之交。阿爾太軍前羣馬驚逸。卒伍飢死以千數。皆云五六千言人人同。而未聞主將之入告也。西北諸部。惟丹津王效忠。本朝而諸部轉深嫉之。喀

爾喀微臣汗部曲六百餘騎。自軍前背主潰回丹津王部落。殘殺婦孺。劫掠牛馬。不能盡驅者。猶刺傷之。諸部坐視不救。聽其從容。殺妻子。件物遠颺。則衆情居可知矣。而自軍前來者。私語親故。皆憂形於色。及至公所。則言四十八家樂從征調。人情如此。凡事可以類推。陝西承辦軍需十七年矣。往年造車買騾。民間所費。逾官價六七倍不等。我皇上得盡聞乎。猶賴聖明。屢蠲田租。故民力雖竭。而心猶能諒。苟曠日持久。勞費不息。或遇水旱。實可寒心。蓋聖蔽者。凡事之大患。而軍情尤甚。此弊不除。雖有深謀。至計無所用之。二公必切言於上。凡先事蒙蔽。而事後敗露。或訪聞得實者。必置一二入於重典。且遣文臣有器識者。爲參軍。得遇要事。陳奏與主將副將參相制。然後情實得聞。而措注可無誤也。昔唐太宗元世祖皆百戰而得天下。智畧如神。將良士武。師行有律。異代莫及焉。太宗之征高麗。世祖之征日本。或土壤相接。或舟楫可通。然且殫力竭財。撓頓無功。以成大悔。徒以攻守之勢殊。客主勞逸之情異耳。苟於西域山川形勢。及軍中情事。未得備聞。第就所傳一二。以意揣度。自多未中。然循數推理。斷可信者。則攻守之本計也。苟欲刻期進剿。窮其巢穴。則形勢甚難。恐未能必達。昔年額倫特之事。可爲明鑒。若未能必達。而更懸軍深入。運餉倍艱。經年累歲。無傷於賊之毫末。而我已重困。萬一四十八家心離於征調。秦民力竭於徵輸。諸番窺伺。別生事端。何以善後。卽今衆口嗷嗷。皆深望二公之能轉移。而或無由自達。或可以達而不肯言。苟臥病兩月。氣息厭厭。自念生世幾何。而惜默自便。則愧負此心。故於伏枕呻吟之際。日記數語。涉獵而後其畧。經具欲藉手於二公。以報兩朝聖主如天之德。而亦以答二公夙昔知愛之深。惟鑒其誠。恕其愚直。而審聽之。

陳沙州夷務疏 雍正四年

陝西西安總兵潘之善

查閱川陝總督臣岳鍾琪條奏安西事宜內。如移築城池。安設官兵。以及屯田安戶等件。無非慎重邊防。規模宏遠。至詳且備。祇爲地方起見。不暇計及費用錢糧之多寡也。臣到任伊始。凡臣標各營。及所屬地方事宜。雖未能周知。而略觀其大概。有應費錢糧者。有應減省錢糧者。有費錢糧甚多。而於地方恐無裨益者。有費錢糧無幾。而實於地方大有功效者。臣今逐一酌量。其於地方事宜。有可以設法措置者。臣當以錢糧爲重。而斷不肯耗費於無用之地。若地方及營伍事宜。有必用錢糧。始得審謚者。臣又以地方爲重。而斷不敢博節省之名。臣陸續相機斟酌。俟有確見。容臣咨商督提二臣會疏請旨。以便遵行。至口外地方。遼闊隘口最多。若不預設卡路。保無賊夷乘虛竄伺。少有疏虞。關係非輕。臣查本年七月初六日。靖逆將軍富甯安。因大兵撤回。飭行駐防哈密副將等。已設新舊卡路。大小共八處。罔不星羅棋布。哨探緊嚴矣。惟是沙州之西南。伊孫插漢赤落兔。並插漢烏素腦兒。去西甯撥住索諾木達什所住之柴達木。約有千里。其間並無夷人住牧。遊巡卡路。臣思此二處。最爲險要。若不防範。新設之地。俱無接應矣。再查沙州去伊孫插漢赤落兔口。并麻鞋戈壁口。八百餘里。實係策妄賊人偷來要路。況今又值隆冬。戈壁正是落雪之時。誠恐夷人乘隙前來。有失堵禦。因先飭令沙州駐防遊擊。派兵六十名。前往哨探蹤跡。沿途暫留目兵。安設臺站。以備傳遞緊急之信。又查沙州東南四百餘里。地名插漢烏素腦兒。哨探阿羅衣。且并麻鞋鹽池戈壁二口。接連柴達木來路。又東行三百餘里。係烏喇打班空闊地方。亦是柴達木來路。恐有賊夷潛藏。臣亦派本標官兵五十名。前去哨探。臣愚又以阿魯巴魯固及色爾騰二處。應安住牧熟夷三百家。西哨伊孫插漢赤落兔。南哨麻鞋戈壁口。自此至彼。相去不過四百里。易於更番巡探。又插漢烏素腦兒。并烏喇打班二處。應安住牧熟夷三百家。西南哨阿羅衣。且麻鞋戈壁口。

南哨鹽池戈壁口。接連柴達木地方路口。東哨烏喇打班口外。如此則熟夷哨探於外。官兵接應於內。少有聲色遞相傳報。首尾接應。一舉可擒此無事。則以夷防夷。而有事則以夷攻夷之道也。

議防逃人妄傳疏 雍正四年

浙閩總督 高其倬

竊臣仰荷

聖恩。令將議政所奏之事。鈔發示臣。臣奉到部文數件之內。見有吳量海降人和羅爾邁等逃

去一事。稍有關係。謹就臣庸下之見。仰陳

聖聽。臣以爲來降之吳量海人等。該管之人。理宜小心詳密照

管。何可令其逃去。但今業已逃去。就事論事。正可因此愈使知

聖度之廣大

聖恩之高厚。和羅爾邁

等。若在外邦。愈增其思戀仰慕之懷。若其回來。愈增其堅定歸依之志。且使內外部落聞之。無不傾心嚮化。臣愚昧之見。以爲示以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既去則置之能來。仍養之厚。撫其不逃者。感愧其逃者。諒他國斷不能如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養人。略遲其時日。伊等必大悔大想。又愧又慕。是因此一逃。更顯我

皇上至仁至誠。愈有以繫屬遠人之心。無思不服矣。又臣前運米。曾經推河內外之地。彼時我大兵襲擊深入。

喀。喀札薩克等。各令所屬之人。移近居住。暗云襲擊之師失利。密探細究。其語從安。住推河一帶之厄魯特

部人。遙傳而來。又和託海吳量海之馬。厄魯特部人多有之。以與之往來貿易故也。此種人。既好謠傳。又相往

來。似宜密防其妄傳。但此處關係甚重。恐致厄魯特不安。臣係揣擬之見。不敢以爲的確。不敢以爲可行。因係

所見。謹繕摺密奏。伏乞

睿鑒

陳嘉峪關外情形疏 乾隆三十七年

陝甘總督 文 綬

臣欽奉

上諭。前赴齊爾等處地方。賞賚投誠之士爾。屬特人等。於八月十五日出嘉峪關。由安西至哈密。

九月二十六日過南山口。由東達巴松樹塘奎蘇石人子而抵巴里坤。時當秋成之後。城州禾稼盈疇。天時地利人和大有等渠。屯田甚廣。頗爲豐美。城關內外。烟戶鋪面。比櫛而居。商賈畢集。晉民尤多。臣畱心諮訪。其商賈中之有資本者。已多認地開墾。其藝業傭工窮民。因乏生理資本。未經呈墾。而該處地廣糧賤。謀生甚易。故各處民人。相率而來。日益蟻集。又西行。自蘇吉助巴爾烏圖水噶順溝大石頭而抵三泉子。計程約六百里。地多戈壁。可墾之地甚少。因係往西大路。經前督臣明山奏明。派兵酌建店房。以便商賈往來棲宿。現在辦理。行旅稱便。又西行。卽木壘河東西吉爾瑪泰奇台東西格根吉布庫更格爾等處。南面一帶。山如屏障。自春入夏。積雪消融。近山各處。渠水充足。向設八屯。自乾隆三十一年以來。招民墾出良田三萬四千餘畝。又木壘一帶。英格布喇及東中西泉等處。商民種地數千餘畝。又奇台東格根吉布庫官兵屯田萬有餘畝。內地商賈藝業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而該地屯田民人。生齒繁衍。扶老攜幼。景象恬熙。此巴里坤所屬地方。戶民蕃庶情形也。又西行。卽吉木薩地方。隸於烏魯木齊所屬三台紫泥泉子特納格爾。而抵烏魯木齊。天氣和暖。地土肥美。營屯地畝。日以開闢。兵民衆多。商賈輻輳。比之巴里坤城內。更爲殷繁。又西行。卽昌吉瑚圖壁瑪那斯等處。其地肥水饒。商賈衆多。計與烏魯木齊相似。約計烏魯木齊所屬連年在外招募戶民。及內地送往戶民。共墾有營屯田地三十餘萬畝。頗爲殷足。年來往彼貿易之民。日益衆多。是以烏魯木齊特納格爾等處商民。請移眷來屯。業經烏魯木齊大臣巴彥弼等奏明。於上冬搬移在案。臣查其所搬父兄子弟。計共八百餘口。此外在彼樂業墾田。及傭工藝業之人。連年生聚。日益衆多。卽在彼爲民。違犯亦無不各安耕鑿。積蓄成家。此烏魯木齊所屬地方饒裕情形也。臣往來新疆時。遇負擔之民。出外趁工傭食。詢之。據稱新疆地廣糧賤。傭工一月。

可得銀一二兩。積蓄稍多。自請移家。誠如

聖諭。關外屯政日豐。所在皆成樂土。小民知利之所在。無不爭

先往赴。久而相安成習。邀朋攜侶。熙攘往來。各自適其謀生之樂。

聖主籌慮邊氓生計。燭照無遺。洵有如

臣途次往來所見者。臣於彼時體察地利。諮詢民情。知該處水饒地肥。洵屬無窮樂利。惟是屯田雖已廣闢。而餘地猶未盡墾。泉源雖已疏濬。而溝洫猶未盡開。欲期地無棄壤。民無遺利。必須於內外各處並行招募。除內地貧民。照前勸諭。令其自行前往。其在外之民。目擊屯田豐美。或因資本不敷。或因人地生疏。未免遷延觀望。今若不拘人數多寡。一經具呈。即便隨時指地給墾。借給牛具籽種。俾無守候之勞。自更樂於從事。將見生聚益繁。而地利大興。營屯增廣。而兵威愈壯。自可酌添郡縣。以廣久遠之規。臣以身履其地。目擊情形。謹謬抒管見。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新疆各屯商賈傭工藝業民人甚多。應請就近招徠墾種也。查巴里坤木壘奇台吉木薩特訥格爾烏魯木齊昌吉圖瑪那斯一帶。年來商賈貿易傭工藝業民人日多一日。富者出資雇工。儘力承墾。卽爲已業。貧者照例每戶給地三十畝。接濟口糧。並給農具籽種。酌借馬房銀兩。俾得安心力田。則目前既可資以餬口。而將來并得藉以成家。誠如聖諭。彼亦何憚而不爲。應請飭令各該道廳將在外商賈富戶及無業貧民。並戶民子弟之成立者。隨時勸導。因地招徠。則就近招民。旣免遠道解送之勞。并節虛糜國帑。而在外流寓貿遷之人。亦得安居樂業。悉成土著。其呈墾地畝。照新疆戶民成例。六年陞科。每畝納細糧八升。其借給口糧馬房價銀。亦照例俟生計就緒後。分年完項。則民力旣紓。地利益廣矣。

一新疆可耕地畝。應指明地名。廣爲曉示。以便農民往墾也。查新疆二萬餘里。地方遼闊。何處有可墾之地。必

須指明地名。開載道里。以便前往。臣前於上年署理督篆任內。咨查新疆。嗣准烏魯木齊大臣巴彥弼明山等咨覆。瑪那斯城南一帶。地肥水足。有地一萬餘畝。瑚圖壁城西北二十餘里。約計有可墾地六千餘畝。可敷六百戶耕種。又據巴里坤總兵存太。安西道錢均。詳稱巴里坤城外。及西大塹大泉。并東西石人子沙山子奎蘇。共有可墾地五千九百餘畝。可安民一百餘戶等語。應請飭令內外各地方官。廣行曉諭。令無業之民。自行前往呈墾。照例借給屋價牛具籽種。以廣地利。此外續有查出水泉地畝。再令照前移明。內外曉示。如此。則民知趨向。呈墾亦爲便易矣。

一嘉峪關本屬內地。應請每日晨開西閉。以便農民商賈。前往關外廣闢田疇也。查嘉峪關舊例。每日將關門常閉。惟是有入出關。驗照方得放行。今仰賴 聖威覃被。嘉峪關外拓地二萬餘里。安西以外。設官安營。星羅棋布。無異內地矣。乃關吏循照舊例。仍行常閉。凡有經過者。俱查驗年貌。詢明姓名。註冊方得開關放行。不免守候稽延之累。在關外立業墾田者。既願招致親朋。內地無田可種者。亦頗相攜出門。乃皆阻於一關。未免趑趄不前。應請飭令該地方文武各官。嗣後將嘉峪關每日晨開西閉。進關者仍行盤詰。出關者聽其前往。不得阻遏農民。將見攜朋呼侶。自相招引。民戶日增矣。

一烏魯木齊大路數處。應請修治寬闊也。查烏魯木齊城南二百里。地名七達巴。有山梁七八處。石壁夾峙。甚狹。行車頗艱。然每處應鑿石嘴不過一二丈。統計七八處。應修工程。不過十數丈。若令石匠燒鑿石嘴。所費無多。而往來農民。及一切差使。均爲有益。應請飭令該地方文武官員。派撥兵役。帶同石匠。關給口糧。酌加修治。則大路既得一律寬闊。而於行旅亦爲有益矣。

一安西曠地。現在就近招墾。以廣地利也。查安西府屬之玉門淵泉敦煌三縣。雖土性鹹澆。而可墾之地尚多。向藉渠水灌溉。前因渠水多寡不定。民間將昔年試墾之田。漸次拋荒。臣於上年欽奉 上諭。以安西一帶。有向經開墾之田。年來復有聽其曠廢等因。臣當即諄切飭查。并令廣爲招墾。近據安西府知府巴彥岱詳稱。今將民間溝渠疏濬流通。現在渠水暢流。除已澆種地畝外。尚有餘水。所有從前試種未成。及附近可墾之田。約計所餘之水。淵泉玉門敦煌三縣。共可添墾田五千餘畝。現在督率各屬。就近招徠。無業窮民。乘時開墾。試種等情。臣已飭令上緊招墾。以廣地利。如此則曠土次第開墾。民食漸加充裕矣。

西域置行省議

龔自珍

天下有大物。渾員曰海。四邊見之曰四海。四海之國無算數。莫大於我。大清。大清國。堯以來所謂中國也。其實居地之東。東南臨海。西北不臨海。書契所能言。無有言西北海狀者。今西極微至愛烏罕而止。北極微至烏梁海總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福廣版圖。盡處卽是海北。西域者。釋典以爲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爲西域矣。我大清。肇祖以來。宅長白之山。天以東海界。大清最先。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來南海。東西南北設行省者。十有八。方計二萬里。積二百萬里。古之有天下者。號稱有天下。尚不能以有一海。博聞之士。言廓恢者。據弗信。於北則小隴。望見之。於西北正西則大隴。望而不見。今 聖朝既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爾喀部落。於北不可謂隴。高宗皇帝又應天運而生。應天運而用武。則遂能以承 祖宗之兵力。兼用東南北之衆。開拓西邊。遠者距京師一萬七千里。西藩屬國尙不預。則是天遂將通西海乎。未可測矣。然而用帑數千萬。不可謂費。然而積 兩朝西顧之

焦勞軍書百尺不可謂勞八旗子弟綠旗疏賤感遇而捐軀不可謂折然而微夫 天章聖訓之示不得已。

淺見愚儒下里鄙生幾幾以耗中事邊疑

上之智。窮人之國。滅人之嗣。赤地千里。疑

上之仁。否。否。有

天下之道則貴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勞者不可復息。費者不可復收。減者不可復續。絕者不可復蘇。則亦莫如遂因之以爲功。況乎斷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續之。所憑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則豈非天

之志與

高宗之志。所必欲遂者哉。欲因功而續加之。則莫如酌損益之道。曰人則損中。

益。西財則損。西益中兩言而已矣。今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爲患。大官非不憂。朝廷非不諮。而不外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譬如割臂以肥腦。自啖自肉。無受代者。自乾隆年末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狼蹙。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淪於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槩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嘉峪關以外。鎮將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夥也。燧堡如此。其密也。地縱數千里。部落數十支。除沙磧外。屯田總計北纔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二畝。南纔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畝。合計纔二十八萬八千一百零八畝。田丁南北合計纔十萬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無實者二百零四名。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則言之胡易。今內地貴州一省。每歲廣東四川皆餉解以給。貴州無重兵。官精兵糧入不償出。每歲國家賠出五六萬兩。至八九萬不等。未嘗食貴州之利。內地如此。新疆尙何論邪。應請大募京師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隸山東河南之民。陝西甘肅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險遠。易以生怨。無庸議。雲南貴州兩湖兩廣相距亦

遠四川地廣人稀。不宜再徙。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雖毋庸議。而願往者皆往。其餘若江南省鳳穎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皆性情強武。敢於行路。未驕慣於食稻衣蠶。地尚不絕。遠募之往。必願往。其他省種菸草之奸民最多。大爲害中國。宜盡行之。無遺類。與其爲內地無產之民。孰若爲西邊有產之民。以耕以牧。得長其子孫哉。當行者。官給每戶盤費若干。又各省駐防旗人。生齒日繁。南漕不給。大率買米而食。買緞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師內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數年。本省費又無所底。駐防者所以衛天朝也。八旗子弟受恩久。忠義其所性成。苟有利於天朝者。必無異心。無異議也。各將軍議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下省行若干丁。盤費宜視民人加重。以示優厚。其遷政。暫設大臣料理之。七年停止。先期斬危崖。劃仄嶺。引淙泉。瀉漫壑。到西分插南北兩路。後官給蒙古帳房一間。牛犁具籽種。備先給大戶。如千丈。中戶如千丈。下戶如千丈。不得自占。旗民同例。除沙磧不報墾外。每年一奏開墾之數。十年再奏總數。二十年彙查大數。每年粟麪稞蔬皆入其十分之一。貯於本地倉。以給糧作。其地丁錢賦。應暫行免納。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交穀外。另有丁賦例。有丁賦後。再定解部額。現在交粟麪。暫勿折收銀錢。亦俟二十年後。再如錢例。設兵部尙書。右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總督一員。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巡撫一員。或如直隸四川例。以督兼撫。不立撫。似亦可。布政使一員。按察使一員。巡道三員。提督一員。總兵官三員。知府十一員。知直隸州三員。知州二員。知縣四十員。府州之目十有四。曰伊犁東路也。犁伊東西路也。庫爾喀喇烏蘇也。烏魯木齊也。原設迪化府巴爾庫勒也。原設鎮西府哈密也。塔爾巴哈台也。以上北路關展也。哈拉沙拉及庫車沙雅爾也。阿克蘇及賽喇木也。葉爾羌也。和闐也。烏什也。喀什噶爾也。以上南路。伊東設縣四。一府城附郭。一烏哈爾里克。一博羅塔拉。一

幹珠罕。四至核議。伊西設縣四。一府城附郭。一庫爾圖。一古爾班薩里。一烘郭爾鄂龍。四至核議。庫爾喀喇烏蘇設縣三。一府城附郭。一烏里雅蘇圖。一品河。四至核議。哈密設縣四。一府城附郭。一蘇木哈喇。一賽巴什。達里雅。一塔勒納沁。四至核議。塔爾巴哈台設縣二。一州城。一雅爾。四至核議。其鎮西迪化兩府。現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議。南路關展設縣六。一府城附郭。一納呼。一洪城。一魯克察克。一哈喇和卓。一吐爾番。四至核議。哈拉沙拉及庫車爾雅。設州一。縣四。一府城附郭。一庫車。一碩爾楚克。一托和。一沙雅爾。四至核議。阿克蘇及賽喇木。設州一。縣五。一府城附郭。一賽喇木。一帕爾滿。一托克三。一拜城。一庫什塔木。四至核議。葉爾羌設縣五。一府城附郭。一巴爾楚克。一呼拉瑪。一哈喇古哲什。一裕勒里雅克。四至核議。和闐設縣四。一府城附郭。一皮什雅。一玉隴哈什。一博羅齊。四至核議。烏什設縣二。一州城。一森尼木。喀什噶爾設縣三。一州城。一塞爾門。一英噶薩爾。四至核議。其府州縣名。應奏請。欽頒。武官副將以下。文官同知以下。應如干員。另議。總督駐紮伊東府。巡撫駐紮廸化府。提督駐紮廸化府。分巡安西北兵備道一員。分鎮安西北鎮總兵官一員。同駐紮鎮西府。分巡天山北兵備道一員。駐紮伊東府。分鎮天山北鎮總兵官一員。駐紮塔爾巴哈台。分巡天山南兵備道一員。駐紮葉爾羌。分鎮天山南鎮總兵官一員。駐紮烏什。督撫必皆駐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隸。天朝無不甘心爲準。夷役者。亦國勢然也。設采辦紅銅事務監督一員。用內務府人員。三年更調。駐紮烏什。其甘肅省嘉峪關。設監督一員。專司內地往準回販易之稅。除稻米鹽茶大黃布綢外。一切中國奇淫之物。不許出關。以厚其俗。除皮貨西瓜外。不許入關。以豐其聚。銅務關務。皆所以劑官俸給兵精也。其哈密關展兩郡王。皆賞給協辦府事官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各回城伯克中。皆遴選一員。

賞給協辦縣事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縣之下。縣丞之上。甘肅省以安西南路爲盡境。準回省以安西北路爲首境。立界石。新選人等及旗人回人等。未能知書。應請於三十年後立學宮。設生員。舉鄉試。現在毋庸議。其鎮西廸化現已設立。姑仍舊。交巡撫考試。戈壁無水草處。地方官踏看。有可覓采金屑之地。酌立規條。奏聞。官缺在北路者。及臨戈壁者。設風沙邊缺。如內地煙瘴邊缺之例。速其升調。凡近磧之郊。處處設立風神祠。泉神祠。歲時致祭。仰祝上帝。地出其泉。風息於天。以宜蔬宜稌。頒祝文焉。大郭勒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大達巴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文移官事往來經戈壁。皆帶泉水。應頒製西洋奇器。物小受多。利行者。又宜頒設高廣護風之具。田中可用者。詳肅山民人王錫讓令仿造。夫然而屯田可盡撤矣。屯田者。有屯之名。不盡田之力。三代

既遠。欲兵與農之合。欲以私力治公田。蓋其難也。應將見在屯田二十八萬畝。零卽給與見在之屯丁十萬餘人。作爲世業。公田變爲私田。客丁變爲編戶。戍邊變爲土著。其遺犯毋庸釋回。亦量予瘠地。一體耕種。交納。既撤綠旗之屯。當撤八旗之戍。中國駐防旗人往者。別立冊籍。以別於民戶。回戶既有旗戶民目。與回民有田籍者同。故撤之而不患無所歸也。應請將將軍副都統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印房章京等。一概裁撤。其駐防之滿洲索倫錫伯蒙古弁丁等。戍安西北路者。作爲安西北路旗戶。在天山北路者。作爲天山北路旗戶。南路者。作爲南路旗戶。伊犁將軍所領兵最多。伊東伊西地亦最大。出之行陳散之。原野勢便。令順無不給之。患應與自內地駐防旗人新移到者。一體歸地方官管轄。但有事不得受知縣以下杖責。交納時。應比民戶回戶酌減十分之二。以償世僕之勞。如是則又慮其單也。應請設立辦事大臣一員。駐南路極邊葉爾羌和闐二州之地。統領滿洲兵九百名。蒙古索倫兵七百名。錫伯兵四十名。綠旗兵六百名。共計一千二百四十名。以控藩部之布。

魯特哈薩克那木干愛烏罕各國。掌各國之朝貢之務。鑄總通西邊辦事大臣印一。敕文一。秩正二品。受準回總督節制。與提督巡撫互相節制。布政使以下具中文。總兵官以下帶刀見。以昭威重。其防兵丁於現在議裁撤者。遵留。留銳者。其軍裝器械月餉。應照內地江甯荊州例。歲一閱。三歲總督一閱。十歲請旨派威重大臣來西一大閱。布魯特哈薩特之人咸侍。是爲天朝中外大疆界處。以上各議。現在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更張極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後。利且萬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則一損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國運盛益盛。國基固益固。民生風俗厚益厚。官事辦益辦。必由是也。無其次也。其非順天心。究祖烈。劑大造之力。以統利夫東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議。謹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龔自珍

吾師禁近大官。出萬里之積。統甲一旅。同朝者惜公。門下士爭慰公。某謂內廷少吾師一人。天子未闕於侍從。且翰林多不更於政。部閣又不足以老公之才。吾師感激報效。正在今日。故附區區所欲言者。以訊於隊下之吏。吐魯番故無領隊將也。自關展移駐後。遂與四大城踴尾而五。自素賚璫襲爵後。南路無事。遂五十年矣。南路之民與準部異。性情懦直一異。面貌平正似內地兩異。其文字聲音易通曉三異。故天心之待之亦大與準夷異。我高宗皇帝。豈樂於窮武以炫史乘哉。我國家坐食數千城。何貪於準夷哉。實以準夷迫逐回人北徙而南。大慙回人之无辜。故開高宗皇帝起之鄙邑。隸之天廷。出之幽谷。暴之白日。準夷又積狡爲叛。其性惡自祖先而然。氣感於天。而怒觸於帝。高宗一天也。是故準噶爾故壤。若庫爾

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哈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故種者。觀天之不慈。不佑於準部。即知其不絕。佑於回部。巨物不兩立。亦不兩仆。回部多古民。叢叢蟲蟲。漢世三十六城之孽。裔尚有存者。天存之。

高宗存之也。

高宗一天也。自波羅泥都霍集占助逆背德。

高宗始

用兵於回。烏什之叛。乃再用兵於回。然而兩和卓木之罪。視準夷之達瓦齊。阿睦爾薩納。爲綱。烏什之酋長。罪視兩和卓木。爲又綱。微大和卓木之殺阿敏道一事。地雖大。

高宗不欲取。民雖富。

高宗不欲臣。

洎乎臣之取之。回國亡而種姓不亡。或一姓亡而羣姓不亡。阿渾伯克得翎頂。以從滿州世臣之後。甚至如烏什之滅。

聖天子且未嘗如搜捕準夷例。故曰。

高宗一天也。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天天而已矣。

天。高宗而已矣。鄰國者。國之鑑也。吾師亦知烏什往事乎。素誠者。旗下役也。叨竊重寄。爲領隊大臣。占

回之婦女無算。答殺其男。亦無算。奪男女之金銀衣服。亦無算。烏什殺素誠以叛。烏什之叛。

高宗且撻

伐且憐哀。

聖諭以用素誠自引咎。

御製詩時以激變爲言。謂素誠死有餘罪。納世通下塔海之

誅也。非以失機也。以平日擾回也。明將軍阿將軍之出也。非爲素城報仇也。以警羣回也。至聖至明。未嘗稍有

偏護及好殺之意。嗣後各城相顧。自疑自怖。數十年來上賴。朝廷德厚。下賴賢將軍賢大臣等明示胸肝。告

以。天朝雖疆回地。斷無喜殺回人意。大臣皆奉公法。屯說戶演賴以无事。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

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回人皆內地人也。皆世僕也。回

人老於禍福最老久。祭天而祈。拜佛而誓。寫龕而記之。刻刀而銘之。以烏什爲恐。吐魯番爲南路建首地。一王

歸然有僕三千戶。皆以吐魯番爲望。恐之言曰。更爲烏什矣。望之言曰。安得如吐魯番矣。故吐魯番安而四

科布多城圖說會典

科布多城在京師西北。烏里雅蘇台城之西。叅贊大臣治新土爾扈特二旗。在城西南。南臨烏龍古河。西與伊犁北路土爾扈特旗接。其西北爲新和碩特旗。西臨青吉斯河。其東爲札哈沁旗。西臨布爾干河。明阿特旗在城北。南臨阿拉克泊。其東爲杜爾伯特左翼三旗。輝特下後旗。俱在烏布薩泊南。杜爾伯特左翼三旗。東南與札薩克圖汗部左翼左旗接。其北爲阿爾泰諾爾烏梁海二旗。當阿爾泰泊南。東與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接。其西南爲杜爾伯特右翼十一旗。輝特下前旗。其南爲額魯特旗。其西爲阿爾泰烏梁海七旗。南皆依阿爾泰山。北與俄羅斯爲界。哈屯河二源。東曰喀喇河。西曰噶老圖河。出阿爾泰烏梁海旗。北流合焉。爲納爾噶河。東北流。西納鄂依滿河。哈集爾庫捫河。札爾滿河。達爾欽圖河。出其東南山。東納博羅布爾噶蘇河。博和錫克河。東北流亦來會。爲哈屯河。經阿爾泰諾爾烏梁海旗。西納烏賴河。僧瑪爾達河。東納喀達林河。亨吉河。出其西。亨吉泊。南納喀拉瑚吉爾河。西流亦來會。又北入唐努烏梁海界。烏布薩泊在杜爾伯特左翼旗北。西與北接唐努烏梁海界。喀喇奇拉河。克薩爾泊水。俱出杜爾伯特左翼旗。北流薩克里哈拉河。亦出杜爾伯特左翼旗。東流俱諸於烏布薩泊。阿爾泰泊在阿爾泰諾爾烏梁海旗東北。綽爾齊河。沙克爾河。巴什庫斯河。阿斯巴圖河。俱出阿爾泰諾爾烏梁海旗。合北流諸焉。東納格吉河。西納巴哈齊里河。伊克齊里河。郭爾達爾河。北流爲阿爾泰泊。又西北入唐努烏梁海界。烏龍古河二源。東曰布爾干河。西曰青吉斯河。布爾干河出新和碩特旗。北合喀喇圖泊水。南流經札哈沁旗。東南流。青吉斯河。出新土爾扈特旗。北合哈拉泊水。西南流。合哈爾察克河。又東南與布爾干河合。爲烏龍古河。折西流。經阿爾泰烏梁海旗。潞爲赫薩爾巴什泊。札布噶河。白

札薩克圖汗部西北流。東納空歸河。又西北會奇勒稽思泊。愛拉克泊水。西流。南合都爾根泊。喀喇泊水。經明阿特旗。匯於阿拉克泊。科布多河。出阿爾泰烏梁海旗。爲索果克河。東流。南合瑚爾噶泊。輝漢泊。和通泊水。東北流。西合噶斯河。折而東南流。經輝特下前旗。杜爾伯特右翼旗。南合塔爾巴泊。託爾博泊水。北合烏里雅蘇圖河。根德克圖泊。戴舒爾泊水。遂名科布多河。東南流。經科布多城。西布彥圖河。出阿爾泰烏梁海旗。經額魯特旗。西北流來會。又東流入阿拉克泊。額爾齊斯河。出新土爾扈特旗。數水合西流。北納蘇布圖河。齊蘭河。庫魯圖河。博爾集河。哈巴河。阿爾噶巴克河。納齊庫河。塔爾巴哈爾河。哈雅爾巴斯河。阿哈爾巴什河。哈柳圖河。滿爲齊桑泊。接伊犁界。復自泊北流。仍名額爾齊斯河。西爲布坤河。訥林河口。東納輝齊爾河。納林河。博羅爾河。布魯爾河。又北入哈薩克界。阿爾泰山卽金山。在科布多城之西。東至札薩克圖汗部。東北至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南至甘肅通化州。及伊犁所屬北路土爾扈特游牧。西南至伊犁塔爾巴哈台城。西北至哈薩克。北至俄羅斯。

唐努烏梁海圖說會典

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在京師西北。烏里雅蘇台城之北。定邊左副將軍所屬烏梁海二十五佐領。其二佐領在德勒格爾河東岸。南與三音諾顏部中末旗接。東與土謝圖汗部右翼右末次旗接。其二佐領在庫蘇古爾泊東北。其四佐領當貝克穆河折西流處。其三佐領當謨和爾阿拉河源。其四佐領當噶哈爾河源。俱北與俄羅斯爲界。其十佐領在西北。跨阿爾泰河。阿穆哈河。亦與俄羅斯爲界。札薩克圖汗部所屬烏梁海五佐領。其一佐領在庫蘇古爾泊北。其一佐領在德勒格爾河西岸。南與札薩克圖汗部中左翼左旗接。其一佐

領北臨貝克穆河。西與南俱臨華克穆河。其一佐領在謨什克河西。其一佐領當札庫爾河源。三音諾顏部所屬烏梁海十三佐領。俱南依鄂爾喀汗山。西與科布多所屬阿爾泰諾爾烏梁海二旗接。北與俄羅斯為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門徒所屬烏梁海三佐領。在陶託泊北。西臨華克穆河。北與俄羅斯為界。特斯河。自札薩克圖汗部西流入界。北納額爾遜河。搭爾拉克欽河。薩木噶勒戴河。烏里雅蘇圖河。固爾班錫博里克河。諸為泊。哈拉泊。在唐努山西南。南流為和賴河。折西流。北納額爾河。德布色爾河。亦瀦於泊。特里河。伊爾河。博爾河。札爾河。齊塔濟河。皆出其北山中。南流亦匯焉。為烏布薩泊。南與西接科布多界。大克穆河二源。曰華克穆河。貝克穆河。華克穆河。出託羅斯嶺。南流。東納陶託泊水。折西流。南納布斯河。特里泊水。哈爾吉河。哈拉穆楞河。北納多集瑪河。復折北流。與貝克穆河會。貝克穆河。出華克穆河源之西。亦南流。為伯魯克泊。折西流。南納博爾魯克河。庫克穆河。北納阿薩斯河。哈彥薩拉克穆河。鄂克穆河。伊博克河。與華克穆河會。曰大克穆河。又西流。南納謨什克河。巴拉克河。謨和爾阿拉河。察漢阿拉爾河。札庫爾河。北納鄂克河。烏蘭烏蘇河。額錫穆河。特穆爾烏蘇河。克穆齊克河。出其西山。南納巴爾魯克河。集爾噶瑚河。札達克河。北納阿克河。東流。亦來會。復折北流。入俄羅斯界。德勒格爾河。出唐努山東南。東流。踰卡倫。又東南流。西納伊克河。羅河。入喀爾喀。札薩克圖汗部界。託爾和里克河。出德勒格爾河源之東。亦東南流。入札薩克圖汗部界。額赫河。上源為庫蘇古爾泊。伊克杭哈河。納林杭哈河。哈拉錫爾河。納林和羅河。俱出穆遜山南麓。南流。瀦焉。復自泊東南流。南北合數水。庫克陀羅蓋河。達爾沁圖河。鄂依拉噶河。阿拉渾博勒爾河。俱出卡倫外。南流。折東南。亦來會。又東南。入喀爾喀。土謝圖汗部界。哈屯河。自科布多北流入界。阿爾泰河。亦自科布多西北流來會。又西北。入俄羅斯界。阿努河。

出鄂爾噶汗山北流東納察罕米哈河西納阿穆哈河又北入俄羅斯界蘇特泊在鄂爾噶汗山南唐努山在唐努烏梁海南託羅斯嶺在東北其南爲穆遜山鄂爾噶汗山在西北東南至土謝圖汗部南至三音諾顏部及札薩克圖汗部西南至科布多北至俄羅斯

記新疆邊防二則

紀昀

伊犁城中無井皆出汲於河一佐領曰戈壁皆積沙無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樹苟其下無水樹安得活乃拔木就根下鑿井果皆得泉特汲須修綆耳如古稱雍州土厚水深灼然不謬後烏魯木齊築城時鑿伊犁之無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然或雪消水漲則南門爲之不開又北山支麓逼近譙樓登岡頂關帝祠戲樓則城中纖微皆見巴公彥弼鎮守時參將海起雲請於山麓築小堡爲犄角之勢巴公曰汝但能野戰殊不知兵北山雖俯瞰城中然敵或結柵可築礮臺仰擊火性炎上勢便而利地勢逼近取準亦不難彼決不能屯寨也如築小堡于上兵多則地狹不能容兵少則力弱不能守爲敵所據反資以保障矣諸將莫不歎服因記伊犁鑿井事并附錄之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率之卽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明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稍闊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卽來公莫如駐兵於

此借陡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爲守反勞爲逸賊可破也溫公從之及賊既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衆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鬪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擊鎗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鎗則鎗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鎗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衆鎗爭發碎劓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爲也迨鎗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鎗及我我鎗必及彼矣舉旗一揮衆鎗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譟而乘之賊遂殲焉溫公歎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踰耳故是役以德爲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

異域錄四庫全書提要

異域錄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圖理琛撰圖理琛姓阿顏覺羅氏先世葉赫人由考取內閣中書官至兵部

職方司郎中是編乃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圖理琛以原任內閣侍讀奉

命出使土爾扈特由喀爾喀越

俄羅斯國至其地五十四年三月回京師復

命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風物產以及應對禮儀恭呈

御覽冠以輿圖次以日記載見聞其體例略如宋人行記但宋人行記以日月爲綱而地理附見此則以地

理爲綱而日月附見所歷俄羅斯境曰楚庫柏興曰烏的柏興曰柏海爾湖曰尼爾庫城曰昂噶拉河曰伊聶

謝柏興曰麻科斯科曰揭的河曰那里本柏興曰蘇爾呼武柏興曰薩瑪爾斯科曰狄木演斯科曰托波爾曰

鴉班沁曰費耶爾和土爾斯科城曰費耶爾和土爾斯科佛落克嶺曰索里喀穆斯科曰改果羅多曰黑林諾

付曰喀山曰西穆必爾斯科曰薩拉托付曰塔喇斯科曰托穆斯科曰伊里木城皆其大聚落也其地爲自古

輿記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如史記述匈奴北海。頗作疑詞。故傳者類言無北海。今據圖理琛所記。知伊
爾。謝。柏。與。距。北。海。大。洋。一。月。程。又。唐。書。稱。薛。延。陀。夜。不。甚。暗。猶。可。博。奕。僅。得。之。於。傳。聞。圖。理。琛。以。五。月。至。其。地。
知。夏。至。前。後。確。有。是。事。皆。我。聖。祖。仁。皇。帝。德。化。覃。敷。威。稜。震。疊。故。昭。車。所。至。莫。不。具。驛。傳。供。芻。

繡。涉。越。三。四。萬。里。如。行。閨。闥。故。得。以。從。容。遊。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纂。述。成。編。以。補。互。古。黃。圖。所。未。悉。今。備。錄
其。文。使。天。下。萬。世。知。聖。化。彌。綸。迴。出。於。章。亥。所。步。之。外。且。所。記。俄。羅。斯。土。爾。扈。特。畏。懷。恭。順。之。忱。尤。足

見

幾。天。不。冒。砥。屬。無。垠。凡。在。方。趾。圓。顧。無。不。鱗。集。仰。流。效。誠。恐。後。爲。三。五。以。來。所。未。有。今。土。爾。扈。特。已
全。部。內。附。而。所。記。俄。羅。斯。南。路。十。四。國。乾。隆。乙。亥。以。後。又。已。盡。入。版。圖。併。以。見。武。烈。文。謨。顯。承。啟。

佑。所。由。拓。億。禩。之。不。基。者。非。偶。然。也。

徐元文

與鄂羅斯國議定疆界之碑

皇帝撫有天下。殊方重譯。罔不賓服。師武既揚。文教亦訖。蕩蕩巍巍。以成大一統之治。惟鄂羅斯國在黑龍江
西北陲。夙嘗通使效貢。後其邊人弗戢。潛入雅克薩築城以處。擾我屬部獵戶。使我獵戶弗甯厥居。於是廟
謨柔遠。先之以文告。既不共命。則移偏師攻其城。克之。惟皇帝德並天覆。神武不殺。所獲之俘。悉縱悉遣。

且資之舟車餼糧。俾返其所。王旅既旋。抄略未已。用興師復圍其城。彼乃遣使講好。請定疆域。康熙二十有八
年夏。皇帝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至於尼布楚之地。宣布德意。鄂羅斯國使者費岳多羅額里克謝
等。皆悅服。相與講疆定界。使我邊人與其國人分境捕獵。期永永輯睦。無相侵軼。約既定。勒之貞石。以昭大信。
垂諸久遠。專條列如左。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卽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有石大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一帶。流入烏龍江之溪河。盡屬我界。其以嶺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國界。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河之南岸爲我屬。河之北岸令爲鄂羅斯屬。其南岸之眉勒爾客河口。所有俄羅斯房舍。遷移北岸。

一雅克薩之地。俄羅斯所治之城。盡行除毀。所居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用。聽撤往察汗汗之地。

一兩國獵戶人等。毋許越界。如有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卽行擒拏。送所在官司。準所犯輕重懲處。若十數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卽行正法。雖有一二人犯禁。彼此仍相和好。毋起釁端。

一從前我大清國所有鄂羅斯之人。及鄂羅斯國所有我大清國之人。仍畱如舊。不必遣回。嗣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卽行送還。

一和好既定。以後一切行旅。有準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

前後藏考

姚鼐

前藏後藏。中國至西藏。有南北二道。北道自甘肅西甯出口。西南行。由青海至前藏。四千一百餘里。南道自成都西九百二十里。至打箭爐出口。西六百八十里。至裏塘。西五百餘里。至巴塘。西千四百里。至察木多。四千五百里。至拉里。西千里。至札什城。札什城者。前藏也。南道別一途。自打箭爐稍北行。由草地至察木多。由察木多復稍北。又由草地亦至札什城。其地近於裏塘拉里之路。然與北道皆寒苦尤甚。故行者由南道裏塘者爲多。昔漢欲求大夏。闢道並出。其北方閉氏笮。南方閉嵩昆明。計今通藏之南道。漢氏笮所閉道也。自札什城南行。

九百里。至札什倫布。所謂後藏也。自札什倫布又南行。則至怒江。接雲南域外西夷之境。自前後藏東至裏塘。司其地者。皆以僧與民長雜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者。曰達賴喇嘛。在後藏者。曰班禪喇嘛。此其尤尊者。呼曰胡土克圖。胡土克圖者。師也。其弟子曰班弟。班弟所任職。曰倉儲巴者。主其財。任其煩事。其分居他部爲喇嘛之長曰堪布。而民長曰碟巴。又有堪布兼碟巴者。蓋西夷所敬惟僧也。喇嘛者。皆於佛法修夙命通。死而知所往生之所。然亦間有死而失其通者。其班第輒諱之。迎民間子。擇其慧者一人。以謂卽其先師。曰先師受生數十餘世矣。而猶一人也。其寺宇極華盛。然禁婦女入其殿。胡土克圖出。則班弟驅少婦不使見。蓋恐其心亂而失道。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壽八十。班禪自後藏來覲爲祝。上禮敬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責甚厲。以謂入中國見繁麗盛美。非其宜也。班禪聞而伏首。愧服之甚。未幾果死於京師。不能言所往生。其後後藏猶立所謂班禪者。而實迎異人子當之而已。

藏鑑總記四川通志

王我師

按西藏天文星之次井鬼之分野。古號烏斯藏。唐之士蕃地。其縱橫連屬者。南界雲南怒江。北界西甯河源。西極後藏業爾欽之沙漠。東直達於打箭爐。以近界而論。東止于甯靜山界碑。朗著特收其租賦。各有喇嘛專管。實斷自洛隆宗爲分限也。觀夫邊域之風土。天氣凝寒。地氣瘠薄。千山雪壓。六月霜飛。石多田少。五穀難成。閒有粟黍豆菽之產者。僅藏地巴塘彈丸區耳。至如數萬里之部落。與芻牧毳幕各種類。惟藉青稞一物。麴名糴。糴併羊牛酥酪。以供朝夕。第糴糴性熱。酥酪滑膩。苟非苦茗名芽。幾無以生軀命。惟茶商聚於西鑑番衆往來交易。以是成爲通衢也。自康熙五十八年。安設塘站。以鑑爲始。總計裏塘巴塘乍丫昌都洛隆宗說板多拉里。

前抵西藏。此官兵倉儲地。共計八十七站。若鑪右出自霍耳之甘孜邊爾格。至納奪。抵昌都。盡屬草地。再由恩達至類五齊。亦大道也。過江達橋。由銅頂至墨竹工卡。合路進藏。至如西甯進藏之路。由青海自瑣里麻。白燕哈利。左折入耶嗟玉樹。過河。由畢利當阿。以至甯塘南成。可至察木多。若由白燕哈利。過拉布其圖河。木魯烏蘇河。盡屬黑帳房草地。至黨木熱貢八個塔羊八景抵藏。再考松潘。自黃勝關出口。由郭羅克阿樹雜竹卡。至竹浪過河。亦會鎖里麻與西甯路同。雲南進藏者。由塔城關過溜通江。由大小雪山直至察木多。至於後藏之邊關。由扎什隆布通阿里。白布魯克巴。即與生番喇丹接準噶界。再過初布寺剛吉拉。愈荒渺矣。彙考山經。不能瑣計。細別河流。亦難窮源。惟取其要隘之區。橋梁之險者。以定其控扼之防也。惟彼昌都。原稱前藏。兩河環繞。雙橋高架。實爲西藏之門戶。嘉玉一橋。最爲緊要。若拉里玉樹。係其咽喉。工布長江。堪爲保障。再則類五齊。適姜黨之橋。與唐家姑蘇之鐵索橋。皆須設防者。又如哈拉烏蘇。界比西甯。皮船爲渡。與彭多宗鐵索橋。非拒守不可者。再觀正北之要隘。皆通準噶之要路。所喜冬則積雪難行。夏則水草維艱。復多瘴癘。豈非天設之險乎。惟膝格腦兒。兵可肆應。他如通後藏之聲息。克里野噶藏胡。又松根阿脚等處。獨羊八景。口子新橋之守。可稱握要。更兼普羅第重鎮。阿里復有朱兒嗎微登鎮。守西南。接連諸番。以控西北。再於甲爾撒鐵索橋而固守之。所謂得地利以順天時。集人和以甯邊塞。雖風氣不齊。土物多異。而政教頻加。潛移默感。將萬億斯年。無兵革之虞矣。蠡窺淺見。少備邊方之參考云。

西藏巡邊記 四川通志

松筠

乾隆六十年乙卯夏四月巡邊。自前藏經曲水。過巴則江孜。共十日。行抵後藏。由扎什倫布。走岡堅守彭錯嶺。

拉孜羅協噶爾。過定日通拉大山。共計十一日。至聶拉木。又由達爾結嶺西轉。經過伯孜草地。登塘拉大山。瓊噶爾寺。南轉出宗喀。共行六日。至濟曉。仍旋宗喀。東北行十日。還至拉孜。入東山一日。至薩迦溝廟。自廟北行二日。出山。仍走岡堅。還至札什倫布。往復略地。隨在繪圖。知其槩焉。緣札什倫布西南。左有薩迦溝。內之曲多江。登右有彭錯嶺。峭壁連岡。是爲後藏咽喉。實天然要隘也。乃辛亥年。廓爾喀以步卒數千。入自聶拉木。走薩迦溝。直抵札什倫布。彼時果有現在之漢番官兵。劃分兩路。一赴曲多江。登以扼其前。一赴彭錯嶺。偵探以截其後。則廓爾喀深入無援。可以不戰自潰。至協噶爾。定日左首之絨轄喀達定結。西路之宗喀瓊噶爾。登塘拉大山。皆爲天然門戶。曲水巴則江孜。又爲前藏之要隘。而江孜迤南之帕克里甘肅等處。界連藏曲大河。尤爲前後藏第一險要。所有漢番官兵及瑪布等。均宜熟悉。因於前後藏江孜教場。勅石咸使對圖。講求人各胸中有主。方於汛防有益。然安邊之策。莫若自治。非獨濟曉聶拉木番民。應派廉潔營官管理。所有前後藏屬各營官第巴。皆能教以廉潔。自持善撫百姓。又何他患耶。是爲記。

藏內善後事宜疏 四川通志

福康安

一藏內諸事。應統歸駐藏大臣管理也。向來駐藏大臣。惟資坐鎮。不復預聞。以致藏務日就廢弛。嗣後駐藏大臣。除上山瞻禮外。其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自噶布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係屬員。事無大小。均應稟命辦理。至札什倫布一切公事。亦令戴琿琿堪布一體稟知。駐藏大臣辦理。庶衛藏事權歸一。積弊可以永除。又藏內大小番目。缺出。應定立等級。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秉公揀放也。查噶布倫辦理一切事務。戴琿琿管領番兵。商上仔琿商卓特巴。係總司出納。以上各缺。尤關緊要。不可越次升補。卽大

缺邊缺營官管理民事。亦須秉公拔補。以次陞轉。庶大小番目。皆能得人。營求賄囑之弊。均可不杜。自絕。又達賴喇嘛。班禪族屬。一概不准管事。以杜弊端也。從前達賴喇嘛之叔阿古拉。班禪之父巴勒丹敦珠布。私行定議說和。而達賴喇嘛兄弟根敦札克巴等。倚藉聲勢。妄爲滋事。嗣後大小番目。及管事喇嘛。均不得以達賴喇嘛。班禪族屬挑補。應俟達賴喇嘛。班禪轉世後。准將前輩親族量才錄用。以昭公允。又駐藏大臣。每年應親身巡查邊界。以重地方也。查後藏江孜定日。新設番兵。濟隴聶拉木等處。現已立定界址。請於春秋兩季。駐藏大臣奏明。輪流往後藏操演番兵。巡視邊界。至駐防官員。苦累兵番。准具呈控。隨地查辦。駐藏大臣所用烏拉。俱令自行給價。以示體卹。又駐藏文員。應請添設也。查後藏並無文員。今改定一切章程。需員稽查。添設番兵。亦有支放口糧等事。而前藏鼓鑄銀錢。尤關緊要。應請於同知知州知縣內。添派監造銀錢。後藏亦添設縣丞等官一員。支放番兵口糧。所有後藏管糧佐貳。應得分例。及更換年限。並邊俸報滿保題之處。俱照向例辦理。惟前藏添設糧員。以到藏日起。一年一換。以便按年稽查銀錢成色。如果勤慎出力。由駐藏大臣保奏。倘敢徇私舞弊。卽行參劾辦理。又駐藏大臣衙門及文武各員。酌定聽差兵數。以資操防也。應請嗣後駐藏大臣衙門。應差兵丁。每人三十名。遊擊一員。兵八名。都司兵六名。守備兵四名。駐藏司員。兵四名。筆帖式。兵二名。千把總。每員兵一名。前藏糧員看庫兵丁八名。其新設之前後藏文員。毋庸給與兵丁。統計不過百餘名。每遇操演日期。仍著一體操演。毋許藉口應差。致有曠廢。又達賴喇嘛。班禪與外番通信。應告知駐藏大臣也。嗣後各外番部落。差人來藏者。均應由邊界營官查明人數。稟明駐藏大臣。驗放進口。並令江孜定日。駐劄備弁。實力稽查。具呈達賴喇嘛等稟帖。應呈送駐藏大臣。譯閱酌定諭帖。發給查點人數。再行遣回。其噶布倫等。不准私相往來。

暗通信息。違者參革。以示懲儆。又各處邊境。均應設立鄂博。以清疆界也。查西藏邊界。各處向無界址。今於濟
隴外之熱索橋。聶拉木外札木地方之鐵索橋。統轄等處。均已設立鄂博。嗣後仍令駐藏大臣於巡視之便。認
眞查察。不得日久懈弛。又邊界營官。應揀選安幹之人。補放並應照內地邊俸之例。酌定年限。陞擢也。邊界地
方向來稍能辦事營官。因該處氣候惡劣。冰雪較早。皆願在前藏當差。將關冗無能者。派往。以致滋弊。嗣後補
放邊缺營官。於小缺營官及營兵之甲。瑋番目內。擇其幹練者。調補。如果到任三年。辦事妥善。駕馭得宜。即行
調回記名。以戴瑋等缺升用。如有辦理不善之處。立即革退。如此秉公甄拔。庶幾有所勸懲。又嚴禁襲充番目
以勵人材也。查東科爾子弟。不下數千人。勢難更張舊制。前已酌定章程。如充當番兵。果能奮勇出力。即非東
科爾。亦准其薦陞戴瑋。其餘辦事之番目。於東科爾內。擇其端詳歷練之人。按等補用。但不准襲充伊祖父職
分。以致冒濫。亦必須年至十八歲以上。方准當差。不得以幼小之人充數。應令駐藏大臣隨時查察。不得任聽
以門第相當。彼此援引。躐等超越。又各寺坐牀堪布。應令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秉公補放也。嗣後凡有各
大寺坐牀堪布缺出。達賴喇嘛應知會駐藏大臣。濟隴呼圖克圖。公同揀放。給與會印執照。派往住持。以昭慎
重。又商上銀錢出入。應照新定數目。畫一支放也。商上鑄造純淨十足銀錢。原不許絲毫攙雜。用漢字唐古忒
字。於正面背分鑄乾隆寶藏字樣。每紋銀一兩。換新鑄銀錢六圓。換商上舊銀錢及巴勒布錢八圓。惟查番寨
租賦。有以銀錢折交物件者。若商上收納不公。勢必苦累番民。嗣後商上收納銀錢。及採買各物。俱照所定兌
換之數。按新舊分別折收。仍令駐藏大臣隨時稽察。倘查有出輕入重等弊。即行奏明查辦。又私給免差照票。
宜嚴禁。以均徭役也。向來達賴班禪用事親族。並大呼圖克圖等。往往聽富戶大族囑託。即給與免票。苦樂不

均實未公允。嗣後請將免票概行繳銷。不得專派窮番。如實有勞績者。達賴喇嘛告知駐藏大臣。然後准免門戶差使。如有事故革退。仍將原領免票繳銷。以杜規避。又衛藏僧俗戶口。應行造冊稽查也。藏內人衆往來蹤跡靡常。會奉有諭旨。令駐藏大臣給與路票。應令達賴喇嘛將大小廟內喇嘛名數。開造清冊。並將所管

地方及各呼圖克圖所管寨落人戶一體造具花名清冊。於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各存一分。以備稽查。設有未請路票私行往來者。查出將該管番目等從嚴究治。又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請喇嘛誦經。應由駐藏大臣給照前往。以資查考也。請嗣後凡遇蒙古王公等延請喇嘛者。應令西甯辦事大臣行文赴藏。由駐藏大臣給與執照。並咨明西甯方許前往。又嚴禁私用烏拉。以恤番民也。嗣後喇嘛番目人等私事往來。概不得擅用烏拉。亦不得私發信票。遇有公事差遣。須用烏拉之處。必須稟明駐藏大臣及達賴喇嘛發給印票。沿途始准應付。又罰贖不公及私行抄沒家產之弊。應行嚴革也。近年以來。該管之噶布倫郎仔轄等。遇有家道殷實之人。議罰例外加增數倍。又或懷挾私嫌。將偶犯小過之人。輒行抄沒家產。請將該處舊例嚴定章程。其婪索贓數過多者。從重議罰。其私行抄查家產之處。永遠革除。庶挾嫌逞私之弊。可以不禁自息。又西藏官兵所需火藥。應就地酌造。以節糜費也。查駐藏官兵每年操演。共需火藥二千餘觔。今查明工布製造火藥較之內地價值較昂。然以運脚比較。則節省十餘倍之多。現在軍需案內。餘存火藥分駐前後藏高燥地方。足供數年操演之用。俟將次用竣。祇敷兩年備用之時。再行在藏配造。至藏地產鉛甚少。自應俟軍營存廢鉛丸將次用完。與火繩一體由內地運解。又達賴喇嘛賞給噶布倫戴琿等房屋莊田。不得私行佔據也。今與濟隆呼圖克圖確切查明。凡噶布倫戴琿等應得官房田地。隨任交代接替。毋許私佔。又商上喇嘛透支錢糧之弊。應行

禁絕也。向年商上支放錢糧。每多先期透領。嗣後應令按期支食。不許絲毫預領。應交濟甯呼圖克圖。隨時查核。若因嚴禁預支。或致短少剋扣。即將支放之人。查明究治。又各寨租賦。應按年徵收。清交商上。並查明逃亡絕戶。隨時豁免。以恤番民也。藏地各寨。應交租賦物件。近地係派濟仲第巴往徵。遠處由各該營官徵收。送交商上。而不肖之濟仲營官等。將收來租賦。拖延不交。甚或將本年租賦收清後。明年租賦。逃亡人戶。亦不豁免。番民頗形苦累。嗣後應令商卓特巴。立限嚴催徵收之濟仲營官等。年清年款。不得違限。亦不得預徵。其逃亡絕戶。即將租賦豁免。俟有佃種之人。再行照例陞科。又駐藏大臣衙門。應設譯寫廓爾喀番字通事人役也。查駐藏大臣衙門。向設譯字通事一名。譯寫唐古忒字。從不通曉廓爾喀字跡言語。應請添設認廓爾喀字人役一名。通廓爾喀言語通事一名。並派唐古忒人三四名。令其學習廓番字語。以備充補。應需用口糧。照例支給。以資食用。又廓爾喀貢使五年一次進京瞻覲。應逐段護送也。凡貢使屆期。宜令該酋長將貢使跟役人數。由何路進口之處。預行稟報駐藏大臣。即委糧務一員。會同定日守備親赴邊界。點明人數。預備烏拉送至前藏。駐藏大臣酌加賞犒。一面奏明。一面飛咨四川總督。差派文武在打箭鑪等候。前藏於遊擊糧務內差委一員。護送至察木多。再令察木多遊擊。及該處糧務輪派一員。接護前進。行至打箭鑪。再交川省選派文武送京。其貢使回國。亦照此逐段護送。以仰副
聖天子綏懷遠人之至意。以上各條。臣謹悉心會議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二目錄

兵政十三 山防

三省山內邊防論一

三省山內邊防論二

三省山內邊防論三

三省山內邊防論四

三省山內邊防論五

三省山內邊防論六

三省山內邊防論七

規畫南巴棚民論

川陝楚老林情形

老林說

餘論分治永甯交山議

嚴如煜

嚴如煜

嚴如煜

嚴如煜

嚴如煜

嚴如煜

嚴如煜

嚴如煜

卓秉恬

嚴如煜

嚴如煜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一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二

兵政十三 山防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嚴如煜

三省山內邊防論一 三省邊防備覽

安○置○南○山○之○大○計○莫○如○適○中○之○處○設○重○臣○以○一○事○權○遼○闊○之○處○分○州○縣○以○專○其○治○理○綏○靖○之○大○規○不○外○此○矣○考○明○時○原○傑○於○鄖○陽○設○巡○撫○將○山○內○州○縣○遼○闊○者○分○設○縣○治○洵○乎○安○邊○大○猷○惜○其○所○籌○辦○者○祇○爲○秦○豫○楚○三○省○交○連○之○處○未○謀○及○秦○蜀○上○游○也○山○之○在○楚○豫○者○雖○亦○高○大○而○不○如○秦○蜀○之○峻○峨○且○老○林○深○箐○多○在○秦○蜀○接○壤○川○東○北○郡○邑○之○邊○秦○者○距○成○都○往○往○千○數○百○里○視○鄖○陽○之○距○武○昌○更○迢○遙○矣○縣○治○過○大○難○以○兼○顧○如○太○平○之○城○口○洋○縣○之○華○陽○安○康○之○磚○坪○平○利○之○鎮○坪○者○此○類○尙○多○當○時○並○未○議○及○豈○今○昔○情○形○不○同○固○有○待○於○後○人○乎○至○于○建○置○之○方○則○添○營○不○如○分○縣○營○資○彈○壓○而○已○未○能○責○以○撫○綏○導○教○也○蓋○設○立○營○汛○雖○增○添○額○兵○其○民○不○能○管○也○縣○則○訟○獄○者○往○焉○輸○納○者○集○焉○考○試○之○生○童○聚○焉○久○之○客○商○移○集○得○賢○司○牧○勤○於○治○理○勸○農○興○學○則○民○風○可○以○丕○變○至○于○審○事○完○課○考○試○均○皆○便○民○又○不○待○言○矣○如○以○邊○地○瘠○薄○縣○官○窮○苦○則○新○設○之○地○酌○以○邊○俸○論○陞○加○之○鼓○勵○當○自○有○奮○於○功○名○者○矣○此○久○安○長○治○之○要○也○顧○安○邊○之○猷○兵○食○並○重○團○練○之○法○只○可○行○於○有○事○之○時○若○云○加○增○兵○額○則○山○內○地○方○如○此○廣○莫○詎○數○營○數○汛○所○能○控○制○者○而○其○議○餉○議○糧○經○費○已○不○貲○矣○惟○屯○政○最○安○邊○良○法○但○有○實○心○任○事○之○人○不○避○勞○險○安○在○不○可○舉○行○卽○如○新○疆○苗○疆○各○屯○著○有○成○效○山○內○之○田○難○以○升○科○而○棚○民○既○有○水○田○便○成○土○著○亦○思○爲○子○孫○之○計○亦○畏○有○賊○匪○之○害○核○其○田○爲○屯○田○編○其○人○爲○屯○丁○卽○以○現○有○之○田○定○爲○口○分○世○業○設○屯○弁○以○管○束○之○作○屯○堡○以○團○聚○之○寸○土○顆○粒○官○無○利○焉○再○爲○清○出○叛○產○絕○業○收○其○租○課○以○供○屯○務○之○

雜用分派素得民心之司牧。剴切開導。使山民曉然知此事之爲已如此。則屯政可行。而山內稍平衍之處。皆可屯堡。則氣完勢重。稽防先自便易。其各老林。悉聽棚民開墾。雖有匪徒潛竄。而我整彼散。我主彼客。不得逞其奸矣。此兵寓於民。洵萬世之至計也。此議只可行於勘定之初。既定之後。業各有主。不可行矣。

三省山內邊防論二形勢

嚴如煜

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四川之保寧綏定夔州。湖北之鄖陽宜昌。地均犬牙相錯。其長林深谷。往往跨越兩三省。難以界畫。故一隅有事。邊徼悉警。守土之吏。疆域攸分。卽能固圉保民。詎能越境而謀。故講久安之策。必合三省而通籌之也。南山在陝西西安府之南山。山高而長。西爲太白山。北爲華嶽山。由秦隴而來。踰北棧。經五郎孝義。東出商洛。融結河南諸山。鎮安洵陽漢陰石泉洋縣各山。皆其分支別派。穹巖邃谷。老林深箐。多人跡所不至。時虞伏莽。故往史所稱。動曰南山盜賊。南山專屬陝西。在渭河之東南。漢江之北。其由漢江南渡。徑至岷江北岸。陝則興安平利白河定遠西鄉甯羌。川則保寧綏定太平夔州。湖北則鄖陽之房縣竹山竹谿。宜昌之歸州興山。均在江漢之間。其山之最鉅有名者。曰大巴山。大約自秦階折而東。爲略陽之仇池。經甯羌南鄭城固。至定遠巴州。凡川東北與陝興安湖鄖陽宜昌。漢江以南各山。皆其分支別派。而下結爲均州之武當。巴山老林。跨川陝兩省。周行千數百里。在蜀曰三巴。老樹陰森。爲太古時物。春夏常有積雪。山幽谷暗。入其中者。蒙蔽不見天日。稽防難周。宜其爲遁逃藪也。

興安漢中與長安相通。山路一由安康琉璃溝。經洵陽北境鎮安縣孝義廳。而至大峪口。興安達西安之路也。一由石泉之迎風壩。西鄉之子午鎮。卽午谷經甯陝廳東江口營夾嶺。汛而至子午峪。卽子峪石泉西鄉達西安之

路也。一由洋縣之鐵冶河。即漢水經華陽厚畛子。而至熬屋之西。略峪。洋縣達西安之路也。一由城固小河口。經

留壩之西江口。鳳縣之進口關。而至郿縣之斜峪關。城固達鳳翔。轉至西安之路也。一由褒城連雲棧。經留壩

鳳縣。古池黃牛堡。而至寶雞。古陳倉漢中達鳳翔。轉至西安之路也。一由略陽。古興州經甘肅徽縣兩當縣。出鳳縣

而至寶雞。利州興州達鳳翔之路也。興安之路。漢唐後無更改者。子午路。即魏延請以五千人。緣南山而東者。

唐時嘉州荔枝。由此而進。改爲驛路。宋元明路漸荒蕪。至國朝設甯陝廳。而山路仍通。鐵冶河一路。舊稱北

路。南瀼。唐德宗幸興元。由之。在唐時當有驛路。宋元以來荒蕪。今雖有人行走。沿途無城垣市鎮也。小河口一

路。史稱武侯於漢中築漢樂二城。樂城。今城固。當亦師行之道。北爲斜谷。但在南者爲渭水河口。非褒谷也。褒

城一路。山徑直抵寶雞。南爲褒谷。北古陳倉。非斜谷也。唐宋以來。鳳嶺紫柏青橋各險。山石塞斷。長安赴蜀者。

由鳳翔趨兩當。徽成。明皇幸蜀。但記池荷之奉迎。吳武安兄弟拒金。亦在略陽仙人關一路。至我朝。紫關嶺

武關路乃大關耳。漢高以來。南鄭由故道。經留壩。至褒城。其出定三秦。棧道已焚。由略陽微鳳至寶雞。以褒谷

進。以略陽出也。武侯出營五丈原。其路總曰褒斜者。則在棧道既修之時。棧道修立。必沿河溝。始無過高過峻

之虞。由褒谷沿讓水。今黑龍江至武關。轉北進南河。又東至紫金河。腦則進口關矣。關不甚高。過關又沿溝修棧道。

直至斜谷口棧道。由南河口分路而進。故綜其首尾曰褒斜。若山路則出紫嶺。鳳嶺至陳倉。與郿縣斜谷峪。東

西相距一百數十里也。

明末辦賊諸人。誤於撫者。一在陳奇瑜左右受賄。致車箱峽落檻之虎。得以從容逸去。而關賊不可復制。一在

熊文燦。疏房穀之防維。致十三營待哺之嬰兒。得以操縱自如。而西賊遂至猖獗。失策不待言矣。用勦之失。則

莫甚於楊嗣昌之縱賊入川。賊之竄伏長林深谷。搜捕固需時日。然賊在長林深谷。則我可扼險以守之。出奇以攻之。且山內之民耐勞習險。其結寨併村。能以自守。而把卡堵隘。亦足以助官軍之聲勢。若賊至平原。則不見兵革之村莊。聞風膽碎。奔竄不暇。詎能自固。而平原千里。賊之往來。慮忽者。四處可以擾亂。官軍雖健。從何處堵截。自來賊之擾平原。較起山內者。戡定爲更難。以張賊百戰之雄。而縱之竄蜀。直狼入羊羣矣。旣入蜀。則好亂之衆。附從必多。藉其貲以回歸三楚。孤軍尙能支哉。故自西賊入蜀。下楚。關賊擾豫。破秦。土崩之勢已成。決不能以復振。是勦賊諸人之失。又在不能蹙賊入山也。嘉慶年間。平定三省亂民。齊王氏突出峪口。經略額侯有盤屋之捷。而賊不敢窺三輔。白號張子聰。雷世旺等。已渡潼河。參贊德侯有大和寨之力戰。而川西十六邑得以晏然無驚。兩將軍可云得勝算者。宜兩川山南之民戶祝而巷祀之也。終南太白。綿亙千里。以界秦川漢川。其中子午瀟駱褒斜。岡陵之陡峻。澗谷之幽深。洵天下奧區。自黃巾擾亂。山內廢而不種。叢棘幽篁。糾結蟠鬱。益足以助山險。昔武侯於山內要隘。布置諸圍。荷戈以守。隘必一夫當關之地。而旌旗張挂。長林可作疑兵。助聲勢。各圍兵雖不多。敵常畏懼。不敢深入。敵入則沿途堵截。掠其輜車。饑疲委頓。決不能全軍而還。故忠武屯兵城固。曹真五路之師。不戰自退。王平扼興勢之衝。曹爽數十萬困於中途。圍之爲利彰明著矣。姜伯約乃倡散不如聚之說。撤各圍兵聚之漢樂。各城俾鍾會西來之師。長驅深入數百里。中無一人抗拒。不知敵旣度險。則銳氣彌盛。客軍遠歸。人懷必死之心。未有不摧殘者。國餘不聽李左車扼井陘。維水成擒。劉裕旣度大峴。廣固不守。自撤藩籬。千古一律。蓋不第陰平無備爲疏於防維矣。至于守秦中者。則由華州經藍田至寶雞。共七十二峪口。山賊窺伺內地。必由峪口而出。故當辦理賊之時。防其竄突於各峪口。徧設卡扼。以重省城門。

戶洵要策也。

蜀中三關之險。在漢中者一。曰陽平關。在保甯者二。曰葭萌。劍關。而金牛五丁不與焉。金牛五丁。本爲天險。而在武都中路。其西南東南。均有閒道。可繞陽平。今沔縣當蜀口。武侯以全力乘之。蓋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也。陽平爲敵有。則葭萌之險。與敵共之。至葭萌再失。則蜀中震驚。故雖姜伯約之善戰。不能禦鍾會也。歷觀往史。未有守劍關而能完蜀者。雖乘時在德。固爲不易之經。而以形勢言。禦賊總當在門庭之外也。

三省山內邊防論三 安流民

嚴如煜

川陝邊徼。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居其五。廣東安徽江西各省。居其三四。五方雜處。無族姓之聯絡。無禮教之防維。呼朋招類。動稱盟兄。姻婭之外。別有乾親。往來住宿。內外無分。奸拐之事。無日不有。人理既滅。事變頻仍。故山內防維之策。總以安輯流民爲第一要務。流民開山作廠。既各安其業。奸徒亦不能以煽惑。卽偶有蠢動。而各保身家。長鑱白梃。盡成勁旅。好亂之奸民。終不敵良民之多也。山內差役。多客民充當。無風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附和爲奸。如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寫遠。山民受其凌虐。無可告訴。無爲申理。囂然無復有生之樂。一二奸徒倡率。爭相附從。則禍變成矣。賢明監司太守。十數人。落落分布各邊境。軫恤民隱。勤於稽察。俾在官人役。不能逞其奸蠹伎倆。則土流安業。自不至輕有生心矣。

保甲本彌盜良法。而山內州縣。則只可行之城市。不能行於村落。棚民本無定居。今年在此。明歲在彼。甚至一歲之中。遷徙數處。卽其已造房屋者。亦零星散處。非望衡瞻宇。比鄰而居也。保正甲長。相距恆數里數十里。詎能朝夕稽查。而造民脾。取戶結。歛錢作費。徒滋胥吏之魚肉。值上憲或委官稽查。長正領所管牌頭。於場集守

候動至旬日。廢時失業。多費口糧。實爲有損無益。至客店之循環簿。亦只可用之城市。外省流民入山。多寄宿林巖。匪徒則山徑取捷。均不在客店安歇。所謂客店。不過貿易之小販而已。各縣邊境。距治恒數百里。如客店必照例造報。月一陳核。其僕僕道途。不勝其苦矣。

山內痞徒。閒遊城市者。統謂之閒打浪。此輩值有軍興。則充鄉勇營夫。所得銀錢。隨手花消。遇禍匪。則相從劫掠。值兵役。亦相幫搜捕。不事生業。總非善良。閒打浪既久。便成囑匪。囑匪之衆。卽爲教匪。流氓能令地無遊民。則盜賊自彌矣。而匪徒之聚。大抵皆由賭博。山內地雖荒涼。而賭局絕大。往往數百兩千兩。爲輸贏之注。無錢以償。流而爲盜。嚴明守令。能禁賭博。卽爲清盜之源。又匪中有領帳房之名。用青布數十疋。縫大帳房一二具。凳棹皆備。遇民間婚喪之事。則往張帳於其家。號曰欸客。戚友弔賀。坐其帳中。卽入賭局。但一言入場。卽爲代賭。所輸之數。勒主人作保。強搶牛馬。逼賣田產。無所不至。此類領帳房者。皆匪中豪長。與胥役兵丁。多相勾結。甚至衙門家丁。受其歲遺陋規。官府設法擒拏。非聲東擊西。鮮不脫逃。匪徒有紅錢客黑錢客之分。黑錢者爲鬼爲蜮。換包設騙。行踪詭秘。多以術愚人。紅錢則作會結黨。持刀執槍。白日市廛。地方紳耆保正。無敢過問。兵役獲其夥犯。中途攔截。名曰打礮邊。徼地方官固宜潔清自好。尤須兼通方略。如過於拘謹。不能除害。則良民不能安靖也。

山內木笱紙耳香草鐵沙金各廠。皆流寓客民所藉資生者。而木廠爲大。木廠分圓木枋板猴柴器具各項。而圓木爲大。圓木枋板猴柴。必近水次爲便。器具則雖不近水次。美材所產。工匠可就造販賣。圓木枋板猴柴。三項相連。相其材質。長三五丈者。作圓木。長一丈內外者。鋸作枋板。癭腫不中繩尺者。劈作猴柴。一圓木大廠。三

項俱備。間有開廠只作枋板猴柴者。則客商貲本未裕也。斄屋之黃柏園佛爺坪太白河等處大木廠。所伐老林已深入二百餘里。必先作溜子。凸處砌石板。凹處下木椿。上承枕木。以平爲度。溝長數十里。均作溜子。直至水次。作法同棧閣。望之如橋梁。此木廠費工之最鉅者。伐木作料之處。多在山溝度山越嶺。人力難施。必用天車。挖山梁。豎木椿。中橫安八角輪。繩周輪上。輪隨繩轉。就山之高低。安車三四層。名曰天車。將繩扣住木上所釘鐵圈。用牛二頭。或騾馬四五頭。倘無牛騾。用健夫二三十名。如推磨式。將轉車推挽。繩繞輪角柱上。則木隨繩上轉。此木廠用人夫之最多者。溜子外高中窪。九十月後。澆以冷水。結成滑冰。則巨木千斤。可以一夫挽行。水至水次。不能卽行。積待漲發。又有水運包頭領夫承運。人攜長木竹桿爲撓鉤。順流放下。非水大不能行。水過大則又防漂失。大約十停木料。漂失二三。得七八。停到市集。卽獲利不貲。開廠出貲本商人。住西安蓋屋。漢中城。其總理總管之人曰掌櫃。經管包攬承賃字據曰書辦。水次攬運頭人曰領岸。水陸領夫之人曰包頭。計大圓木廠匠作水陸挽運之人。不下三五千。其開伐以漸而進。平時進止。皆有號令。號曰某營。與行軍同。商人操奇贏厚貲。必山內豐登。包穀值賤。則廠開愈大。人聚益衆。如值包穀清風。價值大貴。則歇廠停工。而既聚之衆。不能復散。紛紛多事。此防範之最難者。此外更有鐵廠木廠紙廠耳廠各項。一廠多者恒數百人。少者亦數十人。賊匪滋事之始。有議以各廠人多。恐被賊裏誘。當嚴行驅散者。是大不然。凡開廠之商。必有貲本。足以養活廠內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驅使廠內之人。工作利其貲值。帖然爲用。各商護其貲本。偵探賊踪。往往較官府爲真。於開廠之地。必擇險峻可守之處。結寨屯積糧食。遇變移守其中。賊不能裏也。若不准開廠。則工作之人無資以生。增數十萬無業流民。難保其不附從爲亂。故只當聽其經營。不可擾也。至於聯絡各廠。各設卡倫。無

事○安○心○工○作○有○警○協○力○防○堵○則○耐○勞○習○險○之○人○更○有○得○其○實○力○者○是○在○良○師○牧○之○善○駕○馭○矣○

陽○城○之○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仁○吏○之○用○心○也○山○內○徵○收○悉○從○輕○科○而○民○間○尙○有○受○累○者○則○害○不○在○官○而○在○差○役○地○棍○蓋○山○民○應○完○錢○糧○多○是○幾○分○幾○釐○而○距○州○縣○往○往○數○百○里○至○縣○城○又○不○能○卽○上○庫○給○照○往○返○動○至○兼○旬○則○此○幾○分○幾○釐○者○非○一○二○金○不○楚○山○民○不○能○自○完○則○差○役○地○棍○於○開○徵○之○時○將○山○內○花○戶○代○爲○完○納○名○曰○截○糧○官○利○徵○收○之○早○畢○不○復○稽○查○照○票○一○入○伊○輩○之○手○故○爲○挨○延○俟○至○次○年○開○徵○向○花○戶○催○索○陳○欠○花○戶○不○知○已○完○懼○以○陳○欠○到○官○必○受○責○比○任○其○魚○肉○於○是○算○本○利○索○路○費○用○費○一○照○非○數○金○不○得○當○詢○山○中○紳○耆○均○稱○一○邑○錢○糧○不○踰○千○兩○而○民○間○有○數○萬○之○累○非○虛○言○也○良○司○牧○隨○到○隨○收○又○或○分○期○下○鄉○聽○其○就○近○完○納○徵○銀○不○滿○一○錢○者○准○以○銅○錢○完○納○此○即○催○科○中○之○撫○字○也○

嚙○匪○易○遏○絕○教○匪○難○清○淨○嚙○匪○皆○無○賴○惡○少○不○能○謀○衣○食○竊○攫○人○財○貨○以○爲○生○活○百○姓○莫○不○憫○之○恨○之○思○欲○擒○之○殺○之○故○嚙○匪○滋○事○但○須○一○紙○檄○下○格○鬪○者○登○時○打○死○無○論○則○鄉○約○客○頭○一○呼○而○丁○壯○踴○從○不○難○全○夥○網○獲○教○匪○則○不○然○所○煽○惑○者○多○係○有○出○產○之○人○假○託○於○持○齋○念○呪○戒○貪○戒○淫○可○以○成○佛○成○仙○所○取○供○給○之○米○爲○數○無○多○而○習○教○之○人○入○彼○黨○夥○不○攜○貲○糧○衣○食○相○通○不○分○爾○我○地○方○有○傳○教○之○人○久○之○引○誘○漸○廣○村○落○中○則○鄉○約○客○頭○喫○教○城○鎮○中○則○差○役○書○辦○喫○教○所○用○稽○查○之○人○卽○爲○教○中○之○人○教○首○竄○伏○大○村○莊○互○相○蔽○護○難○於○拘○捕○也○欲○正○教○之○興○則○必○使○城○鎮○村○落○之○間○多○讀○書○務○正○之○人○查○習○教○徒○衆○西○北○爲○盛○南○方○州○縣○應○試○童○生○常○二○三○千○人○西○北○則○著○名○州○縣○應○試○童○生○或○止○數○十○名○百○名○則○讀○書○之○人○寥○寥○可○知○讀○書○明○理○之○人○少○無○怪○邪○教○之○得○以○蠱○惑○愚○民○也○山○內○州○縣○崇○重○師○儒○廣○設○義○館○以○拘○捕○之○費○爲○修○脯○之○資○而○各○上○憲○卽○以○童○子○應○試○之○多○寡○定○長○吏○賢○

項俱備。間有開廠只作枋板猴柴者。則客商貲本未裕也。斲匠之黃柏園佛爺坪太白河等處大木廠。所伐老林已深入二百餘里。必先作溜子。凸處砌石板。凹處下木椿。上承枕木。以平爲度。溝長數十里。均作溜子。直至水次。作法同棧閣。望之如橋梁。此木廠費工之最鉅者。伐木作料之處。多在山溝。度山越嶺。人力難施。必用天車。挖山梁。豎木椿。中橫安八角輪。繩周輪上。輪隨繩轉。就山之高低。安車三四層。名曰天車。將繩扣住木上所釘鐵圈。用牛二頭。或騾馬四五頭。倘無牛騾。用健夫二三十名。如推磨式。將轉車推挽。繩繞輪角柱上。則木隨繩上轉。此木廠用人夫之最多者。溜子外高中窪。九十月後。澆以冷水。結成滑冰。則巨木千斤。可以一夫挽行。水至水次。不能卽行。積待漲發。又有水運包頭領夫承運。人攜長木竹桿爲撓鉤。順流放下。非水大不能行。水過大則又防漂失。大約十停木料。漂失二三。得七八。停到市集。卽獲利不貲。開廠出貲本商人。住西安盩厔漢中城。其總理總管之人曰掌櫃。經管包攬承賃字據曰書辦。水次攬運頭人曰領岸。水陸領夫之人曰包頭。計大圓木廠匠作水陸挽運之人。不下三五千。其開伐以漸而進。平時進止。皆有號令。號曰某營。與行軍同。商人操奇贏厚貲。必山內豐登。包穀值賤。則廠開愈大。人聚益衆。如值包穀清風。價值大貴。則歇廠停工。而旣聚之衆。不能復散。紛紛多事。此防範之最難者。此外更有鐵廠。本廠紙廠。耳廠。各項一廠多者恒數百人。少者亦數十人。賊匪滋事之始。有議以各廠人多。恐被賊裏誘。當嚴行驅散者。是大不然。凡開廠之商。必有貲本。足以養活廠內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驅使廠內之人。工作利其貲。值帖然。爲用各商護其貲。本偵探賊踪。往往較官府爲直。於開廠之地。必擇險峻可守之處。結寨屯積糧食。遇變移守。其中賊不能裏也。若不准開廠。則工作之人無資以生。增數十萬無業流民。難保其不附從爲亂。故只當聽其經營。不可擾也。至於聯絡各廠。各設卡倫。無

事安心工作有警協力防堵則耐勞習險之人更有得其實力者是在良師牧之善駕馭矣

陽城之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仁吏之用心也山內徵收悉從輕科而民間尙有受累者則害不在官而在差役地棍蓋山民應完錢糧多是幾分幾釐而距州縣往往數百里至縣城又不能卽上庫給照往返動至兼旬則此幾分幾釐者非一二金不楚山民不能自完則差役地棍於開徵之時將山內花戶代爲完納名曰截糧官利徵收之早畢不復稽查照票一入伊輩之手故爲挨延俟至次年開徵向花戶催索陳欠花戶不知已完懼以陳欠到官必受責比任其魚肉於是算本利索路費用費一照非數金不得當詢山中紳耆均稱一邑錢糧不踰千兩而民間有數萬之累非虛言也良司牧隨到隨收又或分期下鄉聽其就近完納徵銀不滿一錢者准以銅錢完納此即催科中之撫字也

囑匪易遏絕教匪難清淨囑匪皆無賴惡少不能謀衣食竊攫人財貨以爲生活百姓莫不憫之恨之思欲擒之殺之故囑匪滋事但須一紙檄下格鬪者登時打死無論則鄉約客頭一呼而丁壯踴從不難全夥網獲教匪則不然所煽惑者多係有田產之人假託於持齋念呪戒貪戒淫可以成佛成仙所取供給之米爲數無多而習教之人入彼黨夥不攜貲糧衣食相通不分爾我地方有傳教之人久之引誘漸廣村落中則鄉約客頭喫教城鎮中則差役書辦喫教所用稽查之人卽爲教中之人教首竄伏大村莊互相蔽護難於拘捕也欲正教之興則必使城鎮村落之間多讀書務正之人查習教徒衆西北爲盛南方州縣應試童生常二三千人西北則著名州縣應試童生或止數十名百名則讀書之人寥寥可知讀書明理之人少無怪邪教之得以蠱惑愚民也山內州縣崇重師儒廣設義館以拘捕之費爲修脯之資而各上憲卽以童子應試之多寡定長吏賢

否則山內讀書人多村落中有一二明理之童生即可少數十戶喫教之愚民此拔禍本塞亂源之至計也

三省山內邊防論四 堡寨

嚴如煜

盧忠烈公之備兵大名也。念賊在山西。氛甚惡。密遣畿輔。躬巡屬境。命山居百姓。依險立寨。藏資糧器械。又礮石播木。諸禦賊之具畢備。而耕牧其中。平原無險。則用併村法。令小附大。鑿溝築土垣。餘一如山寨。令既布。公自爲相度。而時往來申警之。六年。賊躡入西山。畿輔百姓。人自爲守。賊攻多死傷。退無所得食。大困。并力掠臨洺關。公帥師禦之。賊逃。追逐六十里。斬獲無算。賊至廣平。聞公至。即遁去。當是時。賊遇公必敗。所至清野。饑疲不支。因相戒勿犯盧公境。七年。擢公撫治邯鄲。公之撫鄲也。聞命疾至。鄲自蹂躪後。人民稀少。公招募稍集。念房竹諸山綿互。有險可憑。用守畿南法守之。立寨併村。鄲民懲前毖後。踴躍奉行。人有固志。數戰皆捷。羣賊一空。鄲屹然復成巨鎮。撫楚獻忠望見盧家旗幟。即走遁。盧公名將功烈赫赫。而在畿輔。鄲陽得力。在結寨併村。使我有所憑。賊無可掠。信乎堅壁清野爲戡定第一要畧。而疑其聚殲者之。不啻夢囈也。今山中棚民。開荒種土。良民儘多。其間與匪徒相比者。亦自有故。山內村落絕少。不過就所種之地。架棚築屋。零星散處。所耕地隣往往嶺谷隔絕。即兩山相望。而一上一下。動輒數里。匪徒竊刼。難資守望之力。孤掌難鳴。不敢與匪徒爲難也。惟行聚堡之法。則衆志成城。有恃不恐。自無此弊矣。

五年以前。賊勢之熾者。以其到處裏人脇從。日搶掠民食。因糧於我也。自寨堡之議行。民盡倚險結寨。平原之中。亦挖濠作堡。牲畜糧米。盡皆收藏其中。探有賊信。民歸寨堡。憑險拒守。賊至。無人可裏。無糧可掠。賊勢自衰矣。況寨堡之設。固足保民。而於勦賊機。宜亦大有裨益。賊匪奔竄山谷。不由路徑。若寨堡既成。加以團練。賊至。

據險以拒。大兵追擊得及。鮮不獲大勝者。參贊德侯追樊人傑。徐添德兩賊首。賊匪躡淺渡漢。因前途有馬鞍寨之險。少爲逗遛。而德侯親督健旅追及之。張家坪斬俘數千。樊徐二賊勢遂窮蹙。不旬日均皆殲滅。又老賊張添倫等。合七股大賊萬餘人。攻打大平寨神仙洞二處者兩日。楊提軍領兵至神河口。聞之。連夜前進。天甫明而至賊營。寨民扼之於後。官兵勦之於前。七股賊匪一戰盪平。此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

南山常軍興時。修建各城堡以資捍衛。不數年間。旋修旋圯。大約城堡之難完固。其限於地勢。十居六七。而修造之未能如法。則亦十有三四。當戡定賊匪之際。大軍依山臨水。結爲營壘。而建城者曰。此形勝地也。可倚爲治所。不知營之可屯數萬人者。至建城而衙署兵房之外。不足以奠民居矣。又山內土性不堅。南城洋西各邑。號稱平衍。其土力亦不敵山外西鳳各郡也。所築堡城。卽加工夯築。一經霖雨。便至坍塌。惟處處有石。尋得脈絡。用鐵塹籤入。擊以巨鎚。用力推擠。卽翻騰而下。取石甚便。作堡者。用土不如用石。工省而堅。但其石性本酥。巨石砌根基。五尺以上。只可石片加高。決不可用巨石。恐其質重壓碎也。至于倚險結寨。初時一望懸崖。本自石骨崢嶸。而久雨之後。亦自時時坍塌。故寨堡之倚巖而結者。往往用木椿於石穴之間。方得堅固。況平地築堡者。可草略施功哉。

清野之策。可行之山外。而不能行於山內。溪河兩岸。早麥三月已有熟者。低山之麥。以五月熟。高山之麥。六七月始熟。包穀種平原山溝者。六月底可摘食。低山熟以八九月。高山之熟則在十月。包穀既熟。其穗倒垂。經歷霜雪。粒更堅實。山民無倉收貯。往往旋摘旋食。歲潦則望高山之收。歲旱則資低山之熟。不能禁民間無高低早晚之分。持清野之說。日下符檄。督責州縣。徒滋兵役擾累。於事無濟也。

三省山內邊防論五 團練

嚴如璽

山民質樸勁勇耐勞習險。非平原百姓氣浮而脆者可比。果其團練得宜。賊匪畏之。相遇輒曰。土豹子可恨。蓋賊匪之用。以勞我師者。我兵必分道架梁。而賊匪翻山踰嶺。其來如虎。其去如風。追之倏無踪跡也。山民則不然。賊匪之能。皆山民所自具。而賊匪之路徑。又不逮山民生長其地。爲更熟也。但訓練之時。有宜與首人講論者。百姓非兵勇。難以法治。可勝不可敗。如傷數人。則餘皆鳥獸散。銳氣挫矣。賊來勿迎。頭攻擊。只沿途分伏壯健于山灣湖曲。俟賊匪大隊過去。必有落後數十人。委頓道途者。突出截擊。可以盡擒。前寨旣用此計。後寨亦依計行之。則賊所過寨堡。必有損折。又賊於夜間。有住紮地方。附近寨堡。揀壯健於夜靜更深時。用大礮過山。鳥遙擊之。縱不能多殺賊。而徹夜不得休息。必驚惶拔走。明日至他處。又復如此。則賊益疲罷。我不勞而彼已不支。鄉兵困賊之至計也。

團練之法。各寨設寨長。寨副。大旗小旗。以次分管。寨長必須寨民公保承充。十數寨。則相其人之多寡。爲設寨總。選紳士之有才幹。爲衆所服者充之。近邊要隘。則各寨輪撥數人。設卡防守。常耕作之時。百姓分布耕種。防匪之突至。各卡于高山眺望。偵有賊踪。放一礮。則耕作之人。盡皆收檢農具。偵賊向此路。則放二礮。人畜皆歸寨堡。賊近。則放三礮。寨總糾會各寨。盡整器械。集壯丁堵禦。前卡信礮旣放。後卡聞聲接放。頃刻之時。數百里間。咸知警備。賊至不放礮。與非賊至放礮者。寨總查出。均卽稟官嚴懲。西安各峪口。賊初頻頻窺伺。後素觀察團練民勇。徧設卡倫。分布防堵。時屬紳士。震金鼓。揚旌旗。分隊巡邏。聲勢甚壯。賊不敢犯。平原所保全勝者甚大。亦可知團練之成效矣。

團練鄉民。不過令其保聚。無遭蹂躪。非欲以此邀戰功也。故教習之時。止令其演火銃。擊石子。能於百步外中靶爲上。不必令習刀矛。蓋刀矛決生死於五步之內。百姓各有身家。不當使致命於必死之賊。火銃則擊之百步之外。度不能勝。尚可爬山而逸。至於善擊石子。則猝遇賊匪。手無器械。地下石塊。即可抵禦。所謂沒羽箭也。以守寨保充。宜較之火銃。費省而力相當。

可以團練之人。有二。一曰山中打生獵戶。平時專驅除虎狼之爲民害。其火銃百不失一。五溪蠻無以踰之。又各廠中防囑匪劫掠。有標客技擊。一可當十。往時有捐重貲。募數百人。護輜重者。獨無失亡。或大軍有急。揮此輩援之。往往轉敗爲勝。古名將破賊。必蓄選鋒。此足備軍鋒之用。不事外求者也。其一曰州縣民壯。例本與兵一體操演。以衛庫獄者。近則只以喚詞訟。提人證。絕不操演。此各省通弊。而山內則有不得不講者。地方遼闊。城守之千把汛兵數十名。解犯送差而外。存城幾人。偶有盜賊。文武措手無策。亦決不敢向前搜捕。以致浸釀事端。竊以山內民壯。當相縣之大小。大縣設一百名。中小亦必八十名。責成縣官。勤加操練。每名歲支口糧一十二兩。此項經費。卽查明從前叛產絕業。將佃租動撥。自可敷用。

團練之法。有疑其勞民者。是大不然。當賊匪崛起之時。山內州縣。豈能處處用兵防守。團練之衆。雖不足以當大賊。而聲勢既張。則小賊亦不敢輕有窺伺。蓋賊匪將至。必先有探偵。無備乘虛而入。團練既成。每月操練兩次。不過費兩日之功。餘二十八日。儘可力作。若不團練。則賊匪日相滋擾。奸民加以恐嚇。百姓日藏山洞。不敢耕種。其廢時荒業爲何如。古人稱平賊方略。徵調不如招募。招募不如團練。然總須相兼而行。則戰守有資矣。團練雖民間自捍桑梓。要須官府激勵。少爲贊助。故於有事之區。上官當量爲調劑。俾得展布。始可責以固境。

保民也。

山○內○戡○定○之○功○。因○由○將○弁○而○實○賴○地○方○之○。牧○賊○匪○敗○衄○後○。其○脇○從○者○多○乘○間○自○投○。地○方○官○不○能○安○輯○。任○兵○役○。嗑○詐○則○無○路○自○新○。又○或○苦○於○苛○政○。甘○心○作○賊○。則○所○殺○之○賊○。不○逮○所○增○之○數○矣○。即○搜○捕○之○時○。領○兵○官○所○帶○數○十○人○。外○不○能○別○有○統○轄○。地○方○官○果○得○民○心○。則○所○轄○數○萬○數○十○萬○百○姓○。皆○爲○父○子○之○兵○。寨○民○於○官○兵○經○過○。多○疑○懼○。不○敢○到○營○。即○偵○知○賊○在○前○途○。不○能○相○告○。若○地○方○官○。則○賊○所○至○之○地○。保○正○寨○長○均○須○立○報○。得○以○預○備○。此○皆○制○勝○之○要○。彌○盜○之○本○也○。

三省山內邊防論六 法

嚴如煜

山○內○練○兵○以○質○樸○不○浮○滑○耐○勞○習○險○爲○上○。教○匪○之○役○。前○後○八○九○年○。兵○調○十○數○省○。其○中○勁○旅○勇○鷙○敢○戰○者○。固○自○不○少○。而○躡○捷○堅○實○可○恃○。必○以○黔○兵○爲○第○一○。滿○漢○領○兵○將○官○。皆○謂○得○黔○兵○一○千○。可○抵○他○營○二○三○千○。蓋○各○省○提○鎮○大○營○之○兵○。所○駐○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風○俗○華○靡○。平○時○未○嘗○遠○出○城○郭○。一○旦○負○槍○荷○戈○。走○山○路○數○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甯○。又○且○飲○醇○啗○肥○。習○以○爲○常○。山○內○包○米○雜○糧○。食○不○下○咽○。先○自○饑○疲○。與○猾○賊○追○逐○百○數○十○里○。鮮○不○病○乏○者○。貴○州○地○無○三○里○平○壤○。各○城○皆○陡○險○蟠○折○。即○不○出○城○門○。亦○日○走○險○路○十○里○十○數○里○。則○脚○力○練○定○。且○風○土○瘠○涼○。特○甚○。市○集○無○千○金○之○貨○。賓○朋○鮮○兼○味○之○筵○。茹○苦○食○窮○。安○之○有○素○耳○。目○之○官○。別○無○引○誘○。既○食○口○糧○。即○服○營○規○。心○目○中○只○有○本○管○之○將○官○。爲○尊○。惟○命○是○聽○。極○淳○樸○極○耐○勞○。習○險○此○其○兵○爲○可○用○也○。威○南○塘○募○兵○選○擇○之○法○。最○爲○詳○備○。而○大○旨○亦○不○外○此○。今○邊○境○鎮○將○之○營○。星○羅○棋○布○。而○鎮○城○中○左○前○後○各○營○。往○往○占○鎮○兵○之○半○。似○不○如○分○標○營○於○外○縣○。移○兵○額○於○路○營○。既○增○要○隘○之○防○維○。而○樸○魯○誠○實○之○人○。象○之○營○伍○。偶○有○征○調○。得○力○之○兵○自○多○矣○。

平原之中。弓箭疏通及遠。火銃亦可得力。故賊匪不輕離老林。蓋屋之役。齊王氏率賊匪數萬人。出山攻撲王提軍營。血戰竟日。子藥皆盡。賊用馬隊直衝而前。有山西千總崔燮者。奮勇領虎頭藤牌軍二百。踴躍出迎。賊馬驚竄。自相踐踏。大兵鼓噪繼之。賊匪敗退。次日額侯索倫馬隊至。盡銳衝殺。邊兵猛勇善射。一皆當百。賊死傷大半。逃遁入山。自是不敢輕窺平原。故勦賊之師。弓矢銃矛。藤牌均宜分隊練習。不可偏廢也。

賊匪之疲罷我師者。賊無輜重。急則翻山而逸。我軍有鑼鍋帳房。必繞山溝而行。翻山不過數十里。而繞山取道則二三百里。軍至而賊已遠颺。此所以難于剪除也。經畧參贊楊提軍賽將軍諸公。於追賊緊急時。輒亦屏去鑼鍋帳房。蹣踪追捕於崎嶇之處。徒步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

追敵之難。固限於地險。亦多由軍糧之不能接濟。賊匪隨刦隨食。不須持糧。官軍不能也。賊軍日走百數十里。官軍亦日追百數十里。而負糧夫馬。日祇能行數十里。往往兵行一日。糧逾二三日始達。乾糧難以多攜。不能不停候也。供運之方。當於要路各寨預爲儲備。蓋當官兵臨境之際。必賊匪滋擾之時。設法供運。亦防賊匪截奪。至于供運之人。則用家丁不如用差役。用差役不如用紳士。家丁入山。行李先自累墜。路徑不熟。聞賊膽怯。往往運糧不到。浮開運腳使費。差役則路徑熟悉。兼恐誤差責懲。而人夫不受約束。是以亦難得力。紳士則居住寨堡之中。其心急欲官兵殺賊。地方甯靜。事關切己。辦理較實心也。地方官於寄糧寨堡。擇紳士耆民謹厚可倚者。先給運營銀兩。屬其官兵一至。便行轉運。其子弟親貫。共顧顏面。相助運送。決不敢誤。此在地方司牧平日官民一氣。有以作其趨事赴公之誼耳。

偵探不明。便至誤事。而探卒最難得其人。往往於中途逗留數日。回則糊塗捏報。若團練既行。於各邑沿邊寨

總各給木戳。凡探在本境者。其探票內必要取寨總戳記。如至鄰省鄰邑者。飭令于所到營縣稟請於票內加印。甯可優給口糧。而其票無戳印者。必加重懲。庶可杜道聽塗說之弊矣。

三省山內邊防論七 兵制

嚴如煜

因山成寨。併村爲堡。固保聚百姓。不至蹂躪之要策。而山內營汛。亦有宜籌捍衛者。凡設營汛之地。必地當要隘。爲我之所必守。賊之所必經。但營汛既立。卽當衛此營汛。崇山峻嶺之中。安一外委把總。官兵數十名。而平時寄住集場。無駐憩之房舍。有事分伏徑路。無把扼之壁壘。置之散地。一夫夜呼。惶惶四竄。則安用設此弁兵。爲卽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自必有可當之關。而後可用此當關之一夫。如有險不守。則與無險同。惟是山內必守必爭之地多。營汛到處安設。經費有常。詎能俱安城堡。卽建城堡。亦恐兵少不能守禦。惟仿苗疆建碉卡。扼要之法。而行之。實可以逸待勞。以少禦多。凡往來要路。有地勢偏仄。嶽崎不能方軌。並騎者。則扼設二三碉樓。作品字形。或連珠形。子藥米薪。皆貯碉中。賊自不敢徑越。其汛地稍平。或山中小場集。則用碉堡法。以安居兵民。其碉與守卡四面封砌者不同。就堡牆中作碉。碉向外三面凸出。在內一面空之。碉高三層。上覆以瓦。上中兩層作樓。層砌銃眼。礮眼。均內狹外寬。下層以護堡根。中上二層迎敵。每碉相隔五六十丈。令左碉與右碉銃礮接連得及。堡築土基厚四五尺。高一丈七八尺。不須排垛女牆。門卽設二碉間。計二百一二十丈之牆。共作四碉。每碉用十人守之。寢食其中。是二百餘丈之堡。只須守以四十人。而百姓卽可安居。堡內其地勢寬者。添作五六碉。地勢窄者。少作一碉。相地勢以建設。大小屬長。均無不宜。單碉石砌更善。堡碉可用甞磚。磚每塊長一尺。寬五寸。厚二寸。砌四進。連灰計厚二尺有餘。高一百層。連灰計二丈有餘。三面各寬一丈二尺。用磚一萬

三千塊。灰之斤數與磚埒。山內薪柴近便。計一礪工價百數十金。要卡用單礪。要汎用礪。堡民間之作寨堡者。亦令仿之。處處銅城鐵壁矣。

邊地兵餉。有宜變通者。往時山內人少。糧食絕賤。米每石不過價銀一兩。包穀雜糧。每石只四五百錢。是以糧餉盡給銀兩。不給本色。原爲便兵。數十年來。山內流徙人多。戶口殷繁。加之軍興以後。連歲荒旱。包穀每石至七八兩。卽收成之歲。米每石亦需二三兩以外。包穀亦需二兩上下。其舊兵在營日久者。薄有田產。或兼營生理。尚可勉強支持。新兵於餉銀外。別無津墊。生計更難。爲各營籌者。每人按月發給本色兵米三斗。餘銀仍爲鹽菜。不至糴貴受累。自當漸次安靖。

武侯經略中原。屢從隴道出師。特以自隴出秦。路稍平夷。可用車運。然隴西之糧。不能專供軍食。從漢川至隴。迂迴數百里。非可車運。宜其以糧運不濟。使己志不伸爲恨也。其後由褒谷出斜谷。用節制之師。兵差少。路稍近矣。然出臨大敵。兵雖少。必以十萬。廝役亦二三萬。計日食米一千二百石。自褒至斜六百里。分作六日程。人夫挑負。固爲無濟。卽健騾馱載。無雨雪阻。往返需十二日。騾負米一石。自食料三斗。千騾供一日之食。一萬二千騾。日運無休歇。軍糧始能接濟。以萬餘騾加夫役弁兵數千人。日往來崎嶇山路。其勞費可勝言哉。卽渭南原上。民兵雜耕之事。亦有難者。原寬廣不踰百里。種麥幾何。旣濟民食。豈能多贏餘以供軍糧。則亦不能大有裨益。因思武侯運糧。有木牛流馬之制。褒中棧道棧閣。用趙雲王平輩忠謹慎密良將專司之。其意固有在也。近日本商所作溜子。長者二百餘里。有棧道遺意。溜子成而巨木大檣千舢者。一人挽之。而走棧道。成一夫卽可挽米四五石。棧閣爲辟風雨憩息之所。牛馬則載糧糗之器。上脊穹窿以覆。中腹空洞以載。下安小四輪作

腳以防倚側。溜子遇地勢低斜。放木人騎木而下。快於走馬。其亦流馬之意歟。溜子乘山溝作之。棧道亦必緣溪河以進。常至襄城雞頭關下石門之旁。見西岸石壁鑿有方孔。隔丈許。卽鑿一石孔。必當日作棧安枕木之窟。棧道用順木與溜子同。不能中窪。兩旁作低欄檻。制牛馬旁逸。遇小山搬運過之。進溝仍作棧。自襄至斜。可作棧者五百數十里。關中自三國董卓李淮之亂。山內荒蕪三四十餘年。溪河兩岸樹木蒙密。取木作棧。無大勞費。武侯籌計便運者在棧道。木牛流馬不過以炫敵人耳目。精意靈機。通乎鬼神。東坡曰。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習訣。至人本妙悟。後世徒妄說。不第八陣圖也。

規畫南巴棚民論道光元年

陝安兵備道嚴如煜

陝西由略陽鳳縣迤邐而東。經寶雞郿縣盩厔洋縣甯陝孝義鎮安山陽洵陽。至湖北鄖西上津。中間高陵深谷。千支萬派。統謂之南山老林。由甯羌褒城迤邐而東。經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甯開縣奉節巫山定遠紫陽。安康平利。至湖北之二竹房縣興山保康。中間高陵深谷。千支萬派。統謂之巴山老林。多良材。產鐵礦。竹可紙。木生耳草。食宜包穀蕎麥。不當徭納糧。但給地主數貲。即可賃種數溝數嶺。故川楚粵黔安徽無業之民。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依親傍友。墾荒種地。架數椽棲身。地薄不收。則徙去。統謂之棚民。種地之外。多資木廬。鹽井鐵廠紙煤各廠傭工爲生。蓋國家承平日久。生齒繁盛。留此奧區。助聖仁養活無數生靈者也。人聚既多。則良莠莫辨。不安本分者。時有攘竊之行。而各廠必年穀豐登。糧價平賤。則匠作得以多雇。一遇旱澇。糧食昂貴。廠商停工。則傭作無資以生。一二奸民倡之。以喫大戶爲名。而景附者多矣。山內州縣地瘠賦輕。大者周圍一二千里。小亦常五六百里。地方遼濶。令尉固耳目難周。營汛亦晨星落落。遇地方失事。數日開報。數

日至失事處所。常遠颺不可追捕。故居恆互相隱諱。浸淫釀成大案。迨以疏防參劾。事已無濟。且省各有界。犬牙相錯。不能越境而謀。勤能之吏。亦只自固其圉。各邊微距會城。遠者二三千里。近者千數百里。不請命則專。請命則緩。不及待。況事連兩省。大府咨商往返。動需數月。故爲南巴山內區畫。遠猷不在添兵。將以防制之。而在設文員。以安之。不在卽一隅而專謀之。必當合三省而共謀之。兵於稽捕外。他無所事。且只能捕已爲盜之民。以申其懲創。不能化未爲盜之民。使安於耕鑿。惟地方官就現墾之戶。編以里甲。教之保聚。鋤其強梗。訓其俊秀。得人則盜可爲民。其中有一邑可分作兩三邑者。有數邑畸零之地。可共成一邑者。相度地勢。總以稽查能周。風教能及爲主。多設撫民同知通判。倍置民壯。與兵丁一體訓練。品秩差尊。事權亦重。遇小事件。竟可領民壯追捕。同城武官。一都司守備足矣。山中民不知詩書。而人性皆善。教匪得以喫齋念經眩之。每設一廳縣。卽無考試事。必須復設學官。宣講聖諭。兼司義館訓課之事。擇南巴適中之地。做明原傑故事。暫設憲臣總理。秦分漢中。興安商州之半。蜀分夔州。大江以東。綏定之北。川北之巴。太南通。楚分鄖陽。一切老林地。貴以經理。駐節當在興安。興安距夔州千餘里。距巴太六七百里。距鄖陽七百里。附近鎮道。聽其節制。酌移各鎮。可裁營。改作標兵。兵無須添。至所設城垣。磚土工費。山中陰雨。多易傾圯。宜壘石作牆。或專砌磚作砌。城雖薄而必堅。至近老林之地。環巨木作木城。亦可數十年。通計分廳縣十數處。節省一切經費。作十分算。合秦蜀楚通籌之區。畫尙易。不須上糜國帑。山內添廳縣以分治。則幽滯宜達。設憲官以總理。則血脈流暢。易流徙。爲土著化邪。囑爲良民。假之事權。寬以歲月。永慶謐安矣。夫邊徼地非肥沃。然居天下之腹心。出南山則爲三輔。豫西出巴山則至荊襄。豫南川西。國家無四夷外國之虞。而思患預防。無急要于此者。

川陝楚老林情形疏 道光元年

給事中卓秉恬

竊惟普天同化。雖犬牙相錯之地。原無畛域之分。而無業貧民。當烏合成羣之時。每多嘯聚之患。此川陝楚之老林。不可不早爲區畫。而棚民不可不妥爲撫綏者也。蓋由陝西之略陽鳳縣迤邐而東。經寶雞郿縣盩厔洋縣甯陝孝義鎮安山陽洵陽。至湖北之鄖西。中間高山深谷。千支萬派。統謂之南山老林。由陝西之甯羌褒城迤邐而東。經四川之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甯開縣奉節巫山。陝西之紫陽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竹谿房縣興山保康。中間高山深谷。千巒萬壑。統謂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其地遼濶。其所產鐵礦竹箒木耳石筍。其所宜包穀蕎麥燕麥。而山川險阻。地土磽瘠。故徭糧極微。客民給地主錢數千。即可租種數溝數嶺。江廣黔楚川陝之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依親傍友。墾荒種地。架數椽棲身。歲薄不收則徙去。斯謂之棚民。其種地之外。多資木廂鹽井鐵廠紙廠煤廠傭工爲生。此皆仰賴

聖天子育養黎庶。而地不愛寶者也。顧人聚既多。則良莠莫辨。不安本分者。時有攘竊之行。必年穀豐登。糧價平賤。各處傭工。庶幾尙有生計。倘遇旱潦之時。糧價昂貴。則傭作無資。一二奸民倡之。以喫大戶爲名。而蟻附蜂起。無所畏忌。山內州縣。大者週圍一二千里。小亦常五六百里。地方遼闊。耳目難周。遇有事。必數日間報。數日始至其處。非糾結爲匪。難以輕動。卽剿竊遠颺。莫可追捕。故居恆互相隱諱。浸假而成大案。迨以疏防參劾。事已無濟。且省各有界。賊或踰境而免。官難越境而謀。各處距會城。遠者二三千里。近者千數百里。不請命則專。請命則緩。不及事。況事連三省。大吏咨商往返。州縣奉飭。恆在數月後。臣愚謂老林區畫之策。不能卽一隅而專謀之。必當合三省而共議之。似須于扼要之地。專設大員。控制如現在福建之臺灣。廣東之雷瓊。皆專設守道。又如湖南之鳳凰永綏等廳。則以辰沅

永靖道駐紮其地。專理苗疆。雖棚民之性情與苗疆不同。而老林之險隘。實要害所在。查現在有苗地方。既以土司土目撫綏于下。又以府廳州縣統治于上。而又設道員大吏鎮壓之。至棚民于各縣山險之地。或聚或散。或徙或居。若鳥獸之無羈縛者。雖陝西之陝安道。四川之川東道。湖北之安襄鄖荊道。未嘗不分轄其地。而任分則事難專。一界分則官得推諉。查鄖陽地方。明季曾設撫治大員。嗣經裁撤。想彼時人煙稀少。因時制宜。而然。今我國家休養生息。垂二百年。生齒日以繁。荒蕪日以闢。故凡有山厥。可以營生之處。勢難禁其聚集。若不安爲措置。必致日久生事。此既非綏靖地方之策。亦非字養生民之道。況卽鄖陽一府。而論幅輳之廣。幾與安徽一省埒。今僅設六縣以治之。惟恐有鞭長莫及之慮。鄖陽如此。而川陝有老林內之州縣。亦可概見。伏祈敕下三省督撫。確勘情形。詳核時勢。應如何變通之處。會同區畫妥善辦理。庶老林皆樂土。而棚民悉安業矣。

此疏卽據規畫南巴棚民論而入告者。後半大同小異。語亦條暢。因並存之。

老林說 三省邊防備覽

嚴如煜

林無所謂老也。古木幽篁。叢生懸巖峭壁。林旁地氣高寒。苦蕎洋芋。亦不生長。窮民用力開伐。不能得種植之利。則木得以地之無用。長其天年。柴廠木廠。開設萬山之中。飛車填塹。工本不貲。然必溯谷尙有出路。乘山水大發。始可運放。如疊巘重岡。四面無可通之路。則雖有美材。亦聽其老於空谷而已。滇黔兩粵。隴蜀之邊。何處無老林。而楚之鄖竹。蜀之江北。秦之西鳳。漢興。特爲著名者。則以地近中原。有此鬱鬱蒼蒼。蒙密幽邃。足以藏垢納污。伏莽之奸。依爲巢窟。追捕爲艱。故老林在內地。而竟似邊荒也。三省老林。就其最深廣者而言。楚則二

竹與房巴歸環繞數百里也。蜀則太平東鄉開縣大寧環繞數百里也。秦則寶郡留屋甯陝孝義洋縣環繞數百里。蜀秦邊界則巴山界嶺綿長數百里也。林之患初無輕重而人心有緩急者則因地之遠近而分。秦省出會城五十里入子午峪林近者在一二百里之中。西安鳳翔漢中興安州縣環列南山左右者二三十處。官民心目中皆有老林。故防範最切。蜀之通南距會城七八百里。太平大甯則在千數百里外。然通南密邇棧道雲幘往來談及老林尚怵然於心。至房竹之在楚距會城二千里地勢偏在一隅非獨官鮮親莅即談之者亦少矣。然往時所載荆襄流民其爲楚北患者往往以興房二竹爲負嵎之區。即教匪擾亂亦以襄鄧平原不能藏匿而竄伏於房竹招其黨與養成氣勢因以蔓延於夔巴毒流於南山至數年而不解則楚之老林其患固不後於秦蜀也。慮遺於在遠而患生於所忽老林之在三省其明徵矣。鑑前愆後通三省而籌之爲曲突徙薪之計建久安長治之謀則謂爲三省共圖其安也可謂爲本境各安其圉也可。

守險分治永靖交山議山西通志

趙吉士

聞治民猶治田也。治田者不去其蠹賊則雖終歲勤劬而其田必荒。去盜猶去癰也。去癰者不消之未形則雖或萬金良藥而其癰必潰。晉省全疆環互恒霍太行之麓地少山多而交城靜樂一帶叢峯邃谷尤盜賊嘯聚之藪。自古至今久居橫行而未能絕其根株者蓋有故矣。卑職令交四載招撫者二踏荒者一曾深入窮山數百里相其險阻察其情形又時召民之老於山中者細心訪問繪成圖勢後屢據各處計緝擒捕究問其出入乃知此山實天生賊窟此山之安與亂非特一郡一邑之利與害也。夫神京以晉省爲右臂晉省以太原爲腹心而交靜諸山逼處太原右腋南起交城文水汾陽西極黃河北踰偏老甯朔盤互千餘里其中若神師羊腸

孝文呂梁劉王暉管涔蘆芽離石石峽鹿徑兩嶺周洪諸山。皆前古所稱名區天險。是趙武靈王關之以爲強。劉淵都之以定霸者也。歷考前代交境西北。常列爲雄鎮。宿以重兵。唐於崑崙置崑崙軍。於蘆峪口立盧川縣。宋於靜樂置靜樂軍。於樓煩鎮立金縣。於嵐縣立節度使。金亦於嵐縣立節度使。元於靜樂置河北都元帥府。又於交城西冶村置大通鐵冶監。設都提舉司鐵冶所巡檢。明初靜樂兩嶺關。婆娑嶺隘。皆以太原左衛兵分屯守險。崇禎三年。特建營房於靜安堡。設一守備。屯兵五百。以鎮西北兩山。夫自唐至明。往往加意於此數百里之內者。豈非以偏頭鴈門之險。尙在門庭。而此地之險。近在堂戶耶。今環境既無有往者。建軍置帥立縣設險之道。內之靜安堡。又無重兵彈壓其間。僅一把總防兵百數。復退而駐於隔縣之文水開棚。除分戍擺站傳報外。實在官兵與弁相依爲命者。二十餘人而已。夫險固之地。雖數十里。猶足容賊。况列嶂連雲。莫知紀極。而以五里孤城。僻處東南一隅。遙制此數百里天險不毛之地。竊恐壘遂有所難言。撫而虞詡有所難言。剿者也。蓋交山之盜。與他境異。他境之盜。非起於荒亂。必迫於罪死。非發於土著。必聚於流移。獨交山之盜。無所不有。時而放羊牧馬。民也。時而揭竿制梃。盜也。時而散處峒壑。民也。時而千百成羣。又盜也。言撫則陽順而陰逆。言剿則此散而彼聚。且村民土戍。非其親戚。卽其交知。官府動靜。朝發夕聞。兵少則不敢深入。兵多則不能久駐。其逆也無迹。其合也不測。旋滅旋興。旋衰旋盛。是豈生而好亂。人盡賊哉。地勢使然也。且非獨此也。小寇不萌。大寇不興。交靜諸山。旣雄峻四越。其民又生長崖谷。勇捷輕生。自米家溝惠家莊鍾家溝上下橫嶺數處。習鳥鎗打鳥獸爲生活者。約二千七百有奇。推之全境可知。又靜樂石峽南北。多產良馬。卽左傳所載晉屈地也。脫或有變。精兵突騎。不待外求。國家一統海內。垂三十載。復屢值年豐。而負嵎伏莽。終未革而設。遇一日饑荒。或

四方小警。竊恐羣山響應。出山陽。則蹂躪及於平汾。越兩嶺。則太原震驚。而西北之道不通。據管涔鹿徑。則宣
大河保隔。而爲二。而偏頭甯武。直拊其背。而扼其吭。即如往者大同姜逆之變。相去尙八百餘里。而山盜萬餘
首破交城。招引僞劉都督等。遂統領步騎踰山南下。越忻州。經靜樂。連破汾州文水清源徐溝太谷數城。後蒙
親王督大兵至晉祠。羣賊始散。歸匿故巢。然則賊氛之不靖。實因於交靜諸山之險。而諸山之險。顧不爲朝廷
有。而爲盜賊有者。實因於兵備之太少。而立治之太偏也。卑職深求其故。爲策有二。一曰盜扼險而我備之疏。
交東南境近縣治。與平原接。無足憂。其西北與臨嵐永甯界。其山若孝文呂梁劉王暉皆絕險。凡臨嵐永甯等
盜皆由此出沒。而東西兩葫蘆承其衝。右西峪左渾峪二水夾之。此守險者必據之地也。東北與靜樂陽曲界。
其山若神師羊腸交山皆絕險。凡忻州靜樂陽曲盜皆由此出入。而河北古交村當其奧。左汾右孔二河夾之。
此亦守險者必據之地也。至於外接縣治。內接兩葫蘆。則靜安堡實居中遙應之地。其先廢棄。卑職具文詳請
捐資修築。今縱未能如明時屯兵五百。終當益兵二百。合見屯開柵百名。共成三百。進駐靜安堡。而分兵巡守
於河北古交惠家莊鍾家溝橫嶺遼家嶺等處。於以鎮土著而靜流移。可無意外之虞矣。然而兵數換則勞。且
與地利不相諳。久駐則兵與民狎。兵之黠者。既不難養盜以殃民。而民之黠者。又且將勾兵而爲盜。卑職移汎
換兵一詳。業荷憲允。咨部一年一換。誠未雨綢繆至計也。一曰地遼闊而官難爲治。隨開皇中始建縣治於汾
孔二河之交。因名交城。卽今古交村也。去今治直北百里。較之四履頗爲得中。自唐時移治於山南卻波驛。去
舊治太遠。復於古交之盧峪口。分立盧川縣。旋立復廢。今統計本縣四境之所及。自縣城而南不過十里。東不
過二十里。而東北則二百里。西北則二百二十里。且綿延連接。極河踰塞。而不知所盡。無論鞭長不及。盜賊易

生。即使太平無事。納糧聽理。民亦苦之。竊計交邑。地雖巖險。然民寡賦薄。一令一尉。亦足以就理。況古交舊治。實形勝不可棄。莫若分移縣丞。立署於古交廢址。凡山中詞訟稅糧。使皆得就近聽斷。徵比山民。既無踰越之苦。而縣令亦無耳目難周之患。汎兵往來其地。亦不敢恣肆以虐民。而民亦且積漸馴擾。因消其桀獍。亂之心。境內之盜不生。他境之盜亦無由而入。所謂不用剿不用撫。實則兼剿與撫而持之於無窮。計無善於此者矣。然猶有慮者。兵以衛民。而山中之民。實不利於有兵。兵以除盜。而民在山中。實無惡於有盜。民既不惡盜。而又無利於有兵。少有阻。恬激而生亂。是所憂又不在賊。而反在兵也。把總職微權小。既不能節制官兵。又何以制服山賊。非復設守備一員。不足以資彈壓。誠如所請。良民無騷擾之憂。奸宄無鋌走之慮。戍兵調換之日。正山寨木落遁跡無所之候。乘機掩緝。凡屢叛屢服有名賊首。不過二十人。何難束縛請梟。懸首兩山。使歷年負固山頑。皆知朝廷之法制。從此根株永絕矣。此長治久安之計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三目錄

兵政十四海防上

防海

天下沿海形勢錄

吳中江海形勢

海師

潮州海防圖

外番借地互市

海防總論擬藁

日本貢市入寇始末擬藁

洋防輯要序

沿海團練說

沿海碉堡說

論南洋事宜書

論開海禁疏

水師條議

李光地

陳倫炯

郭起元

顧炎武

藍鼎元

趙翼

姜宸英

姜宸英

嚴如煜

嚴如煜

嚴如煜

藍鼎元

施琅

徐旭旦

鳥船志略

復福甯鎮周總兵善長書

籌畫速修戰船疏

操練水師疏

教習水師疏

福建水師積習疏

陳兵弁知有懲勸疏

請設浙洋玉環山官兵

澳門圖說

論澳門形勢狀

上廣督論制馭澳夷狀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南澳氣

記在昭

張泓

倪蛻

高其倬

高其倬

石霖倬

毛文銓

高其倬

李衛

張甄陶

張甄陶

張甄陶

阮元

陳倫炯

阮元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三

兵政十四 海防上

善化賀長齡輯庚輯

防海

李光坡

言險者莫如水。海尤水之不測者也。蓋巨浸稽天。既不可以里道計。而奸宄駕舟重洋。渺如浮漚之著水。又不可以追程及。所以古來環海攻守。其法甚備。只可以紀一時之宜。終難據爲長策。竊嘗考籌海之篇。有慎設其守。焉有探止泊而遏之。焉有度要需而絕之。焉三者行。則小醜不難靖也。夫奸船雖往來海中。然非處處皆可登岸。必有泊舟下碇之所。然後奸船可止。奸民可出。宜嚴檄沿海帥將。追尋前朝湯和所築自登萊至浙五十九城。周德興所築福建海上十六城故址。擇其要害。量置兵守。詰其出入。捕其奸細。使之孤危無黨。所謂慎設其守者。此也。俞大猷曰。沿海安壘。可避四面颶風者二十三處。可避兩面颶風者一十八處。然則奸船雖慙不畏死。而疾風怒濤。亦必擇善地面停泊焉。豈能揚帆鼓柁。常出洋外。宜飭邊海巡徼舟將。不必以擒賊爲功。惟密偵其巢穴。卽以大師搗之。自然可絕。此探止泊而遏之之謂也。奸船必資料糧。伺掠米商。能得幾何。所恃漁舟陰載內米。與之交通。且日需淡水。必須登陸汲取。按程計處。皆有常所。當責成督撫嚴檄濱海州縣。凡探捕漁舟。只許單桅平底。朝出暮歸。不許造雙桅尖底。經月不返。凡海船取水井泉之處。可湮者則湮之。不可湮者。令土著之民。十家輪守。設兵專汛。嚴立條格。犯者抵死。此前朝名將俞大猷鄧鍾所反覆丁寧以爲此二事實心行之。可以千古永絕海患。然則度要需而絕之。又是三事之最要也。

天下沿海形勢錄

陳倫炯

天下沿海形勢。從京師天津東向遼海。鍬山黃城皮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關甯遠蓋平復州金州旅順口鴨綠江而抵高麗。右袤東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蒲臺壽光海倉口登州而至廟島成山衛。登州與旅順口南北隔海對峙。東懸皮島。西匝兩京。登萊是爲遼海。登州一郡。陡出東海。盡於成山衛。海舶往盛京天津者。以成山爲標準也。成山衛轉西南則靖海大嵩萊陽鼇山靈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海州而下。廟灣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沙泥入海則沉實。支條縷結。東向紆長。潮滿則沒。潮汐或淺或沉。名曰五條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擱無礙。圓船則底圓。加以龍骨三段。架接高昂。擱沙播浪。立見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無藩扞。屏山以緩水勢。東向澎湃。故潮沙之流。比他省爲最急。若乏西風開避。則舟隨溜擱。靡不爲壞。是以海舶往山東兩京。必從鼇山對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是以登萊淮海稍寬。海防者職由五條沙爲之保障也。廟灣南自如皋通州而至洋子江口。內狼山外崇明。鎖鑰長江。沙坡急潮。其槩相似。而崇明上鎖長江。下扼吳淞。東有洋山馬蹟花腦陳錢諸山。接連浙之甯波定海外島。而嘉興之乍浦。錢塘之鹽子。餘姚之後海。甯波之鎮海。雖沿海相聯要疆。但外有定海爲之扞衛。實內海之堂奧也。惟乍浦一處。濱於大海。東達漁山。北達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山劍山。外則汪洋。言海防者當留意焉。江浙外海以馬蹟山爲界。山北屬江山。南屬浙。而陳錢外在東北。俗呼盡山。山大澳廣。可泊舟百餘艘。山產水仙。海產淡菜海鹽。賊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師更當加意於此。南之海島。山衢山岱山而至定海。東南由劍山長塗而至普陀。普陀直東之外。出洛迦門有東霍山。夏月賊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船回棹。且與盡山南北爲掎角。山脚水深。非加長棹。不足以寄。普陀之南。自崎頭至昌國衛。接聯內地。外有韭山弔邦。亦賊舟寄

泊之所。此皆甯波郡屬。白甯波台州黃巖沿海而下。內有佛頭桃渚松門楚門。外有茶盤牛頭積穀殼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賊艘出沒經由之區。南接樂清溫州瑞安金鄉蒲門。此溫屬之內海。樂清東峙玉環。外有三盤鳳凰北岬南岬。而至北關。以及閩海接界之南關。實溫台內外海。逕寄泊樵汲之區。不可忽也。閩之海內自沙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北交定海五虎。而至閩安。外自南關大嶼小嶼。閩山芙蓉北竿塘南竿塘東永。而至白犬。爲福甯福州外護左翼之藩籬。南自長樂之梅花鎮。東萬安爲右臂。外自磁澳而至草嶼。中隔石牌洋。外環海壇大島。閩安雖爲閩省水口咽喉。海壇實爲閩省右翼之扼要也。由福清之萬安南視平海。內虛海套。是爲興化。外有南口湄洲。再外烏坵海壇。所當留意者。東北有東永。東南有烏坵。猶浙之南岬北岬。積穀弔邦。韭山東霍衢山。江之馬蹟盡山是也。泉州北則崇武獺窟。南則祥芝永甯。左右拱抱。內藏郡治。下接金廈二島。以達漳州。金爲泉郡之下臂。廈爲漳郡之咽喉。漳自太武而南。鎮海六龜古雷銅山懸鍾。在在可以寄泊。而至南澳。以分閩粵。泉漳之東。外有澎湖島三十有六。而要在媽宮西嶼頭北港八罩四澳。北風可以泊舟。若南風。不但有山有嶼。可以寄泊。而平風靜浪。黑溝白洋。皆可暫寄。以俟潮流。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迴。北之吉貝。沉礁一線。直生東北。一目未了。內皆暗礁布滿。僅存一港。蜿蜒非熟習深諳者。不敢棹至。南有大嶼。花嶼貓嶼。北風不可寄泊。南風時宜巡緝。澎湖之東。則爲臺灣。北自雞籠山對峙福州之白犬洋。南自沙馬崎對峙漳之銅山。延綿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百里。西東穿山至海。約四五百里。崇山疊嶺。野番類聚。建一郡。分四縣。山川形勢。生熟番性。蜂窠蟻穴。誌考備載。郡治南抱七崑身。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隙。皆西護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

門與雞籠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大船不能出入。僅平底之艍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堪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疆。南澳東懸海島。扞衛漳之詔安潮之黃岡澄海。乃閩粵海洋適中之要隘。外有小島三。爲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爲三澎。南風賊艘經由暫寄之所。內自黃岡大澳。而至澄海放鷄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爲潮郡賊艘出沒之區。晨遠揚於外洋。以伺涼夜。西向於島澳。以偷泊。而海賊之尤甚者。多潮產也。赤澳一洋。自甲子門南至淺澳田尾遮浪汕尾。門港大星平海。雖屬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居中碣石立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香爐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沱溜。福建頭大嶼山小嶼山伶仃山旗巔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不但艍船海舶。此處可以伺劫。而內河槳船櫓船漁舟。皆可出海。羣聚剽掠。粵海之藏垢納污者。莫此爲甚。廣省左扞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爲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其域澳門外防番舶。與虎門爲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外出十字門而至魯萬。此洋艘番舶來往經由之標準。下接岸門三竈大金小金烏豬上川下川。咸船澳馬鞍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高郡之電白。外有大小放鷄。吳川外有礪州。下鄰雷州白鶴錦囊。南至海安。自放鷄而南。至於海安。中懸礪州暗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諳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遂溪海康徐聞向南。輟出四百餘里。而至海安。三面濱海。幅闊百里。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繞西北至合浦欽州防城。而及交趾之江平萬甯州。延長一千七百里。故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風。上宜北風。自廉之冠頭嶺而東。白龍調準州江永安山口烏兔處處沉沙。難以名載。自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逕。逕逕相通。逕者島門也。通者

水道也。以其島嶼縣雜。而水道皆通。廉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爲限。而又產明珠。不入於交趾。是以亭建海角。於廉天涯。於欽瓊州。屹立海中。地從海安。渡脈南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瓊山文昌樂會陵水感恩臨高定安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熟黎。而熟黎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指嶺。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周圍陸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州五百五十五里。高州東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里。自海口港之東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門港。樂會之新潭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沿海。惟澄邁之馬鼻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灣泊船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沉沙。行舟實爲艱險。內山生黎。風瘴殊甚。吾人可住熟黎。而不可住生黎。生黎可住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熟黎夾介其間。以水土習宜故也。此亦海外稍次之臺。濠惜乎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雖產楠沉。香等於廣南。甲於諸番。究非臺灣沃野千里所可比擬也。

吳中江海形勢說

郭起元

閩浙濱海多山。有險可扼。易防也。江南地多平衍。海艘闖入。到處可逞其侵軼。自古孫恩盧循之難。豕蛇奔突。皆由於偵探疏略。海有警。而江隨之動搖也。防汛之法。在先知由海入江之門戶。廖角營前。兩沙相對。海闊一百五十里。爲第一重。狼福兩山相對。海闊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江靖兩邑相對。江闊四十里。爲第三重。圖山永生洲相對。江闊十餘里。爲第四重。至京口瓜步。則在閩閩以內矣。海艘浮空擊汰而來。風濤無際。望見陳錢山。則喜陳錢者。海中之標也。航海者。東南望陳錢。東北望成山。至陳錢。則可進泊洋山矣。洋山者。形如箕。週圍百里。有嶼十八。可藏艘數百。海水鹵不可飲。惟山巔一泉清甘。寇艘必泊此汲水覘風。風從東北起。則由下八

馬蹟犯浙。流入蘇松。從正東起。則由茶山犯淮。揚流入常鎮。而發碇必于洋山。是山固江海之閘限也。然則防之之道。奈何。平時偵探。必至洋山。上下聯絡。一氣呼應。有警則先據此山。以待之。廖角營四處重重關頭。洪波巨浸中。而有金湯磐石之固。無他。其勢得也。方今澄波萬里。海外莫不享王然。未雨綢繆。有備無患。非守土者所當知哉。

海師日知錄

顧炎武

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古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遼。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瑄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水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潮州海防圖說

藍鼎元

潮郡東南皆海也。左控閩漳。右臨惠廣。春夏之交。南風盛發。揚帆北上。經閩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雷波上海。

然後窮盡山花島過黑水大洋。遊奕登萊關東天津間。不過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後。北風勁烈。順流南下。碣石大鵬香山厓山高雷瓊崖。三日可歷遍也。外則占城暹羅。一葦可杭。噶囉吧呂宋琉球。如在几席。東洋日本。不難扼其吭而擣其穴也。茫茫大海。無樊籬之限。守之有道。則萬里之金湯。防之偶疏。亦衆敵之門戶。洵洋洋乎雄藩也哉。全潮海疆。不過五百里。上自南澳。下迄甲子門。中間島嶼澳港。歷歷可數。柘林大城所居。南澳上游。有雞母澳。後澳。虎嶼。獅嶼。紅螺。雞冠。西澳。諸山。及橫山。青山。鹽漏。上里。諸砲臺。而閩之銅山。懸鐘。接界。明人防海。知設水寨于柘林。而不知南澳之不可棄。遷其民而墟其地。遂使倭奴紅彝。盤踞猖獗。吳平。林鳳。林道乾。許朝光。曾一本。先後盜兵。邊氓塗炭。萬厯年間。始設副總兵守之。國家鎮以元戎。遊魂永靖。蓋南澳爲閩廣上下要衝。阨塞險阻。外洋番舶。必經之途。內洋盜賊。必爭之地。去雷。明。欽。固。彰。彰。若此也。南澳四面大洋。周廻三百里。分隆。深。雲。青。四澳。雲。青。屬。閩。詔。安。治。之。隆。深。屬。粵。饒。平。治。之。左右兩營。分守各疆。亦以福。廣。名。青。澳。在。東。濤。流。險。惡。無。泊。舟。善。地。雲。澳。在。南。近。岸。皆。沙。水。淺。風。飛。巨。艦。亦。難。停。頓。是。以。左。營。舟。師。必。分。深。澳。駐。泊。以。深。澳。鎮。城。所。在。元。戎。旌。節。之。區。也。深。澳。面。北。半。倚。山。阿。外。險。內。寬。千。舟。可。聚。若。北。風。狂。發。則。不。如。隆。澳。之。安。隆。澳。在。西。南。南。疆。驟。起。則。又。宜。于。深。澳。深。澳。之。口。爲。青。嶼。爲。蠟。嶼。青。嶼。石。峰。奇。兀。有。海。濶。天。空。四。字。古。蹟。蠟。嶼。砲。臺。有。兵。防。守。與。長。山。尾。汎。皆。捍。門。要。地。也。黃。岡。之。南。爲。大。澳。爲。獅。頭。爲。鴻。門。爲。信。洲。爲。柏。洲。爲。井。洲。南。澳。西。北。四。十。里。爲。海。山。海。山。雙。峙。汪。洋。中。與。南。澳。黃。岡。相。犄。角。溪。南。防。汎。爲。東。石。溪。北。防。汎。爲。浮。礮。各。港。洋。面。鎖。鑰。固。焉。下。此。爲。侍。郎。嶼。爲。三。嶼。爲。五。嶼。水。際。卷。石。曄。然。小。星。賊。艘。偶。衝。亦。有。不。攻。自。破。之。妙。澄。海。洋。中。爲。大。萊。蕪。小。萊。蕪。爲。放。雞。山。放。雞。屬。潮。陽。境。澄。海。協。弁。兵。守。之。過。此。爲。達。濠。亦。在。海。中。潮。陽。東。方。之。保。障。也。自。明。以。來。屢。爲。寇。壘。

康熙二十年設副將兩營屯劄。今改專汛守備。城池戰艦屹然稱雄。藩內則磊口河渡分南北兩門。外則放雞蓮澳廣澳砲臺羅列。其誰敢擾之。下此爲東嶼爲西嶼。西過龍潭鼻爲錢澳砲臺。則海門營出口之要害也。海門城據山臨海。有水師參將駐劄猷灣河背。兩岸砲臺皆在城下。爲潮陽東南保障。出口迤西爲靖海所。靖海有城有砲臺。屬惠來境。海門守備分守之。靖海而南以石碑澳爲要害。賊舟屢泊登岸剽掠。赤山鍋錫石井諸澳皆苦海氛。而神泉爲尤甚。神泉登岸十五里。則爲惠來縣南門。上下舟航皆入此港。爲惠邑第一要害。築城港口駐劄防兵。左右砲臺威武震疊。華清甲子作我屏翰。而海濱有長城之勢矣。甲子爲惠潮樞軸。有碣石水師專守。不容越俎代謀。潮屬海面如此而已。港澳雖多。沙礁暗阻。風濤不測。舸艦輒碎。非熟諳港道者弗敢輕入。商艘往來。不過旗嶺汕頭神泉甲子。他皆非所戀也。奸宄潛浮。雖不擇地。亦在附近島嶼。可以泊舟之所。不能日夜颺飄外洋。且其意在刦船。遠出安用。必有島澳可以棲身。乃能窺伺商艘之去來。必待風和浪靜。乃敢駕駛出洋。以行刦。好生惡死。盜賊所同。豈曰不如官兵之甚乎。官兵哨巡。但出稍遠。略觀港口。島澳雖有賊船。何處停泊。豈果必發矢開鎗。而有拒敵之患乎。大帥小弁。分哨會哨。非不耀武揚威。昂然身登戰艦。張大其事。名曰出師。乃南澳出師。不過長山尾。澄海出師。不過沙汕頭。達濠出師。不過河渡。海門出師。不過猷灣。碣嶺出師。不過甲子。天妃廟坐守數月。及瓜而還。罕有離岸十里。試出海面優游者。商船被刦。雖城下亦譖之外洋。雖營邊亦移之隣境。彼此互推。經年不倦。若其海菜魚蝦微利所在。戰勝攻取。如臨大敵。太平無事。習與性成。亦不足爲怪也。

聖主德威。無遠弗屆。海波不揚。陳藩肅清。居今日而談防海等之一幅西湖圖耳。然閑暇縹緲。聖人以爲知道。文武寅僚。同舟共濟。善相勸。過相規。協恭和衷之誼也。百爾君子。共勉旃哉。

外番借地互市

趙翼

海外諸番與中國市易。必欲得一屯駐之所。以便收泊。明初暹羅占城瓜哇琉球浣泥諸國。皆在廣州互市。正德中移於高州電白縣嘉靖中始移香山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卽今澳門也。佛郎機人因得混入其中。後佛郎機併呂宋滿刺加二國。勢力獨強。諸國人之在壕鏡者。皆畏之。遂爲其所專據。築城建寺焉。大西洋人來亦樂居此。故市易益廣。今番人皆立家室。長子孫。不下數千家。從無不軌之謀。蓋其志在市易取利。無別意也。然海外諸番不一。壕鏡所居。大約只數國之人。而他國不與焉。故往往各欲乞地以爲永業。如嘉靖中林道乾遁於臺灣。後去而荷蘭人卽據之。萬厯中荷蘭人又賄稅使高寀求築城於澎湖。都司沈有容往諭之。始去。其在臺灣者。亦爲鄭芝龍所逐。芝龍降後。荷蘭又據之。鄭成功又奪其地。本朝取臺灣後。始不復爲外番所佔。可見諸番互市。必欲得一屯泊之所也。近日英吉利國遣使入貢。乞於甯波之珠山及天津等處。僦地築室。永爲互市之地。皇上以廣東既有澳門。聽諸番屯泊。不得更設市於他處。所以防微銷萌者。至深遠矣。

海防總論擬議

姜宸英

國家混一區宇。聲教覃被。訖於無垠。唯是東南縮波而州者千餘里。一二狂孽。弄兵島嶼。烽煙時接。吳越間至。不得安枕而寢。皇帝御宇之十八載。神謀潛運。削平反側。從疆吏請。以次用兵於臺灣。樓船直指。繫組待命。厥角稽首。恐後。遂略定其地。天子乃按輿圖。置一府三縣。設之官府。綏戢之。易鱗介爲衣裳。於是依島之國。爲我邊界。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皇哉振古無前之偉烈。雖詩書所載。何以加茲。先是海寇鄭成功盤踞金門廈門間。尋奪臺灣居之。遊踪入犯。屢忽南北。軍吏苦於奔命。康熙初。廷議以爲徙民內地。寇無所掠。食勢將

自困。遂悉徙粵閩江浙山東鎮戍之在界外者。賊計果絀。降者接踵。二年立定界椿。連歲遣官巡閱邊海諸郡縣。八年有詔。稍展界縱民。得採捕近海。十三年成功子經乘閩叛。浚居漳泉。王師收閩寇遁。疆臣再修

邊備。而海壇金廈復置戍兵矣。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撫臣議處投誠之衆。奏請給還民界外田地。以無主者俾之耕種。且曰。方今海外要地。已設提督總兵大臣鎮守。是官兵在外。而投誠在內。計可萬全無慮。詔許之。

閩界始稍稍開復。二十三年五月克臺灣。十月兵部議請各省開界得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

可給民耕種。諸要地防守事宜。其擇大臣往視焉。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鑑都御史呀思哈往江南浙江。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往福建廣東。上面諭遣之。許以便宜設防守。事竣奏聞。世鑑等往會督撫巡視。遂

盡復所棄地與民。各就地險易。撥置戍兵。疏上報可。自是沿海內徙衛所巡司墩臺烽堠寨堡關隘。皆改設於

外。略如明初之制。民內有耕桑之樂。外有魚鹽之資。商舶交於四省。遍於占城暹羅真臘滿刺加浣泥荷蘭呂

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乃設權關四於廣東澳門。福建漳州府。浙江甯波府。江南雲臺山。置吏以蒞之。使泉貨

流通。則奸萌自息。此上策也。而諸番緩耳雕脚之倫。貫領橫褰之衆。莫不疊譯款貢。叩關蒲伏。請命下吏。凡藏

山隱谷。方物環寶。可效之珍。畢至闕下。輪積於內府。於是恩貸之詔日下。德澤汪濊。耄倪歡悅。喜見太平。

可謂極一時之盛。然而帆檣接於內地。則盜賊生心。互市通於外國。則狡焉思逞。此前代已事。始未嘗不警。誠

而後稍弛防。患輒中之。宜皇上之惓惓南顧。慮此至重也。始明太祖吳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

調兵戍海鹽海甯各州縣。洪武二年。命參政朱亮祖副平章廖永忠取廣東。遂命亮祖鎮守。建置衛所。七年詔

以靖海侯吳楨爲總兵。都督僉事於顯副之。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舟師出海巡哨。所統京衛及太倉杭

州溫台明福建漳泉廣東潮州諸衛官軍悉聽節制。事權專而責亦綦重矣。十七年起信國公湯和於家。使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和至浙。則建議北起乍浦。南迄浦門。縈迴二千里。設九衛築五十九城。及諸所巡司。民丁四調一爲戍兵。是年江夏侯周德興亦築福建海上十六城。置巡司四十有五。按籍練民兵十餘萬。戍並海衛。二十七年敕都督僉事商嵩巡視兩浙城隍。簡閱軍士。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時廣東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請徙廣屬通逃蠻戶爲兵。增設依山碣石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於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撥軍戍守。詔從之。而命傑董其役。故閩廣江浙一切海上阨阨城堡。傑德興和所建設爲多。蓋是時中國數被倭。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遂轉掠浙閩。自後南北並受其患。太祖深憂之。先後設衛所屯軍。所轄於衛。衛轄於都司。而總屬之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軍。凡五千五百有奇。各衛屯田軍率十分其七。守城三屯。種屯軍一人。賦田二十畝。而官征其什之一。軍屯錯列分墩而守。自粵抵遼。延袤八千五百餘里。烽火相望。而並海以南。迫近倭。故其戰守備尤密云。廣東瀕海之府八。其六府分爲三路。東路惠潮。接壤閩疆。商舶通番所必經也。左挾惠潮。右連高雷廉。而爲中路者廣州。倭寇衝突。莫甚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高雷廉西洋貢道之所從入也。守廣者以三路爲扼要。福建設水寨五。在漳州曰銅山。泉州曰浯嶼。興化曰南日山。福州曰小埕。福甯州曰烽火門。皆控制於海中。浙江立沈家門水寨。兩浙衛所戰艦協哨。南哨至玉環島沙北哨至馬蹟洋山。而歸重於舟山定海。江南之邊海在蘇松。松有海塘。而無海口。其要在金山衛爲之衝。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各設水兵堵禦。而崇明爲賊所必經地。故兩處皆設重兵鎮之。至狼福山與圖山三江相呼應。又爲南北海防第一門戶。

江北之戰。水陸兼用。登萊三營連絡。曰登州。曰文登。曰卽墨。其外島嶼環抱。迤邐以及遼陽。而金復海蓋旅順各衛。星羅碁布。足嚴守望。此其大凡也。自成宏後。迄嘉靖初。倭警寢息者五十餘年。邊備廢弛。衛所屯田。并兼豪右。軍戶亡耗。不復勾補。水寨移於海港。塹堡棄爲荆榛。哨船毀壞不修。而奸民逸囚。漁人蟹戶。咸伺隙思覷。句引山城失職之貢使。嘯聚稱王。騷然蠢動。一旦鋒突四起。武夫喪氣。抱首鼠竄。賊無亡矢折刃之歟。蹂躪徧於江南。城野蕭條。白骨填路矣。然後謀臣猛將。分道出鎮。增兵設屯。人人扼腕而談戰守。起壬子至癸亥。首尾十餘年。中國始得安息。此寢失祖制之故也。善乎總制胡宗憲之言曰。夫謂之海防者。則必宜防之於海。猶江防者。必防之於江。國初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百餘隻。更番出洋。哨守海外諸島。皆有烽臺。可泊後弛其令。列船港次。浙東於定海。浙西於乍浦。蘇州於吳淞江。及劉家河。夫乍浦灘塗淺闊。無所避風。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防海要地。故議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跡。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鼎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地陳錢諸島。久爲賊衝。三路之要。宜以總兵屯泊其地。每於風汛時。協軍巡哨。使不得越島深入。則內地可以安堵。總兵俞大猷。倭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經茶山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北風。必由下八山。陳錢清水馬鬚蒲團。丁興長途。衢山楊山。普陀馬墓等嶼。經過。然後北犯金陵。西南犯浙江。請於浙江共設樓船。船數百隻。分伏諸島。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遊兵。而遠遏之於大洋之外。議者多是之。或謂海棧經月。必有颶風。颶崖複礁。廉厲倅劍戟。不可下碇。癸丑。俞大猷圍王直於馬蹟。蛟龍驚砲起。幾致覆沒。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暴風雨大作。飄舟以萬計。是邀擊海上之難也。蓋倭從南來。晝行夜止。依山棲宿。始至必泊陳錢。次馬蹟。次大衢。次殿前。

洋山若驛傳然。可逆數知也。然海波無際。賊覘知諸山有備。東西南北何所不適。嘗聞海中長年云。避颶風者。舍山泊。泛大洋。多得全。逆知死地不避。寇知豈出其下哉。故必依此四山。嚴會哨。應援之令。潛師伺敵。發無不中。此與設官屯駐。顯示之標者。利害相去懸甚。右通政唐順之疏曰。臣竊觀崇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賊入寇之路。蔽吳淞江定海港口。國家設縣置衛者。以此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今宜於春汛時。用兵備數員。暫駐崇明舟山。而總兵以下。分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馬蹟而止。副使譚綸甚善其說。而謂陳錢馬蹟諸山在內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設守。蓋海戰之弊有四。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霾。咫尺難辨。一也。官有常汛。使賊預知趨避。二也。孤懸島中。難於聲援。三也。將士利於無人掩功。諱敗四也。昔江夏侯五水寨舊址。設在大洋。後人以應援不便。移其三於海岸。致寇以門庭之限。議者謂宜復如舊制。或謂復之不便。而信國經營浙海。棄下八山不守。謹置汛於沈家門。人卒便之。非江夏之先見。不逮信國。浙閩之勢異故也。然賊自五島開洋。諸山曠遠蕭條。無居人得採捕小民嚮道以來。近岸常無覺者。自嘉靖乙卯後。禦洋之法立。哨探嚴緊。官得預備。則籬籬之守。其法終不可廢。故必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於內洋。而不使近岸。斯策之最善者。初日本之犯中國。山東甯海成山諸衛。數被其毒。及嘉靖之亂。首犯福建。以及浙直。而延蔓於淮揚。獨山東竟未嘗被兵。何也。蓋明起南方。大兵所聚。北地置戍猶少。故寇時躡入。然東南猶不免焉。迨防守既密。南北少事。承平日久。士卒生長南方。風土脆弱。兼之衛所軍部衆不多。兵力散渙。而瀛渤之間。風氣堅悍如故。寇來獲少。所失亡多。所以日夕垂涎江南北。或比壤一日而破數縣。或千里同時而殘諸郡。其時召客兵募土著。徵調煩苦。民力大竭。必待督撫重臣。前後彈壓而後定。本朝創業。撤

都指揮千百戶之兵。而概統於將軍提督總鎮。分領於城守協鎮以下。大者宿兵累萬。次亦數千。各城保守要害清野。以困跳踉之賊。如是者三十餘年。而卒制其命。賊不能以流劫郡縣。生民不至大困者。則兵力出於一故也。時勢不同。代各異制。考之於古。三代以前尚矣。秦命南海尉任囂築瀧口。漢陽嘉中亦詔緣海益屯兵備盜賊。至晉咸和間。趙將劉微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南沙今常熟縣地。尋寇襲縣武進。郗鑒擊卻之。此自北而南。寇道之始通。而海上自此漸以多故。及晉末運。恩循道覆。相繼倡亂。始入會稽上虞。終於廣州始興。又寇道自浙入廣之始也。時謝琰以會稽守督五郡軍事。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今自龜山而東。至闌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其地。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泥瀆壘。後裕與盧循相持。潯陽潛遣水軍。從海道襲其番禺。則其戰守皆在吳越之間。史記恩曾一走郁洲。今臨朐縣東北有郁洲山。而未嘗逸出爲民害。然則防海之亟於江南舊矣。顧其制不概見。考宋時嘗於明州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鋪。以瞭望聲息。然宋終始未嘗罹倭患也。至有明之世。建置詳矣。謹次明自洪武以來。所設官立軍。以防海外海港海岸事宜。各省哨海界。及日本朝貢入寇互市始末。然後備列。今制別爲篇如左。嗚呼。強弱因乎時也。盛衰本乎治也。明太祖不勤遠略。來則撫之。貳則絕之。選將練兵。修備日如寇至。故不庭之國。再世來王。後人反是。卒以招亂。今皇上端拱穆清之上。閤昧幽阻。罔弗耀以光明。以故天威所震。陸襲水慄。猶數諭邊吏。

慎固封守。毋敢邀功生事。疆場之臣。亦朝夕討訓。以稱上德意。今坐享太平。視所經略。若纖悉過計。一旦有事。舉而措之。成法具在。始知創制者之用意深遠。不可測量。而以遺萬世子孫之久安長治者。豈其微哉。臣所撰次。依海道所經。自廣東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萊天津衛遼陽以次及之。又括海南北所經各省郡縣。

自爲一卷。其沿海山沙。寇踪入犯分合。日本地輿皆有圖。

日本貢市入寇始末擬稿

姜宸英

自漢武帝滅朝鮮。倭驛使始通者三十許國。至建武二年。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倭韓皆種類百餘極南方與今建都相近安帝永初元年。復入貢。魏時朝獻者一入貢者二。至晉前後貢使以六。至隋開皇三年。遣使詣闕。大業時亦一至。唐與貢獻益數。天寶十二年。以新羅道梗。始改貢道由明州。其後使者仍由新羅。攷宋端拱元年。倭僧大周然遣弟子表謝。有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倭開洋至甯波。纔五日耳。不得云十萬里。此由新羅之徵也。至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貢。及元至元八年。則復隨高麗使入貢。自此元數招諭之不報。遂至兩用兵其地。一航不返。而貢使亦絕矣。蓋自漢魏至元二千餘年間。倭未嘗一窺中國。至元末方張竊據旁海郡縣。敗後豪傑多逸出航海。明洪武初元。稍稍因緣寇竊。議者謂使是時中國潛爲邊備。而聽其自去來於海上不問。一如宋元以前時。亦不至爲大患。乃二年。遣同知趙秩賜璽書。盛誇以天子威德。且責其自擅不臣。其王初欲殺秩。繼而復禮秩。遣僧隨之入貢。然使未至。而寇掠溫州矣。是年有詔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秋遣行人楊載齎書往。五年遣僧祖闡往。倭亦屢貢寇不常。其貢也或無表文。詔旨詰責其使。至付三邊安插。亦隨謝隨寇。十三年。始詔絕日本之貢。以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且與故丞相胡惟庸有謀。故因發如瑤雲南守禦。而著爲祖訓。絕其往來。以其僻在一隅。不足以興兵致討云。於是起信國於鳳陽。出江夏於閩嶠。設城建堡。寇蓋交於海上。終太祖世。不復言貢事矣。永樂二年。命太監鄭和從兵下西洋。日本先納款。獻犯邊倭二千餘人。卽命治以其國之法。縛置甌中。蒸死。帝嘉其誠。遣通政使趙居任厚賜之。又給勘合百

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毋過二百人。船毋過二隻。限其貢物。若人船逾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尋命都御史俞士吉錫王印綬。敕封爲日本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親製文勒石賜之。然倭入寇益不悛。九年寇盤石。十年寇松門。金鄉平陽。十七年寇王家山。島都督劉江破之於望海埭。自是不敢窺遼東。而侵掠浙江益甚。蓋西洋之役。雖號爲伸威海外。而華人炫於外國珍寶瑰麗。倭使來中國。奸闖出入主客相糾。以故寇盜滋起。而倭貢道自此一由甯波。久之益習知其島嶼曲折。則吳越之間蠢然騷動。固其宜也。蓋倭之得以爲患我中國。一由於明高帝之遣使。再成於成祖之許貢。而成祖以好大喜功之心。置高皇之約束於不用。其禍延及於數傳之後。荼毒生靈。幾半天下。亦云慘矣。當洪武時。以貢舶之來衆。設三市舶司於福建廣東浙江。聽與民間交易。而官收其利。廣以西洋。福以琉球。浙以日本。然獨日本之使。號爲難御。其來也往往包藏禍心。變起不測。成化初。忽至甯波。守臣以聞。鄞人尙書楊守陳。貽書主客。力言不可。至嘉靖二年。而有宗設之事。故事。番貢至。閱貨宴席。並以至時先後爲序。時倭主源義植失權。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甯波。素卿潛餽市舶太監。寶賄以萬計。因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怒。於坐間起與瑞佐相忿殺。太監以素卿故。助瑞佐兵。殺都揮劉錦。大掠旁海鄉鎮。素卿下獄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奏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司。市舶既廢。番舶無所容。乃之南澳互市。期四月終。至去以五月。不論貨之盡與不盡也。於是凶黨構煽。私市益盛。不可止。會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人爭往貿易。總督都御史朱紘獲通販者九十餘人。悉斬之。一切貨賄。不得潛爲出入。內地商販。因負貲不償。積逋至千萬金。豪家貴官爲之擁護。利倭亟返。輒以危言撼官府。令出兵驅之去。而蜚語中紘使得罪死。倭商大恨。不肯歸。徜徉海上。未

幾而變作矣。時主事唐樞建議。以爲宜復互市。曰。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市禁則商轉而爲寇。通政唐順之曰。前之爲利也。譬如礦。封閉礦洞。驅逐礦徒。是爲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而操之自上。是爲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奸萌。嘯聚其間。斯無策矣。今海賊據浯嶼。南嶼諸島。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百姓。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卽利權之在也。宜備考國朝設立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又疏請許貢。以爲朝廷能止其入貢之路。不能止其入寇之路。尙書鄭曉論之曰。洪武初設市舶司於太倉。名黃渡市舶司。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又罷復設。所以通華裔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而抑奸商也。當倭亂之時。因夏言疏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若必欲繼以舊制。十年一貢之期。而後許之。彼國服飾器用。多資於中國。有不容一日缺者。安能坐待十年一貢之期。而限以三船所載之數哉。宣德後復改限三船彼既不容不資於我。而利重之處。人自趨之。以禁民之交通。難矣。此皆言市舶之必不可罷也。然猶未揆其本末而論之。夫浙江市舶。專爲日本而設。其來時許帶方物。官設牙僧。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卽有互市。非入貢卽不許其互市。明矣。貢卽不許十年。則必十年一至而後可謂之貢。今止言市舶當開。不論其是期非期。是貢非貢。是釐貢與互市爲二也。將不必俟貢而常可以互市矣。此政前日之所以招亂者也。可乎哉。且貢舶者。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非市舶之所得司者也。日本原無商舶。所謂商舶。乃西洋貢使載貨至廣東之私嶼。官稅而市之民。旣而欲避抽稅。省陸運。閩人導之。改泊海倉月港。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每歲以六月來。望冬而去。嘉靖三年歲凶。雙嶼貨壅。而日本貢使適至。海商遂販貨於倭。倩其兵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仍回私嶼。東洋船徧布海岸。而向之商舶。悉變而爲寇舶矣。

然倭人有資有富。富者與福人潛通。改聚南澳。亂後尙然。雖驅之寇不欲也。此無待於市舶之開。而其互市未嘗不通者也。貧者飄掠爲生。每歲入犯。雖令其互市。彼固無資也。亦不欲也。故不知者謂倭患之起。由市舶之罷。而其實不然。夫貢者。其國主之所遣。有定期。有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使其來也。以時。其驗也。無僞。中國未嘗不許也。貢未嘗不許。市舶未嘗不通。何開之有。使其來無定時。驗無左証。乃假貢之名。爲入寇之計。雖欲許得乎。貢不可許。市舶獨可得而開哉。自嘉靖末年。海患既平。貢使亦絕。以至於今。不聞其國之服食器用有缺。而必取資於中國也。亦不聞倭之日爲患於中國如前也。三者之言。猶未盡矣。雖然。有貢則商舶宜禁。貢絕則商舶者適所以爲中國利也。未見其害也。初自宋素卿。初亂之後。十八年。金子老。李光頭。始作難。句西番。掠浙閩。至二十二年。許棟。住露雷之雙嶼港。爲朱紈所逐。其下王直。改住烈港。併殺同賊陳思盼。柴德美等。遂致富強。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惟學。徐元亮。分領之。因而從附。日衆。倭舶遍海爲患。興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內地。潛居其國中者。亦不下數千家。爲之謀主。挾以入寇。自此致亂。而通番之禁愈嚴。然近海之民。以海爲命。故海不收者。謂之海荒。自禁之行也。西至暹羅。占城。東至琉球。蘇祿。皆不得以駕帆通賈。而邊海之民。日困。以故私販日益多。而國計亦愈絀。至萬曆二年。浙江巡撫龐尙鵬。奏請開海禁。謂私販日本一節。百法難防。不如因其勢而利導之。弛其禁。而重其稅。又嚴其勾引之罪。譏其違禁之物。如人口軍器礮黃烟硝磺之類如此。則賦歸於國。奸弊不生。然日本欲求貢。市斷不可許。蓋過洋自我而往。貢市自彼而來。自彼而來。則必有不測之變。自我而往。則操縱在我。而彼亦得資中國。以自給之利。二者利害大不同也。先是隆慶初年。福建巡撫塗澤民。請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萬曆初。巡撫劉堯誨。請舶稅充餉。歲以六千兩爲額。於時凡販東西洋。雞籠。淡水。諸番。及廣東高雷州。

香港諸處商漁船給引名曰引稅。自丁年溢額至一萬兩。其後驟增至二萬九千餘兩。然則海民趨利之情。與商舶通塞之利病可睹矣。顧尙嚴於日本之禁。其刊行海稅禁約一十七事。一禁壓冬。以爲過洋之船。以東北風去。西南風回。雖緩亦不過夏。唯自倭還者。必候九十月間風汛。又日本無貨。止贏金銀。凡船至九十月回無貨。必從日本來。縱有給引。仍坐之。又以呂宋地所出少。所用止金銀。商舶多空回。故稅販呂宋者。每船別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增。商人多折閱破產。及犯壓冬禁。不得歸。流寓長子孫者。以數萬計。同安奸人張疑者。謬奏海中有機易山地產金。可得成金無算。詔遣內臣勘視。呂宋聞之大恐。以中國將略取其地。流入爲內應。於是盡坑殺漳泉之在國者二萬人。事聞。張疑以欺罔首禍。寘極刑。巡撫因招諭私通及壓冬者。罪悉宥免。而私販日本之禁稍疏矣。萬曆末。以東事告急。啟禎之際。劉香老李魁奇鄭芝龍等爲盜外洋。重中海禁。然芝龍兄弟既撫後。通洋致富。賂遺權貴。海上建閫者。卒用此謀利。由此私販雖日多。而國家竟不得其利。云大抵私販有二。有中國之私販。有日本之私販。中國之私販。贗貨至彼。句引倭徒。緣貢爲名。而乘吾之不備。鹵掠人民。互分其利。許二王直葉宗滿之輩是已。日本酋長爲衆所尊者曰天文。彼中故事。每遇閏年。則諸島富家各輸貲於天文。請得勘合入貢。中國頭賜勘合。貯肥後州亦有貯山陽道周防州者。所謂天文者是也。入寇者卽九州島夷也。實則貿遷有無。以牟厚利。利勢在上。天文所欲者。後因奸民通販。加之假稱名號者。竊錄勘合私通酋長。遂至往來無稽。而天文之利權下移矣。故私販者。中國之所惡。而亦日本之所不樂者也。然以中國之奸民。與日本互爲糾結。其遺患於中國也滋甚。而皆起於進貢之途不絕。貢端絕。則日本之販舶不至。日本之販舶不至。則我內地句引接濟之奸。不能挾倭以爲重。如此雖有高檣大桅。羣聚而輩往者。不過將其絲素書畫什物之類。以往返漁利而已。於我固無損也。況設之

市評以收取其稅如萬厯之於東西洋者其有裨於國用又有甚利者哉臣愚故以明之貽患不在於販私之有無而在於通貢之一失明太祖既誤之於前而成祖復甚之於後然貢既已絕而猶欲禁商使不得行是何異懲羹而吹虀有見其患而無見其利也國家初患海孽未平撤界而守禁及採捕康熙二十三年克臺灣各省督撫臣先後上言宜弛航海之禁以紓民力於是詔許出洋官收其稅民情踴躍爭奮自近洋諸島國以及日本諸道無所不至四權關之設異於市舶之設上操其利權譏其貨物而下不得以爲纖芥之害中國主其出入而島人潛處帖伏而不敢動比年以來報課日足比之唐宋則利倍之比之於明則絕其隱患此所爲不寶遠物而遠人格者與夫疲敝百姓以逞志於荒服之外者異矣或者設爲萬一之慮得無有私挾彼人窺伺中國假稱朝貢希爲互市者乎此端一開召釁不難矣誠嚴詔守土之臣時禁關出之條絕勾引之萌杜生事之漸重禁溢額以勸來者皇上又垂教萬世無得受其貢獻如今日使倭之片帆不復西指視中國如天上焉而吾民日取其有而轉輸之於以仰佐縣官之急充戍守之用而私以自寬其民力於耕商之所不及是則上饒而下給之道奠安萬世之良策矣臣故備述原委附於海防之後亦以明設險者之在此不在彼也

洋防輯要序

嚴如煜

自晉談海防以禦外洋堵海口爲要策我國家於崇明舟山玉環海壇金門澎湖南澳碭洲島嶼深阻之處皆特設鎮將而臺灣在澎湖外距海岸水程千里雞籠鳳山隸我版圖設官蒞長人物繁昌屹然爲海外鉅鎮聲威雄壯杜島夷之窺伺矣口岸則直隸之天津山東之登萊江南之狼山浙江之黃巖溫州福建之福甯廈

門。漳州。廣東之潮州。碣石。虎門。高廉瓊州。各設專閫。分布重兵。而天津以畿輔要地。舊制已設陸營。近又增以水師。松江。當劉河。吳淞。川沙要口。甯波。當杭紹定海。象山要口。泉州。當金門。廈門要口。惠州。密邇碣石。虎門。特駐軍門。就近統領防禦。營城。汛堡。礮臺。煙墩。星羅碁布。口岸之綢繆密矣。至於擇將弁。練兵卒。整備船隻。器械。斷接濟。嚴透漏。禁奸徒出入。哨巡岸稽。著爲令甲。罔不嚴密整齊。沿海人民。農桑絃誦。二百年來。晏然無七甕警夫。不知前代之失。無由知。國家之所以爲得也。明自嘉靖以降。陵夷不可言矣。當信國公沿海設立衛所之初。寨。昌國。浯嶼。澎湖。南澳。各要不守。論者已有撤我藩籬。貽寇巢窟之憾。迨後紀綱日弛。衛所虛存。內地奸民。勾結倭夷。乘間發難。東南濱海數千里。生靈塗炭。一時名臣宿將。羣策羣力。經營十數年。會倭飽思歸。直海受餌。吳越烽煙浸熄。而閩廣洋患。旋撲旋生。蔓延而不已。失要則亂。詎不信。與嘉靖用兵時。唐順之。茅坤。譚綸。胡世寧。諸名人。身在行間。目擊失事之端。委屢條防堵之機。宜其他吳越先哲。就所見聞。存之記載。皆得失之林也。顧甯人景范兩先生。當勝國末造。視洋患爲切膚災。蒿目時艱。憂深慮遠。而生長吳越。文獻之邦。野史家集。郡邑志乘。足以供其採擇。考訂。景范之學。長於輿地。甯人之識。兼通方畧。其慨嘆而發之議論。往往一篇中三致意焉。較之諸家。尤精而切。予往佐那制軍。籌辦廣東洋匪。于海防形勢。畧悉一二。守郡無事。乃取緣海山川險要。輯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海疆輿地。并次其兵防軍政兵事。他如水戰之臨機決勝。出洋之風信潮候。船筏帆檣。臨敵之火器弓弩。皆洋防之要。以次輯焉。元明之衛所運道鹽政外夷市貢。雖得失參半。亦莫非當年要務。輯之以備參稽。成書二十四卷。名曰洋防輯要。覽此者。知勝國疎於防制。因以啟釁。召侮。諸君所太息爲未能舉行者至。聖朝而措置罔遺也。書曰。鑒於成憲。其罔有愆。有封疆之責者。尙留意哉。

沿海團練說

嚴如煜

沿海數千里。均有港汊。地廣防多。分汛兵則不足。調本省營戍守。則路或數百里。勞同遠征。而定例本省不領口糧鹽菜。則勢難枵腹從事。而洋賊犯邊。往往乘風順利。我迎頭以堵。則爲逆風。若乘後追擊。則俟我兵集。賊帆已遠出洋數十里。不過掩飾觀聽。此堵禦之茫無勝算也。竊嘗思以兵衛民。不若以民自衛。沿海各村。無賴之徒。受賊豢爲耳目者。固不乏人。而良民有室家。自營生計。不肯爲賊用者。勢必百倍無賴。近聞奸民勾結洋賊。猝至莊村。將良家人口擄去。索重贖以贖。不遂意則備極酷虐。故沿邊居民。莫不恨賊。而村民非奉官令。難以團練。既畏奸民報復。又恐蠶役誣以仇殺。則受累更大。故雖懷殺賊之心。莫敢先發。夫自古所藉以集事者。民心耳。乘民心憤。怒行團練之法。於沿海各莊村編戶口。十家設一旗頭。二三村設一團長。十數村設一正副團總。遴老成紳耆充之。官給軍火。以時操練。令其各衛地方。防守口岸。有能殺賊立功者。立加獎賞。有奇袤之民。踪跡可疑者。縛送到官。派員專司其事。以時鼓勵。顯以作其禦侮之氣。卽陰以折其作奸之萌。團練既成。寓兵於民。賊勢大則官兵應援。小則鄉勇捕斬。此禦賊衛民之上術也。

凡籌海防者。莫不曰洋面濶而分布難周。海波險而巨艦易壞。汛地虛而奸宄易乘。私濟通而盜源難塞。此數難者。惟團練則足以易之。唐順之有言。洋禁之嚴。有宜查其外出者。有宜查其內伏者。而外出總由內伏。內伏不除。則根株未清。查賊人在海邊劫掠。不過布帛米蔬。擄人勒贖而已。至於船上器具。桅舵硝磺之類。皆所藉以行其劫畧。烏得而有之。夫海上無兩載不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壞之槓料。桅舵折則船爲虛器。風篷爛則寸步難行。船既漸棄。賊亦漸散。則槓料之接濟。固宜與米穀並嚴也。奸民雜之商販漁戶。出沒無時。賊與小旗爲

號瞭見卽爲接應。其導賊此處登岸。而別至一村劫掠。踪跡詭秘。所以得行其奸。然以奸民之害良通賊。鄉族豈無知覺。特以害未切已。與之爲難。恐其夥賊報仇。若分委試用知縣稽查海口。行團練之法。酌定章程。有實力奉行。拏獲奸細者。立予優敘。或儘先補用。紳士有功。亦據實上聞。知縣自顧功名。紳士自保身家。必不肯貪圖小利。買放縱奸。至堵賊之方。以固海岸。禦港口爲上。賊至內地。雖能擒斬。傷損已多。今旣委員團練。卽當不獨坐地方官失事之罪。而並坐賊所從入。查明失事之處。果會與賊堵截。力有不支。量爲處分。其沿海文武官。更有能抵遏賊鋒。阻賊不得上岸口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如此則巡堵嚴密。米糧積料之類。旣無所濟於奸民。而擄掠又不能有所得。絕嶼孤島。勢成坐困矣。

且利於水者。不利於陸。鯉鱸之屬。出水便死。嘗見受撫洋匪。行走蹣跚。日不過二三十里。良以在船住居。波濤掀簸。兩脚必作撐立方穩。久之。脚踝筋力皆強。直能立不能行。然賊雖不利於陸。而陸地奸民之從賊者。未嘗於陸不利。故明之倭禍。陸地橫而官兵敗績者。此也。夫沿海居民。習於風波。如崇明上海太倉之沙民。寶山南匯象山鄞縣之亭民。漁戶。淮海各場之私販。廣東東莞等處之各鳥槽船子弟兵。潮州之鄉夫。其氣勁悍。與溫處延邵之礪徒。義烏之民兵。咸僉諸名將用之。往往取勝。倘值有事之時。講團練之方。收海濱壯健。無爲談迫行招募之計。練溫處義勇。使爲我爪牙。何須遠調客兵。糜餉勞衆也哉。

沿海碉堡說

嚴如煜

明嘉靖間。閩之漳泉。浙之溫處。傍海依山者。多以築寨堡得完。嘗取而論之。海賊所恃銃礮。能至百十步外。而不能擊洞重垣。築堡之法。外用毛石砌成。其中築土四五尺。可遮蔽銃礮一利也。賊匪乘夜縱火。就僻村棚寮。

潛縱一炬。居民紛紛警竄。既房屋皆在堡內。火無所施。二利也。鄉居四散。形勢單弱。難以守望相助。有堡以聚之。則多者數百戶。少亦數十家。比廬聚族。聲勢雄壯。保甲團練之法。均可就堡施行。三利也。散地難守。禦有堡可憑。則聞警荷戈登陣。數十百人分布。敷足四利也。民間糧食牲畜。俱納於內。堡長堡副。以時稽察。買賣交易。耳目衆多。不能潛行接濟之奸。五利也。鄉間村落。相度地勢。相爲犄角。一堡有警。各堡互應。或用邀截。或行夾攻。六利也。取土之虞。挖成深濠。則堡成而濠具。濠旁密栽棘刺。叢竹之類。一二年後。棘刺叢生。是生成鹿角。蒺藜七利也。惟愚民可樂成。難慮始。鄉人吝工費。無遠慮。若明示利害。俾令曉然於心。地方官勸諭獎勵。富者出資。貧者出力。則一二年間。環海一帶。星羅棋布。聲勢聯絡。足資捍衛矣。

沿海數千里。雖汊港紛歧。而洋岸多坦沙碕坎。故盜船出入。有一定海口。康熙間。飭內洋沿海相度地勢。修建礮臺。誠扼要制勝之方。惟無數港汊。礮臺工費繁多。難以處處修砌。必得功多費省。始可多備無虞。查礮樓一法。高三四丈。每面寬一丈許。洞門一層。銃礮眼三層。礮身所用。或石或磚。制小而固。難以攻破。港口陡岸曲灣。均可作礮。賊船近口。我兵於礮眼看準。遠者放礮。近用過山鳥擊之。而身藏礮中。不爲賊傷。一利也。礮樓高可眺遠。望見賊船。施放號礮。各礮次第相應。頃刻間。百里內外村莊。得以戒備。二利也。每礮礮長一名。礮卒十名。要緊海口。廻環照應。止須數座。用兵不過數十名。兵少則費省。三利也。礮制三層。守兵銃礮器械。薪水糧食。先爲預備。有警閉門以守。不須臨時般運。四利也。礮兵責成礮長約束。食宿均在其中。離礮者罪。非如散地可以自便。人少而氣自完。賊輕不敢近。礮勢重亦不能踰之內。犯五利也。奸民接濟透漏處。所多作數礮。礮卒常川偵視。非如巡邏兵丁。風雨得以阻隔。稽防尤爲嚴密。六利也。有礮臺之處。不須建礮。礮以彌縫礮臺之空虛。其

松江以北沿海沙多土少。難築屯堡。惟建礮一法。可以堵截。并挖濠栽棘。可以防護。論邊防者。以保聚爲上。沿海官設礮樓。民修村堡。團練壯勇。均固本自強之計。次第施行。其利可數十年。非如一時戰伐之功。兵撤而事變旋生也。

堵勦機宜。第一要在偵探不誤。惟探卒之用。因地而異。山谷之間。伶俐兵卒。竟可假賊狀混入巢穴。僞乞丐。候諸道路。平原曠野。則分塘探馬。亦可遞偵賊壘。至海洋。難言矣。不能用馬而用船。船行巨海中。小則爲波壓沉。大則用櫓用帆。必須多人。而煙波浩茫。島嶼遮蔽。賊船灣泊行駕。無從往探。偶然相值。賊順風而來。船大帆濶。行使如飛。探舟帆力不足。反至落後。海岸失事。往往因此。礮樓之設。高至三四丈。再擇地勢高敞處。及近洋島嶼。各作數座。以當瞭望之墩臺。偵有賊船。傳礮爲號。以之濟探船之窮。更爲得力。

論南洋事宜書

藍鼎元

南洋諸番。不能爲害。宜大開禁網。聽民貿易。以海外之有餘。補內地之不足。此豈容緩須臾哉。昔閩撫密陳。疑洋商賣船與番。或載米接濟異域。恐將來爲中國患。又慮洋船盜劫。請禁駛舶出洋。以省盜案。以坐井觀天之見。自謂經國遠猷。居然入告。乃當時九卿議者。既未身歷海疆。無能熟悉情形。土人下士。知情者。又不能自達朝廷。故此事始終莫言。而南洋之禁起焉。非

聖主意也。夫惟知海國情形。乃可言弛張利害。海外諸番。

星羅碁布。朝鮮附近神京。守禮法。東方之國。日本最爲強大。其外皆尾閭。無他番。稍降則爲琉球。太小島嶼。斷續二千里。外皆萬水朝東。亦無他國。南洋番族最多。呂宋噶囉吧爲大。文萊蘇祿麻大甲丁。機宜啞齊柔佛馬。承吉里問等數十國。皆渺小不堪。罔敢稍萌異念。安南占城。勢與兩粵相接。此外有東埔寨六坤斜仔大泥諸。

國而暹羅爲西南之最。極西則紅毛西洋矣。紅毛乃西島番統名。其中有英吉黎千絲蠟佛蘭西荷蘭大西洋小西洋諸國。皆兇悍異常。其舟堅固。不畏颶風。砲火軍械。精於中土。性情陰險叵測。到處窺覘。圖謀人國。統計天下海島諸番。惟紅毛西洋日本三者可慮耳。噶囉吧本巫來由地方。緣與紅毛交易。遂被侵佔。爲紅毛市舶之所。呂宋亦巫來由分族。緣習天主教。亦被西洋佔奪。爲西洋市舶之所。日本明時作亂。閩廣江浙皆遭蹂躪。至今數省人民言倭寇者。尙心痛首疾。若南洋數十島番。則自開關以來。未嘗侵擾邊境。貽中國南顧之患。不過貨財貿易通濟有無。今日日本不禁紅毛。不禁西洋。天主教布滿天下。且以廣東澳門爲彼盤踞聚族之區。而獨於柔順寡弱有利無害之南洋。必嚴禁而遏絕之。是亦不可以已乎。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望海謀生。十居五六。內地賤非無足重輕之物。載至番境。皆同珍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藝。以及女紅針黹。皆於洋船行銷。歲收諸島銀錢貨物百十萬。入我中土。所關爲不細矣。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遊手無賴。亦爲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饑寒竊劫爲非之患。旣禁以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藝能之罔用。行者嘆致遠之無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繫維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駕駛則大而無當。求價則沽而莫售。拆造易小。如削棟梁以爲杙。裂錦繡以爲縷。於心有所不甘。又冀日麗雲開。或有弛禁復通之候。一船之敝。廢中人數百家之產。其慘目傷心。可勝道耶。沿海居民。蕭索岑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洋禁。其深知水性慣熟船務之舵工水手。不能肩擔背負。以博一朝之食。或走險海中。爲賊駕船。圖目前餬口之計。其遊手無賴。更靡所之。羣趨臺灣。或爲犯亂。辛丑羣寇陳福壽之流。其明效大驗也。天下利國利民之事。雖小必爲妨民。病國之事。雖微必去。今禁南洋。有害而無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貧。貧者困。驅工商爲游手。驅游手爲盜賊。

耳。閩地不生銀礦。皆需番錢。日久禁密。無以爲繼。必將取給於楮幣皮鈔。以爲泉府權宜之用。此其害匪甚微也。開南洋有利而無害。外通貨財。內消奸宄。百萬生靈。仰事俯畜之有資。各處鈔關。且可多徵稅課。以足民者。裕國其利甚爲不小。若夫賣船與番。載米接濟。被盜劫掠之疑。則從來無此事。何者。商家一船造起。便爲致富之業。欲世世傳之子孫。卽他年厭倦不自出。尙歲收無窮之租賃。誰肯賣人。況番山材木。比內地更堅。商人每購而用之。如鼎嘛桅一條。在番不過一二百兩。至內地則直千金。番人造船。比中國更固。中國數寸之板。彼用全木。數寸之釘。彼用尺餘。卽以我船贈彼。尙非所樂。況令出重價以買耶。閩廣產米無多。福建不敷尤甚。每歲民食。半藉臺灣。或佐之以江浙。南洋未禁之先。呂宋米時常至廈。番地出米最饒。原不待仰食中國。洋商皆有身家。誰自甘法網嘗試。而洋船所載貨物。一石之外。收船租銀四五兩。一石之米。所值幾何。舍其利而犯法。雖至愚者不爲也。歷來洋船。從無在洋被劫。蓋以劫船之盜。皆在海邊。出沒島澳。離岸百十里。極遠止二三百里以外。則少舟行。遠出無益。且苦颶風驟起。無停泊安身之處。洋船一縱。不知其幾千里。船身既大。可任風波。非賊船所能偕行。若賊於海濱行劫。則上下浙廣商船。已可取攜不盡。何必洋船。卽與洋船相遇。而賊船低小。臨之直若高樓。非梯不能以土。一船之賊。多不過二三十人。洋船人數極少百餘。且不俟與賊力戰。但挽舵走據上風。可壓賊船而溺之矣。方今聖主當陽。九圍綏靜。凡有血氣。咸同一家。而獨於南洋弱小。效順之諸番。禁不與通來往。內外臣工。或知而不言。殊非忠君愛國。懷甯遠邇。惠養黎元之道。草莽愚生。所旁觀而竊嘆也。

論開海禁疏 臺灣府志

施琅

臣聞慮事必計其久遠。防患在圖於未然。我

皇上深念海宇旣靖。生靈塗炭多年。故大開四省海禁。特設

關差定稅。聽商民買捕。羣生感霽澤之均沾。國家獲泉流之至計。顧臣思前因海禁森嚴。隄防易於畫一。茲海禁既展。沿海內外貿易船隻。給有關臣照票而往。採捕船隻。給有道府縣由單而出。叢雜無統。兼數省內地積年貧窮。游手奸宄。實繁有徒。乘此開海。公行出入。恐至海外誘結黨類。蓄毒醢禍。臣以爲展禁開海。固以恤民裕課。尤須審弊立規。以垂永久。如今販洋貿易船隻。無分大小。絡繹而發。隻數繁多。費本有限。餉稅無幾。且藉公行私。多載人民。深有可慮。夫以臺灣難民。尙荷

皇上德意。移入內地安插。今內地之人。反聽其相引而之外國。殊非善固邦本之法。又觀外國進貢之船。人數來往有限。豈肯遺留一人在我中土。更考歷代以來。備防外國。甚爲嚴密。今雖許其貿易。亦須有制。不可過縱。以臣愚見。此飄洋貿易一項。當行之督撫提。各將通省之內。凡可興販外國各港門。議定洋船隻數。聽官民之有根腳身家。不至生奸者。或一人自造一船。或數人合造一船。聽四方客商貨物附搭。庶人數少。而費本多。餉稅有徵。稽查尤易。至於外國見我制度有方。行法愼密。自生畏服。而遏機端。其欲赴南北各省貿易。併採捕漁船。亦行督撫提作何設法。畫定互察牽制良規。以杜泛逸海外滋奸。則民可以遂其生。國可以佐其用。禍患無自而萌。疆圉永以甯謐。誠爲圖治長久之至計。夫安不忘危。利當思害。苟視爲已安。已治。無事防範。竊恐前此海疆之患。復見不遠。矧兼水師船隻。刻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自征勦及渡載投誠。僞官兵眷難民之後。多屬朽壤擱泊。少當于用。弱弁不能拮据整葺。請修猶遲。時日而沿海新造買捕之船。皆輕快牢固。礮械全備。倍于水師戰艦。倘或奸徒竊發。藉其舟楫。擾其費本。恐至蔓延蓋天下。東南之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地之爲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測當思杜漸。更以臺灣澎湖新關。遠隔汪洋。設有藏機叵測。生心突犯。雖有鎮營官兵汛守。間或阻截往來。聲息難通。爲患抑又

不可言矣。至彼時禁止買捕之議復行。實惟負我宸衷顧慮哉。

皇上三幸倭之。意將東南環海地方。不又仰墜

水師條議

徐旭旦

一邊海之水師宜復也。水師之有船。如陸師之有馬也。陸師無馬。山林之賊無追奔逐北之具矣。水師無船。江海之賊無追奔逐北之具矣。今朝廷之上。將沿海戰船議留議修。誠急務也。獨是守船之兵。每船纔五人耳。夫水艖犁艖等戰船。有舵工。有水手。有捕盜看舵牽篷守桅搖櫓拋錨下旋薪水炊煮。除戰兵不算外。非三十人不足用。有船而無人。與無船同也。且五人管船。不過泊于內港。不敢行使也。使遇風潮。斷纜拔碇。一有漂流之警。則此五人者。已束手無措。聽其所之矣。此平日之水手。有不足之患也。若一旦有警。照船配兵。出海追逐。將以運船之事。責此五人乎。五人不足也。將以責之戰兵乎。戰兵不能也。此臨事之水兵。有不足之患也。有人而不足用。亦與無船同也。此不過言不得船之利耳。且有徒存戰船之害焉。水師之用船。猶陸師之用馬也。陸師之馬。非終日馳騁。人馬相習。則臨陣方畏顛仆之不暇。烏能殺賊乎。水師之船。非終日運使人船相習。則臨陣方畏傾覆之不暇。烏能求勝乎。今戰船泊於內港。終年不見運動。器不操則易腐。數年之間。便已朽爛。使朝廷無數金錢。竟成虛費。再請動支。重加修造。而置之水濱。聽其腐爛如故也。此虛糜之害也。一旦有賊長驅而至。彼船如風。我船如石。隨風趁潮。挾之而去。瞪目視之。無可如何。此資寇之患也。夫戰船既議留矣。既議修矣。而用船之人。則置而不議。如有馬而無兵。斷斷不能殺賊者也。應請仍復水師之兵。照船配足。仍令不時運動。使船人相習。手器相操。知風水之性。歷波濤之險。一旦有事。斯有備而無患矣。

鳥船志略

張泓

京口爲吳楚咽喉。浙閩鎖鑰。險扼天塹。據山水之勝。居民茂密。百貨雲集。以海門圖山爲前戶。藉靖江瓜步爲犄角。往昔海氛未靖。倭寇出沒。每東南風起。萬姓咸有戒心。蓋賊可揚帆肆劫也。迨我朝定鼎。分八旗大軍三千人。駐防其地。以鎮海大將軍領之。設水師。造沙唬船。習戰以備寇。自先伯祖欽五公開府鎮海時。見沙唬等船。雖能破浪。僅宜江河。難涉大洋。因條議造鳥船。進鳥船圖說。奏可。而康熙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實照造此船。以平澎臺。今水操皆用此舟。而製稍儉。改沙唬以資巡緝。船泊富資港。遇東南風。乃開操。乘濤直至黃天蕩。鎗礮雷鳴。旌旗蔽日。或耀威溟渤。肅清島孽。誠洋海長城也。閑時委兵看守。因號嚴密。憶先大夫司行宮時。嘗指點謂余曰。留兵守船。不過數名。其餘弁卒。星散陸居。若風宵雨夕。巡防偶懈。不無意外之虞。且旣隸水師。應習水性。識風候。熟識戰練。爭上截下夾。戰衝腰。因敵等攻戰之法。庶餉不虛糜。而舟卒均歸有用。若止選期舍陸。臨風演駕。渾同戲局。一暴十寒。則水師之設。亦姑存其名耳。應移官兵長居船內。據水成陣。遇風卽操。風止列營。如臨大敵。經云。安不忘危。江海要區。或有所恃。而永靖蛟鯨乎。余請先大夫條稟以行。而當事者憚於更易。至今仍之。

復福甯鎮周總兵善長書

倪蜕

承示欲試造八輪船。於海洋用之。飛輪激水。止息以機。當迅捷過於他船否。某知識不加於人。猥承下問。竊以此船利爲寇不利。禦寇者也。利於湖。不利於海者也。何也。昔宋賊楊么盤踞巴陵。曾造輪船。恣爲劫掠。舟師討之。賊勢不敵。卽鼓輪飛入港汊。官兵無奈之何。師退。卻又飛輪出追。以此爲其勝算。岳武穆知之。潛使人於上。

流以樹木草根橫礙其港汊。於是飛輪阻不能行。么遂就擒。且海水鹹澁。與湖水不同。輪必多滯。又湖風柔於海風。海浪勁於湖浪。行使輪樞自有攸異。況島嶼之間。板沙礁石。或致當旋礙輪。苟一輪或違。即七輪俱廢。以勢揆之。利爲寇不利。禦寇者也。以理推之。利於湖不利於海者也。伏惟器用以適宜爲貴。不宜於用。造作徒勞。揣茲事理。殆難於行。執事不以某之愚拙。儼然垂詢。心以爲不可。不敢不告也。

籌畫速修戰船疏 雍正九年

兩江總督高其倬

竊照江南戰船修造一事。臣到任檢查卷案。雖木值之價較閩省稍貴。而江省協貼銀兩較閩頗多。實力辦理。原非極難之事。無如各員辦理遲緩。疲玩成風。文員一經委辦。始則設法堅辭。繼則借端推卸。而上司亦此委修船。彼差他事。隨委隨換。屢易其人。以至僅一料估。即經年累月。造報不前。現在各船無一不遲。而動手起工。竟無時日。及至動工。其船久停廠地。雨淋日曬。小修者竟須大修。大修者竟須拆造矣。因而修造各員。遂紛紛求增協貼。曉曉無已。領銀到手。又不親往廠地。身自辦理。每多假手於人。恣其中飽。遂致物力不敷。自貽貽墊。措借不來。愈致遲久。此文員貽誤之大略也。武員則往往不遵協辦之例。巧於躲閃。置身事外。而其中不肖者。用千方需索。百事捐難。無銀到手。雖精物美材。槩謂單薄。有銀到手。則薄板稀釘。一任裝造。而千把捕舵因之。競皆勒索銀錢。當船應駕廠之時。則換舵換纜。以舊易新。及至造成駕回之時。又任擱沙灘。並不照管。以致船隻不到年限。而損壞已甚。文員正修之外。賠累更多。此武員貽誤之大略也。各習不除。船工終難妥協。臣現在徹底嚴查。飭行藩司會同承修各道。將一切痼弊。細加查議。速詳應禁懲者。禁懲。應調劑者。調劑。并飭此後派定修船之員。必令一手脩理到底。不許各員推卸。亦不許該司詳換。違者查參。即使本員或有事故。一經領銀。

亦必責令修完。不許另替。以杜巧脫之弊。以挽推卸之風。并令一經派定一員承造承修。即行詳明各上司衙門記冊。不必另派差使。俾不得藉口推脫。總期於料理數月半年之內。必令戰船修造副期齊全妥協。臣心始安。所有現在江省船工情節。謹繕摺奏聞。

操練水師疏 雍正四年

浙閩總督高其倬

臣查福建水師兵丁內。頗有不諳水務之人。千把多係中等。將備亦然。浙江水師與福建相仿。而本領更覺不及。臣細訪衆論。大概熟悉水師之人。內有三等。其最高者。不但本處海洋情形無不熟知。即各處港口之寬狹。沙線之有無。何處外洋島澳。是洋盜寄泊取水之所。何等日色雲氣。是將作颶颶回瀾之候。因其熟極。故能生巧。實於巡防有益。此爲第一等。其次或熟知數處情形。或熟知本處情形。此第二等。又其次者。於本處情形。亦知大槩。在船不暈。能上下跳動。運使器械。此爲第三等。其僅不甚暈吐。只坐艙內。不能上下跳動。運使器械者。此種不過充備人數而已。現在閩浙水師將弁兵丁之中。如第一等者。或一營之中。竟無其人。或僅有二三。人而年近老邁。筋力就衰者。居半。所有之好者。次好者。不過第二等第三等之人。而僅不暈吐。不能上下跳動。運用器械者。參半。此等不知港沙之可以行走與否。不知島澳之可以寄泊與否。行船擱淺撞礁。立有性命之虞。即內洋遇賊。尙難期其緝獲。安望其巡捕外洋之盜。臣愚昧所見。惟設法勤令操練。則二等者可至一等。三等者可至二等。或亦至一等。即僅不甚暈吐者。亦可使之能上下跳動。運使器械。漸習漸精。查閩浙之例。本處巡哨之兵。只在本處洋面巡哨。即總巡分巡之員。亦只福建者巡福建。浙江者巡浙江。如此行走操練。止熟本處。不知他處。止知本省。不知外省。臣欲稍爲變通。每年總巡分巡。及在本洋巡哨者。俱仍令照常巡哨外。臣每年

再於此外另派熟悉之員帶領官兵配給船隻南風起時令自閩省直巡到浙省盡頭北風起時復令自浙省回棹直巡到閩省盡頭并令俱經由外洋島澳令本處巡船與之在彼合哨不到者據實揭報題參如此則各處哨船不能偷安而外洋大盜亦難藏閃且各處哨巡官兵常到外洋經歷既熟自漸無畏怯不憚遠出矣至此巡查之員弁兵丁臣派令極熟者五分參以次熟者五分令其同往沿路所過每到一處卽添帶武官一員兵十名亦令同往俾其操練則二等三等以及稍生之官兵往返一番自必俱有長進若遇有海運米穀等項之事或到江南山東廣東等處臣亦酌量派配官兵令其押船行走所走之處愈遠則所知情形愈廣矣至於閩省現在外委兵丁之中或尙有一等熟悉之人未經試到者臣亦現在畱心搜求以備水師之用

教習水師疏雍正六年

福建提督石雲倬

竊查浙省陸路兵丁既不若陝西之精銳其水師士卒又不如福建之純熟故水陸各營未嘗無兵而不得其用我皇上洞悉情形曾降諭旨令陝西督臣岳鍾琪就陝省各標挑選弓馬嫻熟之兵一百名發至

浙省俾臣分發各營教習自上年十月派往各營去後不數月間陸路兵丁人人學習馬步騎射漸次可觀是浙省陸路之兵已不患無起色矣但水師士卒仍舊生疎爲今之計應請照上年派發西兵教習陸營之例就閩省揀選熟悉洋面之水兵五十名於浙江水師十二營內每營分發三四名其乍浦一帶現設滿兵操演水戰亦可分撥數名以資教習凡此派發之兵輪班教習挨次巡遊以數人而成就一營之舟師以數十人而善全通省之水務將見風潮礁石在在周知瞭掟斗杓人人熟諳此亦教習之一助也仰懇皇上特降明旨行令福建督臣高其倬水師提臣藍廷珍於所屬各營內精選熟諳水務之兵五十名發往浙省果能教

習有方。捕賊有效。應請記功擢用。如此則閩人樂於教。浙兵樂於習。藉閩人之所長。補浙人之所短。數年之後。浙省水路之兵。亦不弱於閩省矣。臣一得之愚。是否可採。伏乞 乾斷施行。

福建水師積習疏 雍正四年

福建巡撫 毛文銓

竊惟福建一省。民風土俗。大率喜爭鬪。好奢靡。此千百年以來之習染。牢不可破者也。臣默自思維。奢靡之漸。固不可驟除。而爭鬪之源。實不可不亟遏。查爭鬪常始於大姓。次則遊手好閒者。蓋閩省大姓最多。類皆聚族而居。欺凌左右。前後小姓。動輒鳴鑼列械。脇之以威。而爲小姓者。受逼不堪。亦或糾約數姓。合而爲一。遇其相持之際。雖文武官員。率領兵役。前往押釋。亦所不能。臣現今通行各屬。細查一邑之中。大姓若干。令各造冊報。臣每一大姓。著本族公舉品行端方。爲衆所敬服者各四人。命其名爲鄉望。免其差徭。凡伊本族。聽伊約束。卽與小族偶有微嫌。責令解紛。倘仍有列械相持者。著落協拘。三年之內。若無不法事由。卽加優賚。如該族果能奉令。風俗稍移。卽擇地建立仁里二字大牌坊。以昭獎勵。至於遊手好閒之徒。雖不比大姓。然而去之最難。臣嘗推原其故。皆緣閩地。凡武臣自水陸提督。以及各鎮以下。多屬本地之人。其內外遠近之親。自甲及乙。輾轉蔓延。不可勝數。倚草附木。羣相固結。臣愚以閩省爲反側不常之地。防微杜漸。當在平時。臣請嗣後用武臣。除水師固不能不取熟識水性者。不妨多用數員。其餘陸路宜揀選北五省之人。補用。遇爭鬪之源。而絕黨惡之患。皆寓於此。實不僅遊手好閒者無所倚賴而已也。再如臺灣一府。與內地相爲表裏。關係非輕。臣查臺灣鎮臣林亮。雖非傑出之材。亦非庸愚之輩。但其昔作臺兵。今爲臺鎮。同伍老卒。多有存者。諸凡未免姑息。是以各兵皆無嚴憚之心。查其人尙屬可用。若將林亮調於江浙廣東等處。則伊沐 皇上保全成就之恩。自當竭

力報效。臺灣要缺。臣有深知灼見之人二員。一爲雲南臨元鎮臣楊天縱。一爲雲南永順鎮臣孫宏本。此二臣者。不惟高其倬知之。卽宜兆熊亦知其爲人。若調一員爲臺鎮。皆能稱職。餘則海壇鎮臣朱文。老成持重。易鎮臺灣。亦屬相當。可否之間。伏祈 聖裁。此事所關甚大。萬望 聖恩將臣此摺留中。庶不致風聲洩漏。謹具摺密奏以聞。

陳兵弁知有懲勸疏 雍正八年

福建總督高其倬

竊查福建水師官弁兵丁。生長海濱。慣于操駕。其水務之膽勇技藝。實多可觀。較之他省爲優。但多泉漳之人。習氣相沿。仍有未能盡改者。一則重同鄉親友之情。上下通聯。彼此瞻庇。不肯公直舉察。嚴緊管理。一則以富相誇。貪得苟取。交互營私。彼此不恥。各官弁兵丁犯此病者頗多。臣幸仰蒙 皇上至高至厚之恩。諄切教訓。因思教誨之法。須與察管並行。方能啟發人心。破其愚昧。臣前此教導水師官兵者。尙未深切著明。今詳細敬思推廣 聖訓之意。作一牌檄。欲刻作小本。俾各水師官弁兵丁詳閱。使之透徹。從心內動念。改起其機。既振于有志實改者。卽以激勵隨之。于下愚不改者。卽以懲參隨之。務使水師之中。大改故習。但恐臣之所言未到。不足動人。謹另摺繕錄。恭呈 御覽。伏乞 聖恩指示。

請設浙洋玉環山官兵疏 雍正四年

浙江總撫李 衛

竊臣李衛前因台州府屬太平縣及溫州府屬樂清縣之間。海濱不遠之處。有一玉環山。地方遼闊。海外無藉遊民。多潛其中。私墾田畝。刮土煎鹽。及網船漁人。搭寮住居。漸次混雜。久必不甯。雖經禁逐。仍恐朝驅暮回。致釀後患。卽有撥兵遊巡。亦恐通同容隱。曾委大員查勘。如果設兵增戍。可以防禦。開墾地土。足供經費。另行奏

聞。否則公商派撥兵船。常川巡查等情。先經奏明在案。茲據該員等勘覆。繪圖前來。臣等細查玉環山。雖孤懸海面。然由彼而之內地。各有港口。西則由烏洋進蒲岐。所可至樂清縣地方。西北則由烏洋直過黃花關。進盤石口。可至溫州府郡城。惟西北則由楚門橫渡。水面僅里許。卽登岸踰嶺。直至太平縣地方。其東南有黃坎二門。出此則爲外洋矣。此山週圍。約計七百餘里。其中有楊嶼。正嶼。姚嶼。三峽。潭漁嶼。塘洋墩等處。皆寬平如砥。約田三萬餘畝。乃現在成田。卽可耕種者。若聚族開墾。尙可廣充五六萬畝。總計墾田。約可得十萬餘畝。而土性肥饒。又各嶼口有潮水浸灌。成灘者。尙可煎鹽。且此地外臨大海。內近溫台太平等處。實爲海疆諸郡屏障。往來之要區。況有山可以瞭遠。海盜不能掩其形。有口可以防查。洋匪難以潛其跡。查各處水師。聞有洋盜。而不能卽至救護者。多緣海潮退時。船不能出。待至潮漲。賊已遠颺。總由內地口岸遙遠。賊艘風帆迅速。追獲維艱。職此故耳。若設兵此山。只由黃坎二門出哨追賊。則無遠莫能及之慮矣。此玉環山之外。內情形也。從前督撫諸臣。非不見及於此。而究未議作何保安者。一則恐外來認墾之徒。姦良莫辨。一則恐墾熟之日。私米下海。一則恐添設官員。所費不貲故也。今臣等愚見。現在浙省生齒日繁。有人多地少之勢。莫若以本省近地之民。或有家室而願往者。或雖無家室。而有親族確保者。皆由該地方官召募。取結給照。方准往墾。到彼仍嚴行保甲。連環編牌。稽查窩隱。其他閩廣無藉之人。概不收錄。則姦良不難分晰矣。至其所收米穀。若慮出洋私賣。亦有變通之法。賦稅不徵條銀。止令輸納租米。所餘除留爲食用外。俱令由口岸汛地稟明給照。止許往溫郡樂清太平地方運賣。並將黃坎二門隘口。設汛嚴防。顆粒不許入海。則私賣之弊。可除矣。至於添設文武經費之處。臣等亦爲熟籌。查玉環山實海口門戶。此處一設官兵。則內地亦可以資藩籬。其不甚衝要處所。原額官兵。

不妨通融稍減。就近酌量抽撥。卽有不足。添亦無須過多。文職須撥同知一員。管理詞訟徵比糧租給散兵米。省出內地米價。亦可添餉。再設巡檢一員。以聽巡查差遣。武職則調遊擊一員。守備水陸各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丁八百名。內將一半分防玉環山陸路隘口。其餘一半分汛水師巡哨洋面。除出哨大船於溫黃二鎮量爲移撥外。其哨船惟擇靈便式樣。毋徒闊大耗費。所需俸餉。無甚增設。再於山口開濬船路。便於出入。至其官署營房。查取臨近深山樹木。可以備用。惟工匠人夫飯食哨船等項。俟果定添設之議。確估所需若干。或於關稅贏餘銀兩內。動支應用。諒不致有糜費之處。此雖設官添兵。不過調遣料理稍費人力。原非大爲更張矣。

澳門圖說

張甄陶

澳門在廣州府香山縣之東南。去縣治陸路一百四十里。水路一百五十里。凡海中依山可避風。有淡水可汲。曰澳。又其東有大十字門。西有小十字門。海舶由以出入。因呼曰澳門。先是海舶皆直泊廣州城下。至前明備倭。遷於高州府電白縣。後嘉靖十四年。番舶夷人言風潮濕貨物。請入澳晒晾。許之。令輸課二萬兩。澳有夷自是始。萬曆二十九年。西洋人利瑪竇入中國。始居澳門。於後西洋人來者日益衆。而諸夷稍稍去。值國初以海氛遷界。凡沿海地。皆棄弗收稅。西洋夷人。改歲課輸地租五百兩。西洋夷人聚居於澳。自是始。今按圖由香山縣東百二十里有邱嶺。然設有官署者。爲前山寨。前明副將守之。康熙七年移於邑城。以都司統兵一百駐其地。與都司官署對峙者。海防同知也。由寨而東十五里爲關閘。設把總守之。爲民夷出入要隘。明制每六月開關。支給夷人米石。支給訖。仍閉關。今關常開。惟不許夷人闖入。他皆不禁。出關閘五里爲望夏村。設縣丞分

駐其地。專治民夷詞訟。而統其成於海防同知。由望夏而西三里爲澳門。其地週一千三百八十餘丈。因山勢高下。築屋如蜂房螳垤者。澳夷之居也。夷有黑白二種。白曰白鬼。西洋人。其性黠而傲。黑曰黑鬼。西洋之屬地。滿人。其性愚而貪。受役於白鬼。其夷目曰兵頭。主約束夷兵。曰庫官。主文移申覆。澳中爲礮臺五。爲寺八。寨夷有巧思。諸礮臺頗據形勢。夷人不祀鬼神。澳有天妃廟二。皆閩粵人所建。澳有關稅一。主抽稅。小稅館三。主譏察。曰南環稅館。專稽察夷民登岸。及探望番舶出入。曰孃媽角稅館。專稽察廣東福建二省寄港商漁船隻。防透漏。杜奸匪。夷舶入港。必由十字門折而西經南環。又折而西至孃媽角。又折而東乃入澳。由澳稍西爲青州。其地多樹木。有臺榭園囿。夷之別業也。由青州稍北爲沙尾洲。又稍北爲磨刀角。秋風角可抵香城。而水稍淺。凡商民船須乘潮出入。夷舶不能進。此亦香山中外之界也。澳舊有夷城。前明總制何士晉墮之。今惟築短垣一帶爲限。夷人自設夷兵一百二十名。司夜禁。察漏稅。又前明時督撫嘗建議。請就其聚廬中貫大街樹高柵。編以各字號。分爲東西。使互相維繫稽察。聽市舶提舉司約束。後亦不行。蓋粵人之以澳夷爲虞久矣。凡番舶入廣。望老萬山爲會歸。西洋夷舶由老萬山而西。至香山十字門入口。諸番國夷舶由老萬山以東。由東莞縣虎門入口。泊於省城之黃埔。其西洋船既入十字門者。又須由小十字門折而至南環。又折而至孃媽角。然後抵於澳。其水路至香山須易小艇。夷舶不可到陸。路惟關閘一徑。兩限大海。無他岐也。夷畏卑濕。故好樓居。夷俗貴僧。故多建寺。其人將死。則均其資。以其半入寺。夷僧坐而享其利。其人哺臥而夜作。其食以左手。其睛藍色。其出入必帶利刃。其用以鉛鍊水錢。俗傳非得華人之睛則不能成。故誘人入其教。將死則爲之懺悔。竊竊其睛以去。其貨則明珠珊瑚玻璃洋布鼻烟。及諸珍詭之物。其人積思於伎巧。若自鳴鐘。千里鏡。風琴。響樂。及

泰西水車水器。皆詭異不可意測。而無濟於實用。天主教之說。尤鄙淺不足道。惟以利昭愚人入教。其性喜。而怒獸。外強而中乾。干犯法度。則必逃匿不出。非反覆譬曉。而又脅之以威。則不可得而治。其性食必以蘇合油。久則腸胃膩塞。非得中土之茶。不能去其惡。晝臥而脾緩。非得中土之茯苓以扶之。則病不可起。此澳夷之大略也。今度其情形。大約昔多而今少。昔富而今貧。昔強而今怯。何則。夷國有二王。一曰善世。一曰治世。凡爲僧者。皆屬善世。主行教。爲商者。皆屬治世。主營利貿易。今天主教久奉禁。繼而不行。而各番生齒日繁。回易之利。亦減於昔。以故來澳之夷。頗少。而在澳者。又多死徙而去。今在澳之夷。約六百餘家。每家約三男而五女。其樓房多空曠。無居人。貧華人居之。是少於昔。夷船大於中國。萬斛之舟。每號可容人五六百。其貨值數十萬金。始經題定。澳船限額二十五隻。後有覆於水者。有失利不能營運者。有壞不修者。今船不過十隻。其貨如胡椒。錫蠟。檳榔之類。皆從交趾安南諸國轉販而來。無珍異瑰奇。或無資置貨。惟以船賃各夷取其租。今澳夷中已有流爲乞丐匪類者。行乞之夷婦尤多。是貧於昔。夷之勇力不逮於佛郎機。噴噴諸國。惟精於火器。又善以千里鏡測量。發無不中。以故能雄長諸番。今澳中乃真夷絕少。有粵人與夷妻私產者。有華人貧乏無賴。衣其衣。操其音而爲僞者。雖桀鰲忿不顧身。實柔脆無能爲役。是弱於昔。又以澳門形勝論之。遠隔關閘。孤懸外海。計其地在香山。僅如黑子之著面。守老萬山。則凡諸番舶皆不得入。內港守十字門。則西夷船不得至。澳地其由澳而內入香山。有山嶼星羅碁布。非易小舟乘潮汐。不能出入。制夷之法。但閉關閘。則無所得食。斷小艇則窮而無所往。禁工匠則船朽不可用。非有叢筍幽壑。可狡而匿。重關設險。可閉而守。洛倉郿陂。可堅而待。其陽爲桀鰲不馴。乃逆知。國家懷柔天覆。必不輕加誅戮。因有恃而不恐。非真能不顧死命而敢悍然無忌也。然爲

澳夷者。亦有所苦焉。夷少男而多女。又多挾資遠出。累歲不歸。則苦於漢奸之誘拐。稍有資積。而孤居島上。漁艇小舟。出沒不可稽察。則苦於匪類之偷竊。貨物入內地。而子錢拖欠。逾期無償。或致躑躅無告。則苦於牙行之負賴。馴悍頑之類。平其氣而後。可以服其心。固中外之防。修乎內而自可以服乎外。而又嚴爲之防。以折其驕悍。豫爲之別。以杜其紛紜。此則夷民相安。萬年無事之至計也。

論澳門形勢狀

張甄陶

職撰澳門圖說既畢。因竊念今澳夷在粵貿遷。藉以資民。而桀悍亦足生事。圖近利者。視爲必不得已之局。懷遠慮者。視爲必不可解之憂。竊以二者皆非也。蓋夷人之必當備者三。其不足備者亦三。而所以制之者。亦有三。何則。凡異端左道。邪說旁門。皆以其教詐財。而夷人獨以財行教。此其志不在小。故所至之國。無肯容留。惟明之末造。人心喜異。利瑪竇始入。售其說。一時士大夫。或震其歷學之精詣。或眩其藝事之經奇。其實疇人歷算。古有事司分秒差歧。亦無大害。至於鳴鐘風琴。響樂水車。非奪天巧。則不能成。以利民川。全無所濟。徐光啟殫心水器。未有施行。湯若望講究火攻。何嘗一試。惟是壘踞澳門。歷局聚徒營利而已。今其立說有刊行者。皆鄙俚不足比於二氏之皮毛。惟以利啗人。從之日衆。凡一貧民入教。每歲予以十餘金。又讀書識字之人入教。每歲輒數十金。又另擇頭人。暗相邀結。牢絡分肥。爲利尤厚。近年奉旨嚴禁。而貪昧者仍首鼠兩端。非爲服教歸依。只以利心難割。緣西洋治世國王之外。別有善世國王。僧身僧服。惟以行教爲事。凡夷商夷僧。能誘人入教者。殿最多寡。給其餼食。以此精心煽誘。凡內地之人入教。彼國明立冊籍。謬加秩號。藉口中華信奉。卽可震聳諸番。至其所用十字水錢。不過鉛汞煎鍊。若得華人目睛點入。卽可成銀。都無消耗。凡奉教之人。臨死

則夷人以布羃其面。喃喃持咒懺悔。實乘間竊其時。以去點鉛之外。雜之藥物。別有奇功用。之不窮。術由於此。事頗秘密。民爲所愚。卽如香山聯界各邑人民。從前入唐人寺禮拜。改服爲夷業。經封閉。今聞其弊。尙未盡絕。只向之入唐人寺者。今入三巴寺。尤無迹可見耳。稅關司稽察。而民事不親。同知駐前山。而鞭長莫及。雖有縣丞移駐。官卑秩小。政令難行。若稍縱容。卽滋芽孽。可慮者一。且夷性堅忍。過人。凡所規畫。期於必遂。如服習此藥未精。卽戒子孫世世承學。故其奇伎淫巧。若出天成。實皆積思所到。其謀入中土。積慮尤深。卽如澳門本屬紅毛賄遷之地。至萬厯間。始有西洋夷人雜居之。不知何以潛奪默移。全歸彼類。曲營臺榭。旁及青州。高建礮臺。隱如敵國。納地租。卽取償地租。輸關稅。實未輸關稅。蓋夷人所納地租。僅五百兩。卽將此澳內屋地。租與在澳商民。每歲收租數倍其額。又其貨舶入口。不服稽查。但量船身。卽搬入澳。迨至內地。商人赴買。始行輸稅。是所稅皆內地之泉流。非夷人之刀布也。雖天朝體統。不計錙銖。但夷性不苦其漸。奸而苦其漸。近日常冬夷人住省。竟不回澳。卽在十三行列屋而居。危樓相望。明樹番族十字廳。一望眩目。雜居狎處。旣恐事端射利。鈎奇。又妨商業。澳門在遠。猶恐他虞。漸入省城。殊難縱可慮者二。且入國問禁。出使從俗。況在陪藩。尤宜恭順。而夷性狡陰。有異於此。凡觸禁網。雖明知無所逃遁。必強顏抗拒。以此爲能。如從前鬼兵擅拆稅館柵門。抗不就逮。停稅封船。幾於一月。桀驁不順。至諭澳門居民。盡行遷出。示以閉關遏籜。始憂餓餓。送出鬼兵懲責。修柵謝罪。又如封禁唐人寺一案。先亦強抗。稱願回國。後經承令武職。各帶兵役前往。諭以果願回國。立即出具憑依。以憑照達。始知悔懼。將寺閉封。然只封其中一座。兩旁今仍如故。又如前年毆斃人民。公然抗匿。前張承百方勸諭。始一出訊。旋卽領回。順風揚帆。徑歸本國。後雖參處官吏。已經招之不來。又如去歲承令通詳禁

約勒碑澳地。條內有不許引誘華入入教一款。必不肯從。延抗多時。後乃以番字碑立議事亭。漢字碑立縣丞公署。草草了事。難馴已甚。長此安窮。可慮者三。然而謂之不足慮者何也。蓋制馭番夷。在揣得其情。而制其死命。則自氣奪而不敢肆。所謂知彼知己。上兵伐謀者也。今由澳門往小西洋。水程幾於半載。由小西洋而歸大。西洋。則須過大崙山。賈舶難行。浩無畔岸。以此來中土者。多不願回。即使此輩千紀伏誅。該國安能爲之雪恥。且以澳門地形論之。由香山縣南去一百二十里。前山有寨。名曰蓮花。相其形勢。宛然惟肖。蓋前山如荷根。山路一綫。直出如莖。澳地如心。此外如大小十字門。九洲洋雞頸頭。金星山馬騮洲。星羅棋布。宛如花之瓣。澳夷男婦。共有二千餘人。如蠨蛸蠕動於荷心蓮蕊之中。非能爲害於華嚴香海也。其地不生五穀菜蔬。一切仰於內地。關閘堅閉。立槁非難。即使泥沙淺海。可以潛行走漏。一夫豈足爲患。澳夷知之甚審。不過外強中乾。以求苟免。其形勢一不足慮。又或謂夷舶往來。歲收其利。今倘操之已蹙。彼則相率飄然而去。不特歲額立絀。而粵民之游食者。亦無以爲生。不知澳夷並非輸其本國之貨。而販鬻於中土。不過以澳門爲居貨之地。以暹羅蘇祿交趾呂宋爲行貨之地耳。今考其輸稅。絕無大西洋土物。雖以鼻烟無用。今亦累歲不來。惟是錫蠟胡椒檳榔檀木之類。皆由外番各國販運而來。又得中土之細茶茯苓湖絲糖果之物。販往各番。抽其所得。先輸本國之稅。以養夷僧夷目夷兵。又施其半入寺行教。是彼方以澳爲利藪。非由彼國挾鎗而至於澳。從前制府題限澳船。以二十五號爲額。今連年澳夷失利。有被風漂沒者。有缺資不能營運者。僅餘十號。是澳船額不止去其半矣。而粵中關稅。輒日益增。事理灼然。去留何損。蓋該夷壟斷逐利。素爲諸番所惡。若西夷舶逐漸減少。則各番國亦必逐漸增至。且彼舍澳門。則厯局無灌輸之路。其伎立窮。各番無回易之途。其財立匱。是彼當仰命於

我。我。不。應。有。虞。於。彼。二。不。足。慮。又。或。恐。其。失。志。難。歸。遊。魂。島。外。或。劫。掠。沿。海。諸。寨。或。引。誘。內。地。人。民。不。知。洋。夷。若。離。澳。門。如。魚。失。水。現。在。如。紅。夷。佛。郎。機。諸。國。皆。彼。深。仇。一。遇。大。洋。相。爲。屠。創。闖。入。內。地。船。笨。難。行。至。於。入。教。奸。民。不。過。爲。財。起。意。天。主。教。除。不。祀。神。祇。祖。先。以。外。別。無。他。能。三。不。足。慮。雖。然。善。籌。國。者。無。忘。衣。衾。無。忽。蜂。蠆。無。以。未。陰。雨。而。弛。綢。繆。無。以。已。治。安。而。遺。厝。火。則。不。可。不。籌。所。以。防。微。杜。漸。永。遠。久。安。者。其。策。亦。有。三。一。曰。治。之。以。漸。二。曰。示。之。以。別。三。曰。備。之。以。豫。何。謂。漸。治。語。曰。猛。虎。在。深。山。百。獸。莫。敢。抗。居。檻。牢。之。中。搖。尾。乞。憐。求。食。積。威。約。之。漸。也。今。夷。人。之。肆。久。矣。欲。驟。而。馴。之。勢。不。可。得。是。必。漸。以。束。之。使。徐。入。吾。條。轂。而。後。可。從。前。設。有。海。防。同。知。雖。儀。衛。規。制。頗。屬。赫。喧。其。實。馭。夷。肯。綮。全。在。行。商。導。之。立。卽。爲。非。惕。之。亦。隨。斂。戢。今。同。知。不。司。稅。務。則。不。能。駕。馭。行。商。通。事。高。而。無。民。勢。不。相。屬。今。雖。據。暴。令。稟。請。夷。舶。出。入。必。經。同。知。點。驗。其。實。從。前。同。知。何。嘗。無。點。驗。之。責。正。如。十。羊。九。牧。徒。見。贅。疣。審。欲。振。肅。紀。綱。莫。如。核。綜。名。實。但。將。稅。關。協。辦。之。驍。騎。校。改。用。同。知。兼。理。則。自。然。外。夷。內。商。悉。就。約。束。而。小。艇。漏。稅。違。禁。出。海。入。寺。奉。教。諸。弊。自。除。再。於。澳。地。設。同。知。公。館。一。所。往。來。居。住。彈。壓。番。夷。稽。查。奸。宄。情。既。相。習。愛。戴。自。生。可。使。革。心。何。憂。不。率。是。治。之。之。策。一。曷。爲。示。別。澳。夷。舊。有。城。垣。爲。明。總。制。何。士。晉。所。墮。今。尙。築。有。短。垣。一。帶。垣。以。下。係。望。夏。莊。今。縣。丞。所。駐。空。無。居。人。垣。以。內。則。澳。夷。之。居。華。人。雜。入。其。中。賃。屋。營。生。租。既。歸。夷。又。日。滋。釁。從。前。有。遷。民。出。澳。之。語。詳。牘。雖。在。託。之。空。言。今。若。暫。請。將。關。稅。贏。餘。酌。借。一。二。萬。金。搭。造。官。店。賃。與。澳。民。初。年。免。租。以。爲。遷。徙。之。費。次。年。以。後。將。租。抵。稅。十。載。可。完。十。載。以。後。歲。收。其。利。審。能。行。此。有。數。利。焉。夷。人。居。樓。上。賃。華。人。居。下。體。統。倒。置。遷。則。可。免。一。也。夷。人。最。重。夜。禁。而。華。人。好。於。晝。夜。往。來。易。於。挑。釁。啓。侮。遷。出。則。不。相。涉。二。也。盜。賊。無。自。竄。入。擾。害。夷。人。三。也。澳。奸。無。因。拐。誘。夷。婦。四。也。且。百。物。

工匠皆在澳外。夷每日仰命於我。何敢跳梁。勝於以口舌爭五也。此治之之策二。曷謂備豫。今粵人談澳夷。輒爲變色。不知如佛郎機紅毛。皆非善類。而內泊黃埔。尤近肘腋。此地迫居省會。無用設官。請倣閩省海關之例。番舶入境。起柁封銃。開船之日。給還出口。仍請旨曉諭各國夷王。令自行曉諭。一年之後。如例遵行。則規制森嚴。可保永遠無事。是治之之策三也。雖現今德威宣暢。中外同風。何庸長慮卻顧。然欲觀未然而彌後患。其策實不外此。雖事關重大。非敢以卽見之施行。或者千慮之愚。足資采擇。

上廣督論制馭澳夷狀

張甄陶

一夷人寄寓澳門。已逾百載。其國富饒伎巧。雄長諸番。凡各番國若喘若噓。若啖若吸。皆其屬國。卽天方國之支流餘裔也。凡各番書信。由澳夷而關通。貨物以澳夷爲寄頓。制馭夷人。乃制馭各番船之綱領。必須揣得其情。而後可以制其死命。現在澳夷奉法惟謹。別無他慮。惟是澳中民夷雜處。數盈二萬。凡命盜鬪毆之事。勢所必有。民人有妨損於夷人者。地方官皆盡法處治。無少徇庇。至夷人之有害於民人者。夷目必多方抗匿。或云情甘回國。不在澳居住。或欲登臺燃礮。以死抗拒。內地官司。亦竭力盡法。至於斷其貿易。禁其米穀。將興大兵。釀大獄。然後途窮力盡。僅乃就法。其實皆澳中夷目妄意爲之。以示自大。非該國夷王之意。並非澳內番夷之意也。查洋夷自入澳以來。衣食所資。仰給於此。又取其羨利。以歸奉夷王。凡西洋船入澳。稅額較各番船輕減倍蓰。該國視澳門爲外府。澳夷斷不敢抗顏干紀。捨澳地而去。而自取該國夷王之大戮。亦斷無合澳夷人皆願以身爲薤粉。以袒一二不法夷人之理。凡其桀驁抗拒。皆以視吾法之必行與否耳。況澳中彈丸六里。此外海天相接。離該國一載程途。何所憑依。公然抗拒。必不然矣。故制夷之法。惟在灼見其

情。凡官司與通事行商。當下澳之時。以內地之無利於夷人。而夷人之仰命於內地。與夫懷柔優渥。比諸番懸倍之處。略爲宣示。則彼之氣索伎窮。自然帖耳受制。而又嚴緝內地往澳人民。勿使侵盜喧鬧。小事用夷法。勿與深求。大案執國法。斷無輕縱。則恩威兼盡。澳夷永永相安矣。

一澳門設有海防同知。專司彈壓番夷。規制頗爲鄭重。其實事權不屬。夷性桀驁如初。且未設此官之前。該地離香城寫遠。一切小事可已。夷漢各不生心。自設此官。專司澳務。其內地之法。不得行於夷。夷人之事。皆得責於我。轉滋多事。又其駐劄衙門。在前山寨內。離澳地十三里。凡事不聞不見。不過委之駐澳縣丞。此官幾於虛設。雖有標兵一百。把總二員。稽查夷船出入。其實夷舶只由關部稽查。同知兵役。從不登船查驗。不過照依關部稟報具文而已。伏思澳夷之犯法負固。皆其夷目爲之。與澳夷無與。因澳夷但知有夷目。而不知有天朝之官。是以聽夷目之驅遣。今欲束以條鈐。而馴其血氣。宜使合澳夷人漸知有國法之可遵。官吏之可恃。則自漸有知識。不聽夷目之驅遣。而夷目亦不得借其氣勢。以自張。應將稅關委員。改用同知料理。則一切番舶出入。皆聽同知之稽查。而一切情形。無不瞭於同知之意內。而又視其欲惡爲之調劑。則其心彌復歸向。雖復夷目迫之附已。亦不肯從。夷目失衆夷之助。自然不敢恣肆。十數年後。可使就繩約如內地。語云。虎噬人而媚養己者順也。或疑夷性叵測。不宜以同知迫處。恐有意外之事。然縣丞驍騎校。亦皆職官。雜居已久。何嘗滋事哉。

一澳夷言語不通。必須通事傳譯。歷來俱以在澳行商傳宣言語。該商人之鼻息。兩相浹洽。言語易從。後於設立同知。定議章程之時。內有將同知標兵撥出二名。充爲通事一條。商人卽欲卸責地方。而標兵充當通事。既

與澳夷不相諳熟。不能得澳夷要領。且人微言輕。反以啟侮。更或侵漁生事。關係非輕。仍請照前用洋商通事。乃商人視爲畏途。多方推諉。此件頗爲駁夷樞要用。商人則夷人曲折無不諳曉。用兵役則此輩無知。反視夷人爲奇貨。滋事作奸。其弊無窮。況商人之當通事。猶民人之充地保。按年輪換。不過暫時答應。非有苦累。不可聽其置身事外。蓋澳夷惟利是知。別無瞻顧。商人服飾麗都。錢財充牣。可以取重於夷人。又平日夷人孰良孰莠。孰富孰貧。無不周知。斷不宜驟易生手兵役。致傳譯不通。事有窒礙。

一向來各番從無帶人口入內地之例。近年乃有一二番舶將婦女載入內地。經前制憲行司查議。許其寄搭澳門居住。回船仍載出口。蓋恐番婦在行。民夷雜處。恐滋意外。澳門則夷人氣類相通。別無嫌忌。也不知澳夷性情點巧。與各番不同。凡澳夷與各番夷欲其離不欲其合。何則。凡關部之例。各番船俱由東莞虎門入口。卽時赴關上稅。每番舶一隻。上稅二三萬金不等。惟澳夷之船。則由十字門入口。收泊澳門。並不向關上稅。先將貨搬入澳。自行抽收。以充番官番兵俸餉。又有羨餘。則解回本國。至十三行商人赴澳承買。然後赴關上稅。是所科乃商人之稅。與澳夷無與。又則例甚輕。每一舶不過收稅三四千金不等。故澳夷得往澳之後。震誇諸國。以澳門地圖爲寶。近年以來。天主教不行。該國夷王不肯輸財於澳。澳夷漸以困苦。所有題定洋船二十五隻。多不能營運。現在惟有十餘號而已。竟有將船照私賃呂宋夷船。影射入澳。均分其利者。其跡甚秘。無可尋求。猶幸各番與澳夷不睦。尙未有勾通之路。且澳夷藐視諸番。不相欵洽。今若聽各番得以婦女入澳。則由寄頓而探視。由探視而親熟。萬一鑿破混沌。將澳舶名號質與各番。則澳門添數舶於稅額。不增外番漏一舶。則於稅有缺。海關每舶少萬餘金之稅。則澳夷輒增數萬金之利。關係非小。請於現在洋舶回空之時。嚴諭以後不

許攜帶婦女入口。萬一仍有無知番人。將婦女入口者。卽責令行家看守。以洋行住一番婦。料無大事。不可聽其寄頓澳門。以爲交通捷徑。

一澳門雖爲地無幾。然夷人入住多年。專以行教爲事。其志實不在小。蓋由該國有二王。一曰普世國王。係屬僧身。一曰治世國王。係屬民身。僧王氣勢。在民王之上。專以行教爲事。如聞中土奉教者衆。則源源輸財而至。澳中始得饒富。又夷人所有汞銀。乃銀鑛水銀合藥煎鍊而成。若得華人目睹。則易於點化。凡入教之人將死。夷人必竊其睛以去。夷人誘人入教。非特異志。亦有所圖也。澳中舊有唐人廟一所。唐人奉教者。皆入廟禮拜。凡香山順德新會東莞南海番禺沿海嗜利之徒。多入其教。至乾隆九年。香山令張汝霖始詳請將廟封閉。大費心力。始克成事。此後各處奉教民人。始不敢至。唐人廟禮拜。然聞尙有竟至三巴寺禮拜者。此爲禁戢夷人之根柢。但其教不行。則氣勢自然衰止。仍請飭下沿海各附近澳門州縣。每年將不許陰行奉教及偷至三巴寺禮拜事由。禁諭一次。其禮拜之期。在冬至前後。仍飭澳門同知嚴緊稽查。但邪教永永不行。則此等夷人久之又久。亦與內地耕鑿之民同安無事矣。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研經室文集

阮元

廣州市城南海中。有大虎山。爲內外適中扼要之地。昔人未於此建礮臺者。以其東南彌望皆水。漫無逼束。故也。余於丁丑冬。閱虎門水師乘兵船出。零丁雞頸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乃擇於大虎山築建礮臺。或曰。山前彌望皆水。若賊船不近山。豈能招之使來受礮耶。余曰。水雖瀾漫而沙厚積於遠水之底。外潮內江。急水深泓。所落滌而行者。皆近此山之根。爰乘小舟親測之。近山者其深數十丈。若遠至百丈以外。漸

淺矣。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築臺周。一百二十丈。高丈八尺。女牆三十六。神廟藥局兵房畢具。置大礮自七千斤至二千斤者三十位。發之能擊三百丈之外。此無異對面有山。逼而束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臺之外有沙角礮臺。爲第一門戶。進而橫檻鎮遠。爲第二門戶。此大虎爲第三門戶。又於大虎之內。新建臘德大黃二礮臺。爲第四門戶。方今海宇澄平。無事於此。此臺之建。聊復爾耳。然安知數十年後。不有懼此臺而陰弭其計者。數百年後。不有過此臺而懼取其敗者。又若山之內山之外。或淤高而耕爲田。或落深而改其道。則亦未能預料矣。爰爲銘曰。嶺南薄海。虎門洞開。乘潮立壁。馮山起雷。聲威所擊。無堅不摧。波恬風偃。巍巍乎此臺。

南澳氣

陳倫炯

南澳氣。居南澳之東南。嶼小而平。四面掛腳。皆巉岵石。底生水草。長丈餘。灣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入。溜則吸攔不能返。隔南澳水程七更。古爲落滌。北浮沉皆沙垠。約長二百里。計水程三更餘。盡北處有兩山。名曰東獅象。與臺灣沙馬崎對峙。隔海闊四更。洋名沙馬崎頭門。氣懸海中。南續沙垠至粵海。爲萬里長沙頭。南隔斷一洋。名曰長沙門。又從南首復生沙垠。至瓊海萬州。曰萬里長沙。沙之南又生巉岵石。至七州洋。名曰千里石塘。長沙一門。西北與南澳。西南與平海之大星。鼎足三峙。長沙門。南北約闊五更。廣之番舶洋艘。往東南洋。呂宋。文萊。蘇祿等國者。皆從長沙門而出。北風以南澳爲準。南風以大星爲準。惟江浙閩省往東南洋者。從臺灣沙馬崎頭門過。而至呂宋諸國。西洋呷板。從崑崙七州洋東。萬里長沙外。過沙外崎頭門。而至閩浙日本。以取弓弦直洋。中國往南洋者。以萬里長沙之外。渺茫無所取準。皆從沙內粵洋。而至七州洋。此亦山川地脈聯續之氣。而於汪洋之中。以限海國也。沙有海島。大小不同。少見人。遇舟飛宿。人捉不識。懼擄其背。吐魚蝦以

爲囊。余在臺時。有閩船在澎湖南大嶼。被風折桅。颶沙壤。有二十人駕一三板腳舟。用被作布帆回臺。餓斃五人。余詢以何處擊碎。彼僅以沙中爲言。不識地方。又云潮水溜入。不得出。余語之曰。此萬里長沙頭也。尙有舊時擊壤一呷板。潮雖溜入。若以南風棹長潮。再不得歸矣。大洋之水爲沙兩隔。節次斷續。南北沙頭爲潮汐臨頭。四面合流。外長而內退。外退而內長。須沿沙節次撐上。斷續沙頭。夾退流。乘南風。東向盡流南退。雖欲北上求生。而南下者正所以生也。何也。南風夾退潮。方能出溜。雖溜下。然而歸於大海。不入內溜。方得乘南風而歸。諸人聞余言。羣起而呼曰。曾到此地乎。不則何爲知之確且詳。有如目覩。壞呷板尙存。爲飛沙汙沒。我等飢抱海鳥爲餐。渴飲其血。駕長潮爲溜所吸。不得開者三四日。無奈禱簪棹退潮吉。乃溜入大洋。颶十二日而到臺也。余又語之曰。呷板颶壞。聞之粵東七八年矣。耐之舟。颶風於何處。計風信而度之。諒在斯矣。至於潮水分合。退爲長。長爲退。夾流雙開。臨頭匯足。易知近隔。難識遠扞。自有一定之理。在悉海國形勢於胷中。意會變通。有可到處。有不可到處。安能處處而指識。豈操舟者把死木之所爲哉。則如南澳氣受四面。流水吸入而不出。古爲落滌。試問入而不出。歸於何處。豈氣下別有一海以收納乎。四入者從上而入。必從下而出。如溪流湧急。投以葦蓆。入而出於他處。此理甚明也。

記任昭才研經室文集

阮元

任昭才。鄞人。善泗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泗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常避之大魚。

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礮。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礮。嘗遭颶。沉於溫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撥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撥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礮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爲武弁。以病卒於官。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四目錄

兵政十五 海防中

臺灣始末偶紀

靖海侯施琅傳

平臺紀略總論

平定臺灣述略

上福節相論臺事書

蛤仔難紀略

論蛤仔難形勢

蛤仔難原始

論埔裏社事

論臺灣要害

臺灣城工可緩議

籌畫海寇疏

陳臺灣棄留利害疏

論臺鎮不可移澎湖

謝金鑾

謝金鑾

謝金鑾

姚瑩

趙翼

鄭光策

王命岳

施琅

藍鼎元

覆制軍臺疆經理書

臺灣保甲責成鄉長書

請開臺灣米禁疏

請開臺民攜眷之禁疏

條陳臺灣事宜狀

治臺灣私議

條陳閩省利害疏

臺灣班兵議上觀鎮軍

覆趙制軍言臺灣兵事書

藍鼎元

藍鼎元

高其倬

吳士功

沈起元

沈起元

范承謨

姚瑩

姚瑩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四

兵政十五 海防中

善化賀長齡稿庚輯

臺灣始末偶紀

魯之裕

臺灣閩海諸島之饒也。幅員南北約三千里。東西踰六百里。漢番生齒百有餘萬。其產布穀金石牛馬齒革羽毛竹木絲枲蔗漆藥物。其番有生者熟者。其聚族而居之所曰社。合臺灣之社有三百五六十焉。其社有生番有熟番。生者何。不與漢羣。不達吾言語者也。熟者何。漢番雜處。亦言吾言語吾語者也。而總之射生飲血嗜殺果鬪挾其饒以致旁近諸島相爲犄角。明以前禁弗與通。隆萬間華人劉香老林道乾者。賈其中。尋蹕之。未幾爲顏思齊所奪。思齊者亦華人。習于倭而因以用之者也。思齊死。乃并入于紅毛。鄭芝龍之投誠也。子成功留閩。思得臺灣以苟存。臺灣之門戶曰澎湖。俗呼鐵門限。以其有吸鐵石焉。船至則膠。前此之所以不通也。至是洋人見王衣冠者乘巨鯤。時時往來衝突其間。踰月鐵石盡。成功適載輜重至。停泊澎湖。而使何斌誘諸番應于臺。紅毛守者不能拒。成功遂僭王其中。至康熙二十一年成功卒。子克塽來歸。朝命籍而郡縣之。置府一曰臺灣。縣三曰臺灣鳳山諸羅。監司一曰廈門道。更爲置南北二路營將弁。佐之以守備。分防之以千把四司。而總轄之以元戎。綦布星羅。制甚善也。蓋嘗綜其形勢而論之。閩粵江浙之賈舶出洋。皆不能越臺灣而別由乎他路者。固以其三千里之區曲。而抱乎東南海隅也。而澎湖則中枕乎臺之曲。以相犄角焉。形勝據而產復饒。此臺之治亂之所以易也。且臺之東所聯屬者爲呂宋琉球紅毛諸國。西南則交趾。又東則暹羅柔佛大年占城六見皆近焉。直西則與麻六甲咬嚙。呖啞齊英圭藝荷蘭大西洋相通。北則日本朝鮮。直接乎盛京。要皆

可一帆而涉。遠者不踰旬日。近或旦夕間可達。蓋臺灣內濱于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山東五省外。羅以數十餘國。臺灣而得潔已。愛人恤兵。明于治要者。柄之則五省以有所衛。而無虞于外患。而澳門廈門甯波崇明四口之貿易者。源源其來矣。如是而沿海之汎隘。俱可以無警。臺灣之治忽。其有關於內也。豈淺鮮哉。

靖海侯施琅傳

陶元藻

琅字尊侯。號琢公。晉江之海濱人。貌魁梧。方頤廣額。膂力絕人。比長。隨族父武毅伯於福軍中。時主兵者募壯士。有鼎重千鈞。命諸壯士舉。咸以不能對。惟琅從容舉之。環步數巡。仍還其所。衆乃異之。旣而從戎討山寇有功。授遊擊。時唐王聿鍵僭號福州。授爲左衝鋒。嘗統偏師。迷入榛莽。有虎導之行。始與前軍會。前軍望見琅與虎偕。爭趨救。虎逸。琅笑曰。微虎。我何由至此。衆大驚。唐王敗。鄭成功羅致之。爲左先鋒。相得甚。軍儲卒伍。及機密大事。悉與謀。嗣因成功將掠粵之惠潮。以佐餉。琅不可。成功勿懌。復有將弁犯法當誅。成功爲之解。琅不從。由是成功疑其背已。欲殺之。琅覺。宵奔自度土人皆成功牙爪。渡必不能脫。緣山而行。山故多洞。乃匿於洞中。俄而追者數十騎果至。火光燭天。大索巖穴。琅所匿洞。忽生棘刺。索者不可得。歸報成功。成功喟然嘆曰。我一患于中原矣。琅父大宣弟顯。遂被害。越數日。琅從洞中出。晝伏宵行。乃抵晉。從定遠將軍解福州圍。授同安副將。破灝州壘。擒其騎將。降萬餘人。陞總兵官。旋陞水師提督。成功卒。子經猶據廈島。康熙元年。琅密陳金廈可取狀。上嘉納焉。卽命便宜行事。遂率將士搏其島。克之。降萬八千人。晉秩右都督。靖海將軍。入爲內大臣。封伯爵。而島旣破。經收殘卒數千。竄臺灣。傳將劉國軒以澎湖險要。據澎湖。經死。子克塽繼。士卒漸衆。仍抗命猖獗如初。二十年内閣學士李光地。又陳臺灣可取狀。并薦琅才可用。總督姚啟聖亦奏琅能。仍出爲

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駐廈門。明年六月將興師。籌畫指揮。統其權于制府。而親率其旅。在提督軍門。適候南風。或言不利於行者。琅曰。吾泊舟地。離賊遠。北風起。舟從風颺。散非二三日不能集。今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浪靜。夜可泊洋。聚而觀。費不過七日。舉之必矣。且國軒爲鄭氏梟將。澎湖破則臺灣不戰而自下矣。遂行入澎湖。故道皆爲賊據。官軍不得泊。因次七罩灣。水駛石惡。忽潮漲。石盡沒。得平坦以渡。國軒築短牆。置腰砲。環二十里。琅遣前鋒藍理等奪艦直入。會南潮發。爲疾流所壓。賊船四合。琅親督大鯨衝其圍。總兵官吳英繼之。殺賊將大小七十。賊兵二千。取虎井桶鹽盤嶼。遂督師分三隊。東指牛龍山爲奇兵。西指牛心灣爲疑兵。中又分三股。攻賊堅壘。賊堅拒良久。總兵官林賢率先陷陣。大師繼至。呼聲振撼。波濤自辰至申。焚舟百餘。殺其將三百。兵萬二千有奇。凡海洋占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將戰時。黑雲起。國軒方椎牛置酒相賀。帳中忽聞雷鳴。賊軍皆錯愕。無措。遂大敗。遁歸臺。我軍乘勢趨臺灣。國軒就縛。克塽出降。果如出師時琅所料。蓋琅家於海濱。知澳島險易。又向依鄭氏。熟悉其上下軍情故也。臺灣平。琅由海道報捷。七日抵京師。而啟聖以飛騎由內地後。琅二日到京。仁皇帝嘉琅功。封靖海侯。世襲罔替。琅還朝。以步履難。命侍臣扶掖上殿。恩賚有差。年七十六卒於官。諡襄壯。子世綸。世范。范襲侯爵。驃爲水師提督。以康熙六十年朱一貴叛。征討有功。贈太子少保。諡勇果。其克臺灣。亦以六月。與琅平臺之期。先後相符云。

平臺紀略總論

藍鼎元

臺灣治亂之局。迴出人情意計之外。其地方數千里。其民幾數百萬。其守土之官。則文有道。有府有縣令。大小佐貳雜職若干員。武有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守備大小弁目若干員。其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又

當國家全盛。金甌靡缺。而朱一貴以饅鴨小夫。歛焉倡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料歟。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孳孳以爲利藪。沈湎樛繡。連宵達曙。本實先撥。賊未至而衆心已離。雖欲不敗。弗可得已。然鹿耳鯤身。夙稱天險。鄭氏一踞其間。遂歷三世。國家圖之數十年。費錢糧幾百千萬。而後能收之。今不動聲色。七日恢復。巨魁就擒。孽從授首。良由我

聖祖仁皇帝德福齊天。神威遠

震。

諭旨遙頒。老幼無不感激流涕。蓋至仁厚澤。滄浹人心者深也。雖然今日之奏勳。乃他年之龜鑑。知此

說者。其知未雨綢繆之道乎。臺灣海外天險。較內地更不可緩。而此日之臺灣。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尙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嶠。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爲野番嗜殺。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畏。甚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仔難。崇爻。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使止也。地大民稠。則綢繆不可不密。今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營。以四五百里山海奧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郎嶠。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方千餘里。淡水營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岔以下。尙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緊不足以遠。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思而不能寐者也。臺民好爲盜賊。不因飢寒。方慶削平。又圖復起。去歲平臺。大定之後。尙有布散流言。嘯聚巖谷。復謀作亂者數次。屢經撲滅。至歲餘始殄。而王忠一賊。伏匿深山。至我

皇上卽位。乃克就縛。可見地方廣大。搜捕弗及。雖平臺僅在七日。而拔盡根株。東擒西勦。亦有

兩載艱難。欲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可也。以愚管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管轄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餉。歲徵銀九千餘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坌設巡檢一員。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爲賊藪。于門內設千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園設守備一營。兵五百。郎嶠極南僻遠。爲逸盜竄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員。爲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出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之均。賦役平訟。獄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尋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三年而疆圉可固。五年而禮讓可興。而生番化爲熟番。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顧或謂臺灣海外。不宜闢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境既開。有日闢無日蹙。氣運使然。卽欲委而棄之。必有從而取之。如澎湖南澳。皆爲海外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皆嘗遷其民而墟其地。其後皆爲賊窠。閩廣罷敝。乃設兵戍守。迄今皆爲重鎮。臺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嶼盜賊。後先竊踞。至爲邊患。比設郡縣。遂成樂郊。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理。則爲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爲盜賊禍亂之所。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卽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綢繆者也。閒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噬臍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爲寒心哉。

平定臺灣述略

趙翼

臺灣自古不隸中國。文獻通考云。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澎湖旁有毘舍耶國。蓋卽是也。明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爲俞大猷所逐。遁入臺灣。皆土番。道乾不樂居其地。殺番取其血固舟。入占城。天啟中有奸民顏思齊。引日本倭據之。鄭芝龍附焉。遂爲巢穴。崇禎元年。芝龍就撫。以其地饒荷蘭紅毛夷。我朝順治初。大兵下閩。芝龍降。其子成功不從。據金門廈門諸島。屢爲患。十六年。自江南敗歸。十八年夏。隨襲取臺灣。時荷蘭固守不肯下。成功告之曰。此地本先人故物。我欲得之耳。金帛悉以歸汝。荷蘭乃攜貲去。成功名臺灣曰東都。設天興萬年二縣。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錦襲。改東都爲東甯。縣爲州。增安撫司三。南北路及澎湖各一。其地肥饒。穀歲三熟。閩粵人爭趨之。日富庶。錦據以擾沿海地。無甯歲。二十年。錦卒。子克塽襲。僞將劉國軒鎮澎湖。二十二年。我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克塽國軒降。乃設臺灣府。及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其地東倚山。西棲海。北至雞籠。城南至下淡水。長千餘里。西闊四五十里。或十餘里。山之東則層巒疊嶂。皆生番所居。打鹿爲食。不隸版籍也。六十年。奸民朱一貴倡亂。總兵歐陽凱戰死。府城及諸羅鳳山俱失。一貴稱義王。僭號永和。閩督滿保遣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以萬七千兵入平之。俘一貴。雍正元年。以諸羅北境遼闊。增設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六十餘年以來。地大物賄。俗日益淫侈。奸宄因芽。葉其間。官斯土者。又日事陵削。會漳泉二府人之僑居者。各分氣類。械鬪至數萬人。官吏不能彈治。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率兵至。以虛聲脅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爲亂。豎旗結盟。公行無忌。淡水同知潘凱者。方在署。忽報城外有無名屍。當往驗。甫出城。卽爲人所殺。并胥役殲焉。當事者不能得主名。則詭以生番報。謂番性嗜殺。途遇而戕之也。使人以酒肉誘番出。醉而掩殺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殺人者實脫然事外。於是民益輕視官吏。而番亦銜刺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

理杙地險族繁。悉爲盜賊藪。閩廣間故有所謂天地會者。爲奸徒結黨名目。爽文借以糾約羣不逞之徒。嘯聚將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彰化。趣縣令俞峻。及副將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駐營於五里外之大墩。諭村民擒獻。否則村且燬。先焚數小村。怵之。被焚者實無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全軍盡沒。赫耿俞皆死焉。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孫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啟宗。悉爲所殺。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啟埏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爲羣賊所害。鳳山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楊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總兵柴大紀。及監司永福。同知楊廷理等。率兵民固守。賊屢攻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僞官來監稅。有泉民林湊等起義擒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閩中間變。黃仕簡率兵由廈門渡海入府城。陸路提督任承恩。亦率兵由蚶江渡海入鹿港。副將徐鼎士。由閩安渡海入北淡水。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斂。黃仕簡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連戰復諸羅。遂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爲賊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亦以兵少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以二月二十一日始進復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卽潛入其中。與外賊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遊擊鄭嵩死焉。壯猷等遁歸府城。先是二月中。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速殄賊也。有旨令閩督常青爲將軍往督師。至是適至府城。人心稍固。閩督李侍堯甫蒞任。卽預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立卽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侍堯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恒瑞爲叅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爲叅贊。分浙兵二千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誅郝壯猷。於是人心咸奮。出師有日矣。時賊雖猖獗。勢力尙未甚大。

各村民俱未爲所脅也。而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慮兵少或不敵。甫交綏。卽退。常青又請兵一萬。賊得以其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地皆從賊。莊大田驅以擾府城。林爽文驅以擾諸羅。勢益熾。迨官兵從隣省調至。閩又守風過海。凡兩三月。則我兵僅增萬。而賊已增十餘萬矣。諸羅爲南北之中。林爽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圍。連日夕不止。大紀與兵民共守。常青先後遣總兵魏大斌。叅將張萬魁。遊擊田藍玉。副將蔡攀龍。貴林等三度往援。皆爲賊所截。張魏田蔡僅得入城。損兵大半。貴林及遊擊楊起麟。都司杭富等。皆被戕於賊。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書寸紙。募人問道夜行。始得達府。而賊禁粒米不得入城。攻益急。諸羅士民悉力拒守。凡百餘戰。幸皆不大。然已饑疲不能支。常青催恒瑞自府城赴援。時藍元枚已歿。則催總兵普吉保自鹿港赴援。各有兵五六千。俱以賊勢盛不敢進。孤城將旦夕陷矣。上念諸羅被圍久。特改名嘉義以旌士民。而先已預燭事。幾慮諸將不足恃。六月中卽調陝督福康安爲將軍。及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并發明詔。聲言調兵十餘萬來滅賊。冬十月。所調蜀番及粵西兵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當卽往鹿港進。會颶風不得渡。守風於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檣竿如櫛。列數里。賊聞之不測多寡。謂真有十萬兵至。始懼。十一月八日。福將軍等起行。賊方列拒於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十餘賊。賊卽披靡。海蘭察笑曰。此一羣犬耳。何畏。遂麾兵入。沿路復擊殺賊之伺隙者。至牛稠山再敗之。卽以是日抵嘉義。城中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將軍至。無不欬歔啜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賊遁而聚於此。十八日百道仰攻。又克之。賊自倡亂以來。狙於官兵之持重不虞。此次之難抗也。遂遁歸大里杙。大里杙已築土城頗堅整。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退而復集。

者數次。既夕。我兵伏溝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歷歷可數。發槍箭。無不中賊。自知失計。遽滅火。復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死無數。黎明。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攜孥走。據守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壘石爲陡牆。長數里。其所預營扼險處也。十二月五日。官兵騰而上。殺千餘人。於是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孥於番社。惟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中。十三日。先獲其孥。五十三年正月四日。林爽文潛出覓食。遂擒之。而莊大田之在南也。雖與林爽文同逆。又各自號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下。益焚掠。聚糧爲旅拒計。已又思出降。計未定。而將軍已於十六日至牛莊。大田倉猝出拒。敗而走。官軍追之。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郎嶠者。負山臨海。最遼阻。莊大田與其黨潛匿焉。將軍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之。於水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得出陣。殺者數千。溺海者數千。擒而戮者亦千餘。莊大田亦就獲。臺灣平。

上福節相論臺事書

鄭光策

一宜出奇兵以覆賊巢也。賊之根本在彰之大里杙。其可以翹此巢穴以爲牽制者。則鹿仔港與淡水兩處之兵。但鹿港傍海。地處其下。又隔以大肚溪之險。路徑叢雜。傍山一帶。賊皆據險守望。仰以攻之。其勢稍難。若淡水則重關疊隘。高據崇山。望下情勢了然在目。出大甲溪數里。據牛罵山頭。卽望見大里杙。且其地平坦。依海而西。則連於鹿港。依山而東。則直搗賊巢。此誠用閒出奇之勢也。淡防同知徐夢麟雖文職。然曾閱其文報。才具曉暢。似可倚以辦賊。彼處守爲徐鼎士。亦與徐君協心。前曾屢請進兵。乘虛搗賊。但兵力尙弱。僅足以自守。鄙意鹿港淡水兩處。皆爲要區。若得會合兩處之兵。徑攻賊穴。則賊必還而自救。南路之圍。不攻自解。若使賊不及防。而得破其巢。則根本既翹。勢更潰散。此兩處不可不速爲謀畫。且鹿港新失大帥。人心搖惶。而淡水又

爲賊之後戶。恐爲大兵所蹙。或謀奔突北竄。淡水地多險隘。又多富莊。後通內山。路尤深奧。若令賊首竄入。必難收拾。宜於現在兵內。再截留數千。分作兩枝。一枝當命一大帥帶領將弁。副以餉銀糧米。直趨鹿港。會同淡水。以攻賊巢之前。其一枝亦宜精選驍勇有智謀者。助以餉銀。不須糧米或由五虎門。或由蚶江配船徑往淡水。以助二徐。爲攻賊巢之背。內則防其竄逸。外則批亢擣虛。或令分兵以連絡鹿港之聲勢。俟大兵雲集。卽剋期同時并舉。賊之腹背受敵。勢必不支。此亦一要機。不可失也。至大里杙山後生番各處。亦宜并檄徐君購通。毋令賊首竄入。

一宜招義勇以厚兵威也。官兵與義勇互相爲用。無官兵則義勇之勢不壯。無義勇則官兵之用不靈。二者不可偏廢。然究其得力。義勇實便於官軍。蓋官軍地勢不明。音語不通。登涉險阻。未必皆屬歷練。不便一也。官軍來自長途。力已困敝。又兼以渡海風濤。水土不服。易生疾病。且人非土著。無所繫累。未必皆具敢鬪必死之心。其不便二也。官軍遠方赴召。又隔以海潮風汛。緩急不能應時。前之所召者。或疲病死亡。後之所赴者。又祇足補缺。所召雖多。不能一時并集。且沿途勞費。不如義勇易於購募團結。其不便三也。臺地山林叢雜。谿谷險隘。將來賊首勢敗。其黨夥必逃竄深山。搜捕殊爲費力。惟用土人以招土人。彼有恃則易降。用土人以購土人。其踪迹亦易得。此官軍不如義勇之便四也。且賊所殘破之地愈多。則流離愈衆。我此時不招爲義勇。其桀驁不馴者。必歸於賊。是愈長賊鋒。卽負騎牆之見者。不見從我之爲利。亦難以歆動餘衆。其當用義勇五也。又按全臺攻守大勢。南擊鳳山。中固府城。北攻賊爽。兼用閒道以援諸羅。又進而助鹿港。助淡水。地將千里。分戰守而計。非每處用兵萬人不可。且自府城至諸羅。諸羅至彰化。遙遙百數十里之地。中無數枝重兵屯駐策應。使步

步爲營。隨進隨守。隨用以招撫。以自固其後。則其勢必不免爲賊所兜圍。否則既進之後。亦必爲賊所邀截。諸羅援兵。所以屢通而屢梗者。坐此病也。現在臺地兵額。除死傷病廢。其尙存而可用者。度不能過三萬。義民之額。又隨口糧之有無。以爲聚散。時繼時羸。然合兵而計。其數亦不過五萬。以之爲守。或僅足以支。以之爲戰。必不敷於用。所召各省之兵。聞又不及萬人。聚之則勢孤。散之則力薄。此其情勢。更不可不亟增義民。厚其糧餉。命各處再募數萬人。或卽團爲土兵。以益聲勢。庶敷調遣。若謂義勇多係流亡。苟且糧食之人。無濟於用。竊又以爲不然。凡兵之勇怯。在乎將之能撫卹訓練。得其歡心與否。果得其心。雖驅市人以戰。可也。且賊之始事。其陰謀團結者。亦不過數百人。其餘皆烏合之衆。然何以喧囂一呼。力拒官兵者。每處動以萬計。蓋以賊每得勝。歸必立犒牛酒。死亡者屍必搶歸。而我軍每事限於軍需。則例於義勇所給發口糧。及一切卹死賞功之令。反未能盡行。又風聞每遇爭戰。官軍多驅義勇爲前行。及歸論功。義勇又常居後。既不足以得其歡心。又何以致其死力。聞臺地諸義勇。惟臺防同知楊廷理所募。撫卹最爲有方。戰守亦最用命。此番再募。務須慎擇將領。以撫馭之。而中堂亦時於賞罰之中。示以至公至仁。以振作其氣。蓋人無畛域。視之爲義勇。則彼亦以義勇報矣。視之爲官兵。則彼亦以官兵報矣。且賊之所用爲賊者。祇此土著之人。我之所用爲兵者。亦此土著之人。以土著破土著。尙有不足用乎。

一宜通廣莊。以分敵勢也。用兵之道。宜明客主。勞逸之勢。主則常逸。客則常勞。逸則常勝。勞則常敗。臺地自用兵以來。我兵多主守。賊兵多主攻。攻則致人。守則致於人。攻者出其不意。可以更番而迭來。守則無所不備。常虞顧此而失彼。故賊能以少而制我之多。我則常以聚而受制於散。今欲制之。必先多樹其敵。張其虛聲。使賊

亦有四顧受攻。奔命不遑之勢。而後可以反客爲主。轉逸爲勞。此其要道。既在多其進兵之區。更須傳招廣莊。以爲內應。按全臺大勢。漳泉之民居十分之六七。廣民在三四之間。以南北論。則北淡水南鳳山多廣民。諸彰二邑多閩戶。以內外論。則近海屬漳泉之土著。近山多廣東之客莊。廣民驍悍。銳器械精良。閩民亦素畏之。前漳泉械鬪時。廣莊不與。閩民亦無敢撓亂之者。此番逆首多係漳泉。廣莊初時各自團結。據莊爲守。以待官軍。今歲自二月以前。並未嘗投合於賊。無如官軍力弱。或阻於地勢。不能相衛。彼雖團結拒守。然無官軍以爲之主。聲勢既不相統領。力量又不足相當。其迫近賊界者。累遭焚殺。訴援無人。不得不依違其間。以求免旦夕之屠戮。究其心最爲可原。招之亦最易動。凡莊村各有頭家。此人便足主持此莊之一切。誠得重購募人。先通廣莊。令其陰相團結。送款來投。官軍一到。卽爲援應。如不能攻。亦不妨各豎反正之旗。以助聲勢。廣莊若爲我用。賊之疑備益多。多備則必勞。多疑則必叛。外勞而內叛。其爲坐擒之形必矣。

一宜專逆魁以速蕺事也。現在南北所失諸地。俱未恢復。賊首有名字者。亦復錯處散布。不止一人。則用兵之所先。或北或南。不可不籌大局。伏思當前此南賊莊大田攻擾府城之時。南路自應爲急。鳳山初爲賊得。部署未定。賊衆又多在府城。宜遣一軍渡海。由打狗溪入鳳山。徑襲其虛。大兵扼其前。奇兵議其後。似可夾攻成擒。今南賊得地既久。守備必周。襲之無益。又聞其攻擾府城。數月不能得志。近知大兵雲集。亦頗有歛退自固之思。似可置爲緩圖。且聞鳳山一帶。路徑險阻。若大兵先清南路。恐相持需日。使北賊得以乘閒謀我之弊。且逆魁在北。而不在南。鄙意不如徑攻諸羅。諸羅地勢平坦。無險可守。此利於用兵者也。諸羅既通。便進攻彰化。以取賊巢。南路之賊。只宜別派一軍。領以大將。鎮扼附近府城險要之處。以攻爲名。以守爲實。使賊近不敢越府。

城而北。以爲牽制足矣。至北路既勝。則南路應檄招之。必有梟賊首而來降者。固不待痛剿而服也。

一宜多閒諜以制勝機也。此行除各逆首外。其陷賊者大局當主撫然。其用力卻在於必剿。蓋賊之所以鴟張無忌者。以我軍之不能戰也。陷賊各莊爲賊所禁格。雖欲自拔而出。其勢不能。我雖空言招之。不過破散其心。於事未必有濟。惟能剿進十里。則十里脅從之莊不招自服。剿進百里。則百里之內不撫自從。顧剿之道。當賊初起時。只須堂堂之陣。自足以爲聲勢。今賊勢廣袤。我軍雖有敢戰之兵將。然其勝負之局。與賊平分。未能操乎必勝。惟能用奇兵以振蕩之。虛實相生。使其督亂不測。便有勝機。其要道莫先於用閒。閒得則可因勢而利導之。其疑也可驚。其虛也可襲。其逸也可勞。其堅也可陷。聞前此我兵之舉動。賊皆周知。而賊兵之虛實。我反不測。又如鳳山陷時。聞賊有決流灌軍。借甲賺城之事。及東城之戰。又爲坑陷以誘我師。此賊能用閒用奇。而我謀不周之失也。今宜不惜重金。廣募閒諜。必購知賊之腹心頭目。爲其謀主者幾何人。爲其任用者幾何人。其糧草足供幾時。其屯聚要害者幾處。其精銳之衆若干。其隨聲附和者又若干。其短長得失。親睦猜嫌之情狀若何。皆宜廣搜博探。盡得其虛實。便可購用反閒。以疊出奇師。或聲東擊西。或陽退陰進。或晝靜夜起。或倏合倏分。賊衆雖多。心必不固。苟能數驚數誤之。必可以制其死命。此在臨時相機決勝。非能預言。漢趙充國但廣用閒人以爲耳目。復神明於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二言固已握全算矣。

一宜明約束以收人心也。賊之初起。諸彰雖破。人心未盡從賊。賊勢猶未蔓延。特賊以勢脅各莊。勒出供應之具。各莊懼其殘破。不得不供應之。官軍因其有交通之踪。於賊過後。頗聞乘勢焚搶。以爲破賊報功。其遠隔城郭。拒守以俟命者。官軍又不能救。各莊既無所依。所以從賊益固。賊勢益張。今於軍伍所到。務宜嚴申約束。凡

來降者。秋毫勿犯。其大莊遠隔賊鄉。不能挈衆而來者。但使先期送款。申明不敢藏匿逆魁。官軍到時。皆釋兵閉門。自燬其一切營柵拒守之具。便可勿問。所全既多。亦易戢事。昔朱一貴之亂。滿制軍令民於各莊門闔及出入之衣帽等。書有大清二字。便釋不誅。今亦宜倣此意。示以生路。便足搖動其心。大信既昭。財人心自服。俟大勢已定。斯時雖有賊魁逆首。或應緣坐家屬。竄藏各莊。一經搜捕。不患不獻。此特一吏卒之事耳。固不必其先汲汲也。此節雖係老生之常談。實行軍不易之要道。伏惟留意。

蛤仔難紀略

謝金鑾

古之善籌邊者。卻敵而已。開疆闢土。利其有者。非聖王所欲爲。顧是說也。在昔日不可以施於臺灣。在今日復不可以施於蛤仔難。其故何也。勢不同也。臺灣與古之邊土異。故籌臺灣者不可以彼說而施於此也。夫古之所謂籌邊者。其邊土有部落。有君長。自爲治之。其土非中國之土。其民非中國之民。遠不相涉焉。偶爲侵侮。則慎防之而已。必欲撫而有之。有其土而吾民不能居。徒爲爭殺之禍。故聖王不願爲。而爲之者過也。若臺灣之在昔日。則自鄭氏以前。紅夷踞爲窺伺。海寇處爲巢穴。及鄭氏之世。內地之人居之。川廬閩。畝洽治。樹畜饒。漳泉民利其肥沃而往者日相繼。其民既爲我國之民。其地卽爲我國之地。故鄭氏既平。施靖海上。言以爲不當棄。朝廷聽其說。遂立郡縣。豈利其土哉。順天地之自然。不能違也。夫昔日之臺灣。與內地遠隔重洋。黑水風濤沙汕之險。非人跡所到。然猶不可棄。棄之則以爲非便。乃至今日之蛤仔難。則轉爲密邇矣。水陸毗連。非有遼沓懸絕之勢。而吾民居者衆已數萬。墾田不可勝計。獨咨嗟太息。思爲盛世之民而不可得。豈情也哉。況楊太守入山。遮道攀轅。如赤子之覲父母。而民情亦大可見也。爲官長者棄此數萬民。使率其父兄子弟。永爲

通租逃稅。私販偷渡之人而不問也。此其不可者一。棄此數百里膏腴之地。田廬畜產。以爲天家租稅所不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欲。不能無爭。居其間者。漳泉異情。閩廣異性。使其自鬪自殺。自生自死。若不聞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數萬人之中。一有雄材智桀。整不靖之人。出而馭其衆。深根固蒂。而不知以爲我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竊窺伺。朱潰鑽求。一有所合。則藉兵於寇。竄糧於盜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其形勢。南趨淡水。艋舺爲甚便。西渡五虎。閩安爲甚捷。伐木扼塞。以自固則甚險。蛤仔難爲賊所有。是臺灣有近患。而患卽及於內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雖未闢。而民則已闢。水陸往來。木拔道通。而獨爲政令所不及。奸宄凶人。以爲通逃之藪。誅求弗至焉。此其不可者七。而或者曰。臺灣雖內屬。而官轄之外。皆爲番土。還諸番可矣。必欲爭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爲非宜。不知今之占地而耕於蛤仔難者。已數萬衆。必當盡收之。使歸於內地。禁海寇勿復往焉。而後可謂之還番。而後可謂之無事。否則官欲安於無事。而民與寇皆不能也。戶口日繁。民見膏腴之地。而不往耕。其勢所不能。我有棄地。寇伺隙而取之。又何樂而弗爲也。故使今之蛤仔難可棄。則昔之臺灣亦爲可棄。昔之所以畱臺灣者。固謂郡縣既立。使吾民充實於其中。吾兵防捍於其外。番得所依。寇失所踞。所謂安無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難。亦猶是已矣。或則又曰。蛤仔難之民。久違王化。其心叵測。驟欲馭之。懼生禍端。信哉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之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計。倘敬事以愛民。蛤仔難之民。卽堯舜之民。何禍端之有。楊太守之入也。歡聲動地。驅爲義勇。則率以從。索其凶人。則縛以獻。安在其久違王化哉。一方之闢。必有能者籌度乎其間。其見諸事者。蔚爲功業矣。或徒見諸言。而其時不能用。後卒不易其言焉。如善籌臺事者。陳少林藍鹿洲二公者。可以法

矣。當康熙時。漳化淡水。未曾設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門而止。或至半線半罵。要不越諸羅轄內二百里之地。自半線以北。至於雞籠七八百里。悉荒棄之。亦諉於番。卽臺邑之羅漢門。鳳山之琅嶠。皆擅弗治。當事者逡巡畏縮。志存苟安。屢爲畫地自守之計。名曰禁民勿侵番地。實則藏奸矣。故少林作諸羅縣志。慷慨著論。其言曰。天下有宏遠深切之謀。流俗或以爲難而不肯爲。或以爲迂而不必爲。其始爲之甚易而不爲。其後乃以爲必不可不爲而爲之。勞費已什伯千萬矣。明初漳潮間有深澳。卽今南澳泉屬有澎湖。爾時皆遷其民而墟之。且塞南澳之口。使舟不得入。慮島嶼險遠。勞師而匱餉也。及嘉靖間。倭寇入澳。澳口復通。巨寇吳平許朝光曾一本先後據之。兩省罷敝。乃設副總兵以守之。至於今。歸然一巨鎮矣。澎湖亦爲林道乾曾一本林鳳之巢穴。萬曆二十年。倭有侵雞籠淡水之耗。當事以澎湖密邇。不宜坐失。乃立遊擊以戍之。至於今。又巍然一重鎮也。向使設險拒守。則南澳不憊閩廣之師。澎湖不爲蛇豕之窟。倭不得深入。寇不得竊踞。漳泉諸郡。未必罹禍之酷。如往昔所云也。今半線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也。流移開墾。舟楫往來。亦旣知其爲玉矣。而雞籠爲金臺北門之鎖鑰。淡水爲雞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壠竹塹。皆有險可據。乃狃於目前之便安。不規久遠之至計。爲之增置縣邑防戍。使山海之險。弛而無備。必將俟亡羊而始補牢乎。南澳澎湖之往事。可觀已。按少林此論。其情形恰與今日相似。今之蛤仔難。卽昔之漳化淡水也。但爾時海上尙屬甯靜。今則海寇羅織。日睥睨於其間。其勢爲尤亟耳。且夫制治之方。視乎民之所趨。不可棄也。沃足以容衆。險足以藏奸。臺灣之地。大概如此。有類乎蛤仔難者。尙當以漸致之。其事非止於蛤仔難也。然而自昔以來。苟安者衆。艱鉅之事。使後人當之。豈所以爲民爲國哉。

論蛤仔難形勢

謝金鑾

蛤仔難西負山。東面海。而山勢南北對抱。故三面皆山如環而缺其一面也。中有濁水大溪。末流與濁水合。北亦有溪三。溪源皆出內山。東流注於海。諸羅志所謂三港合流者也。海口北山東盡爲烏石港。南山東盡爲蘇澳。自烏石港至頭圍二圍。路皆緣山西行。漸折而南。至於三圍。頭圍居海口北倚山。其南爲烏石港。西渡荒埔。過金面山之南。而至二圍。二圍之北。有山名曰擴擴山。西南過白石園湯園。而至於三圍。其北有坑曰旱坑。西南踰溪達於四圍。又東南踰溪達於五圍。五圍去山稍遠。北附溪。其東北爲渡船頭。自頭圍至五圍。皆屬西勢。所在小園無數。皆與番社參錯。東面大海中有龜山。略與三圍對。龜山之內。沙汕橫互。自北而南。三港之水。皆會於沙汕之內。此西勢之地形也。東勢居濁水溪之南。墾田尙少。番社亦稀。而曠野荒埔。一望無際。其地大於西勢。潘賢文居於羅東。在東勢之西。頗近山。有阿里史社岸裏社二番與之密邇。濁水溪源斜出於東勢之西。西山之內。皆生番盤踞。遠望則玉山在焉。玉山當東勢之背。楊太守圖說曰。以方向定之。則西勢宜稱北勢。東勢宜稱南勢。今所云仍番人之舊稱也。又曰。西勢合衆小園。並溪洲凡二十三莊。其田皆閩民所墾。番族則自打馬烟至擺老鬱凡二十三社。又東勢自歪仔歪至猴猴社凡十二社。其田皆番民所墾。東勢無民墾田。

蛤仔難原始

謝金鑾

蛤仔難在臺灣之東北。淡水之背也。臺灣綿亙千餘里。背陽向陰。水皆西流。而蛤仔難則背陰向陽。水皆東流。故其地當爲臺灣之正面。自大雞籠山居臺灣之極北。有雙峰陡高。不可極者。爲三貂山。一作三貂之支。東入於海。如象之彎其鼻也。蛤仔難居三貂之南。彎環之內。迤北有港。曰蛤仔難。港南一望平曠。水豐土腴。草木鮮

潤番人居者。舊有三十六社。多在海口。自臺灣初開後。已與內地人通往來。番乘艚舸。艚舸。大木爲小舟。出貿易。其時半線以北。尙未設官。此地屬諸羅後山之北境。康熙五十六年。金筑周宣子爲諸羅令。作邑志。蛤仔難之名始見於策。宣子作三貂蛤仔難圖。雖甚簡略。然其中之三港合流。其東之沙洲龜嶼。其內山之黑沙晃。南境之直加亘五社。並詳於志。蓋其時國威暨訖。諸番向化。其聲息固無所不通者。惜乎其急撫之也。內地民人蕃庶。地力已盡。蛤仔難番既通貿易。漳泉廣東之民多至其地。墾田結廬以居以食。蠶叢未闢。官吏不至。以爲樂土。聞風者接踵以至於。於是圍堡禦患。自北而南。爲頭圍二圍三圍。又南爲四圍。漳人有吳沙者。遂統其事。衆推爲長。沙有才能。略識經紀。設立鄉勇以防生番。內地來者入餅銀一二十。助鄉勇費。任耕其地。陸路由三貂入。其初險徑僅容一人行。牛不得度。以後漸闢以廣。然圍寂無人生番伏路。行者多中傷。沙乃定爲日期。率鄉勇迎外入者以益衆。且通有無。嘉慶三年間。有龍溪蕭竹者。頗能文章。喜吟咏。究於堪輿之術。自謂得異傳。竹從其友徧遊臺灣。窮涉至蛤仔難。吳沙疑之。居且久。乃爲標其勝處爲八景。且益爲十六景。今所傳蘭城拱翠。龍潭印月。曲徑香泉。濁水涵清之類者皆是也。竹悉爲賦詩。或論述其山水脈絡甚詳。然其時未有五圍六圍者。要其可以建圍之地。竹於圖中皆遞指之。當竹之時。墾耕居民至四圍而止。吳沙既富。自恨不爲良民供租稅。且百貨不通于彼。乃陰以圖求敢言於當事者。得奏報升科。願出賦爲請。設官建署。其時鎮道惡周羅以化外置之不問。未幾蕭竹卒。吳沙亦死。越一二年。海寇蔡驚以賊艘進蘇澳。侵蛤仔難。欲取其地。吳氏率耕民禦之。驚使告於吳氏曰。吾欲得地爲耕種計耳。此間地曠。願得其墾。於爾無傷也。吳氏曰。吾輩爲良民。若爲盜。吾何敢通盜。驚曰。吾得耕地。且不爲盜。吳氏曰。地固在也。盡盡焚汝舟。吾與汝登岸。驚不可。率衆賊登陸。海口番人怖與

關賊大戮番人。適其時耕民與番社有釁。蔡竊率衆登陸。番不知其爲海寇也。而以爲耕民約內地衆從水道來夾攻。乃大駭。多散走徙去。吳氏擒數賊獻於官。蔡竊敗去。于是蛤仔難耕民日益衆。嘉慶八年。蛤仔難大疫。衆相率祈禱。按丁口出錢。稽簿冊得男女六萬。初吳沙死。其子光裔嗣爲長。無才能。不得衆心。

論埔裏社事 石甫文集

姚瑩

臺灣本海外島夷。不賓中國。自鄭氏驅除猺獠。始闢入籍。時止三縣。半線以北。康熙之末。猶番土也。朱逆既平。乃增彰化。設淡廳。遂極其北境。至於雞籠。山前之地盡矣。然南北袤不過一千九十四里。嘉彰最中。腹內自山至海。乃百餘里耳。入內供粟。歲不過十萬。而兵餉給外者倍之。其不能利益。國家明矣。嘉慶中。又開噶瑪蘭。遂及山後。增幅員百里。論者皆以形勝爲言。夫聖德遐被。八荒皆我外藩。鴻圖式廓。遠邁隆古。乃侈言滄海之一舟。大圜之一星。豈非陋耶。若夫雕題裸體之民。言語不通。蹲伏深山。墾耕自給。沒世不敢出山一步。然猶慕化充屯。則是我天朝之赤子。較諸漢奸不法者。奚翅十倍。此土牛立界。所以嚴申厲禁。誠仁之至也。有司守此邊陲。不以宣播德威爲務。乃任彼私人。交通豪猾。違禁開邊。且肆其兇殘。暴其枯骨。所當駢首境上。以昭炯戒。而慰番黎。乃復隱忍逾年。越墾之詰。發自武臣。斯時猶有阿意庇奸。爲依違之說者。嚮非邑令抗爭。鎮道明決。則奸人之計。仍行矣。卒之投鼠忌器。曲赦有罪。使國禁不申。番冤莫理。政刑之失。孰有甚於此者哉。火炎不烈。厲禁益虛。於是奸人故智復萌。不及數年。而水社之穀。復歸漢佃。番愚不知訟訴。社衆日衰。外迫兇番。內懼漢逼。不得已從奸人之謀。欲引外社熟番自衛。漢奸更從而躡其後。養虎損盜。其事益愚。其情益可憫矣。鄧同知身入內山。窮履生番之境。可謂壯甚。而水社之山川秀美。埔社之地土沃饒。言次猶津津稱之。且以

番黎拙於治田。不能深耕灌溉爲惜。循吏而言如此。以余觀之。喜功利者貪壤地之膏腴。懼開邊者守土牛之虛禁。此皆見止一隅。未深計久安之策也。水埔二十四社。自雍正乾隆間。卽稱沃衍。惟時番族猶盛。足以自固。漢人不知虛實。無敢深入。且開闢未久。地利有餘。今山前無隙土矣。舊族日滋。新來不已。無業可執。則有三種莠民。一與夫千百爲羣。動與兵鬪。二赤棍結黨立會。散處市廛。三盜賊竊劫頻聞。誅之不盡。此全臺之大患也。不爲區處。臺灣未可言安。則曠土之開。云胡得已。漢人蕃衍。丁口已二百五十餘萬。而生熟社番。不及二十分之一。匪惟貧削。實亦丁衰。寡弱之形。殆若有天數焉。其不能自固者。不僅水埔二社也。勢旣寡弱。則奸民欺凌益甚。況頻年深入。虛實周知。卽外社熟番。亦垂涎至矣。雖有明禁。而趨利忘生。旋驅復入。昔者殺番掘塚。其首惡旣釋不誅。今茲負耒而來。安能遂置重典。一再寬宥。禁碑尙可恃乎。旣不能禁。不但社番被逼。有走險之虞。抑且地形險阻。設有巨奸。招聚亡命。卽林爽文之大里杙也。其患可勝言哉。則安撫之道。又不可不講矣。

論臺灣要害 皇朝武功紀盛

趙翼

臺灣之變。總督李公赴閩。道過常州。邀余偕行。佐其幕事。凡一年有餘。此編卽幕中所記也。事皆與方略合。故不復刪改。林爽文本漳人。其將反也。當漳泉二府人械鬪之後。恐泉人不同亂。乃邀泉人劉志賢共起事。欲使爲泉人倡。劉志賢自署理番同知。至鹿港收貨稅。有泉民林湊等起義擒之。鹿港得無恙。是時賊方蠶起。漳人仗賊之勢。所凌泉人。及黃任兩提督率兵至。賊稍斂。則泉人又仗官兵之勢。凌漳人。迨官兵久頓。不進。賊勢日熾。脅各村民從之。不從者輒焚劫。於是泉人亦皆弭首附於漳矣。惟鳳山縣南有粵民數十村。結寨自守。賊終不敢犯。蓋賊本烏合。非真有不可撲滅之勢。故福將軍等兵至。一鼓卽敗之。乃知前此諸將之過於畏慎。未免

重觀賊也。今臺灣既平。有當酌改舊制者。彰化縣城宜移於鹿港。而以臺灣道及副將駐之。康熙中。初取臺地時。僅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地。鳳在南。諸在北。臺灣居其中。又有鹿耳門海口通舟楫。故就其地設府治。其後北境日擴。閩人爭往耕。於是諸羅之北。增彰化縣。彰化縣北。又增北淡水同知。則府城已偏於南。且舊時如海口。僅一鹿耳門。由泉州之廈門往海道八九百里。今彰化之鹿港。既通往來。其地轉居南北之中。由泉州之蚶江往海道僅四百里。風順半日可達。此鹿港所以爲臺地最要門戶。較鹿耳門更緩急可恃也。幸林爽文等皆山賊。但知攻城。不知扼海口。故我師得揚帆至。然海舟大不能附岸。須鹿港出小船二十里來渡兵。倘賊稍有智計。先攻鹿港。鹿港無城可守。其勢必拔。拔則據海口。禁小船。我海舟雖至。亦不得薄而登。所恃以入臺者。祇鹿耳一門耳。兵卽由鹿耳入府城。又須自南而北。轉多紆折。必不能如此次之路捷而功速也。彰化城距鹿港二十里。不傍山。不通水。本非設縣之地。若移於鹿港。鎮以文武大員。無事則指麾南北。聲息皆便。有事則守海口。以通內地應援。與鹿耳門互爲關鍵。使臺地常有兩路可入。則永無阻遏之患。時上方有旨修築臺郡各城。余囑李公以此奏。李公以築城事別有司之者。遂不果。然此議終不可廢。後之留意海疆者。或奏而行之。實千百年長計也。

臺灣城工可緩議

鄭光策

城工一事。遍訪熟識臺地之人。據云臺地土脈鬆浮。每歲震動不常有。自數次至數十次者。溪澗道路尙且崩圯。遷徙歲無定形。改建崇城。實爲無益。且臺地多沙少土。基址難堅。內山雖有山石。而水門淺小。殊難運出。卽陡遇溪漲。亦不過數日卽消。不可恃以集工。查紅毛舊立赤嵌一城。係三合土所築。以制小而矮。所以僅存。若

城工大段俱用三合土。制既袤長。一遇震動。必成斷缺。斷缺之後。興工修補。以新合舊。必不膠粘。此事費恐不貲。未可輕舉。且臺城所以不守者。非竹城之難守。以兵力單而人心散也。若經理得宜。自有衆志之助。亦不藉天設之險。鄙意宜且仍舊。或多栽刺竹。深掘濠溝。自足爲守。若以奉有明旨。不可不遵。則當相其形勢。所便先築一城。以爲之式。試看期年之後。如不坍塌。然後遍行興工。庶大工不至盡歸於烏有也。又聞明旨。有以工代賑之說。現在官署倉庫。及民間村莊屯田軍衛處所。一切建置。俱有大工。似不必專藉於築城。至于興建工程。俱宜不惜重工。期於宏敞完固。昔諸葛忠武之治蜀也。一切道路橋梁郵館亭障。皆爲經久之計。實爲後世制作之楷模。晚代創造。多取辦目前。近來官工。惡薄尤甚。鄙意任事者。欲其絕無染指。固有所難。惟有厚與價值。大其規模。凡事不尙華麗。以樸厚完固爲期。庶幾有人心者。或尙不至苟且焉。

籌畫海寇疏 順治十七年

給事中王命岳

臣聞善用兵者。用我之所長。以攻彼之所短。必不用我之所短。以就彼之所長。則今日辦海。在謹持浪戰。詳布置之方而已。往者布置失宜。兵將皆徂。安城郭。高居廣廈。要害無駐鎮。海下無舟師。所造戰船。皆在內地。一旦興兵。四面疾呼。各港戰艦。動費招攜。兵馬陸行。數日始達海岸。我息已露。賊備已完。我勞賊逸。我生賊熟。宜乎未奏獲醜之功也。今之布置。臣請得借箸而籌之。夫自漳州之海澄縣出港。以趨廈門。則必經海門山。向者賊舟泊于山外。我舟泊于山內。土名大塗尾。因岸上無兵護船。并大塗尾不便久駐。退入鎮城。鎮城去廈門殊遠。賊如解甲高枕而臥矣。臣按海門山與廈門相望。過海門山之左。地名青浦。青浦之左。是爲鎮海衛。衛則有城。爲逆賊上岸往來通津。此係漳州第一要緊門戶。形勢可據。往者棄而不守。臣誠不知其何解也。以臣愚見。宜

設大將一員。領兵數千。據之。而分駐一營于青浦。青浦下。礮則海門之外。賊舟不敢泊。賊舟遁。而吾舟泊之。則青浦之陸兵。可以護海門之舟師。海門之舟師。又可以渡鎮江。青浦之陸兵。是海澄一路。賊無日不防矣。自泉州之同安縣地方出港。以趨廈門。則嵩嶼鼎尾排頭高浦石潯。泗州劉五店一帶。綿亙三四十里。皆與廈門相望。不需巨艘。卽扁舟可達。嵩嶼者。前撫張學聖過廈門之所也。嵩嶼數里至鼎尾。鼎尾有港。鼎尾數里至排頭。排頭十里至高浦。高浦有城。高浦十里至石潯。石潯十里至泗州。則賊築城此地。以牽制我師者。泗州十里至劉五店之數處者。無處不可渡。廈門而高浦爲適中之地。人煙輳集。又有堅城。乃棄而不鎮。反使賊得逍遙于泗州之潯。臣又不知其何解也。以臣愚見。宜設大將一員。兵數千。鎮守高浦城。則泗州之形危。又分一二大營于排頭鼎尾等處。而泊舟師其下。則岸上之陸兵。可以護岸下之舟師。岸下之舟師。又可以渡岸上之陸兵。是同安一路。賊無日不防矣。其分撥駐守鎮海衛高浦城等處兵將者。靖南王之事也。分撥海門舟師者。海澄公之事也。分撥高浦鼎尾各處舟師者。副將施琅之事也。蓋藩兵皆北人。臣以爲不宜輕試。巨浸之中。而水師用土兵。則與賊共分其長也。況黃梧于賊。勢不兩立。施琅于賊。讎深殺父。皆足令獨當一面。協力搗巢。但恐二人兵少。宜以漳泉水師之兵將佐之。如是布置已定。我數數戒師。如尅期將渡者。又竟不渡。以疲之。如是十餘次。則賊之意懈。而防弛。然後度天時。齊人力。出其不意。約束並驅。一鼓而殲之。直崇朝事耳。至于居重馭輕。則有靖南王鎮守省城。居中策應。則有提督馬得功。兵馬久駐泉州。兵民相宜。興化漳州各有城守。皆足自護城池。其餘港口。照舊分汛。則是我逸賊勞。我暇賊忙。此萬全之策。而王者之節制也。相機而動。繫羣醜之頸。而制其命。如掇魚于釜。而盪其腦矣。

陳臺灣棄留利害疏 臺灣府志

施琅

臺灣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明季設水師標于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爲海寇時。以爲巢穴。及崇禎元年。鄭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爲海逆鄭成功所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命。挾誘土番。荼毒海疆。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六十餘年。無時不一。匱宸衷。臣奉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耦。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簾。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逆孽乃一旦納土歸命。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哉。夫地方既入版圖。土番人民。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若棄爲荒陬。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一行徙棄。安土重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實非長策。況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使渡載不盡。苟且塞責。則該地之深山窮谷。竄伏潛匿者。實繁有徒。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之逃軍流民。急則走險。糾黨爲祟。造舟製器。剽掠濱海。此所謂藉寇兵而贗盜糧。固昭然較著者。且此地原爲紅毛佳處。無時不在涎貪。該夷賦性狡黠。所到之處。善爲鼓惑人心。重以夾版船隻。制作精堅。從來無敵於海外。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尙無伎倆。若坐棄數千里之膏腴。以資其停泊。必倡合黨與。竊窺邊場。逼近門庭。沿邊諸省。斷難晏然無虞。至時復勒師

遠征兩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未易再建成效。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於臺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於人。是守臺灣卽所以固澎湖。必須聯爲臂指。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甯息。況昔日僞鄭所以得負抗誅者。以臺灣爲老巢。以澎湖爲門戶。四通八達。遊移肆虐。任其所之。我之舟師往來有阻。今地方旣爲我得。見在官兵星羅棋布。風期順利。片帆可至。雖有好萌。不敢復發。部臣撫臣未履其地去。畱未敢決計。臣閱歷周詳。不敢遽議輕棄者也。且海氛旣靖。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以之分防臺灣澎湖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參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爲成例。在我皇上優爵重祿。推心置腹。大小將弁。誰不勉勵竭忠。然當此地方初闢。該地正賦雜餉。殊宜蠲豁。現在一萬之兵食。權行全給。三年後開徵。可以佐需。抑且寓兵于農。亦能濟用。可以減省。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無謂彼中耕種猶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畱。卽爲不毛荒壤。必藉內地輓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當時封疆大臣。狃于目前。苟安爲計。盡遷五省邊地。以備寇患。致賊勢愈熾。而民生顛沛。往事不臧。禍延及今。致遺朝廷宵旰之憂。臣今熟審該地形勢。知而不言。至于後來萬或滋蔓難圖。竊恐皇上責臣以緘默之罪。臣又焉所自逭。故當此地方削平。定計去畱。莫敢擔承。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畱之誠永固邊圉。以臣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自行詳細披陳。伏祈 睿鑒。

論臺鎮不可移澎湖代

藍鼎元

連接憲翰令某暫駐臺灣。不可遽爾班師。但當事已議臺鎮移澎。更設副將。是總兵處北。殊爲蛇足。裁營減兵之說。臺人聞知。頗有竄竄竊笑者。若果臺鎮移澎。則海疆危若累卵。部臣不識海外地理情形。憑臆妄斷。視澎湖太重。意以前此癸亥平臺。止在澎湖戰勝。便爾歸降。今茲澎湖未失。故臺郡七日可復。是以澎湖一區。爲可控制全臺。乃有此議。不知臺之視澎。猶太倉外一粒耳。澎湖不過水面一撮沙堆。山不能長樹。木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資捍禦。形勝不足爲依據。一草一木皆需臺廈。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則不待戰自斃矣。臺灣沃野千里。山海形勢。皆非尋常。其地亞于福建一省。論理尙當增兵。易總兵而設提督五營。方足彈壓。乃兵不增而反減。又欲調離其帥于二三百里之海中。而以副將處之乎。臺灣總兵果易以副將。則水陸相去咫尺。兩副將豈能相下。南北二路參將止去副將一階。豈能俯聽調遣。各人自大。不相統屬。萬一有事。呼應不靈。貽誤封疆。誰任其咎。澎湖至臺。雖僅二百餘里。順風揚帆。一日可到。若天時不清。颶颶連綿。浹旬累月。莫能飛渡。臺中百凡機宜。鞭長不及。以澎湖總兵遙控臺灣。猶執牛尾一毛。欲制全牛。雖有孟賁烏獲之力。總無所用。何異欲棄臺灣乎。臺灣一去。漳泉先爲糜爛。而閩浙江廣四省。俱各寢食不甯。山左遼陽。皆有邊患。某庸愚無識。以爲此士萬萬不可委去。若違部議而行。必誤封疆。某杞人妄憂。中心如焚。非特爲桑梓身家之慮。惟望恕其狂瞽。且賜明示解惑焉。

覆制軍臺疆經理書代

藍鼎元

接到憲檄。內開臺疆經理事宜十二條。具見未雨綢繆。爲臺地蒼生謀善後之策。職等自當遵命。次第舉行。亦有胸中未能悉達。不得不質疑問難者。臺灣海外天險。治亂安危。關係國家東南甚鉅。其地高山百里。平原

萬頃。舟楫往來。四通八達。外則日本琉球。呂宋荷蘭暹羅。噶喇吧安南西洋諸番。一葦可杭。內則福建廣東浙江江南山東遼陽。不啻比鄰而處。門戶相通。足爲藩籬之限。非若尋常島嶼。介在可有可無間也。值茲寇亂風災之後。民生凋瘵。大異本來富庶面目。然風俗尙多澆惡。奸宄未盡革心。網密則傷。網疏則犯。治安之政。宜嚴而不宜寬。將安將治之民。宜靜而不宜動。伏讀憲諭。凡諸逆起事之所。應將房屋盡行燒毀。人民盡行驅逐。不許往來耕種。阿猴林山徑四達。大木叢茂。寬長三四十里。抽簾鋸板燒炭砍柴耕種之人甚多。亦應盡數撤回。篷廠盡行燒毀。防患拔根。至周至決。職等再四思維。一人謀逆。九族皆誅。亂賊所居之地。雖墟其里可也。惟是起賊非止數處。數處人民。不下數百家。則亦微有可慮者。人情安土重遷。既有田疇廬舍。室家婦子。環聚耕鑿。一旦驅逐搬移。不能遍給以資生之藉。則無屋可住。無田可耕。失業流離。必爲盜賊。一可慮也。其地既廣且饒。宜田宜宅。可以容民畜衆。而置之空虛。無人鎮壓。則是棄爲賊巢。使奸宄便于出沒。二可慮也。前此臺地。何人非賊。國公將軍而外。僞鎮不止千餘。今誅之不可勝誅。俱仍安居樂業。而獨于附近賊里之人。田宅盡傾。驅村衆而流離之。隣賊之罪。重于作賊。三可慮也。臺寇雖起山間。在郡中居其九。若欲因賊棄地。則府治先不可言。況瑯嶠並未起賊。雖處極邊。廣饒十倍于羅漢門。現在耕鑿數百人。番黎相安。已成樂土。今無故欲蕩其居。盡絕人跡往來。則官兵斷不肯履險涉遠。而巡入百餘里無人之地。脫有匪類聚衆出沒。更無他人可以報信。四可慮也。鋸板抽簾。貧民衣食所係。兼以採取木料。修理戰船。爲軍務所必需。而砍柴燒炭。尤人生日用所不可少。暫時清山則可。若欲永遠禁絕。則流離失業之衆。又將不下千百家。勢必違誤船工。而全臺且有火食之患。五可慮也。疆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臺地宋元以前。並無入知。至明中葉。太監王三保舟下西洋。遭風始至。

此未幾而海寇林道乾據之。顏思齊鄭芝龍與倭據之。荷蘭據之。鄭成功又據之。國家初設郡縣。管轄不過百餘里。距今未四十年。而開墾流移之衆。延袤二千餘里。糖穀之利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年。連內山山後野番不到之境。皆將爲良田美宅。萬萬不可遏抑。今乃欲令現成村社。廢爲邱墟。設爲厲禁。斷斷不能。六可慮也。曩者諸羅令周鍾瑄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爲界之請。鳳山令宋永清有議棄瑯嶠之詳。今北至淡水雞籠。南至沙馬磯頭。皆欣然樂郊。爭趨若鶩。雖欲限之。惡得而限之。職等愚見。以爲人無良匪。教化則馴。地無美惡。經理則善。莫如添兵設防。廣聽開墾。地利盡。人力齊。雞鳴狗吠相聞。雖有盜賊。將無遁逃之藪。何必因噎廢食。乃爲全身遠害哉。今竊議于羅漢內門中埔莊設汛防兵三百名。以千總一員駐劄其地。瑯嶠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名。控扼極邊一帶。三六九期操演之外。準其自備牛種。就地屯田。以爲餘資。雖險遠而弁兵便焉。檳榔林在平原曠土之中。杜君英出沒莊屋久被焚毀。附近村社人烟稠密。星羅棋布。離下淡水營內埔莊汛防不遠。無庸更議。至各處鄉民欲入深山採取樹木。或令家甲隣右互結。給與腰牌。毋許胥役需索牌費。一分一釐聽從其便。伏讀憲檄添防之制。宜速議定。以便題覆。全臺共計增兵三千六百名。必請 旨額外添設。就內地各標營分額招募。按班來臺。如往例三年一換。然後內地不至空虛。無顧子失母之病。諸羅地方遼闊。鞭長不及。應劃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縣。駐劄半線。管轄六七百里。鹿子港雖口岸扼要。離半線僅十五里。不用再設巡檢。將巡檢設在淡水八里分。兼顧雞籠山後笨港設巡檢一員。移典史歸諸羅縣治。南路鳳山營縣雖僻處海邊。不如下埤頭孔道衝要。然控扼海口。打鼓眉螺諸港。乃匪類出沒要區。當仍其舊。不可移易。添設鳳山縣丞一員。駐劄搭樓。稽察阿猴林篤佳等處。彈壓東南一帶山莊。下淡水巡檢一員。不 留郡。仍令駐劄下淡水。稽

察淡水以南各莊。及諸海口。臺鳳諸各縣各練鄉壯五百名。在外縣丞巡檢各練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隴畝。有役則修我戈矛。鄉自爲守。人自爲兵。此萬全之道也。伏讀憲檄。營伍操練宜勤。虛冒舊弊宜除。塘汛分防宜變通。三者皆極切當時弊。有兵不練。與無兵同。兵不能識將意。將不能識兵情。是爲烏合。器不與手相習。手不與心相應。是謂生疏。職每誠諭臺屬標營。定以三六九日。按期操演。三令五申。如臨大敵。又爲之捐造帳房。鎗礮火藥。以足其用。其分防外汛之兵。大汛每駐一二百人。亦令如期操演。查足器械。塘兵專遞公文。多人無益。每塘止定三名。小汛之兵。不上數十人。分作兩班。赴就近大汛操演。不許懶惰。有操期不至者。大汛記名。逐月造冊報查。又不許無故擅離汛防。凡有逃亡事故。立即報移內地調補。不許在臺招募一人。以滋弊竇。違者參革員弁。務使地皆實兵。兵皆可用。前此虛冒名糧之弊。盡數廓清。獨將弁書識一項。未能遵諭革絕。蓋緣武人不學者多。鮮有親操翰墨。而兵馬錢糧文移冊籍。非可全憑口說。且自古軍中識字。名將不廢。若用其人而不給其糧。情理亦未甚協。不揣愚情。妄爲酌議。臺鎮中營遊擊及各營守備。應各予書識八名。外營遊擊各六名。千把總雖係微員。亦不可全無一字。應予書識各一名。水師副將。南北二路參將。各予八名。總兵書辦十六名。使蠱足備具文書。不至如從前冒濫。將伙糧盡行禁革。亦可謂節齋至矣。臺地少馬。無以壯軍容而資衝突。今擬鎮標三營。城守一營。各設馬兵六十名。南路北路二營。各設馬兵八十名。共馬四百匹。卽在添設三千六百兵額之內。請旨配撥。先自內地帶馬來臺。以後換人不換馬。或有倒斃。方就臺地孳生買補。時或孳生不足。亦向內地採買以來。則無苦累民番之處。伏讀憲檄。除奸務盡。附和倡亂之徒。非脅從可比。應將黨惡創懲。諒其左面。同家屬押逐原籍。拘管稽查。復承列單開出名數。深得火烈民畏。鮮死之義。臺網久漏。吞舟民不

知國法爲何物。安逸而思爲亂階。甫平而又圖復起。續獲諸賊。職等于軍前。權行專擅。竿首藪街。使秀民喪膽。其潛通奸匪。附和接濟之人。照憲檄處分。押回原籍。惟是黥面雖羞。畢竟敷藥卽去。似不如敲耳之不可復續。較便稽查。其五月間舊賊已散爲民者。非奉憲行。及他有所犯。槩不問及。所以開更新之路。使安靜而不自危也。伏讀憲檄。要口設備。議建鹿耳門礮城。水陸分守。竊謂鹿耳門礮城。止用修築。不必從新建造。蓋其港暗礁淺。沙渺茫紆險。非有顯然門戶。可以遵道而行。故須設立邊纓標記。指引迷途。毫釐偶差。立見齏粉。雖不建礮城。固亦未易入也。前此癸亥平臺。海潮驟漲。巨艦連艘而入。今夏大師進剿。潮水亦高數尺。皆賴朝廷洪福。海若效靈。遊魂喪魄。夫豈礮城之故哉。且臺賊多自內生。鮮由外至。倘賊來自外。則郡治兵將雲屯。未易侵擾。若賊起自內。雖隆礮之城。至于天非徒無益。反爲濟。泉內地之害。職等所見不廣。以爲因仍補葺。厥功已多。此刻物力困憊。俟他日另議可耳。郡治栽竹爲城。價廉工省。職等謹遵憲檄。會同勘度地勢。環萬壽亭春牛埔。將文武衙署。兵民房屋。沿海行鋪。俱包在內。種竹圍一周。護以荆棘。竹外畱夾道寬三四丈。削刺桐插地。編爲藩籬。逢春發生。立見蒼茂。刺桐外開鑿濠塹。但臺地粉沙無實土。淺則登時壅淤。深則遇雨崩陷。多費無益。止可略存其意。開濠廣深六七尺。種山蘇木。濠內枝堅刺密。又當一層障蔽。沿海竹桐不周之處。築灰牆。出地五尺。高可蔽肩。爲雉堞。便施鎗礮。開東西南北四門。建城樓四座。設橋以通來往。量築窩鋪十二。以當礮臺。如物力不敷。城樓未建。植木棚爲門。兩重亦可暫蔽。內外三年之後。叢生茂密。雖未及石城堅好。然亦已牢不可破矣。郡縣既有城池。兵防既已周密。哀鴻安集。匪類革心。而後可施富教。而臺灣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興學校。重師儒。自郡邑以至鄉村。多設義學。延有品行者爲師。令朔望宣講上諭十六條。多方開導。家喻戶曉。以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轉移士習民風。斯又今日之急務也。

臺灣保甲責成鄉長書代

藍鼎元

臺灣遼闊已極。臺民不馴特甚。皆內地作奸犯科。遁逃萃止。豺心野性。隨處鴟張。邇者北路竊劫頻聞。涓涓之勢。漸不可長。若防汛照管不周。真有顧此遺彼之患。兼班兵自遠新來。良匪情形。路徑要害。皆生疏弗能熟識。延建汀邵福興甯兵丁。音語皆不同。不能細偵密訪。如柄鑿方員之不相入。卽有二千協防。尙不足供措置。況又有學回之憂。茫茫千里。星星塘汛。勿論移鎮澎湖。必致覆餗。卽駐臺亦難高枕而臥也。所望一二賢能文職。振奮精神。以實心行保甲之實政。家家戶戶。自爲清革。使盜賊無自而生。聯絡聲援。守望相助。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使盜賊無託足之地。雖不設立官兵。亦何不可。但今保甲之法。久已視爲具文。莫肯實心料理。而署事各官。又皆有五日京兆。推諉後人之意。真末如之何也。團練鄉兵。亦是靖盜一法。而行之不易。虛應故事。則亦猶之保甲。鄙人愚見。以爲作賊可以欺官。不可以欺民。能避巡兵。不能避鄉里。莫若因其勢而防範之。就各縣各鄉。僉舉一幹練勤謹有身家顧惜廉恥之人。使爲鄉長。就其所轄數鄉。家喻戶曉。聯守望相助之心。給之遊兵。以供奔走使令之役。如有一家被盜。則前後左右。各家齊出救援。堵截各處要口。務必協力擒獲。另設大鄉總一二人。統轄各鄉長。督率稽查。專其責成。鄉長有生事擾民。縱容奸匪。緝捕不力。救護不齊等弊。大鄉總稽察報查。如有失察。一體同罪。是雖無鄉兵之名。而衆志成城。不啻有鄉兵之實。今擬臺灣中路設鄉長六名。南路鳳山設鄉長十二名。立大鄉總二名分轄之。每鄉長一名。准給養遊兵四名。大鄉總一名。給外委千把總銜牌。以榮其身。准養遊兵十名。其遊兵名糧。每月銀一兩。米三斗。就官莊內撥出支給。以爲贍養。

之資計三縣遊兵一百四十名。每月支銀一百四十兩。米四十三石二斗。三縣鄉長共二十六名。大鄉總四名。應給養廉多少。憲臺酌量定奪。伊等工食既皆仰給于官。則與官兵一例。文武均行約束。調遣無敢不從。凡地方有竊劫盜賊。責各鄉長限期緝獲。解官究處。初限不獲。拘遊兵比責。再限不獲。鄉長罰月糧工食。戴罪圖功。三限不獲。拘鄉長正身重懲。大鄉總記大過一次。凡盜賊不能緝獲至三次者。鄉長責革。大鄉總追銷外委職牌。以示懲勸。雖月糧似覺過重。但爲地方之利。自不得顧惜小費。欲節省則每名月銀七錢五錢亦可。米三斗不易也。無月糧則彼將生事擾民以爲食。非徒無益。爲害更大。且天下亦無枵腹而爲人辦事之理。必資其養。庶方可責以清操。大鄉總能幹練辦公勤謹。三年無過犯。有綏靖地方實蹟。量行擢用。以示鼓勵。某庸陋無知。總爲地方念切。用思以人治人之道。不知憲臺以爲何如也。

請開臺灣米禁疏 雍正四年

浙閩總督高其倬

竊查閩省泉漳二府向資臺米以濟民食。自朱一貴變後。巡臺御史恐其運出接濟洋盜。又恐聽民搬運。以至臺灣米價騰貴。或生事端。遂禁止不許過海。泉漳之民有米無米。在所不顧。不知臺灣地廣民稀。所出之米。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爲自身食用。亦圖賣米換錢。一行禁止。則囤積之米。廢爲無用。既不便於臺灣。又不便於泉漳。究竟泉漳之民。勢不得不買臺灣之米。亦勢不能不賣。查禁雖嚴。不過徒生官役索賄私放之弊。臣查開通臺米。其益有四。一泉漳二府之民。有所資藉。不苦乏食。一臺灣之民。既不苦米積無用。又得賣售之益。則墾田愈多。三可免泉漳臺灣之民。因米糧出入之故。受脅勒需索之累。四泉漳之民。既有食米。自不搬買福州之米。福民亦稍免乏少之虞。至開通米禁。有須防之處。二端亦不可不加詳慮。其一恐泉

漳之民。任意搬買。或致臺灣米貴。查臺地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食。嗣後應于冬成之時。詳加確查。若臺灣豐熟。卽開米禁。倘年成歉薄。卽禁止販賣。雖年歲稍豐。而一時偶有米貴情形。臣亦卽隨時查禁。必不敢疏忽滋事。其一恐買米之船。接濟洋盜。查海洋之中。劫米爲盜者頗多。買米爲盜者實少。閩地屢來諸臣。既于此總總過計。臣亦不敢不於此詳細周防。嗣後泉漳之民。過臺買米者。俱令于本地方報明。欲往臺買米若干。載往某處販賣。取具聯保。詳報臣等衙門。卽飛行臺灣及所賣之府縣。兩處稽查。如有不到。卽係偷賣。必嚴懲聯保。究出本船之人。盡法重處。如此查防。自不致接濟洋盜矣。

請開臺民攜眷之禁疏 乾隆三十五年

福建巡撫吳士功

竊惟我朝德威遠敷。薄海內外。共沐恩膏。如臺灣府屬一廳四縣。今歸隸版圖。將及百年。久成樂土。居其地者。俱係閩粵濱海州縣之民。俱於春時往耕。西成回籍。迨後海禁漸嚴。一歸不能復往。其主業在臺灣者。既不能棄其田園。又不能搬移眷屬。別娶番女。恐滋擾害。經陞任廣東撫臣鄂彌達具奏。凡有妻子在內地者。許呈明給照搬眷入臺。編甲爲良。人人有室家之繫累。謀生念切。自然不暇爲非。更令有司善撫教之。則知感激奮興。安生樂業。旋經議行在案。嗣于乾隆四年。前督臣郝玉麟以流寓民眷均已搬取。卽有事故遲延。亦屬無幾。請停止給照。續于乾隆九年。巡視臺灣御史具奏。以內地民人。或聞臺地親年衰老。欲來侍奉。或因內地孤獨無依。欲來就養。無如例有明禁。因甘蹈偷渡之愆。不肖客頭奸猾。將船駛至外洋。如遇荒島。詭稱到臺。促客登岸。荒島人烟斷絕。坐而飢斃。俄而洲上潮至。羣命盡歸魚腹。因礙請照之難。致有亡身之事。請仍准攜眷。經部議令該督撫確查定議。俱如所奏。乃十二年。督臣喀爾吉善復以前奏未定年限。恐滋弊混。請定限一年。

之後。不准給照。自此停止以來。迄今十有餘年。凡有渡臺民人。禁絕往來。不能搬移。現在漢民已逾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內地者。正復不少。向之子身過臺者。今以墾闢田原。足供俯仰矣。向之童稚無知者。今已少壯成立。置有田產矣。若棄之而歸。則失謀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于不顧。更非人情所安。故其思念父母。戀妻子。冀圖完娶之隱衷。實有不能自己。以致迫不擇音。甘受奸舫之愚弄。冒險偷渡。百弊叢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臺灣縣知縣魯鼎梅。纂修縣志云。內地窮民。在臺營生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資。急欲赴臺就養。格于例禁。羣賄船戶。頂冒水手姓名。用小魚船夜載出口。私上大船抵臺。復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滾水。經汛口覺察。奸舫照律問遣。固刑當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廬拋棄。器物一空矣。更有客船串通。習水積匪。用濕漏之船。收載數百人。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比到岸。恐人知覺。遇有沙汕。輒給令出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流適漲。隨流漂溺。名曰餌魚。窮民迫于飢寒。罔顧行險。相率陷阱。言之痛心。臣思愚民之被害。奸舫之肆惡。其言鑿鑿可據。且與乾隆九年巡臺御史原奏不謀而合。該知縣身莅臺灣。見聞自確。載之邑乘。考訂非虛。臣一載以來。留心察訪。實屬確有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發者。緣事在汪洋巨浸。人跡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沒于波臣。僥免者亦緣自干禁令。莫敢控訴。故偷禁雖嚴。而偷渡者接踵。臣與督臣俱令先後查拏。或偷渡未成而被獲。或出港遇風而返回。計一載之中。共盤獲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婦九百九十名。內溺斃三十四人。其餘均經訊明。分別遞回原籍。其已經發覺者如此。其私自過臺。在海洋被害者。恐不知凡幾。伏念內外民人。均屬朝廷赤子。向之在臺爲匪者。悉出隻身之無賴。若安分良民。既已報墾立業。有父母妻子之係戀。有仰事俯育

之辛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保聚。此從前督撫諸臣所以疊有給照搬眷之請也。及奉准行過臺之後。亦未有谷口滋釁生事者。蓋民鮮土著。則有離去之思。人有室家。各謀久安之計。乃因良民之搬眷。禁以奸民之偷渡。致令在臺者困羈逆旅。常懷內顧之憂。在籍者悵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內地老幼男婦。幾獨無依之人。迫欲就養。竟至鋌而走險。畢命波濤。非所以仰體

皇上如天之覆一視之仁也。

條陳臺灣事宜狀雍正 年

臺灣知府 沈起元

卑府既無知識。初到臺地。見聞未廣。無可以仰佐高深。何敢妄置一喙。顧有不忍不言。不敢不言者。惟大人恕其狂率。而鑒其愚誠。幸甚幸甚。一偷渡之禁。不可不為轉計也。蓋其間有必不可禁。必不可禁者。而以現在之法處之。則二者皆失。其必不可禁者。則漳泉內地無藉之民。無田可耕。無工可傭。無食可覓。一到臺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溫飽。一切農工商賈。以及百藝之末。計工授直。比內地率皆倍蓰。而必曰爾其堅坐餓死。無往求生為也。既非為民父母之道。且或親戚兄弟。在臺成業。此既需人助理。彼可相依為活。合之則兩全。離之則兩傷。此必不可禁者也。其必不可禁者。則以海外之地。作奸犯科之民。動輒渡洋。於內地為漏網。於臺地為養奸。此必不可不禁者也。法當第禁奸民之偷。而不當禁良民之渡。且必許良民之渡。而後可禁奸民之偷。何也將禁奸民。必行重法。而欲行重法。非分別奸良不可。今也不然。惟偷渡是禁。奸良共處其中。豈可概施以大法。不得已以杖責逐回之法處之。即有好匪。臺地無從分別。將亦從輕典。則在奸民豈足以示懲。夫民之渡臺。如水之趨下。羣流奔注。而欲以輕法止之。是以隻手而障崩隄。必不能矣。以輕法而止良民之渡。猶且不能。而以止奸民之渡。更何望焉。況沿海內地。在在可以登舟。臺地沙澳處處可以登岸。汎口官役之所不能查。

緝雖日日處分數官。無補於事。力不能禁。而徒使良民之偷渡者。有死亡沉溺之慘。有流離失所之痛。既至於不忍言。不堪言。而奸民之偷渡者。仍以臺地爲遁逃之藪。今日逐之。而明日又來。將致盜賊充斥。奸匪橫行。其患恐有不可言者。必許良民之渡。而後可禁奸民之偷。仍照前陞道吳所議。有來臺者。令內地州縣。查明有無過犯。取族隣的保。給照來臺入籍。毋使吏胥阻撓。此如開一正門。以待善良之步趨。其有作奸爲匪。州縣不准給照者。計乃獨出於偷渡。而後取而懲以大法。則奸民無可混淆。而良民亦得而樂其業矣。若謂渡臺者。卽非良民。與雖良民而臺地必不容多人。以防異日之患。則大不然。夫卽今臺地。皆閩廣流民。聞之當日。其民風氣最清。近稍澆漓。然終覺畏法易治。所謂奸匪惡少。亦第如斗米之雜升穀而已。一良有司。釐剔之卽善耳。此在內地亦然。不獨臺地也。且人之樂生惡死。原有同情。使其室家安堵。農賈樂業。驅之爲亂。亦無從者。若以人衆爲可慮。則臺地見在之人。亦未爲少也。卽內地之人。亦何必不可爲慮。况渡禁開而臺地之人。亦未必遽多。渡禁嚴而來臺之人。亦未嘗或減。昨聞之王鎮云。近日臺民比前加多幾倍。蓋以不禁渡臺。凡農工商賈。來去自如。一自禁之後。一去則不可復來。故來者不敢復去。所以禁愈嚴。而人轉多。此王鎮閱歷之言。是今日之禁渡。毫無補於國計。而徒有害於生民。斷非可久之道明矣。總因前此臺變。祇以居官者撤其武備。際其紀綱。平時百計以釀亂。臨變倉皇而失措。事敗之後。深譚其故。乃更張其辭。不罪其上。而罪其下。以爲此流民之所致也。臺民之可畏如此也。事事爲因噎廢食之計。豈可勝歎哉。倘爲皇上歷言其故。知當日臺變之在無兵。而不在有民。在無官。而不在民多。今但當擇其治民之吏。與養民之術而已。則我天子神聖。必能豁然於中。而不肯鯁鯁爲無益之禁矣。至搬眷之說。尤在憲臺洞悉之中。更無庸卑府之贅詞也。一調任之新令太驟也。

臺地重洋遠隔。六年一宦。誠屬太遠。故蒙憲臺有請三年更代之舉。荷蒙

皇上曲體臣隣。無微不至。有一

年更代之

旨。此誠曠世之恩也。顧卑府以爲若求善治。非久任不可。三年考績。乃千古不易之良法。況臺

地此時。正須經理。蓋臺地章程草率。不比內地。內地規模。乘厯代文明之治。而臺郡自本朝開疆以前。尙屬

洪荒草昧。其初乘鄭氏草竊之餘。苟且從事。六十年以前。官斯土者。祇爲貪黷縱侈之資。未有經理地方之實。

是以賦役不均。疆界未正。城柵未立。番漢之處置無法。上下苟安。幸而熟番則淳樸不擾。生番則頑鈍無知。故

爲易治。至於今日。土地日闢。民人日增。熟番之知識日開。生番之氣息漸通。正須廉幹能員。經理其地。可以化

流民爲土著。化熟番爲漢人。化生番爲熟番。均其賦役。正其疆界。治其城邑。以保障海濱一帶之內地。惟此時

爲要。顧期其盛理。雖甚盛才。非三載不能著效。雖蒙聖恩周詳。先令其學習半載。然可學者。文移案件。而

已至於爲政之道。存乎其人。人各有心。心各有志。爲名者有喜功求進之心。爲利者有刻薄苛斂之術。卽有實

心爲國爲民者。而意見各殊。一番更代。必有異轍。下何適從。且人安其心。而後能理事。今一年之後。頭緒粗

得而已。躍躍有去思。居官者逆知其功之不能竟。而志灰爲下者。逆計其令之不足遵。而情渙。未有不日益草

率苟且者。此理之固有。勢之必至也。此事所關地方甚大。奏明仍以三年爲率。而以半載爲協理學習之期。地

方幸甚。一水師偏裨之不宜用。閩人也。向來臺地兵卒。大抵驕橫懶惰成風。近日行伍數足。約束頗嚴。顧問各

路分防之將校。終有不能嚴加約束者。原其故。實緣將領卽係閩人。則部下之卒。非其舊時儕伍。卽其同鄉戚

友。在提鎮大員。分尊勢重。可以彈壓。若夫參遊以下。分旣相聯。情復甚接。握手相向。耦居無猜。非甚大犯。誰不

姑息。狃於成習。漸不能制。夫閩海水師。固非閩人。不可至於將校。似仍宜以外省人領之。卽如江浙粵東之人。

亦○能○便○習○水○道○易○地○相○制○則○在○將○校○可○以○法○繩○下○而○無○所○瞻○狗○在○兵○伍○自○嚴○奉○約○束○而○無○敢○怨○懟○此○亦○轉○移○積○習○之○微○權○也○以上三條卑府不揣愚昧竊以爲臺地至要之事故不計可否而妄陳之惟憲臺裁擇焉

治臺灣私議 雍正 年

臺灣知府 沈起元

夫臺灣片土自開闢以來幾千萬年無論不入版圖卽淮南志怪山經紀異亦所未及自明時鄭賊潛踪於此引致紅毛明末鄭賊更踞此稱亂至我朝剪除氛孽而臺灣始入版圖數十年以來七百餘里重洋遂爲內沼哨帆商舶如游內港糖粟之富甲於閩省形勢之壯屹然爲東南七省之藩障自臺灣入版圖而後濱海之地烽煙永息所係綦重則所以經理臺郡者可不隨時度勢綢繆整頓爲萬年不拔之計哉按臺郡之入版圖正如洪荒初闢章程制度草草未立而六十年以前官斯土者因循廢弛既所不免至朱一桂變後震動當地方大臣未敢以致亂之由據實陳告乃徒爲因噎廢食之計禁官府之攜家禁民戶之搬眷禁內民之渡臺汰道標之守兵以爲是可以久安長治矣何其遠歟起元來攝府事凡四閱月歷覽山川形勢番漢情形歎其幅幘廣而控制之道未備膏壤多而經理之術未詳兵疎吏遠地廣人稀以致生番不時出沒奸民間且生心深思遠計今日之經理臺郡者宜分文武之駐防扼山海之形勢恤熟番而撫生番招流民而盡地利重文吏之權定考績之期數年之後方有可觀者耳

一臺灣之治宜防山而不宜防海也在昔僞鄭竊踞此島如釜魚楮豕惴惴焉朝不保夕人民未集田土未闢寄宿於海濱片土唯慮我朝大兵之入故鳩其醜類聚處海濱以臺灣縣一席之地爲其居室以安平鎮爲門戶鹿耳門爲扼塞重兵猛將咸萃於此于南則防打鼓山於北則防雞籠城皆以備內地之大兵也若今日

我朝之處置臺地則宜有大異者。臺灣以西雖有七百里重洋。實我朝之內沼也。海舶往來。皆我同族。固無可防。卽外島如紅毛呂宋。咬囉吧諸國。皆微小。震懾天威。通商貿易。隱爲屬國。都無可慮。是海不必防也。所宜防者。山耳山不獨生番之出沒。宜防也。凡臺郡平埔內之山。層疊辟阻。樹木叢雜。溪壑陰邃。人踪罕到之處。不知其幾。或且通連內山。稽察稍懈。奸匪匿踪其中。集數十無賴。樹旗歃血。卽圖不軌。生番之爲害猶淺。而漢民之爲匪。叵測如蠶者。朱一桂之於三角。岔烏山等處。陳三奇之於阿猴林。猴完之於荖仔林。是其故事矣。故防之不可不密。乃協鎮三營。屯於安平。總鎮三營。屯於臺灣。南路一營。屯於打鼓。惟北路一營。在諸羅山。稍爲居中之地。其餘重兵。皆在海濱。且道府縣治。皆濱海涯。廻顧腹地。東西則深阻重山。南北則遼曠千里。夫居中馭外之道。治天下與治一方。無以異。設立縣治。處置兵衛。必占形勝。今臺地兵防之壘。與府縣之治。皆守其外而虛其中。禦其前而空其後。腹心閭奧之地。轉疎棄而不之計。一旦有意外。彼有盤踞之固。有建瓴之勢。而我方自外而入。仰高而攻。不已左乎。在國家初得臺灣時。亦以人民尙未集。田土尙未闢。可居可耕之地。惟臺邑左右。方百里地耳。故置壁壘。設府縣。皆因僞鄭故址。卽其營署宮室。以爲官府駐札地。今聖教日廣。戶口日繁。田土日闢。南自耶嶠。北至雞籠。延袤一千七百餘里。皆爲人煙之境。地廣則規模宜遠。防險宜密。形禁勢格之道。誠不可不講也。愚以爲諸羅居全臺之中。負山帶溪。形勝獨得。宜遷府治。及鎮標三營於此。以控制南北。而後中權之勢。始握其要。安平片石。離臺邑二十里。不必專駐重兵。應畱本道及海防廳於臺邑。收協標兩營於內地。而畱一營於安平。則鹿耳門雖云要口。已足稽察彈壓。而外禦之勢已備。南路則宜遷鳳山縣治於埤頭。當居民輻輳。行旅往來之孔道。以親民事。設下淡水同知於新園萬丹之間。凡淡水以東。上至羅

漢門下至海口。凡番漢盜賊之事屬焉。南路營參將所屬原有守備一員。宜更添設一員。一則自鳳山以北。阿猴林。觀音山之外。淡水以西。沿海一帶之地屬焉。一則分兵五百。建營於山猪毛口。自枋寮以北。羅漢門以南。淡水以東。沿山一帶之地屬焉。而統轄於南路營參將。如此則重山複水之中。在在有官有兵。可杜生番之出沒。消山匪之奸心。而南路可以無虞矣。鎮標既居諸羅。則北路一營可移駐於半線沙轆之間。以控制八里坌。雞籠之汛防。於耳目亦近。駕馭亦便。而北路可以高枕矣。至彰化大肚溪以北。幅員既廣。地土日闢。四五年後。民居稠密。必宜更設一縣者也。議者欲于藍張興莊。鹿仔港。南嵌。奇武子社。傍添設巡檢四員。少佐大員之所未及其說未嘗不可。微員雖多。不足恃也。

一臺郡荒埔之宜墾而不宜棄也。卽鳳邑沿山一帶。二三十里之廣。百餘里而遙。與臺邑羅漢門內。重山疊嶺。泉甘土肥。其可耕而樹者。可數萬頃。可引而溉者。不下數十道。而北路四五百里膏腴之產。更瀾漫無際。使舉而教民開墾。可活數十萬窮民而裕如是。天設之以濟閩民之窮也。但開墾之事。縣令事繁。宜請委之南北二路同知。令兼水利捕盜之銜。而使之清畫地界。與經理水利。其清地界也。則當用限田之法。存恤番之意。何也。地皆番地。向者番民寡而不能耕。亦愚而不知耕。供飽之餘。棄而不惜。故往往以數百甲之地。得數十金而售之。以致近日平埔社番。亦能耕作而已。無寸土可耕矣。官府若不爲之地。異日番民之生路既窮。亦慮激而爲患。故凡開墾荒埔。必酌留番民生息之地。能耕者卽劃地而教之耕。不能耕者。按甲而貼其餉。此恤番之要策也。至漢民開墾。向來請墾。混以西至海。東至山爲界。一紙呈請。至數百甲而不爲限。業戶招集佃丁。又私行廣墾。以致欺隱日甚。甲畝不清。且一業戶而包墾既多。所招之佃。又不問其來歷。耕作之時。一莊數十人。或數口。

人收穫之後。忽然散去。其爲奸匪。業戶亦不及知。家甲之難清。亦坐是焉。且所墾既多。田不耕耔。但知廣種薄收。不知深耕易耨。農工之惰。亦由是焉。故將來開墾。必宜用限田之法。如一人一牛。付墾十甲。不容混呈。廣墾庶可杜豪強之兼併。溥美利於窮黎。清疆理而絕欺隱。屏游丁而勸力作。法莫善於此矣。其理水利也。臺地溪泉大者數十。小者無算。向以溪道迂淺。故水發則有泛濫四溢。衝決田禾之患。不設堤閘。故急瀉於海。則有灌漑無資之慮。是宜濬之使深。多開旁支。節其高下。以引致田間。築隄以蓄之。開斗門以洩之。則可以資灌漑之利。可以杜衝決之患。水爲利而不爲害。無水旱之虞。而一登再登之穀。可以接濟。漳泉兩郡之民。永無艱食之患矣。

一。歸化生番之宜結其心也。熟番固極馴樸。惟在有司視同赤子。恩恤爲主。卽生番間爲民害。其間犷悍者。亦第如虎狼之性。與人殊。見人搏噬。要無爭奪計謀。其畏漢人亦甚。兵防稍嚴。竄匿不暇。至於歸化生番。如內悠六社。大武壠八社。水連沙十五社。碗壘番內之加茶社。加者野也。社其人雖悍。性本樸直。旣已歸化。卽無二心。每次征番。一經調度。率先效力。不但不爲民害。兼能助勦兇番。宜約畧雲貴土司之例。卽其土官奏明。皇上給以冠帶俸食。使治其番衆。毋爲兇暴。與之約法。毋得招匿通逃。彼益鼓舞效順。不特可使之固結而無叛志。卽有梗化者。彼更可爲我之捍禦。應勝於兵力數倍。俸食之需。計歲費布數百疋。鹽數百石而已足。我國家威德遠布。日盛月新。將來生番且漸化爲熟番。其機已動。其勢亦所必至。豈得僅以毒蛇猛獸待之。遂爲長策乎。

一。本道之權宜專重也。臺郡重洋阻隔。風汛不時。每地方有事。動須請命兩司。兩司請命兩院。文移往返。輒須

累月一經駁議。往往經年。事之叢廢。半由於此。且臺地與內地不同。唯本道熟悉情形。可以隨宜裁處。兩司在內。以遙度耳聞之見處。所以彼此飭查。每無定局。至如詞訟命盜等案。其審實重犯。固應解院。而原告干証。應審人等。遠涉重洋。水陸千有餘里。其爲拖累。何可勝道。至於錢糧本無解司。原係另行奏銷。每年核定應協濟兵餉若干。遣官支領外。其徵比緩急早晚之宜。亦與內地不同。原非藩司所能稽察。愚以爲刑名錢穀之事。統歸本道查審詳院定案。不必更經藩臬衙門。則一凡公事。可以隨時辦理。況兩御史坐鎮臺地。倘臺道有所缺失。御史可以就近糾察。不必以專擅爲嫌。至於海疆重地。文武宜帶兵威。方可資其彈壓。緩急可恃。故向來設立道標之制。自有深意。曩以臺變之故。謂道標之無用。遂議裁汰。夫臺變之際。豈獨道標之無用。又豈可盡廢耶。以皇上之用人。今日之吏治。而仍用昔年之制。未嘗不大有補於海疆也。

按兩巡臺御史自康熙年間設乾隆中裁

條陳閩省利害疏 康熙十二年

總督范承謨

切惟古今之時勢。有常必有變。人臣之謀國。有經必有權。茲當滇南告警。變起倉卒。一切關係疆場之事。有斟酌權宜。可濟時變者。卽不得概執引經之說。以疏于事先。而忽于未然也。臣且就閩省目前情形。爲我皇上陳之。閩人活計。非耕則漁。一自遷界以來。民田廢棄二萬餘頃。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以致賦稅日缺。國用不足。而沿海之廬舍畝畝。化爲斥鹵。老弱婦孺。展轉溝壑。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餘子遺。無業可安。無生可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邇來人心皇皇。米價日貴。若不安插。倘飢寒迫而盜心生。有難保其常爲良民者矣。我皇上停止海界之禁。正萬姓更生之會。而閩地仍以臺寨爲界。雖云展界墾田。其實不及十

分之一。且臺寨離海尚遠。與其棄爲盜藪。何如復爲民業。如慮接濟透越。而此等遷民。從前飄流忍死。尙不肯爲。非今若予以恒產。斷無舍活計而自取死亡之理。卽釘蔴油鐵絲網布帛。皆奸商巨賈。勢豪土棍。有力者之所辦。窮民亦無此資本。何由而濟。如慮逼近沿海。難免寇鯨侵掠。夫海賊可以登岸之處。不過數所。餘皆海潮湧入之小港。時湧時退。不能停泊。若設防兵堵禦要害。則寇亦無隙可乘。設立水師。原爲控扼巖疆。未有棄門戶而反守堂奧之理。目今多事之時。海逆不無窺伺。伏乞皇上允臣相度形勢。應仍舊者照舊防備。應更移者奏請更移。務使將領不得偷安。則門戶既固。而遷民可以開墾復業。無以糧竇寇之憂。無透越接濟之慮。兵旣衛民。民不失所。此捍外安內之要著也。從來富國強兵。莫有過于魚鹽之利。閩自禁海以來。利孔旣塞。是以兵窮民困。目下青黃不接之際。追呼雖頻。輸將仍緩。兵丁乏授食之需。引領協濟。各省處處添兵。在在索餉。安能及期協濟乎。今惟有請照木筏取魚事例。容漁戶沿邊採捕。每十筏聯爲一甲。行以稽查。連坐之法。遇開港之時。止許隨帶乾糧。不許多攜米穀等物。令就近將領率防兵巡哨督押。漁筏朝往暮歸。仍照編甲次序。灣泊內港。聚集一處。以便稽察其採捕之魚。十取其一。以充國課。此項錢糧。或接濟兵餉。或借給遷民。如有贏餘。或存貯備修船隻。一舉而數善備焉矣。事如可行。臣卽相機設施。如不可行。決不致貽邊疆之患。兵餉裕而國用自足。荒田墾而流離可輯。催科緩而人心共安矣。

臺灣班兵議上觀鎮軍石甫文集

姚瑩

比聞大府檄下。議改臺灣班兵。召募土著。愚竊爲過矣。臺灣自古海外荒服之地。明末鄭氏竊據。爲閩浙江南憂者四十年。康熙時始入版圖。於今一百三十三載。設立重鎮。總攝師干。俾以專殺之典。爲東南沿海數十郡

外藩。日本荷蘭無敢窺伺者。臺灣之功也。臺澎一鎮。水陸十三營。額兵一萬四千六百五十六名。自督撫兩院。水陸二提。漳州江州建甯福甯海壇金門南澳七鎮。福州興化長福延平閩安邵武六協五十八營。抽撥更戍。多者一千。或七八百。少者一百。或數十名。其到臺也。又分布散處。每內一營。分臺營者十數。極多不過百人而已。匪特三年之中。分起輪班。出營收營。紛紛點調之煩。配坐哨船。或西船。重洋風濤。歲有漂溺之患。而且戍臺之兵。既有兵精。又有眷米。歲費十數萬。天庾正供。曾不少惜。此亦何所取而必爲之哉。蓋嘗推原其故。竊見前人立法定制之善。不可易也。夫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慮內訌。自古邊塞之兵。皆由遠戍。不用邊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邊塞戰爭之地。得失無常。居人各顧室家。心懷首鼠。苟有失守。則相率以迎。暮楚朝秦。是其常態。若用爲兵。雖頗牧不能與守。故不惜遠勞數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三年。贍其室家。使之盡力疆場。然後亡軀效命。漢唐以來。咸遵斯制。臺灣海外孤懸。緩急勢難策應。民情浮動。易爲反側。然自朱一貴林爽文陳周全蔡牽諸逆寇亂。屢萌卒無兵變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內地。懼干顯戮。不敢有異心也。前人猶慮其難制。分布散處。錯雜相維。用意至爲深密。今若罷止班兵。改爲召募。則以臺人守臺。是以臺與臺人也。設有不虞。彼先勾接。將帥無所把握。吾恐所憂甚大。不忍言矣。其不可一也。兵者貔貅之用。必使常勞。勿得宴安。自古名將。教習士卒。勞苦爲要。苟平居習爲安逸。何能驅策爭先。故練技藝。習奔走。日行荊棘之叢。夜宿冰霜之地。寒能赤體。暑可重衣。然後其兵可用。今營制訓練。各有常期。將弁操演。視同故事。惟班兵出營入營。約束煩難。且以數十處不相習之人。萃爲一營。彼此生疎。操練勢難畫一。將備懼罰。卽欲不勤操演。有所不能。是於更換之中。卽寓習勞之意。益以賢能將帥。講習訓練。斯成勁旅。若改爲召募。則日久安閒。有兵與無兵等。其

不可二也。兵以勇敢爲上。百戰之兵。所向無前者。膽氣壯故視敵輕也。古者名將教士。平時練其膽氣。危機而不懼。然後大勇可成。臺灣之涉。亦可謂危機矣。賊浪驚濤。茫無畔岸。巨風陡起。舵折桅欹。舟師散髮而呼。神艤漂流而破碎。大魚高於邱岳。性命輕於鴻毛。若此者。班兵往來頻。狎之膽氣自倍。一日衝鋒。鎗冒矢石。庶不致畏葸而卻步。且平日海洋既熟。卽遇變故。亦來往易通。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此之謂也。今若改爲召募。免其涉險。則恒怯性成。遇難望風先走。膽氣既無。鮮不潰敗。愛之適足以死之。甚非國家所以養兵之意。其不可三也。然而大府之所以議改者。亦自有說。請一一釋其疑。一曰節糜費。閩省兵糧僅能支給。自林陳蔡三逆軍興。各府縣運穀赴臺。積貯空其大半。頻年買補。尙缺額者十數萬石。而臺灣每歲運穀。不能時至。各縣借動倉穀墊放兵米。舊貯未滿。又有新借。各縣藉口不免虧空。且臺灣新設艤舦一營。兵米不敷支給。是閩省倉儲頗形支絀。若改班兵爲召募。則內地眷米一項。歲可省穀數萬。數年之後。不惟補足。且有贏餘。并可減運以給艤舦兵米。此節糜費之說也。殊不知內地倉儲並不虧於軍需。而虧於官吏軍需所缺。歷年採買不難報竣。所慮者有採買之名。而無買穀之實。及至交代。輾轉流抵。虛報存倉。至於臺穀。不過運期稍遲。雖有借墊。運到卽還。何至虧空。若艤舦不敷兵米。則臺地亦尙有別欸可籌。何必貪節省之虛名。而誤百年之大計。二曰處游民。臺地口禁雖嚴。而港汊紛歧。自鹿耳門鹿港八里岔三正口外。南路則打鼓港東港大港喜樹仔。北路則笨港五條港大甲樁梢後隴中港大埭烏石港。其他私僻港口。不可勝紀。無業之民。偷渡覓食。日漸增多。非遊聚市廛。爲地棍羅漢脚。則結衆成羣。肆爲盜賊。緝捕懲治。不勝其衆。若召募爲兵。若輩有可資生。亦所以區處之道。此處游民之說也。不知召募之額有常。而遊民之來無限。不爲兵者。又何以處之。且若輩情

游無根。小不遂意。及或犯法。則逃去無所顧忌。若操之稍急。又鼓噪爲變。一旦姦民蠢動。此輩皆其逆黨矣。況臺地漳泉澳三籍。素分氣類。動輒械鬪。將弁帶兵彈壓。非彼之讐。卽彼之黨。不更助之亂乎。其患無窮。不待智者而決矣。三曰免煩擾。臺灣班兵。三年抽換。往來絡繹。則有造冊移報之煩。缺額事故。則有補革案牘之煩。臺防鹿港蚶江廈防四廳。配船候渡者無虛日。內五十八營。外十三營。收營出營者屬於途。且班滿出營之後。多不遵約束。紛紛滋事。帶兵員弁。既畏如虎狼。地方廳縣。更難於治問。若改爲召募。則諸弊皆清。此免煩擾之說也。不知文移案牘。不過書讀之勞。應營紛紜。各有舊章可守。倘其出營滋事。一能吏足以安之。若慮煩擾務求安便。此事簡民治之區。所宜講求。而非所以施於繁要。況海外重兵之地乎。然則由前三者。其害甚大。由後三者。並無所利。吾不知議者何所取。而輕改舊章也。夫老將言兵。計出萬全。忠臣謀國。期於久遠。事必權其利害。而利之所在。弊卽在焉。亦視其大小何如耳。班兵之制。於今一百餘年。推其弊。不過如此。其利則保障全海而改爲召募。則其害不可勝言。而并無所利。可以決所從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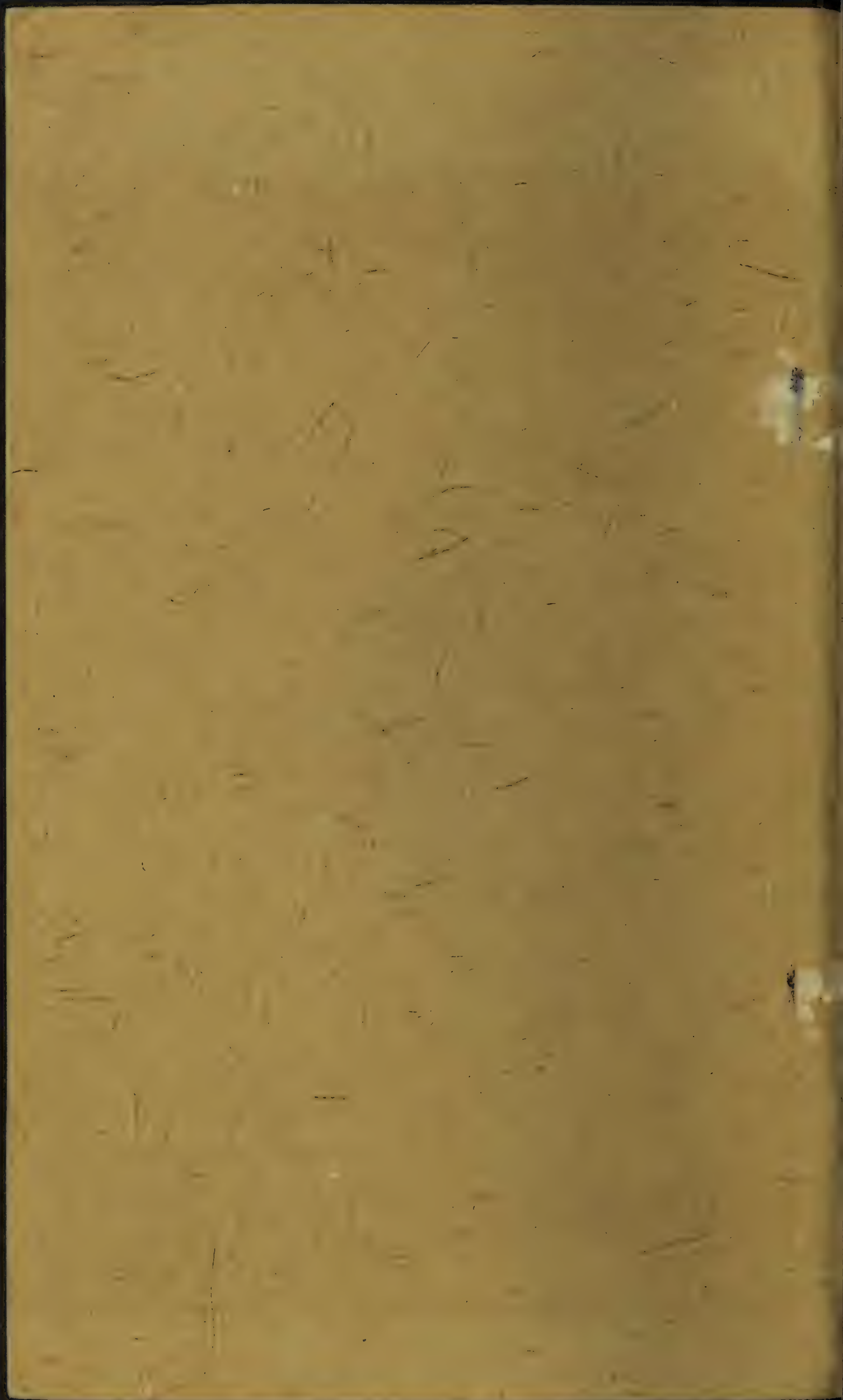
覆趙制軍言臺灣兵事書 石甫文集

姚瑩

奉諭以臺營惡習。幾有魏博牙兵之勢。瑩以爲此不足爲臺地深憂。皆告者過耳。自古治兵與治民異。蓋兵者凶器。其人大率犷魯橫暴。馭之之道。惟在簡嚴。簡者不爲苛細。責大端而已。嚴者非厲刻酷。信賞罰而已。夫虎豹犀象。雖甚威猛。然而古有豢畜之者。馭得其道也。馬牛犬羊。雖甚馴擾。僕夫童子。可操鞭箠而驅之。壯夫鹵莽。或受蹄角之傷。重且死者。馭之不得其道也。市井無賴。三五羣毆。其勢洶洶。老儒學究。向判曲直。反受詬誶。道傍之人。袖手竊議短長。紛紛未已。一武夫健者。奮怒叱之。二比閭然而散。臺營情勢。亦若是而已矣。今之走

告於執事者。非婦人老儒。則道傍袖手者也。請質言之。臺灣一鎮。水陸十三營。弁兵一萬四千有奇。天下重鎮也。兵皆調自內地。督撫提鎮。協水陸各標五十三營。漳泉兵數爲多。上府各營兵弱。向皆無事。興化一營稍黠。多不法。其最難治者。漳泉之兵也。人素勇健而俗好鬪。自爲百姓已然。何況爲兵。水提金門兩標尤甚。昔人懼其桀驁散處而犬牙之。立意最爲深遠。然如械鬪娼賭。私載違禁貨物。皆所不免。甚且不受本管員弁鈐束。不聽地方官申理。蓋康熙雍正之間尤甚。乾隆嘉慶以後。屢經嚴治。乃稍戢。此兵刑二律。所以於臺地獨重也。重法如迅雷霹靂。不可常施。常施則人側足不安。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然小者可弛。而大者不可弛。小者宿娼聚賭。攬載違禁貨物。欺虐平民之類是也。若械鬪人命。不受本管官鈐束。不服有司審斷。則紀綱所係。必不可宥。此輕重之別也。故治兵者。不可不知簡嚴之道。不辨輕重者。不可以簡。不簡者。不可以嚴。不嚴者。不可以用。威不足。則繼之以恩。恩不足。則守之以信。自古名將得士力者。皆由用此。今之治兵者。大抵既不知簡。又不能嚴。有罪而不誅。則無威。將不習。弁不習兵。勞苦之不恤。而股削之是求。則無恩。當罰者免。當賞者吝。則無信。此所以令之不從。禁之不止也。然則以爲不足慮者有說乎。曰。兵之可慮而難治者。叛變耳。自古驕兵亂卒。大抵在其本鄉。形勢利便。易於叛變。若客兵。則有潰而無叛。其形勢不便故也。魏博之牙兵。皆魏博人也。故敢屢殺逐其大將。而不受代。若臺兵。則皆撥自內地上游。與下兩不相能也。興化與漳泉不相能也。漳與泉復不相能也。是其在營。常有彼此顧忌之心。必不敢與將爲難。明矣。況其父母妻子。皆在內地。行者有加餉。居者有眷米。朝廷參養之恩。甚至設有變。父母妻子先爲戮矣。豈有他哉。雖臺地之民。大半漳泉。而兵與民素有相仇之勢。故百餘年來。有叛民而無叛兵。乃治兵者。每畏之。而不敢治。則將之懦也。且漳泉之人。其氣易動。而

不耐久。一夫倡而千百和。初不知何故。及稍知之。非有所大不願。則已懈。更盛氣勢以臨之。鼠伏而兔脫矣。如吹猪脬。初雖甚壯。但刺小孔。卽索然。此漳泉之人之情也。漳泉之兵既治。則他可高枕而臥矣。大抵爲吏而曰其民惡者。必非良吏。爲將而曰其兵惡者。必非良將。今姑爲救弊之法。有三事焉。一曰小事勿問。大事勿赦。二曰按期實操。每月親考。三曰責成千把。不得頻易。如此。則寬猛並而恩威不致濫施。營伍肅而惰游不得滋事。責成專而功過有所歸屬。三者至爲淺易。而實行之甚難。惟執事之力爲主持耳。



皇朝經世文編

八
九

DS
754
H6
V.18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五

兵政十六 海防

防海

防海

海防集覽

海寇策

論海洋弭捕盜賊

論鎮守南澳事宜

稽海船以清盜源

上成食事論昌化海防

籌辦洋匪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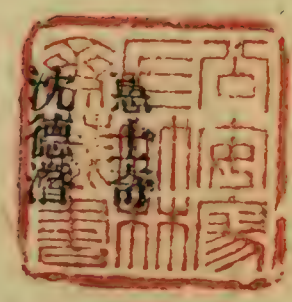
上李提軍書

答秦觀察問防海事宜

答溫撫軍延訪海事

議海口情形疏

上百制軍籌辦海匪書



褚華

周之夔

藍鼎元

藍鼎元

李治運

陶元淳

倭什布

周鎬

曾鏞

陳庚煥

汪志伊

程含章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五
目錄
防海
防海

請建米艇狀

論明職

書禁海船軍糧議後

上撫軍論誣盜書

瀛舟書記序

浙江提督總統閩浙水師進封三
烈伯諡忠毅李公行狀

吳俊

周鎬

陶貞一

秦瀛

阮元

王芑孫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五

兵政十六 海防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防海

惠士奇

防海之法。莫詳于宋。有海軍。有海船。有海道。其海軍則鎮江。沿海水軍。江陰水軍。明州水軍。平江。許浦水軍。建康。靖安水軍。唐灣水軍。池州。清溪。鴈汊。控海水軍。其海船則有刀魚。多槳。凌波。海鯨。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平底。水飛馬之名。其海道則泰州。石港。壽春。花鬘。通州。料角。崇明。平江。南北洋。秀州。金山。明州。向頭等鎮。蓋其大略如此。而防海之法。則又有可得而詳者。大約荆湖之寇。負峒爲固。江浙之盜。憑海爲居。峒有溪谷之深。林箐崖壁之阻。往往仆巨枿布渠。答以守。官軍攻之。陋則限而入。高則緣而登。非踰時不得達。其人習險善走。捷如猿猴。擒一竄百。非踰歲不得平。及官軍退。則又出而劫略郡縣。殺戮居民。故荆湖常被其患。而海有風濤之險。颶風驟雲不測之虞。其人生長於水。而識習水性。踏浪如踏土。使船如使馬。乍東乍西。時聚時散。及其鉤致蕃舶。採取婆蘭。則什伍爲羣。一呼而集。其行如鬼。非可跡而捕也。然巧于水而拙于陸。一登陸。則成擒矣。故常覬覦觀望。陰結土人之桀黠者。而略以利。使之刺探虛實。或陰遣其黨。役于官。賈于市。以爲內應。率常數歲一發。其患雖小於峒寇。而治之爲尤難。是以宋之治峒寇也。以賊攻賊。而治海寇也。以盜防盜。王居安知隆興府時。盜羅世傳。李元勵。嘯聚黑風峒。居安駐師廬陵。會元勵俘賊以獻。居安厚賞之。衆皆悅。而世傳疑元勵貳已。遂交惡。未幾。執元勵求降。而世傳亦死。峒寇平。此以賊攻賊之法也。沈作賓知平江府。兼制許浦水軍。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其黨。既至。慰勉之。賜衣糧器甲。得強勇千人。統以將。號曰義士。復募惡少。

千人號曰壯士。輕捷善鬪。倍官軍。由是海道不警。此以盜防盜之法也。人情思患則不及。圖利則過之。見利之在前。而不見患之在後。故有背鄉里棄父母捐妻子而從之者。然均是利也。此則有利而無患。彼則利一而患十。則其去彼而就此。必也。且彼能以啗之。而我獨不可以利用之乎。有司徒知貪之足以敗類也。于是鋤姦剷暴。操三尺以從事。而莫知暴可翼弱。姦能備良。故盜常蔓延不絕。當略倣作賓之法。而貫其宿員。署以上官之吏。其不願者。則籍記而縱舍焉。因類推迹。益招其餘。而擇魁健者爲爪牙。狙詐者爲耳目。鉤之以隱。則得其情。激之以賞。則得其力。開之以誠。則得其心。洗磨拔拭而用之。則彼且喜且懼。不敢爲非。而盡得賊中之要領。如此有不發。發則未嘗不備。而又何海盜之足憂。且海盜非天降而地出也。又非若猛獸居深山。而龍蛇生大澤也。田橫聚衆。高帝招之而來。赤子弄兵。潢池龔遂安之而散。況海島無田。橫而潢池皆赤子。焉用淫刑以逞哉。

防海

沈德潛

論備海於今日。與昔日異。何則。昔日之奸民。其橫行於海而沿及內地者。未嘗撤警也。如前明嘉靖之季。海禁廢弛。於是汪直徐海陳東。曾一本輩。爭挾倭爲難。沿海全境。萬里不甯。以故議海禁者。論說紛紜。有片板不許下洋之令。今非昔時比矣。國家統一海宇。海外萬國。無不稱臣入貢。內地之民。每以貨物互相交易。而國家亦得收賦稅以充正供。是昔之爲害於國者。今轉爲利於國也。然邇年以來。小寇亦嘗竊發。往來商船。時聞劫奪。恐備患不周。或仍有汪直徐海之禍。語云。伏卵翮飛。蘖芽穿屋。事有未作。患有未形。防之所宜急講也。嘗按沿海要地。廣東樂會縣接安南界起。計五千里。抵福建。侍郎洲起。計二千里。抵浙江。長沙門起。計二千七百里。抵江南。三姑山起。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青沉峰起。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半洋山起。計一千三百餘里。

爲鴨綠江朝鮮界中間要害之所。如廣東之柘林南澳。福建之浯嶼南日山。浙江之舟山。江南之洋山狼山。胸山。登萊之蓬萊田橫沙門諸島。寇處處可犯。可據。則處處可擊。可防。所當設大鎮。選賢能以重兵鎮守之。則得其要領矣。而防之之法。莫善于戚繼光之會哨。今宜倣而行之。於大洋要害處。及附近緊要港澳。分哨以爲防限。而於道里適均處。定爲兩塞。會哨之聯絡呼應。戈船相望。更於每塞之中。添遊翼以巡之。錯綜迭出。雖支洋窮澳。無不按焉。此防寇之良法也。又莫如王家彥之選民兵編鄉兵。而外更聯漁兵。夫漁兵卽沿海之漁戶也。今試舉行此法。旣分哨會哨以巡察之。練民兵編鄉兵。而官軍勿驚擾之。復使沿海之爲漁者。合其勢。厚其餉。偵賊所在。以爲海上耳目。而牽制之。此亦防寇之良法也。而又添設戰船。教習水戰。以時簡閱。激賞。或遏寇於遠洋。使之不能嘯聚。或擊寇於近洋。使之不能達岸。而且招之以散其黨。撫之以誘其來。擣其巢穴。以撲滅其踪跡。則寇將無可託足。而剽竊攻奪之患。不有日衰而日熄者哉。抑更有請者。寇之所急者。食民之所貪者。利比者。海中奸人。往往僞作商賈。厚挾金錢。以入省會。而奸牙愚民之徒。謂與其平價與民。毋甯重價與寇。誠養癰之大患也。今嚴盤詰之。灑首重海關。次及海口汛防等處。於商之買米出入者。務詰其里居姓氏。必得符引相合。來歷清明。方許出境。以慎重乎譏察。非常之意。而官吏之勾引潛通者。其弊又叢生。是則在文武大吏公忠體國者。嚴爲之防。以清其源而已矣。

海防集覽序

褚華

明季倭寇之患。垂三十年。流毒數千餘里。而終得殲除淨盡者。以其舍舟登陸。而陸兵可以坐致其命也。今海寇之勇。遠遜於倭寇。然各省會兵勦捕。總未見焚賊一巢。擒賊一首者。何故。蓋賊之用計愈狡。而蹤跡愈幻矣。

聞之曾經被劫者。賊必指索銀米。而以其船爲質。又擇壯健者。入其巢以爲役。否則戕其人。取其貨。冒充商人。以售於他郡。所駕之船。固商船也。所驗之票。固護照也。交易既畢。翩然獲利而去。彼賊首者。晏然處海島間。既得商舶以資盜糧。又得商船以爲脅從。而卽資其船與人以消其贓物。何爲登岸殺掠。自投羅網而膏斧鉞哉。要之賊船未嘗無停泊之處。賊黨未嘗無屯聚之時。苟命將出洋。勢必金鼓振天。旌旗耀日。賊已如鬼如蜮。紛然四散而避之。而兵船必不能持久也。兵糧必不能重載也。一旦撤兵內地。則仍嘯聚而行劫耳。故勦捕之法。祇須詐爲商船。以待其來。遇賊少則藏精銳於艙底。施機括於戰場。誘其登而擒之。俾餘賊之瞭望者不覺遇賊多則遠者禦以長矛。近者沃以沸湯。致其死以敵之。俾我兵之赴援者可繼。或賊所停泊屯聚多至數十艘者。宜多備小舟。藏發礮佛郎機於柴草內。自黑暗中順風縱火而擊之。小舟焚而礮亦發。賊船無不爲齏粉者。特兵間之儲費有限。既費而又無從開除。是以賊船之畏兵船。反不如畏嶺海大船之能不惜所費。而并力殺賊也。予海上書生。何敢言辦賊。數年來。惟取前人著述之切於海防者。裒爲集覽四卷。以備采擇。而或者謂古今事勢不同。彼此機宜各異。所集雖多。如不適於用。何不知用兵若治病。亦若對奕。良醫之於病。不必泥方書。國手之於棋。不必拘成局。而其按脈精微。落子詳慎。終不師心蔑古。以自蹈於庸妄者。法在故也。則集覽之作。亦猶方書與成局而已。爲將者苟克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其所成就。豈不足與俞大猷戚繼光輩爭烈哉。

海寇策 福建通志

周之變

善醫者。必察其受病之源。而後病可除也。善兵者。必察其致亂之因。而後亂可靖也。自古治外盜與治內盜。不同。治飢寒之盜與治桀驁之盜。不同。治方張之盜與治盤結之盜。又不同。外盜驅除之而已。內盜則處肘腋腹

心常有潰決重傷之禍。飢寒之盜。撫循安集之而已。桀鰲之盜。天性喜亂。犯上恣睢。於法無赦。方張之盜。一舉撲滅之而已。盤結之盜。叛服不常。黨與日盛。使吾民離邊轉徙。而彼安受其燼。終可以逞。聞今日寇患深矣。其始非有飢寒失業。迫使流亡也。生長海濱。椎席波濤。一二桀鰲。智力自雄。既不能耕。耘作苦。羸衣惡食。長貧賤而老子孫。而洋船違禁。以暹羅占城琉璃大西洋咬嚼吧爲名。以日本爲寶者。絲寶盈衍而出。金錢捆載而歸。豔目薰心。啟戎誨盜。視洋船如原獸。分肉垂涎。卽殺掠爲生涯。講求日篤。於是乎寇遂不可問矣。始而通倭者有主萃。既而掠通倭者又有主萃。則奸富遍國中也。始而掠番船以圖厚實者無已時。既而掠商船掠漁船掠兵船以壯聲勢者亦無已時。則鯨鯢遍海上也。闌入焉。武夫力而拘諸水。貴人牘而釋諸庭矣。要挾焉。衣冠未緒。更突弁以疏榮。桑樾厭殮。復掣鋌而颺去矣。一寇未平。一寇復起。殺人之父。而使其子弗敢讎。殺人之兄。而使其弟不敢報。嗚呼。是尙有法乎。無已。則明問標本之說。對症之藥。其憂深。其慮遠。敢以臆而暢其旨。所謂治標者有四。一曰禁接濟。以絕賊資。夫堅壁清野。兵家所先。賊踪跡在水。其精神未嘗頃刻不在陸。而其窠穴又未嘗頃刻敢離水也。彼多掠金錢。所不足者粟米耳。奸民貪數倍之利。陰售之。其一二爲乞糴救荒者。途經賊疆。力無捍禦。適足贍盜糧耳。誠禁接濟。則賊無所得食。必登陸。苟登陸。則失其所恃。失其所恃。則人能制其死命。此司馬仲達之所以困公孫淵也。二曰練鄉兵。以衛村堡。賊既登陸掠食矣。非敢盡登也。必以其半守船。以其半登陸焉。夫海船莫能近岸拋泊。潮至以小船往來。潮退卽行於泥中耳。沿岸之民。方其未登。俯而擊之。便及其既登。隘而伺之。便但苦無兵器火藥也。誠立殷戶爲雄長。授之火械。俾募豪勇。而官又爲之明斥堠。伏奇兵。以相策應。一村團練。村村皆然。此李崇之所以平兇盜也。三曰謹間諜。以攜賊黨。夫賊非異人。卽吾民耳。掠

商漁而乘其船脅其人。故黨日蕃焉。計一船之眞盜巨盜無幾。餘皆被擄耳。吾無以制賊。毋論旣擄者畏賊。卽未擄者慕賊。誠開脅從之生路。重懸購弋之賞格。鄉兵旣控之於陸。水兵又要之於水。被擄者知賊之虛實。必內應而相圖求脫。此高仁厚之所以破阡能也。四曰擇水將以教攻戰。夫水戰之法。只在衝犁放火。奪上風。燒篷棚。射舵工。旣破敵矣。然數者賊與我共之。恒以被擄前驅。使吾之火藥器械幾盡。乃出精銳。乘吾倦。吾舵工繚手畏賊。而不敢直逼賊船。債帥執袴乳臭。暈嘔忙亂。又何暇指揮哉。誠擇將於老漁。簡兵於海戶。以漁船駕銃。突入賊圍。募水工入水。鑿沉賊艘。或誘之入港而絕其歸路。或與之夜戰而乖其所之。此岳武穆之所以破楊么也。接濟禁則以飽待飢。鄉兵練則人自爲戰。聞諜誅則以賊攻賊。水將擇則輔周國強。兼此四者。而有合於太公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之旨。而後賊可殲也。所謂治本者。亦有四。一曰申法令。以一人之心。夫人之所以飢寒困苦。而不敢爲非者。畏法耳。使爲盜者必死。則民化爲盜。使爲盜者必死。不爲盜者必生。則盜化爲民。洋船之爲日本。非日本也。無辨。而貨物則有辨。盜賊之曾剽掠未剽掠也。難跡。而奇富則易跡。嚴保甲焉。嚴津梁焉。窮賊而必窺其奧援之淵藪。獲賊而卽賞以所獲之贓物。投鋸不厭刻。鳴桴不憚勤。此子太叔所以戮萑苻也。二曰扼要害。以壯形勢。舊制烽火寨北界浙江。南界西洋。小埕寨北界西洋。南界南茭。南日寨北界南茭。南界平海。浯嶼寨北界平海。南界擔嶼。銅山寨北界擔嶼。南界柘林。五寨在海中。如處弓弦之上。每寨兵船分二艘。屯劄外洋。會哨交界。聲勢聯絡。互相應援。自移寨內港。而形勢縮。判寨爲遊。而兵力分。寇所以侮而動也。誠復外洋之信地。考會哨之故規。不惟使內寇灰心。且使外夷破膽。此太公望之所以廓四履也。三曰汰破冒。以省兵餉。夫每寨兵船四十隻。約用水兵二千二百名。五寨通計用船二百隻。用兵一萬

一千。比國初已減。無容再減矣。今船則敝漏稀少。問之。輒曰缺餉而無從改造。兵則包攬虛無。問之。輒曰缺餉而莫能勾補。以敝船載弱兵。遇賊不敵也。甚者舟在水而兵居岸。有急反自焚其舟以先遁。夫額設兵船。原有額設之餉。隔汎小修。五汎中修。九汎大修。十汎改造。原有修造之費。今皆安在。而待別區畫乎。誠核舊額而養新標。乘改造而易南島。新標習風濤。勇足鼓也。南島便追逐。製易就也。則有增兵增船之實。而省其費。此路博德所以靖東風也。四曰濤海道。以通商販。全閩三面距海。山多田少。雖豐歲尙資鄰粟。故漳泉販之惠潮。興甯販之溫台。省會販之上四郡。上四皆不足。則又販之江廣。此定界也。海寇多。外販塞。遂交責其仰給於人者。而給人閉之。則有遏糴之譏。開之。則有從井之誚。彼寨遊會。哨正爲驅盜護商設耳。誠召商給牒。以兵衛之。販粟故道。則興漳泉不仰省會。而接濟無從闖入。不亦彼此俱利乎。至於海壇地廣可耕。內徙之後。隔爲孤島。東蕃淡水。乃夷漢出入樵汲之地。多粟少貨。今紅夷據之。民私互市。勢不可絕。曷若大開海壇耕墾之路。明立東蕃市販之格。收其稅。資其粟。內充軍實。外縻屬夷。此劉晏所以通四方。羊祜所以繫隣敵也。法令明。則民與上同意。要害扼。則致人而不致於人。破冒汰。則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海道清。則無遠輸貴買。兼此四者。而有合於尉繚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發不外索資之旨。而後賊可銷也。

論海洋弭捕盜賊書

藍鼎元

國家東南環海。萬里汪洋。舟楫利涉。爲民生之大利。其間宵匪潛伏。出沒行劫。亦爲方隅之隱憂。盛京一帶。澳岸向來爲洋盜避風之所。今旅順口水師足資彈壓。山東洋面冷落。非賊所戀。一年之間。不過偶一二至。江浙閩廣。則自二三月至九月。皆盜艘劫掠之時。今天下太平。非有所謂巨賊。不過一二無賴。饑寒逼身。犯法潛逃。

寄口腹于煙波浩蕩之際。而往往不能廓清。歲歲爲商民之患。則以商船不能禦敵。而哨船不能遇賊之故也。原賊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密約三五人潛至港口。窺伺小艇附岸。徑躍登舟。露刃脇人。駕出外港。遇有略大之漁船。則詐稱買魚。又躍而上。再集匪類。至十餘人。便敢公然行劫。此粵東所謂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則亂流以截之。稍近則大呼落帆。商自度無敵。火軍械不能禦敵。又船身重滯。難以走脫。聞聲落帆。惟恐稍緩。相顧屏息。俟賊登舟擄掠。將船放回。或并船劫駕他往。勉強暫從。久則與化。日久日多。遂分爲一二船。勢漸以大。此等小輩。無他伎倆。但使商船勿卽惶恐下帆。又有礮械可以禦敵。賊亦何能爲乎。愚以爲商船皆有身家。斷不敢思爲匪。以自喪性命。而且一船下水。必有族鄰鄉保具結。地方官查驗烙號。給與護船牌照。方敢出外貿易。此等有根有據之人。豈不可信。而必禁攜鎗礮。使拱手聽命于賊乎。倘得請旨勿爲拘牽。弛商船軍器之禁。則不出數月。洋盜盡爲饑殍。未有不散夥回家者也。哨船之不能遇賊。皆謂萬頃渺茫。從何捕起。風濤險惡。性命可虞。不知賊船在近不在遠。沿邊島澳偏僻。可以停泊之區。試往搜捕。百不失一。蓋彼雖名爲賊。未嘗不自愛其生。陡遇颶風。未嘗不自憂覆溺。故必有按澳可避颶風。乃能徐俟商船之往來。必待天朗風和。乃敢駕駛出洋。以行劫。其貪生惜死之心。同則哨緝之方堵截之候。無不同也。向來各省巡哨。實心者少。閩海經臺灣變亂。有徵羹吹壘之思。稍異從前積習。其他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每欲出巡。必預張聲勢。揚旆徐行。一二月未離江干。又于舟中旦暮鼓樂。舉礮作威。是何異呼賊船而使之避也。若使巡哨官兵密坐商船。以出勿張旗幟。勿鼓樂。舉礮作威。遇賊船嚮邇。可追卽追。不可則作爲遙避之狀。以堅其來挽舵爭據上風。上風一得。賊已在我胯下。我則橫逼賊船如魚比目。並肩不離。順風施礮。百發百中。兩船既合。火罐藥桶一齊拋擊。雖百賊亦可擒。

也。所有錢貨盡賞士卒。勿許將弁自私自利。首功兵丁。獲獲將弁。以次陞遷。無功者。則將士之功。名。財。利。俱在賊船。將不遠。竄。食。以思。出。時。也。抑。愚。聞。在。洋。之。盜。十。犯。九。贖。則。匪。徒。之。法。元。宜。加。於。專。東。粵。俗。悍。熱。貪。頑。不。必。財。物。豐。多。但。殺。一。人。可。得。銀。五。錢。則。欣。然。以。爲。勝。屠。一。豕。自。潮。州。沿。海。而。下。千。有。餘。里。半。以。擄。奪。爲。生涯。水。務。習。熟。往。來。如。飛。而。廣。惠。肇。高。深。山。聚。處。之。民。往。往。集。聚。以。爲。劫。掠。地。方。官。不。能。過。問。或。家人。而。役。爲。其。所。擒。黥。面。賊。耳。亦。作。爲。不。知。而。姑。息。焉。彼。此。相。蒙。幸。免。盜。案。參。罰。將。來。流。毒。不。知。其。何。所。屆。此。則。犯。人。之。隱。憂。詎。可。置。爲。荒。遠。而。不。足。分。意。哉。海。洋。相。通。無。此。疆。彼。界。之。異。則。事。關。半。片。之。詞。可。以。周。歷。七。省。防。範。驅。除。萬。難。稍。緩。愚。所。以。敢。抒。狂。臆。願。與。七。省。商。民。慶。萬。里。澄。波。之。福。也。

論鎮守南澳事宜書

藍鼎元

南澳爲閩廣要衝。賊艘上下所必經之地。三四月東南風盛。粵中奸民。暗懸船。從南澳入閩。縱橫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洋轉料羅島。紗面上。出烽火流江。而入於浙。八九月西北風起。則捲帆順潮。掠而下。由南澳入粵。劫獲金錢貨物多者。各回家營運。卒歲謂之散斗。劫少無所利者。則汎舟順潮。避風于高州海南等處。來歲二三月。土盜湧起。南方不能容。則仍駕駛北上。由南澳入閩。所以南澳一鎮。萬分第一重地。是固粵省四門也。鎮南之法。以抄捕賊艘爲先。今承平日久。將卒戲玩。大帥養尊處優。不肯輕身出海。將弁亦多習。泊船近岸。沈酒。藉藉。以爲娛樂。遷延期滿。揚帆回汛。賊船連艘劫掠。莫過而問。或上命督責。不得已。稍出洋。則大要聲勢。揚旗徐行。又于舟中。且舞鼓樂。舉敬作威。惟恐賊船不知遠避。賊亦若相避。而不來衝突。自於他處行動。能而失事之處。偶屬他鎮地方。則此鎮自相慶賀。以爲賊不敢犯吾境。是則今日。沿海水師之通病也。吾是前

在温州威望素著○搜捕賊船如探囊○以物海島亡命之徒○望風遠遁○浙江提督樊公總制晏公○浙藩公○會同兩省將才○無出見右○皇上眷兄勞績○一年之中○超遷大鎮○又使管于家鄉○錦繡殊尚○所以士習○國恩下○

將才無出兄右。皇上眷兄勞績一年之中。超遷大鎮。又使官于家鄉。錦繡珠璣。則所以士。國恩下。知已增宗族鄉黨之光。必有其道矣。凡人困抑下位。每不恤艱難險阻。思建功名。及功名既成。身家已。不知追風逐。出入水天茫。森之中。非其所肯。即采一二。西心海。務督責將弁。亦雖言之甚富。皆之氣。移人最深。尊處優。盡改前轍。固其宜也。上偷安則下怠惰。營伍廢弛。則士卒。明將帥素尸。則盜賊恣。自古及今。必然之理。前人有言曰。官怠于官威。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兄無以開府滿盈。常如新進之日。料。政精神勤勞。則進一洗向來鎮弁積玩。遂巡畏縮之習。夫昇平小醜。有何難治。海洋雖寬。得其要如一案耳。去勾賊之人。賊勢自然窮蹙。練兵丁。選死士。精器械。慎機密。搜醜類而殲之。治其標也。平日恩威並濟。必有大服軍士之心。雖使。湯火亦無所避。又當知弭盜之源。在乎民風士習。課農桑。修學校。以養以教。自然不爲盜賊。治其本也。政者。管見略陳數事。

一哨船之接濟宜察也。匪類逃藏外洋，非能不食而操舟徒手而行劫。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糧米物食，然後能久延。濟以火藥軍器，然後敢敵殺。論者多歸咎漁船，不知漁船所帶糧米斗石，能濟幾何。火藥軍器，禁之物，惟哨船可以攜之。向來南澳地方，皆守港哨船接濟。如東隴港、南洋港、樟林港、澄河港、沙汕、如海、山柘林、井洲，各處哨船，無一不接濟者。而東隴海山、南洋三處爲尤甚。每猪十隻，價近百金。米十石，價五六十金。火藥、烏鎗、藤牌、軍器，價皆十倍。潮人謂坐港之利，勝於通番。此之謂也。夫民船犯禁，官兵可緝。官船作弊，孰敢緝。鋒是在鎮將。固心稽察，無使復蹈前轍。海鹽之肅清，思過半矣。

一兵丁之老弱宜也。國家糜費金錢養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將官蔭空糧老弱充軍數可用者幾何。南澳之兵老弱參半。有梁子弟。廁身行伍。生事賭博。逃避差徭。此之不可不汰也。然沿襲既久。驟行裁革。未免怨聲沸騰。有苛刻之議。竊意老弱之兵及病船不能衝風破浪者。皆另造名冊。准舉餘丁。自代。併不必問其爲真。餘丁。假餘丁。但人材精壯。武藝高強。則補之一舉不佳。則再再舉不佳。則三三舉而不中。用則除之。官自招募。勇敢強力之人以補其缺。勿于此中取利焉。則兵皆精兵。無虛冒名糧之弊。而又于每月三六九期。勤行操演。考其技能。工拙而賞罰之。使兵識將意。將識兵情。屹然爲一方雄鎮。知所向之無敵也。

一親隨之精銳宜選也。雖有猛虎。無爪牙不威。雖有名將。無左右不雄。況殺敵重事。可無心腹親軍。死生不離者哉。竊意鎮兵既選練精壯。又于精壯中拔其武勇超羣。才能出衆者。約三百人。爲巡哨親軍。特加優卹。每出洋則與之俱。又于三百人中擇其武藝尤精。敢死不二心之士。約五六十人。爲親隨。待以心腹。休戚相關。遇有把總缺出。量才拔補。以鼓勵之。擒獲賊船。有金銀貨物。按其多寡均分之。凡隨行出哨之人。共沾其惠。切不可自私自利。有臨陣盡力。功在衆上者。倍加優賞。遇缺先補。則敢死之軍。勇氣無敵。一遇賊船。如鷹攫兔。功名財利悉在此中。皆將翹首跂足。惟恐鎮主之不出哨也。

一哨船之軍器宜審也。北人乘馬。專以弓矢見長。南人乘舟。角逐于煙波浩蕩之際。當其相距遼濶。則弓矢無所用之。及兩船既交。一人能發幾矢。一矢能傷幾何。則莫若礮火之爲功大也。竊意哨船軍器。專用鳥鎗鹿銃。連環子母西瓜等礮。噴筒火毬火箭。佐以單刀藤牌長鎗大鈎。而其餘可一槩不用。約略一船中。爲礮火者十之七。爲刀鎗者十之三。賊雖有艨艟巨艦。不能當官軍礮火重疊。惟俛首就擒耳。倘欲用箭。必取諸弩。而尋常

之弩。又。不。堪。用。必。依。諸。葛。武。侯。連。環。弩。遺。法。上。有。方。箭。箭。分。十。道。中。藏。百。箭。二。人。挽。之。觸。機。自。發。一。發。十。矢。隨。發。隨。挽。矢。復。自。出。每。船。安。置。十。弩。則。瞬。息。間。發。矢。千。計。一。飯。之。頃。萬。矢。連。環。雖。有。劇。賊。無。所。逃。避。此。亦。舟。中。之。長。技。也。

一。巡。哨。之。踪。跡。宜。密。也。兵。法。有。奇。正。賊。勢。有。大。小。出。其。不。意。敵。乃。可。致。往。者。遊。魂。猖。獗。賊。首。百。十。連。踪。聚。泊。大。萊。蕪。小。萊。蕪。等。處。明。目。張。膽。受。千。把。總。饋。獻。而。不。辭。哨。船。之。出。非。所。畏。也。今。所。謂。賊。不。過。無。賴。之。輩。饑。寒。傷。身。三。五。成。羣。踏。斗。而。出。遇。船。小。人。弱。則。奪。而。駕。之。因。其。舵。水。糧。食。湊。集。匪。類。所。奪。船。漸。大。然。後。敢。公。然。行。劫。其。爲。賊。也。有。限。其。窺。伺。在。商。船。貨。貝。財。帛。衣。糧。又。必。孤。行。離。援。乃。肆。其。侮。非。立。意。與。官。兵。哨。船。爲。敵。者。也。見。商。船。則。趨。見。哨。船。則。避。哨。船。輕。而。浮。其。行。速。商。船。重。而。滯。其。行。遲。哨。船。旗。幟。飛。揚。牌。刀。高。掛。商。船。無。之。此。賊。所。能。辨。也。竊。謂。哨。船。之。出。當。如。商。船。之。式。勿。張。旗。幟。勿。掛。牌。刀。多。運。小。石。壓。載。以。疑。貨。物。有。急。可。當。軍。器。行。莫。連。踪。但。度。策。應。所。可。及。若。斷。若。續。及。遇。賊。船。對。敵。然。後。舉。大。礮。爲。號。衆。哨。齊。集。堵。截。環。攻。擒。賊。獲。船。百。不。失。一。若。夫。妝。點。軍。容。張。揚。聲。勢。是。呼。賊。船。使。之。避。耳。非。眞。心。捉。賊。者。也。

一。馭。下。之。恩。威。宜。兼。濟。也。體。卹。不。周。則。軍。心。怨。望。號。令。不。嚴。則。將。權。不。振。今。之。爲。帥。者。意。在。立。威。則。巍。然。自。尊。大。視。士。卒。死。生。若。秦。越。之。肥。瘠。微。疵。細。過。鞭。撻。無。常。左。右。惴。惴。心。悸。膽。裂。此。刻。薄。寡。恩。衆。心。離。散。不。可。以。見。敵。者。也。其。矯。爲。大。度。包。荒。則。廢。弛。營。伍。兵。驕。而。不。能。戰。將。悍。而。不。能。制。法。令。不。行。朝。三。暮。四。此。又。當。場。木。偶。徒。有。人。形。而。無。生。氣。者。也。御。兵。之。法。莫。大。乎。體。貼。人。情。爲。之。設。身。處。地。饑。寒。疾。苦。痛。癢。相。關。婚。姻。死。喪。酌。量。周。卹。上。下。相。親。如。手。足。腹。心。之。不。可。離。至。于。法。令。一。出。泰。山。不。移。敢。有。犯。者。雖。親。無。赦。使。軍。士。凜。然。知。軍。法。之。不。可。犯。

故令無不行。禁無不止。三軍之士。懷德畏威。此腹心之上計也。

一。島嶼之蒼黎宜卹也。用兵之道。安民爲先。弭盜之源。撫民爲本。南澳僻處海中。居民鮮少。兼地界兩省。有司政教之所不及。則鎮主營弁。實民父母也。兵丁恃黨驕恣。未免欺制小民。民怨鎮主而不伸。則無能伸之地。擷怒積怨。爲毒無已。故緝兵貴嚴。待民貴寬。不使強凌弱。衆暴寡。是則兵民一體之意也。凡舉動必順民情。不則去之。有竊盜。則爲嚴緝重懲。有奸棍。則爲革逐出境。米價騰貴。運載平糶。雨暘不節。齋戒禱祈。又以春秋巡行阡陌。課農桑。擇其勤者獎勵之。悅色和顏。如家人婦子之相親切。又于每月朔望。集諸生鄉耆公所宣講聖諭十六條。使兵民共聽。咸知爲善之樂。且曉然于聖天子軫念民生。諄諄教誨之意。而相戒相勉。不敢作奸犯科。尤經理海疆之要務。使民無盜之原也。

一。澳城之學校宜興也。雖在海外。不廢詩書。雖有戈矛。必興禮樂。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則知教化之興。亦武備根本也。南澳海島荒陬。無郡縣官司。古未立學。前鎮周公特于澳城建義學文廟。捐衙門舊規。爲春秋丁祭。延師修脯之資。既已勒碑刻石。而未竟厥施。中途奄沒。署鎮弗紹前修。仍將祀業入已。輿論嗤之。鄙意以爲義學宜興。學舍宜擴。祭祀之費。膏火之資。宜續捐增益。春秋丁祭。宜親臨釋奠。萃閩澳諸生及兵民子弟之秀者。咸令入學。延漳潮間名士之學行兼優才品出眾者一人爲師表以教育之。月課生童。第其高下。以鼓舞之。朔望行香謁聖。畢進諸生而親切慰勞之。開府忘其尊。庶民興于學。甚盛事也。南澳舊有澳生二名。一閩一廣。今在廣者存。而在閩者廢。殊非公道。捐一紙之文書。請當事以開復之。宏功盛業。千載不朽。尙于暇日加之意乎。

稽海船以清盜源疏 乾隆二十五年

浙江按察使李治運

竊照浙省洋面與江南福建連界往來千里朝夕可通向惟遠方貿易諸船到口稽查難容雜混其餘附近商民揚帆出沒最易藏奸小者割網偷魚大者劫財掠貨雖有防汛員弁巡哨而在洋搶劫之案竊發時聞備查各處破案獲犯俱係沿海窮民充當船戶水手各出微貲夥同造駕或越山樵採或泊海收鮮雖踪跡靡常然總不出三省界連各口定例凡造船隻將船戶姓名籍貫編烙船板出洋復給與照票將舵工水手人等詳註姓名年貌凡所過島嶼有營汛駐劄者驗明照票方始放行立法非不周密然此特驗其是否內民并船內有無透漏糧食夾帶硝磺等類祇究其所出不究其所入而于各船之貨物資財有無來歷一切無從過問因而採樵之徒忽裝異貨收鮮之輩遽擁厚資苟其所至之處稍能核對則伊等匪情立破臣請嗣後除遠省本有商船仍照舊辦理無庸別查外餘凡附近出洋船隻于領照時務將作何生業切實填註于到口上岸時令稽查官弁將其所載貨物逐一查驗凡照內所填不應有此貨物者即交官嚴加根究即使來歷有因亦必詳登檔簿各處倘有失事即開失單關傳各口其日期貨物與檔簿相似者自可立時獲訊即如收鮮一業有張網下釣之分釣船無網專慣竊人之網若于照票填明釣魚字則所有之網定知竊取他若魚船而有細貨樵船而有鮮貨更屬顯而易見近日平湖縣破獲浙省洋界行舟被劫一案盜犯錢再等二十名俱係浙江買柴之船黃岩鎮標遊擊黃天球破獲江省洋界擱淺被搶一案盜犯林炳等數十名俱係閩省捕魚之船所得關東貨物並皆盈千累百乏本窮徒安得一朝有此今若將出洋給照填註于前到口驗貨核對于後則海船蹤跡總在各口指數之間於以著為定例通飭恪遵庶海洋劫搶之案漸可肅清矣

上成僉事論昌化海防

陶元淳

海上告警。屬以譏察奸宄。不自揣量。輒有數陳。想已奉達。顧昌化百事苟且。而英潮移汛。尤爲失策。屢欲建議更置。而崖營命案糾纏。寬於飭法之見。而嚴於執法之吏。坐此心冷。豈敢復議更置。今蒙大人垂情地方。故蟲陳移汛之失。以備採擇。昌化沿海皆礁。惟英潮一港。上至蛋場村。又上至城西之烏坭港。下至四更村。二三十里間。沙洲灣環。頗可挽泊。此要地也。向設英潮營汛百總一員。額兵二十七名。又有墩臺一座。以備瞭望。此善策也。但其地空曠。並無村落。水皆鹹鹵。故營兵以爲不便。該營具詳制府。以守護城池爲名。移置烏坭港口。而其報部之冊。仍名英潮。此從前移汛始末也。職查烏坭一港。雖係昌江入海之口。而港口淺狹。旁多暗礁。賊必不敢冒險深入。卽入其地。而營在烏坭之濱。山谷之內。外不足以瞭望。內不足以守禦。置兵於無用之所。而於英潮要地。反棄不守。此失策也。職嘗相度形勢。昌城之西有小神山。嶺雖不甚高。而城中纖毫畢見。礮火所及。雉堞皆碎。往年曾從此處破城。此必爭之地也。小神山之麓。卽烏坭大江。海舟出沒港口。嶺上皆見。若置一營於嶺上。與昌城互爲犄角。多造單桅漁舟。分泊江中。及蛋場四更等處。賊若近港。先令漁舟前行誘探。後發陸兵邀截。此一奇也。英潮一營。仍移置於舊墩。賊舟近岸。營兵堅壁自守。漁舟從蛋場四更出口。竟燒賊船。前後擊之。又一奇也。總之賊在外洋。未悉我之虛實。我憑高遠望。視賊所向。隨地設拒。此萬全之策也。職懷此日久。而兩年來。望謬文法。又因崖營六款之詳。爲武臣構陷。今日身隱焉。文安敢復觸兇威。議其失策。姑述其梗概。以備大人之採擇。以俟後之能者而已。

籌辦洋匪疏嘉慶九年

兩廣總督倭什布

臣等伏查粵東十府三州幅員遼闊。其中廣惠潮肇高雷廉七府。俱係濱海之區。瓊州孤懸海中。絕無依傍。海道自東至西。綿亙三千餘里。東與閩省連疆。西與越南接壤。形勢險要。廣遠甲于他省。自古迄今。無不以防海捕寇爲要務。溯查乾隆五十四年以前。沿海窮漁貧蛋。什伍糾結。伺劫商鹽船隻。並無大夥聯踪。敢與官兵抗拒之事。迨安南阮光平父子有國。慣以參賊爲能。招集內地亡命。給與礮火米糧器械船隻。俾其至閩粵洋面肆行劫掠。盜匪出有經年累月之糧。歸有消賊窩頓之所。糾聚日多。聲勢遂甚。其自安南駕船而來也。一由白龍尾而入。廉雷各洋面。緣白龍尾附近江坪。江坪其消賊之所也。一由順化港而入。瓊州洋面。緣順化港爲安南富春門戶。富春其國都也。此兩路盜船駛入粵洋。非百號卽數十號。其志總在直趨福建浙江。及其飽掠而歸。仍由原船駛入江坪富春。沿途雖有剽掠。並不近岸登岸。各營水師全用米艇配兵。東西邀擊。歲有擒獲。蓋船多則力敵。而沿海口岸村莊亦賴以安堵。此數十年來安南參賊及官兵在大洋擊賊之情形也。今自阮光纘失國之後。新藩阮福映曉知大義。驅逐奸匪。尙目之爲舊阮。勾結窩留者已被芟夷。其餘黨則仍竄回內洋。復圖糾結。出沒爲奸。該匪等遠行已缺資糧。退歸又無巢穴。因常在粵東洋面遊奕伺劫。而大幫水師兵船常行在海緝捕。匪船站脚不住。又無從得食。于是分駕船隻各于所在港汊潛駛登岸。劫掠村莊。官兵分則勢單。合則顧此失彼。往往聞信追擊。匪船已揚帆而逸。此近日賊船猝聚猝散。不時登陸。官兵大艘在洋難期得力之情形也。查籌海捕盜原無一定之規。就目前盜情而論。以千百無藉之徒。久佔滄波。米糧之絕。又不能退入越南。除登岸劫掠之外。別無生計。查東省自東至西。沿海礮臺一百座。額設兵丁止三千七百四十餘名。而水師出海官兵終年有數千名在船。既不便更番替換。又不能增戍添防。所有在洋在岸緝捕防堵事宜。必須亟

行變通。安密規畫。務爲彼勞而我逸。勿任彼逸而我勞。方可綏靖疆隅。翦除凶醜。茲與藩司廣厚臬司邱庭藩
署憲潮嘉道吳俊等互相商榷。復採訪輿論。參酌折衷。臚舉數條。敬爲我
皇上陳之。

上李提軍書

周 鎬

閣下督師出洋。往來閩浙之間。不遑返顧。逾二年矣。鎬見賊勢猖獗。附之者眾。曾以用間之說干閣下。閣下是
其說而不果行。迨鳳山之變。賊罪愈重。閣下擊之於鹿耳門。賊下數艘鉅險而走。其勢亦少衰矣。今閣下窮賊
所向。至於粵東。可謂不遺餘力。顧賊畏閣下如虎。望風輒遁。未能制其死命者。尾追而未得逆擊故也。夫賊以
海爲家。漂泊靡定。閣下統數鎮之師。偵其跡而馳逐之。賊南亦南。賊北亦北。曾無一旅遮其前者。此猶去網而
追巨魚。雖勞何益。況各鎮在外。內地反虛。土盜乘機而起。轉瞬蔓延。亦非計之得者。似宜急與變通。竊就三省
而論。廣東其前門也。福建其中權也。浙江其後戶也。如以浙江一省而論。溫州其前門也。黃巖其中權也。定海
其後戶也。鎬以爲宜仿常山蛇勢。使三鎮各守其地。搜捕土盜。而絕偷漏。閣下與閩粵提帥爲周身血脉。賊
所至常貫通於三省之間。如賊自閩至浙。閣下窮追而下。則以溫鎮截其前。而閣下與福甯鎮躡其後。如賊越
溫而下。則以黃鎮截其前。而閣下與溫鎮躡其後。賊又越黃而下。則以定鎮截其前。而閣下與黃鎮躡其後。賊
之自浙而閩。自閩而粵也。亦如之。又申明軍令。如境內土盜不除。及賊已抵境。而該鎮不能堵截者。罪坐該鎮。
如該鎮堵截於前。而提帥尾追不至者。罪坐提帥。信賞必罰。而力行之。不過一年。賊必斃。而土盜亦不能作矣。
鎬以爲急宜變通者此也。或謂賊自外洋越竄。瞭之不見。奈何。鎬則以爲外洋捐之可也。賊之所利在於漁商。
而其命則託於消賊濟匪。漁商非遭風變至外洋者。百無一二。而消賊濟匪之徒。又不能離內地。是必窮之勢。

也。

答秦觀察問防海事宜

曾 鏞

比歲以海盜竊發。衛所不能禽制。動煩大憲。勤勤捕勦。案明自嘉靖。患倭以來。始設總督。巡撫兵備。副使。及總兵。參將。游擊。各員。固以防海也。今海盜之患。雖不逮倭。然十百連艘。剽劫罔忌。則所藉於大憲協力會勦者。自不容不急。所當懲治。衛所巡徼。會哨之不力者。自不容不嚴。愚竊以爲。可以逐盜。未可以弭盜。善弭海盜者。不弭之海。仍弭之岸而已矣。何也。海盜之患。與陸盜異。捕海盜之勢。視陸盜難。陸盜盤踞險阻。狼顧虎踞。其患或至攻據州郡。抗拒王師。然其形勢。固自有可搗之巢穴。可截之徑塗。若夫海盜。語其患。不過爲害商船耳。遇商船。則進。遇哨船。則退。遇哨船寡。則聚。遇哨船衆。則散。并吾力以捕之。則順風揚帆。海闊天空。而莫可蹤跡。時或兩相犄角。可追而薄。而洪流洶湧。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利器。如佛郎機。不得用。蓋以陸處之水師。與水居之兇狡。生熟之技。固殊也。然則捕之固非易。其可殲者。非適泊海渚。則或因混跡商船。間被緝獲。而不然者。捕之於東。倏出自西。逐之已耳。若欲弭之。計固無出於岸者。敢嚴條之。其要有四。一杜從盜之門。二絕養盜之本。三空窩賊之藪。四去召劫之資。何謂杜從盜之門。亦嚴保甲而已矣。今洋面之盜。非若元之國珍。爲觀鰲州郡起也。又非若明之海寇。爲島夷番舶人也。無非以閩廣及各海濱失業無賴之徒。或託捕魚。或稱水手。或隱爲耳目。在岸偵探。地方不察。遂至成羣聚黨。旁午各出。是目前遊民。處之無道。卽新盜耳。立法煩瑣。恐擾良民。今誠嚴飭地方。凡沿海坊鄉。無論土著附籍。畸零單丁。按實具書。名歲職業。甲編一冊。里取互保。使相覺察。有心容隱。則相及。凡甲內無家屬者。不准入海。其有家屬在岸。而爲船戶網師。與一切海道販鬻者。則使所在里

甲。互相糾保。其無家屬而有雇爲行船水手類者。即使所雇之家身爲之保。期于甲有定人。人有實事。一丁一口。不得私自出海。不至以無賴之徒。更遺之夥。如是。則從盜之門固可得而杜也。何謂絕養盜之本。亦嚴漏米而已矣。今盜夥之聚。非必築室大澳屯耕而劫也。非真可不粒食飽鮮而劫也。無非以行險網利。輩漏米落海。盜于外洋不得劫。則或於內洋處所。混雜商船。藉相接濟。而不肖衛所。又往往取利米船。曲縱之漏。故漏米非必遽有勾通之弊。其實海盜得以聚食行劫者。病實坐此。聞本春溫台各處。一嚴漏米。而盜遂不得食。舍命上厓。搶奪穀麥。居可知已。今誠嚴申海禁。無論鄰近州縣。非請之官。概不得從海通運。卽商船哨船。亦必按程計口。受以限制。不至使陸地糧食。往之爲漕。如是。則養盜之弊。固可得而絕也。欲無窩賊。莫若禁私市。盜所劫物。未有不就岸變易者也。貨屯不出。良賈亦歇。賊積不脫。狡竊亦拙。商物盜物。固難驟別。往往有海口奸僧。心固知之。利其厚直。而盜得以旋劫旋脫。是賊藪也。明巡撫朱純。捕得交通海盜者。常以便宜斬之。盜資以靖。其後純以被劾奪官。海禁復弛。盜且旋熾。私市與交通。自小有間。然風靡不掘。竊鬻不息。今誠于沿海市場。嚴立私市盜物之禁。凡水客貨物。詳設行規確議。有可爲來歷信據者。乃許交卸。夫盜之所劫。豈盡金錢貨不得直。劫而委之。雖盜不爲也。欲無召劫。莫若節關稅。國家海道之利。未便輕議捐也。禁海道。則方物之價必騰。然民川所需。除布帛菽粟外。遠方珍奇。類堪從省。今以閩廣海物之便。動煩海疆捕盜之需。其費或不相下。究之海客之所以冒險。固期便利。亦直以貨非航海。則長途關口。未免較煩。故有兩途就賈。本息無異。甯舍此由彼者。避關權耳。今誠於海關直重物件。議行停截。而于各省關口。視向所由海道行者。裁節其稅。無滋使役浮額徵求。則商賈自然不甘冒險。樂就迂途。夫稅節而捕費亦省。海禁而客貨亦通。而洋面往來。不過魚鮮木炭。盜雖貪。

無可欲也。保甲行而盜不得夥。漏米嚴而盜不得食。私市禁而賊不得脫。關稅節而劫無所得。于四者之外。或兼開招納之路。蓋招募鄉勇。可以捕盜。亦可以隱寓。招納誠能實力奉行。不出期年。盜即多可不捕而散也。故曰善弭海盜者。仍弭之岸可也。至于地方有司。能舉失業游民。驅就農工。予以生計。如墾遂之。所以治渤海者。賣刀劍買牛犢。是又防海之一上策也。

答溫撫軍延訪海事書

陳庚煥

大抵靖海之要。首在絕接濟。賊船所需。水米火藥。與夫修船之篷索工料。必資之內地。所劫商貨。亦必藉內地銷售。夫人知之。米石接濟之弊。近者臺省建言。嚴旨申飭。海口稽查。必大嚴密矣。然接濟之弊。不盡在商船之透漏。竊聞賊船所在。必誘附近村落。負米運水。倍償其值。愚民趨之若鶩。汎地稍加禁止。賊徒輒蜂擁戕害。否即搶去汎臺礮位。俾以失礮伏法。官弁噤不敢呵。亦勢不能阻也。計惟有令大綜官兵。船修糧足。不畏風濤。不虞匱乏。偵探賊踪。尾追緊躡。使彼不暇羅汲。奸民亦不敢公然與之爲市。然後責成汎地。法禁可行。庶釜底遊魚。可立而斃。至於火藥透漏。須於省郡庫局。設法稽查。毋令稍有闕出。庶杜漏卮之源。次在於杜間諜。竊以賊之間諜。四布省郡。營汎之間。勢必多有耳目。聞海濱人言。每見賊船羅汲紛紜。起棹揚帆。則一二日間。必有官船哨至。蓋官之動息。必知得前爲之備也。前學使恩公嘗云。吾考棚開門。蔡牽已知題目。他可知矣。妄謂此等間諜。似可因而用之。或密察其人。陰擒訊而陰宥之。卽資以誘賊。或於勦捕機密文書。實者虛之。虛者實之。聲東擊西。多方以疑誤之。或因以設間。離其黨與。機緊文字。皆須內繕。密封專差。潛遞收發。皆勿令人知。更胥左右。皆須防有漏洩之人。諸舖傳遞。皆須防有私拆之弊。自古皆然。蓋非特今日也。次在於廣延納海濱吏

卒士民耳目所習於賊之所畏所忌。及其出沒之踪跡。勾通之奸宄。類能言之。特以示平日久人多畏法安分。莫敢出位而言。誠以不密害成。叢怨於寇。亦恐言有窒礙。開罪於官也。昔譚襄毅公與俞戚平倭。一時明經如郭建初諸生如陳第輩。實與有力焉。側聞憲臺徧詢營縣。俾各條陳靖海之方。義無踰此矣。更望俾各營縣於所屬吏士軍民徧加延訪。令各罄所聞。爲之彙送。於其既集。擇知兵習海之人。收閱採錄。以備裁擇。使賊無遁形。官多耳目。神而明之。自無遺策矣。又其次在於聯警。備長樂諸縣大姓父老紳士。多有自糾其族鄉。毋得爲盜者。似宜推之沿海村落。長官以禮勸諭。鼓舞其族紳。俾推擇能者。自做保甲鄉約之意。互相覺察。互相團結。官勿擾之。平居無令容奸。有警則守援相助。聞現在那制台行之粵東。官吏無所干預。士民便之。此清盜源固地方之急務也。又福建通志載有閩海傳烽歌。其法村落塘汛各設四旗四墩。錯綜其數。凡十有六。某鄉有警。則其鄉聲幾墩。舉幾旗。鄰近各如其數應之。頃刻傳遍海壖。咸知賊舟所在。而官兵義勇得以雲集堵剿。似亦可酌行者。

議海口情形疏 嘉慶四年

福建巡撫汪志伊

伏思治天下之道。所極意撫摩者。民也。所併力驅除者。盜也。民爲國本。食爲民天。夫民非生而盜者也。食不繼則民流爲盜。撫有方則盜化爲民。以是知清盜之源。尙不在禁海船也。弭盜之法。亦不在添重兵也。臣謹據實在情形。敬陳之。閩省負山環海。地狹人稠。延建邵汀四府。地據上游。山多田少。福興甯泉漳五府。地當海濱。土瘠民貧。漳泉尤甚。風俗素稱犢悍。至臺灣一府。雖孤懸海外。而禾稼一歲三熟。米糧充裕。除歲供內地兵糧穀六萬餘石。兵眷穀二萬餘石外。商販源源內運。以濟民食。而漳泉尤資接濟。是一省之米糧。恒不敷一省之

食用。溯自康熙二十三年。工部侍郎金世鑑奏准通海以後。沿海居民。富者爲船主。爲商人。貧者爲舵工。爲水手。或外省貿易。或內洋捕魚。無不各資生計。嗣于五十六年。因有盜米出洋。偷賣船料諸弊。議准禁止。至雍正五年。復經督臣高其倬奏准開洋。殷商大賈。並往外番貿易。每船可養舵水百餘人。并買載番米番貨。運回出售。百餘年來。商販流通。頗資利賴。此閩省民食情形。及後先開洋之原委也。閩洋北接浙江。南連粵省。延袤二千餘里。島嶼周廻。口岸叢錯。設立水師三十一營。額設兵二萬七千七百三十名。額設大小戰船二百六十六隻。分列南北。爲犄角之勢。中以泉州之崇武爲界。自崇武而南。派令南澳銅山金門暨提標後營各鎮將巡緝。自崇武而北。派令海壇閩安烽火暨金門右營各鎮將巡緝。往來梭織。聲息相通。一遇匪船遊奕。卽互相知會。上下兜擒。聲勢頗爲壯盛。嗣因船身笨重。捕盜不甚得力。經前署督臣覺羅長麟奏准。照商船式樣。改造八十隻。較爲靈捷。又因舵工例用兵丁。常在本轄洋面巡防。未能熟悉隔轄港道沙線。經前督臣魁倫會同前撫臣費淳奏准。召募商船諳練舵工。駕輕就熟。奮勉追捕。計先後拏獲洋盜二千五百三十三名。又拏獲接水消賊。並運賣火藥人犯八十五名。又被拏窮蹙率夥授首者一千七百餘名。此閩省水師營制及歷年緝捕之情形也。至若洋匪。從前不過土盜出沒。自乾隆五十八九年間。安南夷匪。胆敢竄入。互相勾結。土盜藉夷匪爲聲援。夷匪以土盜爲爪牙。沿海肆劫。擄人勒贖。若非搶掠商船食米。及串通貪利之漁戶行戶。運米而出。易賊而回。並接濟淡水。資送火藥礮械等項。安能久留洋面爲匪。臣伏念開洋以來。原以藉貿易之盈餘。補耕耘之不足。商與民交相賴。一經洋盜滋擾。商累而民亦累。誠如 聖諭。必須洋面日漸肅清。而於商民仍無妨礙。方爲盡善。今有議請禁貨船以靖盜賊者。謂以海船載貨物而出。載金錢而歸。艷目熏心。啟戎誨盜。甚至濟米消賊。

應行禁止。殊不知船戶人家多。作何安置。卽如閩海港澳共三百六十餘處。每澳漁缸。自數十隻至數百隻不等。合計舵水不下數萬人。其眷屬丁口。又不下數十萬人。沿海無地可耕。全賴捕魚醃販。以爲仰事俯育之資。況商船更大。其舵水悉係雇用貧民。更不知其幾千萬億衆也。若一概令其舍舟登陸。謀生乏術。迫於飢寒。勢必鋌而走險。將恐海盜未靖。而陸盜轉熾矣。且船隻小者。需費數十金至數百金。大者必需數千金。變價無人承售。拆毀更非政體。他如米豆鹽茶棉花布帛暨一切物件。一省交通于數省。外番互通於內地者。何可勝數。一旦禁絕不通。所關亦非細故。正不特稅課之短缺也。惟海船固不可禁。而查察不可不嚴。每澳設有誠實澳甲一名。每十戶又設一甲長。查拿通盜及爲匪之犯。知情不舉者連坐。各汛口復有員弁。均于出入盤查。船戶既不能夾帶。行戶亦無從透漏。立法已爲周密。但恐日久玩生。惟有隨時整頓。以絕盜資。是稽查洋弊卽在于出海之船。正不必絕通海而始可言禁制也。又有議請于海口添設重兵者。查海岸綿長。十里設汛。五里安塘。每汛約添兵十名。合計非萬餘人不可。皇上綏靖海疆。固不惜此經費。然必事歸有濟。方使帑不虛糜。今沿海既不可步步爲營。而每汛添兵。不過十餘名而止。顧此失彼。何當實用。查盜匪或遭風落海。或被拿跳海。常有鳧水到崖。又或買米取水。潛行上岸者。歷經各汛兵拿解嚴辦在案。從未有羣盜登岸之事。蓋沿海村莊以海爲田。人自爲守。一有盜船臨境。則岸民千百爲羣。農具皆成兵器。是鄉勇已倍於盜匪。亦大有助于官兵。且各汛設有防海大小炮位。以高臨下。以逸待勞。一礮可當千軍之勇。洋盜不敢近岸者。以此。所有各口岸似無庸添設重兵。至水師長技。除駛船推舵轉篷折舵扒桅。泗水對施鎗礮往來攻擊外。其制勝者。尤在奪上風。放火箭以燒篷。擲火彈以轟船。射舵工以窮駕馭。閩省弁兵。從前未免因生疎而怯懦。甚至暈船嘔吐。數年來

緝捕洋匪。拔弁于老漁。簡兵于海戶。配定舟師。頻年在海。涉歷風濤。獲犯頗多。技藝日臻。嫻熟是操練之效。卽收于緝捕之中。更不必舍緝捕而別籌操演也。臣復核盜匪情形。近數年頗有不同者。治土盜易治。夷盜難。蓋土盜不過一二桀驁。掠商漁而乘其船。脅其人。漸成黨羽。計一船之真盜無幾。餘皆被擄耳。被擄者未嘗不恨盜。亦未嘗不思歸。以兵攻盜。兼可以盜攻盜。廣開脅從之生路。重懸購盜之賞格。並將捕盜所獲之贓。給與擒盜來獻之人。以歆動盜夥。離間盜心。使相疑忌。自是土盜聞風。陸續投首。勦撫兼施。當無難清理。而夷盜則不然。夏初乘南風而來。秋末乘北風而返。並無投首之心。尤可惡者。船大而高。轍多而壯。匪特商船不敢抗衡。卽官兵戰船。形勢限于仰攻。鎗礮窘于逆擊。較治土盜稍覺其難。然盜之踪跡在洋。其食用未嘗不需于陸。臣惟有力加整頓。嚴飭沿海地方官。認真絕行戶之透漏。嚴飭各守口員弁。實力清漁船之夾帶。務使盜賊無人代消。食米火藥無人接濟。以窮其術。而困其力。仍一面選精銳之舟師。鼓勇敢之戰士。相機掩擊。以殲其魁。而除其黨。則洋面自可日漸肅清。而商民之生計。仍無妨礙矣。

上百制軍籌辦海匪書 嶺南集

程含章

竊查粵東山陬海澨。蠻獠雜處。爲從古盜賊充斥之地。自我朝定鼎。痛加剿戮。山海巨盜。以次平定。百數十年來。休養生息。民物滋豐。諸番來朝。貨貝雲集。魚鹽蜃蛤之利。甲於天下。洵海上之樂土也。逮乾隆五十四五年後。盜賊復起。禍緣安南夷主黎氏衰微。阮光平父子篡立。兵革不息。國內空虛。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資以兵船。使其劫掠我商漁。以充兵餉。名曰採辦。實爲粵東海寇之始。其時太平日久。水師懈弛。各將官緝捕不力。商漁失業。從賊者多。地方官亦不能杜漸防微。而接濟銷贓諸弊。無地不然。泊乎光緒既亡。羣盜無主。爭爲雄長。

遂蔓延而不可制。若今之烏石二總兵保東海八阿婆帶諸賊。皆安南巨盜。陳天保莫觀輔等之頭目也。嗣是以來。添造戰船。命將出師。已二十年。勞費亦云久矣。而盜賊如毛。訖無成效。統計一歲之中。我之擒賊。極多不過千餘名耳。而賊首沿海一招。從者如蟻。彼之船隻不待打造也。皆得自商漁。彼之食貨不待經營也。皆得自劫掠。海洋之路。熟若門庭。波濤之險。安如平地。我師轉形怯懦矣。兵去則分據各港。無求不獲。兵來則連羣抗拒。莫之敢撓。我師轉形困瘁矣。又以海船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猶之數千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霧不戰。日晚夜黑不戰。暴期將至。沙路不熟。賊衆我寡。前無收泊之地。皆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相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幸而得勝。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一望平洋。非如陸地之可以伏兵獲也。東西南北。惟其所之。非如江河之可以險阻扼也。必其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賊匪計窮。半已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颺然遠矣。倘值日色西沉。賊從外洋逃遁。我師不敢冒險。勢必收帆回港。故其殄滅最難。統計出師以來。各憲籌海之策。大約有三。其一曰剿。謂賊匪罪同叛逆。及今不除。後將愈熾。剿之誠是也。顧不操乎必勝之謀。與之以不敗之具。官兵其肯用命乎。且何以免其藉口也。其二曰撫。謂連年剿捕無功。勞師糜餉。伊於胡底。撫之誠是也。顧不俟賊匪窮而求我。而先誘以官職。招以金錢。彼謂官司猶有能乎。且何以怵姦宄而杜邪心也。其三曰守。謂賊之服食器用。何一不資諸內地。嚴斷接濟。則不擊自敗。守之誠是也。顧不備講乎守之之道。瀕海四千餘里。可勝守乎。擇地而守之。則顧此失彼。逐段而守之。則備多力分。兵家所忌。恐非萬全之計也。之三策者。皆至當不易之理。而卒未能平賊。毋亦行之未盡其道乎。方今兵力疲勞之後。強弩之末。難穿魯縞。又前年十二月。李提軍歿。

於蔡牽。去年五月。林總兵歿於張保。覆軍殺將。兵氣不揚。亦已極矣。非大加一番振作。恐賊匪未易卽平。況各憲未嘗身歷重洋。一切情形。僅得之傳聞之說。章自效力四年。三次出洋。親冒矢石。於風濤之壯厲危險。海道之難易遠近。各股賊匪之大小強弱。與夫官兵之辛苦才否。雖未能備悉淵微。亦已蠡知大略。茲逢虛懷若谷。詢及芻蕘。謹將見聞思慮所及。撮爲籌辦海匪事宜。十有八條。以備採擇焉。

一戰船宜派本管之武弁監修也。查前憲吉公任內。修造船隻。皆用出洋弁兵監修。工程尙屬實在。嗣因有不肖弁兵。意存需索。匠人與之錢。則請事順手。否則件件挑剔。遂罷弁兵。專用文員修造。工竣之日。稟請驗看。合式卽令武弁接收。費用雖稍減於前。而工料實不如舊。蓋船工最爲深微。固與不固。非一時外觀可得而盡。一出大洋。巨浪掀簸。眞形畢現矣。章前因帶領紅單船百號出海。與舟師相從兩月。見各將官座船。日夜屏水數百桶。譬驅老牛羸馬。鬬豺狼於崇山峻嶺之中。庸有濟乎。毋怪其沿海停泊而不得力也。夫船者。官兵之城郭。房室車馬也。船果堅實。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迫則速。以衝則堅。反是則凜凜焉。憂沈溺覆亡之不暇。安望獲賊。憶在洋時。見林總兵座駕海安四號。一船堅緻牢實。行走快捷。賊匪望而生畏。詢之爲蔡廷芳所監造。可知監工得人。一船可收數船之用。不宜因一二弁不肖。遂謂人人皆然也。應請將船隻次第撤回。徹底興修。卽派該管弁兵監修。彼其身命所關。自不肯聽匠人偷工減料。如有需索。指名揭參。至於料價。必稍增益。應由藩庫發足。毋令承修之員賠累。而後工程可得而固。此爲剿賊第一要務。不可不倍加留意也。

一篷索桅舵桅本宜加料製備也。大海之中。浪之起也。船如升天。浪之落也。船如墜地。一物勿固。卽有覆溺之憂。憶與舟師相從。東西洋面。凡三千餘里。一遇大風。舟師卽有折桅者。一船折桅。全軍失色。雖賊船唾手可得。

亦必舍而收港。又不可棄之以資賊也。必求木易之。三四日後其工乃竣。而賊已從容遁矣。迨行三五日。追賊將及。桅壞復然。更行八九日。又莫不然。此所以出師兩月。不獲一賊也。應請於篷纜旋舵。加料脩備。每船并多給篷席繩纜一副。以備不虞。灰麻釘油等物。事事寬爲預備。其頭大桅尤關緊要。卽不能全用堅完大木。亦須幫鑲結實。此皆官兵性命所係。不可以爲細故而忽之也。

一戰具宜逐件精良也。海洋之戰。莫烈於礮。以大爲貴。從前賊見官船。皆奔避不戰。爲礮少也。數年來。劫我礮臺。虜我官船。及商夷船隻。礮位已不可勝用矣。其大者至四五千觔。我師之礮。大者不過二三千觔。勢不如賊。所幸兵丁施放。較賊精熟。惟須多備鐵釘。參差束縛。大如礮口。令軍士於近賊時。入礮施放。一發可傷數十人。比礮子爲更烈。此外如藤牌。鳥鎗。長刀。短刀。竹鎗之類。均須備足。至過船拏賊。莫妙火攻。但我用火。賊船亦用火。必我之火。倍烈於賊。倍速於賊。然後我先燒賊。而賊不能燒我。聞前浙江李提軍火攻之法。另用小船。預貯硝磺柴草。臨時發火。駛燒賊船。此古法也。惟是海上風濤迅厲。火船未必便能近賊。卽近矣。賊以長竿撞拒。浪頭一湧。火船賊船。各開數丈。斷難得力。莫若仍照今法。用火礮噴筒爲良。查賊船火礮。受藥五六觔。噴筒大徑四寸餘。長八九尺。我師火礮。受藥不過二三觔。噴筒大不過徑寸。長不過二三尺。何以勝賊。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云。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應請製造亦如賊式。礮筒之中。加辣椒。川烏。斑茅。蟲等末。毒煙所到。賊已昏倒。惟製造須密。勿使泄漏。更有火桶。火斗。二物。受藥愈多。火焰愈烈。須令軍士多爲預備。於逼近賊船時。擲上頭桅。奮力遙擲。其拋擲火礮。亦須上桅。方能及遠。三者之用。死生勝敗。決於須臾。必習練精熟。方能先發制人。但得二三件。及賊賊必紛紛投水。其船可得矣。

一口糧宜預發半年也。查向例水陸兵餉皆預發三月。惟是海洋路遠往返動經一兩月前之領者方回。後之領者又將復去。徒滋跋涉。每於追捕吃緊之際。輒因糧餉不繼。停泊以待。或因糧餉將到。遠去恐其相左。觀望徘徊。往往緩不濟急。夫事幾之會。間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嗣後應請一發半年。交該將官隨時支給。俾得多備薪米。則心膽自壯。可以窮追絕遠矣。

一戰兵應請添配也。查向例捕盜米艇。大船配兵六十名。中船五十名。小船四十名。數原不少。惟是米艇長大。每船掌舵者須六七人。管頭篷者須八九名。管大篷者須十餘名。又每船礮位多者十七八位。少者十二三位。每位派兵三名。數恒不敷。其火礮噴筒。簾牌。鳥鎗等物。往往不能兼顧。倘遇賊匪窮而相搏。後船接應不及。兵丁慌亂。輒先跳水。從前覆轍。可爲明鑑。而賊匪小船六七十人。中船八九十人。大船百二三十人。其盜首之船。必百七十八人。每見我師追及盜船。見其鎗刀林立。輒逡巡而不敢過。蓋欲過賊船。必先保護本船。過船人少。則不能殺賊。而反見殺於賊。過船人多。則本船空虛。賊匪乘虛而入。必致失事。故自用兵以來。獲賊不爲少矣。而著名盜首。從無一獲。皆原於此。凡賊首之船。財貨充積。兵丁甯不思獲。無如衆寡懸絕。故憚而不前也。夫擒賊必先擒王。得其王而餘黨可散。嗣後應請大船配兵百名。中船配兵八十五名。小船配兵七十名。人數既多。軍心自壯。而後賊首可擒。至水師不敷配撥。應卽招募諳練鄉勇。令弁兵隨事教導。亦可得力也。

一將弁須激勵鼓勵也。古者用兵。必有不次之賞。以勸衆心。亦必有不測之誅。以肅衆志。自盜匪滋擾以來。各將弁涉歷風濤。身經百戰。與數十戰不等。皆水師熟練之人。特以在洋日久。勞不得息。又無重賞重罰。以振動之。未免日形疲鈍。應請多方磨厲。以發其鋒。務得其誓效死力。有進無退而後已。出洋以後。令該將官與監軍。

委員詳記功罪。某日某人打仗奮勇。某人先近賊船。某人殺賊若干。獲賊若干。或火攻得法。或擱截有力。或策應便捷。一一開報。大則立予超升。小則給予功牌。獎以嘉語。遇有升遷缺出。論功不論俸。而在營者不得與之較。如有畏葸不前者。亦卽揭參治罪。庶得人人感奮。踴躍爭先。至於帶兵大員。尤宜優以禮貌。布以腹心。假以威權。而後可責以成效也。

一兵丁須振作軫卹也。自古用兵。在精不在多。是故敢死之兵。一可當百。疲弱之兵。百不當一。彼盜匪皆亡命之徒。一遇緊急。齊心舍死格鬪。往往反敗爲功。我兵各顧性命。危急之際。輒棄其將官。跳水先逃。鮮有與將同死者。章以爲非威不畏。非德不懷。查定例出洋兵丁。除應得名糧給與養家外。每名日給行糧銀五分。恩至渥也。無如海洋僻遠。薪米昂貴。一遇歉歲。再食或不能飽。冬則衣不蔽體。形同乞丐。自用兵以來。各兵有丁年出海。皓首不歸者。長與風濤爲鄰。更無室家之樂。加以功罪朦朧。莫由自表。殺賊者無賞。退怯者無罰。受傷無醫藥之資。死亡無棺衾之費。雖陣亡例有恩卹。而文報駁詰。具領何年。無怪其靡靡不振也。應請明定章程。功多者立賞以官。其次或賞銀牌。或賞銀兩。仍記其功。以觀後效。疾病者給以藥資。死亡者給與葬費。受傷者由主將與監軍。驗明輕重。分別給賞。陣亡者例得卹銀。速爲給發。如有臨陣退縮者。立卽斬首軍前。庶軍皆感畏。不戰而氣自倍於平賊。不難矣。

一戰船宜添造雇備。分路出捕也。查現在米艇共百二十號。原不爲少。無如盜首烏石二。烏石大匪船。不下五六十號。鄭一已死。其頭目張保最爲猖獗。匪船不下百餘號。東海八阿婆帶香山二匪船。各三四十號。金姑養已死。其頭目老藍帶領其衆。與總兵保大礮腹匪船。各一二十號。共計匪船不下三百餘號。其餘零星小匪。尙

不在此數。我師未免單弱矣。且粵洋四千餘里。船少則顧此失彼。剿捕仍不得力。應請酌量添造新舊米艇。須得百八十號。再雇募紅單船四十號。分爲四路。廣州府屬洋面一路。惠潮二府屬洋面一路。高廉雷瓊四府屬洋面遼闊。係屬賊巢。應分二路。每路米艇四十號。紅單船十號。餘剩二十號。預備抽換修理之用。各路之兵。卽駕各路之船。則海道較熟。各營之官。卽帶各營之兵。則約束較易。四路並作分合。緝捕不論賊逃遠洋。近洋緊追。躡使其船不得燂。水不得取。薪米不得買備。而我以宿飽之師。更番疊戰。不過數月。賊黨必散。賊首可擒矣。

一戰船須常加燂洗也。海水鹹澁。船底易生蟻殼。其在民船。每月必燂洗油刷一次。賊船亦然。今師船止洗而不燂。或燂而不油。故行走每不若賊船之速。總因弁兵貧乏。無項可支。應請酌給燂費。俾得乘間燂油。其船身紅黑顏色。亦須加染鮮明。旗幟亦要整肅。庶軍容壯盛。而駕駛亦靈也。

一監軍應請選派也。粵東舟師。向無委員。前憲王公以將官緝捕不力。言多不實。始用佐雜爲委員。亦未選派賢能。官卑望輕。不過具月報代書吏而已。應請於丞倅牧令等官內。選派賢能爲監軍。記功錄過。以憑賞罰。并令密帶銀兩。以備緩急賞卹之用。隨時報查。取具將弁印領核銷。如主將不職。亦許列款稟報。似於捕務較爲有益。

一海岸防守盤查各事。應請責成巡道也。接濟銷贓。最爲詭密。非長住海岸。不能得其情僞。督撫臬。政務殷繁。遠在省城。耳目難及。知府事務亦多。惟巡道職任監司。於分則尊於事。則簡。所有防守口岸。盤查接濟銷贓諸事。應請責其提綱。會同鎮將。督率所屬文武。常住海口。實力奉行。一切食用夫馬。另籌公費。毋累地方官。如

果用得其人。則行間諜。耳目募死士於風雨晦明之夜。火焚賊船。諸事皆可與將官相機而動。又州縣事尤冗雜。所管洋面少者百餘里。多者數百里。一人之耳目精神。勢難處處周到。應由巡道派委佐貳雜職。分段經管。給與月費。協同地方官弁。小心防範。凡出海船隻。逐一搜查。如於自備食用之外。多帶柴米木料釘灰油麻蒲席繩纜等物。及夾帶硝磺火藥者。卽行拏究。入口時。查明有無銷買賊贓。仍分別勤惰。以爲黜陟。於防守斯爲得力。惟是口岸之接濟。易查而荒村之接濟。難查。日間之接濟。可查而夜間之接濟。不可查。因地制宜。雇募船隻。聯紳士耆老爲耳目。腹心是則在地方官之能事者。

一保甲之法。宜實力奉行也。古法之良。莫良於保甲。地方官非不遵行。但無眞精神貫注其中。則懸一門牌。造一戶籍。究屬於事無濟。彼盜匪之米糧布帛硝磺蓬索麻油鎗刀等物。何一不由奸民接濟。保甲果行。夫甯有此若輩貪食盜利。條告不足禁其姦。教化不足格其心。惟威之以刑。庶幾知斂。邇來法網恢恢。匪惟同保不坐。卽正犯亦多幸免。蓋緣接濟銷贓之人。必小有資財。一經到案。囚徒隸役之輩。或者陰授以旨。往往翻供。釋去此。辦理接濟之所以難也。應請飭令地方官。實力編查。一有犯者。誅其人。沒其家。發配其孥。務使懲一儆百。毋稍姑息。至於荒涼寂寞之地。尤爲盜賊窩巢。地方官之法。令威權窮而莫用。則保甲之法。又屬空談。非大加懲創而釐剔之。恐未易轉移也。

一鄉勇宜團練也。水師旣大舉出捕。則內地轉覺空虛。恐盜匪飢窮。乘間入劫。應請於撥兵貼防之外。飭令地方官委員督率紳士。約保團練鄉勇。頻加點閱。器械俱要整齊。一有盜警。嚴密堵禦。如有應設礮位之處。備價申請。果其堵禦有方。盜匪自不能入。藩籬旣固。則盤查接濟銷贓等事。亦易爲力也。

一沿海船隻宜一體編查也。接濟銷贓。非船不行。議者謂禁止出洋。則盜風自息。其論自正。惟是粵東人多田少。半食魚鹽之利。槩行禁絕。則貧民無以爲生。從賊益衆。況其勢亦有不能悉禁。要在地方官於所屬商漁鹽船。一體照例印烙編查。十船爲甲。互相保結。給與印照。出入口岸塘汛。逐細查驗。所有蜑艇漁船。夜間不許留宿口外。至濱海鄉村。小船出入。不由塘汛者。尤爲接濟銷贓之具。盜匪所在。趨之若鶩。應令地方官設法。擇立殷實之人。以爲船總。責其訪查。夜間總繫一處。有不遵者。破沒其船。通同作弊者。誅無赦。

一硝磺宜禁私賣也。接濟之害。米糧之外。火藥爲最。聞盜匪火藥。多係購買硝磺。自行製配。粵東瀕海。濕熱薰蒸。遠年牆土。皆可煎熬成硝。而硫磺則不能處處皆產。防維較易。昔往惠潮嘉應一帶。密查硝磺。曾於豐順縣雁洋逕地方。會同揭陽令。及該地文武。查得磺坑一區。當經具稟。旋即封禁。又訪得英德縣磺廠。最爲豐茂。官磺之外。多有私賣。亦卽稟請移知南韶連道。嚴密查禁。數年來。盜匪購買頗難。誠恐日久防範稍疏。爲禍不細。應請飭令地方官。加意查拏。一有私賣。立置重典。

一海上商鹽船隻。應請護送。禁止散行也。盜匪多劫一船。卽我師多受一船之害。其財貨可食數月。其船隻可用數年。所不用者。大半勒取米糧布帛猪雞硝磺等物。聽人贖回。愚民罔顧法紀。潛購以往。地方官無從稽查也。現在惟紅單船與盜爲仇耳。其東西兩路商漁鹽船。聞其多向盜匪納銀打單。故得出入盜中。散行無忌。而接濟銷贓之弊。卽寓其中。此害之大者也。應請飭令地方文武。實力查禁。毋聽散行。總須彙齊數十號。爲一幫。就近申請師船。順便護送。如有散行者。准沿途水陸官弁兵役。一體拏究。如此。則盜匪內無接濟。外無劫掠。不擊自敗矣。

一沿海宜添設走役也。查浙閩海疆盜賊到境。卽報知前途。便於堵禦。粵東遞送公文。向由塘汛兵丁二三百里之程。半月不到。至於盜賊去向。並無傳單。不過汛兵密稟將官。外人不得而知。聲息不通。水陸隔絕。何以圖賊。應請飭令州縣。卽於沿海汛防添設走役。每處近者二名。遠者三名。書手各一名。遇盜賊到境。探明船隻多少。開單露布。傳知前途。俾官弁兵役紳士鄉民。均得預爲防範。師船到處。亦卽傳報。并送一切公文。每日限行百里。緊事日夜限行二百里。逾限者重責。前途一體接傳。不但水陸血脈貫通。盜踪瞭如指掌。卽各幫水師亦互爲聲援。首尾聯成一氣。其工食紙筆等費。由地方官支給報銷。事竣裁撤。

一賊黨宜招撫也。古者治盜。剿撫兼施。前憲見水師不甚得力。盜賊不可勝誅。廣開招撫之路。其事未嘗不是。惟不先之以剿。而遽用撫。且以官職金錢爲招。似我畏盜而非盜。匪懼而求撫也。業奉

諭旨禁止。各盜匪

亦既聞知矣。若輩竄身海洋。殺掠劫奪。無所不爲。其罪原不勝誅。但其中甘心爲盜者固多。而被擄迫脅者亦復不少。誰無父母妻子之念。止以陷身匪徒。出則人爭羅致。故憚而不敢還耳。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從古帝王如天好生之德。雖虎豹豺狼。未始不網開一面。且揆之今日水師情形。亦斷不能盡取盜賊而殲之。應請奏懇。皇上准於出師之日。於沿海地方。明張告示。除罪大惡極之一二賊不准投誠外。其餘有不甘爲盜者。急早投誠。准其免死回家。餘財并准攜帶。有能殺賊投誠。及殺盜首投誠者。分別獎賞。倘仍執迷觀望。拏獲之日。駢首就戮。如此。則來歸者衆。賊黨漸孤。盜首可擊而取也。或謂恐其詐降貽禍。是則過慮。彼之船隻礮械。旣已繳收。驟欲作惡。勢所不能。蛟龍失水。一夫可制。每見盜匪上岸行走。多不能速。人輒指而目之。此輩固無能爲矣。況烏合之衆。一散難以復聚乎。

以上各條。戰守並用。剿撫兼施。而大要總在得人。一事得人。則一事效。事事得人。則事事效。書曰。非言之艱。行之維艱。章誠知此事之難。非一手一足之烈。顧畏其難而不爲。恐異日之難。更甚於今日。至於添兵派船防守口岸。一切用度。爲數甚巨。應請奏明辦理。動正開銷。其例無可銷者。勸諭鹽洋商人捐輸成事。與其長費之無窮。毋甯一勞而永逸。亦願力行何如耳。毋偏聽而用舍之不公。毋懷疑而信任之不篤。行見羣策羣力。爭赴功名。殄滅鯨鯢。慰安聖主。亦未嘗無不可成之事也。

請建米艇狀 乾隆五十八年

廣東布政使吳 俊

頃奉總督兩廣部堂憲札。東省洋面一帶。盜匪出沒。掠劫頻聞。此固由各營將備弁兵。巡緝不力所致。但欲善事者。必先利器。各營現在緝拏盜匪。每因盜艘便捷。官船笨重。追緝不甚得力。不能不雇用民船。而民船又不能一呼卽至。勢須移行州縣。輾轉需時。比至雇有船隻。而盜已遁去。以至盜風日熾。捕務日弛。殊於洋海大有關係。此時若遽議改造官船。不惟營規舊制。難以輕議更張。且議奏需時。亦不能迅濟。目前要務。合行飭議。卽便會同布政鹽運司。按照東省海洋營汛。悉心酌議等因。本司道等。伏查粵東際海依山。界連交趾。洋面遼闊。甲於他省。東自南澳。西至瓊崖。幾二千數百里。其間水師營分。不啻棋布星羅。設立營艦大小。一百數十號。分布巡防。從前海面甯謐。原足以資利用。近年以來。萑苻乘閒竊發。出沒靡常。洋面商鹽船隻。報劫頻仍。水師戰船。祇可於本營洋面照防。不便越境追捕。以致本境轉慮空虛。故一聞盜警。卽需地方官僱備民船。而民船視捕盜爲畏途。遂輒紛紛躲匿。是以僱覓甚艱。比至僱有船隻。盜已遁去。洋海之不靖。商民之受累。均由於此。查歷年捕盜營中。俱用東莞米艇。因其船身桅柁。堅固靈捷。便於追駛之故。惟是近年民間打造甚少。省城河下。

及東莞香山等處。不但雇覓艱難。即欲與民間平價購買。亦急切不可多得。本司道等公同籌議。此時粵東要務。無過於捕盜。捕盜急需。又無過於船隻。與其常年雇覓。曠日糜費。苦累船戶。不如一鼓作氣。竟行籌款。打造則一勞可冀。永逸於捕務。與情實爲兩得。現在會同標下中軍副將等。按照通省水師營分海道遠近。擬造二千五百石大米艇四十七隻。二千石中米艇二十六隻。一千五百石小米艇二十隻。分布於上下洋面。常年配兵巡緝。其造船經費。約需銀十五萬數千餘兩。擬由各府州屬捐銀五萬五千兩。鹽運司暨鹽務綱局捐銀三萬五千兩。再於司道以下正印官養廉內酌扣銀六萬兩。共銀十五萬兩。足資辦理。即有不敷。亦可隨時籌辦。但事貴剋期。工難停待。各處捐款。一時未能繳齊。即各官養廉亦需分年按季勻扣。應將各行墊費。先解臬司衙門。給發委員。刻日鳩工。購料設廠打造。統限興工三月內全行報竣。此項船隻。經本司道等博採輿論。訪查時價。期於實工實料。平買平賣。不得錙銖抑勒。亦不得絲毫偷減。如有前項情弊。一經訪查。即嚴揭請參。仍加倍罰出充公。以示懲儆。至造船九十餘號。同時並舉。所需工料既多。匠作復衆。恐各行舖及工匠等。高擡價值。包攬居奇。俱足以阻撓公事。應請預頒憲示。剴切曉諭。俾知造船捕盜。無非捍衛商民。如果洋面敕甯。通省均霑樂利。茲當鉅工肇始。理宜各懷踴躍。官則平價購募。行戶工匠等亦平價售賣。平價售雇。方於要工有裨。如此辦理。則要工既不虞貽誤。而各官力量亦得展舒矣。

論明職

周 鎬

嘉慶三年十月。溫州患海盜。各縣咸集議時事。或曰盜至必上岸劫掠。宜徙濱海之民於城中。或曰盜之來也。恃奸民爲之消賊接濟。宜嚴禁漁船。毋許入海探捕。持論不一。觀察王公以詢鎬。鎬謂二說皆非也。彼濱海之

民各有田廬世業。徙將安往。且盜乘其徙而入踞之。是以地資盜。而引之近也。至於漁船。以採捕爲命。若禁其入海。彼將何以資生。不出一月。非死卽潰。故曰二說皆非也。以某論之。其惟明職乎。文有文職。武有武職。屏禦寇盜。不使內擾百姓者。武官之職也。約束百姓。不使外通寇盜者。文官之職也。浙江沿海州郡。設立三鎮水師。防備不爲不密。然而海盜充斥。竟至勾結奸民。往來無忌者。文與武皆失職也。文官不以教養爲心。而驅民入盜。武官不以緝捕爲事。而蒙盜殃民。弊非一日。方今寇已在門。若欲拔本塞源。緩不濟事。莫若於內洋與外洋接界咽喉之地。擇其至險至要。可以扼而守者。三鎮各帥舟師。據之聲勢。連絡首尾。策應捐外洋。以聽之。不必爭逐其漁商各船。許於內洋採捕。不得擅越。嚴飭各口弁兵。稽察姦細。敢有內地奸民。私挾禁物出口。濟匪者。許武官揭報專治。文官失察之罪。如敢縱盜逸入內洋。驚擾漁商者。許文官揭報專治。武官玩寇之罪。如此則文武之職明。而盜且不攻自去。然後於從容無事之際。武官日訓練其卒。而文官日教導其民。不出三年。而盜風息矣。觀察曰。子之論太高。擇其淺近易行者。鎬對曰。某之論似深而實淺。似遠而實近。似難而實易也。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職。職明而天下自治。是恒業不修。責在百姓。百姓失職。責在州縣。州縣失職。責在兩司道府。兩司道府失職。責在督撫。督撫失職。責在宰相。宰相失職。責在天子。是故天子擇相。相擇督撫。督撫擇司道。司道擇府。府擇州縣。州縣擇其民而勸懲之。俾各勉於爲善。而無爲不善。則天下治矣。天子擇相。不過數人。相擇督撫。不過十數人。督撫擇司道。不過數人。司道擇府。府擇州縣。不過數人。其事簡。其效速。何居乎而不可行也。或謂州縣以一人治萬民。其數繁矣。安得人人而理之。不知天地生人。莫不有耳目手足也。莫不有身家性命也。莫不有是非好惡也。因其耳目手足。教以勤儉。無不從也。因其身家性命。教以愛惜。無不

願也。因其是非好惡。示以善惡兩途。使知爲善者必賞。爲惡者必罰。無不化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亦在因之而已。何憂不給哉。位有大小。而理無異同。各盡其職而已。否則文恬武嬉。粉飾耳目。一遇事變。則彼此推諉。雖以之禦盜。猶且不可。何論治天下哉。

書禁海船軍器疏後

陶貞一

廣東提督王文雄疏請禁海船軍器。以爲海船被劫。未聞與賊相拒。所帶鎗礮。反以資賊。請一概禁止。兵部奏請行文各省督撫提鎮確議。愚按此說殊謬。昔先君子宦海南。當時已有此議。先君子獻議於巡撫。略云。竊恐商船之火器。可禁而賊船之火器。不能禁。是以商委賊也。巡撫高公承爵以爲然。先君子之議。卽吾邱壽王所謂擅賊威而奪民救者。此理顯然易曉。而妄庸之徒。往往以爲奇策。且今惟官兵遇賊。或不能相拒耳。若商船之拒賊。不遺餘力矣。大抵商船與賊船。皆恃閩人。若商船閩人多。賊所甚畏。爲其習水戰。器械精利也。愚隨先君子海外。曾登高望商賊鏖戰。移時互有勝負。轉戰益遠。不知所之。而沿海水師亦登桅望歎。不能駕一船相助也。欲清海賊。惟在召募閩人。習戰攻。明賞罰。更番出哨。毋視爲具文。此其要也。且今內地米糧。得潛運出口。接濟海賊。何有於鎗礮。而必取資於商船乎。海口之稽查。上下相蒙。關部之牌票。奸良莫辨。不此之禁。而禁商船軍器。何其仇商而愛賊也。商船之鎗礮。不可資賊。商船之財貨。反可資賊乎。其或名爲商船。而與賊陰相通者。斯又禁所不能行也。封疆之臣。具此籌畫。難乎其禁奸止暴矣。

上撫軍論誣盜書

秦瀛

閣下以海盜竊發。躬親督捕。三月以來。盜匪尙未盡戢。官吏百姓。無不痛恨。思草薶而禽獮之。雖寢處其皮。食

其肉不足以紓官吏百姓之忿。乃營員畏蕙無能。舍眞盜於不捕。而妄指商船爲盜。冀以塞責。則罪更浮於盜。計其情節。大概有二。一則盜匪劫掠商船。遇哨船先以商船委之。而盜船因卽颺去。哨船獲商船。輒以盜船報。一則哨船不敢近盜船。見商船輒橫索貲財。商船不與。便指商船爲盜船。夫不辨爲商船。而誤以盜船報。不可言也。明知爲商船。因需索不獲。而指爲盜船。并借以邀功。欲置之死。尤不忍言也。卽如近日定海。拏獲蔡長興等十二人。瀛反覆推鞠。實民非盜。蓋某等皆閩人。以販魚爲業。其自閩出口。有船照可憑。船中米石。買自大魚山。竝非搶劫。其在洋。會遇盜劫去二人。轉輾引避。始到定海。徒以停泊汊港。營員訛詐不遂。便指爲盜。昨某等自定海械送來鄞。運閩米船之截留鎮海鄞縣者。無慮八九百人。僉名環籲。代爲號泣。請命某等亦極口稱冤。是其爲難民。已斷然無疑。而營員始則縱盜殃民。繼且誣良爲盜。實堪髮指。抑瀛竊有請者。比奉閣下之命。某等十二人。尙須械繫送憲。伏候親鞠。閣下明鏡高懸。眞僞無難立剖。惟恐某等到臺。閣下先令有司鞠問。若輩有意刑求。傳會鍛鍊。桁楊刀鋸之下。無求不得。或竟至某等誣服。則所關於人命者甚鉅。夫難民既厄於盜。并厄於營員。而又厄於有司之刑求。彼難民皆赤子也。閩之難民。亦吾赤子也。以眞盜而縱之。則非法。以難民而誣之。使罹於法。則不仁。惟閣下廣大造之德。立萬物之命。百姓之仰閣下。不啻天地父母。如上年陳水一獄。獄詞已具。卒荷平反。瀛矧此十二人者。必能邀閣下之省釋。而斤斤過慮。又復曉曉於閣下之前者。惟閣下能知之。能鑒之而已。

瀛舟書記序 研經室文集

阮元

予于嘉慶四年冬奉

命撫浙。其時閩浙海盜。則有安南大艇幫四總兵三十餘艘。鳳尾水澳蔡牽三幫各

六七十艘。若橫小幫。浙盜二十餘艘。予造巨艇大礮。尙未成。而五年六月。神風助順。乘風勒兵擊之。安南巨盜五六千人。及土盜小船。全蕩平于台州松門。四總兵溺死者三。磔死者一。奉旨以總兵敕印擲還安南王阮光纘。光纘言。但令總兵巡海。不慮其入浙爲盜。上表謝罪。自後安南夷寇。不復入浙。六年。巨艇成。鳳尾水澳。若橫三幫。以次擊滅。此三鎮大船大礮之力。然蔡牽尙竄于閩浙間也。七年冬。蔡牽疊被浙兵勦逼。惟餘二十四船。遁閩詐降。繼而得橫洋大船。始往來於臺灣。其始往臺也。第爲避兵船之計。繼而在臺劫得船米。會合粵盜朱漬。遂復入內海。與兵船相抗。以致溫州胡總鎮在閩被害。繼且過臺上岸攻城矣。十年夏。余以喪去官。其時蔡牽尙在閩。續出之黃葵幫。已於十年春在玉環投誠。所餘者和尙秋等三五小釣船而已。然蔡逆未能殄除。有負國恩。且恨且憂。疚心靡已。十二年。息影于雷塘墓廬。偶檢數年來辦兵事之書記彙本。流連翻閱。其間調度兵船。獎飭鎮將。製造船礮。籌畫糧餉。諸舊事。一一如在目前。且其間有可憂者。可喜者。可憤者。可哭者。有與提督倉公保李公長庚商籌者。亦一一如在目前。回憶當時。每發一函。出一令。皆再三謀慮而爲之。有自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而自爲改訂者。筆墨之蹟。如蠅如繩。以之覆瓿。殊爲可惜。因破十數日工。刪其繁。存其要。授寫書人錄爲六卷。存之家塾。俾將來覽者。知我苦心而已。

浙江提督總統閩浙水師追封三等壯烈伯諡忠毅李公行狀

王芭孫

公諱長庚。字超人。自號西巖。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父希岸。臺灣府彰化縣學生。舉五丈夫子。公子兄弟次居三。幼而見奇。故命以今名。年十七。喪母。精習騎射。慨然有志于當世。試補武生。舉乾隆庚寅恩科鄉試。明年成進士。授藍翎侍衛。扈

蹕畿輔者三。

高宗純皇帝之四十一年。公年二十六。出爲浙江衢州都司。居

六年。遷提標左營遊擊。又六年。由太平參將擢樂清副將。林爽文之亂。入閩護海壇鎮總兵。海壇所隸。南曰涇洲。故盜藪。公至。始哨其地而捕除之。會鄰境有被劫者。誤指爲海壇界。落職畱緝。公不申辯。遽自毀家募鄉勇出洋擒大岙盜陳營。盜善火器。戰屢卻。公竿月鏹斷其船線。跳而登火燎公鬚。短兵接。大獲以歸。頃之。福文襄郡王訪水師將才。得公。一見驟加禮異。公慷慨言曰。長庚破家爲國。船旣自造。軍食軍械無資于官。惟火藥非私家物。願有請。于是文襄下檄沿海。凡李某所在。調用軍火。不限多寡與之。先是閩盜林明灼及陳禮等。闖入浙江。戕參將張殿魁。吏莫能捕。以屬公。不三月獲之。奏起游擊。五十五年。署福建銅山參將。銅山戰艦徒空。名公別用選鋒作商人裝出海。不張旗幟。罔知其官軍也。故賊至輒得居銅山。五年。先後三出南洋。五出北洋。公謂逐捕固武臣常職。不當報功。有所獲。往往不以自聞。中間丁父憂暫歸。仍還署事。補海壇右營遊擊。未之任。今上御極。卽授公銅山參將。先是救象嶼商船之被劫者。賊來撲。我兵少。勢不敵。公伏不動。待賊礮盡。出不意。戢過其舟一礮。殪之。日嚮暮矣。隱約又見數艇。公亟收泊。數艇者亦泊。比曉相持。公命我舟一字排列。作長蛇形。後船插前船尾。絙之。巨纜賊從東來。我師東第一舟應之以迄第八。從西來。西第一舟應之以迄第八。迴環終日。賊無如之。何是役也。鎗礮聲震數百里。海水爲沸。所殺傷過當。賊有奪屍以埋者。遮而墮之海中。上之二年。擢署澎湖副將。以保舉入京。未至。授定海總兵。

純皇帝召見慰遣。以三年四月就鎮。定海累更盜患。前此文武吏獨事城守。公至。以水戰利病。指授其士。不三月。出擊盜之泊衢港者。追過山東黑水洋。生擒盜首林蘇。及其衆五十餘人。其年八月。平普陀外洋之盜。明年。平潭頭外洋之盜。已而土盜鳳尾幫誘入安南夷艇。公破之三盤嶼。拔他將被圍者出之。當是時。羣盜蔡牽。柳阿全等。諸有名目。無名目。大小以百數。

舶交海中。而當事者獨急。賊匪日夜移營。公追之。沿海之賊。又遁。通國與交。界之甲子洋。乃返。五年四月。擊蔡牽。白大洋獲多。賜花翎。五月。夷匪大入。巡撫阮元奏以公爲統帥。報可。公更定章程。條下其法。凡所俘獲。悉以賞功。俾弁兵知富貴。皆在盜船之內。鎗礮必賊近。乃發。勿虛施。六月。與黃巖鎮會師松門。颶風作。覆賊舟幾盡。獲其僞侯爵倫貴仁。俘斬數千人。我師亦頗失亡。自是艇患紓矣。而蔡牽在閩洋橫甚。公出收撫。其脅從者而後擊之。所擊滅李丁。郭林俊。新楊烏等。有名賊目數十股。七年冬。擢浙江提督。明年正月朔。蔡牽進香漁山。公掩至。牽踉蹌僅以身免。公躡之猛。賊船食盡。篷索壞。不得修。乃遣黨詣總督乞降。總督不虞其詐也。遽檄我師入口。掎公勿往。而牽以其間。次第繕完。大購糧儲。揚帆去。其年閏二月。公復與黃巖鎮合兵。擊盜尤升等。獲之。九月。平石塘釣艇盜。十一月。遇蔡牽于三沙。沈其船一。十二月。追之南甌。奪其船二。沈其船一。燒其船一。斬首二級。生擒八十餘人。明年三月。及之浮鷹。燒其船一。奪其船二。斬級十三。擒其男女四十餘人。八月。戰馬蹟。公率師中貫其陣。賊東西竄。公分兵授孫大剛。俾西追。自率羅江泰。李景曾東追。及黃龍。沈其二艘。斃其人七八十。入衢港。數俘得五十二。斬首五級。牽船重疊。張牛皮漁網。礮彈不得入。又其船高出官軍所駕米艇。仰攻非便。公建議。賊船之高于兵船者。賊固劫船于商。今兵船有成式。而商船無定制。請嗣後商船有當修者。其櫟頭限以一丈七八尺。如此數年。賊無大船可劫。其大礮亦且無施。公又嘗以意創火攻船。略本明人子母聯環船法。用善泅者載油薪。駛釘盜船。藥發。晷水而還。督臣以奏。皆見施行。于是土盜朱潰。挾艇匪窺伺金廈。而蔡牽入臺灣大掠。上調公爲福建水師提督。公以艇患方劇。卽先擊艇匪。艇匪旣逸。別遣將追之外洋。而身自東渡。勦蔡牽。牽聞解去。公追創之。臺灣平。自上親政以來。一意任公。又鑒公孤忠。有不獲

盡其用者。及是授爲總統。

命溫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以蔡牽事付公。各路舟師皆屬焉。公感

上

知益自奮。其年敗蔡牽于青龍港。又覆之斗米洋。有

旨調浙江。總統各路舟師如故。九月。過盡山。遭颶風。

失公所愛將羅江泰劉成業。十二月。蔡牽再擾臺灣。陰結岸匪萬餘人。據州仔尾。鑿大船塞鹿耳門。我師不得

進。鹿耳外巨浸稽天。其別港有曰南北汕。曰安平港。曰大港。公駐汕外。別遣將以小澎船由大港繞安平。出不

意攻之。密約臺灣鎮道爲內應。一戰燒其船二十餘。奪其船九。乘勝入之。當是時。岸匪助賊。勢張甚。公率所部

水陸分道。連五戰。如破竹。十二月朔。夜薄州仔尾。賊以小舟二三十蜂擁來拒。鋒乍交。忽鹿耳門所屯大幫盜

船內軼出。同安船數十。橫襲我師。公以所造火攻船繞出其大幫船後。燒之。于是同安船賊還救。我師從而蹙

之大勝。質明。擊山匪之屯聚者。焚其寮七八里。火光燭天。賊氣自此沮矣。牽既敗。走北汕。中其北汕旁出有道

曰舊港。南汕旁出有道曰新港。公自守新港。以別將守舊港。又鑿沈同安船堵其隙。牽困阱獸。昨且擒。俄暴風

從東來。掀起所沈同安船。牽從掀船處漏出事。聞奪翎頂。四月。牽與朱潰合竄福甯外洋。公以兩鎮兵敗

之三盤。牽折而北。又敗之調班洋。八月。大搏漁山。賊舟五石。與火箭火毬雨下。公縱橫血戰受傷。事

聞復

冠頂。九月。再敗之東湧。礮擊蔡牽從子蔡添來落海。十二年二月。扼之粵洋大星嶼。斷牽船大桅。燬其頭篷。合

圍者屢。而粵援不至。亟收抵肇慶。賊船澳。上聞。切責粵帥。下部叙公功。四月。與粵帥會剿澳門盜。已還視

浙江軍政。旋復出洋。有旨責公速行。而公實先已就道矣。十一月。合金門福甯兩鎮。擊牽浮鵬。擒九十五

人。斬級十五。十二月二十五日。至粵黑水洋。追及之。蔡牽所有二舟耳。公奮欲偪登其舟。幾登矣。風浪暴作。倉

猝誤中賊礮。傷咽喉額角。是日日辰加未。薨于陣。督臣疏入。上震悼。遣撫臣迎奠。賜白金千兩治喪。追封

三等壯烈伯。予專祠。仍下部臣議卹。賜祭葬。予諡忠毅。倍其卹賞。又累降旨。申誡水師將帥。爲公復仇。

敕督臣用所獲蔡牽義子僞總兵蔡二來祭公。梟其首幕次。其他恩數皆如故事。公生平讀書之外。喜

靜坐。天性知兵。尤長水戰。盜賊相誡。有不怕千軍。只怕李長庚之語。身經大小百十戰。所殲擒匪酋千數。所俘獲軍械。礮火匪酋萬數。他人得其一。皆奇功。在公爲不足書。公所至。修學校。作義冢。振饑周急。諸高義事。有紀于同時學士大夫。亦姑弗著。其生也。當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辰加午。所著有水戰紀略若干卷。藏于家。配吳夫人。無子。所養異姓子。一曰廷駒。乾隆乙卯科武舉人。前歿。所養同姓子。一曰廷鉅。實承公喪。有旨襲爵爲公後。吳夫人生女。二。一字葉寅。未適而殤。一適同縣安徽候補同知陳大琮。公薨。大琮自安徽奔問。不遠千里。奉公所遺章疏文移。謁余爲狀。余未識公。迹公所爲。其于大易之匪躬。小雅之況惸。殆兼之矣。然上所委曲擁護保全之者。後先非一。烏虜。此古名將未之或遇者也。其始末具存中祕。異日必書于館臣。天下後世將有爲之雪涕者。無待乎余之表而暴之也。今第就章疏文移。舉其勞閱之較大而尤難者。年月件繫。以俟載筆者擇焉。謹狀。

三
等
壯
烈
伯
謠
忠
毅
李
公
行
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六目錄

兵政十七 蠻防上

湖南苗防錄

土官說

永昌土司論

籌制滇邊土民疏

論邊省苗蠻事宜書

改土歸流疏

雲貴事宜疏

分別流土考成疏

正疆界定流土疏

招撫生苗以安三省疏

復陳土司綏靖疏

陳粵西治邊疏

備述全粵情實疏

敬陳調劑粵西戎務四策疏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六

目錄

源

倪 蛻

蔡毓榮

藍鼎元

鄂爾泰

鄂爾泰

鄂爾泰

鄂爾泰

李 紱

郭 銍

郝 浴

郝 浴

郝 浴

郝 浴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六

兵政十七 蠻防上

許化賀長齡稿庚輯

湖南苗防錄叙

魏源

魏子曰。歷代以來。皆蠻患。而明始有苗患也。南夷之苗。自洪水竄征。後閭不聞。而殷周之所撻伐。荆庸勾吳之所冠帶。皆蠻國。暨江以南。靡然聲教。於是漢曰武陵蠻。唐曰五溪蠻。則自岳澧常德進辰沅間。益與今苗地近。然烏睹所謂苗事哉。其叛服姓氏。亦匪苗族所有。嘗考蠻習俗。嗜欲不甚遠。惟蠻峒各一酋。懷然冠履。臂指之分。苗則絕無統屬。有貧富。無貴賤。有強弱。無貴賤。有衆寡。無貴賤。曩蠻酋強盛之日。承平則足控制羣苗。爲內地捍蔽。有事苗皆指嗾從之。蜂屯狐嘯。蟻聚籌邊者。惟思撫蠻以制苗。宋諸州明土司所由興也。暨後蠻酋各安世襲。狼馴不跳梁而鷹飽亦不搏擊。出力於是蠻患銷。苗患熾矣。專苗稱者。惟黔五開苗。楚九溪苗。實則滇之羅之猺。蜀之獠。粵東西之獠之獠。皆苗類。明滇蜀多土司。尋兵而粵黔楚則獠苗自嘯聚。國朝土司悉歸流。黔粵苗獠至今帖然。卽乾隆末楚苗蠢動之時。永順鎮筸乾州諸土蠻。或負弩爲先鋒。或鄉導誘禽首惡。今昔情形。順逆燕越。嗚呼。曷以致是哉。爰援其形勢沿革。撫馭得失爲篇。以金鑑來世。而爲之說曰。王者治四夷之法。太上變化之。其次制馭之。宋羈蠻專撫綏。則高爵厚賞不饜欲。明備苗專防範。則築哨屯兵不遏釁。終宋世威不振。終明世苗不服。盛哉我大清威德乎。古未有也。康熙四十二年。邊人之赴愬也。上震怒。免總督郭琇官。詔曰。三苗自古逆。命今仍虔劉我邊。陞攘虜我人畜爲諸奸宄通逃藪。豈可令在肘腹地恣行無忌。其發滿漢兵。乘冬逼其巢。郡縣之。於是禮部尙書席爾達視師。明年正月。闢鳳凰廳。乾州廳。而鎮溪。

上六里苗。尙屬土司。旣而巡撫趙申喬奏裁五寨長官司。于是六里苗復赴愬。明年生苗百四十寨并投誠。雍正初。朝廷經略西南夷。威震黔粵。於時湖北容美。湖南永順保靖桑植諸宣慰使。悉爲邊人所愬。先後改流。於是湖廣無土司。嗚呼。泳厚載者不知嚮覆之仁。習衽席者不知水火之艱。容美桑植。今各一縣地耳。永順一府。實兼永順保靖二司。地瘠而貧。吏斯者每缺望。而囊四大土司。富強雄累代。則其腴膏脂何如哉。漢承秦後。網漏吞舟。故諸土司遺氓多自重畏法。豈非劫於積威久於倒懸以然哉。嗚呼。處帝力何有之。世老死不見苛政。兵革所以高坐爭議復古封建也。

土官說

倪 輗

邊徼多土官。子孫世守。當漢唐宋時。無分流土。而其餘紘轉遷。稍稍殊焉。自元及明。分流判然矣。滇土官大小俱備。漸就裁改。所存無幾。而世每謂土官家爭殺淫縱之爲。悉屬邊蠻沴氣。天固不與之以善性者。其奇而刈殺之宜也。雖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左傳所載諸侯卿大夫家事。豈不有甚於今日土官家所爲者。齊魯鄭衛。豈是邊蠻。而其驕淫殺奪。無所不有。蓋非太公康叔貽謀之不善。亦封建世官之流弊。必至於此極者也。故譏秦之廢封建而立郡縣爲非計者。誠迂儒矣。然而雲南內地土官。消磨亦易。暴橫不法者。參劾而去之。老病死亡者。停襲而免之。苟有賢者。薦而達之。與流官一體陞遷。如此二十年。而土官皆可以盡。旣不利其所有而起意驅除。又不坐之無名而恣情斬殺。春秋代謝。一循天則之自然。又何有恩怨之得生於其間哉。獨是相隣交緬各司。仍須羈縻繫屬。不宜輕有改更。亦非謂其尾大不掉而虞之也。特以地居荒遠。瘴癘特甚。設流官不諳風土。立防兵難免瘴病。運糧米又恐勞民。卽其渠帥而用之。此固諸葛武侯經營簡易之

宏模也。

永昌土司論

劉彬

天下惟滇夷最多種類。色目殆數十餘。而附於永昌者居其大半。其先皆各居其地。自相君長。或有仇殺。亦以夷陵夷。未敢犯我中華。自元命劉深擊八百媳婦。無功而回。外國始有輕中國之心。於是燒案牘。掠百姓。終元之世。討緬者再。討八百媳婦者再。僅能分設宣慰。邊境纔安而已。明時桀獫尤甚。思可思任思機。才幹孟罕。拔岳鳳莽瑞體思仁。丙側莽應鯉等。先後釀禍。擾我疆土。屠我城池。殺我將士。逞兇肆毒。了無顧忌。卒至勞師動衆。財殫力痛。數征之而後定。嗚呼。蠻夷之禍。自古有之。揆厥所由。非激於誅求。卽逼於凌虐。或有蠶食妄動。狡焉啟疆。始則防禦不慎。繼而勦撫失宜。熒熒不滅。遂至燎原。此皆已然之勢。論者固未可執一而觀治者尤當因時而變。何況今日彝困於陵削。日益貧窮。習於風氣。日益刁詐。更非向日之彝可比。不獨一永郡爲然也。余以纂修永志。姑卽永郡之彝論之。有內地之彝。有外地之彝。有沿邊之彝。有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彝。內地者如永平之土縣丞。土驛丞。保山之潞江安撫司是也。此皆地界通衢。境連郊邑。井閭相望。阡陌相錯。與漢人雜處而居者也。沿邊者如鎮康灣甸芒市遮放蓋達猛卯千崖隴川是也。此則環永騰西南。北鄰江域。奉節制供差發者也。其西北之沿邊者。漕澗上江。此外卽爲茶山里麻古勇野人等夷。雖有節制之名。而已非我部屬。儼然外地野人。則並非控制。赤髮野人。又在野人之外矣。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者。如騰越之南甸司。保山之十五喧二十六寨是也。其境界相連。田里相雜。猶夫永平之土縣丞。土驛丞。保山之潞江安撫司也。外地者如威遠孟連耿馬等彝是也。此則雖在控馭直隸之內。不過供差發屬羈縻而已。法令所不及也。又其外如

緬甸車里八百老撾木邦孟良猛密緬蠻莫燕西鈕兀諸彝其土地之廣有數千里者千餘里者數百里者大小不一強弱攸殊各長其長各世其世此則地廣勢厚最著名於諸夷中者也其他雜小夷人未易指計若此數者之中緬最强車里八百木邦次之老撾猛密孟良蠻莫鈕兀又次之然吾所爲致論者不在外地之夷而在沿邊之夷與內地之夷與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夷何也外地者誅求不能及凌虐不克施隨置之起既無其由而況時當全盛彼諸夷又豈敢有不逞之念哉若沿邊之彝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彝則不然其地最近勢最柔故其爲累也最苦爲禍也最易爲惡也又最深以彼區區一土司人之視之者特蠶茲夷人耳狎而易之也誅求者有矣久而不繼凌虐者有矣甲來而施之可也乙來而施之亦可也施之難乎其爲受者矣故曰其爲累也最苦也至若狡悍慝刻又其本性或激於一忿或蓄於平時變起倉皇出於不意呼吸之間卽受其禍雖有智者能預爲之防乎又或憑崎負險劫掠中道一落深箐散入萬山展轉道途卽覲面而不知其爲盜捕緝固不可得行查僅屬虛文故曰其爲禍最易也而猶未睹其惡也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產子女唯其所欲苦樂安危惟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兒戲然莫敢有咨嗟歎息於其側者以其世官世民不得於父必得於子於孫且數倍蓰故死則死耳無敢與較者嗟此夷民何辜而罹此慘耶漢人苦於所司動輒鳴於上官此則不敢鳴卽鳴之矣彼固有所恃而不恐歲時饋獻不過差目具文一有提調則閉匿深藏負嵎以待其洋洋然山頭望廷尉良以平日無事寬容太過及其有事雖有詰罰之名曾無懲創之實彼固視爲故事自謂土官世職莫可如何以致驕縱滋蔓尾大不掉所由肆屠虐而不悛玩法紀若罔聞者故曰其爲惡最深也嗚呼其惡宜除也其禍宜防也其苦宜恤也往者滇省常受其害如阿資鳳繼祖阿

克普名聲吾必奎猛庭瑞莽應龍沙定州輩。一夫作難全省震蕩。前車已覆。後車不戒。豈非以其固結已久。黨類實繁。猝難遽去。且地方守令。鎮防將弁。莫不利其蠢懦。留爲魚肉之資。誰肯輕言去之者。曩歲曾有疏請裁革。行令各省查議。乃有司鎮將。或受其賄賂。或徇於私情。僉言不宜裁革而止。嗚呼。果盡不宜裁革乎。蓋前疏內於土夷情形。猶未透悉。故於何者宜去。何者宜留。未知分晰。議者遂得以徇私混復。溺偏見而阻大計。莫甚於此。竊以爲在內地之士司。可裁也。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士司。亦可裁也。宋祖云。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顧使倖僞異類。深根固蒂。分踞郡縣中。豈國家久安長治之善策乎。且攷此輩先人受職之始。皆非有開疆辟土不世之勳。治亂扶危非常之績也。夫茅土分封。河山結誓。猶有不能保其終者。此輩何功何德。反得子孫世守其官。世虐其民。匪但宗藩世祿所不能及。元明迄今。已六百餘年。而彼不移。安然坐享不朽之業。揆厥由來。則去之宜也。非過也。或者謂夷人鳥語卉服。習俗攸殊。爰置土司統之。所以藉其保固藩籬之用。而奈何去之。是殆不然。夷民種類雖別。而畏威懼法之心。與舍苦就樂之情。則一。苟善撫之。疇非赤子。就滇而論。從前皆夷也。而今之城郭人民。風俗衣冠。改土歸流。變夷爲夏者。十且八九。未聞必藉土司而後保固也。若所謂藩籬者。乃邊境之外者也。豈有在內地者。而亦藉以爲藩籬乎。或者又謂夷人在內地者。雖屬土官管轄。土官仍屬流官節制。比於子民。相安已久。何以更張爲哉。此庸流淺見也。籌邊之道。在乎防微。保民之方。貴於經久。若僅泥於目前。非不晏安無事。而不知其有事之機自在也。且以土人言之。同在中華之內。而風化不能及。恩澤不克沾。蓋各有土官以隔別之。在流官曰。此土人非我百姓。漠視之耳。至於科派之重。刻虐之慘。則惟土官司之。在流官又曰。此土人非我百姓。奚預我事。又漠視之耳。若徭役差使。土官得以疲之者。流官亦得以疲之。徵

求需索。土官得以苛之者。流官亦得以苛之。若近值營鎮之處。則又加以將弁之騷擾。其苦萬狀。更僕莫數。嗟乎。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乃忍令若輩人子孫奕葉。永沉淪苦海中乎。救焚拯溺。是誠不可緩者也。雖然。若一旦盡去之。勢又不能必有道焉。參處降調。一依流官之例。倘罪應斥革。卽以漢官代之。停其承襲。善哉。令狐綱所以處宦官者曰。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則以漸而去耳。毋務爲姑息養癰之計。而兼不失乎燥急。然後錄其人民。籍其田地。減賦役以甦其力。給牛種以裕其源。選用循良。善加撫恤。不出百年。內地可以肅清。肘腋可以無虞。使數千萬衆。蚩蠢窮瘁。悉得變禽獸而隸編氓。出湯火而見天日。其於固邊境。安夷獠。豈曰小補之哉。若沿邊之土司。則宜存也。彼既不在我腹裏之地。與我土地不相錯雜。城郭不相逼近。無事則藉爲藩籬之用。設或有事。猶可一面禦之。非若內地者。一有不虞。卽在心腹之間也。然非徒存之已也。必有以漸變之。必有以善撫之。禁有司鎮防之貪黷。絕漢奸流棍之勾唆。隣近豪民。毋使有侵漁凌侮。出入賓商。毋使有欺騙擾害。禍患必援。毋因其有事而棄之。荒歉必拯。毋因其被災而絕之。於是申之以法。而彼知懼。則其惡無敢肆。嚴之以威。而彼知警。則其亂何由生。爲之百姓者。既獲免於荼毒。爲之統馭者。又不病於掣肘。復爲之潛消焉。默化焉。又養之以恩。恤之以惠。使彼得以生息焉。久之久之。鮮不爲我良民矣。然後由近而推之。由漸而被之。舉緬甸八百郡縣之可也。夫何慮於永哉。噫。豈獨永爲然哉。全滇之士司皆然也。天下之士司皆然也。

籌制滇邊土民疏 雲南通志

蔡毓榮

滇省漢土交錯。最稱難治。治滇省者。先治土人。土人安而滇人不足治矣。然非姑結之以恩。而能安。亦非驟加之以威。之所得治也。查土人種類不一。大都喜剽劫。尙格鬪。習於性成。其土目擅土自雄。爭爲黠悍。急之則易

於走險。寬之乃適以生驕。故從來以夷治夷。不惜予之職。使各假朝廷之名器。以懾部落。而長子孫。然武不
過宣撫宣慰司。文不過同知知府。悉聽流官節制。無敢抗衡。故安於並生而不爲大患。自吳逆搆叛。悉徵土兵。
濫加上秩。僞總兵副將。僞參遊都守。遍及諸蠻。甚或充僞將軍。僞監軍。狂逞無忌。迨我大兵深入。各土司先後
歸誠。亦既震懾於天威。而罔有越志矣。然而驕縱既久。馴服爲難。如馬之既軼而復歸。如鷹之久颺而初
附。則所以謹其銜策。制其饑飽者。不可不亟講也。先是大將軍等鼓舞招徠。各照僞銜。換給劄付。特一時之權
宜。今滇中一切弊政。悉與革除。若土司而加之總副等官。弊政之大者也。顧獨因之可乎。夫恩不自上出。則玩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驕。此輩狼子野心。居爲固有。竟欲使監司鎮將。相與頡頏。而地方有司。不敢望其項背。
尾大堪虞。反常甚矣。查土官應否需用武銜。業准部咨行查。仍令照舊換襲土職。然其投誠之始。以有所挾而
得之者。今廓清之後。尙未拱手而還之。朝廷非所以示德威昭臣服也。臣愚以爲滇省土司。亟宜請旨
追奪武銜。權給銜劄。無分文武。概行追繳。各照舊襲職銜。量加一等服色。既奪其竄凌之氣。復矚以章服之榮。
有不畏威而懷德者乎。此制之安之之一大關鍵也。若夫善後事宜。有當亟請睿裁者。臣並縷悉爲
皇上陳之。往者逆賊用土兵之力。一任土人邀截道路。搶掠莊村。俱置無問。土人有犯。俱不關白流官。土官徑
自處決。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國法久矣。則請著之令曰。無萌故智。勿悖王章。其犯罪至死者。械送督
撫。明正其罪。務使土人遵朝廷土官不得擅威福。此其一也。土官各有土地人民。而其性各不相下。往往爭
爲雄長。互相讎殺。一不禁而吞併不已。叛亂隨之。故明沙普之禍可鑒也。則請著之令曰。各守常度。毋相侵犯。
其有稱兵搆釁者。殲厥渠魁。搗其巢穴。務申鋤強扶弱之義。用遏亂萌。此其一也。土司踐土食毛。宜如手足之

捍頭目。故往者寇盜竊發。俱土著人搜捕。或一土司有犯。卽令衆土司環而攻之。匪直分義宜然。亦取其熟於山箐。易爲力也。則請著之。令曰。一乃心力。備我聲援。其有事則徵調不赴。或觀望遷延者。立逮而置之軍法。一面奏。聞。如果著有成績。仍準論功行賞。使彼樂爲我用。而控縱在我矣。此其一也。土情多詐。未始不可以信孚。土性至貪。未嘗不可以廉格。臣仰體 皇上懷柔至意。開誠布公。信賞必罰。革餽遺之陋習。禁採買之煩擾。亦旣駸駸向化矣。彼其強凌衆暴。鬪狠操戈。豈盡天性然與。良由教化未明。徒議招討。無益也。臣請以

欽頒六諭。發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齊赴土官衙門。傳集土人。講解開導。務令豁然以悟。翻然以改。將見移風易俗。卽爲久安長治之機。此其一也。土官以世系承襲。不由選舉。其祖父勢利相傳。其子弟恣睢相尙。不知詩書禮義爲何物。罔上虐下。有由然矣。我 國家八法計吏。三年考績。土官皆不預焉。不肖者無懲。間有一二賢者。亦無以示勸。欲其奉職守法也得乎。臣請著爲定例。嗣後土官應襲者。年十三歲以上。令赴儒學習禮。卽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有志上進者。准就郡邑一體應試。俾得觀光上國。以鼓舞於功名之途。古帝舜敷文德。以格有苗。由此志也。其土官於歲終開列所行事實。申報督撫。察核具題。不肖者降革有差。賢者增其秩。或賜之袍服。以示優異。使知以 朝命爲榮辱。自不以私心爲向背。又其一也。兩迤土司之中。昔爲沙普併吞。繼爲吳逆殄滅者。變亂之後。其枝裔各回故土。土人俱戀戀以主事之。歷有年矣。今使付之有司。編入里甲。則漢夷雜處。必有隱憂。若以歸附隣近土司。無論必不相安。尤恐所附者益強大而難治。臣請稽其宗派。取其鄰司保結。果無虛冒。准其一體報部。照襲原職。按其原管之地。責令供辦糧差。斯安置得宜。葛籐自斷。興滅繼絕。固曠世之殊恩。亦衆建而少其力之意也。此又其一也。總之今日之土司。非猶夫承平

日久之士司臣熟察情形。悉心籌畫。所當大爲防閑。曲爲調劑者。又如此。皇上明鑒萬里。如果以臣言爲不謬。伏冀按臣所請。特頒天語飭行。斯遐荒之觀聽一新。而夷俗之身心交戢矣。

論邊省苗蠻事宜書

藍鼎元

楚蜀滇黔兩粵之間。土民雜處。曰苗曰獠曰狃。皆苗蠻之種類也。其深藏山谷。不籍有司者。爲生苗。附近郡邑。輸納丁糧者。爲熟苗。熟苗與良民無異。但性頑嗜殺。或與漢民有睚眦。輒乘夜率衆環其屋。焚而屠之。白晝出鄉井五里。則惴惴憂其不還。是以亦畏漢民。而尤懼官長。此可以教化施恩。法令馴服者也。但土民之頑順。惟視土司。土司多冥頑不法。坐縱其行兇殺奪。而固以爲利。即使事跡敗露。大吏督責。無參罰處分之加乎其身。是以無所忌憚。而敢於無所不爲也。苗民受土司荼毒。更極可憐。無官民之禮。而有萬世奴僕之勢。子女財帛。總非本人所自有。愚聞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民歲諭土酋。較漢民丁糧加多十倍。土司一日爲子娶婦。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姻。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縛而殺之。其被殺者之族。尙當斂銀以奉土司。六十兩四十兩不等。最下亦二十四兩。名曰玷刀銀。種種陵削。無可告訴。聞昔年有闔村離散。呈請地方大吏。改土籍歸流。官管轄。遂有更生之慶。曾未幾時。而土司輦賂關說。又復改還。土屬丁壯。舉家屠戮。妻子沒賣爲奴。其他土部。亦不啻聲飲泣。忍受摧殘。然其望見天日。願如漢民沾被。皇恩則千萬人心。一心四五省如一轍也。愚以爲苗獠獠黎均屬朝廷赤子。當與漢民一例軫恤教化。惟在地方大小吏加意綏輯。使知孝弟禮讓。奉公守法。自然不敢行兇殺奪。倘土司暴虐太甚。或其民有行兇殺奪。俱將該土司照漢官事例參罰處分。第漢官有罰俸降級革職。而土司無俸可罰。無級可降。革職則子孫承襲。仍舊爲太

土司得以暴虐其民。愚以爲惟有削土之一法。可令土司畏懼。請題定削土則例。照所犯重輕。削奪村落里數。以當罰俸降級。所犯重大至革職者。相其遠近。強弱可以改土爲流。即將土地人民歸州縣官管轄。勿許承襲。併土民有不甘受土司毒虐。願呈改土籍爲漢民者。亦順民情。改歸州縣。其深山窮谷。流官威法所不及之處。則將所削之土。分立本人子弟爲衆土司。使其地小勢分。事權不一。而不能爲害。將來教化日深。皆可漸爲漢民。至山中生苗。責成附近土司招徠嚮化。一體恩撫。如此數年之間。生苗可化爲熟苗。熟苗可化爲良善。不特五六省地方享甯靜和平之福。而自唐虞以來。僅傳七旬。舞干一格者。至我皇上而悉爲衣冠禮義戶口貢賦之區。此日之堯舜。賢於唐虞遠矣。

改土歸流疏 雍正四年

鄂爾泰

爲翦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賦。以靖地方事。竊以苗獠逞兇。皆由土司土司肆虐。並無官法。特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殺相劫之計。漢民被其摧殘。夷人受其荼毒。此邊疆大害。必當翦除者也。臣受恩深重。職任封疆。日夜籌思。若不盡改土歸流。將富強橫暴者。漸次擒拏。懦弱昏庸者。漸次改置。縱使田賦兵刑盡心料理。大端終無頭緒。稍有瞻顧。必不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不敢與不能之心。必致負君父而累官民。故以臣愚昧。統計滇黔。必以此爲第一要務。然改歸之法。計擒爲上策。兵剿爲下策。令自投獻爲上策。勒令投獻爲下策。前鎮沅土府刀瀚。霑益土州安於蕃。經臣拏禁題參後。隨分委幹員。將各田畝戶口銀穀數目。逐細清查。緣土州安於蕃地土更廣。私莊尤多。清冊尙未造報。現據遊擊楊國華。威遠同知劉洪度。造報鎮沅土府。每歲額徵米一百石。今每歲應納米一千二百一十二石零。每歲額徵銀三十六兩。今每歲應納銀二千三百四十

八兩零。是其徵之私橐者。不啻百數十倍。而輸之倉庫者。十不及一二。百不及二三。由此類推。又何可勝計。再查附近鎮沅之者。樂甸地方。與元江新平景東接壤。四面皆隣漢土。一線緊逼哀牢。素爲野賊出沒門戶。其江形山勢。尤爲險阻。且當按版各井。馱鹽要道。原係世襲土長官司管轄。該長官司刀聯斗。昏庸乖戾。受漢姦把目主使。爲害地方。民夷怨恨。若不一併改流。終難善後。臣就告發各件。卽委楊國華同劉洪度。止帶兵一百名。徑至者樂甸質審案擬。相機行事。而刀聯斗自知罪無可逃。隨卽出迎。投獻印信號紙。但求免死。情願歸流。據此情狀。猶有可原。除俟臣題參改土歸流外。仰懇 聖恩。但收其田賦。稽其戶口。仍量予養贍。授以職銜。冠帶終身。以示鼓勵。則強不如安。於蕃刀瀚。勢不如刀聯斗者。皆將遵法輸誠。不煩威力。而邊地糧餉。亦不無小補矣。至於黔省土司。與滇省異。一切兇頑。半出寨目。因地制宜。更須別有調度。臣已面與新提臣楊天縱。詳細密商。并將各要件。逐一開單。交付查訪。以便會辦。務期兩省邊方。永遠甯謐。仰副 聖懷。而心長力短。時切惶悚。伏乞 聖主訓示遵行。

雲貴事宜疏 雍正四年

鄂爾泰

奉 硃批。以兩江需人整理。雲貴一切事宜。俟料理有頭緒時。可舉一自代之人。卽往兩江效力。欽此。臣伏讀之下。感極愧生。念臣身荷 殊恩。至矣盡矣。心實無已。行多不逮。業業兢兢。時恐隕越。上蒼照察。臣實不敢自欺。至兩江重任。原非臣愚能勝。然誓欲酬 恩。難易非所計。亦何敢固辭。但雲貴極邊。關係緊要。一切事宜。尙未有頭緒。臣卽竭蹶料理。亦必須時日。茲蒙 聖諭。不敢不盡言之一。夷情之無制也。查雲南土官。多半強豪。所屬苗衆。悉聽其指使。殘暴橫肆。無所不爲。其土官懦弱者。兇惡把目。爲害尤甚。不但目無府州。亦

並心無督撫。及至事大經官。或欲申理。夷等暗行賄賂。捏詳結案。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而刁抗不法。任拘不到者。又復無可奈何。隱忍了事。貴州土司單弱。不能管轄。故苗患更大。平日燒殺劫擄。拏白放黑。以爲生計。有徑至城汛。網人子女。勒令取贖者。地方文武。亦視爲故常。隱忍了事。至於或經控告。兇犯百無一獲。而原告原報。并干證人等。反拖累至死。舊案俱在。臣深恥之。若不及此清理。約定規程。即使拏幾土官。殺幾苗首。亦不過急則治其標。本病未除。恐終難甯帖。一軍伍之不振也。雲南兵丁。不減內地。卽貴州兵弱。亦猶勝江南。奈武員因循成習。惟事逢迎。羣聚省城。鑽營朋比。有累陞至副參。而未一到營者。營伍何賴。臣受事後。首經嚴示通飭。非奉文調。不許赴省。今此風已熄。而盛甲帳房。鑼鍋斧概等項。大半不備。卽火鎗弓刀。操練必需者。亦多殘缺。至於空糧夥糧。種種名色。倒馬朋馬。種種勒侵。相沿已久。視爲常例。卽有努力自愛之員。亦未免避嫌從衆。雖經臣確訪嚴飭。寬其既往。勉其將來。業據各屬陸續稟報。軍器俱現修整。糧馬俱現頂補。然猶未敢深信。臣自滇赴黔。已經由各鎮逐加整飭。仍擬明歲親歷雲南各標協營。查勘軍裝。考驗兵馬。則旣可以知營伍虛實。以便經營。又可以知地方形勢。以資調度。庶胥有定見。而事免欺朦矣。一地利之未盡也。雲貴兩省。雖地少山多。然水旱均平。荒年甚少。且礦廠鹽井。出產頗多。何至不如江南一府。計每年協餉。共需數十萬兩。爲百年計。竊有隱憂。臣查雲南鹽課。實李衛之功。雖尙有疏漏。實力有不能。銀銅各廠。每至缺額。仍須羨餘抵補。臣料斷不至此。貴州亦有礦廠。兼多砂鉛。欲私開則明有官禁。欲官開又難於私侵。因循苟且。大半中止。至於鹽井。共得數處。現煎試一井。已有微效。託賴聖仁。山效其靈。地呈其寶。或可以得濟民食也。雲貴荒地甚多。議者謂宜開墾。不知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不禁其開墾。而不來開墾者。緣荒地多近苗界。實慮苗衆之搶割。若果土

司遵法。夷人畏伏。將不招而來者自衆。故臣必以制苗爲先務。而尤以練兵治苗爲急務。諸事不妨遲。但心不可懈。不可促迫爲之。臣當時凜

慈訓。一水陸之不講也。雲貴遠居天末。必須商賈流通。庶地方漸有生色。

今水路不通。陸路甚險。往來貿易者。非肩負卽馬載。費本旣多。獲息甚微。以致裹足不前。諸物艱貴。臣查湖南水路直達貴州鎮遠府。由鎮遠而施秉。由施秉抵黃平州界。雖中有阻礙。臣今現已開通。黃平州地方雖山高水陡。不能行舟。然不過一二站。若由重安江溯源而上。漸次開濬。亦原有河路。自貴陽而南。水路難通。然開平旱路。便可行車。猶人力所能爲。況雲南金沙江。原通蜀粵。東川府牛欄江。直通四川。貴州永甯州黎平府。可通川楚。疏決導引。縱一時難措。而日積月累。未始不可以小濟。臣自數月來。通飭細查。巖壑大概。雖自度才力。知必不能然。必欲經始。以待將來。卽遲至十年二十年。但能成事實。雲貴永遠之利也。以上四條。撮舉大要。節目繁多。不敢瑣瀆。臣不自揣。思欲鏤肝剖膽。略定規模。使後來勝臣者。可以推廣。卽不及臣者。亦可以依循。斯臣力旣竭。臣心稍慰。仰懇

聖恩。兩江另

簡賢才。畱臣三五年。俾得詳籌緩理。庶幾可有頭緒。可代之人。

臣現無所知。亦不敢妄舉。敬當畱心。至於楊名時。誠實端正。內外如一。撫綏之任有餘。但營務軍機。不能料理。且年近七旬。漸多遺忘。覺察防範處。亦微少精明。若與臣同事。可以共濟。緣伊固虛心。臣能直告也。據臣愚見。內任實堪大用。外任或難總理。常德壽存心甚好。人亦明晰。小省巡撫。可以勝任。但識見尙未通達。猶少果斷。臣受

恩深重。萬難報稱。若稍存顧忌。卽是背負。稍有徇隱。卽同欺罔。謹據實直陳。

分別流土考成疏 雍正四年

鄂爾泰

竊惟流土之分。原以地屬邊徼。入版圖未久。蠻烟瘴霧。窮嶺絕壑之區。人跡罕到。官斯地者。其於猥俗苗情。實

難調習。故令土官爲之鈴制。以流官爲之彈壓。開端創始。勢不得不然。今自有明以來。已數百年。中外一體。流土同官。既有職銜。甯無考察。乃仍以夷待夷。遂致以盜治盜。徒令挾土司之勢。以殘虐羣苗。隨復逞羣苗之兇。以荼毒百姓。橫徵苛斂。貢之朝廷者。百不一二。而燒殺劫擄。擾我生民者。十常八九。必須控制有方。約束有法。使其燒殺劫擄之技。無能施爲。而後軍民相得以安。伏讀聖諭。以流官有設立吏目者。職分卑微。無印信可行。無書役可遣。土司意中。倘有輕忽之念。則未必肯遵其約束。今可否酌土司之大小。將微員如何改設。重其職守。使流土相適。地方各安。該督撫會同密議具奏。大哉王言。所以爲邊方計者。無微不燭。無遠弗照矣。臣竊念流官固宜重其職守。土司尤宜嚴其考成。土司之考成不嚴。則命盜之案。卷日積。大凡殺人劫財。皆係苗課。雖一經報聞。隨即緝捕。而潛匿寨中。已莫可窺探。故無論吏目等微員。任呼不應。即使府州關移。臬司牌票。亦置若罔聞。十無一解。非知情故縱。卽受賄隱藏。其在流官束手無策。大吏深難其事。不敢咨題。多從外結。其實得外結者。亦復無幾。故劫殺愈多。盜賊益盛。擄人男女。掠人財物。苗人無追賊抵命之憂。土司無降級革職之罪。有利無害。何斬不爲。此土司之考成。不可不嚴。所當與文武流官劃一定例者也。據臣愚見。事各有專責。應分爲三途。盜由苗寨。專責土司。盜起內地。責在文員。盜自外來。責在武職。責在土司者。末減流官。責在文員者。末減武職。責在武職者。亦末減文員。參罰雖俱不免。輕重各有攸分。盜由苗寨者。是平時不行鈴束。而臨事又不行防閑。此土司之罪也。盜起內地者。是鄉保不能稽查。而捕快又不能緝獲。此文員之罪也。盜自外來者。是塘汛不能盤詰。而兵丁又不能救援。此武職之罪也。以此三者分別議罪。土司無辭。流官亦服。然所以清盜之源者。莫善於保甲之法。臣屢與督臣楊名時。撫臣何世璽。熟商酌議。擬立規條。行之兩省。及閩。郎鈔。

知荷蒙

聖恩著九卿詳議具奏臣等伏候奉

旨部行到日當卽頒行一體遵奉按保甲之法舊以十

戶爲率雲貴土苗雜處戶多畸零保甲不行多主此議不知除生苗外無論民夷凡自三戶起皆可編爲一甲其不及三戶者令遷附近地方毋許獨住則逐村清理逐戶稽查責在鄉保甲長一遇有事罰先及之一家被盜一村干連鄉保甲長不能覺察左隣右舍不能救護各皆酌擬無所逃罪此法一行則盜賊來時合村百姓鳴鑼響應互相守望互相救護卽有兇狠之盜不可敵當而看其來踪尾其去路盡力尋緝亦無所逃至於保甲之外最重者莫如嚴責捕快與汛兵蓋內地之盜捕快多有知情外來之盜塘兵且爲通氣平時緝盜之捕快皆宜分定鄉村某方失盜罪在某捕快而捕快之中亦有姦良不一能否不齊又須每十人立一快頭如緝盜不獲者捕快與快頭一同治罪大抵盜情未有能欺捕快者其塘兵之設原以晝則盤詰夜則巡防伊等平日毫無所事每晝則看牌賭錢夜則飲酒酣睡甚或乘空偷竊出人不意種種非爲又或夥衆結強唆使劫掠陽防陰助其惡不可勝言必須嚴加號令定爲成法使不得不畱心盡力盤詰稽查則盜賊旣弭而兵丁亦皆可用矣

正疆界定流土疏 雍正六年

鄂爾泰

臣查何世堪摺內一爲正軍田之疆界一爲定苗民之管轄就黔而論均屬可行但其中有當斟酌變通者有應分別緩急者請敬陳大略據稱田土疆界一事臣查漢夷地方多有互相攙雜隔涉寫遠者論出土亦不獨軍田論隔屬亦不獨楚省論黔省之內亦不獨鎮遠施秉玉屏清溪大抵鞭長不及互相推諉難於稽查者所在皆是臣自奉就近歸併之諭旨已概行委員分路查勘不論隔省隔府隔州隔縣通令查勘明確就近

改併以歸畫一。庶幾錢糧易於徵輸。姦究無從逃匿。於地方極有裨益。應俟查明詳報到日。臣再加核酌。會疏請旨。至苗民管轄一事。臣查土司改流。原屬正務。但有應改者。有不應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不改者。有必應改而不得不緩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審時度勢。順情得理。庶先無成心。而有濟公事。若不論有無過犯。一概勒令改流。無論不足以服人。兼恐卽無以善後。如果相安。在土原無異於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無異於在土也。何世堪此議。臣當謹慎酌行。自未便具題。請著爲例。總之邊境夷情。非失之姑息。卽失之決裂。非過於畏葸。卽過於張皇。論勦論撫。遂都無是處。現在如黎平都勻鎮遠所屬八萬九股等苗。臣已趁封印閒時。調署臬司張廣泗來滇。將一切機宜。詳細商諭。并行各該屬協營將弁。同心協辦。聽其調度。限以八月內報竣。而施秉縣屬苗案犯。撫臣祖秉圭欲加懲創。動兵進剿。臣已札覆屬令少緩。蓋欲靖黎平。必以都勻爲先。聲欲靖鎮遠。必以黎平爲前導。舉重馭輕。則施秉不勞而自靖。今欲先其小者。恐失要領。反難就緒矣。

招撫生苗以安三省疏 雍正七年

鄂爾泰

竊臣摺奏前事內。荷蒙 硃批。此事目下萬萬不可。事情重大。若清理此事。必四省督撫得人。同心合力。預爲籌畫。萬全一舉。而可就緒。今者邁柱查郎阿。憲德王國棟。皆非能料理此事之人。暫且緩之。再者川陝精銳。多派出口。滇黔官兵。亦當令休息。湖廣民刁兵驕。而從未經事。非其時也。欽此。仰見我 皇上睿謀洪遠。動計萬全。謹當字字凜體。不敢少萌躁妄。伏查楚屬之容美。川屬之酉陽。兩土司實屬頑劣。爲邊境隱憂。然論其目前。尙未竟至狂悖。用兵懲創。不但非時。亦暫可不必。在臣愚見。原欲先事預籌。逐漸化導。俾得備悉情形。熟

知道路。或可以不須兵力。依次就緒。固屬上策。卽或仍須用威。則既有成算。然後相機而動。亦不難布置。是以
僅遣數人。前往招撫。好言勸諭。以覘其動靜。並非敢遽欲清理。以往滋惶惑也。伏查楚粵川黔。苗疆各別。猥蠻
狎獠。苗性半同。狡悍者其常情。反覆者其故智。欲令其相安。感戴實不在法。而在人得人之難。難於任事。善後
之難。尤難於創舉。是無論未撫之生苗。遠隔之隣境。臣不敢謂或能料理。卽丹江古州一帶。已經歸化之苗衆。
雖現在伏帖。臣亦不敢時刻放心。蓋努力易。知機難。解事易。推誠難。撥弄煽惑。罪不止於漢姦。而調停不善。約
束不嚴。卽官弁兵役。皆有以激成事端。亦並非僅苗人之罪也。夫觀摩有漸。緩卽是急。籌畫未周。急反致緩。據
臣愚見。容美西陽二處。似並不須用兵。或先於楚省。密委新授布政使楊永斌。川省密委建昌道劉應鼎。黔省
密委請補新設貴東道之鎮遠府知府方顯。令各承辦各界。並會合商酌開導。不露威嚴。一二年內。或可就緒。
倘彼時有須懲創。則岳鍾琪已經凱旋。總統調度。亦可一舉而定。臣受
恩深重。萬難圖報。事無難易。不計
能不能。惟有竭力盡心。期少安衾影耳。

覆陳土司綏靖疏 雍正二年

李 紱

臣到任後。訪問土司暴斂。心竊恨之。然細求其端。半出於不得已。土司所親切而敬畏者。惟知府若知府廉能。
土司卽不敢爲暴。從前調補南太慶思四府知府時。有需索。土司因而科斂。用一派十。土民不支。因而爲盜。豈
可猶罪土司乎。數十年來。土司足跡不敢至府。畏拘留而需索。近日惟太平知府甘汝來到任後。盡革規禮。土
司至府。親受約束。永不科斂者。十已八九。而新補慶遠知府劉之頊。臣再三勸勉。彼亦盡革規禮。土司至府。願
受約束者。十亦五六。若南甯一府。再蒙
皇上簡補賢員。則舊習未能盡變者。惟思恩府耳。至於冥頑不化。

其中容有一二。或當如提臣所請。稍加懲創。然亦不至於改土爲流之甚。此臣近日料理土司之大槩。約至一年後。似可令盡遵。

聖鑒。然其爲盜。亦由貪吏所迫。不盡由於蓄鎗。但使吏皆廉吏。則盜源漸清。而收其鳥鎗之法。臣曾與副將高世定商酌。凡猺獞仇殺搶奪者。必治其罪。因而收其鳥鎗。彼亦無辭。其餘槩置不問。又特嚴硫磺之禁。彼不得硫磺。卽有鎗無用。庶頑俗可以漸化。而人情亦不至驚擾。又提臣請於霜降後拘捕凶犯。伏讀 御批。謂國家立法。必俟有罪而後加刑。若無罪。此等事萬不可輕動。此誠 皇上愛惜民命。慎重軍機之至意也。但

臣思提臣所謂凶犯。亦正謂有罪而負固拒捕者耳。此事臣亦曾札致提臣。近又咨商督臣。廣西仇殺搶奪積案不清。擬欲擇情重之案。不服拘捕。敢於放鎗恐嚇。兵役抗不到官者。稍撥附近營汛協拏。蓋營汛原有捕盜之責。並非用兵之比。然亦懲一警百而已。非敢遇事輒用。此皆臣近日斟酌輕重。次第舉行之事。據實奏陳。伏乞 睿鑒。

陳粵西治邊疏 雍正六年

廣西布政使郭 銓

竊臣自到任後。凡全省所屬府廳州縣佐貳等官。臣俱一一畱心訪察。緣地方遼闊。屬員因公至省。臣所經見者。僅十有餘員。但據臣所訪察。大約小心謹守者居多。容臣再加細訪。倘有貪婪敗檢之員。訪聞得實。卽當詳報撫臣題參。以彰黜陟。決不敢苟且偏徇。有負我 皇上委任之至意。至於土苗猺獞。其性本自難馴。劫盜仇殺。固時有然。臣查其所謂仇殺者。其先實原有冤抑事件。官府不爲伸理。故遂激其凶悍之氣。相沿成習。若地方官實實以撫綏爲已任。平其曲直。信賞必罰。令其心帖服。則仇殺之風。諒可漸息。其有梗化不改者。而

後嚴擒盡法以警其餘則恩威並著而野性亦知所畏懼矣現在據西隆州西林縣詳稱顏光色岑顛等擄掠村莊聚衆焚殺經提臣咨商撫臣已發官兵前後堵剿不日溪峒肅清苗蠻咸知有國法凡邊徼之民亦無不知
堯天舜日之下斷不使凶徒得以徼倖也再查向來土司之中有敢於恣肆者多由該管知府貪其土物貨賂以故土司有所挾持益致剝取土民肆行不法若地方實有不愛錢之知府潔已奉公時時宣諭朝廷德意則知府於土司原如上官之於寮屬自無正已而不能率屬之理此土司舊來積習臣所訪聞如此者目今泗城府官莊役田及穀價等項臣已委官前往丈量逐一清查再歸順土州經督臣孔毓珣題明苗價銀兩一案臣已飭委田州土司協同思恩府知府按畝查勘如差委官不實心辦理及土司敢有仍前不法者臣卽詳請督撫題參斷不略有徇隱使得姑容於聖明之世也

備述全粵情實疏 康熙二十年

都御史郝浴

皇上坐照萬方雖省有遠近大小總期各就情實以維萬世之安粵省窮荒天下所聞然臣非身到未能懸知其詳今請爲皇上一備陳之湖南沃野而入粵境皆山瘠廣東資海而粵西盡爲所隔其周圍類多兇頑土屬內無所產外無所資其山則純石疊成率與堪輿相背毫無秀潤滋養之宜其水則斗閘逆上仍用馬援舊法全無安瀾易運之便且接連交趾逼近安南苗獠猖獗回旋連絡如蜂窩鼠穴又兼一種土類雜居民落或獐七民三或獐八民二是皆前代惡寇頑悍強立郡縣治以流官漢法實則喜人怒獸如唐臣韓愈所云不可以人理治之者也至於民皆殘寇田多久荒武皆勞苦兵間而難於緝伍文皆外委雜流而難於自立有司舉事則法廢而病民守法則事廢而誤軍又當歲辦而苦歲荒衙役蓬跣官吏草率合而計之未免生氣尙待

蘇息而殘疆急需綏定也。臣察此情實。容次第分佈條理。將我朝四十年來之章程。及皇上萬里懷柔之聖心。一一昭揭。先使稍稍有一規模。而後從事。其全省兵馬錢糧。或應裁省。或應分撥。俱察照此意詳行。臣因是又總論滇黔廣閩數十年內之情形。從前如漢策捐諸此三藩。使自治嗣後如唐法盡擒此跋扈。以還國。又單論廣西用人之事。始則鞭策無籍之人。以署事。而足兵。今惟慎補部選之人。以實授。而安民。是真我皇上百勝萬全之廟籌。而大聖人守定太平之神機也。臣既身到目擊。應備述其全局。從實報聞。伏乞睿鑑。

敬陳調劑粵西戎務四策疏 康熙二十一年

都御史郝浴

粵西自用兵以來。各路宿兵彈壓。類有添設。今滇南已定。節餉裁兵。以蘇息天下。自是廟謨亟算。但粵西爲廣東湖南樞紐。雲貴交南門戶。狼狽獐獠諸蠻。絲牽蔓引。必須一一截制。兵又不可不防。餉又不可不節。至於會計通省錢糧之數。尙不敷兵餉之數。惟清汰馬政足釐無用以資有用。酌防要害。雖似裁兵而實裕兵。臣謹調劑四策。備列情形爲我皇上陳之一虛糜之馬宜汰也。察粵西鳥道猿蹊。馬戰不及步戰。且瘴水雀毒。養馬十斃八九。縱使斃後卽補。奚堪補後又斃。保無馬去糧存之弊乎。且窮兵病馬。雖藥料兼資。難保腸黃立倒。是有馬之名。無馬之實。有馬之費。無馬之用也。宜分別清汰。如撫標提標原設馬二步八。酌裁其半。改爲馬一步九。臣與提臣時加省察。參養分駐重地。以資馴遣。其各城守營原設馬一步九。馬不成羣。亦難突陣。今裁馬全改爲步。其原兵仍食戰糧。此外通省各官原設有自備之馬。仍從其便。只此清汰馬斃。可約省歲須料草乾銀三萬餘兩。亦足以濟本省之兵餉所不足也。一添設之兵宜裁也。當粵西用兵之際。不得已而議添。今

節餉之際。不得已而議裁。查鎮營有照康熙十一年原額。而今不足者不必議增。外有新設之兵。如撫蠻滅寇將軍標兵五千內。除另議挑選一千名。隸臣標統轄外。尙四千名。水師營一千名。懷集營五百名。昭平營二百九十六名。富川營二百九十六名。此皆新設議裁者也。有照康熙十一年經制之外。而今添設亦議裁者。如桂林城守營。原係十一年以前設立額兵五百。而今增添七百。賀縣營原額兵三百九十六名。而今增添一百零四名。此皆於經制外添設議裁者也。查富賀兩縣接壤。今富川營既裁。應將富縣營改爲富賀營。將額兵分防兩縣。但各兵大半他省之人。當解散之時。宜量給以兩箇月餉銀。資其歸農路費。以安其心。庶不致流落嘯聚。抑或容臣與提臣。選其精銳。汰其老弱。以漸消磨。簡其精練。據實造冊報部。只此裁汰冗兵。可約省歲餉數萬。亦足濟本省兵餉之所不足也。一要害之設防。宜酌也。竊見前代韓雍王守仁等。用兵於兩江。藤田之間。動調土漢兵一二十萬。需項無算。當時峽賊率皆獠類。馴至巨魁。其始都緣要害無備。未遏其萌所致。今滇逆已平。冗兵應汰。第兩江之間。地方遼闊。固不能在在設防。然其間有要害之處。如鎮安土府。設有漢官通判知事二員。查該府在土司中。非竈民風。頗異不毛。雖設有鎮安營額兵二百九十名。然汎廣兵單。近則沈紹基韋之煌。襲城殺官。見在用兵撲剿。應改設遊擊一員。領兵五百名。庶資彈壓。又泗城土府。是土司中之巨擘。界連滇黔土屬路下開十字三千名。卽調平樂營官兵。酌量於泗城西隆西林並歸順上下凍等州佈置。亦可以爲鎮安之聲援。又土田州因係安籠門戶。近於各處抽調官兵八百名防守。今當撤兵。仍應酌畱守備一員。仍須調兵防禦。如是。則土司盡有鈐束。至於龍憑趙蠡二營。係控禦安南鎖鑰。每處僅設兵一百九十三名。殊爲單弱。應酌量每處增置三百名。庶可資其捍衛。其梧州一府。居兩廣之中。扼三江之要。設有官兵一千名。應畱五百

名守護策應。應調五百名直抵潯南一帶。設立哨船。汛防河道。此爲全省之襟喉。各府之脈絡。最爲喫緊。且猶
獐蛋賊。往往沿河截劫。調此五百名。使河路清甯。庶幾畱商裕課。以上應設應增。酌計官兵不過二千餘名。又
節於見在經制內抽調。並非額外加添。而土屬永得貼服。邊關總有把握。粵西全局。隱然巨鎮。一撫提之精銳
宜簡也。昔孫延齡叛時。撫臣束手。皆因撫標兵裁空。拳禦寇。查撫標之裁。當日應每省設立總督。今各省既無
總督。則撫標之設。斷難議減。且西粵情形。已經臣於備述情形疏內奏明。是撫標二標。同爲百粵之樞機。隣省
之控制。不惟居重馭輕。兼可長慮卻顧。粵西通省。除柳慶二府屬有提臣。就近酌量分防外。省城根本重地。其
撫標兵三千名。除周圍接壤州縣。四路佈塘。以疏通聲勢外。其畱守待遣之兵有限。擬將撥勦營應裁之內。精
揀驍健並器甲堅完之兵一千名。卽以副將溫紹賢統隸。臣標以資驅策。俟一二年允成泰山四維之勢。再議
抽減。以安熙恬。今既以援勦標兵一千名。調隸臣標。則於臣標量調數百名。駐防平樂。仍聽臣驅策。則是提標
撫標均係下闕三字綢繆防護。庶幾奠安。此則臣與提臣之職分也。此四策者。汰馬裁兵。所以節餉。設防選銳。所
以固圉。從此以通省地丁鹽庫關稅錢糧還養通省經制官兵。則缺撥無多。可少紓司農之籌畫。而經營預備
或偶助司馬之韜鈴。臣今奉 命撫粵。仰賴 皇上天威睿算。見諸路文武悉報蕩平。但兵形象水。一時
解散實須調劑。臣曉夜思維。顧兵顧餉。酌去酌畱。以休息爲撻伐之本。以防禦爲太平之基。選吏養民。以資無
窮之策。應簡武搜兵。以培有用之精神。是從來君臣綢繆中外。締造無疆之至願也。其未盡事宜。臣陸續務酌
時宜曲處。再奏。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七目錄

兵政十八 變防下

滇中兵備要略

論全滇形勢

滇南通考

入滇陸程考

論滇程

緬事述略

平定緬甸述略

征緬甸事附論

征緬紀聞自序

條陳征緬事宜疏

條陳南征時事上經略傳公

平定兩金川附論

征安南紀略

請靖遐荒疏

孫鵬

劉彬

王思訓

師範

顧祖禹

師範

趙翼

趙翼

王昶

周於禮

黃桂

趙翼

師範

彭肇洙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extremely faded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age and quality of the scan. The tex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 vertical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layouts.]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七

兵政十八 靈防下

善化賀長齡輯

滇中兵備要略

孫鵬

備兵以衛民也。而未雨綢繆。尤在山川要害之地。滇古西南夷。於唐爲南詔。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東南達交桂。西南扼緬甸。環境之勢。十居其七。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豈可一日不備哉。而備之之要。莫若先防外彝。諸關口。滇有附滇而不爲滇有者。西之緬甸。東之交趾。儼然稱國。逼處南壤。而漢夷雜處之郡州縣外。尙有不爲滇有而仍爲滇有者。軍民宣慰使司六。宣撫司四。安撫司一。長官司二十一。編置於騰永景蒙之外。至九千里之遙。顧車里老撾。其東已與臨元接。稍內又有孟艮孟定二府。孟璉元鈕二長官司。皆在元江景東順甯境內。其屬順甯者有三猛。曰猛緬曰猛撒曰猛猛。更與永昌相錯。又有灣甸鎮康二土州。極西則茶山里麻。大抵諸彝環繞。雖皆供賦以額。爲滇藩籬。屈於威德。不敢不臣。然皆據山立寨。假箐爲巢。稍有警動。卽生異心。可不整肅以防乎。攷諸葛武侯侯之南征也。大軍由越嶲。李恢由平夷縣。安道向益州部。隋史萬歲平蠻。帥衆從越嶲進經馬湖。自蜻蛉川過弄棟。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元征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命太弟惠征分三道進。大將兀良合台帥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只烈帥東道兵由白蠻。太弟中道至滿陀城。雷輜重過大渡河。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晏當路從蔥嶺。卽今麗江府。白蠻從四川。今曲靖府。中道從越嶲。今永北廳。考其處則麗江曲靖永北三口皆昔日進兵之地。尤爲緊要防之宜密。而陳用賓以緬數入犯。築八關於騰衝之邊。每四關一守。備戍之。今尙嚴戍否。進交趾古惟廣東廣西二道。元明始自雲南入。雲南道亦有三口。

當何以戍守乎。抑更有說。中甸爲麗江門戶。去西藏萬里。山川險阻。聲息不通。四百餘年無烽煙之患。者正以險阻之路。人莫能測。後因逆藩將中甸割與吐蕃。麗江遂失其門戶。近小醜澤旺跳梁。秦師由巴蜀蕩其前。滇師由中甸抵其後。大兵凱旋以後。中甸至西藏鳥道羊腸。將成康莊之孔道。我可以坦往。彼可以坦來。與三口更有不同者。今中甸旣築城。城中須鎮大將以制西藏也。且滇處金馬碧雞之勝。南北雖隘。東西最長。三標坐鎮於內。九鎮五協。犄角於外。官軍至五萬三千五百九十名之多。有警則各土酋之兵皆可調用。然吾聞唐府兵之制。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宋有廂兵。卽有鄉兵。廂兵者。諸郡之鎮兵也。鄉兵者。土民團練之兵也。如河東陝西有弓箭手。麟州有義勇之類是也。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建籌邊樓。率戶三百取一人。使習兵焉。緩則治農。急則荷戈。時人謂之雄邊子弟。仲威南詔。滇至今有兵快之目。有民壯之名。有守城軍之制。而事已廢弛。請於正軍之外。郡州縣之內。鳩集鄉閭之勇者。蠲其徭租。給以弓刀。令管轄佐貳官督帥。於農暇團練。以備有事。驅用則民間旣無游閒流爲盜賊之人。而國家亦得收精兵之用。則鄉兵豈不與正軍相表裏哉。且兵之所恃在器。而器之所用貴精。晁錯曰。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滇產金銀銅鐵鉛硝黃之物。不必取給於他省。而軍器卒不備。備亦不能精。其故何也。一則制具日久。豈無缺壞。未見遣官造補。一則滇匠原拙。所造不精。宜查滇省見儲軍器。計軍分給。而藏其餘者於官若干。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不窮。所給者或壞。則計年告換。所藏者或損。則挨年漸修。又於每歲軍局所造。必揀選良工。如昔人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之類。減其數而責其精。有不堪用。則罪其主者。如是則軍器皆精而可用也。軍器旣備。則戰陣之法。不可不熟習。於平日論兵於滇。

與論兵於他省不同。高山險巖無百里之平川。卽諸蠻夷之所恃者。亦以山林川澤。寄倚草伏木之威。其外來者無論也。山深道險。馬不能並列。人不能連肩。恐敵人伏兵險路。或扼我前。或衝我中。或繼我後。雖有哨兵探馬。一時搜索不到。敵出不意。或哨兵探馬。誤闖入敵人伏兵之中。爲其所陷。不及報我。我冒然而進。與敵相遇。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當此險要之區。首尾難援。百步之間。前後莫救。豈容不先爲之防。惟用連珠倒捲之法。敵來攻我。中則兩山出兵夾攻之。彼攻在左之營。則右營復如噴珠而出。又連布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則敵人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矣。設繼我後。則以退而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回。敵亦難以邀截。倘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必先留兵把守。切忌輕進。使無歸路。攷古證今。谷戰行營。斷無有過於此者。夫服蠻夷之心。不能以不戰而服也。請卽以武侯之南征爲戰守之師可也。

論全滇形勢

劉彬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後世志疆域之始也。疆域之形勢。雖輕重不同。必各有扼塞險要。爲有國者所宜留意也。以天下論。則天下居其全。一省居其偏。以一省論。則一省居其全。一隅居其偏。必周知各省之形勢。而後可以論天下之形勢。必周知各隅之形勢。而後可以論一省之形勢。故居中馭外。乃統一之宏規。而守隘據險。實控制之要略。滇南越在邊荒。其視天下。非有關中四塞之扼要也。非有蠶叢劍閣之崎嶇也。非有沃野千里之富饒也。祇以山高箐密。路遠林深。諸夷人所窟穴而盤踞者。或雜處于內地。或環遶于沿邊。無事則闢草而耕。疇非樂土。有事則依山爲勢。卽是鴻溝。滇中形勢。較他省獨異。所以論滇中疆域。亦當較他省各殊。使措置失宜。將所藉以爲固者。或非其所必爭。所據以爲守者。或非其所當出。吾嘗浪遊兩迤。流覽山川。有以知其疆域。

之夷險輕重焉。內而昆明爲省會之區。巨浸則昆池浩淼。危峯則太華嵯峨。沃野平鋪。羣山四拱。堅城深池。雄踞中央。信哉南服一大都會也。外則平彝者滇之門戶。曲靖者遙應黔蜀。近控猺夷。樞紐之地也。由武定以達建昌。由霑益以至畢節。皆通蜀之道也。東川昭通。雖已設流。然地廣山深。夷種甚夥。不可不有以預防之。尋甸是其隘也。魯魁雖已甯靖。然地甚寬。山更險。彼可以來。我不可以往。夷人剽悍。每以劫掠漢人爲其生計。自景東以及楚雄之妥甸。與易門習義新平。臨安元江諸處。沿邊千餘里。在在皆其出沒之所。雖臨安有鎮。元江有協。新寧妥甸景東皆有營。易門塔隴界牌皆有汛。然禦之最難。備之宜謹。不能保其不竊發也。元江普洱孤懸夷境。廣南接壤西粵。距昆明尤遠。而中道聲援遼濶。其繫于滇也。猶滇之繫于中國。可以不有。而不可不有也。蒙自開化。俱係通交之道。而開化僻在東南。與元江廣南遙相聯絡。地接彌金日南之界。一鎮以彈壓之。何可少也。此迤東之大概也。迤西則蒼山洱水。據其上游。大理者。西連永順。南接蒙景。北帶鶴麗。永北東俯楚雄。爲昆明之應。固滇西雄鎮。以提標駐之。宜也。其跨於北者。則麗江達於中甸。乃烏斯藏之衝。前阻金沙。後依鶴慶。然其要在江而不在鶴也。劍川亦中甸之別徑。所以爲禦猺之防。實以爲麗江之翼也。雲龍羊腸一線在萬山中。左望劍川。右顧永平。不但鹽井之利。亦藩籬之助也。其僻於東北者。姚安永北。連壤川南。永北則獨居江外。路通建昌。逼近吐蕃。尤偏而且要也。其峙於西南者。永昌遠隔蘭津。峻嶺崇山。獨處極邊之末。然地土肥饒。城池堅壯。內而屏障九郡。外而鎖鑰諸夷。西南重鎮。無以踰此。騰越又距其西。兩江內阻。八關羣列。近控三宣。遠駕六慰。一府一州。自相連接。而緬甸車里孟連耿馬之屬。胥于此有維繫之勢。則又最遠而最要之地也。滇南

面臨滇。滇爲中國之犄角。永騰亦滇之犄角也。至若順甯最爾之區。似無煩于籌措。然界在沿邊。往者莽賊入寇。劑孕婦爲卜。得女則由順甯而入。是可鑒也。此迤西之大概也。他若楚雄乃滇西之莊遠。廣西亦苴蘭之羽翼。其餘坦易。無係安危。滇之形勢在于此。所以制滇者亦在于此。而余更有進者。從來有一定之形。無一定之制。時不同。則制變。有一定之制。無一定之功。人各異。則功殊。嘗攷滇之先有錢能。楊榮諸閣之繼肆。則流毒蒼生。幾開邊釁。有賽典赤父子。及張立道諸公之賢良。則民受其福。國賴以安。他如鮮李之喪師辱國。劉深之啟禍窮兵。張繼孟笑談殲逆。坐收不戰之功。劉安世黷貨媚奸。遂致諸夷之叛。清介如楊竦。鄭純。張翕。王阜。梁毗之輩。何民之不克化。勇略如傅友德。沐英。藍玉。蔣貴。方政。劉鋹。鄧子龍之流。何亂之不可戡。無草草之招徠。則南詔未必歸唐。無太弟之專征。則段氏奚能平定。是皆滇中往事。彰彰可考者。至於彝人之禍。處處有之。雖係荒僻之區。而無處非受兵之所。良由近處肘腋。無事則易狎。易玩。有事則最便最近。考明史土司傳。諸夷叛亂。或是外來。或是內發。率皆變起倉猝。遂致蔓延。小則一州一縣。大則一郡數郡。塗炭生民。蹂躪疆宇。焚殺屠掠。靡所不至。受禍之慘。不可勝道。此豈形勢所得而遏之者哉。約而言之。全滇之境。東向黔陽。西通甸緬。南達兩粵。交趾。北距西蜀。吐番。山盡連延。鮮終朝之坦道。水多谿峽。無百里之方舟。歷代以來。紛更相續。莊蹻開基。就苴蘭而建國。蒙段竊據。憑蒼洱以爲都。當其荆榛未翦。原屬偏荒。輦路之區。及今郡縣久開。漸躋文物。冠裳之盛。乃有陸梁狡帥。跋扈強藩。往往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攘以叢奸。因之鼓亂。然而諸葛揚旌。雍闓授首。穎川仗鉞。爾密沈淵。始肆梗頑。終歸覆滅。曩者吳逆稱戈。敗不旋踵。此其近事。尤可鑑者。形勢又安足恃哉。善治滇者。亦惟在文武守令將弁。慎擇其人。當承平之日。能潛消默化于未事之先。而後形勢者斯可藉以爲固。故得其

人則衆志可以成城。非其人則天塹投鞭可渡。函谷九泥可封。自古皆然也。天下皆然也。況於滇中哉。

滇南通考

王思訓

滇南形勢。左繞金沙。右界瀾路。重關複嶺。鳥道羊腸。而雲南一府。山盤水曲。較諸郡稍平衍。實足以控馭兩迤。東以曲靖爲門戶。西以楚雄爲屏翰。激江衛其南。武定障其北。大理居迤西之中。與雲南相策應。至元臨開化。接壤交趾。永順外臨緬甸。鶴永近連吐蕃。此數郡者。實資鎖鑰。而雲南大理永昌。尤號沃野。此形勢之大略也。昔人謂雲南有三要害。東南界交趾。老撾諸夷。以元臨爲鎖鑰。西南緬甸諸夷。以永順騰越爲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甯北勝爲扼塞。此三要也。門戶有四。一曰古路。自邛雅建昌渡金沙。入姚安白崖。卽古路也。又有東路西路間路。此四路也。西以永昌爲關。以麗川爲蔽。北以鶴慶爲關。以麗江爲蔽。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東以曲靖爲關。以霑益爲蔽。此四關之說也。觀此可以知雲南矣。至於地脉山川。尤可殫述焉。山原始於西藏。枯爾坤。兩江夾持。至於老君山。穹窿鬱律。爲通省衆山之祖。又爲定西嶺。爲碧藏山。又東北爲岷岫山。及至霑曲。遂由黔入粵。入楚入閩。以及浙江諸省。其水則以金沙江爲北界。此水原出吐蕃達賴喇嘛東北牛吼山下。東南流入喀木地。經麗鶴永北武定東川入四川界。合於岷江。其入之者。則有打冲河。卽諸葛所渡之瀘水也。又有龍川江。普渡發源於滇池。周三百餘里。源廣流狹。有似倒流。滇之名始此。或又謂其迴環倒流。故曰滇水。之南匯者。則有瀾滄江。有二源。俱出吐蕃喀木地。會於又木多之南。經麗江舊蘭州。過雲龍。經永順。黑惠江入焉。歷鎮沅。普洱。爲九龍江。入於車里。正西之大水。則有潞江。源出吐蕃哈拉臘兒。入怒夷爲怒江。入雲南保山大唐隘。經雲龍。過永昌。入緬甸。卽禹貢之黑水也。按黑水有三。而諸說紛紛。水經注謂出張掖雞山。此雍州之

水與梁州絕不相涉。漢書地理志。唐樊綽。皆以麗江爲黑水。薛季宣又以瀘水爲黑水。引酈道元之說以証之。但與入於南海之說俱未合。宋程大昌以瀾滄爲黑水。明季李元陽因之。山海經注亦然。但皆未身經其地。不過約指其爲某水某水耳。惟我聖祖仁皇帝山川考。論釋三危之義。以潞江爲黑水。而後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有合於禹貢焉。正東之大水惟八達河。經粵西入於右江。而禮社一江發源趙州。至蒙化。歷楚雄元江。入於交趾。斜界滇中。此東西兩迤之所由名也。如大理之葉榆水。卽古西洱河也。又滇之極西有龍川江。檳榔江。俱入於緬。明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諸酋震恐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卽此也。此地脈山川之大略也。

入滇陸程考

師範

郡國未有以旅途記者。滇在天末。東有黔中諸夷間之。北有蜀之裔土。南有粵之羈縻屬縣間之。道途通塞。命脈係焉。昔楚莊躋沔沔水。略地至滇池。其轉戰逐北。經歷之地。未有紀也。秦常頰通五尺道。漢唐蒙治夜郎道。司馬相如治靈關道。其所鑿山刻木之地。未有紀也。劉向之擊棟蠶。孔明之擊雍闓。皆渡瀘水。李雄僭蜀。遣李釗攻甯州。刺史王遜進軍。由小會。隋史萬歲之討爨。自蜻蛉川經大小勃弄。元世祖之伐大理。自忒刺分三路。或由宴當。或由白蠻。或由滿陀城。而其師行所過。止宿警蹕。未有紀也。公孫述時。句町大姓保境爲漢。遣使自番禺江奉貢。而其間道所趨。閱歷何所。未有紀也。惟唐志載貞元十年。遣祠部郎中袁滋與內給事劉貞諒使南詔。自戎州開邊縣。由曲州石門鎮。鄧枕山。馬鞍渡。蒙襲山。諭官州。簿睦州。界江山。荆溪谷。激漾池。湯麻。賴柘。東城。安甯。井曲。水石鼓。佉龍。至羊苴咩城。貞元十四年。遣內侍劉希昂使南詔。自嵩州清溪關。由大定。達仕

二城西南經箐口永安木瓜嶺臺登城蘇祁縣羌浪驛蓬嶺會川河子鎮渡瀘水至姚州。又載安南經交趾太平峯州南思恩樓縣忠城多利州朱貴州浮動山天井山。山上夾道皆天井。間不容跬者三十里。又經湯泉州祿索州龍武州皆蠻蠻安南境。又歷儻遲頓入平城洞澡水。至曲江劍南地。然其山川之險易。物情之變幻。未有紀也。迨明初通滇爲列藩。其入覲之路。置傳設驛。馬曰東路。閒道走蜀者曰西路。其後安氏衡決。烏訥吹聲。東西道斷。因北走金沙大渡曰建越路。建越多夷患。復不能以時開通。又南間道。粵西自廣南達南甯。其分岐而合於廣南者。通曰廣南路。廣南在滇之南。折而東北。始達南甯。其道迂。又有由東直走羅平安籠以達田州者。曰羅平路。一一撮其亭徼焉。覈其遠近險夷。考其人情焉。東路繇黔以達於沅州。始爲楚郡。故止於沅州。志晉定興隆路。并志黔。志黔亦以志滇也。黔之腹心。滇之咽喉也。志清浪晃州路。并志楚。志楚亦以志滇也。楚之邊徼。滇之唇齒也。西路由黔西以達納谿建越路。由會川以達榮經。始爲蜀邑。故止於納谿榮經。志烏撒建越路。并志蜀。志蜀亦以志滇也。蜀之藩籬。滇之門戶也。廣南羅平至於南甯。始爲粵郡。故止於南甯。志歸順田州路。并志粵。志粵亦以志滇也。粵之窮荒。滇之扼塞也。諸路皆由陸。惟金沙有水道而未通。其詳載之別帙。山川書其歷。不書其望。艱難險阻。迂怪謠俗。咸書以補他志所不及云。

論滇程方輿紀要

顧祖禹

雲南與貴州四川接壤。今行旅所經。有東西兩路。而皆以曲靖爲孔道。從辰沅經貴州。出威清平壩。晉定安南。越普安州入雲南界。遵平夷而達曲靖者。此東路也。從巴夔經瀘州。出永甯赤水畢節。過昭通。踰七星關。入雲南界。遵舊益而達曲靖者。此西路也。志云雲南之門戶有四。曰古路。曰西路。曰東路。曰閒路。自邛雅建昌會川。

涉金沙江入姚安白匡者古路也。秦常頽畧五尺道。至蜀諸葛武侯始大闢之。謂之西道。亦曰石門道。唐書韋
皋傳。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所開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今四川敘州府道遂閉。至是蠻經北谷。近吐蕃。皋復
治之。由黎州出邛部。置青溪關。遣幕府崔佐時從此通南詔。又蜀王建時。由此繫雲南。俘斬數萬。自宋以後。此
道又閉。元季始置郵傳于此。東路則肇自莊躋。而立驛則自明初始。若由重慶綦江七驛至遵義。又六驛至貴
州。所謂間道也。諸葛武侯遺李恢關索分道南征。又馬忠撫定牂牁。皆由此。此四路者。主黔蜀而言也。若從廣
南而入雲南。有二道。皆會于宜良。萬歷三十二年。普洱驛丞李仲登請開廣西路。以便雲南其略曰。雲南富州
所過富州計程不過五日。往時有石城驛。回部驛。維摩驛。河母驛。今皆荒廢。欲開陸路。則從宜良路南。彌勒維摩至下江。從
彰陽達計程八日。至泗城。州過田州。約二十日。中間平川坦道。傍三岔江入京師。不過七十四站。水陸通計較
近二十餘站。惟普鮓蠻埂馬科古彰夜得板羊河。從安南入雲南。亦有二道。皆會于蒙自。永樂中。平安南分軍
澤等村設驛站。四土壤饒沃。道路易通。後不果。從安南入雲南。亦有二道。皆會于蒙自。永樂中。平安南分軍
氏曰。蒙自縣經蓮花灘入交州。循姚江左岸者。皆山險崎嶇。此間道也。其餘蹊徑歧途。不可更僕數矣。楊氏曰。昔諸
自蒙自縣河陽隘入交州。循姚江左岸者。皆山險崎嶇。此間道也。其餘蹊徑歧途。不可更僕數矣。楊氏曰。昔諸
葛武侯入南中。分軍一出牂牁。今四川西南皆牂牁地一向益州。今南甯之南皆而躬率步騎渡瀘入越巂。今四川建
昌行都司

入姚州境是也。隋史萬歲平南蠻。自是有事南中者。未嘗不師武侯之成法也。唐天寶九年。鮮于仲通伐南
越。過馬湖。青蛉。弄棟。而入。即其道也。自是有事南中者。未嘗不師武侯之成法也。唐天寶九年。鮮于仲通伐南
詔。統大軍出南溪路。今四川敘州府分遣越巂軍出會同路。建昌行都司安南軍出步頭路。步頭今
臨安府十三年。李宓伐雲南。亦
分二道。必自蜀入。宓時為劍南廣南節度使。何履光督軍自海道入。又貞元五年。昇牟尋謀歸分遣信使由西
留后侍御史廣南節度使何履光督軍自海道入。又貞元五年。昇牟尋謀歸分遣信使由西
道也。所謂海宋寶祐初。蒙古攻大理。次忒列。在吐番境內分軍一從西道入。麗江府微外一從東道入。姚安或以謂曲
靖路也太弟將勁騎從中道入。從越巂渡金沙江至北勝州。此中道也元至順初。遣徹里帖木兒繫雲南叛者。時雲南諸夷
誤也一自四川進。一由八番進。今貴州也又至正二十四年。明玉珍攻雲南。分兵三路。一由界首入。在敘州府一由建昌入。一

由八番入。洪武十四年。傅友德等帥師討雲南。分軍出四川永甯趣烏撒。而大兵自辰沅出貴州向曲靖。本朝定雲南。平吳逆。亦三道並進。此從來攻取之大勢也。

緬事述略

師範

明初緬甸爲八宣慰使之一。至莽瑞體吞并諸土司而始強。及萬曆十年劉綎鄧子龍大破之。直抵阿瓦。自是賊稍斂。二十三年巡撫陳用賓用暹羅間緬。由是緬復衰。迨至順治十八年莽猛自立。戕永明王君臣。自是不通中國者六十七年。雍正七年與整賣搆兵。求進貢而不果。蓋百十年來中國幾不知有緬甸矣。至乾隆十一年而吳尙賢出。吳尙賢者石屏州民也。家貧走販。抵徼外之葫蘆國。其酋長大山王蜂筑信任之。與開茂隆販販太贏。販例無尊卑。皆以兄弟稱。一人主販。次一人統衆。次一人出兵。時尙賢爲販主。其第三人則黃耀祖也。販既旺。聚衆至數十萬。一有警。則兄弟全出。尙賢身瘦小。然臨陣輒先。鬚雖少。皆擢起。見者無不驚走。販徒多才力。數百舫。可手挽而發之。凡在夷方開販者。互相聯絡。有夷衆憎某販欲攻之。而憚茂隆阻。用重幣假道尙賢。陽許而陰告某販使備之。夷大敗。回過茂隆。截之。無一脫者。所獲不可勝計。衆大歡飲。中酒。尙賢大哭不止。衆驚請故。尙賢曰。吾與衆兄弟忍饑寒開此販。今一旦有此無妄財。懷父母妻子各思歸。我一人能支乎。爲蠻有矣。於是諸人各被酒爲豪舉。盡探懷中所掠者棄之淵。其操縱人皆類此。諸莽賊皆緬也。畏之甚不敢侵。然尙賢爲人陰賊戾深。黃耀祖心不善之。謂此非可久與處也。乃謀自脫。因請假往山獵。尙賢許之。乃以其徒入葫蘆獵。所得禽。時以遺蜂筑。蜂筑不之虞也。一夜遂破其國而有之。尙賢屢招其歸。不荅。先是尙賢之隣有某者。性忠實。曾爲武弁。頗識字。會以事革。不能自存。往省尙賢。尙賢雖豪。然故販徒。不識官府事。某因以

進貢說之。可邀恩得蒞蘆國王。尙賢正無如黃耀祖何。聞若言。卽心動。某因爲稟。介耿馬土司罕世屏獻茂隆。厥抽銀課。時銀之出。不可思議。公私大充。當是時。羣蠻最畏者。茂隆吳尙賢與貴家。宮裏雁貴家者。故永明入緬所遺種也。緬却永明時。諸人分散。駐沙洲。蠻不之逐。謂水至盡漂矣。已而水至。洲不沒。蠻共神之。百餘年生。聚日盛。稱貴家。兵力強。羣蠻畏之。厥力弱。不能支蠻者。丐請卽往。時亦有敏家。大抵貴家之與也。宮裏雁貌偉而怪。滿面皆鬚。每鬪。矢石不能及身。故爲蠻所畏。時與緬酋隙。尙賢伺閒入緬。欲和之。不聽。因搆緬與貴家戰。不勝。乃說其酋莽噠喇以進貢假威重。可陰爲已地。緬乃從所言。十六年進京貢十象并諸物。究不能得蒞蘆。割付快快回。已稟辭大府西行矣。忽追回餓死之。尙賢死而厥徒散。羣蠻自是輕漢人矣。時莽噠喇不道。十七年敏家破阿瓦。走噠喇。入據其城。有甕籍牙者。木梳之頭人也。十八年九月與貴家戰。勝之。遂敗敏家。十九年正月。噠喇爲得楞子所殺。甕籍牙敗。得楞自立於木梳。尋徙阿瓦。以力脅服諸土司。且擊敗波龍厥。走貴家。遂篡緬甸。莽氏絕。二十五年。甕籍牙死。其子孟絡嗣。與各部搆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爲所迫。率其下謀內附。而孟連土司刁派春苛索之。宮裏雁不受。土司約束。會石牛厥周彥青相招。宮裏雁乃置其妻囊占及男婦千餘人於孟連。而自赴厥。宮裏雁旣去。刁派春乃分散其人於各寨。而置囊占及二女於城中。囊占知入牢籠。潛語其人。但望城中火來接應耳。已而派春索其畜產。卽與之。索其次女。卽與之。索其長女。卽與之。乃索囊占。囊占怒。乘夜進其家。手刃三十餘口。遂縱火。其徒見火光盡集。偕撒拉朶等奔孟養。遂歸緬甸。而宮裏雁實不知之也。永昌守楊重毅聞變。欲以宮裏雁爲功。乃佯好逆之。宮裏雁將行。妾卜之。不吉。勸毋往。不聽。因泣而從之。至永昌。至省。不敢輕動也。獄已具。殺之于甕城。妾亦死之。而緬禍自此起矣。滇人每言吳尙賢宮裏雁若在。豈

有邊禍其說雖未必盡然然足以見邊地之情形能保厥者卽防邊也宮裏雁與木邦相依倚既死木邦遂降緬擾邊明年遂犯猛籠殺土目三十年時犯九龍江出入無忌然不過小蠢動而已未至攻塞圍城也而大員舉動張皇輒欲自往以懼禍機三十一年三月總督劉藻至於自殺迨楊應琚至事已靖矣而聽副將趙宏榜之說生事邀功至於新街敗衄邊事無甯日矣三十二年楊應琚逮入都而以承恩公明瑞代九月進兵分兩路明瑞由木邦進額爾登額由老官屯進明年正月明瑞歿以忠勇公經略三十四年經略至於師緬人乞降遂班師按緬酋之先於漢則有雍由調於唐則有雍羌前明則有雍罕於今則有甕籍牙雍甕同音其屢次差投緬文每稱相傳一千七百餘年蓋自漢和帝永元九年戊戌雍由調受金印紫綬以至於今乾隆庚戌凡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也自明莽瑞體開疆蠶食凡隸我邊圉如木邦蠻暮猛拱猛養猛密景線景邁孟艮及大小古喇等部落雖叛服無常無不懾其兵威聽其驅使故知衆建而少其力爲制邊馭夷之要術也緬地近佛郎機西洋貨物聚於漾共閩廣皆通火器皆西洋製法用兵號令精嚴勝則賞甚厚賜名號爲官負則殺無赦於軍前逃回者將其家小全行抄殺故有逃者其家必令之出無敢逃者各頭目無俸隨其貿易以取利漢人亦不任用其地有漢人街則擇漢人爲街長其性多疑犬羊性也所服一人始終不變總兵哈國興自林岡寨角勝爲所畏服故每乞和必求見哈國興得魯蘊尤與之熟蠻性如此論曰予旣紀緬略此外尙有孫文靖公綏緬紀事予曾抄存而失之是舉也一壞于刁孟春楊重穀之貪殺再壞于劉總制楊閣老之張皇三壞于辦理軍糧者之草率明將軍徒提孤軍餉運不繼進退兩難雖額爾登額果能如期終難徑抵阿瓦不得已遂以身殉忠勇公以經略莅事精詳審慎士飽馬騰奈暑月進兵雨阻瘴興有地利而無天時焉然受欵息師邊民

受其賜矣。大抵緬穴于滇之西南。天則炎溽煩蒸。地則水土惡劣。粵爲前門。滇乃後戶。如必盡榛荆而披荆之。粵以舟師。搃其巢。滇以屯練。奪其隘。約十七司。各自爲戰。斯可矣。襲龍顏碑云。緬戎寇場。是緬已見于劉宋。現今緬酋孟隕。奏改阿瓦王名號。薄緬弗居。襲也。孟也。蒙也。音可相通。孟氏其亦蒙之末裔歟。按樊綽雲南城鎮志。如鎮西越禮銀生開南。接吐番界。彌臣達波斯。鄰小婆羅門諸部。必四五譯乃通大理。所恃望苴子。卽騰越之野人。倘撫而用之。實平緬勁旅云。

平定緬甸述略

趙翼

緬甸古朱波地。宋甯宗時始通中國。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責其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嘉靖萬厯間。有莽瑞體者。漸強盛。傳及其子莽應裏。世爲邊患。參將鄧子龍遊擊劉鋹。各率兵五千入平之。而其雄長南徼如故。明初所設邊外三宣六慰諸土司。大抵皆服屬於緬矣。明末永明王竄其國。緬酋陽款而陰拘之。李定國率兵入。欲護王以出。緬酋弗與。定國肆焚劫。緬酋密遣使乞援於我朝。約大兵至。卽俘永明以獻。時吳三桂以親王鎮雲南。偕將軍愛星阿率兵萬餘入。緬酋送永明於軍。時順治十八年也。是時三桂未及爲善後計。邊外木邦猛密大山諸土司。聽其仍爲緬屬。不復能如明初之衆建而分其勢。由是緬甸竟國於西南。乾隆十九年。緬酋莽達喇與得楞錫箔諸夷搆兵。爲所殺。緬國無主。有緬屬木疏土司。襲籍牙起兵。聲言復讐。擊敗得楞諸夷。遂竊據酋位。初在其木疏築城。繼乃徙於故緬酋所居之阿瓦城。凡緬國舊所屬土司。皆降服之。有不服者。輒治兵攻擊。無虛日。貴家者。隨永明入緬之官族也。其子孫淪於緬。自相署曰貴家。據波童廠採銀。向有歲幣輸緬。襲籍牙僭位後。貴家不復輸。襲籍牙擊潰之。貴酋宮裏鴈。猶糾合餘衆以拒。此乾隆二十三年事也。而木邦土

司罕莽底亦不甘爲囊籍牙屬。遂與宮裏鴈合兵。囊籍牙又遣其土目落覺攻破之。罕莽底遁於孟坑。二十五年。囊籍牙死。其子莽紀覺嗣。搆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鴈亦避於孟坑。而我孟連土司刁派春者。素嗜利。聞宮裏鴈之竄於近邊也。遣人招之。宮裏鴈疑未決。而其妻囊占先率衆來附。刁派春勒索其貲財。婦女殆盡。囊占怒。襲殺刁派春而去。宮裏鴈不知也。而永昌守楊重穀誘致之。至則坐以擾邊罪。肆諸市。於是緬酋益無所忌。浸尋而及我耿馬土司矣。耿馬雖我土司。而於緬亦舊有歲幣。至是。莽紀覺遣其目普拉布率兵二千來索。先闌入我孟定。執土司罕大興。使爲鄉導。入耿馬。土司罕國楷邀之於滾龍江。擊斬普拉布。餘賊遁去。二十八年冬。緬賊復至我遮放邊外。揚言來索木邦官。會罕莽底病死。賊乃退。三十年。莽紀覺死。其弟憤駁嗣。卽今緬酋也。三十一年。賊復索幣於我孟連土司。相傳孟連之先。本緬支子。有緬酋所賜象及金刀爲重器。每替襲必封上舊所賜。而更請新者。至是。刁派先嗣。緬酋遣人來索舊物。揚言有衆六千。已至臘戍。又千餘人各帶船釘十枚。將造舟渡滾弄江。訛言流聞。邊民一日數徙。此永昌邊外之擾也。蓋我諸土司之近緬者。往時皆於緬私有年例。自本疏據位號。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與。而本疏方與貴家諸夷相攻。未暇遠問。及貴家木邦爲所并。乃漸及我土司。此起衅之由。倘督撫大吏以此情入奏。上自有裁度。其時普爾邊外雖有匪徒。擾而永昌邊外或不必要用兵也。普洱之役。自乾隆三十年始。車里土司忽有賊百餘突入。爲土目刀銑等敗去。其冬又有賊數千。掠九龍江小猛崙諸處。初不知爲何賊也。督臣劉藻親往勘。亦莫得要領。傳聞孟良土司之族人召散者。糾緬賊爲助。纂據孟良。導賊擾邊。於是遣總兵劉得成。參將劉明智等。分路堵截。而叅將何瓊詔失律。敗歸。三十一年春。劉藻自刎死。大學士楊應琚來滇辦賊。會賊漸退。得以其間平整。欠以土目叭先捧守之。又平

孟良。以土目召岡守之。部署初定。而永昌邊外適有緬賊徵索孟連之事。撫臣常鈞奏請普洱事畢後。當卽辦永昌邊外賊。上是之。於是楊應琚移駐永昌。而僚屬之喜事者。輒爭言緬甸可取狀。楊應琚初弗聽。曰。吾

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復何求。而以貪功開邊釁乎。有副將趙宏榜者。少爲波童廠丁。頗悉緬事。曰。願假某兵數百。可生縛緬酋於麾下矣。騰越州知州陳廷獻曰。并不煩官兵。某已集土練四千以待。楊應琚遂心動。欣然許之。於是趙宏榜率兵二百襲蠻暮之新街。一鼓克之。以蠻暮土司瑞團來降。陳廷獻遣人招猛密土司。不聽。則誘致其所屬之孟斂土目線官猛來降。而木邦故土司罕莽底之弟線蠻團。及其子線五格。猶在孟坑。緬甯通守富森亦招之降。降者皆曰。我地若干。人戶若干。願內附。歲輸糧若干。楊應琚遽以拓地千里。人戶數十萬。歲輸糧數萬石入奏。而其地其人其糧。則固尙在邊外。我初未嘗得而有之也。新街者。南大金江水口。緬人與中國市易處。順流而下。六日可至阿瓦。爲賊最要地。賊聞其入于我也。率數萬衆來爭。趙宏榜出拒之。恃勇不設備。全軍皆覆。于是新街失守。賊尾而入。直薄隴川之虎踞關。提督李時升檄諸將禦之。戰于楞木。戰于領岡塞。互有勝負。輒以大捷奏。賊復分兵繞入萬仞關。掠霽達。越隴川而出。會賊遣人議和。約各退。毋相犯。諸將許諾。賊渡猛卯江去。李時升復趣諸將哈國興等追之。被圍於猛卯城。救至。圍始解。先是。楊應琚見賊勢大。知事未易就。乃以得不償失。奏請棄新附諸土司地。有一旨切責。至是。楊應琚以爲賊已遁也。檄總兵朱崙等進據木邦。木邦空無人。野無所掠。自宛頂運糧以給。天漸暑。瘴癘方興。人多病。將軍楊甯後至。甫數日而賊大集。我師遂潰而歸。木邦失守。時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也。楊應琚及李時升等皆獲罪。上命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給滿洲兵三千。調川貴及滇兵二萬餘。大舉勦賊。至則簡軍實。練士卒。議分兩路進。明瑞由錫箔路。參贊大

臣額爾登額由猛密路約相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師。會大雨。三晝夜不絕。人馬俱立泥濘中。糗糧盡。濕至芒市。易糧以行。而負糧以牛。不能速。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入木邦。軍容盛甚。雷參贊珠魯納守之。給以兵五千。俾爲聲援。明瑞自率萬二千人。抵錫箔江。結浮橋以渡。至蒲卡。始遇賊之前哨。擒數人。詢知賊聚於蠻結。遂進蠻結。賊果立十六棚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麾衆先據山之左臂。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顧賊棚甚堅。其法立木爲棚。聚兵於其中。我槍礮僅及其棚。而賊從棚隙處發鳥槍。擊我兵輒中。此賊之長技也。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趨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未見賊至。時始與賊遇。無人不欲殺賊也。一呼而直逼其棚。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賊恇亂。不知所爲。多被殺。遂破一棚。乘勢復攻。得其三面。十二棚之賊。乘夜盡遁。蓋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首鼠喙伏。不敢復抗矣。會明瑞一目中傷。幾殞。越數日始稍愈。乃復進兵。至象孔。迷失道。而軍中糧已匱。集諸將議進止。諸將莫有敢言退者。明瑞念糧旣斷。勢不能復進。而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而將軍轉退兵。則法當死。聞猛密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聲息。於是定計。就糧。猛密賊探我兵不復向阿瓦。又我病兵有被掠者。詢知軍糧盡。乃糾衆來追。及我于童子壩。自是無日不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至猛密。果多糧。軍士賴以濟。會歲暮。卽其地度歲。而猛密之信。杳如三十三年春。乃取道大山土司。以歸。猛密糧尙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馭。逆人各攜數升餘。皆火之。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駐營。猶相距十餘里。不敢逼。至是我兵營于蠻化山巔。而賊卽營于山半。明瑞謂諸將曰。賊輕我甚矣。若不決一死戰。益將肆毒於我。無噍類也。賊久識我軍號。每晨與我三吹波倫而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波倫者三。而我兵盡伏於箐以待。毋得有一

人而營者。令既下。翼日三波倫畢。賊果謂我兵已行也。爭議附而上。我兵萬衆突出。槍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走。趾及頂背。自相蹴踏。死者無慮二千餘人。我兵乘勢擊殺。又一二千。坡澗皆滿。自是賊不敢近數日。每夜數十里外。轟大礮數聲而已。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棚於要路。明瑞留蠻化五日。以所得牛馬分犒軍士。畢行至其處。則已攻不能拔。有波竜人引以問道。始得出。過波竜老廠新廠貴家所採銀處。民居遺址。徑數里。計當日厥丁不下數萬。已俱爲賊衝散盡。愀然者久之。而賊復增兵追至。賊之分路襲木邦者。正月十八日。已潰我木邦之師。珠魯納自剄死。參軍楊重英被執。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猛密也。道聞老官屯有賊。欲先取之。既至而攻棚不克。頓兵者數月。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趣額爾登額援之。於是老官屯之師撤而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蟬集。不下四五萬人。我兵尙分七營。而環視四圍皆賊也。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瑞遣卒探路曰。路旁已有賊棚矣。乃令諸將達興阿本進忠等。率軍士乘夜出。而身自拒賊。相從者領隊大臣。觀音保扎拉豐阿。總兵哈國興。常青德福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親兵數百人。及晨血戰于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扎拉豐阿中槍死。巴圖魯侍衛皆散。觀音保發數矢連殲賊。尙餘一矢。欲復射。忽收而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恐矢盡無以自戕而被執也。明瑞身負數傷。亦慮落賊手。力疾行。距戰處已二十里。氣僅屬。乃從容下馬。手自割辮髮。授家人使歸報。而縊於樹下。家人以木葉掩其屍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計自章子蠟與賊相接。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無援。轉戰五六十日。未嘗一敗。明瑞每晨起。卽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爨。猶與親隨之戰士共之。所將皆饑疲創殘之餘。明瑞體恤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昇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阿

五○未○平○懼○無○以○返○命○

上○亦○有○全○師○速○出○之○

旨○而○路○阻○不○得○達○遙○望○

闕○庭○進○退○維○谷○故○傍○徨○展○轉○決○

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拒○宛○頂○不○過○二○百○里○
度○將○士○皆○可○到○然○後○遣○之○出○而○自○以○身○死○賊○中○嗚○呼○此○意○良○可○悲○已○方○軍○勢○日○蹙○時○關○愈○力○當○謂○諸○將○曰○賊○已○
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蹙○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
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然○明○瑞○之○死○緬○人○不○知○也○而○餘○威○猶○
震○四○月○中○緬○酋○遣○我○兵○之○被○俘○者○許○爾○功○等○八○人○齎○貝○葉○書○求○和○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袞○奏○其○事○上○慮○賊○
非○出○於○至○誠○不○可○輕○許○戒○勿○答○冬○阿○里○袞○駐○兵○於○邊○上○命○雕○勦○以○怵○之○於○是○遣○侍○衛○達○里○善○等○搗○南○坎○殺○
二○百○餘○人○海○蘭○察○等○搗○賴○拐○亦○殺○二○百○餘○人○會○副○將○軍○阿○桂○亦○至○營○兩○將○軍○合○將○八○百○人○襲○憂○鳩○殺○六○七○百○人○

三十四年春

上○命○大○學○士○公○傅○恒○來○滇○經○略○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越○八○日○至○騰○越○州○兩○阿○將○軍○及○將○軍○

伊○勒○圖○偕○至○南○徼○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師○經○略○遲○之○謂○若○是○須○坐○守○四○五○月○既○糜○餉○且○軍○初○到○當○及○其○
銳○用○之○久○則○先○懈○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箔○路○進○則○阿○瓦○仍○隔○江○外○惟○騰○越○州○
西○有○憂○鳩○江○即○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爲○猛○供○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驥○征○麓○川○追○思○機○發○至○此○刻○石○江○邊○所○謂○
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者○也○由○猛○供○猛○養○可○搗○緬○酋○之○木○疏○老○巢○由○木○疏○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
定○議○大○兵○渡○憂○鳩○而○西○其○偏○師○先○議○在○普○洱○遙○爲○聲○勢○後○改○議○從○猛○密○夾○江○而○下○造○舟○於○蠻○暮○以○通○往○來○部○署○
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略○大○兵○起○行○阿○里○袞○從○南○阿○桂○於○蠻○暮○督○造○戰○艦○經○略○至○憂○鳩○集○舟○結○筏○凡○十○日○乃○畢○渡○
師○次○猛○供○土○官○渾○覺○先○遁○繫○其○小○妾○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只○葉○書○一○

夷語謂之標格丁牛百頭糧數百石至
蓋編年紀載之詳

猛○養○亦○有○牛○米○之○獻○。於○是○所○歷○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間○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枵○腹○露○宿○於○上○淋○下○潦○中○。以○是○多○疾○病○。猛○供○猛○養○雖○緬○屬○非○緬○腹○地○。故○緬○酋○不○遣○兵○來○。而○緬○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則○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謂○閩○粵○習○流○之○士○亦○至○。將○由○蠻○暮○江○出○大○金○江○。賊○已○列○舟○扼○江○口○。阿○桂○擊○敗○之○。賊○目○賓○雅○得○諾○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圖○往○迎○經○略○。遇○於○哈○坎○。經○略○以○十○月○朔○渡○江○回○蠻○暮○。緬○賊○尋○以○大○衆○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水○兵○。陸○路○之○賊○先○沸○層○至○。旌○旗○蔽○野○。勢○張○甚○。阿○桂○麾○兵○以○鳥○槍○連○環○疊○進○。弓○矢○繼○之○。騎○兵○又○從○旁○蹂○之○。賊○不○支○。遂○大○潰○。我○兵○追○殺○無○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賊○猶○列○艦○以○拒○。有○閩○兵○躍○入○賊○船○。一○賊○泅○水○遁○。閩○兵○卽○入○水○斬○之○。賊○駭○奪○氣○。我○軍○謹○而○奮○。因○風○水○之○勢○蹙○之○。賊○舟○自○相○撞○擊○。多○覆○。凡○殺○溺○死○者○數○千○。江○水○爲○之○赤○。江○之○西○亦○有○賊○結○柵○自○固○。阿○里○袞○提○兵○往○攻○。連○破○二○柵○。餘○賊○皆○逃○。是○時○諸○路○軍○皆○大○捷○。會○經○略○已○病○。諸○將○欲○遂○以○此○藏○事○。阿○里○袞○曰○。老○官○屯○有○賊○柵○。前○歲○額○爾○登○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報○命○。策○馬○先○行○。經○略○以○下○皆○隨○之○。賊○柵○據○大○坡○。周○二○里○許○。自○坡○迤○邐○下○。插○於○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遇○樹○則○橫○貫○之○。以○爲○柱○。柵○之○外○掘○深○濠○三○層○。濠○外○又○橫○臥○木○之○多○枝○者○。銳○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簽○。守○禦○甚○備○。我○軍○阻○旬○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柵○木○堅○不○折○。有○折○者○賊○輒○補○之○。哈○國○興○斫○箬○中○老○箭○長○數○百○丈○者○。繫○鐵○鉤○於○端○。募○敢○死○士○夜○往○鉤○其○柵○。三○千○人○曳○籐○以○裂○之○。爲○賊○覺○。砍○籐○斷○而○罷○。經○略○又○命○火○攻○。先○製○攜○牌○禦○槍○礮○。一○牌○可○護○十○數○人○。以○兩○人○昇○而○前○。十○數○人○各○挾○薪○一○束○隨○之○。百○餘○牌○同○時○並○舉○。如○牆○而○進○。拔○簽○越○濠○。至○柵○下○。方○燃○火○。忽○西○南○風○起○。火○反○燒○。我○軍○隨○卻○回○。最○後○遣○兵○穴○地○。至○其○柵○底○。實○火○藥○轟○之○。柵○果○突○然○起○高○丈○餘○。賊○驚○擾○聲○震○天○。我○軍○皆○挺○槍○抽○刀○。待○柵○破○而○掩○殺○。無○何○柵○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

蓋立柵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進故坡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賊自是懼其柵之插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運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則賊終無坐困之日也撥戰糧五十越過其柵截之時阿里衮已病甚猶力疾督攻柵視槍礮最多處輒當之經略慮其傷令統舟師以息勞戰艦整列賊糧械不得入柵由是益懼其酋帥曰眇旺模者遣人來乞和願結柵於兩軍適中地請將軍等往莅眇旺模親來面受要約經略不許諸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爭勸受降撤兵乃遣哈國興往責眇旺模以進表納貢返土司地諸事議未決眇旺模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其柵責之眇旺模不敢見別遣人出請如約適緬酋憤駁亦遣使齎貝葉書來乞降乃取其成而還緬甸平

征緬甸事附論

趙翼

余以乾隆三十三年奉旨赴滇時果毅阿公爲將軍命余參軍事嘗從厯入關諸隘口是冬雲巖阿公以總督兼將軍二公同在一營余兼直焉其明年大學士忠勇公傅文忠來滇經略余以故吏又在幕下故所記較親切其於明將軍之事獨詳者余至滇時距將軍之殉節僅數月滇民及從征之軍士言及將軍無不墮淚者其得人心雖古名將不能過也卽以戰功論準夷回部之役正賊人敗亂時我兵所向披靡莫敢抗其旅拒者僅濟爾噶朗葉爾羌黑水營等十數戰耳非日有相殺之事也惟緬賊自章子嗣與我兵相接後無日不襲我於歸途我兵之撤回必先以一軍迎戰然後以一軍退退至數里又列以待而使先戰之軍撤回列以待者又出戰如是者更番迭日凡數十次故每日僅行二三十里自章子嗣至小猛育二千里之地六十餘日始至賊隨處可調兵而我無後繼賊隨地可取糧而我無續運賊以一象一獸所至可轟擊而我軍械火具日

少○一○日○當○戰○苦○時○槍○礮○聲○如○數○百○萬○爆○竹○同○時○迸○裂○對○面○不○聞○人○語○也○然○六○十○餘○日○中○未○嘗○一○敗○其○間○又○有○蠻○化○之○大○捷○賊○死○者○三○四○千○歷○觀○史○冊○如○將○軍○之○深○入○重○地○全○師○而○出○者○有○幾○人○哉○惜○將○軍○已○歿○諸○戰○功○遂○不○及○見○之○奏○牘○天○下○人○無○由○知○余○問○之○從○征○者○既○得○其○詳○恐○日○久○無○復○能○記○憶○也○故○不○憚○縷○述○云○

征緬紀聞自序

王昶

緬自元始著於史。自元而明。屢征之。不得志。明之不克。孟養也。非緬也。元則已抵三江城矣。至蒲甘而敗。患在銳也。夫緬西南一小土司。爾今已併孟養等十數土司。計其廣輪。東西幾數千里。而由三江城東北至八關中。隔諸土司境。南北又三千里。越三千里。始抵其郭。且十月出關。二月瘴發。當還。以五月閱數千里地。犁庭掃穴。微識者亦知其難。自明公瑞戰歿。雖命傅公經略。兩阿公以將軍副焉。然上慎之。尚未決於再用兵。會傅公力請。始遣以行。公由江以西。收猛拱。抵新街。敗賊於江中。及至老官屯。合兵攻紫。憤駭懼。遂以書至。從而納款。還師。如天之福。唯上之武而仁。明而斷。因以致此。此非人力也。然緬果不可滅歟。曰。趙宏榜以三千人赴新街。弗量力也。楊甯以四月出木邦。弗知時也。明公瑞由宋賽而旋。弗度地也。皆以速示銳。以銳矜勇。故弗克勝。然則厚力而俟。時俟。時而得地。何緬之弗可滅乎。稱官猛之言。蓋言漸也。余故取其說。附著於篇。

條陳征緬事宜疏

周於禮

臣聞滇省莽匪不法。侵擾土司邊界。皇上軫念遠黎。特命大學士楊應琚。管理雲貴總督。馳驛前往。接辦軍務。聖謨指畫。雖在萬里之外。瞭如目前。最爾小醜。不難剋期撲滅。惟是臣土著皆我。爲元江普洱。大道於夷情地勢。略有見聞。不敢不直陳於聖主之前者。臣竊聞制夷之法。要在先散其黨羽。而欲散其

黨羽要在安插。內地夷民不使竄入賊夥。而後以夷制夷。則事省而易爲功。臣訪聞此次莽匪之起。約六千餘人。其實係莽匪。約計一半。此外江西湖廣及滇地流民。以開礦失業附之者。不下千餘。近邊擺彝脅從者。亦不下千餘。是賊少而民多也。臣愚以爲必絕其竄入之路。而後脅附之衆。可以解散。近歲滇省米價少昂。雲南省城。每市石一石。賣大制錢十五千文。合銀十三兩五錢。每倉石三石。合市石一石。以倉石折算。合銀四兩五錢。臨安潞江兩府。米價少減於會城。然亦不下三兩餘錢。滇省邊界。民少夷多。夷性輕剽易動。偶有小災。及有軍役。安插不善。或致滋生事端。當雍正九年十年間。威遠地方夷人小擾。臣時年十二歲。略有知識。又熟聞鄉老之言。知當日由威遠同知劉洪度撫馭失宜。激成事端。其後元江新平嵩明界內。丁左魯魁兩山土酋楊昌奉。李本施文恭等。乘閒竊發。幾兩年始定。今莽匪之起。進兵仍由元普一路。自元江至普洱路。涉三江曰小江曰阿墨江曰把邊江。三江瘴毒。二月中旬以至九月中旬。倍於常時。惟普洱府城無瘴。由普洱而思茅。由思茅而普簾。以至小猛羊橄欖壩九龍江。皆屬瘴鄉。而普簾隘口。瘴毒尤甚。是以軍行處必兼調土練。以土練能悉山險耐烟瘴也。土練調自近地。實係熟夷。得其心則可爲官軍前導。而失之或致入賊。非撫之有道。不能使樂趨事而盡其力。臣愚請 勅下督撫大臣。督率有司。凡米價少昂。及軍役調練之地。設法撫恤。使內地夷民安插妥協。其奉調土練。並恤其家。使無內顧。然後可盡其力。內地既安。則江廣流民。及脅附之衆。望風解散。亦可隨宜撫勸。如此。則莽匪窮蹙。而撲滅尤易爲力矣。

條陳南征時事上經略傳公

黃桂

竊查緬爲西南膏腴。夷所宅人柔而多詐。富而無壽。要其地氣使然。故諸葛之南征。在乎羈縻。而不留不處。

迄乎明代。思氏莽氏屢爲邊患。或一聚數十萬。或一反數十年。鄧子龍攀枝花之戰。以寡敵衆。大破緬虜。而猶不能靜。陳用賓是以有八關之築。我朝百餘載來。滄海激清。不驚烽燧。乃有木匪不恭。負強於彼。方爲衆酋所畏。阿瓦之王。旣先失土。木邦之主。播遷他鄉。而內地諸土司。亦多晏安委靡。疏於防備。彼乃得以愈恣其橫。虎視哀牢。借鸞騁戈。官軍禦之。又鮮勇略。潰走死傷。殆不勝紀。而八關遂爲豺狼道路矣。雖曰小醜。有千體統。是以天威震疊。聲罪致討。勢在難已。我公仔肩萬里。披圖察形。經畫已定。豈復儒生之迂。所得而參其議論者。第以準回之強。亙古爲中國患。哲后英主。莫能控制。我皇上神武所奮。一舉而收服之。藐茲緬方。曾何足云。獨是南北異勢。執此處彼。抑又不能無柄鑿焉。雲南二十萬之秋糧。民食無多。倉儲甚少。一有荒歉。鄰省之糴難來。則軍糧先已可虞。是故緩攻之說。可以行於北者。未可以行於南。計南征者。利在乎速。而欲功速成者。在乎多算而已。蓋緬可量而未易勝者也。以彼聞有征勦之聲。協而謀者固衆。則亦强者主之。弱者不得不附。志未必同。力未必均。雖率旅如林。皆其村寨頑民。驅冒鋒鏑。假作鋪設。惟恃殺手千騎。勁弩毒矢。專於行劫而已。未曾抗兵對壘。猝然而來。猝然而去。故元明之世。緬數爲寇於內疆。亦未聞其能拔一城。踞一郡。此其可量者也。然而未易勝者何。瘴毒不可遽進。江險不可驟踰。野闢人繁。各種散居。南海爲大門。左交趾而右西洋。雲南一面。特其後戶。以雲南之一面攻之。明時頻歲征緬。卒鮮制勝。卽有制勝。不過得其遁歸而止。藁根未絕。息而旋作。況茲木匪之強。兼併諸緬。家於木梳。而阿瓦之海滋。以爲憑依。木邦之廠奸。以爲羽翼。彼方挾三窟之狡。我乃張一面之網。則其利而進。不利而退。綽有餘地。又安所得悉根株而拔之。拔之未克。難畱處也。我歸則彼出。我入則彼又歸。彼且疲我於道。而誤之於瘴中。兵損帑耗。百姓困於久役。饑饉亦且相仍。成功未

果而滇先受其病。此一面之緩攻。所以不爲征緬之長策也。則何不爲兩道並進。以操全勝之局哉。夫緬之所依者水。征緬之勢。利用水軍。閩粵之踞南海。不過一月之程。可發水軍一萬。定以抵緬日期。俾雲南先悉。斯時之緬賊。聞風而恐。度亦無兩全之術矣。蓋其肆然作逆。輕視官兵者。一意外馳。初無內顧之憂也。果聞水軍將軍臨其前。能不急於內顧乎。急於彼則緩於此。而後雲南之軍。易於措手。然又在乎得其要焉。地之利在新街。人之利在沙兵。新街爲入緬要口。必先取而據之。嚴壘固屯。期於不拔。所以資我之水道。而扼彼之咽喉。不可失也。沙兵爲緬賊所憚。其人勁而很。攻戰無退卻。惟禮其首而惠其衆。則萬數可得而致。多多益善。不可忽也。據定新街。則糧船無患。多聚沙兵。則先鋒可恃。於是雲南之軍。與閩粵之軍。按期相望。一由新街順流而下。一由南海溯流而上。料莫之敢禦者。兩軍既會。深入木梳。沙兵之悍。水師之能。當乎前。滿漢士兵之盛。交奮於後。亦未有不搗其巢。而馘其酋者矣。木匪既鋤。則廠姦全屈。而阿瓦自定。木邦自甯。何也。除其殘而諸緬服也。此兩道之所爲力。而成功可速。卽根株可拔也。若夫兩道爲大帥所壓。則自顧難於保全。不待深入其地。而已有哀懇恩赦。永遠納款者。但使獻出漢奸。卽以止戈爲武。此則甘雨和風。中外樂業。尤善之善者矣。區區愚衷。意蓋如此。昔魯女憂國。曹生謁君。事非分內。而引以爲慮。如蒙不棄。施之於事。或有所補。則幸甚幸甚。

平定兩金川附論

趙翼

謹按兩金川地。較之準夷回部。曾不及十之一。攻五年而後得之。勦伐似未足侈述。然其地尺寸皆山。插天摩雲。羊腸一線。紆折於懸崖峭壁中。雖將軍大臣。亦多徒步。非如沙漠之地。可縱騎馳突也。其扼隘處。必有戰礮。蟄以石而竅於牆垣。間以槍石外擊。旁旣無路進兵。須從槍石中過。故一礮不過數十人。萬夫皆阻。破之之法。

必步步立柵自護。以次進逼。轟大礮擊礮。使賊陝輪不能立足。官兵卽隨礮入毀而殺之。其有礮多徑阻。必不能攻克者。則用繞道別進之法。視危巖絕巘。無可措足。賊所不備處。乘昏夜捫蘿攀石。手足並行如螻蛄。循條猿引。臂以出其後夾攻之。故常分路各進。或三四百人爲一隊。一二百人爲一隊。賊伺隙於叢箐深淵。亦不過數十人。卽突出來搏。計自用兵以來。我兵不下七八萬人。從未有列堂堂正正之大陣。闢戰場以決勝負者。皆鑿凶裂罅而後突入。又其地雨雪多而晴少。賊之喇嘛復能用札荅邪術。以致雨雪泥深路滑。我兵力益難施。是以地不及準夷回部之大。而致力於無可致力之處。戰攻之苦不啻倍蓰過之。昔哥舒翰以四萬人破土蕃石堡城之險。唐史侈爲奇績。然所攻不過一城。今則如石堡城者不下數十百處。節節出死力得之。則績之奇更前古所未聞也。或者謂叢爾小醜。不妨度外置之。殊不屑耗國帑兵力於此不毛地。抑知彼既隸我戎索。自難坐視其跳梁。而番夷之性。但畏威不懷德。乾隆十四年。固嘗受降肆赦。免刀鑊而祗席之恩。至渥矣。正以未經大創。轉狃爲故常。不十年又生事。使非有以痛懲之。將益無所儆懼。各土司弱者被劫。强者亦效尤。邊徼且無甯歲。屢擾而屢討之。其勞費更不可數計也。我皇上決策勦滅。乘國家全盛之力。兵少增兵。餉少增餉。卒草薶禽獮。不留遺孽。自此西南陲可千百年無事。此正一勞永逸之長計。而豈小見懦識所能仰窺萬一哉。至於運籌握機。制勝萬里。軍書沓至。批荅不逾晷刻。諸將稟承。動致克捷。卽有時圖外所籌。有諭旨未到。已適相合者。亦或有諭旨到。已移步換形者。而神謀睿算。絡繹至軍。諸將知聖心所注。宵旰靡甯。皆震動奮勵。不敢稍存苟且之意。軍士亦無一懈心。用是謀者殫慮。戰者畢力。陷堅摧險。迄奏大勳。歷觀史冊。千古以來。未有不事隳於因循而起功於振作者。然則掃穴擒渠。固諸將士之力。策羣力以集事。則惟我

皇上獨握成算。堅定不移。以成此駿烈也。猗歟。豈不盛哉。

征安南紀略

師範

安南於唐虞爲南交。於周爲越裳。漢唐五季。皆屬內地。至宋。遂與雲南共棄之。明永樂初。平安南。不久旋棄。乾隆戊申六月。其國亂。國主出亡。眷屬及大臣內奔。投於粵西。粵撫孫公永清以聞。而粵督孫公士毅在潮聞訊。亦馳往南甯。上命滇與粵會討。孫公總師。提鎮以下皆受節制。而滇師爲之聲援。於是滇督富綱督師。舍於開化。時倉猝命下。但傳安南亂。究不悉其亂之所自起。適安南奔內之臣。有自粵西由開化返其國者。富公召而訊之。乃具陳致亂之原委。其言曰。安南之亂。起於輔政。舊有左右輔政。職如元帥。左輔政阮氏。右輔政鄭氏。皆世官。而左輔政總理國事。權尤重於鄭。世爲婚姻。後阮輔政年老子幼。臨終以左輔政職事託其壻鄭阿保代理。阿保利之不念還。其妻阮氏乃阮輔政長女。窺其意。乃密白國主黎王。謂吾弟已長。乞以輔政還其弟。時黎王偏向阿保。聞言怒。即將輔政事盡給阿保。自是止一輔政。無左右牽制。而出阿保之妻及其弟於廣南順瓦。弟卽阮輔政之子也。居順瓦。號爲廣南王。自此阮鄭兩家世相仇。攻殺不休。然廣南順瓦雖失輔政外遷。而按年進貢。納獻黎王。二百餘載矣。景興王黎維禪卽位。其輔政者鄭棟。景興王疲軟昏庸。不理國政。兵馬錢糧歸鄭棟。卽王印亦由收管。專權甚有篡志。乾隆五十年。景興王病。鄭棟殺其世子。將立景興王之弟翁皇司黎維謹。安南諸臣不服。鄭棟內計。景興王死。吾卽代。然忌廣南世仇。先滅之。可無後患。會廣南王所屬西山土酋阮岳阮惠兄弟桀黠甚。鄭棟誘與共滅廣南王。卽以其地畀之。岳心銜鄭棟。然乘此機得兩獲。陽白廣南王。請領兵討鄭棟。中其所欲。卽許之。廣南王以兵與阮岳。卽與鄭棟合殺廣南王。關門皆滅。阮岳遂據廣南。鄭棟

以其地在窮海。守爲難。姑任之。獨回黎京。時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也。自此阮岳兄弟資廣南招兵馬。益強盛。奪據富春。自立爲泰德王。鄭棟在黎京聞之。亦自立爲鄭靖王。兩並抗。景興王無如之何也。鄭棟有二子。長鄭宗次鄭幹。棟獨愛幹。欲立之。會其病。乃屬輝郡公黃廷璵輔幹總理國事。號爲鄭都王。宗不服。糾衆攻都王。都王見勢敗。乃以位讓鄭宗。號爲瑞南王。宗既立。欺主弄權益甚。衆官無不怨。宗知衆怒。恐幹或與黃廷璵乘之爲變。遂殺廷璵。有貢整者。廷璵所屬也。怨鄭宗殺其主。誓報仇。投往廣南阮岳謀誅鄭宗。阮岳兄弟因其爲鄭氏家人。疑不肯用。後因其出力奪占城地。乃信之。遂興兵往黎京。攻殺鄭宗。滅其家。黎王見阮氏兄弟殺鄭宗。除後患。大喜。念無酬功。留阮惠住黎。以女妻之。阮岳含怒。徑回廣南。五十二年七月。黎王薨。嗣孫黎維祁立。號稱昭通王。阮惠在黎京。盜去象馬金銀等物。於八月中。同妻回廣南。昭通王聞之。卽差貢整奪回象五十。阮惠至廣南。又被阮岳奪其貨物。由是兄弟不睦。阮惠別居富春壘。造城圍。差其將節制阮任。領兵攻破黎京。貢整戰死。昭通王奔山南。阮任遂據黎城。各鎮守府州縣。逃者逃。降者降。阮任遣其黨分守要口。亦有篡志。而翁皇司黎維謹直降賊。受崇讓公之封矣。五十三年。阮惠復領兵數萬至黎京。佯言阮任欺主。斬之。而遣人請嗣君昭通王復位。王知其心懷叵測。不肯出。而黎京臣民亦不服。惠不敢居黎京。乃拆毀城內宮室廟宇磚石木料。搜括婦女財物。由水路回富春。留三千人守黎京。安南有三十八府。五十六州。一百一十八縣。降阮賊者甚多。惟有宣光興化未降。黎王眷屬自黎京失散。各往廣西接壤。渡河求救于中國。其詞如此。又粵撫咨開安南國王嗣孫眷屬隨從夷目花名冊云。阮氏玉素。係黎維祁之母也。阮氏玉端。係黎維祁之妻也。黎維詮三歲。係黎維祁之子也。其有職男子六人。有位婦女六口。隨僕童三十六名。其年十月二十七日。富公與提督烏大經以兵

八千往。初元時征安南。以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然彼由廣西起抵安南。近今雲南距之遠。乃設二十五臺站。運糧四萬石。運夫二萬名。馬二千匹。牛二千頭。每臺運夫四百名。兵丁廿名。馬十匹。餘夫餘馬。以備應接。往來設臺。自馬白關起。至宣光鎮止。共二十臺。計程一千一百里。馬白屬開化。爲內地。乃開化司馬所治。出關二十里。至達號寨。有小河一道。名兇河。卽交趾界矣。達號三十里。至都龍。有都龍銅廠。都龍五十里。至箐口。崎嶇險要。過溪四。箐口三十里。至南溫河。過溪三。無村落。南溫河四十里。至竹瓦房。過溪四。路崎嶇。竹瓦房五十里。至清水河。路崎嶇。過溪四。土坡四。清水河六十里。至安邊。過溪六。不用吊橋。大坡一。安邊過渡七十里。至富靈社。路險平不一。無村落。富靈社七十里。至泐油。崎嶇平坦不一。無村落。泐油八十里。至泐巧。崎嶇險要。過溪二十二。石坡二。土坡三。無村落。泐巧八十里。至平衡。崎嶇平坦不一。過溪四。平衡八十里。至廊嶺。過溪四。無村落。廊嶺八十里。至大蠻州。過賀良社。賀良社六十里。至賀良下畔。賀良下畔至福安縣。允律八十里。允律過大河。至雄異總上畔七十里。雄異總上畔至下畔七十里。異總下畔至宣光鎮八十里。宣光鎮至黎城。尙有八日程。其地平坦。過渡溜河。與紅毛國交口。大河二道。故自馬白關至安邊二百九十里。自安邊至大蠻州四百五十里。自大蠻州至宣光三百六十里。總計一千一百里。先是十月二十八日。督帥孫公率廣西提督許世亨。出鎮南關。由諒山進。十一月十三日。敗賊於壽昌江。十五日。抵市球。賊阻富良江。進攻之。賊大潰。二十日。入黎京。定嗣孫維祚位。蓋滇師進站時。而安南已平定矣。會有班師之令。明年正月二十一日。撤臺回滇。按滇師所以直進無阻者。由黃文通爲之開路也。文通爲黎氏臣。忠於黎氏。阮之亂。黎國人多叛從阮。文通獨爲黎氏守。會大兵南征。文通因爲滇師開路千

餘里師行。在席。粵師之覆。滇師獨得振旅。歸。非黃文通之功乎。明嘉靖時。莫登庸亂。黎武文淵爲黎守。事正與黃文通類。時汪文盛撫滇。調得之。且爲請於朝。賜其父子一門冠帶。文淵盡力進地圖。自爲嚮導。以進兵。請遣出師。屯蓮花灘。以潰其腹心。於是登庸泥首聽命。卒存黎氏。賞行於粵。謀出於滇。豈非封疆大臣。實心謀國之力乎。惜乎文通不遇汪公。不能如武文淵得以遂其存黎之志。黎亡而文通父子被誘。見殺全家。盡覆爲中國宣力而莫之省。憂不亦哀乎。凡封疆有事。須稽考古來之前迹。與近代之成案。謀乃出於萬全。制馭蠻荒。乃得其勝算。莫盛而黎微。宜扶黎以分莫之勢。厥後黎強而莫弱。又存莫不許其并吞。兩存而俱利。卽兩敵而相防。蠻人之黨既離。不得不各爲我邊守。以獻媚效功。莫與黎之往事。前人旣已行之。而今阮與黎。又豈異乎。故制蠻之道。使兩家互牽制。不使勢歸於一家。此皆在成案中。未有檢而察之者耳。

請靖遐荒疏 乾隆十年

御史彭肇洙

奏爲請崇國體。以靖遐荒事。臣本年三月二十日閱邸抄。見雲南督臣張允隨奏稱。雲南永順東南徼外有蠻名卡瓦。其長名蚌筑。自號葫蘆國王。不知其所自始。從古不通中國。久慕天朝德化。因無方物可貢。將境內茂隆山銀廠。作爲貢獻。及現開廠民吳尙賢等所抽課三千七百兩零。同耿馬宣撫司之叔罕世屏。廠民吳尙賢等。解送輸誠。呈到面稟前來。且稱茂隆山銀廠。自前明開採至今。興旺不一等情。臣愚以爲聖德覃敷。荒裔內附。只取歸化之誠。不在貢物之有無。卡瓦之國。自古無聞。方輿不載。忽爲向風慕義。欸塞輸將。此意誠不可卻。惟是銀廠作貢。臣愚不能無疑。竊以爲卡瓦據督臣張允隨奏稱。其地距永昌一十八程。計程而論。去中國尙未二千里。何以不知彼國所自始。又稱銀廠自前明開採。興旺不一。旣云從古未通中國。前明開

採之說。畢竟何據。且內地商民吳尙賢。何以得知彼國。徑入開礦。卡瓦卽無方物可貢。何以竟將不能隨齎之銀廠。越界輸誠。此中恐有奸商愚算外夷。陽借納獻爲名。陰欲居奇射利。所不可知。天下事多一利。卽增一害。若許其獻納銀廠。照例抽稅。利境一開。毋論商賈海民奔趨若鶩。凡內地作奸犯科。扞法觸網之徒。先得潛鼠其中。積聚日多。爭奪必起。卽成將來邊釁。不可不深長慮也。且計每年所抽稅課。不及中土一縣錢糧。廠地時旺時衰。未定年年可恃。我皇上議賑議蠲。動以百萬。本年現免天下正供。何至抽此芟莠之稅於窮微絕域中乎。臣愚以爲卡瓦旣願歸誠。惟有加獎賞賜。不拂其心。所獻銀廠。宜卻而勿受。現呈稅課。亦令自爲攜回。以示聖朝。包荒柔遠之度。不在貢獻之有無。并敕下雲南督臣。急將商民吳尙賢等。掣回飭令可通卡瓦一帶邊方。嚴行禁止。不許內地民人。擅至彼國開採。違者立拿重究。如此則處治當。國體昭。邊境安。遠人服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八目錄

兵政十九苗

坊苗

修邊

練勇

治苗

與尹制府論綏理苗疆事

陳勦撫古州苗匪疏

陳綏定苗疆方略劄子

答齊總兵書

進勦義甯逆苗條議

粵省訓練鄉勇疏

乙丙湖貴征苗記

湖南按察使贈巡撫傅鼎憲

平黎立縣議

請禁崖州營將肆虐狀

魏鴻

傅鼎

傅鼎

傅鼎

晏斯盛

鄂爾泰

楊名時

金饒

楊錫紱

楊錫紱

魏源

魏源

何絳

陶元淳

議設土舍之患狀

論平臺灣生番書

請除苗弩毒藥疏

陳解弩毒藥方疏

訥邊疆事宜四款

陶元淳

藍鼎元

高其倬

李 汝

鄂爾泰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八

兵政十九 苗防

善化賀長齡編庚續

坊苗

魏源

撫苗如撫子。備苗如備疾。禦苗隄禦水。攻苗驚攻伏。撫苗道二。文告不與。目不詩書。足不城市。奚知文。奚知告。則聚所欲歟。則去所惡歟。何謂所欲。鹽布入於峒。藥材出於山。何謂所惡。莠苗不畱於寨。奸民不入於寨。吏胥不擾於寨。備苗道三。兵哨不與。兵久則蠹。哨久則圯。我以此往。彼以此拒。毋予其距。歟。毋芽其勢。歟。毋釀其漸。歟。苗壤不疏。磧奚自而入。入予其距。苗技習鎗矛。睚眦而鬪。鬪芽其寇。苗俗神巫鬼。椎牛而祭。祭耗其費。撫之善。備之勤。變乃不成。距不奪。芽不刑。漸不懲。狼翼而飛。怒將食人。人曷禦之。又曷攻之。禦之百里之外。攻之于阻之內。攻之以兵。禦之以民。禦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砲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互山澗。砲臺橫其衝。碉堡相其宜。凡制碉堡之法。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畱孔以槍。掘濠以防。碉容五人。堡乃衆藏。有三固。矢不洞。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數犄角。故勢強。壁堅野清。乃可以攻。攻之之法曰。兵不如募。募勇不如土。蠻土蠻不如苗。攻苗習技藝。習登陟。習徑路。習虛實。習勞渴。習苗情。攻之之法曰。騎不如步。矢戟不如火槍。山叢徑仄。箐密澗曲。故騎射不宜。步利。獠捷。槍利。仰攻攻之之法曰。合攻勿如分攻。緩攻勿如速攻。懸深巢不如屯沿邊。夫驚鳥之將擊也。必盤空而出。不意其視審。其至捷。有不擊。擊必中。中必逝。苗竄若狡兔。然專則聚。聚則堅。緩則備。備則延。分攻故不能相顧。來去不測。故備勿及。不株及。故黨與離。屯邊故進退如意。聲東擊西如意。水土

糧餉如意。攻之之法。曰。因其信鬼而威之。因其貪利而購之。因其仇猜而離之。因其鄉導而用之。昔者諸葛武侯之渡瀘也。遣李恢將別部而地利明。選袁牢勁卒而卒服習。若夫明殷正茂韓雍陳金蔡經之於獐獠。李化龍朱燮元之於蠻。明張岳國朝張廣泗席爾達之於苗。皆未有一道而成者也。未有不數道數哨。十數道十數哨。夾進互擊者也。大清之興也。平地則八旗爲一。遇險則各旗爲八。兵猶水也。因地而制變。然則馭苗蠻百世師者誰乎。明廣西參將沈希儀希儀之術如之何。曰。撫如子。備如疾。隄禦水。驚攻伏。

修邊

傅 鼎

從來禦邊之道。固宜遙爲聲勢。尤宜近爲防閑。湖南苗疆。自乙卯用兵以後。將提督分駐辰州花園。添設綏靖鎮。保靖改爲參將營。乾州移駐辰州協。軍制整齊。聲勢稱雄焉。而苗路如梳。出沒無常。民間風鶴時警。非於沿邊民村。籌設屯堡。添建卡碉。則不時竊擾。民不能耕。耕不能獲。非計之萬全也。蓋撫苗於既平之後。則宜寬防。苗於既撫之後。則宜密。今三廳自乾州交界之木林坪起。至中營所轄之四路口止。築圍牆百數十里。其界畫嚴矣。而又度險扼衝。籌設屯堡。聯以碉卡。計鳳凰廳境內。共設堡卡碉臺八百八十七座。永綏廳境內。汛堡碉樓共一百三十二座。乾州廳境內。汛堡卡碉共一百二十一座。古丈坪連保靖縣境內。汛堡碉樓共六十九座。各處相其地形。綦布星羅。遇有聲息。數百里。柝聲相應。咸知警備。其修設之地。關牆則沿山厯湖建之。墩臺則擇地勢衝要處立之。哨臺則於關牆之間修之。卡碉屯堡。則因地制宜。其形或爲品字。或爲一字。或爲梅花。無成格也。其修設之制。關牆則近石處用石。遠石處用土。堅築墩臺。則四面用石。中心築土。哨臺則用石砌成。四面各留鎗眼。與碉樓同。其修設之用。關牆則以嚴疆界。墩臺則以爲堵截攻戰之所。哨臺則以爲巡邏瞭望之

所屯堡則以爲邊民聚衛之所。卡礕則用以守亦用以戰。遏逆苗之來。截逆苗之歸。均可資也。至於防守之人。則選本地之勇。屯耕本地之田。捍衛本地之民。計鳳凰廳勇丁四千名。永乾古保四廳縣勇丁三千名。分布碉卡。有警則荷戈。無事則秉耒。不出梓里而聯絡密。防護周矣。然此猶防于外也。善後以來。又添設各寨苗弁。土塘苗兵。互相稽察。是以苗制苗之道也。而養之以叛。田佔田。則以苗制苗者。又以苗養苗。防維密而辦理公。彼蠢爾之衆。有不安居樂業。誠向化者哉。

練勇

傅鼎

昔唐韓愈有言。徵兵盈萬。不如招募三千。言鄉勇宜練也。前明戚繼光有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言訓練宜精也。其在苗疆。尤有不容疏者。苗人健捷如飛。非練勇不足以制之。宋史稱辰州刺史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自是一方乂安。無復邊患。練勇之效彰彰矣。今三廳自乙卯用兵以來。于沿邊營汛之外。屯練七千名。其練之技。曰跑刀。曰綁鉛瓦跳高。曰爬坡。練登躡也。曰鳥鎗。曰砲。曰長矛。練遠攻也。曰拳棍。曰藤牌。曰雙刀。曰單刀。曰短刀。曰鐵尺。練近殺也。其練之丁。則有鎗手。刀矛手。礮手之分。而屯弁跟役。亦一體操演。至百總總旗與屯標各弁。於督操之餘。亦令習本身技藝。有惰廢者。必懲之。其練之時。練勇與屯丁。則有異。練勇每年七月開操。至次年四月止。統計操練九十次。辰沅道則每季大操一次。屯丁每年十月開操。至次年正月止。統計操練三十六次。農隙仍不時演習。辰沅道則于正月內大操一次。至于寒暑泥濕。使耐勞苦。于山習步法。于水習涉法。于教場兼習陣法。此又法之不容疎者。抑思古者簡閱。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因令屯弁率勇丁。於暇日聽講武經。孝經。每月朔望聽講。聖諭。蓋又有以練其心也。前明戚繼光又云。練

兵之要。先在練將。凡屯弁務令推恩義。一號令約束堅明。與同甘苦。則勇丁用命。臨事皆有實效。欽惟我皇上軫念邊民。賜定訓練章程。于屯弁勤能者拔補。供職者畱任。廢弛者革退。則屯弁皆知奮勉。即勇丁皆可精悍。何患邊圉之不靖。黎庶之不安哉。

治苗

傅 鼎

湖南紅苗。最爲獷悍。自乙卯滋事。我皇上遣師歷境。恩威並用。莫不投誠恐後矣。而犬羊之性。叛服無常。當無事而謀久安。惟有以移其習俗。奠其身家。格其心思。苗乃可得而治也。苗俗男女皆蓄髮。而性好鬪。矛戟火鎗諸凶器。出入必攜。仍其俗則桀悍之風益長而不可制。今則三廳中共繳刀若干。鎗若干。不許更造。而髮則不論生熟。苗人皆令薙之。俗又信鬼。多淫祀。每歲各寨中。宰牛延巫。所費不貲。故用歉則性益貪。性益貪則劫奪易起。今則作鬼跳鼓藏諸習。嚴行禁止。計苗寨中。歲可省牛數萬頭。歲可省費數十萬金。而每歲秋糧。又撥田爲之完納。則耕種所獲。祇以自給。而耗費者少矣。至于客民盤剝。差役嚇索。歷來擾苗之大者。今則于苗民交界處。設集場。限期交易。官弁監之。負販小民入苗寨者。則有刑。遇有爭訟。書差俱禁入寨。令苗弁送兩造入城。朝訟夕結。不使牽累。至偷盜細事。責苗弁查拏。機密要事。則令熟員訪查。凡于法者置重典。夫如是。則苗之身家。無擾苗之心思。亦漸馴矣。然不申之以教。恐其心猶未格也。今則添修苗館若干處。延師訓講。使知孝親敬長之道。進退揖讓之禮。而其中苗生尤俊秀者。取入書院肄業。使知奮勉。久之。則今日書院之苗生。即可爲異日各寨之苗師。以苗訓苗。教易入而感動尤神。則禮義興而匪僻消。苗與漢人無異矣。夫苗異于民。叛服無常。由來舊矣。今一日習俗移。身家安。心思格。始則內民外苗。貪殘革而畏服神。繼且卽苗卽民。畛域化而文

教治更何必斤斤防範之爲事哉。

籌畫固至然近日則屯練祇成具文義學尤爲虛設矣信乎有治人無治法也

與尹制府論綏理苗疆書

晏斯盛

滇黔苦兵久矣。其素既無以服之。其繼皆有所以激之。文武員吏貪利而倖功。苟且一時。斷未有能善其後者。彼地險隘而性獷悍。剿固已難。既剿而綏撫之使長治久安尤難。然治安之要在於得人。得其人而治之安之。則亦無不可久長也。其人務以清靜爲體。以縝密精明寬大爲用。始也制要害而周爲之防。繼也因習熟而利爲之道。斯亦可矣。夫大化之所及。必有其漸。非可以旦夕期而強驅之以就吾法。以異類之屬。本俟氣化而欲以力制。是無異期豺虎之盡爲騶虞。力大者或偶一納諸閑而不覺。至閑之不修而迫而狎之。必怒爪張牙。所傷實多。嘗攷禹貢五百里荒服。其三百里蠻。說者曰。蠻之言慢也。謂禮儀簡慢。因其俗而治之也。又漢書云。班超爲西域都護。甚得衆心。超召還。任尙代之。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教之。超曰。塞外吏士。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觀此。足知荒服之槩。亦以知古今之無二道形勢之無兩端矣。抑又觀兵之爲用。必熟練於平日。未可取辦於臨時。今日之兵。平日皆游手蕩閒。驕而且懦。驟而遣之。不堪用命。且處處虧缺。一經遣調。本處輒孤弱無恃。此又未講於武衛之制也。禹貢綏服五百里。三百里揆文教而外。其二百里奮武衛。武衛綏服且奮。況荒服乎。兵師也。師衆也。衆民也。今固不能如古師田之法。而軌里連鄉。內政軍令之寄。便宜可用。或於附近苗獠尙須防守之地。固保甲而默修其團練。裕器具。習擊刺。曉進退。則有恃無恐。賊亦知所畏避。不敢以逞。久之。此勝彼衰。強弱立判。且良民

者國之本也。愛養未周。饑寒不免。或又苦於官法。惟曰怨咨。則異族之欲向化者。且視爲畏途。而更化更難言矣。以黔言之。田少山多。土瘠民貧。又加以夫役之煩。征調之數。不遑耕讀。日事奔馳。雇倩充應。典賣不支。清平一路。甚至以額設夫馬火牌勘合。俱令土民承當。前令於土民不服者。輒置之法。殊爲未便。雖然。此時此事。權宜可也。今旣撤兵。暫得休息。有賢有司。靜而理之。慎防禦而平爭訟。使得力穡務本。卽享無事之福。驟登太平。竊嘗總其形勢。貴陽安順遵義。地坦民庶。不減內地。可以永安。大定南籠思南石阡平越。久經緝甯。地形雖險。而人民之繁庶可久。亦不減貴陽諸大郡。鎮遠黎平都勻思州銅仁。地逼新疆。賑卹其久困之民。馴柔其新定之苗。一意甯謐。而扼制其險要。亦未嘗不可以永甯。他如貴陽之定番廣順二州。安順之鎮甯永甯普定三州。縣大定之威甯平遠二州。南籠之普安安南永豐三州縣。民間與苗猺各有親串。略宜稽訪。亦可以觀其出入動靜之機。總之。地方之安否。惟在親民之有司。勿作無益以害有益。勿規小利而忘大經。勿工於悅上而紕於信民。勿執私見而昧恒理。庶幾乎足副大人之訓也。雖然難矣。院司道位高而勢隔。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有司孰不欲其賢。而不如所期者。常八九難矣。雖然。太守者。州縣之表帥。而上下之樞機也。苟得其人。則州縣之承風旨而凜憲法者。可朝令而夕至也。某五月初開考。貴陽六月中竣事。六月二十二至安順。現在考試兩郡生童與考者。俱倍多於前。足覩民間餘力。併聞。

陳剿撫古州苗匪疏 雍正八年

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

竊查古州三保地近諸葛大營。而車寨尤逼處營側。營基乃其舊地。今旣就地建營。豈遂帖服。況撫臣張廣泗前往招撫時。原止結以恩惠。並未示以兵威。苗性犬羊。何知信義。爲久長計。臣並不能安枕。去歲在黔時。曾面

誠張廣泗。謂必當相機剿除。以圖善。漢又切札告之。據覆車寨恭順已如內地。實可放心。副將趙之英所稟亦同。臣答云。愚非好殺人者。人所共信。但恐今日不殺少。日後將殺多。反是罪過耳。如果恭順。何須加兵。其餘不恭順者。則無可姑息。此臣從前札論之節要也。查上江之要隘。在來牛下江之咽喉。在溶洞。諸葛營在中權。以扼首尾。慶遠荔波在兩頭。以作關鍵。形勢所在。應計全局。若一處或縱兇頑。將諸務皆有阻礙。利害不在目前。功過自有。聖鑑乃諸臣始終信其恭順。一意姑容。果致有日月等寨之變。臣立即切札撫臣。並嚴諭軍前文武。以古州三保既未示以軍威。亦未曉以法紀。寸鐵未繳。一人不殺。而驟望其甯帖。無此理。無此事。此番反覆。固早在意料中。猶不幸中之幸事。今六寨肆惡。其中必有一寨主謀。時刻隱憂者。車寨耳。今反以車寨洗白爲辭。若無反念。何用洗白。既欲洗白於後。何不出首於先。萬勿失此機會。更待後舉。凡事務籌遠久。斷不忍少有支飾。難固不辭。罪亦不避。倘目前惟圖苟安。日後又將有事。即遲至十年二十年。官去身亡。猶有餘愧。猶有餘恨。續據張鉞趙文英等報。六寨剿洗後。羣寨膽落。其滾裏一處。有龍早佳沙黨。祥擺裏黨。鳩分遮膽寨。曾逞兇悍。伏草傷人。隨後遵諭料理。查滾裏地方。共計七寨。路徑既熟。懲創已遍。倘不獻兇繳器。洗之甚易。隨於初九日撤兵回營。料理車寨。臣隨即批飭。車寨爲腹心之患。屢經密諭嚴剿。蓋亦幾經籌畫。非了無確見者。詎料此報甯帖。彼稱恭順。直信不疑。惟恐多事。不知該文武等。何愛於車寨。始則養癰。繼則諱疾。若必欲庇護而聽從之者。今且潛爲日月六寨之主謀。暗作龍早等寨之羽翼。此實老姦巨猾。決非蠢苗比。若復姑息養姦。終必受其大害。今亦無多言。示剿示撫。聽汝等爲之。王法無私。軍令具在。惟功與罪。其各自取。大約兇器不盡繳。兇寨不盡除。則如何調劑。如何撫綏。恐終爲不終年之計。以云善後。則萬不可得之數也。隨據趙文英等

稟稱車寨苗民自招撫以來。加恩實倍他處。乃該苗外雖恭順。中懷叵測。前勦定旦時。苗民卽有悔錯聽車寨之語。勦除日月寨。車寨有人助鎗。昨攻中保。擒苗頭。亦供車寨勾結情形。龍早寨內。又有車寨之人。今日始知批諭所云。腹心之害不除。則四肢百骸終不平復。實爲深知灼見。前此第據其外貌之恭順。並不能察其中藏之險惡。目下一面遵諭巡察。溶洞滾塘誠僞一面親赴上下江。會勘酌議安置。全盤收拾。可望永甯等情。臣隨復批飭以全局未定。難與圖成大害。旣除尤須防後。但屬軍器必盡勒繳無餘。凡有兇頑必盡嚴拏正法。老弱幼稚必分別安插之方。逃散流亡必審處招集之策。至該寨地址。或分營駐劄。或招集住居。應熟籌妥議。其溶洞雖無抗違。滾塘雖已羈縻。正當察其情形。乘此速爲布置。勿以一簣之虧。致廢九仞之力。則火種必然。草根致蔓。無事而有事。又將多事矣。臣看得古州等處地方。遼闊險深。界連楚粵。加以強悍富庶。器械具全。故千百年來。皆棄置化外。而不能制。今雖仰賴聖主威德。指授精詳。剿撫開通。已二三千里。前後所收鎗械。亦二三萬件。然籌度情勢。欲其知敬知畏。不敢逞兇。縱少有蠢動。隨時殄滅。似一二年內。尙可以就緒。若欲其知禮讓。知法度。革心服化。一變馴良。此內地所猶難。卽悉心調治。亦非十年不能伏念臣身受殊知萬難報稱。所可以自信者。只此一心。若或草率辦理。粉飾苟安。是昧天良。是滅人理。斷不敢暴棄至此。但新開苗疆。約共十餘處。計地數千餘里。能整頓易求。妥當難選。才幹之員。猶易得。忠誠之人。其難惟督撫大吏。或自用聰明。或專慮成敗。欲見長而護短。不因事以從人。則雖有賢能。又將不能用。亦且不爲所用。臣不揣愚鈍。爲方隅百年計。念茲全黔。念及滇粵。並念及川楚。輾轉籌思。輒徹夜不能寐。私心自誓。惟有矢竭血誠。及身努力。期無負我慈父。以免爲罪臣。而凡遇文武僚屬。傾吐肺腑。務規以正。望爲邊疆保障。以備國家任使已耳。

陳綏定苗疆方略劄子 乾隆元年

楊名時

竊惟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止戈所以爲武。惟德足以感人。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甯帖者。查貴州接壤苗疆地方。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間。與內地犬牙相錯。爲漢人傭工雇值。彼此相安。其來已久。若生苗則盤踞深山密箐之中。足跡不入內地。且有熟苗以爲捍禦。時以官兵威力相恐喝。故生苗亦絕不萌窺伺之想。自開拓苗疆之計行。於是生苗地界。爲官兵所駐劄。漸次踞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駐劄之地。山高路阻。水泉不通。食貨百無一產。軍糧運至山下。官兵接運山上。尙有二十里之遠。勞苦驚惶。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爲本色。少給腳價。責令運送軍糧。費用加倍。終年不息。且每被抄劫。而百姓益不得安其所。至於熟苗之苦累。更有數倍於兵民者。無事時則供輓運力役。用兵時則爲嚮導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官兵勝則生苗乘間抄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人。人人有赴湯蹈火之慘。有識者已決其有不靖之勢矣。至速禍而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未甯謐。而地方官遽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十之二三。而不得賞者十居七八。貪心不遂。已生叛心。加以熟苗勞重累深。全無賞賚。愈增怨忿。因而勾結生苗以作亂。至於不可禁禦。又從前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人願獻其地。以爲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司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全軍覆沒。後至生熟苗人合併。因而侵軼內地。往時內地防駐之兵。皆以開拓苗疆之故。大半移駐苗界。而內地反致兵單汛弱。苗人如入空虛之境。兼以

道路險易。爲熟苗所深悉。無處不被蹂躪。間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慘戮。甚至賣其妻女。以入私橐。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當。敗衄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此皆無罪平民。我國家百餘年來。休養而生息之者也。目下黔省大臣奏報。度必以苗人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爲辭。然以臣計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計。不過曰勦與撫而已。今欲勦則夷方山勢陡絕。鳥道僅通一線。一夫據之。百人不敢過。卽有時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滾箐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誰何。凡飛報大捷。多屬此類。此勦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人積怨已深。且幾番受誑。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常萬不得已之時。恐不肯輕就籠絡。此撫之所以難也。爲今日計。唯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駐內地。修築城垣。於要害處所。增立壁壘。屹立互峙。碁布星羅。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擒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懸賞格。以購渠魁。而脅從罔治。有能擒縛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衆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一面加意撫綏熟苗。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凌。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託。熟苗又荷生全。自當悅首帖心。抒誠向化。若因循修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甯邊之善策也。

此鄂公去滇後。官吏辦理不善。以致激變之情形也。故附之文端諸疏後。以見非常之原。不但創始難善。後尤難然。因此遂欲盡棄前功。復還苗地。是則因噎廢食矣。迄今百年來。黔滇安堵。人人服文端之功。而後知遠大之猷。固事久論定也。

接教暨文武各稟。初十進攻情形。雖未勦滅賊巢。而我兵軍威稍振矣。前以標弁回省。面稟鄧橫情形。按圖籌畫。爲攻圍二策。或可少補千慮之一。茲者鄧橫東西南三面俱築圍牆。此誠令其糧盡自斃之計。但聞日落緊閉營門。天明信礮方開。夜間任賊披猖來往。此大不可按賊寨北面臨河。賊若無糧。必於此間渡河搬運。寨中之糧未盡。寨外之糧復來。賊何由斃。雖圍無益。若云唇齒相依。歸罪於別村別寨之私賣。獨不思重兵壓臨其地。尙敢無忌肆行。則別村別寨。有不畏之如虎。唯命是從者乎。此未可專咎之私賣也。據僕之愚。應於北河一帶。每夜添設巡兵三百名。逐營逐夜輪班更換。以均勞逸。該兵若干。給與號令。設遇賊人渡河搬糧者。卽聲號截殺。該班營將領兵。卽刻策應。誤者處以軍法。至於三面圍牆之外。亦應量地遠近。計兵多寡。分段撥兵巡瞭。以防排牆搬運之事。設有縱逸。責有攸歸。此困圍絕糧之策也。查得賊寨形如品字。名曰三貫。外竹內塘。今復備禦兩月。益加完固。初十之合攻。將可謂勇。兵可謂銳。搶奪礮臺。進逼賊寨三四次。可稱竭力用命矣。奈賊徒潛藏牆內。暗放鎗標。路徑窄狹。官兵不能成列而進。當先者受傷。在後者無從措手。竭蹶合攻而不能破者。當實限於地勢之不便耳。爲今之計。其外層竹圍。須用火攻。雖係青箐。若多堆乾柴。火力卽大。必能焚燒。其隔牆土牆雖堅。若擡大礮逼近施放。自可洞牆徹屋。進攻之兵。不必過多多。實無所用力。亦不必令合攻。合則兵力不繼。今查現在官兵三千四百餘名。土兵二千六百餘名。以官兵三千計算。分爲三班。每一日一千名爲一班。內撥五百。先從四甲儘力進攻。蓋因四甲寨旁有黃土小坡。平衍可窺寨內。若奪得此坡。鎗礮疊施。便於攻取。而進攻之法。應將制軍所發擋牌數十面。盡行浸濕。一人扛牌。一人扶把。排列先行。刀手鎗手錯雜隨牌以進。只用進步排鎗。從牌隙打出。然必見賊而後放鎗。切不可似平日演習連環。隨手向空施放。使賊避我鎗。而賊

鎗反出我之不意。若賊寨有緊要礮臺。須將送到之定南礮專擊。礮臺之賊不得存身。則礮臺之近者可奪。遠者無用矣。再將土兵亦分三班。撥三百名。令抬大礮挑乾柴多帶擲牆器械。跟隨在後。遇竹便燒。遇牆便拆。遇棚便斫。遇塘濠不能渡者。一面令兵或拆牆填濠。或斫竹搭橋。一面抬駕大礮攻打隔塘之牆屋。凡有賊寨牆孔。可以放鎗傷我之處。官兵即將擋牌救護。使土兵得以放膽用力。總之不燒其竹。不拆其牆。不火其屋。不填其塘。賊有藏身之所。兵無立足之地。終難成功。必須逐步攻打。即逐步拆毀。逐層攻打。即逐層拆毀。自然漸次逼入。若能攻破門甲。官兵即便駐劄其中。勢如破竹矣。此外五百名內撥一百名帶土兵一百名向六甲。又撥一百名帶土兵一百名向九甲。遙爲牽制。以奪其勢。其餘三百名令果敢將帥統率。前後應援。再令能員居高瞭望。若六甲九甲果可乘虛而入。則舉動號旗。牽制之兵可進取。援應之兵亦即協攻。夫兵既分作三班。三日輪攻一次。我兵有休養之期。賊徒無喘息之候。若賊每日如此躲藏。官兵每日如此攻擊。不過旬日。破之必矣。若賊情極勢窮。拚命決死。官兵更可併力殺賊。以洗前恥。此攻戰寸進尺取之策也。至於言不盡意。惟賴臨時調劑。布置得宜。若止驟然竭力一攻。攻不能進。進即退出。遂撐目以俟。遷延時日。師老兵疲。豈計之得哉。僕非泛論攻圍之法。乃就鄧橫形勢再三籌畫。恐舍此不能破此寨。且二策必須並用。圍則截其外援。糧盡自斃。固可計日而待攻。則毀其巢穴。躲藏無窟。更可立絕其命。況官兵一日進攻。兩日歇息。賊易破而兵不勞。望速用以試其可。

進剿義甯逆苗條議 乾隆 年

楊錫綬

竊照義邑苗裔悖叛不法。憲臺調兵進剿。并定議分兵三路。一石村。一龍勝。一貝子堡。同時並進。使賊勢分力。

弱區區小醜。蟻合蜂聚。釜底遊魂。行見立膏斧鉞。顧克敵之謀。在圖其要領。謹據一得之愚。爲憲臺陳之。查石村一路。爲賊衆聚集併力死拒之地。故我兵四千。相持一月。尙不能取勝。今奉憲臺指畫。令貝子龍勝兩路俱進。以散其附和。孤其併力。卽所以籌石村也。然兵至四千。遂終日深溝高壘而已乎。夫兵論強弱。不論衆寡。在用之何如耳。以石村近日稟報情形而論。初二日之挫。則以搜箐深路。猝然遇伏。諸將不相顧援也。十五日之挫。則以進據山梁。賊衆來薄。我兵無關志也。非賊之火藥多於我之火藥也。非賊之器械精於我之器械也。非我已安詳謀定。中堅兩翼。井井有條。奇正相角。再接再厲。而見其彼強我弱也。且苗獠男女服飾不異。動則妻兒子女俱隨。又大兵之聲勢未張。卽願降村寨。亦迫於兒惡之勢。而姑且附和。以徐觀其勝負。則軍前之所謂漫山遍野。整千成萬者。安知不係老妻幼子。俱在其內乎。安知不有願降村寨。亦姑助之搖旗呼噪乎。況此等兇頑。究係漢奸煽惑。致成騎虎之勢。非真有圖大事謀不軌之心也。得意則附。失意則離。非真有衆志成城。固結莫解之勢也。我兵一戰而勝。則散其十之一。再戰而勝。則散其十之二。三戰而勝。則散其十之四五矣。聞十八日之舉。我兵小勝。卽有地林等寨七頭人。來營投誠。此非其明驗乎。但此時官兵拘於衆寡之形。人多怯志。卽諸將多非久歷行間之人。冒少成算。欲挫兇惡之威。須鼓我兵之氣。欲鼓我兵之氣。莫如於鄉勇士兵之中。挑選敢死之士二百人。爲我軍先鋒。其挑選之法。懸以重賞。誓以必死。殺賊再與重賞。拔補不測。許以厚卹其家。其用之之法。毋論兇苗來犯。或我兵進攻頭隊。令官兵施放鎗砲。卽令此敢死之士隨之。敵少懈。或近前直犯。領兵之員。卽麾敢死之士。人持順刀或標鎗。併力前進。直刺直砍。而大兵繼之。稍有退怯者。卽斬以徇。夫一人拚命。百夫辟易。況數百人奮不顧身乎。如此而戰。未有不勝一勝而我兵之氣作。再勝而我數千之師。

皆敢死矣。賊雖數萬計。一月可盡滅也。

粵省訓練鄉勇疏

楊錫級

奉部議。廣西猺獞雜處。山深箐密。又連接鄰省諸苗。易於滋事。是以各州縣舊有鄉勇之處。多因逼近苗疆。其土著民人。能慣悉苗情。周知路徑。是以訓練鄉勇。以爲協助兵壯之用。今該布政使奏稱。通省州縣鄉勇。有已經訓練者。亦有一名俱無者。請於通省州縣。俱令訓練鄉勇。其硝磺飯食之需。於鹽羨公項給發等語。查訓練鄉勇。皆係民間自行團練。地方官弁。但司督率稽查。若如所奏。量給充公銀兩。則與向來鄉勇之例。殊不畫一。且訓練之處。必其地鄰接苗寨。方爲有益。若并非苗人逼近之所。概爲添設。亦屬虛文。應將該布政使所奏。交與該省督撫詳悉查明。不必拘定通省州縣。但果係苗疆地方。實在應行添設之處。仍照向來訓練鄉勇之例。速奏明辦理可也。乾隆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臣等欽遵。飭司移行各道府州詳查去後。茲據藩臬二司查明酌議前來。臣等查粵西僻處邊隅。苗獞土獞雜錯而居。此輩生性蠻野。動輒仇殺相尋。是以向來地方居民。多自設鄉勇。以爲防衛。其中有堡卒耕兵隘丁狼兵土丁名色不等。均之皆鄉勇也。凡此選當鄉勇堡卒狼兵隘丁耕兵土丁之人。或有公遺田畝。充其役者。卽食其田。或村寨相沿。資其力者。卽公其養。大約無事則把守隘口。捍衛莊村。有事則差遣委用。聽於州縣。由來已久。亦不知起於何時。迨我 國家承平日久。重熙累洽。苗獞土獞漸知畏法。此項鄉勇人等。遂不無人數不足。及老弱應役之弊。至於州縣官。或有循乎向例。每歲冬間。調集操練。獎賞一次者。亦有向不操練。卽因仍其舊者。此布政使唐綏祖所以有請一體團練之奏也。但所屬州縣。有逼近苗獞與不逼近苗獞之分。而鄉勇原係民間自行團練。亦可毋庸另給充公銀兩。以

爲修理器械。及八城飯食之需。誠有如大學士所議者。臣等查粵西所屬。如臨桂靈川興安永甯永福全州永安恭城賀縣修仁岑溪桂平貴縣宣化隆安橫州永康維容柳城羅城融縣來賓宜山思恩東蘭上林遷江西隆凌雲天保歸順鬱林博白北流陸川興業等三十六州縣。或鄉勇。或堡卒。或耕兵。或隘丁。或狼兵。或土丁。多寡不等。原有設立。今當飭令各州縣官汰其老弱。補以精壯。毋得缺額。及再以老弱冒濫。如富川蒼梧懷集平南武宣上思養利左州崇善甯明馬平懷遠象州天河河池武緣西林等十七州縣。或係逼近苗獍。或係邊隘要區。向俱未設鄉勇。今已飭令酌量扼要村寨。量行設立。有據報業已選充。報有名數者。有現在選充。陸續具報者。應俟設立齊足之日。造冊報查。如義甯一縣。雖近苗寨。但龍勝以內。已經設協安兵。又陽朔灌陽平樂荔浦昭平藤縣容縣永淳新甯賓州奉議等十一州縣。皆非逼近苗獍。應遵照大學士等原議。俱毋庸設立。此項鄉勇。原有額設州縣。其所食公田。及公給口糧。一仍其舊。毋事更張。其新議設立者。應令倣照鄰近州縣公給口糧之例。聽民自行辦理。至於訓練之處。州縣向例冬間傳集操練者。應仍其舊。其有向不操練。及今次始行議設者。當令州縣於冬間農隙之時。近城者傳集操練一次。其遠鄉。或因公下鄉之便。就近操練。或委派巡官查點操練一次。亦不必會同營汛。其技藝可觀者。令州縣官酌量捐賞酒食花紅。以示鼓勵。至或地方有事。應行調遣。隨同官兵協剿。則照土兵之例。給與鹽菜口糧。事竣分別獎賞。又地方官訓練鄉勇。原係分所應爲。若非親歷行間。卽鄉勇勦捕有功。亦可毋庸請予議叙。總之鄉勇之設。係爲居民捍衛起見。地方官止當鼓勵稽查。而不必過爲繁擾。則應役者不致有名無實。而鄉勇與居民均得羣安於耕鑿之常矣。

乙丙湖貴征苗記

魏源

嗚呼。以予所聞。乾隆六十年紅苗之役。蓋與當時奏牘頗殊。云初苗未變也。畏隸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戶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永綏廳勾補苗訟。竊牛於官。而鬪寨爲病。遂激石滿宜之亂。雖旋撲滅。而苗禍已胚。蓋苗積忿永綏尤甚。始廳設苗巢。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民地。獸窮則鬪。於是奸苗倡逐客民。復故地。而羣寨爭殺。百戶響應矣。乙卯正月。貴州銅仁府苗石柳鄧妖煽其黨。官捕之。遂叛。焚掠松桃廳正大營。湖南永綏黃瓜寨石三保應之。永綏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以兵六百往捕。狃於勾補之役也。責苗縛獻。而鎮筸鎮總兵明安圖亦以兵八百。攜繩索以往。會營鴨西。夜苗忽數千焚鴨西洶洶。而軍中止短兵。無火鎗。且鎮筸苗吳半生吳隴登吳八月。及乾州三岔坪苗同蠢動。火光照百十里。鎮筸路絕。遂議餌苗向永綏。講且行。而沿途益蠶集。又從苗給盡釋兵仗。明安圖等束手死焉。脫者數人。時二十三日也。遂圍永綏。而乾州鎮筸苗亦同日各圍其城。永綏城僅餘兵二百。士民自嬰城守。乾州本土城遊擊陳綸又以營兵遁。明日遂陷。同知宋如椿死之。貴州總兵珠隆阿亦被圍正大營。苗疆大震。二月。詔雲貴總督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及湖廣督撫合兵討之。復命侍衛額勒登保德楞泰往贊軍務。福康安既解嗅腦松桃大營。諸圍招撫各寨。三月。貴州苗略定。和琳亦定秀山縣苗。以總兵袁國璜守柵門。而自會福康安於松桃。乃遣總兵花連布將精兵三千援永綏。三月十一日。連戰至城外。圍解。而湖南提督劉君輔亦以兵二千。自保靖與總兵張廷彥合攻永綏。西北苗據花園。斷浮橋以拒。劉君輔結筏渡。破斬數百。遂復花園。守以張廷彥。而自攻隆團鴨保。轉鬬入花。劉二將苗並憚之。曰。花虎黑虎。劉髯黑云。福康安大軍亦於四月十三日至永綏。進剿黃瓜寨巢穴。而苗旋阻鴨保。餉道不通。花連布乃護貴州糧以餉永綏。中途遇伏。幾殆。適大軍遣救至。得免。時湖廣兩總督一畢沅駐辰州。

總軍需而

統兵鎮守是月

以兵六千由瀘溪以復乾州。遇苗苟拜巖。急匿輜重中。以遁。衆土崩。苗乘

勢四面躡。

僅身免。顧以殺賊無算聞。

詔旨稍獎之。而仍責曰。胡不乘勝追北。而回守空城。蓋

明

見萬里外矣。自是無敢東路進者。而賊久踞乾州。遂出瀘溪巴斗山。大焚浦市。分寇瀘溪麻陽東北。復逼鎮守。

福甯請急調荊州滿兵二千前來。而按察使阿

者駐鎮守。方日以詰捕漢奸爲事。兵日擒良民邀賞。而苗

出入橫行。顧無誰何者。五月。荊州將軍觀成至。始下令止之。劉君輔在永綏。則提孤軍欲復通。鴨保中途冒圍

數重。突殺出。幾不免。及隆團始遇袁國璜張廷彥援兵。乃保隆團。而鴨保餉道復塞。蓋永綏處生苗。突與北保

靖西松桃南鎮。竄東乾州。而賊巢則平隴。鴨保左右營各寨。介四廳間。皆疊嶂。嶮險。惟鎮守一路。聲勢四接。由

瀘溪進乾州。僅九十里。而福康安和琳由貴州來。遽從銅仁正大營穿溪。巢往乾州道。既險遠。而劉君輔所請

五路進兵策。亦不用。苗遂專伺大營。所向據險死拒。而各營兵非奉令。又不得自爲戰。故賊益張。及劉君輔隔

隆團苗。遂復圍永綏。晝夜急攻。兩月餘。副將富志那遣告急。大營連數十輩不達。最後達二卒。始道四川提督

穆克登阿往援。苗并力拒援兵。而劉君輔亦遂由隆團轉戰入。八月。圍始復解。而竟無奏牘云。苗叛時。惟沿邊

土蠻不從亂。土蠻者。故土司遺民也。聚衆自保。苗甚憚。有言其頭目張廷仲不軌者。既而得白。遂討賊自效。自

後永順保靖無虞。得其力。劉君輔花園之戰。亦以土蠻三百陷陣。其明年竟購保靖。蠻誘禽石三保云。而大軍

自四月克黃瓜寨。五月六月阻大烏草河不進。七月渡大烏草河。抵古丈坪。八月奏克烏龍巖楊柳坪。而吳八

月據平隴。遂稱吳王。自石氏起事。巢穴旋破。至是而吳氏復稱吳三桂後。妖煽遠近。平隴黨轉盛。石三保石柳

鄧皆附之。于是九月。下詔暴諸苗罪狀。晉封福康安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以風勵將士。十月奏克毛豆

塘摩手寨。龍角砦。進牛練塘。圍鴨保。距平隴賊巢七十里。時苗酋皆許官爵花翎。散苗優以金錢。吳隴登亦許。禽吳八月自效。然吳八月子廷禮廷義復與隴登仇殺。負嵎自若。十一月奏克爆水營。天星寨。十二月奏克擒頭坡。嘉慶元年正月奏克連營山。二月奏克壁多山。高吉陀。三月奏克兩又溪。平逆。四月奏克長吉山。結石岡。距平隴三十里。而

詔責復乾州城。遂指乾州去冬以賊併力。距大軍始令鎮守總兵袁敏等由瀘溪進。乾州與大軍犄角。兵至丑地。以大帥欲專乾州功。阻河溪不進。而劉君輔失大帥意。亦束手不得展尺寸。至是七省官兵持久一載餘矣。始既奏賊么麼不足數。及老師曠日。則頻以大雨山水暴發為辭。而餉道崎嶇。先後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弁百餘人。月給鹽糧銀者數萬人。旋撫旋叛。軍士不習水土。中暑毒死日衆。數省轉輸費巨萬計。而朝廷焦勞日盼捷書。敕詢絡繹不絕。五月大學士貝子福康安卒於垣。子巖贈郡王銜諡文襄。

六月和琳復乾州。使額勒登保等進攻平隴。而自與畢沅福甯及巡撫姜晟等遂奏善後章程六事。大都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撤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惟購收槍械一事頗關係。而議旋寢。及嘉慶十年兵備道傅鼎始按寨勒繳四萬餘件。云而和琳亦八月卒於軍。贈一等宣勇公。額勒登保既偏平隴賊漸蹙。至是

嗣和琳任。又詔將軍明亮自湖北往會之。以鄂輝代劉君輔。九月大兵奪平隴隘口。而畢沅已力請罷兵。蓋三省教匪方起。四川達州既未撲滅。花連布又討貴州銅仁賊戰死。而湖北尤猖獗。畢沅無如何則欲移苗。疆諸將兵討之。詔書切責不許。十二月大軍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於是遂封額勒登保威勇侯。明

亮襄勇伯。德楞泰繼勇子。餘進級有差。時鎮守黑苗猶多未覩大兵。額勒登保與穆克登阿分畧餘黨。而教匪日熾。明年三月遂班師。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移征湖北矣。畱官兵二萬分防。令提督鄂輝駐辰州。及新設綏

靖鎮總兵魁保鎮鎮總兵富志那分領之。裁留土塘苗兵三萬七千。月給鹽糧銀如故。畢沅姜晟一意主撫。而邊無甯日。則鳳凰廳同知傅鼎募勇修碉。悉力禦之。及嘉慶四年。黑苗寇邊。事聞。於是皇上下詔曰。楚苗已奏戡定。何匪苗吳陳受復敢糾衆犯邊十餘次。不法已極。可見前此福康安和琳辦理。止是將就了事。其實何嘗底定。自是湖貴復屢用兵。至嘉慶十年始靖。皆傅鼎總理邊務功。鼎復某總督書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撫兩端。叛則先剿後撫。威克厥愛。乃濟。邇者楚苗之役。和福二公以七省官兵。鏖伐二載。而未底定。何哉。論者謂始則恃搏象之力。搏兔以爲功。成指顧而無暇。總全局以商定。算繼則孤軍深入。苗巢前堅後險。實有羝羊觸藩之勢。兵頓烏草。河牛練塘。九龍溝者。俱屢月不得已。廣行招納。歸咎於民之爭占滋費。盡撤苗巢。營汛四十八處。以期釋怨罷兵。不圖苗人如豺貪狼。養驕子大功未就。相繼發志而歿。踵其後者。承士卒之疲勞。國帑之糜費。又值川楚事急。倉皇移師北去。是以苗志得氣盈。鴟張魚爛。不可收拾。而大兵旣罷。勢難再議。興戎鼎思民弱。則苗強。民強則苗弱。因而衛民以壯其氣。練勇以摧其鋒。駕馭以伸其信。鵬剿以威其凶。碉堡旣成。我塘斯固。堅壁清野。無可覬覦。而後入其穴。扼其頤。奪其距。殲其魁。稂莠漸除。良善乃怡。此又嘉慶二載來辦理情形也。傅鼎之任鳳凰廳同知也。以前禽苗酋吳半生功。別有傳。

據嘉慶四年有苗疆何嘗底定。前此辦理諸臣將就了事之。諭旨故作是篇。蓋此。旨亦在修方略之後也。

湖南按察使贈巡撫傅鼎傳

魏源

傅鼎字重庵。浙江山陰人。祖體仁。江西萬安縣知縣。父兆東。四川南部縣典史。始鼎以府經歷仕雲南也。猺夷

擾邊威遠廳屢戕問知大吏以鼐往圖之。乾隆五十九年以馘猓二百餘功擢知甯洱縣。明年從雲貴總督大學士嘉勇貝子福康安討貴州湖南紅苗。復以計擒酋吳半生功。賜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用。旋丁母憂。以金革奪情。嘉慶元年冬授鳳凰廳同知。廳治鎮筵。當苗衝戶竄亡。而明年春大兵已移征湖北。教匪月給降苗鹽糧銀糶糜之。而氛愈惡。藉口前宜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司事者至倡以苗爲民之議。議盡應其求。鼐知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強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壯。而礮其要害。十餘礮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妨出沒。遂死力攻阻。鼐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台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礮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互山澗。哨台中邊牆。礮台橫其衝。礮堡相其宜。凡制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畱孔以槍。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爲之。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敷。犄角故勢強。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鼐開邊釁罪。又兵備道某者。阿意各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四年鎮筵黑苗吳陳受衆數千犯邊。於事有苗疆何嘗底定之。詔責巡撫姜晟嚴首賊。鼐爲禽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年礮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露潛出沒。每哨台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筵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適諜晒金塘驍苗悉出掠瀘溪。卽夜三路擣焚其巢。復回要伏苟拜巖。大殲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面二百餘里之貴州邊。尙未修備。故石岷苗復思狡逞。煽十四寨。並附近湖南苗以叛。鼐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貴州巡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遂以招撫戡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槍械皆未微。各寨方沸然。邊民

赴○懇○雲○貴○總○督○琅○珩○琅○珩○至○急○檄○鄭○會○勦○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鄭○使○貴○州○兵○攻○其○前○而○白○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猿○引○上○黎○明○始○達○礮○天○降○火○寨○起○貴○州○兵○望○之○亦○奮○呼○奪○隘○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貴○州○兵○左○右○裹○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峽○至○哺○礮○破○之○追○逼○其○寨○曉○苗○方○迎○死○戰○卽○分○兵○火○寨○上○潮○潰○而○下○潮○亦○望○風○潰○又○爲○守○隘○貴○州○兵○禽○斬○前○後○殲○苗○二○千○餘○三○日○掃○穴○平○做○湖○南○法○建○礮○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爲○新○巡○撫○初○彭○齡○劾○伏○法○鄭○遂○奉○旨○總○理○邊○務○始○鄭○議○遷○永○綏○城○於○花○園○副○將○營○於○茶○洞○而○貴○州○亦○藉○永○綏○聲○援○重○其○移○鄭○屢○陳○督○撫○益○力○至○是○詔○琅○珩○查○奏○鄭○再○赴○銅○仁○面○陳○永○綏○孤○懸○苗○巢○形○釜○底○自○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外○卽○苗○地○有○三○難○二○可○慮○并○請○於○貴○州○邊○設○螺○螄○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琅○珩○乃○奏○移○駐○是○七○年○九○月○遂○移○之○既○而○其○城○羣○苗○爭○占○彌○月○槍○礮○開○黔○境○鄭○以○鄉○勇○數○百○深○入○忽○遠○近○苗○大○集○急○上○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相○繼○鄭○以○奇○計○穿○圍○去○苗○疑○不○敢○偪○然○自○此○遂○議○繳○槍○械○以○絕○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綏○生○苗○鳳○凰○黑○苗○之○勦○矣○初○永○綏○以○廳○城○掣○肘○從○未○深○入○其○巢○果○抗○繳○槍○械○而○積○惡○石○宗○四○等○并○阻○丈○田○土○復○糾○數○千○苗○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立○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敗○之○旁○都○河○使○永○綏○鎮○營○兵○扼○後○路○而○自○分○兵○進○攻○連○燒○六○寨○乘○勝○窮○追○至○陽○孟○岡○嚴○寒○山○路○凌○競○方○少○息○忽○五○鼓○萬○苗○突○至○跳○起○揮○兵○禦○之○時○火○藥○餘○數○十○觔○而○後○路○既○絕○苗○四○面○急○攻○銃○發○如○雷○勢○岌○岌○會○雨○霰○雜○下○苗○繩○硝○澤○槍○凍○比○曉○我○兵○乃○刀○架○並○前○人○自○爲○戰○鏖○至○山○後○斬○墮○溺○死○二○千○餘○生○擒○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連○勦○破○口○漏○魚○補○抽○等○寨○焚○巢○破○卵○是○役○也○賊○起○事○卽○戕○良○苗○故○鄭○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槍○礮○刀○矛○三○千○有○奇○餘○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此○後○惟○高○

都兩頭羊役。遂不復用兵。二寨皆鳳凰深巢天險。各寨繳兵後。猶負固。至是皆乘雨夜晦。濛襲之。懸徑出奇而後破。其貴州苗未繳槍械者。亦發印諭五十道。遍檄黔寨。咸震疊無敢抗。時嘉慶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有進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并力拒大軍。竄則偵諜間然。聲東擊西。倏然其去。忽然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情益紕。從來備西北邊。莫善於李牧一大創之之法。禦流寇。莫如堅壁清野。法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鵬勦法。專用之。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迫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惟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疆用兵。異他地。重山深壑。奧複巘嶒。而苗獠騰獸。驚如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衆。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廻等遂。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防及。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命中莫當。惟腰繩藥。無重衣裝。此三長也。竄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俯擊仰攻。臨敵則亦不方陣進。呼聚嘯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兼挾利刀。乘我火器甫發來戕。因兼習藤牌閃躍法。狹路則短兵制之。彼橫蠻則趨捷勝之。每戰還必嚴汰。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貨載道。無反顧者。其甘苦若妻子。哭陣亡者子弟。報公憤如私仇。而鄉兵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人。是以致死如一。十年勦永綏苗事聞。詔各省督撫提鎮。以公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壑。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之。俾司苗疆者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禦苗錯舉。皆於十年歲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重。及事定。民爭復業。屢有訟言。於是議者人異詞。余獨載第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衛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礮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

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師後苗雲擾波瀾如故維時殫竭心籌之無出碉堡爲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卽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燼焰熄堤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載用兵來已耗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勇不得不散則碉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虞則自圖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逸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碉堡疏密爲田畝多少鳳凰廳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碉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碉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馴止設碉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碉堡百餘畝留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以成圈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也異族偪處非碉堡無以固碉堡非勇丁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近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卽後路同資屏蔽亦樂損有餘以補不足況所募土丁匪其子弟則其親族而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輸租視古來屯戍以客卒土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爲盜賊爲無賴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積久制益密田益闢則又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備補助濟折耗以廩屯官授屯長以給老幼丁賞練勇暨歲修城堡暨神祠學校養濟院育嬰堂費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勒出屯效力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苗卽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

其經費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墾躬耕者。其訓練與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爲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毋挾槍矛尋睚眦釀釁。則永永不窮且變。遂同學校同考試。嗚呼。其善深長思矣。雍正間。張尙書廣泗改黔粵苗歸流。設九衛軍屯法。蓋以經略督撫之權行之。故帖帖無異議。雖區區守土臣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吏。不掣其肘。卽已幸。徒自奮於齟齬拮据中。蓋獨爲其難。卽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烏合數千衆。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詔曰。國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備道傅鼎。專司苗疆。十有餘載。鋤莠安良。除弊興利。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勤懇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適苗駸駸向學。籲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未滿其人。尙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傑出之才。堪爲封疆保障。若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卽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鼎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門一木匭。訴者投滿其中。夜歸倒出閱之。黎明升堂。剖決盡兵民以事至。直至榻前。及爲按察使。一如同知時。下無壅情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年復入覲。天子方將擢鼎巡撫。以大福湖南民。而六月卒於官。事聞。震悼。贈巡撫。賜祭葬。敕祀名宦祠。並許苗疆專祠。嗚呼。捍大災禦大患有功德於民者矣。鼎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狀。嗣兵備道者。桐城姚興潔禮予纂屯防志。鳳凰廳志。志例常有傳。乃傳。

論曰。方鼎之基於大吏以掎斂也。則鎮筓鎮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云。又舉歲給降苗十餘萬金以委之。故鼎得以象苗者蹙苗。富志那從征大小金川。習知山礮設險之利。鼎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二妾寡居。飢粥不給。而議鼎者。迄今閭閻焉。吁。北山勞大夫所爲太息者也。

平黎立縣議 粵東文海

何絳

自朝廷大吏。以至百執宰。皆有過人之量。以存其體統。其間寬狹安勉或不同。未有趨利如鶩。甚而迫之以威力。必恣其所取。然後已焉。此宜匹夫匹婦之所羞。況天子以天覆地載爲心。而亦屑爲之乎。今瓊府所領十州縣。卽古之珠厓儋耳地也。地方千餘里。峙其中者。爲黎母山。其山不知何許。十三州縣環山而居者也。望黎母如天際。層峰巖峩。林薄華鬱。長蛇巨獸。壺蜂握蠶。毒泉怪霧。瘴雲非午不散。申酉復合。黎岐維處於內。不知始自何時。書傳無所考。史書平書罷。皆指珠厓儋耳。卽今之十三州縣。非黎與岐也。料其丁壯。不滿萬人。又山勢峻嶮。無平陽大澤。青紋刺面。鳥言獸貌。田里不能自給。不足則以南椰鳥獸繼之。有陶無冶。有皮無帛。與繒有飛走之肉。無鹽有仗。無兵。惟木弓竹箭藤絃。若朝廷一旦興問罪之師。祇以瓊鎮之兵。審慎徐行。緩而征之。如發蒙振落耳。不一歲而撲滅必矣。然漢之路博德楊僕。唐之李復。宋之潘美尹崇珂。元之張宏範。潤里吉思。明之廖永忠。朱亮祖諸大臣。皆以平越有功。未聞其及於黎岐。何也。蓋以文身獸舌之輩。落落數千人。無攻城掠邑之志。無屠毒我生民之力。且得其地。不足益國家分毫之賦。得其人。不能當一物之用。故歷代皆以禽獸畜之。大概亦可知矣。地小而氣惡。取之且不可以一朝居。立城池。學宮衙宇倉庫俸食。徒糜朝廷無慮之金錢耳。水土腐腸。嵐霧剝膚。惟黎岐生產於斯。與禽獸無異。始能長養。卽便效順。永不反覆。而文武官吏。皆吾同類。豈

可投之荒裔必死之地乎。況珠儋之開。自西漢元鼎六年庚午。計今辛未。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矣。十三州縣。如瓊山文昌定安。雖云風化既開。而尚有土滿之歎。若會同若樂會若萬石儋等州縣。則人一而土五。若崖州若感恩若昌化若陵水等州縣。則土二十而人僅一耳。山澤之利。未盡墾也。詩書之教。未盡周也。婚姻衣帛食肉。喪葬室廬。猶恍惚洪荒未遠之世。以平原沃土。幾歷二千年。王化之久。尚且如此。況茲土者。不務加意安集。使民無遺土。聲教流行。而廣地是務。以從事於瘴癘蟲蛇之鄉。其爲計亦拙矣。其欲平黎立縣者。必以先年劫掠陵水村落幾家爲口實。此不過十年八年或五六年一見耳。然猶未確其爲黎與岐與諸州縣之人也。十三州縣。有綠旗之旅。碁布星列。戶口有分司。郡守州牧長吏縣尉保甲約束如此之嚴。果無盜乎。推之廣州諸郡。甚而京師輦轂之下。盜案尙不能盡絕。而責之未被風化之人。當乎否也。聞之瓊鎮先年擁兵勇數千。分路征黎。一鼓而克陶雍喃勝二洞。功亦立矣。而我師我民死者二三千人。枕尸相籍。積骸成邱。問其故。皆不死於鋒鏑而死於風癘之氣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哭泣之聲。至今未絕。瘴餘之病。至今未起。暫入其地。而禍烈已如此。況驅千萬無辜之工匠生靈。以入必死之鄉。棄無可耕之野乎。縣之可立不可立。黎之可平不可平。亦甚明矣。

請禁崖州營將肆虐狀

陶元渚

朝廷設立文武。各有職守。非其責而越俎代庖者。謂之侵官。常其任而折鼎覆餗者。謂之溺職。況崖州地極天末。內黎外海。尤爲重鎮。必得廉勇之將。方資彈壓之功。職自到崖州。所見職掌混雜。軍兵驕縱。不得不據實直陳。謹條上事件一營將侮文之害。崖營兵律不肅。將士驕橫。侵侮職官。如陳把總汎弁也。毆辱感恩縣典史。歷

經憲斷。方得保全。楊棍子營卒也。毆辱藤橋司巡檢。雖經告州。不得申理。其他頭目挾制有司。把持案件。不可毛舉。竊思文武各有分職。本不相關。而事事交關。事事掣肘。此侵官溺職之一。不可不亟爲禁止者也。一營將徵糧之害。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據崖營遊擊具呈總鎮轉府到州。稱兵丁是否欠糧。在有司衙門理應移營查訊。又稱兵丁輸納不前。本職願甘墊應。懇給禁示。不許州差借稱兵丁欠糧名色。私行拘鎖等情。職遵思徵比錢糧。係有司職分。兵丁抗糧。有司責治。打糧戶非打兵丁也。若必移營徵比。不容拘迫。萬一驕兵悍將。把持局面。將營伍盡爲遁逃之藪。錢糧安有輸完之日。且卽子衿抗糧。有司尙可戒飭。學憲不得呵禁。豈兵丁反重於子衿。營將反尊於學憲乎。而遊擊等倡議如此。欲令州縣倒授之權。以自張威勢。此侵官溺職之二。不可不亟爲禁止者也。一營將占丁之害。國朝營兵與衛所之制不同。衛所皆係軍籍。父子相代。兄弟相及。父兄爲正軍。則子弟爲餘軍。至於營兵。皆係召募。食糧爲兵。革糧爲民。父子不相繼。兄弟不相及。父兄當兵。差子弟當民役。未嘗有所謂餘丁也。按律凡一戶全不附籍。有賦役者。家長杖一百。無賦役者。杖八十。附籍當差。若將他人隱蔽在戶。不報及相冒合戶附籍。有賦役者。亦杖一百。無賦役者。亦杖八十。今瓊南兵皆土著。一人入伍。則一家兄弟叔姪。無不抗役。已隱戶丁之半。至崖營。則并收良民入伍。喂馬剷草。謂之餘丁。州城內遵道一坊。居民一百一十餘戶。當民役者只有兩家。其餘悉充餘丁。通計三坊五廂一十一里。奸民遁賦。逃役投充餘丁。隱蔽營內者。不知凡幾。朝廷戶口幾於盡占。而營將知而故縱。此侵官溺職之三。不可不亟爲禁止者也。一營將保村之害。竊照錢糧完欠。係有司考成。與營將何與。獨嵯州黎村。設有糧長。或營將行賂鑽謀。或州牧徇情。此委委牌卯簿。假託姓名。其實皆係營將霸佔。查余遊擊管有否淺官坊。抱內漢道浮風窰下抱古等。

村黃守備管有譚塞德霞等村。陳把總管有抱別等村。羅百總管有下高等村。居然自謂糧長額糧一石私收數倍。毒加骨髓禍及雞豚。朝廷既設有司而營將橫行干預。此侵官溺職之四。不可不亟爲禁止者也。一營將虐黎之害。州境東西二黎。凡二十村。產穀頗多。每歲余遊擊黃守備等強賣鹽觔。運入黎地。凡有米之家。派鹽一秤。徵米四秤。大村派至四五十秤。小亦二三十秤。必盡奪其米而後止。又樂平營兵。每歲稱奉營票。各村責辦獾皮四五張。灰炭數石不等。其他村或每歲灑派各村木料稻草灰炭大竹小竹等。送入營內。謂之答應公務。黎人財產盡於誅求。筋力困於差役。而爲將者視爲分所當然。此侵官溺職之五。不可不亟爲禁止者也。一營將役黎之害。查定例康熙四年五月。兵部題定。營兵或專管官以本身之事差遣。或私令貿易擾害者。專汛武弁應革職提問。今崖營兵丁或奉本官差遣。徵收黎糧。貿易貨物。一入黎村。輒勒索人夫肩輿出入。酒漿雞黍。攘攫罄盡。每歲裝運花梨。勒要牛車二三十輛。所過村落。責令黎人放牧。或遇重岡絕嶺。花梨不能運出。則令黎人另探賠補。至於擅鎖平民入營拷打。畜養無賴。狗偷鼠竊。民黎畏其凶威。有司不敢致詰。而營將坐視恣睢。以爲得意。此侵官溺職之六。不可不亟爲禁止者也。已上六款。皆地方大害。職思崖南巨鎮。而兵律無紀如此。本欲衛民而反至於虐民。本以禁暴而反至於爲暴。有司若不陳訴。上憲何由得聞。懇乞大人申飭營將。不令干預州縣。嚴束兵丁。不許騷擾氓黎。并查現在兵丁有錢糧戶役者。悉勒歸農。而別募游民以實行伍。且今衛所操軍。既無屯糧之累。又無城守之責。若使盡收入營。父兄爲正兵。子弟爲餘丁。何患兵之不足。而必令糧戶舍耒執戈。日與有司交關取鬧哉。職暫時署理。非有久任之責。何苦多口招尤。誠以崖民此時如坐湯火。仰冀大人極力主張。方能拯救。若但騰檄戒諭。彼直視爲具文。益肆其虐。崖民就死無日矣。

議設土舍之患狀

陶元淳

竊惟土舍之設。自明世至今三百餘年。其爲民患者屢矣。其奉裁革者亦屢矣。然屢革屢復。不能禁絕者。蓋以梨產甚多。下之爲土舍者。將憑官府之勢。以縱谿壑之欲。而上之爲官府者。又將役土舍之力。以規物產之利也。上下交徇其欲。交征於利。而其所執以爲辭者。不曰梨糧通欠。無人督催。則曰梨性獷悍。無人彈壓。於是乎土舍之任。屢革屢復。而終不能禁絕矣。而其爲患。畧有四端。其未爲土舍也。保舉則賄賣梨頭。委牌則賄賣官吏。此不貲之費。將何從出也。其既爲土舍也。衙門之賂遺。胥役之勒索。此無限之求。將何取償也。官派一而私派十。官取百而私取千。而無不責之於梨。酒漿雞黍。所至爲之一空。花藤皮蠟。所見皆爲己有。此其吸梨之骨髓者一也。出入乘轎。則索扛擡。營運材木。則索人夫。官府雖曰僱覓。而梨人苦於中飽。梨人正欲耕種。而土舍督令辦工。至於時晚務閒。而梨之田畝已荒。俯仰已無所資。錢糧已無所出矣。此其竭梨之筋力者一也。然其害猶未及於民也。自梨人轉徙入山。而土舍所轄之地。半爲民居。民與土舍等也。非有統轄之權。君臨之分也。今乃擅受民詞。擅理民事。甚者擅用刑罰。擅行科斂。而其害及於民矣。然猶未及於鄰邦也。自符南蛇作亂於前。符夢熊兼併於後。蠶食鄰峒。惟力是視。官斯土者。苟幸相安於無事。隱忍不言。而朝廷之疆界。不可復清矣。且如昌化當全盛之際。峩嶺舊村。皆隸版籍。德霞新寨。復入輿圖。地非不廣也。迨其季世。而此地盡爲鄰有。昌土日削。昌賦日貧。豈當時之疆界。顧如此乎。然此猶明季時也。大村峒之木空鴉營。自明嘉靖中割屬昌化。而其後爲儋州所占。至康熙四年。大村土舍王瑞昌經告本府。批行撫黎廳審斷給還。案卷具在此。近日事也。瑞昌身歿未幾。其地復爲七坊土舍所佔。而其錢糧仍累大村。又如落灑黎峒。向屬大村管轄。於康熙三十一年。

爲馮虛土舍蔡鼎昌所佔。而其錢糧亦累大村。以昌化彈丸之地。日被蠶食。何以堪此。落灑之事。職力行清理。土舍百端構釁。幸賴前憲斥逐。而儋州李牧克敦鄰好。仍復還昌。然昌之賠累。已及三年。而木空鴉營。至今未復。此其爲害於鄰邦。雖有司不得而制。又何有於黎人也。是四者皆地方岷裂之害。而一設土舍。必不能免。今又從而復之。虎而附之。以翼能禁其不搏噬乎。頃年囂競成風。一土舍也。而數人爭之。有此方到任。而彼又鑽營者。有朝獲保舉。而夕被告訐者。類皆有人焉。睥睨其旁。以故興造無端。如陵水縣白茅峒之土舍。爭已數年。職知之久矣。亦賴前憲革除。故此案之紛紜。得以暫息。而黎首第二那等。今日復有此訴。在黎人豈知爲此。仍是爭土舍者。自爲之耳。若行該縣嚴究黎首窮詰主使之。人則其奸立破。而其所執之詞。又何足議哉。至於昌化黎村。無幾有錢糧之累。而無物產之利。土舍一役。無論設與不設。總無一人肯充。此又在所不必議者也。

論平臺灣生番書

藍鼎元

臺灣海外巖疆。幅隕遼闊。高山大谷。踞其中。平原廣野。敷其外。四面汪洋。萬里金湯之固也。民番雜處。奸宄孔多。喜亂樂禍。習與性成。雖時際隆平。亦難保百年無事。今北路土番狡焉梗法。公行拒敵。傷害官兵。當局不能撲除。反議招撫。損威示弱。殊爲非計。大人躬膺簡命。總制閩疆。旌節所臨。邪氛自靖。乃蒙不棄疏拙。念及廢員。既倍三請之懇。欲爲後車之載。姑就昔時馬跡所經。揆度情勢。以當芻蕘之一助。是否能合機宜。略有補益。則非所敢知也。

臺灣機括。全在廈門。不但咽喉控扼。且信息易通。一切呼應。便捷今宜。兼程赴廈。駐劄彈壓。先飛差星。夜至閩。知會將軍撫提。併檄中軍副將。齎捧印信。率領辦事書役。迅到廈門伺候。一面奏聞。則可以安海外之人心。亦

可使軍前將弁震悚用命。

土番頑蠢。雖惡有限。所慮客民附和教誘。或乘機攘奪。我師難於兼顧。便恐滋蔓。今幸民人安靜。然亦不可以安靜而忽之。宜大張文告。慰諭臺中善良。各安生業。軍士經行地方。不許妄動民間一草一木。無騷擾驚惶之患。併令有司密爲防閑。稍有萌蘖。立即除去。倘一二無知。與番同謀。往來接濟。許所親首報。免其株連。酌量酬賞。則民人不敢有邪心。番孽可勦殄也。

土番穿林飛箐。是其長技。所慮深藏內山。無踪無影。得苟延旦夕之命。茲作亂者不過二千人。查貓霧掠至彰化縣僅三十里。水裏牛罵沙轆四五十里。大甲西大甲東二社止隔一溪。亦與諸社相連。皆在孔道平坦之中。惟岸裏山介在牛罵沙轆二山間。中有阿里史烏牛欄掃掠岸裏朴仔籬五社。號爲山深險峻。今官兵已到阿里史朴仔籬。而岸裏掃掠烏牛欄三社。尙無作亂。則野心未齊。勢尙渙散。可以嚴飭將弁奮勇撲滅。剋限一月爲期。務必蕩平清廓。倘日久滋蔓。將漸猖獗。難制也。

山中草茂箐密。土番得以蔽體。所至焚烈。最爲機宜。雖今發榮盛長。有火難用。其實夏日酷熱。午後風發。可用乾薪草引然。長風鼓煽。雖濕亦燒。不可忽也。林箐路雜。險阻難行。宜用近社番爲前導。重縣賞格。以番攻番。查康熙三十八年。吞霄土官作亂。北路參將常太多致糖煙銀布。以啖岸裏番。使擊吞霄。遂平个霧。卽今之岸裏社番不與作亂者是也。諸番惟岸裏最強。掃掠烏牛欄亦在其內。重賞之下。何求不獲。況所需不過紅綠色布。糖煙食鹽木屐等類。未爲大費。卽左右稍遠之番。無不可以智計驅遣。在臺帥之善馭之耳。番箭鏃如利刃。鋒長五六寸。或蘸毒藥。百發無虛。宜用木盾禦之。盾式高與人齊。用兩板湊合。如屋脊然。內結

繩紐可攜可佩。中藏一柱。釘以鉤連活鐵。使可撐持植立。左右酌開銃眼。以便施發鎗礮。兩盾並行。見敵則合。一人執盾。止持短刀。兩礮手鉤鑣鎗隨之而行。若遇番多。則諸盾皆合。如本馬營壘之勢。左右藤牌輔翼鎗礮。連環勢。不可當。凡番箭皆著盾上。則彼技已窮。可一舉殲滅也。

山深番野。全賴礮火震疊。弓矢之威。非所畏也。宜多用礮手。併於廈門製備火藥鉛彈。遣官運赴軍前。多多益善。有餘則存貯臺庫。爲鎮營他日之需。不可限定某時已發千觔。某時發幾百觔。惜小費而誤大事。在操家者。且不可況海外軍機乎。時人通病。所宜切戒。

大兵剿逆。逆番不得耕種。則絕糧甚易。接濟宜防。而鹽鐵二件。尤爲山中所少。番不能淡食。又不能不用箭鏃。二者急需。比糧更甚。向皆漢民及外社狡番。私藏鹽鐵。陰售重價。今旣作亂。則此等亟宜杜絕。畱心訪察。厲禁而痛懲之。無接濟之人。則不能持久。此亦一切務也。

某官素稱勇敢。臨陣肯前。辛丑征臺。甚爲出力。今屢次損威。似見小敵則怯。殊不可解。大抵官怠於宦。成身家念重之故也。此公才技可用。止待士卒少恩。及傲上二字。是其一生病痛。人才難得。不可遽行糾參。但畱心駕馭之。到廈卽作手札。極稱其前此功能。併以見在責成。危詞悚動。使之激厲奮發。有善必獎。有過必規。推誠置腹。以示栽培。俾其芒刺常若在背。而又心感寬大玉成之恩。則剋日奏功不難矣。

山谷最利土兵。招募壯丁。隨師殺賊。亦良策也。聞臺鎮募得三百人。人日給米一升。小錢二十。不數日散去大半。此必然之勢。一月六百小錢。過年不過四兩。未及營兵半餉。何能得人死力。且曩歲壯丁征臺。臺平之後。制府盡檄裁去。求一名糧不可得。斷斷怨恨。賴臺鎮沉檄不行。力爲詳請。衆心始安。迨允給名糧。又分發八郡。離

家或數十日多不願就。嗣是衆心灰冷。莫肯復蹈前轍。今若欲用壯丁。宜稍加之情意。日給略爲寬裕。開誠布公。如手足骨肉之親切。事平之後。計功擢用。下者亦安頓名糧。無俾失所。使有依戀之心。則人人皆可用也。

請除苗弩毒藥疏

高其倬

竊貴州調劑事宜。已就臣愚昧之見。會商具奏外。更有一事。雖屬甚微。然於苗情亦有關係。查諸苗之中。种苗之弩最毒。恃此拒捕。雖皆伏於箐內。所離頗遠。中人不深。無如其藥極毒。纔破皮肉。卽難救治。從前督撫亦曾設法收各苗之弩。以除此害。而深山野苗之弩。究難盡收。臣近訪得苗弩藥有二種。一種係草藥。一種蛇藥。草藥雖毒。熬成兩三月之後。卽洩氣不靈。蛇藥熬數年可用。然單用蛇汁。其毒止能潰爛。仍有治蛇之藥可醫。更有一種蠻藥。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處週流。殆不可治。聞此撒藥。係毒樹之汁。滴在石上凝結而成。其色微紅。產於廣西泗城土府。其樹頗少。得之亦難。彼處蠻人暗地賣入。其價如金。苗人以爲至寶。臣非敢欲借此卸過於隣省。但既知有此。不敢不思杜絕之計。伏乞 密諭廣西諸臣查訪。如果有此樹。請令認明形狀。盡行伐掘。再既有此藥。恐亦有解治之方。亦令訪求。臣現今亦在雲貴兩省內捐賞遍尋解毒之術。若毒弩可解。亦治各省苗蠻之一端也。

陳解弩毒藥方疏

李紱

奉到 上諭一道。聞貴州諸苗之中。种苗之弩最毒。藥有二種。一種草藥。一種蛇藥。草藥雖毒。熬出兩月之後。卽洩氣不靈。蛇藥熬成數年可用。然單用蛇汁。其毒止能潰爛。仍有治蛇之藥可醫。更有一種蠻藥。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處周流。殆不可治。聞此撒藥。係毒樹之汁。滴在石上凝結而成。其色微紅。產於

廣西泗城土府其樹頗少得之亦難彼處蠻人暗暗賣入苗地其價如金苗人以爲至寶爾等可著人密行訪問此樹必令認明形狀盡行砍挖無畱遺跡既有此藥亦應有解毒之方即便寫明乘驛奏聞欽此臣卽於本日密檄行令思恩府知府泗城同知及泗城土府三處嚴飭卽刻查明毒樹速令砍挖仍飭速覓解毒之方茲據泗城同知林兆惠稟稱訪問种苗弩箭用藥各別苗用藥百草尖所熬神用藥母配入蛇汁查藥母卽係毒樹汁曬成凡樹之汁土人皆名撒撒爲汁之土音故有汁之樹名撒在种家名製弩之藥曰礦漢人名之爲藥母今此藥已得其色帶紫但此藥雖有泗屬土人販賣賣入苗地其樹實出於左江地方業經差人徑往太平等處尋訪今於隆安地方覓得其皮葉枝幹矣至解藥之方遍處細訪已得有解治之方并敷治之法但其藥味尙未全得且係草藥其名皆土音其形狀不能辨識已覓能熬解藥之人往山中採取俟藥味齊備卑職卽偕之赴省面稟一切所有訪得解救之方先行列單呈覽等語臣伏思解毒之方雖已覓得而藥物非他處所有亦非他處人能識應俟該同知採齊藥物併帶製藥之人至省臣再加面試然後奏聞但臣欽奉 上諭令臣將解毒之方乘驛奏聞必有所用今既須兼採藥物併須製藥之人爲日尙久自應先將解方奏聞恭請 皇上指示將人藥發往何處使用以便人藥到時遵照施行至毒藥撒樹已於左江所屬南甯府隆安縣橋建村覓得三株俱高八丈圍一丈四五尺皆已伐倒其餘自當遍行搜砍但左江地方千里深山密林多人跡不到之處恐難盡去其種然軍中製有解藥卽有毒樹亦可無所患矣

議邊疆事宜四款疏 雍正五年

雲貴總督鄂爾泰

竊候補通判管旂一摺

頒發付臣查議臣謹據愚見陳之

一藥箭宜禁一條。臣查凶苗所恃。惟有凶器。臣自親行長寨。已將定廣各寨凶器查繳無餘。仿行通省。自可漸及。但查內地熟苗收繳頗易。邊地生苗查繳甚難。若盡收熟苗之器械。或轉受生苗之摧殘。則外侮之來。反無以抵禦。又不可不慎。今擬嚴定規條。通行各屬。一切兵器。只許收藏在家。以防盜賊。凡白晝出門者。概不許攜帶。其有萬不得已事。必欲夜行攜帶兵器者。先通知鄉保頭人。告以欲往某處。攜帶何器。何時回家。鄉約給以圖書號票。所過共幾塘汛。則給以幾號票。每一塘汛盤驗放行。收票登簿。每月終鄉保至塘汛查對。凡有白晝擅帶兵器。及夜行無號票帶兵器者。塘汛擒獲。卽行稟報。以盜賊論。倘有不行稟報者。卽一同治罪。如此。則兵器雖不收繳。與收繳同。但須文武各員奉行嚴明。庶能有濟。至於箭藥。多自川粵來。現已嚴示。并密訪飭拏。其拏白放黑之說。臣自受事後。卽行嚴禁。犯者懲以重法。今此風雖少減。尙未能盡淨。總俟凶惡土司土目盡情懲創。一歸法度後。則此患可絕。若不治其本。縱時加剪伐。恐旋除旋長。終非遠計也。

一倉貯宜穀一條。臣查積貯之法。穀原勝米。然實心任事。存乎其人。不但存七糶三。可以長行。卽青黃不接之時。減價多糶。俟秋成買補。既可推陳納新。並可歲增餘息。則倉廩日盈。災荒無慮。豈不更善。然每見一經官糶。則徒飽吏胥。民不沾惠。輕斗糶出。重斗糶入。官減價而民未受減價之利。官買穀而民實受買穀之害。此弊江浙爲甚。雲貴亦然。臣自蒞滇以來。凡銀折印借。民欠勢壓等弊。皆漸次禁止。其有虧短各屬。盡勒限完補。踰限不完者。卽指名題參。今已各知警惕。努力急公。至於米應易穀。雖經通行。現在猶未能盡一應。俟各倉清楚後。少待秋成。則一轉移間。糧務可以就緒矣。

一黔省鼓鑄一條。臣查黔省地方。地瘠民貧。故分毫出入。必須較量。輕戥潮銀。所在通行。若換制錢。必先加戥。

折色甚以爲苦。況凶苗雜錯。見財卽殺人。往來行客。尤未便帶錢。故鼓鑄之議不果行。至於黔省產銅。原不止威甯一府。卽不須運雲南銅。亦可以供鑄。但開採礦廠。動聚千萬人。油米等項。定須預籌。若少不接濟。則商無多息。民累貴食。一旦封閉。而衆無所歸。則結夥爲盜。入寨爲姦。誠不可不慎也。據臣愚見。必先開墾田畝。多積稻糧。則油米價賤。開採不難。而銅課既多。錢本不重。然後開局鼓鑄。官私通行。則錢可當銀。民自樂利。庶幾可以行遠。爲現今計。似猶未敢輕議也。

一書辦擬批。宜行禁止一條。臣查書辦擬批。原係錮習。緣上下文移。非吏不諳。是否定例。非吏不熟。故官不親理。固全憑乎吏。官卽親理。亦半恃乎吏。江浙固甚。黔省亦未能盡除。以該吏等辦事。則識見原卑。見利則眼孔甚小。蠹胥姦巧。窺官之意。指乘官之懈怠。援例揆情。言之確鑿。鮮有不爲所愚者。該通判不准書辦擬批之請。固亦清弊之一端。但官無識力。或少精勤。則内幕代勞之說。其弊實與書辦擬批等。此誠居官之大戒。尤宜痛懲者也。總之事無巨細。務宜親看。查例查案。原應分任。或平或反。斷須自主。惟據理按律。竭力盡心。俾胥中不執一成見。自權度不至於大差。至於才具庸惰。原不能自辦。操守貪鄙。原不肯公辦者。其弊又不止於衙書買缺。家人賣票矣。

此疏不專言苗防。以其無專類可歸。而大旨爲撫綏苗疆。而發故從其所重屬之。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九目錄

兵政二十勦匪

平定教匪總論

論川楚教匪事宜

練鄉勇核軍需疏

征邪教疏

擬征邪教疏

籌令民築堡禦賊疏

堅壁清野議

練兵修寨四事

撫議

團練

禦賊議

守禦後

應未堂安民勦匪事宜書後

與顏侍郎論教匪書

嚴如

梁上國

張鵬展

洪亮吉

趙希璜

德楞泰

龔景瀚

方積

龔景瀚

積

檀萃

檀萃

周錫鴻

趙希璜

再論楚川兵事書

璣平楚萬言錄

趙希璜

孫旭日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九

兵政二十剿匪

善化賀長齡稿庚輯

平定教匪總論 三省邊防備覽

嚴如煜

賊匪滋事之始。赤子弄兵潢池耳。得賢良司牧。膽略過人者。撫而輯之。若龔遂之治渤海。張綱之定廣陵。虞詡之平朝歌。可無大煩師徒也。迄事變既成。黨與已衆。巢穴寢多。多用師固艱於轉輸。少用師則莫制鴟張。則亂之初生。一循吏撫之而有餘。亂之既成。數名將制之而不足。詎不信哉。煙聞良醫之治病也。先之望聞問切。審其病源。察其病勢。防其餘病之傳症。視洞重垣。既已錙銖不差。然後主方。或因舊法而變通之。或因已意而斟酌之。妙選良藥。炮製如法。劑甫投而病勢霍然矣。賢將帥之戡亂也。猶良醫然。則賊匪之亂源。與現在賊勢。暨事後必防之餘禍。自當一一詳究而審籌之。白蓮教者。漢末張魯之遺也。魯父子居漢中。以妖術惑衆。其長曰祭酒。從之者人出米五斗。時稱米賊。自漢以來。歷代皆有。其患近聞教中。亦有祖師名色。從教者先送供給米若干。入教之後。教中所獲貨物。悉以均分。而小小邪術。足以眩人。故愚者多爲所惑。然其教以奉釋念經持齋戒殺爲名。則所聚之徒。多脆弱不堪戰鬪。川省之囑匪。其源不同。川中膏沃。易以存活。各省無業之民。靡聚其間。好要結朋黨。其頭目必材技過人。衆乃共推之。凡數十人結大夥。先約遇難不許散幫。遇追捕急。公議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議而一二人先散者。衆共追戮之。其黨極爲堅固。既結夥之後。擇長林深谷。人跡不到之處。操習拳棒刀銃各藝。故其藝頗精。往時懾伏國威。不過伏匿邊邑僻路。攫取過客財貨。自達州倡亂。各匪潛相附從。近聞教匪亦逸至蜀中。則匪中添生力徒卒。而總以教匪名矣。教匪愚而詐。囑匪悍而狂。教恃譎張之

小術。囑恃劫掠之小勇。原其初意。俱不過爲錢財貨物起見。非若有盧循黃巢梟雄之資。覬覦非常。此致亂之源。可博採而知者也。教匪私相傳授。通都大邑。恒懼發覺。間有流寓彼間之人。私學其教而歸者。終無敢公然演習。惟漢鄖一帶。複岡疊嶂。山地尙多未墾。窮民往往流徙其間。開耨耕種。此輩輕棄其鄉。本非良善。而又有奸徒潛煽而勾引之。已非一日。故信從者亦實繁有徒。竊嘗綜其全勢論之。辟之惡獸。蜀之巴達。夔巫南阻。岷江巫山之險。北憑羊圈。行溪望星。接連秦之青石。栢楊毛壩各關。懸巖峭壁。鳥道羊腸。古稱蜀道難。此數郡爲尤甚。賊匪夙匿其間。爲精銳團聚之所。則獸之頭也。楚之鄖歸施宜。西北界秦。東南界蜀。施南向係土官世業。雍正間始改土歸流。鄖陽爲楚豫秦三省之樞紐。長山大谷。縣互千里。明劉千斤。鄖諸子。屢據爲亂。至原傑割竹山而置竹谿。割鄖陽而置鄖西。析秦之商州而置商南山陽。析豫之唐縣南陽汝州而置桐栢南召伊陽。地當要害。後乃專設鄖撫鎮壓之。其施鄖之間。則歸州宜昌。有巴渝之餘風。鄖襄之中。則武當荆山。據山岳之重阻。襄陽南來。則通安陸宜昌。東過則逼荆門。地廣而徑多。處處可以糜爛。則獸之腹也。秦之漢中。西通略陽。北連大散。興安一府。多爲鄖陽分地。中有石鎚金竹化龍各山。暨坪埠峪觀音溝七里關各要阨。皆怪石嵯岈。谷深山阻。號稱天險。而米賊之教。實始於此。其地大小龍溪。凡張氏遺跡。土人猶豔稱之。則獸之脊背也。豫之浙川。旁有荆子關。陵巒遙接武關。由是而南下。鄖州則熊耳山旗桿嶺。山勢亦復巖峻。再南過唐縣之銅山。至桐栢縣信陽州。則桐栢山大復山穹窿山。與武勝各扼。古稱義陽三關者。實雄峙其間。雖不似楚蜀各邊之峻嶮。而中原之地。此帶實爲奧區。則獸之尾也。通計由巴達至信陽西南襄遠東北達之東南。路近三千里。南北縱廣亦不下千餘里。楚攻急則潰入秦。豫秦攻急則潰入蜀。豫蜀攻急則潰入秦。楚豫攻急則潰入楚。秦將據險。

守要而地大路繁隨處可以偷越將稽察奸細則均係百姓分辨甚難徒爲行旅之害昔楊武陵計驅羣賊入川委蜀爲壑四面聚而殲旃及蜀不支賊勢盛而楚隨以傾孫雁門拒流賊於關外賊覆全豫豫覆而旋叩秦關秦亦不支皆失策也論者謂賊匿四省邊隅深山密箐之中攻剿難進搜捕不及致一時難於撲滅不知賊在深山密箐固難於攻擊亦易於坐困設長策以守之用奇兵以襲之終爲置之死地之鬼黨縱之入平原曠野無論有舊從教匪者爲之內應而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風聲鶴唳望塵驚潰地方無賴之徒乘機因以虜掠其害不可勝言矣此賊勢之不可不知也至經賊匪殘破各地方雖大兵恢復而當時權行招納則中懷反側者當自不少所有流亡之衆轉徙歸里零星四住未能氣完勢重沿邊各邑大者跨山連嶺幅輳數百里小亦不下數十百里州縣設兵額數名數十名形勢單弱詎能徧爲巡邏而北省招募鄉勇半爲收羅地方無賴起見尤難資其實用則新復各州縣城郭固自依然將何恃而不恐耶賊匪雖無遠略亦有小小詐智心計取道未破州縣必遭攔截而從既殘各地經由可以通行無阻至既殘各地重被匪害則附近未破之州縣必大爲驚擾探其人民逃散村落空虛者乘間焚劫是賊借山谷爲巢穴被害各地爲旅舍而因以蠶食各郡邑也竊計新復各州縣必實有以固其圉絕賊匪重擾之跡者而後可逼賊入巢用鵬剿以清餘孽他如被害各村廬舍蕩然難民無資以生撫綏稍不得宜其不能自存者或吏潛相附託亦情事所容有此亦知醫者之宜兼防餘症也煙未親至行間並未見滋事以來各文報則局外議論詎能得其要領而鄙見所窺有如此者至於攻剿之方安輯之術或四省而求一舉盪平之策或於全楚而爲保疆自固之謀尙當力竭思慮分路籌畫備大智運言之察焉

論川楚教匪事宜疏 嘉慶四年

御史梁上國

臣新奉

詔書。命廷臣各抒所見。陳奏用人行政諸事宜。竊惟今日之要務。首在平賊。平賊而後。萬象作新。

六字和樂。仁心仁政。可實布於天下矣。臣三四年來。每聞楚蜀寇擾。中心如焚。因研訪情形。漸有芻蕘之見。雖自知愚陋。而不敢不抒陳於聖主之前。謹條列其事如左。

一曰正罪名。以申國法。查律載牧民之官。激變良民。因而失陷城池者。斬。而失察邪教煽惑聚眾。釀成不法者。罪止革職。故川楚賊匪。地方官皆以邪教爲言。夫邪教固誠有之。然初起於湖北。蔓延於四川。而出入奔突於河南陝西之境。其中不皆邪教也。如必指爲劉之協之徒黨。則么麼劉之協。有何計術。而能煽惑如許之多哉。可知此數省賊匪。皆地方官所激變之民人。而以邪教入奏。以避重就輕。掩其激變殃民之罪耳。臣推原事始。由乾隆六十年湖南之苗。蓋地方官於苗民。平時不能撫綏。駕馭逼勒供應。科派夫役。種種凌虐。而內地姦民之侵奪苗地者。苗民控訴。官復不爲申理。是以因而滋事。當時統師進討者。宿兵兩年。兩廣雲貴四川等省。俱有徵調。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多。俱係以軍興法從事。而不肖官吏。更從而奉一派十。漁利侵肥。其時又逢嚴禁小錢。滇黔川楚無賴之徒。向以私鑄私販爲生者。一時罷業。固已狃而思遷。又適值襄樊一帶。有查拏邪教之案。有司奉行不善。挨戶搜查。奸胥蠹役。乘勢攫取財賂。不遂所欲。卽誣以邪教治罪。於是正犯之劉之協等。轉得脫逃。而乘機鼓煽。紛然並起。與官爲讎。朝廷以正當用人之際。將失事各官。暫且寬容。俟事竣查辦。而各官仍安居本任。且有因收復一二城邑。擒捕一二賊犯。轉邀優賞者。賊徒有所藉口。而脅從者之附賊。遂愈多矣。夫醫之治病也。當先究其致病之由。然後用藥有準。臣愚以爲湖北四川等省。其起釁釀禍之官吏。必須查

出確核其罪。分別懲治之。然後明告天下。以貪殘之吏。既已爲民行法。而彼大逆不道之賊。敢於光天化日之下。焚掠城邑。毒害善良。實爲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責成將卒。剋日掃除。則國法申而人心服。士氣壯而賊勢孤。阱獸斧魚。無難殄滅矣。

二曰廣謀議。以籌勝算。孔子之論行軍。曰好謀而成。夫好謀則不徒兵力而已。查賊匪勢雖猖獗。然烏合之衆。狼奔豕突。非有才能智術也。觀其所破城邑。專務焚燒搶掠。並不能爲持久居守計。可知矣。我國家多士濟濟。合羣力羣策而用之。蠡茲小醜。原不難剋期剿滅。然外之督撫將帥。惟以兵力單薄爲辭。而於審形勢察機宜。出奇計設間伏之類。多置而不講。夫必待兵力之厚。聲勢之大。乃足陷陣而破圍。設遇賊眾我寡時。卽未免各懷觀望。雖曰左次无咎。究已坐失機宜。故賊來而疏於防禦。致其騶張。賊去則緩於窮追。任其兔脫。月延一月。馴至於今。夫自賊匪滋事以來。調發本省及各省協剿之兵。合之雇募鄉勇。計亦不下數十萬人。然兵力合之則見多。分之則見少。今以縣地數十里之遠。山林險阻。道路紛岐。在在需兵。分布要隘。以守則不能爲剿。以追則無以爲援。若何而可竊料賊匪之衆。激於忿怨。官吏者十之二。困於衣食。凍餒者十之三。出於擄逼。驅脅者十之四。其甘心爲匪者。度不過十之一耳。初起之時。激忿怨者。以戕殺官吏兵役。洩忿報讎爲快意。困衣食者。以搶掠銀糧衣物。恣如所欲爲得計。故其氣甚銳。勢若難當。今從之奔突數年。靡有甯居。忿怨之心。久而漸釋。而此三年中所蹂躪地方。經其一至再至。居民已咸知警備。物產亦半就荒殘。卽搶掠豈能遂其大欲。而驅脅之衆。久亦思歸。特室家田業之已空。不得已且隨之奔走。以苟延性命耳。而彼甘心爲賊。號爲逆首者。旣搶掠之所得無多。又日須養給此隨行之衆。勢亦必力疲而不贍。氣索而不振。爲今之計。機會正自可乘。夫山林

深阻利用。伏人衆新附。利用間。或因其疲乏而遮擊之。或因其怨思而解散之。或批亢擣虛而蹴之。或堅壁清野而困之。或誘其前。或牽其後。或斷其中。兵法多端。隨機應變。善謀者必有以握其勝算矣。臣愚以爲宜詔在廷大小臣工。將平賊方略。各抒所見。詳細條列。三品以上。密封以聞。四品以下。赴通政司投進。如果有可用。然後付統兵大帥。揣量事勢施行。則智者竭謀。必有出奇制勝之良策。而各將弁稟承廟算。亦不畏蒞以遷延矣。

三。曰。設統帥。以一兵權。賊匪既出。沒川楚秦豫之境。則此四省固應分頭防禦。尤當合力夾攻。今朝廷以剿賊之事。責之四省督撫。及將軍提督等。使各帶大兵。分據要道。原令其視賊所向。來則迎擊。去則尾追。無分此疆彼界也。惟是領兵之人。既各有分地。卽各顧一方。恒情所在。但求已境無虞。罔恤以鄰爲壑。卽如四川總督勒保。與數省之督撫將帥。分屬等夷。雖有總統之虛名。而其威望不足以懾之。欲其俯首指縱。呼應靈便。亦良難矣。夫賊之往來奔竄。剽忽無常。軍之掩擊襲追。奇正不測。事會所乘。間不容髮。稍一遲回。卻顧卽誤。機宜必能使號令所及。卽時順應。如臂指運。掉之靈而後可。臣曾供職國史館。恭讀王公大臣諸傳。卽見國初平定諸省。並命親王貝勒爲經略。爲大將軍。近年平定西域及金川。則有一等公兆惠阿桂等。蓋威望之重。足以鎮壓諸將之心。故川命成功。著有明效。今賊匪蔓延。非負固一隅之比也。竊計賊之出沒。利山林而不利平地。故河南之受患輕。而四川之受患最劇。蓋蜀境東北。跬步皆山林深箐。密鳥道四通。伏則可以負隅。出則可以剽掠。且自明季流寇屠戮以後。並無土著之民。所有居民。皆從五方面至。墾荒籍。其心固易於動搖。又川省向有囑嚮一種。十百爲羣。以焚搶爲事。其勢更易於附合。故賊之大勢。盡趨於蜀。而其東出則湖北之鄖

陽宜昌施南當其衝。北出則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當其衝。臣愚以爲朝廷宜選王公大臣。素有威望。衆所信者。一人爲統帥。駐四川之順慶。當東北適中之地。調度控扼。一切假以便宜。然後分命諸將。各委以一路攻剿之責。如四川則保甯爲一路。夔州爲一路。達州爲一路。而並於東南預防其由西陽以竄入貴州。西北預防其由龍安以竄入甘肅。湖北則鄖陽爲一路。宜昌爲一路。施南爲一路。陝西則漢中爲一路。興安爲一路。商州爲一路。各以該省之將軍提督副都統總兵爲大將。專辦其所管一路之賊。而各總督仍帶兵往來。以爲犄角應援。諸將於賊中情形。偵探必真。使迎擊尾追者。不誤於所向。統帥於行間功罪。論奏必實。使捏飾委卸者。莫逃於明刑。如此則聲勢聯絡。號令統一。必無觀望牽掣之虞矣。至於巡撫。本有撫綏地方之責。應令其一意措置難民。且此數省賊擾之處。僅在邊隅。而無事之區。尤當加意整理。四川舊無巡撫。亦宜一體暫添。均責以察吏安民之政。使事皆修舉。不以用兵之故。稍致廢弛。叢脞是尤慎固根本之道也。

四曰添士卒以壯軍威。勦捕賊匪。三年而未戢功。說者皆謂兵少之故。所以賊負固而不能攻。圍賊奔竄而不能追擊。則添兵誠爲要務。伏思國家設兵。各有定額。每省不過數萬人。要在平時將佐訓練有方。作其氣力。一其心志。使之畏國法。甚於畏強敵。故戰則無退怯。行則無淫掠。節制如山岳之重。運掉如臂指之靈。特承平日久。將卒皆習於驕惰。視操練爲具文。視錢糧爲固有。甚而軍吏隱占兵丁買間。均所不免。一遇有事。本省之兵不足備本省之用。不得不調借鄰疆。與僱募鄉勇。夫調兵他省。無論其沿途供應。重爲民累也。卽此項所調之兵。遠從他省。跋涉或數千里。及抵軍營。已力疲而氣餒。兼以地道不熟。平險異宜。用違所長。未必盡能得力。且以遠省之兵。久從征役。未有還期。疾病死亡。相視慘沮。於是思歸之心勝。而敢勇之氣消。又況所調之處。

一而再。再而三。各省額設之兵。既經屢調。則所存以資守備者無多。雖地方幸皆甯謐。然營伍空虛。奸民之窺。亦。可。慮。矣。僱募鄉勇。無論其浮開名數。冒銷錢糧也。卽此項本屬鄉民。但可資其力以使之捍衛鄉里。而不足驅之以從征。蓋平日未嘗訓練。技藝既非素嫻。紀律亦未熟講。忽聚忽散。不可驟繩以法。而所得些少口糧。又無足以繫其心。其或假公以報其私忿。或要素而誣及善良。是鄉勇亦可暫時一用。不爲長策矣。敬惟

勅下統帥分

聖主意在滅賊安民。重費定所不惜。則救時之計。設兵不厭其多。應將各處所募鄉勇名數。飭有司將弁悉心考核。其情願隨征。堪以備戰者。卽予以名糧。配以器械。編爲額兵。有功以各標營一體賞拔。其未習技藝。不諳行陣者。亦另編之爲新兵。撥與各標營操練學習。替換填補之用。其不願隨征。與編新兵者。則令其原籍之里甲長親屬保領。使歸其鄉。夫此所僱之鄉勇。既已編作額兵。則所調各省之兵。可盡數撤回原營歸伍。不惟可省道途征調之煩。而無事之區。亦皆表裏壯實。不虞他故。且新編之兵。俱係本省之人。山川險要。皆所慣習。較之客兵必得力。至新兵之隸標營學習者。仍令各巡撫稽查其將弁之勤惰。而不使其虛應故事。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則新兵亦皆足備實用。而不患其不精。事平之後。統核兵數。雖比舊額所增實多。然此數省之邊隅。皆地界番苗。山林深阻。多設重兵以資防守。亦不失爲未雨綢繆之計。卽或恐其糜費。欲爲裁汰。而寬以數年。令物故老病退休者。缺而勿補。是目下雖有添兵之費。亦漸可復經制之常。非若鄉勇之出於僱募者。游食已慣。一旦罷而不用。將有能聚而不能散之憂也。

五曰杜冒濫以收實用。國家所以鼓勵人材。則有爵祿。可以奔走人力。則有金錢。爵祿得其宜。則各奮功能。而官稱職。金錢用之當。則爭出死力。而民忘勞。伏見軍興以來。朝廷不吝爵賞。凡軍營所奏勞績之員。立予

陞擢三年中從微員而躋方面者不可枚舉。又凡所請軍需動數百萬。皆立發內帑。已用至八千餘萬之多。所以勵人材而紓民力者至優極渥。而未即成功者何也。其中必有冒濫者也。近伏見邸抄。如湖北參員胡齊崙以查拏邪教。不二年由知府洊至安鄖襄道。加按察使銜。而居心狡詐。虛捏侵欺。聲名狼籍。現在敗露。又見邸抄。德楞泰所帶一路之兵。據奏每月需銀五萬餘兩。已與應銷例案不符。而經手承辦糧臺之知州覃光典所稟。則稱此一路每月之費需銀九萬餘兩。以此觀之。冒濫不少。夫使功而可冒。是以軍營爲仕宦之捷徑也。使用而可濫。是以國帑爲司官之利藪也。臣愚以爲嗣後軍營出力人員。如武職身在行間。摧鋒破陣。殺賊擒渠。自當循照向例。卽於軍營所出各缺。遞行陞補。其文職如地方州縣佐雜等官。於賊匪至境時。能督率民兵。退賊保境者。卽優以應陞之銜。賞翎頂而不必遽陞實缺。蓋此項文員。能於賊至之時。率民以捍衛。必其平日尙能固結其民之心。故不至相率奔潰。若遽陞實缺。則該員卽當移赴新任。而此缺驟易生手。官民不相聯屬。恐生意外之虞。且賊去之後。一切撫綏完繕。尤資得力之人。應俟事竣日。合計功狀。詳加確核。送部引見。乃予陞遷。庶可杜營競倖進之門。而地方亦收得人之效矣。至若軍需款項繁多。而最易浮冒者。莫過鄉勇一項。今議以鄉勇編作額兵。則存亡病革。各營各伍。有籍可稽。無從冒報。惟聞道路之言。統兵大將所用厨役。一名有月給工食至五十兩者。糧臺大吏日相燕會。窮極珍羞。有以多金僱覓優童侑酒者。而備弁兵卒應行卹賞之項。或反靳延而至閱月踰時。又何以服其心而責其用命宜。勅下統帥。以時密查嚴辦。使將有投膠之美。士懷挾纊之恩。復何患賊之不滅哉。

六曰。安招撫以淨賊根。賊匪煽亂四省。沿邊州縣被患者。凡數十處。所有失業之民。賑濟口糧。修理房屋。給借

牛種。凡所以招徠撫卹之道。宜選勤慎有司。廉明道府。安立章程。而以巡撫專董其事。竊惟招撫之要。首在清查戶口。次則閱實壯丁。又次則蓄備資糧。又次則檢核田土。四者皆要務也。夫清查戶口。卽保甲之法。但烟冊門牌。有司皆視爲故事。不肯實力奉行。適滋需索擾累之弊。查州縣所轄。大者不過二三百里。小者不過百里。均宜躬行履勘。不假吏胥。如某戶共有幾口。所操何業。土田若干。一一登記明晰。不許稍有隱漏朦混。內有被賊驅擄。及現充鄉勇者。被擄之日月。應募之地。一一填註戶下。毋許隱混。其有自賊逃歸。與鄉勇不願改兵者。均卽按冊驗明。取具里甲長及親屬承領甘結。收入本戶。旣查明戶口。隨卽閱實壯丁。除孤寡老弱外。將各壯丁籍記姓名。諭甲里甲長。使之各就一里一鄉。自爲什伍團結。無事之時。耕傭貿易。各從其便。遇有賊警。自行守衛所居之村。賊至。以舉火鳴鑼爲號。鄰村以次接應。互爲聲援。汛防官兵。亦卽聞聲馳赴救援。堵截要口。則賊匪無所施其窺伺矣。至蓄備資糧。則在閱其地勢。查數省沿邊地方。自前明寇亂。鄉民爲避賊守禦計。各建堡寨。至今遺址多存。有司於親行巡歷之時。稽考志書。咨訪耆老。相度形勢。舊有者修之。應添者創之。所創建之費。或令民自行捐輸。上戶出資。下戶出力。或官先借項。給民修建。分年計地徵還。使鄉民所有糧石積聚。藏貯其中。賊至。卽相率入守。民志已固。賊勢自窮。至檢核田土之法。各鄉除現有業戶管業外。所有荒閒田地。或係戶絕。或係叛產。總屬官地。須履丈四至。分別等則。登記分確。不許稍有影射隱佔。其自賊逃歸及鄉勇不願改兵者。查明實係單丁貧民。無戶可歸。無業可復。卽將此項官地撥與佃種。輸租於官。而歲給以傭力之值。編於另戶。附於就近之里甲。責成里甲長約束稽查。此四事者。不但爲防賊起見。卽太平無賊。用以長治久安可也。至於賊勢窮蹙。定有投出求降者。察其果出真情。然後濟之以撫綏之法。其頭目及桀黠用事者。雖當量予

寬容。必置之數千里外。使遠離巢穴。不生他慮。其大夥徒黨。則于官地最多之處。妥爲安插。分令佃種。照屯田法辦理。亦以什伍相聯。編爲屯戶。設立千把總等官。以鈐束之。如此。則生聚有資。守望得助。流亡可復。反側皆安。消奸宄於無形。固綱維而不動。一舉而數善備矣。

練鄉勇核軍需疏

嘉慶五年

御史張鵬展

竊見教匪肆擾川陝。皇上日以調兵籌餉二事。宵旰罔釋。敢抒一得之愚。以備採擇。一攻勦賊匪。宜簡人才以練鄉勇也。賊匪擾累日久。未見成功。臣於外間來人細訪。皆緣帶兵大員。擁兵自衛。不敢近賊。或命將弁堵勦。將弁亦不向前。惟催督鄉勇。鄉勇亦不踴躍。但賊乃烏合之衆。人心渙散。雖各處擄掠迫脅。聞官兵所在。各爭先引避。官兵知其去稍遠。因尾其後。得逃難之民。或被賊殺死之民。以爲功。而兵無紀律。到處搜擄民間。得財物饋紀功之人。以邀賞。民間畏兵如畏賊。皆因大員不肯臨陣。以賞罰寄之貪縱之員。而功罪不明也。大員所以不肯臨陣者。因兵力少。兼之兵係遠路而至。露居風處。爲日已久。不無羸弱。且一兵之身。如軍械器物。一一俱須自帶。身重而行走不便。渡澗上山。尤難取捷。遂不得不用鄉勇。而鄉勇非素習之人。未敢深信。又不得不依兵自衛。至於兵之待鄉勇。每以奴隸使之。常時則於營盤挖泥除草。樵薪水火等事。晚宿則護於兵之外。有賊則兵在後催督之。受傷則惟鄉勇有功則歸兵。此稍有臂力之鄉勇。亦盡逃散。而窮餓之鄉勇。始屈以就旦夕之須。至於臨賊。亦歸逃散。大員見鄉勇與兵丁俱未可倚用。愈狐疑於心。而不敢進也。臣思除賊斷不可稍緩。除之稍緩。彼之裹脅愈衆。賊之勢衆。即招之必不降。且百姓既被裹脅。身家蕩盡。降亦無所棲倚。不得不從賊。以謀旦夕之活。是必有以大示之威。使之喪膽。則賊勢可一散俱散者也。所以示之威。必須添兵。但各

省徵調風聲亦覺稍動。且以遠道疲乏之兵。到風土不習之地。亦難決勝。誠莫善於練鄉勇。臣思鄉勇之利有五。而其弊有四。鄉勇於地方路徑崎嶇。皆所素稔。其行便捷。利一。鄉勇習識賊中渙散情形。其氣倍壯。利二。鄉勇於百姓中召募。親戚隣里。同患相恤。其赴救愈堅。利三。鄉勇各有身家。其自衛急切而氣憤。利四。賊所裹脅者。皆附近州縣之民。各團練鄉勇。則賊無可裹脅。而賊之黨與日減。利五。至於其弊。則上下之情未聯。地方官徒借練鄉勇之名。以爲開銷。且借以索民間幫補。毫無實際。一弊也。兵弁草芥視之。鄉勇離心而逃散。二弊也。鄉勇素無紀律。千百爲羣。其中非盡善類。約束不嚴。轉於地方生事。三弊也。平日未得其心。倘或見其擾害地方。及臨陣逃避。責之太過。激恐生變。四弊也。欲盡得其利而全無其弊。是在簡人才以調習之。臣愚以爲於府道中。簡用樸誠而明決者數人。率同各州縣親身與百姓開導。示以各衛身家。務必同心出力。擇有膂力者。公舉而厚撫之。至性至情。上下相通。則民恃長官如慈父母。早足以固其心。其有不安分之鄉勇。責之以法。衆亦帖然悅服。則民力可用。無不以一而當十。且鄉勇統以道府。不爲兵所刻迫。其力更奮。實有出力者。優加爵賞。則有膂力之人。胥欲得一出身階級。其氣愈鼓。以齊心協力之鄉勇。破烏合渙散之賊。所至如掃矣。夫謂鄉勇未可深信。不知百姓久受厚澤深仁。斷無異志。特不收用之。而爲賊裹脅。善用之。則頑悍革心。是必得實心實力之道。府州縣以統其事。而究其功。又得虛心明察之督撫。以總其成。而考其最。至於官兵歸經略總統往來接應擊殺。則不日即可成功。近聞賊勢雖衆。而其所蹂躪之地。俱成荒野。糧食全無。亦甚窮蹙。須防其驍力軼出。果團練鄉勇固守。賊卽坐以待斃。況併力以擒之。其勢固易乎。又聞軍營食用甚貴。一饅頭須銀二分。各兵每日給銀一錢。僅得三四饅頭。食不足。因搜索民間。擾累不少。益見兵貴神速。不可遲久。師老財匱。弊不可

勝言也。

一嚴核奏銷。以杜浮濫也。向來各州縣開銷軍需支費。由本州縣出文列款。申軍需總局。由總局咨部開銷。近年弊竇總局。竟行取各州縣預印空白。至省代填。浮濫侵帑。而各州縣竟不知開銷實數。即實經支費者。祇領得十中二三。是以倉庫益虧。餉項徒資中飽。在軍需局者。大員則侵盈欲壑。小員及幕友書吏人等。無不坐擁厚貲。捐官受爵。皆緣行取空白所致。而總局係本省上司。州縣不得不聽從之也。前聞福建查辦虧空。至數百萬之多。雖由不肖州縣侵挪。亦緣臺灣軍需奏銷。伊轍布爲藩司。行取州縣空白。代填申請。總督李侍堯等分蝕。以致州縣受累已深。繼之以伍拉納。浦霖。錢受椿之貪縱。更積重難挽。國計民生。均受其害。遂成大獄。臣去歲赴京。路經豫省。聞前任河南之布政使。皆取空白。而各州縣墊辦軍需。轉無實得。衆怨沸騰。在軍需局行走者。無不各挾重貲。捐官不少。現在軍需未竣。不可不預防流弊。伏乞 勅旨宣諭。明白示禁。以杜積弊。務使州縣自出印文。申請開銷。不得聽總局取用空白。且令不在軍需局之大員。查察出結。方用有實效。倉庫不致負累。大員不能染指。亦必不肯聽其浮開。而帑項不至濫糜矣。

征邪教疏 嘉慶三年

洪亮吉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衆。跳梁一隅。逃死晷刻。始則惑於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難。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臣以爲邪教實不足平也。何則。伊古以來。焚香聚徒。斂米入教。如漢之張魯。張角。晉之孫恩。盧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賊。宋之儂智高。明之劉六。劉七。趙鳳子。徐鴻儒。唐賽兒等類。皆起於中葉以後。政治略弛之時。然尙皆

不旋踵卽撲滅。若我朝

聖聖相承。振綱飭紀。每有賑卹。皆不惜百萬帑金。視民如傷。愛衆若子。此不特

中外知之。陷入邪教者知之。卽爲邪教之首者亦知之。故臨陣擗拒。必言受地方官之害。以致背

皇上大

德。試思此等皆身罹叛逆。萬死不足贖之人。而天良不昧。尙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臣今敢有請者。以爲

脅從宜貸也。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鎮。則燒一鎮。以脅良民爲賊耳。邪教旣退。州縣官又利其燒燼所餘。

屏民使不得歸。於是良民始不得不從賊。邪教滋擾數省。首尾三年。燒村鎮愈多。則無身家衣食之民。附麗之

者愈衆。邪教又不甚愛惜。每行必驅之使前。或抑之在後。以抵官兵。故諸臣所入告。云殺數千人數百人者。卽

此無業之流民。非眞邪教也。非眞賊也。且此曹每州縣動輒以萬計。可盡殺乎。卽可盡殺。亦非

皇上如天

之仁所忍出此也。故臣以爲脅從宜貸。一則開愚民之自新。一則離邪教之黨羽。黨羽一散。眞賊乃出。從此官

兵刀箭鎗砲之所傷。乃眞邪教也。乃眞賊也。一則吏治宜肅也。今日州縣之惡。百倍於十年二十年前。上敢

驍。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以臣所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

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旣不能消弭。化導於前。及事有萌蘖。卽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逼至於爲賊不止。

臣請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變與否。與起釁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爲事當從緩。然此輩實不可一日

姑容。明示創懲。旣可舒萬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蓋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賑撫卹之項。中飽於

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上恩不下逮。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州縣以蒙其府道。府道以蒙

其督撫。甚至督撫卽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還流。顯

踏於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一

則責成宜專也。楚撫守楚。豫撫守豫。陝撫守陝。戰雖不足。守必有餘。卽以陝西言之。武關潼關蒲關。東面之三門也。大震關大散關駱谷關。西面之三門也。其地皆重巖極險。使預爲之備。先使百人守之。賊何以能入武關。何以能進劍閣。又何以能復入鷄頭。趨褒斜。東西蹂躪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不知形勢。不先事預防之失乎。夫朝廷之馭天下。不過賞罰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緬甸。所以能卽日告功者。賞罰嚴明。賞必待有功。罰不避勳貴故也。今行軍數年。花翎之錫至千百。而賊勢愈熾。蹂躪之地方愈多。則功果安在乎。將弁之棄營汛。棄鎮堡。常與賊鋒相避者。大吏又務爲掩飾。則咎果誰任乎。況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賞。則有功者解體。有罪而使無罪者代其罰。則有罪者益恣。故臣以爲今日之事。朝廷則賞必當。罰必行。親民之吏則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則各守地界。削上下欺誑之弊。除彼此推諉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臣謹疏。

擬征邪教疏

趙希璜

今夫救焚者。與其澀水以遏火之衝。無如徹屋以斷火之路。治水者。與其築隄以防水之溢。無如鑿渠以分水之流。蓋徹屋而火自止。分流而水自滅也。賊至之地。類皆先時可知。莫若令司牧之官。預爲曉諭鄉民。凡零小村聚。其資糧婦女。併歸大莊。近山者依險爲寨。平原者築牆爲堡。深溝固壘。老弱居守。強壯抵禦。但能聯絡數十里之地。一處如此。處處皆然。使教匪進無所掠。攻無所剋。不過旬月。勢必解散。因其懈而擊之。所謂以逸待勞也。卽使不擊。亦不能添裏多人。其衆有減無增。豈能猖獗。此卽古人堅壁清野之謀也。側聞賊匪滋擾。皆係搶奪口糧。戕戮老幼。焚燒屋廬。劫制強壯。非有攻城佔據之策。但爲逃避蔓延之計。而官兵所以不能制其命。

者以賊人擄掠。隨地皆糧。復裹多人。一遇追襲。率以所劫之人。前當鋒刃。至於真賊。戰敗先逃。官兵探訪所逃之方。須得的實。加以籌調裝糧。即使捲甲疾趨。計已動涉旬日。是以邀截之兵。每尾賊後。而山中路徑多岐。官兵難以備悉。更加樵採之蹊。隨在皆有。賊窮輒遁。又不必遵由平民素日所行之路也。圍剿之說。有似難行。況醜類非比從前。跳梁業已三載。蓋衆聚則易殲。勢分則難圖也。佔據則可圍。流徙則難追也。接戰則銷滅。逃避則蔓延也。夫用兵之道。甯貴拙速。不務巧遲。遷延之間。積匪成猾。事勢釀於四省。波累不止一方。分圖有人。責成奚屬。竊以賊人避戰之情。已見分竄之勢。既成。使仍戢我前矛。趨其後路。是猶擊蛇而躡其尾。搏虎而逐之。山欲求有功。曷云克濟。爲今之計。須易良圖。賊意在分。我誘令合。誘合之法。以守爲長。夫川陝楚豫。橫互終南。荒山本易藏奸。開墾原非土著。零星散處。防範維艱。今既賊踪潛往。慮其照舊潛來。無論所過之區。蹂躪定無遺類。卽彼聞風之所。逃亡必乏居人。宜以山中散居之戶。難守之區。撤其室廬。遷其積聚。況已逃亡之衆。業經畱養有方。募其精壯。練卽強兵。廣求險阨之口。多築堡障。以防陷坑拒馬。列在當途。伏弩窩弓。布諸徑路。空山無所侵掠。堅壁難以倖攻。彼固因糧於民。而糧不可因。借脅於衆。而衆無以脅。到處皆然。計窮必合。又加各關要地。厚集弁兵。告急聞風。星馳策應。若果守之以法。應之有方。斯賊既分。決不能合。縱能合。亦必不能分矣。其他設施之方。抵禦之術。俚指可數。請更詳之一。曰。官兵可合而不可分也。夫兵貴速而不貴遲。宜聚而不宜散。散則勢單。聚則勢衆。今使調萬人之衆。置之十處。所用不過千人。是已置九千人於無用之地。非但虛糜帑項。抑且坐失事機。一曰。鄉勇可守而不可戰也。鄉勇之設。本以衛一鄉之民。非但此縣不可調於彼縣。卽此鄉亦不可調於彼鄉。此鄉之鄉勇。卽令此鄉之強壯者爲之。彼之父母妻孥在。是田廬墳墓在。一旦賊來。相爲抵

敵猶如手足之衛其頭目腹心有不勇氣十倍者乎。假使招募游手。征調他處。此固不練之兵。卽同烏合之衆。用之不當。反足以搖動官兵。一曰神堂古廟。宜預拆毀也。鄉僻寺觀銅鐵器皿。宜廣爲收致也。夫深林密菁。本易藏奸。此等處所。設被賊人所佔。木植輒斲。皆爲攻具。銅鐵器皿。可作利兵。莫若先行拆毀。廣爲收致。以供堡寨之需。非但化無用爲有用。且變防人者爲自防。抑臣聞之。將將校難於將兵。立法尤貴於行法。昔吳宮教戰。斬愛姬以伸威。齊國陳兵。戮貴臣以行令。今既有奏陞之官。甄錄之幕。自當有明法之士。降罰之員。蓋賞罰者。用兵之權衡。德威者。鼓士之橐鑰。古人云。賞必先遠而後近。則遠人服德。罰必使近而後遠。則近者畏威。誠謂近習之人。希澤易而知威難。疏遠之士。用力多而受德鮮。公道而行。勇氣自倍耳。

籌令民築堡禦賊疏 嘉慶二年

德楞泰

臣明亮臣德楞泰奏言。伏查教匪自上年至今。竄及數省。雖各路剿殺。爲數以千萬計。而首逆尙未成擒。餘黨不形減少。竇緣各賊始尙據險屯聚。得以合圍進搗。近日則東奔西竄。無久占之地。無一定之所以。劫掠爲生。行不必裹糧。住不藉棚帳。黨與不待徵調。蹂躪數千里。飄忽無常。臣等追賊自楚入陝。經過被擾村莊。有房屋爲賊所焚燬者。有蓋藏一切。爲賊搜劫無遺者。有男婦人口。爲賊擄脅前去者。堪憫情形。一言難盡。此時已經被擾之處。急須安頓撫恤。未經被擾之處。急須布置堵剿。使賊無從劫掠。而後可以衛民。而困賊。查各州縣在城之民。有城池以資保障。其村莊市鎮之散處者。僅恃有一二隘口。鄉勇防護。或相離較遠。猝然遇警。不及應援。或山路分歧。設堵未遍。賊已闖入。年餘以來。百姓往往一聞賊至。倉皇匿避。糧食衣物。卽爲賊有。其奔避稍後者。則既劫其物。并擄其人。甚至備衛之火藥器械。反以藉寇而資賊。而各賊每至一處。有房屋以棲止。有衣

食以接濟。有勾結逼脅之人。爲之引道路而供負戴。是以兩載用兵以來。各省剿殺無慮千萬。而賊黨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爲急。則村市已被焚掠。以保荊襄爲急。則房竹安康已難兼顧。往往官兵探賊所向。窮日追及。而賊一見卽走。旁分四竄。本欲迎頭反成擊尾。皆由前無阻截。是以任其所之。爲今之計。欲籌恤難民而困賊匪。莫若飭近賊州縣。于大市鎮處所。勸民修築土堡。環以深壕。其餘散處村落。酌量戶口多寡。以一堡集居民三四萬爲率。因地之宜。就民之便。或十餘村聯爲一堡。或數十村聯爲一堡。更有山村僻遠。不能合併作堡者。卽移入附近堡內。所有糧食牛豕什物。一併收入。被難民人。卽於其中安置。搭蓋草棚。賊近則更番守禦。賊遠則出入耕作。該莊丁各保身家。巡防自必奮勇。壯丁不足。更於難民中擇其驍健者充當鄉勇。酌給口糧。卽以代賑。每堡派文武幹員二三人。紳耆數人。爲之董率彈壓。如此防範。未被難之戶。得有捍禦。已被難之民。得謀食息。且收養堡內之人。戶口有稽。不特可免流離。抑且賑無冒濫。卽其中有一二曾經入教。首鼠兩端者。亦皆有所拘束。不致附和勾結。則賊匪所至之地。皆溝壑森嚴。難以衝突。各堡以逸待勞。併力禦剿。使賊處處受敵。而人民不爲逼虜。糧食牲畜不爲劫奪。火藥器械不爲掠取。賊必饑餓。日就窮蹙。加以勁兵雲集。併力兜擒。而後殺一賊。卽少一賊。滅一股。復除一股。卽如近日紳士梁友穀等。築堡團練。賊不能犯。保護鄉里十餘萬人。實有明驗。是以現飭湖北之鄖陽房縣竹山竹谿。陝西之興安白河洵陽平利安東石泉等處。一律相地修築。並移咨汪新秦承恩。選派能員。及時籌辦。此外或有須設防修築之處。亦屬該撫臣暨地方官。隨時酌量情形。一體辦理。至於川東一帶。每多險峻山寨。爲各賊負隅走險之所。祇須令隨近居民預先移住其中。一如守堡之法。自相捍衛。其大村鎮市不便移入者。則令仿照築堡。似於禦賊安民之道。均有裨益。

此籌辦堅壁清野之始議也。此時果行當不致曠延七載也。惜事旋中止。至嘉慶六年始奉

旨通行耳

堅壁清野議

龔景瀚

竊惟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處需兵。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越郡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爲辭。於是調鄰省。增新兵。募鄉勇。俱謂以多爲貴。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國朝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裏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已而至再。再調不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則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滋事。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能充數。非市井無賴之人。卽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滴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爲之長者。素與平等。本無上下之分。予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忿而散。求其約束而整齊之者。難矣。其藉此爲利。浮開名數。冒領錢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既未習乎戰鬪。疑則易驚。又各自爲步趨。紛則易亂。卽或誘之以重利。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閔然而進。亦閔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轉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而例案所銷。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塗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食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其中。爲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

顧考成。一切以軍興法從事。科歛督責。民不堪命。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災。將何以處之。況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之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爲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崖峭壁。立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然週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竭力仰攻。士卒已傷損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間率衆他徙矣。雖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卽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預設。夫馬豈能預增。倉卒移營。糧必遲誤。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降便捷。而我兵烏鎗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趨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挖濠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飢。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敗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耳。其首逆及全夥。不可得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踪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有謂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究之亦係空言。無實濟也。前後夾攻。則左右分馳。東西並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紛岐。處處可通。頭頭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一一追而擊之。卽令兵多將廣。四面兜圍。而賊聚而衝。我散而守。十餘萬之兵。分布於周圍數百里之內。其勢旣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捨命衝突。未有不潰圍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分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

日添而日少。剿則無以爲守。守則無以爲剿。城池已存在堪虞。將領惟斤斤自保。今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剿除。卽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遙。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沮。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通江。而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效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多一民。卽少一賊矣。民居奠。則賊食絕。使之無所虜掠。民有一日之糧。則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先堅壁清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自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練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致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耳。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選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者。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川東惟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荊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畱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等處者。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官貸其資。茅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畱勿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業也。其村莊市鎮。人烟湊集。如臨江市普安場等處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挖深濠。務

令高廣。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磚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以代賑恤。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者民舉。爲寨長堡長。給以頂戴。予以鈴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戶口。董視工程。經營錢糧。稽查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爲之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戶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疑其爲間諜也。卽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准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踪跡可疑。尙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別居自便。毋使溷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土田若干。詳註冊內。以便稽核。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爲部伍。鳥鎗刀矛。各習一技。官爲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寨。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鄰堡告急。許其以半揀援。其次則積貯糧穀。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囤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收買入倉。無者買於鄰近各鄉。官兵經過。卽以此糧供支。賊至閉寨。壯丁守陴。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卽爲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卽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經費。所有築臺挖濠。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銀均攤於堡寨。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旣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團聚一家。無流離死亡之憂。並不慮爲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

賊勢。一也。糧皆藏於堡寨之內。所餘村落店館。皆空屋耳。賊即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寨。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鄰堡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之餘日。非潰而四散。則輾轉於溝瀆之內矣。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其利二也。據險之賊。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冬夏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既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根本無所庇。鄉村皆爲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不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擁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賊將腹背受敵。況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利四也。堡寨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無須兵勇護之。即於堡寨之在大路者。安設夫馬遞送。可以省驛站之費。其利五也。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致空虛。亦無虞更生他變。其利六也。守陣壯丁。惟賊至時數日給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鄉勇從征日久。習於兇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之隱憂。其利七也。保伍時相糾察。而堡寨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宄無容身之地。其桀驁不馴如囓嚙者。亦懾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爲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爲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雜。冥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併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規模既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

在網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非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其利十也。然而愚者可與樂成。難於圖始。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沮之者。一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大。卽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況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羅網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卽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四十州縣耳。裒多益寡。合計每省用銀。不過一百萬而已。後此卽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兩。而靡所底止者。其費何如。且惟買糧爲費較鉅。而糧分貯於堡寨。何異貯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款。是不獨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煩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其煩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能不爲撫恤。清查戶口。修理房屋。弔生恤死。賑乏周貧。其煩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預備於未事之先乎。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務。莫有先於此者矣。不然。不務安民。何以禦賊。民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徭愈重。師愈久。則擾累愈多。數月之後。恐民見賊至。將不逃而與之合矣。今不早爲。

後悔無及。謹陳一得之愚。以竢採擇焉。

練兵修寨四事議 四川通志

方 積

一操練鄉兵以備堵截也。各州縣非無鄉勇之思。有鄉勇而無訓練。實與無鄉勇等。梁山縣招募鄉勇共七千餘名。除陸續奉調及裁汰不計外。近存四千餘名。廣延精于技藝者三十餘名。教以鳥鎗刀矛等技。蓋操演之法。與臨陣之法同。鳥鎗在前。刀矛在後。鳥鎗不精。則臨陣手顫。而發必不中。一發不中。勢必棄鎗而走。刀矛手亦因之而驚。故必精鳥鎗以收刀矛之用也。刀矛不精。不但刀矛手不敢近賊。鳥鎗手無可恃之人在後。其技即精。其心不定。賊徒驟進。亦必棄鎗而走。故必精刀矛以收鳥鎗之用也。見在日夕操演。十月於茲。近復製硬弓四百餘張。及藥弩三萬餘枝。以爲伏路守險之用。各義首鄉勇等。自顧身家。亦頗知用命。並時時勉以大義。兼教以作坐進退之方。邇日察看情形。似尙可用。如果賊入窺境。定當竭力堵剿。斷不致退縮遷延。一修築城池以定民志也。縣城爲四境居民之望。城中小有驚疑。則四境亦聞風而怯。查梁山縣舊城高僅盈丈。兼以無濠可恃。恐愚民無識。易起猜心。見將縣之舊城。普加三尺五寸。平處俱挖長濠。傍山險處修削。益令陡峻。城工浩大。用度不貲。既未敢請領帑銀。而當此軍需浩大。民力困弊之時。更不敢重勞民力。除將本年廉俸全行捐用外。復傳集本城殷實紳耆約保人等。明白曉諭。旋據捐石捐木捐出米糧者。絡繹而至。即令捐助多而人品正者。分董其事。所有出入一切。並不用一家丁一書役經手其間。是以用費較省。而成功亦較速。雖爾日工價合計尙欠三千餘金。自當妥爲辦理。斷不致絲毫有累公私。城內小山甚多。俱於扼要處設立礮臺。置自鑄威遠礮六尊。以備轟擊。其餘存城劈山礮九子連環礮共四十餘尊。鳥鎗約九百餘桿。火藥約一百餘石。鉛彈

足用。刀矛軍器約五千餘件。俱係自爲製備。其外卡鳥鎗軍器。尚不在此數內。一設法儲糧以備緩急也。縣內常社兩倉。共收貯穀二萬石有零。除奉文碾運軍米及支發本境鄉勇口糧外。見僅餘穀一千二百餘石。倉廩實爲空虛。設有緩急之用。真不足恃。再四思維。無可爲計。昨經普諭附近城郭居民。令將存穀餘石。先事運貯城內。設使賊人犯境。即可輕身入城。小民亦知未雨綢繆。殊屬踴躍。且見在官倉閒空。其穀石多而無地可屯貯之家。茲已將官倉借給存貯。並明白曉諭。以將來設有事端。即當借散口糧。事竣照市償價。梁山雖小。邑頗多知義之民。以故鼓舞樂從。尚不致疑於官吏。一廣修山寨合力守禦也。查賊匪自去秋起事。迄於今日。所入之處。必先以虛聲恐嚇。俟居民逃竄時。彼則乘亂而入。地方官雖欲禁止逃民。而逃民終不可禁。以故民心愈恐。而賊勢愈張。小民無識。貴堅其志。必置之於必不可死之地。而後有不肯輕去之心。民有不肯輕去之心。而後賊無可以攔入之勢。梁山境內。周圍數百餘里。四面俱有古寨。已令各路約保指名稟出。大小不下三十餘處。有周圍三四十里者。有周圍十餘里。及七八里者。各不等。大抵皆峭壁懸崖。中通一徑。見已親赴各寨。逐加閱視。普勸居民。令其各加修整。大約不過一月之內。即可一律修齊。其附近城郭之牛頭金城七十層子嚴等寨。日內即可竣工。並聞賊衆行不裹糧。待掠而食。倘能絕其糧路。勢不能枵腹持戈。是以傍寨居民。俱令其將存積穀石。全數先行運寨。寨上多備滾木擂石。並按照寨之大小。分給過山鳥鎗等件。如果賊至。各路居民。自可就近登寨而守。或十餘團守一寨。或數團守一寨。並預囑該居民等。於賊至之時。勿與接戰。但堅守不動。使我四境之中。路路可通。寨寨相望。不必互相策應。而實有互相策應之勢。賊仰攻不能。掠食無所。左梗古寨。步步防人。似有不待驅逐而自退之理。

賊不可撫也。其勢亦不受撫。所謂撫者。撫百姓之從賊者耳。百姓之從賊者。有二。一則被其煽惑者。一則被其裹脅者。被其煽惑者。皆甘心從賊者也。然其中有辨。入教既久。心性俱迷。信其矯誣之詞。妄作非分之想。不懣不悔。視死如歸。此冥頑不靈。非可以情理化導者也。又有富者畏禍。貧者貪利。邪教以避災得財之說。歆而中之一時不察。有從之志。一朝事起。官府訪查。鄰里執證。既無詞可辯。遂無地自容。鄉勇利其田宅家產。以多殺爲功。一言在教。婦孺駢誅。其存者不得不棲身賊巢。以爲苟延性命之計。此愚民誤入其教。而不能自脫者也。被其裹脅者。皆不得已而從賊者也。然其中亦有辨。精壯之民。賊先拘係以苦之。旬日之後。強以拜師。令其入教。綁縛老弱。逼其手刃。分隊放火。押令隨行。與官兵相遇。授以戈矛。驅迫前進。倉卒打仗。百姓既不及自明。官兵亦無從辨識。鋒刃交加。既欲貪已之生。不得不致人於死。而放火殺人之罪。遂無所逃。此欲歸而不敢者也。老弱之民。或令煮飯放馬。挑擡什物。搶掠餬口。飢飽無常。其苦萬狀。日夜思歸。然妻子爲質。不忍遽離。家業已殘。退無生計。不得不隱忍隨行。以圖苟活。卽有子身易於逃脫。而賊之防範甚嚴。豈則維以大索。纍纍相繼。如驅牛羊。夜則閉之空房。陣陣相積。如圈豚犬。此欲歸而不能者也。自嘉慶元年用兵以來。吾民之死於賊者。無論已。官兵迎頭殺擊。其衝鋒冒刃者。皆吾精壯之民也。官兵從後尾追。則兜擒掩取者。皆吾老弱之民也。其死者不知凡幾矣。幸而乘閒得出。守卡之勇。坐營之兵。盤而獲之。以爲奇貨。文致其罪。冀邀厚賞。非法拷掠。多方指証。草草數言。卽行正法。其死者又不知凡幾矣。幸而解赴大營。委官審訊。而從賊日久。放火殺人。則罪在不赦。問官惟守此兩語。以爲盡職。點者校詞變易。則死於刑。愿者據實自陳。又死於法。其幸生

者皆歷幾死而後得之。什百中僅一二也。夫律坐喝令卽下手。亦從末減。何況被賊所逼。事不由已。而徒泥其迹。不原其情。風聲所布。孰敢復出使賊。益得藉口。以鈴制吾民。此從賊之心。所以愈堅。而賊之所以日多也。今蒙皇上施浩蕩之恩。開三面之網。蕩滌舊染。與之更新。伏讀

於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困極思安。久勞思逸。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欽此。捧誦迴環。無不感激泣下。卽此數言。已足以感天地之和。而消邪沴之氣矣。賊亦人也。具有心腹腎腸。亦當感動悔過。何況被脅之良民哉。惟是愚民目不識書。謄黃遍貼。賊中防守甚嚴。一時未必周知。卽知亦或未敢深信。諭以空言。不如示以實事。之爲深切著明也。伏求

勅諭各路領兵大臣。於大營中預備大旗一面。上書招撫難民四大字。遇賊打仗。以兵數百人守之。另立於山之上。或營之左右。距營一半里許。其有投棄器械。來奔旗下者。悉不得殺。賊方迎敵。官兵不暇兼顧。裹脅之民。必相率歸來矣。嚴飭守卡員弁。勇自賊營逃出。或被盤獲者。無論是賊是民。曾否放火殺人。均不得擅殺。送交地方官。問其姓氏里居。願留者安爲安插。歸籍者酌量資送。風聲傳布。孰不求生。卽或所放之人。未必無一二真賊。逃回賊營。然賊既生還。則百姓更無死理。在賊營之百姓。無所疑慮。益堅其向化之心。乘閒歸者。紛紛恐後矣。此解散之一法也。其有心地明白。語言便捷者。予以重賞。令其招徠。招出十人者。給以十人之賞。招出百人者。給以百人之賞。能殺賊縛賊來獻者。更加優賚。如係賊之小頭目。更爲得力。唐李愬之平淮蔡。宋岳飛之平楊么。皆重用降將。轉相鈎致。賊心既散。賊黨既離。卽使一人不返。不過失一真賊。於事無關輕重。若使一人成功。則保全無數生靈。於國家實有裨益。此解散之又一法也。抑某更有請者。教匪及閩粵等。執迷不悟。非重懲之以威。不能遽懷之以德。而被脅百姓。

受制於賊。亦有欲歸不能之勢。某三年軍營。所見百姓逃回者。皆在官兵打仗之日。官兵大勝。則逃出者甚多。官兵小勝。則逃出者亦少。是勦而後。可以成撫。而勦必須兵力。今兵力少。情矣。仍宜添派精兵。慎擇良將。勦撫並用。奇正相生。兼行堅壁清野之法。百姓自相保聚。使賊無人可裹。無糧可掠。旬日之間。不特被裹百姓。搜出相繼。卽眞賊亦烏獸散矣。有明鄖陽之白圭。項忠。先後擒斬劉千斤。苗龍等數萬人。而後原傑得以成撫治之功。書云。威克厥愛。允濟。非忍於用威。乃所以成其愛也。至各省情形。微有不同。教匪四川爲多。其裹脅川民。亦衆。今首逆陸續就誅。賊勢漸形瓦解。一加招撫。來者必多。是四川利用撫。陝西習教者。安嶺將軍山諸役。殲戮殆盡。逃入川境者。不過一千餘人。兩年以來。川楚逆匪。往來興漢商維一帶。沿途裹脅。皆隨裹隨逃。故賊中陝民頗少。無可招撫。是陝西利用勦。至湖黃受鄉勇之利。亦受鄉勇之害。殺戮過甚。勢不相容。不特楚賊不敢回楚。卽楚民亦不敢回。無所用其勦。亦未易言撫。其來歸者。量爲遷移。方可相安無事。是又在地方大吏之隨時變通矣。謹議。

團練議 四川通志

方 積

一每保正所管之地爲一團。又合數保正或十數保正之地爲一大團。每小團設立團長一二人。或三四人。無論紳士居民。務須其人心地明白。曉暢大義。向來爲一方之仰望者。始準議立。不必拘定資格。亦不得徇私妄舉。其大團議立團總一二人。或三四人。總理各團之事。所有大團團總。須各國公舉。後訪查明確。當面驗試。如果可以勝任。再行給札飭辦。一團內團勇。須年力精壯。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無論是否紳士之家。有無田產。均列名充當。其外來流棍。及團總團長素不認識者。不得準充。派定之後。團總另造一冊。某團長名下管

領團勇若干。開列姓名年齒。呈送過硃。以便不時親臨查點。倘有違抗不願入團出力者。許團總團長指名具稟治罪。一每團製造紅邊黃布大旗一面。上大書某團義勇。團內派一強幹有膽力者。遇有事之時。執旗隨團總左右。以爲衆人耳目。有事之時。各團勇帽繫號帶一根。上亦寫某團義勇字樣。一賊匪詭詐百出。常藉稱乞丐難民。往來伺探。團內務須嚴加盤查。如見有面生可疑之人。立即協力拏送究治。如有別處攜谷搬入團內者。亦須問明來歷。或有人認識。方準入團居住。一團內製造軍火器械。修卡挖濠。一應費用。著團總團長協同保正。向花戶勸輸。但須就其力量。秉公勸捐。既不得徇私勒索。亦不許任其違抗。務使衆心咸服。如團總團長保正稍有挾嫌勒派等事。一經花戶告發。定即從重治罪。加倍罰追。一團內人家。凡有防夜烏鎗。素習施放者。即多備繩藥砂子。團成一隊。或另製營鎗更妙。所用鋼矛刀。頭長一尺餘。桿長八尺。堅硬木料。裝釘結實。其餘叉耙劍戟。如有素習熟慣者。各隨武藝所長備用。團成一隊。一團內有武藝精強之人。據實報縣。派令傳習教演。各團團勇。公議月費。以酬其勞。一各團相距在二十里內外者。每議一定。期於附近要隘處所。齊集會哨。或施放鎗礮。演試武藝。既足以壯聲勢。並可使賊匪聞風遠遁。彼此認識。又得互相聯絡。方不失守望相助之義。一每團須設有膽力熟道路之健足探報四名。輪流走探。如賊人在一二百里之內。即須去探。以便早爲預備。賊人若將臨境。團總團長一面即率團勇赴卡堵禦。如有三人家。以一人居守。二人赴卡。其有借故躲延者。即以軍法從事。一面飛報別團。別團團總團長。迅即一面嚴守本卡。一面抽撥團勇。各隨帶器械口糧。前往援助。如有觀望遲緩誤事者。即將該團總團長。照軍法從重治罪。一團內地方。須看明要隘處所。或山梁。或舊寨。擇其易於守禦之地。築卡挖濠。安設鎗礮。如探有賊匪臨境。團總團長。即帶領團勇在

卡堵截既有大卡深濠。不但人人膽壯。易於堵截。卽賊匪亦不敢輕易來撲。每卡須用二三千人。卡牆須高四尺。厚二尺。濠深八尺。寬八尺。四西安吊橋。方爲合式。一立團雖各處分設。而有事之時。附近幾團。務須彼此救護。如別團團勇。現在與賊抵敵。其附近各團。一經聞信。卽須派人帶領團勇。前往幫同截堵。同心保護。前卡賊匪既不能過。後卡亦可保無虞。如有各保自誤大事者。定照軍法從事。一倘或有事之時。團勇日夜守卡瞭望。協力堵禦。至夜間伏路巡更。尤爲緊要。必須輪流派撥。以均勞逸。如有推諉偷安。及虛應故事。不用心出力者。團總團長。稽查稟究。一賊匪所到之處。先以放火與大聲呼譟驚人。凡有火起。卽當整頓堵禦。不可驚慌退避。如聞聲譟。亦不可膽怯。違者軍法從事。一團總團長。奉行巡查。派撥傳習教演。及一切堵禦要務。敢有藉端需索。通同舞弊。擾累居民團勇。立行拏究。追給領牌。仍倍罰不貸。一縣令製就令旗信籤。每團發一式樣。如有事之時。卽以令旗信籤。傳調某團。該團總團長。卽率團勇。依限飛馳。照信籤指定處所齊集。聽候派遣。敢有延誤者。照軍法從事。一各團距賊遠近不一。必須與縣署聲息相通。方可隨事緩急。酌量辦理。每大團各擇一明白曉事之人。常住本城。凡有團內應行之事。隨時稟明核奪。一團規立定之後。凡團內舊有居民。卽不得任其搬徙。如有違抗搬移。以致搖惑人心者。定將家產房屋。一并入官。作爲地方公用。

禦賊議

檀萃

方○今○之○患○營○空○倉○空○庫○空○然○轉○其○空○而○實○之○蓋○有○道○存○焉○奸○匪○之○徒○矚○此○三○空○恣○行○搶○劫○所○過○村○寨○居○民○奔○逃○無○敢○堵○禦○之○者○使○所○過○一○處○卽○空○一○處○不○早○爲○之○所○其○空○益○深○事○不○可○爲○蓋○三○空○之○患○猶○恃○有○民○固○其○民○不○至○於○奔○逃○使○之○各○自○爲○守○在○於○檄○行○州○縣○申○明○保○甲○團○集○鄉○勇○凡○民○之○逃○生○於○畏○賊○一○人○逃○竄○從○而○逃○聚○其○家○室○

老幼蓄積。賊得據之以恣其擄掠淫殺。故賊愈張而愈多。遂至於不可制。今固結居民。民有所恃。不至於畏賊。各顧其家室。老幼蓄積。齊力出而禦賊。賊聞之。必不敢來攻。蓋攻難於守。城堡之守。以高臨下。村寨之守。以逸待勞。故守者之一。可以敵攻者之百。凡城池。以官吏領之。以士民佐之。村寨。以士民之有身家智略者領之。各率其子弟年少豪勇以佐之。賊必不敢入。故申保甲。集鄉勇。得寓兵於農。守望相助之遺意。不假力於營。不待饟於倉。不仰給於庫。各自爲守。不仰於官。而賊不能擾。轉其空而實之。此不易之道也。此事之行。或疑其驚惶百姓。夫百姓驚惶。由於無所倚恃。故聞賊卽驚。賊至卽逃。今使四鄉之民。各恃其村堡都會。市井之民。各恃其城郭關廂。不畏賊而怒賊。且同心共憤以攻賊。正所以安集百姓。使其有定心也。固民卽能任地。任地卽能生財。此相因之道。民心旣固。不至奔逃。耕於野爲農民。聚於堡爲鄉勇。則民皆兵也。民不散而地不荒。耕種如故。而糧有自出。是倉不空也。丁地之銀。廠鹽之額。舉皆如舊。是庫不空也。去三害而獲三利。出一紙通行文書。可以收實效矣。蓋爲政之道。憲府總其大。州縣任其成。故地方有事。責成於州縣。州縣雖曰親民。亦不能以一身獨爲也。必分之士民書役鄉保。以共襄其成。夫獲一案有賞。失一盜有罰。處分皆歸於州縣。故州縣莫不盡力。竊強黨少。則曰盜奸匪成羣。則曰賊。然總之皆盜也。責成於州縣。非難辦者也。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爲守。單車到官。賊卽解散。牂牁叛殺太守。朝議棄之。杜欽說王鳳遣任職太守往。於是以陳立爲守。卽便誅平。古來如此比者甚多。故成功多由於守令。凡吏民之變。宜選州縣夙有威望爲吏民所信服者鎮撫之。庶幾收龔遂陳立之效。亦一策也。至於守禦之備細。謹陳數條於左。

一。檄行州縣。轉行民間。申明保甲。團集鄉勇。保護村寨。

一村寨隨其大小。各推士民爲長。各率丁壯爲鄉勇。一切耕作生理。仍照其常。有警則圍集守禦。其守禦有效。則計功獎賞。著地方官詳明。或給頂帶。或給匾額。以示鼓勵。

一守禦器具。須簡便易辦。半兼乎農器。耨鋤棘矜。皆足以爲守禦之資。鐵鋤刀斧之類。農家所盡有者。去短柄。用長柄。卽可以守禦。去長柄用短柄。仍爲農器。日本國兵以長竹竿。著小斧頭。如牆而進。鋒銳莫當。鄙饒之民。械鬪以長貓竹。削其梢入桐油鍋煮之。比鎗刀更利。鳳嶺間械鬪。用齊眉棍。先以炒石灰裝入鴨蛋殼。人懷一枚。就敵先拋蛋殼。烟霧迷空。然後用棍進擊。先據上風拋蛋。無不勝者。又用長竹竿。紮深刺把於竿頭。謂之狼牙筴。亦輕便可使。此皆不大費錢而易辦者也。尤莫便於飛石。卽童子飛墮礫之戲。手臂之勁。能打數丈高。且遠至百步二百步。古老相傳。楊林未裁併時。尙爲縣。有賊至。民皆搬避。令某止之曰。避非計也。丁壯能走矣。老弱能盡攜之走乎。男能走矣。婦女能盡隨之走乎。銀鈔能帶而走矣。穀米牲畜。一切能盡帶以走乎。與其盡遺於盜。至於出無所依。歸無所宅。終不免於死。曷若同心致死以禦賊。賊退而家室可完。吾當率先爲汝禦。乃教其民用飛石之法。每五百人爲一排。飛石子擊之。賊驚以爲天下神石也。遂逃遁。論功陞布政使。此法尤便之。至於早晚閑空時。練而習之。以當戲具。尤少年所不厭者。

一村寨各居民門口。宜築矮牆狹巷。僅容一人進出。明正德間。山東盜起。許忠節公遠爲某縣。用此法教其民。但以一人持短刀守之。門盡開而賊不敢入。村村皆然。賊無所利。奔他縣擄掠。公以功陞副使。此皆先事預防。且易爲辦者也。卽守城之法。先於水邊路口。多築牛馬牆。防其衝突。毋使近城。而城外之關廂街市。可保。蓋防守之道。遠先在於四鄰。近則在於四境。至於入境。已大張惶。至於薄城。喪失尤不可計矣。許公令民沿門築牆。

蓋亦守城之法。變化用之者也。

一守禦城池。其法亦如村寨。而尤易爲力。大府州縣。居戶百萬。數十萬。十萬。卽次而中下。且數萬。卽小而至極。亦敵一村寨。且數百戶。戶出一人禦賊。已爲數不可紀極。爲地方官者。但使其團聚。不至於離散。則保境禦盜。原所不難。上年設炒麪廠之法。甚善。官不費而大濟於民艱。則知此地衿士父兄之可與有爲。在上官有以獎勵之者。仍照前法。以爲團練守禦之備。當無不樂從者矣。

一驛路衝塗。自板橋起至亦資孔止。除依城池爲固者不計外。其去城池遠者。亦申保甲團練之法。其中間馳道兩頭有關廂口。口外築牛馬牆。其兩旁民居客居後戶之外。各築牆連接。包裹之以爲固。其餘皆如防守村寨法。

一民自爲守。貧富不同。量貧富各出資力。以保障鄉邦。不至於失散。其爲功德至大。而自已之身家。藉衆力以保護。不至全爲拋棄。而齎盜糧。爲已爲人。交受其利。是在互相勸諭耳。

一此事督率在地方官。有功奏陞加銜。其失陷村寨。計過照例治罪。

守禦後議

檀萃

鄉勇者。民兵也。異於官兵。官兵廩於官。其添設良難。民兵因子民。其團之最易。故行之於古而效。行之於今而亦效者。良以其易也。唐馬燧鎮太原。募廝役數千。教之戰。數月遂成精卒。居一年。廣場羅兵數萬。威震北方。李抱貞鎮澤潞。三丁編一。蠲其租徭。給之弓矢。三年皆爲精兵二萬。不廩於官庫。兵雄爲諸軍冠。李德裕帥蜀。立雄邊子弟總十二軍。威聲震於西南。此皆承衰弱困敝蹂躪之後。棘手難爲。而轉弱爲強。曾不旋踵。惟取諸其

鄉以本地之民守本地之險。故見功易耳。然猶須募練也。其不待募練者莫如民自相與爲兵。南唐淮北與周接壤。世宗侵唐。已舉江北。而小民相與聚山頭立堡壁。以農器爲兵。以楮爲甲。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豈待上之募練乎。宋之河北西路被邊州軍。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帶弓而鉏。佩劍而樵。出入山隈。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有警擊鼓立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顧親戚墳墓。人自爲戰。敵深畏之。況盜賊烏合乎。故羅大經論民兵之利。謂張魏公帥川陝。令挑選強壯。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不半月得兵二十萬。陳福公獻民兵之策。兩淮已用其法。荊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兩淮山寨。萬弩手率有功。丙寅敵圍安襄。分諸郡兵與湖北義勇往救。兵潰。鈔略甚於寇戎。而義勇隨帥進退。不犯秋毫。蓋顧其室家門戶也。故民兵勝於官兵。此皆行之古而效者也。其行之今而效者。是則湖北孝感之用鄉勇乎。牛生會試歸。言往來由孝感。其鄉人沈君琦。上年署孝感。聞寇警。大修城。集鄉勇。賊至。營於胡家寨。衆二三萬。鄉勇僅五千。禦賊不敢出。會官兵二千至。共擊之。賊盡殲。他賊聞之。盡迸於西。不復東。上自安陸德安。下暨黃州數郡。安堵無虞。自是漢口武昌皆效孝感。漢口有鄉勇三千。武昌有鄉勇五千。皆恃以無恐。襄河船幫。亦有鄉勇。卽以水手充之。生於臘底到沈公署。住二十日。親見士民感戴。衆志成城。屹然金湯之固。行至漢口街衢熱鬧如故。武昌亦自帖然。又言掃滅胡家寨賊。無一賊得脫。僅遺婦女弱口收禁。捷聞時。官兵猶有殺傷。鄉勇竟斡折損。鄉約保正各領所統之鄉勇。所執器械。惟刀與長鏢。衣掛刺鄉勇字。皆自備。不煩於官。官但鼓舞獎勵之。卽大收其用。故論功賜以頂帶。某馬牌子力戰。加之六品銜。所以人心踴躍。爭爲出力。今若照孝感已行之例。只在傳集紳士耆老四鄉之頭人。面加獎諭。多出

告示以鼓勵之。當無不濟者矣。沈公在孝感。甚得民心。事平後。新令至。民不受。以爲吾公全吾城。保數萬生靈。苟去吾公。吾等卽爲之死。究莫之敢奪。仍視事率常。又念吾公清苦。競餽之。雖菜餚線媪。亦日有投。是知州縣之吏。能清廉。卽得民。民共爲守禦。上官不能以勢奪。而已亦不至於獨資。此皆事之可風者。某家皖黃間。感沈公之保障一方。遏絕教匪。不致蔓延於江北淮南數千里之地。其功至大。而吾家鄉之受賜尤深。故表明其事。共率此行之。使知其成事易。而見功速耳。爲三空之患。故議團集鄉勇。官不費而事易行。若出於召募。費空難。以爲給。必中止。然鄉勇非但應急。卽無事時亦須備也。再商行之以爲何如。乘此民心踴躍之際。而終行之。百世之利也。

應未堂安民勦匪事宜書後

周錫溥

予始與君偕令甘省。旣君遷知肅州。以失察私玉案。解肅州任。從戎荊鄂間。勞績上聞。賜翎優異。遂擢牧晉郴州入覲時。天子以君在軍中久。命軍機大臣。咨問勦撫教匪事宜。君條對皆稱。旨予受

而讀之。竊嘆其言之有關於國家本計。而非苟焉以談兵者。教匪之亂。初若么麼。而勞師者至六七年。其故何也。蓋染日久。則徒黨多。教習於邪。則不能以速化。其行不由驛路。而善走巴叢漢棧之險。則不便於官軍之進止。其嘯聚無定所。而抄掠無常處。則不能以指劃而必得之。又所過之地。燔廬舍。殲老弱。而俘其丁壯。以爲前行。撲之愈增。掩之愈幻。雖假息片時。實從古未有之猾賊也。伏讀諭旨有曰。自古但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是宵脇從。寬首告。所生不翅數十萬人。而賊不足平矣。君在軍中。知其如此。故先敬紀聖訓之煌煌者。而後書思以對。夫賊氛未靖。議者方欲增兵益餉。務窮根株。以釋九重宵吁之厯。君獨謂

賊不可以兵靖。而欲寓無形之兵於民間。雖若可行。而賊之稽誅。不已久乎。民之不安。不愈甚乎。竊嘗伏而思之。兵可以一用者也。既爲賊故。而暴師數年。則利害之故。必有所歸。國家休養生息百六十年。禮樂政教。彌際寰宇。楚蜀內地。豈有從亂如此之多者哉。蓋由賊首驅脅而然。而賊所蹂躪各邨塢。亦卽官軍之勦截殺。震驚驛騷之處。民不知爲官軍。而以爲賊也。則弱者奔竄。强者抵距。官兵亦不知爲民。而以爲賊也。則斬艾之以倖首功。其間道路回遠。裨將四出。甚至逐賊不得。而遷戮良善。目爲匪黨。巢覆卵破。萬口吞聲。雖閫帥之節制。有不必行。而明允之士。師有不能詰也。蓋由兵與民分。而民與賊反。不分其究也。反使賊首藉以布德於民。而招之入伍。遂以積其猖獗之勢。且非獨於民不利也。賊積久愈猾。而官軍之由徵調至者。非皆技精慣戰之人。以不精之旅。當狂狡之寇。急之則彼致其死。緩之則逸而他出。因循牽掣。浹日累舍。而不得休息。而我之兵疲矣。軍中橐載氈裹之資。雖例支國帑。而所經澗谷險阨。車顛馬踣。風雨燥濕之不時。丁夫運送守候之無期。輾轉虛耗。官不能償。而派之於民。民又不能應。而轉墊於官。而官與民俱敝矣。其於國計皆非便也。漢時龔遂治渤海。張綱治廣陵。虞詡爲朝歌。唐元和中。用張喬祝良爲牧守。而南蠻徼外皆平。由是言之。古者兵多用其土著之民。而將半出於循良之吏。豈謂其時無韜畧長材。而期門欽飛之非勁旅哉。蓋水火皆有益於人。並處則相爭。手足雖各異其用。同體則均患。故將不外選。兵不他索。所以私之於一體。而精臂指之用也。今守令雖不皆循良。而近賊之區。戶版凋零。未有不思拊循者。田野荒頓。未有不思墾復者。練本營之卒。以捍賊。教各鄉之壯丁。以益兵。彼皆有室家妻子之戀。未有不致死力者。大吏復以時稽其勤能。第其上下功敘賞卹之等。官競於功。而兵民競於賞。合異體之私。以成同體之公。賊何所容乎。況又得其人。其視用兵之效。豈可以道里計哉。

君又言州縣之備賊者。每處酌撥不過三萬兩。歲省鉅億。可以節大農之虛糜。糧員不設。輓輸不用。發騾僱夫之事。以次停止。可以息閭閻之徭役。還將於營。實兵於邊。馴鄉勇於田里。規條器具。皆關本計。當賊倡亂時。民習於承平宴安。猝然遇之。束手待盡。非整軍奮武。誠無以禦賊鋒之暴。而繫望救者之心。國威既宣。民力亦紂。而兵遂有偏重之漸。善體國者。知本末之不可強齊。使重常在民。輕常在兵。則民氣伸而賊不足以爲患。夫民猶元氣也。賊猶疾疢也。兵者以毒攻毒之藥石也。當暝眩之後。而思調攝之方。未有如寓兵之善者也。自去年來。川陝湖北。告捷纍纍。自是止徵調之兵。而軍中舊卒。亦間有裁撤。惟勦撫事宜。受成闡帥。羣策羣力。而各奏凱焉。此則用兵奇正變化之術。不主故常。睿慮精詳。有非臣下管蠡之所能臆度者。然以聰明天授之聖。猶博採羣言。以及於君。雖古之懸輅設鐸。有所不逮。卽安知君之所陳。不有一二言足以備夫宸展之省覽耶。予養拙山中。未知君之言。有當於機宜否。特以兵民合一之理。正國家安養之本圖。因謹書其後云。

應君之議。亦堅壁清野。團練鄉勇之意。而欲盡撤官兵。則書生習氣。主持太過。故書後亦有微詞。而其前半言官兵驅民從賊之弊。則至爲痛切云。

與顏侍郎論教匪書

趙希璜

李靖爲布衣時。謁楊越公曰。方今多事之時。足下不宜倨見國士。越公改容謝之。足下行。天子命。遠守邊圉。川陝教匪。日有窺伺。豫東之意。正足下延攬國士之秋。講求武備。因材器使。茲茲豫將屆兩月。未審謀略之士。爲誰。技勇之夫。爲誰。想足下鴻才大略。布置周詳。必有以上慰宸衷者。希璜待罪中州。十有一載。目擊

時艱。心神慘怛。不忍不向足下詳言之。一曰邊防宜扼要也。豫省最要者。鄧州。浙川。內鄉。盧氏。四州縣耳。其餘次要之區。亦不過四五合。一州一縣之民。足以扼其要害。卽慎選一州一縣之官。足以得其要領。夫守令親民。下情易於上達。今賊口官逼民反。民則曰兵甚於賊。官既能逼民反。是官亦能使民不反。兵既更甚於賊。是制賊無害乎兵。則不如仍寓兵於農。慎選守令。堅壁清野。各守一州一縣之足。以制賊也。然獻堅壁清野之說者。類皆迂闊不經。無裨實用。則所謂壁者。非壁。何可言堅。既無堅壁。何可清野。夫所謂壁者。卽以一州一縣之城池而論也。一州一縣之城池。卽豫東九十餘州縣之扼要也。一曰江防宜嚴密也。夫十圍五攻。志哉之矣。今以少制衆。所恃者。惟防江鄉勇。類皆游手。烏合之衆。緩急果足恃乎。是宜仿甬道之式。令防江鄉勇。於無事之時。運石運土。凡可偷渡之處。多築甬道。既足以自衛。亦足以拒賊人窺伺。所謂守者自逸。而攻者自勞也。一曰糧儲宜預畫也。夫善川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遠輸則百姓貧。貴賣則百姓財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今以萬人之食。每月不過三千石。萬人之餉。每月不過三萬兩。誠能於鄧。浙。內。盧。四州縣。各儲糧六千石。銀三萬兩。以備不虞。賊至則堅壁守之。俾野無可掠。賊懈則悉萬人敵之。使退無可據。不出旬月。勢必解散。其餘次要州縣。半其儲蓄。以待轉運。斯無遠輸之煩。而收賤買之效矣。若夫臨機制勝。變化因心。縱反間者。善用亡命。養壯士者。不惜重賞。是固足下思之爛熟者也。

再論川楚兵事書

趙希璜

今之川楚亂民。固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欲其急平而轉緩者何也。按龔遂傳。載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召見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

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毋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捕逐盜賊吏。諸持鉏鉏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盜賊於是悉平。又後漢書。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攻象林縣。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卽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進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郡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緝。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資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

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喬至。開示慰誘。並卽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又康熙十二年。范承謨疏請興兵屯略云。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皆於軍興旁午之秋。舉行士卒屯糧之法。悉獲成效。我朝興屯之法。寓諸墾荒。一行於招民募墾。一行於安插投誠。獨兵屯未聞肇舉。蓋因坐食驕卒。一旦率作南畝。自食其力。永無糧糗之望。所以長憚不行。查從前墾荒之民。例以六年起科。則此屯種之兵。亦宜俟六年之後。始裁其餉。仍於旱澇之年。倍加賑恤。是兵旣獲六年之現餉。復得田畝之收穫。又不憂意外之災荒。誰不願興屯乎。臣謂興屯更有五便。兵之需餉。必取於民。司農仰屋。守牧催科。民髓日枯。財源日耗矣。而披堅執銳之卒。率皆鸞悍不馴。無恒產以繫屬其心。則渙而難固。無操作以勞瘁其力。則惰而圖安。無生計以寬其日用。則庚癸時呼。惟是兵屯之法行。將見金錢可省。國用恒足。便一也。追呼不迫。民漸休息。便二也。防卒變爲土著。堅門戶。固藩籬。便三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進可攻。退可守。便四也。兵皆溫飽。分爲臂指。聯爲心膂。消戢反側。便五也。至於地方有不盡宜於屯者。臣謂又當因時而制宜。屯可行於一處。卽一處受利。屯可行於數處。卽數處受利。屯得一兵。卽省一兵之餉。屯得數十百千之兵。卽省數十百千兵之餉。兵法云。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非虛語也。誠能取龔遂勝之安之之說。以治川楚之亂民。取李固七不可之說。以選川楚之守令。取范承謨五便之說。以屯川楚之逆產。庶不致賊與民習。民與兵仇。而收拯民於水火之實效乎。

擬平楚萬言策 康熙十一年

徐旭旦

世祖奄有九有。據一統之鴻圖。我皇上從而光大。十餘年來。民無風鶴之驚。野無澤鴻之歎。成康文景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不意負恩逆臣。抗命反叛。分據土地。囚困人民。雖朝廷德教暫時而阻。指日可以蕩平。第未免勞我兵。驚我民。而傷我財耳。夫使諸賊萌亂之始。翕然亡命而來。當是時。城池未修。兵甲未備。將卒未訓練。設也。彼借我之兵。楫資我之夫馬。用我之糧草。藏形隱跡。長驅深入。所到之處。不待攻擊。可得也。而賊知天心眷顧我。清民心愛戴我。主且禁旅精銳。足以外援而有餘。內帑充盈。足以支給而未乏。彼即易於得其地。勢必難於久守。不過擄掠遁去。吾可以邀擊其歸。賊知之而弗爲也。今據險竊僞。以統其衆。交連諸逆。以樹其黨。因而先擊其附近。一二易取者。以示其威。隨即固守要害。訓養屯積。爲自衛而後攻人之計。時而來也。或勝不前。或勝反退。乃誘我兵而勞我耳。或忽然攻彼地。乃分我兵而勞我耳。或倚山誘敵。或傍水進攻。乃欺我兵而勞我耳。吾欲進攻。彼有險可恃。坐而待戰。彼又不來。久而久之。兵漸疲矣。民漸窮矣。財漸竭矣。設有水旱之患。內亂必生。將若之何哉。幸賴祖宗之靈。天心之順。連歲豐亨。盜賊不起。俾朝廷得以併九州之力。討此叛逆也。但兵已疲。民已窮。財已竭。若於此時而不急爲之計。將來之患。有不可言者矣。何則。今日之弊。諸事皆有名而無實策。今日之利者。惟有因名以責實而已。我皇上遣禁旅以外援。宜乎天戈所指。無敵不摧。何故以如熊如貔之師。攻此羣醜。而損折甚多也。蓋千里趨戰。兵法所忌。百里餽餉。師不宿飽。寇起不測。而乞師於數千里之外。以數千里以外之師。越山渡水。披星戴月。赴此卒然不測之寇。決機正在須臾。恃敵乃在旬日之遠。其勢已不相及。況往來道路。火速救援。奔馳勞苦。莫此爲甚。我

皇上慮此奔馳勞苦之兵。不足以進取。凡遇臨敵之時。休養是

論。非畏敵也。愛兵以期必。

聖

人臨事而懼之意耳。無如兵視敵爲兒戲。一領錢糧。不自養。不養馬。而養婦人。將朝廷餉銀。使人見之。薰心熾欲。此等隱奸。甚於顯盜。既下害百姓之婦女。又上耗三軍之錢糧。況行伍之中。有婦不揚。而奔馳勞苦者之精力。何堪此暗裏消磨耶。毋怪乎兵不壯而馬不騰。此一弊也。兵之所恃者器械耳。當初出兵之時。干戈非不齊整。甲冑非不鮮明。年餘以來。風雨淋漓。血汗浸漬。壞者居其半。日涉月渡。人困馬斃。棄者居其半。將不察所用之不堪。兵止求有器之應數。人見其披甲戴冑也。實無異赤身露頂之夫。人見其稱戈比干也。實無殊執梃持竿之衆。嗟乎。以酒色虛弱之徒。騎皮骨僅存之馬。而執頑鈍不堪之器。欲期其百戰而百勝也。不亦難乎。此一弊也。從來募一兵。思得一兵之用。乃不虛此一兵之餉。今綠旗新募之士。不問老弱。不問病怯。不問短小。投者一槩收錄。千百之中。竟無一強健之卒。夫既係老弱病怯。短小無用之人。加之主將者。非將兵之材。所教者非旗鼓之節。兵無勇敢之氣。將無訓練之方。一旦驅之衝鋒破敵。惟仰頸待戮而已。不獨徒害愚民。兼且挫我之國武。何爲乎徒糜有用之金錢。而募此無用之兵哉。此一弊也。應募之兵。大都游手無賴之民。平日之負債無窮。新募之廩給有限。法當於招募之時。卽申嚴禁之諭。凡應募之兵。從前逋欠私債。刻下不許強人索討。如是則應募者必多。而天下之窮民。何莫非我之富兵乎。不然。以朝廷之錢糧。而下代窮民完私債。欲望其器械精良。衣甲齊整。必不可得之數矣。此一弊也。江湖之上。安瀾無虞者。賴我之水戰備耳。我國家自海氛揚波以來。防守之具。無不畢備。以十餘年禦海之舟楫。分而攻此小醜。宜乎其有濟也。但去歲調發救援之沙船。雨浸日暴。板爛桅折。朽壞不堪。任事者宜早命江南地方。豫造以防軍用可也。江南地方。安堵如故。百姓樂業。

如故。商賈往來如故。且也匠出於此。木集於此。釘蒺等件。無不充裕於此。若舍此而他求。正恐匠非其匠。木非其木。釘蒺等件。皆非豫備。必難告厥成功。此一弊也。兵以練而始熟。熟乃精。精乃勇。勇乃勝。馬步皆然。水師爲甚。故開篷駕舵。必須素習水性者。而水師之兵。尤必挑選勁卒。寢處舟中。先使之坐臥得甯。然後站立漸定。久則張弓試銃。施展如意。使士卒在舟。無異於在地。庶可飛帆直擣賊窠也。今之沙船。名號水師。非步卒卽馬兵。除江南調來者之外。總無一慣習水性者。故一遇風波蕩擊。手足無措矣。嗟乎。如此水營。徒費朝廷之錢糧。而糜朝廷之工料。無濟也。此一弊也。若夫用兵之道。莫大於賞罰。賞及無功。不足以勸。罰失有罪。不足以懲。興兵至今。官之無功當罷者。仍然尙居原職。三軍見其如此。誰肯用命。違誤軍需。棄城失機者。或暫貶而卽遷。或待罪而依舊。三軍見其如此。誰肯立功。此一弊也。我皇上用將甚急。求將甚殷。然陞用一將。偏裨未必服其略。士卒未必服其智。逆賊未必服其威。今天下受我朝廷雨露之恩。已三十年。豈無勇智之士。願效力於皇家者哉。第豪傑之人。限以下位而不得用。智略之英。短於弓馬而不節用。恬退之士。恥於援引而不顯用。所以求將雖殷。而名將未應者。以皇上求將之路太狹也。此一弊也。我國家以戰守之權。專責將士。而守令不任焉。夫守令或不敢上參帷幄之籌。而實有司守城池之責。法宜責將士戰而守令守。蓋勢與民親近。而情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爲民者萬。奈何以戰守而並責之將士乎。故守令勤則糧餉自不乏。守令果則探哨自不誤。守令警則奸細自不容。守令仁則鄉兵自爲用。若徒以戰守之責。責將士。而不以守之之責。責守令。是守不固。而安望其戰有功乎。獨駭夫今之爲守令者。身任民社之寄。全無擔當之能。如遇一事。守令分所能爲者。必然申詳上請。不曰恭候憲裁。卽曰專候定奪。非兩可之請。卽游移之詞。瞻前顧後。借端

推委嗟乎。是皆守令自愛其功名之過。抑責成守令者之過耳。此一弊也。我

皇上見滿漢名分而勤

王則一特頒

令旨。凡一應漢兵有功。同於旗下陞賞。立法固已至公矣。但臨陣之時。卑者居先。而叙功之

日。又卑者居後。宜志士之裹足不前也。倘詔爵也以功。叙功也不以爵。則豪傑之氣平。而功名之士知奮矣。如將不擇人。而以官爲次第。叙不因功。而以官爲後先。豈取勝之道乎。此一弊也。有此十弊。毋怪乎其有進兵之名。而無進兵之實矣。我

皇上廣愛民之心。而允緩徵之請。體好生之德。而復理刑之職。念小民之脂膏已

盡。凡一草一豆一匠一夫。總不忍下取於民間。他如差撫民之官。禁擾民之政。百姓可以叩

帝室而言情。

儒生可以伏

北闕而獻策。無非我

皇上欲周知民隱。曲體民情。加惠元元之

聖意也。奈奉行不謹。

或剝民以自利。或借公以行私。上之所禁者。加派。而近日之加派益巧。上之所禁者。耗增。而近日之耗增益重。

上之所禁者。胥役作奸。而近日之胥役作奸益橫。嗟乎。朝廷有薄賦之名。而下之所受。反得其貧。小民有竭

澤之苦。而國之所得者。反無其實。此一弊也。刑者不得已而用之。逢此奸宄易生之際。用寬固易於見惠。用猛

亦不覺其太嚴。惟其當而已。是以扳牽宜察。含沙宜詳。勿使報怨者。借隙以快心。詐騙者。借端以挾利。庶良善

可安。而奸宄可懲耳。如錢神有靈者。卽犯不赦之條。而猶得以苟免。窮民無告者。卽罹無辜之冤。而莫望其代

伸。甚拂我

皇上體天好生之心也。此一弊也。盜案一節。在今日尤當急講。近時之盜。或由於有司畏功令

而匿之者有之。或由於有司玩功令而忽之者有之。或由於有司憚參罰而隱盜爲良者有之。或由於有司冀

開復而誣良爲盜者有之。問有實心代失盜之家以緝獲者乎。無有也。問有不借失盜之名以擾失盜之家者

乎。無有也。嗟乎。盜未緝而民先受擾。民受擾而民又將爲盜。斯時何時。獨不計及外寇方橫。內患易生也。獨不

計及小盜不除。大盜易起也。防微杜漸之道。固如是乎。此一弊也。且也設兵原以禦盜。今兵不能禦盜。而且有時爲盜。民之苦兵。甚於苦盜。盜可緝。而兵之爲盜不可緝也。若以爲武弁縱兵爲盜也。抑利其分贓。而縱其爲盜乎。抑懼其驕悍。而縱其爲盜乎。抑因當急於用兵之秋。而縱其爲盜乎。不然。果何爲而代其隱匿耶。嗟乎。民爲盜人得而緝之。兵爲盜人不得而緝之。民爲窩人得以稽查之。兵爲窩人不得以窺測之矣。此一弊也。人家僮僕自用價買。否則祖父遺留。曾配妻室。參養日久。主僕之分。昭然在人耳目間。近有奸猾之徒。或因主家空乏。或因主事繁難。或受主人一時之氣。或報主人平日之讐。盜去主物。逃入行伍。以爲進身之由。於是勾引兵丁。滿漢莫分。將卒莫辨。帶刀乘馬。耀武揚威。而至主家。索其文契。挈其妻子。劫奪其財。而凌辱其主。嗟乎。此無異乎白日行掠之盜矣。而鄰里莫敢救。鄉保莫敢報。文官莫敢問。武職莫敢詢。叛逆如斯。其風將日長矣。此一弊也。隨征官員。有如軍前候補者。有如待罪立功者。然旣曰隨征。宜乎從將帥之左右。聽其差遣。胡爲乎遠避千百里之外耶。且隨征者。旣無地方之任。又無官守之拘。旣無考成之責。又無參罰之加。所以得大放蕩於市井間也。甚有假稱隨征名色。串同土棍。生事擾民者。此一弊也。有此六弊。毋怪乎其有安民之名。而無安民之實矣。我國自去春用兵以來。日費金錢。不知凡幾。正供不足。朝廷已發內帑以濟之。然內帑之所藏者有限。而三軍之所用者無窮。豈能繼此不竭哉。若於此時。而不講生之之道。節之之方。竊慮不復能爲終歲之支給矣。但議理財於今日。亦難也。以言乎開寶鈔難行也。賦役難加也。是開之無可開矣。開之無可開。而欲開。則是縉錢問架之必征。而非仁君愛民之良法。以言乎節織造已停也。浮費已裁也。是節之無可節矣。節之無可節。而欲節。則是匪頒芻米之盡去。又豈聖主惠下之盛心。且亦無補於財之不足也。此朝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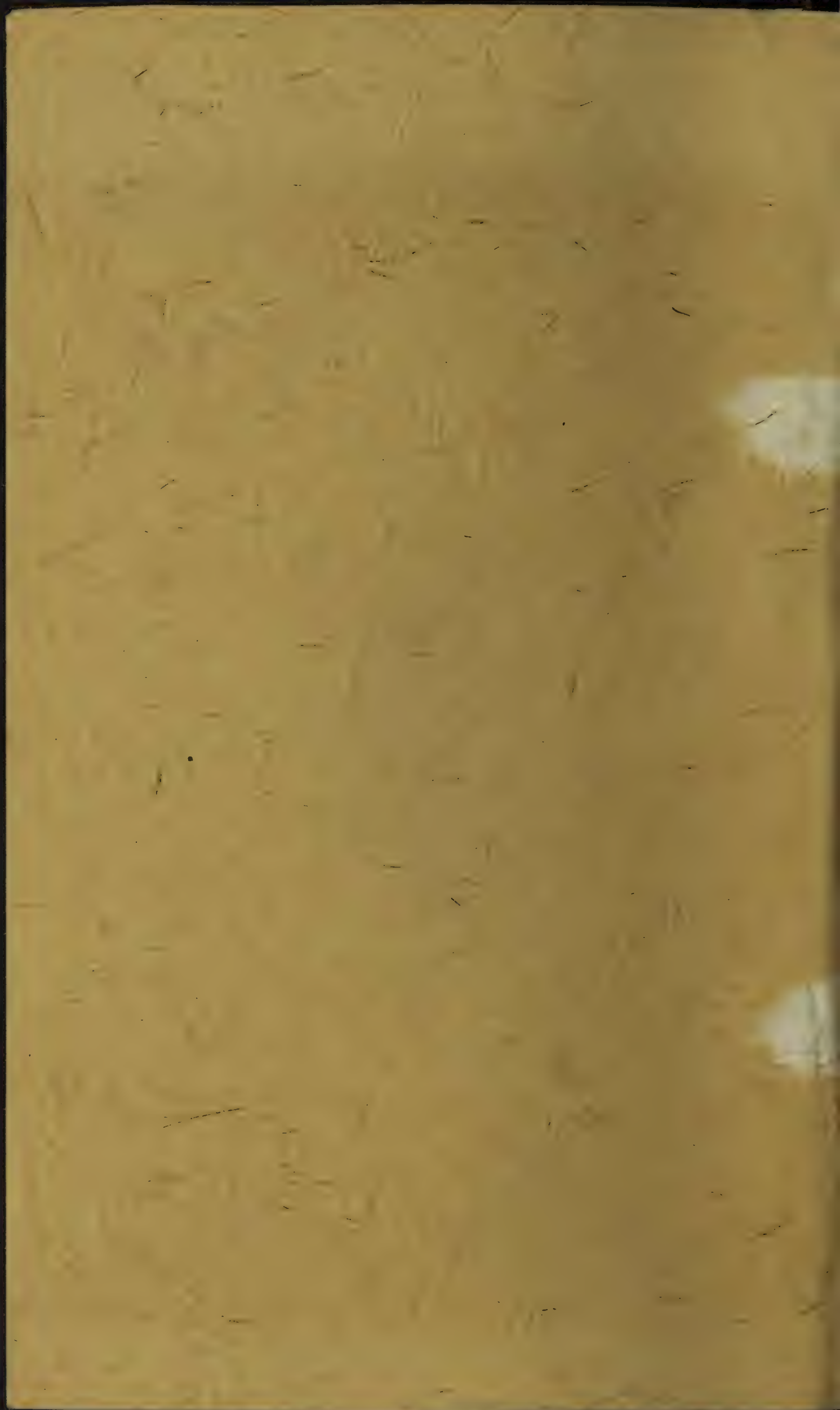
上計議再三。莫如廣開功名之例。蓋此例一廢。不獨可以佐正供之所不足。兼可使奇才異能之士。速於見長。法至善也。然當於省例之中。而行舉例之方。於常例之內。而神破例之法。果有財足以供軍需者。卽本省現用幾人。以爲鼓舞之餌。果材足以經邦國者。卽隨其材而顯揚之。以先俊傑之侶。如此。庶富商大賈之財。咸樂輸於我。后而一材一藝之士。皆願效於朝廷矣。若徒循例以爲例。將何以鼓舞天下也哉。此一弊也。古之名將。兩國相敵。止盤奸緝究。不阻商貨往來。以我有餘。易我不足。便商便國之道也。近日賊地之貨。不知若處而來。我地之貨。不知若處而往。嗟乎。此皆守口之兵。假盤詰禁絕之名。濟其賣放得財之術。逢商民則生情詐。索遇奸細。反受賄縱。容商之貨。兵通之耳。若於商貨潛通之要口。設一將一官以守之。凡一應軍需。毋許出境。各貨任其往來。往者上稅幾何。來者上稅幾何。止令其貨之往來。而不許其人之往來可也。如是而商稅亦可。以少助軍供之萬一。不然。能防於此。而不能防於彼。商之貨利。徒歸於兵。而賊之地利。借通於商矣。此一弊也。天下之財。取於商以資國用者。莫如關與鹽。關鹽利甲天下也。乃近日之關。商賈既少於往時。鈔稅日減於常例。加之隨征員役。謀得一批一牌。討關而過。不知其何官何職。不知其是滿是漢。不知其已用未用。不知其公行私行。交通奸棍。包攬民船。搶載客貨。不惟分毫關稅不納。如斯情弊。殊非朝廷設關差官之體。通商和國之道也。此一弊也。至於鹽務之弊。種類甚繁。大約收使用公夾帶加重砵。其大端也。然當此軍需緊急之秋。我皇上准鹽臣之請。行改折之法。因地銷引。愛商之心至矣。乃上有改折之名。下無改折之實。收使用公夾帶加重砵。更甚於往時。嗟乎。此等情弊。晉日朝廷之上。言臣已陳之。小商亦叩闕以告之。但未毅然革去其弊耳。倘果能清查其弊。足可以上佐國家一年之兵餉。如以爲弊久難除也。朝廷未始不可以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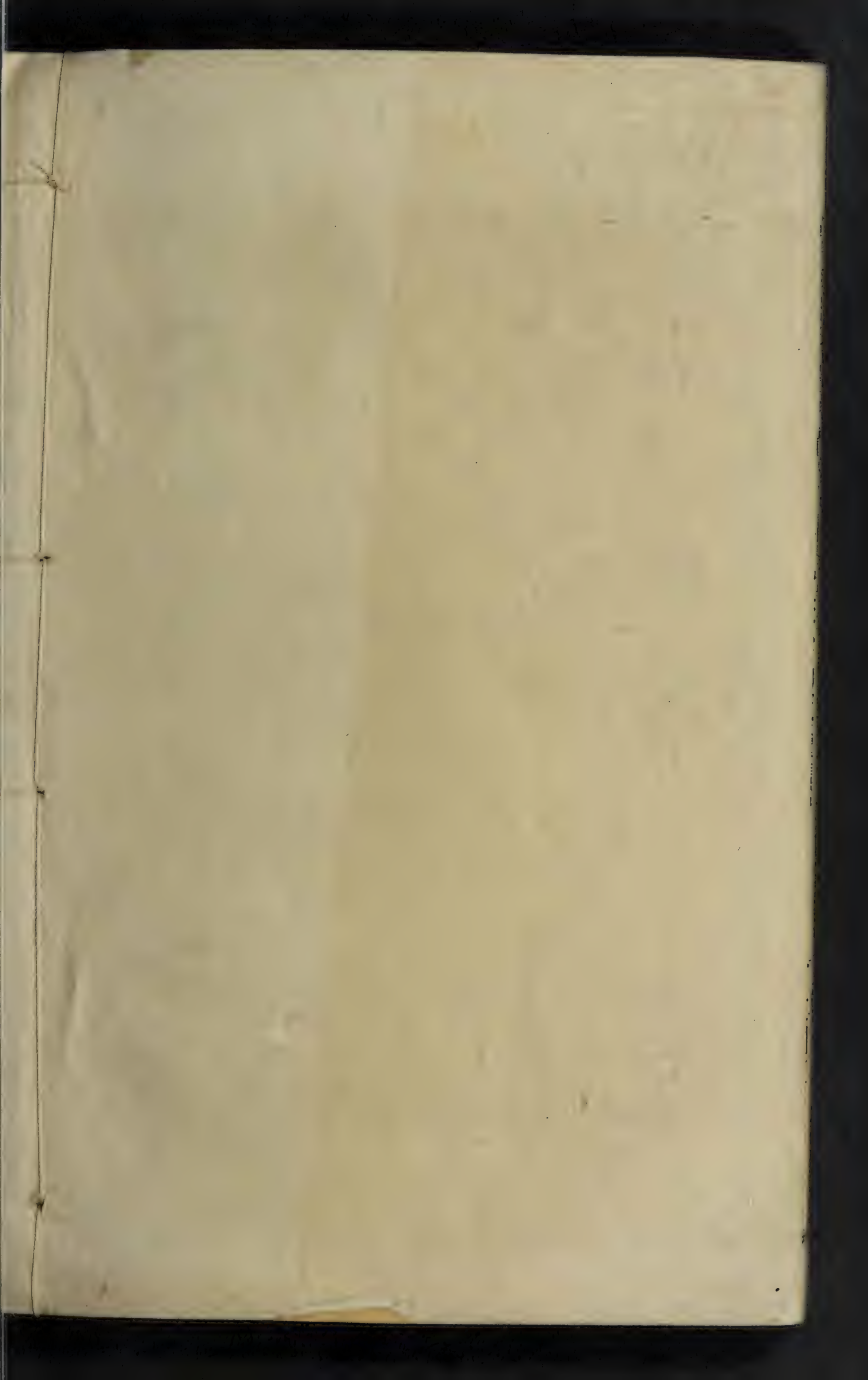
商之利。卽以楚地而論。如湖南等處。爲賊割據。鹽引難銷。改折之允宜矣。而湖北地方。大兵雲集。不知多幾千萬人。軍前食鹽。猶下卽給於商家何也。昔有餉鹽之例。今何不做而行之乎。此一弊也。贓贖者。法外之仁。抑不得已之意。而入之於官耳。乃爲民上者。逢人爭訟。視爲奇貨。可居先得長夫之例。而後因情問理。以曲爲直。以是爲非。援引新律。擬成罪贖。嗟乎。以國家之律令。潤自己之囊橐。一分報部。數分入私。欺隱尙不知幾許也。其餘又皆紙上之虛名已矣。此一弊也。採買軍需。至緊急之務也。奚爲乎商賈之業。竟以採買名之。而採買爲之耶。營一採買之批。而爲綱利之符。本省之所產。而鬻之外省者。採買者鬻之耳。民不得而鬻之也。外省之所。有而利本省之所無者。採買者利之耳。民不得而利之也。大而鹽穀。小而雞豚。何莫非爲採買者之所壟斷。而舟子脚夫。行頭小民。無一不受其害。嗟乎。人第知採買者之害民已耳。不知害民卽以害國矣。此一弊也。他如錢法宜講也。銀七錢三之令。何以不頒之於軍伍之中。屯田宜舉也。足食強兵之策。何以不行之於久守之地。有此八弊。無怪乎其有理財之名。而無理財之實矣。進兵之有名。無實也。如此安民之有名。無實也。如此理財之有名。無實也。如此如此。而欲其兵之不疲。民之不窮。財之不竭也。能耶。否耶。但願諸執事大臣。以實心而行實政。革其習久之弊。而宥其已往之愆。舉其常與之利。而勉其將來之圖。庶弊去而利自生焉。行見禁軍娶而兵馬壯。驗器械而武備修。擇招募恤窮兵。而軍伍皆富強之卒。造沙船練戰艘。而水營皆精銳之師。明賞罰以示懲勸之道。廣求將以招豪傑之人。以守責令。而人人可爲兵。以功叙爵。而人人皆自奮。而國威於是乎振矣。賦役平而窮民沾恩。刑罰當而冤民戴德。毋擾失盜之家。而盜可弭。毋縱爲盜之兵。而盜可緝。毋許假隨從之名。而擾民之風自消。毋許收逃逆之饒。而叛主之奸自泯。而國本於是乎立矣。神明乎一定之例。而

投納少僥倖之望。盡一其通商之途。而奸宄無託跡之虞。勅司關禁私載。而稅利歸於公。除積弊行餉鹽。而鹽利歸於上。清贖罪以申律例之法。禁採買以便貿易之民。通錢法以佐軍需。借屯田以爲戰守。而國用於是乎充矣。以之削平叛亂。恢復舊基。成康文景之盛。豈足專美於其前哉。且竊更有進焉。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君國之事。全而身亦未必不全。見利苟得。見害苟免。君國之事。危而身亦未必不危。任事者其加意乎。至於攻取之宜。必內察國家之勢。外料敵寇之謀。神明乎遲速緩急之機。而不僅在區區以力勝者耳。且在楚當止言楚。然言楚必合言天下。天下之安危。視乎陝西之治亂。向不幸誤墮術中。爲奸所賣。今大半爲賊割踞矣。然乘此人心未附之時。全力急擊之。不可緩也。廣東雖有忠君報國之親臣。可爲中流之砥柱。但四面爲賊環困。孤軍自守。且不暇。烏能分力攻人。加兵速助之。不可遲也。荊州雖係益州門戶。宜以攻爲守。而不可急於攻。岳州雖是湖南咽喉。宜以守爲攻。而不可緩於守。遲速緩急之機。當如是也。福建之衆。假威抗命。援引海寇。以爲羽翼。但地僻人微。糧餉不足。兵窮民怨。勢難久撐。殄滅亦易也。江西一帶。因激潰亂。大兵掃蕩。玉石莫分。火其室家。遷其輜重。擄其妻子。窮人無歸。勢不得不倚草附木。嘯聚偷生。近聞城郭之外。徧地綠林。依山作窟。兵至則四散奔竄。追覓無蹤。兵撤則勾黨復聚。公行劫掠。旋撲旋起。旋散旋聚。日恐明季流賊之患。殆基於此。且是役也。不惟結怨於江西。兼令遠邇聞風。阻其向化。爲今之計。速悔已往。曲誓將來。予以可信。示以無疑。內格其心。外安其身。剿撫並行。而後可以轉移其萬一。不然。江西雖治而必亂。福建之民。死爲耿守。廣西之民。死爲孫守。雲貴之民。死爲吳守。各霸一方。我師四面夾攻。水陸並進。而渠魁恐難授首矣。若夫或因時。或因地。或宜攻。或宜守。或用伐交之策。或用反間之謀。或行誅心之計。或行解體之籌。又各有遲速緩急之不同。要在爲

將隨機應變。而非筆墨間所能顯陳者也。如果只言不謬。伏乞鑒其近於迂處。宥其過於激處。擇其當事。以備採用。

此篇乃平定叛藩事宜。而附於剿匪後者。以篇少不能另門。且同爲內地討賊之事。與邊防各異也。





「白」

「」

五

D5
754
.H6
v. 19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目錄

刑政一 刑論

案刑家

五刑辨

刑書纂要序

刑論

書唐律後

張湯杜周論

書蘇文公議法後

杵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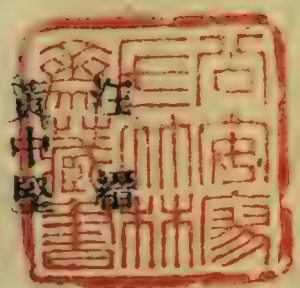
赦罪論

荒政不弛刑論

請免濫禁慎引律疏

周康王廟記

刑部題名記



張玉書

施朝幹

王友亮

任源祥

魏世倣

魏世倣

汪 价

顧棟高

張廷玉

黃中堅

徐乾學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九十 刑政

案刑家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

刑政一 刑論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案刑家

汗 縉

尊君抑臣。綜核名實。刑法家之要也。君之有尊。刑賞之所自出也。刑賞出于獨。則君威振。刑賞出于共。則君威替。善用其刑賞。則刑賞出于獨。不善用其刑賞。則刑賞出于共。蓋賞罰不越二端。而微妙之節。且百變。所謂微妙之節者。有無顯功。可賞。賞急有功。有無顯過。可戮。戮急有過。有格外士。不得已過。非常法。可待。有急于邀功。乍可喜。久成患。有巧于避辜。扞網脫其身。有先事賞。卒然罰。效見于後。人君不知無功賞。無過罰。不足以厚俗。懲姦。不知破格恩。原不得已情。不足以服奇士。保愚民。不知邀功不可貪。巧脫不可倖。不足以靜天下心。消其詐。不知先賞卒罰。不足以當機御變。此其微妙之節。非神明其際者。莫能湊也。去其私喜怒。刑賞自公然。其用必慎。微畫一。微之不慎。于昂輕者失刑。則重者積矣。于功小者吝賞。則大者墮矣。一之不畫。不必刑。刑卽有刑。不刑者矣。不必賞。賞卽有賞。不賞者矣。如是者。刑弗懲。賞弗勸。古之明君。有不刑。刑必果。有不賞。賞必信。刑一人而天下沮。賞一人而天下勸。刑賞神而君威殫者。不牽于好惡之私也。好惡者。重人用以窺其主。重人欲潛移人主權。其術在巧。取人主好惡用之。欲進所私。必巧投人主好賞之。欲退所忌。必巧中人主惡罰之。人主方謂吾好之。則有賞。吾惡之。則有罰。不知已爲重人用其好惡。進所私。退所忌。天下之無廉恥而嗜勢利者。見重人所私者。進。所忌者。退。誰不爲其所私。去其所忌。旣由重人所私而進。遂相與引所私。排所忌。由是私者日衆。忌者日寡。則重人勢成。人主勢孤。後雖人主有不欲賞。不得不賞。不欲罰。不得不罰。人主牽于重人。至不得不

賞不得不罰。重人遂可徑行賞罰。不復有人主也。唯示人好惡。私故至此。且重人窺人主好惡。私以默移刑賞。其巧詐百端。或施惠百姓。德歸已。怨斂于上。或私恩小讓。合聲譽。繼是肆行慘戮。威劫衆。或勸上攬威權。已得主擊斷。借行其私。或上貪逸樂。因以小忠小信任憂勞。至柄大權。或因上喜事功。乃以大言聳動。得居心膺。遂假其威。或把持所忌。使欲舍已不能。乃悍然專國。是韓非曰。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凡重人所以蒙上之術備。是此其摘發神姦巨慝無遁形。斬御臣之戒。蒙蔽者鏡是焉。蓋自君臣分定。國紀以立。且立國各有本末。本末既審。舉天下羣臣士庶。鼓而趨之。使舍是無以邀功。夫然後始有立終有成。法家取必者。富強也。其立國之政。在足兵食。欲食之足。在務農。欲兵之足。在厲士卒。欲農之務。士卒之厲。在併民力。欲民力之併。在刑賞以齊之。刑賞不齊。民力不併。農不務。士卒不厲。國不富強也。是故刑家知民力之匿。匿于刑所不及。民力之出。出于賞所必至。由是一其刑賞于耕戰。以併其力。併力于耕。耕必倍。併力于戰。戰必勝。耕倍戰勝。富強必積。然而民力之易渙難凝也。刑不重。不足以禁其渙。重其刑。則民之苦刑也甚。民之苦刑也甚。惟耕無刑。則民之力耕也必。賞不信。不足以令其凝。信其賞。則民之樂賞也甚。民之樂賞也甚。惟戰有賞。則民之力戰也必。唯欲一民于耕戰。故自耕戰外。胥用塞其門焉。不市美言。言興者力息。不慕虛名。名高者力屈。不多獨行。行堅者力折。不尚私勇。勇分者力怯。不逐末利。利開者力塞。不進衆藝。藝工者力拙。斯其專務本計。尙綜覈如是也。刑賞並用以刑名家者。商鞅所謂九刑一賞。蓋以刑爲本者也。刑法家之術如是。果足用乎。曰。可與守法。不可與議法。天子宰相定制于上。必得強勁果直之士。執而守之。使貴者親者近幸者。戢而無敢撓。則若刑家者。殆不可少。非君術也。臣術也。非大臣宰執之術也。

有司之術也。非有司之內術也。外術也。內術也。者慈惠也。

五刑辨

黃中堅

肉刑。非聖人之制也。呂刑言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髡。是肉刑爲三苗所作。明甚。向使堯舜之時。本有此五刑。則不得言三苗作始矣。而虞書之象以典刑。五刑有服。先儒皆以墨劓。剕宮。大辟釋之。何哉。或曰。上古之世。不廢誅戮。苟以五刑爲始於三苗。則豈前此無殺人之事耶。不知殺非聖人所得已。而以劓。刵。椓。髡。次殺戮爲五刑。則實自三苗始。經固分別言之。未可以此而概彼也。且蔡氏之釋流宥五刑曰。謂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賢勳勞。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寬之。則是謂放流輕於五刑矣。然當日四凶之惡。天下莫不聞。舜之誅四凶。可謂大刑大獄。威震天下。然亦止於放流竄殛而已。豈其於庶民小罪。遽有傷肌膚斷肢體之事。此又理之不可信者也。吾謂虞書之所謂典刑。皆死刑也。上古民湟事簡。死刑之條止於五。故曰五刑。其言五服。或亦周禮搏焚辜肆之類。其言三就。或亦戮於市。戮於郊。戮於甸。師之類。雖不必盡然。要之舜之五刑。則斷非三苗之五刑可知矣。嗚呼。後王德薄。世風不古。而五虐之刑。寢以濫觴。墨刑始見於伊訓。延及成周。遂全用其法。傳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蓋其所由來者漸矣。而後之議者。顧以刑輕則民玩。而欲復肉刑。夫漢世盜賊之禁至嚴。而犯者愈衆。苟不能以德禮導民。則雖日殺人以求其不犯。不可得也。而何有於肉刑。漢文帝曰。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彼議復肉刑者。其言亦痛而不德矣哉。

刑部題名記

徐乾學

外自提刑按察司所定三流以上罪。內自八旗五城御史諸案牘。統歸於刑部十四司。每歲報聞。而輕重決之。

至於新舊條規。宜歸畫一。非時矜恤。務廣德意。天下督撫之所帥以奉行者。惟視刑部之所頒下而已。蓋易之取象刑獄者有二。明在上威在下曰噬嗑。威在上明在下曰豐。噬嗑象曰明罰勑法。先儒以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畏此皆設於未用刑之前故明在上威在下正今刑部職也若威在上明在下則曰折獄致刑特奉上之法以致之民良有司之職而已故刑者人命所繫而天下人命尤繫於刑部之一官可不慎哉我朝忠厚立國。皇上御極兢兢惟刑之恤每歲論囚多所寬赦臨決之際涕泣減膳猶時諭三法司以無枉濫失入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宜乎致刑措不難矣然予觀自古皋陶爲士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寵何比干皆家世治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爲欺今部掾吏長子孫其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僥倖無事速去而已予兄弟先後蒙恩迭掌邦禁雖稍欲有所施設亦以還除之急未盡展布也。以是求刑之無冤以仰稱聖天子清問之至意豈不難哉雖然不可不盡心也。一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惟其時之久暫也梁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溫舒求尙德緩刑子孫顯宦殃慶之積不待其久也且身有去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復相借乎觀此題者庶亦懼而知警。

刑書纂要序

張玉書

自漢以後刑律代更至隋開皇中定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其法遂不可易唐律篇目一仍隋舊惟疏義爲獨詳宋與明實攔撫而損益之嘗考唐律所載律條與今異者八十有奇其大同者四百一十有奇而今之律文與唐律合者亦什居三四蓋其所從來者舊矣顧律文古質簡奧難以猝讀而經生家又輒視爲法律之書不

肯深究。迄身為刑官。乃勉強檢按。取辦一時。無惑乎學士大夫之能精于律者鮮也。比奉

詔旨。審定律例。

忝預總修。因念律無訓釋。易滋法吏舞文之弊。特為章分句析。鉤索其隱深之旨。而別白其辭之介于疑似者。要歸于平允寬恕。以期仰副乎

廟堂如天好生之意。於時纂修諸君。皆一時人望。而臨汾文青徐君為之

眉目。文青自為諸生時。即嗜讀律。瀾翻背誦。雖專門名家不逮。既舉孝廉。官中翰。所至必以律自隨。及遷西曹郎。據律斷事。益伸其志。其同修律例也。每樹一議。設一難。或援彼以喻此。或沿流以討源。無不疏通證明。折衷至當。余與澤州嘉禾兩公相依如左右手焉。文青修律之暇。復著纂要若干篇。出以示余。余讀而喟然興曰。記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夫聽獄者。求人之生。即一人之獄。以讞決其輕重者也。若疏解律義。而求人之生。則如衡持平。如隄防溢。務令銖黍毫髮無畸輕畸重之失。然後刑與罪相準。使刑與罪稍有銖黍毫髮之不準。則罪名不當。名不當。即不得輒以其罪坐之。而其間可矜可原可減可累減之故。更為之反覆辨其情實。而可生之路出矣。審於律有可生之路。而人之得遂其生者。甯有既乎。因是而嘆九章之律。成於漢初。唐律及疏義。成於貞觀永徽之際。乃其後酷吏卒不絕於世。彼其人非敢蕩然盡舉成法。而變易之也。特用意憎酷。故引律皆刻深耳。文青是編。晰異闡微。俾律無遺義。所以解聽獄者之惑。而激發其怵惕惻隱之心者。不啻大聲呼之。是雖有刻深之吏。亦當幡然省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其斯之謂歟。

刑論

施朝幹

昔者周穆王命呂侯作刑。以詰四方。而歷舉帝舜時三后恤功。士制百姓之治。且推其典獄之效。而極之於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此其審於五刑五服五流五宅之用。必有非後世之所能測者。而先為之指其實。

曰。非訖于威。惟訖于富。余始讀書至此。以爲穆王菴荒之言。之陋。不可以論有虞之盛。旣而思穆王固爲其時司政典獄者而言。是以徵於有虞以爲法。而又述苗民之奪貨而絕厥世以爲戒也。蓋自商道之衰。貪墨之風漸以流行。於是盤庚之遷。亟亟焉於具貝玉者。而惕以高后之作丕刑。復以無總於貨寶。訓飭邦伯師長暨百執事。逮周之衰。而政以賄成。又有甚焉。穆王之言。其亦有不得已於此也。烏虜。秦漢以下。刑獄之失。又可勝道哉。凡聽訟先得情而後持法。訟之興也。大抵愿樸者什之三。桀黠者什之七。其愿樸者。苟據理折之。則俯首引服。易易爾。其桀黠者。匿情飾辭。詭譎變幻。雖大公至正以臨之。平心以察之。而情猶有得有不得。曾是冒於賄賂。而尙能使之無遁情邪。且立訟者於庭而訊。則以貨財啟釁者過半焉。彼所得貨財。固不若官所受之多也。得少者長跪而伏辜。受多者南面而判牘。其不足以服罪人之心。亦已明矣。又況顛倒曲直。翫法而不顧也。或曰。當世之吏。有受賄而謂有陰德者。如富人當死。而求所以出之是也。烏虜。富人當死。官得其情而斷以法。是死於法。非死於官也。今有富人以非禮殺臧獲。而官乃受賄而出之。則死者之魂魄。將訟於幽。而又何德焉。又如州縣讞定重囚。及親屬訴冤。上官知獄辭之誤。慮屬官之得罪。納賄賂而具獄如初者。當其巧文上奏。雖堯舜且謂法所不原。而虛實相蒙。甲乙互易。夫孰從而正之。雖然。魯褒所論。死可使活。生可使殺。昏亂之朝。以獄爲市。無足異爾。若以明罰勅法之盛世。而鬻獄罔忌。腥聞滋章。則是飲鴆而爲甘。兵在頸而夢猶未覺也。

書唐律後

王友亮

唐虞尙德以化民。政其迹也。刑以輔政之窮。又居末焉。三代聖人。雖辟以止辟。而哀矜惻怛之意。恒寓乎其間。自秦以來。德不足而恃政。政不足而恃刑。網密罪深。上以此爲整齊天下之具。而下亦得緣以爲姦。於是喜怒

任情適中者蓋寡。夫中難言之矣。過則枉。不及則縱。縱則民玩。枉則民殘。等失也。而殘爲甚。卽以一端論之。殺人者死。姦盜小者弗與焉。古今所同也。隋變其文曰。盜一錢者棄市。石晉又變其文曰。和姦男女皆坐斬。原其意。欲以重典止姦盜。然卒不能止。且其大者何以復加。夫民知法至于死之無可加也。必將舍小而犯大。求其欲甚便。抵于法則均。奚憚而不爲哉。是禁之此而驅之彼耳。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非真不畏死也。刑得其平。殺一而懲百。畏之至也。若夫無所措手足。乃始忘其樂生之心。蹈死而不懼。如是則懼移於上矣。上能以民之懼爲懼。而後可以懼民。懼之於已然。不若懼之於未然。故律尙焉。律非一代說者。羣推漢唐。漢去秦苛。唐承隋亂。皆求適中故也。今漢律久佚。惟唐律具存。計篇二十。計卷三十。國朝定律。參稽往制。損益以歸于大中。煌煌乎遵行萬世而無弊。所取資者。獨于唐律居多。余重其爲法家所從。濫觴也。校而錄之。并論往者之失。附書于後。

張湯杜周論

任源祥

史遷爲酷吏傳。具列張湯杜周。遷之時。安世未至大官。而延年未見用。及班固漢書。以安世延年之功臣也。而并恕其父湯。周躋爲列傳。吾以爲固非也。權衡失平。取舍甚謬。非作史之義也。作史者。貴不沒其實。沒其實而傳會牽合。何以稱信史。且所謂列傳者。以其人之可傳而列之也。以其人之可傳而列之。其子若孫因之以見。父大父亦因之以見。今固爲張湯杜周列傳。以父而及其子耶。抑以子而及其父耶。如以父而及其子。意其子碌碌者也。則用良平世家。而不窟辟疆。因以見之例。不然。或其子象賢者也。則亦用絳侯周勃以條侯世其家之例。如以子而及其父。則用雖鄭君之賢。而因當時以見。雖于公之賢。而因定國以見。雖司馬談之賢。而因遷

以見之例。若此者。皆衡物辨義。從重立說。而因此以相及也。若乃父子之間。不相蒙而相敵。則以父及子。以子及父。皆有所不受者矣。秦極富強之力。始皇極兼并之力。故秦自爲本紀。始皇自爲本紀。班彪班固極文章之力。班超極智勇之力。故彪固爲一傳。而超自爲一傳。此其父子不相蒙。而其力皆足以自見。故曰敵也。漢之酷吏。有加於湯周者乎。功臣世祿。有加於安世延年者乎。父極其酷吏之力。子極其功臣之力。賢不肖皆足以自達於千古。作史宜仍別湯周酷吏。而安世延年自爲列傳。則無嫌於酷吏之有後。而不疑於功臣之食報。今爲湯周列傳。而反無安世延年列傳。是安世延年反附湯周以見也。欲掩酷吏之名。而沒功臣之實。以安世延年而從不窟辟疆之例。此固權衡失平。取舍甚謬者也。或曰。子孺以父任爲郎。幼公亦以三公子補軍司空。此兩人始仕。皆因父得職。然天下之因父得職者多矣。何安世延年之寥寥也。安世延年創業作祖。而以爲湯周之子孫。則謬矣。提衡繼世。爵位尊顯者。安世延年之子孫也。而以爲湯周之子孫。則謬矣。固欲傳會報施。而不得其說。乃曰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是欲以共和之子。改厲王以善諡。以舜禹之聖。稱腹鯀爲賢父也。可乎。雖然。禹帝譽而郊。鯀在人子之用心。則無不至焉。易曰。幹蠱爲人子者。其勉諸。

書蘇文公議法後

魏世倣

重贖之議。可以治富。不可以治貧。吾不能必貴人近戚之不貧。而又不能保庶民之貧者之不入于疑罪。則是貧民終不可貸。而貴人近戚。必將殖貨封利以自固。吾以爲重贖減罪之法。兼而行之。庶民之富者。從貴戚重贖之議。貴戚之貧者。從庶民減罪之議。邱邦士先生曰。大抵疑有三等。疑其無罪。則赦之可也。疑其重輕。則從輕可也。疑其罪重矣。而律例未有明據。証佐有八九而尙欠一二。則當議贖。貧議減。可也。

杵米說

魏世倣

魏子之米。升而童子杵。杵而升之。耗謂童子漁也。將笞之。童子號。已憐而夫之。緇會計之簿。則不失。魏子憮然。喜而語其家人曰。吾罔童子矣。吾幸不卒笞。使卒笞童子。童子之股可掇乎。夫吾失笞。笞之未晚也。呼小弟曰。來。吾語女。吾歷年尙或罔童子。他日女稍長。無輒刑人。女記之。以吾今日爲女戒。出告彭子曰。刑人之道有三。不可以怒。不可以疑。不可以遽。夫刑以怒者。氣平則悔。刑以疑者。事顯則悔。刑以遽者。時久則悔矣。不可不悔於此也。此而屢悔可乎哉。彭子曰。書曰。罪疑惟輕。

汪价

赦罪論

嘗讀易大象言刑獄者。凡六。旅則愼而不留。賁則明而不折。豐則致之以刑。噬嗑則勅之以法。其用之而不敢遽用。與不忍終用者。唯見之中孚與解。中孚辭曰。議獄緩死。解之辭曰。赦過宥罪。大約刑獄以離明爲主。而震以動威。艮以止暴。兌以議之。巽以緩之。雷雨以赦宥之。此中孚與解所爲作也。雖然。議而緩之。訊鞠論報。其詳其愼。自不失矜卹之意。若夫數行赦宥。則王法中弛。而猾賊亂人。且公然扞綱。以饒倖於一朝之不死。聖人用情以佐法之窮。後乃至玩法而情窮於莫可用。未始非赦詔之屢頒誤之也。請得而備言之。舜典嘗災肆赦。謂過而遇災。則赦之以示仁。而未嘗稽其刑于四凶。大禹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而防風後至之戮。有扈不道之誅。在所不宥。秋官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亦唯遺忘過誤。老弱蠢愚。非謂殺人者可赦也。禮曰。疑獄訊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疑則有寃。故赦而不疑者不赦。春秋莊公二十年。書肆大眚。范甯以爲非經國之常制。至秦并諸侯。始曰大赦天下。由漢以來。或卽位建儲。改元立后。皆有赦。遂爲常制。大赦者。不論罪之大小。皆赦。如漢

高即位汜水之陽。西都長安。大赦天下之類是也。其或某處有災。或車駕行幸。則曰赦某郡以下。謂之曲赦。後有遞減其罪。謂之德音者。比曲赦則恩及天下。比大赦則罪不盡除。故曲赦與德音可以時降。若大赦雖曠歲一舉。盡天下之囚而頓釋之。其中豈無豪健如出柙之虎。蘊毒已久。一旦得出。而大肆其搏噬。至於莫可更制。則是朝廷徒邀市惠之虛名。而小民反受縱姦之實禍也。故竊以爲刑罪當省。當慎。而決不當赦。且夫赦者。蕩滌瑕垢之稱也。將欲與天下潔已布新。灑心更始。而不知其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賊良民。莫此爲甚。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自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吳漢疾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惟願慎無赦而已。古之君臣所以相爲告戒者。不出於無赦之一言。則赦之爲害可知也。蜀漢孟光責費禪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弊窮極。必不得已權而行之。今無旦夕之危。奈何以惠長姦。恩初有言。丞相亮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禪有所不及。則赦之無裨於國。又可知也。是故唐虞三代所爲赦宥。特于過誤之小刑。罰之疑者用之。而未嘗及于大眚。卽漢承兵革之後。寇賊姦宄。遠難法禁。故申之以大赦。與天下更新。亦非爲承平之世。養姦活罪計也。後世習之不革。植金鷄。設鼓吹。遂成故事。王符有言。今日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令惡人高會。而誇詫。盜服贓。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睹物。而不可取。故予以爲當省刑於未刑之先。慎刑於用刑之日。而決不可赦刑於刑定之後。議者曰。上天好生。赦所以應天之心。不知天不能有雨露。而無雷霆。人主不能有勸賞。而無刑殺。以刑殺人。而又赦之。是使以雷擊人。而又生之也。雷擊人不能復生。則刑殺人必不能復赦。議者又曰。帝王以水旱故。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所以感天心。救災眚也。不知桑穀

之異。有德則消。譬鳳之來。非由赦召。假如二人爭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赦則有罪者喜。而無罪者冤。夫赦而至於冤。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彌災也。議者又曰。以人謀赦。則私。以主行赦。則公。竊嘗聞之。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其長男以黃金千鎰遺莊生。爲奏某星犯某宿。害楚國。可除之。楚王封三錢之府將爲赦。長男取金以去。莊生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是楚國之赦。不出之楚王。而出之莊生。莊生得金則赦。失金則殺。赦以金。殺亦以金。而猶得謂之公平。又聞之。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促收刑。既而逢赦獲免。膺愈憤。竟案殺之。成通宦官。誣膺等交結部黨。天子震怒。下郡國逮繫黨人。天下之大惡。不必以殺人而望赦。直可以因赦而殺人。然則赦非所以生人。而教天下以殺人之具也。且東漢之赦。赦殺人之子。而不赦無罪之黨。人赦邪。不赦正。而猶得謂之公平。公而守法。則天下有不敢濫之刑。私而行赦。則天下無不可逃之罪。聖人治天下。奈何不刑天下以公。而必赦天下以私也。管子不云乎。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堙疽之砭石也。人主不砭石天下。而必自委其轡勒。至於人死而馬蹶。雖在中智以下。當知其不可也。故備著於篇。以俟世之言治者采焉。

荒政不弛刑論

顧棟高

王荆公爲陳良器作神道碑云。知江州日。歲飢。有盜刈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民者至矣。然尙緩刑。況今哉。卽奏貸其死。歐公誌王堯臣知光州日。歲飢。羣盜發民倉廩。吏治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請以減死論。後遂著爲令。余論之曰。此正與荒政相反。蓋宋世尙忠厚。士大夫多務爲縱捨。以市小仁。其實縱盜殃民。漸不可長。二公烏得列其事以爲談哉。且所謂恤民者。恤民之無食者也。非恤盜也。若

乘饑劫人財。致傷害人。如此而不置于罪。則獷悍不軌之民。且以飢歲爲幸。可以無所顧忌。萬一有數千里之蝗旱。累歲不止。則將積小盜而成大盜。奪城寺。劫掠庫財。勢必草薶而禽獮之。其爲誅殺必更甚矣。此正子太叔之仁耳。且富人者。貧人之母也。歲大祲。則勸富民出粟佐賑。如湖澤之蓄水以待匱。今不禁民之劫奪。務先涸之。是使強梁得以恣肆。而良善無所假貸也。且盜之始起。必先在中戶。僅足衣食之家。若大戶。則必嚴守衛。以自備。大戶橫被劫掠。則必廣聚徒衆。執持器械。勢必將用兵勦捕。非一尉史所能禦矣。若中戶被劫掠而無食。亦將起而從盜。盜日益衆。人心驚惶。訛言四起。此時加以賑恤。盜將曰畏我耳。雖加賑恤。而劫掠仍未已也。古有因飢歲而寬其賦。薄其征者矣。未聞有因荒而弛其法也。因荒而弛其法。是教民爲盜也。小民趨利如水赴壑。況有飢窮以迫之。復不爲嚴刑以峻其防。當此而不爲盜。乃士大夫之知恥者耳。非所望于飢民之無賴者也。是以爲政者必用威以濟恩。周禮有安富之條。而荒政十二。其一曰除盜賊。蓋正慮凶歉之歲。飢民乘機搶掠。必設爲厲禁以除之。有犯者殺無赦。使姦宄屏息。比戶安枕。然後散財發粟。而大施吾仁焉。此時之富民使之減價平糶。蠲粟賑貸。無不可者。彼將德吾之安全之。亦樂施惠以奉上之令。如此則富民得安。貧民之良善者有所得食。民氣和樂。馴至豐穰。此王者大中至正之道。孰與夫沾沾小仁。仇一成之法。而長姦宄之漸哉。

請免濫禁慎引律疏 雍正十年

大學士張廷玉

竊惟國家之設監獄。原以收禁重罪之人。是以各省人犯罪重者收監。罪輕者或令人取保。或交人看守。本人亦自知所犯甚輕。無潛逃私逸之事。獨有刑部衙門。遇八旗部院步軍統領衙門。以及五城御史等交送人犯。不論曾經奏聞與否。亦不論事情之大小。與犯罪之首從。一經鎖送刑部。卽收入囹圄之中。聽候質審。以致

獄卒之需索欺凌。吏胥之恐嚇詐騙。備極困頓。百弊叢生。甚至有傾家殫斃者。及至定案時。而斬絞軍流重犯。原無多人。其餘不過徒杖笞責之罪。甚至有偶爾干連。審係無辜。應行釋放者。如今年二月間。刑部清查案件。省釋者二百餘人。卽此類也。臣細求其故。國家定例。原不如是。祇因陋習相沿。彼拘送之衙門。初不計其到部之苦。而刑部官員。又以甯嚴毋縱。可告無過。遂至常行而不改也。似應特頒諭旨。令九卿悉心妥議。凡衙門奏聞。交送刑部。及自行拏送刑部之人。何等當收禁監獄。何等當取保看守。分別定例。詳慎遵行。如此。則濫禁之弊可除。而于刑名不無裨益。再者律例之文。各有本旨。而刑部引用之時。往往刪去前後文詞。摘中間數語。卽以所斷之罪承之。甚至有求其彷彿。而比照定擬者。此間避重就輕。避輕就重。司員之藉以營私。吏胥之高下其手。皆由此而起。臣思都察院大理寺與刑部同爲法司衙門。若刑部引例不確。應令都察院大理寺駁查改正。倘駁而不改。卽令題參。如院寺扶同朦混。或草率疏忽。別經發覺。則將都察院大理寺官員一併加以處分。如此。或亦清刑名之一助也。

周康王廟記

黃中堅

吾邑鐵瓶巷之北。有周康王廟在焉。余嘗疑之。康王周周之賢君。然周都豐鎬。去吳地遠。時巡之駕所不至。而何爲廟祀於此。若謂其德澤無所不被。則文武成王皆然。又不獨康王宜廟祀也。今獨爲康王立廟。何哉。一日。偶詣故人。因爲余言。距此地數武。有市樂橋。相傳爲昔時刑人之所。強死既多。游魂爲厲。日落則往往聞鬼哭。甚者或白晝迷人。居人患之。有僧能治鬼。以大鐵瓶攝鬼於其中。緘封而懸之竿。其患乃絕。此巷之所以名也。不數年。僧既死。而瓶亦壞。鬼復出爲患。里父老乃相與言曰。怨氣結故鬼不散。聞周康王時。刑措不用四十年。

若立廟祀之必能平其怨而絕其患已而果然故廟祀至今不替余聞而嘆曰先王德化之及人一何遠哉自世教衰民不知有禮義而飢寒牝牡之患作及陷於法則從而殺之此固先王之所不忍又況鍛鍊周內之下其無罪而死者蓋不可勝數悲忿痛切無所發舒則相聚爲厲無足怪者而二氏者流乃欲以符水禁制之是重其憾也鬼安得散故必能使死者之憾釋然無餘然後生人之患可以永絕其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明矣王生爲明王沒爲明神冥漠之中其必有區處調理使各得其平者里父老之見誠非誕漫宜其廟立而患除夫刑措始於成王而終於康王是康王之世實未嘗戮一人里人之專祀康王殆以是歟然由此推之則凡古之聖帝明王其在天之靈爽皆足爲生民庇依夫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以下之生者死者猶得蒙其澤則先王之宜敬禮爲何如世之人惟知崇奉二氏而於先王顧未有及焉如此祠之建不已鮮乎然余過而拜謁見其廟貌卑小而榱桷板檻之屬不免敗壞蓋香火亦少衰矣不禁慨然因記之以示後人庶幾其無忘所自時葺而新之云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一目錄

刑政二律例上

律意律心說

唐律疏義 四庫全書提要

修律自愧文

讀律辯訛序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咨

詳定刑律疏

引用律例疏

刑名八字義序

刑名十六字義

問擬餘論

姚文然

徐宏先

趙俞

袁枚

張朝珍

徐旭齡

王明德

潘杓燦

黃六鴻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一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一

刑政二律例上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律意律心說

姚文然

凡講論律令須明律意。兼體作律者之心。律意者。其定律時斟酌其應輕應重之宜也。如稱錘然。有物一斤在此。置以十五兩九錢則錘昂。置之十六兩一錢則錘沉。置之恰當則不昂不沉。錘適居其中央。故曰刑罰中中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此律意也。何謂律心。書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律心也。譬如一稱錘也。存心寬恕者。則用錘平。且甯於其出也。微失之昂於其入也。甯失之沉。若心存刻核者。則其用錘也。出必欲其沉。入必欲其昂。此非錘之不平也。用錘者之心不平也。故用律者亦然。律者如十二律然。因加減而生者也。黃鐘之管長九寸。九九八十一數也。三分宮損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鐘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其餘皆三分損益而生。故律者律也。加減而成者也。或加一等。二等。三等。或減一等。二等。三等。明於加減之故者。可以明律。可以作律矣。律中加減之最精而盡變者。莫過於關。關。誣告二條。欲明加減之故者。自熟講讀此二條始。大凡律之所以通者。加之而重。減之而輕。適得其平也。例之所以開有窒者。行於一事一時則可行。行於事事。行於永永則不可行也。

立決各犯之有三法。司核擬也。監候各犯之有秋審朝審也。問雖有與律不合而實所以輔律之不逮。并守律於不變也。微乎微乎。聖乎聖乎。蓋既按法。又原情。照律有必不可行。必不忍行者。依律則傷恩。改律則變法。故

於核擬秋審朝審之時。問一酌行減等。使法常存而恩不測。

君恩如雨露之自天。恩雖行而法未更。國法

仍如山岳之不動。聖人之所以輔律而卽以守律者。意在斯乎。至於

御勾。其望而不可知之謂神乎。

君恩雖大。有必不可施恩之處。國法雖重。有必不忍行法之人。

御勾酌留。跡同長繫。若寄存而恩不傷。恩

行而例不變。神乎神乎。非至人孰能定之乎。

律有宜仍舊者。蓋律與例並存。例行而律停。可也。以例爲律而改去。律不可也。如竊盜至一百二十兩。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今改爲真絞。刪去杖一百。流三千里。假如有兩人共竊盜一主之贓一百二十兩。其爲首者。自依律擬絞矣。爲從者應減一等。今若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則竊盜律內無此一條。若擬以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是減二等也。又有宜更新者。如官銜地名。若軍餘舍人指揮及行都司之類。自宜詳酌更正。以昭一代之典章者也。

唐律疏義 四庫全書提要

唐律疏義三十卷。唐太尉揚州都督趙國公長孫無忌等奉敕撰。風俗通稱皋陶謨虞造律。尙書大傳稱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是爲言律之始。其後魏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受之以相秦。漢蕭何益戶興廩三篇爲九篇。叔孫通又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馬融鄭康成皆當爲之章句。魏世刪約漢律。定增十九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晉復增損爲二十篇。南北朝互有更改。漸近繁密。隋文帝開皇三年。敕蘇威牛宏等更制新律。除死罪以下千餘條。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廩庫。六擅興。七盜賊。八鬪訟。九詐僞。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

獄史稱其刑綱簡要。疎而不失。唐太宗詔房元齡等增損隋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二。流爲徒者七十一。而大旨多仍其舊。高宗即位。又命長孫無忌等偕律學之士。撰爲義疏行之。即是書也。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爲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採用之。元時斷獄。亦每引爲據。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進講唐律。後命劉惟謙等詳定明律。其篇目一準於唐。至洪武二十二年。刑部請編類頒行。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而以名例冠於篇首。本朝折衷往制。垂憲萬年。欽定大清律例。明簡公平。實永爲協中弼教之盛軌。臣等嘗伏讀而細繹之。凡唐律篇目。今所沿用者。有名例職制賊盜詐僞雜犯捕亡斷獄諸門。其唐律合而今分者。如戶婚爲戶役婚姻。廩庫爲倉庫廩牧。鬪訟鬪毆訴訟諸門。其名稍異。而實同者。如衛禁爲宮衛。擅興爲軍政諸門。其分析類附者。如關津留難諸條。唐律入衛禁。今析入關津乘輿服御物事。應奏不奏。驛使稽程。以財行求諸條。唐律俱入職制。今分析入禮律之儀制。吏律之公式。兵律之郵驛。刑律之受贓。謀殺人諸條。唐律入賊盜。今析入人命。毆罵祖父母父母諸條。唐律並入鬪訟。今析爲兩條。分入鬪毆罵詈。又姦罪。市司平物價。盜決隄防。毀大祀丘壇。盜食田園瓜果諸條。唐律俱入雜律。今分析入刑律之犯姦。戶律之市廛田宅。工律之河防。禮律之祭祀。蓋斟酌畫一。權衡允當。迨今日而集其大成。而上稽歷代之制。其節目備具。足以沿流而討源者。要惟唐律爲最善。故著之於錄。以見監古立法之所自焉。其書爲元泰定間江西儒學提舉柳贊所校刊。每卷末附以江西行省檢校官王元亮釋文及纂例。亦頗可以資參訂也。

修律自愧文

徐宏先

修律難矣哉。全律不熟。難也。羣書不博。難也。增減不當。難也。註解不詳。難也。立心不平。難也。意見不同。難也。律

例不一難也。主張不專難也。持論過刻難也。前後不融難也。余小子自入律館。追陪修律之列。夙夜冰兢。夙夜惶恐。寢食於律例之中。有時而豁然。有時而茫然。有時而明者復暗。有時而暗者復明。有時而愈思愈疑。有時而愈讀愈真。再進而加詳焉。始曉然於古人之意旨。而猶不敢自恃也。質之同人。證之各書。庶幾是矣。而未也。又從而辨之。註之。此心終覺歉然也。嗟乎。修律之難。尤難於辦事矣。何也。在署辦事。活一人止活一人。枉一人止枉一人。若修律則事關千秋。日日遵行。開一條。即活千萬人。刻一條。即殺千萬人。修之當。其功甚大。修之不當。其罪不小。嗚呼。可不懼哉。余小子思及此際。又不禁戰慄流涕。惟恐一字偶差。一條偶錯。負皇上好生之心。一罪也。混改前人之律。一罪也。貽害後人之命。一罪也。嗟乎。修律難矣哉。雖然。至難者。修律之事。而尤難者。讀律之人。何則。律文至細。律義至深。有一句一意者。有一字一意者。有一字數意者。總是一片哀矜惻怛之心。不欲輕致民於死之意也。嗚呼。古人何其詳而且慎也。今人引律。動曰律文如是。苟如是。是亦當矣。而律文中。小字不察也。又曰條例如是。苟如是。是亦詳矣。而條例中。虛字不察也。甚而引斷不確者。有之。援引過刻者。有之。嗚呼。是則非修律者之所能爲力矣。予所能盡心者。止于此矣。惟望讀律之君子。亦皆如修律者之盡心。則民命庶有賴乎。

讀律辨訛序

趙俞

高郵王君金樵。官刑曹郎。著讀律佩觿。華亭盛子魯得。就其書作讀律辨訛十則。蓋律文簡質。箋註者苦不能暢其指。臆之爲物。用以解結。讀律有糾結而不得通者。則用此以解釋之云爾。然其意駿快。而其辭博辨。駿快則或逞一時之見。而博辨則務伸一己之說。其失也。漏其所本有。而鑿其所本無者。容有之矣。解亂絲者。紬繹

之其緒乃見。不然者。毋亦求通而反窒也乎。夫天有四時。人有四德。聖人以仁應春。以義應秋。故周禮以刑官爲秋官。然而雷霆風雨。無非至道。慶賞刑威。無非至德。天地以生物爲仁。聖人禁民爲非曰義。正所以仁之也。惟天下之仁人。爲能用刑。惟義之盡者。乃能仁之至。故夫刑也者。聖人仁天下之大法。而律也者。則義理之權衡也。彼獄之弊也。惟官惟貨。惟來其審克之。而不盡此也。天下固有持廉秉公。而不得其平者矣。無他。好作聰明。而恣行宵臆。權衡一爽。大法倒置。每以生人之意。出爲殺人之具。其初不過逞一時之見。伸一己之說。而不知其貽禍烈也。夫用刑之失。其所失猶止在一事耳。況乎講讀律令。筆之于書。傳之于世。其流弊又何所底耶。辨訛之作。其王氏之諍友。而律家之功臣也。歟。噫。律之爲義。精微非法吏所能究切也。根極于天理。民彝稱量于人情。事故非窮理無以察情。僞之端非清心無以祛。意見之妄非養德無以調。血氣之平非持敬無以合。中正之矩。盛子少攻經學。沉潛玩味。老而不倦。其于讀律。蓋亦推明仁義之一端。豈好辯乎哉。皇上好生如天。明慎折獄。方勅儒臣修改律令。是冊將上書館。用備參考。而余方出膺民社。日置座右。且以自省焉。

荅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袁枚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廳事。採訪殷殷。枚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爲律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聖君賢臣。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疏節闊目。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意於言外。蓋人之情僞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爲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爲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

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爲萬三千。盜賊蠶起。大抵昇平時。網舉而網疏。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於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狃於愛憎。發於倉卒。難據爲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從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於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聰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爲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歎。且夫律之設。豈徒爲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誤。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爲律。後王所定爲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爲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於左。伏候採擇。

詳定刑律疏 康熙四年

安徽巡撫張朝珍

刑法者。帝王御世之大權。而生死攸關。不可不慎。故罪疑惟輕。得情勿喜。深悲其已死。不能復生也。然一之以律法。務期情當乎罪。罪協于律。彼自作之孽。雖死又何怨哉。故律例一書。古人用意深長。句法字義。確乎不可動搖。倘遵守不一。則奸吏得以輕重其間。不無獄鬼夜號。怨氣上升。以致天變之屢見也。近見問刑新例。有不

合于律者大抵過苛。謹以臣知者爲。皇上陳之。律稱說事過錢者減受錢人二等。罪止杖一百。徒二年。新例議改與受錢人同罪。但今衙役犯贓一兩以上流徙。至一百二十兩擬辟。設若常人而與衙役過贓一兩。便擬流徙。過贓一百二十兩。卽置之死地。是說事過錢之罪。反重于詐欺取財之罪矣。以懲儆衙蠹之峻法。而並及過錢之常人。致與受財人同罪。此新例有未當者也。此外或有未合于律。未當于罪者尙多。請勅法司選舉通曉律法之官。將歷年諸臣條議新例有未當者。悉心刪正。務期經久。可以垂法後世者。訂議妥確。刊入律內。頒布天下。使爲法官者遵守盡一。毋至輕重于其間。俾天下無冤民。是亦消弭災變之一端也。

引用律例疏 康熙二十年

徐旭齡

古者樂律曰律。法律亦曰律。其義一也。律差累黍。則聲音卽變。故立法者取之。言一定而不可移易也。後世法網益密。律不足以盡之間。增條例。夫例者不得已而佐律之窮者也。律有一定。依以斷罪。無可異同也。例則用比比則可重可輕。事有近似者。引而合之。酷吏貪胥。因以舞文弄法。致莫可詰矣。臣愚以爲十惡犯在死條。及重罪合應成謫者。律中無不具備。其餘律所不載者。罪亦稍微焉。原立法之初。意重者設有一定之律。所以懲兇也。微者間有增定之條。所以通變也。嚴懲於重罪。而通變於輕條。無非愛養生民之意。卽如謀反大逆。父母兄弟尙有同居不同居之分。劫財殺人。尙有爲首爲從之別。而且恩赦必及。會審矜疑。其不欲盡權之法。用意如此其厚也。近日刑官決獄擬罪。所引律例。或未詳明。蓋情罪至重。皇上特有天威。律例所關。分別豈無成憲。或非刑官所敢豫定。其他究擬刑獄。凡死罪充軍。必依正律。雜犯徒杖而下。始許用例。必祈皇上勅下。用刑衙門。務加矜慎。庶胥吏不得以意爲輕重。而舞文索賄矣。禮有之曰。附從輕。言法無一定。而比附。

以成罪者。宜從輕罰也。

刑名八字義序

刑部郎中王明德

律有以准皆其各及卽若八字。各爲分註。冠於律首。標曰八字之義。相傳謂之律母。諺曰。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而先輩指示讀律之法。又云必於八字之義。先爲會通融貫。而後可與言讀法。竊不自揣。妄爲懸擬。以廣其義。蓋八字者。五刑之權衡。非五刑之律也。五刑十惡。各有正目。而五刑之屬。殆逾三千。中古已然。況末季乎。漢唐而下。世風日薄。人情變態。一如其面。若爲上下比罪。條析分隸。以求無僭亂其辭。雖汗牛充棟。亦不足以概輿情之幻變。故於正律之外。復立八字。收屬而連貫之。要皆於本條中。合上下以比其罪。庶不致僭亂差忒。而惑於師聽矣。此先賢制律明義之大旨也。然卽刑書而詳別之。正律爲體。八字爲用。而卽八字細味之。則以准皆各四字。固無事乎取用於其及卽若。摘取其及卽若四字時。則捨以准皆各別無所爲引斷。以奏爰書矣。此讀律者之斷不容不詳審也。或謂八字之用。律載甚備。無容更爲旁溢。但比類曠觀。輕重懸殊。乃並以一字爲權衡。得毋非所以明等夷。示有別歟。曰好惡不嫌同詞。春秋之義也。春秋者。無象之刑書也。律也者。廣用之麟經也。故其命義同也。謹述。大清律原註。並故明律舊註。備載於前。謬參鄙見。各爲截取律例數條。以著其義。凡各律原註所已載者。概不載述。以眩觀覽。

一曰以。以者與真犯同。謂如監守貿易官物。無異真盜。故以枉法論。以盜論。並除名刺字。罪至斬絞並全科。講解曰。以字有二義。其曰以盜論。以監守自盜論。以枉法論。以常人盜倉庫錢論。以謀叛論者。惡其跡而深治之也。如廐馬律曰。如馬拴繫不如法。因而傷人者。以過失論。關殿律曰。因公務急速而馳驟傷人者。以過失論。則

刑名八字義序 四

矜其失而輕貸之也。

謹按以者非眞犯也。非眞犯而情與眞犯同。一如眞犯之罪罪之。故曰以。乃律中命意。備極斟酌。有由重而輕。先爲寬假。而用以者。如謀叛條內所附逃避山澤。不服追喚。此等之人。未叛於君。先叛於所本管之主矣。與叛何異。而律則以謀叛未行論。若拒敵官兵。實有類於反。而律則以謀叛已行論。按其跡。似用以之意極嚴。而詳其實。則實仁愛之至也。有由輕而重。示人以不可犯。而用以者。如監臨主守。將官錢糧等物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人。雖有文字。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夫立有文字。借用及轉借與人。非盜也。乃私自爲之。而漸不可長矣。蓋監守之人。易於專擅。非重其法。無以示警。故罪非其罪。而以其罪罪之。若以過失殺論諸條。則又充類至義之盡。以行其權之妙也。總之大義所解。卽同眞犯四字最妙。以則無所不以矣。

一曰准。准者與眞犯有間。謂如准枉法准盜論。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講解曰。准字有二義。其曰准竊盜論。准盜論。准凡盜論。此則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也。又如人命律。過失殺傷人者。各准鬪毆殺傷人罪。依律收贖。則但准其罪名。不加刑法。止令如數收贖而已。此又一律也。

謹按准者。用此准彼也。所犯情與事不同。而跡實相涉。作爲前項所犯。惟合其罪。不概如其實。故曰准。如以米柴准算布帛。惟取價值相當。而實不可以米柴爲布帛之用。其罪異於眞犯。故贓雖滿貫。亦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乃註中不曰減等。但曰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何耶。蓋官吏犯此。雖贓逾於滿貫。亦止於革其職。役爲民。而不追奪誥勅。若未至滿貫。官則止於革職。不至永不叙用也。若本朝定例。但遇革職。則盡爲追奪。似非所以懲貪之法。似當題請改正。是在蒞乎主持。國是者之大君子耳。

一曰皆。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謂如監臨主守職役同情盜所監臨主守官物並贓滿數皆斬之類。講解曰。皆字有二義。其曰皆絞皆斬皆杖皆徒皆謫遲處死之類。則是不分首從也。又如犯罪自首條曰。餘皆微之。增減文書條曰。若無規避錯誤者。皆勿論之類。是又一例也。

謹按皆者概也。齊而一之。無餘情也。人同事同而情同。其罪固同。卽事異人異而情同。其罪亦無不同也。故曰。皆若皆微。皆勿論。則顯而易見。不過特舉以明皆之一例耳。

一曰各。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謂如諸色人匠。撥赴內府工作。若不親自應役。僱人冒名。私自代替之人。各杖一百之類。講解曰。各字爲義不一。有以人對人爲各者。如漏使印信條。當該吏對同首領並承發各杖八十。有以物對物爲各者。如盜賣田宅條。盜賣過田價并花利各還官給主。有以事對事者。如廐牧律。放犬殺傷他人畜產者。各答四十之類。又如各杖一百。各從重論。各遞減等。各加凡人罪一等。亦俱以人對人爲各者也。

謹按各者各從其類。義取乎別也。萬類不齊。流品各別。比類而觀。實同一致。故用各字以別之。各字用義多端。有因所犯之事同。其情同。而其人不同者。如選用軍職條內。凡守禦去處千戶百戶。鎮撫有關。奏聞選用。若先委人權管。希望實授者。當該官吏各杖一百。罷職役充軍。舉用有過官吏條內。凡官吏曾經斷罪。罷職不叙。諸衙門不許朦混保舉。違者。舉官及匿過之人各杖一百。罷職不叙。發家條內。若卑幼發五服以內尊長墳墓者。同凡人論。開棺槨見屍者斬。若棄屍賣墳地者。罪亦如之。買地人牙保知情者。各杖八十。犯姦條內。和姦刁姦者。男女同罪。姦生男女。責付姦夫收養。姦婦從夫嫁賣。其夫願留者聽。若嫁賣與姦夫者。姦夫本夫各杖八十之類也。有因所犯之事異。其人異。而其情實同者。如無故不朝參公座條內。凡大小官員。無故在內不朝參。

在外不公座。及官吏假滿。無故不還職役者。一曰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各罪止杖八十。並附過還職。縱容妻妾犯姦條內。若用財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之類。亦有所犯情同事異情異事同法無分別人非齊等條。難共貫而義實同辜者。如親屬相姦條內。姦內外總麻以上親及總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異父姊妹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如私借官畜產條內。凡監臨主守將係官馬牛駝驘驢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他人及借之者。各笞五十之類。更有所犯之事與人大小攸分科條不一而情則無分。或法應屢加而律難該載。或罪無死律而法應齊等。又或各有科條而文難復述者。則亦以各字別之。如謀殺祖父。母父母條內。其尊長謀殺卑幼已行者。各依故殺罪減二等。已傷者減一等。已殺依故殺法。誣告條內。凡誣告答罪者。加所誣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略人略賣人條內。和略賣妻為婢及賣大功以上尊卑親為奴者。各從凡人和略法。發冢條內。若於他人墳墓為薰狐狸。因而燒棺槨者。杖八十。徒二年。燒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總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之類。

一曰其其者。變於先意。謂如論八議罪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律之類。講解曰。其字律內有其子歸宗。其養同宗之人。其遺棄小兒三歲之類是也。

謹按其者。更端之詞也。然詞雖更端而事與情實不離乎本條。舉凡明白顯然。可為指實共見之事。承乎上文為之更端。可竟本條所未盡。則用其字以發揮之。與後若字似同而實異。如謀叛條內。所附逃避山澤。不服拘喚。以謀叛未行論。其拒敵官兵者。以謀叛已行論。盜大祀神御物條內。凡盜大祀神祇御用饗薦饌具等物。皆斬。其未進神御未造成。及其餘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強盜條內。竊盜臨時拒捕及殺傷人。皆斬監候。其竊盜

事主知覺。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斷。親屬相盜條內。其同居僱工奴婢。盜家長財物。減凡盜一等。盜賊窩主條內。其知人略賣和誘。准竊盜爲從論。其不知情誤買受寄。俱不坐之類。皆承上以起其下。蓋詞氣雖涉於更端。而事實不離乎本文。或罪或否。則皆以其字爲分別。然亦有事非本律。而欲附入於本條之下。則亦以其字附入之者。如職制律內。其見任在朝官員。面諭差遣。及改除託故不行。並杖一百。罷職不叙。此條與大臣專擅選官何與。而欲附入本條之下。則亦用其字以收屬之。此又一義也。

一曰及。及者事情連後。謂如彼此俱罪之賊。及應禁之物。則沒官之類。講解曰。及字律內。有及因人連累。及其役日滿。及有過之人。及久占在家之類。是也。

謹按及者。推而及之。有因親以用及者。如謀反條內。父子兄弟子孫。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斬之類。罪由連坐。此一義也。有因物以用及者。如盜印信條內。凡盜各衙門印信。及夜巡銅牌。皆斬之類。有因情以用及者。如略買略賣條內。和同相誘。及兩相願賣良人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之類。有因事以用及者。如強盜條例內。強盜殺傷人放火等項。及干係城池衙門。並積至百人以上。皆奏請梟示。白晝搶奪條內。凡白晝搶奪傷人。因失火及行船遇風著淺。乘時搶奪。及拆毀船隻之類。又有因人以用及者。如搶奪條例內。凡號稱喇唬。白晝在衙撒潑。口稱聖號。及總甲快手應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攝。各毆打衆人。搶奪財物之類。以上皆係正犯。此又一義也。大約凡係人與事各有不同。而罪無分別者。則皆以及字連屬之。

一曰卽。卽者意盡而復明。謂如犯罪事發在逃者。衆証明白。卽同獄成之類。講解曰。卽字律內。有卽時救護。卽放從良。卽是好黨之類。是也。

謹按卽者顯明易見。不俟再計之意。如儀制律內凡朝參近侍病嗽者。許卽退班。禁止迎送條內。凡軍民人等。遇見官員引導經過。卽時下馬躲避。此一義也。其謀爲盜條內。凡共謀爲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爲竊盜。其不行者。若不分贓。但係造意。卽爲竊盜。從名例內。犯罪事發而在逃者。衆證明白。卽同獄成。不須對問。職制律內。凡諸衙門官吏及士庶人等。上言宰執大臣美政才德者。卽是好黨。此一義也。若名例內。賣放充軍人犯。卽抵充軍役。則又一義也。

一曰若。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謂如犯罪未老疾。事發時老疾。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之類。講解曰。若字律內有若奉。旨推問。若庶民之家。若追問詞訟之類是也。

謹按若者。亦更端之詞。乃設爲以廣其意。雖意會平上文。而事變無窮。欲更端以推廣之。連類以引申之。則不得不設爲以竟其意。故用若字。最多有自本律而特及於輕者。如謀反條內。若女許嫁已定。歸其夫子。孫過房與人。及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謀叛條內。凡謀叛。但其謀不分首從。皆斬。若謀而未行。爲首者絞。爲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造妖書妖言條內。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盜大祀神御物條內。若已奉祭訖之物。及其餘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盜賊窩主條內。凡係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之類。有自本律而入重者。如謀殺人條內。謀殺人。若因而得財者。同強盜不分首從論。皆斬。謀殺祖父母父母條內。若奴婢及僱工人。謀殺家長及家長之期親外祖父母。若緦麻以上親者。罪與子孫同之類。大約若與其皆承上文。以推廣之詞。但作者命意。多於可指證者。則用其。而於設爲懸擬者。則用若。又於異乎上文而實不離乎上文者。則用其。於意雖未

本乎上文而實異乎上文者則多用若此其所以命字之各異也。

刑名十六字義

潘杓燦

擬罪全憑律例。律乃一代之典章。例爲因時之斷制。故有例須照例行。無例方照律行。例律俱無。則用比照法。凡有比照。須活擬上請。不得徑請斷決。蓋律分八字之外。尚有十六字。亦宜詳也。至於五刑之內。論死罪則有立決監候。眞犯雜犯之不同。論笞杖流徒。則有決贖之不同。論贖錢。又有有力稍力收贖贖罪之不同。皆毫釐千里者。全要細心體認。至於則例。時有減增。必時時訪查。方無違錯。

其一曰加。加者數滿乃坐。如窩盜贓一兩。杖六十。至十兩。方加至杖七十。不及十兩者不加也。又如笞滿加杖。杖滿加徒。徒滿加流。流滿加絞。本條無入死者。不得加入於死。罪止流三千里之類。

其一曰減。減者後輕之法。如皆爲從者減。失覺察者減。失出入人罪者減。無祿人減。又如二死三流各同爲一減之類。

其一曰計。計者對併而言。如稱計贓。乃止其所得之數科罪。計僱工賃錢爲贓之類。

其一曰通。通者總計而言。如通計前罪。先後併擬。貼徒貼杖。通減通考之類。

其一曰坐。坐者應得之位也。如逃叛自首。減罪二等坐之。家人共犯坐家長。婦人犯罪坐夫男。以所隱之罪罪之。不坐連坐之類。

其一曰聽。聽者由其意之所欲。如犯流父子欲隨者聽。妻妾犯姦欲畱者聽之類。

其一曰依。依者欲附諸條。如造魔魅殺人。依本殺法。依常人一體充賞。依已徒又犯徒。依殺尊長卑幼本律。依

老疾幼小論之類。

其一曰從。從者偏一科斷之意。如從重論。從夫嫁賣。從新拘役。從本色發落。從尊長遺言之類。

其一曰並。並者數事均得本罪。如臨軍征討。行糧違限不完。臨敵缺乏。承調不進兵策。應承差報告軍期違限。因而失誤軍機。並斬之類。

其一曰餘。餘者事外之意。如餘罪聽後發落。餘皆徵之。餘皆勿論。餘罪收贖。餘爲從論之類。

其一曰遞。遞者按次循級之謂。如官司失出入人罪。吏減犯人一等。佐貳減首領一等。正官減佐貳一等。是曰遞減。如卑幼於尊長墳墓內薰狐狸燒屍者。緦麻加凡一等。小功加二等。大功加三等。期親加四等。是曰遞加之類。

其一曰重。重者諸罪之魁。如重者更論之。已發又犯。從重科斷。以重論之類。

其一曰但。但者不分事之大小。物之多寡也。如盜已行。而但得財者皆斬。子孫告祖父母父母。但誣者絞。男女婚姻。但曾受聘者之類。

其一曰亦。亦者承接上文之意。如人在徒。年老疾病。亦如老疾論。總徒不過四年。亦各依上減罪。亦各依數決之。無賦役者亦杖八十。亦准罪人自首之類。

其一曰稱。稱者律所載之文也。如稱子者男女同。祖者高曾同。稱日以百刻。稱監臨主守者。但有事在手。稱嫡繼慈母親母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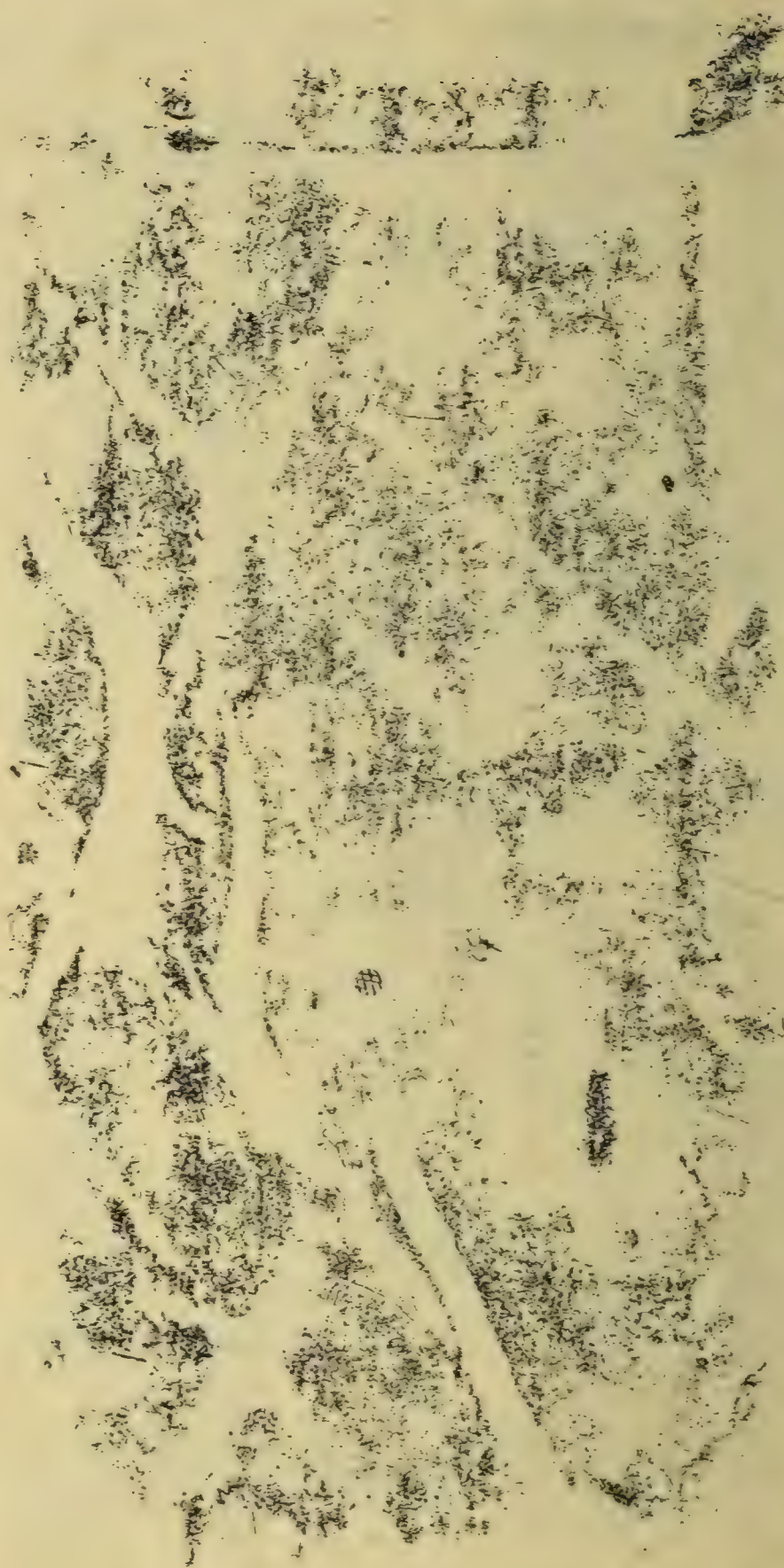
其一曰同。同者一體科罪也。如同罪則同得其罪。充軍遷徙皆同。死罪減一等。衆証明白。卽同獄成之類。

問擬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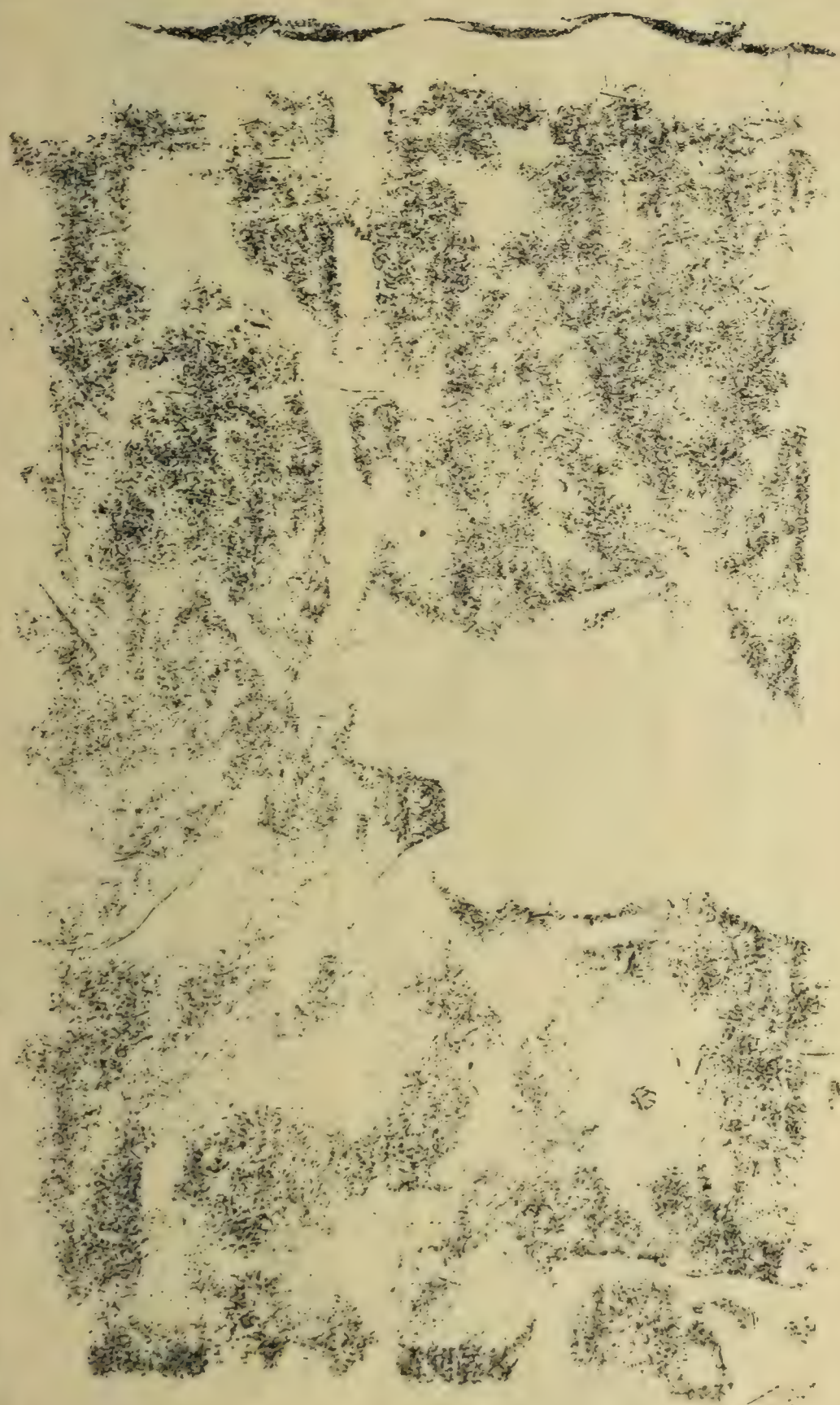
黃六鴻

凡擬人之罪。最貴原情。事有關於綱常名教。或強盜叛逆。爲法之所不容貸者。是其犯罪本情。原與人以無可貸。而我因而入之。則彼雖遭顯殛。於我可無憾也。如婦人與人通姦。謀死親夫。通姦既有罪矣。又因姦而謀死其夫。擬以極刑。非云過也。若夫因貧故。令妻與人接。以利其財。及後或生嫌妬。禁革往來。而妻已情蕩難禁。遂萌謀殺之心。以圖永好。則前此縱之者。果誰爲乎。謀殺之端。適所自取。若妻依本律。何以處瞞夫姦殺之婦乎。如殺人者死。固無可議矣。如孝子爲親報仇。或報之數日之間。或報之數年之後。雖久暫有間。必其事勢有不可卒圖者。故甯隱忍而須之。處心積慮。良亦苦矣。在孝子原無求生之心。若律以平人無擅殺之條。則伊父亦無應死之法。殺仇正所以償之耳。而又併死其子。則是父之仇。終不必報耶。此事關綱常倫紀。而情有可原者也。又如強盜行劫。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皆斬。亦律之無可議矣。然有貧民爲饑寒所迫。鄉愚爲匪類所引。計所得之贓。不過數衣數金。而遽令駢頸就戮。不亦慘乎。又如僻遠州縣。偶有一二狂徒。惑誘愚民。始而驅騙錢財。繼則剽劫鄉村。有司捕獲渠魁。餘黨自散。嚴飭地方。倍加巡警。可也。若輒以反寇申報。發兵剿洗。不惟百姓受其騷擾。無辜受其株連。卽此輩之同就獮薶者。豈真有狐鳴篝火之罪乎。此又事涉強盜叛逆。而情有可原者也。諸如此類。指不勝屈。書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云。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要皆從聖賢不忍人之心。每事作出人罪之想。苟有一綫可寬。卽從此處引而生之。若謂彼自所犯。於我何與。或據獄以讞。何能求寬。是則人在焚溺。號呼望救。而我方立而視其死。諒非仁人君子所忍出也。若詞奉上批。或承審欽件。但我認理既真。比擬確當。不妨具由詳請。上或再駁。仍照原擬。竝附以稟函。備言所以宜寬之情。與仰體上臺慎獄好生之

意似亦同具惻隱者所樂聞。卽或不從。仍應字句包含。爲將來矜疑之地。不可因而拂意。遂竟改謫。致負造浮圖初念耳。



三上卷下新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二目錄

刑政三律例下

復讐議

理刑爰書

原免出繼緣坐議

犯罪自首說

論自首之例

陳刑名例案六條疏

請免罪人及孥疏

請免妻孥流徙疏

請寬罪臣送門疏

請寬妖言禁誣告疏

請復盜案半獲舊例疏

殺賊無抵命法論

申明事主盜賊殺傷例案疏

竊盜照律發落不盡處死說

汪琬

蕭震

姚文然

姚文然

汪輝祖

彭初齡

王命岳

張朝珍

姚文然

曹一士

姚文然

錢維城

竇光鼎

趙俞

議捉姦致傷尊長勿論奏

秦蕙田

請詳議旌表之例疏

紀昀

捕姦議

余廷燦

陳斗殺父妾辨

錢維城

審辦獨子承祧兩房各娶妻議刑部說帖

審辦雇工毆傷舊家長議刑部說帖

請停籍沒窩逃之令疏

魏琯

請革投充疏

劉餘祐

私鑄案犯分別定擬奏

秦蕙田

記右司事

王友亮

秋審班簽商二事

王友亮

盜伐官柳誤刺字述

姚文然

除養蠱示

金鉉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二

刑政三律例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復讎議并序

汪琬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臬當死。

詔法司核議。而潮兒供言其

母先爲三春所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汪琬以爲當下御史再審。故議之。議曰。

復讎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勸其辭。惟以國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爲不告官者。又曰。其卽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爲少遲卽以擅殺論。由此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讎。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讎。得毋太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現行則例也。人旣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真僞。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臬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以求爲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更多耶。議者曰。潮兒旣欲復讐。何不卽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稚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勢力。其次或格於賄賂。苟有復讐之心。不得不乘間伺便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蓄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寬之爲遲。又何閒於數年內外哉。律曰。臬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很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殺無疑矣。此時設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臬亦止於杖一百。

而已。況爲潮兒者乎。使果能復其母讐。而又不以減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又曰。奈經屢赦何。夫復讐不可以赦言也。赦者。國家所以矜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皐潮兒不幾與行兇之甚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赦。他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爲合誤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懸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爲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理刑爰書

蕭震

制法之本。所以禁奸暴。定民志也。謹按復讐之議。見於經傳與諸子史。而律令無載之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卜起龍毆殺李存義。據南和縣審謂其爲母也。因引經傳以明之。欲爲起龍減等。而又絀於律令。廳審起龍應論死。雖與律合。而未嘗與經背也。姑且置律而言經及子史。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不書於士。則有殺人不可易之罪矣。此經也。卽有周之法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誅者上殺下之謂。倘不應誅而誅之。而必復讐以殺其上。則大亂之道也。此傳之不可行者也。左氏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言子姜與殺魯桓。故絕之也。此國史法也。胡氏曰。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孔季彥引春秋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蓋繼母弑父。則爲父讐矣。知有父不知有繼母。故不得以逆論。而又以擅殺議擬。此經與律之不相悖者也。漢張敏曰。殺人者死。三代通刑。今欲趨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言殺人者之不可以復讐減也。韓愈曰。凡有復父讐者。具其事奏聞。酌其宜而處之。謂讐有淺深之不同。罪有輕重之各

別也。此經傳子史之言復讐者也。今再案律而言情。如李存義威逼卜起龍母王氏投繯以死。已經依律擬杖。非有謀殺故殺鬪毆殺。應抵命之律之情也。李存義無死法。而起龍必欲復讐。毆之至死。查毆殺之條。律莫重焉。蔑法而行私情。莫悖焉。若因其復讐兩字。量從末減。則是故設罪隙。生長亂階。非安全之理也。夫孔子垂經典。臯陶定律令。原其意。未始不相通也。乃俗儒多是古而非今。而法吏又執律而不通經。蓋兩失之矣。合之情法。參以經律。卜起龍擬絞無疑也。張貴仍杖。

原免出繼緣坐議

姚文然

伏聞功令。凡犯罪應緣坐者。雖經出繼。不准原免。所以絕欺朦之路。杜巧匿之奸也。然臣竊以爲。特旨出於一時。法令垂於萬世。若唐太宗時有敕資蔭者多詐。序聽自首。不首者死。尋有詐蔭事覺。大理寺卿戴胄奏以當流。太宗怒曰。朕敕不首者死。而斷之流。是示之以不信。且胄知敕如是。故奏以當流。何也。胄曰。法如是而足。臣法官。獨不敢虧法耳。且敕或一時喜怒所發。法乃明主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以一時之怒而敕殺之。既知其不可。裁之以法而流。此所謂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遲回久之。卒從胄議。故法者萬世之法也。緣情定罪。酌古垂後者也。謹按禮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母服三年。爲其本生父母服期年。誠以人無二本也。謹按律。犯罪之人。其子孫過房與人者。俱不追坐。誠以罪無重科也。今使爲人後者。於其本生之父母兄弟。不得准律寬免。倘其所後之父母兄弟犯罪。又當依律緣坐。是一人之身而兩受父母兄弟之連坐也。且若使爲人後者。本身犯罪。則其所後父母兄弟既當從坐。而其本生父母兄弟又復不得寬免。是以兩處之父母兄弟。而皆受一人之連坐也。昔魏母邱儉之誅。女適劉氏者當從坐。司隸主簿程咸上議曰。女子出適。減父母之服。所

以明外成之節也。今夫黨見誅既隨戮。父母有罪又追刑。是一人之身而兼受內外之辟也。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嬰戮於兩門。非所以均法制也。請以後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止從夫家之法。詔爲著令。歷代遵之。夫出繼之子。降其本生父母之服。正與出嫁之女同。女從夫家。男從所後。其情與法一也。今嫁女不嬰戮於二門。而繼子獨禍延於兩父。有重罹之法。無一面之綱。臣思皇上至仁至明。垂念及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但因律有過房不坐之條。罪人或託名自匿。胥吏或緣法爲姦。四海之大。難必其無。臣又思人君猶天地也。天之仁無所不覆。地之仁無所不載。而日月之明幽隱。或有所不照。雷霆之威奸邪。或有所不擊。其有所不照有所不擊者。無損於日月之明。雷霆之威。而總以成天地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之仁。故古帝王立法以懲奸而有罪者。或倖逃於法外。終不因奸而變法。使無辜者反罹於法中。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堯舜好生之德。所以爲萬世君極者也。臣願皇上以堯舜爲法。宸衷獨斷。參酌古今。念法爲萬世之法。仍命法官將過房不坐之例一遵。欽定事例。其或有託名出繼情事可疑者。問以特旨行之。不必永著爲令。如此則皇上無疆之仁。不測之威。並行而不悖矣。謹議。

犯罪自首說

姚文然

律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予在署見強盜殺人放火姦淫不准自首之例既定。每思曰。假如有殺人放火姦淫盜案。其同案之盜有出首者。一概立決。似覺未安。何法略爲分別。使不出首者立決。出首者監候以待秋審。方爲至當之法。思之累月而不能得也。頃閱律註。喟然曰。古人先得我心矣。損傷於人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所因之罪。卽強盜之罪也。盜罪仍以首免而不免其故。殺強姦放火故。燒人房屋之罪。然三不免之罪。皆監

候也。既○可○待○秋○審○則○情○重○者○仍○決○情○輕○者○可○減○等○矣○。微○乎○微○乎○神○乎○神○乎○故○曰○思○而○不○學○則○殆○。記○在○少○司○寇○時○有○一○次○投○首○強○盜○部○覆○立○決○奉○
旨○改○監○候○此○
聖○人○天○縱○暗○合○於○古○矣○。

論自首之例 佐治藥言

汪輝祖

全部律例精義。全在名例。求生之術。莫如犯罪自首。一條。余初習法家言。鄰邑拏獲私鑄。以所供逃犯起意。案已咨部完結。越二年。逃者獲訊。不承爲首。例提從犯質鞠。犯已遠戍。諸多掣肘。適松江友人韓升庸在座。謂可依原供。而改捕獲爲聞拏自首。則罪仍不死。案即可完。隣令用其言。犯亦怡然輸供。余心識之。後遇情輕法重者。輒襲其法。所全頗多。曩於佐治藥言。曾記刪改自首之報。辛亥寓長沙。聞綏寧盜首楊辛宗在逃。知官中比父限交。赴案投首。司讞者謂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不准援減。仍擬斬決。余旋卽歸里。未見邸鈔。不知部議云何。竊思犯罪自首律云。凡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是指未經破案者言也。事發在逃。律注云。若逃在未經到官之先者。本無加罪。仍得減本罪二等。又乾隆三十八年。刑部議覆蘇臬陳奏宜例。聞拏投首。除盜犯按本例分別定擬外。餘犯俱於本罪上准減一等。是皆指被告被緝而言。故云聞拏也。楊辛宗事發在逃。聞限比其父挺身投案。正蘇臬所奏雖無悔過之心。尙存畏法之念者。而多一不忍累父之心。似可於原按本例免死發遣。未爲曲法。而曰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是必逃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聞拏自首科減。竊使楊辛宗避罪遠颺。不顧其父之比責。偷生遲久。被捕弋獲。亦止罪干斬決。不致刑吏有加。釋讀讞詞。殊切耿耿。近日讀律之友。遇一加重成案。輒手錄以供摹仿。在楊辛宗死何足惜。萬一聞拏自首之律例。不可經引。則凡案類辛宗之被緝。而事非強盜者。亦將棘手狐疑。況原讞云。楊辛宗因事主家止婦。

女輒向事主同罵。臨時行強。被指名緝拏。其投首在夥犯獲後。不准援減。查幸宗劫止一次。並未傷人。視兇劫傷主之盜首。尚屬情事較輕。特以首在被緝之後。仍擬斬決。恐援以爲準。從此盜首總無生路。且案未破而自首者千百中。未聞一二其甘心投案。多因捕緝緊急。比及父兄子弟動於一時天性之恩。到官伏罪。若併此一線天良而絕之。則在逃之犯更無自首聞拏。自首之例幾成虛設矣。案非手辦事閱九年。疑竇在胷。終難自釋。因誰治術。商及律例。願以正之高明。方今聖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爲吏者遇可入介於律可軒輊之事。當與幕友虛中辨論。仰體聖慈。力求至當。名例一門。義盡仁至。大概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宜細細體究。而自首各則。斷不可略觀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務在求生。以全民命。歐陽崇公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於我兩無憾也。敢爲學治者敬告。幸勿晒其老諄。鄙其說贅。重有望焉。

陳刑名例案六條疏 嘉慶五年

雲南巡撫 初彭齡

茲因秋審屆期。檢查刑名例案。臣愚見有應參酌者六條。敢爲我皇上陳之。

一。官員失察處分。自應查出詳辦。應請量予寬免也。查地方文武正雜等官。於所管書差兵丁及衙門一切贍養役卒。凡有案詐贓私。誣良累民等案。本管官皆有失察處分。輕則罰俸降留。重則降調革職。原使各該員平日留心約束。庶若輩知奉公守法。不敢肆意妄爲。倘既經犯案。尤當據實詳辦。方足以肅法紀而懲奸邪。無如東縛過嚴。規避愈多。凡有此等案件。該管官畏懼處分。多方迴護。或捏作平人。或稱已斥革。甚至自行薄懲示儆。將就完結。匿不詳報。卽有釀斃人命。亦多安頓調停。消弭了事。以致正犯轉得倖逃法網。上司耳目難周。鮮不爲其朦蔽。伏思各官處分。原有自行檢舉之條。此等案件。向因情節較重。概照原例議處。不能以自行查出

聲請免議我

皇上宥過施仁。凡遇因公呈誤。並非有心故犯者。莫不仰邀

聖慈。寬其既往。予以自新。

此等失察處分。稍從末減。與吏治無甚關係。而使犯法之徒。有犯必懲。不致被害之家。含冤負屈。適足以彰

國家法令嚴明。於世道人心。實有裨益。可否 勅諭吏兵二部。另行定議。嗣後遇有書役兵丁人等。犯贓釀

命案件。如該管官果有授意故縱別情。仍當照例查參究治外。若僅失於覺察。能自行查出。據實詳辦。案犯全獲者。即予免議。倘本任未經查出。經後任詳辦者。查明僅止失察。亦予減等議處。庶各該員自知失察處分。不

至於降革。無顧慮於犯法之徒。得以隨案懲治。庶若輩失恃。亦必各知斂迹矣。

一。衙役詐贓毆打斃命。應於例內添纂也。查定例衙門竄役。如有嚇詐致斃人命。不論贓數多寡。擬絞監候。此指差役奉票勾攝。藉端嚇索。致被索之人輕生自盡者而言。又定例誣良爲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者。絞監候。若拷打重傷致死者。照故殺例擬斬監候。此指捕役誣良爲竊一項而言。若起釁並非誣良。本係奉票勾攝。索詐不遂。逞兇毆打。網縛弔拷。因傷身死。此等案件。較之被逼自盡者。情節既重。若仍照尋常鬪殺問擬。亦不足以示情法之平。查差役嚇詐與毆打致死者。情罪亦屬相等。自當一律科斷。應請於衙役詐贓致斃人命條下。添纂若係毆打因傷身死者。即照故殺律擬斬監候。

一。假差嚇詐。即應照差役問擬也。查例載假充衙門差役。假以差遣緝捕爲由。占宿公館。妄挾平人。及搜查各船。嚇取財物。擾害軍民者。實犯死罪外。徒罪以上。枷號一月。發邊遠充軍。杖罪以下。枷號一月。發落等語。例內所指實犯死罪。如有偽造印信。毆故殺人等類。毋論常人差役。皆係原犯死罪。自可照律定擬。若僅止嚇取財物。挾制逼迫。而被害之人。恐激自盡者。在差役罪應擬絞。若常人律無正條。向來多係比照威逼人致死例問。

擬充軍。亦有比照差役詐贓斃命例擬絞者。究未明立科條。不免易滋出入。且此等案犯。雖非真正差役。而其兇惡聲勢。實與差役無異。應請嗣後凡有假充差役。嚇取財物。無論銀錢多寡。曾否致斃人命。悉照差役一律問擬。其未經致斃人命。分別徒罪上下原例。應請除。

一。追。跌。墮。致。斃。之。案。應。請。改。定。條。例。也。查。例。載。凡。謀。殺。人。已。行。其。人。知。覺。奔。逃。或。跌。失。或。墮。水。等。項。雖。未。受。傷。因。謀。殺。奔。逃。死。於。他。所。者。滿。流。若。其。人。迫。於。兇。悍。當。時。失。跌。身。死。擬。絞。監。候。等。語。查。謀。殺。人。至。於。已。行。其。人。知。覺。奔。逃。失。跌。身。死。無。不。迫。於。兇。悍。亦。無。不。迫。在。於。當。時。若。果。逃。至。他。所。已。無。不。可。當。之。兇。鋒。儘。可。從。容。潛。避。何。至。又。復。戕。生。設。有。在。外。斃。命。未。必。非。別。有。他。故。自。當。另。擬。致。死。根。由。若。以。逃。奔。於。謀。殺。不。應。輕。擬。從。寬。倘。相。隔。甚。遠。或。死。已。越。日。又。豈。可。仍。引。死。於。他。所。之。條。是。死。於。他。所。滿。流。一。層。實。屬。衍。文。其。當。時。失。跌。身。死。者。雖。未。受。謀。害。之。傷。而。其。倉。卒。失。足。究。係。被。謀。所。跌。死。於。跌。猶。死。於。傷。似。不。得。以。向。未。受。傷。稍。爲。開。脫。況。查。關。毆。案。內。凡。有。爭。鬪。情。形。因。逃。走。迫。逐。失。跌。身。死。悉。照。關。殺。本。律。擬。抵。謀。殺。一。條。未。便。獨。異。應。請。嗣。後。謀。故。關。毆。等。案。凡。有。已。經。逃。走。因。被。追。逐。失。跌。以。致。墮。崖。落。淵。身。死。者。各。照。因。傷。身。死。本。律。辦。理。若。追。逐。之。人。自。行。失。跌。身。死。逃。走。之。人。先。雖。有。關。毆。情。狀。不。得。以。致。死。之。罪。加。之。應。各。科。本。罪。

一。律。文。計。贓。科。罪。各。條。應。請。詳。細。添。註。也。查。律。載。竊。盜。贓。一。兩。以。下。杖。六。十。一。兩。以。上。至。十。兩。杖。七。十。二。十。兩。杖。八。十。所。稱。二。十。兩。者。必。係。十。兩。以。上。至。二。十。兩。爲。止。凡。十。一。兩。至。十。九。兩。皆。是。其。不。言。十。兩。以。上。者。緣。上。條。已。有。一。兩。以。上。至。一。十。兩。字。樣。下。條。一。氣。相。承。可。以。意。貫。也。惟。名。例。內。有。稱。加。者。數。滿。乃。坐。一。條。註。云。如。贓。加。至。四。十。兩。縱。至。三。十。九。兩。九。錢。九。分。亦。不。得。科。四。十。兩。罪。等。語。因。而。計。贓。科。罪。之。案。悉。以。此。語。爲。准。凡。竊。盜。贓。

至十餘兩者。並不引二十兩之條。照十兩科斷。致與一兩以上至一十兩者。同擬杖七十。贓數雖有多寡。而所擬名例。將兩條合而爲一。此由拘泥律文。以致相率錯誤也。然此猶其小者。由此而推。至一百一十兩。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兩。流三千里。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夫所謂一百二十兩以上者。卽一百二十兩零一分。亦是。今凡有贓至一百一十九兩九錢九分者。止照一百一十兩律。擬二千五百里。若至一百二十兩零一分。又擬絞監候。則是流三千里。必須恰滿一百二十兩之數。不多一分。不少一分。方爲吻合。以去死一間之罪。而銀數介在至微之中。似非定律本意。況此條贓數。本係十兩一等。今除中間皆係十兩一等外。惟杖七十。係十九兩九錢九分爲一等。其流三千里。則係一分爲一等。實覺輕重失倫。應請

勅下部臣。於計贓科罪各條

律內逐一添註。如竊盜贓二十兩杖八十條。添註十兩以上至二十兩字樣。自二十一兩至一百二十兩。及此外監守常人枉法等贓。均照此添條添註。幾兩以上至幾十兩字樣。庶援引不至失當。至名例小註。本發明律意。曲爲引喻。應無庸更改。

一。命案留養人犯。應請仍候秋審辦理也。查留養舊例。僅准將戲殺誤殺之案。於本內聲請。其鬪殺之案。無論情節輕重。概俟秋審時取結報部。上年經刑部奏准。以情節本輕。應入緩決可矜之案。若必俟秋審時始行核准留養。在本犯身罹死罪。卽監禁逾時。尙屬罪所應得。而其老病之親。桑榆暮景。舉目無親。情殊可憐。請嗣後鬪毆情輕之案。以及擅殺罪人。並無關人命。應擬死人犯。按其情節。應入緩決可矜者。如係親老子丁。孀婦獨子。該督撫於定案時。卽取具各結。隨本聲請。准其留養。其有間在實緩之間者。本內聲明。俟秋審時再行取結報部會核等因。通行在案。伏思鬪毆案犯。情節雖有輕重之分。而死者之家。同一被殺。自其家屬視之。輕重若

等如准隨本聲請留養。計自犯事進監。至結案之日。遠則一年。近則數月。遽行釋放。誰無父母兄弟。忿恨難消。以里閭之近。怒目相視。不特易生報復之志。卽在兇手。亦難保其不存自得之心。實非所以矜全之道。伏讀乾隆三十八年恭奉

上諭。留養人犯。俟其拘繫經年。馴其桀驁之氣。不必於定案時將命案正犯遽行開釋。仰見我高宗純皇帝睿慮精深。於矜恤之中。仍寓慎重之意。應否

勅下部臣等另行定議。除無關人命之死罪人犯。准其隨案聲請外。其餘有關人命。關殺擅殺及戲殺誤殺等案。概俟秋審時再行取結辦理。並請統俟秋審三次之後。方准援免。其因情實可矜憫。秋審緩結。夫屆三次。由部臣奏請減等後。准其留養。如此。則本犯拘禁經時。漸知悔罪。而死者之家。事經數載。亦必心平氣釋。不致別生他釁。所全實多矣。

請免罪人及孥疏

王命岳

古者死罪之下。爰有軍徒。爲地不過二三千。里。比承明末蠱壞之餘。人心不古。百弊叢生。世祖章皇帝

慮非大加創懲。不足以振肅紀綱。挽回陋習。乃立爲流徙之法。蓋亦不得已之權教耳。使數年之後。風俗丕變。人心還淳。在

章皇帝未必不弛流徙而僅用軍徒。臣聞文王治岐。罪人不孥。今則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矣。其情罪重大者。連及祖孫矣。昔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遁亡。乃制一人遁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瑒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遽從其請。今國法方行。臣豈敢遽參末議。但就奉行近法之中。祈稍寓寬恤之意。如許嫁之女。應歸夫家。過繼之子。應歸嗣父。孫不應帶及孫女子。不應帶及子媳。則法行而恩仍留。威著而仁亦寓於罪人。不孥之意。尙有合焉矣。臣聞廣東解家眷入官者。至連及表妹。用刑一過。波濤無窮。此非朝廷之初意也。仰惟

天語申飭。以養元利。實宗社靈。

長無疆之休。

請免妻孥流徙疏

安微巡撫張朝珍

律稱親屬有罪得相容隱。蓋帝王以孝治天下。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故同居有服之親。相爲容隱者。勿論。所以重彝倫也。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蓋反叛重情。父爲反叛。子亦有罪。子爲反逆。父亦有罪。尙得容隱乎。則端重在謀反謀叛之人。觀以上二字。則知謀叛以下者。合于得相容隱之條也。邇來大功以上之親。容隱謀叛之婦女。皆擬流徙。不詳察謀叛以上之義。但曰謀叛不用此律。是叛犯之家屬。等于謀叛之本犯。期功之至親。同爲陌路之人矣。深于律義。有悖者也。凡犯罪流徙之人。其妻子本屬無犯。近例妻與未分家之幼子。同本犯流徙。若本犯于未解之前已死。業奉 上諭。妻子俱免。是誠 皇上憫念無辜。造福無量。然臣猶有請者。流徙人犯與妻子同解者。本不忍其夫婦分離之故也。但本犯孽由已作。跋涉千里。罪所應得。妻子何辜而亦同受此苦。或本犯有父母在家。家無次丁侍養。其子以獲罪而離父母。其妻因隨夫而棄舅姑。垂老之親。久之必致凍餓而死。凍餓而死者。必無衣衾棺槨。委棄溝壑。倘有此等苦情。諒 皇上聞之。必有惻然憐恤者。且既不忍其夫婦分離。原非強其必去。又何忍其拋棄公姑。而斷絕孝義乎。臣愚以爲流徙人犯。妻子願畱。隨去聽其自便。庶彰 朝廷罪人不孥之德意矣。

請寬罪臣送門疏

姚文然

朝廷之待大臣。平日則遇以恩。使竭其力。有罪則存其體。使愧其心。唐太宗皇帝時。嘗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唐太宗曰。善果官至五品。不爲卑矣。今雖有罪。豈得與諸囚爲伍。勅自今五品以上犯罪。聽於朝堂候旨。又

自成周以來。歷代帝王。及會典開載。至本朝大清律。皆有八議之法。其曰議功者。言有能。或斬將奪旗。或開拓疆宇。有大勳勞者也。其曰議貴者。言爵一品。及文武職事官三品以上者也。凡此八議之人。非犯十惡大罪。其犯他罪。俱與平人不同。以見大臣雖有負朝廷之事。而朝廷終不失待大臣之體。恩至厚也。臣聞近日兵部滿漢諸大臣。皆因負罪。鎖禁發門。臣深恨其身爲大臣。有負皇上宏恩。但念諸臣皆官列大僚。素叨養。今寒天凍夜。冷鎖三重。寢食艱難。便利不甯。恐有衰年老憊之人。積成疾病。是不死於國法。而或死於天災。非所以廣皇仁也。且發在各門上。通衢大路。萬目觀瞻。功臣貴臣。免冠帶鎖。愧辱難堪。非所以存國體也。臣知我皇上至仁至慈。念及於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臣愚謂大臣有犯。自可發於刑部。令人看守。待其審明案定。治以應得之罪。免其帶鎖發門。以明朝廷優待大臣。雖經犯罪。猶與平人少異。則國法皇恩。並行不悖。如雷霆雨露。並降自天。非臣下之所敢望也。倘皇上以臣言爲愚忠。可採。國體有關。仍乞著爲永令。使傳之天下。垂之史冊。謂恩禮大臣。永除帶鎖發門之令。自我皇上而始。雖宋太祖傳國戒碑。不足爲美矣。豈不盛哉。

請寬妖言禁誣告疏

曹一士

竊聞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卽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鄭之子產。尙能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者。雖屬聞人。聖人有兩觀之誅。誠惡其惑衆也。至於造作語言。顯有悖逆之跡。如戴名世。汪景祺等。聖祖仁皇帝暨世宗憲皇帝。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蘇州知府。

遊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仁皇帝明示九卿以爲誣陷善類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爲

萬世法則。比年以來。閭巷細人不識。

兩朝所以誅極大愆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私

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族。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爲非田封建不

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有序跋偶遺紀年。亦

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

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至意也。臣伏讀

概掃除。仰見聖聰。廓然大度。卽古敷奏采風之盛事。竊謂大廷之章奏。尙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

吹求伏請勅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准援赦者。條列上請。候旨欽定。嗣後凡有

舉首詩文書札悖逆譏刺者。審無的確形迹。卽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爲挾仇誣告者戒。庶文章之株

累悉蠲。告訐之刁風可息。似於風俗人心稍有裨益。

請復盜案半獲舊例疏 康熙十年

姚文然

臣思安民必先弭盜。今盜之日熾。由於官之諱盜也。官諱盜之處分。至於革職。而報盜承緝之處分。止於住俸。停陞。過限不獲。止於降調。人情之於處分。莫不避重擇輕。獨至於盜案。則必不肯就其處分之輕者。而甘心犯其最重者。是豈無故哉。臣再四思之。而知其諱盜非得已也。蓋以盜案一報。勒限全獲之法。有以迫之也。何也。盜之必不能每案全獲。每名全獲者。事之無計可施者也。各盜本非一地之人。聚謀行劫。則臨時合夥。劫罷分贓。則四路迸散。旣散之後。或有眞實病死者。溺死者。別處行劫而殺死者。死盜不可復生。案盜何從全獲。卽如

知名大盜。處處挨捕之。于七。究竟或逃或死。總未拏獲。況其餘小盜乎。故案盜欲按名全獲。勢必不能。而見行事例。雖十盜獲九。一名不獲。仍住俸停陞矣。限期一滿。則降級調用矣。人情誰不顧惜功名。冀望陞轉。不幸地方失盜。未報之先。預畏全獲之難。爲行險俸免之計。於是有諱盜不報者。諱強爲竊者。捏報盜殺爲奸殺。讎殺者。既報之後。必結全獲之局。以銷住俸停陞之案。於是有減報盜數目者。拷掠良民。酒醋灌鼻。香燭石壓。以充盜數者。案盜未全獲。詭稱溺死殺死。以報全獲者。此等盜案。既諱而未報。及未獲而謊報全獲之後。其案內漏網諸盜。雖公行村市。捕役不敢詰。承緝官不敢拏。恐一拏獲真盜。上司聞知。而從前諱盜減報等罪。與之併發。盜未正法。官先革職矣。故盜之日熾。官護之也。官非護盜。乃避法而自護也。今欲拔諱盜之根。當速更勒限全獲之例。臣查大清律開載。除盜劫倉庫獄囚。或殺死職官。或聚至百人以上者。勒限盡數拏獲。外。其各處民間被劫。印捕等官。一月不獲。通行住俸。候拏獲一半以上。准開支等語。正慮民間被劫。易於隱諱。故定例獲半以後。官不住俸停陞。盜仍照案緝拏。寬於官而嚴於盜。其法甚善。今所宜酌復舊例者也。何也。文武承緝各官。知開俸非難。望陞有路。必不肯諱盜以冒革職之險。而從前諱報捏報等弊。自息矣。又一案之盜。未全獲者。不妨實報未獲。照案緝拏。而從前減報盜數。拷良爲盜。誣報全獲等弊。又自息矣。盜一日不獲。其照案緝拏之案。一日不銷。嗣後訪得可以續拏。拏得可以續報。雖有未獲餘盜。亦人人在畏緝之中。年年皆畏緝之時。而從前承緝各官。不敢拏漏網之盜等弊。又自息矣。此復一律而三善備者也。臣查康熙六年。晉撫臣楊熙曾引律具疏。奉有詳議具奏之旨。但楊熙疏中引律文此款言之不詳。而部覆此款亦與律不符。至今舊例未復。此臣所以冒昧再請者也。或曰。官不停陞。則官於獲半之後。不加意續緝。是縱一半之盜也。此說似是而實非也。

何也。律例不勒令全獲而報全獲者實數也。卽不能全獲而報半獲者亦實數也。見行事例。勒令全獲而報全獲者虛名也。甚至諱盜不報。舉一案之盜而全縱之。不止於縱其半也。若云每案果真全獲。天下當已無盜。而盜之日熾。又何故耶。總之盜案以民間被劫者爲易。原與盜劫城池倉庫等項。事迹昭著。不能隱諱者不同。若立法太嚴而難行。則官避法。避法則諱盜者多。盜不畏緝而愈熾。法雖寬而易遵。則官守法。守法則諱盜者少。盜畏緝而漸息。儻臣言可採。乞勅部酌議施行。

殺賊無抵命法論

錢維城

立綱陳紀。以整齊天下。所以防亂也。亂必自盜賊始。故治之嚴。治之嚴故民皆得自救。而盜賊時時有可死之道。憚於民而不敢逞。周禮朝士職曰。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軍猶軍其南門之軍。言攻也。攻一家一人與攻一鄉一邑同。殺之皆無罪。鄭康成曰。卽今律無故入人家及上舟車。引入欲爲非者。殺之無罪。是也。唐律加夜字。分登時拘執。始失古義。而其聽民殺賊則同。夫保有身家。安分樂業。此謂良民。國家所當保護者也。衣食不足。流離遷徙。此謂窮民。國家所當矜恤者也。若旣不能保守身家。又不能忍受窮餓。小卽鼠竊狗偷。大則明火執杖。此謂亂民。國家所當鋤治者也。一鄉之盜賊不治。則患將在一邑。一邑不治。將在一郡。故律文自鼠竊狗偷。明火執杖。以至叛逆。皆謂之賊盜。賊盜之不可姑息也明矣。賊盜之獄大。而治之必有等差。自杖六十以至於死。此在官之治也。若其事在倉猝。則聽民自爲之。雖擅殺止於徒。其義有二。其一謂良民能自殺賊。不煩官司。雖使天下無盜賊可也。今治賊亦甚嚴矣。以積猾之爲害也。爲之鈴枷。爲之鐵鎗。無濟也。不得已而徙煙瘴。徙黑龍江。非仍竊則盡逃耳。其罪不至死。而治之之法已窮。則知聽民殺賊之自有深意也。其二則良

民者上所深愛。今以盜竊之故。而不得安居。富者或有餘資。貧者止此升斗。財與命相連。忿激一時。邂逅致死。至杖徒而害已深。不忍遷徙良民之身家。以償盜賊之命也。況以良民之命償盜賊哉。捕亡律者。乃官司勾攝人犯之律也。其律有曰。罪人拒捕。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者。絞。死者斬。又曰。罪人不拒捕而殺之者。絞。而竊盜律亦用之。曰。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如有執持金刃。戳傷事主者。照罪人拒捕絞。蓋竊盜臨時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棄財與臨時有間。故從寬至折傷以上絞。此本以原竊賊於死中求生也。而事主殺賊。遂有用罪人不拒捕擅殺論抵者。原其故。一因竊盜拒捕。既以罪人拒捕斷。則事主殺賊。卽以捕人殺罪人斷。事若相當。故類推之一。因夜無故入人家。條例分黑夜白日。而不言登時。疑無以處拘執而殺者。故以捕亡律補之。而其中有不可者。徧考律例。絕無事主殺賊。比照罪人不拒捕之文。立法如此。治罪如彼。何以曉示愚民。且因用捕亡律。遂以原盜賊者。悉移之以苛事主。於是分棄財不棄財。棄財與否。竊盜自知之耳。不能責事主以先檢家財而後捕賊也。且財固有在於掌握而不能知者乎。又分拒捕不拒捕。事主殺賊。至拘執始科罪。此律文也。天下無已就拘執。而能拒捕者。則拒捕與否。事在拘執前。何得復論。又分持杖不持杖。盜賊多兇強。事主多良善。事主之他物。或不如盜賊之手足。今以手足拒毆爲不拒捕。何以服事主。此類推之非也。律文夜無故入人家。本一義。例文分而爲二。黑夜偷竊。是夜而不入人家者。白日入人家內。是入人家而非夜者。於律文各得其半。故不論登時與拘執。而殺皆杖徒。本非律義。然猶止於杖徒者。事主毆賊折傷以下。皆勿論。故雖至死。止杖徒。今以登時殺者杖徒。拘執及不拒捕殺者絞。則杖徒加一等。卽失遞加之次。尤異者。因共毆律有餘人。而毆賊亦有餘人。於是毆賊一杖。良民百輕重倒置。此補其闕者之非也。說者特謂官司捕人。何反不如事主捕賊。不

知官司捕人。責在拘縛。不拒捕。卽非不服拘。故治擅毆之罪。事主搏賊。勢在自救。未嘗責以拘縛也。且事主得毆。而官役不得毆罪人。雖兇至盜賊。必驗無拷打傷痕。有則先治捕人之罪。是官司原不得比事主。非輕官司而嚴捕役也。或者又謂人命至重。恐開擅殺之端。不知竊盜固命。良民亦命也。與其惜竊盜已死之命。何如惜良民未死之命。且惡其擅殺者。謂其不告官司耳。告諸官司。而僕僕訟庭。吏役需費。所失有過於竊者。城市且然。何論村野。卽無之。而廢其農時。荒其執業。民且不堪。又況事起倥偬。計不旋踵乎。或者又謂事多在黑夜。易起詐譌。不知案疑則治。案不宜移。律以就疑。果情涉游移。卽當窮究根源。分別謀故。關毆。又不得僅以罪人不拒捕。顛預了事也。或者又謂盜固無論。竊賊不至擅而輕殺之。彼特逼於貧耳。夫不能使民各安其生。不得已而爲盜賊。此固在上者之責。不特竊賊可憫。盜亦可憫。而不可以此責之民。且牧民者。旣已不能使民無盜賊矣。又以盜賊之故而殺民。是益之責也。夫姦所獲。姦殺之有勿論者矣。姦亦不至擅也。律有得捕姦之人。無不得捕賊之人。捕賊固重於捕姦矣。昔孟子論井田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古人懼事主之力。或不足以治賊。而責之於鄰里。若併事主而禁之。毋乃長盜賊之勢。而奪民救乎。攷之於古。稽之當今之律。殺賊擬抵。實無其文。特以幕客無學。支離牽合。遂致數年之間。習熟聞見。以爲當然。一二心知其謬者。亦且強爲之辭。可慨也夫。

申明事主盜賊殺傷例案疏 乾隆二十六年

都御史 寶光鼎

竊臣於秋讞兩議時。與刑臣陸續簽商。其有關罪名出入者。計十二案。而盜賊事主之案居其八。如湖廣司唐成添。毆死賊首張得衛一案。則以臨時行強之賊犯。而誤依竊盜未得財律擬答。以格殺賊首之事主。而誤依罪人不拒捕律擬絞。如浙江司陳永貴等毆死吳郁元一案。則以賊首糾衆奪犯殺人。而誤以罪人拒捕論擬。

又直隸司賊犯劉老等拒捕殺死無名人一案。安徽司賊犯楊德士拒捕刃傷事主妻女一案。則皆以護賊格鬪殺傷事主之犯。而誤依罪人拒捕科罪。此皆臣據律簽商。而刑臣已依簽改駁者。又有山西司賊犯杜九思拒捕一案。臣以賊首杜九思與弟杜九維棄牛逃脫。事主並未追及。乃聞夥被護復轉回搶奪。立斃事主。與情急圖脫者不同。簽商一次。隨據刑臣簽復。以爲棄財卽屬合例。臣亦卽行畫題矣。又有山西司事主曹守仁一案。則以賊犯張永賢黑夜行竊。而拘執毆打致死。又有福建司事主蔡朝一案。則以不知姓名竊賊。掏摸財物。獲賊拒捕。而毆打致死。又江西司事主黃魁成一案。則以賊犯曾辛發竊牛拒捕。而毆打致死。皆例應杖徒之犯。而誤引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律擬絞。此臣與刑臣往復簽商。而未有定論者。臣謹按罪人追捕律。本爲官司差人拒捕犯人而設。若竊盜臨事拒捕。律有正條。惟棄財求脫之竊賊。及盜田野穀麥。准竊盜免刺者。始依罪人拒捕律科罪。皆減等論擬者也。若賊人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致死。則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惟在曠野白日。摘取苜蓿蔬果等類。始依罪人拒捕科罪。以其爲物細微。不同貨物。不得竟以竊盜論也。若竊盜持仗拒捕。則官差事主鄰右。均得依律格殺勿論。而拒捕不持仗者。在竊盜則有邊備充軍之本例。在事主則以毆打致死一語該之。蓋以事主拘執而擅殺。罪止杖徒。則拒捕而殺。更不待言。其不更議減等者。所以防擅殺重人命也。近來各省問刑衙門。以罪人所該者廣。多援罪人拒捕。罪人不拒捕。以爲通用活例。又以竊盜拒捕而被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皆以鬪論。遂於律應斬決斬候之賊犯。致有輕縱。而例得勿論。及罪止杖徒之事。主并擬絞抵半年之內。已有數案。臣各據本例。與刑臣簽商。而唐成添等四案。其誤出於偶然。是以刑臣從臣之說。易曹守仁等三案。則各省成案。援引本有參差。

向來多屬照覆。是以刑臣從臣之說難。抑臣謹查夜無故入人家。就拘執而擅殺律。註云防姦盜之覺。故寬擅殺之罪。又云此與罪人拒捕條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闕殺論不同者。罪人已屬在官人犯。此則雖就拘執。非在官之人。情有各別。所以罪不一律。則兩律輕重懸殊。不得牽引其說甚明。若以竊盜拒捕而擅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求之律例。實無其文也。臣再三商求其說。不過曰人命爲重耳。然人命之說。不可以例賊盜。蓋人命律內。所謂謀殺故殺闕殺共毆殺。皆平人相殺也。凡斬絞之刑。欲使人勿相殺而已矣。若事主擅殺竊盜。則罪止杖徒。非云寬事主也。盜賊爲害於人生。不得與平民齒。死亦不得以平民抵。而後人有所畏。而不敢爲盜。此弼教之深意也。隣右常人。皆寄以捕盜之責。而事主尤爲被害之人。雖擅殺致死。亦止滿徒。而後人無所畏。而勇於捕盜。此禁暴之微權也。盜始於竊。而甚於強。防竊之入於強也。故拒捕之條。特列於強盜律內。蓋重之也。若拒捕不持杖。遂謂之闕。則捕盜者有所畏。而盜漸無所忌矣。去歲刑部議准蔣嘉年條奏內。開賊犯持杖拒捕。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隣右。俱照律勿論外。如有攜賊逃走。而隣右人等直前追捕。倉卒致斃。抑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偷盜財物事主毆打致死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夫所謂強橫不能力擒送官者。卽拒捕不持杖者也。在鄰右殺之得照事主毆打致死之例。減等杖徒。則事主毆打致死。更無加罪。已有明文。乃各省辦理。尙援成案。以闕殺擬絞者。往往多有。恐問刑衙門。得以高下其手。而法司轉難爲考稽。臣愚昧之見。仰祈 皇上特降 諭旨。通飭內外問刑衙門。凡遇盜賊事主殺傷案件。一遵 欽定本例及議准新例。畫一辦理。則例案不致兩歧。而盜賊愈加斂戢矣。

竊盜照律發落不盡處死說

趙 俞

邑人有進言者曰。竊盜爲民患。往日獲之多。用連鬚節大板。每十板加二板。責過用牛倒曳。以畢其命。又或用鐵錘挫其脛。今皆不爾。得毋寬縱乎。余曰。非敢然也。律文併贓論罪甚明。初犯刺杖。三犯擬絞。原無立殺之條。今獲竊盜得實者。夾訊責刺。棚號分別發落。比照律文。不爲輕矣。且大盜殺人立斬。奉文處決。亦須半年。果如往例。比大盜之死。更慘而速。小盜視大盜。反加等論乎。三人共盜一瓜。事發皆死。前史有之。此乃衰晚之世。今聖明好生。大盜尙有減等發黑龍江者。有司敢以非罪非法盡殺之乎。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柔失其則。爲弱。余以柔道治民。於盜未嘗縱舍一人。况嚴保甲。除窩匪。務絕根株。柔未失其則也。若博赫赫之名。徇俗下之請。是殺人以媚人。違道以干譽。仁人不爲。余知循天理奉國法而已。知我罪我。聽之可也。

議提姦致傷尊長勿論奏

秦蕙田

乾隆二十年。江蘇撫臣莊有恭具題。蔡奕凡與嫡姪蔡通之妻盧氏通姦。被蔡通撞遇。砍傷姦夫蔡奕凡。殺死姦婦盧氏。將蔡奕凡擬絞立決。蔡通依刃傷伯叔父母律。擬絞立決等因。議得斷獄務期平允。援例貴有折衷。律載本夫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此言本夫提姦殺死姦夫。統得勿論。卽至殺死有服尊長。亦無另有治罪之條。若本夫因提姦僅致傷尊長。則更可無論也。又殺姦例載本夫本婦有服親屬。皆許提姦。但卑幼不得殺尊長。犯則依故殺伯叔母姑兄姊科斷。此則專言應許提姦之兩家卑幼服屬。不得干犯尊長。亦止言殺而不言傷。而本夫之提姦致傷尊長者。則尤可無論也。是以乾隆六年。臣部議覆河南按察使沈起元條奏。本夫提姦殺死尊長。當隨時酌量議擬在案。是因姦而殺尊長。尙在矜疑之律。若致傷未死。自應照律勿論。蓋尊長內亂。律干斬絞重辟。既予本夫以提姦之權。自難禁其必無致傷之事。詳查律例。檢閱條議。從無

本夫獲姦。致傷有服尊長。仍應科罪之文。此案蔡通因胞叔蔡奕凡與伊妻盧氏白日行姦。撞獲登時互毆致傷。並未致死。該撫遽將蔡通援照刃傷胞叔之律。擬以絞決。殊未允協。臣等詳閱案情。折衷成例。蔡通既無科罪之條。自應予以勿論。應將該撫擬以絞決之處毋庸議。

請詳議旌表之例疏 嘉慶八年

紀昀

竊惟旌表節烈。乃維持風化之大權。必一一允愜人心。方足以示鼓勵。伏查定例。凡婦女強姦不從。因而被殺者。皆准旌表。其猝遭強暴。力不能支。網縛捺抑。竟被姦污者。雖始終不屈。仍復見戕。則例不旌表。臣愚昧之見。竊謂此等婦女舍生取義。其志本同。徒以或孱弱而遭強悍。或孤身而遇多人。強肆姦淫。竟行污辱。此其勢之不敵。非其節之不同。卒能抗節不屈。捍刃捐生。其心與抗節被殺者實無以異。譬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四體繫縛。衆手把持。強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庭哉。臣掌禮曹職司旌表。每遇此等案件。不敢不照例核辦。而揆情度理。於心實覺不安。質之衆論。亦多云未允。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飭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同詳議。如憫其同一強姦見殺。而此獨所遭之不幸。與未被姦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使人人知邀 聖朝獎善。略述原心。於風教似有裨益。如其中果有不可旌表之精理。爲庸耳俗目所不能測者。亦明白指駁。宣示中外。以祛天下後世之疑。是否有當。伏祈 訓示。

按此奏經部議嗣後凡強姦遇男子二人以上力不敵而身死者雖被污仍准旌表

捕姦議

余廷燦

某女既聘某而有所私。某偵知之。伺所私者入其室。袖木椎扣門。所私者踉蹌出。某迎擊之。則踰牆走。同某至

者數人合毆斃之事。聞有司以某例平人不得捕姦罪宜抵。相國諸城座主曰：是不然。一日在史館爲桂林相國言之。諸翰林咸在。有進而請者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成婦也。況聘者乎？聘而捕姦某烏得無罪？諸城座主曰：謂聘者亦猶平人耶？然則昏禮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居六禮之四。皆聘禮也。何爲敬慎鄭重若此哉？民之爭娶不決者。今法一以先聘者爲斷。又何重有所繫也哉？今且爲某計。將棄而不取耶？抑忍而不發耶？忍而不發則非人。棄而不取則未必帖然服之。二者既皆不可。而秉禮議法者又從而禁之曰：爾平人也。不得捕姦。豈情也哉？情也法也理也。同實而異名者也。揆之情而不安。則俱不安也。然則某無罪乎？曰：捕姦可也。其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科斷言者乃翕然定。或猶不能釋然於禮所云云。廷燦謹按禮文推之亦無不合者。禮曰：取女有吉日而死。壻齊衰往弔。夫第有吉日。是其未成婦。更遠於未廟見者也。未成婦死。壻可齊衰往弔矣。未成婦受污壻獨不可捕姦乎哉？且名則壻而服則齊衰。其不得以平人例又明矣。請著爲令。後有斷斯獄者。得以不疑焉。

陳斗殺父妾辨

錢維城

陳斗。淮安清河人。父恭。故固原州知州。母胡氏。方恭爲扶風令時。鬻婢於都。得王氏。約曰：某某以貧故鬻女於陳爲婢。婚嫁惟命。毋有盜逃。王氏稍長。恭嬖之。遂弗嫁也。王氏妖而佞。以寵故。弗禮於女君。胡氏憾焉。然卒無以尙之。詎許屢矣。而弗勝。鬱鬱成疾。斗方幼。繻不平。無如何也。恭以事罷官。歸清河老。王氏益嬖。操家政。胡氏益疏。疾乃大劇。及革。恭與王氏弗之視也。握斗手泣而囑之曰：疾由王氏。吾死。汝必報之。王氏婢耳。約在此。汝執以爲信。報必告我焉。吾將助汝。語絕而死。斗收其約而閤之。遲一歲。未得間。乾隆二十六年四月。恭以他

事出家無餘人。斗曰可矣。攜刀伺之。則王氏方浣衣於臺。初斗之少也。有羸疾。至是方劇。懼不克制。戰慄不敢前。王氏忽大呼。自投於地。斗曰。母助我矣。直前刺之。中項。王氏死。割其頭。並刀與約。陳於母之柩前。哭而祭之。曰。兒報王氏矣。將歸獄於官。母念之。遂自歸也。獄成。以故殺論斬。論者曰。斗之母死疾耳。王氏父之所安。斗焉得仇之。辯曰。疾由王氏。則王氏死之矣。父之所安。不得以已故仇之。此申生之不報姬氏也。非所論於母也。且人子死其母。則已耳。不然。則豈其屬摯之語而違之。論者曰。王氏之虐嫡也。無質。夫惡知非胡之妬而自取疾乎。辯曰。此斗之所爲難也。證之。則父有縱妾凌嫡之罪。斗之志。惡夫實其父以自貸死也。且卽胡氏妬。斗既不知父之縱妾矣。又惡知母之妬耶。知王氏之爲吾母仇而已。論者曰。斗知母之爲重矣。獨不知父之重乎。章子之母得罪於父。死。父埋之廐。父死。君命改葬而弗敢也。齊王用是以爲將。斗讀書豈不聞之。辯曰。此非章子之事也。若然。則章子乃大惡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如其道。則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魏顆之父。嘗命顆以妾徇矣。父亡。顆乃嫁之。君子以其從治命爲孝。埋妻於廐。亂命也。非道甚矣。父死而改葬。是蓋愆也。況重之以君命乎。章子之說。乃戰國傾危之士所爲。亦吳起殺妻求將之類也。曾孟子友而如是耶。此不可以律斗明甚。論者曰。然則是獄也。宜何斷。曰。以殺婢斷。禮曰。律爲庶母期。律曰。庶母謂父妾之有子女者。妾與婢等。王氏初以婢。襲壁而無子。則誠婢耳。且妾無徵而婢有徵。舉約胡氏治斯獄矣。

審辦獨子承祧兩房各娶妻議刑部說帖

闕名

交核山東省咨獨子承祧兩房各爲娶妻。後娶之妻有犯。作何辦理。請部示覆一案。職等查律載有妻更娶妻者杖九十。後娶之妻離異歸宗。又例載嫁娶違律。應行離異者。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如係先姦後娶。或私

自苟合。或知情買休。雖有媒妁婚書。均依凡人科斷。若止係同姓及尊卑良賤爲婚。或居喪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將妻嫁賣。娶者果不知情。實係明媒正娶者。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又查禮部於嘉慶十九年。據河南學政咨寶豐縣附生余萬全之父余篤生承繼兩門。各爲娶妻。長門爲其初娶張氏。繼娶王氏。生子萬全。二門爲其初娶雷氏。無出。納妾杜氏。生子萬德。各承其嗣。因雷氏病故。萬德以嫡母丁憂。萬全應如何稱名。如何服制等因。咨請部示。經禮部以余篤生在長房已娶嫡室張氏。繼娶王氏。次房祇當爲其納妾。不當爲其娶妻。是雷氏在生稱名已混於嫡庶之間。雷氏之死。長子何得濫斬齊之列。萬德既已呈報丁憂。尙可比照慈母之例。斬衰三年。萬全毋庸持服。至余篤生二妻並娶。嫡庶混淆。事屬錯誤。業經身故。應毋庸議等因。咨覆在案。查有妻更娶。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仍按服制定擬之例。指係其人並未承祧而言。如兩房各爲娶妻。冀圖生孫續嗣。是愚民罔知嫡庶之禮。與有妻更娶不同。止宜別先後而正名分。未便律以離異之條。參核禮部議覆河南省余篤生之案。則後娶之婦應爲妾也。明其既以妾論。如與夫及夫之親屬有犯。自應以妾科斷。此案彭高氏爲姪彭文漢聘娶鄭氏。冀圖生子承祧。查彭文漢先經伊父彭自立爲之娶妻鄭氏。迨鄭氏故後。續娶王氏。是彭文漢已有嫡妻。彭高氏後娶之鄭氏。雖因承祧續嗣起見。非有妻更娶可比。未便判離。而一夫祇應一婦。斷無二婦並稱爲妻之理。自應照禮部所議。以後娶之婦作爲妾論。該司泥於有妻更娶。仍按服制定擬。將彭自立照殺死子婦律科罪。似未妥協。至該司所稱彭文漢嫡妻鄭氏之子。與後娶之鄭氏有犯。可比照八母中之慈母養母辦理一節。查鄭氏如得爲彭文漢之妻。始可爲其子也。母今鄭氏既列爲妾。與先娶之鄭氏。卽有嫡庶之分。以嫡妻之子。與父妾有犯。律有明文。豈能比照慈母養母辦理。此外與家長正妻並親屬有犯。

均有律例可循。辦理自不致矛盾。又該司所稱以女嫁人爲次妻者。其主婚皆由父母。初非自願。若一律照律離異。是因父母主婚之誤。而使其女不能從一而終。情殊可憫一節。查人情莫不愛恤其女。其明知其有妻而仍許配者。事所罕有。至承祧兩房之人。愚民多誤以爲兩房所娶。皆屬嫡妻。故將女許配。議禮先正名分。不便嫡庶混淆。而王法本乎人情。原毋庸斷令離異。有犯應以妾論。情法俱得其平。所有彭自立一案。應請卽照禮部議覆河南學政之案。依毆死子妾律科斷。

審辦雇工毆傷舊家長議刑部說帖

闕名

交核安徽司審擬車夫李二踢傷舊主齊兆熊一案。職等查例載贖身奴婢干犯家長。依雇工人科斷。放出奴婢干犯家長者。仍依奴婢本律定擬。又律載奴婢毆傷舊家長者。以凡人論。註云此亦自轉賣與人者言之。奴婢贖身不用此律。各等語。誠以奴婢之於家長。畱則有恩。賣則義絕。故轉賣之後相毆。卽以凡人論。其贖身放出之奴婢。恩義猶存。故放出者以主僕論。贖身者依雇工人科斷。至雇工人毆傷舊日家長。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專條。伏思雇工與奴婢。名分雖同。而恩義有別。奴婢一經契買。則終身服役。飲食衣服。皆仰之主人。其恩重。故其名分亦重。而雇工祇爲生計。受雇傭工。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若一經工滿。去畱得以自由。畱之則爲主僕。去之則無名分。律不言雇工毆傷舊家長者。以其工價既盡。卽屬凡人也。此案李二先經受雇與齊兆熊駕車。齊兆熊因李二怠惰。於一月工滿後。卽令辭出。嗣李二因向張幅索欠。與劉成吵嚷。經齊兆熊出向叱喝。李二不服。出語頂撞。齊兆熊上前與劉成將李二按倒欲毆。李二情急。用脚踢傷齊兆熊左膝。李二於齊兆熊雖係舊日雇主。惟律載奴婢毆傷舊家長。亦應以凡人科斷。檢查十九年陝西司審擬雇工良生兒毆

傷舊日雇主宗室縣越一案。將良兒依凡人照毆傷宗室本例定擬。今李二一犯。該司亦依凡論。因該犯於齊兆熊出向吆喝時。不思退避。輒敢頂撞。其平日藐玩可知。未使僅擬笞責。致滋輕縱。科不應重杖加枷號兩月。查核情罪。尙屬允當。應請照辦。

請停籍沒窩逃之令疏 順治十一年

兵部侍郎魏 琯

臣十載法官。復蒙 皇上簡用。今職捕盜審逃。是其專任。到任之後。卽查逃人舊例。除科臣晉淑軾督捕既設專官一疏。已經定議。不敢再陳外。竊思籍沒。非良法也。嘗按律例。籍沒止以處叛逆。而強盜已不預焉。獨逃窩一罪。例竟籍沒。行之數年。而未改。豈竊逃之罪。遂重於強盜乎。卽窩盜之律。知情分贓者。與盜同罪而止。其不知情與知情而不分贓者。仍輕重有等。乃初犯再犯之逃人。罪鞭一百。而窩主則行籍沒。何逃者反輕。而窩者反重乎。非法之平也。抑以初時見逃人之多。故設法不得不嚴耳。今且十一年於茲。其民之死於法。死於牽連者。幾數千百家。而究治愈力。逃者愈多。此其故何也。蓋今日之逃人。與初時異。初時人自 盛京而來。誰無父母妻子之思。而爲之家者。見骨肉乍歸。誰無天性難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隱。逃者爲真逃。窩者爲真窩。卽至犯法籍沒。彼亦必服而無怨也。今則不然。自投充之門。開而所逃不皆東人。自放假之事。行而逃者不盡私往。甚有逃人乘機而詐害本主。通同以居奇。變態多端。難以悉數。是逃者未必皆真逃。窩者未必皆真窩也。夫亦思今日率土之民。莫非 朝廷之赤子。今日籍一家。則閭閻少一家。明日沒一人。則版圖少一人。又復至再至三。或一人而株連數家。因而捨貧擇富。或一事而騷動通邑。致民間重足而吞聲。問官蒿目而棘手。初之不便於民者。漸且不便於國。臣故謂籍沒非良法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今欲訟獄衰息。

莫如除籍沒之法。欲除籍沒之法。須先定逃窩之罪。前臣部覆左侍郎衛周允疏內。其第三次窩家。議責四十板。罰銀二十兩入官。如無銀。本身入官。奉有

諭旨。夫逃人則有再三窩家。何分彼此。豈

皇上不忍於第三次之窩家。獨忍於初次再次者乎。則一視同仁。諒亦

請革投充疏 順治九年

劉餘祐

逃窩之法。務期平允。刊入條例。使臣等知所遵守。後世可爲法程。其關於 國本民生。匪細故矣。

竊思投充名色。從古所無。帝王臨莅天下。一民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土。安得有不屬朝廷之民。不屬朝廷之地。而可罔上行私。爲他人分據之物哉。此事起於墨勒根王。許各旗收投貧民。爲役使之用。嗣則有身家有土地者。一概投收。遂有積奸無賴。或恐圈地而甯以地投。或本無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甚且帶投之地有限。而恃強霸占之弊端百出矣。借旗爲惡。橫行害人。所投之主。原不盡知。但聽投充之口。護庇容縱。以致 御狀鼓狀通狀紛爭無已。獄訟繁興。且投充之後。自命滿洲同爲一旗之人。併不敢問所行之何事。而地方有司。明知民冤。亦併不敢申。朝廷之一法。是投充旗下。卽爲法度不能加之人矣。朝廷設官以治百姓。反不如旗下之私人。是投充之人。重於 朝廷之命官。朝廷亦何利於此輩。而養奸貽禍。使一統之時。無畫一之政令耶。天下總此人民。地方總此地土。去一人。則 朝廷少一徭役。帶一地土。則 朝廷少一賦稅。況藉勢武斷。民怨日叢。告詞日繁。而護庇者更滋不平之恨。若通查投充之人。總發於各州縣。則 朝廷之民。無已投未投之二。視卽積奸亦無所恃。以凌厲良民。豈不蕩蕩平平之象哉。至於地土。除奉 旨圈給旗下者。照一定地界。勒石爲限。不許奸民妄爭外。其係投充人帶投地土。一概清還版籍。果係已地。仍許本身領種。倘有帶占地土。

許各有司查審明白。各還原主領種。納糧當差。其所辦納之糧。卽佐披甲等項歲資之用。如此則恩惠出於朝廷。而旗下同盡遵。王之義職。守歸於有司。而天下始無法外之人。訟簡刑清。民安物阜。斯久安長治之術也。

私鑄案犯分別定擬奏

秦蕙田

竊查設局鼓鑄。所以通錢法。濟民用也。而奸徒射利。私銷私鑄。均爲錢政之害。是以定例俱擬駢首。嗣因私銷之案。重於私鑄。將燬化制錢。及私翦錢邊者。改擬斬決。而私鑄之案。仍擬斬候。列入秋審。此種案犯。有干法紀。自應擬入情實。明正典刑。以彰國憲。臣等查閱審題各案。內有潛匿深山密箐之中。夥黨鳩工。鑄錢至數千及百千不等者。亦有私自在家偷鑄。旋即畏罪停工。錢數僅止數百文及數十文不等者。并有造作古樣錢。文砂殼小錢。不能通行運賣。及甫經開爐。卽被訪獲。未及造成者。向來外省督撫。或擬情實。或擬緩決。既不足以肅刑章。更有錢多而擬緩決。錢少而擬情實。尤非所以昭平允。況直省秋審大典。攸關督撫。爲內外刑名之關鍵。若辦理參差。必待廷議之時。九卿改駁。亦非衆共棄之之意也。今外省秋審將屆。似應酌定章程。以期畫一。伏查例載夥黨鳩工私鑄鉛錢。至十千以上者。擬絞監候。鎔化些須鉛斤。鑄錢不及十千者。照私鑄銅錢。情有可原例。請旨發遣黑龍江。給披甲之人爲奴等語。夫銅錢鉛錢。按律雖有斬絞之別。而錢多錢少。論情原有輕重之殊。臣等詳加酌議。請嗣後外省秋審。私鑄銅錢案犯。亦照私鑄鉛錢例。核其錢數。至十千以上者。不論砂殼古錢。人數多寡。秋審時。槩令擬入情實。請旨勾決。其錢數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後經發覺者。亦一併入於情實。至偶然偷鑄。錢數不及十千。及鑄造未成。旋即畏罪中止者。此等情節。督撫列入

緩決似稍可原。但將伊等照常監禁。徒使安坐囹圄。轉無以昭炯戒。臣等公同商議。似宜酌量變通。查本年二月內。軍機大臣會同臣部。議覆御史劉宗魏條奏。強盜免死減等人犯。改發巴里坤種地等因。奏准通行在案。伏思私鑄舊例。原有分別發遣之條。此等情輕緩決之犯。可否援照強盜免死減等之例。改發巴里坤等處。令其種地效力。以贖其死。庶奸徒知所儆懼。而寬典不至倖邀矣。

記右司事

王友亮

乾隆乙巳春。余官右司。有某甲者。盜伐祖父墳木二株。論如律。吏白當刺字。余曰。律無是也。吏曰。誠然。頃浙江司某乙事。同問官比照竊盜例。已刺之矣。滿主事惑焉。余曰。不然。子孫盜祖父財。祖父撻諸家。而不號諸市者。弗忍被以盜名也。盜死與盜生奚以異。且律止杖與笞。校殆謂盜祖父與盜他人有間。雖痛懲其不肖。猶冀悔於將來。今加以黥。則成其爲盜矣。無乃傷已死之心。絕自新之路乎。夫法非可意爲增減者也。愚民無知。苟誅隱以求深。比照不孝。戮焉惟命。又奚恤乎肌膚。滿主事曰。君言大是。雖然。某甲某乙皆賁無賴。後必復犯。復犯而稽前案。大司寇必是刺者。吾與若當被議。請分任之。逾年果如所言。吏部議各奪俸六月。而續纂刑例。遂增不得以贓少罪輕免刺之條。予在秋曹六年。同輩中議論寡合。此公豈易得哉。主事名五泰。靜齋其號也。

秋審班簽商二事

王友亮

安徽一案。絞犯陶王氏。婦守多年。夫兄陶奉廷常向借貸。氏夫在日。典得趙姓園地。陶奉廷聞人誤傳趙姓贖地。又向氏當街索錢。氏答以地實未贖。陶奉廷卽掌批其頰。因氏回毆。復向撞頭拚命。氏被撞仰跌在地。陶奉廷用力過猛。隨勢仆壓其身。陶奉廷痰壅氣閉。卽卞殞命。服制攸關。陶王氏應情實。看得陶奉廷於寡居弟婦。

勒索憑凌。已非一日。甚至當街批頰。毫無男女之嫌。尤非情理。觀其仆壓氏身。而痰涎立斃。孽由自作。並非王氏推扭使然。則是死於病。非死於毆。不當以毆殺論也。再查服制。夫兄弟均係小功。迥非期親尊長可比。弟妹毆兄妻至死者。例以凡人論。則弟婦與夫兄。正堪比照。焉有同一小功。彼則等於凡人。此則入於情實者乎。況夫兄理曲情凶。自致於死。反使被欺孀婦。坐抵償之重罪。冒干犯之惡名。似未足以昭平允。陶王氏應改緩決。直隸一案。絞犯吳三紅眼。舊欠周二蛋餅錢。經伊祖母認還。嗣該犯在地拾柴。遇周二蛋賣餅回歸。復賒剩餅三枚。言定次日還錢。因而食畢。周二蛋復向立索。吳三紅眼懇令同回給與。周二蛋不依。混罵並拾石趕毆。該犯奪石。復被揪衣。擡頭情急圖脫。用石毆傷其腦後。殞命。負欠理屈。死係幼孩。吳三紅眼應情實。看得吳三紅眼石由奪獲。傷緣被揪。餅直無多。訂還次日。周二蛋先依後悔。混罵追毆。其曲固在死者矣。再查毆死老人幼孩。均入情實。乃皇上懷安之深念。欲使少犯老長。凌幼者知懲也。若以老毆老。以幼毆幼。似不得牽引此條。今死者年十四。而凶犯僅長一歲。均係童年。何爲舉彼而遺此。若謂十五爲成童。十四爲幼孩。遽入情實。設十四者毆死十五。則將概入可矜乎。彼三四十歲而毆殺幼孩者。又將何以加之。事屬尋常鬪殺。年非長幼懸殊。吳三紅眼應該緩決。

盜伐官柳誤刺字述

姚文然

康熙十一年四月。有盜伐官柳一株入家。被拏到部。部斷照賊一兩以下杖八十。刺盜官物三字。是日署回獨後。偶與陝西司正郎王明德論律。及盜園陵樹木一條。其罪重至于皆杖一百。徒三年。計賊重於本罪者。各加盜罪一等。然而律不言刺字。蓋免之也。按律盜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者。並計賊准竊盜論。免刺發。

冢條內。其盜取器物磚石者。計賊准凡盜論。免刺。大意與此同。及歸查箋釋。盜園林樹木條例下註云。除擅入山陵間毀伐樹木係官者。加計賊准竊盜論一語。遂再四遍查至戶律田宅棄毀器物稼穡等條下。凡棄毀入器物及毀伐樹木稼穡者。賊准竊盜論。免刺。官物加二等。讀至此。喟然長歎。初以謂竊盜之條。不過就本律查看。誤以爲官樹卽官物耳。豈能知毀伐樹木係官物。加准竊盜賊上二等。乃在戶律田宅之條哉。准者不在刺字之限。而一時誤刺之。三次竊盜者。絞。以曾經刺字爲坐刺一字。是去人性命三分之一也。可忍言哉。愚嘗謂新任官初到署。半年之內。不應用意剖斷一事。蓋恐誤也。而今自蹈之。罪戾可勝言哉。次日入署。再同滿漢諸君子。細考詳議。僉以爲仍照律爲是。又遲至本月十三日。又遇有數人。人各盜伐柳栽一根。公議照准竊盜賊一兩以下。杖六十。加二等。杖八十而免刺。

除養蠱示 廣四通志

金 鈞

蠱毒殺人。最爲隱惡。王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向聞嶺南地方。多有造畜蠱毒。謀財害命之事。本部院留心訪查已久。務期淨絕根株。爲爾地方除去隱害。仰漢土居民及外來之人。遵照避蠱之法。解蠱之方。使蠱毒不能爲害。各宜凜遵。勿負諄切勸誡之意。所有條約。開列於後。

一申明律法。大清律載。凡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斬。造畜者財產入官。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流二千里安置。若以蠱毒毒同居人。其被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孫。不知造蠱情者。不在流遠之限。若里長知而不舉者。各杖一百。不知者不坐。告獲者官給賞銀二十兩。以上律載用蠱殺人之罪。何等森嚴。爾等愚民。奈何身蹈法網。特爲申明。共知凜畏。

一開導愚惑。訪得養蠱之家。世代密傳。每有女出嫁。其母分給蠱蟲。並傳方法。又有本人臨死。始將蠱蟲交付親愛子女。以爲至寶。藏畜日久。更有滋生蠱仔。遺孽漸繁。爲害日衆。總之愚民無知。貪愛財物。惑於邪術。以陰謀毒害爲家業。以他人性命爲生涯。間有良心偶發。不肯害人。蠱蟲無所依養。將養蠱之人咬蝕。以至肌肉黃瘦。面有青痕。甚至親生兒女。亦爲蠱蟲所吃。忍心若此。至死不悟。殊不知人生天地間。男耕女織。辛苦力作。賺得銀錢。子孫享用。何等長久。何等快活。乃喪盡天良。造此惡孽。事敗則身遭國法。死後亦難見閻羅。各宜及早回頭。愼勿終身迷惑。

一立限自首。養蠱之罪。律載甚嚴。本部院仰體

皇仁。不忍不教而殺。爲爾愚民開一生路。自示之後。限三

月內。凡有家傳蠱蟲。及他人分給畜養者。將所有蠱蟲數目。赴地方官盡數首報。當堂驗明。依法封送。永遠斷絕。改過自新。其從前所犯養蠱之罪。詳明寬免。如係婦女養蠱。其本夫及同居親屬。能將養蠱實情。及蠱蟲數目。代爲出首。亦準同自首。概予免罪。若抗違不首。及首報不盡。仍藏匿蠱蟲。致被官役查出。或經旁人告首。定行照例治罪。

一設法查拏。自示後。除準令自首外。該地方官一面著落練總保甲。亦限三月內。各於所管烟戶。實力挨查。如有實係養蠱之家。向彼陳說利害。勸令自首。若查有養蠱憑據。而狡詞捏賴。不肯首報者。立即稟明地方官。差拏究治。如練總人等。藉此挾仇誣報。陷害良民。經地方官審明。卽於彼地村鎮處死。以爲誣陷者戒。如果無養蠱之人。亦著練總保甲。出具甘結。該地方官加結申報。日後事發。該管練總保甲。及養蠱之隣右。一併治罪。一識認之法。訪得養蠱之家。屋子桌椅。俱皆乾淨。其養蠱之人。臉多黃瘦。頭面有青痕。人到他家。便把手插六

衣底下。或用手去摸頭。所用之梳。俱有腥氣。蓋養蠱日久。被蠱蟲齧蝕。所以頭面黃瘦。兼有青痕。彼所養之蠱。蟲常以邪術拘握在掌中。不敢輕開。又遇見佩帶硃砂紅豆之人。蠱蟲不安。所以將手或插於衣下。或摸於頭上。急將蠱蟲藏避。有此數種。留心稽察。

一解救之藥。凡一竊蠱毒。都怕硃砂辰沙黃連紅豆等物。紅豆兒土名水銀子嗣後有蠱之州縣村莊。不拘男婦大小人。

等。令各帶硃砂二三錢。紅豆三四個。或縫在衣領內。或常帶在身邊。蠱蟲不敢近身。養蠱之人。不能爲害。如鄉村貧民。不能買備硃砂者。已飭該地方官買備施捨。赴司領價。爾百姓各自稟官討領。若前項形迹可疑之家。又不肯帶硃砂紅豆者。總甲隣右。卽宜察訪得實稟報。倘有中蠱毒者。用硃砂辰砂野芝麻老蒜頭老生姜黃土六種各等分。先將一半口嚼片時。吐出。再將一半嚼碎咽下。卽可不死。又據平樂縣練總供稱。曾誤食蠱家之飯。忽患肚痛。曾經醫治。先用苦絲樹皮枇杷樹根嶺上白蘚三月拋根四種各等分。煎湯飲下。再用烏柏樹根。竈上烟煤煎水飲之。待一時許。吐出蠱毒。又每飯時用黃銅箸箸。亦可解蠱毒。詳細曉諭。各宜知悉。

一滅送之方。素慣養蠱之人。俱有解法送法。嗣後凡遇自首及查拏追出蠱蟲。當堂驗明。卽令封固罐內。依法遠送深潭。以斷蠱毒之根。又訪聞有養蠱日久。冤讎相纏。本人卽有悔過之心。無奈蠱蟲變幻攢繞。遣送不去。只得又害他人。以養蠱蟲。則是養蠱之人。亦非盡有殺人之心。奈家中傳留有此惡物。不能斷絕。又不敢聲張。其情亦覺甚苦。所以本部院開以自首之門。令其得爲良民。今將封蠱方法。及送蠱滅蠱法語。刊發該州縣存案。倘有本人不能滅送之蠱。申報到官。自有神明之法。斷絕根株。爲地方永遠除害。

以上各條。共宜凜遵。該地方官身爲民牧。豈忍使愚昧者甘蹈刑戮。無辜者暗被殘害。務宜實力奉行。勿得視

爲迂。愼之勿忽。

三才圖會

卷之二十一 刑正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三目

刑政四 治獄上

理刑存稟目序

洗冤錄合刻序

甘肅治獄偶記

請復差恤刑之官疏

慎刑七條疏

申明三法司舊例疏

清理庶獄五條疏

請停部駁以省繁縟疏

嚴批駁以清積案疏

緩徵寬刑疏

清獄省刑疏

問刑詳慎疏

請刑獄慎初招疏

請飭巡道清查訟案疏

黎士宏

蕭震

黎士宏

陸祚蕃

龔鼎孳

魏琯

衛周祚

高爾修

武攀龍

趙進美

周清原

朱訓誥

朱裴

陳宏謀

請禁原官會審覆審疏

吳綬紹

請停初供報部共毆餘人免解疏

秦蕙田

嚴飭諱盜累民疏

李之芳

請嚴定承審命案處分疏

李光地

請省釋難民疏

馬履泰

與安溪李相國論虧空獄弊

方苞

與周侍御論禁州縣私刑

杭世駿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三

刑政四 治獄上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黎士宏

理刑存彙自序

理刑郡官也。無專職。故事歲一值季會城。受大吏指揮。以故十三郡之訟獄皆得問。凡民間所控而特下於理者。曰發審。郡縣上之監司而轉於下者。曰覆審。事重大。集郡縣官而共聽者。曰會審。會審名也。操筆者實一人。監司上之兩院。不協而覆下者。曰院駁。兩院議定。廷請經法司覆核而行。再讞者。曰部駁。駁至部。事益重大。苟失出入。罪且連問官。予理信六載。受十三郡之讞牘。大小七百五十計。環廷而聽斷者約數千人。其父兄子弟親戚知交。愁苦相望。視以爲死生榮辱者。殆且萬家。夫以數千人近萬家之所視爲死生榮辱者。而待定于一人之筆與舌焉。則刑之理也。亦綦難矣。夫讞獄者。黷也。鮮斷者。闇也。非黷與闇而又有偏與執焉。此數萬人之性命。亦幾幾其莫必哉。常聽訟。日中不飯。或暑雨蒸濕。墨亂蠅飛。兩扇交鼓。汗流浹席。或祁寒股栗。口坼手龜。禁鼓戒嚴。兩端爭執。不無意煩氣結。厭苦見顏色。必從自咎曰。此何時何事。而乃以一刻之倦勤。易若人之性命乎。仍復平心斂氣。從容展卷。再聽更端。必得情而後罷。六年中。賴當事諒其無他。每上輒報可。豈曰能之。亦惟是不敢黷。不敢闇。又不敢偏與執焉。以庶幾無罪耳。歲丁未。奉裁缺。戊申。補永新。署中稍暇。乃檢舊牘中。得可存者若干篇。刻而藏之于家。語曰。陷水可脫。陷文不可活。文也。何至陷人乎。予子若孫。有起而任是官者。其尙慎之哉。

洗冤錄合刻序

蕭震

昔臯陶爲虞士師。能明五刑以弼五教。至春秋而不祀。忽諸。漢于公決曹東海。治獄多陰德。嘗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子定國果拜丞相。封西平侯。至於今不絕。夫臯陶大聖人也。後世無傳焉。于公獄吏也。其苗裔猶有存者。豈獄吏故明而聖人故闇哉。抑天之厚於報于公。偏啻于遇臯陶哉。今國家建官。禮樂兵農。各有分司。獨刑名一事。內設三法司以共理之。外設臬司。每郡設刑官以專理之。刑名之職。掌綦重且嚴矣。今夫獄治於州縣。定於府廳。覆於司道。成於撫按。而後聞之。上覈之法司。而獄始決。凡州縣獄之冤者。刑官得而釐正之。以其耳目接於下。而是非達於上。且職有專司。故也使刑官因州縣之冤而亦冤焉。則後次部院司道之批駁。徒文具焉耳。何也。對成案而論人之罪。雖聖人不能辨人之枉察。五辭而平兩造之聽。卽獄吏已得白人之冤。此于公所以能過臯陶也。蓋非明闇之殊。而見聞之別也。夫州縣有冤。廷尉不能無冤。州縣無冤。廷尉自以不冤。近者功令。州縣刑名。專責刑官。秉公定案。年終奏報。有舛錯者。照依次數參罰。永著爲例。誠皇上洞鑒幽隱。至意。固已軼有虞而上之矣。且夫獄莫重乎強盜人命。而人命檢驗之說。千緒萬端。最難窮詰。邇來檢驗之弊。由于問官不親自體究。而作胥吏。因得以行其奸。况獄之未成也。鍛鍊而周內之。及其奉嚴駁也。飾詞以抵之。文致以實之。或且明知其冤。輒徂于舊案。而不敢言者。比比也。嗟乎。人之于身也。一髮拔而心動。一指觸而色變。其于百姓也。檢驗則厭惡而不親。初招則臆斷而多文。覆審則又瞻徇而不發也。抑獨何哉。卽一二有心者。尤苦于無其術。致死者之冤不得伸。否則生者之冤不得白。而問官之冤。亦至于冤死者生者而莫可解。予竊痛之。在部數載。每當移獄時。未嘗不反覆推敲。求其無可生者。而後予之以死。而于檢驗尤兢兢云。嘗以疑難諸說。叩諸共事者。多未悉其所由。因歎檢驗之說之湮沒于世也久矣。迺不揣固陋。取所藏洗冤平冤無

冤結案式數種。爲之參訂而彙集焉。大較以洗冤錄爲主。其異者則下書別錄以別之。其同者不書也。并刪其繁複。錄其切要者。集成。顏曰。洗冤錄合刻。使獄之縱者。得此書而死者之冤洗矣。獄之枉者。得此書而生者之冤洗矣。枉者縱者之冤洗。而問官之冤亦無不洗矣。由是而合州縣之無冤。以成廷尉之無冤。其于好生之德。意刑名之職任。庶幾小補乎。若夫集中不盡之言。疑似之端。異同之辨。尤在臨事者之神明。其意非可以一例論也。是爲例言。

甘州治獄偶記

黎士宏

仁義禮智。人性皆全。特爲嗜欲蒙蔽。日漸月深。如火在石中。不擊不發。泉在山下。不鑿不流。終不得謂石中無火。山下無泉也。記在甘州時。有兄弟白首構訟。心甚惡之。兄訴弟不法種種。予曰。是常立斃杖下。卽命爾自行杖。庶快爾心。命隸取杖付之。其兄盡力一揮。直欲立死其弟。余意正怫然。故語之曰。須三杖了。卻爾弟命也。其弟從階下忽仰首望兄呼一聲。其兄勃然良心觸發。急捨杖趨前。抱弟而起。弟攬兄足。兄拊弟背。放聲大哭。予亦爲泣下。旁觀吏卒。至不能仰視。當其赴訴咆哮。直有不可解之怨毒。卽其舉杖之時。亦未見有半點之憐惜也。問官含怒。嘿呵。亦未嘗示一言之解勸也。祇其弟仰首一呼。不知其兄從前怨恨銷歸何處。胥徒府史。抑豈盡皆仁人孝子。爲其兄弟感觸。亦各含辛墮淚。斯時堂上無官司。兩旁無役卒。堂下亦無罪人。祇有賢兄悌弟。藹然仁孝之意。充滿戶庭。若使人人刻刻此念此心。真可刑措不用。其去三代不遠矣。信乎子輿氏之言曰。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其奈不能擴充何哉。

請復差恤刑之官疏 康熙十六年

御史陸祚蕃

刑獄者。民命所尤關。即天心所降鑒。感應之理。至明且速。誠使獄不濫而刑不冤。遠邇內外。共宥于光天化日之中。則嘉祥自至。災沴自消。唐虞三代之隆。不難致也。邇因天氣亢旱。

特遣大臣將三法司已結重案。詳

加審理。務使情法允協。有枉必申。審理方行。甘霖立沛。精誠感格。神速如此。惟是直省之重案。較之三法司。不啻數倍之多。其犯罪情由。不過自州縣而府而臬司。疊審成招。申詳巡撫。遂為不易之斷案。撫臣亦不過批司批府。一駁再駁。一審再審。遂為已定之爰書。其間平允固多。保無以事繁而或生疏忽。情隱而不復推求者乎。保無不肖有司。或因賄賂而出入任心。或顧情面而輕重倒置乎。雖有三法司之核擬。而招冊之口供。未必皆各犯之實事。亦安得親鞫其情詞。而為之開釋也。一夫覆盆。亦足上千天和。下摧民氣。皆動念者。今

皇上奉若天道。子惠元元。既沛曠世之仁。應亟特舉恤刑之遣。分行直省。盡取已結之重案。而

一一詳察之。不徒泥成案之口供。為斷據。不得顧原問官之意見。為依違。親鞫各犯。察其詞貌。有無冤抑。細細推敲。果有可矜可疑。即與察明。開列事由具奏。庶天下無冤民。而

恩膏遍于宇宙矣。至于應差之員。向用

刑部司官。臣請更精其選。必公廉明。察才猷素著之人。方能洞燭隱微。昭宣

聖德。抑臣更有請者。遣官察

審。乃國家暫行不數見之恩。敬獄明刑。乃法吏經常不可移之守。今各省以次底定。海內望治方殷。正宜加

意輯甯。培養元氣。伏乞

天語申飭。中外大小臣工。凡有刑名之責者。務皆奉法秉公。仰體

皇上省刑

恤民之心。為心。則有枉必申。情法允協。此臣又願于矜恤之中。存修省之意。如此。則民志和樂。天用降休。水旱無聞。盜賊不作。億萬世荷太平無疆之福矣。

頃值

皇上省躬求言。甘霖立應。一時天心

君德感召甚微。顧事天以實不以文。修德以恆不以暫。敬

就職掌切要。臚爲七事。一定罪貴乎按律也。治刑者之有律。猶制樂者之有鐘呂。銖黍不容或差。若舍律而弗遵。將輕重任意。人無所適從矣。漢張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請自今申飭諸司。問擬大小獄情。一依本等律文。確議上奏。不得舍棄律例。單坐罪名。至死徙大獄。動關聖德。尤宜再三詳審。使天下曉然于用法之意。庶幾出入無失。觀聽不淆。一折獄貴乎得情也。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得情尙且哀矜。豈有疑似揣摩。可爲定論者乎。近如楊大用等一案。一經審照。咸頌好生。則知雖不承認。未可遽置重典明矣。請自今申飭獄情虛實。諸司必再四推詳。其罪果虛。則急爲申雪。以燭覆盆。其罪果實。則確究根因。以垂鐵案。勿持兩可之說。務歸五聽之平。情罪既真。自無冤濫。一司審之規宜定也。十四司官。滿漢並設。原期同心商酌。共砥公平。庶獄無遁情。官無曠職。近見大小獄情。回堂時多止有清字。而無漢字。在滿州同堂諸臣。虛公共濟。事事與臣等參詳。然倉卒片言。是非立判。本末或未及深晰。底案亦無從備查。至于重大事情。又多從清字翻出漢字。當其訊鞫之頃。漢司官未必留心。迨稟案已成。罪名已定。雖欲旁贊一語。輒苦後時。是何滿司官之獨勞。而漢司官之獨逸也。請自今以後。一切獄訟。必先從滿漢司官公同質訊。各註明切口詞。呈堂覆審。發落既定。或擬罪。或釋放。臣等即將審過情節。明註于口詞之內。付司存案。以備日後稽查。其有事關重大。間從清字翻出者。必仍引律叙招。臣等復加看語。然後具題。事以斟酌而無訛。牘亦精詳而可守。一決囚之制宜慎也。按會典死罪臨決。須三次覆奏明白。然後加刑。又一欵重囚三次覆奏。畢。仍請駕帖下錦衣衛。監刑官領校尉詣法司。取死囚赴市。又一欵赴市曹稱寘者。俱令覆奏。蓋罪雖應死。尙

宛轉慮其或冤。于生路盡絕之時。曲加矜拯。故周書垂服念之文。唐制著五復之命。凡以恤人命而重死刑也。請參稽典制。取決重囚。必仍從該科僉發駕帖。將應決人犯名姓。逐一註明。其有情罪失當者。許科臣應時執奏。駕帖既出。照例會集御史等官。公同監決。仍酌行復奏之法。以全萬一之仁。庶獄者益務詳明。死者可無遺憾。至強盜土賊。賊證明確。及當時見獲者。照例卽決外。如賊迹未明。招扳續緝。涉于疑似。有不妨再審之條。稍示遲回。期無枉抑。一流徙之法。宜酌也。笞杖徒流斬絞。具在律文。而流罪之中。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之分。蓋就本犯原籍。計道里之遠近。爲僉發之輕重也。查大清律開載。有流無徒。惟向來隱匿逃人一款。有流徙邊遠字樣。業蒙 聖慈浩蕩。改從寬政。人慶更生矣。近見 特恩免死。間有流徙盛京地方者。此固

皇上法外之仁。亦罪人望外之幸。然在

聖明曲垂三宥。問一行之。以示解網之

殊恩。則可。若臣等

問刑衙門。持此以定人之罪案。則非律之初意也。且盛京爲

聖朝發祥之地。卜年卜世。億萬載王氣所首

鍾。一旦令罪人雜處其間。豐鎬神區。有鬱結未舒之羣情。非所以迓

天庥也。請自今以往。除

特恩免

死仰聽

聖裁外。其餘臣民罪應下死刑一等者。仍比照律文。引律例遣戍。分別煙瘴邊遠附近等項。一以

罪人原籍爲斷。勿輕擬流徙盛京。庶律與罪符。而太和長在根本矣。一詞訟之案。宜清也。法司衙門爲

皇

上秉持天憲。京畿十四省獄情。咸取裁焉。案牘至爲煩冗。非精心詳酌。未易勝任也。近見畿輔一帶。凡有爭訟

事涉滿漢關連者。向刑部質成。臣謂有司不許擅責。以遵奉

明旨。而督撫者則

朝廷封疆之大吏。且

皆從

龍之舊人也。豈有身當節鉞之寄。法行吏民之上。而田野勃諍之細故。一切不得與聞者乎。請及今酌議。事關滿漢兩造者。除人命強盜等項。重情照常赴部質審外。其一切關爭小事。該州縣應與解釋者。卽行

解釋不能解釋者。據實報督撫。公同審明發落。耳目既近。何敢偏私。往返不勞。無妨耕鑿。蓋以舊人而治舊人。至公也。以大吏而代有司。至慎也。詳于重大而略于細小。至平也。此實爲國家崇大體。非獨爲臣部省繁訟而已。一收贖之例。宜行也。周官三赦。幼弱老耄之人。咸得減死。律令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殺人應死者。擬議奏聞。取自上裁。盜及傷人者。亦收贖。餘皆勿論也。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又一欵。凡謀反及大逆。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年十五以下。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蓋義盡仁至。法若是其備也。請及今申明有罪犯重大。應坐家屬者。卽與分別老幼篤疾。據實上請。依律科斷。于明罰飭法之內。寓下車泣罪之仁。巨奸既不瀾于闕疏。天威亦不窮于旁及。庶幾民重犯法。而世臻吉康矣。

申明三法司舊例疏 順治十年

大理寺卿魏 琯

竊惟自古帝王。莫不以慎罰敬獄爲先。稽古建官。六卿分職。各領一事。法司獨設立三衙門。蓋以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獨斷或以成偏。師聽乃能曲盡。庶不致一時偶誤。貽日後之悔也。嘗攷大理一官。與部院職掌不同。部院皆問刑衙門。大理則取其所問者而平反之也。載在會典。與大理事宜。除恤刑熱審奉有明旨。欽遵在案。大略問刑衙門。凡係成招奏請定案者。連人并卷。送寺覆覈。其情實無詞罪名合律者。具奏如議施行。如有罪不合律。中間招情未明者。依律照駁。再擬再問。而月報有限。照駁翻異有貳。寺押平允始行發落。是持天下之平者。部也。執法糾正者。院也。辦理冤枉者。大理也。故決囚必差御史。恤刑則遣寺官。此其義固彰明較著者。今大理雖備法司之末。而平反二字。向未申明。臣承乏斯任。正值下詔清獄之時。其會審者一次。看議者不下數招矣。看議者率出看語于已成之案。會審者亦集衆目于餞頃之間。書曰不蔽。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誠慎之也。夫以成章累牘之案。決疑信于片言。兩造無稽之詞。聽供招于紙上。部擬誠無不明允之事。臣則未盡了然于心。此臣之所大懼也。近見部覆有三法司均列看語者。非設官立法之初意矣。茲詳察典故。恭請 聖裁。凡奉 旨該部知道。自應刑部徑復如奉 旨下三法司。及至死罪者。似當舉行舊典。以備一王之大法也。然臣猶有說焉。久曠之典。驟舉易駭。言及番駁之例。恐涉掣肘之疑。更祈 天語申飭。各矢虛公。臣衙門不得苛舉生事。部院無以異同爲嫌。共體 欽恤之心。仰成刑措之盛。國法民生。未必無小補也。

清理庶獄五條疏 順治十年

刑部侍郎衛周祚

皇上頃下求言之詔。停刑減獄。中外洽。甘霖沛然。此皆 堯舜如天好生之仁。有感必應。是宜茲嚴格化政。簡刑清矣。乃愚民作孽。重案跼至。罔圖未能空虛。縲絏猶然。較道臣每錄對。傷心慘目。況臣忝參司寇之席。敢不仰體 聖人泣罪解網之心。以佐平允之治。謹就職掌。列爲五款。爲我 皇上陳之一清。 欽件之法。臣部京案易結。外詳有積至數年者。臣閱招詳。見有事未結而報監斃矣。果係重犯。死不足惜。倘屬連累。冤屈難伸。此皆承問衙門玩愒歲月。緩視刑獄。以致圍扉冤濫。人命草菅。臣謂臣部宜置 欽件簿。每撫臣一扇。用臣部之印。鈴之。將奉過之。 欽件簿十四扇。用堂印。鈴之前。件下。卽開承問司官某日抄到。限某日審結。行外著開會催幾次。每月得以稽勤惰。而別賢否。庶乎積案頭緒可考矣。一矜土賊之案。臣部大案。人命強盜。俱有證佐。矜疑者少。惟土賊一案。每起至有數十人者。初解部審。或係縣文。或係清字。總未成招。臣以爲土賊當場拏獲者。必無冤情。惟展轉攀誣。或借良民以緩獄。或挾私仇以報怨。一經賊誣。雖無賊證。必無生理矣。賊情

果眞。雖殺百人不爲多。少有冤抑。錯殺一人。已爲誤。臣謂宜行城守章京。凡解土賊。就近會同該道。略節成招。其無章京處所。該州縣亦必由該道略節報部。果係無干。扳誣者。卽與放釋。不必解部。庶直賊不漏網。而良善安枕矣。一嚴誣告之律。京師爲四方雜處。姦棍叢多。挾制挈誣。視爲尋常。訟獄繁興。皆由若輩。臣常見舊案有告御狀而又逃去者。明係情虛懼罪。卽前日惡棍楊大用。徵倖寬典。實邀非常之恩。臣謂今後有此等姦棍。宜實行誣告加等之律。庶輦轂之下。良民商賈。皆得安生矣。一廣贖錢之制。臣查會典。雜犯死罪。與笞杖流徒。皆有收贖之例。蓋有祿人無祿人。情可矜疑。與情不可矜疑。故立贖法以原情。今贖錢之罪。行于外者多。行于內者少。是四海邀恩者衆。而輦轂受法外之仁者鮮也。且金作贖刑。自堯舜時已然。臣謂今後臣民有流徙等罪。除大慙不贖外。果可矜疑者。卽准收贖。勿徑遣發。庶養億世之忠厚。而風俗丕變矣。一援八議之條。從來論過必先原功。中法尤在顧體。況開國承家。一時從龍之彥。有功在社稷者。有謀贊幃幄者。概與儔輩論罪。非法之平矣。臣謂有人臣犯罪。除大惡不道外。其餘得以八議原宥之條。開列上請。實所以崇國體而尊朝廷也。以上五款。臣在刑言刑。總之疏滯宣幽。體甯失不經之仁。鋤惡遷善。成刑期無刑之化。倘有可採。祈敕部議覆施行。

請停部駁以省繁擾疏 康熙八年

御史高爾修

臣于康熙七年正月間。捧讀上諭。部院衙門。一應事務。應完結者。不卽行完結。駁查耽延。處分則例繁多。任意輕重。以致屬員及筆帖式。與書吏乘機作弊。亦未可知。若有此類者。卽指名參奏。治罪示懲。欽此。仰見我皇上清理庶務之至意。臣愚以爲政務之大者。無過刑名錢穀。或因款項不明。支解未晰。勢不得不駁查。

以求清楚。至于刑名則不然。臣莅任刑曹。將近五載。每見督撫之惕於功令者。凡遇款案大獄。靡不詳慎參勘。層層批駁。親提面質。而後成招具題。誠恐畱一疑竇。而慮部臣之駁查也。問有部以一二未協而駁之者。曾未見原問之輕者。因部駁而加爲重。原問之重者。因部駁而減爲輕。使一經部駁。而遂得游移于條輕條重之間。亦何賴此承問各衙之讞法爲哉。是多一駁查。徒增一番部覆。徒煩一番審鑒。而於本犯之輕重。未嘗加減也。且恐奸惡之徒。自知情罪難遁。反藉駁而敢冀倖之端。而吏胥爲奸。明知推敲已盡。又借駁而開詐騙之路。況各省遠近不等。有限四五月者。有限六七月者。案內人犯衆多。往返拘提。稽遲時日。牽連拖累。無辜斃獄者有之。及至題覆到部之日。官吏更易。案牘塵積。殊非清理之道也。臣請自今以後。督撫之審讞。既詳。部臣止核其有無舛錯。如果有故出故入。徇私作弊者。卽指名參處。引擬稍有未合。具題改正。停其駁查。庶案牘爲之一清。而無辜亦免拖累矣。

嚴批駁以清積案疏 順治十二年

給事中 武攀龍

古者慎德緩刑。意惟主于明允。而重期之以刑。不畱獄。蓋以上。案牘因而下有冤民。原本不清。卽役役焉徒敝精神無益也。向者大獄沈滯。臣有京詳宜復一疏。業蒙 聖 允。似足疏其流矣。猶恐未清其源。就中事件。尙有遲至四五年不結者。困斃株連。皆批駁不慎之所致也。從來盜賊人命重大事情。院道不得不批府廳。府廳不得不批州縣者。勢也。府廳三四駁而後詳之司道。司道三四駁而後詳之撫按者。例也。此例牢不可破。卽層累而上。曠日稽時。亦非年餘可了。況乎批駁爲害。更有不可言者。或事多猶豫。則脫卸以俟。後人情有異同。則摸棱以需定論。或暮夜之金可入。憑賄賂爲展辦之資。情面之緣可假。借駁審示公道之大。或意主先入之

言而不顧情理之當。或欲翻窮兇之案。而不參與論之同。甚至刻擊爲威。假酷吏以洩其忿。羅織爲明。授意旨以濟其貪。令無辜赤子。飲恨吞聲。莫可控告。如扶風縣牛相坤。勢惡相濟。害人一疏。內云撫院摘駁刑廳。刑廳轉批經歷。抑思盜賊何事。經歷何官。而顧任情顛倒。致令極冤無控。匍匐都門也。此批駁之害。可勝言哉。懇乞皇上勅下撫按。將原問刑廳。確查姓名。嚴詰重究。以戒溺職。仍通行申飭。以後凡各省重大獄情。在外問刑衙門。初詳批縣親審。次擇屬縣之廉明者。二三會審。次府廳公審。每審招詞。一一通詳道府司院。令其各出意見。細心查駁。毋襲仰候詳行舊例。獄成。全招達部。如有瞻徇。聽科道摘參。如是。卽有有力之家。能得之有司。斷不能盡得之司道。且府州縣惟恐聽斷不明。關其殿最。自有其難其慎之思。而各道司原情比律。極力推敲。亦無憑臆率行之理。三招成而上之撫按。憑以入告。直期月事耳。他如經歷等官。嚴爲禁止。無使得與刑名恣其荼毒。則積案可少結。民命可少甦。其於蘇理沉獄。端本清源之道。庶幾得之矣。

嚴徵寬刑疏

順治十年

給事中趙進美

竊惟王政莫大於恤民。而百姓之待澤於上者。莫切於刑賦。近改折清獄。屢奉 恩諭。海內已瞻仰 聖

慈。臣更有芻蕘之識以進者。如錢糧正課。絲粒皆關有司考成。誰肯爲民受過。近見江南冊報奉 旨革職

提問諸臣。皆以官役侵欺挪借。蠹國累民。法所當嚴。但恐新選有司。不體 朝廷德意。功名念重。轉相效尤。

遂以催科爲急。追呼敲撲。急如星火。奸役猾書。因勢逞威。徵求日急。杼軸日空。豈能仰達我 皇上愛民如

子之心乎。臣乞 勅下該部。嚴飭有司。設法勸諭。鼓舞樂輸。上完 國計。下不病民。并將革斥諸臣。侵欺挪

借透支諸弊。明出曉諭。頒布各省。務使窮鄉下邑。曉然知 朝廷剔弊釐奸之大法。有司不敢藉口暴徵。撫字

之政。寓於催科。庶皇仁下究。殘黎不至重困矣。若獄訟。所以伸冤抑而平民情也。問官身在地方。兩造既備。何難早行審結。以免株連幽繫之苦。乃閱各省按臣審明成招逐件奏報疏內。所載罪欸。去其初犯之時。有經四年五年而案始定者。若山東按臣馮右京。欽奉恩詔。開釋張有成一疏。中云事屬風影。各命皆斃。惟餘有成奄奄獄底。已斃者不能起之九原。見存者急當予以開釋。遂奉有失入人罪。各官著查明議處之旨。推之他省。豈能盡無。而各省所報正犯未經讞定先服冥誅者。如劉廉玉沈一之類。又累累見告。夫正犯先斃。既使國憲未伸。倘中有株連冤誣。更屬無辜可憫。臣乞天語申飭各處撫按。轉行問刑衙門。自今歲遵旨清理之後。凡大小刑獄。無論批發自理。必速速勘結。不得仍前淹遲。致累民命。按臣逐件成招疏內。問官呈詳。必將初告批審駁審成招年月。明明開列。倘有沉滯太久者。外之督撫得據以糾劾。內之部科得據以參駁。庶諸司上凜功令。民命不至草菅於我。皇上好生之仁。格帝之誠。非小補也。

清獄省刑疏

周清原

頃因京師春雨。偶爾愆期。以致上厪聖懷。屢垂咨儆。臣再四思維。惟有刑獄一事。所係甚大。雖寬恤之典。疊沛靈頒。而生命所關。不嫌慎重。以臣所見數條。或令有歷久而漸弛。弊有相沿而未革者。似應於已禁已行之中。再為申明推廣。謹一一陳之。一倉鋪之濫禁。宜永革除也。凡內外問刑衙門。設有監獄。原以羈禁重囚。其案內牽連人犯。情罪稍輕者。准取的保。不得一概濫禁。定例無復可議矣。第查各府州縣。於監獄之外。更設有倉有鋪。有所有棚有店。各處地方名目不同。其名雖將犯人暫寄公所。實則高牆密禁。枷鎖巡防。與監獄絲毫不異。況監中重囚。經上司稽查開放。尚有定期。惟此羈禁倉鋪者。操縱全在本官。案詐任於胥役。至有淹繫數

年死而後已者。不肖官員。凡遇殷實可啖之戶。及地方宿仇。或勢豪囑託。皆一切填入。以爲恐嚇報復之地。倘遇廉明上司。偶爾稽察。則詭以暫寄公所爲辭。違例虐民。莫此爲甚。臣愚以爲嗣後各府州縣除監獄外。其一切私禁之處。似應飭令盡行拆毀。庶貪酷之徒。無所施其陷阱矣。一。枷杖之制。宜飭畫一也。查例載竹板長五尺五寸。大頭闊二寸。小頭闊一寸五分。重不過二斤。枷重二十五斤。其杖一百者。折責至四十板而止。蓋謂此等情罪稍輕。原非徒流斬絞之比。不過使之痛辱知警而已。乃酷員逞刑立威。枷有重至百餘斤者。板有重至十餘斤。大頭闊四五寸。連根帶鬚者。且有任意敲扑至五六十板者。或連日疊責。責後卽枷者。或枷後迫令跪立者。或輕小事情。枷至數月。或枷犯患病。竟不開放醫治。膜視致斃者。此等受刑之人。狼狽之狀。無異於徒流性命之危。更速於斬絞。而官直視爲常刑。毫不介意。臣愚以爲嗣後大小衙門。除例載某罪用某枷。仍照舊遵行。或免死減等諸犯。仍酌用重枷。遵照定期期限外。其平常所用枷杖。似宜飭令盡遵定制。不得逾越分毫。至於責杖之數。不得過四十。枷示之期。亦不得過一旬。責後三日內。不得再責。應枷責者。俱於枷滿日的決。不得先責後枷。枷犯有病。卽保釋醫治。不得膜視致斃。倘不遵式逾限者。按照事情輕重。酌予處分。庶幾功令益信。而刑罰得平矣。一。夾棍之濫用。宜申禁令也。查定例內。惟謀反等十惡。并眞犯死罪及命盜棍蠹。應用夾棍。亦止許督撫按察使及地方正印官酌用。蓋謂小事不可濫施。閒員不得擅用也。第查前項所犯。俱係情罪重大。在下屬既遇此等案件。卽應通詳院司矣。無如州縣官相習成風。凡遇自理詞狀。不肯虛公推勘。輒用夾棍嚴訊。究以事情輕小。匿不通詳。又如學鹽關差。俱非問刑衙門。其衙役多係市井膏粱。不諳用刑次第。每致受刑之人。終身廢疾。又有一種殘酷印官。遇應夾事件。將犯人種種凌虐。或夾置階下。另理別事。且徑自退堂。終日

不放者。併有明知律例。而恣行威福。或將一人連夾七八次。又夾及膝蓋者。凡此等類。皆屬非刑。臣愚以爲嗣後似宜飭令地方印官。非遇通詳事件。不許夾訊。其大小衙門應行夾訊之事。不許更於刑外加刑。至於學鹽等官。遇有應夾事件。似宜應發問刑衙門審理。倘有違犯。定議作何處分。則殘忍之員。有所顧忌。而小民不至橫罹荼毒矣。一代刑之惡習。宜嚴懲儆也。江浙財賦之區。有司專以錢糧爲重。其有事催科者。往往以敲扑從事。遂有一種無賴之徒。專一受僱代責。凡遇比較日期。輒呼朋引類。或頂冒催差。或代稱花戶。或機乘官長昏倦。則易服重來。或暫委佐貳同徵。則分頭受責。在有司以嚴比爲得計。而此輩反以多責作生涯。且民力有限。國課難寬。杖錢之費愈多。則正供之完愈少。至有奸胥玩役。恣意私收。惟恃僱人應比。延挨倖赦者。蠹國害民。莫此爲甚。臣愚以爲此等惡習。似宜嚴行禁止。第伊等代杖之人。若仍予扑責。非其所懼。伏請飭部定議。與出銀僱倩之人。一併嚴行治罪。其有司不行覺察者。併酌定處分。如此。則刑法不致混施。而頑民亦知警惕矣。

問刑詳慎疏 康熙元年

吏科給事中 朱訓詒

臣惟刑名之官。專理庶獄。律條之設。準合羣情。原不可以意爲輕重也。我朝當一代剏興之始。革明季末流之弊。立法不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寬。乃臣見刑部諸臣。不能實體 皇上好生之心。併不能恪遵 朝廷一定之律。審事未必得情。口供復不全錄。其爲弊最大。比例未必當罪。看語又無確據。其居心太欺。每專用雖如彼。但如此游移之詞。而不實斷其當否。且蹈襲前已然後當然苟簡之習。而不細擬其重輕。于是欲入人罪。而不當死者竟死矣。欲出人罪。而不當生者竟生矣。國法難私。人命最重。朝廷生殺之柄。豈可任其苟且。悠悠。敢于屢用也。若諸臣誤爲出入。則謂之不明。若諸臣故爲出入。則謂之不公。不明不公之罪。臣不能爲諸臣

解也。臣請嚴飭刑部諸臣。當奉朝廷立法之意用法。不得仍襲苟簡之習。糊塗了事體。皇上愛人之心。爲心不得專用游移之詞。輕便殺人。事經兩造。口供不全錄者。卽爲作弊。律引一條。情罪不確合者。卽係欺公。如有此等嚴治以不職之罪。務使虛心聽斷。片言折生者之口。按律定罪。千秋服死者之心。刑罰之用當。則冤抑之氣伸。于以回天變而幾刑措不難也。

請刑獄慎初招疏

朱裴

竊惟巡方之職掌。以敕法明刑爲先。而刑法之允協。以情直罪當爲主。要期於無冤民。無留獄。二者盡之矣。臣入境以來。披閱罪囚案卷。充棟以民命關係最重。雖炬燼漏撤。不敢忽畧一字。但最可嘆者。有十餘年之久而不能定一案。有一案未定而已監斃多人者。原其淹滯之由。或因人命傷格。彼此參差。盜情口供。前後懸殊。以致屢駁屢異。茫無成議。近如刑部駁出蘭孟斗李以茂諸案。皆係元年之事。至今未結。臣已遵行將歷年承問各官六十餘員。請敕部議處矣。再如刑部覆憲臣課羅科等遵諭陳言疏內。稱問刑衙門審擬一切

罪犯。必須證佐分明。口供的確。按律定罪。庶免冤枉。至於年久之案。務要速結。庶獄無淹滯。相應如憲臣等所請。通行申飭在案。臣以爲欲從頭整頓。立法澄清。則端自初招始。請爲皇上陳之法之最重大者。莫過兩端。人命盜情是也。人命盜情之最喫緊者。亦莫過兩端。作捕役是也。請以人命言之。人命有謀殺故殺鬪殺誤殺刼殺過失殺之不同。而總以檢驗爲主。初招檢驗傷格。人命定案之胚胎也。必官之公而且明者。推鞠得情。則到底不錯。不然。作作得以高下其手。則以輕爲重。以重爲輕。人命鮮不失其實矣。後雖批駁愈多。口詞益亂。臣以爲檢驗之最喫緊者此也。日來檢驗之官。惡其蒸臭。多置屍於數十步之外。一任作作喝報。且有累月

不檢。經年不報者。其間弊不勝窮。請

敕部懸一重法。凡檢官不親驗。致有捏報者。嚴加一處分之法。檢驗

過五日。致有朽變者。嚴加一處分之法。再驗仍用初驗件作。致有扶同者。嚴立一處分之法。如此。則承問者知所儆戒。初招無不真確矣。再查前朝有洗冤錄一書。辨別人命傷痕。細於牛毛。臣謂有 大清律以敕其法。兼參洗冤錄以折其疑。則人命不至草菅。而一代之祥刑定矣。請以盜情言之。盜有強盜竊盜。竊盜得財不得財。同行不同行之別。而總以緝捕為主。緝捕初獲口詞。盜情定案之胚胎也。必官之明而且斷者。訊讞有法。則微底不冤。不然。捕役得以煅煉其間。則以有爲無。以無爲有。而盜情鮮不失其真矣。後雖析楊益嚴。供吐益妄。臣以爲捕役之最喫緊者此也。日來督緝之法。官既任其參罰。盡假手於跣緝之人。非刑攻拷。或指鹿爲馬。波及善良。或牽引別案。以消積件。弊難盡究。請

敕部議頒木榜。凡緝拿賊盜。有不俟官審。擅用腦箍竹簽等刑。

致良民畏刑妄供者。官役加等治罪。有不俟結案定罪。捶楚斃命。一案監故多人者。官役加等治罪。初次供招已定。不許續扳兩案。未經面質。不許附會。如此。則承問者知所畏惕。而訟獄無不清理矣。再查應捕害人。前按程衡曾具疏禁革。但賊盜緝捕。亦須用人。律文開載。凡犯竊盜者。留充警跡。請亦下部議。凡有竊盜案內之人。准發本處捕盜。則蹊徑易知。而捕盜之飛謾絕矣。抑臣更有請者。凡一切繫獄要囚。古皆有餽粥以給之。名曰囚糧。今內而刑部。尙不廢此。外而州縣。則絕然無之。以致獄囚不斃於顯戮。而斃於幽囚者。十有八九。臣請於各州縣贖銀內。秋冬積穀。一半以賑饑民。一半以養囚犯。飭司獄吏目典史等官。掌其出入。按數登銷。仍令正印官五日一至獄庭。親爲查驗。一以禁獄卒凌虐之弊。一以消獄囚反越之萌。有偷安息玩視爲故事者。臣訪實參處。庶威不掩恩。而我

皇上好生之德。所滂洽者多矣。

請飭巡道清查訟案疏 乾隆十九年

陝西巡撫陳宏謀

竊惟民間戶婚田土不得其平。咸欲赴官控告。此州縣衙門日日必有之事。卽地方官逐日應辦之事也。無如地方各官於欽部案件。有關參處。尙知刻期速辦。有遲誤者。上司亦必行催。惟於民間告詞。則以爲自理之事。可以推延。上司無案可查。常至經年累月。延擱不結。而兩造多人之守候拖累。胥吏衙役之差提需索。地方訟棍之恐嚇唆騙。百弊叢生。有告案未結。而兩造已至破家。其負屈不甘者。則事外尋釁。藉端報復。每每一案化成數案。小案釀成大案。凡謀故命案。匿名揭帖。聚衆械鬪。毆差拒捕。行賄營求。一切不法之重案。由小事不結而起者居多。久經定例。州縣自理詞訟。限二十日完結。每於月底。將一月內事件。填註循環簿。並已未完結緣由。送該管府州查核註冊。其遲延不結。朦混遺漏者。詳報督撫咨參。因此等告案情節繁冗。各省多難遵行。卽有造報者。不過將已完數件。送入抵塞。仍於稽查無益也。近經臺臣條奏。部議再申前例。恐亦查送不全。仍蹈故習。卽以閩省而論。如欽部事件。臣與督臣清理開單。督率兩司。逐月稽查。數月之間。已經十之七八。向後不致壅滯。惟自理詞訟未完者。衝繁州縣不下數百件。此中胥役舞弊。小民受累不少。臣巡歷所至。查知情形。正思責成清理。欽奉恩命。馳驛赴陝。中心耿耿。臣思生齒日繁。人情巧僞。訟端日漸繁多。官司勤惰不一。各省大概相同。臣之愚見。惟有責大員就近稽察。專司督率。於事庶克有濟。巡道職任監司。刑名錢穀。皆有經營。所轄州縣無多。相去不遠。原有分巡之例。臣請通行各省道員分巡。每到一縣。卽遵將該縣訟案號簿。提到查核。除不准及已完結外。未完者逐一查核。勒限催審。有關積賊刁棍衙蠹者。亦卽提到親審。胥役弊匿者。當下提究。巡道查畢一縣。卽將某縣未完幾件。一面開單移司報院。一面行縣定限完結。地方官結一件。卽將

某件已完。具報巡道。逐一註銷。單內止開某事某人告某人於某日審結。不必詳載審斷情由。又致繁瑣難行。下次分巡。亦復如此稽核。知府直隸州有未結詞訟。難於掩飾。不得不及緊趕辦。院司於通省某縣詞訟未完多寡。及各官辦事勤惰。才情敏鈍。均可得其實在。而道員分巡。每到一處。有此切實應辦之事。爲民間伸理冤累。以助兩司所不及。以收政平訟理之效。分巡不爲虛行。督撫卽視以道員之公私能否。是亦循名核實。察吏安民之一端也。

請禁原官會審覆審疏 乾隆二十九年

御史吳綬紹

查州縣一官。與民最親。凡詞訟全賴審理。然往往有聽斷未平。下情冤抑。因而赴訴上司者。亦有逞刁健訟。於結案後復飾詞越訴者。近湖南新甯縣民傅帙罷市一案。伏讀 聖諭。以該署府既不親審。又不委員。仍發交本縣辦理。將原告禁押。致成事端。仰見 睿照如神。無微不至。惟外省積習。大抵皆然。臣每聞府道以上。收准呈詞。多批本州縣自行審詳。卽別委他員。亦令原問官會審。如本年二月間。山東高唐州民高上忠所控之知州馬而良各款。蒙 欽差前往審結。而據原呈所稱。則一控於東昌府。仍批本州查報。兩控於巡撫。批行司道。仍皆委員就本州會訊。以致有不審被告。獨因原告等詞。其明證也。夫小民如果受屈。必由州縣偏向徇私。執意難回。不得已而上訴。今反令覆審。則其忿怒摧折。固不待言。若既委他員。仍復會同審訊。在原問官勢必自護前非。且差役皆其牙爪。氣忿刑求。小民恐無能畢其詞。委員又何從證其枉。扶同瞻徇。亦遂不得不然。非惟冤抑莫伸。更增一誣告之罪。及上司依詳批結而立案。已不可動搖矣。更使情真罪當。而屢折於原質之庭。重科於會鞠之地。且不足以服其心。又况健訟者流。藉口本官不肯自翻已案。捏詞越瀆。屢訴不休。則訟端

更無由平。刁風因之益熾。甚至脇衆肆橫。抗官玩法。種種事端。皆緣此起。殊非所以仰體
皇上慎重民獄。明聽庶獄之至意也。伏思督撫等官。統制全省。若因所屬呈懇。卽據一面之詞。輒行關提。猶慮於民未便。至於
道則分巡。府則專轄。自當察其情僞。重者親爲提審。餘亦專委別員隔訊。以免冤縱。臣請
飭下直省督撫
以下。凡收准民詞。與本州縣有干涉者。卽委該管道府覆審。其道府收准民詞。卽行取卷案。提集人證。親行訊
究。至案內如遇有檢驗。查勘。應差委等事。令其遴選賢員。不得仍會同原官。加此。庶小民之抱屈者。易於伸雪。
其捏飾越訴者。待上司別訊得實。加以重懲。自必俯首畏法。不敢行險僥倖。而刁風亦可少息矣。

請停初供報部共毆餘人免解疏

秦蕙田

竊惟斷獄務在精詳。而立法則於盡善。外省人命案件。承審官於犯人初到案時。例取初供申報上司查核。以
憑覆訊。倘有冤抑。經臬司督撫審出。卽行改正。向無據初供先達部科之事。恐一經報部。卽同獄成。不便翻招。
得實。例意甚深。嗣於乾隆二十二年。御史諸徐孫條奏。以州縣承審官。不無更換招詳。通融定案。請令州縣訊
取初供。該督撫卽據報部科查存。亦屬慎重獄獄之意。經九卿議准。又恐獄情曖昧。變幻多端。致滋拘礙。並於
議內聲明。成招定案時。如果究得實情。與初供不相吻合。令將改擬緣由。據實詳叙。各該上司不得指初供互
異爲詞。藉端苛駁。誠恐生迴護之弊。以期無寬無濫也。惟是各省承審命案之州縣官。以初取供詞業經報部。
雖續經審得犯證確情。往往因與初供不符。恐干駁詰。或有苟且彌縫。希圖完案之事。經臣等詳查乾隆二十
二年定例。以後凡有題結命案內。覆審與初供不合者。各省皆有。其間非係上司再三駁飭。卽屬另委別員會
審。始行改正成招。其承審之員。於覆訊時。自能究出確情。改正者甚少。卽如福建按察使奏。賄買頂兒等案件。

若拘泥初供。則移甲換乙。替代情弊。不能保其必無。是承審官或因迴護初供。因而諱飾。多方文致。倘有出入。關係匪輕。殊非所以仰體 皇上鑑空衡平。矜慎庶獄之意。臣應請嗣後各州縣於命案初到驗訊時。止取具供招。申報上司。以憑覆審查核。俟得確情。審擬定案。備叙初供題達。毋容先期報部。以期虛公勘斷。案歸平允。若同謀共毆致死人命之案。向例止將正兇解審。乾隆二十六年。江西布政使湯聘奏請將餘人之毆有重傷者。一併解省。經臣部議覆准行。但行之將及一年。並無以餘人改作正兇之案。而簽解紛繁。頗多拖累。似應止令巡撫臬司。於正犯解省審訊時。如果有應行質對之處。指名提訊。其本案毆有重傷之餘人。槩行解審之例。應請一併停止。仍照舊例辦理可也。

嚴飭諱盜累民疏

李之芳

竊惟近來盜賊日多。皆由諱盜。諱盜日多。皆由民間不敢報盜。何者。民間報強盜。官必曰竊盜。民間報強盜殺人。官必曰讐殺姦殺。蓋以強盜殺人。則官有緝賊處分。竊盜與讐殺姦殺。則官無緝賊處分。故也。於是民報盜而官不緝盜。反行拷民。至有拶逼失主幼女。勒供其兄自殺。父如夏縣署印官張杞等事者。奇冤異慘。控告無門。此其不敢報盜者一也。即地方官差捕緝賊矣。而積捕不肯踪跡盜賊。反以抑勒失主。先索酒食。次講差規。不饜不休。以至上下比較。往來解審。杖錢路費。一切取辦於失主。小民身家。能有幾何。強盜搜括於前。兵捕剝削於後。資財產業。倍加凋零。如武邑縣失主李進才。被解役劉白玉等。逼要盤費。情急毆斃二命。甘心抵償。則是被盜時幸而不死。報盜後反不樂生。此其不敢報盜者二也。強盜大案。勢必三推六問。失主處處隨審。棄業拋家。一日盜案未結。一日不得釋放。且解到之處。問官又未必即審。累月經年。奔馳守候。累死途中者。有之。淹

斃旅店者有之。則是強盜未正典刑。失主先登鬼錄。此其不敢報盜者三也。竊念民間被盜。已爲極苦。乃地方官不能爲民靖盜。反咎民以被盜累官。雖明知其苦。毫無體恤。以致各處地方失主紛紜。有一起盜案在審緝之際。卽有一起失主在湯火之中。臣乞勅部確議。通行直省督撫。嚴加禁飭。以後民間被盜。止許據報緝賊。不許事外生情。故勘失主。捕役承緝。止許踵訪真賊。不許需索食費。擾害失主。卽獲盜究審。亦止須失主本地認贓。不許逐處隨審。拖累無休。違者該督撫立加參處。以爲庇盜殃民之戒。自此被盜之家。稍得安生。應報之盜。甯甘容忍。則諱盜者自少。而獲盜者必多矣。

請嚴定承審命案處分疏

李光地

吏治民生之要。莫如錢糧刑名二事。倘積案不清。曠日持久。未有不爲叢弊之藪者。臣前因屬員錢糧虧空。其是侵是那之處。積年不行審明。曾經陳請嚴定承審期限之例。已奉旨欽遵通行在案。伏查刑名中最重大者。乃命案盜案。而命案又與盜案不同。蓋盜案內或有渠魁未獲。等候提拏。或有贓證未明。須待質對。更有官役人等。挾仇攀誣。賄買銷案。指良爲盜等項。必須反覆研審真情。原非可以速結之事。至人命一項。雖有謀故仇鬪之分。然斃命告官之日。原被證佐。多係同邑同里之人。承問官立可勾拏質審。如真兇果有脫逃未獲。又例不扣限。非如盜案未經獲賊。先行勒限緝拏者可比。所以命案從前原與盜案俱扣限一年。後因人命易結。改限半年在案。今各州縣於人命事件。告官通詳後。或已犯證提齊。情事真實。而乃塵積一二年。不行招解。且有賄囑道府。託故翻駁。改招易罪等弊。以致命案久懸。每難審結。秉公察審。斷無難結之理。只因地方官遇有人命之事。或爲權勢制壓。或以利欲熏心。故爲遷延遲緩。以圖出入開脫之法。且又事情重大。耳目難欺。一

則牽於財勢。一則怯於公論。遂拖延歲月。意在監斃原告。以滅口完案者。更有聽惡役借端苛索。無故牽連鄰里。株逮無辜。名爲研審眞僞。實爲借命居奇者。種種弊竇。總以命案限滿。不過以遲延題參。而承審有司。罪止罰俸。未有嚴定上下處分。以致任意稽延。歷年積歲。事久則要挾營求者愈多。獄淹則疾病死亡者益衆。而且波累良民。匍匐千里。羈留一二年。不得耕商生理者。一案之中。動以十數。誠不可不嚴立限期。以求速結。而清弊端也。臣請將一切命案。照例勒限半年。專責巡道嚴催府州縣速行完結。如初次違限不結。指參仍照常例議處外。自參遲延後。又有四月之限。儘可審解。如再有不結。復行揭參遲延者。必將巡道府州縣上下承問各官。亦照臣題定承審虧空新例。以易結不結嚴行參處。如有聽訟不平。鍛鍊失實等項。另行嚴查究劾。庶命案無久稽之虞。而刑名之弊可清。官吏之奸可破。罔圖可無幽滯。而良善得以安生矣。

請省釋難民疏

嘉慶四年

御史馬履泰

竊照逆匪聚衆不法。假息遊魂。已逾三載。自疊奏凱音。掃穴蕩功。事在指顧。恭繹

聖訓。尙以勦撫並用爲

機宜。以綏輯難民爲切要。仰見

仁恩普被。中外臣民。不勝欽服之至。惟查向來辦理教匪章程。凡習教傳

徒。從賊助逆之犯。立予駢誅。其習教而未傳徒。從賊而未助逆。發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爲奴。各在案。臣愚以爲邪教人犯。皆能誦習經呪。雖未傳徒。終虞煽惑。允宜遠遣。以杜事端。至於教匪焚掠之處。無不驅迫平民。供其役使。間有不甘從逆。乘空逃出者。未及自首。已被官役拿獲。迨經訊明。既非邪教。又非助賊抗拒官兵。亦發往黑龍江爲奴。二三年來。皆如此辦理。臣曾任刑部郎中。承辦此案。查閱有出門探親被擄者。有避難不及裹去者。有貿易遇賊脅從者。有婦人夫被賊戕。身因躲避得脫者。均一經盤獲。發遣爲奴。伏思該犯等既未習教。

卽是良民。家被焚蕩。身遭驅掠。卽是難民。幸而挺身走歸。獲覩天日。不蒙軫恤。乃與逆案緣坐。及身習邪教等犯。一概同罹重罪。核其情節。深可憫憐。可否仰懇 勅下該省之督撫。自後凡遇拏獲逆犯。果審訊明確。並無習教助逆情。無庸拘泥章程。一概停其發遣。妥爲安插。其從前已經發遣者。並望飭令刑部詳晰查明。准其釋免。并請卽將脅從罔治之實政。頒發諭旨。刊刷謄黃。在賊附近處所。廣爲曉示。俾知從賊人犯。業已發遣。如廖瑄甫等男婦若干名。且得蒙 恩追回釋放。安居復業。尙復何畏何疑。不早投出。坐待殲戮。玉石俱焚。竊以人心莫不欲去危就安。賊黨聞風。必能革面洗心。爭先效順。似亦散解羽翼之法。

與安溪李相國論虧空獄書

方苞

昨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月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況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於同官尙不忍其動於惡。況閣下且與天子議政於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在事者多云。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誅戮之不爲厲。而陷此者多困於公事採辦。與大吏之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爲輕罰。而可亟施。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間耳。卽以某身言之。聖主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爲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遭此篤疾。今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天子之深仁厚澤。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閣下嘗語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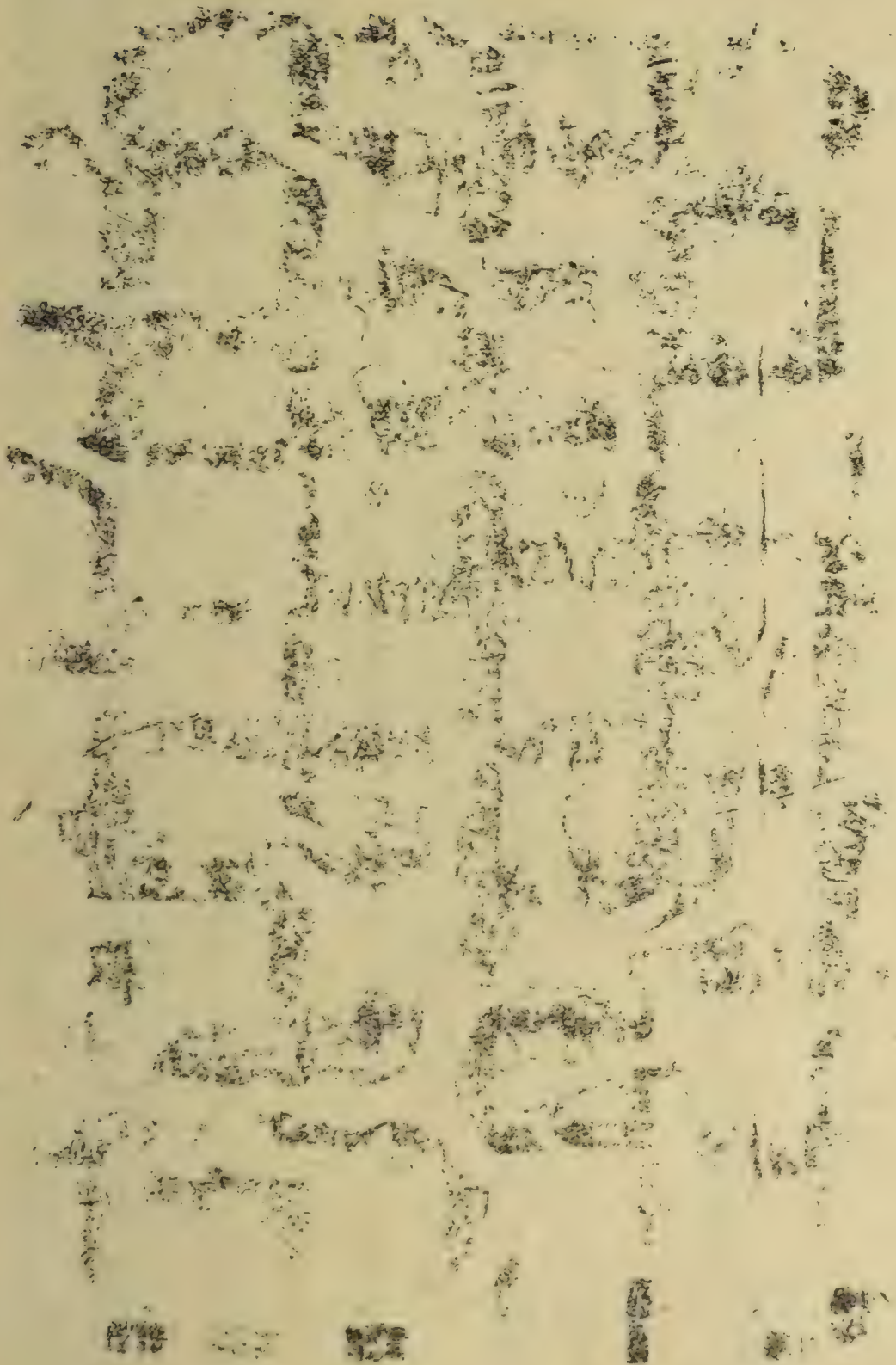
曰。聖人之心。卽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嘗誦之以爲知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於今日矣。以去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與。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閣下爲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與周侍御論禁州縣私罰書

杭世駿

三月朔。伏讀侍御條陳內有禁州縣私罰一事。侍御蓋不敢議贖刑之爲非。而特於州縣發其端。其意主於禁州縣之攘入爲私橐也。而不知斯議果行。則淫刑鬻獄之端。將日起而不可以底矣。先王之制法也。有五刑有五罰。而又有五過之審克。度今州縣所聽之訟。其麗於法者。固無待於罰矣。其必致於罰者。大概不出於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者。鞭扑之不行。而令之罰以自贖。其人必非可以刑加者也。或膠庠之士。或有爵祿於身。所犯者過耳。必褫其章服。而予以笞箠。則疑於酷濫而不情。若以其不可笞而遽舍之。則彼將益恣肆而無所忌憚。而國家之法。眈然則罰贖者。固州縣通變之一法。而亦聖主之所不禁者歟。且刑者。人之所大忌。而財者。其所甚愛者也。一人受杖於庭。一族之人擯之而不與齒。一鄉之人擯之而不與齒。父兄子弟。慄慄乎惟恐人之過而問焉者。而特奪其所甚愛而令之贖。權其所犯之輕重。而第其罰之多寡。彼亦喜得脫於笞辱。俛首輸服。而不敢辭。眉山蘇氏所謂豫養其媿恥之心者。此也。議以爲添修橋道。養濟育嬰。此非聖王之政乎。公家之費。惟日不足。借其財而贖其過。而又衆著其所以致罰之由。彼亦且怵然爲戒。不至於怙而不悛。而人之過之者。已曉然其故而不可掩。安得有所謂以富倖免之議。且夫庶獄至賾也。褫其章服。不可予之笞箠。不可罰之貨財。又不可豪民得以有恃而無恐。而吏弱之吏。必多方以爲之開釋。慘覈者。或因以鍛鍊而文致之。刑罰

將不得其中。而賄賂由此起。罰既不居其名。而已免於刑之及。凌弱暴寡之風。則何以禁之。侍御家居者三年矣。閭閻疾苦之事。軍國先務之計。豈其概不加審畫也者。而沾沾以此言進。其果確然據以爲時耶。抑姑藉是以塞責耶。贖刑之得失。前賢論備矣。侍御獨苛求於州縣。恨無有敷陳經義者爲侍御告也。芻言可採。幸怒狂悖。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四目錄

刑政五治獄下

慎獄芻言

祥刑末議

省刑

論命案

論盜案

讞獄

山東臬司條議四事

治劫盜議

強盜破財說

治獄四條

咨稟牌票存簿說

與秦小峴廉使書

李漁

李漁

唐甄

汪輝祖

汪輝祖

王士俊

宋瑩

鄭振圖

姚文然

李上楨

姚文然

吳憲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九十四

金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四

刑政五 治獄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慎獄芻言

李 漁

論人命

古法流傳至今。今人已失其實。而僅存其名者。莫若人命。中保辜一事。辜者罪也。保辜者。令有罪之人。自保其罪。以塞他日之辨端。且救此時之覆轍。一事而諸善備焉。古法莫良於此。譬如張三毆傷李四。李四病創垂危。自分必死。隨令親屬鳴官求驗。官府驗有真傷。審得張三凶毆是實。卽以李四交付張三。責令延醫調治。照律限期。期滿之日。或生或死。定罪發落。蓋因被毆之人。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速死。以爲索詐凶人之地。故以調理之責。付之凶人。凶人以一朝之忿。釀成殺身之禍。未有不悔恨求生者。救人卽以自救。何金錢之足惜。是以一紙保辜。活兩人的生命也。倘其療治不痊。如期殞命。則於限滿發落之時。便可定罪結案。不致株連一人。延緩一日。何也。以其驗傷之際。先得兩造口供。被毆喪命者。既以親口訴冤於生前。毆人致斃者。難以活口賴。傷於死後。若說不干已事。則從前之調理爲何。無證亦可以成招。完屍亦可以定罪。較審人命於既死之後。展轉推詳。而莫究其實。憑空摸索。而不得其端者。其勞逸難易之相去。豈啻霄壤哉。今世僅存保辜之名。而不行其實。非不知人命爲極大之案。保辜爲最急之事。無奈吏牘如山。不能分別料理。每與田土婚姻諸小訟。一概准行。常有累月經年。未遑審結。以致凶犯脫逃。無人抵命者。直待審出真情。知其毆死殺傷是實。始爲追論保辜。逆數期限。及究行凶之罪。勢必反覆株連。欲起死者而問之。已無及矣。問所以不行保辜之故。則曰人情刁惡。

非復三代遺風。十紙人命狀詞。究無一紙是實。若必一一驗傷。人人取結。則官長無就憩之時。而訟庭少容足之地矣。曰不難。是別有止刁弭詐之法。在在未經放告之先。示以畫一之規而已矣。請宰州邑者。分別狀式二紙。刊板流行。一紙照尋常狀格。無事更張。除人命之外。一切姦盜詐僞諸重情。以及田土婚姻諸細務。總用此格。令告者據實填進。審得其實。固爲伸冤洩憤。卽其詞稍有不實。亦不必概坐反誣。輕則斥逐。重則杖懲。以民間刁訟之風。浸淫日久。不能遽革。且畱餘地。以待逐漸挽回。一紙則另出新裁。單爲人命而設。併柱語亦爲刊定。止以被殺被毆情節。令告者自填。詞後畱空格六行。每行分刻其上。一曰凶犯。二曰凶器。三曰傷痕。四曰處所。五曰時日。六曰干證。如用木棍毆打。則填木棍二字於凶器之下。如無凶器。係拳腳毆傷者。卽填拳腳等字。頂門有傷。則填頂門二字於傷痕之下。餘皆倣此。六項之中。如有一項不填。不遵此式。卽係誣誣。必不准理。如時日稍遠。卽係舊事。亦不准理。六項之後。又刻一行云。以上如有一字虛填。自甘反坐。令告者親填花押於下。無押者不准。如是。則小民知爲特設。與依樣葫蘆者不同。法在必行。不待聽斷之後。卽寫狀時已知之矣。當事者一見狀詞。卽時批發。立拘兩造。及詞內有名人等。併喚折傷科醫士。當堂細驗。以傷痕凶器等項。合之詞內所填。觀其對同與否。無論事事皆虛者。懲誣必盡其法。卽使五項皆同。止有一項不對。明知下筆之訛。亦必先正妄填之罪。責治告狀親屬。然後審理。審得其實。卽以凶器貯庫。照前設保辜之法。責令凶人領回調理。候限滿發落。倘被毆被殺之人。去城窺遠。若令扛擡到官。恐被傷之處。中風致殞。卽委廉明佐貳。匹馬單輿。督同醫士往驗。具文詳覆。以俟躬審。驗審之際。務極精詳。蓋此時耐煩一刻。卽可爲他日干連人等全活數命。又免上司批駁之煩。省自己推詳之苦。始勞終逸。有裨於人已不淺也。其坐誣之法。於他訟稍寬。而獨加嚴於人命者。

以別狀告虛。情雖可恨。其所害者。不過被告一家。人命告虛。則不止害讐家。直且騷擾衙門。侮弄官府。令其破有用之工夫。驗無傷之關。則告者不是害人。明是害官。害人罪小。害官罪大。卽斃諸杖下。彼亦何說之辭。小民之敢於誣告者。自謂我以人命告。官府原不以人命聽。不過戶婚田產。口角致爭之罪名耳。勝則可以服人。害亦無損於已。何所憚而不爲。今知利害若此。關係若此。苟非病狂喪心之人。必不敢爲以身試法矣。此法一行。謂世間猶有假命害人之事。吾不信也。此法一行。謂世間猶有誤填人命之事。吾不信也。此法一行。謂有司苦於錢穀簿書。及他種詞訟。則可謂爲駁審人命。難定招詳。今日檢屍。明日夾犯。與凶囚冤鬼爲鄰者。吾不信也。但須執法不撓。初終如一。方能有濟。若使徇情受託。一紙不坐反誣。罪當情真。一犯容之漏網。則此法不行矣。要知當此之時。事事勸人執法。語語誡人徇情。無論勢有不能。卽進言者亦難啟口。居官之執掌頗多。不止詞訟一事。訟詞之種類更雜。豈止人命一條。畱此一事。以示無私。借此一條。以明有法。亦時勢之可行者也。況類俗難以驟更。頑民可以漸化。焉知一事有效。不可行之第二事。二事有效。不可行之第三事乎。由人命而盜賊。由盜賊而姦情。由姦情而婚姻田土。以及鼠牙雀角諸碎事。無一不可以此法推之。果能如是。則鳴琴臥理之風。未必不階於此也。

人命。疑獄最多。有黑夜被殺。見證無人者。有屍無下落。求檢不得者。有衆口齊證一人。而此人夾死不招者。有共見打死是實。及弔屍檢驗。並無致命重傷者。凡遇此等。只宜案候密訪。慎勿自恃摘伏之明。鍊成附會之獄。書曰。罪疑惟輕。又曰。甯失不經。夫以臯陶爲士。猶慎重若此。況其他乎。今之爲官者。苟能闕疑慎獄。卽是竊比臯陶。彼鍛鍊成獄者。不及古人遠矣。何聰明之足恃哉。

人命不同他獄。讞者不厭精詳。上司數批檢問。正謂恐有冤抑。欲與下僚商酌。爲平反計耳。要知一人之聰明有限。同官之思慮無窮。從前承問者。豈事事皆能自決。亦知重獄非一審可定。未必不留餘地以俟後人。即上司批訊之法。亦自不同。有詞與意合者。有詞在此而意在彼者。又有欲輕其罪。而姑張大其詞。以示國法之重者。此雖憲體宜然。亦以試問官之決斷何如耳。承委諸公。須出已見成招。慎勿雷同附和。若觀望上司之批語。以定從違。或摹寫歷來之成案。以了故事。其中倘有毫髮冤情。罪孽比初審者更重何也。天下之事。一誤尚可挽回。再誤則永難救正。獄情不始於我。而死刑實成於我也。

屍當速相。而不可輕檢。骸可詳檢。而不可輕拆。拆骸蒸骨。此人命中萬不得已之計。倘有一綫餘地。尚不可行。若使人命是真。抵償可必。則死者受此劫磨。尙能瞑目。萬一抵償不果。枉遭此難。令彼何以甘心。故輕拆不如詳檢。詳檢不如速驗。速驗不如細審。果能審出真情。則不但無事檢拆。併相驗亦可不行矣。嘗思片言折獄之人。不知存活多少性命。完全多少屍骸。故人樂有賢父母也。又凡奉上司批駁。情節不明者。止審情節。屍傷欠確者。力檢屍傷。慎勿一槩煩擾。以致生死俱累。

檢屍弗嫌凶穢。定宜逼近屍所。凝目相驗。稍稍移視他處。作作人等。便可行私作弊。而況故作憎嫌迴避之狀。以開增減出入之門乎。每見官府坐於棚廡之內。作作人等立於棚廡之外。相去不止數十步。而被犯鎖扭跪階。不使同看。惟憑屍親作作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官府執筆登記。但爲此輩作騰錄生耳。徒有檢屍之名。絕無相驗之實。以重獄爲兒戲。直謂之草菅人命耳。及經上司批駁。再易檢官。再更作作。或暗賣屍格。約與雷同分寸。或意欲重輕。增減疑似傷痕。駁而又駁。檢而復檢。是死者既以挺刃喪命於生前。又以蒸炙

裂屍於身後。生死大故。人命關天。求問官注目一視而不可得。其冤酷遂至此哉。

檢屍之弊多端。難更僕數。其顯而易見者。備載洗冤等錄。人所共知。另有一種奇弊。謂之買屍造傷。不惟傷假。併屍亦假。令人莫可測識。有等奸民。慣盜新墓中骸骨。以阜鑿五梃。蘇木等物。造出淺淡青紅等傷。賣與誣告人命者。賄通仵作。以此陷害警家。或竟出仵作一人之手。取獲重利。檢官不能覺察。曾有釀成大獄者。所以檢屍一事。最難。不但傷之真假宜辨。併屍之真假亦不可不辨也。

檢屍所以驗傷。驗傷者。驗屍主所告之傷。非驗所不告之傷也。屍主告驗詞內。言用某器打傷某處。卽於所告之處驗之。觀所告與所驗對與不對。故曰驗傷。猶之百姓告荒。而官府踏勘。止勘所告之處。驗其言之信否。至於不告之處。則雖有災荒。亦過而不問。又如百姓被盜。而遞失單。至獲盜之日。所開何物。止追何物給之。其餘財帛焉。知非其固有。皆可置而不論。同一理也。檢屍之官。倘不顧名思義。舍所告之處不驗。而驗他處。或遍驗通身。則無論打傷之情。確與不確。總無不抵命之人矣。何也。人生一世。自少至老。或失足致跌。或負重觸堅。或游戲被擊。血不流行。聚於一處。則彼處骨節之上。未有不帶傷痕者。輕則日久漸消。重則終身不散。如其不信。試將病死之人。取其骸骨蒸驗之。若果全身俱是白骨。絕無一點血痕。則檢驗之傷。眞足憑矣。如其不然。則此種物理。尙須討論。常有問官不解此意。譬如屍主所告。原稱當頭一擊致死。及向渾身檢驗。尋出無數傷痕。盡入招詳申報。上司以傷痕不對。駁令復審。問官不肯認錯。隨增遍毆情節。以實之。此非有意害人。止因此種物理。書籍不載。人所未聞。見有傷痕。卽疑爭毆所致。有所憑而定罪。不爲冤殺無辜。故始終信之而不悔也。

論盜案

強盜初執到官。當察其私地受拷之形。狼狽與否。以爲刑罰之寬嚴。詞色之喜怒。若見其步履如常。形體不甚踟促。自當示以震怒。加以嚴刑。非此則真情不能吐露。倘見有負傷甚重。神氣索然者。則宜平心靜氣。以鞠之。且勿遽加刑拷。何也。以其正在垂斃之時。求生之念。輕緩死之念。重非責其供吐之難。責其供吐必實之難也。地方失事。保甲負疏虞之罪。捕快畏比較之嚴。往往扶同亂報。見有踪跡可疑之人。卽指爲盜。或係乞食貧民。或往時曾爲竊盜者。無論是非。輒加細懸。逼使招承。痛加箠楚。一語偶合。又令招扳夥伴。展轉相誣。誅求無已。及至送到公堂。業已一生九死。自揣私刑若此。官法可知。尙敢以口舌害肌膚。肌膚戕性命哉。初招一錯。以後則以訛傳訛。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者。正在此時。不可不慎也。霽威曲訊。審視再三。彼真情不露於言詞。必露於神色。俟其有瑕可攻。而後繩以三尺。未爲晚也。凡此皆以保善良。非以護盜賊。惟慮其似盜而非盜。故慎重若此。倘信其果爲真盜。豈尙肯煦煦然以詞色假之哉。

強盜殺人之律。止於梟首。實有餘辜。常有一盜而手刃數人。至數十人者。卽除爲盜弗論。而以命抵命。其罪浮於律之分數。亦相倍蓰而無算矣。況有劫財燬室之強形。拒捕抗官之逆狀。甚有姦掠並行。俾事主之家。巢卵俱空。而身名交喪者。無一不堪寸磔。而其罪止於一梟。豈以此輩之肉爲不足食。故於一死之外。遂不復致詳歟。倘於此等重獄。而猶勸當事者。予以哀矜。則不特爲婦人之仁。直是以放虎縱狼爲義。散鳩施毒爲恩者矣。其有止於劫財。而未經殺人放火及姦淫者。始可用吾矜疑一念。推詳其入夥之由。審究其上盜之實。以賊之有無定罪之出入。如賊眞罪確。萬無生理。雖屬飢寒所使。亦難貸以國法。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弗喜者。蓋爲此輩言之也。或上盜而未得賊。與得賊而無主認者。皆可開以一面。非故縱之也。蓋以後世無恒產之授。不能責

其必有恒心。兼以保甲之法不行。或行之不力。令此輩得以藏奸。是爲上者亦有過焉。不得概罪斯民故也。但此輩原屬無良。止可待以不死。萬勿遽與開籠。使得脫然事外。隸入胥靡。投之有北。俾狼心有制而不逞。庶善與惡兩不相妨。而解網之仁不致流而爲暴矣。

每獲真盜一夥。必害良民數十家。猶之衙蠹之中。有一人被訪。則親屬與鄰家皆不能安枕。非慮扳賊。卽防貽禍。同一轍也。故官長於盜賊之口。只宜抑之。使閉不當導之。使開。卽云盜夥未獲。真賊未起。難以定招結案。勢必責令自供。然於此時。此際。亦當內存不得已之心。外示無可奈何之色。每聞供報一人。必詳審數四。而後落筆。但以又害一民爲憂。勿以又添一盜爲喜。蓋於初獲之首盜。尙慮其冤。而多方軫恤。何況由幹而生枝。由枝而生葉者哉。近日世道澆漓。人心不古。良民供吐之言。尙不足信。何況天理喪亡。良心喪盡之盜哉。

禁強必先禁竊。究盜不若究窩。涓涓不息。流爲江河。小偷弗懲。其勢必爲大盜。故於穿窬之獲。究之務盡其法。無論賊多證確。刺配無疑。卽使偶犯賊輕。亦必痛懲幽繫。令親屬具結。保其改過。而後釋之。尙以饑寒所迫一語。橫踞於中。草草發落。是種大盜之根。愛之適以害之矣。至於窩盜之罪。更浮於盜。竄縱十盜。勿漏一窩。無深山不聚豺狼。無巨窩不來賊盜。窩卽盜之源也。禁宰耕牛一事。是弭盜良方。不知者僅以爲修福。是實政而虛談之矣。蓋大盜必始於穿窬。而穿窬之發軔。又必以盜牛爲事。何也。民間細軟之物。盡在臥榻之旁。非久於竊盜者。鮮不爲其所覺。惟耕牛蓄之廊廡。且不善鳴。牽而出之甚易。盜牛入手。卽售於屠宰之家。一殺之後。卽無賊可認。是天下之物。最易盜者是牛。而民間被盜之物。最難獲者亦是牛。盜風之熾。未有不階於此者。彼屠牛之家。明知爲盜來之物。而購之惟恐不速者。貪其賤耳。從來宰牛之場。卽爲盜賊化賊之地。禁此以熄盜風。實

是敦本澄源之法。而重農止殺。又有資於民生。不淺爲民上者。亦何憚而弗力爲哉。

論姦情

姦情有二。曰強曰和。其章明較著而易斷者。莫若和姦。以捉姦必於姦所。姦夫淫婦。罪狀昭然。不敢不以實告故也。然而和姦之律。一杖之外。無加焉。爲民上者。卽欲維持風教。而除淫滌污之念。又窮於無所施。所恃以挽回惡俗。整頓乾綱者。維強姦一律而已。又無奈強姦之真僞。最難辨析。有其初原屬和姦。迨事發變羞。因羞成怒。而以強姦告者。有因爭寵二好。由愛生妬。由妬致爭。而以強姦首者。有親夫原屬賣姦。因姦夫財盡力竭。不能飽其谿壑。又戀戀不捨。拒絕無由。故告強姦以圖割絕者。又有報讎雪怨。而苦於理屈詞窮。不能保其必勝。故用妻子爲誣賴計。令彼無從置辨者。此等詐妄之情。實難枚舉。卽云呼救之時。聲聞於外。有隣右之耳目。可憑。捉姦之際。情迫於中。有奪獲之衣帛。可據。然鄰右止聞聲音。不能以耳代目。衣帽雖云合體。奚難以竊爲攘。聽訟者於此。將以爲真也。而坐姦夫以死。則公道日訓。而奸僞日滋。將以爲僞也。而坐原告以誣。則善教愈阻。而淫風愈熾。每見慈祥當事。遇此等疑獄。皆以不斷斷之。置姦情於不問。但訊其以他事致爭之由。或責被犯之招尤。或懲原告之多事。誠以強姦重獄。審實卽當論死。不若援引他情。朦朧結局。所謂不癡不聾。難作家翁者是也。予獨於此有深慮焉。好生固是美德。而綱常倫理。亦非細故。人之異於禽獸者。僅有此牝牡之分。嫌疑之別耳。我以一念之姑息。而比斯民於禽獸。可乎。苟審得其實。果無始和中變。借姦誣害等情。卽欲出之。亦必治以九死一生之法。庶足以快貞婦之心。而雪丈夫之恥。不然。爲女子者。何樂於拒姦守節。而暴露於公庭。爲之夫者。亦何樂有此守貞不屈之婦。而反以詩書所尙者。爲辱身玷名之具哉。強姦不分已成未成。有逼婦女

自盡致死者。證據若真。斷宜坐抵。萬勿慈祥太過。而引他故出之。蓋據強姦之律。已當問絞。況又因姦致死。人命乎。猶之強盜殺人。以一身而負兩大辟。死罪之外。既無可加。則死罪之中。亦無可減。但審強姦之情確與不確。則致死之真偽。不辯自明。苟姦情猶在疑似之間。則致死之由。尙難臆斷。幸勿膠柱斯言。而以形迹置人於死也。

律法事事從重。獨於姦情一節。竊訝其過輕。何也。淫爲萬惡之首。而和姦止於一杖。又必獲於姦所。始以姦論。然則牀以下。房以外。皆他人酣睡之地乎。捉姦必以親夫。然則翁姑伯叔兄弟子姪之遇此。皆當袖手旁觀。而莫之問乎。由此論之。則親夫遠出。捉姦無人。與夫在而善爲隄防。不致獲於姦所者。皆得快其淫亂之心矣。要知造律雖出於肅何。而參酌必由於僚案。祇以同時同事。有盜嫂受金之輩。故以恕已者恕人。而爲天下姦夫淫婦開此方便法門。後世相因。遂爲成律耳。猶幸有夜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一語。稍寒其膽。不則王法等於弁髦。而閭閻中弄之間。無牆不生茨矣。勸司風教者。每於此等惡俗。當嚴禁於未發之先。痛懲於已犯之後。不得因法網不密。又從而開拓之。使桑間濮上之風。馴至於莫知所底。斯名教之幸也。但不宜事事詳察。攻發民間之隱私。惟擇其姦狀最著者。劇創一二。遊遍通城。使家喻戶曉。知上人所痛惡者在此。則姦淫知戒。綱常不至掃地耳。

有詰者曰。人命重獄。汝勸當事者輕之。姦情輕獄。汝勸當事者重之。亦何悖理太甚。而重駭聽聞歟。曰。不然。姦情爲人命所自出。重姦情者。非重姦情正。所以重人命也。姦夫親夫。勢不兩立。非彼殺此。卽此殺彼。其未膏鋒刃者。特有待耳。況兩夫之間。難爲婦。以羞慚窘辱而自盡者。十中奚止一二哉。與其明寃於旣死。何如消禍於

未萌。以今日之鞭笞。代他年之殺戮。以一男一婦之鞭笞。代千人萬人之殺戮。其隱然造福者。正是無量。豈止移風易俗。市勸化之虛名而已哉。

凡審姦情。最宜特重。切勿因其事涉風流。遂亦爲褻嫚之詞。以訊之。當思平時之舉動。原係觀瞻。而此際之威儀。尤關風教。稍涉詼諧。略假顰笑。彼從旁睨視者。謬謂官長喜說風情。樂於放蕩。無論姦者不悔其姦。且有不姦而強飾爲姦。思以阿其所好者矣。至於讞牘之間。更宜慎重。切勿用綺語代莊。嬉笑當罵。一涉於此。則非小民犯姦之罪狀。反是官府誨淫之供招矣。總之下民犯此。由於上人失教。苟有反躬罪已之心。方且垂涕泣之不暇。奚忍談笑而道之哉。

論一切詞訟

小民之好訟。未有甚於今日者。往時猶在郡邑紛呶。受其累者不過守令諸公而已。近來健訟之民。皆以府縣法輕。不足威攝同輩。必欲置之憲網。又慮我控於縣。彼必控府。我控於府。彼必控道。我控於道。彼必控司。控院不若竟走極大衙門。自處於莫可誰何之地。卽曰雌雄難卜。且微倖於未審之先。作得一日上司原告。可免一日下司拘提。況又先據勝場。隱然有負隅之勢。於是榮戟森嚴之地。變爲鼠牙雀角之場矣。督撫司道諸公。欲不准理。無奈滿紙冤情。令人可悲可涕。又係極大之題。非關軍國錢糧。卽繫身家性命。安有不爲所動者。及至准批下屬。所告之狀。與所爭之事。絕不相蒙。如何審理。則爲訟師者。因舊例必於原詞之外。別進一紙。名曰投狀。巧飾一二附會之語。依傍原詞。其餘盡述所爭之事。讞者得此。翻然大悟。始知從前盡屬虛文。此際纔歸正傳。噫。謬矣。何其厚待郡邑。而故欺之以其方。薄待上司。而必罔之以非其道哉。承問官若據原詞審理。則終年

不得其實。不得不開自便之門。亦即據其投狀而爲判斷。是小民欺罔之情。反爲官府藏拙之地。有是理乎。竊謂好訟之民。敢於張大其詞。以聳憲聽。不慮審斷之無稽者。以恃有投狀一著爲退步耳。原詞雖虛。投狀近實。以片語之真情。蓋彌天之大妄。不患問官不爲我用。彼所恃以健訟者在此。我所恃以弭訟者亦即在此。請督撫嚴下一令。永禁投詞。凡民間一切詞訟。止許一告一訴。此外不得再收片紙另增。名上司批發此狀。即照此狀審理。實則竟爲割斷虛則竟坐反誣。無許代爲說詞。強加附會。若是則止有初著並無後著。即欲自蓋其欺而不得矣。尙敢以身家性命爲孤注。而強試於不測之淵哉。若是則所告之詞。即不能字字皆真。亦必虛實相半。狀詞至有一半真情。則當准與不當准。判如黑白。但須執法不移。永著爲令。始有成效可觀。稍示游移。則撓法梗令者至矣。蓋此法最便於廉吏。更便於良民。獨不便於奸胥猾吏及承票之皂壯耳。何也。原狀所告。不過寥寥數人。常例有限。所恃爲蔓引株連。以飽其豁壑之欲者。惟投狀所添之人数耳。片紙不收。隻字不准。則是可飲者盡在壺中。豈復有不醉無歸之樂哉。惡其害已。而令此法不行於世者。必此輩也。夫必此輩也。夫。

祥刑末議

李漁

論刑具

刑具代有變更。其載在律條。一成而不可易者。厥數有六。曰笞。曰杖。二者皆用荆條。笞小杖大。曰訊。卽今之竹板。有重曰枷。項刑用曰杻。手刑俗名手捫。曰錄。足刑俗名脚錄。視罪之重輕。爲刑之巨細。枷輕於杻。錄輕於枷。笞又輕於訊。非極重之罪。有死無赦者。不用錄杻。非罪犯衆怒。法當榜示。以快人心者。不用枷。下此常用之具。則訊杖笞三者而已。杖笞止於臀受。訊則臀股分受。三者皆不及股灣。恐傷其足。當事者無不知之。此老吏常談。無庸贅述。言其未經

道破者而已矣。有同一刑具。始用之而重。後用之而輕。今日用之而輕。明日用之而又重者。此其故非但官長不知。卽訊之老誠隸卒。亦茫然不解。竊博諮羣訪而得之。不敢不爲當事告。其條重條輕。不可測識者。則以新舊燥濕之不同。而用刑之隸卒。又漫不蓋藏。聽其露處。故也。新設之具。其性倍堅。况竹木皆產於地。未有不帶濕氣者。惟用久。則水性漸收。鋒鋸亦去。且與人之皮肉相習。故受者雖云痛楚。未必盡有性命之憂。新設者於此。一一相左。其斃人最易。文太青作縣時。因舊枷刑敝。不可用。欲置新者代之。慮其傷人。卽以舊枷圈外之木。穴一新孔。爲容項之地。外以新木環之。其不忍人之心如此。謂此意雖善。但覺慈祥太過。反近迂闊。語云。物不用新。何由得舊。惟減其數。而慎用之。亦足以全好生之德。凡此皆言新舊之別。當世亦間有知之者。至於蓋藏一節。則從來未講。每至訟庭。見拶指竹篴。卽竹板及夾棍扛子之屬。皆委之滴水簷下。纔值斜風細雨。便皆濕透。况值傾盆之簷溜乎。官長不察。隸卒不知。照晴明乾燥時。一例用刑。一般下手。以爲同此刑具耳。受者不死於往日。豈其獨死於今朝。不知輕重殊體。一既可以當三。燥濕異性。十還可以抵百。如其不信。但取一件刑具。先於乾燥時。稱重幾觔。再於濕透時。稱重幾觔。則受刑者之痛楚。加倍不加倍。便可知已。然此猶論輕重之體。尙未闡明燥濕之性。請得而暢言之。尋常無罪之人。坐臥於卑下斥鹵之地。隔以牀薦椅褥。尙有濕氣上蒸。浸入骨髓。染成劇病。而不可醫者。况以濕潮之具。裂開其皮。而分析其肉。深入於腠理筋骨之間。尙冀其受而不病。病而不死。有是理乎。常有杖不數巡。而斃人於廡下。棍未去脛。而畢命於階前者。未必不由於此。伏願當世賢明長者。各於廳事左右。另置高廠廡屋一間。整板於地。以防梅雨之月。濕氣上浸。安頓一切刑具。用則取出。不用則束而藏之。此高大于門之捷徑也。豈待平反大獄。視網施仁。而後爲陰德哉。衙門人役。有能講此理。互相

勸諭。勤謹收藏。每至用刑之際。必量其新舊燥濕。以爲下手之重輕。則陰德亦自無量。不獨官長蒙庥而已也。古人設枷之意。不過辱之而已。囊頭以木。榜其罪名。動本犯羞恥之心。令其悔過。亦使遠近爲惡者。見而知警。法止此矣。原非令之負戴而行。何必過於厚重。即使過於厚重。亦於罪人無害。徒損材料而已。何也。坐時原以他物支撐。行時亦有親人扛助。厚重之與輕薄。初無異耳。但知此刑事爲亡賴者設。略有顏面身家者。甯置他法。勿用此刑。蓋以痛可忍。羞不可忍。血可滌。恥不可滌也。官府一念之轉移。繫百姓終身之榮辱。可不慎哉。粗以繫手。錄以拘足。皆所以防閑罪人。慮其兔脫故也。苟非大辟。卽當存錄。去粗以遂人情之便。何也。人身之用足居其一。手居其九。非此則五官不能自運。既不置之死地。卽當遂其生機。使活潑有用之人。而爲行屍坐肉。不但非情。亦非法耳。至於婦人女子。雖犯死罪。例不加粗。爲其飲食便溺。不可假手於人。重男女之別也。人謂後世之法。寬於前古。以其無刖足之刑也。余謂多用夾棍。多敲扛子。便是刖足之刑。猶之殺人以挺與刃。初無分別。朝廷立法。苟與不苛。有何定額。只在用刑者之慎不愼耳。夾棍扛子。於法爲極重。萬不得已而用之。非常刑也。惟強盜人命。聚口咸證爲實。卽司讞者原情度理。亦信其眞。而本犯堅不承認。不得不用此法。然以是威之。非以是殺之也。可試而不可用。可一用而不可再用。夾棍之得力處。全在將收不收之時。此時所招多是眞招。若待收夾加扛。此時供吐之言。十只可聽其一。併此一句。亦須待放鬆之後再訊。以定其果否。常有一夾不招而至再夾。再夾不招而至三夾者。即使滿口供承。總非確據。以其出於口者。非復由中之言。猶病極而爲譫語。據此定案。非惟陰隲所關。倘遇慈祥之上臺。解網之恤部。靈威曲訊。仍吐眞情。則前案可翻。亦足以妨神明之譽耳。至非人命強盜及謀叛重情。此等峻法嚴刑。卽終身不用。亦未爲不可。

論監獄

罪有重輕。則監有深淺。非死罪不入深監。非軍徒不入淺監。此定法也。下此則欽犯訪竄。慮其疏虞。不得不附入監籍。自茲以往。則非其人矣。飭下屬之清監。戒佐貳之濫禁。隄防獄卒。勿使殘虐罪囚。潔淨圜扉。無致釀成瘟疫。此郡邑諸公之恒事。亦守巡各憲之常規也。獨提察關二事。一爲生死所繫。一爲名節所關。留心民瘼者。請諦聽之。罪人之死於牢獄。天年者少。非命者多。有獄卒詐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讐家賄買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凶。坑貧取利。因而拷逼致死者。有無錢通賄。斷其獄食。視病不報。直待垂死而遞病呈。甚至死後方補病呈者。酷弊冤苦。種種不一。雖因吏卒之逞凶。實由官長之不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豈得以痼弊二字。草草申詳。遂畢典守監倉之重任哉。與其追究於死後。不若申飭於生前。時時稽察獄中。勿令此輩魚肉囚犯。囚犯有疾。責令早具病呈。一見病呈。卽以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者。取屍親告領結狀。一併粘連。以爲申報上司之地。囚犯無親屬者。以里甲鄰右代之。盜賊無鄉貫者。以刑房書吏代之。慎密若此。非但奸弊不叢。保全生命。亦可取信上司。自立於無過之地。常有要緊囚犯。痼弊是眞。上司不信。疑府州縣官匿取贓私。慮其攻訐。自討病呈以滅口者。爲人卽以自爲。不可不慎也。婦人非犯重辟。不得輕易收監。此情此理。夫人而知之也。然亦有知其不可而偶一爲之。不能終守此戒者。以知其淺而不知其深。計其暫而不計其後也。所謂知其淺知其暫者。止以獄中人數衆多。施強暴於衆人。屬目之地。不待貞者而後拒之。旋羈旋釋者。未必盡有失節之事也。不知婦人幽繫一宵。則終身不能自白。無論鄉鄰戚讐。里巷交傳。卽至親如父母。恩愛若良人。亦難深信其無他。常見有婦人犯罪。不死於拘繫桎梏之時。而

死於羞慚悔恨之後者。職此之由。爲民上者。一念稍寬。保全幾許節操。一時偶刻。玷辱無限聲名。婦人有必不可寬之罪。勢必繫之獄者。惟謀殺親夫。毆殺舅姑二項。亦必審實定案。而後納之。此外卽有重罪。非著穩婆看守。卽發親屬保回。總令法度綱常。並行不悖而已矣。

省刑

唐甄

萊陽盛九苞曰。山東習用重刑。杖以巨竹連根爲之。長八尺。頭徑六寸。厚五寸。敦然方物也。卑必長大強力者。臨杖則裂犯者之袴。覆足以杖。一拊臀。卻立尋丈。揚杖後。扶地大呼躍進。身杖俱下。乃一撻之。不聞撻聲。但覺地動。一卑一杖。撻二十。則易二十人。撻三十。則易三十人。恐其再撻。則力減也。昔余七之叛也。事既平。繫獄當死者甚衆。巡撫趙祥星訊之。有一人枉者。祥星輒蹙而謂僚吏曰。是可矜。吾欲釋之。諸君以爲何如。僚吏皆起而揖於前曰。此至仁至明。釋之幸甚。於是釋之。故事。免死者。必撻而後釋之。撻之二十。昇出。死矣。夾棍以鐵貫木。置脛其間。左右各五人。并力曳之。良久。乃合其末。左右擊以巨棍。至百數十。異日復夾。脛腫如股。不可入。卑舉踵踏入。復夾之。杖之毒者。前一杖。卻一杖。中蓋一杖。杖已。皮不少損。而內肉糜爛。如腐瓜之瓢。出以刀割去。糜肉得良藥。十有半活者。卑得賂。則直撻之。血立濺。乃反不死。其毒如此。山東之民。號爲犷悍。皆謂非重刑不能服之。又謂大吏有體。非重刑無以示尊威。是以沿習而然。雖有慈者。不能改也。吳民號爲柔弱。習用輕刑。故吳爲幸。客有嘻者曰。吳刑雖輕。重者自重。不一於輕也。吾親見巡撫杖僞爲薦書者。血肉飛濺四傍。四傍方丈之間。青草皆爲踏地。此亦何輕於山東。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一年而罷。一年之間。治羣殺數人之獄者二。獄成。未嘗加一杖於殺人者之身。典司諫曰。殺人至惡也。殺數人。大獄也。而公不加一杖。從來號爲慈吏者。未有

過寬若此者也。公不忍於所當忍。吾恐民風日玩。從此得罪者愈多矣。唐子曰。不然。彼殺人者。豈其始念則然哉。逞一時之忿。自陷其身於死。而不徐爲之慮也。既以一死抵一死。亦足蔽其辜矣。又從而杖之。是淫刑也。吾不加一杖者。是爲至平。不爲過寬。夫山西之民。非弱於山東也。長子之民。又號爲多奸。唐子爲吏一年。夾棍非刑。廢而不用。俗用之杖。雖未能遽改。以從律之制。然且薄且減。亦不乖制。一年之間。令未嘗不行也。政未嘗不舉。賊未嘗不入也。豪強未嘗不伏也。疑獄隱隱。未嘗不得其情也。關市橋梁。僭乘賓旅。未嘗不治也。四境之內。未嘗不安也。巡撫達良輔嘗謂唐子曰。百里之長。不患無威。奚以重刑爲。重以刑之。既傷其體。歸而療治。又費其財。仁者弗爲也。苟治事而事治。懲民而民服。斯可已矣。奚以重刑爲。

論命案學治臆說

汪輝祖

一生傷勿輕委。驗傷填單。例取保辜。何等慎重。或乃委之佐雜。不知兩造報傷。多先囑託作作。故作作喝報。後印官猶必親驗。以定真僞。佐雜則惟據作作口報而已。何足深信。且某傷爲某毆。須取本人確供。辨其形勢。器物萬一傷者殞命。此卽擬抵之據。生前之供狀未明。死後之推求徒費。犯供翻異。案牘糾纏。率由於此。則何如親驗之可恃也。

一命案受詞卽宜取供。呈報命案。非屍親卽地保。宜立刻究問。衅由及鬪毆之狀。受傷之處。細細詰問。察看供情虛實。自可得其要領。蓋屍親等甫至縣城。未暇受訟。卽指揮代書寫詞。不敢大改情節。且鄉民初見官長。尙有懼心。立時細鞠。真情易露。往余在甯遠。蔣良榮劉聞揚日斃。誣人二案。皆於初報時訊有疑竇。不致冤濫平民。故知初報卽訊。是最要關鍵。若被告亦到。則更可對簿明確矣。

一相驗宜速。一面訊供。卽一面簽役。無論寒暑遠近。卽往傳驗。以免犯證入城。得投訟師商榷。中途犯到。卽擇可栖息之處。捉犯鞫問。使其猝不及備。得情自易。

一驗屍宜親相親。按地方官肩利害。莫如驗屍。蓋屍一入棺。稍有游移。翻供便須開檢。檢驗不實。卽干例議。或致罪有出入。便不止於褫職相驗時。乍作報傷之處。須將屍身反覆親看。遇有發變。更須一一手按。以辨真僞。時當盛暑。斷不宜稍避穢氣。且心堅神定。穢亦不到鼻孔。余屢試之。若有鬼神呵護者。驗畢。指定眞傷。令凶手比對痕合。然後棺斂。自無後慮。如兇手未到。或係他物傷者。傷痕分寸。尤須量準。異日追起凶器比合。可成信讞。

一當場奉洗冤錄。最可折服刁徒。刁悍屍親。或婦女潑橫。竟有不可口舌爭者。執發變爲傷據。指舊痕爲新毆。毫釐千里。非當場詰正。事後更難折服。宜將洗冤錄逐條檢出。與之明白講解。令遵錄細辨。終能省悟。此亦屢試有效。切不可憚半日之煩。貽無窮之累。

一詳開檢宜慎。拆骨洗蒸。最爲慘毒。疑似之間。出入重大。遇有屍親翻控。先檢原詳圖格。逐一精研。實有枉抑疑竇。然後詳檢。則問心無愧。倘係屍親妄聽誤告。須細細開導。果能悔悟。自可陳請上官提審。取結免檢。蓋檢而無傷。不惟死者增冤。復令生者坐罪。而曰我依律辦也。是耶非耶。昔有強幹太守。號稱吏才。每逢發審命案。輒以詳檢塞責。半年之間。骨殖多提省垣。而太守以暴病死。家屬此僞官所遺。觀難歸。論者謂有鬼禍。其或然歟。

安良必先治盜。而寄贖買贓之累。又因治盜而起。凡誣扳窩夥。猶可留心訪察。至寄買贓物之虛實。爲輿論之所不著。不惟點賊易於挾嫌嫁禍。且有捕役牢頭。擇殷教獠。因而爲利者。即官爲審釋。良民已受累不堪矣。浙中舊習。獲賊到官。率供無主之案。混認多贓。指某某寄贖。某某價買。承行之吏。據供弔贓。簽差四出。迨賊無著。落終以游供完結。而役婪於橐。更分其肥。愿民被獲賊之害。境內不受治盜之益。余居鄉時。深知此弊。故佐主人治盜。惟嚴究有主之賊。而不起無主之贓。今錄簡易之法。以備採擇。

一尋常竊贓。止須飭地保諭弔。諭內註明速將原贓交保稟解。不必到官。如果被誣。許自行呈懇。慎毋託故。延致干差擾。嚮在嘉湖幕中行之。民以爲便。未有不繳不懇者。

一案重贓多。必須差弔者。檄內註明止許弔贓。不必帶審。如未買未寄。聽本人呈懇。毋許提人滋擾。庶捕役不敢肆橫。

一以被誣呈懇者。受詞時。即提犯質釋。俾免守候。或即於詞內批釋。不必令平民與賊匪對簿。以卹善良。

一無論爲窩爲夥。買贓寄贓。有懇稱與賊並不相識。橫被誣扳者。其中必有教供之人。可令被誣者雜立稠人之中。先令賊犯指認。如指辨模糊。立時諭歸安業。專治賊犯以誣良之罪。然此法須時時變通用之。習以爲常。則其人狀貌。教供者亦能預先說知。倘以識面爲非誣。恐又成冤獄耳。

至于印官事冗。小竊案件。有不能不發佐貳代訊之勢。但聽其查辦。即不免有需索之弊。應令訊畢。即送草供。一切傳主弔贓。俱由親核。庶權不下移。民不受擾。

罪從供定。犯供最關緊要。然五聽之法。辭上一端。且錄供之吏。難保無上下其手之弊。據供定罪。尙恐未真。余

在幕中。凡犯應徒罪以上者。主人庭訊時。必於堂後凝神細聽。供稍勉強。卽屬主人覆訊。常戒主人不得性急用刑。往往有訊至四五次。及八九次者。疑必屬訊不顧主人畏難。每訊必聽。余亦不敢憚煩也。往歲壬午。館平湖令劉君冰齋署會孝豐事。主行舟被劫。通詳緝捕。而邑有回籍逃軍曰盛大者。以糾匪搶奪被獲。訊爲劫案正盜。檢閱草供。凡起意糾夥上盜傷主劫賊。俵分各條。無不畢具。居然盜也。且已起有藍布棉被。經事主認確矣。當晚屬劉君覆勘。余從堂後聽之。一一輸供。無懼色。顧供出犯口。熟滑如背書然。且首夥八人。無一語參差者。心竊疑之。次晚復屬劉君故爲增減案情。隔別再訊。則或認或不認。八人者。各各岐異。至有號呼訴枉者。遂止不訊。而令庫書典稅書依事主所認布被顏色新舊借購二十餘條。余私爲記別。雜以事主原認之被。當堂給認。竟懵無辨識。於是提犯研鞫。僉不承認。細詰其故。蓋盛大到官之初。自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故訊及劫案。信口妄承。而其徒皆附和之。實則被爲已物。裁製有人。卽其本罪。亦不至於死也。遂脫之。越二年。劉君保舉知府。而此案正盜由元和發覺。起賊主認。冰齋回任赴蘇。會審定案。初余欲脫盛大時。闔署譁然。謂余枉法曲縱。不顧主人考成。余聞之。辭館。主人勿聽。余曰。必欲余畱止者。非脫盛大不可。且失賊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駢戮數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孫易一館。爲君計。亦恐有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猶竊竊然私議不止。幸劉君不爲動。至是事發。語余曰。曩力脫盛大。君何神耶。余曰。君不當抵罪。吾不當絕嗣耳。蓋余自此益不敢以草供爲據矣。

讞獄

王士俊

古云殺人者死。但獄貴初成。傷憑細檢。不可有不盡之心。不可有不殫之力。遲則變生。速則事定。余三任州縣。

所定命案不下百餘。惟於當場研取確情。從未在堂錄囚。一遇命案。單騎前赴。兼裏數日糧。從僕二人。刑書二人。幹役二人。快頭一人。仵作一人。卓隸四人。不令遠離一步。以杜私弊。公案離檢所。不過丈餘。至則先問兩造口詞。即令仵作同兩造及地保公同檢驗。不厭其詳。所報傷跡。詳錄草單。俟三詞合同。方親至檢所。逐一加驗。稍有疑惑。令仵作再驗。果見傷跡凶具相符。然後親注傷痕。如犯證俱齊。即先錄隣右口詞。再錄證見。再錄死者之親。衆供畫一。始取凶犯口詞。或一人或兩三人。細細研鞫。分別何人造意。何人先下手。何人傷致命。務求顛末了然。確定首從。不可模糊。所傷械物。迅即追起。不可姑緩。果無遁情。再復問各犯。翻駁盡致。果無反覆。令刑書朗誦口詞。與各犯仔細傾聽。書押畢。即將凶犯重杖。其不行解散助毆加功者。亦加重杖。以紓生者之忿。以慰死者之心。各犯應釋者釋。應保者保。應羈者羈。務於當場研決。不得遲滯牽累。返署後。即行申報。密即串敘。招看覆核。妥協。俟憲批下日。即行點解。斷不從書役之言。以不迫限爲遷延之役也。夫不於堂上對簿。則主唆起滅之奸弊。易絕不待久遠。起解則殺人正凶之供吐難移。此余數年親歷者也。如檢驗時凶犯脫逃。或所去不遠。即令隨從幹役。刻即追捕。倘於一二日度其可獲。即在彼處坐候了局。或已遠颺。即懸賞緝捕。仍於當場將各犯口詞照前錄定歸署。俟獲犯之日。先行密審。然後質對。立即起解。所謂遲則變生。速則事定者如此。

山東臬司條議四事

宋 肇

其一。誣良之害。宜除也。山左盜案較諸別省爲多。司民牧者。平日既不講求消弭之方。與夫防禦之法。及至一聞剽劫。始蒼皇失措。懼懼參罰。罔恤民瘼。或諱強爲竊。或諱劫爲仇。勒改報呈。多方捏飾。止求瓦全於一時。不顧敗露於後日。如濟甯衛之徐士貞。被盜燒死二命。而勒改是仇。將無辜之楊開美等。酷刑供認。俱陷大辟。經

本司審屬冤誣。現在報案。如臨朐縣之官衙被劫。捕役張坦誣拏良民五人爲盜。歷經研訊。絕無贓據。亦在查取職名報案。卽此二案。現經按發者。已足爲誣良左券矣。其有勢難諱隱申報之案。已經拏獲盜犯。每多遲延不解。旋即報病報斃。希冀滅口充數。倘有冤誣。無可自白。此種屈情。殊可痛心。又有案緝之盜。內有臨限報獲。隨報病斃。尤多妄拏平人。致死銷案。所當並行立法釐革。嗣後各屬獲盜。如在當場被擒。贓械無俟起獲。本犯供認足憑。一面追緝餘黨。卽將現獲之盜。於五日內解府。該府訊確。於五日內解司。本司審明。卽於五日內解院。如敢違限不解。指稱緝拏夥盜。任意遷延。未經本司親審。旋報病故者。除將所獲之犯。不准入案外。立提經承禁卒捕役。嚴究誣良致死情由。遵照定例究擬。官以誣陷平民揭案。庶人知警惕。大害可除。山東之民得以安生矣。

其二。詞訟之刁。計宜戢也。本司衙門。爲庶獄受成之地。各屬如有聽斷不公。婪贓枉法。應卽報案。以清吏治。小民如有豪強吞噬。貪婪暴虐。卽應驅除。以祛民害。竊謂郡守爲州縣表率。尤宜決獄公平。執法不撓。俾各屬知所效法。合無通飭各府。將自理詞訟。已經審結者。逐件造冊。摘敘簡明略節數語於前件之下。每季造冊二本。報院報司。則於聽斷果否無私。可以按籍稽核。無容掩飾。如果決獄公平。卽可以此而定殿最。查一歲之內。除停訟之外。所理詞訟。僅止八閱月耳。案件無多。每季不過造冊數十頁。非屬繁重難事。各府亦易遵行者。至於民間詞訟。如戶婚田土鬭毆細事。止赴該府州縣告理。卽有命盜重情。與夫豪勢蠹惡。亦必先控州縣。俟審結之後。果有冤抑未伸。方許赴府具控。府審猶未得伸。方赴司道控訴。再有冤抑。始赴院控。此成例也。近見健訟刁棍。或在州縣有詞未結。道府會控未准。輒赴省會。遠者跋涉千里。近者亦不下數百里。跪路呼冤。攔輿叫屈。

呼天搶地。似有至大之怨。不白之情。而究其始末。或以病死爲人命。或以忿爭爲殺搶。或以違年稱近事。或將已結作新詞。變幻譎張。莫可方物。若有各府季報之冊。則其控府與否。易於稽核。作何審斷。一目了然。而告詞之虛實。亦從可識矣。此等奸徒。嚴加究處。刁計之風。自將漸戢。亦使民無訟之一端也。

其三獄囚之積骸。宜瘞也。小民無知犯法。羈禁圜牆。卽欲改過自新。難脫文網。受此桎梏之苦。豈無悔心之萌。卽使罪當情真。亦可矜憫。矧夫無辜濫繫。更可哀憐。衣服不能充身。奚問飲食。妻子不得覲面。何況親朋。更有被人株連。原非自作之孽。一入獄門。驟難昭雪。或染瘟疫而殞生。或被箠楚而畢命。拘幽莫告。野葬無期。本司前任通永道時。訪知各屬多有此弊。深爲悽惻。亟以瘞埋上請。蓋獄中之隙地幾何。日後之囚骸愈積。若不盡行起出。葬諸高原。將來充牣其間。竟成野冢。卽使生時犯法。一死已無可加。況於存日被冤。三尺在所不及。久埋之骨。難免冤氣纏綿。新斃之囚。更有臭味侵染。疫癘時作。瘕斃愈多。民命所關。禁戢難緩。合行呈請本院。特賜通飭。凡在監屍骨。悉行遷葬。嗣後如有病斃之犯。一經報明。卽令親屬領埋。如無親屬。方遣土工。擡出深埋。義冢。不得仍填獄底。亦不許拋棄道旁。如敢故違。專管獄官刑書禁卒。嚴提重處。印官卽行揭報。此法一立。不特澤及枯骨。亦感化人心之一助也。

其四解役之疏脫。宜慎也。各屬起解人犯。非關欽部大件。卽屬命盜重囚。差遣必係正身。不許代倩僱覓。蓋恐中途疏脫。簽差之官。旣不免於報參。同解之役。亦難免於拖累。不得不慎重也。本司近見各屬申解重犯。名雖一犯二解。其實僅有虛名。批上姓字雖存。途中並不管押。優游家內。行止自由。點發之際。尙隨同伴唱名。投審之時。不過僱人聽點。抑且所遣之人。率多民壯。在於所押之犯。無非奸徒。伏處押中。尙有山林之想。跋涉途

次甯無奔逸之思。況其黨羽甚繁。隨處可匿。一旦脫逃。立被叅罰。若不預籌於幾先。必致貽疚於事後。合無呈請本院通飭各屬。嗣後起解人犯。務選壯健有身家之役。責令親身解押。或有一批而解犯五六名者。其一犯名下註明解役二名。如有疏脫。即將原管解役追究。與同解之別役絕不干連。則責成既專。自無觀望偷安之事。而批註既明。可免彼此推諉之弊。然此止就本地解審人犯而言。本司竊見山左中東兩路。爲南北往來孔道。解部逃人重犯。絡繹載途。所經州縣。率多忽略。類以不堪之役管押。往往擾害民間。稽延期日。并請通飭各屬。後有逃人重犯。押解到境。如南來者。卽於郟城縣發一小票。上註某月日時到某州縣。一日務行五十里。計程定限。至德州出境。將此票申繳濟南府稽查。如有違限。按名提究。或係兗州府所屬州縣違限。關會該府查究。如北來者。卽於德州發一小票。註明定限。至郟城縣出境。將此票申繳兗州府。如有違限。按名提究。或彼此互相稽察。積弊自可頓除。庶逃人重犯。既免疏虞。而大路居民。亦免騷擾之患矣。

治劫盜議

鄭振圖

古稱亂絲必斬。亂民必誅。然不得其緒而理之。絲可得而斬。民不可得而誅也。漳泉搶劫。由來舊矣。而漳甚於泉。今知所以治漳。而泉亦無弗治。夫漳民之行劫也。始則郊坰。繼而城市。茲則直入衙署矣。始劫貨物。繼而地丁。茲則顛越官府矣。劫徒雖衆。必有爲之窟穴者。爲之線索者。自烏鴉全破案。而役之惡彰。自高連升破案。而兵之罪著。役勾結而奸民附之。官之左右皆盜也。弁之左右皆盜也。明火執仗而來。結隊成羣而去。其來也重。關疊柵。如入無人之境。其去也明。目張膽。毫無失事之虞。且苞苴多寡。囊橐之盈虛。一一皆灼知其數。此而不治。得毋木偶人乎。生童之應試也。防護皆撥兵。何況行旅。單丁之來往也。被擒皆勒贖。何況貨囊。此而不治。尙

謂有王法乎。且劫與鬪。互爲其根者也。劫不能治。何有於鬪。今之治者。比差役而已。設防邏而已。其事與出關移立賞格。同一具文。而非要領之所在。歷攷前史。如蓋寬饒趙廣漢之治京兆。發奸摘伏如神。朱博之治渤海。韓延壽之治潁川。賈詡之爲賊繯衣。李崇之令村置鼓。捕盜方略。驟難僕數。未聞束手無策。坐聽考成者。凡治盜必先自近。近莫近於城署矣。有鎮道有府縣。有丞倅以下諸員。兵役累千數。乃入重門如帷。掠公私如取攜。視百職庶司如兒戲。蓋積年以來。未聞稍失利。故玩而橫。橫而無顧忌。此正好徒授首之秋也。今之防盜者。欲麾之使去耳。吾意欲招之使來。將欲治之。必先誘之也。擇形勢之地。使人攜百金入室。故露囊以示之。漏夜數十刻。劫者必至。既至而室中之伏發。市中之伏又發。其漏網者幾何矣。既擒而斫其跟肘。繫纍然蒲伏。則一獄吏事也。所難者設伏之人。皆吾心膂耳。平昔擇勇敢之夫。撫之以恩。信遇之以腹心。累月經時。驗其志氣。不致爲賊用。而爲我用。則事密而力堅。伏始可用。則勝勢在我。嘗試一二次。雖夜關不闢。不敢闖然入也。內盜清而外盜亦漸散。於是廣募間諜。雜入賊中。使其居址姓名狀貌衣服。皆有暗記。其入市偵探者。邏卒捕之。避居村落者。發兵捕之。以自首散其羽黨。以購線得其遁逃。近而旬月。遠則經年。而城鄉之盜。息盜息而鬪亦息矣。蓋人情恒奪於先聲。而奸頑必沮於懲創。未嘗治之。而以爲不可治。則其勢愈張。一遇創深。則羣相讐慄。而自爲恐嚇。久久兵役之黨。不惟不與盜首尾並樂爲官耳目。以圖見功。自古詰盜止奸。皆是術也。若求其本。則惟季孫之於莒僕。臧孫之於邾庶。其言可思也已。

強盜破財說

姚文然

圖財而捨命。爲盜者之所明知而不悔也。其意若曰。不捨命。不足以圖財也。故命者。盜之所輕也。雖然。捨命以

圖財則財者必強盜之所重矣。抑知有強盜圖財而反破財者乎。如其知之。則凡爲盜者。未有不愕然驚。爽然悟。如大夢忽覺者也。或不信之。曰。世有捨命之盜。豈有破財之盜哉。請觀於廣德州楓塘鋪鄭雲等五盜截劫朱君甫之事。康熙十一年二月安撫斬題鄭雲者。江浦小小販茶客也。以年荒而謀爲盜。同謀者有盜五人焉。特往江甯買二刀二弓五箭。以爲行盜之具。初一試之。遇朱客人於路。而截劫其行囊。燦然可悅之物。六百九十餘兩也。五盜四顧滿志。分而攜之。是盜也。可謂得時行道者矣。乃於九月初一日巳時得財。於初二日未時被獲。各銀俱原封不動。止用動四分五釐。買肉麪壹餐。救飢而已。哀哉。每盜一名。止換銀九釐而已。哀哉。且所劫者。實止得朱客人銀四分五釐。而買製腰刀弓箭。約費反須四五兩。比而較之。是鄭雲等一念之妄求。無故而破百倍之財也。捨命太輕。而又破財甚大。豈不重可哀哉。侯景之反也。身首異處。景所不惜也。并其南豫州牧河南王而失之。安祿山之反也。腸流數斗。祿山所不惜也。并其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東平郡王而失之。楊元愬之反也。傳首磔尸。元愬所不惜也。并其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而失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凡此之類。皆破財之強盜也。夫爲簞食豆羹不得則死而爲之者。是捨命之強盜也。不得已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者。是破財之強盜也。可以得已而巳者也。故捨命之盜。可恕而破財之盜。難容。若夫充類至義之盡。凡非有而取之者。皆盜也。然而人多避盜之名。徇盜之實。必欲取之者。何故也。其意若曰。銀錢到手。方爲己物。哀哉。此一言誤盡天下人矣。朱君甫之銀。何嘗不到鄭雲等之手。九月初一日巳時以後。初二日未時以前。鄭雲等亦居然視爲己物也。而豈知其日影一移。物已非己物耶。哀哉。世之橫取人財。以爲己物者。不得到手則憂。到手則喜。然而疾病纏繞。巫醫不斷。是巫醫之物也。非己物也。水火不測。是河伯祝融之物也。非己物也。於

國法則有籍沒之條。於詞訟則有打點之費。是國帑官吏之物也。非己物也。無賴賊獲竊之而逃。不肖子孫蕩之而盡。親友甘言借之而不還。豪強怒色取之而不謝。是無賴賊獲不肖子孫親友豪強公共之物也。非己物也。也是則到手錢財。仍非己物。而必強取妄求。欲其一到手而後快。豈不可悲而可憐哉。

治獄四條

李上楨

一審賊以慎密為主。凡賊初拏獲。不可在外久停滋弊。到官卽擇深邃之處。審問明白。所云停宿長智。洵非虛語。況從來無無窩主之賊。亦無不通衙役之賊。未審明白之時。尤不許衙役出入洩漏。使餘賊知覺潛逃。然審時亦不徒恃刑法。而在隔別分訊。閒有供報同夥姓名。亦查衆賊口供相同者。姓名年貌住址。一一註明。卽時出票分差往拏。及到官後。仍前隔別嚴審而定奪之。

一強盜務須得其強狀。必先問其果有明火器械。劫財殺傷等情。如竊盜搶奪。及謀爲強而終爲竊。謀爲竊而終爲強者。原情按律。各有正條情律。此外如有繁冗舛錯口供。須前後刪正明安。毋令混亂。致難結也。

一原問別官。或有失出入。改批我覆審者。如審出枉縱情由。必當援情據理。明允平反。蓋明允者明。而後允服其心。平反者平。而後反正其案。毋得避嫌疑。看情面。仍照原問回覆。以枉民命。

一承問大獄。期無枉縱。速結爲當。查引新例。如無新例。卽遵律條。如律條之所未合者。自有援引矜疑之情。以議之。其難其慎。必簡必速。毋聽狡犯株連多人。耽延時日。尤不可輕出輕入。致有枉縱。不然。訟獄繁興。而百姓之誤生計而累性命者。可勝言乎。

咨稟牌票存簿說

姚文然

牌票行於外。所關甚大。郡縣奉內部之文。轉行閭里。號號然震也。或討債。以爭人。有必不可行之牌票。有行提而姓名宜省者。其可斟酌處甚多。乃舊例當時寫稟呈堂。而所行牌票。已先騰真待判。倉卒之間。安能詳慮哉。又嘗徑有先行咨而後標咨稟者。如康熙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各堂俱散。予與正堂艾公稍後。江西司柯君以陳倉案內三保等一咨稟送標。且曰。初六日堂上。某公命將一千人送還督捕。恐天熱有疾病者也。故本日即行。未及相聞。予思初六日早予在署。柯折兩君同在。及莫黃兩君啟奏下。久之。又同往吏部議周鄒一案。艾公是日偶恙未入署。未知回堂在何時。又未知行咨標日係司徑標否耶。予此時姑標稟。及行簿皆標初七。容再詢之同堂。察其往例。益見先立稟簿之不可少矣。

與秦小峴廉使書

吳 竊

嘗聞君子不以得位爲喜。而以得行其志爲樂。閣下蒞浙數載。無日不切切以閭閻疾苦爲已事。今茲司臬。凡沉寃滯獄。得荷平反昭雪。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不知凡幾。乃閣下述懷詩。猶以多繡無補爲自慊者。閣下之心。何其厚也。頃偶讀王猷定軫石文。見浙江按察司獄記一篇。其縷述諸慘。有非仁人君子所忍聞者。敢撫其厓略。以獻于左右。倘亦野老負暄之意歟。記曰。浙江按察司署。故宋岳忠武王第也。獄在司左。相傳萬俟卨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丁亥余友朱子。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爲予言天下之獄。未有慘于此者。人初入牢頭例索賄。謂之常例錢。金多者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則置一獄。曰套監。周遭樹木柵。地穢濕。覆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耳鼻緣入衣械。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十不得一二。折而下。一逕黝黑。盤曲深僻。突有石門。狎狎守焉。

門堅重。啟之聲如吼。陰風颯颯自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尸。臭達門以外。罪人既入。獄卒閉兩門。邏者僅存一竇。通勾。縻白晝。鬼烏烏猙獰立人前。強有力與之角。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猷定之述如此。朱子者。名士雅。卽山陰朱貞毅先生也。昔宋荔裳觀察任浙臬。猷定爲此記貽之。宋公之能用與否不可知。閣下文章政事。視宋公不翅過之遠甚。願更援此記。試求之于今。或更有軫石所未能及者。稍有形跡。立爲剷除淨盡。俾陰熒毒霧。悉化爲和靄春風。則臬陶之祀。或有時而闕。公之德。浙人且百世頌之。無斁矣。謹上不宣。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五目錄

工政一 土木

因災請緩興作疏

陳採木三弊疏

採運川木五難狀

請免采桅木狀

條陳採運川木疏

疏通舊路檄

上張撫軍論修棧道書

京口建浮橋議

靈川縣甘棠渡浮橋碑記

城陵磯義渡記

重修阜林昌文橋碑記

再勘亭口橋堤啟

杭州治火議

周曾發

姚文然

何源濬

闕名

王騷

盧崇峻

喬光烈

汪中

陳元龍

錢澧

周拱辰

喬光烈

毛奇齡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九十五

目錄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五

工政一 土木

善化賀長齡稿庚輯

因災請緩興作疏 順治十年

給事中周曾發

竊惟

皇上承乾首出四海爲家自應創新

宮殿以壯

皇居茲者肇建

乾清宮

皇上軫惜民

力特出

內帑秋毫無妨百姓大小臣等誰曰不宜今五月間工部副理事官王秉仁有暫息土木之疏部議

正在鳩工無庸更議已題覆在案臣何敢復贅不意數月以來災祲疊見前者雷燬先農壇門警戒甚大近

又霖雨連綿沒民田禾壞民廬舍露處哀號慘傷滿目未幾而壓死者見告矣又未幾而齊化門城牆傾塌矣此實數十年來未有之變而一時全見於輦轂之下洵可畏也臣伏讀

天戒爾大小臣工宜各盡職業共圖消弭

上諭云朕當一意修省祇懼

堯禹之時汜濫爲災一則茅茨土階一則卑其宮室今災異若此壇門城牆事事煩修葺之費畿輔重地處處

待蠲恤之恩臣知我皇上必以堯禹之心爲心然臣言官也以盡言爲盡職竊考五行之數土不能制水

則水溢水溢則土陷而木浮皇上方有事於土木而天心之示警者匪一端臣竊謂宜暫緩者此也

況皇上軫念民艱所在災荒錢糧悉行蠲免則入額已減楚粵滇黔正在用兵則出孔更多所恃者僅

天府之積而乃大發帑金臣不能不鯁鯁過計耳伏乞聖明俯賜暫緩俟來歲再議興工一以副上天之

仁愛一以寬朝廷之物力畱金錢以待封疆萬一之需眞修省之實事也無任戰慄之至

陳採木三弊疏 康熙六年

給事中姚文然

臣聞朝廷安民之道。在於省事而已。若必不可省。卽就此一事之中。思其借事生端。苦累小民者。而預禁之。則事行而民不擾。事畢而民不困。臣見近日工部題疏。照會典開載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并新增江南五省地方。查採大楠木。以備大工之用。此所謂必不可省者也。但臣向在田間。風聞各省造船採木一事。除賢有司奉行無弊。其不肖官役。有借事嚇詐之弊。二有假公行私之弊。一敬因採木而詳陳之。一曰民間宅內之木。不肖官役指稱封取。惟毀牆拆屋。方可搬運。勢必行賄求免。所謂借事嚇詐。此其一也。一曰民間墳墓之木。地理風水之說。以護墳爲最重。一經斫伐。則震驚體魄。子孫不安。不肖官役訪知富民林墓。出票行查。不得錢則封記斬削。小民因祖墓所關。賄錢求免。所謂借事嚇詐。又其一也。一曰不中式之木。部中採木。本有定名。圓徑幾尺。長約幾丈。方爲合式。不肖官役將不中式之木。借名多採。喚集民夫。或自山中運至城邊。或自鄉村運至水次。或造器以入官。或造船以充獻。所謂假公行私。又其一也。臣閱工部疏云。需用大楠木。則不採別樣木植明矣。又云該督撫查現有採就木植。或山中出產木植。則不採墳間宅內之木。又明矣。又云查長徑尺寸根數。需用錢糧。確估報部。則不中式之木。不行採取。又明矣。但部中咨文。與督撫牌票。不過行於州縣而止。民間耳不得聞。目不得見。以致不肖官役。及上司差官。奸商土棍。借名生事。小民苦累無窮。臣請 敕下各該督撫。於所屬地方。一面嚴飭。一面體訪。儻有因採木而生事擾民。如前所言等弊。特行題參。仍給發告示。民間宅內墳間之木。不採。不係楠木。及長徑不合式者。不採。並嚴檄州縣官照樣刊刻。務使城市鄉村。通行曉諭。不許藏匿。如此。則民間曉然知某木爲應採。某木爲不應採。不至受官役之欺。雖有不肖官役。欲借端嚇詐。假公行私。旣畏上司察詢。又慮民間告發。勢不可行。其弊亦自止矣。臣因事關五省民瘼。敬陳一得愚見。伏乞採擇施行。

採運川木五難狀 康熙二十四年

分巡永甯道何源濬

竊查採木以備 欽工。最爲重大之事。凡爲臣子。自宜竭蹶圖維。以期克濟。但細繹部文。有將需用錢糧。再行嚴加核減之語。因思用費之多寡。視乎採運之難易。若事實艱難。而求減費。恐勢有未能。姑以馬湖之木計之。楠木皆生於深山窮谷。大箐峻坂之間。因其險遠。人跡罕到。所以能存。至於今日。當砍伐之時。必須構廂起架。使木有所倚。且便削其枝葉。多人夫。纜索維繫。方無墜損之虞。故明時必召募架匠斧手於湖廣辰州。始能施工。此伐木之難也。拽運之路皆險窄。懸崖側足。空手尙苦難行。必須墊低就高。修棧開路。上坡下坡。輾轉數十百里。始至小溪。又苦水淺。不能浮木。遇怪石林立。必待大水泛漲。始得出江。故拽運於陸者在冬春。拽運於水者在夏秋。非可計日而至此。拽運之難也。至若所用夫役。動以數千計。蜀地民稀。卽盡一郡一邑之老壯男婦。不足充木夫之用。況有耕耘之業乎。勢必出於僱募。而應募者多係外省游手之人。無家屬之相繫。伐木拽運役極艱辛。若非厚值相僱。曲意撫循。易至逃竄。康熙八年。前院張德地條議於外省召募夫役五千名。以供採辦。蓋有見乎此。此夫役之難也。至若經費一項。康熙八年。奏請每夫日支米一升。銀六分。斧手架匠日支米一升。僱工銀一錢。其合計錢糧之數目。則視乎人夫匠役之多寡。與閱歷時日之遲速耳。查蜀志內載。萬曆三十五年。採辦木枋。通共二萬四千六百一根。用銀六十三萬餘兩。彼當川省人民繁盛。夫匠易集之時。其費如此。今通省查報合式楠杉二木。共八千五百五十餘根。而估計夫匠運價。止費銀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可稱萬分節減。蜀省官員。遠宦天末。非同腹裏富庶之地。盡捐俸薪之外。別無可措。卽令盡捐。恐未能克辦大役。此經費之難也。再查部文。有運送到京之語。但蜀中水手。止諳川江水性。至於經歷之湖廣以下。均屬大江。風浪

易作。而山東北直之聞河。則水性又異。非各省應付遞運。恐有漂失擁攔之虞。則經過地方。作何接替之法。不可不預爲議定。先期行知各省。照界交代。庶臨時無誤。此運送到京之難也。以上數事。皆職管見。確知其然。一馬湖如此。全省可知。與其拮据於事後。孰若詳審於事先。太和殿乃 聖天子肇臨萬國之基。山川草木。罔不效靈。豈用下吏。鰓鰓過計。惟念四川產木地方。俱係崇山密箐。上則難於登天。下則險於墜淵。陸則附葛攀藤。水則沿流跨石。前 欽差齊郎中。同各道單身查勘。尙需二年。始得報竣。況自斬伐以至解京。紆迴百折。固非月日可計。所均當仰請題明者也。

請免采梲木狀 治安文獻

闕名

查德化處萬山之中。去漳郡五百里。層巒疊嶂。紆曲狹斜。跋涉艱危。輓推難達。據該縣詳稱。奉憲令採取梲木。二十根。就南埕搜伐運省。架橋開路。用夫數千。每株用夫二百五十名。昇至水次。以溪澗不行而止。復蒙檄取一百八十根。運至漳州。每伐一株。先須鑿山通道。壅水築橋。用夫千數。輓之窮日之力。僅行里許。道經六縣。雖竭數十萬人力。經年累月。尙不能出。安可望其朝呼夕應。濟大兵飛渡之用乎。職奉令督造同安馬船。同安船木。皆自山縣截成板料。方能陸續輓輸。至梲木一項。則必選良工。入山相度。自首至尾。用斧斤叩擊。有聲無尺。彎寸朽者。方堪勝任。若概行砍伐。或斜曲孔穴。不中繩墨。或道途剝削。梢根不完。比至平地。可用者十無一二。徒勞民力而已。伏懇批免德化伐運。俾該縣得盡力備辦同安馬船。庶軍務不致兩延。生靈皆蒙再造矣。

條陳採運川木疏 康熙二十四年

川東道王 隲

臣查四川巡撫韓世奇題報。採運楠杉數目。覈報全蜀戶口。及夫匠等項。請派附近省分協幫一疏。奉 旨

四川人民稀少。且屢經兵火。困苦已極。採辦楠杉等木。起運甚是艱難。若派別省民夫絡繹解送。必致大累小民。今各省所報起解木植數目。曾否足用。着查明確議具奏。見報之日。全蜀臣民莫不感泣。咸頌我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幸蜀省鋒鏑殘黎。更生有路也。後經部議。各省應解杉木足用。將四川應川杉木四千零五十五根免解。其不敷梁柱等項。仍令四川運送二千六百六十三根。奉 旨依議。是四川楠杉二木已邀

恩免十分之七矣。建造 太和殿。近崇萬國之觀瞻。遠造萬年之基業。子來共在民心艱苦。豈應置喙。但事有勉強竭力而後可爲者。有勉強竭力而終不能爲者。臣在蜀五載。熟見習聞。今當代觀。謹將蜀地山川險易之勢。蜀民轉運危苦之情。爲 聖明一一陳之。蓋四川四面環山。巉巖虧蔽。惟成都府左右稍稱平衍。並無大

楠。臣曾出勘產木處所。如沙坪壩口。賈家山。何家山等處。俱屬峻嶺懸巖。自山抵江。或百餘里。或七八十里。所經皆深澗幽壑。一溪紆折。必費多力而始行。一石斜橫。必待漲流而後過。較他岡阜。逾逾千倍。此臣之所見也。至若遵義馬湖等府之楠木大材。尤在高山窮谷。老箐密林之中。非獨人迹不到。卽鳥道亦稀。前撫臣杭愛登山督察。絕壁懸崖。足胝骨戰。側身亦苦難立。斫伐何以施工。蓋巨木老林。皆因斧斤難施。人力莫動。所以在山長年。幸而得之。則下臨深谷。亂石壅塞。寸曲百折。穿洞而出。山水旋長旋湍。不能濟運。此臣之所聞也。卽參考古法。採取必須構廂搭架。拽運必須墊低就高。木在溪澗。利於泛漲。木在山陸。又以泛漲爲累。故陸運必於春冬水運。必於夏秋。忽水忽陸。輾轉上下。非可直行。其大概然也。然使民力稍可足用。竭力亦當勉圖。顧自進兵運餉以來。滿目荒煙。疲病死亡。鄭圖難繪。臣伏讀四川屢經兵火困苦已極之 旨。無任感激。幸託 天威蕩平。數年生息。瘡痍漸起。然合通省之戶口計之。仍不過一萬八千九十餘丁。是全蜀數千里內之人民。尙

不及他省一縣之衆。就中抽發五千。入山採辦楠木。又將千百饋送衣糧。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耕作必致全廢。國賦誰爲輸將。且攀藤附葛。人效猿猴。餐露宿風。夜隣狼虎。而又風鶴驚心。訛傳滋懼。挈家逃遁。已見於前時。若復動工。則死不擇音。鉅而走險。豈不堪虞。其採運之艱難。人民之稀少。民情之搖惑。如此。四川楠杉。雖已解運十分之一。而所運用之大木二千二百六十三根。斷不能如他省可按數刻期而至也。殿工不容少稽。川運誠恐致誤。臣請 敕四川撫臣親詣山巖。察勘應運楠木。有設法竭力可以斫伐者。共若干株。星速僦運。有雖設法竭力而不能斫伐者。共若干株。請 旨定奪。俾百姓曉然共知。惟視其力之所可爲。而不強其力之所必不能爲。無俾驚惶竄匿。庶子遺皆戴 皇仁。而工料亦見實効矣。

疏通舊路檄 治安文獻

廣東提督 盧崇峻

粵東山海未靖。征調繁興。戎馬經過。民疲奔命。本部院問民疾苦。知勞役多端。而最難支者。莫若夫船。閱控告狀。詞如船價一節。舊徵未完。新派疊至。繁重浮於正額。答榜徧及窮閭。詢厥所由。則云舊有陸路。可通兵馬往來。其監甲礮器等項。騾馬難駐。始用船隻。近緣港汊間隔。橋梁稀少。問渡艱難。舍陸從水。傳爲例規。蓋以陸路久絕行人。則周行盡爲茅塞。卽欲驅之從陸。其如無路可行。是以拽牽撐篙。全需人力。更有官吏借端。用五派十營棍勾攬。肆行需索。此夫船之爲民患。所由日甚一日也。夫有路不使其可行。而使閭閻困憊至此。非爲民上者之過歟。是宜急籌疏通。以紓民力。查自省城東抵惠州。北至雄韶。西出肇慶。凡有舊日通行陸路。俱檄守巡各道。督率府縣等官。親自踏勘。內有欹側斷陷者。鳩工修砌。荆棘蔓延者。盡加芟除。再有河溝水道。阻隔行人者。相其險易。闊狹。或架橋梁。或設擺渡船隻。趁今冬晴水涸。易於興工。倡率附近居民。共襄其事。務期修葺。

完固以待兵馬往來。此一勞永逸之計。決不置爾民疾苦於膜外也。

上張撫軍論修棧道書

喬光烈

日者奉檄計出府金數萬。修治棧道。燔山鑿石。化險爲平。一勞永逸。使詳議行之。卽會棧中州縣官吏。召工匠土人。悉意訪咨。商度便宜。自甯羌州七盤關與蜀界始。至鳳翔府寶雞縣止。中唯沔縣之棧多土。偏間有石坡。前已計施煨鑿。疏剔土石。令開就平廣。其甯羌褒城鳳縣寶雞諸棧。皆在萬山中。凡山坡石嘴。可鏈煨者。昔人並已開治。名曰偏路。如層疊嶂。傍有可通之徑。卽遶道而行。唯崇山拱峙。中夾巨津。斷岸懸崖。傍無他徑。則緣溪傍麓。架木爲橋。名曰偏橋。凡設橋之所。其山非高數丈。卽數十百丈。巖石嶄嶄。如虎豹蹲踞。不可得鑿。是於萬難措置之中。相度形便。因地制宜。爲偏橋偏路。俾往來相通。無阻絕不前之困。夫昔人於此。豈不欲蕩咀崕關峻險。出莊衢坦道。於崎嶇危巖之域哉。唯其形格勢禁。而智有不得施。勇有不能用。不得已而後爲橋。與路。以濟其功。此事理之曉然者也。且古者鑿山通道。或土脈堅強。巨石磐固。則聚薪烈焚。乘其燥鑠。沃以醴醢。激其剛礦。使土疏石脆。斤鎚易施。今其法雖具在。然開山者必須至山頂。以至山脚。全行開闢。方能成路。若止於山脚鑿孔。火煨醋沃。而火力不能上透。於數丈數十百丈之高。則山崖懸覆。底勢空虛。無所支持。必有崩頽傾壓之患。事更可虞。且崩崖碎石。既不便積於道途。以阻行旅。又不便棄諸溪澗。以壅川流。勢必移之他所。勞民費運。甚於燒山。且夫圖功者雖計其成。不惜其費。然而慮事者貴圖其始。以要其終。今欲修棧道。惟宜如前估。凡可改橋爲路。及可開使寬平之處。並以火煨打鑿。輒事施爲。至萬難展拓。無可爲功者。唯仍用偏橋。循其舊制。具於從事。爲易且便。右欲全棧用火煨山。以出道路。雖以國家之刀。何事不可舉。第恐山既不能盡煨。

而役費無算。歲月遷延。茫無底止。即不敢懸擬。矧財多少。然終非數萬金所能成就也。

京口建浮橋議

汪中

爾雅。天子造舟。郭璞謂比船爲橋。卽今之浮橋也。川之大者。若河渭洛。皆有浮橋。其建於大江者。漢建安二十五年。夏侯尚爲浮橋以攻南郡。唐乾甯四年。朱友恭爲浮橋於樊港以攻武昌。宋開寶二年。曹彬爲浮橋於采石以攻江南。元至正九年。伯顏爲浮橋石簞以伐宋。前史具載之。今京口之渡。自瓜州至金山一里三分。自金山至策灣半之。於江津爲最狹。若南北造浮橋二道。交會於金山。行旅往來。如在枕上。此百世之利也。昔杜預請建浮橋於河陽。議者咸以爲古無此事。預卒成之。至唐猶賴其利。近世李敏達公於鄞縣甬江造浮橋。至今稱便有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道固然爾。

靈川縣甘棠渡浮橋碑記

廣西通志

陳元龍

考周禮。夏官所載。司險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橋梁之設。其來尙矣。詩又云。造舟爲梁。卽所謂浮橋是也。國家當昇平。邽隆之日。制度周詳。廢墜具舉。東西朔南。凡在地維以內者。關隘津堠。釐然畢備。行旅商賈之往來。徧歷天下而無阻。西粵僻處嶺表。萬山重疊。溪流多深。廣湍激利。濟維艱。桂郡靈川縣有甘棠渡。爲楚南往來之衝。舊有大石橋。久廢。僅以小舟渡行人於急流中。延袤奔突。有覆溺之虞。或驛使旁午。趨渡爭舟。彼此蹴躡。行者病之。康熙辛卯之冬。予奉簡命撫粵。入境卽經此渡。次年壬辰。公事之暇。與有司議建此橋。相度經營。工費以巨萬計。採石於山。經歲不能運集。而粵無良工。醵石架梁。稍不合度。遇水潦衝激。旋且傾圯。躊躇久之。方伯黃君進而請曰。石橋橫亘。成之難保之尤難。莫若浮梁之制。事半功倍。予愷然曰。郡城東門外。

之浮梁。君所建也。有屋效矣。盡徹而行之。爰檄郡邑。量度鳩工。自南岸至北岸。廣四十丈。造船三十隻。橋廣七尺五寸。二舟相連。畱空隙凡一十有六。以殺水勢。而以厚板架其上。每二舟鎮以大鐵鋪一。重三百餘斤。維以大鐵索。長十六丈。又於兩岸累巨石爲馬頭。建大鐵柱四。復以大鐵索長七十丈。直徑南北。繫於鐵柱之上。使舟不得蕩漾。舟之兩旁。翼以扶欄。以防失足。其規制悉與郡城東門外之浮梁同。共川工料銀一千九百九十兩。有奇。經始於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孟冬之初。至次年癸巳正月而橋成。凡四方之出於其途者。去險就坦。易危爲安。衆口稱便。是役也。郡佐黃君實董理之。晝夜櫛沐於其地。故財用省而工竣甚速。黃君既告成事。請置酒以落成之。予曰。未也。數年之後。舟得毋朽敝乎。鐵索得毋斷壞乎。守視者得毋怠去乎。不圖善後。不可久也。守橋不可以無夫。夫不可以無食。爰議額設橋夫十五名。給口糧以專責成。又慮夫之更易無定也。卽募附近居民充之。復於口糧之外。人給橋旁荒地七畝。爲製耒耜。立溝塍。令之開墾。以贍其家。名曰護橋田。免其起科。禁其轉售。俾永守此橋。勿致遷徙。倘遇霖潦水漲。則十五家之父兄子弟。可以協力相助。橋可無虞矣。而修橋不可以無備。議以捐助建橋之所餘。令良賈權其子母。歲收其息。貯之於官。以供不時修補之需。如是行之。守而弗失。則此橋千百年長存可也。後之人踵而善守。鐵索斷者亟續之。舟板朽者旋易之。垂之永遠。爲利無窮。安在浮梁之遜於石橋也哉。是爲記。

城陵磯義渡記

事爲衆情所利。未有不亟興者。亟興之矣。必遲之又久而後成。以此見興事之難也。洞庭天下巨浸。南匯衆水。北輸之江。至巴陵城下。兩渚始見涯涘。南隸巴陵。曰城陵磯。北隸監利。曰荊河腦。招舟而濟。日千餘人。以非

錢 澧

通津故不領於官。兩境民各具舟楫。行者量予之直。已而必取盈焉。官司屢禁不聽。耕農販夫無業資子。徒手覓食。往來甚以爲苦。又未嘗量力之所任。但務多載。夏秋水盛。江或反注洞庭。洪波洶湧。重舟絕流。一再簸蕩。輒同沉沒。卽春冬涸淺。然風颺不時。重舟之患亦復如之。巴陵趙氏慨然捐產約三千餘金。議置義渡。向時居利者結黨徒出死力撓其成。至訟於督撫各憲司。予膺簡命來視學。非有地方之責。投牒訴者亦不一足。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居利者卒不勝。彼所圖不過一身一家之私。且衆怒集焉。故也。今冬予按試岳州。閱屬諸生以事旣成。請爲文刊石記之。按趙氏名登模。嘗官於浙。所捐水田原直一千八百兩。每歲租入完賦外。悉以贍渡夫。又捐銀四百兩。製舟凡五。又捐八百兩。於兩岸渡埠建基置屋。又捐百兩取息以作歲修。予樂其事之成也。告之曰。趙氏此舉甚義。且衆情利之。然撓者曾無多人。必至今而燄始熄。彼其利在已立心專。而黨徒之志壹也。義渡之設。獲濟者衆。然所利者在人。賢者造事終藉愚者用力。凡今以後。受直操舟者咸能以捐產置渡者之心爲心。乎庸人莫不好逸惡勞。役役然終日爲人而不倦。吾未見十之一二也。且向日居利之徒。務以多載爲便。必先堅緻其舟。帆檣篙櫓之屬亦必完好。而後求濟者不致畏疑。不就今所置舟固亦無或不良。然操之者以爲非已物也。則愛惜或不至。必易致敝。敝又憚責而不以亟告也。其爲患又豈小小哉。事創於始。難從後持之尤難。以爲姑盡吾之所爲。餘以付之來者。於君子造事之哲。或猶有所未盡也。夫利人之心誠專。又必與我爲徒者亦無不壹其志。斯永永無敝之道矣。雖然。又豈可爲後來者寬哉。前人美意所存。視其力所可致。卽無不致其力。君子人與。

阜林昌文橋之圯。幾何年矣。胡侯之築焉而圯。蔣侯之築焉而圯。何圯爾。見義不爲圯。一道傍之築圯。二時訕。舉贏圯三十羊。九牧圯四行百里者半九十圯。五張侯今之子產也。甫下車。草蠶振弛。一意更始。觀茲橋心。悔焉。於是請之中丞。以厚集其權。而召匠估之。須金錢千五百有奇。則括諸羨餘。十不得一。則括諸贖鍰。十不得三。不得已而以勸百姓之好義者。閱三載。迺落成。諸鄉大夫與諸士氓。咸歡呼稱慶。侯則持酒飲諸工人曰。爾工也。橋之成圯。有說乎。曰。既聞之矣。夫非獨官有圯者五也。匠石亦有之。石不中程。有圯焉。椿不應石。有圯焉。灰不貫石。有圯焉。腹石不準。面石有圯焉。惰工貪工。始工有圯焉。予聞而太息者久之。昔子產稱衆人母。猶譏以不知爲政。然予曾過溱洧水。闊土弱不任重石。且盈涸無時。無所事橋。不然。幾千百年而徒枉輿梁者。何以至今不設也。故夫子產以乘輿濟人。而孟子借子產立教。以濟千百世之人。救民之心。一也。若乃殷乘輿濟人之心。而運以王者輿梁之政。侯之德。其與此橋俱不毀哉。侯諱定志。號石叟。壬戌進士。應天陽羨人。

再勘亭口橋堤啟

喬光烈

河底流沙。淺深本難測識。前會勘時。曾以木椿試驗。敲釘丈餘。尙無底止。查現在石橋。高有三丈。倘於挖深見土之處。深至一丈。則接連舊橋之石墩。竟高至五丈矣。卽自南而北。由高漸低。亦須四丈三丈不等。石墩既高。根脚必大。武邑採石之處。不通車輛。搬運既難。買木出自咸陽。道里更遠。工費浩繁。未免數倍於原估之項。況石性見水易浮。今於黑水涇水互相攻激之所。安設石墩。巍然孤立。當山水陡發。勢若建瓴。斷難保其必無搖動。且流通山水之河底。本來遷徙靡常。水緩沙停。急則沙去。沙盡之後。土亦隨行。卽如本年渭河水發。現在種植之民地。忽有沖刷成河者。可知山水奔騰。非僅能推水面之浮沙也。建設石橋。旣難經久。請仍如原議。復設

官渡通衢自無阻滯。庶長於計而便於事。唯賜之裁度焉。

杭州治火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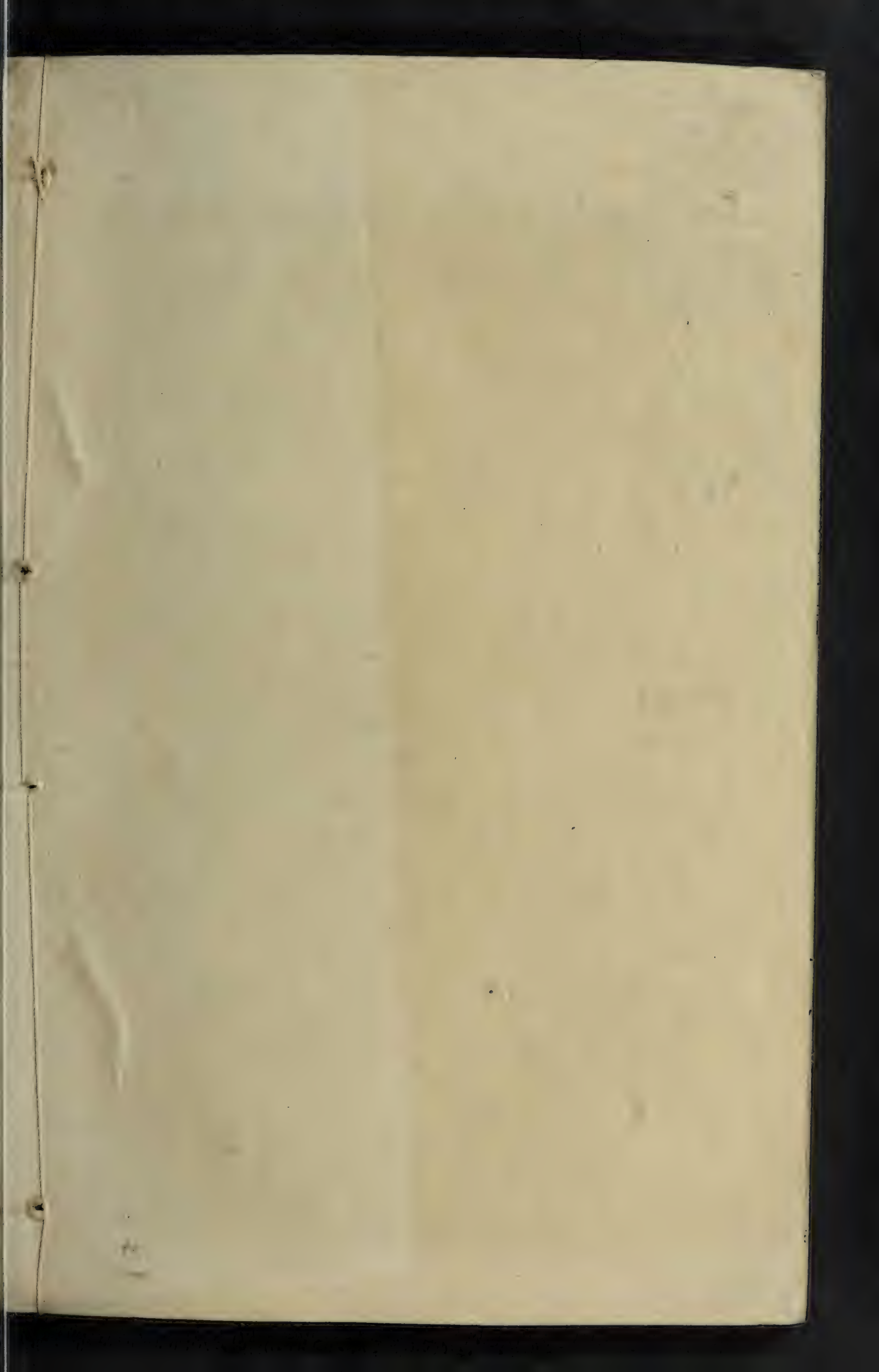
毛奇齡

杭州多火災。歲必數發。發必延數里。且有蹈火以死者。予僦杭之前一年。相傳白鹽橋至羊市。縱橫十餘里。其爲家約六萬有餘。死者若干人。予雖未親見。顧焦爛猶在目也。乃不數年。自孩兒巷至菜市東街。與前略相等。予所僦住房已親見入煙燄中。其他則時發時熄。不可勝計。以詢居人。卽中年者亦必答曰。予生若干次矣。其最微幸可喜。亦必樹一指曰。已一次矣。從未有云無有者。頃者黃中堂門樓偶不戒。而五人齊死一樓。不得下。踰日而藩署東街又復延蔓里許。焚燒數百家。又踰日而太平門外忽燼燄蔽天。不知所究竟。今則褚堂上下復炎炎矣。何以致此。或曰。此天象也。或曰。此地理也。或曰。曩時每街必有火巷間截之。今多爲民間侵佔。以致壅塞也。或曰。六井不開。無以厭火也。數說予皆不然。夫火不自致。必有所以致之者。嘗疑失火塘報。各省無有。獨杭城則屢見報文。下此惟潮廣漢口。偶有報延燒至數千家者。則必杭之房與漢口之屋有異於他。而備查兩地則漢口專用竹。而杭則兼用竹木。自基壁以至樑椽棟柱楊欄。無非木也。而且以木爲牆障。以竹爲瓦簷。壁夾。凡戶牖之間。牖用櫺槁。而半牖承墻。又復以板與竹夾爲之。間或護牖以色。護墻以籬。層層裹飾。非竹則木。然且卑房少而重屋多。兩重架格。猶復接木楹於軒宇之上。名曰曬樓。計一室所用。其爲搏埴之工者。祇瓦稜數片耳。又且市廛債閣。皆接飛簷。橋梁巷門。每通複閣。鱗排櫺比。了無罅隙。夫以滿城燈燭。百萬家煙爨。原足比沃焦之山。象鬱攸之穴。而且上下四旁。無非竹木。既已埋身在烈坑中矣。加之僨販營業。多以炊煮蒸熬。燠焙燒炙爲生計。而貧民晝苦趁逐。往多夜作。諸凡治機絲煨金錫。皆通夕不寐。且風俗苟偷。大抵箕箒厝火。

竹檠點燈。暑則燃蚊煙。寒則烘草薦。無非硝炭。而又俗尚釋老。合鄉禮斗。聯棚誦經。焚香燒燭。沿宵累旦。何一非致火者。夫木者火之所由生也。震木也。非火也。而一構乎離。則以震雷生離火。而離反足以滅震。以震木本質。而具雷火之性。雖生火而反爲火滅。則木之必當召火禍也。是以治火之法。先計嚮遷。後計機滅。否則近且不能。何有於撲。蓋諸火無威。而木火有威。治工聚火而鑄。用木骸炭而不用木。則雖金鐵銷鑠。而者得近之。何則。以無威也。祝嘏焚明幣於庭。紙錢錫繒。皆可指撥。及毀靈座。杭俗以木主藏木室祀。靈座深合古禮。反主於廳之義。爲木無幾。然而尋丈之外。各環向而不得前。何則。以威著也。今以木火而及屋。則威著已極。近且不能。而欲施手足之烈難矣。然且闔闔連綿。左房未燼。而右室已燬。木中之火。以外熱而炙於其裏。往往火所未及。而木先出煙。以外火與內火兩相煽也。若夫甌房。則不然。古作室之工。多用陶埴。甌瑩以啣木。自棟樑榑桷。以外皆以甌。甌墁附之。考工記稱爲瓦屋。今稱爲甌房。凡宮室之牆壁屏蔽。以及庭塗堂壁。無用木者。以予郡言之。凡造屋者。以複甌爲垣。單甌爲壁。厚甌爲墼。薄甌爲薦。一室之中。惟棟樑椽柱是木耳。他皆甌也。脫或不戒。則棟間於牆。柱間於壁。樑與椽又間於瓦薦。凡木火所向。甌灰瓦礫皆足以抗之。而火不成勢。火不成勢。則救者可近。救者可近。則此屋之火。不能薰彼屋之木。卽任其自焚。亦不過數間止耳。古有云。雨衣易漏。易之以瓦。則不漏。今木屋易火。易之以甌。則不火。此非理之至明。而事之易曉者乎。然而習俗相沿。庸人狃於故常。而憚於更革。卽一二有識者。痛思改作。稍求一勞永逸之計。而寡不敵衆。一室之甌。不能抗萬間之木。是必藉當事大力。畱心民瘼。以一切之法。嚴行之。其已成者。勿論已。但新被災之地。則必大張示諭。并敕該圖里總勒買甌塊。且立喚紹興工匠。使另爲製造。不得因仍舊習。私用竹木。違者以非法處。并拆其所造屋。則以漸移易。庶幾有濟。乃阻之者。

有二說。一曰。甄貴而竹木賤也。夫杭屋外垣。純用土築。而春基埋石。春土蓋瓦。材費不貲。所絕無者。獨甄耳。然且日聚多人。一唱三嘆。邪許聲連連。計物值工價。每縱橫尋丈。約不下十金有餘。若文牆之甄。則空斗複土。丈甄三百塊。不穀一金。而且土工一工。可築數丈牆。其工價裁數分耳。以十金之牆。而以一金零數分當之。孰貴孰賤。若夫壁則單甄側疊。尋丈之甄。必不敵尋丈之板之值。而苟舍板而用竹。則竹木土灰。四者齊用。杭州土皆貴賣。而削築圯墁。諸工並進。恐物值工價。未必有歉於甄也。夫以一焚而家貲千百。盡付燼炭。則雖十倍之費。猶當痛自祓濯。改柯易葉。爲百年不拔之良策。而況工值計較。爲牆固甚省。而爲壁亦不費。卽曰創始實難。採辦未給。或不能頓集諸物。而商賈趨利如鶩。稍有微贏。則其物無脛而至。况甄垣瓦片。多出之過江之湘湖。而嘉湖二府。亦有陶窰。苟能用之。則纂纂四來。將見草橋螺螄。太平艮山四門外。堆垛如山邱。物盈則賤。豈止易辦而已乎。一曰。闔閭稠密。竹木占地少。而甄則占地多也。是不然。土牆高大者。約址占三四尺。否亦一二尺。甄牆則高大者四五寸。否卽三四寸也。板壁甄壁。各以寸爲度。相去不遠。竹壁則用木杙。而編竹夾以墁之。合須一寸土灰。兩面合一寸。共二寸。甄則以寸厚之塊。側累而上。但得寸而無加矣。然則不占地亦莫甄若也。是以被災之地。必易甄房。然後積漸次第。徐圖一轍。必使滿城皆甄而後已。此固救時良策。稍有識者。必不以其言爲河漢也。然而未災之屋。亦當商所以救之之法。大抵杭人多賃屋而居。屋非已有。卽屋中什器。亦所值無幾。脫不幸。卽竄身以去。不關痛癢。而間有住已屋者。又往往以因循忽之。故救之者。一曰。徇火令。先立三十家牌。以牌中各戶輪流爲首。每首值十日。每日早晚。則值者至各家呼曰。請查火。俟其家查訖。然後至第二家。亦如之。其法用牌一方。橫列三十家。監列三十日。縱橫界之以作格。每查訖。則於某家格下。某日格中。覆以朱

圈以爲他日火罰之案焉。又杭城多游手人。噪聚乘間。名爲救火。實搶火也。今且軍旅甚夥。馬蹄一蹴。踴而其地已糜爛矣。故救之者。二曰斷火。巷每三十家中。合置兩大木。先截其街巷之兩頭。而橫關之。里總報附近官府。卽差役樹兩牌於兩頭。第許內出。不許外入。外入者卽以搶火。許守關者持木棍撲擊之。死傷此地者。竟置勿論。至於內出者。則各給籌一枝。驗其運幣。或有親黨請入運幣者。許持籌者引之驗入。若有救火輩來。則預作標識。如鹽橋仙林橋各坊義民。素有冊籍。許標識其坊名。書於燈而稱竿以持之。并所攜鉤鑷繩索救火械仗。次第驗入。毋使溷亂。此要領也。若其救法。則春秋原有備水器。蓄水潦諸事。而此地皆無用。惟有撤小屋塗大屋六字。最爲切當。大抵水火難近。撲既不能。溝澮鮮少。澆又必不得。惟撤屋爲第一良法。量其火之大小。以定所撤之遠近。遠踰若干丈。近踰若干丈。須在官者預立程度。以一切行之。法在必撤。毋許阻擋者。阻擋者以違法論。至事畢。則一里內保全之家。又量其遠近而合錢多寡。以償其所撤屋無偏戾焉。若夫大屋。則以水泥塗之。以水衣布幔之。杭俗屋大。則牆壁高峻。可以培禦。否則亦撤之以待。更爲無失。但大屋必屬大家。其合錢補償之事。可不必耳。則三曰撤火屋。而救法已無他矣。至於其四。則曰嚴火罰。從來起火之家。名曰火頭。其罰甚重。今旣設徇令。則必查其起火者爲何牌何戶。誰徇誰答。未徇耶。則罪在徇。旣答而不戒。則罪在答。雖罪不致死。然必重創之。以懲其後來。考明季火頭之罰。以銀鑄繫頸。游於十門。然後從縣解府。解道解司。至撫院止。每解而衙門必責二十簞。以爲常。誠重之也。今罰宜仍舊與否。或不必然。然而嚴則必然耳。



白

九九

L

DS
754
.H6
V.20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六目錄

主政二河防

全河備考

論賈讓治河奏

論賈魯治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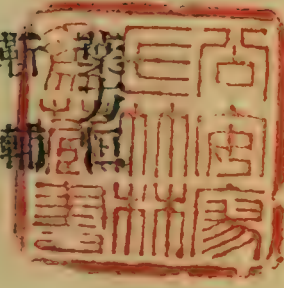
賈讓治河論

賈讓治河論

禹貢錐指論河

請開減河入大清河疏

禹廟二渠考



靳輔

靳輔

夏駟

夏駟

胡渭

孫嘉淦

孫星衍

臣等謹將所擬章程繕具清單
恭摺呈覽
伏乞 聖鑒訓示
謹奏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六

工政二河防一

韓化賀長齡耦庚輯

全河備考

葉方恒

從古治水稱神禹。禹治水首黃河。黃河自崑崙發源。萬里而來。禹導之自積石龍門。特遡其入中國之始。以爲肇端。非如後人必追窮河源。好博而不適於用也。由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龍門在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治其北。鑿龍門分殺其勢。西因其迴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邳。爲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澤水。爲眞定冀州北枯降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眞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爲河。復同聚一處。而爲逆河。以入於海。其故道皆在河閒滄州南皮東光鹽縣。山東平原海豐。由甯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是爲禹之故道。禹之載河高地。以入海。蓋自河陰始。河陰以西之故道。終古不失。以東入海之故道。後世一失而泛濫南下。四出於冀豫兗徐之區。其勢不可勝窮矣。周定王五年。河徙碣磧。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亙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邱。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即大野。屬濟甯州。通淮泗。蓋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也。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漢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元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

滎澤頓邱。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卽今徐州。入於淮。自此爲河入淮之始。眞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邑。州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壽寧蒙城懷遠之間。元初。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邱諸界。其時專議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以通運道。而河遂與運相終始矣。蓋至元以前。河自爲河。治之猶易。至元以後。河卽兼運。治河必先保運。故治之較難。至正初。河決白茅金隄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用都漕運使賈魯言。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五月功成。命翰林學士歐陽元製平河碑文。並作河防記畧。其法制工用。爲世取法。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二十五年。河決原武會通河淤。河自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淤。至永樂時。歲爲決徙。修築隄防。民困國弊。至九年。決益甚。議濬黃河故道。尙書宋禮加濬會通河。用老人白英計。改從南旺。分水遏汶。北合漳衛。遏泗。南入沂淮。其北道魏家灣與土河相連。開二小河以洩之。有溝渠於衛東北岸通黃河。可直至海豐者如舊。其南道在南旺之北者。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三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以免陸運之艱。侍郎金純導河支流。從汴城金龍口至塌場。仍合會通以入淮。漕事定。於是運必借黃。欲通運不得不先治黃也。正統十三年。河決新城。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俱洩。壞民廬無算。景泰三年。又大決沙灣。近河地皆沒。翰林侍講徐有貞承命以都御史往治之。作制水之牘。疏水之渠。而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水遂不東衝沙灣。更北出而濟漕。

渠之涸。宏治三年。決陽武河。自原武中牟分流爲三。其大者。切近汴隄西北隅。合沁河。泛陽武封邱祥符陳留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甯睢歸德永夏碭蕭而下徐淮。以入于海。其次者。橫流封邱之于家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清。下衛河。延患於德滄青縣靜海天津。始入於海。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不通舟楫。至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者。則淤澱矣。侍郎白昂治之。河條北徙。去汴城三十里。金龍決口自淤。昂乃築北隄以防張秋之衝激。衛諸郡之泛濫。導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於鳳陽故道。合淮以入海。又於東平州戴家廟及德州之南一帶多鑿裏河。每河口各建減水厓。以節運河之水。盈則洩之海。而東兗德滄之患紓。縮則蓄之河。而漕艘商舶之行利。隨河修隄二千餘里。隨隄植柳百萬餘株。又濬萊蕪諸泉二百八十餘。以濟漕河。南塞決口三十六。疏月河十餘。使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州吳橋修古河隄。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宏治五年。決張秋入漕河。與汶水合。僉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謂宜疏治上流黃陵岡孫家渡。工方興。而復決張秋東隄百丈。漕舟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時訛言沸騰。疑河不可治。應復元海運。大夏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次第歲運不失。及冬水落。始爲塞決計。乃親行相視潰決之源。於孫家渡口開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曹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爲築兩長隄。蹙水南下。由徐淮故道。自武陵屬之碭浦凡三百六十里。曰太行隄。自金龍口抵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隄。又以兩隄綿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患。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爲減水壩。以殺衝激。自春徂夏。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鎮。正德四年。河決曹單。

八年復決黃陵岡。嘉靖六年。決曹單城武楊家口。衝雞鳴臺。阻運尤甚。下廷臣議。刑部尙書胡世甯疏言。河自經汴以來。新舊分疏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於淮。今聞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當因故道而分疏之。若運道則宜於昭陽湖東岸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之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畱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應止百四十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散漫之區。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七年。復決徐沛漕渠不通。詔舉才幹大臣治之。衆推都御史盛應期。奉命單車就道。親詣相度。乃請疏趙皮寨。以殺河勢。導之亳泗歸宿。以入淮。別開昭陽湖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垂成。謗興。詔罷役。奪職。嘉靖十二年。河決亳泗歸宿等處。淤濟甯至徐沛數百里。運道命劉天和督浚。時議紛紜。或謂別引黃河便。或謂濬漕河便。天和躬親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二百七十餘里。始至穀亭。遂定計用浚河扒浚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隄。以防衝決。植柳株以護隄岸。浚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牐以司蓄洩。置順水壩以束漫流。運道暫復。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濶。命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特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東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隄之隄。如會通河制。運卽通矣。於是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三十一年。決房村。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者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四十四年。河決以南京刑部尙書朱衡僉都御史潘季馴協治之。旣至。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得鄒縣章時鸞新渠規度。遂開新渠。舊渠之東湖。日昭陽河。從西來匯之。其勢遂絕。渠而左。故舊渠不可復。而新渠在湖之東。河卽橫決。得湖而止。乃決策往廬於河畔。撫循十萬衆。與同甘苦。明年。新渠成。南陽至畱城百四十里。疏舊渠畱城至境山五十三里。隆慶元年。開廣秦溝。

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欲復古道。從事於新集郭貫樓諸處上源。衡言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長隄。以防奔潰。乃鑿舊渠深廣之。爲牘二十。牘十二。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隄三十里。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名夏鎮河。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夏五月。山水驟漲。冲坍薛河石壩。壞糧艘。議復譁然。給諫吳時來言。舊河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山水宜疏濬。仍詔衡區處。遂經理挑築薛河。沙河各支河隄。以資蓄洩。運道俱由新河矣。隆慶三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山東巡撫洪朝選疏言。黃河出口之處必多。然後可容其萬里遠來之勢。請開支河。以爲宣洩利導之方。四年。河決邳州。自睢甯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萬石。總督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口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詔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復上疏言治邳河閼阻之策有三。一開泇河。一就新衝。一復古道。五年。河決雙溝。南北十一口。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南。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遂欲棄黃河運。而紛紛及於膠河海運。乃復起潘季馴開匙頭灣塞十二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被劾去。六年。河決邳州。運道阻。朱衡於茶城南北築兩隄。以防河水之出入。北隄自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自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束於河流。設軍民守之。河流乃安。萬曆元年。黃河水平。先是運道多梗。戶科賈三近小試海運。至山東卽墨縣福島。異常風雨。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沒糧米五千石。淹死運丁五名。隨罷海運。重行河運。二年。黃河沙淤海口。決房村。傅希聲議開泇河。不果行。

三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總漕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萬民號泣。蓋由濱海汙港。歲久道堙。入海惟恃雲梯一徑。至海擁橫流。盡成泥溢。鹽安高寶。遂不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另設一官。專疏海道。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趨海。不必專事雲梯爲便。又上言。今日之河。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兩者爲病。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水隨躡其後。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并聚矣。塞高堰。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又高堰塞。黃浦上淤。則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寶鹽城田地盡出。白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內。民業可安。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六年。復起潘季馴。時高堰崔鎮決口。猶然未塞。運道阻梗。議者謂諸決口當勿塞。別開支河殺水。而浚海口以通之。季馴則謂海口潮沙往來。隨浚隨淤。惟導河以歸之海。則導河卽以浚海。而導河未易以人力。惟慎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卽以導河也。若令河決上流。固宜用疏。今下流之決。但欲其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於是築隄堰。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南北兩隄。淮水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二口不浚得通。十五年。命常居敬踏勘黃河。時河漫流。開封封邱縣及東明長隄等處。禮科王士性言。宜復河故道。居敬謂故道難復。議開柴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而淤者復疏。十六年。復起潘季馴督理河道。十九年。泗大水。淮泛起高於城。溺人無算。季馴上言。人欲棄舊爲新。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其勢。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雨水漲。久當自消。季馴三仕三已。一以求故道。築隄束水。借水衝沙爲主。是年有條議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一接築遙隄。一增支渠大隄。一增砌石隄。一浚河避湖。諸事並於運道民生有利。二十三年。泗水爲患。總河楊一魁疏言。分黃導淮。明年開桃源。

黃壩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牐。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湖減水石牐。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牐。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之黃壩口溢於夏邑永城。經宿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二洪告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謂黃壩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橋。築小河口。功成東利運。尋久旱。運河涸。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乃議浚黃壩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以汶泗沂兗之水。建牐節宣。運道自裕。何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而用之哉。三十年。於黃家口漲衝魚單豐沛。三十一年。特用李化龍徧行淮徐鳳泗間。得前所開泇河遺跡。喟然興歎。遂專力浚成之。於是運艘通行。昔稱過洪。今稱過淮。爲出險矣。按開泇之議。始自隆慶年間。中丞翁大立。萬曆三年。中丞傅希摯。建議詳明。未得允行。二十年。中丞舒應龍於韓家莊引湖水注之泇。始啟厥緒。二十六年。中丞劉東星鑿侯家灣梁城通泇口。遂可行舟。然總未能通達。至是始共贊成。出奇道以避至險。迄今運道無阻。開泇之功。蓋亦偉哉。然東南之漕。自清江浦出口。由清河溯桃源。經宿遷從董溝口入駱馬湖。而抵泇河。尙有一百八十里假道。於黃河雖河伯安瀾。不受其害。不可謂非黃與運究相終始也。天啟六年。總河李從心以運舟過宿遷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費。動以數錢。請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爭衡。拽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急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等待。乃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另挑一河。計程六十七里。運船改從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遂省。漂蕩磕撞之虞。亦遂以杜。崇禎八年。駱馬湖淤。泇河運道中阻。總河劉榮嗣自宿

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之。通運計二百餘里。費五十萬。其鑿處皆河故道。尺許下皆沙。挑掘成河。沙落河坎數四。引黃注之。沙隨水下。爲淺爲澁。明年漕至。駱馬湖之淤適平。仍專行泲河。榮嗣被逮。然駱馬湖開淤。此河亦可行舟。其功不容盡泯。國朝順治七年。荊隆朱源塞口決。直趨沙灣。運隄衝潰。挾汶水由鹽河東奔入海。順治八年。總河楊方輿塞之。順治九年。大王廟口決。沙灣復潰。衝斷運道。方輿修築隄岸。又自西岸湖邊起。至八里廟河邊止。開引河一道。長五百丈。至順治十三年。工始告成。蓋張秋爲黃河下流。其決於明世者。正統十三年。徐有貞治之。宏治五年。劉大夏治之。皆費極浩繁。工極艱難。防禦之法周矣。然至是三歲再見。不重可慮哉。總之漕運一河。泲河以南之勢。自不得不借黃以達淮。而泲河以內。苟一近黃。未有不受其害者。故避之務遠。防之務至。即使黃流水大不得已。爲減水之策。亦止疏之于南。不敢逼之於北矣。

論賈讓治河奏

靳輔

賈讓治河三策。潘季馴嘗論之矣。惜其論之未暢。且上策徙民一議。但曰民可徙。四百萬之國。儲將安適乎。又曰。宋元以前。未行漕之時。賈讓不與水爭地。誠爲上策。其言亦未盡也。今試卽徙民言之。攷西漢冀州部所統甚廣。又河自龍門底柱。東北入海。若衛輝大名彰德一帶。何處非當水衝者。約計其民。當不下數千萬戶。蓋聞治河以安民。未聞徙民以避河也。卽欲徙民。吾不知讓將徙此數千百萬之民於何地也。且河流不常。條東條西。條南條北。使河東北入冀。吾徙冀州之民以避之。儻河更東而沖兗。南而徐而豫。吾亦將盡徙兗之民。徐豫之民而避之乎。使河患果必不可治。當水沖之民。孰肯知陷溺而不避。亦必將不待命而自徙。又何待讓之策之也哉。故曰讓之策可言而不可行者也。夫河流旣不常。卽今日徙民以避之。放河北流。不過數十年百年。未

有不徙者。在大禹神功之所治。僅四百年。而商已五遷其國都。以避河患。至周定王時。河已南徙。安得一徙冀州之民。放河入海。便千載無患。果爾。則是讓之知反過於禹也耶。至於多開漕渠。使民灌漑。變瘠鹵爲沃壤。誠善策也。然開渠之說。止可行於運河之清水。不可行于黃河之濁流。蓋清水弱而易引。濁流強而難禦也。惟有堅築徑二三尺小石涵洞。以通其流。而近則又畏河之沖。必須於數里之外爲之。然河善淤。自古記之。通河引灌。雖極卑窪之地。一過而平。再過而高。不出數年。且深谷爲陵。若歲歲開挑。出自國則爲費不資。出自民則民力勢有所不能。故即不惜帑金。多爲涵洞。其利無過五六年。得僅償費耳。安得曰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耶。夫河自滎澤而東。勢愈大而土愈鬆。一遇伏秋。出漕泛溢。若無堤防束之于兩崖之中。以駛其流而刷其沙。彼安肯滔滔順軌。惟海之是趨。故自有此河。卽有此堤防之制。以輔相天地之不及。何以徵之。禹治冀州。首曰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次卽曰旣修太原。至於岳陽。蔡氏注曰。修。因絲之功而修之。蓋當時絲築堤以障帝都。其功未成。故禹因而修之。其後功成。又紀之曰。九澤旣陂。蔡氏注曰。陂。障也。又今潯縣尙有絲堤。然則隄防之作。實始于唐虞之時。而讓乃以爲近始戰國。謂之下策。不亦誕耶。蓋古人傳世之言。有可言而亦可行者。如陸贄之奏議。元稹之均田圖。是也。有言之甚可聽。而行之必不能者。賈讓之論治河是也。夫讓之三策。已垂之千七百年。無有非之者。明邱濬至稱之爲古今治河無出此策。今臣獨創論而闢之。世必競起而駁臣之謬。且嗤臣之妄者。第治河大事也。深恐後世之耳食者。不察其失。而前人以誤後人。後之人又復以之誤後之人。故不得不悉舉而指摘之。雖然。其所云疆理土田。必遺川澤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數語則善矣。

論賈魯治河

靳輔

昔賈魯治河。用沉舟之法。人皆稱之。明萬曆間。僉事俞汝爲奏議。以爲塞決簡便之用。無如此者。臣竊嘗疑之。夫河底淺深。坦陷不一。惟草柳性柔。一經壓擠。則周遭充滿。故塞決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而沉之深淺。坦陷不一之湍流。則埽根透溜之患。必有不俟終日而見者。若沉舟之後。仍用埽工繼之。則所費不資。何如專用埽之便。而省然以魯之才。其成功如是。必非孟浪姑試之人。因於至正河防記。沉思尋繹者累日。恍然知魯之沉舟。蓋以代埽而逼水。非以塞決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業已通流。但決河勢大。水流多於故河十之八。又適當秋漲。洄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上逼水三堤。短弱而勢不支。恐埽行一遲。水盡湧決。決則故河復淤。前功盡墜。因急沉舟爲埽。以逼之。所謂搶救也。故前則曰。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後則曰。船堤之後。草埽三道並舉。此並舉之三道。乃加築前短弱之三堤也。迨至船埽四堤并就。河勢南流。然後塞決耳。不然。魯於九月七日沉舟。而龍口之合。何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耶。雖然。臣以魯於是役也。有三忌焉。魯自受命。以及回朝。僅逾半載。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無少閒斷。不恤民力。一也。築堤塞決。正值伏秋用功於河流暴漲之候。不審天時。二也。廢農冒暑。聚十數萬軍民於一路。不念國家隱憂。三也。蓋魯惟上恃其君相之信任。下恃其強敏果敢之才氣。力排羣議。犯三忌以成功。蓋以治河則有餘。以之體國則不足。元史因石人一眼之事。竟坐以亡元之罪。則過矣。夫石人一眼之謠。是亦六澤中篝火狐鳴之類。殆韓山童李芝麻等所爲耳。然則元之亡。卽不因魯。毋乃火將然而投之燧耶。

賈讓三策。明臣邱濬謂古今治河無出此策。而近有詆其謬者。是二者皆過也。夫論古人者。必論其世。蓋讓之策。專爲西漢之世。黎陽東郡白馬間。數受河患。而言未嘗全爲治河立論也。考黎陽卽今濬縣。東郡白馬卽今滑縣。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卽濬滑二境之民。貧近河肥饒。治金隄而築室廡者。非統言冀州全境之民也。繕完故隄。增卑培薄。爲下策者。卽濬滑二邑曲防遏水。使百里之間。河再西而三東之隄。非專謂隄防爲下策也。夫河一折。卽一衝。衝卽成險。彼時百里之間。而河凡五衝。其患安得不烈。故讓欲徙其當衝之民。廢其曲防之隄。而別爲徑直之石隄。三百里。東河以北入海耳。夫讓欲東河而仍用隄。而必以石。石而至於三百里。彼之倚隄以治河也。亦至矣。後世不考其時。不詳其地。或欲遵而行之。或欲辭而闢之。不亦過乎。或曰。昔潘季馴嘗辨之矣。然則季馴之言。非歟。曰。何可盡非。其上策。徙冀州之民。辨之曰。民可徙。四百萬之歲。運將安適乎。蓋漢不行運。而明行運。未嘗以之闢讓也。其中策。多張水門。旱開東方。漑冀州。潞開西方。放河流。辨之曰。潞固可洩。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蓋旣傍西山作隄。則東卑而西亢可知。其言皆是也。至若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淤漫之。夫讓所謂水門。卽今之閘壩涵洞也。河流雖不常能淤漫。然卽季馴治河。何以不廢閘壩涵洞耶。又曰。旱則河亦淺。無以分漑。則又不然。蓋讓所云漑。亦止言冀州石隄三百里間耳。黃河挾萬里之源。合秦晉豫三州之水。而至冀。安得冀州一旱而河卽淺。此一時逞快之論。非通論也。又辨甘州以下。濁流不能漑田。亦不可以闢讓。今平心而論之。若所云疆里土田。必宜川澤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衍而不迫。誠萬世之至言。無古今之分。南北之異者也。其他所言。則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宜於北者。未必宜於南。何也。前世土滿而人稀。民易徙。後世當水衝者。往往通都大邑。其可徙乎。濬滑以上。西薄大山。地堅而多石。故能據

堅地作石隄。今自開歸以至海口。惟徐邳近山岡。餘皆浮沙曠土。地安得堅。石安從取。雖三里亦不能況三百里乎。且季駒嘗言河南土最鬆。禹導河北。經河南一郡。故當時之水不甚濁。今河南開歸河全經之。又距禹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故水愈濁。由此言之。西漢去今千七百年。距禹猶未遠。又河未南徙。則其水亦未必如今日之濁。或尙可引渠而溉田。亦未可知。若今則但能開涵洞引黃以淤窪。已善矣。安能通渠而引溉哉。然則爲今之策。亦惟有擇老土築堅隄。以束河使不能徙。建閘壩置涵洞。以保隄使不內潰而已。舍此之外。別無奇謀異見矣。故曰讓之三策。自爲西漢黎陽東郡白馬間言。未嘗全爲治河立論也。鑒古而不膠於古。不亦善乎。

賈讓治河論二

夏 駟

自禹貢而後。言治河者。始於賈讓之三策。然卽讓之言。有不能概行於讓之時者。何也。地形水勢。隨處不同。讓所言乃據黎陽東郡百里間之情形而言。使移而行之。徐兗中州之境。則已有大謬不然也。而況欲舉千百年以前之論。而行之於千百年以後之河道。則亦天下之愚人而已矣。夫治河以衛民也。徙民非細事也。在上世土滿人稀。故殷避河患。至五遷其國都。而不以爲難。後世人民稠庶。今自開歸以至徐邳而下。皆通邑大都。萬無可徙之理。蓋漢時黃河。從黎陽東郡間北流入海。其地東薄金堤。西逼大山。惟此二邑之中。百餘里間。爲必經之地。而其民貪其近河沃饒。競作室廬。居住其間。又近山多石。互爲石堤。更相抵逼。束河於其中。所謂百里之內。再西三東者是也。夫河自砥柱以來。其勢方澎湃而思逞。而咽喉之路。頓值迫束如此。是以抑於北。則潰而南。瓠子一決。而汎郡十六。注鉅野。通淮泗。東郡一決。而灌四郡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凡西漢二百年間。河患大抵皆在此二邑間。雖使大禹復出於此時。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得不以爲上策哉。況所謂

當水衝者。亦不過金隄左右及環內黃隄與東郡白馬故大隄之居民戶。多不過以千數計耳。豈若今日一大村落鎮市。動以萬計乎。今不察時勢。動言賈讓上策在徙冀州之民。考西漢冀州。該今直隸山西二地。其民當不下數千萬戶。使讓果欲徙其民。不知處斯民於何地。且山西處太行之右。與河全不相涉。不知讓亦何事而欲盡徙之。而讓乃以爲上策。且千百年以來。亦遂無有非之者。何也。蓋今人亦但順讀其書。曰其上策當徙冀州之民。而忘其下猶有當水衝者之語。故也。且卽計有當水衝者一言。而忘其但卽潞滑二邑曲防居住之民。故也。請得而斷之。曰賈讓徙民在西漢之時。在黎陽東郡之地。眞上策也。若時非西漢地非黎陽東郡。豈特非上策。是爲無策。至若隄防者。治河之要務。自西漢以迄元明。治河之臣。未有不用隄防而能導河使行者。近代潘季馴最稱治河能臣。而其終身所守。惟是築隄以束水。束水以刷沙。二語耳。而今之空談局外者。輒曰此賈讓所謂下策也。夫使讓誠以築隄爲下策。則前不當云據堅地作石隄矣。使讓誠以築隄爲下策。則必用疏川浚又不當云爲渠并穿地。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矣。詳讓所言。則其築隄以束水之旨。實與季馴同也。隄防之言。乃大概之言。施之得其當。則爲束水以導河。施之失其當。則爲壅水以遏河。齊作隄以遏河。令入海而自利。此曲防之隄也。趙魏作隄以遏河。此防患之隄也。皆非以束水導河也。今若不問隄防之是與非。而但以隄防爲是。則是葵邱之載書。可無成。而白圭之功。果愈於禹也。若但以隄防爲非。則是太原岳陽可無防。而九澤可無陂也。今黃河自滎水而東。水長高於地。開封河南。且高於內者丈餘。掘地既不能。築隄又以爲下策。而不事事汎漫無束之河。何從而入海哉。蓋西漢之世。文辭樸略。不甚分疏。使人意會。今人亦但順讀其書。曰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患。此最下策。而忘其所謂故隄者。乃卽百里之間。再西三東。潞

滑二邑之民曲防遏水之隄也。亦請得而斷之。曰。滑滑二邑百里之間。再西三東之故。隄真下策。而讓所議起。淇口至漳外石隄三百里。故河入海之隄。真上策也。若其中策。多開漕渠。張水門。旱開東方。漑冀州。澇開西方。放河流。潘季馴雖嘗辨之。然距今千七百年。其地形既不知何如。其河流清濁可漑與否。卽季馴所言已自有前後不同者。不敢妄爲論也。

此二篇亦見靳文襄治河書。但彼尙有第三篇耳。然其第三篇乃力駁賈讓之謬。與此二篇平心之論正相反。竊疑惟第三篇出文襄之手。及後見徵君此文。而并刻之。未審其說之不盡符也。故仍各還本人以存其真。

禹貢錐指論河

胡渭

禹釀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爲大河。一東流爲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其大河故瀆。則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入海。其經流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舊迹。至章武入海。直今

隸靜海天津

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及武帝塞宣防。

導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爲漯川。此自定王五年至西漢末。河所行之地也。成帝建始四年。河平三年。兩決皆從平原至濟南千乘入海。河勢駸駸向東。至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而北瀆遂空。直至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蓋河自平帝之世。行汴渠東南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幾相類。歲月逾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至後漢永平。則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蓋河汴分流。遂從漯川導河至東武陽。始

合王莽故道。此東漢以後。大河之所行也。武帝雄才大略。使欲盡復禹河故道。當亦無難。而難于討論。僅執北
濱爲禹河。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徙河緣西山
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阨危。事不可爲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
遽湮滅。而王景治河。惟從事汴濟。蓋當時所急在運道。就其利便者爲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山阜。截溝澗。
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
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決之禍。可以免矣。惜乎其不及此也。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
以下。至章武入海。猶是徒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景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于此有遺
憾焉。

賈讓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曰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蓋讓欲復禹河故道。故曰遵古
聖之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千載無患。非謂任河之所向。雖橫流失道。亦棄地予之也。李尋解光云。因其自
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關並云。河決曹衛之間。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則其言稍涉
孟浪矣。永平中議修汴渠。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十三年詔述其言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
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此卽李尋解光關並之說也。宋神
宗之所以語宰執者。意亦如此。愚謂斯言不善用之。則爲害匪細。夫故道難復。而新河所行頗地。宜兩崖完
固。勢不能遠泛濫。如賈讓所云。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任其所之可也。若平地橫流。則急宜修塞。使歸故道。苟
任其所之。則竟豫青徐數州之地。皆爲糜爛之區矣。所爭豈僅萬里中之咫尺而已哉。若田蚡利鄒邑之歲收。

勘武帝勿塞谷永黨于王氏成帝時河決言修改以應之則災變自除以陰爲元成冢墓之計此盤庚所謂聒聒起信險膚胥動以浮言者也

自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歲爲漢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功成歷晉唐五代千年無恙至宋景德而有橫隴之決慶歷有商胡之決河復北流而漢唐之河遂廢此又河之一大變也考宋初河決與唐五代畧同歐陽修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尋復修塞景祐元年又決橫隴遂爲大河之經流自長清而下始與京東故道合迨慶歷八年河又決澶州之商胡埽而橫隴斷流於是李仲昌開六塔河引歸橫隴故道嘉祐元年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自後無復言橫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于是二股河之議興二股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決河自魏至恩冀乾甯入海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卽唐馬頰河之故道熙甯二年開二股河以導東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東決泛濫五州軍境自是屢塞屢決元豐四年擅州小吳埽復大決北注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自今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不決紹聖中卒行之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紹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是後不復開二股河矣以今輿地言之開州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邱縣臨清並屬山東威縣清河並屬直隸府夏津武城並屬山東棗強定府故城直隸河恩縣府東昌德州府濟南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府河間諸州縣界中皆宋時黃河北流之所經也商胡決後二十歲爲神宗熙甯二年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爲元豐四年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爲元符二年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仁宗慶歷八年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凡百有四十六歲而河始南徙

宋河東流爲二股。河北流則行永濟渠。清河入海。考宋時論北流之利者。如熙寧初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一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甯軍滄州等界入海。其近大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其更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未觀黃河在界河內通流之利也。元豐四年。李立之言。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甯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從之。元祐初。有回河東流之議。范百祿等言。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形勢。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百五十步。深一丈不等。自黃河行流以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二三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就下行。疾則刮除成空。而稍深。與漢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埽。一向就下。漸入界河。兩岸日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汎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患。此乃下流深快之驗。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使者也。紹聖初。復議回河。范祖禹言。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塞之理。大觀二年。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開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浸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治。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隄。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乞逐旋增修。從之。此皆知北流之利者也。按今靜海縣。本宋清州地。縣境有界河。亦曰潮河。卽易漳沱巨馬三水所會。合衛河入海。自塘灤旣興。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界河者。唯漳衛耳。獨流口在靜海縣北二十里。劈地口在縣東北。又東爲三叉口。卽宋時北流入海之處也。其後北流兼混入漳水。亦自兩行至清池縣之合口。始會流入海。故徽宗卽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瀆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

浮瀆卽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謂浮水故瀆也。地勢東高西下。北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於禹跡。但河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顧欲改從久淤之浮瀆。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爲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

西山卽黎陽西山。杜佑指爲太行恒山。去河太遠。恐非。

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者也。時不見用。

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入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

許商阻之。而宋之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

卽商胡決口之別派也。

事當于理。雖爲人所格。而天必從之。故事機之善。未有

善于宋之東北二流者也。蓋清河行漳水之南。王莽故瀆之北。去禹河最近。

漳水故禹河。

欲復禹河舊迹。莫如導黃

河入白溝。以人力爲之。其可也。而況商胡自決。北流通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誠能因禍爲福。轉敗爲功。

於魏恩滄冀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雖不及禹迹。猶可比王景所治之千年無患。而

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旣敗。二股復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哲宗卽位。復議回河。

大略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以爲

契丹之河。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

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亦足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

說。意不在河。更無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嗚呼。宋君臣論

河者。猶有可取。而治河則皆坐失機會。舌敝耳聾。不見成功。卒委其地于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潞滑汲胙之間。

化爲平陸。豈不惜哉。

何謂宋君臣之論河往往有可取也。熙寧五年。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此格言也。然施之于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可亦隨其所向。遷徙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歲。而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橫隴之徙。裁二十年。安見故道必不可復。但北流實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古河。未有不兩行者。禹斷二渠爲萬世法。自參以上則必敗。宋之二股。卽唐之馬頰。以此爲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倣戰國曲防之術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以禦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於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耶。此數說者。譬如奕者必勝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孟子所以惡執一也。

金始克汴。兩河悉畧。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各削階罷職。蓋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

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以入淮。于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卽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紹熙甲寅卽金章宗明昌五年蓋是時。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

二派。北派由北清入海。卽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卽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甯。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也。初宋熙甯十年。河匯梁山泊。分入南北清河。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絕。去禹迹益遠。朱子語錄云。見劉樞家中原圖。河卻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卻南來。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考河自南渡以來。漸離濬滑。勢益趨而南。特至明昌五年而始決裂。先是都水監丞田櫟言。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可容河水十之七八。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十之二三而已。因欲於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言。蓋是時決勢已成。櫟欲因而利導之。且以宋爲壑。故利河之南而不欲北。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卽塞。曷嘗以是爲正道而任其所之哉。迨金人南遷于汴。于是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流。由徐邳入海。以故河南地勢益狹。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清州卽衛河清州今青縣柳口卽靜海縣北之楊柳青渡此河之舊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略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爲禦備之計。進足壯恢復之圖。議者以爲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遂寢。蓋國勢已蹙。實無暇及此。而原其始。實由宋人不盡力于北流。馴致此變于金。何責焉。

河自金明昌甲寅之徙。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未絕也。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於是始以

一淮受全河之水。蓋自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爲河通淮泗之始。下此宋太平興國八年。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年。河皆屢決入淮。但未幾卽塞其久而不變。歷今五百餘歲。河淮並爲一瀆。則始于明昌成于至元也。暨元順帝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又北決金隄。水勢北侵安山。延入會通運河。朝廷患之。其後脫脫用賈魯言。挽河東行。十一年四月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河復故道。南注于淮。賈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爲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迹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烈。所遭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爲口實。豈不悲哉。其時余闕有言。南方之地。本高于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則。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案此言正與當時挽河之議相左。蓋河在梁衛之郊。北流爲順。其曰南徙難而北徙易。是也。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則大非明之中葉。河屢貫會通。挾其水以入海。而運道遂淤。河之不可北也。審矣。向使河北而無害于漕。則聽其直衝張秋。東北入海。數百年可以無患。奚必歲歲勞費防其北決耶。

太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渤碣。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渤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于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尙矣。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者也。自王莽時。河徙千乘入海。

而北去碣石遠矣。猶未離乎渤海也。自金明昌中再徙。而河半不入渤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渤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萬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入山鹽高寶諸湖。明隆慶四年萬曆三年是已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于曩時。怒不得泄。則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于江。至通州入海。四瀆並爲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歟。欲絕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徙。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間無河。新鄉獲嘉亦無河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溫撒可喜請于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清河至清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流絕。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于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鑿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貲。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有決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之何。曰。封邱以東。地勢南高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以有害于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于淮。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甯歲。故吾謂元明之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補苴。意在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河當時不開。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于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西岸之隄。增卑倍薄。更于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諸事已畢。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殊不煩人力也。蓋禹河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于元封。再失之于永平。三失之于熙甯。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爲。居今日而規復禹河。是猶坐談龍肉。終不得飽也。河之離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入渤海。天文地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漢之河。不可得。卽如宋之

北流亦不可得而況澤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復矣乎。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甯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于會通者。重始長河之北。北即塞之。宏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爲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水。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隄。增卑倍薄。但期不害于漕。而漢之下策。轉爲明之上策矣。至于黃淮既合。則唯以堰閘爲務。堰者高家堰。閘者淮南諸湖閘口也。堰閘以時修固。則淮不南分。助河衝刷黃沙。使海口無壅。故潘尙書季馴之言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爲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觀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宜注淮以入海。且自漢以來。治河者莫不以分水爲長策。唯張戎之論不然。潘公深得其意。故其治之者。有二要。一在海口。一在高堰。蓋河之出海。旁口日多。則正口日塞。淮之會河。支流益分。則正流益弱。皆潘公之所禁也。此則近代治河之大畧也。

主河北流書生考古之恒習姑存以備源流變遷之局

請開減河入大清河疏 乾隆十八年

吏部尙書 孫嘉淦

目前黃河事宜。仰承 聖訓。令臣等詳悉籌畫。和衷共議。此事所關甚大。頭緒紛繁。臣拙于口說。不能達意。故詳書所見。以奏。竊惟欲導水者。必先相山。導小水者。相小山。導大水者。相大山。天下之勢。山分三幹。水別四

支恒山九邊。是爲北幹。衡山五嶺。是爲南幹。華嶽泰嶽。是爲中幹。華山之陽。江爲南支。華山之陰。河爲北支。嵩山之南。淮水出焉。泰山之北。濟水出焉。此一承者。南不入江。北不入河。自爲一派。故江淮河濟。名爲四瀆。以其獨行入海也。臣所言。大清河者。繞泰山之東北。起東阿。而訖利津。乃濟水之正道。四瀆之經流。非尋常之溝壑也。依古以來。與河別流。自宋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分而爲二。一由南清河入淮。卽今之河道也。一由北清河入海。卽臣所言之大清河也。黃河始奪淮濟之道矣。北宋之末。南北分流。南渡以後。河遂南徙。史不言其故。大約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可想而知也。元初。河屢北決。輒復堵塞。大德初。決蒲口。廉訪使尙文。相度形勢。南高北下。宜順水性。導之北行。決口勿塞爲便。而有司卒塞之。後蒲口復決。水全北流。竟如文言。至正初。河決金隄等處。丞相脫脫用賈魯充河防使。大開黃河故道。水遂安流。賈魯稱善治河。乃導之北行。未嘗令南徙也。明洪武時。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於淮。而河之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河灣東流入于海。景泰時。又決張秋。宏治時。又決金龍口。漫長垣。趨張秋。衝會通河以入海。按張秋並非河岸。而史屢言決張秋者。以黃河北決。必經張秋。以潰運河。史以運道爲重。故書決張秋也。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卽東阿之山。山下卽大清河。黃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自必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史有詳畧。故有書有不書也。金龍口決後。命侍郎白昂治之。塞決口三十六處。而河乃入淮。又以河徙入淮。終非正道。乃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是量開滅河以入清河。古人有行之者。非臣創爲此言也。自白昂治後。河復決金龍口。潰張秋隄。以入海。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乃濬賈魯舊河。以殺水勢。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築大行長隄三百餘里。用夫十二萬有奇。鐵木薪芻不可勝計。而張秋之決塞。蓋逼河使南行。若斯之難也。

河用全力以爭之。必欲北入海。人用全力以堵之。必使南入淮。不能別籌運道。而虧國計。害民生。逆水性以爲此。亦可爲拙于謀矣。及於我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河之決塞。有案可稽。大約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潰運道半。不潰者半。凡其潰運道者。則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基脚。故其道亙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之日。間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其由此入海而已。并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目今銅山決口。不能收功。上下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不能消涸。故臣言開減河也。上游水減。則下游水微。決口易塞。積水早消。但河流急。設開減河而奪溜以出。不可不防。故臣言減入大清河也。大清河能受黃河之半。兼能受黃河之全。從前屢試之矣。況今三冬水涸。即使大溜全出。尙不敵秋汛之半。則大清河之必能容受。可以理揆也。但自黃河以至張秋。皆係平原曠野。恐有漫溢。然今年陽武方決。決出之水。現在張秋境內。其所經由。不過長垣東明一兩縣耳。未聞成災也。今于陽武之下。開減河。其道更近。則爲患更小。亦可以理揆也。現今漕舟未上。張秋之運道空閑。開隄使河東流。初無礙也。至于運道。尤易爲力。漕舟北上。卽從張秋入河。順河北流。五六日而可至利津。利津去天津之海道。不過四五百里。且在登萊之上。並無隘阻。臣于乾隆三年。由海道運登萊之穀三十萬石于天津。刻期可至。顆粒無損。此親辦之事。非空言也。即使并此不敢。則又有策焉。大清河之經流。在山東之北。運河之南岸。現開減河數處。皆與大清河不遠。又滄州以下之宣惠河。臣所疏濬。計其下游。與大清河甚近。開渠通之。以達漕舟。亦非難行之事也。計大清河所經之處。不過東阿濟陽濱州利津等四五州縣。卽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州縣之偏災。而可減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并解淮陽

兩府之急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減河開後。其至張秋。不過經兩三州縣之境。計其漫溢之處。築土壩以禦之。一入大清河。則河身深廣。石岸堵築之處甚少。約計所費。至多不過一二十萬。而所省下游決口之工費。賑濟之錢米。至少不下一二百萬。此其得失之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則減河一開。所費甚少。爲害甚輕。而決口可塞。積水可消。漕舟不誤。其利甚大。臣熟思之。計無便于此者。故詳言之。惟皇上採擇焉。

禹斷二渠考

孫星衍

二渠者何。大河與漯川也。河曷言渠。成皋今汜水大已北。禹所斷。故曰渠。漯曷言渠。江淮河濟爲四瀆。非人力。漯則禹所治。始自東武陽今朝城以達於海。即大清河自利津入海故亦曰渠。班氏地里志。獨於漯稱禹治是也。謂二渠爲北瀆及漯川者。孟康之言近古。當得其實。禹河自大名已北。東光已南。合清河。即淇水東光已北。合漳水。至章武今天津入海。故班氏稱爲鄴東故大河。周定王五年。東徙平原高唐之間。王莽時枯。故後人謂之王莽河。亦謂之大河。故瀆也。鄭氏注尙書。以屯氏河爲河故道何。故瀆復出爲屯氏河。即今俗稱老黃河。支流亦北合於漳。故水經注云。衡漳舊道。與屯氏相亂。自此已北。皆禹迹也。李吉甫以屯氏爲永濟渠。即今衛河矣。何以言漢武復禹舊迹。漢武築金隄。塞瓠子。導河北行。漯川亦通。終漢之世。河患以少。河合淇漳以入海。即禹迹也。漳爲禹迹。何。漳水過際陌。有河伯娶婦之事。故知漳即河也。後人錙銖尺寸而較之。豈得謂之通知地理者歟。史遷據古文。班氏見周地圖。所言不可誣也。漯首受河自朝城。後人謂漯始黎陽宿胥口。誤以濟瀆當之也。漯何以不見於後世也。大清河則漯川。小清河則濟水。濟水絕於章邱之北。漯川絕於濟陽以東。俗稱徒駭河。即漯川也。

東漢北魏河濱何所行。行漯川之北。出入今馬頰徒駭之間也。唐時河患亦少。以有漯川且北流也。宋時南北分流。不用導河入漳之議。而回河使東。無復禹迹。河患自此多矣。今河北流。禹迹乎會通河以西。合濟濱以東。合大清河。大清河自濟陽以西。爲濟濱。以東爲漯川。河行二渠之一。謂之禹迹可也。治之奈何。馬頰徒駭北達於海。西屬於會通河。深浚而利導之。疏小清河通於大清河。以復濟濱故道。而殺河勢。濱州滄州之間。胡蘇鉤盤鬲津諸河。並有形迹。次第可治。漢時議者。欲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御史韓牧以爲縱不能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今疏馬頰諸河故道。奚啻四五。下尾合爲逆河。會於淇漳。則二渠之故道盡復也。河不復南。運道傷乎。曰無傷也。河至臨邑。謂之四瀆津。酈道元言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稱。又言吳王掘溝商魯之間。北屬於沂。西屬於濟。是河漯沂濟自古相通。益以汶流。用之濟運。不減黃淮交會之口也。余氏闕亦言河北徙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且夫濬齊桓已塞之河。復大禹二渠九河之迹。神功也。河名大。清。百。川。之。所。朝。宗。美。瑞。也。東。北。流。環。拱。神。京。勝。於。屈。南。東。注。之。勢。地。利。也。省。南。河。設。官。歲。修。億。千。萬。之。費。澗。出。京。南。億。千。萬。頃。之。地。足。資。東。方。工。用。賑。恤。量。移。民。居。而。有。餘。此。數。十。百。年。安。瀾。之。慶。轉。禍。爲。福。之。大。機。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惟。聖。人。灑。沈。澹。災。能。與。天。地。參。也。

閩百詩潛邱筮記曰一統志大清河在厯城縣北自齊河縣流入又東北入濟陽縣界其上流卽古濟水也小清河在厯城縣北卽古灤水也臣按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于欽齊乘以大清爲古濟水而以小清爲劉豫所導後人皆沿其說其實非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厯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

與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厯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厯城東北如濟陽齊東
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行漯川其行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
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七目錄

工政三河防二

治河論

裘曰修

治河策上

裘曰修

治河策下

裘曰修

治淮論

裘曰修

治河淮策

魯之裕

治河說

徐乾學

淮水考

郭起元

治河策上

朱澤澐

治河策下

朱澤澐

籌蘭陽三堡改堤開河疏

阿桂

籌改河善後事宜疏

阿桂

擬改河由六塘河歸海疏

戴均元

勘辦海口淤沙情形疏

吳璥

海口無庸改由二套疏

李世傑

論黃河不宜改道書

黃河南趨議上鐵制軍

籌挽河歸海情形疏

請改河避淤型溜疏

安東改河議

陳文述

劉台斗

徐端

張非

張非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七

工政三河防二

善化賀長齡輯

治河論

裘曰修

天下有一定之法。可以定不定。無一定之法。不可以定有定。是故天象難定也。置閘與差而哉定。鐘律難定也。有中拒黍而黃鐘定。河之遷徙難定也。有大禹疏濬之法。而河定。難者曰。河宜北不宜南。禹之擅功。以導之歸北。非徒以疏與濬也。予曰不然。河雖濁水。性固就下也。可以北不必於北。可以南不必於南。奚以明其然也。自有天地。卽有河。陶唐以前。蓋不知其幾千萬年也。其北耶南耶。不可得而知也。及九載之績弗成。禹相度治之。適經於北。遂導於北。然而禹第疏之濬之而已。既不能必後人遵其法。卽不能必後之河常北也。抑聞之酈道元云。禹塞淫水於滎陽。引河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則當時已不盡北。至商仲丁。河決商邱。則分睪入淮。以歸海矣。河豈甲決焉。則又分潁以入淮矣。武乙濬偃師。則且分汝以入淮矣。然則自禹導河。七百餘年後。河且數南。固不獨周定王五年。河始南徙也。議者弗深考。輒曰南歸非性。不亦陋哉。曰河道旣不別於南北。圖說稱由徐揚歸海。河自順其自然者何也。曰此以南北地勢知之。非可以人力強也。且自禹迄今。河道之歸海者。四北大陸。北之南渤海。東之北千乘。東之南安東。西漢及周末以來。河患劇矣。然溢而北者。不過信都。而北決而南者。北之南館陶。又其南頓邱。又其南濮陽。又其南定陶。每決則南徙。然則河之所欲趨者可知矣。禹之導河也。澶相以北。有西山以障之。有九河以殺之。故河安於北。九河塞而河乃南遷。今誠祖禹之法。河雖由南歸海可也。違禹之法。合萬餘里之水。匯於一。以委之河。雖由北歸海。患未已也。今不求法之一定。而嘵嘵於南北之

異道亦見其闕于理而昧于勢矣。或曰：往年朱家海墘，淮揚被害，議者欲通河入沁，合衛歸北，以圖復禹故道。此誠禦災之良策也。而子以南歸爲可，毋乃貽譏於識者乎？予曰：然。子以爲河在南，淮揚被害；河在北，而恩與德滄深瀼之間，獨不被害乎？淮揚被害，則導之北；恩與等州被害，將又導之南乎？夫冀堯土疏，河之淤墊，北易於南，河之衝決爲害，北更甚於南。商周無論已，西漢而後，決溢何可勝數？其甚者，如漢元光之汎郡十六，鴻嘉之濬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周顯德之大決，楊劉、宋乾德之水被七州。熙寧之灌郡縣四十五，非其被害之尤慘者乎？且衛至德州東北，卑窄甚矣。自康熙四十五年，引漳入衛，漳汶合而衛不能容，議者現謂鮑家嘴諸水所會，旁邑堪虞。若復益之以河，吾見其害之什伯於漢、周、宋也。雖加寬深之功，無解暴決之患。非河獨異於北，蓋冀堯之士使然也。曰：然則河可南，將永合淮以歸海乎？曰：此正宋元後河之大患也。河可南，特不可合淮耳。清口不可合，而上游分流於淮，亦不可也。何以明之？河所經必淤，河淤已難治矣。又兼治所經之淤，不重難乎？是故分於潁，則陳州項城太和阜陽潁之民危；分於渦，則亳州蒙城懷遠之民危；分於睢，則蕭宿靈壁睢甯虹泗盱眙之民危。或至洪澤溢，高堰決，則江北淮南盡危。故曰：雖分流於淮，猶不可也。況合淮乎？蓋嘗熟計而諦思之，安東海州沐陽之境，有南北二股河焉。卽昔之石簾湖也。西距沐陽，東逼東海，約三萬四千五百餘頃。其黃河東歸之正道乎？誠由清河北境，導河達湖，由湖東鹽河左開數支河，以播於海上，溯九河八河之遺法，是所謂疏也。由是歲濬之爲常，又由下游而上游，闢徐豫之河身，令二三十里至七八里不等，廣其旁，使水漲有所容，深其中，使水落足以通舟。河其永有所歸而無泛溢之患乎？因湖而功力省，別淮而清濁分，其詳別具於策。

治河策上

裘曰修

河非可治也。亦順其自然導之而已。今之河更無事治也。亦導之使由其應歸之道而已。何者。河合淮非其所欲也。縱下流多開支河以殺其勢。而不使別於淮。終爲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害淮而永無患。惟在順其自然以導之。而順其自然。惟在使之別淮。尋其應歸之道。以東之。其策惟何。亦曰改其流。廣其身。深其臀。不與水爭地而已。所謂改其流者。非別開河也。蓋宿遷西境九龍廟東。現有小河。分黃水入中河。濟運北直駱馬湖支流爲十字河。自九龍廟至中河之劉老澗。固黃河別淮由石簾湖東歸之正道也。今將宿遷縣治南河身堵築數丈。建石閘以爲運河。使入九龍廟之河。以達中河。則運道之由黃河者。不多於清口。河之身。則自九龍廟至中河。劉老澗。關之使與大河等。以達駱馬湖。茆家河下流之六塘河。又將六塘河下流舊石簾湖。分爲南股北股。二河者。開挑爲一。以還湖之舊。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北股河口近義支河。與六里河。卽於五丈義支六里三河間。開數支河。以達於海。其最北者。經蘆伊山北。由黃家嘴歸海。最南者。卽歸頭圖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復入湖河。如此。則河水別於淮矣。或曰。自劉老澗。茆家河至桃源之史家集。又經河頭集大口門。至沐陽低村。是爲歷年議達之港河。又由低村經唐溝馬廠湯家澗穆家橋。以達大澗河歸海。計二百六十餘里。不較近於石簾湖乎。然港河久堙。僅有故跡。而唐溝以下。地形高於石簾湖。又河身不寬。關之則兩旁居民應遷者無數。路雖近而費過之。固不如石簾湖之爲勝也。至所謂廣其身。深其臀者。則無論河流改與未改。均不容已也。廣其身。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大江身面窄者。或七八里。寬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寬不及十里。窄或僅一二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一里。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今欲關兩涯而侈

之。卽應始於河委之石漢湖。夫石漢湖三萬四千五百餘頃。固甚廣也。自爲南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兩畔間有民舍。夫禹導河必棄地。奈何於湖底爲田與舍也。今應將田仍復爲湖。而西自沐陽張將軍廟。東至海州北魏莊等地民舍。并北股河北之龍溝廟。俱應遷之。北股河北。北阜溝之北。隨加挑濬。近北股者。輸其土於北阜溝北。以爲北隄。近南股者。輸其土於南股河南之高家溝沈家集等處。以爲南隄。如是而湖身廣。卽河身廣矣。其下流五丈義支六里三河間。所開數支河。卽禹貢之九河逆河也。合計之應共得五六十里。以達海口。庶河之委。受全河而無迫隘之患。其自石漢湖以西。由宿遷邳州銅山至河南鞏縣等處。凡河身窄者。皆闢之。俾如十里八九里之數。如是而河身不大遠於江。三汛不至橫溢。所謂廣其身。凡以游之。云爾。深之法。本於大禹濬川之遺制。禹之法不可復知矣。今但用搜沙及土方挑土之法而已。可奏功。近日有爲百龍搜沙之論者。法用龍舟百艘。各於舵後置五尺之版。一竟版以鐵爲逆鱗。版面四隅置鐵。以繫鐵索。舵尾二人守之。令高下提放。以搜積沙。其舟近前兩旁安水輪各一。令二人以足轉之。舟行不論上下帆風。推輪使逆鱗觸沙。隨流入海。又於海口搜之。使無阻滯。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而潤澤之。其法每艘用狎水兵丁八人。百艘八百人。五艘則一武弁督之。今請於春夏秋三時。督令爲鴈行者。十日行舟搜沙。於秋末三冬及春初水未發之時。卽督令照土方法挑淤。又沿河每家歲派三工。協挑悉以其土加厚舊隄。如是歲行之以爲常。水行地中。不復增隄。河身可無淺淤之患。此又深其腎以容之之策也。三策相濟爲用。實萬世無疆之休也。難者或曰。棄南北股二河之田。如虧國課。何。不知以湖爲田。雖無異漲。亦遭淹沒。安從得國課也。且黃淮有故。則災及千餘里。議蠲議賑。不下數百萬。今永除此有名無實之額。以一年賑費。給所徙之民有餘。而河患旣息。將千餘里禾稼無傷。增

穀粟數百萬斛。即可省數百萬之餉。是乃大益國課也。難者又曰。關河夫役及百龍搜沙之人與舟費帑得毋太甚。夫每年治河夫役其數繁矣。今但將一二年合用之役。於水涸時并力興工。其役宜數於用。且既關之後。不必復關。所謂一勞永逸者也。至搜沙兵丁工食。不宜從輕。然計每艘給銀三百二十兩。百艘不過三萬二千。并造舟修舟及河員俸食銀兩。不及十萬。行之既效。則每年搶修諸費可省。而沿河冗員可裁。今查江南河庫。供搶修名曰部撥協濟者。約銀四十七萬六千餘兩。供俸薪兵餉名曰外解河銀柴價者。約銀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兩。二共七十萬二千六百餘兩。皆江南每年常額。河東河庫及興舉大工之費俱在外。今搜沙之費不及十萬。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鞏縣界。河道遼遠。若百舟不足。即倍其數。亦不及二十萬。每年計省常額七八十萬。功費之相懸如此。爲國計民生慮者。其以芻蕘之言爲可采乎。

治河策下

裴曰修

河由六塘河趨南北二股河以歸海。信得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駱馬湖下流。沂水發時。沐陽安東海州常被其害。今復合大河。恐爲害彌甚。奈何。曰。如南北二股河還石。濩湖之舊。又兼關河之身。而深濬之。則雖沂沐共歸大河。亦無患矣。必欲與大河別。則由茆家河經河頭集北。引入港河。稍遷河旁居民。加挑寬深。一勞永逸。萬世之利也。曰。此皆主大河由南歸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北。古河故道。必擇其一。將從何道。可以暢流。并無礙於運乎。曰。必不得已而思北。歸次策要不可引歸天津。以漳衛汶三水合。不容復益以河也。由張秋而東。阿禹城以至濱州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卽漢千乘故道也。明帝永平年間。德棣之間。河播爲八。王景因之以成功。歷漢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可慶安瀾矣。但八河多堙。重加疏濬。

厥功匪易較之由六塘河歸海費帑爲多耳。至欲無礙於運此尤未易言。運河由南而北。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北。張秋南北建石閘。南旺湖汶水不能如濟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則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皆當引黃水濟運。每年不無疏濬淺淤之工。臨清南建石閘。不可更令黃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此庶可無礙於運。而南旺迤南多分汶水濟運。亦可永無淺涸之虞。蓋南旺至張秋僅百三十餘里。不必汶水之六故也。此策欲其有利無害。尤須河委多分支河。不然張秋南北舉受大河之害。運道多梗矣。故曰此次策也。曰河身闢至十里。東西千餘里。費帑不貲。雖捐項恐不足以濟。奈何。曰闢河身非必通身皆闢也。於南北二岸所開挑之處。各輸其土於四五里外。以爲厚隄。卽以兩隄內爲河身。隄內平地較現今河底爲低。可以爲河。則無俟皆闢。而河身已十里八九里不等矣。嗣後每於水落時。近河家賦三工。同水丁八百人。協力開挑。輸其土於隄外。徧植官柳。雜木數年。隄高厚如山。阜草木雜根。縱橫蟠結。雖有異漲。不能爲患矣。夫戰國時齊與趙魏作隄。皆去河二十五里。兩隄內計五十里。今僅十里。何可復狹此法。無論南歸北歸。皆爲至要。不與水爭地。變鞏縣迤東之河爲底柱。迤西龍門迤北之河策莫良於此。難者曰兩隄內河身十里。近河田園廬舍。將若之何。曰欲成大功。雖聖人不能姑息以悅人干譽也。法在處之得其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旣廣。近隄水亦不深。徧植蘆葦。亦不至棄民利也。又富民必無近河居者。貧民所居。尋丈之地。原非已有。令其徙於隄外。不爲過也。曰隄工穩固。雖不廣河身。亦豈有潰決之患。曰雖有堅厚石隄。能保河之不決。不能保河之不溢也。故徒隄不足恃也。曰近河居民歲賦三工。開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漲近河先受其害。果能永無河患。何愛三工也。至沿河沿隄有居民。亦計地以役之。蓋其地屬官。不令出租。雖役之不怨也。

治淮論

裘曰修

江北之水爲患者。河爲大。淮次之。故旣治河。卽不可不治淮。雖然。河不治。則淮無由治矣。河旣治。則淮無事治矣。是故治河卽宜治淮。而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何以言之。治淮之要。亦曰無使河合淮而已矣。蓋河合淮。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卽沿淮之民。亦無不被合之之害。別淮。不特沿河之地享其利。卽沿淮之民。亦無不享別之之利。竊嘗論黃淮合清口。築大墩。其害不可勝言也。而其大者有五焉。自清口至雲梯關。淮身爲河踞者。十去其七。洪澤之南。築高堰。以防淮之決。其東築大墩。直抵中流。以激淮之怒。遏河之南。而使之東。夫黃淮水勢無常也。三汛漲溢。叵測也。設兩水並強。高堰不守。天長六合等縣居民。將化爲魚鼈。其害一。鳳陽雖土瘠。前古未聞屢災。自清口爲黃流所阻。西起潁壽。東至泗州盱眙。田園廬舍。頻遭水淹。蠲賑無虛歲。流亡轉徙。不可數計。其害二。大墩之築。藉清刷黃。河漲則疏之歸海。淮漲則不肯令之竟去。故雖遇尋常之漲。沿淮禾稼。亦多損傷。其害三。陽城之潁。天息之汝。浚儀之睢。扶溝之渦。皆以淮爲尾閭。淮流旣壅。則衆水不行。歸德汝甯陳許諸郡。邑常爲澤國。前年嘗開挑大洪等河矣。然下無所泄。雖加濬治。未如之何。水失其常。禍及鄰省。其害四。泗州東逼洪澤。每春月後。城陷水中。官署寄治盱眙。秋冬水落。州民輟納莫肯至。州守於荒城中。設櫃督催。且數十年。其害五。總此五害。遷延歲月。費帑病民。無有底止。得不思變計。以爲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而害且五。則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需於大壑也。而卒使大墩爲害。則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束淮。敵河斯大墩。不得不築高堰。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故欲去五害。莫如使淮暢流。欲使淮暢流。莫如使河流從宿遷北。而別於淮。故曰治河卽宜治淮。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也。夫治病必先於受病之源。禦寇必於所經之地。今清口河淮所

經固病源也。河淮不分。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

治河淮策

魯之裕

天下事莫難於治水。尤莫難於治今日四潰之河水。而竊以爲難於得其人焉耳。得其人。則以水治水。無難也。國家資河淮以濟運。漕運不可一歲不通。則河淮不可一歲不治。而治漕必先治河。治河必先治淮。卽所謂以水治水之道也。夫河淮古稱二瀆。河水東過滎陽。浪蕩渠卽大禹所闢以通淮泗之絡者。河至是借淮以相爲疏理。河淮之合。從來舊矣。厥後引河而南。並借淮水入海之路以轉漕。於是乎二瀆相會於清河縣東。由雲梯關以入海。是雲梯關者。二瀆入海之故道也。前人深知夫河性以濁而緩。緩則壅。壅則潰。淮性以清而急。急則行。行則安。故築歸仁隄以捍黃水。雖水使不得南射泗州。攻高堰。又能遏淮水。湖水併入黃河。使急流而不壅。復築高家堰。周家橋。翟家壩。以束淮。使涓滴俱出於清口。以逼河而歸海。其蓄洩也。又有方焉。淮水大漲。則漫壩而南。鳳泗得以無水患。淮水不漲。則阻其南奔。而清口之水有全力。法至善也。自康熙元年。盱泗之民由古溝鎮南北。及谷家橋。盜決小渠者八。淮水大半分於高寶諸湖。河水亦卽躡淮而注之。河受二水。而無所洩。是以大決於清水之潭。而清口之淮。無力刷河。河不能自循故道。乃由天妃廟竄入運河。運道之渠。不能容黃河之水。此安東之所以被決。運道所以被衝。淮揚所以被沒。而二瀆竟以安東爲尾閘矣。安東新決之口。其闊深不及雲梯之半。欲二瀆於此安瀾。而歸壑也得乎。且夫周橋翟壩者。蓋天然之減水壩也。其土堅而身厚。又低於高堰者二尺。水畧大。則漫之而過。水大至二尺。乃與高堰相平。若更高於二尺。斯漫堰以行。是周橋翟壩。毫無害於高堰。而有助於高堰者也。而淮北私鹽。利開橋壩。以通往來。揮多金。造浮言。曰歸仁之隄不毀。周家

橋閘不開。翟家壩口不決。則商賈之南自瓜儀。北自河南者。咸必假道清江浦。不免爲各關稽留。豈若取道橋壩之直達爲便。且白鹿邱家諸湖之隈。原非民田也。隄決水乾。人得私種。河防胥役。又設稅周橋之閘。每一私開。貨船歛餽千金。漁者亦奉以數十金。奸民勾通淮關淮道。暨山陽廳役。每月爲之料理。名曰月錢。飾爲開橋保堰之說。夫自康熙元年以前。邇自明萬厯以後。周橋不開。高堰曾聞衝決乎。況水漫翟壩。有二十五里之寬。豈區區周橋數尺之閘。一開之而遂能洩之乎。乃其借口者。又曰。漕船回南。時值水涸。可由此以放行。夫漕船自古無經此之事。祇緣周橋不開。奸民利之。衙胥利之。職司於此者。尤利之。故雖有三害。弗之卹也。三害者何。衝決漕隄。一害也。淹沒七州縣民。二害也。淮水分而清口塞。清口塞而河道淤。三害也。借口者。則又從而爲之辭曰。三關額稅不足。必取償於周橋。不思周橋啟而重船放。額稅之所以不足也。今卽於橋置私稅焉。無論其蠹課漁商也。卽以其入者計之。亦官三而衆七焉耳。安見其能足額耶。周橋月開。翟壩日決。淮水分於諸湖。湖常盈而不涸。是故不必桃花水發。而漕隄日有潰敗之虞。淮南七邑。日有釜底之憂矣。故今日而言治河治淮。治漕之道。不必別有奇術也。但使清口之水。仍其清。堰仍其堰。隄仍其隄。壩仍其壩而已矣。誠能於徐邳桃清沿河而下。諸隄壩無有不固。諸小口無有不塞。不特黃淮合而清口濬。清口濬而雲梯通。而淮揚七邑不致以釜底受倒灌之災。且堰內民田。堰外湖坡。無不現爲可畊之地。上自虹泗下及山鹽興寶。皆一變而成沃壤。是以治河淮之功。收治漕運之效。並以治漕運之效。活七邑之民。其爲利於國計民生也。不亦鉅哉。乃不得其人。而終年興無益之功。旣勞民矣。又傷財焉。旣傷財矣。又誤國焉。如是而曰河淮漕運難治也。河淮漕運果難治乎哉。

治河說

徐乾學

古之言治河者衆矣。河既善徙。決無常處。治之亦無常法。在其時。相其地。審其勢。以爲之便宜。而非可以數見之成言。已湮之故蹟。謀其實效也。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漢之賈讓。元之賈魯。今觀其前後三策。僅可施之北河。與今日東南之勢大異。卽明宋濂之說。滾淮導濟。南北分行。亦非今日運道所宜。若徐有貞之治水剛疏水渠。其說專主乎疏。謂一淮不足以受全河也。劉大夏之隄荆隆鎮安平。其功特著乎塞。謂取全河而注之一淮也。與今之所患。河不入淮。其勢又不相侔矣。今朝廷之上。不惜以重費鳩工。而河臣任肩于下。勒限受事。庶幾底績可期。然善後有策。豈無說以處此乎。請以今日之黃河論之。歲修有防矣。搶築有備矣。遙隄縷隄。在在相望矣。乃一逢潰決。制禦莫施。數年以來。屢見于宿遷桃源之境。此地去海甚近。而每多衝決。非海口之淤爲之乎。自白洋以東。向之河身廣爲一二里者。今止以數丈計。卽新開引河。力爲利導。而河性不趨。則雲梯關之壅塞。非一日矣。論者曰。隄防既立。水必歸槽。藉以衝刷海口。可不濬自開。然沙壅日久。土堅且厚。卽決已塞。而欲用水攻沙。正恐下流難達。其勢必將別潰。是必雲梯關之工。與桃衍決口並舉。而逆河入海之遺意。庶乎無失也。請以今日之淮論之。淮以上爲七十二溪。爲洪澤。淮以下爲白馬汜。光諸湖。中立一隄障。使東指。所恃者惟高堰耳。高堰一傾。清水潭數決。致淮揚二郡巨浸累年。今高堰修築已成。淮水宜靜向東行。而清口之流淺隘如故。懼淮水之復入諸河。是必大開清口。與高堰一工。彼此相濟。而後可以無虞也。請以今日運河論之。運河以內有淺澗之虞。必取給于山左諸泉。而昔之水櫃。如馬踏高柳等湖。今成平陸。一遇旱乾。必有淺阻。是五湖舊蹟。不可不講也。運河以外有衝擊之虞。如曹單金魚諸縣。南臨大河。惟賴太行古隄障之。今河勢不東。慮

其北走。聞曹單以西。掃灣而北。漸逼館陶。是張秋之決。曾見于順治間者。不可不預爲之防也。請以今日黃淮之交。論之。清口以南有清江浦。其北有清河縣。其東有徐家溝。雲梯關。而黃淮交會之要地。全繫于清口。今清江浦外漲沙長及數里。水力不足以刷之。是必別建一工。開引河于厚沙之中。然後東行之勢可復也。請以今日黃運之交。論之。運河之口。必達黃河。而黃河一漲。必入運河。濁流倒衝。不入旋淤。如直河董口駱馬諸道。數遷數淤。其明驗矣。今既別開阜河。安可不爲之長計乎。聞昔之茶城有鎮口三閘。今之清江有道濟三閘。皆防黃水之溢入耳。宜倣其遺制。立啟閉法。以截黃流。卽于閘外數里。立每歲冬春大挑法。以爲常。不然。而黃漲必淤。紛紛遷改。終無益也。故曰。異代之法。不可以治今日之河。此河之治。不可以爲彼河之法。時爲之地。爲之勢。爲之矣。安敢以膠柱之見。築舍之謀。取舊日之陳言。輕爲借箸哉。

淮水考

郭起元

淮出胎簪山。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三十里。有泉三。出匯爲井。井口縱橫各七尺。水深五六尺。伏流二十餘丈。復出繞縣東行。經桐柏山。始成渠。月河水入焉。又東過信陽州北四十五里。游河明河洋河水入焉。過羅山縣北二十里。澗河灤清河月灣河竹竿河水入焉。過息縣南四里。潁河谷河泥河閭河營河清水港水入焉。過光山縣北九十里。寨河水入焉。過光州北三十里。小黃河水入焉。過固始縣北七十里。潁州南百二十里。淖河史河汝河谷河水入焉。過霍邱縣北四十里。潁上縣南二十五里。澧河東河清河潤河潁河水入焉。過壽州西六十里。清河西淝河東淝河洛河水入焉。過懷遠縣東二里。汴河茨河天河渦河淝河水入焉。過鳳陽縣北十里。臨淮縣北一里。濠河月明湖水入焉。過五河縣東二里。淙河澮河沱河漳河水入焉。過泗州南。盱眙縣北。許

家河。澗溪水注之。又北合柳山。暨山陡安。崙墩塔影龜山。洪澤諸湖之水。東北行。逕清河縣南。與泗水合于清口。又東逕山陽縣北。安東縣南。又東北過雲梯關。長一千七百餘里。以入于海。其支流亦散入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者。泗出兗州府泗水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歷曲阜。滋陽。濟甯。鄒魚臺。滕縣。南入徐州沛縣及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以會淮。尼山沂水西南流。滋陽縣界入泗。艾山沂水在邳州西南入泗。泗入淮。蒙山沂水又東南匯淮以入海。古者淮河皆稱瀆。釋文曰。瀆者獨也。禹河夾右碣石入渤海。新莽時。河徙從千乘。元至正間。河徙東南。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入東海。而二瀆并爲一瀆。漢建安間。廣陵太守陳登始築高堰以障淮流。後廢。明平江伯陳瑄復之。萬厯間。河臣潘季馴定計蓄淮。攻黃以清刷濁。因堅築高堰。將大湖小湖諸處閉塞。障全淮以趨清口。淮揚免患。而泗屬災劇。郡人常三省揭爭。巡按牛應元始議開金家灣芒稻河。洩下河諸湖入江。繼議開周家橋洩淮入湖。又先開武家墩以殺其勢。此議開三閘所由來也。是後定計分黃自黃家嘴而下。至漁溝浪石。由安東北俱疏爲河身。歸五港口獨入海。不趨清口逼淮。令得縱出。督臣褚鈺定計導淮。始建武家墩閘。由永濟河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建高良澗閘。由岔河涇河亦下射陽湖入海。建周家橋閘。由草子湖寶應湖入子嬰溝。下廣洋湖入海。此建三閘分黃導淮之本末也。河性變遷無常。明季多難。置而不治。本朝康熙初。淮溢武家墩高良澗。汎濫上下。清口涇而黃流上潰。至十六年。聖祖命總河靳輔治之。三十八年。聖駕親臨高堰閱視。指授方畧。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還。旨經理黃淮底定。我

皇上紹述貽謀。簡選賢員。經營築濬。又准大臣陳奏。河濶蓄洩機宜。閘壩成規。節宣有制。固已周詳盡善。但履其事者。必使古來之原委洞然于胷中。可爲當幾之一助。韋稽禹貢。淮入於海。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蓋

禹時江淮不通。自春秋哀公七年。吳城邗溝。始通江于淮。隋開皇間。開山陽瀆。大業時。鑿汴河。抵揚州。始達淮于江。明泗州莫之翰言。盱眙縣東二十里。聖人山下有禹河故蹟。開此河。可分淮流十之四。沿淮上下。免于陸沉。洪澤湖水不溢。則高堰隄工不決。而淮人闔百詩。又云。宋元豐間。江淮荆浙發運使蔣之奇。因淮險。歲溺公私轉輸。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運河。以避風浪。後人遂訛爲禹王河。今白揚州甘泉至天長。途間果有河形。旁高中窪。抵盱眙境。則石山土岡攔截。山多礪石。不易開鑿。蓋人代屢更。高深易位。而田廬邱塚。錯雜其間。故道亦不可問矣。若閘壩各工。修築堅固。啟閉以時。遠近遵守。則濱淮州邑。行見有息肩之日。不必煩紛更以求之也。

沂水有三蒙山。下水皆謂之沂。卽禹貢之淮沂。周禮之沂沭。附淮以入海者也。又山下之沂。先入泗而後入淮。史記留侯世家。良會黃石老人于圯橋。圖註。圯沂水也。在下邳尼山下。之沂水。論語所謂浴乎沂者。亦附泗以入淮。而最先泗水發源。兗州泗水縣東北五十里。西南行百四十里。至滋陽界。而尼山之沂入焉。又西南行至濟甯。又折而東。至邳州。而艾山之沂水入焉。又東南至清河縣。會淮水。又東行而蒙山之沂入焉。

治河策上

朱澤漢

黃河爲害於淮揚兩郡。數百年矣。近者六壩塞。清口門。淮入於河。漸有成效。四十四年。淮水暴漲。遂至壅決。夫淮水既不宜中洩。水盛之時。北出無由。積而爲漫。爲決。衍溢土田。傾覆城邑。卽使捐七邑之地。以受淮。亦必預爲措置。況棄其地而淮仍不可合黃。又必不可由高寶以入海。徒滋其害。無有已時。豈可不籌百年不敝之計哉。河之分合。歷代不一。大要皆入海於東北。不入海于東南。宋神宗時。王安石入李義公之言。以開直河。大決

澶州曹村。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哲宗時。雖以文彥博呂大防之賢。亦以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此宋導河南行之失也。元末河決。賈魯充河防使。發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達白茅。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疏南河故道。興工五閱月。此元末導河南行之失也。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北。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永樂九年。宋禮濬會通河。南入淮。遂定漕事。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而開封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此明絕河北流之失也。隋唐以前。河與淮分。兩瀆各入於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前代河決。壞民田園廬舍。至明則視古尤急。或決張秋而妨漕。或決曹單趨沛而妨漕。或決睢州以爲祖陵憂。或河決崔鎮。淮決高堰。而運道陵寢。交以爲患。河之患不一。於是諸臣之議河。亦不一。由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便導。河水注於衛河。漕舟由江入淮。溯流至於河陰。順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者。霍韜之策。與黃瑄同也。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谿口下符離。中存盤壑。河下浮橋。三河并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者。楊一魁之策。主分黃於上也。築高堰塞崔鎮。以隄束水。以水攻沙。使無留行。而又近爲縷隄。外爲遙隄。水益淺遠。不至旁決者。潘季馴之策。主於淮黃合也。周家橋比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草子河。若浚三十餘里。一自金家河入芒稻河。注之江。一自子嬰溝入廣洋湖。注之海。則淮水可泄者。張企程之策。主於疏淮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河強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桃源至五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礙。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爲利無窮者。王士性之策。主分黃於下也。明人河策。不可枚舉。略集數說。以著其概。夫河歷秦漢。禹之

故道已失。歷宋元又遷而南。今日之河之不能北。猶秦漢之河之不能復禹跡也。居今日之勢。必使河入於衛。如霍黃之說。勢必不能行。今日之衛。小於河數倍。導河入衛。衛安能受。即使暫受。涖滑大名曹開陽等處。必致大決。勢且衝張秋沙灣。挾濟汶之水以東。漕運橫阻。宏治六年。其已事也。不得其意而拘其迹。利尚未興。害已立見。豈通儒之論哉。若夫用楊一魁之策以疏黃。用張企程之策以疏淮。用潘季馴之策以治淮。黃下流。固百餘年兼而行之者。何以積久不效。黃高淮壅。一遇霖雨。處處衝決。遂至此極也。夫季馴之策。束水不得北徙。並趨入海。可以暫行。不可經久。蓋桃清黃河。闕止二里。二水陡發。必不能容。上決崔鎮。下決安東馬邏。可料而知。且黃強淮弱。周家橋不能驟泄。高堰六壩。安能無虞。七邑生民。盡化魚鼈。誠有如楊一魁所云。涓滴不外泄。濁沙日澱。河身日高。遏泗汶。壅清淮者矣。獨王士性之說。當日格於韋居敬而不行。至今畏爲艱大而不舉。有可痛惜者。河之性善遷。又善淤。惟分其塗。一時不至盡塞。劉大夏之治河也。使不分河。由中牟至潁州。由亳州入渦口。雖有胙城徐州之長隄。吾恐金龍口之決。必不能塞。黃陵岡之潰。必不能止。又使不分河。由宿遷小河口入淮。則濟浦邳徐。必不免於衝決。河之在河南也。南高而北下。河之在淮南也。北高而南下。上流既可分。而爲三下流。獨不可分。而爲二。平上流之南。高土平者。可挽北之南下。流之北。高土平者。獨不可挽南之北乎。淮之漲。由於黃之不分。即使清河無有故道。必相其地勢。平衍者導之。使北以讓淮。今清河之北。明明故道。可循久而不舉。誠可怪也。愚生長東隅。足跡未及河南。宿遷清河。往來再三。見夫三義崔鎮。衆興漁溝。一望平衍。夏秋水盛。劉老湖王營大壩。黃水泛溢。不由軌道。若由清河縣西。浚成大河。由縣北而東。直接草灣河。不過數十里。使黃分於北。則淮之清口。一往無阻。雖值伏秋。有周家橋六壩量泄於上。有全河以注於下。則淮揚七邑。可

以安枕矣。夫黃至清河。其必分者勢也。開封而東。或二或三。時淤時浚。分不一道。獨至清河則歸於一。黃至清河。將入海之處也。猶九河亦將入海之處也。禹分黃而爲九。今合淮黃而爲一。欲黃不灌。淮不東。潰得乎哉。此以知王士性之見高諸賢一等也。議者必以黃河別淮而行。易至於淤。淤爲言。不知黃河自徐州東南。皆別行也。至宿遷清河。則泗汶沂沭之水。由運河入黃。不淤於睢邳之間。而淤於清河以下。有是理乎。所難者導河使北。殊費經營。必使河身遼遠。較之今河更廣且深。又堅其入口東岸之處。創爲石隄。如獲嘉以東之太行隄。舊老隄僅分三分之一以入淮。則漕舟出通濟閘。溯淮入黃。轉溯新河。曲折之間。無有險阻。又或自淮黃分流之後。因勢附築。直建長隄。自清河縣西南至東北。使黃不通淮。東過安東。方會淮入海。其淮黃相隔之隄。置石閘以通漕舟。漕舟過盡。則下板堅閉。不許民船往來。此在任工之員。斟酌時宜者也。河之南行。始于賈魯。自昂繼之。劉大夏又繼之。嗣此黃凡北決。必疏河南以分其勢。今欲淮不東。潰惟在分黃。賈讓以徙冀州之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爲上策。關並韓牧輩皆主之。若能棄清河北境數十里之地。多其內外之隄。任河游衍。縱有衝決。不爲大害。況夫漁溝左右。實舊河所經。草灣至赤晏廟。可以分黃。則三義鎮至草灣河。亦可分黃矣。安東之西。不受其害。則清河之北。亦不受害矣。如使黃不與淮分。鮮有治理。積之之久。河高隄險。天時人事。交會其窮。東南城郭人民。宛在水中。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夫事之費廣而必行者。原未易易。明世宗時。盛應期議開新渠。以土皆沙。疏隨淤。弗績而罷。後三十年。終尋應期所開故道疏鑿之。分黃之役。浩大難舉。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撮土勺水之見。未知有當於今日否。

治河策下

朱澤江

治河者。未言河之利。先防河之害。歐陽公云。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黃至清河。其下流矣。其將入海矣。王士性之說。正所謂疏而浚之者。按淮安地勢有三策。焉三策不行。貽患近地。黃尚未分而左右之民。罹於湛溺。不可不預爲籌畫者也。一曰徙清河。安東兩縣。古之作隄者。去河數十里。使水有所游盪。不貪其利。兩縣瀕大河。今復開河。導黃北流。上溢則漫清河。下決則淹安東。勢所必至。況兩縣之宜徙。究不係乎開河與否。水漲時。兩縣南關。竟成水門。居民半在水中。終於漂沒。不容一日安枕者。特以開河北流。尤宜亟亟。且不獨徙縣治於高阜已也。近河之田。十數里皆屬於河。朝廷發帑金。給所徙之民。以當田舍之質。然後浚河於漁溝草灣等處。則河得其道。不爲民患矣。二曰清理各套。雲梯關以下。本近河在官之地。每年植柴。備河工埽用。近爲土豪所占。豪私其利。官私其稅。漸占漸遠。有所爲攔黃壩者。使河去不速。累歲淤澱。職此之由。夫近河之在民者。猶當給價使歸於公。況地本在官而民占之。其較漢之白馬堤大金隄。爲民居數重者。相去幾何。此其急宜清理者也。三曰幫築清江浦隄。清江以東。冬春水涸。民居水上。及至夏秋。民居水下。止靠一線危隄。以爲保障。雖欲分黃。不能必其不徙。必修築堅固。不使其條而南。條而北。則善矣。夫河之所在。無數十年不變之勢。一日開河北流。遂通暢無阻。與淮隔絕。不至潰決。恐不能得一有壅塞。衝淮而南。則浮議騰起。撓者百端。不知河之自北而南。匪朝伊夕。則河之自南而北。亦匪朝伊夕。惟相其勢之所宜。棄一方之地。防將然之害。而斷行之。雖小有患。不爲搖奪。方能成功。此在有識者審其輕重也。雖然。凡舉大事。不得其人。不能成也。得其人。不得其時。亦不能成也。易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其人與其謀。皆可救一時之患。立百年之防。而不信於上。不信於下。淹滯不行。非時之不可使然乎。夫時之不可。其迹似有所難。爲之說者曰。河北地仰。河南地

俯不俯而仰。是逆水性。卽以南趨阻漕之說應之。彼將曰。濬河則虧國帑。廢民田。卽以漂民決隄之說應之。彼又將曰。補救者費小。驟興者費大。卽曉以縱河游盪分黃利淮之故。彼終不信。是故革而信之。爲難則知時之不可強爲也。上策不可強爲。且修其次者。高堰六壩。宜堅不宜高。堅則固。高則險。山鹽高寶江泰興化。卑於洪澤湖。不啻尋丈。不使淮黃截然分流。非策也。必欲障全淮。會黃於清河。涓滴不使東流。亦非策也。惟以康熙三十五年四十四年之式。制閘數座。水漲至此。從閘下流入湖。由江都茱萸灣高郵通湖閘寶應子嬰溝山陽涇河閘入東鄉諸湖。陸續以歸於海。田園雖不盡保。城郭庶可無虞。若遏淮太甚。患且非常。桃清以下兩岸各築遙隄。外隄決。尙有內隄可恃。通濟閘當以時啟閉。河雖高不得直下。山陽以南運河。每年大挑。如山東張秋臨清之汶河。不使淤澱。謹修前代之法而審行之。以俟時而已。蓋時之廢興。雖不可強爲。亦因人而轉。河之性不能久居其所。今合流淮安。已三百餘年矣。淤益高。流益漫。釀成必遷之形。不遷而北。則遷而南。若非漕運所在。司水者視七邑猶清河安東也。不知濟汶去淮數百里。前人導河越濟南流。數百年與淮合。又數百年。淮不勝黃。黃再南徙。勢如奔馬。無可控御。挾淮合江。理所必然。置七邑爲蛟宮。已非善策。乃使黃河合江。四潰泥亂。天地之脈索。神禹之功。泯明明宇宙。患豈及此。然則河之可挽而北。庶其時也。

一篇皆主改海口稍北與淮別行與裴文達說略同

籌蘭陽三堡改隄開河疏 乾隆四十七年

阿桂

臣伏查治河書內。原稱隄工漫溢一次。則河身定有數處受病。此必然之勢。豫省自乾隆四十三年以來。詳符八堡。截封十六堡。張家油房曲家樓等處。屢次漫溢。灘面淤高。較之隄頂僅低數尺。是以於舊河身內挑挖引

河深至一丈五六尺。尙不能與河面相平。向來堵築漫口十餘丈時。未有不開放引河者。而此次口門收窄至七八丈。方能蓄水三四尺。與引河相平。可望進水。總由漫口日益刷深。而河底日漸淤高。萬丈之引河。挑至一丈數尺。斷不能再加挑挖。至開放時。壩工業已著重。誠如 聖諭。此次所開引河。雖大溜兩經全入引河。終不能得手。而灘地既已一例淤高。實無可以別行籌度。再開引河之處。且自曲家樓一帶。經上年累漲之後。衝成溝槽。坑坎縱橫無數。敗壞決裂之狀。層見疊出。是此二百餘里內。受病已深。即使堵築合龍。亦不過目前急則治標之計。竭力補偏救弊。終不能保一二年無虞。今既不可就敗壞之局敷衍于目前。即遇伏秋大汛。亦無善地可以改建。壩工臣等前於屢次蟄失收築壩工之時。即曾先事預籌。設法變通。遴委諳習員弁。於南北兩岸往來查勘。相度善地。以爲改弦更張之計。初擬就漫水所注。加築北堤。使大河即由潘家屯歸入黃河正道。但計算隄工共長六百餘里。勞費甚大。且漫水自出大隄後。趨向東北。不能順隄而行。且自微山湖以下。湖河一片。難以施工。惟南隄外尙有可更改遷移之形勢。順治九年。河決封邱。北岸興工堵塞。旋築旋潰。迄無成功。彼時河臣因於上游時和驛一帶。多開引渠數道。引溜南趨。以分其勢。方克蒞工。目今南岸近地。既無可籌辦。因於迤上隄內民田。復加履勘。再四測量地勢。惟得青龍岡迤上南岸隄內。自蘭陽三堡起。向東地勢就下較之隄內大河水面。低至三四尺不等。若較之北河唇灘面。低至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自此至考城商邱共一百七十餘里。大率相同。即間有稍高處所。亦不甚懸殊。現擬于相距南隄千丈外。連築大隄一道。且前次南岸漫水所過。本有沿隄舊河形。再間段挑深數尺。引渠一道。實有就下之勢。查此兩項工程。計長一百六十餘里。工大費繁。非四五月之久。不能竣事。俟渠已挑成。隄已築數丈後。即於蘭陽三堡老隄挖寬缺口。導水由引

渠下注。從商邱七堡出隄。歸入正河大溜。勢必全掣東向下。歸故道入海。其曲家樓漫口。自可堵閉。並將圈隄兩頭接築北隄。易於防守。亦可免防北岸無數險工。其原有舊南隄。任其衝刷。若大溜串入舊南隄畔。順隄河合流而下。尤爲寬廣。而距新隄甚遠。既有餘地。水勢蕩漾。游波寬緩。足資容納。夫然後水由地中行。勢必深通。暢達。避去。儀考一帶受病地方。是此事一成。可望數年無患。較之築壩堵塞。僅補救于一時者。不同熟商安議。舍此別無良法。至隄內民田廬舍。原不能無礙。且考城一縣。亦須遷移。臣等亦未嘗不籌慮及此。查考城自四十三年以後。屢被漫水淹浸。城郭塌隳。官民俱在隄上居住。本有不得不移之勢。至隄內居民。屢被災祲。各移高阜居住。其傍隄廬舍。甚爲寥寥。卽有民田。亦可將舊河身灘地撥給更換。或情願於新隄外居住者。卽將其地照河灘減則。不使稍有擾累失所。並先期出示。諭以一勞永逸。以期長遠安全之意。小民自必樂從。又有慮及江南河身高仰。水勢不能暢注者。查自清口歸海之路。自黃流漫溢。止有淮水下注。久已衝刷深通。而徐州以下。則開放潘家屯後湖。水刷河。亦可無虞阻滯。惟蕭碭銅山迤西。或間有淤高處所。臣李奉翰擬卽逐段察看。測量挑挖。務令一律疏濬深通。俾黃水歸入故道時。順流迅駛。以期一勞永逸。至估計土方若干。應用銀數若干。及如何派員分段承辦。並量地勢上下之別。以酌建築之高卑。定挑挖之深淺。臣逐細履勘。縷晰條分。續行具奏。再河臣韓鐸現奉諭旨。令其馳回工次。現係改辦之事。關係甚大。俟伊到日。再令詳悉履勘。各抒所見。自行陳奏。

窮則變變則通至今四十餘年所行者仍文成所改之河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舉諒哉

伏思東水南行。莫重於壩工。此次蘭陽十二堡新做大壩。自合龍後。仍晝夜巡歷。高出水面二丈五尺。壩前之水。原深三丈九尺。逐漸停淤。目下僅存數尺。是金門一帶。業已墊高。而大壩後。又添築淨土二壩。實無可虞。至河頭。河尾爲入水出水之處。最關緊要。臣等前議善後各工時。擬將十二堡灘地。新開七百餘丈之河頭。上層西岸上截。下層東岸下截。各斜挑展寬二十丈者。原欲使黃流入舊南隄後。暢順東注。可免衝逼新隄。其商邱七堡。河尾舊隄。先已遵旨展寬至一百餘丈。現亦擬再破隄一百丈。並於下層挑川字溝二道。共寬五十丈。俾水長時啟放。衝刷匯通。共有二百數十丈。尾閘流行既暢。大溜必向東北歸入正河。其南漾者。不過平漫之水。亦可不致壅遏爲害。至新河係從平地開挖。兩岸厓頭不高。漫漲自所難免。且引河從來取直。而黃流性必坐灣。自上一月初一日放河以來。新河場寬已間段露有灣形。其地勢少窪者。亦有漫水漾至隄相之處。臣等悉心體察。新隄内外地形。本無甚低昂。漫水雖至南隄。而新河已刷深自一丈至一丈數尺不等。此外地勢更無低於河身者。是以大溜總由新河身內奔騰東注。斷可不至分掣。但新建隄工。雖飭令如法夯築。而土性一時究未能融洽。亦應加意防護。原定新隄底寬十七丈餘。頂寬七丈餘。高一丈四尺。較之兩岸舊隄。已加高厚。本年撫臣李世傑又于隄頂之上。加築四尺子堰一道。臣等起程時。並商定將子堰幫築。與隄頂一律寬厚。其土性稍鬆處所。亦於隄後幫護裏戩。務令益歸鞏固。且現在河已歸槽。水退沙停。再經伏汛。黃水蕩漾一兩次。溝槽既可填平。厓頭亦漸次淤高。則形勢更可大定。臣等復因漫水之淺深。以測地形之高下。其淺者傍隄酌紮埽枕。深者鑲做防風。以防大汛時風浪汕刷。傷及隄根。其河形坐灣之處。若坐近新隄。是誠如聖諭。恐至頂衝受險。臣等勘估河頭時。若從灘地取直挑挖。原不過三百餘丈。因恐水勢南趨。是以不惜工力。斜向東

南開挖長至七百餘丈。但究恐黃水尙有向南之勢。現復將上層下層斜勢開寬。亦期大汛時河水不至向南大坐兜灣。新隄免受頂衝。此時溜勢總傍舊南隄東趨。河身距新隄至近者亦有四五里。惟河灣尙未坐定。應俟大汛屆臨。察看形勢如何。尙向南坐灣。離新隄相近。或築壩挑溜北趨。或下埽護住。是以於僉議善後摺內。畱備料三千萬斤。卽係大汛防護之計。

擬改河由六塘河歸海疏

嘉慶十一年

戴均元

伏查六塘河雲梯關歸海各路。臣等節次奏明。委員分投測量。務求經久之策。現據派往測探之主事劉台斗。知縣曹約等。回浦稟稱。自減壩口門放舟隨溜而下。經張家河三汊口。入南北六塘河。水勢匯爲一片。大溜直衝海州之大伊山。從大伊山之東穿入場河。平漫東門六里義澤等河。合注歸海。其尾閘入海之處有三。南爲灌河口。中爲五圖河。北爲龍窩蕩。現亦合而爲一。茫無津涯。大溜則在龍窩蕩一帶爲多。但係平坦蕩地。向無河槽。其灌河則本係海口。較爲寬深。此時溜未歸一。尙多散漫。按以勾股測量之法。自減壩至新海口。地勢計低七丈二尺有零。復自王家營正河至雲梯關外舊海口。測量地勢。計低五丈八尺有零。彼此比較。新海口地勢較低于舊海口一丈四尺。實係建瓴。流行頗暢等語。臣等公同悉心講求。就該員等所查形勢。並呈出圖說。通籌全局。竊查黃河由減壩下注。掣溜已有九分。舊河日漸淤淺。且徐州上游。自伏汛至今。節次長水九尺餘寸。而順黃壩不過長水一尺有餘。則此路歸海機勢。較爲順利。此其明證。惟從減壩以下。辦理種種繁難。如張家河身本屬窄小。兩岸皆係民田膠土。此數十里內。一片汪洋。尙未知能否刷出河槽。此上段情形也。由張家河入南北六塘河。則河身寬大。其中尙有碩項湖。黃水至此。一爲停注。下經東門六里義澤武障等河。共有九

道此時大溜究歸何處。亦望洋莫辨。此中段情形也。從大伊山涉塲河入海之路有三。惟灌河海口最爲寬深。水行較暢。現在係清公流注。因中路停沙之故。其龍窩蕩五圖河兩處。目下雖黃流奔駛。口門較小。恐日久沙淤。殊不足恃。將來歸入灌河口一路。方可經久。此下段尾閘情形也。查南北六塘河上承東省蒙沂各山泉之水。每逢伏秋。山水驟漲。往往陡發丈餘。至數丈不等。倘黃河奪其故道。淤阻爲患。必致泛溢。亦須另籌歸海之路。此旁支爭併情形也。臣等據先後派出各員查勘形勢。大概相同。但水中測探。究未十分確切。現仍派委淮揚道鰲圖。帶同將弁。駕船分往踪跡行溜之所。隨時稟報。伏思改移海口。爲河道一大轉機。所關匪細。從前河臣董安國。以築攔黃壩獲咎。嗣大學士公阿桂。兩次議開二套。俱未成功。是以臣等有鑒于前。去年親赴海口查勘。終不敢輕生別議。茲河道由減壩直趨滔滔下注。誠如 聖諭。天意轉旋。非人力所能勉強。自應因勢利導。順其自然。臣等再四熟籌。如秋汛後。張家河一帶。刷出河身。卽有支流土埂。或堵或挖。大溜能從六塘河歸併灌河口。一路入海。則事機大順。惟河寬則溜緩。溜緩則沙停。必須築堤攔束。方不致散漫變遷。更查自減壩以下。鹽河北堤至六塘河。南北約寬六十餘里。東至灌河口。計程二百餘里。添築兩岸堤工。約需帑三百餘萬兩。擬分年遞築。非一年數月所能辦理。惟有先將張家河及北六塘河舊堤基址。接築遙堤兩道。直抵海州之大伊山。約攔水勢。逼令東趨。俟明歲試行一年之後。順軌歸槽。再就河流之趨向。另築縷堤。將河身收窄。以束水刷沙。此時河流未定。未便率糜工帑。至正河雖間段淤淺。河形尙在。不可遽廢。似應畱爲後路。倘新河不能刷成。或成河後又形淤淺。則將正河大加挑挖。雖勞費不貲。尙不至兩有歧誤。臣等固不敢拘滯畏難。亦不敢輕率糜費。俟秋深水落。親往細勘。通盤籌議。恭請 訓示遵行。至洪澤湖之水。一出清口。卽與黃水

會合。係在減壩口門迤上。現在該處口門。卽係清黃匯注。將來如海口改定時。應將舊河攔築。藉准刷黃。歸併入海。毋庸別爲籌議。惟六塘河上游沂沭諸河之水。當于六塘河北隄之外。另籌疏導。使歸海有路。庶免爭趨壅遏。以仰副 聖主平成水土至意。

此海口未歸故道時情形存此以見議事之難

勘辦海口淤沙情形疏 嘉慶八年

吳 敬

竊臣奉

諭旨。令將海口淤沙及早妥籌設法辦理。不得畏難觀望。臣卽親往悉心細勘。伏查黃河海口淤

沙。考之載籍。前明臣潘季馴時。卽有橫沙停塞之議。我 朝康熙八九年。因海口積沙橫亘。相傳爲攔門沙。河

臣董安國乃創築攔黃大壩。另于雲梯關外北岸之馬家港。開闢新河。而去路愈形壅遏。康熙三十八年。河臣

張鵬翮復將馬港口堵閉。拆去攔黃大壩。仍由故道入海。 聖祖仁皇帝賜名大通口。卽今之歸海尾閘。

此後七八十年。橫沙仍在。河患亦未能免。乾隆四十一年。河臣薩載曾奉 旨查勘海口。水中淤有暗灘。與

兩岸灘坡相連。潮退時。水深八九尺至四五尺不等。河底既有高仰。河層又復漸遠。卽淤沙之明證等語。督臣

高晉會同覆奏。該處潮汐往來。淤沙勢所不免。歷經黃流倒灌。河道停淤。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

游淺阻。或淤在下而上。游壅盛。一年之內。通塞靡常。數載之中。變遷莫定。不但海口茫茫萬頃。無可施工。卽黃

河東埝西長。欲加疏治。亦無良策。惟有使清水暢出。與黃水併力刷沙。則黃水不淺。自深。海口不疏。自治等語。

前大學士阿桂會同河臣李奉翰。曾于北岸開挖二套引河。冀其衝刷寬深。由北潮河入海。因地高土硬。旋

亦淤閉。仍由原路歸海。此歷來海口淤沙屢經籌辦。未成之原委也。臣現在由雲梯關循河逶迤而行。測量水

勢自雲梯關至新淤尖以上。河寬一百數十丈至二三百丈不等。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至新淤尖以下。卽係海口。一望汪洋。茫茫無際。臣于十三四等日。卽在荒灘覓草屋棲止。候有潮上時。白氣瀾漫。津涯莫辨。潮退後。兩岸沙灘。始能辨別。口門南首有灘。約寬四五百丈。名爲南尖。口門北首有灘。約寬七八百丈。名爲北尖。自南尖至北尖。兩灘之間。約寬一千五六百丈。卽黃水出海口門。水底有暗灘。與南北兩灘相連。卽所稱欄門沙也。潮長時。南北尖亦漫入水中。潮退後。南北尖始露出水面。其中間千餘丈之橫灘。乃係河水。由此滔滔外注。水深四五尺不等。測探橫灘之外。遞深入海。漸不可測。橫灘之內。水勢自八九尺遞深至一丈三四尺。此灘形如魚背。與石滾壩相似。以灘內一丈二三四尺之水。僅能于灘脊上過水。四五尺。計有七八九尺水。爲灘所攔阻。不能過去。是積沙攔門海口高仰之說。誠非虛語。但灘下之水。雖攔住數尺。而灘上究有四五六尺可過。將來黃水加長。出水亦必隨之加多。且寬至一千餘丈。以寬抵深。過水亦不爲少。此臣親督道將等逐一察看。乘舟測量。得其備細。並細詢土人漁戶。所言皆同。看來口門高仰。洶屬鑿鑿可據。而水仍浩瀚東流。亦顯然可見。尙非竟至阻遏如傳聞之過。此現在海口過水無阻之實在情形也。臣與文武各員。反覆熟商。欲使海口深通。惟有疏挑橫沙及另籌去路之兩策。今細察情形。如能將橫沙挑除。自屬大暢。但潮汐往來。每日兩次。人夫固不能立足。船隻亦不能停留。若用混江龍鐵籠子繫于大船尾。拋入水中。潮長則湧之而上。潮落則掣之而下。險不可測。力無所施。是海口非人力所能挑浚。斷然無疑。至改道一說。北岸土性膠結。從前所挑之馬港河二套。俱未有成。舊蹟具在。臣復從南岸查勘。盡係平灘。亦無建飯之勢。且附近無通海港口。又屬難行。因思或挑現在之口門。或籌另闢之去路。如果有良法。必可成功。卽多費數百萬帑金。量

聖慈亦所不惜。

臣何敢畏難因循。無如細察形勢。實無善策。豈容虛擲金錢。臣採訪輿論。海沙固不能以人力起除。而水力如果湧急。亦未嘗不可刷動。卽如薩載查奏時。已稱口門僅水深八九尺至四五尺。至今仍屬相倣。且康熙初年。卽以橫沙爲慮。百數十年來。通塞靡定。若竟存而不去。不知積高若干。是以前人總主束水攻沙之說。究屬不易之論。今查從前舊海口。本卽在雲梯關下。迨後淤出一百五十餘里。至王家港入海。後又接生淤灘四十餘里。至新淤尖以下。始爲海口。淤灘愈長。海口愈遠。且河身節節灣曲。未免兜水。以致出海無力。此乃壅滯不暢之一病。而南岸之黃泥嘴爲尤甚。蓋黃泥嘴紆曲兜灣。形如荷包。週圍長五十三里。而上下口對直。灘面僅四里零。計紆緩十倍有餘。溜行無力。沙卽易停。是以黃泥嘴之上。水勢較淺。而黃泥嘴之下。水勢較深。其爲此處兜溜緩滯。可以概見。臣與道將廳營等悉心籌議。應將黃泥嘴兩灣相對處。挑挖引河。使之取直而行。自必過流迅注。又吉家浦于家港倪家灘宋家尖等處。挺出灘嘴。溜行紆緩。亦應挑切順勢。庶可迅流舒展。如此因勢利導。俾無兜阻。則出海奔騰。有力可期。海口漸掣漸深。雖非一勞永逸之圖。似尙屬補偏救弊之法。

此海口未接築長隄時情形疏。未辦理尙未得要領。

海口無庸改由二套疏 乾隆五十二年

李世傑

竊查上年 欽差大學士公阿桂奏言。欲清上游。先疏下游。從前雲梯關外。卽係海口。百餘年來。關外漲成沙地。海口距雲梯關已有三百餘里。黃水至此。再無關束。勢不能如前迅速消納。但此數百里浮沙。旣不能效前人築隄束水之法。若集夫疏浚。則潮汐往來。勢難駐足。且萬夫之所挖。不敵一潮之所壅。查雲梯關下二套堤外地方。爲北潮河歸海之路。乾隆四十一年。二套堤工衝開。黃水曾由此入北潮河尾歸海。與現在海口並行。

二年。嗣因馬港堤工未築。恐淹及安東民田。仍行堵閉。是此時疏浚下游。莫若於二套迤下開挑引河。於大汛時開放。使多一分洩之路。則上游自更暢達。若果衝刷寬深。將來黃水竟全掣由茲東注。則較現在海口。既近二百餘里。且并無淤沙。改作海口。更可得久遠之利等語。本年七月。復奉

上諭。洪澤湖水勢。既經盛漲。自

應卽令由二套引河歸海。但前此所開二套引河較窄。若能挑挖深通。并照原擬堆築子堰之處。一律展寬。俾資容納。使河內清水順注。由此入海。或能將二套漸加衝刷。走成熟路。將來豫省合龍。大溜仍歸正河之後。清黃滙合。竟可從二套引河下注歸海。更爲便捷。倘溜勢未能全行逼入。或再於三套舊地。酌築攔黃壩一道。約攔水勢。使大溜全趨二套引河。自更得力。欽此。查二套引河。前於伏秋大汛盛長時。普漫皆水。今雖逐漸歸槽。周圍尙屬沙淤。臣等現在測量。係派員乘坐小船。挨次簷丈。兩岸不能立足。須俟霜降水落。岸土涸乾。方能確估施工。此二套引河之現在情形也。至正河內建築攔黃壩一事。查河防志載康熙間。前河臣董安國等創築攔黃壩。使由馬港河。旋致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上游潰決。淮揚常受水患。勞費罔效。後於康熙二十九年。河臣張鵬翮陳奏。堵閉馬港河。將攔黃壩盡行拆去。正河下游。開浚深通。刷寬百丈有餘。滔滔入海。沛然莫禦。荷蒙聖祖仁皇帝賜名大通口。卽今之歸海尾閘。今測量該處正河。現寬二百一十二丈至三百四十五丈不等。較之康熙年間。寬至三倍。中泓水深一丈五六尺至二丈六七尺不等。盛水長時。河面直至南北兩岸堤根之下。復測量南北兩岸。露出灘面。計有一千餘丈。合之中泓水面。共寬一千三四百丈。是正河實屬寬深暢達。其爲入海無阻。已無疑義。臣等伏思黃河性不兩行。原宜逼歸一路。特是清黃交滙以下。河道本寬。比上游黃河逼窄者不同。河窄則溜勢湧激。易於掣動全河。築做攔黃壩。亦尙不致多費。今二套在雲梯關外。與海相

近正河既屬寬濶。又係清黃合流之水。溜勢瀾漫。難期全行掣入引河。如上年山安廳屬之湯家莊李家莊。同時漫口。各寬二三百丈。亦由北潮河歸海掣溜。未嘗不爲湧激。而正河仍照常行溜。直出海口。此卽正河寬深。旁注未能全掣之明驗。此時卽將二套引河大加展寬。亦不過挑至百丈。終不抵正河中泓三分之一。難望其全由引河歸海。況二套河長只有五十里。每日海潮兩次上漾。難免頂阻正河。自二套起至入海處。計有二百七十八里。源遠流長。卽爲海潮上漾。河路寬長。亦無阻礙。查上年開挑二套引河。原爲五十年夏秋乾旱。洪澤湖水未曾長發。清口以下河道。全係黃水。並無清水合流。以致河底墊高。易於倒漾。欲去河身之淤墊。必先掣低黃水。使清水暢出。以水攻沙。是以展挑通湖五道引河。暢洩清水。并籌及歸海尾閘。疏治二套引河。使大汛時多一分洩來路。俾上游得以暢達。下游自可淘刷漸深。兩年以來。添此二套引河。不惟分洩異漲有益。正河實已掣刷寬深。現無頂阻倒灌之慮。今若正河增築攔黃壩。必須從南北兩岸堤根築起。計長一千三四百丈。如果可以經久無弊。雖用帑較多。亦不敢稍存惜費畏難之見。第恐攔黃壩一築。則歸海之路不暢。上游必致有壅遏之虞。攔黃壩既不可築。則二套引河亦可毋庸再展。惟有每年霜降水落後。將引河查勘一遍。如有淤墊。隨時疏治。不使前功廢棄。以備伏秋大汛。常川分洩。倘引河走成熟路。日久漸次掣動全河。由此歸海。自成天然尾閘。當必暢行無礙。至現在情形。正河歸海之路。已屬寬深暢達。二套內外。似可無需大辦。

論黃河不宜改道書 顧道堂集

陳文述

某之來袁江也。五月初。其時淮黃並漲。洪澤之水。一丈八尺有奇。爲從來所希有。五壩啟。二淮漲未減。而荷花蕩已決口矣。執事者議開黃營減壩。以洩河漲。議未定而壩已決。河水驟掣。由海州六塘河入海。淮漲亦減。於

是率以爲機勢順利。初爲改道之議。大府據以入告。

聖心軫念東南之民。日與魚龍相鄰處也。因機勢順

利之奏。製爲黃河改道議。以頒示督河諸臣。而實則機勢順利。僅就決口形勢言之。卽分探水勢之官弁。亦僅至響水口而止。以下三百餘里。均未目擊。能改與否。未有真知確見也。近以上游郭工告潰。減壩水勢少緩。數月來未暇議及。然某轉采輿論。有知其必不可改者。敢爲閣下陳之。夫改道非易言也。數萬家之田廬墳墓。係之。婦子老幼。轉徙流離。係之。途長工鉅。施築不易。帑藏所需。多則千萬。少亦數百萬。不知其不可而議改道。是不知也。知其不可而議改道。是不仁也。夫所謂必不可改者何也。方今河水所經。必由海州所屬之碩項湖。碩項湖。非湖也。夏秋之交。山左蒙沂之水。經此入海。匯成巨浸。汪洋百餘里。若湖者然。故曰湖也。冬春水涸。居民于中種麥。麥後水至。不及種秋糧。亦謂之一熟地。今議改道。則將使蒙沂之水。避河流而由他途入海耶。將使黃河合蒙沂以入海。若淮水耶。將於此湖中百里盡築隄岸耶。抑任其泛濫耶。蒙沂改道。固無他途可行。合以入海。則下游河身甚仄。泛濫必廣。設立隄岸。旣阻蒙沂入海之路。且地勢低下。必高至數十丈而後可。方今汪洋巨浸。將於何施工也。凡此皆望礙之顯然者。且當日改道之議。以河流湍急。刷淺成深。冀得自然河形。今數月矣。減壩常湍激之衝。其淺如故。則土性堅實。不受衝刷。是其明證。碩項湖之不能改道。其理甚明。已不待知者而決也。特當事者苦于未知。否則以爲調語之非實。則曷不按之圖書。訪之老於河工者。並委大員親履勘之。能改與否。可一言決矣。若以業奉

御製改道之說。難于變議。則亦思

皇上之爲此記。特據大府所入

告。亦據當日之情形。今事更數月。隔礙顯然。則據實以陳。正人臣勿欺之義。而

皇上聖度如天。愛民若子。

誠知隔礙。必不以一記之故。輕議更張也。則曷不據實以陳。以俟

聖天子之揆度乎。夫河上之官。利於有

事。卽明知其不可。而不欲顯言者衆矣。大府之前。非閣下莫能言。某舍閣下亦無可與言者。則謠言之發。在此時矣。此非特一人之望。亦數十萬婦子老幼所望也。謹白。

此駁北岸海口之不可行者

黃河南趨議上鐵制軍

劉台斗

今歲黃河漫溢。自陳家鋪迤下。漫口數百丈。正河涸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海。將有南趨之勢。蓋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之性。則舍舊圖新。似亦因勢利導之機也。然竊見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夫現在之漫口。數百丈之口也。而口門以下。愈遠愈濶。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不等。河面太濶。無以束水。水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此難成者一也。現在溜勢奔騰四注。數十里之地。或東或西。十數日之間。忽深忽淺。河無一定之形。溜無一定之勢。此難成者二也。且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則是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對灣仍致淤阻。下壅上潰。未見其暢流歸海。此難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須築一南隄。又須于清黃交界之處。中間隔一橫隄。乃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既無可施。取土更無所出。此難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潏水之區。非行水之道也。若射陽湖有出水之口。則滔滔下注。久當涸出。五湖之水。不當停積中泓矣。謂之爲湖。其形必如盂。如釜。外仰內凹。故水滿則溢。水平則停。蓋盈科而溢。出海灘。非暢流而直趨海口也。現在河流南注。勢似湍激者。以瀾湖一帶地勢較河身爲低。河而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究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瓴之勢也。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數年之後。必淤塞。此難成者五。

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尙且淹漫數縣之地。停蓄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陽湖以爲黃水之道。則清水去路。爲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運河開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內地爲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旱。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清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於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甯以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就下之勢。必入興鹽。一入興鹽。則不能入海。而南入于江。是河與江合。江淮河漢。四瀆合流。是古今一大變遷也。杞人之憂。又不止淮揚二郡之生靈。東南一帶之財賦矣。且愚見更有請者。山盱五壩減出之水。歸入下河者。以高郵各壩爲口。以壩下引河爲喉。以興鹽各路湖蕩爲腹。以串場河各閘爲尾閭。以范堤外各港口爲歸墟。必須節節疏通。使水不中渟。層層關鎖。使水不旁溢。方能引水歸海。而保護田廬。數年來各邑受淹之故。以壩下引河淺窄。而兩岸十餘里外。卽無堤形。是以減下之水。不能下注。先已旁流。此高郵受災之緣由也。壩水注之興鹽。渟蓄湖蕩。湖蕩雖能受水。而不能消水。旁無堤防。下無去路。盈科而進者。仍復泛溢四出。在湖蕩之上者。誤以湖蕩爲歸墟。在湖蕩之下者。止知曲防壑鄰。幸游波之不及。而壅極必潰。雖少緩須臾。亦復同歸于盡。此興鹽各邑被水之緣由也。場河淺。故上游之水不能驟洩。海口高。故場河之水不能驟出。加以壩面寬而閘面窄。來源多而去路少。猶以斗米注升。欲其暢流不得矣。此范隄內外被水之緣由也。誠使壩下之引河。加掘丈深。堅築隄防。引歸湖蕩。則高郵之田可保矣。湖蕩之旁。圈築圍圩。約攔水勢。仍畱去路。導入場河。總使水有下注之路。而無旁溢之門。則興鹽一帶之田可

保矣。再于場河挑深。酌添范堤閘座。並挑通閘外港口。則范堤內外之民竈可無虞矣。惟是場河以外。形如釜邊。場河以內。形如釜底。以釜底洩入釜邊。必須擡高水面。方成建瓴。若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則地勢雖內低外仰。而水面仍內高外下也。如此。則有溝有防。表裏相應。誠一勞永逸之計也。

此又駁南岸海口之不可行者

籌挽河歸海情形疏 嘉慶十二年

東河總督 徐 端

竊臣先往陳家浦射陽湖一帶查勘大概情形。並派幹員勘查北岸佃湖迤下歸海之路。前經具奏。茲臣鐵保於武闡事竣。到浦會同臣戴均元。臣徐端復親赴南岸陳家浦上下一帶逐細履勘。查陳家浦口門迤東之裏洋海口。係葦蕩營地。葦艸叢雜。蘆根盤結。水不能行。現係一片積水。其漫下之水。向西南倒漾。紆迴散漫。深不過數尺。從花園港一帶注入射陽湖。該湖爲阜甯山陽鹽城各邑坡塘積水匯歸入海之路。緣下河各州縣沿海地勢外高內窪。是以潮而歸海。其水不甚寬深。而歸海河形亦多灣曲。未能甚暢。若就此導黃歸海。必須另籌清水去路。使青黃分道而行。庶不致壅遏爲患。臣等復查范公隄迤東。由陳沖閘至通洋港野潮洋等處。勘有河形一道。曲折窄小。必須大加展挑寬深。且自南三港以下。卽無河形。擬從此開挑。計可以施工之地約四十餘丈。此下約三十餘里。卽係潮汐往來。懈陷不能立足。無從導達海。此外鹽城縣境之新洋港一帶歸海河道。只能洩鹽城興化等邑之水。不能挽阜甯之水。使之由彼歸海。皆限於地勢。非人力能施。此南岸射陽湖清水別無分洩去路。不能再容全黃下注之情形也。至黃河北岸佃湖迤下稽家莊至響水口。由灌河歸海一路。輿論皆以爲順利。先經委員前往勘估。較量地勢高下。誠屬建瓴導引。可期得力。自稽家莊至響水口。

計程五十餘里。應須挑挖引河。并於兩岸築隄攔束。其自响水口至北潮河。河身現寬五六十丈至百餘丈不等。若導引黃水由此歸海。足資容納。惟查北潮河上承南北六塘河及武障義澤等河。每年東省沂沭諸河山水驟發。皆由此下注入海。若黃河改道由此歸海。亦須另籌清水去路。查海州境內有五圖河。瀘河。海河等處。雖年久淤塞。尚易疏挑導引。其施工亦較南岸爲易。臣等督同該道將等悉心估計。挑河築隄約需銀三四百萬兩。姑無論所需錢糧浩大。而挑挖引河一萬數千丈。創築隄工五萬餘丈。再將五圖等河疏挑寬深。計非經年累月不能完工。未免曠日持久。況工成之後。新隄防守。所費亦復不貲。難以預定用項之多寡。此北岸一路亦未便遽議創改之情形也。南北岸既難疏導。思欲順水之性而不致多費錢糧。惟有堵閉陳家浦。挽歸正河。尚爲守經之法。伏查乾隆初年。雲梯關外近接海口陳家浦五套等處。大汛時偶有泛漲旁溢。一經水落。立即掛淤。是以前督臣高晉曾經奏明。俟水落補還。毋庸照口岸辦理。近則今昔情形不同。海口既遠。河身且高。此次陳家浦旁趨分溜。正河遂致停淤。現在委員確切勘估。計需應挑正河長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五丈。至八灘以下卽係深水。毋庸估挑。並在口門上下細勘形勢。擬於陳家浦河面較窄之處。建築壩基。進占堵築。趁此冬令興工。可期於新正儼辦完竣。使黃水仍歸故道。庶南岸阜甯一帶。不致久淹。辦理較有把握。覈計所需錢糧。臣等竭力撙節籌畫。總在一百二十萬兩上下。較之南北兩岸另籌去路。所省實多。惟是正河海口。經本年溜勢旁趨之後。逐漸停淤。頗形高墊。下游又有湖水頂託。不能水內施工。恐將來挽歸正河消納。亦難期暢速。不可不再爲籌計。復查得陳家浦迤下北岸地方。有名俞木套者。距海六十餘里。現有窄小河形。通湖達海。河身僅寬三四丈至七八丈不等。若欲大加挑濬寬深。一時亦趕辦不及。今擬先從灘面抽挑引渠。再將河面稍

爲屢寬。不過三十餘里。所費無多。亦可引黃分注。挑成後。仍於河頭築壩。攔堵俟大汛盛漲時。酌量開放。俾大河多一路分洩。卽上淤各工。少一分著重。亦所以濟正河宣洩之不及。倘試行有效。冲刷寬深。勢能吸溜。則黃水竟從此改道歸海。再行築堤收束。似較徑捷。臣等於補偏救弊之中。又爲思患預防之計。謹一併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請改河避淤壩溜疏 道光六年

東河總督張 井

竊照江境黃河淤墊。及亟宜疏治各緣由。臣會同督臣河臣於前摺詳晰陳奏。惟所議各條內。除嚴守閘壩。接築長堤。逢灣取直。可於汛前次第辦理外。其疏濬各策。非緩俟霜後。不能辦理。而禦壩不開。重空軍船。南北隔絕。常此盤剝。累丁病民。必應熟籌早日啟放之策。以冀上慰 宸厪。臣於海口折回後。復由陸路逐處履勘。

查下游黃河病在中滿。是以海防山安一帶河灘。高堤內至一丈四五六尺。而至海口之絲網浜等處。則皆灘面相平。蓋地勢已低。河流至此。迅疾東趨。故有堤之處。亦復高下無多。上年督臣琦善河臣嚴琅。本有改移海口。冀犁底淤之議。因查勘灌河口一帶。底係砂礪。且鹽河兩堤逼窄。不能容納。是以續經奏請停止。臣此次履勘形勢。並與在工年久各員。詳細熟籌。擬照乾隆四十八年前大學士公臣阿桂改河避險之法。導使繞避高淤。勢順工省。似可辦理。伏查安東縣以下。至現在海口。雖有二百餘里。然自雲梯關以下。均係從前海口近甫淤成高灘。查勘並無聚處。鎮集遙望東北。悉係平灘。雖間有居民。亦不過葦蕩營刈柴民人。卽用蕩柴攢搭居處。此臣在絲網浜上下登陸時所目擊者。卽自安東以東至雲梯關。約有百里。居民稍多。亦究不如上游州縣之人煙稠密。此時淤灘梗塞。急切難疏。而海口無可改移。萬難常此坐視。擬由安東縣東門上下在北面別築

新堤卽以現在北隄改作南堤相距約八里十里中間抽挑引河約深一丈卽由東門工以下導河改由北面傍舊河行走至絲網浜以下仍歸現在海口計大河水而高堤內灘面一丈五六尺再有挑深一丈開放之後水勢高下幾及三丈中間又無淤灘阻隔揆度形勢似可暢順東趨自東門工以上至禦黃壩不過六十里去路既暢土必掣深計或可落水四五尺以外卽使底有膠淤一時未能跌透間用對頭壩三四道或用滾船疏導自可刷深現在黃水高清水五尺二寸但得黃水落低五尺餘則立啟禦黃壩展寬束清壩並接長蓋壩挑逼清水暢出刷黃底淤更可攻盡以地勢高下計之黃水果能處處就下當可落至一丈餘彼時湖水不過收至七八尺其勢已可建瓴更無虞風浪傷及石工矣其舊河身內應由南堤接築至北堤並將改河處北堤一段起除淨盡至需用經費臣約畧估計不過三百餘萬兩現在估築高埧二堤及切灘挑河增培下游四應兩岸堤工共需銀二百數十萬兩如果定議如此辦理則前項工程皆可不辦計所增者不過數十萬兩而辦成之後將來所省尙不止此蓋河已改行所有東門工以下南北兩岸埽石各工全行廢守卽北岸新堤間或新生工段亦斷不致如現在之多至於南岸則悉係高灘可無他慮且以現在兩岸堤頂所有柴料碎石移貯新堤止需運脚亦無庸別請錢糧卽已拋之碎石仍可刨挖裝運較之在山開採數百里運送者難易懸殊惟新堤必應加倍慎重自底坯以至堤頂不可一處稍有草率設遇河勢塌到立應築壩分別拋石壩埽萬不可以內外灘地相平再議退守致河勢又復散漫從前阿桂因青龍岡大工屢堵屢決三年不成有謂事已難辦宜就勢改令北行者仰蒙

高宗純皇帝訓示明切責成阿桂由蘭陽縣五堡起至商邱縣九堡止于南面另築新堤二百餘里仍入原走河道中間儀封考城兩縣均淪沒河身其餘集鎮更不可計今改行新河仍用

舊海口卽師其意而海濱荒落較之遷徙城邑辦理自覺省易且彼時由商邱入舊河尙有就高之勢此時由絲網溪入海口則灘面平坦更爲得勢如此時尅期趕辦六七月間或可開放新河敢除禦壩回空軍船依次南旋來春各省漕糧照常行走其盤壩海運等費均可節省矣如以汛期已屆未能猝辦不妨先行勘估俟霜後辦理以爲來歲通漕之計良由河已墊高驟難復故舍此更無速效之法也至河底掣深之後其前摺所陳防守疏導事宜仍應照常辦理以期河無續淤功資久遠臣回浦後卽與督臣面爲商確督臣以下游灘面未經履勘且慮新堤未能堅固設改河之後又致旁趨則是徒增繁費意謂不如守舊原係老成持重之見臣愚則以爲古今治理久則窮窮則變變則通今日治河可謂窮矣卽使不以人力變之河亦必將自變與其自變而不知南北之所之必致淹沒川廬被災其廣甚至淤湖阻運爲害無窮而內外高下懸殊堵合之資需帑必鉅何如以人力變之稍爲因勢利導卽可遂就下之性卽使新堤少有失事其內外灘面和平無難尅期堵合且濱海一帶非蘆葦之區卽沮洳之地亦無被淹城郭伏查當年阿桂所改新堤放河之後並未立見刷塌則現在擬辦之堤或亦未可過慮惟是事關改作必冒糜帑生事之嫌兼臣才庸愚陋經歷河工之日甚淺於南河形勢尤未熟悉何敢妄有敷陳惟仰見 皇上宵旰焦勞無時不以河漕爲念是以欲於極敝之時勉求速效之法雖未敢自信爲必有把握而旣有一得之愚亦不敢不上陳於 聖主之前謹不揣冒昧恭摺具奏並將禦黃壩以下現在河勢及擬作新堤各緣由繪圖貼說敬呈 御覽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祇遵

此係初議其後第二疏請以李工爲河頭則無碎石阻礙且較安東更上三十餘里掣溜尤速云

安東改河議 道光六年

東河總督張 非

江南黃河。自道光二三年盛漲增淤。四年。禦黃壩陡遇異漲。分溜倒灌。自清口以至淮揚。淤爲平陸。正河以下二百餘里。流緩沙停。更見增淤。卽欲如嘉慶十一年十六年之借黃濟運。亦不可得。蓋河身愈高。已成建瓴之勢。過束則水緩膠舟。過放則掣動河溜。故也。于是禦壩萬不能啟。奏明盤壩接運。分畱在北糧船。及添雇民船。往來盤剝。並雇用沙船。分辦海運。費帑累民。不可勝計。某於六年二月。奉 命來江。會勘河道淤墊情形。擬有五則。以冀束溜攻沙。然或製造器具。或更立章程。或挑河築隄。或築壩束水。要皆緩始見效。未能急收近功。惟有因地勢之高下。順水勢之迅直。導河繞避高淤。以冀掣通河底。早啟禦壩。勘于安東東門工以下。以北隄改作南隄。另築北提挑河導引。仍由現行海口歸海。所有擬辦情形。已於單銜具奏。摺內詳陳。毋庸贅敘。聖明鑒許。簡調來江。卽飭委叅將張兆通判范玉琨。會同山安海安兩廳。先往復查地勢高下。據復自安東至八套近河之處。卽可歸入正河。計長二萬四千五百餘丈。以水面計之。西高於東六丈六尺九寸。以地面計之。西高於東四丈一寸。復經會同制軍親往復查。地勢西高東窪。實屬顯然。毫無疑義。說者謂禦黃壩至東門工六十餘里。河道紆曲。約有百里。斷不能掣消水勢。不知水之抬高。由於壅遏。若下無壅遏。上必掣消。此擊彼應。聲息相通。乃一定之理。況較量東門工之水面。已高內灘一丈九尺五寸。再加挑深一丈。已三丈矣。以長河現在水深一丈計之。則新河之水面。已低于舊河之河底二丈矣。以下愈東愈窪。雖間有高處。須加挑數寸數尺。然每過一高埂。則愈往下趨。直至八套。共得六丈七尺高下之勢。僅此六七十里紆曲之河。能不節節掣深。水勢陡落乎。且此非空言無據也。查嘉慶十六年。王營減壩失事時。順黃壩落水五尺八寸以上。相距四十里之

高家灣。落水四尺九寸。相距百餘里之徐昇壩。落水五尺餘寸。禦黃壩至東門工。較之徐昇壩之與順黃壩。尙近四十餘里。其餘如豫省儀封漫口迤上。相距一百五十里之黑塌工。落水一丈餘尺。雖云係異常盛漲。亦可見氣機之順。雖遠必應。更可類推。此掣消水勢之毋庸置慮也。說者謂東門工現在埽外拋有碎石。正當咽喉。恐有阻遏。不知大河流行。在乎求深而不求寬。查量有石之處。除包砌坦坡。可以啟除外。其餘自孫工十三埽至吳工二埽。計無石之處。長一百四十餘丈。自吳工二段下長至十三埽無石之處。長一百一十餘丈。該處河面現在寬無百丈。今以跌落三丈之河身。計不過數十丈。即可容納。而謂百餘丈尙有阻遏乎。且自孫工十三埽至吳工十三埽。共長二百五十餘丈。中間不過吳工二段。中長三丈六尺。共石一千一百餘方。但能上下掣通。僅有此三丈餘尺之碎石。亦斷不致有礙全河。從前阿文成公改挑豫省新河。中間儀封考城兩縣。均在兩堤之中。雖放河時。是否適當其衝。無可稽考。而現在故址無存。河流暢順。兩城之磚石。自多于一千一百餘方之碎石。以此類推。則埽前碎石。毋庸置慮矣。說者謂改河處有佃湖蕩。南北寬約二十里。東西長約十餘里。恐難挑河築隄。不知蕩地積水。乃最窪處也。挑河則惟恐其不窪。就窪興挑。已極得勢。況現在鑿挖深塘二處。深至一丈。四面壁立。層沙層淤之下。卽係老淤。是非若稀淤之難于施工。積水兩頭可放。一無可慮也。至於築隄。原應就高原。奏雖云相距十里。係未知此處水面之寬。今以僅長十餘里之處。退讓向北築堤。距南堤亦不過二十里。亦不得謂之過寬。是佃湖蕩之挑河築堤。毋庸置慮矣。說者謂所挖兩塘。七尺以下。卽係黑淤膠泥。放河之後。恐難刷動。不知佃湖地面。已低于東門工水面三丈有餘矣。再加挑深一丈。計已四丈。卽使河流至此。不再刷深。似亦儘可暢流。卽使因冲刷不動。逐漸積淤。然必須淤至二丈。始與現在河底相平。以寬一二十里。

之地面。欲其淤高二丈。恐亦非二三年所能。此二三年中。或築壩過溜。或柵用浚船。似不致再任增淤。此冲刷河底之毋庸置慮矣。說者謂淤地築隄。恐其墊陷。不知築隄墊陷。係由新淤軟灘。非謂多年老灘也。該處歷馬港漫口十九年。其土性已老。何能坐墊。且蕩地中間。有零星居民。墻垣尚可築立。而謂新隄即致墊陷乎。此墊陷之毋庸置慮矣。說者謂兩堤相距二十里。河易坐灣。又致停淤。不知河之坐灣。乃水之性也。百里大曲。十里小曲。何能不令坐灣。無論僅此十餘里之中。坐一大灣。較之現行大河節節坐灣者。大有徑庭。且仍可於地勢相高。或盛漲淤高二三尺之後。築做挑壩。不使近隄。此在隨時應變耳。且東南兩河南北隄相距者。狹則二三里。寬或至五六十里。或束或放。何獨於佃湖一處。即慮其過寬。此坐灣之毋庸置慮矣。說者謂馬港口河身土係飛沙。築隄恐難堅實。不知築堤選土。乃尋常之事。豫省河灘沙居大半。每有增培。亦不過選淤包淤。不能因係沙土。遂廢而不築也。況僅止一二百丈。似亦增費無多。此沙土處築隄之毋庸置慮矣。說者謂新隄處處著重。難于防守。恐多潰決。然築時必須堅實。放後更應慎防。此不獨新隄爲然。南北兩岸舊堤。何處不然。若以爲舊隄河已走成。有工之處。皆貯料備防。非新隄可比。不知新隄亦已挑深。啟放後自可循順東趨。即或坐灣近堤。除南面北堤改作南堤。南係高灘。無虞潰決外。其北面新堤。就挑河形勢。即應間段分貯料物。節節備防。長不過一百四十餘里。堆料三五處。似尙不難。即未經備料之處。猝生新工。轉運稽料。相距不過二三十里。亦不過遠。即使遇有盛漲。致有潰決。內外灘面相平。堵合亦不甚難。前摺即已聲明。若必預知決處。早作備防。則歷次漫口。何以不早爲防備。致聽其潰決耶。即阿文成公所築新堤。放河之後。亦未見立時潰決。嗣四十年中。儀封睢州決口五次。未聞歸咎阿公也。其餘並非新堤潰決者。更不勝指屈。將盡起創議建築之人。悉加責問乎。

此潰決之毋庸置慮矣。說者謂地勢北窪。未便強令東趨。此誤會之語。未經深思也。夫茆良口馬港口等工。由北潮河歸海。非正北也。仍東北也。地勢無不西高東下。水盡東流。此其明証。如果北面窪下。則歷次議改海口。由北潮河歸海。屢議屢止。何耶。其漫口之水。由北潮河歸海。乃決口時。由于盛漲。蓄貯盈滿。然後潰隄旁趨。無堤以束之。無河以導之。於是其就下之性。一往無前。就其破隄所向。直注數十里。至怒性少殺。然後仍折而東趨。不獨馬港口等工爲然也。卽如嘉慶二十五年。儀封大工被災者。杞縣爲重。夫正河儀封以下。卽屬睢州。是睢州之低於儀封可知。杞縣在睢州之上。斷無反低於睢州之理。乃河出口門。向西南行四十餘里。始折而東趨。匯入洪湖。是豈得謂地勢東高耶。且大河南潰。則南注北潰。則北注。豈南北皆窪耶。無論南注北注。終歸東注。此其理可以共喻。此北窪之毋庸置議矣。至此外吹疵摘瑕。皆于大局無關。更何足細論。夫水之就下水之性也。因利乘便。順其自然。始可圖功。卽往時之辦。而無成者。今或有成。亦未可知。何則。大河淤墊。此五年中始墊高一丈三四尺耳。如水面現低一丈三四尺。則禦壩早敗。漕船盛行。湖水亦不過七八尺。儘可助刷黃流。勢之未窮。何有於變。此因時因地之必須默叅。所謂運用之道。存乎一心也。然以靳文襄公之才。每議河工。動生詛謗。甚至交章彈劾。褫職議罪。至再至三。然後起用。克成厥功。某何人斯。敢恃一得之見。遽謂可行。而日駭艱難。思欲掣水通漕。計無出此。雖未得爲萬全無弊。或亦權宜補救。司河者所當盡心。姑存此議。見者或不陋其迂陋耶。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八目錄

工政四河防三

河防述言

防河事宜疏

治河要論

治河條議

費鼎生

靳輔

靳輔

靳輔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八

工政四 河防三

善化賀長齡輯庚輯

張鼐生

河防述言

河性第一

靳大司馬撫皖江。擢督河道。問於陳子曰。比年河決數處。濁流泛濫。故道淤爲平陸。國患阻漕。民苦墊溺。治之數年。罔效。豈河終不治乎。余不敏。茲奉督河之命。子盍爲我籌之。陳子曰。河之形。有古今之異。河之性。無古今之殊。水無殊性。故治之無殊理。千古治水者。莫神禹若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言順水之性也。又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旨哉言乎。洵深得治水之至理者乎。潢嘗觀人事萬端。或可騁機巧。事矯揉。任粉飾。猶得掩耳目於一時。襲虛名於後世。若水之性。一定而不可移。而黃水之性。允奔注而不可遏。挾沙而不可停。且至與淮合流之區。絕無山陵阻峙。更散漫而不可約束。是機巧於此。無所騁。矯揉於此。無所事。粉飾於此。無所任。惟有順其性而利導之一法耳。大司馬曰。疏濬排決。無非事也。而曰行所無事。何也。陳子曰。所謂行者。疏濬排決是也。所謂無事者。因其欲下而下之。因其欲潞而潞之。因其欲分而分之。因其欲合而合之。因其欲直注而直注之。因其欲紆洄而紆洄之。一順水之性。而不參以人意焉。是之謂無事也。大司馬曰。水今橫決矣。豈可竟順其橫決之性。而遂謂之治之乎。陳子曰。不然。今河之橫決。非河之本性也。猶人之拘於氣稟。蔽於習俗。以至蕩佚爲非。而曰其性本惡也。豈其然哉。夫河之所以決者。皆由黃水暴漲。下流壅滯。不得遂就下之性。故旁流溢。出致開決口。決口既開。旁流分勢。則正流愈緩。正流緩。則沙因以停。沙停淤淺。則

就下之性愈不得遂。而旁決之勢益橫矣。若曰河性喜決。此豈知河性者哉。大司馬曰。然則河之性若何。陳子曰。約而言。則曰就下。分而言。則避逆而趨順也。避壅而趨疏也。避遠而趨近也。避險阻而趨坦易也。漲則氣聚。聚不能洩。則其性乃怒。分則氣衰。衰不能激。則其性又沉。流迅則性能挾沙土而俱行。勢集則性能壞山陵而駕上。土能制之。卽縷岸可抑其狂。風能助之。遇驚颺益張其勢。故禦之得其道。則利無窮。若禦之失其道。則害莫可測。善治水者。先須曲體其性情。而或疏或淪。或束或洩。或分或合。而俱得其自然之宜。雖有所事。究歸於無事也。宋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此與孟子之言似有合焉。至所云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此猶未知水性。而不明順之之道也。水之性。豈必欲向城邑耶。水之所向。輒徙而避之。匪常法也。如徐州而上。三門以下。土鬆地闊。則寬其途。以讓之。而水性以安。徐州而下。城邑逼近於河。所宜嚴其防範。束流刷沙。以趨於海。而河之性亦以安然。則寬之束之。皆所以順之耳。孔子繫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夫水麗於地者也。其道之變。必由於盈。而流利必歸於謙也。盈也者。漲也。塞也。謙也者。虛也。下也。故水無不下也。孟子論水深得孔子之易道者也。故善治水者。惟於盈而防其變。於謙而道其流。水自得其性矣。水果爲厲於世者耶。陳漢字天一號
省齋錢塘人

審勢第二

靳大司馬問於陳子曰。今欲順水性。其要若何。陳子曰。必也其度勢乎。今者諸患並作。若不先度大勢之輕重。緩急。而務其重者急者。猶振衣而不知所挈也。雖然。重與急之患。又非卽於患處治之也。必推其所以致患之處。而急圖之。是非熟審焉。不爲功。如有患在下。而所以致患在上。則當溯其源而塞之。而在下之患方息。譬如

足病。只知療足。不探其足病之所由來。雖投藥百劑。勿效。而且增劇也。又有患在上。而所以致患者在下。則當疏其流以洩之。而在上之患自定。譬如困賊於圍中。而不開一面以分其志。以緩其憤。則將激其必死。一旦潰圍而出。不可收拾。故上流應洩者。先須於下流疏之。此又釜底去薪之法也。非歷覽而規度焉。則地勢之高下水勢之來去。施工之次序。皆不可得而明也。大司馬曰。兩河形勢。載籍可攷。繪圖可稽。奚事親歷。爲陳子曰。今昔之患河。雖同。而被患之地不同。今昔治河之理。雖同。而弭患之策。亦有不同。故善法古者。惟法其意而已。若欲考載籍以治之。何異按圖索驥。刻舟求劍耶。禹貢首言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非審勢而何。至乘四載。尤先事歷覽之徵也。周禮考工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湫之。善防者。水淫之。說者謂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塞。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崩。故爲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崩矣。是善溝者。必湫蓄之。而無所壅。以因水勢故也。善防者。必淫洩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勢故也。勢之爲言。亦不一。有全體之勢。有一節之勢。論全體之勢。識貴徹始終。見貴周遠近。甯損小以圖大。毋拯一方而誤全局。甯忍暫而謀久。毋利一時而遺慮於他年。地有高卑。有險易。土有淤鬆。有燥濕。其應鑿應築。可行可止。必究其致患之故。以爲探本之謀。必得易於施工之法。以成夫爲下。因川之計。是舉全勢而審度之者也。若論一節之勢。如水弱必束之。使其勢急。如水強必洩之。使其勢平。水勢停緩。宜引之。使直。水勢猛疾。必紆之。使寬。水勢沖射而難遏。必築上流以逼之。使之潏洄。水勢蕩滌而可用。卽合其流以導之。使之洗刷。此皆因勢之說。又隨時隨地而酌之者也。苟不知勢。用力多而成功少。若審勢以行水。則事半而功倍。孫臏救趙。庖丁解牛。均是法也。治水者。可不神明其意乎。大司馬曰。善於是治裝。與陳子遍閱黃淮形勢。

及諸沖決要害。因條列擬籌河十疏。次第上之。

估計第三

陳子謂靳大司馬曰。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治河之役。與治軍無異。庀材鳩工。非財不辦。猶用兵之要。必先料其倉庫。轉其芻糧也。今興大工。倘費用不繼。則虛罄乏粒。易牙不能炊。空柯無刀。公輸不能斲也。夫河之於國計民生。所繫綦重。與軍政等公。其急請發帑乎。大司馬曰。帑固應請。但軍需尙繁。民脂已竭。惟省之又省。庶稱

上意乎。陳子曰。不當用而用之。謂之不節。若當用而反節之。恐後之費轉相倍蓰也。公不見唐劉晏之理財乎。其造運艘。置倉庾。凡諸工計。甯寬毋刻。甯增毋減。蓋以始製不惜。物可經久。後圖修整。亦易爲功。是經始之多費者。正以省費也。設初估苟簡。勢必草率而易壞。一壞之後。不能修復。勢必更張而重構。則費不更多乎。故深於爲國計者。不可圖一時之省用。而遺旋修旋壞之虞。不可顧目前之易完。而致垂成垂敝之咎。大凡估計甯畱有餘。以待節減。甚勿先爲苟且之計。以致因小而誤大也。彼有司之浮冒估銷。以圖侵漁。此不肖之甚者。法固必懲。若以多估爲己嫌。以撙節爲迎合。雖賢者恐亦不免。大臣公忠爲國。當計其大者遠者。不當於當用而節之。以畱國家異日之患。累蒼生漂溺之災。敝敝國殃民。不幾乎因循苟且一念基之乎。可不慎哉。大司馬曰。子言誠是也。諺云。日費斗金。不敵西風一浪。以公私有盡之金錢。而填此無窮之壑。天之生水。利人爲多。不圖黃水爲害。至於靡已也。可不深慨也夫。陳子曰。噫。公之悲天憫人。意良善矣。然亦皆狃於成說。而未之思耳。國家終歲之出入。以千萬計。大半皆以養兵。今時當治平。未聞以糜餉而遂弛兵備也。至於河工歲修之額。設

下爲家。其城郭河渠。猶家室之有棟宇溝洫也。百金之家。構一室。每歲必有塗茨修葺之用。豈富有四海而惜此整理山河之費乎。且東南漕運。必經於河。國脉流通。利濟匪細。是又所費小而所益大也。方今聖人軫念河患。一以奠安昏墊。是圖凡有請發。無不允給。仰見廟謨宏遠。任事臣工。宜仰體此意。何沾沾惜費爲哉。

任人第四

大司馬問曰。銓曹需次者。紛紛赴工。以冀進用。可盡錄之乎。陳子曰。營室需財。舉事需人。彼欲用命而來。安可不錄。然不可濫錄也。當慎之於始而已。夫水土舛錯。非可優游坐治也。暴露日星。穉沐風雨。躬胼胝。忍飢寒。其事固非易任矣。若膏粱紈袴之子。不可與共荼苦。躁進趨利之徒。不可與歷艱辛。倘假請濫錄。必致貽誤大工。是不可無遴選之良法也。夫工之作也。必有有司董其役。而地廣事繁之處。非一官可辦。若支分縷晰。不能無藉效力者以佐之。宜以選錄之任。責之董理之有司。必先究其素履。驗其材力。審其邪正。擇可錄者保之。而升之於公。然後親爲驗視而錄之。而試之以事。試而不稱。卽黜之。並究保者。試而稱事。由細而鉅。歷委以試之。於是堪大任者出矣。始慎其選擇。繼嚴其考覈。終信其賞罰。自可收任人之效。而何有失人之患哉。大司馬曰。親爲驗視。一謀面耳。安能定其賢否耶。陳子曰。孟子不云乎。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蓋應對舉止之間。其人之智愚敬忽。大略可見。至其福澤之厚薄。亦不可不審也。故命將者。福將爲上。才將次之。勇將又次之。何則。夫福厚者。必德器厚也。其爲人也。大抵皆堅凝持重。謙謹安詳。奉上必誠恪也。任事必周密也。待人必寬恕也。臨財必慎重也。其際危急之時。值艱險之地。乃能鎮定而不驚。好謀而克濟也。故曰。觀人者必觀其心。而觀心

者必觀其氣也。大司馬曰：勸懲之道，誠在於賞罰。其要若何？陳子曰：昔人云：賞如山，罰如谿。如山云者，確乎其不可拔也；昭其信也。又山重也，所以明不輕也。如谿云者，淵乎其不可測也；示可畏也。又溪深也，所以明不寬也。是故信賞必罰者，居上之樞機，作事之綱領也。雖然，猶未論其本也。從來治法，同行於治人，而治人之本，尤在於身先。故膺重任者，敬以臨之，勇以任之，明以察之，勤以率之，寬以期之，信以要之，恒以守之。備此七者，又矢以實心，徵以實事，將如聲應響，如腕運指，庶司百執事，有不從風而偃者乎？於以捍大災，禦大患也。何有潢更有請焉？潢等臆度之論，又不若經歷之言之親切而已。試也。故凡田夫老役有所陳說，皆宜採聽，以備參詳。此不任其人而任其言，亦任人之一端也。虞舜好問好察，邇言取於人，以爲善，其智乃大。今人命意立說，必欲出於己而後快，自私我見之未去，安可以成大事，立大功哉？大司馬曰：善。

源流第五

大司馬問曰：同一水也，何黃流湍急，獨挾沙而行，易淤易決，與他水異？果其源有殊與？陳子曰：河非有異於他水也。中國諸水，惟河源爲獨遠。源遠則流長，流長則入河之水遂多。入河之水既多，則其勢安得不洶湧而湍急？況西北土性鬆浮，湍急之水，卽隨波而行。於是河水遂黃也。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他如燕地盧溝之水，酷似黃河。故俗稱渾河。晉之沁汾諸水，亦濁。可知西北之水，不惟黃河挾沙也。再攷河自西域而來，其流雖濁，不若汴梁以東之甚。昔賈讓之中策，欲引河灌田，殊不知今日汴梁以東之河，若引以灌田，則禾苗必盡被沙壓耳。潘印川公之治河，去今爲近，其所著河防一覽，多中肯綮。雖其所言險要，近多變遷，事宜亦有遺漏。然元賈魯之後，深明河務者，潘公爲最。今稽其疏有曰：黃水所經，河南之士最慧。昔禹導河入海，經河南者

止陝縣孟津鞏縣三處耳。當時之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郡之閿鄉。至歸德郡之虞城。凡五郡。河全經其地。故平時之水。沙居其六。一入伏秋。沙居其八。此豈無確據而言之歟。可知河之濁也。至河南而始甚也明矣。漢嘗溯河之上流。惟甯夏靈武諸處。至今猶引黃流以資灌溉。甯夏有漢唐二渠。俱設牐以節蓄洩。水旱有備。民皆賴之。然定制每歲清明起工。按座挑濬。至夏畢事。方理農工。有司董之。永以爲則。由此觀之。上流之水。尙不甚濁。然猶每歲必爲疏濬。不然。溝渠亦淤。無所爲利矣。元臨川朱思本所述河源。自星宿海發源。行十數日。水猶清淺。可涉而渡。又行數日。水漸渾濁。則河源本清。與他水無異。不益可信哉。河之濁。且非其本然也。而謂河性喜決。也不更誣乎。尤可嗤者。昔人籌河。有建議欲於塞外鑿渠導之北流。入於北海。勿使經中土。謂既可阻隔華夷。又使中土永無河患。論者莫不奇其策。祇惜途遙工鉅難成耳。未有知其大謬者。夫河之自西域而來。若無他水入之。止此一水。曲折行數千里。其勢必衰。曷能爲中國患。其所以爲患於中國者。大半皆中國之水助之也。設導西域本來之水。行於塞北。而域內之水。自湟洮而東。若秦之豐渭涇。諸水。晉之汾沁。梁之伊洛。灋澗。齊之濟汝洙泗。其間山泉溪谷。千支萬派之流。未易更僕數。凡此西北之水。安得不曾爲一大川。以入於海哉。矧河防所懼者。伏秋也。伏秋之漲。尤非盡自塞外來也。類皆秦隴冀豫深山幽谷。層冰積雪。一經暑雨。融消驟集。無不奔注於河。所以每當伏秋之候。有一日而水暴漲數丈者。一時不能洩瀉。遂有潰決之事。從來致患大都出此。雖使河源引而行之塞北。烏能永免中國山水暴漲之害哉。大司馬喟然歎曰。噫。論河源流者。率多傳訛。子言可破一切影響之說矣。

隄防第六

大司馬曰。論治河者。莫不以分殺河勢爲言。惟潘印川之說。先以隄防爲事。何歟。陳子曰。拯河患於異漲之際。不可不殺其勢。若平時虞其淤塞。而致橫決之害。必不可不合其流。是合流爲常策。而分勢爲偶事也。設事務於分。則河流必緩。緩則沙停而淤淺。愈淺愈緩。愈淤愈淺。不日而故道俱塞。河既不得遂其就下之性。勢必旁衝而四潰。故潘印川曰。以人治水。不若以水治水也。蓋隄成則水合。水合則流迅。流迅則勢猛。勢猛則新沙不停。舊沙盡刷。而河底愈深。於是水行隄內。而得遂其就下之性。方克安流耳。且攷隄防之繕。由來尙矣。禹貢曰。九澤既陂。陂者。隄防也。慎子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翟。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解之者曰。茨防。卽今黃河之埽也。豈自潘公始哉。大司馬曰。余聞宋太祖有云。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壅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廢。歷代之患弗弭。論者悉推爲知言。今之隄防。非所謂廣營高岸。力制湍流者乎。子以隄防束水爲順其性。其義何居。陳子曰。順水之性者。非縱水之性也。譬之人性。本善。率之卽謂之道。然必閑其邪。而方其外。夫非多方防閑之謂乎。惟多方防範。而本然之性。乃全是防者。正所以順其性也。治水亦然。縱之而就下之性。反失。防之而朝宗之勢。乃成。此潘印川以隄束水。以水刷沙之說。眞乃自然之理。初非矯揉之論。故後之論河。必當奉之爲金科也。況潘印川云。禹時之河。經於中州之地。甚少。必不若今日之濁。故可分九河以殺其勢。於以知古之流可緩。而今之流斷不可以不迅。此又古今之異勢。難以執一而論也。大司馬曰。子論甚善。顧禹貢所謂陂者。果與隄防之制有合否耶。陳子曰。陂者。坂也。土披下而衰側也。此非陡崖之岸。乃坦坡之隄。後人以騎而可登。謂之曰走馬隄。是卽陂也。蓋隄防之制。其基必倍廣於頂。則水不能傾之。古聖人之一言。而作隄之法已備。洵言簡意該也。至於近世。隄防之名。

不一。其去河頗遠。築之以備大漲者曰遙隄。逼河之游以束河流者曰縷隄。地當頂衝。慮縷隄有失。而復作一
隄於內以防未然者曰夾隄。夾隄有不能綿互。規而附於縷隄之內。形若月之半者曰月隄。若夾隄與縷隄相
比而長。恐縷隄被衝。則流遂長驅於兩隄之間而不可遏。又築一小隄橫阻於中者曰格隄。又曰橫隄。隄防雖
多。不出數者。其作隄之法。遙隄去河遠。必相地勢因高而聯絡之。其餘隨流以防範焉。取土須遠隄根。築土必
旋挑旋夯。若近隄取土。則基不固。土厚方夯。則築不堅也。築成驗土。舊法插籤灌水。水不卽滲。便爲堅結。然插
驗之法。務於連晴之後。其鐵籤須細。直下直起方合。若輩作弊。籤蠶而搖宕之。則貼籤之土先實。水亦不卽滲。
遂被掩飾矣。驗時宜細察也。遙隄之外。離隄取土之地。卽可成小河。以資運料。縷隄逼流。排椿襯埽。所不可少。
若在頂衝險工。尤必用護隄埽也。隄土插柳。可備捲埽。隄根蓄草。亦足禦波。隨地制宜。皆不可不喻也。大司馬
曰。子言隄防詳矣。若異漲之時。何以殺其勢乎。陳子曰。遙隄去河頗寬。若異漲之時。溢至遙隄。河寬而勢自殺。
是雖合流而分亦寓焉矣。所患者三瀆並漲耳。三瀆者何。黃淮及山東漕河也。每年水漲。或黃漲而淮不漲。或
淮漲而山東諸水不漲。或淮與山東水漲。而黃反不漲。抑或有漲於春者。有漲於夏秋者。三瀆不並漲。猶可禦
也。惟是一時而三瀆適皆漲焉。其勢遂莫之能禦。若無以預爲之地。一經泛溢。其害何可底止。則遙隄之減水。
壩斷不可不設也。當其無事。人有議減壩爲虛設者。及減水時。人又有議減壩爲厲民者。此皆不知全河之事
宜。而好爲局外之論者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減壩之設。何以異是。或曰減壩洩水。大似以鄰國爲
壑。毋怪乎謗者之謂厲民也。不知減壩之水。節制之兵也。所減有準。則不若隄潰之漂溺無算也。夫減壩有天
然之制。必在異漲之時。方有減下之水。若漲稍退。減卽止矣。此出於萬不獲已。爲保固異漲之計。何得等之曲

防以病鄰也。且遙隄之外。近有運糧小河。減下之水。將從小河洩之。亦略存大禹疏九河之意。設有淹及民田之時。不異偶逢滂災。民田低下者。乃罹之也。然低田一經黃水所淤。水退而土卽墊高。次年必獲倍收。損益亦正相等耳。要之設減壩。則遙隄可保無虞。保遙隄。則全河可冀永定。減壩與隄防。又相爲維持者也。雖有暫時之害。而實收久安之利。安得謂之厲民哉。

疏濬第七

斬大司馬曰。束河趨海。固以隄防爲急務。豈疏濬竟可不事乎。陳子曰。疏濬烏可竟廢也。夫隄防束水。固爲行所無事。設處不得不疏濬者。又必有因事順導之法。而不以人意參之。庶不悖神禹之道耳。如有潰決之患。先宜截築決口。兩旁掘溝下埽。以裏定其根。俾決口不致日擴也。若旣決於旁流。則正流必緩。故道暫淤。若塞決口而不濬故道。則水將安適。水無所適。而決口之流。漸築漸逼。愈逼而水勢愈急。欲望其遽合也。不幾難哉。然疏濬故道。又未易言也。故道雖淤。豈竟如平陸乎。其浮沙塗泥。灘河淺水。一望瀾漫。欲事畚鍤。何所措手。少爲開掘。水卽隨之。撈泥水中。焉能深廣甚矣。人力之疏濬。未易言也。嘗再四圖維。而知以人治水。誠不若以水治水之爲得其道。是以欲濬故道者。莫若將決口之下。故淤處。反築一堰。截其微流。溯決口之上。游相度形勢。別開一引河。直通故道。夫故道淤處。旣截微流。則河底涸出。漸可施工。止須開濬深溝數道。餘不必盡挖也。俟上之引河旣成。下之深溝復掘。然後併力下埽。以塞決口。及此河流洶猛之際。遂開決口。上流引河之口。黃流復際暴怒。有一道以洩之。勢必直注引河。由引河而直趨故道。故道已開深溝。水有所容。必且沛然莫禦。而停沙淤淺之處。便可隨流而冲刷矣。河溜旣歸故道。而決口之事自減。因而再併力下埽。決口斷無不合者也。於是

知築隄而水自可刷沙。乃以築爲疏而疏且本於築也。又當知導流而導方可塞決。乃以疏爲築而築又原於疏也。凡此皆治其所以然之故。而不外乎以水治水而已。故導河者。鑿河之形。人力所成。十之二。引河之勢。水力所滌。十之八。彼以河工全憑人力。此任人而不任理者。乃小智穿鑿意見之私也。大司馬曰。海口淤墊。河流不暢。潘印川謂無可施工。惟當築隄合流。導之冲刷。則海口自深。其說是已。但近年淮黃入海之道者。較昔漸狹。豈竟可無事於開廣歟。陳子曰。海口浩渺。洪波滔天。疏濬誠未易言。然河挾沙而海潮逆上。安得不墊。傍岸洄溜。尤易停淤。故以今較黃沙洲。出海幾及百里。而海口漸狹。勢使然也。若終不濬。下流必壅。而欲上流不決。烏可得乎。濬之如何。法於近海兩岸之內。各開一引河。挑土卽培於引河之外。以作縷隄。其受河流處與入海處。且緩啟其口。俟河形鑿成。又必當河漲之時。方啟其口。引黃分注於其中。以趨於海。初似析河而三。再將中隔之沙渚。駕犁疏之。其沙必隨波漸削。久之合三而一。則海口遂開廣矣。此亦非全用人力。而半藉水力以成之者也。若曰海口竟不可施工。印川之說。不無漏議焉。大司馬曰。子之論。真可補潘公未盡之旨矣。至運河淤阻。非人不爲功。有何畫以治之。陳子曰。南北漕水。皆入於河。間有河水暴漲。反入於漕之時。謂之倒灌。一經倒灌。漕必淤淺。如黃速退而清水下注。便可刷深。亦無待開濬也。惟慮清水旁洩。力不能刷。而黃水灌久。則漕不得不濬矣。此人力之必需者也。濬之之計。量度土方。以估工費。自有常則。然計方論工。又不若聚夫而計擔。給值隨挑隨發。尤爲便捷。是在敏於任事者。因時度地。酌而行之耳。至於河身廣狹深淺之宜。又必計水之大小。流之緩急。量其水方。度其消納。以定之。待舟楫通利。淺者亦可漸深。倘朝夕停淤。深者行將漸淺。水無定行。工難終已。歲修額設。良有以也。

工料第八

陳子曰。謀事者人心也。赴工者人力也。積貯者貲財也。濟用者物料也。夫謀慮未精。不足以成事。徒謀而人力不集。則託之空言。貲財不貯。不足以圖功。聚財而物料不備。則緩急亦無濟矣。故欲籌河防。則工力與物料不得不熟計之也。靳大司馬曰。攷古塞河之役。動發卒數十萬。今則不然。近河州縣。有歲修額設之夫。若別有大工興舉。又隨時召募。有司董之。義民率之功竣罷去。似較古發卒爲便。今之力役。豈尙有善者乎。陳子曰。修舉靡常。屆期調發。恐有後時之慮。州縣額夫。既有定數。何不如丁銀徵科。解銀河庫。不時雇募。以免民夫起解。及在工守候之苦。尤爲公私兩便也。至河流頂衝險要之處。其巡守之夫。無間晝夜。無分晴雨。皆須查視。方可不時搶救。向設有守隄夫役。慮無節制。惰弛不免也。潢思河工原比於軍法。請卽以軍法行之。凡給食赴工之夫。盡募爲支餉守汛之卒。設千把等官統之。以弁領兵。以大轄小。一如身之與臂。臂之與指。如此。則節制既有責成。而防禦庶無疏虞矣。所慮者。一法立百弊生。每見營卒多開虛糧。武弁役使無間。而練習缺然。河兵流弊一。如之。若設則私役。缺則虛冒。不幾名存實亡乎。所宜預立嚴禁。勤爲查點。以杜弊端。然此所設之卒。爲防守搶救之計也。若夫鑿渠築隄。起建大工。非募夫不辦。其法非可計土以論也。惟定其經界。酌其高深。量其尋尺。凡或築或鑿。皆以土方科之。命監司按則估計。以定經費之若干。然後監理有官。分修有官。畫界派工。領費募夫。以從事焉。至於募夫。渙而無稽者也。必慎擇義民以統率之。義民亦計土方取值於官。復計工散值於夫。其帑之不致於虧空。工之必期於合法。全視乎義民之得人與否。此在司事慎重擇之也。胼胝畚鍤。晴霽可作。時際陰雨。則相聚而食。其晴時所餘之貲。不足償雨時坐糜之費。役夫乏食。恐致渙散。則土方之外。當量益以陰雨。

之食給。此又不可不預計者也。夫搶救防守。若設卒有定制。疏塞興作。又量役以募夫。較古之撥發。誠爲無擾而易集事也。惟是精於釐弊。善於奉行。則不在治法而在治人矣。大司馬曰。儲料濟用。欲有利無弊。又當若之何。陳子曰。埽柳葦。近河頗饒。需及時採運。貯於各險。至椿木來自江浙。磬石採於南湖諸山。灰甄釘鐵。悉事陶冶。其間若因公擾民。剋價肥私。物既不能符式。料半屬於虛糜。弊固不可枚舉。亦惟勤其稽覈。信其懲究。則弊不至太甚耳。而要尤在預爲儲備。不使緩急無藉。此則肯綮之至論也。若夫甄石之工。以墊底深厚。幾層爲固。下埽之法。以簽椿入土多尺爲堅。甄石用灰。須以沙煉。若灌灰漿者。盡屬粉飾。埽用柳草。貴實以土。若鬆浮者。尤易漂流。凡此皆賴實心用事之人。實力董理者。至瀕海柴蕩。隨河東漲。有日廣之勢。其有裨於料。良非纖細。必宜設專官理之。凡造報之蕩。取近河易運者。責取蘆束以作大工。其餘皆宜聽民領管。或歸竈戶。或起灘租。裕公之中。復須利民。勿俾豪強兼併。滋爲弊藪。斯善也。至於運載物料。皆係木石柴草。羶重之物。非借水力船隻。何能搬運致遠。向來修築及伏秋搶救。俱封壑商旅行舟。害民自不必言。且倉卒之際。商賈聞風遠避。往往有料無舟。以致徒手莫救。小災遂成大災矣。是宜疏請將河卒建曠銀內動支。特造浚柳船隻。四五百號。分隸八河廳營。各撥兵目爲之催僱。駕運永著爲令。則緩急運料有濟。不致誤險工而害民生。此更公私兩利者也。

因革第九

靳大司馬曰。潘公之治河。去今爲近。其規畫可法者固多。抑有與今異者歟。陳子曰。治河之理。千百世不易。惟是水之形勢。與世推移。而險要遂異。流行亦殊。則規畫因以不同耳。卽如明宏治間。河決荊隆口。潰黃陵岡。山

東張秋鎮幾沒於河。乃於曹單等縣築太行隄障之。嘉靖初年。河漸北徙。濟甯魯橋以下。河道淤填。二十六年。河復決曹縣。四十四年。決沛之飛雲橋。逆流東行。逾漕入昭陽湖。東平州平地水深丈餘。萬曆十五年。又決荊隆口。長垣諸邑俱遭昏墊。是明時山東每有河患。長垣一帶隄防甚要。自本朝來。徐州以上。隄固流深。絕無疏虞。雖防汛難忽。而險要已銷矣。再如北運河口。明萬曆間。猶在徐州北岸。黃漲時。輒灌入古洪內。華等牐動。至淤塞。禁牐啟閉。歲加挑浚。殊費經理。今北運口漸改而東。黃水北灌之患永除。此皆今昔之各異者也。再者運河南口。明時例謹閉通濟牐。繒艘過淮後。每歲六月初。卽於牐外築壩。以遏黃流。霜降後黃水退。回空之時。方啟。凡一切南北往來之船。俱於五壩盤過。潘中丞丁甯告戒。以爲此例斷不可易。及本朝來。五壩俱廢。通濟閘口。今復改制。遷迴其道。以接受清淮。若高堰加修。淮水不致東洩。得以全力敵黃。則黃水自不倒灌。此不特遏黃之濶。永不必築。卽廣濟一牐。似可不用。而南北往來之舟楫。無復再事盤壩矣。此更今昔之不同也。夫高堰爲全淮保障。自漢末陳登創建。至明初陳瑄大葺。潘公又加築焉。迄今爲兩河關鍵。但堰之迤南。周橋一帶。潘公不加修築。其意慮淮水大漲時。藉以洩瀉。迨我朝而流水之處。漸次刷決。以致淮水東注。遂有清水潭之大患。今若不將周橋一帶。接建堰隄。則清水潭之決口。終難以塞。此明時可不全築。而今必隄防之者也。然全築之固。所以蓄淮水而敵黃流。顧淮水異漲。而不爲宣洩。則堰終難保。此減水壩之必不可不設者也。潘公畱越城周橋之餘地。以洩淮漲。孰知流弊致清水潭之害。今接築之。以補其缺略。仍置減壩。以神明其宣洩之意。是又今昔方略之不同而同者矣。明萬曆時。北運河猶出古洪口。屢塞屢改。百餘年中。運口十改。迨東移至阜河口。雖呂梁洪諸險。皆已不經。然倒灌猶或不免。今康熙二十年。閉阜河口。又順流而東十五里。出張莊運口。遂

免倒灌。而運艘尙經黃河二百八十餘里。不無牽挽之瘁。風濤之危。今已於九里岡一帶。開開運料小河。將來因之聯絡開濬。引汶沂之水。直近清河縣上流。從仲家莊入於黃河。則北河之口愈趨而下。不特黃流倒灌之患永絕。而漕艘過淮。出南運口。不二十里卽入北運口。利國儲而息軍力。此更古人所不及計。而今可漸爲規畫者也。其他如明季慮睢水直射泗州。有妨陵寢。特築歸仁遙隄以捍之。使睢水北入於河也。今睢水已盡南入於淮。正可助淮敵黃。而歸仁一隄。不甚阨要矣。又嘉靖間。於黃河北岸王家營東。沖開草灣河。奪黃流十分之七。至赤晏復歸大河。是時清江浦喜河北徙。恃以爲安。當事者或以議塞。或議因之而浚。紛紛不一。今已全淤。浚塞均可不議矣。此皆因革之大凡也。要知水性本動。而黃爲尤甚。其變更遷徙。原是無常。固難刻劃古人成跡而治之。惟是可信者理。可守者法。有事則順理以調劑之。俾弭其害。無事則守法以謹防之。俾安其常。一日如是。千百年亦如是。卽河有因革。而理與法安有因革哉。

善守第十

靳大司馬曰。河之爲患。終古不息。豈遂無一勞永逸之策乎。陳子曰。宇宙間萬事萬物。皆有變更。固不獨河爲然也。城郭宮室。有數千百年不傾圯者耶。常人廬舍。猶須歲爲葺治。若不及時綢繆。颺搖風雨。所不免也。凡此靜業。尙不能不敝。況水屬動者乎。水而依山。或不挾沙。猶不速變。若黃水自中州而東。容納旣多。流於平曠之境。而又挾沙以行。欲其不變。安可得乎。故一勞永逸之說。治他水或可言。而獨難言於治黃也。雖然。黃之不能常治。究人事之不能有恆耳。致害之端。無不兆於幾微。而成於怠忽。蟻穴不塞。至於沉窞。其所由來者微矣。防河者。果能察幾慮遠。杜漸防微。一人理之。千百人一其心以行之。一時定之。千百年遵其法以守之。少有衝刷。

卽捲埽以護之。少有滲漏。卽退築以阻之。少有淤墊。卽束波以滌之。少有泛溢。卽量減以洩之。時時防閑。在在檢飭。自可消大患爲小患。弭小患爲無患。欲期久安長治也。何有無如人事之不能有恆。乃勢使然也。或始勤終怠。或顧此失彼。或遷官罷去。或疾病死亡。自一官而論。已不能必其有恆矣。再者人懷殊心。各立異論。或勤惰不同。或公私各別。或習安而忘危。或喜新而厭舊。種種無恆。河患隨作。則自衆人而論。更不能必其有恆矣。人且無恆心。而欲河之恆治也。不綦難哉。惟得公忠大臣。深明河務者。信任不疑。俾久於其職。督率屬員。惟懷永圖。再簡賢能。副其官。講習有素。卽屬員俱宜永任。有過則降黜。若勤勞著績者。增其秩。毋遷其官。一如欽天監太醫院之員。皆專習其事。自必諳熟其理。庶幾陳畢繼治。而協心。蕭曹相承。而甯一。將奠定之功。克守一年。卽可弭患於一年。克守十年百年。卽可弭患於十年百年矣。獨是守之之要。不特選其成法。又必通其神明。故有不輕更張。而爲守者。更有隨時變通。而爲守者。此又顧其人之何如耳。嗟。天之生才不數。卽生其才。而或未必用。卽用而或有間阻。又不獲盡其才。此其間則有天焉。若曰。人事旣以克修。而天意尙有難。必是則流俗人之言。而非深明天人之理者也。

雜誌第十一

靳公初莅河干。時黃水決者數處。而楊家莊之患爲尤大。河流盡歸決口。北流入海。正河淤淺。漕不得達。宿遷以東。北岸民田。皆成巨浸。陳子不爲淺近補救之計。不卽築塞決口。先導南岸淮水。從清口暢流。以滌下流入海之淤淺。使故道以疏。然後溯決口之上游。從南岸開鑿引河。引入於故道。清口旣不倒灌。河水半歸故道。於是決口之勢稍殺。隨卽捲備巨埽塞決。是時一埽之大如陵阜。約值千金。數百人輓之。以填諸決。而決口之

河流奔湧。尙且掣埽漂去。有作埽之良工。立埽上。隨之沒於河。人皆股栗。束手無策矣。陳子復酌多開引河。分水勢趨於故道。斯決口之流大緩。漸可築塞。然將及合時。一夕水漲。復報潰開。官吏役工。莫不相顧失色。以爲此工必不可成也。惟陳子鎮之以靜。徐曰。偶值水漲耳。俟水稍退。仍塞之。必可合。後竟如其言。若非陳子之明識定力。欲決之塞也難矣。

黃流之倒灌北運口。其害已非一日。明時漕艘歷呂梁。抵徐州。進鎮口。牯北運。每年黃漲。卽逆流進牯。輒致墊塞。因立法俟漕船進口。卽閉牯禁行。至秋深水退。方爲啟牯。放回空之船。然後撈浚之。工究不能免。後漸改而東。至皂河口。進北運河。雖脫呂梁諸險。然黃河倒灌。猶未免也。靳公甫督河。駱馬湖口已經淤斷。漕運無由北達。危急異常。陳子卽相度水勢。建議創挑阜河二十里。復挑支河三十里。由張莊運口北上。於是黃流北灌之患方息。蓋以運口愈東。則地勢愈下。北水從上注下。以順入於河。而黃水不能自下而上。以逆入於漕也。況至張莊運口。又北接駱馬湖之水。合流入河。而力更足以敵黃。卽稍爲更定。除數百年倒淤之患。非深得水之性情。其孰能之。

南運河口。自明季以來。漕船俱出甘羅城口之天妃牯。初時牯口逼近黃河。河水濁流。便易倒灌。比北運口之倒灌爲尤甚。淮安一帶運河。遂致淤墊。每年冬季。必大興工挑浚。方可濟運。且黃水旣倒灌運河。則淮水不能暢出清口。以致高堰水勢日增。下河被淹。爲害甚大。陳子建議改進太平壩。遷其途以避黃水內灌。設或黃強淮弱之年。間有倒灌。黃水勢退。清淮暢流。旋將淤泥卽爲沖刷。仍不墊淺。漕運可無阻滯。一轉移間。歲省民力財用無算。上濟漕運。且保高堰之危。杜下河淹沒之源。眞在無聲無形之中也。

清水潭者。在高郵之北。運道所必由者也。淮水東潰。將隄防盡決。數十里略無畔岸。湍波衝激。旋爲淵深。故曰潭也。初時因漕船經此。輒被漂泊。運道中阻。勢在必修。然塞之必隨水而瀉。屢修屢潰。茫無津涯。估工者計費百萬。訖無效。陳子周視形勢。遂估計其費。以爲十萬可塞也。監司以下。皆不敢任其事。謂前估五十餘萬。今估十萬。費省十之八。焉能冀其有成效。於是陳子躬自治之。陳子知清水潭之致患也。由於高堰迤南潘印川。畱越城一帶未築。以洩淮漲。及洩瀉日久。成河九道。其流不可遏。由高郵湖直衝而東。遂成清水潭之患。陳子先將越城一帶接高家堰而築之。旣障淮水北行。盡出清口。以敵黃而清水潭上游之勢頓緩。水便減退。卽易爲功矣。陳子又計潭之中最深。若必欲徑直築隄。潭深未易填也。乃環潭而築。稍迂其道。就其淺處施工。而其事又易矣。且他人視此工甚險。謂必以竹筏載石下之。或謂以舟載鐵沉之。紛紛妄議。陳子以爲制水者土也。止須土築。乃就近岸淺處。漸次運土築兩隄於水中。約築半里許。兩頭壩住。將水屏乾。卽於兩隄之中挖土接隄。再築不特取土不遠而河且深矣。又築半里許。其作壩屏水挖土接隄一如前法。漸築漸挖。而清水潭數十里之間。竟成長隄二道。糧艘行乎其間。永無漂漲之患。故今謂之曰永安河。眞省費而奏功易。非人意料所及。後之治水者。誠不可不奉爲章程而會其意旨也。

北運河口改至張莊。雖免倒灌之患。然漕船自淮出清口。溯流而上。尙有一百八十里之遙。重載逆水。固屬難行。而黃水之湍急。於徐州以東更甚。每船過黃。增僱短絙必二十餘人。而日行尙不過二三十里。況遇暴風水漲。不無漂溺之虞。淺洲淤沙。更有起剝之累。故漕艘之過黃。多費而且懷憂。良以大甌也。陳子因修建遙隄。乃於宿遷以下。如七里溝上渡口諸處。取土築隄。卽間開運料小河。後因而規度於黃河北岸之內。另疏一渠瀉

北運河之水從攔馬河至仲家莊一百八十里就運料小河通而浚之擴而深廣之所費頗節而中河之運道成矣使漕船出清口止於黃河行二十里許過清河縣卽進仲家莊閘悉由平流以北運永免風波之險阻轉挽之勞費又可速於趨程不誤漕限裨國便民匪可言殫洵哉大司馬言聽計從仰賴聖明乾斷允行方俾膚功克奏然陳子竭智紆籌濟災興利其功有不可泯沒者也

漕船過清江浦必由新莊牐出太平牐而新莊牐之南另疏一渠由七里牐亦可出太平牐每年大抵由新莊牐者居多其設七里牐者以備新莊牐之敝或欲修造則由七里牐也其年正欲修新莊遂由七里適淮水暴漲漕艘逆上七里牐甚艱日止過一二船漕院羽檄來相催促以誤河政之誤漕也奈牐口水勢甚緊急切不能飛渡靳大司馬有憂色陳子曰是不難也當夕下片紙諭有司於七里牐之上游鑿數涵洞引水出於牐之下不日涵洞成牐口水頓平日報漕船過數十號矣畱堃張氏目擊其事驚歎不已問何以牐上鑿涵洞而水遂平也陳子曰牐上鑿涵洞則水洩而勢緩牐下得涵洞之水則水長而勢平豈尙慮牐口之湍急難過哉畱堃曰噫此眞得水之性情者也

淮郡之東眞武廟者黃流所經之處也一日者報河決眞武廟此乃舊決口今復潰開靳公不覺失色陳子往視而歸曰可不必塞不數日後自塞耳人皆異其言尙疑信參半也無何果報決口之水退出其潰處已塞矣畱堃張氏更爲驚歎復問其故陳子曰人以此爲舊決口向年難塞宜乎共相憂慮也但不知此乃下決口耳水從來未有決而上流者若欲由眞武廟決而下行地多陵阜水去必不能暢其性勢必返而仍歸於河況黃水挾沙決而不能暢流其沙俱停墊於所決之處行卽自塞矣無待人力也是時淮民不知陳子不塞之故但

聞其言曰。決將自塞。未幾其言果驗。民遂有河伯降生之謠也。以上二條。雖無關乎大工。然陳子之論。深得水之性情。可以爲後世法。特附誌。亦舉一隅云。

辨惑第十二

留埜張氏問於陳子曰。近來河防致患之由。大率以黃水倒灌入淮也。淮旣不能出清口。勢必東溢。盡淹高寶諸州縣。黃水分洩入南運河。則出海之勢自弱。於是沙停水滯。而上流傍決之患遂作矣。此患之不息。而費以不貲也。以愚計之。莫若竟塞清口。使黃流直注於海。再將淮水順其性而南入於江。俾黃淮分流。則永無倒灌。而諸患之原可弭。至漕船北運。必由清口以出。則漕艘可造南北兩班。南班之船。運至於淮。卽由六壩盤交北班。北班另造小樣之船。於黃河受載。運送通州。省每歲河工之費。以爲增造漕船。則兩班分運之需。亦不甚遠。而淮泗水患可息。民得安居。豈非濟災之策乎。陳子曰。近代淮黃亦曾分流矣。元時運道。漕船由江入淮。由淮順流出廟灣海口。從海道北運。是淮原未嘗與黃合流入海。而元時河患仍未息也。迨明初平江伯陳瑄始增修高堰。開清口。導淮入黃。漕艘溯黃流。浮汶衛諸水而北。是時防閑得其道。不獨河無汜濫。而漕亦克濟。是元分淮黃而患仍作。明合淮黃而功亦奏。由此觀之。水患不息。豈僅因淮黃之相通哉。況黃水自中州而來。至彭城以下。河流愈濁。及將入於海。又自有兩潮逆其流。若無清淮從而滌之。則海口尤易於淤。平江伯引進入河。同趨於海。正欲滌海口之淤也。譬之人食稠糜。必易於哽咽。若漱以清茗。有不利喉而下者乎。下河議與。靳大司馬疏請築長隄二道。障各減壩之水。直達於海。議者譟然。以築隄於地面。架水而行。非水由地中之意。且河形旣高。則田反在其下。被淹之田。猶積之波。安能歸於隄內。以瀉入於海耶。聞其說者。皆不能

無疑於長隄之策也。雷楚張氏以問於陳子。陳子曰。夫下河高寶興泰七州縣之被淹也。淹於運河溢出之水也。夫溢出之水。由高堰而來。白馬汜光諸湖不能容。運河不能洩。乃溢注於下河。源源不窮也。若無一渠以達之於海。則日積於七州縣之區矣。此七州縣之所以被淹。下河之所以議開也。若止慮雨澤淫潦而欲洩之。則原有廟灣石碓串場芒稻諸河具在。又安用別治一渠哉。今人不明開下河之故。而漫然爲局外之論。是以有隄高於地之惑也。須知七州縣之地。其形如釜。西近運河。地勢固西高而東下。東近海濱。又東高而西下。此范公隄之東障海潮。爲百世之利也。倘鑿渠以東通於海。不特減壩之水。不能逆上而出。將海潮且溢而入矣。今再四籌畫。不得不於淮郡之南。高郵之北。築長隄以護減下之水。向東北就下。而行朦朧港以趨歸於海也。果將減壩源源之水。送入於海。而田中所蓄。皆屬無源。不難日就涸竭也。彼謂田水反下。不能入渠爲疑。試問開下河爲洩田中之水平。抑爲洩減壩之水平。若爲洩減壩之水。而開渠也。又何疑田水之難洩耶。

陳子既定開浚中河之計。人盡知浚成之利。而僅慮創鑿之難。惟竹岡周氏。以爲黃流與中河相隔密邇。黃之汜濫莫測。或決入於中河。恐致合爲一渠。終非可久之策。問難於陳子。陳子曰。子之慮誠遠矣。然而河防之計。其可信以垂久者。惟有謹守之一法也。倘疏於防範。卽相越數百千里。而患將及之。若勤於守禦。雖止隔一縷之隄。而可恃以永久。如清江浦之運河。與黃止隔數武耳。而幾百年來保固無虞。民居列市於隄上。前門臨運河。後門逼黃水。尙處之泰然。是未可以兩河相近爲疑也。

初靳公撫皖時。陳子見廬鳳間多荒蕪曠土。因議爲溝田之制。說本井田之溝洫。而規畫便宜。實利民而可行也。繼以靳公移節河干。其事不果。迨乎兩河奠安。向所淹溺之區。漸次涸出。陳子復理溝田之說。先於安東之

野就湖地而屯墾焉。試之而利。因籌帑金之耗於河工者無算。可卽涸出之土田開屯收息。以償庫項。後日者屯租積儲漸多。可以備防河之費。則國帑可節。且兩河無業之民。招之播種。又使各安其生。籌畫再四。遂有屯田之舉焉。其要先構廬舍。定疆界。給牛種耕具。以招徠流移。歸者如市。疇昔所歎爲汗下之澤國。行見墟煙相望。比成沃壤矣。夫水土平而農事作。裨國計而益民生。方謂太平盛業。無有過於此者也。及闢土漸廣。而豪強佔利私墾亦多。司事者從而清釐之。怨謗乃起。是時忌功者流。見治河告成。苦無從媒孽短長。適因屯田之事。奸民散布流言。欲阻撓屯政以利其私。而忌者乘之。得以誣陷矣。或者深咎陳子曰。河工奏績。旣上答國恩。下拯民患。功成名立。可以不朽矣。何爲復營屯政。致起謗端。子豈獨昧於此耶。陳子曰。人臣事君。稍有利於國計。有益於民生者。必當竭盡其智力。若見其爲可行。而苟且緘默。以自圖遠嫌避謗。偷安處逸。其心事尙可問哉。今於河流淹溺之區。就其涸出者。給牛種耕具。招無業之民而屯之。何害民之有。倘得會勘。潢當敷陳於廷。聖天子明燭萬里。必且洞鑒勞臣之微忱也。惜乎陳子抵京。積勞且憤。一病不起。而其心究不能自於天下也。悲夫。

屯政一事。誤用縣丞於宣駱龍友。頗爲擾累。兩江總督董公訥。勘實劾奏。盡以屯田還民。其事遂罷。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抑亦見奉行者之難得其人也。

防河事宜疏

靳輔

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爲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由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若於其他決口。則以爲無關運道。而

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不繫數省之安危。卽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衝決而不爲修治之理。矧決口旣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關之處。斷不容於岐視也。今若不察全局之情形事勢。而因循故事。漫爲施工。則堵東必西決。堵南必北決。徒費時日。徒糜錢糧。而終歸無益。豈惟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藥矣。何也。黃河之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小則流緩。而沙停水漫。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歸。沙停水漫。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黃河之沙。全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而無滯也。查今日河身之所以日淺者。皆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十七年間。所衝之歸仁隄。古溝翟家壩。王家營。二鋪邢家口等處各決口。不卽堵塞之所致也。蓋歸仁一隄。原以障睢水。并永壩邸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隄衝決之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熙六十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并漲。而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矣。淮漲而古溝翟壩等處衝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并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水大。黃淮又復并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旣高。不能奔趨歸海。而睢湖諸水。又合淮水并力東激。以故除古溝翟家壩等原衝九處之外。又將高良湖版工衝決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衝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注運河。加衝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淹七州縣之田。而涓滴不出。

清口黃水又乘高四潰。衝決于家園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版工衝決五十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歷楊家廟。會合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寬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歸并清水潭。而於各舊決口之處。則又浸淫四漫。較之以前勢愈分洩。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墊。更不可言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向且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有二三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矣。運河淤。清口與爛泥淺盡淤。今洪澤湖底漸成平陸矣。尤有堪虞者。現在之河身。既已墊高。而黃流裹沙之水。自西北萬里而來。晝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等處。即便緩弱散漫。臣目見河沙無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時不及早大爲修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夫以萬里遠來浩浩滔天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衝突內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淪胥沉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剋期補救。臣是以謂今日修治。刻不可緩也。但既經修治。則必使無旋修旋圯之虞。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爲有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舉情形。有必當師古者。有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爲主。臣謹備採衆論。詳加斟酌。將應行事。宜爲我皇上陳之。竊見今日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隄也。查清江浦以下河身。原闊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十丈。原深二三丈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之大溜寬河。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茲欲令黃淮之水。盡從此故道入於海。必須略開去路。導之使行。蓋築隄堵絕。用水刷沙。雖爲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

內之新淤。外雖版土。而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以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版沙結成一塊。衝刷甚難。故必須設法疏浚也。如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決口盡堵。黃淮齊下之際。因河身淺窄。一時衝刷不開。又生他變。況用水刷沙。卽曰不必挑浚。而束水歸槽。則又必須築隄。既築隄矣。與其取土於他處。何如取土於河身。寓浚於築。而爲一舉兩得之計也。今臣擬於河身兩旁近水之處。離水三丈。下鍬掘土。各挑引水河一道。掘面闊八丈。底闊三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下注。蓋黃淮下注之日。中央既有一二丈舊河。左右又各有八丈新鑿之河。其所存兩旁之地。雖屬堅土。而薄僅三丈。一經三而之夾攻。順流之衝洗。不待多時。卽可盡行刷去。將新舊之河。俱合爲一矣。又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二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此日洗日刷。日深日寬。自可免意外之變。而漸復當日之舊矣。其所浚丈尺。計每地一丈。掘土六分。卽以之挑築兩岸之隄。底闊七丈。面闊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查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以每里一百八十丈科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丈。每丈用土六十方。共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方。其九萬五千四百丈之內。有原未有隄者。有原有隄而今全無土者。有原有隄而今更缺窪須增填者。有隄根存土高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寬三四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者。合有無多寡計之。牽算約存舊土二方。四分通共約存舊土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方。須實增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至於取土之處。雖以離水三丈爲度。然河身有在中央者。有折流在南岸及北岸者。遠近不齊。必須隨地科算。總之離隄三十丈之內。不許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取土者。用夫五工。合遠近而牽算之。大約每土一方。用夫四工。每工照例給銀四分。又自雲梯關外以至海口。

尙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濕之處。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若不挑浚以導之。築隄以束之。則黃淮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既窄而淺。兩旁又堅而厚。大水驟至。不能承受。歸槽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之路。與運道生民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則沙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關內之底必淤。不過數年。必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故臣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爲重。而力請一例築隄。以絕後患。惟是近海之隄。止期足以攔水。不必過於高厚。隄底止期寬五丈。面亦須寬三丈。高止須六尺。亦一體照取河心之土築之。至於地廣夫多。其間恐有偷安苟且情弊。必須用畫段丈驗之法。以釐之。其法容臣預督各監理官。量取土之遠近。按工畫段。每用夫五千工爲一段。編定字號。插牌標識。其中有原係平地者。有更有缺窪須填者。有存舊隄之土多寡不等者。并隄段長短丈尺之數。逐一書明。標識於上。仍立簿一本。一體登記。交各監理官。卽按各州縣協募人夫多寡之數。照工撥給隄段。令其如式挑築。臣仍親臨工所。用部臣冀如錫等條議。鐵杵杵隙。盛水不漏之法。不時查驗。以別其夯杵之堅否。此挑浚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隄。必先治下流。以導黃淮歸海之計也。然下流雖治。上面有淤墊之處。不及早疏通。則高家堰等一帶決口盡堵。淮水直下之時。難免阻滯散漫之虞。查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爲全淮會黃之所。自淮流東決。黃水逆灌之後。將此一帶河身。漸淤成陸。向之汪洋巨浸者。今祇存小河一道矣。查工部尙書冀如錫等條議。內開清河一帶沙淤之處。速行挑浚等語。然淤沙萬頃。挑浚實難。臣再四思維。惟有倣照挑浚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意。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俾其分頭衝洗。庶可漸漸刷開。至於挑清江浦引水河。臣止擬離河身三丈。而此處議離河身二

十丈者。蓋清江浦以下。係十年久淤之堅土。而此乃三年以內之新淤。臣曾帶領夫役。掘土試驗。浮面一層。版土深有二尺。下則係淤泥尺許。淤泥之下。又屬版土。版土之下。又屬淤泥。掘深六尺有奇。而尙不能到當日之湖底。且面層版土。雖極堅硬。而第二層版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潤而鬆。故雖離河身二十丈之遠。而易於衝刷。不久便可合而爲一也。惟是此處淤沙既易衝刷。而臣亦議開引水河者。蓋臣目擊面層版土之堅硬。恐一時衝刷不開。又於他處生變。是以不敢不略議導引之策。以圖萬全耳。其所挑引水河。應面寬六丈。底寬二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掘土二十方。遠傾於引水河六十丈之外。每方用夫三工。每工給銀四分。此工一治。庶淮河下注之時。可以衝關淤泥。徑奔清口。會黃刷沙。而無阻滯散漫之虞矣。

治河要論

靳輔

高家堰。洪澤湖在山陽之西。南北距大河。東俯高寶諸壑。淮水遠自豫省。復挾汝潁潁渦汴羣川之水。匯而入焉。潏洄激蕩。唯下之是趨。而其地東北爲下。趨而北。則出清口而達于海。趨而東。則高寶諸壑滔天。而淮揚之民其魚矣。漢末陳登爲廣陵守。大興水利。首建高堰。障其東而使之北。淮南千餘里。地無沮洳。後世治水者。皆守其舊而不變。自唐以來。南北通運。至宋黃又徙而南。湖日寬廣。成巨浸。而是堰之所係愈重。慶厯間。一修于發運使張倫。明初再修於平江伯陳瑄。至萬厯間。河臣潘季馴復大修之。且砌以石者三千餘丈。愈鞏固焉。顧西南一帶。自周橋至翟壩三十里。空之而弗堤。曰此處地形稍亢。天然減水壩也。但當時湖底深而能納。雖不築堤。湖水常低于岸面。惟遇霖潦異漲。始漫溢而出。故季馴又曰。周橋漫溢之水。爲時不久。諸湖尙可容受也。迨黃流倒灌之後。湖底墊高。湖水亦因之而高。況決口九道。湍刷成河。地形愈陷。以愈高之湖。放愈陷之地。

于是此三十里稍亢之區。昔所稱漫溢不久者。今且終歲滔天。東注而不止。不特清口之力分。無以敵黃。而淮且反引黃水以俱東。二瀆交騰。高寶諸湖。盈科而不受。此清水潭所以大決而不可塞。而下河七邑。遂同溟海也。臣奉命大修。將諸決盡塞。自清口至周橋。九十里舊隄。悉增築高厚。并將周橋至翟壩三十里舊無堤之處。亦創建之。蓋今日之地形水勢。與明萬厯間大異。即使季馴。而在今日。亦未有不堤者也。然仍留減水壩者六處。計二百丈。壩之而弗堤。何也。湖水之高于黃水者。常五六尺。若一任其建瓴而出。則所蓄無幾。一逢亢旱。上源微細。既不足以濟運。更恐黃水之乘其弱而入。故爛泥淺一帶湖灘。昔人稱之爲門限。今不使盡闢。欲清水常留其有餘。然設遇大雨連旬。洪波驟溢。清口一道之所出。不勝數百里全湖之漲。不有以減之。勢必尋隙而四潰。故趨下之勢。必堤以防之。不虞之溢。復壩以減之。然後節宣有度。旱不至于阻運。而澇不至于傷堤也。雖然。洪澤周圍三百餘里。合阜陵泥墩萬家諸湖而爲一。又上受全淮之委。空濛浩瀚。每西風一起。怒濤山湧。而以一線之長堤捍之。浪頭之所及。土崩石卸。雖歲歲增高培薄。終不能禦。竊思水柔物也。惟激之則怒。苟順之自平。順之之法。莫如坦坡。乃多運土于堤外。每堤高一尺。填坦坡八尺。如堤高一丈。卽填坦坡八丈。以填出水面爲準。務令迤斜以漸高。俾來不拒而去不留。是年秋。黃水大漲。奇風猛浪。倍異尋常。而汹涌之勢。一遇坦坡。而其怒自平。維有隨波上下。而無所逞其衝突。始知坦坡之力。反有倍蓰于石工者。故障淮以會黃者。功在堤而保堤以障淮者。功在坦坡也。維是填積坦坡以來。垂及十載。風濤之所汕刷。平鋪卸去。離堤已四五十丈矣。若用帑填積。既所費不貲。又工程難見。應每年督河兵歲夫。逐漸加工。立爲定制。每歲堤工一丈。填土二分。務使所增之數。適稱所耗之數。則善矣。久而久之。離堤百丈之內。必漸墊而高。因叢植柳蘆。葦草之屬。俟其

根株交結茂盛蔓延則雖狂風動地雪浪排空不能越百餘丈之茂林深草而潰堤矣

永安河。清水潭之決。歷楊茂勳羅多王光裕三河臣經營堵塞十有餘年。前後費帑金五十餘萬。隨築隨圯。終難底績。其故何也。蓋高寶諸湖西南受泗。天六諸山溪澗之水。西北又值高堰大潰。黃淮平注。南北交滙。汹涌滔天。方以下河爲壑。而清水潭尤屬卑窪。其勢莫禦。一難也。屢塞屢決。其勢愈盛。寬至三百餘丈。深至七八丈。旋瀾飛沫。如雷如電。一遇風颺乍起。輒怒濤山湧。漕艘商船至此者。皆徘徊而不敢進。雖有樁杙。人力無所施。二難也。捲掃築堤。全藉真正老土。然後工程堅固。可以永久。而決口地方。前後左右數百里內。非一望汪洋。卽蘆洲沮洳之區。無從取土。三難也。康熙十五年。尙書冀如錫等勘閱所司估帑五十七萬。而夫柳仍派之民間。猶未敢必其成功。臣受事後。周行閱視。曰是未可治也。清水潭以高寶諸湖爲上源。諸湖西南所受泗。天六之水。本等之水也。西北所受高堰東潰黃淮之水。無妄之水也。本等者。不可去。但去其無妄者。而上流建瓴之水。其力必大殺。而後決可塞也。于是先堵高堰。凡三十四決口。築堤建壩。令全淮盡出清口。然後專力以圖清水潭。但決口既深濶異常。若徒下埽填土。則隨下隨流。以有限之金錢。委無窮之巨壑。是復蹈前人之轍也。竊思決口不患其寬也。而患其深。然決口雖深。而決之上下五六十丈之外。未嘗加深。其法當避深就淺。于決口上下退離五六十丈。爲偃月形。抱決口兩端而築之。計所築之堤。其長必數倍于決口。然較其淺深。必減七八九倍不止。況湖底平坦。則樁杙易施。湖面寬緩。則沖淘無患。因命于決口之上測之。果深不過六七尺也。然工程既大。老土難得。乃移咨漕督。令大江以南。回空漕艘。隨便帶老土若干方。赴工交納。選廉能官司之。計方給價。大抵梁王城之土居半。蓋其土性膠而凝。絕勝他處之土。然去工所六百餘里。非回空莫能運也。于是

立標授工。就湖內越築之中下埽箇。內釘排椿。外填坦坡。身宿工次。調度董率。築成西堤一道。長九百二十一丈五尺。東堤一道。長六百零五丈。更挑繞西越河一道。長八百四十丈。凡一百八十有五。日而工竣。改清水潭曰永安新河。連夫柳爲費九萬兩有奇。省帑金四十八萬餘兩。至今十餘年。屹然鞏固。運艘民船。永絕漂溺之苦焉。

南運口。大江以南。各省漕運。自瓜儀而北。凡四百五十餘里。至清江浦天妃閘。以入黃河。此明臣平江伯陳瑄之所開也。萬厯年間。河臣潘季馴以天妃閘直接黃河。故不免內灌。因移運口于新莊閘。以納清而避黃。後亦以天妃名之。非其故矣。然其口距黃淮交會之處。不過二百丈。黃水仍復內灌。運河墊高。年年挑浚無已。兼以兩河會合。滌洄激蕩。重運出口。牽挽者每艘常七八百人。或至千人。鳴金合噪。窮日之力。出口不過二三十艘。而濁流奔赴。直至高寶城下。河水俱黃。居民至澄汲而飲。於是建閘置壩。申啓閉之條。嚴旨刻石。除重運回空。及貢鮮船隻放行外。卽閉壩攔黃。凡官民商艇。俱令盤壩往來。夫閉壩之制。不獨不便於民。且空重往來之時。仍不能必黃流之不入。乃不得已之圖。非不易之策也。蓋因當時太山墩一帶。及七里墩外。皆森然巨浸。舍新莊閘之外。別無彼善於此之地。地形水勢。實限之以不得不然耳。自黃河倒灌以來。西北自白洋河千家岡一帶。直接泗州。東北自吳城張福口一帶。直至武家墩。卑窪者悉變爲高厚。其清口以內。裴家場帥家莊。淤泥淺周圍數十里。凡墊成平陸之處。臣挑引河四道。淮水仍出清口。是則黃流之灌。在當時誠大爲運河之害。而在。今則頗受其利矣。何也。清口兩岸墊高。天然成堤。黃淮不得交漫。一利也。太山墩上下洪濤盡涸。而運河之地形。愈加完固。制閘建壩。可以惟我之所擇。二利也。清口之內。橫互灘洲。淮盛則湖水滔滔北注。弱則湖水常

有所蓄以濟運。而不至于盡洩。卽黃漲內乘。亦限於灘洲而不得縱。不久而淮水盛長。卽便抵回。三利也。因而譬之清口。全淮之口也。洪澤湖其腹也。所挑裴家場帥家莊爛泥淺諸河。則其咽喉。而新莊閘河岸。則其唇吻也。夫以黃河之悍烈。而運口出於唇吻之間。宜其淺露而無庇。徑直而受灌。濟運之清淮。反爲濁黃之所抵。而不得入也。于是酌議拜疏。移運口於爛泥淺之上。自新莊閘之西南。挑河一道。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永濟河頭起。挑河一道。引而南。經七里閘。復轉而西南。亦接之太平壩。俱達爛泥淺之引河。內則兩渠并行。互爲月河。以舒急溜。而備不虞。外則河渠離黃水交匯之處。不下四五里。又有裴家場帥家莊二水。乘高迅注。以爲之外捍。而爛泥淺一河。分其十之二。以濟運。仍挾其十之八。以射黃。運艘之出清口。譬若從咽喉而直吐。卽伏秋暴漲。黃水不特不能內灌運河。并難抵運口。間遇東北風大作。累日不止。濁流乘之。而風迴溜駛。不旬日而停沙一刷無遺矣。是以邇年以來。重運過淮。揚帆直上。如歷坦途。運河永無淤墊之虞。淮民歲省挑浚之苦矣。雖然。旱澇不常。湖水設有時而淺涸。諸引河勢不能暢注而俱出。則甯使裴家場之水斷流。而爛泥淺一道。務須挑浚深寬。以佐運。毋或緩此而顧彼。此則意外之虞。亦不得不預爲之籌者也。

皂河。明萬曆三十一年。總河李化龍開泇河行運。自夏鎮達于直河口。不由徐昌二洪。避黃河之險者三百里。漕運利之。後直河口塞。改行董口。及董口復淤。遂取道于駱馬湖。由汪洋湖而西北行四十里。始得溝河。又二十餘里。至窩灣口而接泇。第駱馬湖本窪田也。因明季黃河漫溢。停積而成湖。夏秋水發。不礙行舟。至冬春水涸。其淺處不流束楚。且水面遼濶。繚繞無所施。每重運入口。卽役兵夫數萬。于湖中撈浚。浮運北上。而所撈之渠。不旋踵而汨沒于風浪之中。年年舂鉏。宿邑騷然苦之。況黃河復故。而源各有所歸。湖水必致日涸。且撈

浚無所施。實漕運咽喉之大虞矣。查宿邑西北四十里皂河集。其地溝渠斷續。有舊淤河形一道。若挑新浚舊。因而通之。可以上接泇河之委。而下達於黃。但啓土于沮洳之地。爲力甚艱。又南患黃河之逼。北虞山左羣山之。水。不有隄防。不可以行運。乃揆測規畫。卽取水中之土。以築水中之堤。南起皂河口。北達溫家溝。水深之處。挑水旱工共二千四百丈。兩岸築堤四千八百丈。凡邳宿兩州縣舊河內。一切漫流旁洩決口三十餘處。盡行築塞。又起自溫溝。歷窰灣。至邳境貓兒窩。計四十里。從無堤岸。每山泉暴漲。卽一望滔天。復兩岸築堤二萬七千丈。然貓兒窩一帶。爲徐兗諸水之所注。納水太盛。則堤必傷。故建減水大壩三座。以洩之。至如貓兒窩以上。地亢土堅。則空之而弗堤。又貓兒窩以西。至唐宋山三千餘丈。乃霖霖暴漲之所。從出入者。則堤之。蓋自皂河而上者。無不治矣。惟是下口直截黃河。遇伏秋暴漲。不無內灌之虞。于是復加斟酌。相得皂河迤東二十餘里。張家莊。其地形卑于皂河口二尺餘。而黃河上下水勢。大抵每里高低一寸。自皂河至張家莊二十餘里。黃水更低二尺餘。內外水面。高低相準。乃復挑支河一道。自皂河歷龍岡岔路口。達之張家莊出口。蓋前此皂河出口。如丁字形。黃水自西而東。皂河水自北而南。兩溜相抵而不相比。且黃強清弱。故易灌。今張家莊之出口。如人字形。黃水與張家莊之水。俱自西而東。兩溜相比而不相抵。况又以皂河地高之水。下注于二十餘里地卑之出口。其迅流更足以抵黃也。由是上則東省河流。滔滔奔注。常東本等之水于槽中。而洩暴漲之水於壩外。則運口常通。永無淤塞之慮矣。

張莊運口爲皂河之尾閘。東通駱馬湖。甚近。若不閉。則皂河之水與湖水。必半從此入黃。中河之水必弱矣。春初重運難行。閉之。則夏秋水發。又恐內漲傷堤。應將張莊口築塞。于其東建分水閘二座。以減之。猶恐異

常霖潦如康熙十九年三十四年之水。涵湧漫溢。今河臣王新命倣東省坎河口壩之制。堆積亂石爲壩。誠爲深慮。然尙虞宣洩不及。當再建一平水大壩。策方萬全。但湖口一帶沙土鬆浮。須于宿遷治西馬陵山址土堅處爲之。更自張莊順現行之河。開複河一道。經駱馬湖。東至馬陵山。接中河以行運。置現行之湖。以爲月河洩水之地。則往來船隻行不經壩。可無掣肘之患。兼以填黃而備不虞。此亦善後之計。勿以爲過慮而忽之也。

皂河運道。自窩灣至吳家溝十餘里。東西堤相去二三百丈。地極卑下。水一出岸。卽浩瀚滔天。每東北風起。西堤沖塌殆盡。而西堤內外皆湖河沮洳。無從取土修築。甚難。又河形灣曲。一里數折。牽挽者苦之。蓋當時因大工屢興。請帑已數百萬。又正值軍興。旁午故力圖節省。但循河形而挑築。以寬束河流故也。今應于冬春之後。壩窩灣口以上放水。東入駱馬湖。使洶出河底。凡河道灣曲處皆挑而直之。卽以所挑之土填築岸堤。移西堤引近東堤。俾兩岸相去不過五六十丈。則河形漸束。堤工無風浪之虞。且重運飛輓亦易前矣。中河百川莫險于黃河。然南北通運以來。浮黃河而達者凡五百餘里。議者莫不以爲治河卽所以治漕。一似乎舍河別無所謂漕也。雖然水性避高而就下。地爲之不可逆也。運道避險而就安。人爲之所慮者爲之或不當耳。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泃河之績。然其議倡始于隆慶年間都御史翁大立。而傳希摯繼之。再歷舒應龍劉東星兩河臣。屢興屢阻。迨至萬曆三十一年。河臣李化龍實始通漕。卒避黃河三百里之險。至今賴之。嗣後直河口塞。董口淤。駱馬湖又淺澁不行。臣因有開皂河之請。而泃河之尾閘復通。然自清口以達張莊運口。河道尙長二百里。重運泝黃而上。僱覓絳夫。艘不下二三十輩。蟻行蚊負。日不過數里。每艘費至四五十金。遲

者或至兩月有奇。方能進口。而漂失沉溺。往往不免。蓋風濤激駛。固非人力所能勝也。康熙二十五年題覆詞。臣張鴻烈。聖心愛民已極。案內加築北岸遙堤。後復加籌酌。若于遙縷二堤之內。再挑中河一道。上接張

莊運口。并駱馬湖之清水。下歷桃清山。安入平旺河。以達于海。而于清口對岸清河縣西仲家莊。建大石閘一座。既可以洩山左諸山之水。而運道從此通行。避黃河之險溜。行有繹之穩途。大利也。乃決計題請。奉命興工。至二十七年正月而工竣。連年重運。一出清口。卽截黃而北。由仲家閘。進中河。以入皂河。風濤無阻。繹拽有路。又避黃河之險二百里。抵通之期。較歷年先一月不止。回空船隻。亦無守凍之虞。在國家歲免漂失漕米之患。在各運大則無沉溺之危。小則省繹夫之費。蓋自吳開邦溝。隋開御河。歷唐宋元明。漕東南以濟西北者。無不仰藉黃河以爲灌輸。欲去其害。又欲收其利。故治河愈難。至康熙二十七年。而運道之歷黃河者。僅七里矣。或議于中河北岸。宿桃境內。建減水壩數座。以洩漲者。臣曰不可。蓋中河之水。但患其弱而不患其強。若北岸遙堤減壩一建。則清水弱而黃必有內灌之憂。河身立淤矣。今當大工屢興之後。錢糧未敷。未敢輕議。若工帑稍充。再將遙堤加修高厚。更于中河之北。挑重河一道。卽以挑河之土。築成重堤。于西甯錫成兩橋之間。建閘一座。既以分洩東省之異漲。又以灌漑宿桃清等七州縣之田畝。卽遇黃淮并漲。亦可分洩入中河。以併出平旺歸海。眞永賴之策。而臣初議挑河之舉。原議如是。故有中河之名也。又運艘自清口入仲家莊閘。雖曰截流而北。然逆流而西者居多。若于清河治東陶家莊。再建一閘。重運則由陶莊而入。回空則由仲莊而出。則俱順流矣。且兩閘并建。用備不虞。尤爲萬全。統志之以俟來者。或曰潘季馴專築堤以束水。然獨宿遷北岸不築堤。今既欲修遙堤。又築重壩。不亦異乎。曰束水歸槽。乃季馴終身治河之要旨。實亦萬世不易之至言也。然

其言曰。宿遷北岸。有馬陵山及倉基侍邱等湖之限。此皆天然遙隄。故獨空之而勿隄。若今日之地形水勢。則大不然。黃河之底。與黃河之岸。較之明萬厯時。既高數丈。而倉基侍邱等湖。又皆淤爲平陸。無尺寸瀦水之地。河水一或出槽漫岸。不有堤防。必建瓴而四決。故臣獨以修遙堤而築重堤爲必不可緩也。

治河餘論

靳輔

黃淮全勢。川之善潰。莫如黃。蟻穴之漏。不終日而滔天。故防河最難。然有決而害小。有決而害大。沿河兩岸數千里。無在不當防。尤必審其害之孰大孰小。而經畧施焉。決之害。北岸爲大。何也。南亢而北下也。且開封南岸。從汴河可以達淮。歸徐邳而下。其地山陵。其堤歸仁。其湖靈芝。孟山洪澤。其去無路。久之而亦必復其故。又與運道無係也。然同一北岸。而其害又有大小之不同。若上自閿鄉下迄滎澤。六百里大山抵多而土堅。不甚潰決。不具論。至安東以下。雖北岸。然與海近。不遠漫。徐邳北岸。卽潰決。而岡阜四合。盤紆東下。貫皂河入駱馬。而并歸中河。曹單潰決。或由魚臺上下以入運。或滙荆山口彭家河以入運。皆無奪河之患。若宿桃清河北岸。一有潰決。則運道首阻。而自海沐以南。馬陵迤左。周圍千里。渺然巨浸矣。開封北岸。一有潰決。則延津長垣東明曹州三直省附近各邑胥溺。近則注張秋。由鹽河而入海。遠則直趨東昌德州而赴溟渤。而濟甯上下無運道矣。且開封之境。地皆浮沙。河流迅駛。一經潰決。如奔馬掣電。瞬息數百丈。工程必大。而下埽更難。故前代河決之患。此地常十居八九。自明臣劉大夏築太行堤。西起黑羊山。東至曹州。以及豐沛。高厚堅固。北岸恃以無恐。歲久不修。風雨之颺零。車馬之蹂躪。殘缺過半。臣任事十年。屬以江南大工屢興。未遑及也。宿桃清河境內。無山岡阻滯。其河流之迅駛亦如之。故其害之大亦畧等。國初封邱荊隆口大王廟之決。前河臣楊方興塞之。

工六七年而始竣。費帑者八十萬。近則宿遷楊家莊之塞。亦三十二萬。若蕭家渡一工。止旁決非頂衝。然猶費帑十萬兩有奇。而徐家灣因在南岸。費僅三萬。徐州花山之役。則以馬陵山之阻。駱馬湖之滙。費一萬餘而已。故曰決之害北岸爲大。而北岸之害莫大於開封及宿桃清一帶。而曹單次之。徐邳又次之。若安東以下。非所憂也。然此則就黃言黃。未嘗統兩河南北之大勢而言也。夫黃自滎澤以至雲梯關海口。兩岸堤工三千二百里。潰決之害。人人知之。淮自桐柏而至泗盱境。八百里。自清口至海。二百餘里。上下千一百里。所堤防者。止一高堰。而堰之固不固。未有能知其利與害者。知之者曰。淮地最下。平水者。謂淮城睥睨與湖面等。堰不固。則淮其沼。而高寶七邑其魚也。此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又有知之者曰。堰不固。則淮水東注黃。且臨淮之後。而清口必淤。黃失長淮之援。無以刷沙。而海口亦必淤也。此知其二。而未知其全者也。夫河決于上者。必淤于下。而淤於下者。又必決于上。此一定之理。下口俱淤。勢必以漸而決于上。從此而桃宿潰。徐邳潰。單曹開封潰。奔騰四溢。東省諸山泉亦阻塞而不得暢。泛溢之勢。更挾黃水而愈漲。而運道民生。不可復問矣。故高堰一堤。全淮係之。全黃亦係之。非特淮揚二郡與運口之害已也。此兩河南北之大勢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北固開封之障。增卑培薄。中慎宿桃清之守。幫築中河兩岸。南謹高堰之守。歲填坦坡以保之。苟大者無虞。則其他堤岸但遵四防二守之制。卽有潰決。亦隨決隨塞。可跂足而治之矣。

黃淮交濟。黃淮二瀆。敵也。然黃強之時多。淮強之時少。強則易潰。而河不兩行。可減而不可分。弱則易奪。而自泗盱以東。淮無他河之會。惟卽以黃濟淮。使強者不獨強。則二瀆交得其平。而會同之勢成。此減水各闡壩之最爲得也。黃河莫窄于徐州。其至寬者。莫能過百丈。一遇秋伏大漲。奔騰激蕩。必有衝突他潰之憂。淮水北

出清口。每患爲黃河之所抵。淮少弱。卽不免乘虛而內灌。康熙二十三年冬。

皇上南巡閱工。親臨清河運

口。蒙

上諭。今年黃水倒灌運口。須酌一至安之策。俾永遠無虞。欽遵之下。再三規畫。思善後利運之圖。惟

有殺黃以濟淮而殺黃濟淮之策。無如開壩善建置開壩之地。又無如徐州上下善乃經營相度于黃河南岸。碭山毛城鋪。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甯峯山龍虎山等處。爲減水開壩共九座。其因山松岡址。鑿爲天然開者。居其七。旣以殺黃。且使所過水。各隨地勢。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以入洪澤而助淮。如遇淮漲而黃消。則淮自足以敵黃。而開壩亦無可過之水。如遇淮消而黃漲。則九開壩所過之水分流而并至。卽借黃助淮以禦黃。而淮之消者亦漲。儻更遇黃淮俱漲。則彼此之勢畧等。有中河以洩黃。周橋六壩以洩淮。亦不至偏強爲害矣。夫減水莫善于開壩。但建于運河則易。建于黃河則難。何也。黃河兩岸俱係浮沙。其基旣不固。加以水勢之排蕩溜頭之緊駛。率不越歲而頽圯。今因天然之岡址。鑿天然之間座。雖驚濤動地。終不能迸山根而敗之。真千載之利也。雖然。黃善淤。自古記之。引黃入湖。數年後。洪澤湖且淤而爲平陸。奈何曰不然。夫黃流急則挾沙而行。緩則停滯。開壩之水。其流必緩。又越數百里。歷諸湖而入。安能淤洪澤爲平陸。蓋大與宿桃清三邑南岸潰決逼近而能墊湖者。不可同日語也。不惟是也。靈芝諸湖等處。地最卑窪。誠使黃水數年一過。流清而停濁。久之亦當如宿遷之侍邱倉基。安東之碩項等湖。沮洳悉變爲沃壤。其利又不特殺黃助淮而已也。夫猶是黃也。開壩未建之先。清口河流黃常強而淮弱。自建有開壩。卽遇異漲。而上下六百里。遞互灌輸。回環平準。一似黃不得淮。卽上無以洩其怒。而下無以作其勢。淮不得黃。則孤獨無援。而勢不敵。二瀆相須。齊驅而東。駑化仇敵而爲好合。是直以黃淮爲秦晉。而以各開壩爲蹇修也。

或曰各閘壩之水數十年後誠不難淤靈芝諸湖爲沃壤更數十年後將復誰淤耶且諸河淤則助淮之水
路絕淮又將誰助耶曰不然各閘壩雖建必異漲方過水黃雖強非異漲亦不能灌淮誠異漲耶各閘壩減
水入湖黃之強卽淮之強矣夫黃已復故更數十年後黃底愈深水由地中行各閘壩尙安有可減之水不
惟是也黃底愈深而洪澤湖底不加深則黃與淮高卑懸絕淮雖弱而建瓴之勢自足以敵黃又奚求助之
有或又曰歸仁一堤專以遏睢黃之水使不得入洪澤而潰高堰也今反引黃以入湖則不如弗堤曰明代
以泗洲祖陵之故歸仁一堤修防最要使黃消則遏睢入黃以刷沙黃漲則以防不測今黃身日高歸仁堤
頂卑于河岸五尺卽使黃消數尺亦不能遏睢入黃設一遇黃漲則建瓴而入湖在此堤不過一門限沙耳
安能禦哉況近者湖爲黃淤容水甚淺力不足以注清口而敵黃故卽以黃敵黃是卽兵家所云因糧於敵
者是也然將來河流順軌則河底必日深不過數十年此數壩者亦終歸于不用然則今日之黃淮交濟者
亦惟其時而已何可泥也

南岸遙堤。中州黃河兩岸築堤多者至四五重。江南境內宿遷以下北岸則縷堤之內復築遙堤。南岸則否。
蓋以南亢北下。南有湖淮之限。不致奪河。而北易奪故耳。然自徐州南岸。歷靈睢宿桃。至清口裴家場。約五百
里。除諸湖淮水外。別無分流之河。睢河雖通流。窄隘不能多受。碭徐邳睢一帶閘壩所減之水。率漫灘四溢。民
田悉被淹沒。夫前此大興經理之日。正值河道壞極之時。惟奪河阻運是懼。故隄防北岸。不遺餘力。而南岸未
遑及之。今兩河復故。五六年無潰決之苦。則綢繆善後。更當爲大害去而大利興之圖。南岸遙堤一工。其利有
四。黃患不測。作重門之障一也。束散漫之水。滙湖入黃。沮洳涸而爲沃壤二也。引黃入淤。歲久加高。卽岸成堤。

不煩再築。三也。挑土築堤。卽開成小河一道。伏秋保險。運料便易。四也。統計此堤。約長八九萬丈。自房村至峯山。有子縷二堤。今應將子堤爲縷堤。而以縷堤爲遙堤。自峯山至宿遷。使民聞舊有遙越堤。皆須量爲加修。至吳城亦有見在之堤。不煩另築。然此堤所束者。徐州以下之水。而蕭碭以上。隔于山岡。尙未有所束者也。再于毛城鋪起築堤一道。至王家山止。以束徐州以西碭山以東并十八里屯二閘之水。使悉由鹽河歸睢溪口入靈芝等湖。歷歸仁堤以滙于洪澤湖。則自碭山以及清河縣境七百里。別無淫潦之虞矣。

北岸水利。淮境黃河之北二百里。爲沐河。卽周禮職方氏所志青州其澤沂沐也。沂源於蒙陰。沐源於臨朐。沂山并南流。沂經馬陵山。西入運。沐經馬陵山。東至郟城。貫山而西。世傳大禹所鑿。由海州漣河入海。其所經行地。較沂爲長。而其流則較微焉。沐自入淮境。迫于山。折而左。大抵與黃河南北并駕而東。以望洋者也。約計二河相夾之地。周可千里。凡宿桃清沐山安海贛各邑民田。皆在其中。向受黃之患。一望汪洋。今黃已歸故。尙苦東省諸山水。及不時霖潦無歸。而其中舊有之河湖渠蕩。久淤於黃。故旱則又無通川。緒水之灌溉。每年正賦猶苦無出焉。臣于中河之北。已擬有重河重堤之議。若重河已成。于北堤每二十里建涵洞一座。卽于洞口開通河一道。自南而北。通之于沐。東西三百里。計置洞十五座。開通河十五道。其沐河狹淺之處。再闢而浚之。俾其縱橫貫注。宣洩有路。此工一成。澇則大小相承。河洞互引。民田無淪漫之憂。旱則溝洫可蓄。車戽得施。不過數年。此周圍千里沮洳之地。當一變而盡爲水田。秔稻之鄉。其饒且與江浙之蘇松嘉湖等郡埒矣。

蕭碭南河。睢靈迤西之境。土地曠衍。無通行大河。睢溪亦微。雖有靈芝孟山等澤。爲衆水之滙。然皆漫渙滲潰而入。故民田率成沮洳。歸郡等處商賈至淮者。又苦水道之阻塞。蓋商與民交病焉。按碭蕭南境。有故決河。

一道。今雖淤漫。而舊迹可尋。若疏其淺。浚其塞。開成大河。由碭山東南出。符離橋直達靈芝等湖。至歸仁堤。酌地形高下。或南由泗境入洪澤。或北由桃境入洪澤。或歷歸仁堤之便民閘入遙堤內。從白洋河南出。裴家場其間有無舊堤。或加修。或創築。即以挑河之土築之。此河一成。則歸郡一帶。行潦各有所歸。而民田盡出于久淤之地。其利十倍。且商旅通行。市集亦日興。不過數年。變塗泥而爲樂國。無難也。雖于河道無係。而于以通商惠民。其利顧不大哉。

邳州水患。邳州古下邳也。地形最卑。南瀕黃河。時受水患。西北金鄉魚臺十數邑之水。匯入微山湖。湖不能容。則又南溢而入邳。蓋自明迄今。稱澤國者二百年矣。然地形雖卑。但使外無溢入之水。內有流通之河。則澤不能鍾。而久淤之土。其桑麻杭稻之利。必有反勝于高鄉者。今黃河北岸。自鎮口閘東至于皂河口。又自北而西。抵于唐宋山。皆已築堤。然自大谷山以迨鎮口各閘壩減洩之水。及微山湖溢出之流。並徐州豐沛之行潦。南北交注。水患如故。計貓兒窩迤西。彭家河至荆山口。約長一百三十里。頗通舟楫。但稍淺窄。冬春常涸。又近荆山口有伏石一帶。約長二三百丈。尤淺狹。今可開鑿寬數丈。深四五尺。令冬春亦可通流。其外河道。一律加浚。兩岸無山之處。卽以所挑之土堤之。再加修貓兒窩以上運河西堤。高之厚之。則歷年久淹之地。必盡涸之。爲樹藝之區矣。然運河受濟竟之委。西受彭河之流。而沂州郯城諸山泉。半赴駱馬湖。又半散漫趨徐塘口入運。夫以一綫運河。而納三面之水。伏秋異漲。勢不至于普溢。而潰決不止也。其徐塘口必須開河一道。以納沂郯之餘波。使循運河而東。南至駱馬湖口入中河。予以保運而洩滄。其功亦不少也。

駱馬湖口。自中河達皂河一帶運道。除修隄建閘壩及重河重隄之外。遂無復遺慮乎。曰。有。內河之水。雖高

于外河。然河水之消長無常。今使清黃并漲。清自足以敵黃。設黃漲而清消。則駱馬湖口。尙可爲慮。何也。中皂二河。經行上下二百數十里。雖皆近黃。然猶外黃而內地。外堤雖兩面皆水。然清水有直湍而無橫突。獨湖口則外黃而內湖。以一線之堤。而當兩面橫突之水。勢必不支。先事而圖。善後之策。惟有築逼水壩之法。計自河口而東。至宿治十餘里。乃馬陵山址也。凡黃河之溜。大抵一折輒二三百丈。今于湖口之西。築一逼水壩。使迴其溜而南向。而不得逞。必怒極而復北。則已五六百丈矣。再于湖口之東三百丈。又築一堤。以使之再南而北。其下復如之。計河屢折之所向。且及于邑城。而馬陵山址。皆岡土砂石。黃水雖悍。亦不能曠山址而崩陷之。保固湖口之法。無有善于此者也。

下河形勢。淮以南。揚以北。周圍千百里。澤國也。運河貫其中。東西二堤夾之。西堤以西爲上河。澤之所鍾。舊有汜洸白馬璧社邵伯等十七湖。東堤以東爲下河。澤之所鍾。舊有射陽廣洋喜雀溱洋淤溪等三十六湖。上河西南。接滁泗天長諸山。危岡斷隴。起伏相續。地形爲高。水之所從發也。下河東北。與海爲隣。地形爲卑。水之所洩也。兩河均受水患。而下河尤烈。何也。上河西南。受滁泗天長諸山溪之水。東注之下河。下河受之下河西。受上河所注。滔滔無窮之水。東注之海。而海不受。非不受也。海岸高而朝宗之路塞。故昔人譬之釜底也。然查下河以東。山陽則有廟灣。鹽城則有天妃石碓。興化則有丁溪白駒。寶應則有朦朧喻口。其他鹽場村鎮。小渠不可悉記。皆所以通湖水之出海者也。沿海一帶。長堤起於廟灣。蜿蜒三百餘里。曰范公堤。宋臣范仲淹所築。以障海潮之入湖者也。沿范堤之旁。南北有河一道。曰串場河。淮南諸商。借以運引鹽之往來也。運河東堤中。八十里曰平津堰。明初設立三十三淺。淺有淺夫。使之不時撈浚。運鹽之堤曰東河塘。明初分爲十塘。塘有塘

夫使之隨時修築。統計下河之地。不下三十萬頃。爲田者十之四。爲湖者十之六。當時堤堅固。疏浚得宜。故水旱皆無慮也。

歲修永計。昔人四防二守之制。皆以保堤也。然使歲修無法。則塌圯相尋。與無防無守同。今營兵之設。僅足以巡查隄防。及運料下椿捲埽栽柳之用。至于歲修加築。其勢有不能者何也。汎遠而堤長也。計自碭山以下。黃運兩岸。及歸仁高堰至海口一帶。縷遙月格等堤。統共四十五萬四千丈。而河兵僅七千二百名。計丈分修。每兵當歲修六十六丈有奇。堤高一丈。頂寬倍之。增卑培薄。各堅土五寸。須下土七寸。以土方計之。每丈須土二方一分。是每兵常役之外。又當歲挑築下土一百四十五方二分也。豈能也哉。臣前以河兵不足供歲修。擬令每兵許其召募幫丁四名。或其子弟家屬。每丁給以堤內空地。俾耕種其中。以自食。而課其歲修。已經題請。未及奉行。然臣深思河道善後之圖。惟有歲修以保堤。而幫丁一議。實與河兵之設。表裏爲用者也。蓋易夫役而設營兵。無召募往來之淹滯。無逃亡之慮。無僱倩老弱之弊。若幫丁之設。則其利有八。堤工高厚。永無潰決。其利一。授田力役。貧民有歸。其利二。堤近民居。風雨可守。其利三。羣聚樂業。兵無逃竄。其利四。猝有河患。不煩召募。其利五。室廬相望。寇盜無警。其利六。深耕易耨。獫狁絕踪。其利七。刈穫所餘。葉秸充盈。其利八也。或難之曰。每兵一名。幫丁四名。驟增丁二萬八千八百名。河岸安得如許閒田。若查隱佔。則良民擾。若給額田。則正賦虧。何可行也。曰。不然。黃河兩岸。二千數百里。自十六年以前。非一望汪洋。卽沮洳葦莽。此身所目覩者也。今兩河復故。淤灘盡出。置之不問。則棄地。若聽民私種。亦無益於國。將計畝起科。而灘岸之田。其糧甚微。不過數釐至二分。極矣。增丁二萬八千八百名。每丁授田十五畝。應田四千三百餘頃。所納正賦從重。

科輸。不過八九千金耳。今歲卽減八九千金正賦之額田。而歲得二萬八千八百名丁夫之用。以保四十五萬四千丈之堤。歲加高厚。永無意外之虞。運道常通。民無災害。其爲利孰多而孰少。而況賦未必畝二分。所授不必盡額田也。難之者曰。河臣怨府也。督撫爲朝廷養民。而河臣勞之。督撫爲朝廷理財。而河臣糜之。故從來河臣得謗最多。得禍最易也。今旣設河兵。又設幫丁。分田授宇。在河岸三千數百里之境。其中隱佔必多。一經畫地。怨讟滋作。且兵民并居。勢必生釁。將來挑土修堤。園場植柳。閭閻訐告。從而起。在督撫必左民而右兵。嫌猜內積。挑搆外作。小則河屬諸員受其禍。大則彼此交參。而河員不得一日安其位。夫爲河堤圖萬全。而先置其身于不自全之地。何如循常守故。用帑歲修之。無譽而無毀耶。臣應之曰。不然。河臣與督撫皆天子大臣也。河臣司水土以保運安民。督撫諸臣司政教以養民理財。職雖不同。同于爲國也。夫今百姓之得以耕種貢賦降邱宅土者何也。皆以兩河歸故。堤岸堅固。而無潰決也。五代漢臣王章有言。無毛錐。則財賦安從而出。督撫卽爲國養民理財。自當返念民之何以得養。而財之何以得理。必不爲一二奸民喋喋。而市恩邀譽。上失體國之忠。下失寅蒸之義也。今使堤岸不因潰決。一生則千里滔天。室廬爲魚鱉之居。膏腴皆荇藻之產。彼正賦之額田。且不能保而有之。尙得隱佔夫非所固有也哉。且幫丁之法。一行亦必會同督撫。檄行地方有司。公同經理。立石分界。而後撥給。非冒昧爲之也。如果有民田近堤者。亦可以空處閒田。互相換易。其家屬有願爲幫丁者。卽除其額田應納之糧。亦無不可也。夫朝廷設歲修之河帑。非不知循常守故爲無譽無毀之良圖。但汎遠堤長。將來河患久弭。人情怠玩。旣忘當日之艱危。司河者或意在惜帑。狃于補苴旦夕之計。設或變生慮外。卽有費數百萬之金錢。竭數年之民力。尙恐不能奏功也。其

如運道民生何。夫河道重任也。必圖其大而毋惜其小。必計其遠而毋籌其近。必忘私體國。而毋沽名市恩。以便其私圖。否則碌碌者皆足以任之。夫豈

聖天子疇咨而命之旨哉。

閘壩涵洞。閘之底深於岸。其寬不過二丈四尺至三丈而止。壩之寬爲丈者可以百。而其底則與岸平。若洞之徑僅三尺而已。其減水之用大小不同。而其爲減則一也。夫束水莫如隄。然隄有常水之消長無常也。故隄以束之。又爲閘壩涵洞以減之。而後隄可保也。今使上流河身其廣數里。而下流河身或爲山岡郡邑所逼限。其廣也僅得其半。更或僅得其十之一二。勢必滂薄奔駛。怒極而思逞。加以伏秋暴漲。非時霖雨。其不至於敗壞城郭。漂蕩室廬。溺人民而淪田畝者幾希矣。今於黃河兩岸及運河上下高堰一帶。凡遇河道險隘。及水勢激蕩之處。相度地形。建置閘壩涵洞。共若干座。其詳分載各考下。務令隨地分洩。上既有以殺之于未溢之先。下復有以消之于將溢之際。故自建閘壩以來。各堤得以保固而無衝決也。乃不知河道者。與懷怨而尋釁者。曠有煩言。夫閘壩高卑各有規畫。原以洩異漲。非所以洩平槽之水。且以堤禦河。以閘壩保堤。誠使河不他潰。則河底日深。河底日深。則河水亦日低。行且置閘壩于不用矣。卽黃河土鬆而水悍。不無損傷修葺之費。然較之隄工漲潰。普面漫溢。敗壞城郭。漂蕩室廬。溺人民而淪田畝。塞決挑淤。經年累月。爲費不貲。其利害之大小何如乎。不惟是也。耕種之區。資減水而得灌溉。窪下之地。借減黃而得以淤高。久之而礪瘠沮洳。且悉變而爲沃壤。一事而數利興。故既有堤堰。必不可無閘壩涵洞也。

涵洞之用有三。一減水。二淤窪。三溉田。固矣。然神而明之。更以之擋水。以之衛閘。其用微妙。非久于河者不知也。夫閘壩所過之水。大抵伏秋暴漲澎湃之勢。既足以撼閘之基。傾跌之力。又足以陷閘之底。而我以涵洞之

水透入閘後使之旋瀾湧波以護其基而承其底則閘反若有所憑以固而澎湃之勢平傾跌之力衰矣其于壩也亦然顧置洞必于堤內地面相等前所建涵洞正值河身墊高之時故所置皆高今河底日深前所建涵洞非夏秋發水之時不復過水必須因河底之高下而高之下之方得涵洞之用焉

Text is extremely faded and illegible, appearing as faint, dark, and noisy patterns across the page.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九目錄

工政五 河防四

治淮黃通海口疏

慕天麟

議覆緩挑引河疏

稽曾筠

請開青龍岡引河疏

稽曾筠

查辦豫省泉源河道疏

李宏

河淮全勢疏

晏斯盛

開清口濬下河疏

都隆額

通籌湖河情形疏

吳璥

部議運河徒挑無益疏

慶桂

覆奏黃河治淤情形疏

吳璥

勘海口籌全河疏

百齡

論河工與諸大臣書

百齡

極陳借黃濟運之弊疏

百齡

治黃治清四條疏

百齡

請防要工固湖隄疏

莫瞻菴

議海口建長隄狀

代勘海口東刷通陽

黎世序

百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九

工政五河防四

齡賀長耦化庚善輯

治淮黃通海口疏

康熙十三年

江蘇布政使慕天顏

竊惟國家今日之重計。孰有重於黃運河工哉。民生今日之災困。孰有困於淮揚百姓哉。乃建議治河者。人。能。言。之。而。莫。能。收。其。全。效。良。由。急。於。近。功。而。緩。於。久。計。故。決。隄。旋。塞。旋。開。河。流。變。遷。無。定。其。病。止。在。黃。淮。之。不。交。海。口。之。難。洩。耳。我國家歲輓漕糧四百萬石。以淮揚運道爲咽喉。淮南億萬生靈。以河漕隄堰爲屏障。惟賴全淮之水。與黃河交會。刷黃沙以東歸於海。則黃運兩利。自無昏墊之虞。蓋淮濱導自桐柏。千溪萬壑。匯爲洪澤湖。注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渠者十之二。惟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其勢全盛。足以敵黃之強。而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而東。其勢迅急。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以清刷黃。用水治水。而亦順水之性。千古不易之法也。其間用功。昔人幾費經畫。自徐邳以下。旣築縷隄遙堤。東黃以障其狂。又建減水四閘。分黃以殺其怒。宿桃之間。歸仁堤一工。極其堅厚。惟恐黃水之旁溢。稍入洪澤湖。則泛濫東流。而淮南州縣民人。必受其害。臣考河防一覽。故明河臣潘季馴言之鑿鑿也。又有高家堰捍衛洪澤。蔽於淮城之南。迄西則連高良澗翟家壩。中設周橋閘。其地比高堰稍亢。故壩閘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水盛。發洪濤衝斥。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翟壩增高。正欲從壩滾水。出汜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鳳泗之漲潦可消。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面。閉閘不流。高寶增堤亦無傷害也。往昔之防河。如此周密。是以千百年水患偶逢。旋可亟圖修治。今累年以來。黃運堤工。處處告決。淮揚屬邑。

歲歲告災。止因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擅開周橋。奸商利通私販。往往盜決。羈縻諸處。以致淮水湍下。晝夜不息。高寶諸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風摧。漕堤大壞。清水潭之決。所從來矣。湖水既東。黃蹕其後。濁流西汭。清口遂堙。清水漸微。黃力愈悍。灌入天妃閘。沙隨水漫。而運道淺塞矣。黃淮相背。淤沙罔滌。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日墊日高。水行地上。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潰。必然之勢也。於是桃源煙爨。最先決矣。安東茆良口。宿遷磨兒莊。繼決矣。築工未竣。而二鋪邢家口復決矣。七里溝方合龍門。而新莊口又決矣。他如王家營羅家口等處。在在衝溢。正河自草灣以下。安東雲梯關白沙一帶。互三四百里。中泓僅流一綫。向之測深十餘丈者。今止深數尺。開廣十餘里者。今不滿數丈矣。向之設有五險。工入套水者。今且一望沙灘。不知爲河爲岸矣。以數萬里發源之黃河。竟無出海之河身。求其不怒決。固不可得。決而欲望築塞之堅。惡可得哉。臣所謂受患之本源。止在黃淮之不交海口之難洩者。如此伏思八九年來。黃潰而北。則邳宿桃清安海諸州縣民胥沉溺。淮溢而東。則高寶興鹽山陽江都泰州田沉水底。幸我皇上蠲賑屢頒。殘黎苟活。然淮黃未得安瀾。漕運民生。何時復舊。總河臣躬宿河干。日夕經理。風濤雨雪。倍歷艱辛。而次第修築。以幾成效。惟是新工可以告成。舊堤難保無恙。臣自念奉職無狀。上致天災。禍此一方。仰祈聖天子宵旰焦勤。涓埃莫報。亦嘗蒐討治河故實。今臣入覲。經過淮揚。目睹情形。最真且確。合之古法。詢之士人。節節訪求。若同符契。臣至清水潭。見新築西堤。棄深就淺。灣入湖心。雖圍繞丈尺。較長於直工。而淺處下歸。百不失一。將來閉口。可不當其洶湧。其費反省。東堤亦可避潭。測淺施工。此計深爲得宜。臣隨與南河部司臣勒德禮王自修面相商確。據云西堤計日克成。再建高寶分水各閘。就斯工而論。頗稱盡善。但周橋羈縻。

一日未閉。則洪澤湖春濤滔天。浴日而來。新工雖堅。而舊堤危岌。斷斷如也。則是堵清水潭。必先修周橋。翟壩。欲閉周橋。翟壩。必先疏清口。若清口不暢。全淮難蓄於湖。必又危高堰。而扼運戕民也。有謂泗州之民田。不利於閉周橋。築翟壩者。此奸民黠商之說也。豈知有壩。而後清口通。清口通。而後入海順。昔之治河諸臣。辯論之詳。且切乎。試問康熙元年以前。閘壩未壞之時。泗民何嘗被淹沒之患。閘壩之利。泗而不害。泗也明甚。又有謂高堰重加堅厚。翟壩始可興修。湖水北指。攻沙。清口可不疏。而自達。臣又親至清口。乘小舟探測。口闊雖有數十丈。而底淺流弱。卽溝深之處。亦僅丈許。目見湖面高於黃河。湖水不能射出。實因淤積板沙。攔截難通。不得不加淘濬。且翟壩之壞。缺口甚多。水頭東向。經今十年。若非清口暢洩。湖腹漲溜。工難施築。是口一疏。又事半功倍。然淮性素弱於黃。必使全力入河。方得滌沙歸海。臣查運河建天妃閘。所以拒黃迎淮也。閘之上。原設有壩。漕艘出入。則開之。運過則築壩。不敢五六月間。黃水不得闌入。關係甚重。今未聞有閉壩之時矣。議疏清口。莫若乘春運過淮之後。築閉此壩。使全淮合併入海。又何憂水漫沙凝哉。況此壩一封。漕渠之淺處立見。更可大興挑濬。一律深通。俟清口大暢。回空漕船臨淮之日。卽可啟壩。嗣後每歲五六月。照舊封閉。著爲定例。運漕貢解船隻。往還無礙。而伏秋可以永防。若客船當閉壩之時。提貨過清江浦。亦屬往例。非臣臆說。河防成書。疏議可稽。臣愚以爲閉壩而疏清口。平修翟壩。實治淮之上策。治淮卽以治黃。治漕兼盡其要矣。然而猶未也。黃淮既交。必使海口絕無壅滯。而後全河有利無害。今海口萬頃黃沙。極目無際。涓流灣曲。遽難攻洗。且邢口二鋪諸決。以及王家營羅家口泛溢之處。未議興修。安東清河田廬漂蕩。尙無涸土。惟新莊口現在併力修築。將次成功。但各口未塞。全河散漫。終難合一。臣又遍勘諸決。惟邢家口倒堤最長。爲工艱鉅。近幸於邢口

之上。河沁淤沙。忽開一道。轉達安東。而邢口二鋪之水。淤出沙影。正可及時施工。爲今之計。應從海口溯雲梯關而上。逐節審視而疏治之。其沙迴水迂之處。則直穿沙腹。挑闊數丈。務期深濶。俾水到徑遂。速瀉兩邊。洗刷不難寬廣。其水淤沙淺之處。宜倣古法。用混江龍。鐵掃帚。乘風鼓浪。攪起油沙。隨流而去。亦不難深通。至於各決口。通盤估計。應時修築。當爲一勞永逸之圖。斯可全功底績。或謂海口廣闊。凡二三十里。狹者亦十餘里。從來無濬海之法。盍止用水攻之爲愈。不知古之決與淤。不盡如今之甚。用古法而莫識變通。又膠柱刻舟矣。臣未嘗不用水攻也。要亦引之使攻。其攻得力耳。決口既多。衆流未合。遇紆則逆。難免旁衝。卽七里溝已閉。旋決新莊口。其明驗也。或創議河道遷徙靡常。縱其所之。別鑿一道出海。殊不知新鑿之人工。斷不能如天造正河之寬廣。今正河尙可淤。能保新鑿不旋淤乎。卽邢家口已決而自淤。又一明驗也。或又議多闢支河。分黃下海。可免再決。更不知河患其不合也。古之所謂分黃者。設減水壩。防伏秋太漫。滾水以節之。而平壩則威減矣。原不欲使平時固有之河源。強分爲半也。然則疏築二事。機有當乘。王難偏廢。若先疏後築。水散不歸。若先築後疏。水無去路。惟閉塞各口。似宜從下流緩處。先合。倘上流先閉。水又盛下而下口。仍多費力。滄桑頃刻。改觀盡人事。以配天工。呼吸難待。伏望皇上假河臣以便宜之權。庶收功更易。臣愚以爲開海口而築諸決。同時並興。實治河之上策。治河卽以利漕利民。兼盡其要矣。臣所謂歸水之故道。惟任淮黃之交會海口之通洩者。如此。

議覆緩挑引河疏 雍正四年

河南副總河稽曾筠

本月臣謹具摺恭進黃沁安瀾圖。本月臣竊摺家人回奉

旨令於所指之處。或應開挑引河一道。若別處

有形勢類此者。俱應相機開河。欽此。臣當卽率領河員。乘船相度。伏查黃河形勢。東西暢流。則勢順而安。恬南北斜衝。則勢橫而激蕩。今河身上自廣武山而下。引河深通。尙能東行於兩岸之中。而祥符以下。河勢多曲。每遇掃灣轉溜。卽成南北斜衝。兩岸險工。均坐此病。如南岸考城之司家道口等處。北岸儀封之三家莊。其最著者也。細閱河身。自儀封北岸之趙家寨。迤西灣環起勢。直走正南。至考城之縷水堤。迤北環向正東。掃逼勾家寨。洶作兜灣。每至水長之時。下行不暢。則橫流旁注。汕成支河。分道南侵。此考城司家道口一帶受病之源也。又自勾家寨斜趨西北。折行東北。經豫省之三家莊。東省之芝麻莊等處。繞道而南。至王家樓。迤下方斜流東注。此北岸兩省險工受病之源也。今若將南北兩灣從中挑斷。引水直流。則改南北之形。而成東西之勢。兩岸工程誠有裨益。但從來開挑。引河必須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瓴之勢。方可期其必成。至於上下接挑。尤必上段之河尾與下段之河頭吐納相應。呼吸相通。方能一氣貫注。今查儀考兩邑之河灘。皆係平沙漫衍。並無西高東下之勢。而兩層首尾亦不能直接順通。且河頭接溜之處。去北岸較遠。而離南堤較近。恐北岸之險雖去。而南岸之險復增。似難必其萬全。臣兩年以來。因儀考堤工告險。往來救護。舟楫頻經。再三相度。緣未獲因勢利導之機。宜未敢冒昧陳請。今惟有督率各員。加緊保守。以防明歲汎水。倘河形遷改。機遇可乘。卽當隨時具奏。開挑。斷不敢因循貽誤也。至於此外工程。則有祥符縣南岸之陳家寨。蘭陽縣南岸之四水口。險工似應疏濬。而形勢亦未敢輕議。伏念我皇上神功聖德。宵旰河防。費百萬之帑金。垂兩河之永利。而臣謬膺河務。所晝夜縈心者。惟期事出萬全。功在必成。固不敢因工大而畏難。亦不敢因急功而輕舉。是以逐細查勘。再三斟酌。茲河身甫漸刷深。若改挑引河。舊時深處變爲淤淺。新挖河槽。未必驟深。臣愚以爲不如盡力保守。

兩岸堤工。詳看全河形勢。倘有動移。即當因利乘便。估計開挑。以慰

聖懷。

請開青龍岡引河疏 雍正五年

河南副總河稽曾筠

爲乘機因勢。開挑引河。以固大堤。竊惟黃河之水。湍悍變遷。其性多曲。每遇掃灣轉溜。非斜趨而北。即直注而南。以致兩岸堤工。或當大河之頂衝。或被支河之汕刷。簽椿下掃。多方救護。始獲保固平穩。此南北兩岸各工致險之源也。上年十月內。臣恭進黃沁安瀾圖。仰蒙 聖慈。就圖指示。就灣處挑直。堤工即可化險爲平。

諭臣查勘具奏。臣遵即來往河濱。詳細審視。因河頭俱無吸川之形。河尾又無建瓴之勢。是以不敢冒昧議開。倘河流稍有動移。或遇可乘之機。即當隨時入告。不敢因循貽誤。當經奏明在案。今查得儀封縣北岸雷家寺一工。向因大河在南岸青龍岡迤下。由西南掃灣起勢。直注西北。致將雷家寺上首之灘。刷開支河一道。沿堤走溜。經宋家營徐家堂曲家樓等處。直至三家莊出口。五十餘里。騰波湧浪。勢同奔馬。每遇汎水泛漲。上下搶護。救應不遑。該廳等曾將支河堵築土壩攔截。以保大堤。而水力甚大。殊難抵禦。臣經營籌度。乘舟親往查勘。現今青龍岡迤下水勢。潏澗紆折。將上灣淘作深兜。與下灣相對。止隔四百一十丈。上水河頭已有吸川之形。下水河尾亦有建瓴之勢。亟宜乘機因勢。開挖引河。導水東行。則河身順直。水不紆回。大河之流既暢。支河之勢自緩。築壩攔截。可以經久捍禦矣。引河既成。支河壩既築。俾黃流全歸正河。自當愈刷愈深。將來河灘漸次淤高。不特北岸雷家寺迤東五十餘里之埽工。可以漸次減省。而涸出之灘地。亦得廣爲耕種。實於運道民生大有裨益。謹奏。

查辦豫省泉源河道疏 乾隆三十年

河南總督李 宏

竊臣勘核黃沁上南等廳工料順赴上游等處查勘。奏明在案。臣經歷河南陝州。復由孟津渡河而北。至濟源懷慶輝縣各府州縣。審察河勢源流。並歷年水浪大小。查得黃河發源星宿。自積石以下。至陝州之龍門砥柱。兩岸崇山高岸。河不爲患。砥柱以東。峭壁橫河。水從石出。名曰三門。總而計之。寬不過七八十丈。關鎖洪流。勢甚湍急。至孟縣兩岸漸無山岡。河面寬闊。約計數里。北岸之涉縣南岸之滎澤縣。始有堤工防衛。北有丹沁兩河。由涉縣木欒店匯入黃河。南有伊洛瀝湖四河。由鞏縣洛口匯入黃河。源遠流長。河面亦寬。每遇雨多水發。亦俱挾沙而行。勢甚浩瀚。故南河廳屬之胡家屯楊柳橋等處。溜勢忽來忽去。最爲緊要。迤下各廳河道順軌東流。惟因土性虛鬆。逢灣掃刷。究之臨河工段有限。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先後長發。則大河儘可容納。易於修防。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同時並漲。則大河漫灘兩岸工程節節均須防護。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沁洛等河長水一二丈。水頭甫至甯夏。又三次報長水丈餘。同時並下。勢若建瓴。兩岸處處受險者。職此之故。本年夏間。伊洛等水並未長發。六月初十日。甯夏長水至五尺二寸。已在沁河水發之後。維時三門以上。陝州城外臨河之萬錦灘亦長水三尺五寸。而下游各廳僅報長水數寸。至尺餘不等。道遠流微。又有三門關項。是以水勢遞減。工程堅固。又其明證。此豫省黃河之情形也。臣伏思黃河來源兩岸山溝汊港。匯歸入黃河之處衆多。俱在三門以上。若三門以下。沁洛二支伏秋水發。實增黃河水勢之二三。是上游長落大小。實關工程平險。不可不一體留心。以資防衛。今查三門係黃河出入之區。鞏縣城北洛口爲伊洛瀝湖入河總匯。臣已咨明撫臣飭陝州鞏縣各立水誌。每年桃汛日起至霜降日止。水勢長落尺寸。逐日查明登記。據實具報。其沁河水勢雖由黃沁同知查報。但水誌不得其地。長落尺寸恐難定準。並令該同知在於木欒店龍王廟前別立水誌。按日查報。如伏

秋汛內各處水勢遇有陡長至二三尺以外該廳州縣卽迅速具報並查甯夏之例一並飛報江南總河如此上下關會司河之員咸知長水尺寸日期相機修防於工程有益又查濟濱在濟源縣城西北三里濟濱廟後泉出沿流不大滙漳河之水由孟縣迤東以達黃河岸高河低有濟無患又大丹河發源於山西高平縣至河內縣之丹谷口築有攔河碎石壩遏大渠河之水使由小丹河歸衛濟運壩下設有九堰分爲十九堰石隙洩下之水聽民灌田名曰九道堰乾隆二十四年前河臣張師載曾經奏明於碎石壩下丹河尾閘附近沁河之處歲築土壩一道攔遏水勢今臣細加察勘碎石壩下十九河渠錯出分流甚衆並未全由大丹河歸沁下游土壩不能攔遏徒費民力無益於事此後應停其修築每年春夏之時惟將碎石壩培築高厚以防水衝坍卽其壩底洩水較多之堰川草土填塞嚴密並將斗門以下小丹河不時查看遇有淺窄之處隨卽疏濬深通務與進水斗門一律俾水暢達衛河以收實益又輝縣之百泉係衛河之源蘇門山下衆泉湧出滙爲巨浸實漕運之要需南流里許建有斗門三座中爲官渠專以濟運西爲民渠分灌田疇向例重運抵臨清日封閉民渠使泉流盡由官渠入衛五月以後民間插秧需水二日濟運一日灌田按期互相啟閉六七月間聽民自便立法最善官民并受其利永當遵守章程惟查民渠迤東石壩稍有坍塌漏水之處將來堵閉民渠泉水未免湧洩不能合入官渠之內臣亦經諭令該管廳汛卽將坍石照舊修砌堅實不使仍有漏水所有臣查過豫省上游河道泉源及辦理情形繕摺繪圖具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河淮全勢疏 乾隆三年

晏斯盛

竊惟祠塚一體懷保爲心省災卹難固刻不可緩而至於氣化之偏時勢之漸有係於百萬生靈之安否者尤

古人所深憂。而必謀其萬全者也。今年春黃水溢碭山縣之茅城鋪。河南之永城。江南之宿靈虹。盱泗五徐。睢桃宿高寶興鹽等州縣。均被水災。荷蒙 皇仁發帑發粟賑救災黎。東南戶口雖遭墊溺。俱賴安全。然補救

尙屬一時。而至於長久之圖。則非總河淮之全而治之不爲功。初 皇上聞茅城鋪溢。卽 諭河臣議疏

下流。因議開宿州之洪溝蔣溝。及蕭縣之天然閘。引河使水俱會徐溪口。由靈璧之五湖。盡趨泗州而下。洪澤

又河南道御史常祿奏。運河身高。淮揚危險。 勅下部臣議。因請大浚運河。并下河臣議。因請嚴鎖清口。二

者不無裨益。語曰。急則治標。此爲得之。雖然。未觀其本而窺其全也。臣謹按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

州。是淮爲東南諸水之經。至七國時。山東諸侯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通淮泗。迄漢元光三年。河決瓠子。

注鉅野。通淮泗。遂有淮患。山陽太守乃築高家堰禦之。然宣房之塞已聚。天下全力雖決屯氏。泛清河。徙千乘。

不甚相遠。至周世宗時。潘汴通淮。宋元豐間。開龜山裏河達淮。元至元間。奪渦入淮。明初。河決原武。全入於淮。

其後河壅海口。淮溢潰高堰。而黃灌清口。泛淮揚。蓋淮病而黃亦病矣。時潘季馴六起治河。其築歸仁堤。修高

家堰。置遙堤於徐睢邳宿桃清之兩岸。功爲尤著。我 朝河臣靳輔治效所施。墨守潘法。其功多在上河。而下

河之治。則河臣張鵬翮遵 聖祖仁皇帝方略。閉六埭。拆攔黃壩。大開海口。乃見成功。然則堤壩不修。決

溢不免。上流不治。中梗可虞。下流不治。水無所歸。欲睹安瀾。必無幸也。以碭山之茅城鋪。前此洩水無多。今年

之溢。衝開口門。寬至百二十丈。大溜南奔。鳳泗等屬州縣。處處受水。不得不開支河以洩之。然所洩之水。將安

歸乎。歸洪澤耳。夫洪澤非海也。又非若洞庭彭蠡之可以游蕩自如也。淮河七十二溪之水。壅遏其間。歲久且

淤。又舉茅城鋪之水而終委之。則淤且日甚。淮既上溢。不得已而一開尾閘。淮復下侵。又有甚者。河性善徙。倘

桃伏大汛。急而旁走。茅城鋪百餘丈之口。奪河而南。則宿靈虹泗。必爲水國。而洪澤一湖。盡屬黃濤。一綫高堰。必不能支。高堰不支。則淮揚所屬。俱不可問矣。運河身高於城。水色渾濁。則黃河之身漸淤而高。亦從可知。河身高則入海之口漸高。亦從可知矣。語曰。川壅而潰。所傷必多。蘇轍有言。黃河之性。急則流通。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茅城鋪溢口之不防。下河海口之不疏。黃不暢之不慮。而僅上開一。二支河。下銷清口。所謂急治其標。而未治其本。規其全也。且夫治標之計。亦有未盡者。聞議者謂茅城鋪洩下之水。俱以靈璧境內楊疇靈芝等湖爲水櫃。盈科後進。由宿遷小河下注。查此五湖。年久淤墊。其最深者。僅二三尺。容水無幾。若不挑濬深通。並疏下游支河。靈虹城邑。仍有可虞。此標之未治者一也。漕河自淮而南。高郵寶應江都間。沿隄所築之滾水壩。既連二百餘丈之廣。洩水以東。田疇城邑相錯。迤東橫截而捍海者。則有范堤。然則滾壩下之水。何以行於地中。興鹽及諸湖之水。又何以達於范堤。范堤以下。從何道而出。范堤以外。經何溝而入於海。此標之當治者又一也。然而治其本。則標亦易治。臣聞茅城鋪舊有滾水石壩。當黃水大漲。減其浮面之一二。而不使泛流。今宿州士民。俱稱有壩。則受水無多。不爲大害。請仍舊貫。節制黃水。再將北岸新開引河。增修堤壩。不使濫行。更足以殺黃勢。而防睢宿。其下仍照河臣議。疏其支河。并五湖而并濬之。宿靈虹等州縣。當有安堵。倘慮河水不能大洩。而徐州以下。恐有難支。則上流沙水。本歸衛河。明天順間。黃趨陳。賴而徐邳淺阻。乃開沁達徐。其後沁全入黃。故洪流益盛。請仍分沁入衛。而作滾壩於武陟境內。以節宣之。黃勢更可少減。再將徐邳等處遙縷各堤。及太行堤。加修堅固。亦可無慮也。下河則請照部議。將雲梯關海口。大開深濬。使黃水消落。而淮水得暢。則刷沙益利。而運河亦可以漸疏。倘謂黃流迅急。難於濬治。則請於安東之左右。

鹽河入海之路。作壩而大濬之。河成而後使水行之。亦無不可。再於廟灣之北。作壩而深濬之。使黃水直趨而東。無所窒礙。必睹大效。倘謂濬運必須停漕。則請於高寶以下運河左。迄現河之下。開出新河。河成而後放水行之。新河水落。舊河堤成。可一舉兩得。再將六壩閉其半。而於高郵州北分二大支。開濬使北入運鹽河南入淶洋湖。會注於興化下流之車路串場丁溪白塗等河。入於海。則高寶興鹽等州縣。亦見安堵矣。總之茅城鋪滾壩。修則河不奪溜海口。閉則淮水暢出。淮水暢出。則盱泗鳳臨五河七十二溪之水。賴有歸宿。不致上行。淮揚高寶諸堤。不致下溢。此皆本之當治者也。臣不揣冒昧。敬陳所見。如有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開清口濬下河疏 乾隆八年

奉恩將軍宗室都隆額

一宣洩洪澤湖水口。宜加修整也。查洪澤湖與淮河之水。浩瀚縣互數百里。而僅由清口流出。會黃河之水。歸流入海。水勢洶湧。則沙隨水流。而海口得以深通。水勢微弱。則黃水逆流。而運口遂至淺阻。其形勢宜鎮定而。不宜分張。再天然壩原係防水盛漲而設。原屬權變之道。不宜輕啟。所以前人有言曰。水向東。海口通。水向西。天然閉。此二語。乃治淮河之要道也。若僅保護沿湖地方之工。逐年由兩天然壩一啟。則水勢分。湖水一分。則清口之水勢微弱。而黃水逆流矣。若不求治本塞源之道。惟將清口上下兩堤保固。使清口之水。不得洶湧。以禦黃流。則山旁口向南宣洩愈多。而山正口向東宣洩愈少矣。清口之水。本非微弱。因分其形勢。故至於微弱。黃河之水。本非逆流。因清口之水。微弱。故至於逆流。去歲洪澤湖之水。正值盛漲之年。必須將水口修理寬闊。使淮河之水暢流。挾黃刷沙入海。始不失以水治水之道。但河臣等恐不能保守山陽安東海州等處工程。將清口東西兩堤固守。此卽如喉閉胃脹。由腰背破裂者也。是故溝之潰決。實由清口之水。不得暢流之所致。並

非天然壩敗與不敢之故也。臣愚以爲淮河之水。以清口爲正。其東西兩隄。乃雍正年間。前任河臣齊蘇勒所建。兩岸皆係柳葦掃修。築故可損益。非磚石工程。可比。淮河之關鍵在此。而治淮河之要道亦係乎此。臣請嗣後如遇湖水微弱之時。卽爲清口之西堤下掃。使蓄湖水以禦黃流。如遇湖水盛漲之時。卽將西隄拆毀。使之寬闊。宣洩清口之水。以刷黃河之沙。庶得以水治水之益。而兩隄無固守之虞矣。至西堤進下有陶莊引河。斷不致水勢甚大。有河身不能容納之虞。再下游之水。悉皆流入海中。而所洩之水。又復過多。亦無宣洩不及之憂。惟俟水勢減平之時。仍將西隄下掃束水。則蓄洩在人。損益由已。而黃河兩淮之水。永慶安瀾矣。至備辦修防外河之山陽安東海州一帶工程料物。及先事綢繆。皆係河臣之事。無庸臣議。若將淮河之正口置之不問。惟以修理旁口爲務。則甫除一弊。旋又滋一弊。恐非萬全之策也。

一、湖河之水入江道路。宜加挑濬也。看得高郵寶應一帶運河工程。湖水在西。下游之興化鹽城如皋泰州等州縣在東。地勢東高西下。全賴一線之隄。以資鞏固。再沿海之所有范家隄。地勢更高。下游州縣形如釜底。是以五隄開啓。則下游地方歲遭水患。五隄關閉。則上游隄岸單薄。不能堵禦。運河淺狹。不能宣洩。如遇湖水盛漲。則上游隄岸仍舊傾頽漫溢。以致下游州縣被水沖淹。若治之之道。必將入江道路多爲開挑。方可得隨勢引洩之宜。前據督臣高斌等欽承。聖主指示謨猷。將入江道路酌量增添之處。會同大學士陳世倌等議奏。內稱邵伯進南之金灣滾水壩下。添建滾水壩二座。自下游開挑河道。引入鹽運河內。山石羊溝入江歸海。將舊道沙尾加長開挑。令其暢流歸江等因。又據會議奏。將於高郵之三隄。并昭關之上下等處。添建石閘七座。宣洩水勢。由愛陵等湖之東隄流入海口等因。臣愚以修治高郵寶應邵伯等湖保全下游州縣斷無出乎

添開入江道路之計者。

聖訓周詳。至當不易。雖前經欽差大臣等將添建之處。欽遵酌量議奏。臣以入江道路尙少。滾水壩離河甚近。猶不能減洩各湖盛漲之水。相隔高郵寶應一帶。隄工甚遠。每宣洩不及。則於上游地方爲患。無所裨益。至添建石閘分水入海之語。不能宣洩各湖盛漲之水。又與開設滾水壩無異。雖築引河隄收水。亦不能越范公隄暢流。倘水勢浮漲。直越范公隄入海。則下游州縣。盡被水患。似非萬全之計。至於入江道路。臣等籌度地宜。應於邵伯之上。高郵之下。再添建滾水壩二座。壩下開挑引河。將湖水分引歸入鹽運河內。其鹽運對岸秦唐河附近之處。加挑引河。使水歸江。則高郵寶應各湖之水。可以宣洩暢流。倘遇水勢盛漲之年。將洪澤湖天然壩開啟。下游各湖之水。時洩時收。而無慮矣。河道通暢。上下相應。高郵寶應一帶。隄工運道。已永久無慮。而岸內下游地方。亦可以享昇平之福矣。

通籌湖河情形疏

嘉慶十四年

吳璥

全河爲國計民生所賴。雖值積久難治之際。自須爲設法補救之圖。況臣受恩至深極重。尤應盡心矢報。惟是湖河全局。利病相因。必須通盤籌畫。始能諸病全除。卽如海口旁係探本之論。而大隄未堅。減漲無路。尙有寔溢挑。亦仍淤蓄。清原屬扼要之策。而石隄未固。滾壩未修。蓄則必潰。是各要工。有一未備。卽病不能除。且工鉅事繁。錢糧倍宜節省。卽使經費充餘。而核之時日人工。亦斷非剋期所能並舉。當此不可不治之時。又有斷難急治之勢。臣莅任以來。親勘形勢。博訪輿論。深究病源。講求治法。旬月以來。略有端緒。竊以黃水挾沙而行。溜急則沙去。溜緩則沙停。必須大溜全歸正河。始能束水攻沙。向設分減各閘壩。俱用石底。過水本有限制。盛漲時始行啟放。前河臣靳輔所謂分有餘之水。不過減盛漲十之二三。正河仍係大溜奔騰。是以減漲而

河並不淤。若漫口奪溜旁趨。則漫口以下。正河必淤。溯自豐工曹工邵工衡工漫溢頻仍。漫口一次。即河淤一次。河身積受淤墊。以致海口高仰。受病已非一日。近年下游。又屢經失事。河底日益擡高。河底愈高。則倒灌更易。倒灌愈甚。則下游更淤。其害相因。積久倍難救治。此黃河受病之實在情形也。黃河受病。既在于倒灌。一倒灌而百病皆出。則必不倒灌而百病始除。而究其所以倒灌之故。由于清水不能多蓄。海口不能通暢所致。是以考古證今。總以蓄清敵黃爲第一要策。其次則減黃助清。尙屬補救之一法。今閘壩無減洩之路。是黃宜減而轉蓄之。五壩無節宣之方。是清宜蓄而轉減之。倒灌之患。安能救治。而黃運溯河因之俱病。欲除倒灌之病。必須蓄清。欲籌蓄清之法。先在固隄。然海口不暢。河底日高。豈有將高堰石隄增培無已之理。是海口尤爲釜底抽薪之策。而欲使海口深通。又必須數年無旁溢之事。河底方能漸次刷深。欲使河無旁溢。又必須大隄一律高鞏。始能束水歸壚。是隄埝閘壩等工。原皆爲治淮治黃而設。即所以治海口。海口暢而清口自通。清口通而洪湖運河亦皆順軌。利運即在其內。理本一貫。效亦相因。但河勢敝壞已久。現在通工皆病。若欲同時並治。不但錢糧萬無如此多糜之理。即使源源應手。而工料人手亦豈能敷用。且一交大汎。祇能先將各處隄埝儘力搶護。無暇再辦他工。惟冬春兩季。各工可以擇要興舉。以時日計之。亦斷非同時所能集事。惟有恪遵聖訓。先其所急。次第徐圖。以冀于萬難設法之中。爲盡心補救之計。斷不敢稍有隱飾。亦斷不能稍事因循。設方用藥。未見得手而言病則察矣。

部議運河徒挑無益疏

桂

查兩淮鹽政阿克當阿所奏挑挖運河一條。內稱淮揚運河。縣九三百餘里。近年來疊次漫口。更加淺阻。若不

及早挑挖。則運河不能通暢。尤恐爲時過促。草率蒞工。旋挖旋淤。終歸無益。必於九月內俟各省漕船過竣。卽將清江頭二三壩堵閉。築壩斷流。上自清江。下至瓜洲。分段挑挖。務盡今冬。明正四月之力。催併完工。如此辦理一二年。庶冀一律深通等語。臣等查近年來運河淺阻。由於疊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則由於黃水倒灌。倒灌之故。則由於河底墊高。清水頂阻。不能不借黃水以濟運。以致積淤潰決。百病叢生。是運河爲受病之地。而實非致病之原。果使海口修復以後。河口淤墊頓除。清水得以暢出。敵黃並得分流濟運。則運口以內新淤不致停留。舊淤並可刷滌。卽或道里縣長。水力不無漸弱。加以人力疏挑。自可事半功倍。設使河口之淤墊未及疏消。清水仍有頂阻。自應於喉吻要地。籌畫機宜。爲控制全局之計。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挖運河爲事。恐濁流內漾。旋挖旋淤。雖一時疏浚深通。亦殊無益。況黃水乘高而下。運河之挑挖逾深。則倒灌之勢益猛。決堤吸溜。爲患滋多。臣等公同商酌。以現在運河之應否大挑。當以黃水之是否倒灌爲準。應請 旨飭令尙書托津。順天府尹。初彭齡。會同督臣河臣。確勘情形。奏明核辦。

覆奏黃河治淤情形疏

嘉慶四年

吳璥

蒙將御史馬履奏條奏。發臣閱看。伏念黃河浩瀚奔騰。古稱難治。而要之河深則勢暢。勢暢則河安。此一定之理。臣周歷豫東兩岸。查驗隄工丈尺。已較前數年加增。復測量高出水面丈尺。仍與前數年相仿。淤墊顯然。計自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但河漲跌深。必自下而上。及至淺灘。亦必下墊上淤。豫東如此。江境更不待言。而所有受淤之故。其病安在。黃河宜合不宜分。合則溜急而沙隨水去。分則溜緩而水過沙停。自昔河患。一年有事。須數年之力治之。而去病始盡。矧豐工曹工。隄工疊經漫溢。勢必淤墊益甚。迨隄工合龍。抽挑引渠。豈能如舊。

河之寬暢。且自睢汛至豐碭一帶。路遠工長。所費已屬不貲。斷不能再挑。至徐城以下。亦難逃

聖明洞鑒。

現查引河刷濬。漸已寬深。春汛水尚縣弱。伏秋時溜急力猛。自可大加淘刷。而遽云積年之患。一旦豁除。又臣所未敢輕議也。至于治河之策。不外疏濬隄防兩事。疏濬以暢其流。隄防以束其力。二者本不可偏廢。然凡遇淺阻處所。一律興挑。不特需費浩繁。亦斷無水中施工之理。且黃河斗水。沙居其六。溜一平緩。即深處亦頃刻澄淤。大溜過行。即淺處亦立見蕩滌。凡挑濬祇以引溜其刷寬刷深。仍賴水力而非盡人功也。是束水攻沙。誠爲千古不易之論。以水攻沙。則必以隄束水。固知日漸培隄。計非盡善。而舍此更無束水之方。自豫東以迄江南。雖隄長一千數百里。亦非處處必須加培。致多耗費。惟應察其平險情形。分別緩急。節省可緩之培。壩辦理緊要之土功。不必責效于一時。自可收功于次第。帑無多糜。隄皆鞏固。河槽不患其不深。去路不患其不暢。既深既暢之後。自無須再議增隄。此即所謂以水治水。未始不可以下策爲上策也。抑臣更有請者。淤墊之故。固由于節次漫口。而猶不盡然也。蓋漫口之處。其害立見。故顯而易知。旁洩之途。其患漸成。每伏于不覺。查豫東河寬。兼之土性沙鬆。向無洩水閘壩。江南河窄。至徐城而一束。勢難容納。是以建有毛城鋪石壩。並天然閘。峯山四閘。及王營減壩等處。以備宣洩異漲之水。賴以保全者實多。但啓閉之緩急。當日本定有章程。乾隆二十七年。毛城鋪改于唐家灣築壩。定以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始准開放。四十二年。又定以唐家灣水誌長至九尺五寸。始行啓壩。他如峯山天然等閘。俱有限制。非盛漲不開。亦非同時並啓。故有減水之功。仍免停淤之虞。立法至善。防患至周。迨後偶因搶護險工。不能堅守定誌。啓放較早者有之。始而受淤尙少。繼則漸墊漸高。近年豐碭曹單商虞一帶。往往未屆盛漲。水已到處盈隄。其勢更不得不急于宣洩。甚且各閘壩并啓。

恣其分減。以免他虞。在一時濟急權宜。固屬出于不得已。而河身之受病日深矣。徐城河窄已若咽喉。若宣洩過多。遂成中梗。上游奔赴之水至此一扼。求其不壅積爲患也得乎。司河諸臣非不深知。而急難救治。轉至隱而不言。殊不知隱之愈久。則治之愈難。近聞河臣康基田培築隄工。極爲認真。諒亦思患預防。欲使抵禦有資。始能力爲固守。應請 敕下該河臣設法妥籌。酌看隄埽情形。如果足以敵水。各閘壩守得一尺。卽有一尺之益。漸能循照舊章。以資相機啓放。庶宣洩有度。正河不復受淤。下游日見深通。建領東注。上游之病不治自除矣。至該御史奏稱河工向有放淤之法。盛漲時恐引渠開不如式。釀成漫溢。應俟霜降後水勢平緩。相度辦理等語。臣查河工放淤。係偶因大汛異漲。迎溜險工。已有必不能保之勢。不得已而爲之。原屬一時權宜之計。如果胸有把握。月隄堅實。竟可化險爲平。然究係冒險以化險。非斟酌萬全之策。應如該御史所奏。如有必須放淤之處。俟霜降以後。大汛以前。相機妥爲酌辦。使工有後靠。人力易施。庶不冒險。又不受險。該御史又奏稱險工對岸定有灘嘴。必須于歲晚務閒之時。酌挑引渠。水長時乘機開放。則對岸險工立時可閉。以冀逢灣取直。逐漸疏通等語。臣查險工對岸必有淤灘挺出。如能挑成引河掣溜。去得一處灘。卽省卻一處險。工臣已通飭各屬細勘妥籌。但灘有老嫩。老灘可以挑挖。新灘不能施工。且必須河頭有吸川之形。方能建領暢注。若不得地勢。水到卽淤。徒費無益。又須察看兩岸去路遠近。河勢趨向所在。方可興挑。否則此處取直。彼又坐灘甫閉一工。又生一工。則創新工不如守舊工之爲得也。此非處處可辦。亦非處處不可辦。可辦者不得惜費坐誤。不可辦者亦不得擅修多糜。總在隨時隨地相機籌酌。此二條于補偏救弊之法。亦有可採。合並陳明。

勘海口籌全河疏 嘉慶十五年

百齡

臣自清江起程。會同河臣陳鳳翔。帶同徐端及淮海道黎世序。並廳營各官。一路查勘。自王營減壩起。下至雲梯關。計程一百九十里。所有各工。河身經減壩奪流之後。間段淤墊。其存有底水之處。深者尚有八九尺。淺處尙有三三尺。至雲梯關外。上年所築新隄。南岸自竈工尾至二木樓。共三十八里。北岸自馬港口尾至葉家社。共八十餘里。該處地勢。向本南岸低于北岸。近因陳家浦漫口後。南岸河灘淤墊。是以現在地勢。南岸較高。再查詢南岸新隄。曾被風浪擊撞。間有殘缺。業經河臣飭令加幫鑲護。尙屬完全。其北岸自馬港口至七套。計長六千八百七十九丈。亦俱隄工完整。惟自十套至倪家灘。大小缺口五處。現在漫水已涸。其餘隄身。亦有殘缺。並內外俱被沙淤。北隄外俱係葛地蘆灘。並無民居。其正河上自俞家灘。下至八灘。計淤三千餘丈。竟同平陸。又至海口南尖。看得河口尾闊。寬約三百餘丈。向來黃水向海口東北衝出。近今河流轉東南趨注。其大淤尖已刷去十餘里。雖漫灘之水。由隄尾分流。而正溜仍走中溜。水勢深有一丈有餘。至二丈不等。卽徐端久在南河。亦從未親至。其地履勘。故向日相傳海口高仰及攔門鐵板沙之說。均非灼見。其御史朱澄所奏淮海道黎世序自東窪至海口。現尙深通之語。尙屬實情。當詢河臣以淤塞之處。既不在海口。而在倪家灘一帶。當時何以不將北岸新隄。早爲修築。與南岸一體防守。據稱上年開放引河後。凌汛已有漫灘。及伊到任親勘。見新隄尾水勢三股分流。南岸由二木樓隄尾流至射陽湖歸海。北岸由葉家社隄尾流至俞本套歸海。隄外並有倒漾之水。上年所築南北新隄。地勢高者出水尙有數尺。地勢卑者出水無多。兼之該處土性沙鬆。不勝風浪衝擊。若照前堆築。恐徒費錢糧。仍難經久。是以俟秋汛後。查看情形。再行辦理。並非廢棄新隄等語。臣因思去歲卽已大費帑金。將二木樓以上河身挑浚。自應一律深暢。乃今探量水勢。下游海口之未挑者。反甚深通。卽馬

港口以上之河身。雖經減壩奪流。亦尙存水近丈。獨中段大施工作之處。轉澗成平陸。此理殊不可解。因傳詢鄉民及河兵等。僉稱去歲挑河所挖之土。卽在河灘堆積。並未遠移隄外。今春黃水漫灘衝刷。土山坍塌。仍爲河內之淤。又挑工盡處之攔潮壩一道。放水時壩根起除未淨。以致阻梗水中。黃水挾泥而來。漫壩而過。其泥沙俱爲壩基攔阻。所以新挑之河。停淤更甚。此正河海口上下之情形也。又從馬港口行至佃湖。見湖中已半爲黃淤填塞。其舊有東北下注之小黃河。亦經壅塞。由西北分流之响水口。尙復繞經北潮河。出灌河海口。但積沙高下停滯。並無河槽。葦蕩蘆灘。縱橫縈結。由下係膠泥。前黃水漫注兩年之久。不能衝刷深通。此馬港口至灌河一帶水路之情形也。臣溯查前明臣潘季馴治河時。河決崔鎮。我朝康熙初年。河決茆良口。皆由灌河入海。或一二年。或三數年。俱因不能暢達。旋即挽歸舊路。迨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創議改道築攔黃壩。開通馬港河。導黃由北潮河出灌河入海。而連年河決四次。以致黃水倒灌淤塞運河。淮不北流者數載。大爲下河州縣之患。迨三十九年。河臣張鵬翮堵閉馬港。盡拆攔黃壩。挽歸故道。復將裏河清水諸工。大加修濬。數年之後。河患始平。且查灌河一路。爲山東蒙沂諸水下游。而海州之五圖河六塘河。及沭陽贛榆安東之水。俱從彼入海。若使黃河串入其中。諸道河渠。皆爲淤墊。安東迤下水。無節宣沿河諸邑。勢必滙爲澤國。臣初至清江。未知梗概。聞主馬港口之說者。咸稱入海之路。較正河近至百有餘里。因勢利導。易于成功。且康熙年間。河走馬港。頻年漫決。今則河走馬港。而兩年無事。似屬今昔情形不同。且吳璥督南河。亦有試行馬港口一年之請。後復議修灌河。估工入奏。稱該處勢若建瓴。以爲如此辦理。未始非救弊補偏之一策。今臣身履其地。親見馬港以下。積有淤沙。凸凹高下。與上年壩工未堵時。情形又復不同。若重議挑挖。其費更鉅。且北潮河入

海路穿不及正海口之深通寬廣。可以容納洪流。是以數百年來。雖正海口通塞不常。而治河之臣。必堅持弗改者。蓋有所見也。乃上年興工疏築。挖河之土。輒置河旁。以致漲水汕衝。仍淤河內。又未將下游之攔潮壩基。起除淨盡。任令水過沙停。乃由工員辦理草率之過。是以改歸正河之時。去路卽不通暢。非正河舊路必不可行也。臣又尋繹成書。規畫全局。竊謂黃河之利病。亦不全係于海口。夫南河之勢。海口是其尾閭。清口譬諸腸胃。必腸胃梗結。全消斯尾閭暢行無阻。查閱減壩。見新築攔黃壩以下。老壩工以上。河身淤墊。寒囊可涉。若果由溜奪沙停。何以老壩工迤下。現在測量。猶有丈餘之水。可見此處蓄淤日久。向皆習而不察。此處逼近清口。既有壅滯黃水。焉能順軌下行。似應從此根求。始可得全河關鍵。臣因復由禦黃壩查至運河口門。轉至東清。頃察看五道引河。並瞭望全河形勢。溯查從前治河諸臣。總以蓄清敵黃爲要術。夫黃河必得清水從中刷沙。始不停淤。淮水必得暢出清口。始不虞汎溢爲害。蓋淮水自西向東入湖。與周橋五壩遙對。黃河在洪湖之北。淮流入黃。其勢不順。是以靳輔疏浚五道引河。長至一千五六百丈。直插湖心。欲接其勢。順向北行。使迤南之周橋五壩。高堰山盱。不致喫重。又恐湖水力不敵黃。復于運河口門之外。築磨盤掃。分溜敵黃。濟運。又設立東清壩。鉗逼清水。使之奮迅衝黃。以資得力。良以黃水具數千里之源。挾沙而走。其力甚勁。淮水僅百里之流。歸湖之後。停蓄成淵。非有諸引河以領之。并加諸壩以激之。恐其力紆緩。不能敵黃而出也。又遇清水過大。則將東清壩口門拆寬。黃水過大。則將王營減壩。封土啓除。務令黃水減而不決。清水漲而不溢。由是黃水下行。得清流爲之盪滌。滔滔入海。暢流無阻。方今老壩工以上淤灘。已經出水。恐上游如此類者不少。如一段稍有梗阻。卽一段之流不能通暢。現有減壩奪溜旁洩。而上游尙節節報險。竊謂全河之勢。尙須從上游講求。現在減

壩以下附近淤沙。不趁此時設法疏挑。將來放水後更難著力。再迤下一帶積淤之處。亦須分投確估。仿照靳輔川字河之法。于河身兩旁抽深溝二道。務期一律深通。不容再有弊混。至海口去路。既查無攔門沙及高仰形迹。又寬廣可納洪流。自應堅守正河故道。惟去年挑浚之河。內有三千餘丈悉成平陸。仍須大加挑挖。至洪湖五道引河。急須挑挖深暢。導清東注。其湖口磨盤掃及運河外舊設束清壩等。亦須依次修復。以期底績安瀾。上紓 廛念。

疏中言黃河之利病亦不全係于海口。又云全河之勢尚須從上游講求。此二語皆深得要領。

論河工與諸大臣書 嘉慶十七年

百齡

啟者南河機宜。自靳文襄之後。繼以張文端。措置之方。雖不外蓄清敵黃。束水攻沙二語。而術精意美。於中秘妙。實有不可思議者。嗣起諸賢。如齊蘇勒白鍾山。謹守其成規。于襄勤稽文敏。善宗其遺意。故百數十年來。安瀾順軌。底績平成。然考之成業。此數公者。雖皆一時英傑。而兢兢業業。不敢輕議更張。非其才之不能創制。新奇。實以後人所慮。前人早已慮之。善作者尤貴善守也。乃後來在事諸君子。或以節省爲見長。或以無事生觀。覷。屢次紛更。舊規全廢。況當天下承平。國家閒暇。借要工爲汲引。張本藉帑項爲揮霍。鑽營。從此河員皆執矜浮華。工所真花天酒地。迨至事機敗壞。猶復委曲彌縫。蓋柄授於人。動爲所制。原其決裂。患非崇朝。後有一二殷懷求治者。率又比之匪人。昧於趨向。切脈未審。醫藥亂投。至今日而膏肓內訌。癰疽外潰。某非三折肱。乃適逢其會矣。夫淮之與黃。其力不敵。必淮高而黃下。乃能合流而東。今則數年以來。如豐工邵工。睡工。鄙工。及王營減壩。蘇家山。陳家浦。馬港口。疊次潰決。河身受病日深。愈決愈淤。測量河底。外高於內者。不下二丈。集夫萬

億。豈能從水底施工。其難一也。河自豫省入江南。遙隄甚近。由寬而窄。勢不能容。盛漲之時。輒漫隄頂。隄薄土鬆。非決卽溢。上下千里。奔救不遑。前人減水閘壩。至爲妙策。今盡廢而不能修。其難二也。培隄必須土料。以葦蕩營所產海柴。足供南河之用。而二十年來。百弊叢生。上下串通。牢不可破。所交之葦。不足供一廳之用。又隄傍向有官地。以供取土。今則積水汪潰。民田之外。絕無乾土。培隄乏術。其難三也。河壩使河不旁溢。自攻其沙。一二十年間。便能深暢。然而天庾正供。歲待支放。轉搬海運。均未易行。借黃濟運。如揖盜入門。勢非得已。其難四也。黃流倒灌日久。泥沙淤塞。運河盛漲之時。並噴入湖口。致洪湖北高南下。形同欹器。焉能使清水北出。衝黃。其難五也。堰圩石工。淮揚繫命。自摸砌之說行。而隄根石縫。空罅萬千。湖水沖汕。內土瀉走。西風一起。巨浪掀天。掣動石工。卽如拉朽。兩郡百萬生靈。危如累卵。每一念及。手顫心搖。其難六也。高堰五壩之設。本以導淮。故下有堅實石基。以資攔護。減去諸水。由高實諸湖。分入江海。其存蓄之水。仍足敵黃。今則義信二壩。石底衝塌。無存。每遇湖水漲滿。日夜惕惕靡甯。欲圖修復。籌費維艱。其難七也。運河左右。皆係沮洳。一綫護隄。留於巨浸。萬艘轉運。從此挽行。且兩岸居民。多如此櫛。設有疏失。民生運道。關係非輕。而自磨盤壩廢壞以來。清出湖入運。十居其八。加以黃流倒灌。運河底益淤高。水不能容。每多決溢。故數百年來。如雲臺口乙字壩。千根杆。百子堂三輔廟。王家莊荷花塘等處。決口頻仍。隄身脆薄。到處容漲。來往經行。寢饋俱廢。其難八也。凡此病患。必須急於補苴。無可緩者。而議一修復。動糜百萬金錢。國家經費有常。自川楚籌剿以來。南河所費。又復三四千萬。司農仰屋。其難九也。河工諸員。無一可信。以欺罔爲能事。以侵冒爲故常。欲有所爲。誰供寄使。謂之不勝其罰。易之則無可易。其難十也。自河務多事。內外講求。而急功競名者。咸思建白。道謀滋議。邪說紛紜。衆

論風生。口多金燦。設有措置。輒動浮言。搖惑人心。擾亂至計。其難十一也。河工之壞。前事諸人。自覺其非。猶必百計遮掩。多方文飾。其壞古法也。則曰。今昔情形不同。其銷冒錢糧也。則曰。當時價值昂貴。樹援植黨。衆志成城。某力任仔肩。自顧不售。人言奚恤。然斬文襄曠世奇才。仁皇帝非常知遇。卒至謗書滿篋。蜚語交騰。

某於斬文襄無能爲役。而賦性拙直。取怨平生。多違衆招尤。且事本未諧。言無足信。諒我者或可保其效忠之初心。謹我者不能謂爲治河之能手。是排難艱於措詞。而阻擾易於得閒。其難十二也。不甯惟是。兩淮鹽筴。爲天下財賦之供。而場竈所產。在淮北則濱近黃河。淮南則半居興泰。王營減壩決而淮北罷煎。高堰五壩開而淮南減竈。私梟充斥。大病商民。今淮南屢次捐輸。數逾千萬。實皆望河工早報安瀾。倘底定無期。而商疲已甚。輸納鹽課。必不能供。其可慮者一也。轉粟東南。舳舻千里。設有阻隔。不堪回思。而頻年以倒灌濟運。實屬萬分冒險之爲。幸天假長風。北行迅速。倘非風利。必致阻淤。然黃河之底不深。則倒灌勢所不免。其可慮者二也。江南州縣。賦稅甲於天下。撥解外省。委員相望於路。自淮工之壞。采石購料。每派地方。挽運到工。率多賠累。吏受工員挑斥。百計求饋。始得交收。苦累既多。挪移勢所不免。其可慮者三也。淮泗一帶。水災疊見。蕩析離居。昏墊頻仍。回甦何日。其可慮者四也。以四可慮。益之十二難。雖有智能。終當斂手。驚駭之輩。衰憊之軀。蒙倚畀至深。禍福早置度外。況宸衷宵旰焦勞。具有人心。能不稍作分憂之計。故拜命之日。明知事事棘手。而不能堅辭。到工以來。風雨河壩。橫行泥淖。東至海口。西至哈肝。不意所見。更甚於所聞。憤悶之懷。烏能白已。前將海口查勘情形。據實具奏。並請欽派重臣。來工督辦。冀可共濟艱難。乃荷聖恩。信使專以責成。鉅任獨膺。悚惶倍切。又將辦理章程數奏。亦荷准行。從此銳意河渠。究心水道。竭思殫慮。微有會通。

覺時勢雖難。而較之斬張之時。尚爲稍易。因思清水衝黃。古人三分七分之機。括全在磨盤埽。自廢棄之後。而河務始壞。必應力復前規。乃在事者咸以今昔異宜。大爲非笑。某因至諸處。見湖水出口。全灌運河。無怪衝黃力弱。卽師磨盤埽遺意。接長蓋端。從外幫鑲。督令廳弁辦理。勒限十日完工。果見清水七分正溜入黃。回溜三分入運。乃知古人成書具在。定不我欺。從此循軌而行。或可僥倖者一也。李家樓漫口。急難堵合。其漫口紆回數百里。迨入湖則澄。沙泥以盡。悉變爲清。某思趁此黃水奮溜。河已出空。因大用清口。使之北出。下游河身不能同受盪游之益。刻下迅督挑工期於早竣。使漫口合龍。放水可以直灌正河。兩月之中。積淤亦定能大減。所冀明年黃汛。不似本年之盛。則李家樓堵閉。黃水下行。不致倒灌。而淮流暢出。並奪朝宗。一二年間。束水攻沙。可期大效。或可僥倖者二也。雖然。以二僥倖。救四可慮。濟十二難。揆厥成功。誠知不敵。然私心自揣。覺必有可恃者。皇上勤政愛民。天心感格。自應百靈效順。默佑膚功。此事雖涉希冀之心。而至理實有可憑之券也。惟某少年狂直。老益愚呆。荷聖慈格外之姑容。棄瑕錄用。勉贖舊尤。今已頽然憊叟。尙何爭勝於人。然辦理此事者。始事因循。終成決裂。某雖不敏。敢蹈前車。自問無潛移默運之方。卽不免懲一儆百之舉。而黨同伐異。樊棘滋生。黑白未呈。是非誰判。敢佈顛末。用當晤言。維鑑不一。

極陳借黃濟運之弊疏 嘉慶十七年

兩江總督百齡

奉 上諭朕恭閱乾隆二十三年八月

諭旨。據白鍾山奏。中河水淺。將臨黃臨運二壩開放。引黃濟

運。恐不免利少害多。引黃入運。雖權宜之法。但黃水多挾泥沙。一入運河。易致淤墊。非甚不得已。不可輕爲此遷就之計。

聖訓煌煌。至明至確。實爲治河緊要關鍵。允宜久遠遵循。近年清口。因河底淤高。清水不能

暢出運河水小。漕艘經行。即取助於黃。久之不但借黃。竟係以黃濟運。遂致倒灌。並運河亦淤。百弊叢生。皆由於此。本年河流順軌。糧艘通行。來往臣工。皆言運河內全係清水。並無黃流侵灌。爲數年來罕有。實全河轉關極好機會。該督等務當謹守成規。趁此青黃分注。安瀾循軌之時。一應啟閉防守。盡心修治。不可復循故轍。仍思借黃濟運。能自今年以後。總令清水暢出運口。黃流迅赴尾閘。則河漕並治。從此可永慶平成。欽此。臣伏查黃河自宋元以來。與淮水並流歸海之後。二瀆來源。本不相同。源既不同。則水勢情形。即不免有此強彼弱。此絀彼贏之異。必須長使清高於黃。乃可衝敵黃流。免使挾淤內灌。此潘季馴斬輔張鵬翮等。俱極力以蓄清敵黃爲要務。而後之治河者。得此則河平。失此則河壞也。近年以來。南河失於宣防。遂致河底淤高。噴塞清口。倒灌運河。每值糧艘經行。多借黃水浮送。始猶知爲事非得已。繼則視爲分所應然。以弊承弊。遷就相循。幾至以蓄清之言。視爲迂闊。推原其故。緣河底日高。湖底日下。蓄清原較往日爲難。埝圩一綫長隄。所砌磚石各工。不能如昔堅固。而蓄水倍於昔時。一經風浪。則防守維艱。如嘉慶十三年十五年。俱以清水過大。致有沖決頭壩。臨湖磚工。及掣開山盱義壩之患。嗣後遂以蓄清爲畏途。以借黃爲長策。因循苟且。文武偷安。殊不知河以倒灌而分流。以分流而日澱。迨至汎漲。經臨禦黃壩閉後。大溜壅遏不下。泛溢旁行。遂有上年倪家灘王營減壩。棉拐山李家樓之漫決。災延數省。工遍全河。上煩宵旰。焦勞下致閭閻蕩析。撫心追咎。能不憤然。今幸仰仗神謨。塞平諸決。又秉承睿指。疏浚海口。接堰束水。本年閘尾深通。叨賴洪庥。瀾安伏汎。現屆秋汎大漲。自應竭力周防。惟河身因上年各處漫溢。受病愈深。則禦黃之計。既難。而蓄清之方。尤爲至急。是以臣前至清江。聞山盱禮壩塌穿。暢瀉。即往勘驗。飭令先堵智壩。并將禮壩攔護。收蓄湖水。備禦黃流。而在工各

員意猶觀望。藉口於湖水過於蓄多。或致隄工著重。似不若借黃濟運之安穩。蓋不蓄湖水。借黃濟運。既便於臨運各工。免致防險。而外河得有分流。則臨黃南北山海各工。亦不虞漲盛。便可稍弛守護。似此苟安便已之私心。實爲敗壞事機之大弊。此臣所菀結憤悶而不能自己者。查現在壩外黃水。祇高清水三尺餘寸。計回空漕船行抵河口之日。已在八月中旬。秋水漸落之期。且海口業已深通。自必消納益速。此時急將禮埧堵閉。俾清水於開放禦黃壩之後。高出於黃方爲得要。卽或不能蓄高。猶可施於夾激挑過之功。使之頂黃外達。克收成效。臣竊以不敢必者。天時所當盡者。人事斷不敢曲從臆說。坐聽黃流倒灌。復循故轍。誠恐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今荷 聖明剴切指示。實足以振聵發矇。消除痼疾。臣遵卽恭錄 諭旨。遍諭在工之道將廳營等使之觸目警心。益勤修守。以冀淮黃並治。糧運通行。卽副 聖主廣注河防。提撕策勉之至意。

治黃治清四條疏

百齡

一黃河應擇挑水壩以減險工也。黃河在兩岸遙堤之中。其流與他水迥異。他水無論消長。其溜多從中溜而下。順軌直行。惟黃河之溜。則在堤中曲折擊撞而行。從北岸折而之南。又從南岸折而之北。河堤常折之處。無不卽時迎溜生險。浩瀚縱橫。堤埽值之。卽形蟄塌。愈蟄愈開。刷汕內土。動輒一二百丈。下埽搶鑊。隨搶隨蟄。隨蟄隨遠。以致一廳所管百里之內。險工叠見。必於有灘之處。其溜始折而奔彼岸。彼岸搶護。亦復如此。是以盛漲時全河皆險。顧此失彼。易至倉皇失事。蓋大汛時河流出槽奔逸。毫無節制。不知扼其溜之所在。而併力禦之。第隨其水之所流。而加埽護之。雖工設倍官堤設倍埽。亦恐兼顧不及。考張鵬翮治河諸書。有建築挑水壩之法。凡黃河迎溜之處。俱可建之。其功最大。卽如清河境內運口。每爲黃水所逼。陶莊引河。數挑不成。卽遵

仁皇帝指示。築成御壩。清水大出。引河成功。凡遇險工。照式行之。裨益不小等語。後齊蘇勒等俱各奉行。見之案牘。成效可考。嗣後請於桃汛之時。相度河溜所在。卽迎溜下埽。逐層進占。將大溜挑入中溜。倘溜急逼過對岸。則對岸河員亦復如此辦理。庶兩岸遙堤。俱不爲溜擊。盛漲所及。不過漫灘之水。可保無虞。而河溜漸挑。漸直。漸急。自攻其沙。隨溜而下。勢必日刷日深。且頂溜建壩。壩與溜爭相持。亦須數日溜始逼而下注。數逼之後。一汛已過。而一廳之中。多不過一二處。河員只須專力守壩。諸工皆不致受險。誠事簡而工專。臣復考此壩亦名順水。其建壩之法。須順溜占廂。不可逆流橫築。壩頭須作圓式。不可使有方稜。蓋順則不致激怒。易於防守。圓則轉水下行。不虞撞掣。兩岸上下遙置。河流逼在中間。洶足收束水攻沙之效。詢在工日久之河兵及長年三老。皆稱數十年前各廳常用此法。俗名當家壩。後來鮮有知者。故河流散漫。日漸停淤。康基田前在徐州防汛。嘗用此法。彼時一年之中。黃河刷深丈餘。是曾經著有成效。今若如此舉行。雖一壩用項稍多。而較之年年全工搶險。另案報銷。尙爲節省。行之一二年後。各處險工必漸少也。

一黃河冬涸歸槽。須切坡抽溝。以逢灣取直也。黃流本係曲折。至冬令兩旁之灘。漫水涸乾。汛過無事。應各將所屬乾出之灘。估計丈尺。每灘抽溝一道。寬四五丈。深八九尺。所挑之土。俱運至堤外。以爲幫餞。蓋河流雖值隆冬。其深處溝槽亦在一丈以外。若將曲處灣出之灘。取直挑深。是乾灘之周圍皆有深溝。灘上已成孤立。汛漲大行。其勢斷不能存住。直可抬之而下。又灣處所有坡嘴。亦俱於冬間切挑。臣考靳輔八疏。首陳挑浚黃河。其引河之法有三。一曰挽險。以保堤也。河性猛烈。其順流而下。則藉其猛以刷沙。其橫突而沖。則挾其猛以觸岸。方其脩左脩右。衝突激射之時。是宜酌左右之中。急開一渠。一面將衝突之處。迅行埽堵。一面挽所衝之溜。

引入中流。稍奪其勢。而後彼堤可保等語。臣請於灣處設挑水壩者。即其于衝突處。迅行埽堵之法。至請於灘上抽溝切坡。亦即引河挽險之意也。若切坡抽溝之法久行。庶河流漸能取直。惟抽溝之處。不可離堤太遠。亦不可太近。遠則出土路長。多費工本。近則恐傷堤根。致有塌卸之患。是在河臣臨時相度。此項錢糧。應於歲修之外。由河臣估計。另案報銷。其工程連辦三年。即暫停一年。亦無不可。蓋挑去者多。淤積者少。河自由漸而深也。

一湖口應接長蓋壩。修復磨埽。以爲全湖橐籥也。查湖水由五道引河。至運口之南。匯總而出。運河頭壩口門緊靠湖邊。其勢入運甚近。而冲黃較遠。前人於湖口至運口之處。建一大墩。土人相呼爲磨盤埽。又以其轉逼湖水。北出冲黃。僅以迴流束灌運河。故有七分敵黃。三分濟運之效。因復呼爲轉水墩。自明臣潘季馴之後。治河能手。如靳輔張鵬翮。皆從此處著力講求。實爲淮黃運河扼要關鍵。後人不知其秘妙。廢棄多年。故湖水出口散漫。無力冲黃。遂全勢東注運河。而黃流無清水之敵。亦乘勢蹙後倒灌。清口淤高。較運河口門淺以丈計。清不能舍下而就上。黃遂灌運而並灌於湖。推原其故。由清水汎濫出湖。無大墩攔逼。則力以散漫而緩弱。不足以敵強運。河緊接湖唇。無大墩擋隔。其地逼近。又易於吸引清水。清水益退。而黃水益進。遂並將黃水收入。縱遇清強黃弱之時。其出清口者。實係漾水而非正溜。尙安有敵冲之義。臣察看多次。深得其情。故先將蓋壩接長。以攔其東灌運河之溜。自築成蓋壩之後。清水實已七分冲黃。三分入運。則分水之橐籥已可領悟。似磨盤埽必須早爲修復。惟黃水倒灌日久。蓋壩對岸積有淤灘。不能復置過大之圓墩。致湖水出口之渠太窄。應請於蓋壩外幫寬加埽。圓墩約長四五十丈。作爲半月之形。既可逼攔湖水使高。復可挑水北行。刷黃而出。俟

對岸淤灘刷盡。再行漸次幫寬。每歲加鑲防守。若遇運河水小。則將蓋壩之尾。拆去數丈。使清水灌入頭壩口。門水足。則仍復接長。使之北出。庶七分敵黃。三分濟運之用。可永遠持效也。

一束清壩。仍應移置運口之北。風神廟之南。庶節宣得宜也。查湖口既仿磨盤埽。斯水有逼蓄。運口既接長蓋壩。斯溜鮮東趨。可冀出清沖黃之效。然五道引河。引領湖水。聚匯於湖口。正可恣其暢流。乃橫攔長壩以阻之。是猶扼其喉而使之氣不能出也。又查湖口以至清口。綿長幾及十里。中間若不爲夾激。仍恐無力敵黃。查從前束清壩。本在運口之北。後因磨盤埽廢棄日久。復不接長蓋壩。使清水出湖。毫無攔夾。順勢全灌運河。以致頭壩口門。跌深四五丈。前河臣徐端恐束清壩在外攔擋。更礙清水北行。是以移建於湖口。然橫築之壩。徒以擋清水之出湖。卽留口門以出水。亦猶貯水於盆。缺其緣邊而聽其流溢。復何有湧注之力。必應盡拆湖口之壩。匯聚五道引河之水。併力北趨。始爲得勢。查淮水本不能敵黃流之強。使之湧激。庶增其怒氣。足以刷黃之健悍。若攔之於內。而散之於外。雖淮湖漲盛。仍無益于敵黃。無怪連年湖漲之時。徒爲山盱五壩之病也。今既將蓋壩接長。免其入運。自應將束清壩改移舊地。一則讓湖水之向北暢行。二則爲夾激之層層挑逼。設遇清水過甚。則將蓋壩接長。攔住運河口門。再將束清壩大爲拆展。水小則仍收攏。庶得操縱在心。節宣如意。伏讀純皇帝諭旨。清口原淮水故路。東西兩壩。古人具有深意。操縱由人。不可膠柱。五壩則不得已而設此尾閘也。欲洩水勢。當在清口。清口洩一分。便尾閘減一分。等因。洵足爲千百年之法。守移之湖口。則節宣無術。呼應不靈。蓋清水爲潴蓄之水。不引而縱之。則其流不暢。不夾而怒之。則其溜不疾。須挑逼功多。斯刷跌下行。始足收沖黃之效也。

請防要工固湖隄疏 嘉慶十一年

工部侍郎 莫瞻菴

臣在工部。每見發抄河臣奏稿。知河患多由于停淤。竊以際茲防汛轉漕喫緊之期。又值三汛疊至。豈能于數十年之積淤。專議挑挖。遽收速效于一時。計惟有相機搶護。此固辦工常例。實爲濟急要著。乃河臣往往不肯認真遵行。致多貽誤。卽如衡工決口。彼時如果防險得人。事亦不至于此。且河員積習。伏秋兩汛甫報安瀾。卽置工程于度外。而毛城舖衡家樓之疏防。俱在霜降以後。有監河之責。亦應凜茲前鑒矣。現當桃汛。水勢盛漲。大溜多半逼近隄堰。中流深不過二丈有餘。淤墊情形。已可概見。目前險工。江省在桃北桃。東省在曹下曹上。而豫省孟門以東。初起之處。北岸秦家廠。其河勢後爲沁水所逼。前爲廣武山所阻。大溜陡折而北。緊衝隄脚。其南岸壅遏雞心大灘。橫攔直頂。致溜勢不得復折而南。此段地屬武陟。接連衛輝大名。卽禹貢大伾故道。地旣最要。工尤絕險。皆不可不預爲防範。仰懇 勅下三省督撫。河臣廣備料物。實貯在工。旣須先事相度。補其殘缺。尤須臨時趕搶。防其衝潰。並嚴飭廳汛各員。力改積習。勿誤要工。不得坐失事機。徒託言以爲人力難施也。至于洪澤湖水。現在勢弱。難以敵黃。不得已而借黃濟運。此亦向來通融籌畫之一法。但借黃必致淤墊。又最易倒灌入湖。湖河所以兩不免于添淤也。現增磚石新工。以防漫溢。上年試作碎石坦坡二段。旣經風濤掣激。不動是已。辦有成效。卽應一律籌畫。保護全湖隄根。俾淮揚二府得免泛漫之虞。且隄高堰厚。卽可以儲清抵黃。黃弱清強。旣可以濟運。又可以刷淤。是保障地方。與利漕攻沙三者原屬一貫。惟清口堆沙太多之處。如有勢難衝刷。必須人力以助水力者。則在專事諸臣。因時制宜。實力奉行。以收實效也。

議海口建長隄狀

黎世序

日前查勘海口情形。自八巨港以至海口。業已逐漸刷深。惟自七巨港以至東窪十餘里。尚未刷通。現在督率委員實力疏浚。當卽稟明。荷蒙批示。職道凜遵之下。無任敬佩。惟思治河之要。如賈讓之說。既迂遠難行。近世如潘印川。靳文襄。治河著有成績。皆主束水攻沙之議。潘印川之言曰。海無可浚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卽浚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靳文襄公開闢海口云。海口之高。皆由關外原屬坪廠漫灘。以故出關之水。亦隨地散渙。散渙則無力。無力則沙停耳。禹貢同爲逆河入於海。夫河而以逆名。海湧而上。河流而下。兩相適而後入。故逆也。今日之雲梯關外。是卽今日之逆河也。而不隄以求其同。不同以求其入海也得乎。爰是於雲梯關外兩岸築隄。凡出關散渙之水。咸逼束於中。涓滴不得外溢。從此二瀆就軌。一往急湍。則沙有力。海口之壅積不浚而自開矣。又第一疏云。自雲梯關以至海口。尙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濕之處。無庸置議。其餘八十里。若不量加挑浚。以導之。量築隄岸以束之。大水驟至。不能承受。歸槽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漫溢。與運道民生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則沙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關內之底必淤。不過數年。當復見今日之患。故切切以雲梯關外爲重。而力請築隄束水。用保萬全。又潘靳二公。皆力排改海口之議。以爲多費人力。猶不能深闊如故。且故而能淤。新亦可淤。自古迄今。墊而疏。疏而墊者。不知凡幾。今之治者。偶見一決。鑿者便欲棄故覓新。儒者輒自委之天數。議論紛起。年復一年。幾何而不至奪河哉。兩公之言。試有成效。似不可易。今河自馬港口決後。試看數年。卒未刷成河形。乃蒙 睿斷。不惜數百萬帑金。挑復舊河。爲保全民生漕運之計。又於兩岸接築新隄。使之束流攻沙。似與潘靳二公符合。乃靳文襄築隄去海止

二十里。今之新隄尾。去海尙六七十里。適當東窪卑下之處而止。引河又未接挑。以致開放引河之後。河由南北隄尾分爲三股。四處漫溢。正溜雖走中溜。勢已微弱。近日海口雖漸覺刷深。而上游形勢不時改變。卽有混江龍鐵掃帚各器具及時疏浚。既苦緩不濟急。且溜一旁分。中溜停滯。此等器具皆無所用。現在兩岸倒漾之水。逐漸上移。是四處分洩。去路尙不通暢。已可概見。將來一交大汎。泥沙愈多。海口淤墊更易。上游各工處處險重。深爲可慮。加以兩岸新隄。原估已屬卑矮。兼未相度形勢。選擇淤土。礮築堅實。工員又復偷減。誠如憲諭。冰凌纔化。漫水卽與隄平。風浪一來。隄脚半爲坍去。仰蒙憲臺洞燭情形。以欲防守新隄。每年非數十萬金不。可是以有用金錢。置之無用之地。是以奏明。仍遵舊制。防守南岸至鼃工尾而止。北岸至七套而止。自以上年承辦未當。幾置數百萬帑金於虛糜。海口既不能通暢。新隄又不能束流。議守則虛擲金錢。接築則無可措手。只得任其分洩。保全上游。俟秋後察看情形。再行斟酌。輾轉苦心。不得不爲權宜辦理。然愚昧之見。以爲束水攻沙之議。終不可易。改創海口之說。終恐難成。新隄究應加長防守。終不可廢。自馬港口決後。雖已數年。豫江二省尙無漫決之事。然決口衝刷三年。河形未成。反將莞瀆六塘各河。一概淤閉。上游黃河日墊。日高。運口倒灌。日益日甚。以致裹揚各廳。決口頻仍。上年洪湖蓄水一丈七尺。尙不能暢出刷黃。旋復東潰。此三年之中。不能晏安。而所費四千萬帑金。卽在此三年之內。此正縱其就下之性。必不可恃。非水之不可順其性也。孟子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人性雖善。而蔽於物欲。則必以禮義防之。以去其物欲。而歸於善。水雖就下。而壅於泥沙。則必以隄防束之。以刷其泥沙。而歸於下。南河自陳家浦馬港口連次沖決。上潰下壅。海口已淤。加以散漫多年。上游河底亦墊。今雖河復故道。而水勢分洩。到處普遍。若再不爲攔水刷沙之計。任其四處散漫。恐海口

並射陽湖。俞本套全行淤墊矣。海口既墊。而雲梯關內亦水緩沙停。每議修關。益難措手。至毛城鋪峯山四圍。王營減壩。雖爲分洩去路。止以洩盛漲之水。並不洩歸槽之水。與海口分洩不同。近年諸閘啟閉不時。連口連年倒灌。河身受病。未嘗不由於此。未可爲長遠通行之法。禹貢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而今則任其散渙。不特與禹貢逆河之義不符。且與潘斬二公之論不合。難冀底定。此東水攻沙之說。必不可易也。議者以爲舊海口淤高。必須別鑿海口。方能通暢。毋論大工甫竣。木已成舟。不便再議。且現自八巨港以至海口。業已深通。是淤墊不在海口。而在七巨港以上。若能於此處挑河築隄。攔約漫灘之水。並力攻刷。自能通暢。若馬港口。俞本套二處。地勢雖窪。中多蘆根。任其沖刷。終難通暢。不過漫溢一二年。仍行淤閉。若多施人力。深挖引河。高築長隄。未嘗不可以成河。但事屬新創。恐工費亦屬不貲。反不如就舊海口已成之勢。工費稍省。且舊河可淤。新河亦可淤。況馬港口下奪北潮河入海。而北潮河爲莞瀆六塘等河宣洩。駱馬湖各水去路。其下游現爲黃河淤塞。安東以下。積水縱橫。數十里。勢如巨浸。若黃河常行彼處。日久灘高。必致阻遏各水去路。恐安東海州之間。化爲洪湖矣。此改創海口之說。終恐難成也。至南北新隄。原估已屬卑矮。又不相度形勢。沙土浮鬆。工員偷減。誠所不免。然尙屬束水攻沙之意。從前業已短築三十里。漫灘之水。漾至隄裏。隄外皆是。就現在而論。兩道殘缺新隄。誠爲贅瘤。然尙望冬令水涸之後。人力可施。方議接長加高。爲一勞永逸之計。如河灘涸出。易於取土。將兩新隄遵照原奏。接築三十里。至大淤尖而止。亦不過多費十餘萬金。卽接築十五里。至七巨港爲止。已足約攔水勢。不過六七萬金可辦。再將已築新隄。幫寬培高。間段廂做防風。亦不過十餘萬金。統計多費二十餘萬金。使全河之水。並力攻刷。堅守一二年。河已深通。水落歸槽。再行遵照舊制。下游不必廂掃。以爲節。

省錢糧之意。未爲不可。職道每思靳文襄公。急急於海口接築新隄。係急爲醫病者說法。譬如不惜重費。購覓參苓。以冀病勢就痊。至高中堂勒石雲梯關。以下游不費料物廂埽。彼時頻年晏安。河已深通。是爲無病者說法。可爲勤儉節省之計。此時河勢之病。比文襄時更甚。乃欲惜費。任其自然。不爲瘳治。尙安望其痊可乎。職道是以前請及緊掩護新隄。守得一里。尙收一里東流之益。保得一段。將來卽省一段接築之工。此新隄必應接長。將來隄成。防守終不可廢也。自古無不治之河。亦斷無河不遵軌而能治之理。上年挑河築隄。修復海口。似非立議之不善。乃承辦者未照原議。創爲節省之說。減少丈尺。以致功虧一簣。事敗垂成。深爲可惜。爲今思補救之術。似舍接隄之外。更無他策。職道日前愚見。猶欲趁桃汛之後。水落灘見。卽擬估接新隄。但圈水取土。事既難行。且恐春夏之交。汎水長發。不時未便卽辦。但今年伏秋二汛。幸保無恙。秋後接隄之舉。似斷不可省。若兩岸新隄。全行接築。至下游高灘爲止。俾水無旁溢。並力衝刷。海口一帶。可望深通。從此河流順軌。永慶安瀾。費既無多。而上年所辦工程。尙不至全歸廢棄。若不遵守成訓。廢棄新隄。幸海口消散之路寬。冀上游防守之可恃。轉瞬下游淤閉。全河次第墊高。恐不獨江境不能晏安。卽豫東二省。亦難保無事也。

查勘海口東刷通暢疏

嘉慶十七年

百齡

竊自海口接築長堤以後。雲梯關內外河身。刷跌深通。臣屢接委員稟報。尙未敢信。茲由清江浦經外河南岸。一路履勘。至海防海阜三廳。沿隄按視工程。隨登舟親測水勢。自雲梯關至八灘而下。直到海口南尖。俱深二三四丈。至五丈餘尺不等。次第循軌暢行。毫無停滯。瞭望海中。見黃流九起。直出南北尖之外。衝出甚長。捕魚船隻。帆檣往來。距海口似甚遼遠。與去年所見南尖之下。卽有漁船泊聚。情形迥異。詢據漁戶等云。向年黃河

入海。自出南北尖而下。不過數里。卽與海水不能異色。捕魚之船。卽在海口施網。自本年黃流挽正之後。氣力
猛盛。衝至海中。約有四五十里之遙。始與海波合色。漁船須避過黃溜。至數十里之外。始可捕魚。計二十年來。
未見黃河如此奮迅。且其勢猛急。海口兩旁積沙淤土。跌蹋深寬。南岸絲網浜以下。舊灘民住草房。均被衝塌。
遷居遠岸。其北岸之龍王廟舊基。亦塌入河中等語。似此尾閘宣通。全河東注。誠爲大好氣象。上年仰蒙
聖明指示修濬舊海口。

俯允于近海之南北兩岸接築土堰二道。夾束黃水。一氣入海。不使倒漾于舊隄
尾之外。旁流漫瀉。而各廳營員弁加埽紮枕。併力捍護。用能于伏汛大漲時。約攔水勢直走中泓。是以愈刷愈
通。沛然莫禦。足見前人束水攻沙之語。信而有徵。而歷來謂雲梯關外不可與河爭地。棄長隄而不守者。洵爲
謬妄。臣隨乘潮渡過北岸。卽由北岸沿隄而上一路測量。較春間探試之時。加深八九尺。至一二丈以外。其爲
跌通底淤。自下而上。已有明徵。惟查馬港口對岸舊有攔河壩一道。係從前馬港決口時所築。嗣于合龍後。只
拆去一半。尙留至數百丈之長。其勢挺逼河心。未免稍攔盛漲之溜勢。致使上游不無漲滿。相勢籌度。再行拆
去前半。祇留後半。以護大隄。並將河中拆除未盡之民堰。全行起除。俾灘面展寬。庶大漲之水。足資消納。益可
無虞。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First main paragraph of handwritten text, starting with a large initial letter.

Second main paragraph of handwritten text, continuing the narrative.

Third main paragraph of handwritten text, showing further details.

Fourth main paragraph of handwritten text, appearing as a separate section.

Fifth main paragraph of handwritten text, continuing the flow.

Sixth main paragraph of handwritten text, showing a transition.

Seventh main paragraph of handwritten text, concluding the page.

「

百三

」

2
1
+

DS
754
46
721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目錄

工政六 河防五

籌河工全局利病疏

建虎山腰減壩疏

黃河北岸減壩疏

議覆減壩堰工疏 部

籌疏治河身事宜疏

豫境河道難建減水壩疏

河防說

論黃淮要領

論治清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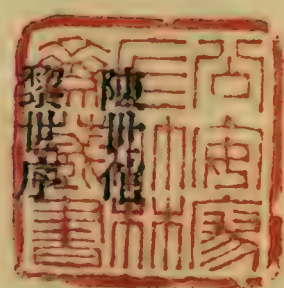
論治清口二

論塞六壩

論歸仁堤

籌全河治清口疏

固高堰守五壩疏



黎世序

莊亨陽

張鵬翮

張鵬翮

張鵬翮

張鵬翮

張鵬翮

鐵保

莫瞻菴

請辦高堰碎石坦坡疏

請辦高堰碎石坦坡疏

清口大挑無益疏

高堰另建五壩說

河口築隄設牯說

宿遷駱馬湖壩說

吳璫

徐寅亮

吳璫

陳文述

陳文述

張伯行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

工政六 河防五

善化賀良弼撰

籌河工全局利病疏 乾隆二十一年

大學士陳世倌

皇上軫念民依。今歲再舉南巡大典。訪求民隱。誠兩江蒸梨出昏墊而登衽席之時也。臣查此二十餘州縣之連年被水者。由黃河南北兩岸。創建減水閘壩。分洩河流。以致水緩沙停。河底日高。河身日飽。不能容納。伏秋汛至。南岸減下。則碭山懷遠宿州靈璧虹縣五河睢甯等州縣田畝被淹。北岸減下。則豐沛桃源宿遷清河安東沭陽海州田畝被淹。而均未有已也。夫河不兩行。治河不易之法也。康熙十六年七月。河臣靳輔疏稱。黃河南岸一決。必由邱家白鹿等湖以入洪澤湖。助其滔天之勢。撼擊高家堰一帶隄工。各隄卽堅固如鐵。亦必從頂漫過。下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淮流仍舊旁洩。仍不能助淮刷沙。清口以下。仍必淤墊。此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北岸一決。必由駱馬湖之後。橫衝邳宿運河。將河底湖底積漸淤高。一遇伏秋異漲。則濟甯魚台嘉祥鉅野滕嶧之田畝。必致淹沒。運道隄亦必潰。此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是黃河南北兩岸之不可開。數以分黃河之勢者。在靳輔自言亦已鑿鑿可據。無何而康熙二十一年。於黃河南岸。則開毛城舖減水壩一百二十丈。又建減水石閘一座。又於王家山建減水石閘三座。於峯山建減水石閘四座。北岸則於大谷山建減水石閘一座。蘇家山建減水石閘一座。其意以爲減下之水。由小神湖出睢溪口入洪澤湖。使沙澄湖底。其清水仍出清口以助淮刷黃。不思黃河斗水沙七。所過之處。無不淤墊。現今小神湖侍邱湖白鹿湖以及林子孟山等湖。早已淤平。其灌入洪澤湖者。沙澄湖內。先已淤墊湖底。湖不能容。方且奔潰四出。正靳輔所云淮

流仍舊旁洩。不能助淮刷沙者。又何從收出清口刷黃之效乎。靳輔當日甯不計及此。特以徐家灣蕭家渡之決議以革職賠補。故於兩岸分建閘壩。以分水而保隄耳。而後之司河者。以其爲治河之第一人。奉爲成憲而不敢違也。不已謬乎。夫自毛城鋪一開。而減下之水奔注入湖。浩浩滔天。撼擊高堰。勢不能禦。於是開唐埂六壩。貫入高寶諸湖。下淹高寶興鹽等七州縣。民田盡成澤國。而湖水既分。清口刷沙無力。海口漸淤。乃效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於雲梯關外海口之內。築隄二萬三千八百丈。其意又將使水不旁溢。專力攻沙。以通海口。不思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止可施於內地之黃河。而不可施之於海口。蓋黃河挾沙而來。奔騰浩瀚。一往莫禦。故堅築隄岸。使水循隄直下。則勢猛而沙隨水去。若海口則每日潮汐二次。以隄束水。潮至則沙隨水進。潮退則沙留隄根。日積一寸。積數十年計之。其沙日引日長。愈久愈堅。是以靳輔所言往時雲梯關外卽海。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至今凡七百年。關外洲灘。遠至百二十里。此言具在可考。今自雲梯關至四水堰海口。且遠至二百八十餘里。夫以七百餘年之久。淤灘不過百二十里。靳輔至今僅七十餘年。而淤灘乃至二百八十餘里。且此二百八十餘里之中。昔年止有六套者。今且增至十套。與南岸之十洞。上下迴抱。形若交牙。兜束河流。至十曲而後出海。然其今日之海口。固不至斷潢截港之爲淤。而亦甯可謂之寬暢乎。此皆由靳輔始則開南北兩岸以分黃之勢。後則築海口兩隄以停黃之淤。節節相因。弊所必至也。若夫李家樓七十里無隄之處。在靳輔當時原係九十里。前河臣齊蘇勒加築二十里。今存七十里。相傳謂靳輔畱以分洩黃水。保護徐州城者。臣始亦信其說。及查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靳輔疏稱。北岸李家樓起至大谷山止。應接築大隄。約長一萬六千丈。束黃河異漲之水。不使北侵。以救陽豐徐沛四州縣田畝。共在原估築隄三十萬丈之內。因奉

聖

祖仁皇帝諭旨。令再行確議。乃將最緊要之宿桃清山安五縣河隄十四萬五千丈。先爲修舉。而此九十里無隄之處。特緩而未築耳。不然。黃河正身。寬不過一二百丈。卽海口亦寬不過四五百丈。計之不及三里。何至洩水之支河。乃畱至一萬六千丈。且旣畱一萬六千丈。豈猶應不足宣洩。又於蘇家山大谷山各建減水閘一座。此必無之事也。特時至今日。黃底淤墊日高。水不能下。卽欲加培。而礙於下游之徐城。勢有不可。適有此無隄之處。可以分洩水勢。遂附會其說。相沿至今。習爲常事耳。查乾隆六年。巡漕御史都隆額奏稱。黃河自石林黃村二口北趨。衝刷深闊。竟與黃河平接。流入微山湖。微山湖西面。已經淤高。設全湖淤墊。始則爲患於民田。久必有妨於漕運。今自都隆額陳奏以來。又十五六年矣。黃河之水。無歲不由此貫入微山湖。本年孫家集潰決。大溜奔騰而下。拍岸盈隄。魚台縣竟成水底。蒙

皇上特遣部臣劉統勳。會同河臣白鍾山。星夜修築。已報合龍。又現議將魚台縣另建城垣。民生固可無虞失所。但臣於乾隆八年。曾帶領郎中明安圖。用儀器測量徐州城外黃河。面寬一百二十五丈。今聞現在河面僅寬四十八丈。則知數年以來。河身更爲淤墊。夫以數千里奔騰浩瀚之黃水。而束於四十八丈之河面。勢必盡赴此無隄之處。貫注微山湖。而微山湖現在淤平。卽疏浚通流。亦斷不能盡復全湖之寬廣。則微山湖之水。已無所容。又加以黃河之水。年年減下。與運河僅隔一綫之隄。又勢必漫入運河。而運道壞。黃河絕運而過。山東河湖之水。不能順流而下。必致倒流。而魚台金鄉濟甯曹單滕嶧諸州縣。民田盡被淹浸。則山東之民生。亦因此受其病。誠今日所當熟籌而急爲之計者。伏查康熙二十三年。聖祖仁皇帝巡歷黃河。諄諭河臣靳輔云。減水各閘。洩出之水。作何善法歸海。毋或淹損民田。欽此。是黃河分洩之水。允宜設法歸海。方免淹浸民田之患也。臣愚以爲欲救此二十餘州縣年年被水之災。

當先治黃河之墊淤。欲治黃河之墊淤。當先通海口之紆曲。查海口十套之中。惟二套四套六套。其長尤甚。昔年靳輔曾於雲梯關外海口挑挖引河。又於南北兩岸築隄二萬餘丈。皆於此處取土。則知海口未嘗不可施。正。況今日雲梯關外至海口。皆成漲灘板土。尙非嫩沙無駐足之地。可比。應請照靳輔挑挖海口引河之法。於汎水未發之前。照河身寬深丈尺各套。直開挖引河。兩面各畱數丈。俟汎水漲發。將兩面開通。使二瀆直注出海。則衝刷有力。雲梯關外河身不至紆曲。海口日見寬深矣。但套雖挑通。而兩隄尙在。能保沙之不再停隄根乎。方今兩地之內。城郭營壘。民田廬墓。壤地相接。又設有葦蕩營。每年割取葦草。以資隄埽之用。未便遽議撤毀。請先曉示民間。以此兩隄遇有衝決。不更繕治。如畏水患。各自遷徙。則不數年而兩隄自潰。十套十洞。將復爲海口。二瀆自可暢出矣。至清口以上。至徐州黃河數百餘里。河底高於內地丈許。皆成老淤。水勢不能衝刷。自非大加疏濬之工。不可其疏之之法。若何伏讀。

聖祖仁皇帝諭旨。朕由運河一帶。以至徐州迤南黃河。細加看閱。見各隄岸愈高而水愈大。此非水大之故。皆由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積年漫溢。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水刷深一尺。則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河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行。各隄亦可不用矣。欽此大哉。

聖人之言。誠萬世治河不易之法也。伏查乾隆二年。河臣白鍾山陳請挑挖引河。免其賠補。格於廷議。未蒙准行。然挑挖引河寬深。偶致淤墊。實非人力之罪。曾經河

臣張鵬翮奏請奉

聖祖仁皇帝允准免賠在案。況今兩岸淤灘。挺出河心。上下形如交鎖。若不竭力挑

挖沙嘴。則大溜不能歸中。河流不能迅捷。沙停河飽。爲害滋深。伏請

皇上飭下河臣。將凡係河身灣曲處

所飭廳汎各員呈報。河臣驗明丈尺。挑挖之後。計其工段。按季報部。彙請分別議叙。其怠惰者參處。如有應挑

引河一例挑浚。卽或有河成而溜不掣。然河身漲灘已經挑去。河流以直。亦於黃河大有裨益。應請免其賠補。則人自踴躍趨事。而河流既闢。刷沙有力矣。其浚之之法。若何。查治河之具。原有杏葉扒鐵掃帚。混江龍等器。查杏葉扒齒短而銳。挽以竹篙。輕而無用。混江龍排列鐵齒。長至尺許。墜以大石。始達河底。河臣白鍾山曾令廳汛各員施用。頗有明效。但部臣劉統勳等。試之以爲無益。臣因採其意而損益之。請鑄大鐵軸一具。約長六尺。上鑄鐵齒。長三寸而銳其角。一周凡三齒。共列五周。兩端貫以鐵鎖。務使直沉至底。用船一隻。夫四名。首橫木樑。將鐵鎖分繫木樑之上。用夫牽挽而行。沿路滾翻。每十船爲一排。每十里置船一排。先委實心辦事之員。沿途備細測量。兩岸釘立木椿。書明河底高低尺寸。按月核其浚深若干尺寸。以爲賞罰。如果深至一尺。給以紀錄。至五尺。予以加紀。多者按此計算。怠玩者分別參處。其已浚深者。將船撥協隣近淺窄處所。除雨雪日期外。一排之船。每日往回三次。十日當可深一寸。積一月計之。當可深二三寸。一年計之。可深二三尺矣。先製十具。量調浚船。試演一月。如果有益。則請多備數百具。將原浚船挑選應用。分段排列河中。實力奉行。一二年。倘有成效。行見河底日深。河身日闊。南北兩岸。可以不分水勢。則此二十餘州縣。漸可免被淹浸。此臣所謂疏闊海口。浚治河身。爲今日捍災之急務也。伏乞 皇上於南巡回鑾。至徐家渡時。特遣大臣會同督河諸臣。自雲梯關外海口。上至徐州。東至魚台濟甯等處。沿河相度。將淮黃二瀆。有無可以疏治。上下兩江被水州縣民田。有無可以疏濶。山東魚台滕嶧運道。有無阻礙。微山湖東面隄岸。應否幫築高厚。悉心妥議具題。次第舉行。以副 皇上南巡惠民之至意。若夫清口之內。向有爛泥淺。裴家場。張福口。卽家莊。四道引河。總滙於三汊一河之內。自東南直注出口。最爲得力。聖祖仁皇帝曾命河臣張鵬翮挑浚。以暢淮流。又於運口

接隄一百數十丈。以逼三汊河之勢。而於運河口門。建一大墩。使三汊河大勢直注清口。惟一線回溜入運。漕是以洪澤湖之水出清者。刷沙有力。而運河之口亦洄漩停蓄。不至順流直瀉。難以挽禦。自移運口迤下七十餘丈。以避西風汕煽黃水之患。將三汊河堵斷。以作運口下岸。於是淮水散消。出口無復激射之勢。運口又仰承在下。淮水進趨入運。而出清口者。刷沙無力。以致黃河北岸之楊家莊。常虞淺阻。糧艘尙需起剗。其弊未必不由乎此。今蒙 聖駕親臨高堰。閱視工程。其新舊運口情形。 聖明自有洞鑑。固非臣愚所敢妄議者也。

建虎山腰減壩疏 嘉慶二十年

黎世序

竊查河防舊制。閘壩與隄防並重。如當常年修守。則賴隄防束水以刷沙。如遇汎漲非常。則賴閘壩減水以保險。二者互用兼資。不可偏廢。而情形有今昔之不同。尤當因地制宜。隨時設法。于河防可期有濟。而錢糧不致多糜。方爲盡善。黃河來源浩瀚。豫省河身皆寬二三十里。江境豐碭一帶河身亦尙寬一二十里。至徐城一帶。南係城郭。北盡山岡。河身僅寬八十餘丈。較上游容水不及十分之一。平日歸槽之水尙可流行。一遇淫潦不時非常汎漲。卽有壅遏擡高之患。徐州郡城岌岌可危。自徐城以下至邳宿桃清山海一帶河身亦僅寬二三百丈。至五六百丈不等。加以清口中河兩路來水匯歸。頂托江境防守之難。實數倍于上游。考之歷代河渠諸書。及前明潘季馴經畧兩河各疏。無不以多建減水閘壩爲防險保隄之計。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在徐城以上建設毛城鋪滾壩一座。天然閘一座。于十八里屯地方。又建設西閘。又于北岸建設大谷山滾壩一座。蘇家山閘一座。徐城以下。又建設峰山四閘。王營減壩盛漲之時。相機啟放。水落卽行堵閉。是于束水攻沙之中。並

用防險保隄之法。權宜變通。並無偏倚。實爲全河最要機宜。奈近年河道情形。日久更變。毛城鋪以下之洪灘。河大谷山蘇家山以下之水綫。河均已淤成平陸。黃河亦漸淤高。閘壩口門。有建領掣溜之處。減洩之水。無循序分洩之路。十八里屯兩閘。久經淤廢。王營減壩。衝跌無存。僅存天然峰山兩處閘座。洩水無多。以致大洪水長壅積不消。黃河兩岸。節節生險。屢屢漫隄。上游漫缺一處。則下游淤墊一處。各處隄工。歲歲加高。仍形卑矮。磚石埽壩。處處著重。未得平甯久煩。宵旰之憂。勤多耗。國家之經費。其病皆出于有隄防而無減洩。不能保守。異漲也。歷任督河諸臣。無不以籌議修復閘壩爲事。並前蒙 欽差長齡戴衢亨臨工查勘。因毛城鋪情形難恃。經費過大。未易辦理。議請修復十八里屯舊閘。並移建王營減壩。嗣緣要工疊出。籌款維艱。僅將王營減壩擇地移建。十八里屯舊閘。至今未修。臣百齡于嘉慶十六年。籌擬河防善後各條內。奏奉 諭旨。該督摺內。修復減水閘壩一條。黃河隄岸。建立減水壩。以洩盛漲。原係前人良法。但所建閘壩。必須位置得宜。方有利而無害。河流遷徙靡常。現在距靳輔張鵬翮治河之時。又越百餘年。其舊蹟所在。揆之目下河形地勢。是否仍能扼其衝要。宣洩得宜。尙須詳悉勘明。始可定議修復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準今酌古。于講求前人成法之中。仍示以因時制宜之要。惟連年以來。搶險類仍。經費支絀。未及興辦。臣等查黃河歷年水勢。因各省旱澇不時。水勢大小不等。卽如十七年漲水。並不甚大。汛期卽保安瀾。迨自十八年八九月間。山陝各省。積雨彌月。黃沁各河。積報長水。將至二丈。江境河水平隄。漫隄之處。不一而足。適因豫省隄工漫溢。下游隄埽。得以趕緊補還。臣等身經異漲。益思減洩之方。膺服 聖謨。更得講求之法。到處勘查。悉心籌計。大抵黃河閘壩。因山創建者。終久可憑平地創建者。易致衝跌。必得另求山勢。可借而又有現存引河可用之處。

庶錢糧可歸節省而敢放可以無虞。因飭通工道將廳營府縣會同籌議。茲據詳稱黃河北岸舊有閘壩。恐運道受淤。不敢置議。至毛城鋪減壩。雖屬得力。而原建之處。本無山勢可憑。壩之上下。土性沙鬆。從前敢放。屢有王平莊邵家壩。唐家灣掣溜之事。近年河底更高。辦理難有把握。且挑河培壩。及廂做鉗口各壩。需帑百萬之多。工費太鉅。十八里屯東西兩閘。原借山根建設。金閘僅寬三丈五尺。減水無多。不足專恃。且閘底大低。亦難再放。惟查該處西南一面。衆山環繞。中有丁塘湖。湖濱有虎山腰地方。兩山對峙。中間凹處寬二十餘丈。山根石脚相連。可作天然滾壩。不費人工。北面臨河。卽係十八里屯。該處舊有山岡。淤入土中。議將該山頂削平。改作臨河滾壩。卽以虎山腰作爲重門擎托。有此兩處。因山形勢。可期穩固。因卽將十八里屯山岡之上。淤土起除。查看兩閘中間山岡較高之處。長有三十餘丈。低于灘面三四尺。比舊閘底高一丈六七尺。比黃河盛漲水面計低七八尺。可以就勢鑿平。于山岡之上。另建金剛牆兩座。中畱口門寬三十丈。作爲天然閘底滾壩。俱較比高低適得其中。斷無衝跌加深之患。其減下之水。由下塘湖出虎山腰。歸天然閘。下引河。匯流宣洩。自十八里屯之虎山腰。中隔縷隄一道。縷隄之外。挑挖引渠。添築東西東水隄。工縷隄之內。各山環接。西面王家山舊堰。應幫培高厚。保護碎石。縷隄開闢之處。砌大石裏頭。用碎石鋪底。以資鉗束。而免刷深。至天然閘下引河。添此滾壩。減洩之水。不免漫灘。該處西岸本有攔堰一道。上自天然閘。下至艾山。計長九十餘里。舊堰甚形卑矮。土性沙鬆。且有離河較近之處。必須培築堅厚。方資保障。應將該堰離引河遠者。就舊堰幫寬加高。離引河太近者。另佔退後。接築新堰。再將天然閘河下游淤淺之處。間段疏挑。蕭縣城外。再築護城隄一道。以爲重障。統計各工。共需銀四十餘萬兩。較之從前估修毛城鋪需銀一百二十餘萬兩。估修十八里屯需銀九十餘萬兩。

所用未能及半。辦成之後。不但徐城以上得有寬大滾壩。減洩盛漲。可保無虞。卽下游隄埝。亦免生險。搶辦計其節省實多。當此東南兩河各工多用之後。經費實不易籌。臣等受恩深重。苟稍爲可緩之工。斷不敢驟議請辦。惟通盤籌畫。河工大要。既須隄防保護于平時。必須閘壩救急于臨事。近年南河之病。實由于事事隄防而不修閘壩。現在睢工業已堵合。黃流挽歸正河。本年大汛。臨難保必無異漲。若不預備減洩閘壩。竊恐從前之險。卽在目前。與其補苴于事後而費愈多。無甯籌備于事前而工實省。既目覩揚湯止沸之難。憑自應急求釜底抽薪之善策。且辦成之後。水小之年。原可以堅守不放。以收束水攻沙之益。水大之時。卽啟放亦期速堵。不致有溜緩沙停之虞。有壩則操縱由人。無壩則束手無策。壩成原可以數年不用。但不可一日無備。現在雖費將來所省實多。是于前人成法之中。師其意而不泥其迹。就其地而略變其制。既籌有可辦之法。何敢因循貽誤。謹將籌辦情形。繪圖貼說。據實具奏。

疏云壩成原可數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然自山腰建壩之後。實無一年不啟放者。因知就現在之河身。不籌變通。斷無善全之策也。存之以備宣洩情形。

黃河北岸減壩疏 嘉慶二十一年

黎世序

竊查南河河身。自徐州以下。漸形窄狹。較之豫省隄防。兩岸相距。不止減少一半。每至伏秋。大汛屆臨。盛漲之水。奔逸出槽。自河南行過徐州。由寬入狹。實有不能容納之勢。是以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于黃河兩岸。上自豐碭。下至清江。節節建築減水閘壩。考之成書。不下十餘處。故能保守隄岸。相機啟閉。永慶安瀾。嗣因北岸挑開中運河。後糧船得以對渡。過行而黃河北岸閘壩。恐以減落黃水。串入運河。遂將北岸減水之區。悉行廢閉。

全賴南岸閘壩宣洩。以爲大汛分消。近數十年以來。河底日漸淤高。尋考往日閘壩基址。或以淤沒已久。不可復開。或以口門過低。防其掣溜。率多不能舉辦。惟賴上游天然峯山二閘。稍分黃漲。每當汛水屆臨。猛盛異常。而旁消路少。隄單河窄。深以湧溢爲虞。臣等遞年相度情形。亟須多籌宣洩。以保隄岸。特于上年奏准于徐州上游。就十八里屯舊基。添建滾壩。適值秋汛異漲。開放減水。上游廳汛始保無虞。彼時下游淮揚一帶。清淮並漲。爲十餘年來未有之大。直至霜降節後。猶復拍岸盈隄。非常危險。幸而風浪不起。漲水漸消。臣等驚怖之餘。慶幸出于意外。推原其故。實由下游無路分減。故徐州一帶。雖報落水。而清江以下。仍復壅積不消。且十八里屯滾壩及天然閘峯山閘。減落之水。仍由引渠一路澄清。歸入洪湖。黃漲雖得分減。而少衰。湖涸則因增添而日盛。清江爲清黃交匯之處。淮黃兩路彙注。浩瀚異常。加以中河承受東省蒙沂之水。或值一時同漲。則清江一處吸引三股大川。卽海口十分通暢。亦虞一時宣洩不及。數百里隄岸。處處皆形滯重。實堪惴懼。必須于下游籌畫減水之區。始足以保隄工。而資引注。查有外河北岸王營減壩。係前河臣靳輔建設于減洩黃流。引疏清水。最爲得力。因嘉慶十一年間。衝塌壩底。經欽差前大學士戴衢亨等。臨工會勘。奏請移建。並添設二壩。前河臣吳澂請銀興辦完工。第壩身雖已堅固可放。而盛漲之水。由壩減入鹽河。勢必猛驟。其鹽河兩岸隄工。日久未修。皆形卑薄。必須一律加高培厚。方可攔束水勢。其河勢逢灣迎溜之處。亦須鑲做護埝。以禦溜勢。其間段淤淺之所。尤應估挑寬深。並相地添築格隄。以爲攔約。至減壩外臨黃隄埝。亦須預爲啟拆。盤做裏頭。庶緩急啟放之時。得資鉗制。此處爲下游最要關鍵。不敢以惜費而稍事因循。且從前改建石壩。已費銀四十餘萬兩。若久廢不用。則前此帑項。竟屬虛糜。卽飭道將等核實查估。計各項官辦工程。需銀六十萬餘兩。其鹽河

兩岸官隄以下民堰。培築工程。係爲護衛民田。估需銀八萬餘兩。例歸民修。應由藩庫借款。攤徵辦理。仰懇聖恩俯准。于就近藩關各庫。撥給解工。趁此春融。亟爲挑築。以備伏秋盛漲減洩之用。則全河上下游。挹注機關。得以操縱由人。卽遇異漲驟臨。宣防亦稍有把握。至鹽河亦爲運鹽運柴要道。或恐減黃行水之後。稍有停淤。亦無難隨時挑挖。且黃河有此分洩漲水。不致倒灌運口。則清水長可暢出。刷黃亦永無溜緩停沙之弊。再徐州以下峯山四閘。本係因山建設。歷年減黃。甚爲得力。惟頭閘四閘。一半因山。一半建于平地。現在河身較舊時淤高。恐啟放後水勢過陡。塌寬掣溜。是以歷年只啟二三兩閘。其頭閘四閘。未敢輕放。以致洩水無多。查該處頭二閘之間。有龍虎二山。兩山中間空檔。約長二十餘丈。係平崗石脊。彼此相連。較高黃河灘面三四尺。稍加剗削平正。卽可作爲天然滾壩。盛漲則聽其漫壩而過。水落則自然斷流。可抵頭四兩閘分洩之水。而所費僅需數千餘兩。已飭該管道廳妥爲辦理。合並陳明。

南岸上游北岸下游各特減壩洩黃皆由河身過窄河底淤高之故耳存之以備北岸宣洩情形

議覆減壩堰工疏 嘉慶十五年部議

一據奏毛城鋪石壩。仍應修復一欸。臣等查嘉慶十三年。先經前任督臣鐵保奏請修復毛城鋪石滾壩。以備宣洩黃河盛漲。嗣經臣長麟戴衢亨奉 命查勘。以該壩啟放日久。河水下趨著重。自乾隆四十年以後。屢次漫水吸溜。東西相距五十丈。挖驗石跡。已非斬輔舊制。一經啟放。黃水建瓴而下。難保無潰決之虞。訪得天然閘迤東十八里屯。有斬輔所建石閘二座。每座寬三丈有餘。挖深可得二丈以外。公同熟議。皆以修此二閘。足敷宣洩。較毛城鋪事半功倍。請卽趕緊修復等因。茲據該河督等通籌全局。以十八里屯兩閘。僅寬七丈有

餘不足以資宣洩。請仍將毛城鋪石壩修復。以資洩黃助清之用。臣等查近年黃淮交病。由于河身高仰。清水不能刷黃。轉資黃水以濟運。黃水倒灌。而河口日淤。清水涓滴不能外出。全注運河。以致清黃並漲之時。泛濫滋虞。而高堰亦愈形著重。勢必須減洩清水。以救危險。減洩之後。清水益弱。黃水愈乘虛而入。停淤潰決。百病叢生。今擬減洩黃水。使之不致灌淮。卽將所減之水。轉輸入淮。助長清水。使之出而敵黃。固係急治倒灌之計。惟查河口停淤。由來已久。前河臣靳輔經理第一疏。首言昔人以水刷沙。固屬不易之策。但淤有新舊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衝刷甚易。五年以上之舊淤。衝刷甚難。必須大加疏浚。嗣將河口以下至雲梯關外一帶。大事疏挑。河已順軌。然後議減水閘壩。以備節宣。其初疏別河身。則並不恃此。歷查靳輔時。大挑河口。在康熙十六七年。而毛城鋪等處閘壩。則于康熙三十三年始行建築。其施工次第。先後可考。現在雲梯關外。自馬港口起至二水樓止。雖經興議大挑。而河口一帶淤墊如故。現據奏洪澤湖未交大汛。已存水一丈三尺八寸。清水不爲不旺。仍爲黃水所阻。不能外注清口。可知河口積淤實爲高梗。乃僅以減壩轉輸之水。刷積年淤墊之沙。設使宣洩無多。固于助淮無益。若宣洩太甚。恐黃水既有停淤之患。湖水復有過漲之虞。似亦不可不慮。且查靳輔舊制。徐城上下南北兩岸。共建閘壩十有餘處。而毛城鋪寬止三十丈。其他天然峯山等閘。皆不過數丈。蓋多建閘壩。而束其口門。故減洩有餘。而節宣在我。今則舊時閘壩大半就壅。而毛城鋪石壩寬至五十丈。迥非當日舊制。故一經啟放。勢若鯨奔。從前傅家窪丁家集張王莊王平莊邵家壩唐家灣等處。漫口吸溜。前車可鑒。前經臣長麟戴衢亨面詢鐵保等。僉言修復毛城鋪開放時。極爲擔險。開放後亦不免流弊。現在雖據該河督等。以近日漲水僅高壩底數尺。不致跌塘吸溜。並將引河堤岸預爲多方保護。但該壩口門究屬寬廣。勢

大力猛。殊恐難以控制。再自石壩以下。經碭山蕭縣及宿州靈璧五河等境。入靈芝孟山西山等湖。然後滙入洪澤湖。演漾數百里。前經臣長麟等查得水過之陳梁馬路王家莊等處。地土浮鬆。恐築堤亦難堅實。又靳輔時以靈芝孟山等湖。地本卑窪。不嫌淤積。今則啓放日久。停淤自厚。恐亦非當日情形。該河督等既爲此奏。是否啟放之後。實能于疏刷河口。必有裨益。並如何查照舊制。酌量籌辦。以防流弊之處。應仍令詳議妥籌。切實奏明辦理。

一據奏。停辦高堰碎石坦坡。改築二堤一欵。臣等伏查高堰大堤。先經督臣鐵保河臣戴均元等節次具奏。該堤建築年久。根腳浮鬆。一經風浪。易致掣卸。請照靳輔土坦坡成法。填築碎石。保護該河督吳璥前在江南總河任內。亦以高堰大堤。應築碎石坦坡爲請。並經該河督徐端等。試做坦坡五百餘丈。節經風浪不動。著有成效。遂于上年冬。定議建築。奉 旨准動兩淮鹽飭加價銀兩。分年砌做等因。茲據奏此項工程。需費過繁。且須八九年之久。勢難久待。請將二堤加幫高寬。與大堤相平。再加高三尺。則大堤雖遇非常風浪。有二堤以爲重障。淮揚士庶。俱可高枕無憂。卽湖水盛漲。毋庸輕放五壩等語。臣等查高堰二堤。本係靳輔舊制。緣大堤後有運料小河一道。間遇放開五壩。其倒灌之水。由此分洩。故建築二堤。以資護護。俾不致淹及民田。形制卑狹。本不足爲大堤重障。至高堰大堤。祇因臨水石工。不無灰漿脫落。故議築碎石坦坡。以資外護。其附石土工。本屬堅厚。節經加高幫寬。又屢次加築子堰。乃數十百年經營籌辦之工。果將坦坡辦竣。不獨堤工鞏固。並可節省歲修。實爲一勞永逸之計。今議改修二堤。縱使築做高寬。而新築之士。究屬鬆浮。斷不如久經壓實之堤。爲可靠。將來大堤石工。偶遇掣卸。是否仍須修補。如仍前歲修。則年年增費。復年年擔險。如棄而不修。萬一大堤

可虞。豈二堤所能抵禦。該河督等似不應輕改已成之議。別圖難必之工。且高堰大堤。關係運道民生。甚爲重大。設使該處堤工。實有難以久待之勢。抑或另有難辦情形。應令據實覆奏。

籌疏治河事宜疏 道光五年

東河總督張 井

竊臣於上年九月間。將河底墊高。急應疏治各緣由。先後恭摺陳奏。欽奉

諭旨。准令赴江會勘講求。昨於

抵清江後。勘視清口。捻盱復至海口。折回清江浦。當將勘查上下水勢河道情形。詳細熟籌。查長河水勢。自徐州府以下。雖形淤墊。尙不至如下游之甚。外南北下至山安海防。淤墊高仰。節節圈灣。河圈則流緩沙停。雖海口以上二三十里坐灣處所。水深一丈八九尺至二丈餘。似亦未得謂之十分通暢。全境上下處處受病。已深。臣等親自乘舟勘查。隨時商議。欲求防守之方。實難萬全無弊。而本年順黃壩現存長水。與上年伏汛相同。一至大汛。卽難保其不至失事。至洪澤湖現在水深一丈二尺八寸。較量現在黃河水面。尙高於清水五尺二寸。以致禦黃壩仍難開放。通局受病。全在黃高。但得黃水落低。清水暢出。重空軍船。自可暢行無阻。是此時之至急者。莫過於治黃。黃治而淮自治。漕亦無不治矣。然尤須先求黃河致病之由。使之不再增病。再求治病之方。使之漸次復舊。臣等再四會商。周諮博採。悉心講求。並將陳論治法。酌量採取。擬有五則。一曰嚴守閘壩。二曰接築海口長堤。三曰逢灣取直。切灘挑河。以上三條。所以束逼河流。以免再有淤墊。四曰修復浚船。五曰築做平灘對壩。以上二條。所以力求攻刷。以期永遠深通。除接築長堤。逢灣取直二事。南河督臣先已具奏辦理外。其餘均當次第辦理。夫黃河受病。原非一日。而近年爲尤甚。據外北山安等汛。呈送水勢報單。現在存水較之道光元年。大至一丈三四尺。而中泓水勢。大率不過七八九尺。此五年中。何以淤墊如此之速。臣於上下經

歷之處。逐加詢問。隨時默誌。蓋在徐州上下者。則有天然閘。十八里屯。龍虎滾壩。峯泰滾壩。從前伏秋大汛。未及漫灘。業已啟放。甚至距河較遠。則抽溝導引。在清江浦上下者。則有祥符五瑞閘。並禦黃壩之倒灌。洩水情形。亦與徐屬相同。黃河挾沙而行。急則沙隨水去。緩則水過沙停。上有分流。下必停緩。此一定之理。從前閘壩之設。原以備異常盛漲。乃慮及至險。而爲不得已之謀。非以之治河。而謂可循行之例也。前河臣靳輔修備各閘。皆立有定制。每漲水至若干。始准開閘。嗣後雖屢次增添。而河底愈墊愈高。所添之制。已相去懸殊。卽新鑿徐屬之虎山腰等處。亦已辦理數年。不能以現在淤高之河。身循往時盛漲之定制。且高下之勢較多。則掣洩必致分溜。閘壩既處處掣消。長河自年年淤墊。而道光二年河水大漲。洩水更多。是年禦黃壩卽致倒灌。四年禦黃壩倒灌更甚。五年又借黃濟運。歷次掣黃緩流。此所以受病益甚也。前明河臣潘季馴有言。治河之道。無外東水攻沙。欲河之不再增病。惟有嚴守各處閘壩。宜另行酌定。非下游盛漲難容。不得藉口啟放。至疏導之法。歷宋元明不廢。至前河臣靳輔。而其制大備。惟裁撤日久。其從前如何繫船。得以轉動便捷。法或失傳。此時無可訪詢。又前河臣徐端於鐵篋子混江龍之外。又造有翻泥車。稍爲活便。臣等公同閱看。應卽於海口以上往來試行。責成該管道員。分派委員。按段稽核勤惰。明立勸懲。總期積淤漸除。惟此法可以經久而欲使一二年內。黃水驟落。亦所不能再參用。對頭壩工。使之逼溜刷沙淤去。而河自深。然從堤頭接築。必致阻遏水勢。轉成大患。今擬就河寬之處。從灘上築做對壩。止於灘面相平。斜向下流。不必接連堤根。致阻水勢。由淺而深。一面用柴。一面用土。澆築。至土不能澆。然後全行用柴進占。先於海口以上淤墊之處。察看形勢。或間四五里。或間十餘里。節節鑲做。由下而上。鱗次櫛比。總以壩頭刷深至四丈爲度。則底淤雖深。冀可漸次刷透。禦黃壩等。

處一二年內當可落低矣。至此項壩工冬初築成。東逼半年。至伏秋大汛時。如長水不大。並未出槽。其刷沙之力更猛。如盛漲。普律漫灘。卽應聽其漫過。倘有刷塌段落。或竟全行沖刷。或河又改行。壩後均應免其着賠。次年查看情形。或有可守舊壩。止須加高接長。或又串走新河。應須另築。均于霜降後勘明辦理。迨河底刷深。止須專用浚船往來疏導矣。臣等又查地勢西高東下。水盡東流。卽此時海口以上之三百餘里。雖云墊高。然仍滔滔東注。而至濱海之絲網濱一帶。則地窪流疾。水深均在二丈以外。臣等詢之將弁。以禦黃壩以下地勢。於海口相較。高低之勢已覺建瓴。就地勢浚治水行地中。則湖河均可安瀾順軌。至於異常盛漲。原爲意料所不及。卽如嘉慶二十四年。豫省陡漲二丈有餘。處處漫過堤頂。南北兩岸漫缺至十餘處。並無壩工壅遏。亦多潰漫。如下游正在疏治。上游陡遇異漲。卽以創議爲非。必致功敗垂成。虛糜帑項。卽難期河之必治。而此一二年內。尤在上游之固守堤防。萬不宜少有失事。致未見功效。又復中廢。惟受病過深。積淤幾同高阜。臣等雖于萬難籌策之中。竭盡心力。冀有萬一之助。究不識夏秋水勢如何。能否照議次第辦理。且時已桃汛。對頭壩工必須俟霜後始能勘辦疏浚。器具現雖趕造。其造船派兵等事。亦非倉卒所能核定。且需費不貲。尤應慎重擇節。未可稍事虛糜。均俟霜降後次第酌辦。

豫境河道難建減水壩疏 乾隆四十九年

阿桂

臣阿桂自陝赴豫。卽從滎澤鄭州開封一帶順道查勘。臣薩載復自睢州漫口循隄而上。勘至滎澤。與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公同審度。查豫省黃河自滎澤下至虞城。計程五百餘里。隄長共九萬四千三百丈。向無分洩之路。似屬前人辦理未周。然建壩必須膠泥引河。尤須倒勾。庶不致掣動溜勢。如南河之毛城鋪蘇家山天然

峯山等間。或藉山腳基址建設。或土性堅凝。外灘寬廣。臨黃有倒勾引渠。距隄甚遠。可以分洩。卽王營壩減。距河雖近。而內有鹽河橫亙。其中過壩之水。洩入鹽河。以水禦水。是以無掣溜之虞。今查豫省隄工。滎澤鄭州境內。土性尙堅。距廣武山甚近。隄頭至山腳一千四百餘丈。其無隄之處。遇黃河水勢長至一丈以外。卽由山腳漫灘。歸入賈魯河下注。是此一帶本無庸再設減水石壩。其自鄭州以下。中牟祥符蘭陽境內。沙土夾雜。商陽以下。儀封考城睢州甯陵商邱等處。因歷次漫口。沙多土少。並有純沙之處。大隄之上。建築減水石壩。旣恐不能堅固。測量外灘。距隄遠者。不過數段。近則只數十丈。外灘高於隄南平地七八尺至丈餘不等。現今河勢日漸南趨。外灘時長時塌。形勢不一。開挑倒勾引河。亦無作準之處。其隄南洩水各河。除睢水河久經淤塞。惟賈魯河一道。係洩水要路。發源于滎澤縣之大周山。由鄭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溝西華等州縣。至周家口入沙河。自沙河經商水入江南太和縣境。至正陽關淮河歸洪澤湖。其入源濟河一道。卽賈魯河之分支。歷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鹿邑入江南亳州境內之渦河。可達淮河。亦歸洪澤湖。此二河離黃河大隄。自十三四里至四五十里不等。縣長數百里至千餘里不等。現俱窄狹。間有淤墊。如須減黃。必應大加挑浚。兩岸亦應築堰。攔禦第各河原爲分洩各州縣坡水。一經築堰。則坡水無路分洩。必須於河之兩旁酌建閘座。增挑汊港。以資啟閉。而洩坡水。以上各工。雖需費浩繁。非一時所能集事。然我皇上愛民之周。卽多費帑金。多需時日。只期有益。亦所不計。惟臨黃隄工。臣等逐段看視。土性浮鬆。實難建立石壩。外灘亦無可挑倒勾引河之處。若就外灘寬廣。隄工稍堅之處添建。旣恐盛漲時引水不暢。未足以資分洩。徒然有名無實。若于大汛分洩得力之處建設。恐壩基不固。易致傾圯。誠如

聖諭。是欲減水而轉致掣溜。又斷不可行。是豫省全河形勢。於建築

減水石壩未能相宜之處已早在。聖明燭照之中。伏念豫省黃河。屢有遷變。上匪。宵旰。今蒙。指授機宜。而又限於地勢。未能辦理。臣等再四商籌。若僅就目前挑濬下游引河。僅堵漫口合龍。即爲了事。尚不放心。況臣等往來蘭儀一帶。察看高家寨一工。即本年河勢坐灣。由儀封舊城折轉東南。衝出河道。河內莊基樹根頗多。一時難以衝刷寬深。溜勢至此。奔騰湍激。是以高家寨甚爲險要。今睢州漫口下段應挑引河。現在。臣等加挑寬深。若再將上游儀封境內高家寨河北官亭一帶正河。重加挑深。取直引溜。注北則上下河道可以暢行。新隄不致著重。但此際當大工興舉之時。勢難同時並挑。且挑成後。亦須水勢盛長時開放。方能奪溜北趨。臣等擬俟明春興工挑濬。一俟汎水長發。即行啟放。可望得力。

河防說

莊亨陽

徐屬之災。皆黃水爲之。昔靳文襄公以爲徐州黃河之北。逼近運河。黃水可南洩。不可北泛。故於河之南岸。開毛城鋪一百二十丈。又開天然閘三丈六尺。以洩汎漲。保運道。全徐州。意至深。法至美也。自乾隆三年。毛城鋪閉。水勢無所分。去年南岸天然閘暴過下注。四倍往常。水勢過猛。閘下引河狹小。不能容納。兩堰潰決。銅山之西鄉。蕭縣之東北南三鄉。胥受其害。此水流入睢溪口至睢甯。又因洪澤湖水滿倒漾。不得宣洩。以致淹沒。而北岸石林口一帶。自李道華家樓起至蘇家山止。計九十里。向稱高阜無堤之所。四年以後。亦變而爲低窪。伏秋汎發。黃水皆從此漫溢。北流入微山湖。一由韓莊閘出運河。一由荆山口出運河。河不能容。兩岸常被淹沒。然害猶未甚也。去歲石林口一決。黃水北注。直壞沛縣之縷水堤。逼微山昭陽湖之水。不得南流。橫衝運道。自夏鎮以下。韓莊閘以上。微山湖與運河合而爲一。旁無緯道。漕艘難行。沛縣全邑汪洋。城隍幾於不保。銅山河

北四鄉皆成巨浸。豐縣境隣銅沛者。亦被波及。其由荆山口入運一支。則橫貫駱馬湖。破六唐河。汎濫四出。邳州宿遷。半受其毒。仍復北淹金魚滕嶧之鄉。東浸桃沐安海之境。害又不獨徐州一郡矣。今石林口工程雖已竣。然細察情形。亦未爲堅固。何者。沙虛則易崩。料鬆則易蟄。椿不入地。則易漂。日護。不。加。月。堤。未。築。冰。泮。之。時。已。爲。可。慮。桃。伏。秋。三。汛。又。有。不。必。言。者。就。令。可。保。而。石。林。以。東。八。十。餘。里。無。堤。之。處。今。年。汛。至。恐。無。在。而。非。石。林。口。其。害。仍。無。已。時。故。必。急。開。毛。城。鋪。而。後。可。永。除。徐。州。之。水。患。也。至。古。溝。之。決。使。者。以。爲。河。湖。交。漲。又。云。河。南。開。通。水。道。直。至。毫。州。所。致。不。知。非。也。方。古。溝。未。決。之。先。查。閱。毛。成。鋪。並。未。嘗。過。水。黃。河。雖。漲。勢。不。能。及。湖。而。河。南。諸。水。必。會。淮。睢。歸。洪。澤。自。古。而。然。無。論。毫。州。開。否。也。天。然。減。水。壩。壅。淤。已。三。年。矣。蓄。極。必。滿。滿。則。必。潰。縱。使。毫。州。不。開。古。溝。能。保。其。不。決。乎。古。溝。不。決。鳳。潁。泗。尙。復。能。堪。乎。論。者。又。謂。開。天。然。減。水。壩。以。蓄。清。敵。黃。既。大。害。於。鳳。潁。泗。壅。之。而。潰。又。大。害。於。淮。揚。不。若。塞。斷。清。口。別。於。天。長。六。合。閒。鑿。山。隙。六。百。餘。里。導。淮。入。江。一。勞。永。逸。其。說。亦。似。也。但。本。朝。治。水。原。合。淮。黃。以。通。運。道。若。使。淮。自。淮。而。黃。自。黃。則。轉。運。維。艱。且。開。六。百。餘。里。之。新。河。爲。費。不。貲。孰。若。仍。靳。文。襄。之。舊。使。鳳。潁。泗。淮。揚。徐。海。俱。慶。安。瀾。不。費。不。勞。而。漕。艘。直。達。京。師。之。爲。得。耶。或。又。疑。黃。河。之。底。日。淤。日。高。苟。不。塞。天。然。減。水。壩。以。蓄。清。敵。黃。則。清。口。將。有。倒。灌。運。河。之。患。不。知。天。然。減。水。壩。原。與。清。口。平。洩。水。正。相。當。直。則。所。蓄。清。水。力。本。足。以。敵。黃。但。非。導。毛。城。鋪。黃。水。以。助。之。則。黃。自。黃。而。湖。自。湖。兩。不。相。通。湖。水。有。時。大。勝。河。水。亦。有。時。大。勝。湖。不。能。無。虞。倒。灌。故。靳。文。襄。洩。黃。之。有。餘。以。濟。淮。之。不。足。化。無。用。爲。有。用。功。莫。大。焉。今。試。洩。黃。水。十。之。二。使。入。毛。城。鋪。歸。湖。以。出。清。口。計。正。河。減。二。分。清。口。增。二。分。則。合。處。差。四。分。試。洩。十。之。三。使。由。毛。城。鋪。歸。湖。以。出。清。口。則。合。處。計。差。六。分。矣。黃。大。則。清。亦。大。黃。小。則。清。亦。小。名。爲。以。清。刷。黃。

實則以黃刷黃。雖十萬年亦無倒灌之患也。再考靳文襄舊制於清口分運處所。原建磨盤墩一座。以禦黃流。又建閘三座。視黃流之盛衰爲蓄洩。務令足以相敵。自毛城鋪閉後。黃水頓增。舊運口逼近黃河。恐其倒灌。乃改鑿新運口。離河稍遠。以爲無需舊處墩閘。一切撤去。誰知伏秋汛至。全河勢盛。灌入清口。無所關欄。而運河洪澤兩受其侮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靳文襄收黃之利。今則卻黃之利。而反招黃之害。且又受淮之虐。致使徒糜數千萬之帑金。數百萬之漕米。國計民生。交受其困。爲計不亦左乎。及今而猶不知改圖。仍舊後將何以繼之哉。

此舊說也不知減黃則黃愈淤入湖。則湖亦淤。至今日而病大驗矣。蓋河身窄。河底高。不于此籌變通之術。而徒議宣洩救病。適以生病耳。存之以見舊說相沿之不驗。

論黃淮要領

張鵬翮

自昔淮行於南。黃行於北。各自達海。黃與淮會變也。宋元以後。黃淮始合。資黃濟運。用淮刷黃。昔。今取其合。淮不與黃會。又變也。大抵淮與黃合。其勢必強。與黃離。其勢必弱。數年來黃淮失軌。運口淤爲平陸。臣鵬

翮之膺

簡命也。恭請

訓旨

上曰。黃河何以使之深。清水何以使之出。大學士僉謂翮曰。宜敬繹

斯語。蓋黃不深。則闢入運口。所病者在國計。清不出。則漫入下河。所病者在民生。大哉。

聖謨固已抉理水

之精微。握平成之全算。黃淮會萃。前定于片言中矣。既至河干。日講求所以深黃出清者。於是言人人殊。有欲用鉄龍爪。揚泥車。往來蕩滌者。予曰。此黃庭堅之所傳。以爲笑者也。前別後淤。何損於河之尺寸乎。有欲復老黃河者。予曰。昔季馴潘公已力排之矣。有欲引睢水助清刷黃者。予曰。睢水涓流。無裨實用。且遠在百數十里。

外費鉅難成皆棄舍也。至出清則全無一策。予於時不避暑雨。減騶從。擎一芥之舟。於河則自開歸至雲梯關以下。於淮則溯洪湖至盱泗以上。博攷圖經。旁諏父老。豁然曰。欲深黃。其必開海口。欲出清。其必塞六壩乎。夫海口不開。譬人之翼贅者。果於腹而尾閭不暢。未有不脹悶者也。六壩不塞。譬彼漏卮。雖注隨竭。未有停蓄而資吾之用者也。且夫深黃出清。其途似殊。其實相爲用。黃不深則常虞倒灌。而清不可出。是治河卽所以治淮也。清不出則無由冲刷。而黃不能深。是導淮卽所以導河也。於是拆攔黃壩。杜諸決口。培大河南北之隄。束水以攻沙。向之河身三四尺不等。今至四五丈而黃深矣。於是堵唐埂六壩。開張福諸引河。挽全湖之水。涓滴不使漏洩。向之清口壅爲平陸者。今且浩然沛然而清出矣。清出則轉弱爲強。黃深則化強爲弱。強弱之勢。旣易而後淮乃與黃會焉。蓋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也。夫自古之談治河者。紛如聚訟。漢爭屯氏。宋籌二股。終莫得要領。上無聰明果斷之君。遂以大患大災。任之氣數。我皇上以灑濟奇功。約之兩言。千變萬化。罔不在其環中。卒使淮黃順軌。上裨國計。下奠民生。竄聰首出於此。具見之矣。烏可以不書。

論治清口一

張鵬翮

清口者。運河入黃之口。卽淮水所從出之口也。前代未有黃河。惟泗水逕角城。從西北來與之會。同入於海。皆清流也。而泗更清於淮。無石水六泥之濁。以滓之。故唐宋以前。不聞清口齟齬之患。清口之患。自有黃河始也。黃河之爲清口患。自淮水壅堰東注不能敵黃始也。按史記河渠書。禹抑洪水。功施於三代。自是以後。樊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鴻溝之間。於吳唐宋以後。都會不同。卒由淮以達帝都。清口爲之襟領。其勢一也。宋陳敏議戍守云。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

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陂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由是觀之。清口一線。實關形勝。又非獨國計民生而已。顧以全淮之水。會萃洪湖。環數百里。以一線之口洩之。已可寒心。加以淤墊。如塞小兒口而止其啼。欲不旁挺橫溢。爲淮揚患。得乎。恭讀我皇上三十八年巡幸高家堰。閱視畢。隨諭曰。運口太直。黃水倒灌。兼之湖口淤墊。清水不能暢流。何以敵黃。宜于湖水深處。別鑿一引河。以導水出清口。又曰。清口最爲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高堰堤工。并運口堤工。縱加高厚。均屬無益。十二月復詔曰。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生業蕩然。朕懷深切軫念。屢經蠲租賑業。迺黃河墊高。清口低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災。弗獲甯宇。今或堅築高堰堤工。以束淮水。多開引河。使之衝黃。宜一一議求。臣鵬翮之來也。上復訓之曰。河底何。以使之深。清水何以使之出。鵬翮悚惕承命。至則凡上指所及者。不敢悠忽。以少需。於是開海口。黃有所歸矣。塞六壩。淮無所漏矣。開張福裴家場張家莊爛泥淺三岔河。又益以天然天賜凡七引河。淮流沛然而出矣。開七引河者。導淮以刷清口也。塞六壩者。束淮使歸清口也。開海門者。殺黃之勢。不使倒灌清口也。時水患方殷。予東至海濡。南至江表。西至開歸。北至徐兗。殆無煖席。稍有寸晷之隙。必棹小舟。徘徊於惠濟祠。蓋精神無時不注於清口。而治清口又無時不注于引河。迨七引河成。于是十餘年斷絕之清流。一旦奮湧而出。淮高于黃者尺餘。揚帆直渡。曾不移瞬。又清水初出。猶慮淮爲黃弱。題建兩欄壩。備節宣。及七引河湧沛。蕩源無餘。運口闊至九十三丈。皇上以宵旰憂勤。釋民塗隘。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不信而有徵哉。

江淮河濟謂之四瀆。瀆者獨也。以其不因他水獨能達海也。攷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又東入於海。今自泗口以下。雖盡爲黃所奪。其勢固無殊也。惟是黃水蒼萃衆流。來自萬里。力大而勢強。淮源近出豫州。北禦黃南資運。力分而勢弱。此清口所以常齟齬也。况頃年六壩洞開。全淮東注。清口久爲平陸上壓。宸衷臣受命請訓。以道淮機要。必於清口。因思淮之不治。全在門戶。塞六壩杜旁蹊也。開清口開正路也。二者難分輕重。而湖勢方盛。六壩且爲後圖。先開清口。庶正路開而旁蹊之勢亦殺。夫淮之涓滴不至清口久矣。非多爲引河以道之。則不出。於是獨棹小舟。泝三港穿柳林。直造洪湖中。流厯審形勢。知淮水舊在湖西。其爲六壩牽引而東者。非經瀆也。按南河志。淮河舊有張福王簡二河。季馴潘公慮其流分而力薄。爲堤塞之。今清口淤墊入湖幾三十里。惟茲二港淳深。賈舶之沿淮者。湊焉而其首適與張福口接。於此開挑引河。淮必出。議上。天子然之。乃量工命曰。親自程督。不閱月。河成。凡一千三百三十五丈。又於河尾置挑水壩。由是清流奮迅。而淮黃始會。以張福河爲首庸焉。時張福迤南裴家場。又開引河。旣成。虞其分而減。力不足刷黃也。乃會張福河於裴家場。而其流益沛。張福河底堅。而裴場多沙。亦藉以冲刷也。迤南又有爛泥淺引河。屢浚未就。於是挑其淤而深之。武家墩之北。舊有三岔河。自淮流久斷。惟此一綫僅存。然秋冬水落。仍爲陸地。乃督弁兵濬通之。於是有四引河矣。前此清口旣淤。土囊無口。至是驚流盪滌。濶至三十餘丈。猶慮不足暢全淮而發其浩瀚之氣也。維時唐埂六壩旣堅塞之矣。乃亟走壩上。命工度其尺寸。六壩共得二百八十丈。慨然曰。以三十餘丈之口。而欲洩二百八十丈初回之水。宜其趲起而不盡出也。乃詳度張福裴場二河之間。迎湖大濶。復鑿大引河一道。濶二十丈。深一丈。長一千六百七十丈。名曰張家莊河。而時凡爲引淮之河者。五旣會張福河於裴家場。

又益以大引河。崙資其力以刷黃。又會爛泥淺於三岔。從七里河逕文華寺。專用其力以濟運。又虞其勢之偏注也。於清口之上築壩臺一座。逼淮水三分入運。七分敵黃。諸河頭水勢相連。沛然而出。會淮水壯激。釀爲二河。土人神之名曰天然河。天賜河在張福裴場之間。於是凡有七河。控引清流至其朋勢。比至清口。混茫澎湃。而淮之門戶大闢。廣至百有餘丈。淮至是乃與黃會。黃不敵淮。淮且高黃數尺。自惠濟祠上下十餘里。練影澄瀾。與天一色。濁流數點微茫。煦沫循北岸而已。

皇上明德豐功。豈不遠哉。

論塞六壩

張鵬翮

兩河之關鍵在高堰。高堰堅閉。則淮流之趨清口者強。而黃自弱。黃淮順軌。南北分流。則漕渠常利。而民生亦無墊溺之患。潘公季馴已試之效。具河防一覽者可睹已。明萬曆二十二年。洪湖暴漲。楊公一魁用治標之法。於周家橋建閘減水。由草子河徑子嬰溝。以達廣陵湖。於高良洲建閘減水。由三汊河徑涇河。以達射陽湖。於武家墩建閘減水。由通濟河徑濶河。亦入射陽湖。於是洪湖始有數寶矣。然昔之爲閘者。啓閉以時。尺寸有度。取減去有餘之水而已。故其閘內橫以石鍵。不使通舟。閘下引河翼以長隄。減去之水亦不致漫溢爲患。其後商販規避權稅。利出入之便。官司徇縱。視若通津。汕刷愈深。不可收拾。淮揚恒被其毒。寢失前人建閘遺意。矧洪湖自桃源屢潰。黃流挾沙而入。墊爲平陸者三十里許。昔之淮南高而北下。今之淮西亢而東傾。又有數寶爲之牽引。欲拂其就下之性。而使之還向清口。難矣。前河臣廢武墩高洲二閘。於唐埂改設六壩。當時見湖水之有餘。未逆睹清口之不足耳。年來淮日趨而東。北流斷絕。昨歲淮湖交漲。洪塘盡圯。高寶興鹽諸邑莽爲巨浸。民生墊隘。運道崎嶇。則漏卮不可不塞。誠經理兩河之要籌也。先是康熙二十六年。

上諭修理下河成

功不在高郵州有所聞壩而在堵塞高家堰之壩。仰見我皇上聖明旁闡。欲釋下河之昏墊。必自堅閉高壩始矣。泊前河臣于成龍申塞六壩之請。會以病沒。未底厥績。而其年水復大至。已堵三壩。旋委洪流。於是堵塞之成議。蓄縮莫敢肩其事。鵬翮始至。念秋汛方屆。洪濤洶湧。奔銑難施。急則多捐物力。當俟深冬水落。然後鳩工。況諸公方有帮築高堰之役。諸壩塞則湖水必高。勢將束手。非計之得也。迨九月。乃總率河員詣二壩。爲文以祀淮湖之神。身參洪流。指示籌筴。不踰月而塞其五。止留夏家橋一壩。以待風泗漕船之歸。未幾亦塞。於是淮黃始會。而平成有象矣。則皆我皇上定計於十數年之前。而左契收之者也。烏可以無紀。

論歸仁堤

張鵬翮

歸仁堤在宿遷桃源之境。明萬曆六年。潘季馴江一麟所葺。治長七千六百八十丈。互四十里。以障睢汴二渠。及邱家白鹿諸湖之漫溢。兼殺洪湖水勢也。大約淮揚屏蔽。其關鍵在高堰。次卽歸仁堤。高堰不固。下河俱爲魚鱉。歸仁不堤。睢汴邱鹿諸水。闌入洪湖。益助滔天之勢。而高堰危矣。此河防之機要也。我皇上聖學淵深。於山經地志。無不該覽。於河工則三舉鑾輿。徧歷河干。討求曲折。故其所指示要害。皆從古籌河者所未及。康熙三十八年。諭曰。歸仁堤人皆稱係保護明季皇陵。此妄談也。三四十里之堤。何關風水。此堤端

因水漲時毛城等鋪橫流至歸仁堤。却回仍入黃河故耳。應酌量修築。睿鑒固超人萬萬矣。復諭前

河臣于成龍曰。要緊應修兩處。看河圖內。歸仁堤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毛城鋪以下等口。俱未堵塞。旣塞便民閘等口。毛城鋪等口所出之水。將歸何處。必定散漫。大爲民害。此處關係緊要。當急籌一策。及康熙三十九年。臣鵬翮親率河員相度。先是于成龍擬於四堡開挖引河。由胡家溝而出黃河。鵬翮按其地勢頗亢。且係沙

土難以施功。惟起涵洞口訖老堤頭迤東。地勢少窪。湖水高黃水七寸六分。於此開置引河。便計工長三千八百二十三丈有奇。於黃河縷堤出水處。建石閘築土壩。以備黃水之入。於五堡建礮心石閘。黃河異漲。則閉縷堤閘。開五堡閘。以備湖水之出。又於引河南北岸築約水堤。並塞決口。加鑿石工。使無旁溢。引水歸黃。可以衝刷河身。可以免民墊隘。可以減洪湖之浸。使高堰無虞。疏上。上嘉其合理。詔速行。於是尅日興舉。役不淹時。費無浮冒。工甫訖而河身果以衝刷而深。川廬果以水落而出。洪湖之巨浸。果以客流不入而平。是役也。費以二十八萬餘計。自高堰外。惟此爲大。而功實相爲表裏云。

籌全河治清口疏 嘉慶十年

鐵保

竊臣猥以庸愚。蒙

皇上天恩。畀以兩江重任。又值河務緊急。亟之時。漕運民生攸賴。地方要務。無有大於此

者。況臣有兼管河務之責。何敢不竭盡心力。以求一當。臣抵清江。已及一月有餘。日夜講求。兼考載籍。細思受病之源。以籌補救之法。伏查河防之病。論者紛如聚訟。有謂海口不利者。有謂洪湖淤墊者。有謂河身高仰者。臣未親見之前。亦執此說。茲詳細推求。海口淤高。自前明已有此議。明臣潘季馴疏稱。雲梯關外沙積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若兩河之水。全歸故道。海口可仍全復等語。是海口視黃流爲通塞。黃水藉清水以刷滌。自昔已然。現經河臣徐端屢次親勘。海口寬千餘丈。攔門沙之上。過水深四五尺。實無壅遏。其形勢尙較勝于潘季馴治河時。且本年黃水。六月二十以前。並未倒灌入運。全河俱東趨入海。不見停阻。設果壅遏爲患。何以大河之水。仍滔滔順軌而東。此理至明。一言可決。況從古無浚海口之法。亦無別改海口之地。是此訖竟可勿論矣。洪湖淤墊。前河臣靳輔疏載。彼時湖中。止存小河一

道寬十餘丈。深五六尺至一二丈不等。今則汪洋浩淼。湖面寬數百里。深至二三丈不等。較斬輔時大不相同。又豈得反諉爲淤淺。況清水之敵黃。所爭在高下。而不在深淺。此說又可勿論矣。惟河身淤高。誠有此病。詢之在工員弁兵夫及瀕河十庶。僉稱嘉慶七八九年。河底淤高八九尺至一丈不等。具以清水不能外泄。河口之病。實由於此。但黃河之通塞。靡常變遷。無定歷考。載籍有時上滯而下通。有時上深而下淺。並有時上下皆通。而中段忽然淺澀。實黃河自然之勢。卽如徐州一帶。素稱極險之工。動輒泛漲。近年則水不出槽。河底刷深。豈盡人力所致。且大河遼遠。巨浸茫茫。亦萬無水底挑撈之理。是此說亦只可存而勿論矣。臣向因有此三說。以爲有一于此。是以人力與天地爭功。難期奏效。及參觀明臣潘季馴及前河臣靳輔等奏議。其治河之法。全不治此三病。而惟專心致志于清口。誠以清口暢出。則河腹刷深。海口亦順。而洪湖不至泛溢。一舉而三善備。行之有效。歷歷足徵。臣因再四思維。目下受病之處。與昔正同。雖在河身淤高。亦由歷久之間。壩多傷。各處之支河漸塞。以致清口日淤。下游受害。治法總以復清口舊規。疏洪湖歸路。爲目下刻不容緩之急務。前歲衡工合龍之後。清口大淤。自惠濟祠至彭家馬頭。一片淤成乾地。至今仍由引河行船。黃水一長。河口卽淺。其病一也。惠濟第三閘金門。年久損壞。難下嚴板。敢閉不靈。其病二也。洪湖義壩。壩底被衝。洩水太甚。現在趕緊購料運工。以期堵閉。其他四壩。亦須大加修理。其病三也。爲今之計。惟有大修閘壩。全復舊規。去新受之病。收蓄洩之利。則借湖水刷沙。而黃河治湖。水有路入。黃不虞壅漲。而湖水亦治。細按情形。舍此別無辦法。至洪澤湖以數百里。湖面水深至數丈。駭浪奔騰。一遇西北風。在在危險。欲藉湖水以刷黃。則不能不多爲收蓄。欲多蓄湖水。則不能不保護石堤。尤不可不急籌去路。若不設法宣洩。水長一尺。則堰低一尺。加到何處爲止。臣現

與河臣徐端通盤籌議。湖水固宜收蓄。異漲尤不可不防。今年湖水盛于往年。全賴義壩減洩。得保無事。是欲守護高堰。先須將山旰仁義禮智信各壩壩底修砌堅固。以備節宣。俾得操縱由人。下游不至泛漲。然後由高郵大壩疏浚支河。以通入海之路。將人字河芒稻河鹽河一律挑通。以疏入江之路。均復還斬輔原開河道之舊。則高堰可保。而下游州縣亦不至受淹。此又慎修五壩之節宣。以衛下河田廬之至計。而非目前苟且補苴之圖也。臣伏念古法可遵而不可泥。人言可參而不可廢。一已之見。識難恃。鄉人之聞見。較真。現與在河大小臣工悉心籌議。並出示淮揚二府士著紳耆。有洞悉本地機宜者。召令來淮。虛心博採。俟折衷定議。然後派委精細妥員。先往查看。再與河臣親身履勘。酌定辦法。奏明于秋汛後同力合作。河員不足。則兼派地方經費。不足。則薄藉民力。務求一勞永逸之法。以利漕運而奠民居。事關重大。不敢不慎之于始。以籌全局。臣受深重。雖智力萬不及前人。職任所係。斷不敢不竭一得之愚。以報涓埃于萬一。

其辦海口洪湖二段至爲明切。惟置河身淤高於不問。而專事清口。則主持太過。河身不低。則清口且無出路。雖出亦弱。尙安望刷黃攻沙之力乎。且潘靳二公亦豈不治河身者。清江以上之河。又借何清水以刷之乎。爲今日計。或對壩逼溜。以濬深之。或酌改河道。以變通之。自是第一首務。其餘則此疏大畧盡之。論清水敵黃。在高下不在淺深。二語尤得要領。

固高堰守五壩疏 嘉慶十三年

太僕寺少卿莫瞻菴

竊惟南河應辦各事宜。經總保徐端陳奏。

敕下大學士九卿會核。並欽派廷臣前往查勘。仰見我

皇上慎重河防。念切民生至意。臣查南河現在形勢。海口固宜疏通。而清口尤當首爲籌畫。黃河自入江南界。

並無清水合流。惟資淮水以爲抵禦。淮水由豫省逾潁毫之境。萃七十二河之水。滙于洪澤。以堰盱石隄五壩束之。而令其出于清口。滙黃入海。此卽束水攻沙之道。今治南河之要。惟宜先治清口。而治清口之要。則在保守五壩。五壩不輕啟以洩水。則湖水可並力以刷黃。黃水不致倒灌。運河自可疎通。今河臣所稱束水攻沙之計。欲于雲梯關外。接築長隄二百餘里。惟是雲梯關外。悉屬蘆蕩沙灘。潮汐往來。難以施功。前于嘉慶五年。費涇吳璈議。駁民人蔣淦稟詞摺內。敬述乾隆二十九年。上諭。雲梯關一帶。爲黃流入海尾閘。平沙漫衍。原

不應設立隄岸。與水爭地。當經奏請停止。築隄在案。今若于該處增築長隄。則于坐灣順溜處所。必須添建埽段。以爲防護。旣設脩防。則必添建廳營。多設官兵。是徒多糜費之煩。恐未必卽獲束刷之效。至所奏修復毛城鋪滾壩。及挑挖洪濰二河之說。若以爲減黃流。異漲以保徐城。則可若專恃此助清濟運。則不可。查黃水由毛城鋪至清口。紆迴六百餘里。挾沙而行。從前自魏郭工漫口以來。黃水盡入于湖。此後如周工。隄工。王平莊工。邵工。官莊。壩楊莊。壩唐家灣。郭家房。皆係南岸漫工。加以毛城鋪天然剛峯山四圍。節年分洩。異漲所過。洪湖上游之小五湖。及湖內西北一面。俱已淤墊。今復使黃水暢灌湖中。更滋停淤。而水勢奔注。堰將五壩更難防守。且自東南復轉東北。水勢灣環。力減。又何能使之暢出清口。是未獲助清之利。先不免停淤之虞。臣故以五壩爲至急之務。當聚精會神。專力于此。上年堰盱僅加高磚工二層。尙不足以資抵禦。似應添砌石工四五層。務使灰漿充足。以臻穩固。于石工後坡土工。亦加高培厚。以資捍衛。至五壩底現俱低窪。則應升高。以免洩水過盛。而由湖出清口之引河五道。亦須挑浚一律深通。總期湖水暢出清口。悉力敵黃。黃水不能倒灌。而順流直下。卽可淘刷河身。以入海。是欲通運。疎河。保護淮揚。其關鍵則總在洪湖。宜節省毛城鋪海口等工之費。

並力而營高堰石工。慎守五壩。不輕易宣洩。實治河急切要務。

海口長隄之工。現有成效。其論毛城鋪減黃之害。及慎守五壩之要。則皆得之。然河身不低。而事事清口。亦未爲治本之策也。

請辦高堰碎石坦坡疏 嘉慶十三年

吳璥

竊照江南洪澤湖周圍四百餘里。浩瀚汪洋。全賴一線長隄。爲淮揚保障。每遇西風大作。浪湧如山。石工動卽掣卸。不惟逐年補築。糜費滋多。萬一刷透土隄。淮揚億萬生靈。將何依賴。關係之大。無有逾于此者。豈可不亟圖捍衛之計。欲圖捍衛之計。惟有碎石坦坡。方能經久鞏固。蓋水性至柔。激之則剛。石隄壁立陡峻。怒濤撞擊。傾圯堪虞。石過碎石坦坡。雖巨浪掀騰。其來也不過半潑而上。其退也。旋卽順勢而下。其怒既平。其力自弱。坦坡不動。石堤自無掣卸之虞。臣向來留心採訪。衆論僉同。淮揚士民。尤無不稱爲最善之策。並聞近年高堰曾試築坦坡數段。屢經風暴。總未塌動。卽其明驗。若通身皆有坦坡石工。何能衝塌。前河臣靳輔曾云。障淮以隄。黃者功在隄。而保隄以障淮者。功在坦坡。誠至當不易之論也。或云碎石坦坡。需資更大。臣再四思維。堰盱石隄。共長一萬七千餘丈。每年風暴掣塌。少則數百丈。多則一二千丈。積而計之。不出十數年。而舊工皆易新工矣。其補築之需。以一年兩年而論。不覺其多。以十年二十年而計。竟係普易石隄。較之碎石坦坡。所費更大。況新工仍不免續塌。新舊石工。相循補築。迄無已時。浪擲金錢。其數尤不可勝計。且補築之費。尙在其次。而塌卸之險。實屬非常同一費也。與其多費而擔險。何如多費而求安。惟剋期趕辦。勢所難行。若酌量緩急。多分年限。則錢糧既易籌畫。人手亦可從容查堰盱大隄。凡適當湖心。受風最大。衝塌最多。其餘尙不至過險。應查明着

重之處。共長若干丈。先行興辦。每年能辦若干。幾年即可竣事。則至險之處。保守無虞。大局已可稍定。再將次險之工。擇其臟裂殘損者。先辦現尚完整者。後辦。如此分別緩急。以次舉行。約計險要殘壞之工。三五年內即可先竣。功已過半。此外受風較輕。而隄尚堅整者。即再遲數年辦竣。亦可無礙。總計則費繁。分年則費簡。似此籌措。尚不甚難。雖年分既多。功效亦緩。然辦一丈。即有一丈之益。辦一年。即有一年之效。得尺得寸。日起有功。一經告成。淮揚永無大患。而高堰有恃無恐。五壩即可堅守。不特全力蓄清。可免倒灌。而高寶以下十數州縣。頻年被淹之區。亦得共享豐亨之利。所裨益于民生漕運。實非淺鮮也。至坦坡每年修費。亦不可少。或又有以此爲難者。然石坡與土坡不同。土易汕刷。而石質堅重。又係坦坡。水過無力。間或盪激。坍卸畧爲補填。即完整如舊。所費無多。即如徐城一帶。臨黃碎石工程。已閱多年。不過間有移卸。無須大修。且石塊即卸入水中。亦不能漂淌遠去。斷無虞其填占湖渚也。或又以石隄外有碎石堆積。倘若石隄之下。椿朽坍場。難以拆修。此亦所當慮及者。但椿木有碎石攔禦。風浪亦所不及。即使年久朽折。而外有碎石擁護。石工不能坍倒。止于坐蟄。欹斜不修。亦無妨礙。酌修亦易整齊。臣通盤籌畫。似屬經久可行。仰懇 敕下江南督河諸臣。再爲博訪熟商。確切估計。究竟需費若干。分限幾年。可以肅事。以及如何籌畫。如何酌辦。有無窒礙難行之處。悉心妥議具奏。此所謂補救弊之辦法也。

請辦高堰碎石坦坡疏 嘉慶十三年

御史徐寅亮

伏查江南督臣鐵保等條陳南河修防各工。欽命協辦大學士長齡等履勘籌辦。現在一切工程。俱可于秋汛後節次辦理矣。竊查該督等條奏應修各工。築隄修壩等事。俱關緊要。惟于原議高堰碎石坦坡一節。未曾

籌及。或因去年甫經奏停。未便再議。然蓄清刷黃。專在固守高堰。高堰不固。一遇盛漲。必開五壩。不但淮揚被災。清水出口勢弱。刷黃無力。且爲全河之憂。此理固人所共知也。高堰日見殘損。近年來每遇西風急浪。動輒坍掣。至二三千丈不等。設有一處擊通。淮南民命。盡付波浪。運道鹽課。亦有梗阻。且恐淮水南流。河躡其有三瀆混一。爲患更不勝言。此理亦人所共知也。該督等議築高堰坦坡。實得全河關鍵。以柔制剛。其法最善。近日堰工屢有掣卸。其已做坦坡處所。風浪衝擊。至坡則平。成效顯然。衆目共覩。若全河俱得坦坡外護。則重門保障。鞏于金湯。五壩可以永閉不開。清水可以全力刷黃。淮揚可以長登衽席。此誠萬世之永圖。而目前之急務也。惟是前日商捐三百萬。原爲辦理坦坡之用。今已挪用他工。經費別無可出。遂不得不爲停止坦坡之說。或謂新工多由摸砌。易致損壞。恐坦坡外蔽。不能隨時查看。不知工段卽有朽壞。多得一重保護。自必較爲得力。何致反爲石工之害。况摸砌工程。現經該督等奏令工員賠修完竣。更不必爲此過慮矣。又或謂坦坡竣工。必俟十年。緩不濟急。不知目下高堰情形。毫無把握。刻刻可危。坦坡早辦一日。早得一日之力。多辦一處。多得一處之力。斷不能以事須曠日。遂甘心束手而坐視其敝也。又聞外省議論。始云坦坡分作五六年辦理。繼又云必俟十年之久。可見外省於此項工程。尙未經切實估計。確有成算。展轉遷延。已將三載矣。又聞云石料須在安徽澗溪等山採辦。其實淮屬清河縣界內老子山所產碎石。取之無盡。運工甚近。並無須遠取他省。又此項工程。卽估需多費。而分年酌辦。儘可陸續籌撥。不必取足一時。似不致過爲喫力。且坦坡不辦。必議幫寬大堤。所費亦屬不貲。石工擊卸。土餉全不足恃。同一費用。白不若移辦坦坡。更爲穩固矣。現當興舉大工。權其緩急。海口尾閘也。清口咽喉也。高堰則腹心也。要害之地。勢宜首先著力。趁此定議興修。洵可一勞永逸。仰懇

敕下長齡戴衢亨等詳勘情形。確查工段。嚴立年限。通籌經費。俾得要工早竣。庶淮民永登樂土。黃流長獲安瀾。實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

清口大挑無益疏 嘉慶十四年

吳璥

伏查河口倒灌。向來通塞靡常。溯查康熙年間至乾隆五十年以前。其間由塞而通。由通而塞。已非一次。但不若近今之年年淤阻。爲患較甚。自嘉慶八年以後至今。黃河河底逐漸淤墊。比從前已淤高丈餘。水面亦因之而高。以致時非盛漲。黃水亦復內灌。停淤較厚。本年重運過竣時。不得不暫堵禦黃壩。抽挖引渠。以通清水入黃之路。茲蒙聖慈訓示。趁回空過竣。將河口大加疏浚。誠爲先事預籌之計。臣等公同籌商。並詢訪諸練之官弁兵民。僉稱河口之通塞。總視清水之強弱。河口一帶河長一千數百丈。寬至三四百丈不等。若以人力挑疏。僅能于河心抽溝。寬自十餘丈至二三十丈而止。深亦不過七八尺至二丈以內。斷不能將游沙全行起除。致滋糜費。况禦黃壩內外淤灘。尚可煞壩戽水。如不惜錢糧。自可大加挑挖。寬深而灘外之大河河底。其勢非人力所能施。則河底仍然高仰。一經黃水內灌。其寬深處所。仍卽淤墊。勞費不貲。悉歸虛擲。是以酌抽河漕。亦可藉引清水。卽大加疏浚。亦不能竟免倒灌。此係實在情形也。查本年洪澤湖水。竭力擎蓄。存水一丈五尺以外。已高于黃水一尺有餘。其禦黃壩內外淤灘較高。不得不擇要抽挑。以資導引。現在啟放禦黃壩。清水已能暢注。事機尙順。倘邀聖主洪福。此後黃水能較往年多消三四尺。而洪湖存水。消退較遲。計至冬底春初。其力尙可敵黃。若得清水助黃。刷滌半年。黃河之底。可冀漸深。則河口不待挑浚。亦可無淺阻之慮。似不必大加挑淤。所費過多也。

高堰另建五壩說 顧道堂集

陳文述

國家東河南河分設督臣。而形勢亦迥不相同。以南河論。入海之道在南河。則通塞所必籌也。漕運之道在南河。則蓄洩所當計也。不知南河之樞機不在河而在淮。頻年河患孔亟。治河者斤斤於疏濬海口。加築隄防。而不先於淮治之。是猶寇在門庭。而先清郊野。疾在咽喉。而先除壅滯。壅滯雖關。偏之疾。郊野亦偏近之區。而以門庭與咽喉較之。勢有緩急。則治有後先矣。淮水者。亦今日之門庭咽喉也。淮水之發源也。自胎簪桐柏兼汝潁淝渦濠池諸水。遙遙千餘里。建瓴東下。雲梯關入海之路。本淮故道。自河南徙而二瀆爭雄矣。然猶竝行不悖也。邇年黃強淮弱。清口一隅。淮水每有不能宣洩之時。是以全淮之水。盡潞於洪澤一湖。高堰者。洪湖屏翰也。故治淮者。必於高堰加之意。然頻年甑工改石。子堰加高。或請加厚大隄。或主另籌二壩。或主用碎石坦坡。以護隄根。或主加修束水壩。以防橫決。治淮者亦極加意於高堰矣。而淮終不治者。則以高堰之蓄洩在五壩也。高堰者。非天生有此堰也。前人卽東漢陳登愛敬塘舊基而增高者也。五壩者。亦非天生有此五壩也。前人卽湖水應蓄之數。築爲壩基。以相節宣者也。其初湖面之水。與壩底平。長一寸。則洩一寸。長一尺。則洩一尺。水無盛漲之患。人無啟閉之勞。是以謂之滾水壩也。自黃日強。淮日弱。以黃濟清之說興。峯山天然諸壩。屢開不巳。以致湖底淤。而湖水日高。湖水高。而堰不能不加高。堰日高。而壩猶如故也。是以壩底與隄面相去懸絕也。全湖之水。束以隄。而五壩爲漏卮。則倒灌之患。生而下游之災。重於是。五壩不得不議閉。一綫單隄。爲數百萬生靈所託命。一旦淮流盛漲。挾以風勢。此非人力所可施也。一有不虞。則不特增下淤之災。且將互南北之道。非細故也。是以一遇盛漲。五壩又不得不議開。五壩壩底皆甃以石。其旁亦然。一壩之寬。幾及百丈。其深數仞。

其封閉也。中實以薪。後戢以土。其開也。一束之薪去而無不去。故他處之決口。寬仄淺深不一。而五壩之開。無不其深數仞。其寬百丈也。且初開之時。水勢如飛瀑直下。跌塘勢重。壩底無不壞之理。故一開之後。必須重修。重修之費。與築新等。故開壩非善政也。夫盜決口岸。糜帑殃民。律法甚重。而五壩公然議開者。則以利害輕重相較。禍莫如輕。不得已而出此。非前人立法之未善。亦今昔形勢不同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莫如加高壩底。然壩底之加高。非易也。以近年形勢度之。水縮之時。水面高於壩底者。尚逾丈。冬令亦然。是壩底無乾涸之日也。此而圈築月壩。厚水施工。不特糜帑。且亦難於措手。是加高壩底之說。勢不行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莫若另建五壩。夫五壩非天生有此壩也。前人因形勢利便而爲之也。今形勢之便極矣。語云。弊不極不變法。今河工當極弊之日。正宜少議變法矣。另建五壩。於舊壩不必遠也。附近於束水堆以內。酌湖水應蓄之數。以爲壩底。如堰高二丈。湖水蓄至一丈三四尺。即可足用。則祇須於隄面去土五六尺。卽爲壩底。慮壩底高而隄力薄也。則先爲寬計分數。遠築後戢。土用灰糯。石加鐵鑄。然後急於頂水之地。深埋木椿。堅砌石面。出水既高。乘冬令水落。卽可施工。工竣之後。如水未及壩。待其漸長。與底相平。任其旁洩。則終年無盛漲之虞。亦不致有乾涸之患。若須多蓄。則或用土壅。或用料塞。啟閉甚便。蓄洩隨時。且石面之上。多鑿石孔。豎立石椿木板。接續以便往來。推此意也。壩口不必寬至百丈也。壩數亦不必限以五也。夫如是。始可以收五壩之用。而不受五壩之害。

此二十年前從事河壩所作高堰。尙完整。故祇議於束水堆內五壩相近處爲之。今高堰被風水掣卸。應改築處必多。似宜乘此辦理。鉅工之際。統全隄分作二十壩。均勻建置洩水之地。低窪者棄之。勿與水爭地。民

產則查明豁其額徵之糧高旱者聽之不使聚築一處庶隄身不致喫重而下游亦不致偏受頂衝似亦數世之利不可失之機會也

河口築隄設牐說 顧道堂集

陳文述

五建既另壩則蓄洩之宜人操其枋淮水固不致橫決矣。而頻年河底淤高設淮黃並漲河口仍有倒灌之虞。是猶門庭之寇遠而郊野方興咽喉之疾除而壅滯未去也。可奈何曰此則又當於河口籌之。上年復建磨盤埽河水業已七分敵黃三分濟運。然水勢相平始見其效。而不可以例黃水盛漲之時也。近年於盛夏閉禦黃壩所以禦黃水使不闌入計固得矣。而淮水盡注洪湖是以十分之水入運河。運河不能容也。分注下河下河亦不及洩也。是猶圍窮寇於絕地而不畱竄逸之路則疾關之勢成。祛積疾於四肢而不用化解之方則腫潰之患大。非計之萬全者也。可奈何曰此當就築壩之說而變通之。清黃交滙之處本有二壩。東清壩以蓄清水使不外洩。禦黃壩以禦黃水使不得入。然此於冬令水落行之。且仍畱數丈口門以利往來。糧艘盛行則全行拆卸矣。桃伏秋三汛固不聞堵閉也。而倒灌之患每卽在三汛驟漲之時。然則奈何曰莫若河口築隄設牐爲宜。隄築禦黃東清有舊形也。酌其中而卜基焉。預籌椿石多集人夫於糧艘回空之後。冬令水縮之時。二壩並堵。澗出乾地。就其形勢之便。擇其土之堅實者。築寬隄一道。收分務准高堰之數。中設牐座者十。密椿巨石互相鉤鈐。牐門不必寬也。期於足容糧艘往來。中壘以坎。閉以堅木。淮漲則全開可也。否則擇刷黃之得勢者開焉。黃漲則全閉可也。糧艘往來則黃漲而亦開。隨開隨閉。不致有倒灌之虞也。而再於禦黃壩外築一挑水壩挑河溜使過北岸。比及折回已越過河口而東。而河口之隄牐乃固。夫如是是爲治淮以治河而不空言治河。

是爲以人治河而不受制於河而後可以言治河。

宿遷駱馬湖壩說

張伯行

治水之法。大者洩之。小者蓄之。黃河水之至大者也。故祇宜洩不宜蓄。今又增以駱馬湖之水。又焉得而不爲害乎。故予謂竹絡壩宜閉也。或曰。黃河沙重。借湖水以刷之。不然。則黃河恐淤矣。予曰。宿遷以上之黃河。果誰爲刷之乎。而何以不聞其遂淤也。豈不淤宿遷以上之黃河。而獨淤宿遷以下之黃河乎。其不足信也明矣。或曰。中河水小。借黃河以濟運也。予曰。宿遷以上之中河。初無借於黃河之水。而何以亦足濟運也。況宿遷以下之中河。又有駱馬湖水以助之乎。豈宿遷以上之中河。不借黃水以濟運。而宿遷以下之中河。必借黃水以濟運乎。又予之所不能解也。且黃河之水。滔滔而來。勢不可遏。顧可使駱馬湖之水。助黃爲虐乎。故宜閉之。使黃河少此一水。卽少此一水之害矣。或曰。黃河之沙。全借清水以刷。今使清水不入黃河。則宿遷以下二百里之黃河。不慮淤乎。予曰。借清水以刷黃河。理或有之。獨是宿遷以下之黃河。慮淤。而宿遷以上之黃河。獨不慮淤乎。宿遷以下之黃河。借湖水以刷之。而不淤。宿遷以上之黃河。果誰爲刷之。而何以卒不聞其淤也。且遙遙數千里之黃河。數百年以來。何以不聞其偶然或淤也。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往時湖水涸時。中河水小。仍借黃水濟運。今而閉之。倘中河水小。糧船何以通行乎。予曰。現有李經邦閘在。倘慮不足以濟運。則於此閘之上下。再建一閘。使兩閘之水。竝入中河。豈猶不足以濟運乎。或曰。湖水大長時。仍有竹絡壩口。以洩入黃河。今爲閉之。倘湖水大長。中河不虞泛濫乎。予曰。於錫成澄湖橋之上下。多開減壩。使由高山頭入鹽河下海。又於其下中河兩岸。多開涵洞。北岸引水入預備河。南岸將土塘河挖成。引水入其中。兩岸仍多穿溝渠。使中河

南北盡成水田。又於遙隄之下多建涵洞。使預備河之水有餘。則從涵洞洩出。遙隄之外。使入鹽河下海。而中河之水。自不至泛濫矣。且將駱馬湖邊多開引河。使水大之時。由西甯橋河下海。則湖水亦不至甚大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一目錄

工政七 河防六

治河要語

治河雜論

治河工程

丁悅曾

張伯行

靳輔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一

工政七河防六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治河要語

丁愷曾

隄工篇

凡土之性。高者堅。下者渙。堅者老。雖衝蕩而凝以結。渙者反是。而浮沙漫散。因水而揚。故築隄者。度勢急也。度勢之道。探以水平。高下攸別。而標以識之。墩以封之。斯起伏審。築隄之道。有顛有基。無過瘠。亦無過腫。凡水之勢。浮者震蕩而有力。顛過瘠則不可禁也。而腫之則土厚。風日不能入。脈內發而牽引剝也。如瘠其基。所憑既薄。疊而上之。必愈峭。必愈危。而圯可立見。故腫無嫌以爲固。夫基無定而顛有憑。道在先定其顛。而下遞增之。遞增之法。以六尺爲率。蓋隄高丈者。其顛宜丈之三。以六尺加之。至基而得九。此所謂六收法也。由此以推。凡地下尺者。隄高必加尺以取平。而基必加六尺可知也。如是則相勢遞加。雖數十里地勢不齊。而隄之高低如一。可知也。隄如一。則波濤洶湧。而一束於隄。無此盈彼縮。可知也。豈有旁溢哉。

凡隄之名五。有縷有遙。有越有格。有戢。臨河曰縷。遠河曰遙。薄而爲重門曰越。越分內外。因時制宜也。河有變遷。於遙越中預築以捍曰格。溜蕩隄基於後。竿附可捲。壩可防滲。總謂之戢。凡此五者。隄之異名也。縷隄之法。外坦內險。外不坦則登者艱。內不險則下埽也。礙而無力。如堦如坡。既城且平。四二收分。人許許而升。埽閘閘而落。斯縷之善也。遙隄之形。若斧若鞍。內外平收。必堅且穩。雖蹴踏不頽。凡築隄之事。官憚煩則役惜力。何也。役任其全。則多土而少礮。土多者礮力不勝。礮少者土氣仍疏。礮不勝則

上急而下散。土氣疏則或蟄或冒。其究也。上土以無著而陷。故土可委於役。而礮不可委於役。此之不可不知也。

凡築隄之事。底必薄其土。土薄遇礮。鐵石斯堅。薄是加工。層疊相乘。而脈發無患。此不可不知也。

凡築隄之事。工之不能不分於夫役者。勢也。夫役之各分爲界者。情也。以夫役之眾。有別界之心。兩界之際。彼此交謗。事畢而合之。補綴有痕。雖絲髮皆隙。強加礮力。又震發前築。激湍衝豁。然開矣。此又不可不知也。地性不同。爲土爲沙。土者粘。沙者散。多沙之隄。風颺之。雨坼之。旣剝旣削。必卑必薄。雖臻人工。未爲美善。故輦土無畏遠。封蓋無過薄。勿儉半尺。礮砧數四。此沙隄之固也。

凡平地數經人跡。外結皮。聯以新土。若粉傅然。草之芊眠。其根如織。遽覆新壤。必抗不入。待腐而隙生焉。上下判判。此大患也。故礮舊土者。欲其齟齬成齒。與生者交也。土勿塊者。恐其瓊瓏而不附也。鐘草木者。防內間也。擇潤土者。恐其燥而抵礮。又恐逐水成隙也。虛土寸之八。可實寸之五。礮必三加而後定。從是疊加。固如鑄矣。然後播以卉種。葉絲披如簑。根蟠結如甲。如簑則驚風驟雨不濡也。如甲則飛沫濺濕不穿也。

凡增高培厚。能合一乎。舊堤可附。能勿捍乎。故逸者勞之。占也。舊者新之。媒也。法當視如平地。而築之。則不遠。焉行礮同也。鐘草樹同也。切坡成堦。各廣尺。犬牙制伏。新舊吐吞。舊顛剛寸。有奇覆以新土。而築之。而高之。則補接化。其不裂者以此。

隄漏篇

水潦暴漲。驚濤如擣。隙者綻罅者漏。可臆也。水勢未平。綻漏何尋。強築強補者。禍必渥。必探水情。必度地勢。視

隄脚之地。內低外一二尺。而隄外水沒止二三尺者。水勢猶小。如附以土。人少艱成。人衆損隄。智者忌之。攔以月隄。閉其氣也。稍接大隄。以爲密也。長或二十丈。或三十丈。其基尋嶺半尺。以爲固也。水勿使伸脊。勿聽昂首。月隄水滿。內外相抵。則氣不洩。氣不洩。則水平。無衝觸隄土之患。然後徐自月隄兩端實土爲戲。則大隄雖隙而鞏。此內杜也。內較外低過尋。隄外水沒過五六尺者。其力猛。其勢大。毋急而邀之。毋剛而制之。飛運嫺草。利在柔。外擇坦坪。利在遠。草鋪坦坪。至數十丈。草土相間。齊水後已。土遇草而留。水遇土而止。剛以柔濟。毋以子死。夫然後漏可斷也。夫役往來。踐草行隄。勿傷坦坪。斯浮坪可保。而不慮沖蕩。此外杜也。

有覆釜者。有塞絮者。皆相其縈漩。洄其大小。徐塞故絮。或覆之釜。繞土成井。出水實土。復椓杙。掃由井外。必密。必周。世既知之。但小滲可杜。大險難濟。夫水浸隄坡。掃工下陷。明險可防。患在井穿。在穰洞。串水內匯。掃臺外。整材暗撤。掃密移。凍塊攪攪。飢頑璫。卒遇異漲。瓦計日解也。塞以絮。數塞必陷。覆以釜。數覆必圯。更以手分。拏。足蹂躪。浮坪去。湧泉出。湧湧激射。莫復救矣。譬腸胃內腐。外創暴發。不內補而外敷也。噫。

或曰。內外杜良矣。隄隙勿問諸。曰。彼急法耳。水勢逢湧。強築未可已。豫道但塞。宜嫺且輕。忌剛且重。柔毛嫺引。渣濁喜附水。入沙停如彌。斯縫嫺輕之利也。外入觸隔。內漂無情。翹攔攻擠。沖以致潰。剛重之害也。善治者。目水之懈。捫隄之隙。由進水掃側。椓杙必密。以便襄。歛其型。隄必盡。以求實。勿入以土。以免演。多實軟草。必順掃。以取堅。虛掃實抱。以土周之。內三外七。登登其築。故漏絕而激波不射。此謂患後之豫。

竊料一字列掃。而中冰擊爲門。則上下無附。激掀安窮。補綴不慎。疑長疑短。新掃搖搖。故掃坡坡。非道也。故補無急也。在先椓杙。故掃而探其缺。暗椿摺乎塊石砌平。夫後相兩端爲式。以準新掃。斜正協。長短宜。坎坎其力。

殖殖落之。如錮矣。故短者。猶洞也。長者。偃月也。塽者。魚鼈之潛也。補者。恒忌之。治河之逸在窮冬。無汎耳而冰稜生焉。既芒且角。乘風而擯。患之藏也。是謂凌汎。不爲之所。則剡埽。則鑿隄。瞬經伏汎。而洞串埽。欹非夙計矣。夫福有基。禍有胎。故納之絕之莫後。則可比其木以爲護也。則可掉舟以檢也。則可掘之剔之以除其漲也。如醫毒然。必及其肉而肌可生。套之以埽。敷之以土。齊而交木騎之。又重栳杙。是理於病之伏者。亡羊補牢。豈足以知之。

河決篇

水無情而有性。其性下。故以下爲道。而智者順之。難之者曰。順其性。則水流益下。今河水高於平地。決則四出如歸。挽而上焉。逆也。古去其害用順。今享其利用逆。是大不然。何也。防之過不及而決焉。奔騰下注。非其質也。當是時。水怒激而苦淺。人版築而苦深。人力非水之敵也。明矣。而逆杜之。水甘聽乎。角不已而變生焉。曠日積月。杜愈難。而河全病。害至渥也。善救者。不與水爭。而與水讓。會地之形。控水之馳。循次行之。而水斯不逞。蓋任公子之釣。何以加茲。

有杜頂衝決口之法。頂衝者。水之故道。折如屋角。隄橫築以轉水。水直下以穿隄。水勁隄開。遂成口門。飛流直入而故道淤。故道淤而口門水亦愈駛。夫水行正猛。怒宜殺也。水力正銳。首勿擊也。道在用絕薪止火之法。而開掘引河以分其勢。第直河大溜。必走中泓。對岸近所。開掘憂憂。而上游初轉之處。不無引河河頭。則仍於對岸遠尋以開之。而杜合亦無過驟。先護故埽。先裏決口。俟引河將成。而進埽束溜。至十之三。溜急而埽下難。方通引河以減大溜。或引河撤水半者。是口門之水仍半也。而口門之水。業不可遠回以就引。則相其大勢無更。

卽如故捲下。不然則於引河河頭下對岸有崖可憑者。建大挑水壩。抑或崖岸無憑。則於口門之下覓開小引河。事難豫謀。臨難制勝。豈直爲兵順哉。

有杜壩灣決口之法。頂沖角方。壩灣角圓。方則大溜射口門中泓。圓則大溜或在口門左右沖射。中泓者大勢全入。而故道將淤。溜不定左右者。性尙游移。而故道未絕。故智者審之。凡水之游移者。雖所趨不專。然既可破壩而爲門。則斜射之力亦健。斜射既久。則力亦漸專。而或成頂沖。夫水之健不可犯。而斜射之勢。則可相而制之。喜治水者。知斜射之勢可制也。則勿攪其中泓。而以斜治斜。以斜治斜。則水之勁者可柔。急者可緩。既柔且緩。則口門可以進壩。而立杜無難。或請其說曰。無他也。擇大溜之左右。去口門數十丈或百丈。據上游而建挑水大壩而已矣。其無崖岸可就者。卽接大隄建隄。用順壩保護挑水歸槽而已矣。其變頂沖者。則於初變時。急接長隄挑壩。隄高上游壩臺而已矣。至開掘引河。治同頂沖。是又事不豫謀。輕疾變重。萬不獲已者。

若夫井穿穰洞。或隄工日久。循視稍疏。因漲與潰。勢極洶湧。猶行漫灘。此惟急下裏頭。俟汎退流緩而杜之。無足難者。惟隄下舊有支河。隨汎歸溜。杜合斯難。則宜及汎水未落。預杜以防變。此又疏防決口之杜法也。凡此三者。操縱宜也。趨避得也。水不試強。人不逞力。以視逆而遏之者。勞耶逸耶。得耶失耶。智者辨旃。

壩以止水。臺以下壩。壩臺得勢。則免周章。是必相決口而爲之所。其水行中泓。宜左右平受。無齟齬。無高低。雙峯巖如。壩工鋪如。無偏無倚。是於頂沖。宜如溜或偏左。則左宜出壩。逼水中行。故壩臺宜左近右遠。遠或至八九丈。俟左下二三壩。大溜稍直。則右依序進壩。大抵斜射之水。既有壩隄以挑之。則壩臺亦不可無情。故宜高右三四尺。斜迎大溜。以旁要之。是謂得勢。而右受水既重。則於杜合八九之後。暫停左壩。使右壩獨進。長短如

一。受水均同。雖至合龍而猝患可免。漏偏右者如之。是於掃灣宜。

所謂裏頭者。決口開必裏以防。但決處下埽。惟暮秋水弱宜。至伏秋大汛。水勢勁激。裏益緊。則水益急。故縮決隄十餘丈。斷隄入地二尺以下埽。栳椿鑲壓必周。上下水各下順埽十餘丈。水雖至無反。

杜至合龍則水屯。少不周而崩且潰矣。故近口十餘丈。則益檢各埽之揪頭滾肚暨椿樑。又於龍門十丈兩壩臺積土數十方。始稍稍進埽一二。裏既固。方合以羅蔔埽栳之。裏之填之。近口各埽加之。溜斷而止。然後通壓厚五尺。凡埽長十丈。兩端裏草。而中壓以土。則埽重以固。旁無揭下無陷。

缺口既合。大溜自退。而近埽之處。必有河形。水長而分流。則漱外口沙也。埽腐遇變。患必奢。故必視裏口跌塘。其深者如外口下順埽數十丈。以爲護。淺則建貼心壩爲內戢。更築裏越。故功保而後患捐。

凡黃河沖決。全河必病。南北兩岸。長沙沖支移溜。是必不免。三年內且有決。是故明者慎之。詳稽而築之疏之。

塞支篇

今有明險於此。汎水暴至。驚浪旬旬。決隄而奔。埽入貼貼。是則可畏乎。今有暗險於此。河水時至。旁溢支流。盤渦灘地。貼漱隄根。是則可玩乎。古人謂明者易防。暗者難禦。故發之遲者禍恒巨。何以明其然也。夫明險之難。難在暴迅。然建隄壩。開引河。或捍之。或挽之。雖強敵亦必釋憾。而降以相從。支河之患。當分流而巳。有奪河之勢。迨潛淹逕延。則噓吸衆川。衝隄噴岸。而不可潛。凡支河之患。非一時一地。瀾汗道里。浸淫日時。一汎未平。一汎倏至。河頭蕩以日。膠隄根滌而日。孤雖擇要險。估搶防風。而長隄千里。庸埽以遍。凡支河之患。大河上流旁。

洩。下河必致停沙。大河沙塞。支河行地。水日高。隄日卑。一遇異漲。泛濫四出。勢必然也。今欲使正河歸流。法在毋使停沙。而沙不可去。則急杜支河。使合流以攻。水急沙行。河歸故道。則河高地卑之患。捐如也。是以障爲疏之道也。

以障爲疏何也。蓋支河自大河分流之處爲河頭。盤旋灘地數十百里而仍歸大河者爲河尾。夫黃河灘地。臨河者高。倚隄者低。由築隄夫役任土畏遠。又刮隄根以速高。而河之衝蕩。復激沙外出。以是日愈高。日愈低。一旦河頭外出。則徑奔隄根以就。下愚之夫。於灘地河身內。築壩以橫斷之。夫既外高內低。水必飛壩而過。駭水鼓怒。更相觸搏。越一壩必沖一壩。非徒不能遏也。反激使膠戾盤轉。而噴射大隄。善治水者。毋爭其末流。而制其初發。毋挽其已下之水。使歸上游。而制其未洩之水。使無下注。則去大河百丈或數十丈。擇河頭高阜有崖岸者。堅築大坦土壩。外襄防風裏頭。以防其出。其灘內河身。擇其淺隘。相去里所。間築束水小壩。以制其馳。其壩形如石閘。留門數尺。以通其流。而避其怒。然則河頭分流之水。壩閉其氣。壩外無本之水。數日可淤。縱使逢涌四出。越壩而過。而逐段小壩。亦具磬控縱送之刀。外者可涸。內者不來。蕩蕩成灘。何俟慮伏徂秋哉。

開引篇

黃河埽灣之對岸。必有灘焉。似匏似耳。似足之瘦。其曠似包圓而縮口。宛在中央。逼怒河溜。溜之負沙而出者。澎湃噴激。將衝崖觸隄。其繞灘而旋。盤盤而如圓石者。懷淺脊深。又刮激隄根。而日就險。故灘北則南隄險。灘南則北隄險。而灘又非巖巖矗起。其隱隱漫漫而上者。斜以坦。自半沒已伏根。治之者不爭上游。而決壅相凌。強以成功。溜終抗而不歸。且削跡遺根。開放之際。餘沙蕩漾。停必爲淤。故作挑水壩者。短不能挑溜歸河。長亦

恐下流扼於壩。對岸阻以沙。勢必縈迴壩下。激爲回溜。倒岸冲隄。百出其變。明者知之。旣建磯嘴。下護埽。創築裏月矣。猶於開引之道。兢兢慎之。凡開引之道。有八。一曰河頭遠覓。河頭者。弛之蒂耳。之根。足之膝。包之口也。凡河頭。取其透崖下。大而唇。旣兜且吸。毋洩毋湫。河尾取其寬順以椎。亦噴亦瀉。有建氣之勢。謀定而後計。廣狹。使其張口外吞。腹大尾順。開時束水。俾冲蕩有力。緩急有情。而新河可闢。二曰經營必審。夫自頭迄尾。道里不可揣也。綿邈沙灘。高低未易以臆也。毋遽定寬流。恐高者深阻。而低者淤也。是以高則深且廣。宜低則淺且狹。宜應掘者。定封土誌之。次於封土上。標以竹遙而企。如鴈行之橫斜。總滅也。如率然之陣。荷戈森森也。或少齟齬。必移以齊。夫後量以水平。書其高低。算工方。核財賦。庶終事而素不愆。三曰分工得人。河之首尾。關係非鮮。且河性善變。消長無常。苟素不更事而躁以嘗。經汎濤必傾圯。內注前工。烏有矣。故必謹擇練才。任以首尾。使其寬畱灘地。至於百丈。而多積薪材。以爲備。四曰發帑有方。凡傭工之費。毋損上。毋累下。必通計掘土如千方。傭直如千數。發其十之四。而合計夫役之道里。每夫先給銀二錢。以爲率。如一丈地。計土六十方。方直銀八分。六八四兩八錢。則先發一兩六錢。募九夫爲役。除以陰雨停工。一夫日掘土七分。九夫掘土六方。餘直續發。斯夫無苦累。而帑不虧。五曰初工無躁。沙灘之阻。逼水旁擊。其急開引。河以分其勢者。惟寐忘之。然取土不先計。則已掘者。仍爲河患。故夫役雖鳩。勿言開掘。責令夫頭。如分土二百丈者。先使四百夫於兩岸十五丈外。順長掘溝。廣四尺。深二尺。自首通尾。無間。而橋以板。掘出之土。溝外遠堆。必順以長。使繩繩相續。高無減四尺。禁築土河邊。夫如是。則竊土填岸之弊已杜。縱有埽岸。土少水多。自排不使畱。而無患於壅。未成無憂暴漲。霖雨亦可宣洩。此防之豫也。六曰揆掘必忌。河工稽日。陰雨不免淹沒泥濘之患。總由揆掘。今除河頭畱灘一百丈。

外再於夫役所分段內畱一百丈間二百丈而掘之。則水有所容而無沒淹矣。卽所間之二百丈既掘而每百丈之間猶畱土五尺以爲界。則雖有霖雨無衝卹矣。七日迎送有備河頭必迎溜而溜或不歸河河尾必洩水而水或不順下則先於河頭築接水埽壩河尾築順水埽壩對河築挑水埽壩或捍之或延之首尾相生呼吸相應水雖無情踴躍必赴八日開放有時全河既掘止畱首尾下觀水勢上候風色果水勢飛漲而下飄風抵口而吸時乎時乎間不及謀備夫役整器具牲以告神礮以齊衆則先掘河尾次掘河頭於斯之時駭浪暴灑驚波飛噴激逸勢以全驅或鼓怒而作濤浩浩蕩蕩直抵大河汎濫不止何愁吾人哉。

埽工篇

凡先險而埽於旱者曰等險而挑漕下者曰撲崖隄根初下者曰肚埽外親水曰面埽沒而復者曰套不滿五尺者曰埽由襄填新土俱曰襄墊隄根數尺外掘深漕平其掘土以捲埽曰埽臺埽似鼠尾似蘿蔔皆以名故迎下水者恆大上水二三尺面埽獨當水餘埽以次藏之如魚鱗之比如鳥翼之相生則水無可乘溜水勁激不掀初下埽事恃鉤頭滾肚以挽者既月則腐故長椿椿埽毋違五尺迎溜頂冲倍之凡鋪埽必因地勢量寬袤代長繩二以爲度也五尺一行繩以爲束也牽約鋪弦捲縮埽心抱花畢始從兩頭鋪之量埽之大小以爲厚薄凡埽之爲物骨以柳肉以草柳多則重以淤也無草則瘦疏以淤也故先草後柳柳少代以秫鋪既平齊夫役會行繩既備而鳴金齊力金奏夫號兩拽收其大頭然後齊號並收則不廉挫且肥約可縮以小繩防繩勁結急而退緩也鉤以小柳名曰埽撓鼻繩頭於內防傷觸而解也以是鋪埽埽必堅凡埽將下畱繩後揪懸勿落如虎之眈如簷之臨而留夫首既號酌以下挨必緊且密以杜猶洞穿水潰隄埽

沉未實。守其揪頭鉤棘之概。毋過鬆。恐無力也。毋過急。恐揭概也。要勿多土。恐擠埽外出而縫也。埽附泥既遍。杙以長椿。必迎上水。向岸毋直。所以固而抱之。埽雖外欹。而觸之有力也。埽將墊。先以巨繩盤椿。層裹時。馬埽身挑水。掛角之空。多補以椿。多備裹材。防守勿懈。斯垂成不敗。凡下埽。樓頭兜藏不實。虛懸串水。內必滙。牽引他埽以險。則掘其裂埽。填以嫩草。急於進水。所多杙大椿而裹壓之。斯埽實。水出匯陡過半者。貼內餞嫩裹。必速。匯崖之空。毋補以土。以土是充其外埽也。故明者忌之。凡埽初下。水寬溜緩。爲力易。因以急下。則折陷張裂。走漏之病蠶起。何者。揪頭滾肚不守。則無以爲收放也。杙概不穩。是可拔而走也。埽愈進而遠。溜必急而不支也。前埽不實。無以根後埽也。故必嚴防諸害。俟埽濂深淖而不動。始壓土加裹。杙椿下概。檢繩纜尖椿以進。故埽下而不棄。埽必附地。而溜急水深。烏乎知之。或視揪頭鬆急矣。但地有凸凹。稍支架。則鬆而虛懸在也。虛懸之孔。既濺漫縈滯。再逼以埽。則激而益勁。夫埽集衆材。而椿專一木。其探既深。斯其聲可聽。吾以耳附椿。極以試之。其顫而聲大乎。是虛懸多也。其穩而水聲存乎。是猶有虛懸也。則壓以土。揉之度之。務止其喘。或格格作哽咽聲。皆埽附地之驗也。

其杜合埽工。已八九而一。以水深溜急。進埽齟齬。則龍不合。夫埽病下沖。宜提而上。則下十丈。順埽兩路。於水

急溜深之門。上卽於順埽上。另出埽臺。對彼岸而進埽。故深溜在下。龍門對而易合。

埽工至四分以上。水勢急。必視急者力之。故上水沖埽者。則埽先上水。守揪頭而及下水。壓土極椿如之。回溜

倒沖者反是。是攻必先強之道。先攻其強。則弱者伏。

是故一揪頭一滾肚。必有一概。概概而繩之。似無慮也。然埽恃繩。繩恃概。概孤而折揭。馴不及矣。複以概。則前

櫛絆也。

至埽下壓土。誰則獨否。而薨薨其度。埽眼內塞。是外擠也。明者必度其埽狹而無積者。則薨必簽而繩以繫之。凡埽未沉。眼未裹。而通壓土者。大忌之。

埽半沉而裹壓。揪頭滾肚。不知所屬。則收放不應。故標以楔。雖已裹壓。屬埽可指。故緩急易爲力。故埽工走漏者。四無溜而流自要者。椿鎗也。溜窄不漩者。壓土離襠也。漩大而遠埽遠者。埽未沉也。漩近溜大者。埽壓深坎。水入坎而自埽尾出也。掘漏至三四尺。尖其椿而蓋之。則要不流。漏處加裹。守揪頭而土壓之。則溜息。加裹且壓。遠漩如失。上水下邊埽至十丈二十丈。兩路裹壓。極椿於漏處而折之。俾附底草捲上埽。填其深坎。溜斷而止。則漩之近者杜矣。此埽工救敗之善者。

算埽之法。向用一三五七九遞加。雖便未捷。不若高以高自乘。再以一八之數乘之。爲尤捷。但其中亦有不。同。如高一尺至高五尺。并高一丈一尺至高二丈者。只用高以高自乘。以一八之數乘之。使得爲高丈尺至高一丈者。其中有長一丈二丈三丈之別。須以高乘長。再以高自乘。然後以一八乘之。

壩工篇

凡水之性。直者順。或渙而弱。故遇曲喜激。曲者勁。或鬱而漩。故逢直必漲。是以黃河奔馳。千里滯沉。乍合乍散。亦呼亦吸。其性然也。明者。遂於曲直之間。而以壩妙其機。凡壩之名。有八。曰挑水。曰雞嘴。曰扇面。曰魚鱗。曰攔河。曰減水。曰滾水。曰束水。凡壩者。攔以留之。挑以順之。要使激之。束以緩之。閉以聚之。挽以復之。分以洩之。其用不同。因時制變者。善。

凡壩既立。必埽以邊之。形如鴈翅。以順上流。以護埽之頂。而免水揭。凡下水鴈翅。視上水三分加之。酌斜長多寡而捲下之。堅以填之。水沒埽者。加套埽。或裹填之。必堅。縷隄或遠。須接築格隄。雖異漲有備。挑大溜不遠者。去壩數丈建重。斯水力不支而避。兩壩之間。藏頭樓崖。順埽必下。以周二壩之下。同之。至緩溜而止。斯回溜不生。壩至二三而水不挑者。必掘引河。凡此數者。皆築壩之切務也。

挑水壩。宜於埽灣上游。水勢初灣之所。自河岸迄大溜半。以爲長。其溜急水深者。自岸至溜皆埽。度門埽之長。而遞次加丈。至肚埽遂倍。根廣門狹。則雖有激水不撼。此雞嘴之制也。其溜緩水淺者。則埽無參差。而挑水專

名。

如壩長一丈。門廣十丈。方分大溜半者。近岸一埽。必高一丈。長二十丈。依埽丈減至門。適廣十丈。水沒埽者。加套埽。或止壩填。必堅。

埽灣之先。頂沖直下。由隄岸前阻面埽。故埽灣上游。灘必嫩。壩不可建。而迫就大溜之灣。又恐對岸沙嘴。迺大挑河。鬱溜爲迴。故制爲扇面。長者使挑也。圓者磨去觚稜。以無激水怒也。扇面象形。卽以名也。

魚鱗壩。用於絞邊拖溜直河。或樓崖順埽。間以用之。相去十丈至二十丈。遙遙疊疊。接如鱗砌。或以禦頂埽。灣則小。

名。攔河者。上生沙嘴。逼溜旁趨。引河需時。而隄日卽險。故攔河之道。乘正河未溜。以趨時。擇正溜初分。以據地。乘時。則地不澁。而牽水如歸也。據地。則岐途念消。而趨正專也。遂接大隄。築抵水際。形如牛馬之飲河。然後築臺進埽。埽至半溜。則支河不暢。正河益深。支埽益進。一關一關。使水激以回。如駛。諺之言曰。支正分流之間。有龍舌焉。言高地也。故治河者。或因隄遠既遠。而建壩支下。仍必順循水勢。開斷龍舌。庶入抽之水。可下也。正河深廣。生險悉平。攔河壩之妙盡矣。又何有未歸之水。漱蕩隄根。上游沙灘。豈不隨水散哉。

凡河之變必由積沙。沙積之由必始水分而溜緩。故河宜合忌分。宜急忌緩。而減壩似無容言。但伏秋大汛。漲水盡蓄。則或冲擊淹漫。況出槽汎散。則正泓反緩。減壩者固大隄也。去餘水使專力送沙。也是未可廢也。

減壩與滾壩不同。齊地者減過水多。出地者滾過水少。減壩止設河之南。滾壩兼設河之北。緣南岸自河南至江南。內有淮。更蕭碭而東。又多湖蕩。均歸淮河。下抵清口。且淮弱黃強。黃漲淮不敵。則倒灌清口而運阻。今以所減上游之水。還濟下流。敵黃之用。是謂兩利也。惟是建造不同。則病息壤而滯飛輓。故必擇內有舊河。不遠即有湖蕩。外離遠大河。毋二十里。毋高毋下。堅土平地以爲基。左右毋浮百丈。內外毋儉百尋。礮以堅之。建隄頭似石閘。既砌金門及迎水分水。爾乃於上口迎水平地。依度排比六七鎖口。椿下口分水。亦依度排比八九椿。椿內築三合土以爲壩。冬數土三四寸。雖凝寒不裂。三合土法以熟礮灰潔之細之和以黃土二分泡爲樟藥水熬燂作薄粥共合爲勻乘潤數擲手勿重試以水宿不洩者堅

訓練篇

官不習。夫與無夫同。夫不習。器與無器同。無夫則無以收指臂之效也。無器則無以爲築脰之備也。故訓練急訓者耳。提而面命也。練者按期而考試也。月朔集夫役於公所而問之曰。婦有名片。一山之乎。高丈長丈之婦。需材若何也。捲下之法何似也。曰。不知也。爲告之曰。乾柳四十斤者千八百束。草七斤者千八百束。約二百套。纜二百套。箱頭繩五斤者七十。滾肚繩五十斤者六。揪頭繩五十斤者四。穿心繩五十斤者一。椿十。樑二十。捲。捆。掃。心。必圓緊以抱。毋豕腹膨。各繩必穩。留樑後必倚樑。必冒。戰繩以結掃心。鉤繩以搜掃外。守繩務慎。鬆急聽號。既下之後。限必襄柳三百束。草三束。椿勿鐸。斯蓬架撒材之險無患也。既諾。

又問曰。工有險。必豫也。水溝井穿。何以禦之。猶洞何以塞。滲何以補。穽宜捕。鼠宜捉。法若何也。曰。不知也。則告之曰。築隄不時。凍土璣璣。砥不及而翹擱。百蟲蟻焉。遇雨井穿。深或四五尺。水漲必決。宜盡去浮土。仍旁搜四五寸。至泊而止。密杵之。使聲橐橐如土杵之細。土壘之覆及舊隄。庶雨不演。填水溝亦如之。住穽之處。燕以陳綿大椒。獵犬捕之。或網之。捉鼠則地弓鐵簽。無不可者。既諾。

又問曰。掃名幾。壩名幾。隄名幾。何謂三汎。四防何說。守何有。二曰。不知也。則告之曰。掃之名。等搜肚而套由。壩之名。挑水雞嘴。扇面魚鱗。攔河減水滾水束水。隄之名。縷遙格越戢。三汎者。桃伏秋也。四防者。風雨晝夜也。二守者。官民也。風防汕削。爲龍尾小掃。遇風雨而繫於附隄水上。淅淅衛之。雨補沖淋。則備蓑笠。夜防盜決。張燈鳴金而巡之。官者。河兵堡夫也。民者。近隄百姓也。兵夫以防平時。百姓以備興漲也。既諾。

又問曰。黃河掃工有修防。有救險。有新生險。爾能相機行乎。曰。不能。則告之曰。霜降水消。密察舊掃。傾者。陷者。卑矮者。朽者。補囊必周。椽以大椿。仍依大汎漲痕。高數尺下順掃。薄傳土。墊定而下。丁頭掃。是謂修防。將危陷而掃未去。則臨河添壓大掃。椽以長椿。去舊掃。浮土軟填之。仍椽杙旁之穩掃。是謂救險。若搶險工程。乃頂沖掃灣掃。壘去。隄不保。須相其緩急。毋輕下掃。毋誤椽椿。始足濟絕險。而不意新生險工。則舊掃上大溜沖至。舊隄坍卸。必下掃。至於開溜之所。大凡壓土太厚。反至欹斜。蓋黃水一入。掃中停沙故也。諺曰。下掃無法。全憑上壓。乃爲清水河言也。既諾。

然後按日考驗。詰其應變之法。試其捲下之能。明功過。卹勤勞。由是士識官意。官識士心。猝遇險要。應接如環。善乎家令之言兵也。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微乎微乎。神乎神乎。是亦治河之要道也。

治河雜論

張伯行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濫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隄治。是滅趾崇頂者也。徐邳以掃治。是摩頂擁踵者也。其失策均也。

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之隄。有縷水之隄。截水者。遏黃水之性而阻之者也。治水者。忌之。縷水者。順河之勢而束之者也。治水者。便之。夫水之爲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也。急則通。緩則淤。若能順其勢之所趨。而隄以束之。河安得敗。惟河欲南而截之。使北。欲合而截之。使分。以逆天地之氣化。而反天地之血脈。河始多事也已。

河南屬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隄之議者。是逼河使北也。北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張秋。攻武家壩。則徑決魚臺。此覆轍也。若南攻。不過溺民田一季耳。是逼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

治漕有八因。因河之未泛而北運。因河之未凍而南運。因風之南北爲運期。因河之順流爲運道。因河安則修隄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因冬春則沿隄以修。因夏秋則據隄以守。是謂八因。有三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上策也。運艘入閘。國計無虞。黃水齧隄。隨決隨補。中策也。夏秋水發。運舸度河。漕旣愆期。河無全算。斯無策矣。是爲三策。五行之性。金圓木直。水曲火銳。土方。夫水之不可使直。猶木之不可使曲也。黃河九折而入中國。每折千里。此西域之河耳。亦折之大者耳。若自三門七津而下。由安東入海。僅僅二千

里而強。不知幾百折也。故能盤旋停蓄而不洩。若人之腸胃。然丹田以上多直。遂丹田以下多盤曲。然後停蓄而注於膀胱。否則徑洩。氣射斃也久矣。黃河之在西域。丹田而上者也。流入潼關。丹田而下者也。故入西域折以千里計。入潼關折以數十里計。是注膀胱之勢也。每折必掃灣。在河南制之以掃。在徐邳制之以隄。吾謹備之耳。若惡其掃灣。必導之使直。是欲直腸胃。使從管達膀胱也。豈惟人力不勝之。傾巖急瀉。是謂敝河。故大智能制河曲。不能制河直者。勢也。

黃河險工。當以頭年下掃。爲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爲兩年之用。則桑土早備。陰雨無虞矣。慎之哉。

黃河非持久之水也。與江水異。每年發不過五六次。每次發不過三四日。故五六月是其一鼓作氣之時也。七月則再鼓。而八月則三鼓。而竭且衰矣。故萬一河勢虛驕。銳不可當。我且避其銳氣。固守要害。如河南之銅瓦廂。山東之武家壩。徐州之曲頭集。布陣嚴整。三守四防。以待之。而姑以不要害之地。委而嘗之。以分弱其勢。持之稍久。水勢漸落。復將所委之隄之缺。而隨補之。刻期高厚。勿令後水再由如此。則河之攻我也有限。我之守河也無窮。

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房村決。風濤鼓擊不已。黃呂梁以巨舟四十。障於決口。風濤遽靜。亦奇事。然河隄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下風隄岸。則亦林桔槔。葉及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細把。徧浮下風之岸。而繫以繩。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排繫葉束。且以柔物堅濤。遇之足殺其勢。隄且晏然於內。排繫弗及。丁夫卻於隄外。培工此風防之要法也。細葉仍可貯爲捲掃之用。蓋有所備而無所費也。

河決之患有二。如上有所決。下無所洩者。曰隘決。不必闢水搶築。俟漲落水出。直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者。曰

通決。此不可少需。搶築可也。否則流衝勢洩。恐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余於房村以搶築法施之。正河即安。

潘公曰。多穿漕渠。以殺水勢。此漢人之言。然特可言秦晉以上之河耳。若入河南。水匯土疏。大穿則全河由渠。而舊河淤。小穿則水性不趨。水過即平陸耳。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緩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因而順其勢。隄防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於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水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趨其高。河乃不決。愚按多穿漕渠。以殺水勢。但不可施之於黃河耳。凡清水之河。皆可用之。駱馬河之下爲中河。則中河可以多穿漕渠也。洪澤河之下爲周家橋翟家壩。高良澗古溝高家堰武家墩。則周家橋翟家壩等處。皆可穿漕渠也。仍宜各設閘座。水小則閉閘蓄水。以敵黃水。大則開閘放水。以溉田。可以除水之害。可以資水之利。一舉而兩得也。武家墩之下爲運河。亦宜多穿漕渠。以殺水勢。可以溉民田。而運河可免氾濫衝決之虞。凡可以穿漕渠之處。皆宜建閘。其下皆宜水田。仍令地方官兼管水利事。如同知通判及縣丞主簿之類。皆可兼之。則民生既可以資水之利。而河道亦可免泛濫衝決之患矣。

治河工程

靳輔

自禹之後。治水之人多矣。而不詳其所治之法。詳所治之法者。蓋自歐陽元至正河防記始也。夫治水非徒法也。因乎地形。察乎水勢。而加之以精思神用焉。然規矩備而襲之明。輸之巧。不更加乎。河防一覽備矣。臣不才督河十有餘年。治防事宜。不能希附前人。然河流變遷。運道改易。宜於今者。或不必膠於古。故凡見之施行者。

亦不敢不錄而存之。以備後此芻蕘之採。其繁且大者。辭不厭詳焉。

一曰大興經理。凡大工之興。先審其全勢。全勢既審。必以全力爲之。未有畏其大且難。而曰吾姑以紓目前之急已也。康熙十六年以前。淮潰於東。黃決於北。運涸於中。而半壁淮南與雲梯海口。且滄桑互易。此時若不將兩河上下之全勢。統行規畫。源流並治。疏塞俱施。而但爲補苴旦夕之謀。勢必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臣受事之始。正值軍興。芻午籌餉維艱。而經理河工八疏。所計工程極大。請帑至數百萬計。而廷臣不無其難其慎。而我皇上睿謀獨斷。不惜大費。悉準施行。此兩河之得以復故也。

二曰首嚴處分。天下事莫不成於明作。而敗於因循。但人情當積疲之後。委靡不振。無論賢不肖。皆徂以爲固然。非有以大震動之。則賢者無以勸。而不肖者無以懼。自兩河失故。十有餘年。夙弊相沿。廢弛日甚。司道委之府佐。府佐委之州縣。州縣委之佐雜。而府州縣之正印。則袖手旁觀。辦物料則累月經年。計夫役則有名無實。覈工程則苟且支吾。懲不勝懲。雖河臣亦無如之何。康熙十六年。題請嗣後凡黃運隄岸修築。各定年限。其汎地沖決。及催夫不發。辦料不前。推卸遲誤。並不行轉催。不行確查具題之上司。增定新例。較昔彌嚴。其薦舉大計等典。凡有河地方之道府州縣。正印佐貳等官。俱將河工一併考成。從此人知儆惕。舉千數百里之大工。屈指限期。以告竣焉。

三曰改增官守。兩河襟帶數千里。全在大小羣有司。贊襄戮力。必使人如臂指。而後其令行。必使人無觀望。而後其心一。必使人知懲勸。而後其力殫。往時河官之制。設分司四員。以部郎領其事。三年一易。以爲常。夫部郎之親民也。視郡邑有間。舉事率多格滯。且以年之有限也。往往履任之初。皆迂疎及重輕路熟。又以瓜期去。故

請撤部郎而歸之監司郡丞。蓋監司郡丞之於郡邑。呼吸一氣。事易集。且可遴選其諳練者以名聞。又縣其歲月責其成功。是以吏習民安而政克舉。然大工龐雜。又非數郡丞可理。故又分設監理分理者。書疆任責。俾各專其事。展其長。以課其殿最。而黜陟行焉。而河工無不效力之員矣。

四曰設立河營。舊制沿河隄岸。額設河夫。以供修防之役。然有司按籍簽點。必假手於吏胥。由吏胥而及之鄉長里甲。大都冒張虛數。臨時倩應老弱。故名存實亡。而功以墮也。今改設河兵八營。營領以守備。遞爲千把總。一以軍政部署之。令其亡故除補有報。逐日力作有程。各畫疆而守。計工而作。視其勤惰。而賞罰行焉。有事則東西併力。彼此相援。無事則索綯藝柳。巡視狐獾窟穴。較額夫舊制。有條而不紊。有實而可覈矣。然守弁惟以督率興作爲務。至於錢糧出入。稽查商榷。非文職不可。故有一備。卽有一廳員監之。然後文武相資。而事易集焉。

五曰挑濬引河。塞決之方。必先殺其勢。平其怒。而後人力得施焉。則莫如引河之善也。引河之用有三。一曰分流以緩衝也。河一決。則全流盡趨決口。奔騰激蕩。椿埽無所施。應於對岸上流。別開一河以引之。則決口緩矣。一曰預濬以迎溜也。河身既淤。爲平陸。卽異日黃流歸故。必漲溢而他潰。故必預開一渠以迎之。務使水至歸渠。遂其湍迅之勢。則刷沙有力。而後無旁出之虞。一曰挽險以保隄也。河性猛烈。方其順流而下也。則藉其猛以刷沙。當其橫突而至也。則挾其猛以崩岸。故當其倏忽激射之時。宜酌左右之中。急開一渠。以挽所冲之溜。頭引入中流。以奪其勢。而後危隄可保。故曰其用有三也。至於度土地高卑之數。以定挑挖之淺深。驗土性淤鬆之殊。以酌渠路之去取。又在任事者之盡心焉。

挑河之法固宜相土地之淤鬆以施濬然亦有本無鬆土不得
不於淤處挑挖者後水到之時不比浮沙易刷此等水中之淤

最難施力。必須初開之時。分外加深。乃可。

六曰開關海口。雲梯關者。不知名自何時。乃黃淮二瀆。所由以入海者也。往時關外卽海。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距今僅七百年。而關外洲灘。遠至一百二十里。大抵日淤一寸。海濱父老言。更歷千年。便可策馬而上雲臺山。理容有之。此皆黃河出海之餘沙也。自河道內潰。會同之勢弱。下流不能暢注出海。而海口之沙日淤。海口日淤。而上流愈壅。以致漫決頻仍。內訐而不之止。故凡議河事者。莫不力言挑濬。而不知其勢有必不可者。何也。挑濬之口。最狹淺。亦須寬至里深及丈。方可通流。以土方之算。授工計萬夫。三日之力。不及里之一分。且漸近海濱。人難駐足。加以滔天之潮沙。一日再至。不特隨濬隨淤。尤恐內水未及出。而潮水先從之而入矣。夫海口之高。皆因關外原屬坪廠漫灘。以故出關之水。亦隨地散渙。散渙則無力。無力則沙停耳。禹貢紀河之入海曰。同爲逆河入於海。夫河也。而以逆名。海湧而上。河流而下。兩相敵而後入。故逆也。旣播之爲九。又曷爲而同之。不同則力不一。力不一則不能逆海而入也。禹貢聖人之書。其言不可易也。又考河防一覽。潘季馴有言曰。海無可浚之理。惟有導河以歸之海。然河非可以人力導。惟有善治隄防。俾無旁溢。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也。季馴近世之能臣。其言固不當易也。今日之雲梯關外。是卽今日之逆河也。而不隄以求其同。不同以求其入海也。得乎。爰是自清口以下。至雲梯關三百餘里。挑引河以導其流。於關外兩岸。築隄一萬八千餘丈。凡出關散渙之水。咸逼束於中。涓滴不得外溢。從此二瀆就軌。一往急湍。冲沙有力。海口之壅積。不浚而自闕矣。七曰塞決先後。河水當泛濫奔溢之時。其決口必非一處。或大或小。或上或下。議塞者莫不先大而後小。先上而後下。而不知其理有不然者。蓋大口難塞。非踰旬累月不能竣。迨大口工竣。而小口又復汕刷而成。大雖用。

裏頭套護之法。第能使之不開。不能使之不深。然亦未有中泓既深。而兩端不塌陷者。則是所塞之工。處處皆大口矣。夫大口既寬闊。至於成河止矣。必不至更刷而大。急將諸小口盡行堵塞。而後以全力施之。大者。至於先下而後上。從事乎其所易。其理亦然。截其尾毋攖其鋒。下口既截。而後以全力施其上。或挑引河。或築攔水壩。或中流築越壩。審勢置宜。而大者小者。當亦無有不受治者矣。

八曰量水減洩。至柔莫如水。然苟不得其平。則雖天下之至剛者。不能禦平水之法。奈何。曰量入爲出而已。今使上流河身至寬至深。而下流河身不敵其半。或更減而半之。勢必懷山襄陵。而潰決之患生。夫河面窄狹之處。或城鎮山岡。不可開闢。我則於其上下流相度地形。多建滾水閘壩及涵洞。放入通水之溝渠。以測土方之法。移而測水。務使所洩之數。適稱所溢之數。則其怒平矣。至其下或復寬闊如故。又恐其力弱而流緩。流緩而沙停。則仍引上流所流所洩之水。歸之正河。以一其力。如是。則雖以洪河之浩瀚。而盈虛消長之權。操之自我。不難擇便利而疏導之矣。

九曰防守險工。防河之要。惟有守險工而已。黃河之易決。莫如中州。其地土鬆而沙多。每一坍陷。輒至數百丈。然其地寬曠。不與水爭地。其築隄甚遠。至近者亦三五里。此隄不守。復築一隄以守之。河流去隄身既遠。則游波寬緩。亦不能深入。勢必復引而他去。而淤灘仍爲平陸。故雖險而易守也。江南自徐邳而下。大抵皆城郭室廬。村鎮繁庶。不得不盡地戒嚴。亦其勢然矣。守險之方有三。一曰埽。二曰逼水壩。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其宜。當風抵溜。其埽必柳七而草三。何也。柳多則重而入底。然無草則又疏而漏。故必骨以柳而肉以草也。禦冰凌之埽。必丁頭而無橫。何也。冰堅鋒利。橫下埽則小擦而糜。大磕必折也。然埽灣之處。則丁頭埽。又兜溜而易

衝必用順埽。魚鱗櫛比而下之。然後可以抵溜而固隄。至十分危急。搜根刷底。上隄而下坐。埽不能禦。則急於上流築逼水壩。回其溜而注之對岸。或一二三道。若止一道。恐河流悍烈。壩一摧而隄卽不可救也。若開引河。則其費甚鉅。又必酌地形而爲之。若正河之身迤而曲。如弓之背。引河之身徑而直。如弓之絃。則河流自必舍弓背而趨弓絃。險可立平。若曲折遠近不甚相懸。河雖開無益也。諸如此者。殆如禦敵然。埽之用。是固其城垣者也。壩之用。捍之於郊外者也。引河之用。援師至近。開營而延敵者也。夫吾旣修其內備。而外又或捍之。或延之。敵雖強。未有不遷怒而改圖者。保險之法盡矣。自徐邳以至海口。千有餘里。險工甚多。有昔險而今平者。亦有昔平而今險者。蓋河道變遷。冲刷不常。之所致也。前代河患在北。其險多在開封大名河間東兗間。今河患在南。開封所屬惟蔡澤北門一險。當歲加埽工。以防之。東省曹縣傅家集一險。向挑引河一道。尙未成。此河一成。便可變險爲平。若江南則自徐邳以下。險工不可屈指。今舉其最者。凡四十有六。詳記之。冀後此司河事者。加之意焉。

十曰堅築河隄防河之法。首在於隄。然隄太逼則易決。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故險要之處。縷隄之外。又築遙隄。以備異漲。隄稍瑕卽潰。與無隄同。必選擇淤土。每覆土一尺。卽夯礮三回。築畢。用鐵錐杵孔。沃以水。水不滲漏爲度。然亦有純淤土而滲漏者。則其土必太堅。雖不易入。其捍水尤有力。且土必龜坼爲驗。隄之高卑。因地勢而低昂之。用水平打量。毋一概以丈尺爲憑。以水面爲準。築隄之法。陡則易圯。如隄根六丈。頂止二丈。俾馬可上下。隄面及根。必多種葦草以蓋之。葦草能柔水性。能庇雨淋。而坦坡又可殺風浪之怒也。其取土宜於十五丈之外。切忌旁隄挖取。以致積水成河。刷損隄根。然取土有遠近難易之辨。故其工植之多寡。視其遠近難易而增減之。又土方之數。有虛實上下之辨。故其功值之多寡。復視其虛實上下而差等之。隄成之後。必密栽柳葦茭草。使其茁衍叢布。根株糾結。則雖遇颶風大作。總不能鼓浪衝突。此護隄之最要策也。

十一曰堵口諸要。河決之始。如用埽裏頭。以防汕刷。築逼水壩。開引河。簷樁必須深釘入底。以防懸空誤事。河防一覽所載備矣。至於沉繫埽箇。全在揪頭繩索。其力尤重於樁。必須多而壯。埽必重而後沉。常柳七而草三。填土之後。儻埽工之外。忽起翻花大浪。急須於隄內下埽填土。晝夜厭截。其翻花浪起於數十丈之內尤易。若起百丈之外則危矣。其隄工若但埽陷而平下。猶可填土加埽。若一無空則危矣。若內外傾欹。亦不可救。此河防所不載。堵決者不可不知也。

十二曰就水築隄。於水中築隄。取土最遠。或至數十里外。工費不貲者。當用水中取土之法。其法先定隄基。隨用船裝遠土。於水中築成圍埂。其埂出水二尺。中闊三十丈。長五十丈。圍埂既成。用草糾防護。隨將埂內之水車乾。然後於離隄基十五丈之外起土。挑至隄基之上。密加夯硤。築成大隄。其隄如應頂闊一丈。底寬十丈。高一丈六尺。每隄一丈。用土九十六方。連船裝築埂之土。并戽水防埂一切夫工器具料物。以及陰雨食米等項。每方約需銀二錢六分。較之尋常就遠取土之費。約省過半。

十三曰栽植柳株。凡沿河種柳。自明平江伯陳瑄始也。其根株足以護隄。身枝條足以供捲埽。清陰足以蔭緯。夫柳之功大矣。然種柳不得其法。則護隄之用微。且成活者少。惟明臣劉天和六柳說。曲盡其妙。當倣其法行之。統計每年歲修需柳。不下一百萬束。自康熙二十年。勸令各官種柳。已得若干株。自二十六年以來。所用之柳。取諸此。再行各營弁。凡春初防守稍暇之時。每丁計地。各課種柳若干。不過三年。沿河成林。一有不測。捲埽搶防。不煩砍運於他處。卽以本汛之柳。供本汛之工。力省而工易集。所益非小也。

十四曰酌用蘆葦。護隄塞決之用。莫善於埽。捲埽之用。惟草柳二者而已。蓋柳遇水卽生。草入水而腐。爲土性。

既宜之。且又費甚省而易採辦也。柳隨地可種。草近而取之。湖堂遠則取之海濱。湖堂所出之蘆葦。不如海濱所出者之堅實長大。每一束抵二三束之用。但以其地遠。採辦稍艱。若抵沖塞決。非此不可。酌其工程之緩急而用之可也。

十五曰運載土方。浚河築隄之遲速。一視運土之遲速而已。初以人力有限。以驢代之。然終莫若車運之便也。夫驢之力雖勝於人。然芻秣之費。喂養之勞。倒斃之患。合而較之。殆不得當矣。車之製常用獨輪小車。蓋挑土之處。大抵原陽高低。溝坑斷續。雙輪則不行。且小則往來捷而不滯也。一車所載可得土二百斤。每日二夫一車之所運。可抵三夫之運。較之於驢。則省芻秣喂養倒斃之累。較之於人。又無召募逃亡及陰雨坐食之害。且設遇農工興作之時。工程方亟。而夫役不繼。則車之利尤大矣。計一車之工本不及五錢。河例每夫工食一日四分。不過出十二夫之工食。用之經年可得三百六十夫之用矣。

十六曰採辦料物。水土之工。物料最難。雖上有經畫之總理。下有諳練之屬員。與子來之兵役。而所需不給。以至萬夫束手以待。其誤事非淺鮮也。然物料非難。採辦爲難。往時河工舊例。一曰官辦。所需之物。行文於各出產之地方有司。給價買解。一曰商辦。聽各商人赴工領銀。送料交官。夫地方官有司。必假手於胥吏。由胥吏而及之於各行戶。層層剝蝕。至料戶或分文不給。及運料到工。而所專管之官。貪婪不職者。更復式外苛求。不肯卽收。小民不堪其命。此官辦之害也。工料之大。莫如椿木。而商人領價。大都眞僞相半。其眞商領銀入已。分派各小行。其植必虧。僞者實無資本。資緣冒領。花費拖欠。此商辦之害也。至於大工急於星火。而文檄追比。催督不前。常至四五年。種種誤工。則一也。臣莅事以來。稔悉此弊。再三斟酌。終無至當之策。若竟委之在工各官。恐

破冒多。若專委之胥役。又恐勢輕而無濟。惟有擇員而任。以鼓勵懲勸之爲稍愈耳。除歲修物料不多。不必差員。其大工物料。若葦草。絲麻之屬。當委之臨近各邑佐貳。彼既與工近。習知在工所需之物。必不敢欺。且淹其椿木之屬。當精選廉幹之府佐貳。專行買解。所辦之木。果堅大如式。價值不浮。又往來迅速。克濟大工者。工竣題請優叙。否者請黜亦如之。庶幾人知自勵矣。

附六柳說

余行中州。歷觀隄岸。絕無極堅者。且附隄少盤結繁密之草。與南方大異。爲之憂虞。乃密思備詢而得植六柳法。一曰臥柳。凡春初築隄。每月用土一層。卽於隄內外邊稍各橫鋪如錢如指柳枝一層。每枝距尺許。毋太稀疏。土內橫鋪二小尺餘土。面止留二小寸。毋過長。自隄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二曰低柳。凡舊隄及新隄。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櫬於隄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距一小尺許。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祇留二小寸。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隄岸。俱用柳椿如雞子大四尺長者。用引櫬先從隄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卻將小柳臥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留二三寸。卻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臥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卽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卻於上退回五寸。仍用引櫬密栽椿一層。亦栽臥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隄高一丈。則依此栽十層。卽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爲固護隄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綢繆。名爲活龍埽尾。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隄。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前法。運河黃河通用。

可也 四曰深柳前三法祇可護隄以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隄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河勢將衝之處隄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數等鐵裹引櫛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然後將勁直帶梢柳枝如根梢俱大者爲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枝梢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卽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梢或數枝全畱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卽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梢草埽土不猶愈乎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沖勞費無極者乎 五曰漫柳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隄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卽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漲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隄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隄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隄內卽可種麥用功甚省而爲效甚大黃河用之 六曰高柳照常於內隄外用高大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隄面栽植以便牽挽

附土方則例

土以方一丈高一尺爲一方然有上方下方之別焉有事挑兼築之分焉至挑河又有起土淺深之不同焉築隄亦有運土主客之不同焉其土方工值更有人力強弱之不同焉以江南而論自邳州睢寧縣起至碭山縣止每築土一方給銀一錢四分自宿遷縣起至山陽縣止并揚屬各州縣每一方增銀一分此題定之例也

主土者就近挑挖之。以所築之隄爲準者也。取土之。最忌逼隄。蓋逼隄則隄址卑窪。便有積水。傷隄之患。故必離隄十五丈之外。取之。取起之土。挑至隄基之上。用大石夯碾之。或以十寸爲一層。夯至五寸。或以一尺爲一層。夯至七寸。然後再上一層土。如前法夯之。務要自底至頂層層夯碾打就。則徹底堅固。可免滲水之患。每隄高一尺。兩頭坦坡必須築寬六尺。如高一丈之隄。應築寬六尺之隄底。再加隄身頂底各寬二丈。共計頂寬二丈。底寬八丈。高一丈。用勾股法科之。每丈計築成上方土五十方。每方一錢五分。應給銀七兩五錢也。

客土者。迤遠挑運之土。以所起之土爲準者也。如此處必須築隄。而沿隄俱係積水。湖蕩吞鍾。難施勢。必別處取土。用船裝運。高寶定例。以五十大羅爲一方。每羅約重二百餘斤。每方約重一萬斤。連搬運上船工銀六分。運至工所。又工銀八分。由船而運至隄上。又工銀五分。隄基之上。再加碾夫夯碾。又須工銀二分。通計虛土一方。共費銀二錢一分。止築成上方堅實隄土七分也。

專挑者。止挑去河身之土。而不係築隄者也。所挑之土。必離河邊四五丈。地面方許卸棄。若就近竟卸。一經淋雨。仍復淌入河內矣。其挑河工價。以所挑河之淺深爲準。凡挑三四尺深者。每方給銀六分。五六尺深者。加一分。七八尺深者。九分。一丈深者。一丈一二尺深者。一丈三四尺深者。遞加一分。至一錢一分止。蓋六尺深以上之河。無翻塘戽水之勞。不過每方六七分而止。其挑深七尺者。未免有水一丈以外。泉水愈多。故給銀遞加。若黃河之內。流沙陷足。施工最難。必須設法挑挖。大抵每方遞加一分。七八尺深者。給銀九分。至一丈三四尺深者。給銀一錢二分。然又當審工程之難易。如人夫易募。雨水不多。地高泉涸。之。尚可省一分。

也

兼築者卽用挑河之土以築防河之隄也如所挑之河有必須築隄者其所挑之土必須卸於應築隄基之上照依前式徹底夯碾成隄如此則一舉而隄河成每挑土一方照挑河工銀外另加攤一夯碾銀二分此挑河兼築隄作下方工價科算以河工挑成爲準者也更有雖挑河而重在築隄者每上方土一方給銀一錢六七分不等此以隄土築成爲準者也總之視工程之難易而斟酌之上方下方者以築成隄工之實土爲上方土塘所取之鬆土爲下方也然一隄之中亦自有上方下方之別如築隄一丈則以平地自一尺至五尺爲下方自六尺至一丈爲上方如築隄一丈二尺則以一尺至六尺爲下方七尺至丈二爲上方蓋築隄之法愈高則愈難故必先爲斟酌難易而等差其工價庶鋪底者不致以易工而多取值收頂者不致以難工而寡取值勞逸之勢雖殊而高下之值則均也然上方工價雖題有定額亦不過舉大概而言若築隄高至一丈四五尺自不得泥一定之例况取土更有遠近之不同甚至紮障鋪路遠取稀泥於汚淖之中而成隄者其工價不啻加倍有至三錢餘一方者更難執一而論是在司其事者相地勢之高卑遠近而變通之可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二目錄

工政八河防七

論治河優劣

論逢灣取直

對壩逼溜說

說壩

急溺瑣言

陳碎石有益無弊疏

覆奏碎石坦坡情形疏

費河兩岸難修石工疏

辨爬沙船轉水墩

呂宋疏濬海口法

放淤事宜七則

治河挑淺議

河復故道須在冬令疏

緩堵郭工借清刷淤疏

包世臣

張鵬翮

包世臣

包世臣

魯之裕

吳 璥

黎世序

張鵬翮

包世臣

謝占壬

陳宏謀

徐旭旦

吳 璥

戴均元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二

工政八河防七

善化賀長齡稿庚輯

論治河優劣

包世臣

近世言河者每歸之天幸。天幸者一年偶值雨雪稀少而已。人事果至。雖遇異漲而可必其無患。是故河臣以能知長河深淺寬窄者爲上。能明錢糧者次之。重用武職者又次之。其侈言工程。祖護廳員者。大抵工爲冒銷。納賄而已。河水濁而流激。濁則善淤。激則善回。是以南岸坐灣。則北岸頂溜。中間平流。則淤淺無阻。坐灣頂溜之處。非大隄所能抵禦。廂做埽工。隨溜斜下。溜勢偶改。各灣同變。節節生工。耗費無算。是故自潘斬之後。莫能言治河者。其善者防之而已。夫水德旺于冬。歸槽之後。其質已清。其流更駛。又土性溫酥。易刷。水勢淺落。易制。以壩導溜。逐漸減工。工減則險減。是故能言治河者。用心力於霜後及汛至。則恬然如無事者。心有真識。而事皆預立故也。今河員無尊卑。皆汎至而奔馳旁午。霜後則羣居安坐。樗蒲宴樂。至河底之深淺。隄面之高下。問之司河事者。莫能知其數。報有誌椿存水之文。測量實水。則與報文懸殊。問之司河事者。莫能言其故。如彼所爲。宜其歸之天幸也。夫水之行也。常半於驛。上游驟漲之文。已至心計。下游河身。是否能容沿途料土。是否無缺。某日當水至。某日當水消。一心運籌千里。合節此非可倖致而飾說也。其明于錢糧者。知分釐皆百姓膏血。求水勢致病之源。用力少而成功多。使河底日深。不能減工。而能減險。張齊白高。皆其選也。其重任武職者。能守舊例。以文職主支收。其估計做造。則皆歸于武職。故將估春工而道核之。營做埽段而廳察之。武職之小而要者。曰當家效用。料物到工。須當家效用出結。動用料物。須當家效用逐日開摺通報。雖不能盡實。然較之近

來由廳員事後做帳。則大不侔已。蘭康在南河猶可稱者此也。蓋武職局面窄而膽小。偶有錯誤。立加棍責。文職局面寬而膽大。卽有敗露。尙可彌縫。大吏以武職率多蠢直。文職工于趨承。專任文職。其營汎止供廳員之指揮奔走。不敢與聞工帳。而河臣之奏單題估題銷。部臣莫知。將三者逐細核對。是否吻合。一任胥吏需索。銷費而通工又創爲浮冒罪小。節省失大之邪說。以熒惑遠近。然而溯查統計。凡錢糧節省之時。河必稍安。錢糧糜費之時。河必多事。工拙之效。智愚共見。蓋糜費之時。必各工並舉。而無一歸實土最苞苴。下賢筐篋。隄加而河身隨之並高。工生而水勢因之更險。引盜入室。驟敗爲期。防之不能。尙安望其治哉。

擬改水報式

某廳某汛某工第幾段某日誌椿存水若干丈尺寸實測水若干尺寸埽前頂溜水深若干尺寸長河中泓水深若干尺寸埽高水面若干尺寸灘高水面若干尺寸隄高灘面若干尺寸河槽水面寬若干丈尺隄內河身寬若干丈尺

比較昨日長落若干上年今日長落若干上年盛漲日長落若干

廳總報加上汛河底比中汛深淺若干中汛河底比下汛深淺若干隄面比較同

論逢灣取直

張鵬翮

按物理論曰。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楊慎謂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緯象。河導崑崙山。名地首。爲樞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期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卻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卻南千里入隴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

六曲也。西距卷重山。東流洛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坪山。名地胎。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澤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惟其千里一大曲。百里一小曲。故河雖善淤。而無停滯之患。假令寸寸而爲曲折。則水阻沙停。河之潰決。不可勝言矣。

皇上三十八年。閱視河工畢。

諭大學士曰。朕欲將

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之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河之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行。而各壩亦可不用。不但運河無漫溢之虞。而下河之水患。似可永除矣。四月復奉

旨。黃河灣曲之處。俱應挑挖引河。前河臣奏稱徐州楊橫莊一帶已遶。

旨陸續挑挖。奉

旨凡有

灣曲之處。俱各挑直。高郵等處運河。越堤灣曲。亦着取直。會前河臣病沒。未及舉行。臣鵬翮至。獨棹小舟。沿沂南北河岸。審視水勢。見頂衝大溜之處。對岸必有沙吻。挺出此河曲之故也。於曲處挑挖引河。以殺其勢。則險工自平。因訊河官何故稽遲。皆稱挑挖引河。需費多。挑後必逢大溜衝刷。乃能成河。若遇緩水。率致淤墊。例應追項。是以人心懼縮。予曰。追項之例。以警虛飾。誤工者耳。若實心任事。挑後偶淤。此非人力之罪。吾當仰乞聖恩。免其賠修。乃申前

諭。別緩急。於徐得楊橫莊。於邳得戚字堡。於桃得談家口。於安得汪家莊。凡四

處。河形屈曲之險工也。而時楊橫莊爲最急。莊在黃河南岸。於對岸掘去沙壩。爲引河一。凡千八十丈。河首南岸置迎水壩一。迎挑水勢。偪溜入河。而徐州之險可平矣。戚字堡在黃河北岸。於對岸挑引河一。如楊橫莊。凡五百七十丈。導河水直流南下。而邳州之險可平矣。談家口河勢改易。大溜外行。工可緩也。故前估而今寢之。惟張家莊在黃河南岸。大溜頂衝。宜對顧家灣挑引河一。凡九百二十丈。引河口下置攔壩一。約水滙入引河。而桃源之險可平矣。汪家莊在黃河北岸。以桃汛水發。沙吻刷卸。自然成河。無庸施工。疏上。

上亟報可。遴

員開挑而安東黃河其身最狹僅六十餘丈。萬里水勢收束太急。自時家馬頭至尹家莊。河身曲甚。對岸沙洲。偏溜直射韓家莊。韓莊以下。又突出沙吻。偏溜直射便益門。堤高於城。人居釜底。此韓家莊便益門於安東黃河兩岸稱劇險也。乃自時家馬頭引河尾曲處挑直。使黃水順流而下。至韓莊對岸新淤截河沙洲。穿中引黃直下。冲刷沙吻。則尹韓二莊便益門三險可平。而安東城郭人民。可以高枕矣。北岸引河一。自時家馬頭東對南岸引河尾新河頭起。至便益門新河尾止。凡五百四十丈。南岸引河一。自韓家莊東對北岸引河尾新河頭止。凡五百二十丈。皆遵皇上挑曲取直之意。疏上。又報可。次第鳩工。往來程課。汎員以請豁賠修。罔不踴躍從事。六大溜平。河直如矢。依稀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之舊。歸墟向若。無所齟齬。永無旁挺橫溢之患。果不出。睿算中矣。

對壩逼溜說

包世臣

河身深則安瀾。淺則成事。下游深則安瀾。淺則成事。河槽窄則流急而深。寬則溜緩而淺。此理易明也。此效易致也。故霜降水落之後。通測黃河身深二丈以上。而海口倍之。則黃治矣。通測引河深丈五尺以上。而清口倍之。則黃治矣。通測運河深丈以上。而江口倍之。則運治矣。若上下皆深。中間一段獨淺。此而不治。則成事在卽。自海口不暢而黃淤。成事一處。則陡淤百餘里。雖挑濬新河。不還舊觀也。黃淤水高而清口倒灌。于是運河淤甚者。且淤入湖。然清口之淤。引河之淤。運河之淤。皆可煞壩挑濬。而黃河之淤。非人力所及。法唯相度水勢。槽寬溜緩之處。鑿做對頭束水斜壩。以逼其溜。使衝激底淤。節節逼之。則淤隨浪起而湮更重。湮重則積淤更易刷矣。潘氏之法。遙堤相去千丈。中有緩堤。相去三百丈。河槽

在縷堤之中急溜東下。日刷日深。故其初每年有大汎一二次。溢出縷堤。漫灘直逼遙堤。三四日即退。三年之後。河槽刷深至五丈以外。不復漫過縷堤矣。此潘氏所以守遙隄十餘年。未嘗有分寸加高也。自縷堤多廢。而河身始有坐灣。一岸坐灣。則一岸頂溜。兩處皆成險工。歲費無算。宜測水線。得底溜所直之處。鑲做挑水小壩。挑動溜頭。使趨中泓。而於溜頭下趨之對岸。復行挑回。漸次挑逼。則河槽節次歸泓。而兩岸險工可以漸減。率此守之。雖以復潘氏縷隄之舊。無難也。運河偶有淺處。用此可以立深。其效較黃河尤易。

說壩

包世臣

或曰。子言防河之不足爲治信矣。請問治要。答曰。深其槽。以遂河性而已。請問治方。答曰。相勢設壩。以作溜勢而已。潘氏之前。河流歧出。沙分停而不厚。潘氏導而一之。然後河得集力以攻一道之沙。是謂以水治水。治自潘氏。至今三百年。司河者工拙懸殊。然所循者潘氏之法也。夫河之敗。不敗于潰決四出之日。而敗于槽平無溜之時。河性激而善回。深與回常相待也。槽淺則溜不激。水無以回而爲淤。淺者益淺。激者益平。河性拂矣。能毋怒乎。怒而無以待之。則必成事。成事則河底墊高。而潘氏所創之滾壩。日形卑矮。不能不封土。遇急去土。以減水。減水既多。則河仍歧出。其堵合也。常在冬令力薄之時。不能刷去前淤。淤日高。則河日仰。溜日緩。故近日雖墨守潘氏之法。僅足以言防。稍弛則防之而不能矣。故能言治者。必導溜而激之。激溜在設壩。是之謂以壩治溜。以溜治槽。然壩以埽成。埽下而溜爭之。則埽墊。墊定。則埽實。而溜守壩。是生工矣。埽下而溜不爭。則淤爭之。是棄壩矣。凡平流長河。其勢固以漸斜趨于工。工長者或數百丈。短亦數十丈。壩當工之上游。得力則溜勢上提。尾段工閉而首段着險。或更提至工上無工之所。是棄工矣。又或溜經壩頭。繞壩嘴灘。勢成橫臥。生工則

未有一定之形。築壩則已成不能之勢。是召敗矣。故治河必用壩。然以北人試善涸之言。庸醫效華陀之方。則不如守繼長增高者之尙能暫防于一切也。

挑水壩。潘氏所創。止用于塞決。蓋縷隄成固。無所用壩也。近世善用壩者。推趙文敏公。世稱白堤。趙壩不及百年。而故老無能指其基。言其法者。嘉慶初。徐屬積淤。水常平隄。康茂園爲督。修壩十餘道。刷去深槽。徐城始安。嗣東河決。衡家樓歸咎南河之壩多阻水。舛矣。對頭斜壩。則安東馬文昭用之於裏河。而中河運河各廳效之。凡遇水淺滯船。皆恃此以濟運。十七年。黎襄勤爲督。始用于黃河。刷滌積淤。功效甚著。嗣以對壩逼溜見險。而碎石能止險。乃參用碎石。漸至碎石徧工。而對壩盡廢。河亦漸淤。說者歸咎于碎石。則又非也。蓋碎石斜分入水。能挑溜頭。故足止急湍。攻掃之險。然不能急溜。故無刷淤之功。壩于水面。激溜溜被激而爭壩。回旋微底。故淤隨溜起。用各不同。未可偏廢。至于河身留淤。則係減洩力弱之故。非碎石之罪也。然挑壩用于工頭。而對壩施于灘唇。壩入水而溜起。溜起壩墊。或隨墊隨廂。或聽其墊走。則相機乘勢。無可言詮。是亦至粗而至微。呼吸之間。勝敗頓判者矣。蓋非對不能逼溜。非斜不能導溜。不可太長。不可太高。務使埽眉迎湍。而簷頭翻斷。不爲老灘之害。則得之矣。

急溜瑣言

魯之裕

水之治也不一。其術有疏有濬。有塞。何謂疏。分其流而導之是也。何謂濬。挑其淤而深之是也。何謂塞。扼其狂而阻之。當其衝而禦之是也。三者之施也不一。其用有生地。有故道。有河身。有減水。地之生者。有直有紆。疏而不順其勢。直者湍。紆者滯矣。道之故者。有高有卑。濬而不得其平。高者壅。卑者淤矣。河身者。河渠雖通。而面底

中邊之廣狹淺深不一。律淺狹者。流不暢也。闊之便。深廣者。岸易崩也。防之便。減水者。水浩蕩則旁分以泄之。水衝突則滌洄以緩之。是則疏濬之大略然也。若夫塞則有隄。有埽。而隄則有戢。有堵。有補。有刺。水截水挑水。護岸夾隄。月隄。縷隄。遙隄。石船之分。而欲深左則隄右。欲深右則隄左。欲其中之深也。則左右之皆隄。至于埽。有岸埽。水埽。龍尾。攔頭。馬頭之異。其爲埽臺也。有推捲牽制挂蕪之法。有用土。用石。用草。用木。用纜。用椿。用鐵。之方。卽隄埽之施於水也。有決口。豁口。龍口之不同。尤有開口放淤之奇智。決口者。新潰成川。其勢方洶湧者。也。豁口者。舊決旣退。其口敞而未閉者也。龍口者。築塞將合。而水泓激湍。必立表貫纆。綱聯巨艦。而穴且窒之。然後實以土石。掉至龍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隨壓隨築。歷晝夜不息。而後可以合口也。放淤者。就隄之旁。先爲月隄。極堅極固。視月隄本隄之上下。而開口以誘渾水之入。上口視下口倍高。俟渾水滿溢于月隄之中。泥盤旋而自落。則清水泛焉。於是開下口以縱之。半日之間。月隄平而大隄厚。雖有狼窩獾洞。蟬蚓穿潛之隙。莫不彌而實之矣。要之疏也。濬也。塞也。其功之難易。迥殊大率。疏易於濬。濬易於塞。而疏之需於器者。畚鍤車筐之類。濬之需於器者。鍬兜船爬之類。塞之需於料者。草土木石麻鐵之類。而草工爲鉅。蓋柔能制水。水草狎而泥生。其力之重與礎等。木不能與較也。然而推轉絡拽資於纆。堅立穩植資於杙。夾輔鎮重資於石。有治水之責者。尙其於是畱心乎。

人之言曰隄防。夫曰隄。而又曰防者。隄固所以防水。而隄又需人以防之也。是故有隄而無人也。與無隄同。有人而無法也。與無人同。其法維何。一曰晝防。五。六。七。八。此四月間。雨多水漲之候也。常以人巡隄上。搜羅洞。實。鱗孔。灌柳枝。堆土牛。而於要害之處。則尤宜積椿草。麻柳稍等物以備之。一曰夜防。防於夜則燈竿不可不。

設也。而設燈竿則信地尤不可不定也。大約隄長一里。宜分三鋪。鋪各三夫。而里以數計。鋪以號編。夫各分其信地。而又鋪十有長。里十有官。當夫汛至而隄有欲決之勢。則鋪長鳴金。左右鋪夫奔而至。至即運土牛。下椿埽以搶禦之。倘一長之夫力不勝。則鋪長疊振其金。而官督其十里之夫以齊來。料備夫齊。則將決未決之隄。未有不可保者矣。一曰雨防。防雨之法與夜等。惟是三鋪之間。須更設一窩鋪。使夫雨有蔽而勞亦可以暫息也。然非聽其熟睡也。宜標禁於窩鋪之前。違者務嚴懲之如軍法。乃不虞於或誤。一曰風防。四防之中風爲劇。蓋濤之洶湧。風致之。無風則漲易禦耳。法宜於平時預束秸蘖。翹薪柳枝蒿蓁等物以爲把。而貯於兩岸之上。及其水發風狂。則自下風之岸。將所束之把。浮繫於樹。以柔浪而殺其勢。迨乎浪平風定。水退隄安。即仍將把束收晒而高貯之。以爲捲埽之需。夫四防之候。每歲不過五六月。而此數月之水。其發不過數次。每次亦不過數日。然而初發之水不盛也。再次則猛矣。至於八月以後。則雖發而勢亦衰。惟是極盛之時。苟防之而不能禦。則須避其銳焉。其法在謹守要害。而以不要害處委之。非然。即不能固此要害也。俟其勢退。而即急補其所委。蓋恐其再至。則愈流而愈深。不特深而補之難爲力也。決口既深。則正流必淤。正流一淤。欲從而疏之。其費多而工鉅矣。兵法有云。善委敵者敵必疲。此法可以爲防隄之一助。

水之束也。隄力也。然而隄之高低厚薄。有定者也。水之消長盛衰。無定者也。以有定待無定。能保其力之常固歟。是故閘壩之建。所以殺怒浪之奔衝而保隄者也。涵洞之設。又以洩積水而灌漑乎窪下之地。且能淤饒瘠而沃壤之者也。不甯惟是。積水洩則閘壩且受其衛焉。閘壩堅則大隄並蒙其奠焉。何也。閘壩所減之水。非漲而平槽之水。乃激而思逞之水也。其勢既突而洶湧於閘間。則閘基且岌岌乎撼矣。而跌落之力。又將洶穴乎

閘底而陷之。於斯時也。乃有涵洞之水。出而與之。相激。洄旋轉焉。斯閘基可免於震撼。閘底無虞於淘穴。涵洞之有助於閘壩。因有功於大隄也。其用如此。唯是建閘必先擇地。蓋非堅土不足以開基。而開基必先挖固土之塘。乃可以釘樁。樁頭取平。上施龍骨木。鋪板。灰麻。脰縫。次砌底石。迎水處立石一行。攔門樁二行。跌水處亦立石二行。攔門樁八行。由是而砌金門。疊雁翅。其功不可缺。而序尤不可紊也。若夫建壩。則須擇要害卑窪之處。堅其基以釘樁。其雁翅宜長宜坡。迎水之石宜短。立石攔門與閘同。凡石縫俱宜糯米汁和灰以脰之。涵洞之擇基釘樁砌石也亦然。涵洞之孔。則審水以酌之。水勢盛者二其孔。不盛則可一其孔。

道國之要。節用愛人居其一。至於治水則不然。何也。欲保民者。必先有以勞乎民。善理財者。必先有以用其財。是豈民力。帑金之不卹哉。蓋勞民正所以保民。而費財正所以經國也。從來無米不可以爲炊。徒手不可以善搏。夫人而知之矣。而於疏渠築壩建閘設沿下埽簽樁一切搶修預備之計。則往往以不節不愛議其後。而不知夫因天之時。相地之利。順水之性。以保民生而奠國計者。斷斷乎不能以省力而奏轉危爲安之效。是故派夫勒限之不容以後時。請帑興修之動輒以千計。勢在則然。欲不出於此焉不得也。夫無所爲而勞民傷財焉。則道在愛人而節用。不得已而保民經國焉。則道又在於救災除患矣。任河責者。將以姑息齟齬者之爲盡職乎。抑以急公不苟者之爲盡職乎。好議者請一爲思之。

數則皆明人治河書中名言亮儕特鈔錄之耳。藥雖用於醫手。方多傳于古人。若已經效于世間。不必皆從于已出。故雖不著前人姓名。頗近剿說。揅善而仍存之。以爲治水之龜鑑焉。

陳碎石有益無弊疏嘉慶九年

吳璫

伏查徐州城外黃河。逼近城垣。建有大石工。以爲捍衛。其頂衝著重之處。仍用料鑲築埽。以護石隄。而石工甚長。不能一律鑲埽。致多糜費。是以將碎石拋填護根。以資鞏固。臣前在河東。傳聞徐州所拋碎石。衝入河心。致有梗阻之語。嘉慶五年春間。蒙

恩調任南河。其時邵壩尙未堵合。徐州城外河身淤成平陸。臣到彼細查石工根脚。拋有碎石。不過護住隄根而止。並未挺入河心。恐或有隨水衝激。滾至中泓填塞之處。當用二丈四五尺長之大鐵簽。在河心逐段錐試。俱深插入土。並無石塊頂住。是年冬間。邵工疏挑運河。亦未見起出石塊。此在工官弁兵夫。萬目所共覩者。臣始知人言多以意料。傳聞之訛。每難憑信。迨邵壩合龍。河歸故道之後。嘉慶六年。臣察看徐城石工。尙有卑矮之處。而東門迤下石磯嘴一帶。溜勢湧注。石隄著重。同前督臣費淳會商具奏。將石工卑矮者加高一二三層。竝于溜急之處。酌做碎石挑壩六道。其壩順勢斜長。不過十餘丈。寬五六丈至十餘丈不等。不特石隄藉保穩固。兼可資挑溜之力。蓋以寬濶數百丈之河面。僅于近崖之處。護此十餘丈之石壩。本無占礙。且石質沉重。豈能隨流激蕩。淌至河心。現在各石壩皆完整可驗。而徐城河身。仍水深一丈數尺。其無石塊坍卸梗塞。確無可疑。此徐城外依填碎石及各壩。竝無阻礙之實在情形也。至河工搶險。事在呼吸。立時下埽搶築。尙恐趕辦不及。若待開採山石。搬運到工。卽近山之處。亦難朝發夕至。是以歷來搶辦險工。從未有專以石塊垛塞之事。惟本有埽工之處。若以石塊包壓。實能抵禦大溜。屹立不動。又如溜勢將欲趨注。而尙未緊逼隄根。卽趕運碎石砌築。較之埽工。更可堅固經久。上年大汛時。銅沛廳屬之茅家隄。及郭汛兵七堡兩處。臣督同徐州道徐端。察看形勢。曾酌用碎石保護。實爲得力。亦並不致阻礙河流。均經附摺奏蒙聖鑒在案。然亦祇能于近山一帶。平時採運。陸續辦理。其堅遠勝埽工。且可歷久不壞。不似埽工時有

墊塌朽腐。致多每年拆修之費。惟採運工價倍于埽工。以久遠而計。雖所需轉省。以一時而論。則所費較繁。是以未能多辦。至于黃河源遠流長。自河南蔡澤縣廣武山以下。始有隄埽工程。奔騰二千餘里。乃至江境海口。道里綿長。通塞勢難定準。有時淤在上而下。仍通暢。亦有上游通順而下。游忽形淤淺。歷考書誌所載情形。往往時有遷移。非可執一而論。卽如嘉慶七年秋汛。異漲時。徐城以上豐碭一帶黃河。節節停淤。僅深四五六尺。幾無河槽。而徐城以下各廳境內。水勢皆深至一丈七八尺。至二三丈不等。流行甚暢。迨嘉慶八年伏汛以後。則上游豐碭等境河身。刷深至二丈以外。徐城上下水亦旋長旋消。而下游之宿桃外山海等廳。忽形淤淺。此又臣兩年來與官弁兵民目所共覩者。不但石塊梗阻之說。杳無其事。卽挖淤淺之工。亦難久恃。推原其故。緣黃河挾沙而行。趨向莫測。東埽則西漲。此淺則彼深。水性使然。變遷靡定。卽能將淤處挖去。不能禁其水過復淤。卽能將淺處挑深。不能禁其他處又淺。是以向來談河聚訟紛紜。迄無一勞永逸之計。數年來參考載籍。虛心講求。黃河宜合不宜分。以水治水。似究屬至當不易之論。蓋正河一經旁洩。勢必溜緩。沙停如果固守。閘壩防護。隄埽能保數年。或十數年無事。不使旁溢。則全溜總在河內衝刷。往來卽有淺處。稍阻仍有深處。暢流且淺。處亦可刷透。深處更可加深。以理揆之。束水攻沙。自勝于人力遠甚。而修守之功。節宣之道。要在隨時設法。因地制宜。他如混江龍鐵篦子等項。量爲使用。或可助益。現今製造試行。亦疏導通利之一法。

覆奏碎石坦坡情形疏道光元年

黎世序

竊臣等奉

上諭。據御史馬步蟾奏。稱近年南河多用碎石築禦黃埽壩。以爲耐久。節費勝於稽料。然議者謂徐州一帶河狹隄高。更防壅滯。石性沉重。被溜冲掣。漸入中流深處。不能隨水漂走。易致掛淤。現形阻淺等

語。究竟碎石工程。有無此種流弊。或行之目前有益。日久不免貽患。著孫玉庭。黎世序確勘。據實覆奏。欽此。臣等職任宣防。敢不竭盡愚忱。以期千慮之一得。伏查徐州城外黃河。逼近城垣。向於堤外建有石工。以爲捍衛。迨後年深日久。石下底椿不無朽壞。黃流大溜沖刷。恐有塌卸之虞。是以自乾隆年間。卽於石工之外。拋填碎石。衛護根脚。其頂沖迎溜之處。並拋砌碎石。挑塌挑溜。開行石工。藉資穩固。郡城恃以無虞。是徐州城外護堤碎石。由來已久。並不始於近年。至徐州一帶近山之處。埭工外拋護碎石。實足抵禦大溜。費節工堅。從前歷任總河。如蘭第錫康。基田吳璈。戴均元。徐端任內。均經歷次估辦。題奏有案。臣黎世序於嘉慶十七年任事。遍歷各工。逐細講求。因見徐州一帶。凡埭前拋有碎石之處。工程倍爲鞏固。碎石亦堅立完整。歲修大有節省。其無碎石之處。溜勢趨刷。則廂墊頻仍。險工疊出。因思徐州近山之處。碎石既屬得力。其餘各廳。亦可仿照辦理。且碎石產自山中。不須購買。止須人工採辦。卽距山稍遠。亦可用船裝載。當卽據實奏明。按以離山道里之遠。近酌定採運之方價。奉部覆准。歷年遵循在案。數年以來。南河工程。藉資穩固。歲用錢糧。亦漸歸節省。此南河修防兼用碎石之原委也。伏思黃河修防。向恃埭工。其大汎水勢上灘。則以堤防爲保障。若水落歸槽。堤工並不著重。至於河勢坐灣。溜行堤根。則仗埭壩以護堤。而埭壩以柴樁爲之。卽使廂築堅實。率至二三年。卽歸朽腐。是以每歲拆舊換新。勞費迄無底止。且相連數段。同係舊埭。一經大溜沖刷。同時塌卸。名曰脫胎。隄工頓成巨險。卽乘急補還原埭。而隨廂隨墊。費已不貲。自間段拋護碎石。上下數段。均倚以爲固。且埭段陡立。易致激水之怒。是以埭前往往刷深至四五丈。並有至六七丈者。而碎石則鋪有二收。坦坡水過坦坡。卽不能刷。且碎石坦坡黃水泥漿灌入。凝結堅實。愈資鞏固。是以凡有拋石之埭。其本段既無墊塌之患。卽上下無石之埭。或至

朽腐塌卸。補廂亦易爲力。斷不至有脫胎搶險之虞。南河大廳。從前每歲用銀至二十五六萬兩者。近年用銀僅止十二三萬兩。所省已將及半。而工簡務閒。人得從容措手。較之從前亦勞逸迥別。是欲固工節帑。爲河防久安長治之策。除碎石之外。無他術也。臣等伏思洪範五行之性。惟土剋水。而河流攻岸塌灘。隄工不能存立。轉似水能剋土。豈五行之理。或不可恃。不知水有剛柔。土亦有剛柔。尋常之水。則隄堰足以禦之。至於黃水乘風鼓浪。或大溜奔騰。是水之剛。必須剛土方能禦之。石於五行亦土也。特土之剛者耳。以剛土禦剛水於五行之理。適符。至於柴埽葦草之質。本不能剋水。奈自昔相沿。取其浮鬆易辦。然以之塞決救急。則可以爲經久之策。則萬不如石。以柴質鬆而易朽。不如石質堅而不壞也。且不獨此也。從前淮揚一帶。民間炊爨。每柴一擔。須錢七百餘文。八口之家。釜下之需。倍難於釜上。自河工兼用碎石以後。民間柴價幾減一半。於小民生計裨益無窮。而論者或以爲石性沉重。被溜冲掣。漸入中流深處。不能隨水漂走。易致壅淤。現形阻淺。不知河工南北兩隄。相去或千餘丈。及數千丈不等。卽至狹之處。亦不下七八百丈。河流所經。寬不過二三百丈。其餘盡屬淤灘。河流悍急。遷徙靡常。其攻塌南岸。則北岸生灘。溜至隄根。則對岸沙嘴必挺出數百丈。隄根之地。尺寸在所必爭。是以廂護埽段。外拋碎石。合計不過十餘丈。此岸堅實。不能攻塌。則必攻塌彼岸之灘。夫以寬闊數百丈之河面。僅於緣崖傍岸護此十餘丈之石壩。何能壅滯河流。且長河深處。不過一二丈。獨至埽前溜勢激怒。始淘深至四五丈。其碎石止填護埽前深坑。以免游擊塌卸之患。至河心之水。其深不及埽前之半。石質沉重。既填護於埽前。斷不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且查嘉慶八年。莫瞻菴亦有此面奏。曾奉 上諭。令吳璥覆奏。隨經吳璥奏稱。親用二丈四五尺長之大鐵簽。在河心逐段錐試。俱深插入土。並無石塊觸礙。是年冬。疏挑引。

河亦未見起出石塊。此在工官弁兵夫萬目所共睹者。是南河兼用碎石。業已相沿數十年。至今並無流弊。特以河工情形。非身履河濱。閱歷數年之久。不能真知灼見。而局外人以耳爲目。妄肆揣度。是以自古談河者。以訛傳訛。聚訟紛紜。多致阻撓成議也。臣孫玉庭甫任兩江之時。亦聞人言嘖嘖。以爲碎石目前見效。日久必有流弊。如該御史所言者。是以於嘉慶二十四年進京時。奏明由徐州一帶察看情形。是時豫省馬營壩決口。尚未堵合。江境河乾。水落其埽外碎石。全行涸露。了然可見。坦坡完整。堅立凝結。根脚尚有積水。低於河心。且相距甚遠。碎石斷不能橫穿大溜。仰升而至中泓。乃知人言之不可信。其所以爲此論者。一由工料減少。販戶不能居奇。一由於游客幕友。見工簡務閒。不能幫辦謀生。故造作影響之詞。遠近傳播。是以嘉慶八年。卽有此論。今御史馬步蟾似就相沿舊說。據以入告。臣孫玉庭非於河乾水落之時。逐一親勘。亦不敢深信而不疑也。至上年挑疏引河各段。亦從無河心挑出石塊之事。可爲明證。且豫省儀封迤下。淤與隄平。而江南境內。河底深通。僅止間段挑浚。一自黃流挽復。順軌東趨。毫無阻滯。現在埽前凡有碎石之處。水勢仍深二三丈不等。較之長河。仍有加倍之深。各汛弁按旬探量具報。歷歷可查。該御史所云現形淺阻之語。更屬無據。抑臣等更有請者。江境河工。兼用碎石。連年工固瀾安。已著成效。而豫東黃河。從未拋護碎石。是以從前漫決頻仍。今東河臣張文浩。以及河北道嚴烺。開歸道周以輝。皆曾任南河道員。深知碎石之益。其瀕行時。臣黎世序曾與反覆籌商。皆以爲必須仿照江境工程。方資鞏固。乃或以離山較遠。採運稍難。或以大工甫竣。日不暇給。或以錢糧限於額數。不能兼及。然臣等受 恩深重。東河南河。事同一體。未敢知而不言。卽創始之初。多費數十萬金。而日後工固瀾安。不惟節費。實可利民。合無仰懇 聖恩。敕行東河河臣。體訪情形。一體仿照辦理。庶全河普

慶安瀾以期仰贊水土平成之盛治謹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黃河兩岸難修石工疏康熙四十一年

張鵬翮

竊臣奉

上諭朕因永定河南岸不時衝坍特旨令將南岸修築石堤甚有裨益今黃河兩岸自徐州以下

至清口通行修築石隄可否永遠有益若果有益見在庫帑不為缺少朕於錢糧一無所惜修築此隄應於何

皇上仁德如天欲

處採取石料作何轉運約幾年可以告成著張鵬翮齊集河員詳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河定民安萬世永賴之盛心也臣以事關重大隨調集眾河官詳議咸稱堤岸建修石工必得地基堅實釘樁
砌石始有捍禦之資若黃河水性無常遷徙靡定沙土虛鬆險工之處水深三四丈不等難以釘樁若另築越
隄修砌石工而臨河險工每年歲修仍不可廢恐致重費錢糧若棄險工而不修異漲之水勢若排山又恐石
工有坍卸之虞即如高堰土性堅實從前所修龍門大壩等石工尚有坍卸況黃河鬆虛之地乎故黃河止有
徐州之郭家嘴清河之惠濟祠緣山根土岡最修石工其餘兩岸並未通用誠以土有虛實之不同也且委員
查勘黃河自清口至徐州南岸長六萬六千七百零十丈五尺約需銀一千二百七十八萬五千九百餘兩北
岸除山岡不修隄外計長五萬四千三百九十八丈二尺約需銀九百九十九萬七千七百餘兩工巨費繁曠日持
久錢糧易致耗費告成難以豫料臣等愚昧未敢輕為擬議伏惟我
皇上聖明天縱治河方略咸荷
聖謨指授乃克底績臣等識見卑陋實無補於涓滴謹將黃河兩岸土性虛鬆遷徙靡常據實奏明其應否修
砌石工之處伏候
睿裁謹奏

包世臣

爬沙船轉水墩之誤

說者謂高文良公廢爬沙船拆轉水墩而南河壞。自河儒吏民以及朝省士大夫皆持此說。而其實非也。斬文襄於康熙二十七年設立浚船。其時南河止十廳。故浚船分十隊。而執以船務營守備一員。二十九年于勤恪公接任。即一回浚船改隸葦蕩營。參將專運蕩柴。文良以乾隆初任河督。去裁撤浚船時已五十餘年矣。且江河巨艦。乘風鼓浪。一錨下即止不行。爬沙船尾繫鐵篋子一具。其製三角。橫長五尺。斜長七尺。着地一面排鐵齒三四十根。長五寸。約重五六百斤。又益以混江龍一具。其製以大木。徑尺四寸。長五六尺。四面安鐵葉如卷髮。亦重三四百斤。比之下錨。其勢相倍。而謂以水手四名駕兩櫓上下梭織。以爬動河底淤沙。使不停滯。其說蓋與兒童無異。嘉慶十年。今大學士戴公以侍郎視河。公習聞爬沙船說。促製成試之於清口。太平河不能行。翊日又試。得行而甚緩。不得力。余就詢其主者。主者曰。星使必欲其行。使人翻鐵篋以齒向上。故勉能移動耳。或曰。文襄時獻此策者。欲藉官船運私鹽赴徐州。文襄受其給。故勤恪罷之。余每以告人多稔其故。而當事好名高者。或猶欲舉行之。舛矣。轉水墩在湖口五道引河之外。運口頭壩之上。從前洪澤湖口內有引河七道。而黃河大溜。傍南岸直指運口。故築轉水墩。分湖溜之七。西北行以敵黃。其三則東南入頭壩。以濟運。墩之形不可考。故老言其上可堆料五百垛。則周圍蓋以千丈計。自康熙之末。吳城磚工外。御壩既成。河溜北趨湖口。積有淤灘。寬至九百餘丈。名太平河。其西岸築順黃隄。以禦黃漲。而轉水墩仍分湖溜七分。使向西北。則恐衝開順黃隄。接引黃溜南行。爲害運河。實有不得不拆之勢。轉水墩既拆。文良於頭壩外加做蓋壩。而於太平河中腰風神廟前做束清壩。蓄清水之力。使得聚勢以敵黃。而回溜入頭壩濟運。又于束清壩之北百餘丈築禦黃壩。使黃水盛漲不得倒灌。至所定冬築夏拆章程。並皆妥善。以後拆築不如法。嘉慶九年始移束清壩于湖。

口移禦黃壩于河唇而連道屢梗嘉慶十六年百文敏公初蒞任惑于浮言亦以復轉水壩入告既而覆奏曰接長蓋壩已有成效是雖無轉水墩之名而有其實因時立制不敢拘泥前奏致失機宜人亦漸知轉水墩之無關樞要矣余見文良乾隆十六年呈大工二十段圖說簡要明晰使後人守此不變河事當不致敗壞改斬文襄天然三壩爲五石壩定啟放之式以減下河水患又曾放石林減壩五次皆減漫灘渾水壩下引河不受淤後人每一開壩如唐家灣王營等處皆掣溜入袖致成巨口數十年來司河者皆出文良下而反被惡聲文良之猶子文定奏廢雲梯關外修防使河多故江淮居民之毒高氏或以此而追誣其先以致來者不明于全河得失之故雷同著說故明辨其非以告天下非爲文良鳴冤已也

呂宋疏濬海口法

謝占壬

西洋諸番惟呂宋最近閩粵商賈往彼貿易由來已久二十年前呂宋內河入海之雞峙口洋面計長三百六十里闊二百餘里因內河流沙入海口門淤淺舟行阻滯而汪洋一望難從水底施工會英吉利番船至彼不能進口吉利番人固多巧技精於樞紐轉旋之法遂置轉盤器具設法疏濬縱橫數百里淺沙不半年悉皆通暢從此大船揚帆直入均無阻礙其法皆借轉輪之力以代人工所用器具以長方式船若干隻自船腰以至船頭分開兩叉如四叉中橫插車盤一如水車式車邊離水底數寸深淺仍可伸縮船面橫眠轉輪一道若干人踏之使車盤轉動再用大播箕一可裝土數千觔箕底設車輪兩道箕口鑲鐵如耕田之犁再用兩鐵索長數丈一頭繫于車盤一頭縛於箕口車輪轉動則播箕拉近船邊鐵犁耕過則沙土捲入箕內面上另設驚架車起播箕將沙傾入小船剝往他處其船四面拋定錨纜不令移動專在中洪逐節挑深使河溜奔激中洪自

能逐漸深闊。既省人力。又易成功。此某昔遊閩中。與呂宋舵工交好。覽其所記海道鍼譜。內附此法。惜未目覩。一切器具爲憾。近在天津。偶與海船舵工談及。方知有鎮海王思高者。昔爲呂宋舵工。今因年老退歸。曾親見此項工程。言之尤爲周備。某海角鄉愚。內河情形。素未目驗。惟聞南河舊有混江龍鐵筴。用以疏刷河底。近今用之不效。其故由於黃河屢次決口。分洩河流。流緩淤停。以致海口河身一例平坦。河面尙有溜勢。河底卻同平水。雖用鐵筴挑刷。無奈隨刷隨停。非如昔年河身高下懸殊。溜勢徹底奔騰。河底積沙。稍爲挑動。卽能挾溜遠行。因憶昔年航海。常遇拋船錨纜。並無風浪。忽然移動。舟人亦不解其故。今始悟及海口潮溜。小潮則面溜底平。大潮則徹底奔流。要知錨齒插入沙中。則錨柄錨纜皆能布水下趨。沖開海底泥沙。無怪錨齒露出。因而移動。勢使然也。竊復進而思之。方今河底溜勢平緩。不能挾沙入海。可否卽仿布水沖沙之意。用船千數隻。舵尾皆掛一披水板。兩邊再加鑲板。闊數尺。長數丈。以外洋硬木爲之。加以石墜。使一頭沈入水中。其式如削瓜之鑲。其板下製車輪一道。使板離水一二尺。輪在河底轉動。水從板下布出。注沖河底。再掛鐵筴於船腰。且筴且沖。自下而上。逐節疏通。船隻衆多。乘風而上。順流而下。使河底沙水。刻不停緩。冀可挾沙入海。或亦節省人工之一法歟。布水沖沙之法。如果試有成效。可至浙江甯台兩府。雇募釣船一二千隻。航海入淮。其船尖頭闊尾。河海並行。善於掉舵。但非頂頭逆風。稍得旁風。便能逆流而上。乘春夏東南風最爲順利。大小統計。每船五人。足以應用。每日給與工食。并船價銀二兩之數。所費尙屬有限。事非經過。不敢自信。管窺蠡測。何敢妄言。惟值當事大人。念切河漕。不揣鄙陋。謹述所聞。參以臆見。用備芻採。

一月隄宜堅固足恃也。放淤者開隄放水。他無所恃。所恃者月隄耳。新築月隄。宜剷去草根。先就平地行礮三遍。然後鋪土一尺。行礮兩遍。次年再於隄外加幫戣隄。然後可以放淤。至于舊有之月隄。務搜尋獾洞鼠穴。一填塞。夯礮堅實。亦於隄外加幫戣隄。宜將舊隄創作數層。如礪磔狀。新舊土遞相加壓。夯礮堅實。膠粘一片。本年即可放淤。蓋月隄必須預年所築。而戣隄必於本年所幫。一以固其根。一以閉其氣也。凡月隄內外皆屬窪下。則隄內或編柳。或釘席。或掛防風帚。由隄外另加戣隄二三尺不等。總不使水浸月隄之根。恐內外滲漏。隄根受傷。以致失事。

一月勢宜寬長合宜也。凡縷隄之外。地勢窪下者。方可放淤。所築月圈。須可以長而後可以寬。先就隄外地勢窪下。足衛縷隄。然後定月隄之長短。再就月隄之長短。以定月窪之寬窄。如月隄長五十丈。則月窪可寬二十丈。月隄長一百丈。則月窪可寬三十丈。就此遞算。總期如半月之形。不短不促。則渾水之來。方可運送。若短促而寬。竟似荷包布袋之形。則水到不能運送。止淤溝口。其餘反成坑窟。永不能淤矣。然月隄不長。縱能圈作半月之形。亦覺迫促不宜。如連着兩小月隄者。亦可通聯作一段放淤。如月隄過長。又可隔隄作兩段放淤。凡圈築月隄。得就稍高阜處。更爲相宜。如或地勢全窪。不能相就。亦須于放淤之年。除應加戣隄外。另築寬厚半戣。以防內外滲漏墊陷。

一柳草宜預期種植也。月隄新成三面。均宜布種草子菜子。使之生發。可免雨水冲刷新土。月窪之內。沿月隄之根。每間五尺遠。種臥柳一叢。舊月隄亦復如是。待其長成。竟同沿隄編籬。可以抵禦風浪。凡窪內舊有柳樹者。切宜存之。以禦風浪。凡築新舊月隄。均不妨於月窪內取土。既可就近。又使窪中連有土坑格隄。則水到易

於掛淤。不致出險。但須離月隄二丈以外。不可有傷隄根。凡築月隄。均不可用沙土。以防水到坍塌。

一淤溝宜如法鑲砌也。下口。

在河之下流者。

宜深挖。務與月窪之底相平。引河水徐徐浸入。河水長一寸。則月窪內入

水一寸。不可使河之水面稍高于溝。更不可使溝口稍高于月窪。以成建瓴之勢。其寬除用椿料包鑲外。中淨

存四五尺不等。其鑲砌用排椿捆埽。由密密布列。其溝分作兩層。下一層鑲成淨寬四五尺。上一層鑲成淨寬

六七尺。由下而上。遞相開展。上口。

在河之上流者。

不宜太深。視河水之來。如濁漳之水先來。則可深挖。使其及早受淤。

如衛汶之清水先來。則不妨遲開。其寬悉照下口。再上溝下溝。清渾出入。日久易有坍塌。均宜鑲護完固。萬一

月堤稍有損動。止須將上下溝用埽堵塞。亦不爲害。

一上下口宜就地取裁也。下口宜開深者。所以使河水早入窪內。澄清以待上口渾水之至。上口宜淺開者。所

以使窪內澄有清水。然後渾水急溜而入。一見清水。其性便沉。其勢便緩。下口宜于順溜之處。俾河水浸淫而

入。將來出清。可以隨溜而出。上口宜於迎溜之處。全借渾水。暢流而入。方可運送窪內之清水。暢流而出。倘上

口限於地勢。不得迎溜之處。宜將溝口上唇縮進五尺。引之使入。再將溝口下唇接長四五尺。如吞水小壩。逼

之使入。則亦可以迎溜矣。下口限於地勢。不得順溜之處。宜將溝口上唇接長三四尺。勢如挑水小壩。以避大

河之逆溜壅阻。再將溝口下唇稍縮二三尺。以引清水之遠出。則亦可以順溜矣。上口地勢更宜詳勘。外則迎

大河之溜。內則宜順月堤之勢。不宜直射月堤之根。上溝宜斜向而入。方可迎溜。下溝宜斜向而。方可順溜。

二溝合看。須如八字形方好。

一上下溝宜隨時增添也。初時月窪尚深。根底未固。上下止開一溝。迨上溝入水之後。月窪已經淤有根基。月

堤又已見水。然後相其出入之勢。再開一二口。大凡下口出水不順。必由上口入水不暢。不能運送之故。則不妨多開上口。如上口入水已暢。而下口出水不順。必由不能順大河之溜。反爲大河之急溜所阻。宜另擇順溜之處。再開下口。總期上下口一律順暢。入渾出清。全窪運動不滯。便可源源積淤。如月窪內上半段先已淤高。則渾水不能及下半段。無渾水之來。則亦無清水之出。下半段終不能淤矣。宜就下半段另開一口。使之常有渾流之入。然後下半段亦可受淤。至于月隄兩頭如牛角尖形者。渾流不到此處。積淤必不能多。俟今年將窪內積淤平滿。下年竟將此處縷隄。刨平幾段。使河水漫過。則可以一抹而平。凡本年積淤未滿中多坑窟者。次年均宜倣此。庶可一律平滿也。平滿之後。除月隄原高出平地一二尺者。毋庸增築外。如月隄止與淤積之平地相等。則宜於月隄之上。加築子隄一二尺。以作遙隄。向後聽其年年平漫而過。卽河水出槽。亦可無患。但不可復於臨河築隄。使水不得平漫。將來又成險工。凡沿河淤平之工。及河灘寬岸。均宜加培。離遠之老隄老埝。不宜臨河疊埝。使河水不得平漫。又成險工。

一夫料燈火宜預備也。放淤如禦寇。如臨敵。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也。凡椿埽蓆片麻繩鐵鍋之類。均宜預備。以防意外之虞。窩鋪兵夫。先期派定。燈燭火把。先期備齊。日則填補小溝。釘掛防風埽。由夜則輪流看守。遇風雨之夜。尤宜常川巡視。一有損動。鳴鑼爲號。臥兵夫一齊搶護。違者重究。凡屬淤工。專員看守。以重責成。隨時經理。以收實效。事竣。官兵一體優獎。以示鼓勵。

治河挑淺議

徐旭旦

昔王竑出總漕運。兼理河渠。河漕原未分設也。間值河有他故。特遣大臣行視。圖方略治之。事竟還朝。正德以

來猶旋設施罷而總河專設則自尙書潘季馴始黃運兩河其間有治有不治及至本朝三十餘載河道顧日以不治其故何也蓋治河猶禦敵也帝王之於敵每治之以不治惟河亦然時有潰決則堵塞之間有壅淤則疏濬之如是而已自總河既設職有專司居常無事每懷尸位之耻興作無當祇貽蛇足之譏如前河臣或築高堰以障淮流或鑿歸仁以分河勢蠹費冒功言之可哂至於今日之患又異是矣今日治河之病原自有在而黃堨之塞正不與焉夫黃河善淤從來遠矣故沿河州縣俱設有淺夫原爲挑河而設如夏鎮額夫一千二百五十四名徐州額夫三千五百一十六名邳州額夫八百三十五名雖他處夫數不同總之計道里遠近以爲多寡自足供一處挑河之用使當水落灘見之時卽率前項夫役於灘淺所在逐段挑深俟伏秋水至衝刷一空黃雖善淤安得數十年間河身遂高與城齊也惟是前此治河者創爲束水滌沙歲增長隄若干丈歲築埽壩若干處卽爲治河得善策矣而不知此朝三暮四之術也所謂束水滌沙者果遂能滌之以歸於海乎無論旋滌於此復停於彼且河暴發併前隄壩盡化而爲河身矣此與載土實河者何異河身安得不日高也蓋由河官以挑淺則用力勞而無可見之績築隄則取效速而無堅久之功所以相率日習於非而不自覺耳如總河大臣督行各管河官除水漲冰凝之候卽率各處之淺夫挑各處之河道總河時加稽查勿令虛曠則河道不日深通而壅徙之爲患也吾未之前聞

河復故道須在冬令疏 嘉慶十四年

吳 璣

竊查海口形勢自上年至今臣等先後履勘並委請練大員逐細探察已不下十數次濱河海口一路測量北潮河水深四五尺滔滔入海頗屬建瓴所惜者由馬港口至北潮河一帶灘地多屬膠淤所以水行已逾一載

河槽未能刷深。自應仍復故道。方爲正辦。去冬所估引河口寬僅十二丈至二十餘丈。深僅四尺七尺至一丈六七尺。未免淺窄。必須酌加寬深。始能暢順。連培築馬港口。張家莊兩缺口。及接築雲梯關外長堤。共需銀三百六七十萬兩。所費雖甚繁鉅。而事關全河大局。如果刻不可緩。臣等亦何敢存畏難觀望之見。惟溯查歷來堵築漫口。總須先挑正河。冬間合龍者。次年必順。春間合龍者。每致他虞。蓋挑挖引河。勢不能如舊河之寬。至數百丈。深至二三丈。必須冬令堵合。則距汛期尙有數月之久。新引河得以刷滌寬深。汛水長發時。始能容納。若春間堵合。河流未暢。而水已旋增。必有壅漲之患。卽如嘉慶四年。豫省睢工堵閉。是秋卽有邵家壩之失。前年王營減壩堵閉。是秋卽有陳家浦之工。上年陳家浦甫竣。又有馬港口張家莊漫溢之事。此皆春間合龍。河未暢行所致。其患歷歷可考。顯有明效大驗。今計算海口經費。尙存有兩淮兩浙未解商捐銀三百二十五萬兩。今冬明春。斷不能全數撥用。卽使設法籌措。而銀項到遲。以工程扣算時日。至速亦須挑汛前後辦竣。河身未及刷滌。漲水接踵而來。萬一別生事端。實不可不預爲籌慮。且此時水勢如仍似九月間壅滯不消。則勢處刻不可待。亦不得不瀝懇。

天恩籌項趕辦。今賴聖主洪福。河水已見消退。較上年此時爲小。則現在灌河去路。尙非竟至阻遏。自未便輕率舉行。轉滋後慮。臣等再四籌計。並與道將等虛衷講論。莫若于明年八月間。卽撥銀購料。一過霜降。趕緊興工。剋期十一月內嚴事。則經費既可措置從容。而人手時日亦可舒展。使新挑引河。得于汛前刷滌數月。庶可迅駛歸壩。以期尾閘深暢。至于大汛之平險固在。去路之通塞。而豫江兩省統計。黃河南北兩岸工長數千餘里。仍須處處堤埝工程。修防堅鞏。方保安瀾。亦非僅恃海口深通。遂能一勞永逸。卽以現今新舊海口而論。從前舊海口暢行時。亦未嘗無漫溢之患。本年由灌河旁逸。亦可竭力保。

護無事。可見疏導修防二者不可偏廢。臣等深知緩辦舊海口。並非經久之計。惟經費既須熟籌。時日尤應細酌。且幸近來消水較速。則暫緩復故。尙不至有壅遏之虞。臣等不敢不通盤籌畫。權其緩急。以歸慎重。

緩堵郭工借清刷淤疏 嘉慶十一年

河道總督戴均元

竊臣等確查新河中段碩項湖一帶礙難築隄。趁此清水暢出之時。議將舊河灣曲淤淺處所分段挑浚。堵築減壩。藉以衝刷。可望通順。節次奏明在案。臣等以斯事關係重大。連日早夜會商。並傳齊道府廳備各員。及熟諳河務之人。細加諮詢。務求帑不虛糜。功歸實濟。僉稱此時舊河淤墊已久。縱極力挑挖。不過于河心抽溝。不能大去淤土。若能借清水衝刷。不但河槽可冀深通。並雲梯關以下舊日淤沙亦資刷滌。現在郭工口門未閉。全河清水下注。倘能先將減壩堵合。使清水全力刷河。既較人力所施事半功倍。明春不致倒灌糧船亦斷無阻滯之虞。且現在時交冬令。水落沙輕。湖中不致淤墊。此不可得之機會。倘此時先將郭工堵合。舊河所抽溝槽一經黃水。卽恐淤墊既無益而有損。且下游既高。河口清水更低。必致倒灌。有礙運行。衆論如一。言之鑿鑿。臣等再三斟酌。此時郭工口門僅剩二十餘丈。無難卽日堵合。究可了一未完之事。但機不可不審。其後先事不可不酌其輕重。通盤籌畫。自應亟疏舊河去路。以先堵減壩。借清水刷河。較爲合宜。計時已迫。當卽專差連夜札商臣徐端。令其斟酌定議。以便具奏辦理。臣等一面將舊河先築攔壩截斷來源。涸出下游。以便分派多員。按段疏浚。如毛家嘴陸家渡等處趕緊抽挖。切灣作直。一面嚴催購運正雜料物。堆貯充足。並將減壩西裏頭先行盤做。候挑挖稍有頭緒。卽便進占。庶無歧誤。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三目錄

工政九河防八

河防志略

敬陳治河條例疏

合龍閉氣說

石工說

覆奏河工諸弊疏

請工料照時價實銷疏

嚴核河工經費疏

派民種柳有損無益疏

清理葦蕩以濟工需疏

議州縣河員分辦工料疏

嚴釐河工積弊檄

河工夫食料價議

復張觀察論工料書

河源圖說

張鵬翮

張鵬翮

趙曾筠

趙曾筠

黎世序

戴均元

吳

百齡

田文鏡

賈漢復

紀元

呂星垣

吳省蘭

請修河渠志狀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三

工政九 河防八

善化賀長齡輯

張鵬翮

河防志畧

一挑挖引河之法。審勢貴於迎溜而施功。宜於深闊。且俟水大漲。乘機開放。則有一瀉千里之勢。不可太窄。窄則受水無多。遽難挽溜。以入新河。不可太淺。淺則水不全趨。勢緩仍墊。不可過短。短則水流不舒。爲正河所抑。洞淤淤淤。須寬六十丈。或四十丈。須長二千丈。或千餘丈。方趨溜有勢而成河。不可太直。直則平緩而無波瀾。湍激之勢。久亦漸淤也。必隨黃河大勢開挑。俾其河頭迎溜。河尾洩水。中間灣處。急溜衝刷。漸次河岸倒卸。再於河頭築接水埽壩。河尾築順水埽壩。對河築挑水埽壩。庶引河可成也。一幫築隄工之法。凡屬河道。必築隄束水歸槽。以防旁溢。無論帮築加幫。總以老土爲佳。但黃河兩岸。率多沙土。恐難盡覓老土。須於隄完後。務尋老土蓋頂蓋邊。栽種草根。以禦雨淋衝汕。一卷埽下埽之法。凡應用埽箇。須捲長十丈八丈者。方穩。高一丈者。埽臺要寬七丈。方捲得緊。如遇隄頂窄狹者。架木平隄。名曰軟埽臺。然後捲下。先將柳枝細成埽心。拴束充心繩。揪頭繩。取蘆柴之黃亮者。縮打小纓。總繫於埽心之上。每丈下鋪滾肚麻繩一條。或不必用麻者。卽用蘆纜。又將大蘆纜二條。行繩一條。密鋪於小纓之上。鋪草爲筋。以柳爲骨。如柳不足。用柴代之。均勻鋪平。需夫五六十名。如長十丈者。共需夫五六百名。八丈者。四五百名。用勇健熟諳埽總二名。一執旗招呼。一鳴鑼以鼓衆力。牽拉網捲。後用笨桿推。埽臨岸時。將小纓均束於埽。埽岸上每丈釘下畱樞二根。將滾肚繩挽於畱樞之上。每揪頭繩一根。亦釘畱樞一根。看水勢之緩急。定揪頭繩之多寡。漸次將埽推入水中。將樞頭滾肚用活

扣結於留樞之上。然後緩緩壓土。俟埽將次沉下。乃下排樁。每丈用一尺八寸木一根。若水勢湍激。頂衝埽灣。並合龍之埽。須用大木。不在一尺八寸之例。每丈用料物細數。照現行工部則例配用。一黃河內下埽之法。凡黃河內埽工。有修防。有救險。有搶險。有新生險。修防工程。於霜降後水勢退消。驗查舊埽傾欹者。墊陷者。卑矮者。朽爛者。須將舊埽清消平安。相機補下。層層簽釘大樁。照依大汎水漲之痕。仍高出數尺。一律下成順埽。薄數以土。俟其墊定。方可下丁頭埽。若埽未墊實。卽下丁頭埽。前順埽一有墊陷。將別埽俱動矣。其救險工程。將有危陷。埽尚未去。急須臨河添壓大埽。長樁靠隄。急清舊埽。恐爲匯崖。填之以軟草。將兩旁安穩之埽。亦須補下大樁。併力救護。勿使走動。則工程平穩矣。其搶險。乃因舊埽朽爛。或因頂衝急溜。埽下衝激空虛。舊埽全去。水匯崖岸。舊隄坍卸。岌岌堪虞。當此皇皇之際。惟有審其事之先後。埽之緩急。若誤下一埽。誤釘一樁。反致逆溜湍激。衝塌舊隄。欲去不能。每致債事。須責令久慣埽手。或熟諳人員。殫心料理。責任既專。令其度量穩妥。然後急爲接下埽箇。晝夜搶下。庶舊隄無虞。兩旁之埽平穩矣。其新生險工。每於舊險工之上下。黃河大溜一時衝至。埽傍舊隄坦坡坍卸。急須下埽。直至開溜之處而止。大率黃河埽料。以柳柴爲重。次則枯草。樁必長大。繩須堅實。至於壓土。非比清水埽箇。黃水一入埽中。卽泥沙停滯。若壓土太厚。反恐欹卸。俗云下埽無法。全憑土壓者。乃別言清水之埽也。一黃河塞決之法。凡黃河初決。且不必急計裏頭。亦不必急計堵塞。初開之時。水勢洶湧。未可與爭。惟看其出口急溜。若有奪河情形。須建挑水壩。以遏其勢。上流挑挖引河。以挽其流。速運積料。物料既積矣。猶在得時。時可堵矣。裏頭舊隄。務必多下邊埽。堅固停妥。然後逐漸進埽。埽不可緩緩。恐決口漸深。又不可急急。恐下埽有失。埽必欲其大而長。長大則穩。捲埽首重於繩纜。其掀頭滾心滾肚。必須長。

壯。務。使。繩。塼。掃。莫。使。掃。勝。繩。掃。既。下。矣。薄。用。土。壓。掃。將。沉。於。水。方。釘。簽。椿。再。加。套。掃。其。椿。亦。必。須。長。大。計。掃。將。到。底。方。可。再。進。沉。水。將。次。合。龍。之。際。須。多。備。在。工。料。物。恐。防。合。龍。後。每。因。墊。陷。復。決。亡。宜。於。合。龍。之。時。晝。夜。兼。工。堵。塞。遇。有。毛。道。過。水。或。係。椿。頂。不。平。或。係。掃。手。作。弊。故。留。罅。隙。必。須。急。爲。壓。土。使。其。平。實。於。罅。隙。用。稻。草。或。紅。草。塞。之。務。使。斷。流。若。涓。涓。不。息。漸。至。墊。陷。不。急。搶。救。則。潰。矣。欲。杜。椿。掃。手。之。弊。惟。有。恤。其。勤。勞。厚。以。賞。賚。不。必。按。日。計。值。惟。以。成。工。爲。主。則。工。易。舉。而。成。亦。速。至。決。口。初。開。時。不。係。頂。衝。之。處。出。口。勢。緩。去。口。平。散。亦。不。必。急。計。堵。塞。久。之。率。多。掛。口。淤。墊。也。一。建。築。挑。水。壩。之。法。凡。黃。河。迎。溜。之。處。宜。建。築。挑。水。壩。又。名。順。水。又。名。磯。嘴。又。名。馬。頭。其。功。最。大。如。清。河。縣。境。內。之。運。口。每。爲。黃。水。急。溜。直。逼。下。家。汪。關。攔。清。水。不。得。暢。出。以。致。運。口。淤。墊。陶。家。莊。引。河。數。挑。不。成。仰。遵。聖。謨。指。示。於。運。口。迤。西。築。挑。水。壩。一。座。將。黃。水。挑。逼。北。徙。清。水。得。以。暢。出。陶。家。莊。引。河。得。以。成。功。今。一。瀆。合。流。河。工。告。成。者。攸。賴。於。是。凡。遇。有。險。工。之。處。照。式。築。之。裨。益。非。小。酌。試。建。築。之。法。壩。欲。其。寬。不。可。甚。長。須。做。雁。翅。邊。掃。以。順。上。流。勿。使。掃。頭。逆。溜。有。掀。揭。之。虞。若。離。纓。隄。遠。者。須。接。築。格。隄。捍。禦。以。防。異。漲。時。黃。水。溢。壩。後。衝。刷。之。虞。

敬陳治河條例疏

張鵬翮

一。隄。工。宜。堅。築。也。舊。例。每。隄。土。六。寸。謂。之。一。皮。方。杵。三。遍。以。期。堅。實。行。礮。一。遍。以。期。平。整。虛。土。一。尺。方。礮。成。隄。僅。有。六。七。寸。不。等。層。層。方。礮。故。堅。固。而。經。久。雖。雨。淋。衝。刷。不。致。有。水。溝。浪。窩。汕。損。坍塌。之。虞。今。見。各。隄。俱。無。方。杵。止。有。石。礮。又。自。底。至。頂。俱。用。虛。土。堆。成。惟。將。頂。皮。陡。坦。微。礮。一。遍。以。飾。外。觀。是。以。隄。頂。一。經。雨。淋。則。水。溝。浪。窩。在。在。不。堪。隄。底。一。經。汕。刷。則。坍塌。潰。壞。故。年。來。糜。費。錢。糧。迄。無。成。效。今。後。再。幫。之。隄。俱。將。原。隄。重。用。礮。杵。密。

打數遍。極其堅實。而後於上再加新土。創築之隄。先將平地挖深數寸。而後於上加土建築。層層如式。夯杵行。礮務期堅固。照依估定遠近土方。取土加幫。不許近隄取土。一椿工宜用整木也。運河中河頂衝刷灣之處。水勢湍激。恐其汕刷隄工。是以估用整木。簽釘排椿。估用整柴。丁頭鑲壓。以資捍禦。今見兩河排椿。俱係一木二截。浮簽淺土。所鑲柴束。俱係一柴二截。粉飾外觀。及將舊隄老工挖鬆。一遇雨淋水漲。椿木欹斜脆折。柴草隨水漂淌。嗣後排椿工程。購木到工。該道廳先赴工圍驗。是否與原估尺寸相符。勒令承築人員。椿用整木。簽釘入地甚深。埽用整柴鑲壓。極其堅固。一龍尾埽宜停也。臣徧查河工。見工程堅固者。首在石工。次則密訂馬牙椿。足資捍禦。其頂衝大溜之處。用丁頭密釘大木排椿。深埋入土。亦屬有益。至於平常工程。概用龍尾壩稀釘。排椿淺埋浮土。一遇風浪。卽行塌卸。徒飾外觀。虛糜帑金。應行停止。一石工修砌宜得法也。臣徧閱湖河修砌石工之處。整齊草率。參差不平。零星之甃。不足原估尺寸。三甃不能抵二甃之用。釘椿短小。不足以築數層巨石。石塊碎小。不足以符原估丈尺。石灰米汁短少。何以合甃石而聯成一片。鐵錠鐵銅全無。何以扣石縫而使之合筭。自必旋砌旋壞。安能經久。嗣後一切石工。無論面裏。丁頭等石。皆照原估置。整齊極其平整。石灰須重節。篩過多。用米汁調和。搗杵極其膠黏。滿灌而入。使之無縫不到。又用鐵錠鐵銅聯絡上下。合爲一片。一挑河之積弊宜除也。分工人員。領帑到手。任意花銷。河身挑挖。不及原估十之三四。隄用虛土堆成。並不肯如式夯礮。且將挑出之土。堆於臨河隄上。使隄岸高聳。以作假河之尺寸。是以年來挑濬甚多。成河甚少。侵帑誤工。莫此爲甚。嗣後挑河工程。挑出之土。盡堆於原估隄上。層層夯礮成隄。使之高寬。以資捍禦。不許估計散土。以滋堆高假河之弊。一黃河淤墊之曲處宜取直也。恭奉 上諭。將黃河曲處挑挖使直。卽見

我 皇上洞悉治河良法。臣查閱河工。見頂衝大溜之處。對岸必有沙嘴挺出。此河曲之故也。從此曲處挑挖引河。以殺水勢。則對岸險工可平。誠如 聖諭指示。極其精當。因詢河官。何以不即遵行。據稱挑挖引河。需費錢糧甚多。挖後引水大溜。始能成河。若逢緩水。必至沙淤。例應追賠。是以人心懼縮。不敢挑挖。臣思河工。虛應故事。挑挖不如式者。理應賠修。若實心任事。挑挖深寬。偶致淤墊者。此非人力之罪。應請免其賠修。庶幾人無畏縮。我 皇上挑直之 上諭。可以實見之奉行。而河工有底績之期矣。一夫役宜優恤也。挑河築隄。雇夫動至數千。烈日風雨。手操畚鍤。夜則卷席爲棚。僅以庇身。雖有雇值。止可餬口。嗣後工成之日。給與印票。該地方官查驗。免其項差徭。以酬其勞。

合龍閉氣說

嵇曾筠

堵閉決口。至合龍時。正河未通。旁流又塞。全河水勢。進退兩難。此時苟措置失宜。必致尋路奪門。乘虛潰陷。盡棄前工。故堵合決口。築至祇寬十餘丈之時。務將從前已下各埽。凡批頭滾肚。以及椿樑等項。一一檢點。更驗明積料積土若干。然後每邊各再進一二埽。鑲墊極穩。方可捲下合龍埽個。其埽或用單用雙俱可。既下埽閉合之後。一鼓作氣。竭力鑲填。層層加壓。著地隨卽簽樁。至埽尾溜斷爲率。至從前做過各埽。須自靠隄起。至龍門口止。通身壓土三四尺。加鑲又不可一律鋪填。如埽面寬十丈者。止於埽頭埽尾各鑲寬一二丈。其埽面中間多用土壓埽上壓土愈重。埽個愈穩。將來墊陷亦少。若夫堵合決口之後。河流亦必去埽工數十丈之外。似乎足資鞏固。但近埽之處。不有河形。卽係窪地。水勢一長。仍必分流。不早防備。則外口嫩沙。見水便消。壩下埽工。倘或朽腐。一有更變。便無從下手。亟須於龍門外口。約略長短。再下順埽數十丈。或二路二層。或一層以護。

之如龍門裏口跌塘尙淺。則於裏口建貼心壩。以爲內戩。更著緊晝夜搶築。裏越大隄一道。方爲萬全無失。蓋水有氣勢。勢之所趨。氣必隨之。今裏戩外護。而又圈以越隄。俾其氣無所透。而其勢亦隨以退阻。淤沙掛灘。可跂而待。司壩工者。其可不急爲之善後耶。

下埽壓土之說與張文端互異姑兩存之

石工說

密曾筠

石工之要先審水勢。如黃河水性靡常。沙土虛鬆。除山陵岡麓土性堅凝。量爲建築石工。以資捍禦。其餘概難壘砌。又如清水頂沖之處。建閘若遇山水大發。全力沖動。必至潰裂難支。惟熟察夫來源之清濁。爲頂沖。爲拖溜。擇地建造。方能堅久。是水勢之貴於斟酌者一也。一在先據根基。如根基不能堅實。雖密釘長椿。層壘巨石。平墊下坐。必致塌陷。務須選擇土性堅凝之處。然後施工。則久而不敝。卽至歷年既遠。間有損傷。基址永固。易於修理。是根基之貴於堅實者一也。至於壘砌之法。首重底椿。毋論馬牙梅花。務必株株實在。方能着力。一有虛鬆。則力難勝重。上實下虛。通身受病。卽全體俱堅。間有一二椿根。不能到底。偶遇石縫接筭之處。立致欹斜。偏側。是以按照漕規估計。有二截三截之分。而測量地勢。簽釘。務以著實到地爲要。是底椿之貴於實在者一也。一重石塊。不拘丁砌順砌。務須六面琢平。方能穩固。倘一面不平。卽一處不穩。每有任聽匠作草率了事。壘鑿不平。用碎石襯墊。迨至壘砌既高。其力愈重。所墊碎石難支。工完未幾。旋有蟄裂。是石塊之貴於平整者一也。一重對縫。石縫不密。則罅隙可虞。易於滲漏。卽使灌以濃漿。而灰縫疏。不能鎔成一片。串水之患。勢不能免。凡關筭接縫之處。務必琢磨細緻。參差壓縫。勾抿合式。方資鞏固。是接縫之貴於密緻者一也。一重灰汁。灰

有眞贋之辨。汁有濃薄之分。少不留心察看。則動多虛假。苟至計及錙銖。希圖節省。卽有工牙僧。乘機舞弊。灰則攪和沙泥。汁則半多清水。豈易融洽膠粘。充盈飽滿。徒飾外觀。其弊不可勝言。是灰汁之貴乎察核者一也。一重丁石。不拘大小石工。如得層層丁砌。自當格外堅固。否則層丁層順間砌。皆能垂久。如非喫緊大工。則估計順砌居多。每層順砌一丈。例用丁頭石三塊。每塊長三尺六寸。庶與襯裏甄石裏外牽扯。方資鞏固。如謂壘砌在中。無可考究。所用丁頭石長不如式。則牆裏二石。兩不相蒙。倒卸之虞。半多由此。是丁石之貴於照估者一也。一重襯甄。牆石之後。接砌裏石。裏石之後。復襯河甄。蓋土石性殊。難於聯屬。以甄貼土。誠有妙理。如或聰明自用。更改成規。動謂甄性不堅。不如省去。不知土石性難融洽。分而不屬。大有疏虞。是襯甄之貴乎如式者一也。一重尾土。石工背後。用土填築。土石相接。最難聯屬。夯杵不密。每致成患。務須砌石一層。卽填土一層。用雜木夯杵。百鍊千錘。方能堅凝貼合。如壘砌既高。方始填土。以及任意堆積。先後失宜。雨淋水灌。非虛鬆塌卸。卽脹裂傾欹。均爲石工大患。是尾土之貴乎堅密者一也。一重月壩。凡修砌石工。必先築月壩。攔水。法用兩面排椿。襯以笆蓆。中填土心。攔溜閉氣。不使少有滲漏。以便施工。此不易之則也。然於洪波巨浪中。一壩孤懸。勢難屹立。如徒固執舊章。不知變通。萬一工程將半。壩有疏虞。前功盡棄。所損實多。又在因地制宜。如水淺則用月壩。水深則留存舊工。一二層以爲外障。退進一二丈。空槽釘椿壘砌。是月壩之貴於相機者一也。他如清槽戽水。扣錠安銅。集料庀材。鳩工利器。事無巨細。貴周備而不遺。時有後先。毋臨期而滋誤。若夫金門鴈翅之須詳。磯心裏頭之有別。迎水跌水。在長短之合宜。減壩滾壩。實同工而異用。閘洞無分乎大小。隄堰總貴乎高堅。形制雖殊。施工則一。要須熟習於平時。方不周章於臨事也。謹於高堰工成。爲志大畧如此。

治河要語未及石工得文敏此篇其法益備

覆奏河工諸弊疏

黎世序

奉 上諭御史余文銓奏稱承辦土工員弁每乘上司巡查之後夜遣兵夫搜挖隄根灘地之土灘地挖去一寸隄身自高一寸名曰搜根再以所挖之土培所築之隄事半功倍一寸已得二寸之數一尺即冒二尺之銀侵漁實不可問至土工堅否全賴夯礮新築之土名爲坯頭夯礮工價估在土方價內承辦員弁冀得盈餘新築坯頭動輒厚至三尺有半二尺有半夯礮焉能結實錐試之法止及土面工段往往高七八尺及五六尺不等底則任其虛鬆礮亦有名無實惟迎面之土始加套礮用錐之人早爲關說下錐提錐多有手法執壺淋水亦用詭計驗收上司轎馬速行一望而過當面被其欺朦至估工之初舊隄尺寸畧爲少報新工報竣舊可抵新名爲挪掩及收工之時執持丈杆量繩之人得收賄賂樹杆少斜頂高即符額數箇繩微鬆單長不殊原估額數偷減已多等語黃河保障全恃隄防之堅與不堅視土工之實與不實每歲擇要估辦動需銀數十萬兩若如該御史所奏歲修土工浮冒朦混弊竇叢生工程不固實由于此著黎世序嚴煨隨時密查前項興築土工是否有此等弊混一經查出即嚴參懲辦總期工歸實用帑不虛糜方爲不負委任欽此伏查辦理土工之弊本屬甚多御史余文銓所奏皆係河工每歲通行嚴查之事實尙有不止如該御史所云者杜弊之法總在確估于未辦之先嚴收于工完之後大抵承辦工員不免有冀得盈餘之想而工員所用之夫役皆係從中謀利善于弊混之人是以無弊不作工員稍不精明亦即受其欺蔽上司稍爲疏懈亦即受其欺朦如該御史所稱搜挖隄根灘地之土名曰偷底除偷底之外所築坡身不能飽滿畧帶微窪名曰螳腰加高之工頂寬下

削外坡丈尺雖足。而裏坡有陡立之勢。名曰戴帽。隄頂兩邊加高丈尺。雖與原估相符。而隄心零帶微窪。名曰架肩。一面收高者。將施置一面斜高。名曰聳肩。皆是偷減土方之弊。至于坯頭加厚。名曰加坯。行破不到。名曰花破。工完之後。以長錐簽試。兵夫于提拔之時。有意旋轉。則灌水易保。名曰泥牆。灌水之時。故將泥漿及膠粘之水灌入。名曰作料。其餘手屑欺蔽之處。實不勝枚舉。皆是偷減夫工之弊。惟在立法周詳。稽查嚴切。諸弊自能去除。南河歷年來辦理土工。臣從不以廳管估冊爲憑。先令該管各道逐細查估。臣再親加勘較。舊隄長丈高寬。雖有尺寸少開。亦必于冊內增出。並相度取土之遠近。工程之難易。酌定方價之貴賤。則以舊抵新之弊。自除。偷底之弊。隄根灘地。悉係老土。草根盤結。至收工春深之時。草色迴青。一經偷挖。情形顯然。難于掩飾。臣于開工之先。申明禁令。培堤取土。須離隄二十丈。灘窄者亦須十五丈。方准取土。如工完之後。隄根草坡鏟動者。卽嚴治偷底之罪。則偷底之弊。自除。至于使水行破。辦時原難處處查守。臣總以錐試爲法。所築之工。高五六尺者。一錐可以到底。高八九尺及一丈以外者。先于隄頂錐試。再于隄坡自上至下逐段簽試。灌水不保。卽係水破不足。委員押令翻築。再行報驗。所得不償所失。是偷減破水之弊。亦可以不禁。自除。至執量持杆人等。得賄舞弊。皆視上司之認真與否。以爲進退。臣與各道每遇查驗土工。無不逐段細爲較量。丈杆不許少斜。量繩不許少鬆。親自察看。細注簿冊。窮日之力。僅能行查三四十里。從無轎馬速行之事。現均有歷年估工收工親註簿冊可據。飭行文案可憑。各工員有辦理不能如式者。量其情節輕重。武弁則棍責示懲。文員則摘頂記過。責令補辦如式。卽如本年加培兩岸土工。經臣查驗。多有責令翻築補築之處。由道驗報。臣遇便復加勘驗。不容少事顛預。此臣于歷年土工。嚴查杜弊之實在情形也。惟有慎之又慎。嚴益加嚴。總期帑不虛糜。工歸實。

用以副我 皇上諄諄訓戒之至意。

請工料照時價實銷疏 嘉慶十一年

河道總督戴均元

竊臣自抵清江浦以來。屢聞督河兩臣商議辦理工程。每以物料昂貴。例價不敷。不能不通融開銷。其時臣亦無從深知底裏。茲臣接印後。正在催堵智禮兩壩。並搶護順黃壩埽工。需用柴料甚多。現據承辦料物各員。紛紛稟稱。給發料價。每斤四釐五毫。或五釐五毫不等。臣伏查部定例價。柴料每斤不過九毫。今多至數倍。從何開銷。且公然詳批加價。起于何時。當經面詢臣徐端。據稱料物年貴一年。增至數倍。衆所共知。是以明白批准。加價數目。俾可購辦。即如夫土木石等料物。非例價所能辦理。現在智禮兩壩。委員所積土方。隔湖運土。每方需價一千七八百文。由壩頭挑運上埽。脚費亦屬不少。核照例價。每方八分。幾多至數十倍。至報銷時。不能不將所增價值。通融開銷。此皆實在情形。臣伏讀

諭旨。例價實在不敷者。奏明量予恩施。仍見我 皇上

慎重河防。準情酌理之至意。又向臣徐端面詢現蒙 恩施逾格。何不據實陳請。據稱凡工料按例皆屬不

敷。焉能逐項加增。亦難請加至數倍及數十倍之多。無可如何。惟有寬估實收。通融冊報。上年曾經據實陳奏等語。臣竊查部例自有一定。今百物無不增昂。自係實情。既于一切工料。明稟明批。照時價給發。有據可查。乃因不能開銷。遂虛估工段。寬報丈尺。以符部價。移彼就此。已屬顯然。而承辦廳員。即此又生弊混。勢所必至。伏思臣子事 君。惟在以誠。今非增價不能辦工。非虛捏不能報部。則事事蹈欺罔之咎。一經查出。不得以曾經奏明。稍爲解免。臣現查應發之項。酌量支給。固不敢心存畏葸。致誤要工。若因附會例價。核實難行。故循虛冒前轍。知而不言。則是甘心朦混。負罪滋重。惟有仰懇 聖恩。俯允按照時價。實用實銷。則所費錢糧。仍止

此數。而造報不至虛假。至各項料物隨時價值。由地方官詳報督撫。按月奏明。咨行知照。庶稽核轉得有憑。積弊方可釐剔。

嚴核河工經費疏 嘉慶十五年工部

查江南河道工程。每年請撥帑金。動盈鉅萬。該河督臣等自當嚴飭所屬。杜絕浮冒。以重帑項。而裨要工。今臣等就近年所報工程錢糧。通盤合計。似其中尚有未盡核實之處。查河道工程。以歲修爲最要。蓋搶險之工。祇補救于臨時。而歲修之工。則預防于先事。每年水落歸槽之後。通查各廳境內。新舊埽工。將應行補廂加廂折。廂各處。逐加估計。統于桃汛前一律修竣。如春修後。偶有墊刷。仍卽隨時廂墊。果使實估實修。毫無偷減。則大汛經臨。自足抵禦。卽或有迎溜生險。應行搶護之處。而歲修之工已固。卽搶修之費無多。是以歲修冊內。每段用銀自數千兩至一二萬兩不等。而搶修之工。每段舊例不得過五百兩。卽今加價兩倍。而亦不得過一千五百兩。特爲劃定限制。並非爲一千五百兩之外。聽其專案開報。無論若干銀兩。轉可不加禁制也。至所謂專案者。或係無工之處。新生埽工。或於有工之處。添接埽段。或舊埽淤閉停修。突經墊刷。凡皆歲搶之所不及。始准其于常案之外。別行開報。而節年以來。凡遇河溜坐灣之處。奏辦護埽工程。業已鱗次櫛比。但使于歲搶修案內。實力修防。自不致滋生他險。故奏報別案。實爲不應常有之工。從前祇緣歲修搶修二項。定額不得過五十萬兩。廳員等以例價不敷。不得不借別案名目。虛估開報。通融辦理。迨嘉慶十一年。蒙 恩加價兩倍。歲修搶修二項。每年用銀至一百四十餘萬兩之多。廳員等自不得藉口不敷。仍前虛報。則專案工程。自應大減。而近來奏報專案。較從前工減之年。仍不見少。每年需銀。總在二百萬兩上下。又自加價之後。漫工屢見。正溜既

已旁趨。則專案著重。工程應少。而統計所銷錢糧。仍與常年相仿。臣等就該督等所奏各案情形。詳加查核。內除新生埽工。添接埽段。及淤閉停修各工之外。其以舊埽朽腐。沉陷墊塌。別案開報者。幾居四分之一。殊不思舊埽朽腐。卽其歲修案內。亟應修理之工。其已估歲修者。固係修築之不堅。其未估歲修者。亦係估修之不實。若非奏定章程。仍前別案准銷。則不肖廳員。于歲修案內。或祇將情形較輕之處。略事補苴。輒照額銀開報。而其實係沉墊朽腐之處。轉或壓擱不修。以爲專案開銷之地。殊與工程錢糧。大有關係。現據該河督等將嘉慶十四年各道廳歲修工程。共用銀九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造冊題估。而是年搶修專案二項。尙未造報到部。臣等查現在冊開工段。尙無不符。除照例分案具題。仍令照例題銷外。應請

敕下該河督等。轉飭所屬。將

歲搶修工程。實力查辦。並將每年桃伏秋三汛期內。每汛修過工段丈尺。分次開單具奏。再行彙案題估。如有現在修防。並未報明淤閉之工。旋因舊埽空虛。沉陷墊塌。專案奏報者。卽其歲修案內。估辦不實之明驗。無論該年冊內。曾否估計興修。統將所需專案銀兩。著落該管道廳等官。分別賠繳。不准開銷。並令該河督等。將各廳汛內所有新舊埽工。開具地名起止。段落丈尺。某段業經淤閉。某段現在修防。造具總冊。送部查核。以杜挪移掩飾情弊。其每年增入修防。及續經淤閉之處。再于各年秋汛後。專案冊報。如有將現在修防之工。捏稱淤閉。及無工之處。希圖影射者。一經察出。卽行據實奏。嚴辦示懲。庶歲修不敢草率。而專案可漸減矣。

派民種柳有損無益疏

嘉慶六年

吳璥

伏查沿河種柳。始自明臣平江伯陳瑄。其根株足以護堤。枝條足供捲埽。晴陰足以蔭夫役。柳之功用頗大。其栽種之法。莫詳于明臣劉天和六柳說。向皆循守辦理。臣查江南黃河大堤。自豫東交界至雲梯關海口。兩岸

各長一千一百餘里。各汛柳園地。共一千八百四十一頃九十五畝。例令河兵于冬底春初栽植。以便工用。臣到任以來。遵循舊章。檄飭栽種。于勘工之便。挨次查驗。現在尙屬森茂。其沙漫蟲蛀凋殘枯息者。俱令隨時補種。不任短缺。今從九品堵恩榮所奏栽柳護堤。卽剽襲六柳說中編栽低柳之一法。敷衍其詞。實未深悉黃河形勢。蓋編栽細柳。止可用于近堤淺灘。遇有漫水。蕩漾至此堤。不致激汕。非能捍禦大溜也。恩榮言其父插柳護田。著有成效。乃係田塍溝洫之水。豈可與黃河並論。河性猛悍異常。大溜所注。無堅不摧。雖石甃大堤。根脚密釘排椿。深至數丈者。溜勢衝注。頃刻傾圮。豈區區茸細柳枝所能盤結鞏固。況近河之堤。其土多沙。樹根貫穿入土。年久根空。易生罅隙。往往水浸堤根。輒致滲漏。千金之堤。潰于蟻穴。不可不慎。是以栽柳之法。俱應于沿堤五丈內外種植。不使逼近堤根。此黃河大堤。非可藉柳保固之情形也。至于派民編里栽種。尤多不便。民居散處。離隄遠近不一。且士農工商。各有執業。若如所奏。驅赴沿堤種柳。並編號掛牌。伺候勘驗。尙有枯息復命潑水補栽。必至民皆失業。而胥役地保。勒派賣放。又必紛紛擾累。迨至長成之後。仍許採伐。百姓奸良不一。勢必強弱侵凌。爭端疊出。查雍正年間。曾勸令官民栽柳。沿河文武。捐柳五千株至二萬株者。分別議敘。殷實之民。種柳二萬株者。給與頂戴。迨行之日久。新舊淆混。遂多冒濫。在報捐之人。雖稍出已貲。並不親身料理。每託弁兵代爲栽植。次年春末夏初。幸而成活。得邀議敘。後絕不照管。經歷三汛水漫沙積。漸次枯息。仍屬有名無實。甚至奸悍之徒。藉種柳之名。砍伐官樹枝條。以致成株之木。轉多損傷。經前督臣尹繼善等奏准停止在案。今堵恩榮未悉河勢土性。但襲陳言。參以臆說。實屬有損無益。仍當循照舊制。于柳園官地。及沿堤五丈以內。每年責令河兵栽植。並飭道將等實力稽查。以備鑲工之要需。而收護堤之實益。

清理葦蕩以濟工需疏 嘉慶十五年

百齡

竊照河葦蕩。左右二營。每年額採止餘蕩禾。一百四十五萬四千餘束。每束重三十觔。交船務營分運各廳。爲歲修之用。歷年雖照數題銷。而究其實。在所采之禾。半屬以柴爬。並折斷亂堆。更有蒲草夾雜。多不適于工用。廳員冀收好柴。情願折讓少收。同以四十束爲一方。減爲三十束。而柴束更輕。每束不足三十觔。遂至牽算。每方雖有三十束之數。而秤量僅止二百觔。其中暗虧。又不下三分之二。是以各河廳全仗購料做工。購料益多。而料價益昂。錢糧益費。各廳因購料可以開銷。柴指故于柴束之短少。不甚認真計較。前督河諸臣。亦深悉此弊。屢次設法清理。而辦理終難得益。究其由來。因糧兵所領餉銀。除例扣朋建外。每月僅一兩二錢有零。每日僅得四分。不敷口食。每歲自霜降後開採。至次年清明。計一百五六十日。其中尙有風雪冰凍不能採割者。核計每兵每日須採柴六百餘觔。尙須捆束肩負至溝。筏運水口。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數里。其力實有不逮。不得不添雇民夫幫採。其雇價皆取給于柴。盜賣之弊。從此而開。營弁難以究詰。尙有近灘居住之奸民。名爲灘棍。因而挾制把持。侵佔搶割。兵丁又不能顧問。甚至將蕩柴之好者。售給灘棍。仍轉賣于河廳。盡以蠹壞短細者充數交官。迨交船務營裝運。合兩船爲一幫。每幫船兵四名。或五名。定限四十日往回一次。長途逆流挽運。加雇穽夫。添置蓬纜器具。核其所領餉銀。不及十分之二三。中途改捆盜賣。又勢所必至。是以交廳柴束。既不敷勦重。又不適工用。彼此轉輸。積弊相沿。既深且固。其實各廳所購之料。大半仍係官葦。竟爲灘棍之利藪。而河工轉不得其益。嘉慶十二年。曾經前任河臣戴均元徐端與前督臣鐵保會商。酌發刀本銀兩。派委候補道裘世璜添募民夫。駐湯督採。用銀六萬兩。雖采也較好。而照定額尙不足數。十四年。又奏明復委裘

世璘與中軍副將汪德前往經理。用銀九萬餘兩。而亦僅敷額數。不能格外加增。總由海濱寥闊。荒僻異常。委員卽督察認真。究不能周歷其境。而狡兵刁棍。縱不敢肆意把持。亦無不交通朦混。是以不能窮其底裏。臣于上年秋抵任後。目擊南河用料繁多。價值昂貴。錢糧支絀。極思設法籌濟。以冀稍節帑項。于查看海口時。順道察看葦蕩情形。地面廣闊。一望無涯。葦莖亦極密茂。竊意能將積弊剔除。儘蕩搜採。必能額外加增。因廣爲諮詢。始知近年蕩地。漸淤漸遠。且有向係葦草。今變爲麤葦者。上年因黃水甚大。又有甜水灌入蕩內。長發密茂。較前兩次查辦時。情形又復不同。定可加增。而河工各員。則僉稱前兩次委員採辦。未見有益。且海濱荒遠。民俗刁悍。若辦理過嚴。又多未便。能否加增。恐難預定。不如仍歸葦蕩營照常經理採割。臣午夜思維。旣明知其有弊。自應極爲整頓。豈可畏難因循。使成痼疾。前兩次委員辦理。或因產草之地。尙未成柴。而又剋期催集。是以未能周匝。誠得任勞任怨。結實可倚之員。寬以時日。認真整理。或可改觀。因特委江甯鹽巡道朱爾廕。將蕩務利弊。詳細告知。令其駐蕩專司其事。又調曾任葦蕩守備之現任泰州營遊擊王福。署理葦蕩營參將。往來左右二營。相機調度。并遴委各員前赴左右營。分段稽查。先將蕩地清查定界。再視產柴之疏密。分爲上中下三則。圈圍一畝。採割柴束。以上牽下。估計大數。以類其餘。儘蕩搜採。樵兵不敷。添募民夫。如有灘棍把持。從重嚴辦。先據按則圈估。除正額之外。約計右營可增採一百九十餘萬束。左營可增採一百萬三千七百餘束。遂給發銀兩。飭令多集民夫。放寬工價。加緊採割。並添挖溝渠。便于出筏運送。以省夫力。自上年九月開採。至本年清明止。據報右營採得照例四渣成捆。長五六尺以上。堪適工用之柴。三百八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六束。左營採得照例四渣成捆。長四五六尺不等。堪適工用之柴。二百八十六萬三千七百五十束。照原估右營

又增採柴三十萬四千餘束。左營又增採三十二萬束。共六百七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六束。除額定正餘柴二百四十五萬四千八百束外。實增添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束。照定額多至一倍有餘。查十二年改定購料舫重價值。以三十七方半爲一堆。山海等廳。每堆銷銀一百四十四兩。外河揚河等廳。每堆銷銀一百六十七兩二錢。中河桃南桃北堰盱等廳。每堆銷銀一百八十九兩。蕩柴皆係分撥此數廳。牽算每堆作銀一百六十兩。計增採柴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束。應抵購料二千八百餘堆。值銀四十五萬餘兩。除發給刀本暨各員盤費薪水。並開挖門渠。津貼船兵水腳等項。約需銀九萬餘兩。與十四年用銀相等外。尙應餘銀三十五萬餘兩。而柴束之堅蠲通用。比之從前僅得額數。尙係茸細夾帶蒲草舫重不足。暗虧工用者。又不曾增至倍蓰。溯查成案。前任河臣嵇曾筠白鍾山。最稱辦蕩能手。亦不過得人除弊。並非別有奇策。臣遠師其意。委員妥辦。故亦能見效。而葦柴之較前滋生日廣。地利可收。亦堪深信。伏查邇年以來。南河用料浩繁。價值增長。得此葦柴。分交各廳收用。多一堆之柴。即可少購一堆之料。節帑濟工。莫善于此。第此次之辦理。非比泛常。若必年年另派道府大員。駐蕩照辦。甚爲費力。且恐調遣紛更。顧此失彼。自應另定章程。使後人易于循行。諸弊不禁自除。柴束總可照本年有增無減。方爲永遠有益。已飭令悉心妥議。再行條列具奏。恭請訓示遵行。永爲法守。再查右營葦柴。係由黃河裝運。現已陸續運工。其左營柴束。向由鹽河裝運。因上年減增漫溢。河身間段淤墊。舟楫不通。必須重加挑浚。業已委員勘估。咨明鹽臣歸商捐辦。仍將近蕩河與鹽務無涉者。歸河工挑辦。使鹽運不致稽遲。柴束亦可趕運。以濟工需。合併陳明。

此案章程後經屢定。今存創始一疏。以見崖略。

議州縣河員分辦工料疏 雍正二年

河南布政使田文鏡

八月初五日。據撫臣石文焯河臣嵇曾筠。將河工免調州縣之會稿。發與臣閱看。內稱沿河十四州縣。離工甚近。往返料理。勢易兼顧。況募夫辦料之外。又有河汛各員。協力幫修。本地方刑名錢穀諸事。自可依限完結。不致遲誤。嗣後非猝遇危險緊工。若附近印官。免其調遣。永以爲例可也。但臣伏思。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河員專理河務。州縣專理庶政。原毋容牽扯混雜。況特設副總河董司其事。又添設河道河員。暨武弁目兵。分修防護。而辦料雇夫。又動用正項錢糧。按時給發。且今歲大工一過。嗣後不過年年歲修搶修而已。更不必再責之州縣。爲之經營調度也。乃不謂豫省之河工。辦料雇夫。以及承修興築。俱屬州縣。而河廳河員。反不過從中支驗。往來稽查。至於三年保固無虞。河員得以循例議敘。州縣則又置之局外。倘一有疎失。河員固不能免過。州縣一并干嚴處。是利則河員獨享。害則州縣共被。在州縣亦何樂有此河員也。且臣查州縣之在河工。不特河廳各員。得以借查丈隄工名色。魚肉州縣。即一切管河州同縣丞等官。亦無不向州縣需索。至於辦置物料。運赴河工。必須講究。然後秤收。所以年來州縣。無不因河工賠累。致虧庫項。今河臣嵇曾筠會稿內。辦料募夫。其意仍欲責之州縣。夫州縣之不能越境辦募者。其勢也。既不能越境辦募。自不得不按照地畝門頭。派之里下。一經攤派。其中便有蠹役土棍。或受賄那易。李代桃殭。或勒價包攬。以一科十。州縣雖甚廉明。亦不能逐細查察。而官民已不勝其累矣。臣復再四籌畫。今歲年登大有。物料易得。而農忙已過。雇夫亦易。莫如沿河十四州縣。與河官分辦物料。分築工程。如遇桃伏秋汛。以及萬一有事之時。仍令州縣協力防護。公同搶修。而閒時州縣。亦得稍有餘暇。經理民事。庶河工與縣務。兩不貽誤矣。

嚴釐河工積弊檄河南通志

賈漢復

中州之困於河工者已十餘年矣。荊隆之工甫竣。喘息未定。而又有清河集槐疙疸孟家埠口等處之隄工。繼而辦料徵夫。事非得已。小民力役。分所宜然。第河工之積弊多端。而地方之受累無窮。若不嚴加釐剔。小民之膏血幾何。可常資奸蠹之吮吸哉。查此時隄工。不過幫築高厚。及創建遙隄。原非決口塞流可比。況乎修築土方有丈尺。用夫有名數。報竣有定期。管河官若能上緊督察。依限完報。則亦何弊之有。祇因故意遲延。遂爾弊端叢生。譬如原派人夫百名。而著役者止七八十不等。其餘俱爲督工。官役與夫頭通同折肥。如一月可完之工。而延至數月。及領工食。未嘗增於原估。而督工之官役夫頭。仍按月索常例。包夫之奸棍。仍按月索私幫。工應築一月。而延至三四月。民應用一錢。而倍資四五錢。以致雜派溢於正供。在在剝膚剝肉。此其積弊一也。若夫砍梢之弊。殘害尤烈。計河工之所需。自柳之外。餘皆無用。今聞各夫下鄉。無論墳內門前榆柳槐楊。任意砍伐。卽桃杏果木。憑其摧折。毫無顧忌。既索酒食。吏索銀錢。民受其害。不敢申訴。此其積弊二也。官令各夫砍伐。當必有確數可稽。今則任人竊取。而官不之問也。損民間之物力。不能濟緊急之工程。及派里民運送。則曰某人應運某處柳梢。連腳與夫食。每束已不下五分。及運至工所。又有委員刁蹬。折數加收。必令攜貲行賄。私折乾沒。而後遂其谿壑。稍不如願。捐抑不收。車輛人畜。數日守候。此其積弊三也。至於派夫應役。歷來自有定規。按地均攤。民雖勞而無怨。其奈勢要豪強。種地數十頃。以及數百頃。抗不出夫。而州縣徇情。亦不敢派。致小民有地五畝。卽派夫一名。官旣無良。民徒飲泣。此其積弊四也。至夫役工食。自應按月發給。猶恐食用不敷。今聞有役過數月。不發一月之銀者。亦有轉發州縣。而毫無通不給散者。更有工房里老朋比作奸。領出官銀。私相

分肥。官有發銀之虛名。而民不得受領銀之實惠。此其積弊五也。種種陋習。概難縷指。弊絕風清。不無厚望於該道。爲此仰管道官吏。即將各處隄工。務要晝夜督築。刻期報竣。毋得仍踵前弊。致累小民。至在事員役及州縣印河等官。尤當洗滌肺腸。嚴行覺察。敢有故違。該道卽密揭本部院。以憑不時參處。法在必行。勉之慎之。

河工夫食料價議 治安文獻

淮河同知紀 元

某謏劣庸才。謬膺河防重寄。視事以來。恪守法紀。弗敢隕越。凡本署冗員。悉行裁革。唯有夫食料價二節。所關河工甚重。不敢不竭慮殫思。以求剔弊而興利。查夏鎮一年夫食銀八千四百餘兩。舊例州縣解廳。廳轉解夏鎮工部。就近發主簿給散各夫以外。唯有中河夫食銀八千六百餘兩。三險歲修料價。係本廳衙門經理。責無旁分者也。但法令廢弛已久。其間百弊叢生。閱士民之公呈。訪道途之輿論。誠有利于私而不利於公。便于奸棍猾吏而不便于民者。不得不早議變通。以圖實濟。先就料價一項言之。按往例子。每歲正月內。酌發庫銀。每州縣先給二百兩。催各里辦料。陸續完交。俟估計具題。用過料數若干。照定例價銀。撥發各州縣轉發里老。里老又分散花戶。往往有不肖官吏。視爲給還百姓之銀。以上賜下。不敢取盈。可以任意扣減。及入里老之手。又視爲百姓既捐之物。以規博賒。原直度外。可以借端開除。于是辦料之花戶。徒苦敲朴于前。並無實濟于後。飲恨吞聲。吳之取發。卽有仁惡各意。念及于此。然事無指實。何所據而加之懲創乎。官既有染指之私。法必不行于下。于是衙役勢豪。挾官肆惡。有本身原無柳料。而代包料斂者。有己身應納料銀。止報虛文。毫釐不納。不患河官里老不爲遮益彌縫者。有小民交料赴廠。而吏胥廠老。勒捐不收。橫索使費者。始因料價不給于民。後致柳價反累於官。上下朦朧。止圖苟且塞責。如此養癰遺害。勢必大患于河。河患而漕亦病矣。今與紳衿士民公

議。嗣後辦料。按照往例。于正月內。責令州縣。按里公派。使之完納。迨伏秋以後。通訂各州縣。實在完解柳料。若干。應領價。值若干。某照庫平印發。州縣以具印領。州縣將銀貯庫。不必分發里老。里老不必分給花戶。但照各里分完料數目。扣抵各里分末季錢糧。止給庫收。不見銀錢之黑白。扣者無所容。其扣而侵者。亦無所肆。其侵則下之。納于上者。秋毫皆入。正供上之。納于下者。錙銖悉沽。實惠而勢豪惡棍。見其無隙可乘。亦不復萌代包妄派之思矣。此納料抵糧之法。極便于民者也。若夫工食之槓弊。尤甚于料價。按夫一名。官給工食銀十兩八錢。因不足用。里下議出貼資。各縣照里均差。約出數十頃。派夫一名。出多者應夫。出少者貼資。此徐屬歷年定例也。但有出之人。非屬紳衿。即各衙門吏胥人役。本身不能應夫。勢必僱人替代。即百姓之少有身家者。亦然。是里下出夫之人。並非河上作工之人也。其間有名。雖僱人代役。而實無人上工者矣。有本身原無夫役。而以一。人而包充數夫者矣。州縣止送花名一冊。其事已完。真假替冒。何從詰辨。于是規避私逃等弊。不能免矣。是紙上之人。夫半屬虛名。而河干之修築全為故事也。至于給散夫食。舊例州縣解銀到廳。收貯徐庫。徐庫不敷。又領諸淮庫。先呈中河工部驗封。然後按季發之。河判河判分發夫頭。以及散夫。其中蠹役剋除。以及夫頭冒銷等弊。又倍于料價。甚至無夫之積棍。反受多金。而應役之貧民。纖毫無得者矣。今從長酌議。若照料價新規定。令印官扣抵錢糧之數。似屬安便。但此項銀兩。奉有給應河夫之旨。孰敢更張。是以不便抵還里遞。如仍前給放。又恐朝廷有惠窮夫不得親沾。再四籌畫。莫若求蠹臺出示申飭。此後解夫之日。嚴責印官。不得以花名虛冊塞責。必令詳開應值夫役。本戶何人。實係何人代役。註明各夫年貌。如有代包規避等弊。立拿本戶重懲。及按季放發夫食之時。仍令印官親同河判。照原冊按名給發。仍具公同放過領狀。並各夫領銀甘結。報

上開銷。倘有給放不實。與包夫規避等情。一經發覺。官卽題參。蠹役勢惡。立置嚴法。庶人夫方得實用。而雨露不致空施矣。

復張觀察論工料書

呂星垣

急工方舉。勢不得不用民力。旣憂河北民力之竭。又不能舍而之他。承不棄菲陋。俯賜咨詢。但事之便民者多。不便官。某言民之便。不便有司之爲已。猶可言也。言民之便。并害閣下之辦公。不可言也。乃閣下正以其久客閒觀。務使準見聞。陳一得毋已。請言便民無害閣下者。俟采焉。從古河患之興。無地可讓。則惟疏泄防堵兩策。此兩者名耗力。實耗財。夫相地勢高下。疏引河短長。惟丈尺有憑。故工程有準。至編麻葦下埽。累百千萬以抵金門。一遇風猛水掣。一掃而空。諸埽立走。例不准報銷。此其爲費。豈如引河丈尺之可程計哉。此而欲動帑給發。非特道庫不供。卽司部庫不足。夫朝廷設河工歲修例。以防未然。一旦水患。以民力衛民田。自古已然。非獨今也。所可恨者。河工一逢征料。吏胥因緣作奸。民死于水。尙不如死于料之慘也。頗聞往日之弊。實起在工收料之員。其浮收者收十作一。遂以浮收者折價。以致遠河州縣。不得不省運脚之跋涉。求折價之便宜。而近河員弁及駟僮商民。益乘料初出。賤價屯積。貴價居奇。致今墊水葦麻。一如納倉粟米。而州縣吏胥臧獲。因其收十抵一。遂累千百倍徵之。嘗聞料之徵也。始按畝。繼兼按廬。有一廬責一金者。窮民束手無措。往往鬻兒女償之。此等情形。閣下旣洞見其六七。故與朱觀察并心一力。振刷翦除。在一二公旣清其源矣。謂竟絕其流乎。未必也。何也。工一日不竣。料一日不能不徵。諸民勢有不得已者。今夫用民力衛民田。民知之甘之。卽用河北民力衛河南民田。民亦知之甘之。民所知之不甘。而力實有所不能者。竭民力而不歸于工。爲可痛耳。誠欲不徵

諸民不得欲預揭其應征之數以示諸民亦不得則盡於工興之初先動帑舉工迨工竣然後總計其數按則田以均之于征則以工員用工帑勢不得冒銷即冒銷而法有以裁之而州縣承征有定之餉銀自不比于橫派無稽之料價即或加色加耗法亦得以繩其後庶幾工不廢帑不缺而民力猶足供之是亦所謂便民不誤公者儻其留意又承示數月來盜賊繁興夫民饑民寒鋌而走險揆其致此良可惻然誠使復出廬之業貽婦子之聚免追呼之累雖購之爲盜賊不能得毋有無生之苦鑒於前無藝之征隨于後明知陷法姑嘗之以延月日之生命耶經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溝壑四方之傷保聚未能也仍憂盜賊四起此土不得云有人矣工竣始征即盜賊亦庶幾衰止重承垂問敢效其愚

河源圖說一

吳省蘭

案地理非圖不明大河源流自古人跡罕至漢書稱武帝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者已佚不可睹其圖之傳於今者篤什所述什僅得其四五陶宗儀之所纂又僅得篤什之四五近時歐羅巴人作坤輿圖說徧繪五大人州而紀黃河者僅寥寥數語豈非皆傳聞未確之故歟洪惟我朝版章式廓聖祖仁皇帝嘗肇命臣工攜挈儀器遍歷區域測量分數以極星出地高下定南北相距之數以中星偏東偏西定東西相望之實周天三百六十度當大地七萬二千里其中山川脈絡形勢燦陳繪畫具備我皇上德威遠邇準夷回部相繼蕩平拓地二萬餘里昔所詳諮博考而得者申命有司履循紮度繪入輿地全圖西濊東瀛廣輪絲外於是大河源流一曲一直披圖指點均可得其出某山行某地分某派合某支之實至有古書所未陳往圖所不載如伏流孔道阿勒坦真源者證以欽定輿圖瞭若指掌洵乎億萬禩之標準也顧繪輿圖者

必區分細目。而後可析其條理。亦必統括全形。而後可挈其綱維。禹貢九州。散敘諸流。而必以導山導水兩章。總敘其次第始末。卽是意也。大河源遠而流長。自蔥嶺和闐。以至於入秦隴邊境。所逕歷蓋數千里。其發源之山。支絡連綿。自岡底斯呢瑪伊斜五蔥嶺。亦袤延一二千里。中間山與山鈎帶。水與水貫通。山與水又互相經緯。既非僅繪一隅所可明。且山有斷續。水有伏見。形不屬而脈相屬者。尤必臚列全局。始顯末釐。然謹依欽定輿圖。自回部西南方流至鹽澤。由安西州入青海。抵河州。詳悉繪畫。上稽星度。下列土方。每方一度。相去百里。方向曲直。確切可據。豈爲考訂求詳核哉。蓋自康熙間。戡定西藏。聖祖仁皇帝諭謂岡底斯爲衆山水之根。其地與回部和闐相接。則崑崙正脈。先入版圖。雍正間。廓清西海。河源重發之區。盡歸列戍開屯之內。我皇上平定準噶爾。回部。疆理西域。一視侯甸。于是由蔥嶺和闐。伏羅布淖爾。重發阿勒坦。廓勒大荒以外。潛見不常之靈蹟。一一近在戶闥。披圖考地。而大聖人所以控西域。撫遐荒之形勢。亦畧具于斯矣。

河源圖說二

漢書及水經皆言河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蓋出蔥嶺者爲正源。出于闐者爲旁源。其形勢然也。西域山之極偏西者。莫大於蔥嶺。蓋山脈延亙。自僧格喀巴布山分支西焉。由齊齊克里克嶺。特拉克嶺。經喀什塔什嶺。和斯魯克嶺。而北折。經吉布察克三喀克善諸山。皆得以蔥嶺名之。自此東行爲天山正幹。山脈所入。其諸山之水。隨地而發。羣支散衍。總歸大河。其大源有二。喀什噶爾河發源最遠。葉爾羌河與和闐隣接。俱東行與和闐河會。源流廣大。視和闐數倍過之。蓋和闐兩岸地多沙磧。水或漚滲不流。而蔥嶺之水源委數千里。或分或合。不滲於沙。不隔於嶺。自古數河源者。必曰蔥嶺。以是故也。至蔥嶺西方所出諸水。或入於達里岡阿。鄂謨。或滙

於騰吉斯鄂謨。此則水經注所述入雷竊海諸水。皆以西海爲歸墟。而在葱嶺之外矣。和闐共六城。其哈拉哈什王隴哈什二城水。爲河水分見之源。行至厄格爾雅爾而合。東北行共千一百里。始會葱嶺諸山西來之水。其左右如都瓦城三珠城額里齊城塔克城諸水。自流自止。不顯與和闐河會。蓋沙磧間之。實亦和闐之旁源也。茲並遵 欽定輿圖繪列於右。

河源圖說三

西域北山。卽古天山。亦稱折羅漫山。東西六千里。中以此山爲北障。其南境水無不入大河者。今考蒲昌海以西所受北山之水。有四大源。最西爲阿爾蘇河。會烏什水南流。會於葱嶺和闐河交匯處。其一爲庫車河。四源合流。流至沙雅爾域。南入河水。其一瑪巴赫色爾庫爾水。自積不流。與河水相望。隔數十里。蓋伏流而入河水者也。其最東爲海都河。挾四源出衆山之口。潞爲淖爾。溢出南入大河。蓋古今山西麓水。山海經稱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於渤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爲河源。卽指斯水。蓋天山南麓約以四源。而海都河爲最盛。故山海經亦以河源稱之。所謂傳聞異詞。僅得其近似者也。惟我 皇朝天山南北。盡隸職方。諸水所經。皆有城郭。自烏什阿克蘇拜城賽喇木庫車哈喇沙爾至吉爾森呢木諸城。耕屯井牧。不殊內地。皆藉河水爲灌溉。故分合脈絡。一一可稽焉。由是滙于羅布淖爾。爲西域河水之總彙。計自葱嶺之東。嘉峪關之西。天山之陽。南山之陰。縱橫七八千里。稽其大勢。一涓一滴。咸於是滙。歸卽古之蒲昌海也。唐杜佑疑蒲昌海爲西域自行自止之水。不與積石河通。今考羅布淖爾。北近天山。南則東以沙磧諸峯。其西方爲大河衆源來處。東境又爲伏流來赴之水。合稽西域地勢。無有下於是者。故西域支流別派。亦無有不歸於是者。至於涉歷冬夏。不

減不盈。則以其沙道潛通。有洩有受。其蹟似異。而其故可以理推也。淖爾北倚天山支峯。南有魯齊圖達巴漢。其旁衆池駢列。爲圓池。爲方池。爲橢圓池。爲鄂爾溝海圖水。巴哈噶遜水。弩齊圖色欽水。錯居環繞。燦然亦如星宿。論者謂其肖形成象。與鄂敦他臘諸泉。祖孫一氣。信不誣也。水經注稱其洞湍電轉。爲隱淪之脈。可以證伏流矣。若夫羅布淖爾。東北路諸泉。爲托克三土爾番。闢展哈密諸地。水皆出天山南麓。或稱交河。或稱南湖。泉流散潏。自行自止。諸土依之。以爲聚落。伊古以來。未有言其歸向者。今以西域地勢考之。天山正脊。東出南折。以屬於安西。則其中也。蓄諸山勢。亦必西向。歸於羅布淖爾。特流沙間阻。千里水泉不流行于沙面。必貫輸于沙底。雖無顯然奔赴之蹟。要不容區而別之。於大河外也。蓋西域大勢四隆。中窪。羅布淖爾適當其窪處。羣水四面環歸。惟以東南方一隅。爲泄水之尾閭。今詳列而繪之。衆水不同。總以出天山南麓者爲斷。用以補往籍之未備焉。

河源圖說四

由羅布淖爾東南。伏流沙磧千餘里。重出爲阿勒坦郭勒之源。此則漸及于近世所稱之星宿海矣。蓋自北幹南幹分行。連山劃然中斷。諸沙委積。宏流潛伏。由羅布淖爾以至阿勒坦郭勒。重發之處。測其逕度。約一千五百里。若以伏流隨山曲折。東西激盪。當不止二千里而贏。其間諸泉仰發。不一而足。實大河伏流入阿勒坦郭勒之孔道也。爾雅載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今考回部河水所受經流支川。無慮千數。所謂渠并者。在西域已居大半矣。從來水潛地底。側出仰流。無不潏然澄清。獨阿勒坦郭勒噶達素齊老之水。伏流初見。輒作黃金色。因卽以黃金名之。豈非大河靈瀆。雖伏地千里。而仍不改其本性者乎。唐人始有柏海星

宿川之目。元人窮源至星宿海。皆未識阿勒坦眞源。惟我

朝疆理西極。殊域一家。命使窮源。自鄂敦他臘

而西。更三百里。歷古互今。所未能窮見者。於是乎大河眞源。昭然如發蒙焉。若元使窮河源。至鄂敦他臘而止。不知其西有阿勒坦之黃水。已爲失實。其尤舛者。以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指爲崑崙。自河源至崑崙。已行三十日程。河繞其三面。則是崑崙爲河所經由之地。而非源矣。我

皇上

燭幾鑑古。洞照如神。

披覽侍衛拉錫舊所具河源圖。貴德之西有三昆都倫河入河水。謂蒙古語以橫

爲昆都倫。河之橫者爲昆都倫。山之橫者亦爲昆都倫。彼昆都倫以橫山延互得名。說者不察。遂以三河之名。附會而誤。復讀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文。正大雪山之非崑崙。而證明其爲禹貢之積石山。山川道理。形勢

方向。昭然明晰。無可置疑。西域自漢武帝時通於中國。張騫始發其端。厥後開置四郡。設都護。輪臺渠。犂皆置。山卒則大河所注。咸在節制之中。班史言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河水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圖。東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其言信而有徵。自唐以來。誤指西河境山爲昆侖。反詆史記漢書所稱西域河道爲非。是則舛謬甚矣。禹貢導河自積石。言治水施功之始。非謂河源。山海經水經注。沿河源重發於積石。則舉青海境大山以包舉諸地。言積石而星宿海亦在其中也。積石山。今之阿木奈瑪勒。占木遜阿林。山形蟠屈數百里。巍峩高聳。爲通境之望。其山脈自祁連山南出。迤邐而東。爲托灰哈達。阿林巴哈圖爾根。阿林哈爾吉布達。巴漢諸山。隨處異名。其實皆積石之一體也。大河自西方流。繞其南。合三昆都倫河。折而北。而轉西。繞其東北境。與庫庫淖爾相望。蓋環積石三面。一千三百餘里。大河自此東北折。山溫泉邊入貴德堡。衆流漸濁。復其本性。蓋自昆侖正源。青海重源。再伏再見。至此始名黃河焉。若夫青海在

大○雪○山○之○北○肅○州○安○西○州○之○南○旁○列○羣○峯○中○環○巨○浸○周○圍○千○餘○里○其○水○不○與○西○域○通○亦○不○流○注○河○水○然○西○北○一○隅○正○與○哈○拉○淖○爾○諸○水○如○衣○馬○爾○山○長○馬○山○諸○源○隣○接○其○西○南○一○隅○阿○穆○呢○色○爾○沁○地○與○河○水○東○折○之○處○相○望○纔○數○十○里○是○又○大○河○旁○源○瀦○流○不○洩○者○也○蓋○交○流○總○匯○於○羅○布○淖○爾○積○石○重○源○又○旁○瀦○於○是○地○既○與○河○源○隣○接○則○與○西○北○流○出○之○居○延○海○休○屠○澤○諸○水○隔○絕○河○水○者○迥○乎○不○同○故○亦○並○圖○之○以○明○同○源○異○見○之○踪○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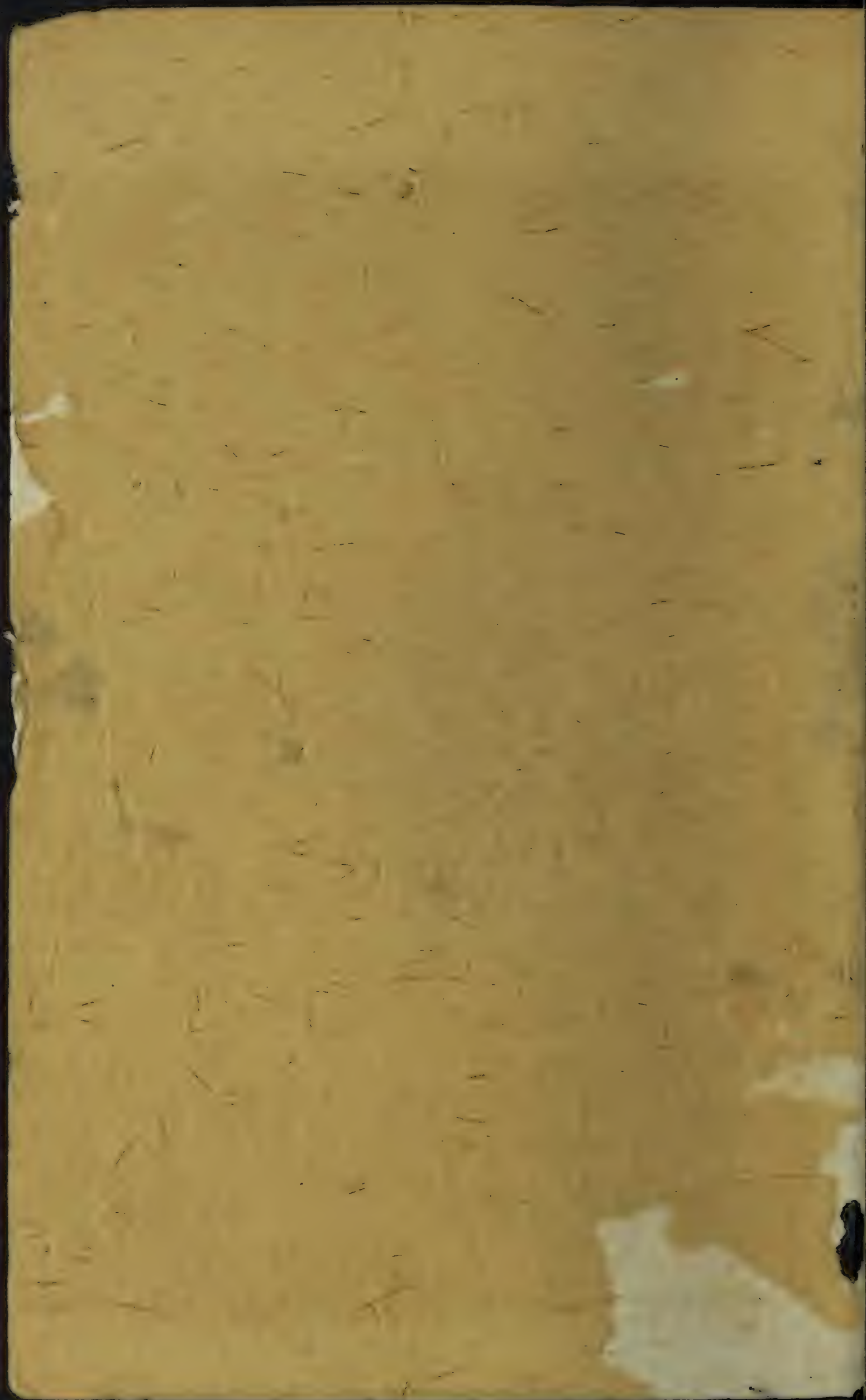
說河源者始于史漢至 本朝而大明附錄之以見靈瀆出沒性本不常止可因勢利導未可人力矯強也

請修河渠志狀

陸 燿

竊某樛昧寡學暗於時務顧自以爲運道河防國計攸資宜盡心力以圖報稱履任以來一切恪稟憲裁遵循罔後兼以屬官效命羣策畢舉凡修濬收蓄之宜庶幾獲免咎戾惟念黃運兩河有每歲經營之跡無百年不變之形昔人所編河渠諸書止就彼時事勢而言閱歷年歲遂多岐異不及今釐爲一書則後人考鏡無資前蒙俯俞末論特派員分修期於閱歲竟功昭然大備乃自奉諭之後躊躇彌月莫敢先發一議蓋其難於措手大略有三一黃河遷徙前古多在豫東直隸之境今日要害乃在江南淮徐之地河東所轄開歸二道在黃河腰脊之間止敍一節則全體不完若備首尾必先移取南河案牘一運河自浙江仁和起至直隸通州止如遼葉方恒全河備考之例止載山東運河則斬文襄開濬皂河中河之大功竟不見於此書深爲缺典若欲全載則直隸江浙三省之案牘又須全行移取一止纂河東所轄河道既不成書如移取各處案卷齊全則須費十數人之力繙閱逾時揆順年月先定長編然後考訂增減刪煩就約桌飯紙張需費不少鄰省無事於此焉肯依助必須河東所屬內酌籌款項一時經費恐亦難得有此三難是以因循莫應然以明公聰明卓犖之才膺

一國家舟楫股肱之任。勳名事業。豈讓前賢。及今不爲。實爲可惜。查全河備考。成於康熙十九年。治河方略。雖刻於近時。亦係康熙二十八九年之事。行水金鑑。載至康熙六十年而止。自雍正以來。黃流之決塞。運道之變更。聞壩之廢置。泉流之通塞。官師之增并。錢糧之盈絀。兩朝訓諭。諸臣奏疏。無一不當及時追錄者。伏望指揮幕屬。集議興。毋俾觀望。退縮。坐廢時日。此書若成。上可以備國史之掌故。下可以資後人之攷鑒。政事文章。一舉兩得。某幸得備員大賢之宇下。不勝至願。



皇

百九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四目錄

工政十運河上

覆奏江南運河情形疏

練湖考

請修練湖閘隄啟

練湖善後章程啟

漕船由丹徒閘出江疏

論丹徒新河避淤濟運書

丹徒橫閘改建議

書總河齊公覆奏淮揚運河劄子後

濬隋河故道通漕議

邳宿運河宜增二閘疏

塞運口說

防河保運議 山東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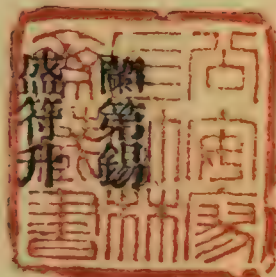
保運說 山東通志

運河灣曲說 山東通志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一百四

目錄



黎世序

黎世序

陶澍

陶澍

陸獻

李紱

周震

阮元

彭伯行

請濬泉渠狀

請停設安山湖水櫃疏

民田侵占水櫃議

細微湖蓄水過多書

陸燿

岳濬

鄭元慶

黎世序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四

工政十 運河上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覆奏江南運河情形疏 乾隆五十年

蘭第錫

竊臣等奉

上諭據管幹珍奏查催漕船往來河干諸湖堤堰閘座涵洞具存或湖深而支河不通或湖中

存水不多亦有竟至淤涸者若不及時經理脈絡漸不疏通恐支河不能達湖以致不能入運萬一明年雨少則更無濟運之方雨多則無容水之地所患又非止漕運一事等語所奏甚爲近理黃河以南之運河恃洪澤湖匯淮抵黃以濟運而射陽汜光驍社邵伯諸湖之水匯之黃河以北之運河恃駱馬湖以爲潴蓄而臺莊閘內諸泉及河成三閘上下蒙沂汶尾諸水匯之向來俱藉以利漕濟運至於大江以南運河則恃江潮往來吐納及太湖以爲潴蓄而練河東西洑洮漏諸水爭流分注匯爲長渠故南北運河數千里漕艘商船均資浮送今諸湖堤堰閘座具存而支河往往不通湖水竟有淤涸非僅一年雨少所致若任其年復一年脈絡漸不疏通是雨少之年既不能由支達湖以濟運而雨多之年則又湖底淤高支河閉塞難免泛濫於漕運民田大有關礙將此傳諭薩載李奉翰蘭第錫明興知之並著將如何勘估籌辦之處據實覆奏欽此伏查江南運河自山東交界之黃林莊起至蘇州計程千有餘里中隔黃河大江上下運河分爲三道其由支達幹由湖入河情形不同節宣各異如黃河以北之邳宿運河長三百八十餘里雖恃駱馬湖爲潴蓄而該湖在宿遷之西北承受東省蒙沂白馬諸河之水由皂河迤下之王柳二閘入運祇能濟運河之下截其自宿遷以上總以東省微山湖來源爲正支本年因臺莊以至河成三閘一帶水小不足運行臣等不得已將蘇家山水線河開放引黃

由靳家河等處濟運。實屬一時權宜之計。原非河工正辦。水過不免沙停。已飭道廳乘此回空漕船未至。測量淤淺。疏濬深通。並將蒙沂諸水之在駱馬湖以上。由廬口壩徐塘口沙家河入運各處。卽爲堵閉收蓄。使來源由隅頭湖而歸駱馬湖。並將尾閘五壩堅閉不開。以爲蓄蓄濟運之資。該湖儘有容水之地。支河亦屬通暢。惟患來源之減小。無虞脈絡之不通。此諸河以北運河之情形也。其黃河以南之淮揚運河。自運口起至瓜州。長三百四十餘里。地形北高南下。專藉洪澤湖爲來源。向慮水大不患水小。如今歲洪湖未曾發水。實爲多年未有之事。運河西岸之寶應。汜光。高郵。邵伯諸湖。皆承受本地雨水。並洪澤盛漲。由山盱五壩分洩之水。滙歸於湖。各湖遇水大之年。由西岸二十四港口入運。從東岸南關五里車邏昭關等壩洩入下河。湖蕩歸海。近年仰蒙睿謨廣運。如遇洪湖盛漲。悉由清口東注山盱五壩。節宣有制。高寶諸湖水勢甚小。東岸之南關車邏等壩堅閉不開。下河民田永無水患。西岸通湖各港。因河高於湖。俱經堵閉。亦不使運河之水分洩入湖。惟邵伯迤下湖高於河。湖水由西岸以內通湖之二河鰍魚各港入運。分注金灣六閘等處。歸江東岸。則下河一帶形如釜底。當藉運河之水。由各閘洞分洩下注。灌漑民田。所有兩岸閘座涵洞。外高內窪。皆以備運河之分洩。並不藉支港而入運。總因本年雨澤稀少。處處湖河水小。多藉長河之水分潤。以致運道淺滯。非湖深而支河不通。亦非湖淺而容納無地。此淮揚一帶運河祇有分洩之路。並不藉旁湖支港濟運之情形也。至於大江以南之運河。則恃江潮爲吐納。以太湖爲來源。自鎮江以至蘇州。兩岸支河汊港本多。然支港之深淺。亦與運道相平。高下不甚懸殊。本年因太湖來源不旺。江潮亦小。夏秋之間。兩岸民田車水灌漑。晝夜不停。以致運河水勢日淺。而無錫陽湖交界之伍牧落社一帶。地勢稍高。水落更覺露淺。約長四千丈。應行挑挖。臣等與撫臣閔

鶚元派員勘估。並督令該地方官。剋期興工。趕緊挑濬。一律深通。以便商賈往來。並空重糧船行走。此外如練湖。汎洮諸水。凡有幹支可通。應行疏治。可以導引入運者。俱在勘籌辦理。此又大江南運河之情形也。統俟各道委員勘覆到日。臣等再與撫臣將籌辦事宜。分別奏請。訓示。

練湖考

盛符升

丹陽之有練湖。去城西北百步而近。卽所稱月塘。亦稱練塘者也。宋文帝曾幸其地。名爲勝景湖。宋武帝有游曲阿後湖詩。不知當日所云驚瀾曠津。與今日之沮洳灌莽。果何如也。自晉唐迄今。廢興不一。要而論之。用之之法有三。一曰灌田。一曰濟運。一曰半以灌田。半以濟運。如晉之陳敏。過馬林溪。引長山八十四汊之水。以溉雲陽。周回築塘。由張堰至龍頭岡。約四十里。得田一萬三千畝有奇。至唐而居民築一橫塘。截十四里分上下二湖。取下地作田。設斗門者四。永泰初。刺史韋損復修其利。廣爲八十里。民皆刻石頌德。而李華爲之序曰。旱則放潦。則蓄此專以灌田者也。自唐轉運使劉晏以橫塘壅礙。雨霖泛溢。南注金壇等縣。常被淹沒。有障水爲湖。洩水注河之議。而湖禁以興。南唐昇元初。縣令呂延貞。增修斗門。偃爲土堰。會河道旱竭。賴以通濟。遠近稱之。至宋而設斗門五。石礎六。函口十三。凡民間占塞及盜決河水者。如擅殺人律。至元而設湖兵百。提領二。專司啟閉。至明而建三閘。上閘之高。湖心者三尺。中閘之低。上閘者二尺。下閘又低二尺。設巡司事董之。因著在漕單。有歲修之令。此專以濟運者也。然前代之湖禁嚴矣。如元臣翟思忠曰。春淫夏亢。涸之洩之。官漕民田。悉得灌溉。陳膺曰。大旱不減。大澇不溢。可溉而田。可運而河。未嘗盡廢民田也。明郭思極曰。夏秋則屏水溉田。冬春則放水濟運。林思訓曰。田之在上湖者。如魏家莊爲公莊田。傍隄高岡。無礙水利。在下湖者。如道人墩一園。

離水十丈有餘。不須攤革。亦未嘗盡廢民田也。此灌田濟運兩利兼存之說也。因得取而遙計之。凡湖之水有源。而練湖無源。以長山諸汊之水。無所自出。不過天雨時行。山水奔注。來不可禦。去不可留也。凡湖之中可航。而練湖無航。以其形勢本高淺而易竭。非若洮滬諸湖。常爲水滙也。凡湖皆蓄以天然。而練湖獨成於人力。自長山以達辰溪。入上湖。入下湖。無不束以隄。復就湖之埂。爲閘爲碇。環湖之隄。爲函爲洞。節以高低。時其蓄洩。非有深溝大壑。長流不匱者也。試就昔人之議濟運者言之。每曰冬春。然冬春之月。河水皆枯。此湖早已淺涸。何從得其灌注耶。其言湖水一寸。河水一尺者。特於夏秋久旱。霖潦適盈之際。僅見之耳。更就昔人之議治湖者言之。每曰旱不減。潦不溢。然如庚申之秋。久雨泛漲。蘇松尙未全涂。而毘陵高阜之區。先成巨壑。無不咎此湖之水。奔溢爲害。則所爲旱放而潦蓄者。其法又安在耶。況運道流通。全藉京江一水。濁潮日至。歲多壅積。大挑撈淺。總須力役。不聞以此湖之濟。可代民勞。較之山左用諸湖爲水櫃者。其功非可同日語也。然則修而治之。其說安在。竊以爲一則高低之地勢。宜因就其高者。圍之塍之。就其低者。濬之疏之。則小爲溝洫。大爲陂塘。何一非蓄水之地。水得所蓄。而可引之以灌田。即可洩之以濟運。無二法也。二則上下之節宣。宜辨上湖爲諸汊之水所由來。勢如建瓴。不能蓄者。貴蓄之使蓄。下湖爲諸河之水所由去。每憂衝決。易于洩者。貴洩之有時。昔人爲減水閘。界上下之中。高於湖心者六尺。未滿閘面而留。既滿閘面而去。此善法也。三則公私之責成。宜分。向來閘座之設。引二湖以達外河。備運道之盈涸。函竇之設。引二湖以注田間。防民田之旱澇。今豪民有私取函洞。各擅其利者。而有司或視閘碇爲緩圖。以致大水時至。多被崩衝。一決之餘。涸可立待。是當取在官在民者。各任其成毀。又當取時啟時閉者。峻立其防閑。昔陳膺有云。牢捍禦以防衝決。深濬導以治澇淤。多門

涵○以○備○蓄○洩○堅○木○石○以○俟○悠○久○四○者○其○不○易○之○定○論○乎○我○朝○之○初○湖○中○之○佃○爲○民○田○者○不○少○所○出○賦○稅○載○在○全○書○治○順○治○八○年○按○臣○秦○公○奏○申○湖○禁○三○十○年○來○遂○爲○棄○地○今○科○臣○張○公○鵬○特○以○懇○闕○上○請○其○間○經○書○便○宜○非○可○懸○論○而○推○本○晉○唐○遏○溪○溉○田○之○初○原○以○重○民○間○之○耕○作○顏○延○之○所○云○衍○漾○綠○疇○劉○長○卿○所○云○春○風○萬○頃○元○稹○所○云○提○攜○翁○孫○捧○戴○婦○姑○者○儼○然○有○雞○犬○桑○麻○之○盛○其○漕○政○之○歲○修○特○詳○于○宋○明○之○世○耳○特○爲○紀○古○今○之○沿革○以○俟○當○道○之○採○擇○焉○

請修練湖閘隄啟

黎世序

竊○查○卑○屬○徒○陽○運○河○上○自○江○口○下○至○丹○陽○綿○亙○一○百○四○十○餘○里○兩○岸○岡○陵○相○望○中○流○一○綫○河○渠○岸○高○河○狹○本○易○傾○卸○加○以○江○潮○往○來○潮○長○則○水○挾○泥○沙○而○進○潮○落○則○水○去○沙○停○故○一○歲○之○內○淤○積○日○多○是○以○糧○船○來○往○每○多○阻○滯○從○前○猶○三○年○再○浚○五○年○三○浚○自○糧○船○冬○兌○冬○開○遂○自○每○歲○挑○挖○習○以○爲○常○然○挑○河○之○役○從○前○悉○藉○民○力○嗣○奉○上○諭○以○江○浙○二○省○之○漕○不○忍○獨○累○徒○陽○二○邑○之○民○改○爲○歸○官○領○帑○承○辦○自○是○以○來○工○員○漸○臻○賠○累○視○爲○畏○途○且○近○年○薪○米○昂○貴○僱○來○夫○役○日○給○薪○米○照○舊○給○發○是○以○每○次○小○挑○一○段○工○員○須○費○七○八○千○兩○不○等○以○此○陳○陳○相○因○鎮○郡○四○屬○賠○累○日○重○卑○府○於○上○年○十○二○月○履○任○卽○值○督○挑○運○河○之○時○往○來○工○次○目○睹○情○形○亟○思○籌○畫○變○通○以○期○妥○善○因○卽○採○訪○輿○論○檢○查○誌○乘○所○載○昔○年○濟○運○專○賴○閘○座○啟○閉○收○蓄○江○潮○並○有○丹○陽○練○湖○蓄○水○濟○運○是○湖○去○丹○陽○縣○西○百○二○十○步○一○名○練○塘○又○名○曲○阿○後○湖○開○自○晉○時○陳○敏○其○湖○仰○受○長○山○驪○山○八○十○四○汊○之○水○由○西○而○東○匯○以○爲○湖○湖○有○上○下○兩○名○上○湖○高○於○下○湖○下○湖○高○於○運○河○前○人○於○上○湖○之○東○建○石○閘○四○使○上○湖○之○水○以○次○達○於○下○湖○又○於○下○湖○之○東○建○石○閘○四○以○爲○關○鍵○使○以○次○達○於○運○河○由○是○運○河○南○有○奔○牛○閘○呂○城○閘○北○有○南○門○閘○西○

門閘使一帶河流南不直下於蘇常北不直出於大江。凡遇秋夏水發。則閉湖閘蓄水。使無旁溢。冬春水涸。下閉奔牛呂城閘。使無下瀉。其江口之西南二閘。潮來則啟板進潮。潮落則下板蓄水。如有不足。則啟湖閘放水入河。以濟運。此昔年修湖築閘蓄水之成法也。其湖之西。又有涵洞十二處。以時灌漑民田。故志載涵洞。以時啟閉。民田之旱澇無虞。閘座以時啟閉。運河之蓄洩有備。湖記有云。湖水放一寸。運河增一尺。每年春初。水利官巡修湖隄。以防衝決。每年八月。遣員巡視。如有侵佔墾田及蓄水不多者。據實參呈。春冬則啟閘濟運。夏秋則啟涵灌田。民有盜決湖隄者。罪比殺人。制度精詳。極爲周密。歷代以來。載在郡省各志。及行水金鑑。湖歌敘一書。凡前人奏議所及。無不備載。明季湖禁漸弛。至順治九年。經巡按秦世植奏明開復。撰文作記。康熙十三年。前撫院馬題請續修。至康熙十九年。丹徒鄉宦張鵬官給事中。遂有廢湖墾田之議。經前巡撫慕詩將上練湖高阜之處。分撥一千餘畝。給安插京口投誠之人墾種。餘聽徒陽二縣之民上價開墾。自是上練湖全廢。下湖亦被附近居民開墾。湖田七千餘畝。山水不歸練湖。由馬陵一帶四處漫溢。糧田動受淹浸。及至多年。湖水正額糧田。反失灌漑。康熙四十七年。經前巡撫于題請下湖仍畱蓄水。將報墾田畝地丁銀五百五十三兩。漕米二百七十九石。在於湖旁民田各戶攤徵。而濱湖之民。以灌漑有資。欣然樂從。奉旨俞允。勒石府縣衙署。永久遵奉在案。此上練湖業已墾田。不能開復。下練湖仍畱蓄水。未經私墾之原委也。卑府前於道經丹陽之便。躬親查勘。卽有該處涵長及居民人等迎投呈懇修復湖閘。並呈練湖歌敘一書。卑府當卽存畱查閱。並帶同涵長居民周歷查勘。勘得下練湖緊靠運河。湖底高於運河底一丈有餘。周圍三十餘里。其南面湖隄約高六七尺不等。列涵洞四。埂外資湖水灌田者四十餘村。其西面湖隄約高四五六七尺不等。列涵洞六。

又有戽水缺口一二處。隄外資湖水灌田者五十餘村。其北面上湖。業爲陞科熟田。毋庸再勘。兩湖交界之處。有埂一條。上有倒敗廢閘三座。乃上湖水達於下湖之故跡也。上湖旣已成田。此三閘久已無用。廢石亦多。爲居民搬取。尙有存者。其東北面並無涵洞。止有長埂一條。上列缺口四五處。埂外資湖水灌田者。惟張官渡一村。由東面南湖埂連於運河之隄。排列四閘。其第一閘久已沖廢。片石無存。第二閘尙有碎石。居民利於蓄水。每年以土壅塞閘口。水大並土亦沖入運河。丹陽縣一帶運河之淤。大率爲此。其第三閘閘牆尙整。惟底板沖壞一半。其第四閘全然完整。卑府當帶該縣石匠胡成芳。眼同估計。議拆上練湖三座廢閘之石。運修下練湖頭二三閘。足敷八分之用。仍須添補二分。並一切夫工灰料。共估須銀四千三百餘兩。該匠情願包做保固。並據涵長居民。僉稱各村之田。皆資湖水灌溉。每歲私自按田派夫修築。每田一畝。出夫一名。工作二日。以此計算。湖之西南二面。計田四萬餘畝。派夫四萬餘名。可得八萬工。若得官爲修閘。水有所蓄。民間派夫修隄。倍加踴躍。情願自出已力。添築隄岸。官爲立定成式。無煩更籌經費。各等語。卑府又委府經歷李培勳。循查水源來路。竟至長驪二山。見各處溝澮通連。尙無阻滯。卑府伏查運河舊制。前人於各處設立閘座。原係以時汲納江潮。收蓄濟運。又有練湖蓄水。勢如建瓴。以時接濟。故從前運河。無每歲興挑之事。茲運河除橫越二閘下板蓄水外。餘皆板片無存。久失啟閉。故江湖往來。任其去留。是以毫無操縱。加以練湖閘座失修。水大則一瀉無餘。水退則全行乾涸。不惟運河毫無倚賴。卽湖外數萬畝民田。亦失灌溉。茲該處居民。情願自築湖堤。所有閘座。又經勘估。止須銀四千餘兩。此川費少而獲益多。爲勞暫而爲利久也。本前人之成法。歷代奏達文案。班班可考。檢核河渠各書。及府省各志。均皆載明。斷非無稽之言。惟是事關漕運。卑府原不敢輕爲置議。謂修濬練湖。

卽毋庸挑淤運河。第丹陽形勢。地土最高。山水驟發。而無所蓄藏。下游一帶。動受淹浸。倘稍經乾旱。湖外數萬畝民田。坐成枯槁。就民田水利而論。亦爲應辦之事。斷非糜費無益之舉。若湖隄修成。而運河閘座。亦各按照程式。置板啟閉。則試行一二年。似於運河未必無裨。倘已有成效。再行咨達。將運河間歲停挑一次。不獨鎮屬四縣積困稍蘇。卽全省官僚。均輕賠累。至所須經費。不過四千餘兩。查卑府府庫。現有存貯柴租銀兩。係從來不報部開欸。惟歷任各府流交有案。卑府管見。應請卽於此項柴租內。動用銀四千兩。卽行動土修築。將來於卑府及丹陽縣養廉內。分作四年扣還歸欸。既不開銷公項。兼能俯順輿情。似於民生漕務。均爲有益。如蒙俯允。卑府卽行出示曉諭。並卽委妥員經理。

練湖善後章程啟

黎世序

丹陽縣下練湖。仰受長山驪山八十四溪之水。舊有石閘四座。蓄水濟運。又有涵洞十處。以時灌溉民田。惟緣頭二三閘。年久冲廢。湖水不能收蓄。於運道民田。均有妨礙。卑府於上年親詣查勘。議請修復。嗣經督同委員。確估所需工料銀兩。在於府庫存貯柴租銀內。動墊。仍由卑府及丹陽縣養廉內。分作四年扣還歸欸。其湖隄埂岸。並據該處涵長居民。自行按年出夫修築。當將辦理情形。通稟在案。卑府隨一面出示曉諭。一面委員會縣督率。飭選石匠領辦。自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開工。至今陸續動給銀兩。飭令購齊料物。集匠趕修。現據稟報。隄身閘座。俱已完工。除再親赴勘驗。收工另行稟報外。伏念練湖閘座。俱經修復。既蓄洩之有資。尤善後之宜急。必須預籌定案。冀垂久遠。茲卑府悉心查察。閘座既設。而絞關閘板繩索及僱募閘夫等項。在在均應設備。所有絞關繩索閘板。今估需工料銀四百餘兩。查原估工料銀四千三百六十八兩零內。該石匠擇節辦理。

原估銀數。係河平九折給發。儘足敷用。計有節省河平銀七百四十四兩零。現將閘板繩索各項需用銀兩。卽將前項扣存銀內照數動給。業已購辦齊全。毋庸另行籌款。以歸簡易。至各閘不能不撥夫防守。以時啓閉。而杜偷盜。而人夫棲止房屋。亦當添估。擇地安設。擬於節省項下將動用剩餘之項給發蓋造。統俟事竣。造具實用細冊報銷。此外閘夫應支常年工食。卑府查下練湖魚草出息。歲收銀六十五兩零。係留抵修閘公用之款。今閘座既已捐修完整。此項銀兩。可以就款開支。現擬四閘設夫六名。每名歲給工食銀八兩。共銀四十八兩。卽在湖息項下動支。其餘仍留抵閘座並閘板等項歲修經費貼補之需。如有不敷。該縣又有普生莊利息一欸。在內添補支銷。似以公濟。公均無窒礙。其餘一切善後事宜。謹抒管見。爲憲臺陳之。

一練湖既修。閘座涵洞啟閉之法。宜委員照管。以專責成也。查練湖四閘。現已告成。其關耳板片繩索橋板。業經卑府給價置備齊全。以便蓄洩湖水。救田濟運。其每年春夏桃伏兩汛。時雨連綿。各處山水匯注。應令專管委員。沿隄察看。如水勢過盛。欲漫隄埂。卽勘明啟板。酌量洩水。以免漫溢之患。一交秋後。農田無須放水之時。卽將閘座涵洞嚴行封閉。以備冬春糧船來往。放水濟運。如遇亢旱之年。僅存湖心底水。不能由閘放出。卽從較低之頭二兩涵。引水由支河王公閘新河閘放出。以達運河。該二閘現經該處農民自行修整。毋庸官辦。所有練湖事宜。查向係丹陽主簿經管。嗣練湖失修。該主簿移住珥陵地方。未免離湖窻遠。查該縣縣丞亦係河缺。駐紮城內。照管較易。應請將練湖四閘及一切事宜。歸該縣丞照管。以專責成。倘該員玩不經心。任人盜放。或啟閉失宜。卽將該員量予懲警。並請咨明河憲。將該員免其派調別差。倘必須差委之處。仍由府委員暫時代理。

一各閘宜設閘夫防守並給房棲址也。查四閘擬共設閘夫六名。每名每年酌給工食銀八兩。共銀四十八兩。在於練湖魚草出息內開銷。按季由縣支給。仍於頭閘三閘兩處各建瓦房二間。令其棲息。日夜看守。如屆啓閉下板之時。仍令積聚一處。通力合作。其閘夫卽飭涵長公舉誠實之人承充。倘該閘夫懶惰偷安。啟閉不能如法。或守看疏懈。致有偷放。俱由該委員隨時懲警查報。

一運河閘座亦宜一體置板以備冬令蓄水濟運也。查運河舊制。自練湖而上。至江口一帶。則有丹徒之西門閘。南門閘。相爲表裏。自練湖而下。則有呂城閘。奔牛閘。相爲表裏。原以啟放湖水。使其南不直瀉於蘇常。北不直出於大江。又恐啟閉過船之時。水隨船去。是以必須表裏重閘。一啟一閉。庶湖水不至盡洩。今湖旣修成。於冬春糧船喫緊之際。自應悉照舊章辦理。第丹徒之西門南門二閘。現已修整置板。應請飭令丹徒縣主簿專管。所有呂城閘殘缺無多。現已估修。添備閘板。惟該閘久無閘夫。應請增添閘夫四名。每名每年給銀八兩。共給銀三十二兩。亦請在於練湖魚草租息項下開銷。如有不敷。卽在曹生莊租息項下添補。該閘卽交呂城司巡檢就近照管。惟奔牛一閘。在呂城下游十八里武進縣地界。係常州府所轄。應請飭令常州府籌款添設閘板。設立閘夫。籌給工食。卽責令奔牛司巡檢就近照管。如此。則湖河全復古制。開放湖水。似於運道有益。一湖水應立志椿以杜偷放也。查練湖四閘。原備宣洩濟運。涵洞爲農民引水灌溉田禾。舊設涵長十三人。係民間自行選舉。如遇農田需水之時。自應儘其啟涵灌溉。惟秋成以後。卽無須沾用水利。便應瀦蓄充盈。以備濟運。但湖中魚草出息。向係徵之魚戶。而魚戶利於水淺。以便捕撈。卽不無偷放湖水之弊。卑府現於湖心亭之旁。豎立石柱。刊刻尺寸。以爲志椿。農事畢後。管湖官量驗水深尺寸申報。卽取涵長漁戶不敢偷放切結備

案。庶湖中積水尺寸。瞭若指掌。兼杜偷盜湖水之弊。

一。開板繩索。宜預籌歲修經費也。查開板常年堵截湖水。而繩索日夜暴露。風雨摧殘。均易損壞。必須按年修換。所有更換木料夫工繩索。並開夫住房日後修補。亦請於餘存湖息及普生莊租息項下動用。據實造冊報銷。至各開座現俱新修。取具保固。但數十年之後。亦須每歲粘補殘缺。或臨時委驗。亦於普生莊租息內詳明動用。

一。上湖隄埂。宜一體加築。並嚴禁盜放湖水也。查下湖周圍隄岸。已由湖民照依舊制加培。其相連上湖之隄埂。凡過水處所設堵禦弗慎。不加築隄岸。恐下湖蓄水稍多。必致漫淹上湖田畝。是上湖與下湖接連處所。並溝澮經由之處。均宜一體加築隄岸。以免湖水上漫。卑府現已出示。一體加修。現在業已逐漸加補。第恐上湖居民懶費人工。或見下湖蓄水稍多。恐致上溢。竟有黑夜盜放者。亦不可不防其漸。應責成地保涵長開夫人等不時巡防。方爲切近。每年山水初發之後。由地保隨時查報。如需加土培禦。即便督率附近湖民。各照坐落口疇。按段培土堅厚。以防漫溢。

漕船由丹徒開出江疏道光六年

蘇巡撫陶澍

臣查徒陽運河水無來源。歲仗挑浚。以引江湖。然挑浚止能及於河底。而江水之起落無常。一遇西風。或雨水稀少。卽不免陡落。或一二日落至數尺。雖挑挖深通。而亦無潮可入。是以向來漕船經過。必俟春深水發。始能暢行。本年因湖河水勢難定。欽奉 諭旨。明年新漕四月內掃數抵壩。以便及早渡黃。是江浙漕船尤須節節催早。與往年行走情形迥不相同。現經臣嚴飭各工員趕緊挑浚寬深。並將著名古淺之豬婆灘。別行籌款。

雇夫挑深至二丈有餘。淤泥軟沙爲之一罄。漕船諒可無阻。惟開行須早。潮水難恃。萬一淺滯。不得不預切綢繆。查明代漕船。由武進縣之孟瀆河入江。逆流而上。經黃牛山。圖山。門過焦山。以達瓜洲。嘉靖六年。始濬丹陽至京口諸處淤淺。令運船避孟瀆風濤之險。事載明代會典。足徵往時。漕船本可由江直上不專恃徒陽運河也。第從孟瀆沿江至瓜洲。計程百里而遙。且孟瀆已淤塞。刻難議復。臣往來丹徒境內。見有橫閘越閘。均係由運河通江之路。民商船筏出入甚便。其地在焦山南岸稍東數里。較孟瀆達瓜洲舊路。約近十之七八。橫閘視越閘尤近。若漕船從此出江。用紅船引帶過焦山。抵瓜洲口。不過三十餘里。半日可到。查前此嘉慶二十四年冬間。因潮小阻滯。漕艘未能歸次。曾將浙江空船不入京口。逕從橫閘試行。議者紛紛。以爲船遲焦山。旁多礁石。設有疏損。誰執其咎。遂將各船截回。其時先到之船業已過閘駛入運河。並無妨礙。可見橫閘出江。非不可行。實由人情之畏難而苟安也。臣思江廣漕船。由長江千數百里。始抵瓜洲。所過崖磯。如焦山者甚多。是江浙漕糧由閘出江。亦祇須設法防護。不必因地畏縮。至漕米經由江河損壞之事。亦所時有。自應照例辦理。惟事係預籌。必須奏明。庶免臨時觀望。所有來年漕船。仍由京口運行。原不必鯁鯁過計。儻或潮枯淺滯。臣卽當親詣江閘。相機籌辦。斷不敢稍涉輕疏。亦不敢坐視延誤。理合附片陳明。

論丹徒新河避淤濟運書

道光六年

江蘇巡撫陶澍

徒陽運河。連日西風。江潮不入。淺阻難行。沿河罾撈。本屬無益。惟有昔年巡漕時所製鐵簸箕。日來愈用愈精。竟大得其力。其法用鐵片作箕筐。便堅銳易於入土。用鐵片八九條。縱橫作箕底。使水去而沙留。箕尾用堅木柄。使人從船上持柄。將箕直插入水底。箕旁左右有鐵耳。用長纆二條繫之。數十人從岸上拽之。起每鐵箕四

隻○竟○可○出○土○一○方○較○之○斜○水○後○所○挑○乾○土○更○爲○得○力○蓋○載○土○既○多○反○借○水○勢○助○其○滑○溜○易○於○上○岸○亦○可○備○刮○淺○
一○法○也○橫○開○出○江○因○水○淺○不○能○而○漕○船○之○畏○焦○山○象○山○亦○特○甚○其○丁○舵○既○與○大○江○不○習○而○又○不○善○使○風○從○焦○山○
至○瓜○洲○尙○有○二○十○里○若○乘○東○風○而○上○未○抵○瓜○洲○而○風○轉○西○北○彼○卽○不○免○顛○觸○於○焦○象○二○山○之○間○由○其○技○劣○而○膽○
怯○也○惟○有○避○去○焦○象○二○山○另○開○一○河○從○橫○開○出○口○絳○挽○甘○至○露○寺○下○對○渡○瓜○洲○入○口○則○萬○無○一○失○矣○頃○登○北○固○
山○望○視○地○勢○見○象○山○南○接○汝○山○之○中○閒○有○一○缺○口○可○以○開○鑿○成○河○因○委○員○往○視○據○云○果○有○此○缺○可○以○開○河○名○曰○
二○缺○口○尙○有○頭○缺○口○在○北○緊○依○象○山○之○尾○其○缺○似○有○石○底○不○及○二○缺○口○之○易○於○興○工○也○次○日○復○同○道○府○往○勘○所○
見○相○同○已○命○簞○手○從○象○山○西○尾○接○江○之○處○景○起○經○陸○家○圩○過○二○缺○口○東○至○尹○家○圩○轉○灣○西○南○經○汝○山○砲○臺○下○過○
千○顆○柳○孟○家○茶○菴○出○灣○子○橋○共○計○二○千○八○百○餘○簞○路○長○約○可○十○一○二○里○灣○子○橋○卽○丹○徒○橫○開○外○之○橋○也○此○工○若○
成○需○費○二○十○萬○地○勢○寬○平○出○土○近○而○江○水○易○入○可○爲○永○遠○之○利○既○可○避○焦○象○之○險○上○達○瓜○洲○甚○近○而○船○出○橫○開○
經○此○出○江○則○內○河○可○以○不○挑○東○南○之○累○輕○矣○惜○乎○費○無○所○出○聊○爲○閣○下○一○存○其○說○以○俟○將○來○耳○

丹徒橫開改建議

陸 獻

鎮江府城西有大閘城東十餘里曰丹徒鎮有橫閘又十餘里曰越河有越閘三閘引江水入丹徒河濟運橫
閘俗名丹徒閘舊制金門狹而長西向閘底高金門狹而長者欲其長潮力猛而泥活不淤也西向者欲其長
潮直衝而上落潮從大閘口出也閘底高者欲其蓄水也以故丹徒河數年一挑糜費不重近年以來閘壞而
修之不利又折修之仍不利現在金門寬而淺東南向閘底極低金門寬而淺則長潮無力而易淤年年挑淤
所費不貲矣東南向則潮不上湧而下漫橫閘之潮不能到大閘而大閘之潮反出橫閘長潮之勢平落潮之

勢更平而淤日積。丹徒之運河積淤而徒陽全河且日以積淤矣。閘底低則不能蓄水。雖日下版而有名無實。利閘官不利漕運。今冬寒水落之時。閘塘水深不見底。而運河中瀦河灘一帶斷流。此閘底低於河底之明驗矣。客泊舟於此。訪諸里中之耆老。僉曰宜復舊制。夫潮之長落均以閱一時為度。今則長潮雖仍閱一時。然以移向不得力。而潮落則遲至三四時辰之久。雖欲不淤。烏得而不淤。若將橫閘之金門收小一半。添長一半。改東南向為西向。閘之左臂縮短。右臂伸長。逼潮水西注。閘底填高三尺。使蓄多而洩少。則長潮勢猛。長潮勢猛。則落潮從大開口出江。而徒河不至大淤。河不大淤。則歲挑可議減矣。改閘之費無幾。歲挑之費無窮。司籌者盍畱意焉。然查橫閘之壞。非壞於官也。實壞於徵之木商也。數十年前。木筏由常州之江陰進口。後以江陰路稍遠。改由鎮江大開口而入。當京口糧船正在開行時。木筏齊停鎮江口。俟糧船開畢。然後入大閘。至今鎮江之西門外江口。土人謂之排灣。排灣者。木排灣船之所也。不知何年擅入橫閘。橫閘金門狹而長。閘底又深。木排之大。不足以容焉。且口門西向。潮水西注。而木排入閘。礙於閘左臂之伸長。轉折不便。故於修閘之時。施其詭計。朦朧經營。而橫閘遂成變局。再壞再修。再經營而變為有閘不如無閘之局矣。今若改閘於運河。大有裨益。而於木商亦無所損。須明白諭示。所有木排仍會齊鎮江之江口排灣。俟糧船開畢。準其由大閘進口。其不能守候者。聽其仍由江陰進口可也。至木排進橫閘。永禁不行。如此則阻撓無入。賄賂無用。而改閘不日成矣。

書總河齊公覆奏淮揚運河劄子後

李紱

大臣任事。功不必獨居。害不必巧避。苟有益於國與民。毅然為之而已。雍正二年四月。紱奉巡撫廣西之命。瀕行。陛辭。蒙

天語詢及淮揚運河淤墊。水高於城。甚屬危險。紱因而奏言。臣昔年典試浙江。往來其

地。留。心。相。度。若。於。運。河。之。西。開。新。河。一。道。卽。將。挑。河。之。土。別。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爲。東。隄。則。東。面。有。兩。道。隄。工。又。中。間。河。身。淤。土。堅。實。如。山。可。保。永。無。潰。決。之。患。挑。河。築。隄。土。方。兩。算。事。半。而。工。倍。費。亦。不。甚。鉅。當。蒙。

溫。旨。褒。嘉。謂。此。策。甚。似。有。理。從。無。言。及。此。者。爾。此。行。路。經。淮。徐。有。與。總。河。齊。蘇。勒。相。近。之。地。務。必。親。與。商。酌。如。果。有。益。民。生。朕。不。惜。費。臣。級。欽。遵。

諭。旨。以。閏。四。月。十。五。日。會。河。臣。於。徐。州。初。亦。欣。然。以。爲。可。行。第。云。此。

時。湖。水。正。盛。未。便。量。度。須。至。冬。間。水。落。然。後。詳。審。覆。奏。拔。旣。遠。赴。粵。西。音。問。稀。濶。後。聞。事。未。舉。行。不。知。其。覆。奏。云。何。也。十。二。年。春。

皇。上。刊。發。硃。批。諭。旨。頒。賜。羣。臣。凡。督。撫。劄。子。留。中。未。發。者。咸。布。昭。中。外。乃。得。見。河。臣。覆。奏。之。章。反。覆。省。觀。似。於。情。事。未。合。豈。其。慮。有。不。周。無。亦。離。事。自。全。畏。心。所。阻。抑。或。人。已。之。見。未。忘。以。謀。非。已。出。遂。寢。而。不。用。乎。據。稱。自。淮。至。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由。漢。唐。迄。今。歷。年。修。防。底。定。已。久。蓋。千。百。年。來。相。仍。而。不。易。者。斯。言。非。也。中。幹。之。山。自。廬。鳳。東。行。盡。於。揚。州。其。南。爲。江。其。北。爲。淮。揚。州。之。南。水。勢。南。流。由。三。岔。河。至。瓜。州。以。達。於。江。揚。州。之。北。水。勢。北。流。由。邵。伯。高。郵。寶。應。至。淮。安。府。以。達。於。淮。揚。州。地。勢。中。高。漢。唐。止。開。十。數。里。以。通。南。北。之。流。而。已。自。邵。伯。以。北。並。行。湖。中。未。有。漕。渠。安。得。謂。三。百。餘。里。皆。漢。唐。以。來。千。百。年。修。防。底。定。者。哉。自。明。萬。曆。十。七。年。因。湖。水。東。溢。始。砌。東。岸。石。隄。自。邵。伯。至。界。首。一。千。二。百。八。十。五。丈。五。尺。餘。皆。土。隄。直。達。於。淮。而。西。岸。仍。因。湖。水。未。嘗。有。隄。惟。寶。應。以。北。白。馬。湖。流。緩。沙。淤。始。築。西。土。堤。達。於。窑。灣。閘。以。東。湖。水。稍。似。河。渠。中。流。空。缺。相。通。雖。分。仍。合。以。千。百。年。本。無。之。西。隄。有。明。創。築。逮。今。僅。百。六。十。餘。年。耳。稍。與。變。通。無。不。可。者。又。據。云。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高。郵。邵。伯。等。湖。上。下。相。連。水。勢。汪。洋。一。望。無。際。若。於。河。西。另。挑。新。河。改。築。隄。於。湖。水。之。中。不。但。無。處。取。土。畚。鍤。難。施。而。隄。工。亦。無。站。立。之。基。則。尤。不。然。惟。西。臨。湖。水。則。可。挑。以。

爲河夏秋漲而冬春涸。天下之湖皆然。秋汛之後。湖邊涸出。畚鍤興工。桃汛未至。而河已成隄。已立矣。若湖水經冬不涸。則明之西土隄。何以築哉。又謂揚州府城正臨西岸。上下百有餘里。村莊稠密。市鎮相望。無可躲避。此則無庸置辨者也。河西地高。河東地低。別開新河。止自邵伯之北。以至淮安。若邵伯以南。至於揚州。原無開新河之理。蓋別開新河。將以保河東之低地者哉。又謂運河東岸之外。高寶興泰等十州縣之民田。咸資灌溉。倘河身一改。則東岸之閘壩涵洞。必皆廢棄。而溝洫乾涸。大妨民業。若再另行創建。不惟糜費千百萬帑金。而且大工終難告就。此亦張皇之論。未嘗切實計算。高寶興泰等州縣濱海。滄地衆水所歸。憂潦不憂旱者也。又南有芒稻白塔二河北。有甓陽大湖。縱橫貫穿。何憂無水。開河築隄。用銀不過十餘萬兩。豈有費千百萬之理哉。他年儻得身膺河責。庶幾力成此舉。以一雪斯言乎。

濬隋河故道通漕議

周篆

客問于予曰。子往來河上。蓋有年矣。得所爲治河之說乎。願聞其詳。曰。河之爲河。歲異而日不同。非但不可以歷代之治治之。卽明人之策。亦斷乎不能復效。或者不察。執其舊跡。陳言與當前萬變之河。爭一日之勝。是以歲費帑金巨萬。而崩潰四出。爲患日深。今山清桃宿。高寶興泰諸區。樂土化爲巨浸。衆水視爲尾閭。室廬淹沒。士庶漂流。其哀號伶俜于道路者。特死亡之餘也。夫豈不欲拯其溺而登之衽席哉。由治之不得其道耳。今先歷數其非。然後畢申其說。歸仁一隄。雖元明以來。資以截汭泗諸水。由白洋入黃。以汰黃之泥沙者。然亦因其勢能入黃。故一隄之力。足以爲之障。若徒以其勢本下注。藉此隄以蓄之。欲令上湧入黃。我知其必不爲此矣。今黃高於諸水。而仍以歸仁截之。歸仁截之於下。黃河拒之於上。諸水口來滔滔不息。譬如承蓄之缶。有不溢

決而出乎。或者欲流白洋故道。使之復就刷沙之職。不知河如人焉。人有性。河亦有性。人有習。河亦有習。建領而東者性也。淤且決者習也。習與性成。猝難復舊。且白洋既淤於內。則黃河之沙必附益於外。其附益之沙。非至白洋之口。突然結聚。必有迤邐而來者矣。雖曰白洋疏。附益之沙與之俱疏。其迤邐而來者。濫漫不見蹤跡。而岸之宛轉。陂之欹側。地氣之委蛇。俱有積漸之勢。以移河之性。其能悉舉而疏之否。否則不久相率而蹈其故習。淤者復淤。決者復決。築固無益。疏亦何益哉。當明之時。黃弱而淮強。淮高而黃下。黃水污濁。流漸迅疾。則泥沙不澄。而河底不澱。所謂水刷沙者也。故修高堰翟壩。使之遏淮。以助黃。黃得淮之助。洶湧而前。其勢加倍。是以黃受淮之利。而淮不受黃之害。及河底漸澱。而河身漸高。河身既高。則黃面愈闊。河面既闊。則河流爲緩。而河底愈澱。昔年河身。至今年而爲底。今日河面。及異日而復爲身。於是黃高而淮下。淮弱而黃強。清口淤淺。淮黃不會。淮雖大。亦承蓄之一缶而已。夫淮方抑鬱。無所洩其怒。黃又凌出其上。合歸仁以內之水。從而助之。有不奔突而出。爲漕民之大患者乎。或者不察。妄以爲致淮黃之交者。清口也。刷清口之沙者。淮也。所以障淮使之刷清口者。高堰翟壩也。歸仁以內之水。汰黃於上。高翟以內之水。汰黃於下。歸仁高翟相爲表裏。則黃自然不敢恣肆。惟務東向。而不知其他。於是修翟壩。而翟壩不爲之加堅。築高堰。而高堰不爲之加厚。清口雖疏。而復塞。淮黃暫合而終分。此無他。亦如向者習與性成。猝難復舊。或築或疏。皆爲無益之說也。天長六合之山。湖溪塘。俱瀦於高寶諸湖。漕河介處其中。汜濫之勢。凜凜然日憂其不保。昔因高翟不潰。淮流不溢。其南則有運鹽芒稻白塔口。安諸河。洩之於江。其東則有串場河。受漕隄諸閘及淮揚諸邑之水。從廟灣新洋關龍艸堰。丁溪諸口。洩之於海。是以漕隄無恙。民亦聊生。今十淤八九。來如覆海。去如引絲。有不潰隄而病民者乎。說者

恐下河涸。則漕河與之俱涸。夫漕直患不得其道耳。誠得其道。河涸何傷。任其汙漫而不爲之所。已爲失策。況爲減水壩以益之乎。我聞水由地中行。不聞壩上減也。來者不休。減者不止。而漕隄望其安堵。百姓望其更生。無是理矣。由上河言之。雖謂之減。由下河言之。實謂之增。蓋古之治漕者。止欲治河。河治而漕治。今之治漕者。治河又轉而治漕。窺其意以爲兢兢焉。敝精勞神。治河與漕。以求毫末之效。尙不可得。而何有於民之病不病乎。夫水猶火也。火燎於原。猝難撲滅。水漫於野。豈易疏排。沿河隄岸。雖修築完固。尙虞其乘隙而入。以爲民害。其可開門而揖盜乎。今宿清上下。凡有川澤。可以瀦水者。俱通之於河。而架橋梁於其上。以爲停蓄之所。彼豈不知此非至計。不過以爲桃花水發。稍藉以殺其怒。而救冒隄之患云爾。無論橋梁微渺。不足當洪濤之一囓。萬一汎漲之水。排闥直入。則自古與河風馬牛不相及之地。俱爲巨浸矣。或曰。此居河之旁。其地頗高。非常河之衝。處河之下。爲河所必爭之道。未必遽至於斯。不知河亦何常之有。水所從來。卽爲上流。水所自往。卽爲下浸。當其萬里浩浩。連天而至。有何怒之可殺。豈能辨其爲高爲下。爲旁爲衝。分別而注之耶。且一方之川澤。卽司一方之宣洩。資一方之灌溉。蒸一方之雲雨。今盡舉而通之於河。河水挾沙而入。澄沙而出。不過數年。將見有用之川澤。皆化爲不毛之沙渚耳。至若駱馬湖之下。清縣之上。所開二百餘里之中河。欲藉以行漕。而避黃之湍悍者。人爭以爲便。而不知以利掩害。愚人耳目之術。未嘗統治河之始終。本末而總計之也。漕艘入黃。不過偶有覆敗之患。未若淮之日爲民害也。今開渠避黃。以去害而就利。淮之爲淮。不復顧問。又使天下之人。皆信爲非人力之所及。則淮之終不治者。自此利始。且使水不汜濫。風不震盪。則漕艘行河。斷乎無恙。淮獨不然。無論風水之震盪與否。汜濫與否。其間萬姓無日不以沈溺爲患。則是黃之害艘者。暫而淮之害民者。常以彼

易此未可謂利。夫汴泗淮黃不能復通。歸仁高翟不能復截。清口疏而必塞。下河阻亦無益於漕。減水溺人。停蓄滯害。所開中河。又屬偏愈之瘡。然則何策以處此。曰利害常相因也。黃淮爲轉輸之利。已累百年。自然轉爲今日之害。爲害既久。甯獨無利之可求耶。夫裴敞宜補棟折宜更。開嘗以隋煬幸江都。龍舟所御之道。與今漕艘之所由經。較其難易安危。迂捷勞逸。未嘗不歎任事者之舍易而趨難。舍安而就危。舍捷而圖迂。舍逸而求勞也。夫漕艘自揚抵黃。北行三百里而近。自黃抵會通。又西行二百里而遙。宛轉五六百里。入於會通。然後相率而賀無恙。其風波漂溺之患。歲所不免。此今中河之所以繫也。然中河止避黃之病艘。而不能拯淮之胥溺。若由隋故道。則自揚而西北。歷盱泗之境。出淮上游。達於汴泗。遂引其水以行。漕所開之士。卽築於兩岸以爲護風牽輓之隄。而於會通董口之對岸。建設一閘。使漕艘從此出。黃絕黃而渡。卽入會通。計其道路。自揚抵會亦五百餘里也。漕運既通。則黃河自可以不治。治之不治者。非實河於不問也。不過淺者濬之。塞者疏之。苟其決口之無害於民。而可以入海者。卽開之使適其性。而得所歸。亦何不可之有。河不爲患。則沿河諸縣。今之寢處隄干。仰聽水聲。以冀須臾無死者。皆可使登平陸矣。若下河之水。則但漕運河之口。杜黃水使不得入。增減水之壩。禁淮水使不得出。濬串場河。及諸海口。而出諸海。其淮水則疏運鹽諸河。而入諸江。孟子所謂排淮泗者也。淮一有歸。餘皆易與。且漕艘但當求其抵會之無恙。豈問其自新與自故哉。彼殿脚女。尙能從此而行。而謂其不可行漕也。其誰信之。比今運河。未嘗加遠。既無黃河之險。民亦陰受其利。卽使古無其事。猶當舉行。況乎故道雖湮。河形尙在。加之疏濬。不及三年。必有成績。事半而功倍。比之中河。不更較勝耶。彼先渡黃。然後避其害。此先避其害。然後渡黃。一先一後。得策正等。第彼開河北。則顧後而遺前。此濬淮南。則務一而得

兩一北一南。利害懸絕。夫偏治寒熱之治瘡也。豈若霍然盡去之爲得哉。所難者河北故道。約高數尺。建閘不得其術。惟恐水之內灌。若將所設之閘。其口背河而東向。又於其左築一石隄。其勢稍凸而內抱。以護其口。則水皆乘勢東下。無倒注之虞。又於閘內十里。連設五壩。使十餘尺之水層累而下。則是一壩之內。二里之閒。水勢高下止二尺耳。以二里之地。瀉二尺之水。漕艘往來。如履平地。應無疑者。然所納之水。未免有沙。久則又有高淺之患。俟漕艘畢過。卽填滿近閘一壩。使不得通。至回通而再開。凡商賈往來。欲由此者。皆令其起剝更角。蓋是河爲行漕而設。非爲商賈計也。如此則沙之積者必少。卽欲挑濬。亦易爲功。夫秦鑿鄭國渠。用注淤之水。溉澤滷之地。收皆畝一鍾。何也。土生而力厚也。唐轉江淮之粟。以給關中。而始不憂匱乏。則此地墾田之廣。產粟之多。均可知矣。今沈於水底者。不知幾何歲月。則生土也。水涸之後。幅員如故。以廣衍產粟力厚之生土。集朝不謀夕。播遷無告之民。而大闢之。其安阜之樂。豐稔之利。尙可以言語盡耶。客曰。如彼則難於登天。如此則易於反掌。如彼則害同湯火。如此則利過邱山。何以前此之人。未知有行之者。曰。濠泗爲有明發祥之地。而祖陵復在其閒。當時臣子。旣持地脈之說。又恐於此行漕。堤防萬一不固。變生意外。所以極知其利。而不敢言。淮黃雖迂險。勞費勢有所不惜也。夫所謂地脈者。謂其氣。非謂其土也。無論地氣荒唐。智者不道。卽有其事。而陵與故道。相去尙若千里。何宣洩之有。若舉行之際。推孝陵天壽之愛。及其祖宗爲稍迂其勢。以避之。或築堤以爲之護。可無憂其與邱隴同體也。芻蕘之見。略具於此。或至相視經營之際。稍有不同。貴乎從事者之善處。非予之明所能盡料也。

前論治黃河下河之病。與但知治漕。不顧淹民之弊。從未有明切若此者。至其改運道。不出清口。由淮泗上。

游對渡董口仍入會通河則斷不可行且於何處入黃亦未明言其地蓋既用隋河故道則惟有由淮入汴由汴截河入沁以達衛之一法萬無仍入會通河之理且南岸亦別無入河之地也其明于黃淮下游之情形而不悉上游地勢者歟取其論病略其用方可矣

邵宿運河宜增二閘疏

嘉慶十八年

漕運總督阮元

竊查糧船行至邵宿運河年年剝淺一入山東境內如韓莊閘雖地勢更陡而歷年通行並無阻滯推原其故由於東境七十餘里之中遞建八閘而江境三百餘里轉祇六閘閘多則塘深水省閘少則水淺沙停臣前過邵宿時虛心體察博訪輿情皆以爲滙澤閘之上下宜添建二閘曾經附片陳奏今已奉 敕交百齡等查辦伊等自必據實議奏但其中情形利弊臣既有所見聞不敢不爲我 皇上陳之一添建二閘可期全漕早出江境也查船糧起剝受剝節節費手大約按塘一月可竣者剝淺必月半方竣加以在南既阻則到北遞遲重運既難則回空或誤近年邵宿運河部臣督臣漕臣河臣御史章奏頻仍 皇上復隨時 降旨訓示臣恭讀 諭旨及諸臣奏摺積之豈止盈尺雖 皇上萬幾不倦指示周詳然似此人力可爲之事究以及早辦成一勞永逸爲是今若于滙澤閘上下添築二閘則全漕可免剝淺之遲早出江境一日即早抵通壩一日早得建閘一年即早速全漕一年庶不致以常年應辦之事節次上煩 聖心若不能于來年重運前完工恐來年仍致仰煩 聖慮也一卹養丁力以保米色米數也查重運糧船定例惟楊村地方酌量起剝此外皆應揚帆直達例不容有起剝之事連年黃河衛河剝淺尙屬年有年無獨邳州貓兒窩等處竟視起剝爲例內之事近來各省運丁簽派愈難逃避愈甚造船運糧人工物料倍蓰于前運丁所得舊例錢糧

僅敷用度十之三四。國家經費有常。安能事事加以津貼。各省州縣。若再議加津。苟非加收累民。必致更虧倉庫。是以全賴郵養丁力。俾得勉力奉公。轉輸無阻。上節國帑。下紓民力。乃邳境起剝。通漕計費。每年須十萬兩以外。其剝船偷竊折耗卸貨虧損者。又不下數十萬兩。且上或雨淋。下則水滲。一經霉變。累及一船。而疲乏之丁。甚或因剝費無出。私將正供偷抵。到通短米。則又使水攪和。收買回漕。種種弊端。皆由剝米過多而起。故今年米數米色。雖經臣極力辦理。于未過淮之前。設法周防。于諸剝淺處。猶難保其必不短壞。若來年仍復如此。則丁力太頹。本原太耗。此豈但以起剝爲常之地方。河工所及顧也。又旗丁所帶貨物。原令各丁藉沾餘潤。以補錢糧之不足。近因邳宿水淺。一切貨物。不得不多爲截賣。且以貨價抵給剝費。是例不應有之剝費。既益其所本無。而例所應有之貨價。又耗其所本有。裏虧外折。丁力安得不疲。且京師物價昂貴。亦未必不由于此。今若添建二閘。如遇水勢不足。即便蓄養深通。如遇盛漲驟來。例由月河行洩。照例鋪水五尺。有何多論。兩省行所無事。儘可安詳。數年之後。水力丁力。能似乾隆年間寬展。米色米數。庶可保矣。一建閘似費。實省。可節河工正帑也。議建三閘。不無多費。然果核實。何致過多。山東現造三閘。不過八千餘兩。況此閘既成。則常年邳宿諸壩。大可節省。近年以來。因邳宿一帶水淺。節節加築草壩。攔蓄至數十處之多。攔河壩抄手壩對頭壩挑河壩等。名目不一而足。臨時則多購土方。事過則聽其塌卸。大約挑土一段出河。萬石者。一堤之基。卽又入河。數千石。是下年所挑之土。卽上年所挑之土。卽上年所築之堤。挑既費帑。築亦需工。搬運輓轡。愈形壅墊。南河道廳利築草壩。以爲年年開銷地步。是以藉口水淺。皆不願有添閘之事。多方撓阻。今若合數年草堤之資。爲一年石閘之用。所費有定。而所省無窮。但須溯查近今五年之內。邳宿挑挖土方。築做各壩工料。每年工部

報銷若干萬兩。五年共報銷若干萬兩。其孰費孰省。便較然明白矣。臣所謂似費實省者此也。以上三條。臣再四思維。博加訪問。千人共見。萬口同聲。皆以爲今昔情形不同。因地制宜。利添二閘。恰符聖意所指。或二閘或四閘之數。蓋因乾隆年間。微山昭陽南陽南旺駱馬諸水櫃。水力雄厚。雖至邳宿末流。六閘儘資浮送。近今疊次受黃淤漫。徐北漫水。亦墊邳河。是以各閘各河。力量皆不如前。今年匯澤閘六月得雨。上下游皆深至五六七尺。惟此中間二段。水淺不足三尺。幾于剝盡方行。待至糧船過淺之後。在河在漕之人。若皆以能出江境爲慶幸者。此係來年湖水縱多。亦須起剝之明驗。而預現于今年者也。再前二閘座。如定議添建。無難於來年重運前趕辦完工。該處地面。雖係浮沙。下掘卽皆堅土。若添閘束水。更收束水攻沙之益。臣職司漕運。有所見聞。今已將秋時日迫促。不得不直陳于聖主之前。

塞運口說

張伯行

王在晉曰。問水集謂河流之淤。難復引之以入運。國家治河。如尙書宋禮。平江伯陳瑄。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徐有貞白昂劉大夏諸公。亦不過力塞之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河至則衝決。去則壅墊。修治之功。無時可已。遷徙不常。害多於利。愚按今日之黃河。既不復資之以濟運。惟有塞之一法。涓滴不漏。使淮黃併力。以刷海口。海口既深。則上流自無壅滯之患。而潰決之虞。庶乎可免矣。陳堂疏云。天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不其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害少者而爲之。則可矣。利在於河者多。而漕者少。則從其利多者。而不以爲私圖。害在於淮者少。而黃者多。則從其害少者。而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害一利百。毋以利冒害。誠遣大臣奉命而往。聽其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於大興。而不惜小費。害必期於盡去。而無惑人言。或年終勘

覆功罪。或三年彙報。使人心鼓舞於獎勵。激厲之中。羣力可協。而百工可成矣。語云。治河者無一勞永逸之法。祇有補偏救弊之法。則利害之多少。正不可以不講也。

防河保運議 山東通志

尚書之序貢道也。曰。兗。浮。濟。漯。青。浮。汶。徐。浮。淮。泗。皆達於河。則山東之國。固循河以通達者也。蓋冀州之域。控河上游。逆泝而行。罔非利涉。今則大河屢徙。合於汴淮。國家設都燕京。在渤海碣石之右。運道自南而北。河流自西而東。一從一橫。脉非同貫。論者謂漕渠水澁。宜分河之支流。以助灌輸。然而河處高原。經疏壤。性悍易決。質濁易淤。分引微涓。頗資其利。而節宣稍失。則全河奔注。運不能容。勢必衝潰東堤。挾衆流以趨海。即使旋加塞治。而沙停土壅。故道悉涸。是獲利無幾。而滋害實多也。卽如衛河本屯氏故道。而泉流滙注。別爲一渠。宋慶曆中。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爲一。及分二股。河東流。而御河淤澱。運路艱阻。程昉爲河北都監。力浚治之。此河之有害於衛。可徵矣。會通河雖以汶水爲源。而明永樂中。金純分導河流。與會通河合。景泰中。徐有貞開廣濟渠。上泝澶淵。以接河沁之水。則猶借力於河耳。乃一決再決。貽患不休。至宏治間。劉大夏始築黃陵岡以斷其流。而張秋獲甯。則河之有害於會通河。可徵矣。濟甯以南。河泗所會。明初運道在昭陽湖以西。因地與黃逼引流入運。所在有之。自鄆城入者。由牛頭河至魚臺場口。自曹州入者。由雙河口至沛縣之飛雲橋。轉而遷徙不常。隨處淤澱。甚至魚沛淪爲澤國。無復漕渠之迹。朱衡之開新河。李化龍之開泇河。引避濁流。惟恐不遠。則河之有害於新泇二河。亦可徵矣。方今河不侵漕。往來甚易。似乎無煩顧慮。第河自武陟以下。地勢傾於東北。汲。胙。滑。澶之間。皆故瀆之所經。鼓浪吹濤。駸駸欲赴。所賴以障遏之者。止此一綫之長堤耳。蟻孔偶漏。決溢

隨之左右奔趨。悉爲漕梗。夫曹單二堤。猶在邦域之中也。河南之武陟。滎澤。原武。陽武。封邱。祥符。陳留。蘭陽。儀封。直隸之長垣。東明。工多險要。地屬殊疆。我之畏津。藉彼捍禦。而曰恃以無恐。不亦難乎。稍有勿慮。方以我二東爲壑也。雍正七年。詔設河東河道總督。兼綜兗豫。專事修防。經籌備至。庶慶安瀾。然而未雨綢繆。不敢不凜。謹博稽往迹。備述如左。俾溯流者有所考鏡。則亦保運之一助也。

按濟水自乘氏今曹州分而爲二。其一爲濟瀆。入鉅野。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經濮陽與濟水會。入於鉅野。同注大清河歸海。則自曹濮以至壽張東阿。正濟濮之所經。而河流之所貫也。今故瀆雖湮。而支渠互見。自曹縣入者。則爲賈魯河。爲濟河。爲灘河。瓠子河。自濮州入者。則爲小流河。洪河。魏河。悉屬黃河決口故道。況濟多淤流。濮亦時有隱見。微涓隱溜。皆足以牽大河之脈。而使之東注也。至於開州東北。歷觀莘以至聊城者。又有古澤河。竝唐馬頰河。本與博平高唐相通。而截於運道。考其遺跡。皆有受河之上源。雖障以古堤。而類多殘缺。倘決河分派。歷濮范而注莘陽。勢亦甚易。灌入運道。卽不能無潰決東岸之虞。此亦要害所關。不可慢視者也。水經濟水自乘氏分而爲二。其一爲荷水。卽南濟也。東過昌邑金鄉東緡。至方與縣北湖陵縣南入於泗水。宋乾德中。東疏荷水。轉漕兵餉於定陶故地。置發運務。明洪武初。河決曹州雙河口。流入魚臺。命大將軍徐達開場場口。引水由牛頭河至場場口。出穀亭以通漕運。永樂中。遣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場場口。築堤導河南入淮漕。以接運道。後河經屢決。遷變靡常。各志所載故道。自曹郡雙河口分水東南流。由鉅野寧祥二縣入濟甯境者曰牛頭河。由定陶城武單縣入金鄉境者曰涑河。曰三家灣河。會入魚臺之場場口。入於舊運。自新河泲河次第開鑿。運道左避。不假分流於黃。千里長堤。足以力制湍悍。然而原武以下。曹單以上。書決書溢。

者不一而足。脫塞治稍後。瀾漫無涯。雖委之以昭陽湖。未必不汎堤而東也。修防孔固。水永無虞。職水之君子。念之哉。

按總河靳輔治河書云。河決之害。北岸爲大。何也。南亢而北下也。且開封南岸。從汴河可以達淮。歸德徐邳而下。其地山陵。其隄歸仁。其湖靈芝。孟山洪澤。其去無路。久之而亦必復其故。又於運道無係也。然同一北岸。而其害又有不同。若上自閿鄉。下迄蔡澤。六百里。大抵山多而土堅。不甚潰決。不具論。曹單潰決。由魚臺上下以入運。或滙金山彭家河以入運。尙不至有奪河之患。惟開封北岸。一有潰決。則延津長垣東明曹州三直省附近各邑胥溺。近則注張秋。由鹽河而入海。遠則直趨東昌德州。以赴溟渤。而濟甯上下無運道矣。且開封之境。地皆浮沙。河流迅駛。一經潰決。如奔馬掣電。瞬息數百丈。工必大而下埽更難。故前代河決之患。此地常居七八。自明劉大夏築太行隄。起自黑羊山。東至曹州。以及豐沛。高厚堅固。北岸恃以無恐。歲久不修。殘缺過半。國初封邱荊隆口大王廟決。總河楊方與塞之。工六七年而始竣。費帑者八十萬。故曰北岸之害。莫大於開封。附載以爲後鑒。

保運說 山東通志

治運有經。要在均調水勢而已。絀不可。盈亦不可。而盈之害。更甚於絀之害。絀則淺阻。害止此矣。至於盈。則百川灌河。茫無岸。洪波奔盪。圯閘潰隄。不洩而歸之尾閘。害可勝言哉。南旺地脊也。南則左亢。以右爲減。北則右亢。以左爲減。昭陽等湖之洩南運。大清等河之泄北運。前人籌之詳矣。蓋有以益爲益者。有以損爲益者。損之又損。持盈之道則然也。考其舊制。次第復之事。未至而爲之備。雖不言功。厥功鉅哉。

運河灣曲說 山東通志

會通一津。全以各牘節蓄。而臨清以北。則環曲而行。不復置牘。世遂有三灣抵一牘之說。而不知前人用曲之意。全爲漳水而設。漳水之濁。雖減於黃河。而易淤。亦與黃河等。然而治漳之法。與治河又有不同。黃河來源甚高。建瓴而下。徹底翻掀。順其所趨。則沙隨水漲。絕無壅阻。遇曲則勢逆。勢逆則脈滯。水過之處。餘沙易留。漸留漸長。路愈曲而勢愈逆。脈愈滯。迫之使怒。橫決隨之。故以逢灣取直爲上策。蓋循其性而行。所無事也。漳水濁滓稍輕。而來源平坦。無奔激振盪之力。若津道徑直。緩緩而行。則水浮沙沈。隨路澱積。疏之不勝疏矣。今多用灣曲。使之左撞右擊。自生波瀾。鼓動其水。而不使之少甯。則沙亦帶之而去。無復停頓。是紆折之。正以排淪之耳。豈僅以此爲節蓄之方哉。若知其防淤而概以黃河逢灣取直之義施之。則求通反滯。大失曩賢規畫之精意矣。

請濬泉渠狀

陸燿

竊照兗泰二府屬十七州縣。其泉四百七十有八。較之前代二百二十餘泉。不啻加倍。而一遇水小之年。不聞水勢增多。固由泉源需雨而旺。亦恐人事有所未盡。今查各泉源有上中下三等。其下泉細流。不足深恃。姑弗置論。至於上中二泉。疏則未有不流。流則未有不效涓滴之益者。故疏導之方。雖在泉源。尤在泉渠。蓋泉渠類出於泥穴石罅之中。稍有淤闕。流卽閉塞。故凡有泉之處。必須寬砌泉池。一以障在外之泥沙。一以容在內之停滯。泉渠長或數十里。闊或數尺。由支達幹。滙爲洪流。必須節節爬疏。在在通利。相度地勢。由高趨下。然後其行無阻。其流不絕。今泉池已按年陸續修砌。且屬泉穴所在。爲泥沙壅遏者尙少。惟是泉渠道遠流長。地勢不

平。往往水至半途。不能下達。上雖有泉。下則無路。州縣奉檄疏通。徒以空文申覆。而管泉佐雜。職小權輕。通判於隔屬州縣。亦不能操其長短。遂至呼應不靈。視同隔膜。今當頻年水小之時。憲心籌畫焦勞。諭令酌委人員。分投各州縣。會同地方官實力疏濬。竊謂地方之不以泉務爲事。已非一日。苟不以白簡嚴繩其後。勢必仍以空文塞責。於濟運終無裨益。應請此次差員會同疏濬之後。如仍虛應故事。泉渠或有壅塞。及地勢仰高。不能下達情事。或行查出。卽一并嚴叅究治。庶幾於事有濟。

請停設安山湖水櫃疏 雍正十一年

岳 濬

竊東省運河水櫃舊制。有東平之安山湖。周圍六十五里。在運河西岸。有廢閘四處。曰似蛇溝。曰十里鋪。曰八里灣。曰通湖閘。南有六堤口。曰朱家口。沈家口。王家口。吳家口。趙家口。楊家口。自前明以來。旋築旋廢。久經認墾承糧。嗣于雍正三年。內閣學士何國宗。奉旨查勘運河。議將安山河復設水櫃。重築臨河並圈湖等堤。修通湖蛇溝二閘。併于八里灣十里鋪兩廢閘之間。建一石閘。名曰安濟閘。閘下各開支河一道。通入湖心。其南六堤口。亦每口建閘挑河。以納坡水。又請開柳長河。引魚營陂宋家窪兩處積水入湖等語。經奏准動帑興修。嗣因柳長河介于魚營陂宋家窪之間。內隔金線嶺一道。不能相通。復經前撫督臣塞楞額。請從金線嶺北魚營陂開河。下注柳長河入湖。又從金線嶺南宋家窪開河。東出兼濟閘入運。題明改挑在案。臣查安山湖各工。除閘座支河。俱經修浚工完外。其臨河圈湖等堤。甫經建築。卽被漲水汕刷殘缺。現在估計補築。據布政司呈詳前來。臣訪知此湖淤廢已久。修築之後。仍不能蓄水濟運。因備查圖志。並親勘情形。查得安山湖於前明永樂九年。創設水櫃。正統三年。復經修浚。是時河南之荊隆口黃陵岡。未曾全塞。本有濟水分流。由鉅野鄆城

滙入安山湖。以爲來源。自弘治六年。明臣劉大夏建築太行堤。荆隆口塞。濟水不復通流。此外別無泉源灌注。僅藉朱家等六口。並柳長河坡水入湖。消長無定。卽有運河餘溢。可由通湖閘收入。然亦所納無幾。是此河絕無來源可恃。又湖身本在安民山之前。漕河東岸卽亭子泊。乃濟水北入大清河之路。故流雖絕。伏脉猶存。土疏底漏。坡水易于消耗。且湖東三閘。通湖閘在南。係納水入湖。安濟似蛇溝二閘在北。係放水濟運。今細加測量。湖地卑于河地。安濟等二閘。亦止與通河閘同爲宣洩之區。非甚泛濫。不能放水入運。若湖水漲發。則運河亦已瀾滿。無需增益。以此作櫃。是以無源之水。蓄之有漏之湖。而又進水易而出水難。縱周圍增高堤岸。究屬何益。現在湖水乾涸。全湖並無寸流。傳詢父老。據稱此湖每年伏秋之間。坡水流入。積聚湖心。交春以後。漸就退減。至二三月內。悉經乾涸。卽如雍正八年七月內。異常水漲。湖河相連。至次年三月。仍然徹底俱乾。當河水淺澁之時。湖水先已耗竭。涓滴不能濟運。總緣湖底沙土疏漏。非圈堤所能收蓄。詢之管河各官。亦衆口同詞。今若發給帑銀。照舊修築。仍屬于無用之地。臣查勘既確。何敢扶同附和。再議興修。臣愚竊以此河水無來源。土疏易漏。不堪復作水櫃。僅可留此一區。以爲洩水之處。隨時宣導。倘遇漕河驟漲。則分減入湖。以保運道。若值坡水暴發。則滙注入湖。以保民田。所有通河安濟似蛇溝等三閘。并臨河堤岸。均宜加謹修防。此外圈湖缺堤。概停補築。以免虛糜帑項。是否可採。請
旨遵行。

民田侵占水櫃議

鄭元慶

水櫃之設。原以蓄洩濟運。遇有淤淺。卽當開浚深通。復其舊界。無如濱水之民。貪利占佃。庸吏槩令陞科。水櫃盡變民田。以致潦則水無所歸。汎濫爲災。旱則水無所積。運河龜坼。大爲公私之害。不獨山東爲然。如淮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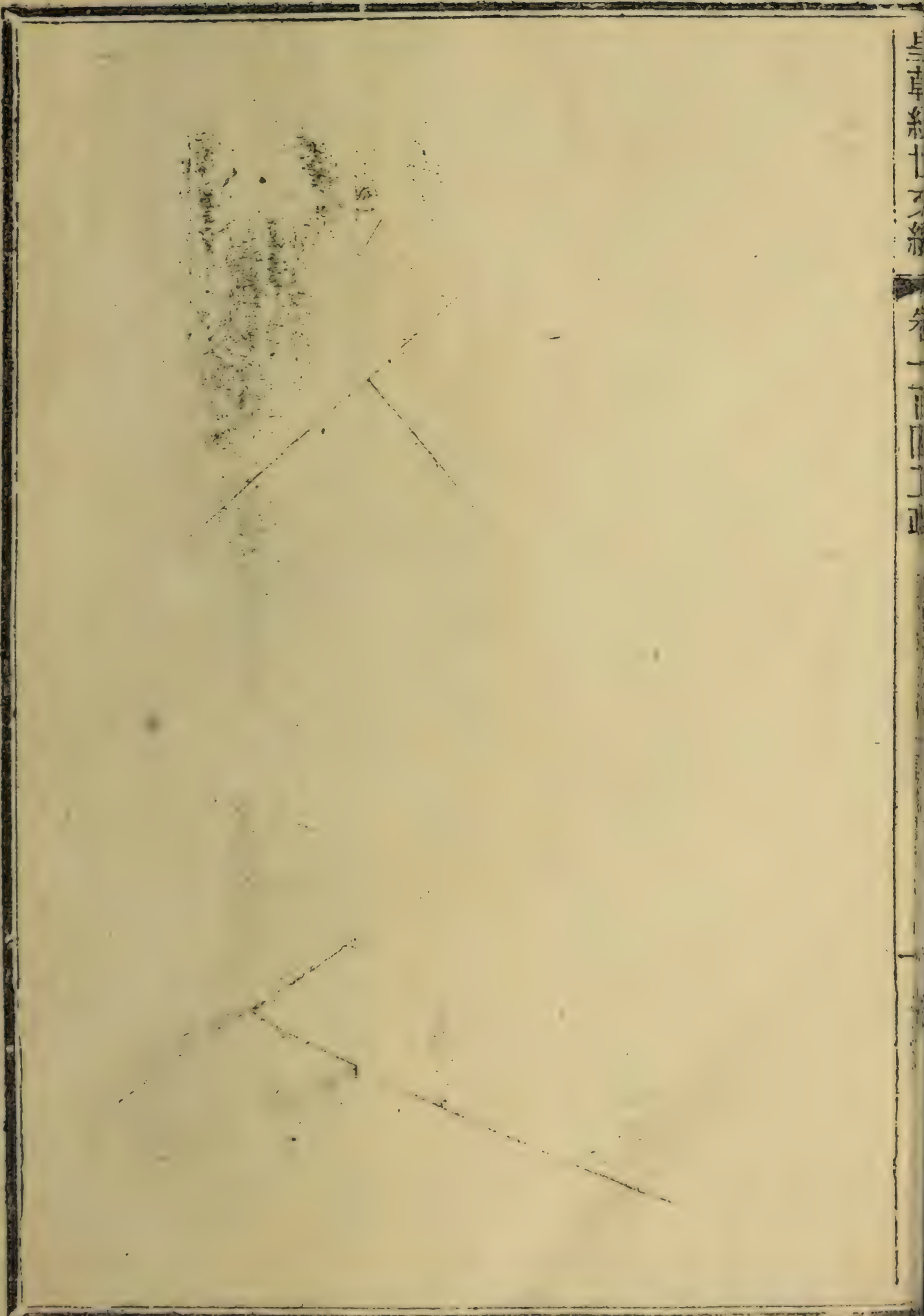
射陽湖。江南之開家湖。皆水櫃也。今盡行陞科。蓄洩無絲。官民交困。爲水官者。有能知其所以然之故乎。或曰。然則陞科不可行與。曰。陞科原爲朝廷增賦。才吏之所爲也。而於濟運之處。獨不可。明成化中。杜謙以工部侍郎行河。自通州抵淮揚。相地勢。去淤塞。復水櫃。導泉源。修牾壩。河乃復舊。此十五字。誠爲治河司運者之要訣矣。匪但水櫃。卽黃河淤灘。亦不可陞科。昔高御史明曰。河徙無常。稅糧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額。民何以堪。旨哉言乎。或曰。然則將聽其棄爲汙萊與。曰。此又不可。不若仍爲官地。責令汎官。廣植榆柳。蘆葦之類。歲收其材。以爲河工之料。不亦利乎。夫陞科之法。斷不可行於兩河之間。其爲利甚小。而其爲害甚大也。

論微湖蓄水過多書

黎世序

再承另示微湖蓄水。必須漕運民田。兩無妨礙。因聞江南省。又有加增一尺之語。誨諭諄諄。仰見斟酌盈虛。歸於至當。惟是加增蓄水一尺之議。起於東省。今不知如何。諉之江南。查濱臨三湖被淹之地。計八州縣。東省居其五。南省居其三。是南省亦有切膚之災。何至膜視隣封。置民生於不問。而微湖之蓄洩。東省實操其權。南省實受其制也。湖口誌椿。向來定制。收水一丈二尺。足敷重運之用。嘉慶二十一年。吳李二公。因湖底墊高。奏改定制。收水一丈三尺以外。至多總在一丈四尺以內。南省未嘗會議也。而此奏之後。湘河廳收水。卽以一丈四尺爲主。以後總有多無少。於照例鋪水濟運之時。又或少啓一閘。或多下板塊。名爲惜水如金。實則有心操切。名爲留有餘以備不足。實則但顧運而不顧民。迨至湖水長至一丈七八尺。數州縣田沒水底。該河員故作咨嗟可憫之語。實則乃深喜之。卽如上年湖水難容。廣求分洩。啓放江境之蘭家山壩。東河預籌存水丈尺。湘河廳請於一丈四尺之外。再加五寸。繼又議加一尺。知會江省。均有文稟可據。江省未嘗創爲此議也。湘河廳但

求蓄水之多。而不顧地方被淹之苦。卽如蘭家山壩。原議俟湖水消至一丈六尺以內。再行堵閉。而湘河廳於湖水尙存一丈六尺以外之時。卽移會銅浦廳急堵蘭壩。其有意多留湖水。實有案可憑。而南河亦不敢不聽其號令者。恐其水勢虧短之時。有所諉咎也。茲讀來諭。乃轉以加增一尺之語。誣及南省。上蒙清聽。是又明知有害於民。而巧爲避怨之計。微湖實東河管轄。南河從不與聞。亦無從照例啓閉。然歷據東河咨奏之案。每年重運。不過用水二尺餘寸。今以收水一丈四尺。比舊制多蓄二尺。以理度之。似已足敷數年之用。而加增蓄水之言。南河不便阻議者。湘河廳專司湖水蓄洩。恐其鋪水之時。藉詞靳惜也。昨兗沂曹道賀公。頗欲講求水利。諄諄見詢。弟卽以河廳惟求蓄水之言告之。今得鼎力主持。與東河帥確商籌辦。俾漕運無誤。民生有賴。幸何如之。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五目錄

工政十一 運河下

漕運小敘

論引沁入衛之患

運河源委

運河總論

袁口閘啟閉議

戴村壩議

由濟甯至汶河衛河記

啟閉閘座說

籌復漳河故道疏

勘議漳河故道疏

漳河無庸復故道疏

議覆漳河洩漲疏

漳衛合流說

天津運河疏

龐棟高

陸燿

張伯行

張伯行

張伯行

張伯行

朱澤澐

蔡方炳

白鍾山

鄂爾泰

孫嘉淦

顧琮

朱雲錦

陳宏謀

南運河修防條議

南運河放淤記

南運河西岸不宜隄說

蠶洩衛河漲水疏

陳宏謀

陳宏謀

陳宏謀

岳濬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五

工政十一 運河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漕運小叙

顧棟高

河南自昔轉輸處也。堯舜禹都冀州。禹貢載浮于洛。達于河。其時之貢道。卽運道也。殷周以來。諸侯封建。各食其土。故漕運之制未詳。因禹之舊。漢興乃始事漕輓。歷代因之。大抵因建都所在而爲之。經營其利病。乃可得而究云。漢都關中。引漕穿渠至河。以漕東漢晉都洛陽。修汴渠。或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行漕。隋沿河置倉。唐亦置河口輸場。分運入河洛。時則自江達淮。自淮達汴。自汴達河。而洛而渭。而專以河爲急。宋都大梁。爲四河以通漕。而汴河運米至七百萬石。凡軍器上供皆由汴。于時東南則由淮入汴。西北諸路則由洛入河。達汴而專以汴爲急。元明都燕京。元行海運。而其初亦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灣。在封邱縣南大河北岸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卽衛河以達京師。明永樂中亦運至陳州。載入黃河。至新鄉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蓋以河兼陸運。而其時則又以衛河爲急。自元都燕而汴河幾廢。明世會通河成。而東南重運悉由淮北山東至臨清。合衛河以達于天津。其衛輝水次所運。特河南一省之漕而已。故論漕運于漢隋唐河南特中頓之所也。論漕運于宋大梁則委輸之地也。論漕運于元明衛河則紆出之道也。以河爲事。則有二門底柱之險。以汴爲事。則有潰溢壅塞之虞。以衛河爲事。則又有泉流微弱。水不勝舟之慮。歷代所由。各有利病。其勢然矣。乃明季論者。以會通河偶阻。至欲全由衛河。借沁之奔流入衛。以殺黃而助運。是殊不然。沁大而衛小。沁濁而衛清。故黃足以容沁。而衛不能受沁。沁之水勢足以濟運。而沁之泥沙適足以病運。故病會通而欲專由衛者。是因噎而廢食。

也。欲引沁入衛以助運者是穿咽而潰難也。狙目前之計而忘遠大之慮。大率如此。本朝至德感神。河流安瀾。漕運便利。舳舻萬艘。悉由江達京庾。而衛河之運。特南河省臣巡視。抵臨清以會通倉而已。我衛河之神。欽賜匾額。復以兌糧小灘。改歸衛輝水次。以省交兌跋涉之苦。又以河石淺灘。需夫挑挖。并經由潞滑內黃之縣。撥入彰衛。以免隔屬呼應不靈之虞。蓋此制一定。永爲百世之利矣。述漕運志。

論引沁入衛之患

陸燿

按明代諸臣於引漳之外。復有籌及引沁入衛者。嘉靖間。左都御史胡世甯言沁水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派通衛。宜遣官踏視。北達衛水。萬厯間。叅政范守已言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乃自木蘭店東決奔流入衛。守土諸臣塞其決口。仍導入河。而堤外遺有河形。直抵衛潞。宜於原決築堤處建一石牐。分沁一派東流入衛。爲力甚易。又楊一魁張國維先後皆有此說。而潘季馴河議辨惑。則曰黃可殺也。衛不可益也。移此與彼不可也。衛漳暴漲。元魏二縣田地每被淹浸。民已不堪。况可益以沁乎。且衛水固濁。而沁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壅塞。泰昌中。侍郎王佐亦言沁水之闢。新汲一帶地方。郵署相連。廬舍鱗次。必闢渠以受沁。此地不爲邱墟乎。迨國朝乾隆二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復有作滾水壩於武陟境內。分洩沁漲。以殺黃河水勢之請。總河白莊恪公議曰。臣等將沁衛兩河細加丈量。沁河寬一二百丈不等。衛河寬八九丈至四五丈不等。衛小沁大。勢難容納。武陟境內沁河長一百九十餘丈。沙底虛鬆。不能簽椿下石。難以建壩。懷慶以下俱有大堤障護。今建壩分沁。必挖開大堤。另開河道。但大堤一開。自撤屏障。沁水穿堤奔注。黃水隨之而入。一往無阻。不惟分沁。而且引黃。其可慮者一。衛河淺隘。不能容受沁水。又必欲開闢寬深。兩岸民田廬舍。

不可勝計。兼有汲新濬三縣城垣。遷徙爲難。濬邑境內。兼有一十八里山根石底。人力難施。其可慮者。二衛沁合流。水勢浩瀚。又必堅築高寬堤岸。且新淇等縣。近依太行。山水長發。全賴衛河歸宿。若因束沁築堤。則阻山水歸路。橫流爲害。其可慮者。三。沁水歸黃。衛水歸運。其來已久。卽導沁入衛之議。元明以來。屢議屢止。亦非一次。如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衛輝路總管董文用因漕司議通沁入衛。文用言。衛郡浮屠最高者。僅與沁水平。若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又明萬曆十六年。漕臣楊一彪請引沁通衛。科臣常居敬言。衛輝府治地既卑下。河復窄隘。狂流灌注。容受爲難。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孟。府城不遠。沖決可患。我朝康熙六十年。尙書張鵬翮查勘黃沁兩河。奏稱。武陟沁河西北高而東南窪。沁堤內平地較沁河涯低一丈。從此而東。地勢愈低。且此處沙底虛鬆。將來建牐築壩。難以堅固。若引水時從高直下。建瓴之勢。牽動全沁。灌入內地。黃河隨躡其後。又引沁必由小丹河入衛。此二河河身皆極淺窄。勢難容受。歷觀從前諸臣奏議。利害較然。如董文用言。沁水高於衛輝浮屠。則害在衛輝。且及直隸之大名長蘆。如常居敬言。沁水沙多善淤。入漕淤牐。昔有左驗。考明嘉靖三十五年。沁決入衛。至臨清。逆流上擁。運河七十餘里泥沙沉積。輒板二牐淤塞二千餘丈。則害又在漕運。如張鵬翮言。牽動全沁。黃河躡其後。則黃河之水。勢分溜緩。下流勢必淤墊。泛溢四出。其患又在黃河。而懷衛一帶。爲害更不可勝言矣。夫使利多害少。或利害相半。猶當審擇而慎處之。況有害於城社民生。有害於漕運。而並有害於黃河。是未可以違前人之成說。改數十年之成規。而漫爲嘗試也。抑臣等聞之。明河臣潘季馴有言曰。黃河防禦爲難。而中州爲尤難。自漢以來。東沖西決。未有不始自河南。明河臣萬恭亦言。河南沙鬆土疏。大穿則全河由渠。而正河必淤。小穿則水性不趨。過則平陸。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

淤。由是觀之。以原歸黃河之沁水。改歸衛河。穿渠則土疏之地。不能保無奪河之患。而順其水性。仍歸黃河。則力全流急。不無以水攻沙之功。臣等詳察地勢。博詢耆老。歷考前人論說。分沁入衛之議。有害無利。斷不可行者也。以上諸賢之論。鑿鑿如此。然則沁水之不可引於衛。且然。張清恪公乃別有引沁入運之議。其可嘗試乎哉。

運河源委

張伯行

運河之開。始於濟甯州佐畢輔國。建金口壩。開金口閘。引泗河之水至濟甯。又建堽城壩。開堽城閘。引汶河之水至濟甯。由楊家壩至蓮亭前。分流濟運。然地勢北高而南下。故於蓮亭之東。建天井閘。又於天井閘下里許。建堽城閘。所以堵水使不南下也。又於濟甯之北百里外。建開河閘。所以放水使北行也。豈知水之往南也易。而往北仍難。此濟甯州佐只知引水至濟甯。而未曾合南北之地勢而通計之也。至尙書宋禮。聽汶上老人白英之計。改河於南旺。分流濟運。蓋白英世居南旺。亦只知引汶水於南旺。而未曾合南北總計之。竝未知畢輔國開河之始。仍資泗水濟運也。兼以尙書宋禮於永樂九年到任。旋於是年奉命取材入蜀。是以雖改壩於戴村。而未知堽城壩堽城閘之制度盡善也。所以數百年來。雖漕運享其利。而南旺歲挑。勞民傷財。遂貽數百年無窮之害。且南旺以南魚浦之間。因泗水全注於南。一派汪洋。甚至濟甯以南。盡被淹沒。而南旺以北東昌一帶。仍苦水小。每有膠舟之患。後又議開金龍口。引黃河之水至張秋。接濟北運。豈知黃河之水。一經漲發。其勢莫禦。故張秋屢被水患。而金龍口永議堵築。金龍口既堵之後。北運仍然水小。卒亦無如之何也。且南旺運河兩岸土積如山。將來挑河恐愈艱難矣。白英只知有南旺。而引水於南旺。猶畢輔國祇知有濟甯。而引水

於濟甯者也。今合南北之大勢計之。宜將汶河之分水口。改於南旺之北十里。開河之南。分流濟運。而又於戴村壩改建如堽城壩。堽城閘之制度。再將泗河之水。引至獲麟古渡以西。使泗水由馮家滾水壩舊河出壩。西入運河。或曰。馮家滾水壩。所以洩蜀山湖之水入馬場湖也。此壩一開。不虞蜀山湖之水南下乎。不知馮家滾水壩之西。挑河入運。卽以挑河之土。築蜀山湖之湖堤。則蜀山湖之水。既不至於南洩。而泗河之水。又可以濟北運。且戴村壩。既如堽城壩。堽城閘之制度。則南旺之歲挑。可省魚沛之間。既不苦於淹沒。東昌一帶。又不至於膠舟。眞萬世之永利也。此竭四載之奔走。耗四載之心血。而僅有此一得。恐致湮沒。故附錄於此。以就正有道焉。

此欲改汶之分水口於南旺之北。改引泗水於馮家壩。西入運河者。第泗水由兗州府城外西南行至魯橋入湖。其勢甚順。若強之使西。無論費鉅役繁難。謀就功而由兗州至獲麟古渡。二百餘里。舊無河形。勢必鑿民田以當之。且強泗水使西。其勢不順。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存之以備一說。

運河總論

張伯行

運河乃宋尙書未成之工也。其創開者。則濟甯州佐畢輔國。始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口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甯濟運。又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又開堽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甯濟運。但濟甯地勢北高而南下。故水之往南也易。而往北也難。北運每虞其淺阻。永樂九年。宋尙書聽老人白英之計。引汶水於南旺。分流濟運。引之誠是也。但於是年到任。卽奉命取材於蜀。平江伯陳瑄繼成其功。於戴村僅築土壩。其後潘季馴築石爲壩。萬恭累石爲灘。亦僅百丈餘耳。汶河水發之時。不能暢流入海。盡入運河。堤岸難保。而民田每受其害。若戴

村建閘建壩如堰城金口之制。使可以蓄洩。而運河自不至於泛濫矣。是汶河之工尙未成也。至於泗河。並未議及。雖今亦蓄之馬場湖。但府河淤塞。已爲平地。泗河之水。入馬場湖有限。以故雨潦之年。運河水大。馬場湖水亦大。天旱之年。運河水小。馬場湖水亦小。而十里鋪閘與安居閘。又近濟甯。二閘一開。湖水洩盡無餘。故馬場湖雖有蓄水之名。泗水並無濟運之實。是泗河之工尙未成也。泗水不至馬場湖。盡由魯橋入運。而汶河口在南旺之南。故雨潦則南陽夏鎮一派汪洋。而天旱之年。阿城東昌處處淺阻。今宜將汶河口改於南旺北十里許。將泗河口開於南旺南十餘里許。再將府河挑挖深通如舊。則用泗水以濟南運。用汶水以濟北運。則南運無泛濫之虞。而北運亦無淺阻之患矣。再查南旺運河兩岸土積如山。每逢大挑。百倍艱難。若將汶河口移於南旺北十里許。不惟兩岸平坦。大挑易於爲力。而數年之後。戴村閘壩修完。則將汶水引入湖中。換湖中清水入河。濟運而大挑亦可免矣。汶水泗水。竝出濟運。自無水小之患矣。若猶慮水小。則閘座不可以不嚴也。查荆門上下閘。阿城上下閘。所以關南旺以北之水。猶之天井在城閘。趙村石佛閘。所以關南旺以南之水也。天井在城。趙村石佛鎖鑰。俱掌之濟甯道。則荆門上下阿城上下四閘。亦宜嚴加鎖鑰。掌之捕河廳。如天井在城。趙村石佛之例。一啓一閉。則水自不至於妄洩矣。況沙河聚林河。皆係濟運之河。特以數百年來。盡皆淤塞。水勢不通。若大加疏濬。令其深通暢流。則水自有餘。而無不足之患。或曰汶泗二水。竝出濟運。再加以沙河聚林河之水。運河之水。不慮其太大乎。曰不然。天井閘以上水大。則有永通閘在。宜將永通閘修補完固。一遇水大。卽爲開放。洩入牛頭河。至江南海州下海。若荆門閘上水大。則有五空橋減水壩在。若慮壩底太高。不能洩水。則宜於大感應廟東建減水閘一座。一遇水大。卽爲開放。洩入鹽河。由濟南河維口下海。如是則水既足以濟。

運。又。不。患。其。大。矣。此。運。河。之。大。勢。酌。乎。古。人。之。成。法。驗。之。當。今。之。地。勢。誠。屬。萬。全。不。易。之。良。策。也。

袁口閘啓閉議

張伯行

袁家口閘不放水北注。運道淺阻。勢所必至。故糧船至此。必須積至三百。或二百餘隻。則水自充足有餘。而後啓板放船。若水非有餘。船決不可放。必將開河閘板南旺下閘板盡啓。使南旺之水。全注於此。若開河閘上有船。即將上塘之船歸併此塘。以便蓄水。蓋船不虞多。惟患水小耳。此閘板須全下。始足以蓄水。南旺下閘。開河閘不下板。始無淺阻之虞。苟此閘下板或少。則南旺下閘。開河閘上下。未有不致淺阻者。且南旺上閘。不能蓄水。南運勢必不足。此不可不知也。此閘船多水足。始無淺阻。若船少。即放。未有不淺阻者。蓋塘內水大。固可以水送船。塘內水小。亦可以船送船。何爲以船送船。數塘合一塘是也。如此塘之船不能行走。即將上塘之船歸併此塘。蓋船多則水亦長。而船俱可下。如半盆水內。浮置數瓜。則盆內之水。立刻長滿。是其驗也。此又各塘放船之法。不獨袁口爲然也。袁口積船既多。將啓板放船。必先着人令開河下板。則水不至於大洩。俟袁口過船下板之後。開河仍舊啓板矣。若開河下板。袁口之船不能放完。上下或有淺阻。即將開河亮板一二塊。船自無不行矣。此法固善。但昨於閏四月初一日下板少。而上下俱經淺阻。又不可不慮。是不若開河仍舊下板。開河放兩塘。袁口放一塘。靳口放一塘。自無淺阻之患。若一塘有三三百船。勢必不能容兩塘者。亦可以一塘放一塘矣。此又在人之隨時變通耳。

戴村壩議

張伯行

築壩戴村。遏絕汶流。引水南旺。分行濟運。明臣宋禮之功也。冬春大挑。歲勞民力。夏秋水長。運河漫溢。南北被

淹者。不啻四五十州縣。在明臣陳瑄似不能無過也。蓋戴村壩。乃宋禮因堽城壩而制之者也。查元至正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今之開河閘。卽當年之舊閘也。汶今日之河底。較當年之閘底。高一丈有餘。是其明驗也。始濟佐奉符畢輔國。於堽城之左作斗門一。遏汶水入洸。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懸門閘。虹相連屬。分受汶水。而於汶河築沙壩一道。以遏汶流。其後屢築屢傾。歲勞民力。議者乃欲改作石壩。爲一勞永逸之計。而馬之貞又以石壩能走水而不能走沙。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爲害。後成化庚寅。張克謙旣築金口壩。並欲築此壩。未幾遽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牟公觀其成績。作斗門六。春月水小。則將斗門盡開。使汶水盡出堽城閘。至濟甯。以利漕運。若遇伏秋水漲。則閉堽城閘。將六斗門盡閉。使水與沙盡由斗門入海。故運河無泛濫之虞。而濟甯塘河亦未聞如今日南旺大挑之甚也。其制度盡善盡美。莫有加矣。溯明永樂九年。宋禮以地勢南下而北高。故水之南行也易。而北行也難。因用老人白英之計。改分水口於南旺。而於戴村築壩。以遏汶流。又自戴村開河九十里至南旺。規模方定。偶以微過蒙督責。令以儒巾治事。旋又命取材川蜀。而平江伯陳瑄卽於是年經理河漕。續成其功。而不知白英之計未盡行。宋禮之功尙未成也。若使宋禮白英始終其事。則戴村壩自應如堽城壩之制。啓閉有方。蓄洩得宜。又何至冬春大挑。歲勞民力。夏秋水漲。南北運河漫溢。淹沒四五十州縣哉。惟陳瑄不能曉宋禮改河之意。旣未竟厥功。而萬恭壘石爲灘。潘季馴常居敬築石爲壩。亦未曉馬之貞沙淤壩平之說也。至今日而沙淤河高。底與壩平。馬之貞之言已驗矣。故今日之戴村壩。宜照堽城壩之制。除舊壩一百丈外。再築一百丈。較舊壩再高二尺。中作斗門閘八座。視水之消長。以爲啓閉。仍於戴村建閘二座。如堽城閘之制。引水由閘至南旺。以

節宣運河。使不至有甚大甚小之患。如是而白英之計始全。宋禮之功始成矣。然此特就戴村壩而言之也。若以會通河之全勢論之。則更有可議者。查畢輔國始築金口壩。引泗水由府河至濟甯。濟運又建堤城壩以遏汶水。開堤城壩。引汶水由洸河至濟甯。濟運分流南北。汶泗蓋並用也。斯時糧運僅至安山而止。自安山至臨清俱用陸運。其後壽張尹韓仲暉及太史邊源相繼建言。由安山開河至臨清。可免陸運之勞。遂以總督漕河馬之貞相厥形勢。開通成河。而會通河始成。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羊山。以衝張秋。而會通河淤塞。數百里舟不得行。自濟甯至臨清。又用陸運。至永樂九年。命尙書宋禮復開會通河。及用老人白英之計。改築壩於戴村。又開河九十里。引汶水至南旺。分流濟運。於是汶河有事功。而泗水無全力矣。但自南旺以至臺莊。有泗河沂河及彭口大泛口之河。又有馬場湖獨山湖。南陽湖照陽湖微山湖之水。且有滕嶧鄒魚之泉水。皆可以濟運。而自南旺以至臨清。并無涓滴之水。可以濟運。止有安山一湖。可以蓄水。而今又經佃種。故南運之水每有餘。而北運之水恒不足。先時徐有貞因北運淺阻。乃於金龍口築壩。引黃河之水以濟北運。其後張秋屢被衝決。屢決屢塞。而卒無如北運之淺阻何也。余往來河上者三年。相厥形勢。溯其源流。乃知北運之不足。皆由於泗河之水未盡其用也。再查今濟甯之蓮亭門首。卽古之分水口也。以汶泗二水會源於濟甯。卽於濟甯南北分流以濟運。南至天井閘。僅十數丈耳。北至開河閘。則一百餘里。蓋南運不患乎無水。而北運每苦於水少故也。後尙書宋禮改汶河於南旺。分流濟運。竟置泗水於不問。殊失畢輔國汶泗並用之意。成化六年。建南旺上閘曰柳林。建南旺下閘曰十里。而水之北行始難。十八年。又建安山閘。正德十二年。又建袁家口閘。嘉靖十六年。又建戴家廟閘。而水之北行者愈難。水之北行者難。是以北運水小。又兼以泗河之水俱往南行。是以南

運水多而北運之水愈覺其小也。故今宜於獲麟古渡開一泗河口。又於其內開泗河一道。兩岸置湖蓄水。如汶河法。則以泗河之水合諸水以濟南運。而以汶河之水專濟北運。則北運自無淺阻之患矣。然而南旺分水口猶有可議也。查首東光議築上源閘壩以省大挑。畧曰。宜於每年打壩之處設立石閘一座。隨時啓閉。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閘一座。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斗門盡閉。中間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啓。中間下板五塊。沙泥盡隨斗門入湖。如此則二湖之役不惟可爲水櫃。亦可爲沙櫃矣。縱洪水潤濁未可盡汰。亦能去其什之七八。雖十年一挑亦可也。萬一各處或有淤淺傾頽。欲行濬撈。則一札板之下可以斷流。不用椿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用力少而成功多。雖每年一挑亦不爲勞矣。必如是而後會通河庶其成矣乎。

由濟甯至汶河衛河記

朱澤澧

禹貢紀濟會于汶。恒衛既從而衛不書。濟與河上流通而下流分爲二者也。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汶至臨清入衛而不承濟。河入海於淮。衛自爲一河。承汶以入海。禹之故道盡失。丁亥秋舟次所經。相地高下。觀水出入。然後知禹之治水因地之勢。以導水之歸。順水之性。不貪水之利。自張秋北荆門阿城臨清地勢高峻。惟沙灣卑窪。沙灣在張秋之南。西承曹開東明之水。東經博平博興入海。則濟之由此地勢也。卽水性也。自德州至文安六七百里卑濕沮洳。宜爲衆水所歸。觀衛河逶迤曲折自趨於海。則九河之在此亦地勢也。水性也。昔宋商胡決後當國者競言河宜東南以固國勢。元明以降導河入淮以濟漕。遂使滄瀛一帶僅存衛河。又開臨清以南數百里高阜之壤。通汶入衛。是皆貪水之利矣。夫因水爲利。其經營措置未始無數百年之益。而

不知其失水之性已甚。然汶之入衛。其本性入衛者七。由沙灣而東者三。猶不沒大禹遺意。獨不知河之南將合江而止耶。吾不得而知也。抑有時而北耶。吾不得而知也。

啓閉閘座說

蔡方炳

運河之內。建閘甚多。惟分水以北。至臨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爲閘二十有一。分水以南。至鎮口三百九十里。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三。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決之南則南。決之北則北。惟吾所見何如耳。故糧運盛行之時。或遇水涸河淺。宜效輪番之法。如運艘淺于濟甯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水盡南流。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水盡北流。蓋南北分流。則不足。南北合流。則有餘。雖當旱暵。自克有濟。如是而後。可以盡古人設閘之妙用矣。

籌復漳河故道疏

乾隆三年

河道總督白鍾山

漳河源出山西。其自長子縣出者爲濁漳。自樂平縣出者爲清漳。穿太行山至河南涉縣之合漳村合流。與萬山衆壑之水會而爲一。洶湧異常。從前係由直隸入海。其引至山東館陶縣入衛河。自康熙四十五年始。其時山東濟甯道張伯行。以衛河水弱。議詳河撫二臣。請引漳水入衛。以濟漕運。撫臣趙世顯並未具題。卽批飭館陶縣並咨直隸撫臣轉飭挑濬。蓋欲分漳之有餘。以濟衛之不足。初不意全漳之歸衛也。乃自康熙四十五年以後。漳河故道。歷久漸淤。漳水全歸衛河。漳衛合力並馳。排山倒峽而來。一線衛河。勢難容受。山東德州適當衛河之衝。不但漕艘經臨。波撼浪湧。每有沖激損壞之虞。而且水勢泛漲。廬舍民田。難免淹沒。德州首受其害。直隸吳橋甯津東光南皮滄州等處。亦皆波及。雍正八年十一年。其最甚者。前撫臣岳濬因奏。請會同直隸督

臣李衛。河臣顧琮。河東河臣朱藻。公同會勘。於德州哨馬營建築滾水壩。開挑支河。以分衛河泛漲之水。由鉤盤河達老黃河入海。蓋以保護堤岸。田廬則誠善矣。又不意沙水之易淤。支河也。乾隆二年。部臣趙殿最會同臣等查勘支河上下情形。每年洩水。必致淤澱。隨議重加疏濬。並將支河壩以下曹村堤口開挑。中間阻礙水勢之橋梁拆除。以冀水勢暢達。浮沙少淤。復請照歲修之例。每年挑浚。無如漳衛二水。源出萬山。挾沙帶泥。本來渾濁。支河又旁設衛河東岸。無迎溜吸川之勢。有流緩沙停之病。又支河入鉤盤河處。形如丁字。難以直達。縱百計經營。究不能禁其淤墊。今欲別擇捷徑。使之建瓴直瀉。不但上下左右。並無可以別開支河之處。卽有可開之處。亦恐取徑太直。建瓴下瀉。有奪河阻運之患。欲將現在支河棄而不治。則恐復淹漫田廬。不得不歲加修浚。年挑年淤。幾成漏卮。臣等再四籌畫。抽挑中泓。使河窄流急。沙隨水行。並于漳水漸消力已綿弱之際。衛河無庸分洩。卽於壩上加築草土。不令過水。以免勢緩沙停。雖將來淤沙較前可以稍減。然亦止爲支河補偏救敝之法。而非治漳水釜底抽薪之計。臣等細思支河原爲衛河水漲而設。而衛河之所以易漲者。由於全漳歸衛之故。與其每歲糜帑。以挑必淤之支河。曷若令漳水復其故道。衛河不致漲溢。爲一勞永逸之計。且漳水性本湍悍。今與衛水合流於一綫運漕之衛河。其勢斷不能容。且全漳由館陶歸衛。則館陶民生尤爲可慮。又不獨德州與直隸吳橋等州縣有淹漫之憂。臣等伏查康熙四十五年。河決館陶之西。直隸威縣有漳水支河一道。名爲靖陽江。又名黃路河。由東北經直隸清河縣。歸天津入海。又西有正河一道。由西北經直隸常晉縣大陸澤。亦歸天津入海。彼時正河勢尙浩大。卽不長水。亦可舟楫通行。黃路河水小之時。尙寬至二三尺。五六尺不等。淤阻未久。故道或尙可復。於兩處內擇其易於疏浚者。請復一處。使漳水有歸海之路。而於館陶相

度其地勢。如可建一牐。洞衛河水。大則聽漳水入海。以防其漲。衛河水小。則分漳水入衛。以濟漕運。操縱在人。節宣有制。收漳之利。而不受其害。此則一勞永逸。而目前所當急爲籌議者也。

勘議漳河故道疏 乾隆四年

鄂爾泰

山東迤北至直隸南運河一帶。統名衛河。其初原從平地穿鑿。以爲漕渠。勢不能多有容受。前山東河道張伯行。因衛河水弱。創爲引漳入衛之舉。謂漳河之水。小時固足爲運河之利。一經漲發。又恐爲元城館陶之害。須於重運到臨清時。將漳河築壩。引水入衛。濟運至重運過完。仍將漳河壩開通。將入衛支河堵塞等語。是其分漳濟運之初。卽以漲發爲虞。雖其築壩開壩之議。爲不可行。然繼此以後。並未聞有經營防範之策。以致漳水全勢東趨。故道壅塞。以一綫運河。而受汶衛漳三水。此泛濫之患所由甚也。迨後籌及分減之法。山東於恩縣四女寺建有減水牐。於德州哨馬營建有滾水石壩。直隸於滄州建有捷地牐。青縣建有興濟牐。開挑支河。使由老黃河等處東流入海。然各牐河每年過水之後。溜斷沙停。旋即淤墊。沙泥土積至六七尺丈餘不等。一次疏濬。所費皆不下萬餘兩。兼之老黃河身及海溜較之牐河高幾丈水至數十里之外。卽不能復下。下壅上淤。徒耗帑金。終歸無益。臣前奉 命查勘河道。由南運河至哨馬營牐壩一帶。察看情形。知支河之不足以資分洩。而全漳入運之患。所當別籌長策。自此畱心訪詢。聞每年四五月間。重運北上之時。漳水常小。助衛無力。或遇漲發。則又洶湧排蕩。漕艘沖擊。在在堪虞。南運河堤岸。自雍正四年以來。屢經加築。而水發之時。輒與堤平。夫水不加多。而堤歲歲增高。水又歲歲與堤平。則河底日漸淤高。可知以淤淺之河身。受全漳之大漲。是以德州以下。直隸臨河州縣之民。田廬舍動輒沖決。每歲爲害。此其勢之相因而益病者也。今河臣白鍾山等請

復漳河故道。並築牯洞。以資啟閉。臣與河臣詳勘熟籌。案閱舊圖。並詢問熟知漳河故道之人。講求曲折。事屬應行。按漳河故道有二。其一由直隸魏縣北經山東邱縣。西歷王路等處。至效口村。會滏陽河入大陸澤。即常晉泊。下會子牙河。由天津歸海。其一由魏縣北之老沙河。俗呼爲清陽江。又名黃路河。河形白濤。樹莊起至漳桐村北。轉經邱縣城東。清河縣城北。武城故城。景州阜城各地方。過千頃窪入運歸海。查邱縣城西故道。去衛河較遠。且自魏縣北至滏陽。約三百餘里。河形舊迹全堙。開通匪易。又滏陽漳沱兩大河會流歸子牙。復益以全漳。勢難容納。甯晉泊恐更易淤。此一故道。似不可復。其邱縣城東老沙河。即古馬頰河。河形寬闊。自二三十丈至七八十丈不等。河身內如路爾莊軍營村等處。淤段不遠。挑浚亦易爲力。若於此處請復故道。自和耐寨村東。承現在漳河北折之勢。接下開挑十餘里。至漳洞村。歸入舊河。溜勢稍順。工費亦省。即于所挑新河頭之下。東流入衛處。詳加審度。建立牯座。如衛水微弱。則啓牯分漳以濟運。如衛水足用。則緊閉牯洞。俾漳水盡歸舊河。至千頃窪東北。於青縣之鮑家嘴入運。由天津歸海。再於青縣以下。酌量水勢。或仍須分洩。則另議建立牯堤。以保萬全。如此。則自臨清以北。山東直隸境內運河六百餘里。可避濁水之淤墊。即青縣以下運河已減六百餘里。夾束灌注之濁水。而沿河居民。永免田廬淹浸之患。四女寺哨馬營捷地。與濟四牯俱可不用。又節省每歲浚築若干之工費。且鑿渠引漳水灌鄴。而河內富饒。史記具載。今將舊河請復。則近河田地。既可資其灌溉。爲利甚溥。而豫省濱河郡縣。與畿南各處商販米糧。亦可漸次流通。以濟民食。實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此與白莊格議同。

漳河無庸復故道疏 乾隆四年

孫嘉淦

漳河之性。洶湧奔湍。擁挾沙泥。雖有淤田之利。實多冲決之虞。其現在所宜復者。乃漳河之支派也。臣歷青縣交河等處。親行查勘。雖有河形。類多淺狹。旱城有柳株橋。跨河直渡。量其牘口。僅寬十一丈有奇。自此以上。河身漸堙。今欲引全漳之水。俱歸於此。不能容納。必須挑浚。所費不貲。即使不惜費而濬之。濁水善淤。將又別徙。徒費無益。聽其遷徙而不爲之所。沿河田廬。在在堪虞。若欲防護。勢必築堤。紆迴千里。工程難計。兩堤束水。必致冲決。善始圖終。不可不慎。且運河終不能不需漳也。衛水力弱。不勝漕舟。漳水未入之先。山東河北。凡有泉流。靡不疏引。額設淺夫。隨處挑挖。自引漳入衛。然後漕船通行。若漳復故道。則衛水不足濟運。於是欲建牘以分之。不知濁流洶湧。不能由人操縱。借使果能操縱分流。竊恐運河水勢。轉致停淤。又煩挑浚。數十里之減河。猶以爲費。乃轉挑六百里之運道。是欲省費而費更多也。且漳水終不能不歸運也。於邱縣雖能分之使出。至青縣不能不引之使入。漳衛同流。有四減河以洩之。若復故道。則減河無庸。集全力以突入下游。焉能保固。於是議於青縣以下。酌量減牘。查青縣下游建牘之處。惟有獨流。今獨流之牘。既已勘明。不可建立。全漳之水分洩無方。靜海天津之患。不僅村莊而兼及城垣。是欲除害而害更大也。且漳河不歸故道。於運河原無害也。負舟而走。水大則行速。刷沙而行。水大則不淤。自設減河以來。大堤從無漫溢。至挑淤之費。在山東者臣不詳知。若直隸之減河。並未動帑挑淺。實無費至萬餘兩之事。且現今運河兩岸淤土。漸次將滿。各處險工。皆化爲平。設有漫溢。又有遙堤以障之。自可永保無虞。經營甫就。乃不觀其有無成效。而棄之別圖。似非行所無事之義也。今復故道之利害。尙在未定。若南運之工程。則今年已有成規。明年可觀成效。非久遠難待之事。姑緩一二年。以徐考其實。若自明年以後。漕艘直達。河身不淤。既省挑淺之費。又無冲決之虞。則事已完善。自可無庸改

作○如○其○尙○有○費○帑○病○民○之○處○則○是○臣○言○不○驗○然○後○考○究○漳○河○之○故○道○而○歸○復○之○或○亦○未○晚○

議覆漳河洩漲疏 乾隆五年

顧 琮

漳水自康熙四十五年間。因衛河水弱。引漳由山東館陶入衛。以濟運。後緣全漳入運。漳衛汶三水會同。渾流奔赴。勢甚浩瀚。以致衛河難以容受。每有漲溢之患。此臣白鍾山所議有改復漳河故道之請也。今臣等勘得漳河故道。自魏縣北會滏陽縣子牙河達海之正路。舊跡全堙。亦不可復。無庸置議。惟支流一道。自山東邱縣之堤上村起。抵青縣之鮑家嘴。會歸運河之處。舊跡尙存。自和爾寨村東現有河口。乃當年引漳入衛之故跡。上游雖有淤塞。尙可疏濬。若於此處開河宣洩。則山東德州以下直隸滄州等處。可免沖潰。實於運河有益。惟是和爾寨東起。至青縣鮑家嘴入運之處止。計程六百餘里。深淺寬窄不一。而景州阜城交河各州縣無數支河。積水匯歸。悉由鮑家嘴而出。河身久淤。兩岸居民。較前稠密。臣顧琮查勘故道。目擊情形。若益以全漳之水。別無減河可以分流。勢難容納。鮑家嘴以下之青縣靜海天津城社堪虞。則漳水改由故道於直隸。不能無患。然不由故道於山東。亦不能無患。臣再四籌畫。公同熟商。惟有分洩防禦。使兩省均無所害。庶爲經久之圖。查元城縣之和爾寨村北。原有河溝一道。由袁爾寨潘爾莊等處。以達堤上村。與漳河故道連。而袁爾寨等處村民。將河身築堤橫截。雖有河渠。中多阻塞。請將此河口不必堵塞。以壅水勢。留此天然壩口。飭令地方官嚴禁小民不許於故道築壩攔水。聽其宣洩。以分水勢。又自鈎盤河入老黃河之處起。至海豐小泊頭潮河止。凡直東兩省地方。俱請挑挖子河。務須一律深通。暢流無阻。以洩暴漲。但漳衛汶三水並趨。大汛之際。猶恐不足宣洩。致有漲漫之患。查臨清恩縣夏津武城德州一帶。間有民修堤堰。尙未聯絡整齊。汎水出槽。難以防護。若令

民力修整。而連年被水災。民勢難力役。應照東省官堤之例。請帑興築。河岸寬平者。估築遙堤。以防暴漲。河岸狹窄者。估築月堤。以備放淤。印官領帑承辦。河員指示督修。工竣。仍令民修守防護。無庸別議歲修錢糧。再前應修工段。有堤在山東。而堤後居民。無論在直在東。汎漲之際。派令附近村民。協同加緊搶護。毋許彼此岐誤。庶於運道民生有濟。

此又參酌白孫二議之間。不復故道而籌減水者。

漳衛合流說 豫乘識小錄

朱雲錦

漳水之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

長讀如常見漢書地理志注

發鳩山。曰濁漳。自林縣西北入豫境。一出山西平定。

州樂平縣少山。名清漳。自涉縣入。俱東經林縣之合漳村。匯流由安陽臨漳經直隸之成安大名元城等縣。

又東北經山東館陶縣。與衛合流。至臨清閘外入運。歸直沽入海。衛水出輝縣蘇門山百泉。

百泉上有經新鄉衛源廟

汲縣湯陰滑內黃等縣。淇水源出林縣南七十里。東北流經湯陰至淇縣入焉。湯水源出湯陰縣治西。舊名

薄水。流經縣東。過內黃入焉。洹水一名安陽河。出洹山。經林慮縣。其水屢伏屢見。流經安陽內黃與衛水合。衛

挾三水。歷直隸大名等縣。至臨清閘外。合漳水同入運。河北之地。惟二水為經流。衛南漳北。歷無侵混。而衛

為豫漕蘆鹽舟楫通行之處。所關綦重。乾隆五十九年。漳水盛漲。由臨漳之三台村。挾洹入衛。六十年。經河撫

臣奏明。捐款堵築。工甫竣而漲驟發。漳復橫溢南趨。自此遂於內黃縣之豆公村。與衛水合流。漳性濁。水一石

挾泥數斗。且長落無常。初合流時。河槽深通。水勢尚覺順利。嗣遂淤墊日甚。以致合流處水口不暢。而其地為

運道咽喉。嘉慶十五年。巡撫臣奏定為春秋挑濬。經費約需銀八千兩。定為漕四鹽六。俟挑濬二三年後。查看

情形再爲核定。自十五年後。隨挑隨淤。殊無善策。而豆公村一帶。淺阻日甚。今就北豆公村濱衛合匯處較量。至南豆公村迤南。相距二千三百餘丈。而北高於南已五尺餘。衛被漳逼。不能盡循故道。自東西袁村二村在南豆公村之漫流東下。經由低窪處。或由車行軌道。經內黃縣境六十餘里。又經大名清豐南樂三縣。約八十餘里。至岔河嘴。大名界復與漳合。百四十餘里間。或串流村中。或由舊渠道。或值平低處。所演漾漫散。寬至數百丈。如淀泊然。然豆公村爲鹽漕經由要地。近年淺澀尤甚。長蘆運商。就兩袁村中間築壩。蓄水濟運。衛流抵壩北折。由豆公村入故道。水勢不暢。上游之安陽湯陰附水村莊。多被水患。且衛水雖有攔壩。亦不能全流順軌。復由袁村稍西之冉村溢流。稍南繞袁村至東北。歸入坡河。迄今商民交病。惟查衛爲漳奪。測其地勢。北高南下。萬不能挽歸故道。至豆公村一段。清濁交混。寢淤寢高。亦難導衛與漳合流。若徒特建壩。抬高水勢。以敵漳之倒灌。則上游田畝浸淹。而內黃至岔河嘴一百四十餘里間。民田廬舍。偶遇漲發。宛在中央。竟成澤國。近經豫直大吏悉心籌度。並遣諳晰河務之員。往返詳查。知由袁村迤東衛水漫流已久。平衍處流淺而寬。其低窪處多有刷成溝槽。深三四尺不等者。若於深處少加疏濬。於平衍築隄夾束。如高寶間左湖右河磚工隔斷之法。將袁村壩拆毀。於豆公村漳水倒灌處量築格隄。以備漳之乘漲溢潰。則衛挾淇湯二水。迤在北已合於漳由新開之路。全勢刷濬。日見深通。而上下游田廬皆免淹溺。連道亦無阻滯矣。特是自袁村至岔河嘴。界連兩省四縣。事權不一。則呼應不靈。又濬治河渠之外。漳之南岸。地勢較窪之處。又須仿黃河格隄縷隄之制。橫互堅築。以防再行侵軼。庶爲萬全之計。約計經費非三四十萬金不能興作。然濟鹽漕而衛田廬造福實非淺鮮。當代有大力者。秉獨見而采輿論。毅然興作。豈可觀成。當不斥蠲生爲紙上浮談也。

天津運河疏 乾隆三十三年

陳宏謀

畿輔地方南北兩運河及西南諸淀泊。千流萬派之水。均於天津歸海。最關運道民生。屢蒙 皇上大發帑

金。築隄濬河。多方修防。又 特遣大臣。會同督臣查勘。設法經理。年來運道通利。民獲甯居。猶復 親臨

河淀。巡視海口。務求善後之良圖。以收經久之實效。臣昔任天津巡道。曾司河務。謹就見聞所及。敘述略節。是

否可採。仰祈 睿鑒。

一道運一河。原就高地開挖。載水北流。以資輓運。所以河身較高。而城鎮田廬皆處其下。且河流灣曲。易致頂

衝。全仗兩隄夾束。危險堪虞。乾隆元年。河臣顧琮條奏。築月堤放淤。奉 旨俞允。始而人情驚駭。畏難不行。

迨乾隆三年。遵議將舊有月隄加幫堅厚。試行數處。業經淤平。自此三四年。接續放淤。成功者約三十餘處。

極險之工。均已淤為平地。計全河兩岸之隄。可以放淤者。尚有七八十處。似宜接續辦理。舊有隄者。可以加幫

放淤。舊無月隄者。新築月隄。亦可放淤。放淤一段。即可保一段之平穩。其放淤祇須將月隄加築堅實。預備料

物。人夫。於河水漲滿時。將其形勢入渾。出清。操縱在我。并不涉險。不出旬日。即可淤平。淤平之後。永無築隄之

費。搶護之勞矣。一放淤成功之後。河岸有坑缺滲漏之處。皆已填滿堅實。窄隄變為寬岸。河水亦少衝射。亟須

於隄之沿邊離河甚遠之處。加築小隄。約高寬三四尺。即作遙隄。運河水出槽。岸寬水緩。泥沉於岸。水乃歸河。

不至成險。此外凡河岸本屬寬厚。不必放淤者。亦於隄之沿邊離河甚遠之處。加築小隄。與淤平之隄相接。不

令稍留空缺。則全河之隄岸既寬。復有縣互遙隄。以為外衛。縱河水異漲出槽。水勢平緩。及隄而止。亦不至於

衝決矣。

一運河河身原不寬廣。每遇汎漲。河水出槽。盈隄拍岸。難於防堵。雍正年間。怡賢親王大學士朱軾。奉旨興修水利。於滄洲之捷地。汎青縣之興濟汎。挖減河二道。洩水東流。建有石閘。當爲減運河之異漲。保固隄岸。自此以後。運河免於潰決。在運河已受減河之益。而兩減河屢有潰決。總緣減河河岸甚窄。兩隄夾束。隄係土所築。未用夯礮。自閘至海。百有餘里。其水雖云歸海。而近海之區。層層窪泊。河水至此。四散積淤。不能一直歸海。該管官以爲水已入海。而其實離海尙遠。現有積淤形迹。查歸海水口在於岐口。距此尙有十餘里。宜將近海窪泊。逐一挑濬通聯。俾減河之水直達岐口入海。庶不至於壅積。至於河身淺窄。隄岸單薄。若挑濬兩河。築四隄。須費至十餘萬金。查兩減河左近。歷係窪下荒鹹之地。卽未開減河以前。田地常在水中。今費十餘萬帑金。以保此不毛之地。得不償失。國計民生。兩無裨益。惟請將捷地減河之北隄。興濟減河之南隄。擇其地最窪下者。開壩築堰。將渾水引於荒鹹坑窪之地。旣已分洩。減河洶湧之勢。又可將不毛之地。受淤積肥。一俟運河水落。歸槽不須分減之時。卽下板閉閘斷流。減河之水。可以及早消落。計期不過八月中。涸出之地。正可種麥。不至如向日徒受清水之浸泡。而無益於種植。所謂棄地於水。實則藉水以肥地。現有低窪之彭淀窪等處。連年河溢。受淤已成膏腴。其明驗也。難者或謂渾水雖有益於鹹地。不免淹及村莊。臣昔年駐宿此地。見一帶村莊。未受水淹。其村莊皆坐落於高阜之地。雖驟長盈尺之水。不至淹及民居。況今入海之尾閘。旣以挑通。數日之間。清水歸海。消落甚速。並無傷於屋舍也。如此。則兩減河不須挑河築隄。附近村民。旣無減河之害。兼受減河之利。運河之水。仍可分洩矣。

一運河之東。如吳橋東光南皮鹽山滄洲等六州縣之積水。西則阻於河隄。東則阻於老黃河之高岸。舊有王

莽河沙河漫河。皆已淤成平地。以致此六州縣水無去路。霖雨數日。卽受災傷。乾隆五年。前督臣孫嘉淦從吳橋縣境內起。新開宣惠河。自西南而東北。由滄洲之石碑河以達於海。此爲運河東岸地方洩水之經流。繼因石碑一河。已受衆水之歸。懼難並納宣惠河之水。改由鹽山之燕子窪。經劉公渠。東趨於海豐縣境內之老黃河歸海。今聞中間有南皮境內之金沙岡土埂。地勢漸高。宣惠河之水。至此不能東下。常至漫溢。地方不受宣惠河之利。翻受宣惠河之害。皆由河未通流。不能直達於海之故。爲今之計。可否由石碑河直趨東北。將中間窪泊。疏濬通聯。直歸於岐口入海。或將金沙岡土埂。大加挑挖成河。東趨於海豐縣老黃河歸海。何者爲宜。必須通體相度。逐段測量。擇其通順者。動帑挑濬。務成寬深之河。凡附近溝窪積水。聽民開溝引入此河。則六州縣數百里之積水。皆有宣洩。不致前功盡棄矣。所挑之河。務須自首至尾。漸次寬深。以成汎流東趨之勢。此等平地洩水之河。祇宜展寬挑深。不宜築隄。轉貽潰水之患。

一運河西岸。窪泊相聯。總名曰淀池。京南十餘縣之水。匯集於此。加之北運河自北而來。南運河自南而至。均於天津會流入海。夏秋汎發。海口一時宣洩不及。仗有此淀。稍爲停滯。以次歸海。不致爲患。是爲畿輔蓄水之大水櫃。有關直省水利不小。祇因永定子牙二河。係渾水均穿淀歸海。渾水入淀。卽淤。以致淀池不能如舊時之寬廣。恨不能展之使寬。再不宜淤。使淺窄。查子牙一河。上承漳沱。滏陽二河之水。獻縣以上。原無隄岸。可以聽其游衍。自獻縣以下。築隄捍衛。幸兩隄離河最遠。河岸寬闊。河灘受淤。水落歸槽。不甚渾濁。而入淀日久。尾閘王家口。亦已受淤。向有支河三道。近已淤塞二道。僅存一道。將有尾閘阻塞之患。是以乾隆三年。由上游之楊家莊另開支河。引渾水由蔡家窪東北而行。經閻畱二莊水口。而入金家等窪。層層受淤。窪地獲淤肥之利。

清水達於老軍泊。自老軍泊而下之金里河。所歷窪泊。現有河形。將來遞層淤積。正可次第挑河。直抵天津之板橋。同北運河以入海。老軍泊以下。既成另河。老軍泊上游。如交河青縣等屬舊河之積水。向苦無處宣洩。就勢疏通。可由老軍泊獨流當城北趨歸海。於隔別清渾之中。兼收疏濬積水之效。其子牙正河入淀之王家口。去臺頭之清水河。約計十里。向爲三家淀及莊頭之淤嘴埂阻。今將兩淤嘴挖去。取直挑河。直接臺頭之清河。別有去路。縱有渾水漫溢。然新河清水多而渾水少。清水強而渾水弱。正可以清刷渾。不至淤及於淀。如此則子牙正河支河皆可免於淤淀矣。至於永定一河。自盧溝橋而下。中間並無窪泊停蓄。以堅厚之兩隄束沿潞之渾流。直趨於淀。始從柳叉口入淀。而勝芳一淀。淤成平地。繼由王慶沱入淀。而三角淀又已淤平。乾隆三年。因各處皆已淤高。惟沙家淀最窪。遂由鄭家樓范壘口穿隄而過。漫衍於沙家淀。仍由魚壩口歸淀。均此淀也。不淤於彼。則淤於此。多淤一尺。卽少一尺容水之地。年來幸無河決之患。淀池淤塞。似非經久之計。但永定河身綿長。氣魄甚大。水更渾濁。作何分別清渾入海。不致淤淀之處。臣向未經營。未曾籌及。不敢妄議。以上情形。臣當年往來親歷籌及。但距今多年。連年修治。或有今昔不同之處。恭遇
聖駕親臨河淀。千載一時。仰邀
睿裁指示。交督臣詳勘興修河防水利。永資利賴矣。

南運河修防條議

陳宏謀

議得南運一河。自全漳濟運以來。一派渾流。洶湧奔赴。直隸境內。雖免阻淺之虞。時有漫決之患。其漫決者。皆係頂衝掃灣之處。其泛溢者。皆係河灘無隄之處。是以歷來凡頂衝掃灣。皆爲險工。年年加高培厚。俱動正項。名曰官隄。而所加培者。猶難十分堅厚。臨河之舊土。日被冲刷。則新幫之土。益難抵禦。因有建築草壩。鑊砌草

上之事。草工最易腐朽。三年保固限滿。卽須加鑲修拆。是以沿河草壩日多。帑費日繁。而工之險者仍險。此有隄之患也。至於河灘無隄之處。或河岸寬闊。或河灣淤嘴。既無畏於頂沖。復不常有泛溢。偶遇暴漲。小民於水到之處。築隄攔禦。名曰民埝。而此一線民埝。臨時攢築。不察形勢。不加夯硤。汛後隨卽坍塌。在水小之年。似可不需此埝。若遇大水。一片汪洋。在在危險。此又無隄之患也。自乾隆二年。河臣奏請建築高寬月隄。放淤栽柳。經議覆准行之後。節年以來。已將舊有之月隄。加幫寬厚。放淤成工。極薄之隄。變爲寬厚。化險爲平。已有成效。就此類推。凡屬有隄頂沖埽灣之處。舊有月隄者。均宜加幫放淤。舊無月隄者。均宜另建月隄。以備將來放淤。至於無隄之處。均宜就其高阜土脊。另建遙隄。以爲外衛。大抵地勢高阜者。宜建遙隄。而不宜建月隄。若建月隄於高阜之地。旣不能放淤。徒爲積水所浸。倘縷隄有傷。水入月隄。勢更湍急。斷非月隄所能抵禦也。地勢窪下者。則又宜建月隄。而不宜建遙隄。若建遙隄於窪下之地。不但水至建瓴而下。難以抵禦。且使遙隄之內。縷隄之外。可耕之地。常爲積水深坑。末由宣洩。無益於河。有損於民。此月隄遙隄。義固各有所取。而地亦各有所宜也。自來之議月隄者。皆謂放淤涉險。甯可臨汛堵禦。議遙隄者。則謂築隄於水所罕到之地。原覺過計。殊不知頂沖埽灣之處。縷隄單薄。若不放淤。日益汕刷。舊土漸坍。新工難固。爲費日多一日。危險日甚一日。豈可苟延旦夕。不爲遠計。且放淤之法。不自今始。現在兩岸淤平之月隄。不可勝數。其他凡屬險工。大半築有月隄。前人爲此。無非爲放淤而設。自當因其涉險益加慎重。一勞永逸。以期萬全。不宜因噎廢食。坐致危險也。至河灘寬岸。水勢雖云罕到。然歷考近年水勢漸大。乾隆二年之大水。大於常年之水。而三年之水。則又大於二年矣。上年河水業已出槽。平時所謂極平之工。河灘之岸。皆已過水。官弁士民。晝夜堵禦。惶惶急遽。幸水勢漸退。獲

保安瀾。倘再長數寸之水。隨處皆可泛濫。兵夫民力。豈能防禦。考之河防一覽。所載覘水之法。凡淺汎長水一
寸。秋汎長水一尺。捷地與濟兩減河。自建閘以來。淺汎從未過水。今歲淺汎。兩閘口過水四五寸不等。就此而
論。焉知今年之水。不更大於上年。況河防重務。有關運道民生。惟宜盡未雨之綢繆。豈可徵天幸於萬一。然則
建月隄。以放淤似險。而實平。築遙隄。以外衛似迂。而實切。誠經理運河之要務也。先經檄行各屬。預將應建月
隄。遙隄。估報。本道復往查勘。就中參酌。凡隄外地勢低窪者。宜建月隄。以備放淤。隄外地勢高阜者。宜建遙隄。
以防暴漲。如隄外地勢窪下者。既不宜建築遙隄。而形勢促迫。又不能放淤者。則惟歸於歲修項下。加幫縷隄。
逐年漸幫。數年之後。可以幫至數丈之寬厚。亦與放淤成功之月隄。遠築高寬之遙隄。無異矣。此分別新建月
隄。遙隄之情形也。至河道綿長。工段甚多。需帑浩繁。難以一時並舉。今應就中分別緩急。如縷隄已經單薄。舊
有月隄者。今歲卽行加幫放淤。縷隄單薄。舊無月隄者。今歲新建月隄。俟明年再行加幫。然後放淤。如縷隄尙
未單薄。雖舊有月隄。亦俟明年加幫放淤。如無月隄。則俟明年方建月隄。至於遙隄。則以水到之淺深爲遲速。
如上年水已抵岸者。今歲卽建遙隄。上年水尙未抵岸。或抵岸而相離尙遠者。亦俟明年方建遙隄。此估計遙
月隄。加幫縷隄。月隄之緩急情形也。統計全河。參觀形勢。逐一加幫。漸次放淤。約三年內。全河險工。皆可以放
淤成工。今估緩修之遙隄。亦於三年內可以建完。再有零星段落。缺陷未能接續者。止須河兵民夫陸續補築。
亦可全完。自此以後。全河兩岸。凡頂冲埽灣之險工。則縷隄皆有數丈及十餘丈之厚。儼同遙隄。河灘之平工。
則有遙隄層層外衛。隄埝相接。卽遇暴漲。聽其平漫。不勞堵築。無虞泛濫。惟有逼近城垣村鎮。河岸逼窄。不能
築遙隄。不能放淤。又不能幫築縷隄。然後用草土衛護。計全河不過五六處而止。此建築遙月隄之後。不出三

年。可。期。安。瀾。之。情。形。也。所。有。估。計。急。建。之。遙。隄。月。隄。及。加。幫。民。月。隄。放。淤。各。工。通。計。需。銀。四。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兩。此。乃。預。先。奏。准。非。年。年。常。有。之。工。應。於。預。備。項。下。動。用。列。爲。另。案。至。加。幫。放。淤。之。舊。月。隄。內。有。官。土。有。民。隄。官。月。隄。動。帑。歲。修。久。有。成。例。民。月。隄。若。令。民。修。虛。堆。鬆。土。難。以。放。淤。又。不。便。將。民。隄。歸。入。歲。修。亦。應。歸。於。另。案。統。於。完。工。之。後。聲。明。同。歲。修。案。內。報。銷。其。加。幫。縷。隄。拆。修。草。工。加。幫。舊。官。月。隄。放。淤。者。需。銀。一。萬。四。千。六。兩。此。應。歸。於。歲。修。項。下。報。銷。惟。是。工。段。既。多。易。滋。弊。竇。官。隄。民。隄。易。致。混。雜。備。列。數。條。謹。陳。於。後。

南運河放淤記

陳宏謀

放淤之說。古無明文。考之史書。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河內。秦鄭國鑿涇水爲渠。注填閼之水。溉畝鹵之地。收皆畝一鍾。二者皆濁流所經。引之游蕩。變斥鹵爲膏腴。其放淤之遺意歟。然皆引以肥地。未聞以之築隄也。放淤以築隄。惟直隸南運河有之。顧未知創於何時。倡於何人。一切規制。稽之往牘。皆無可考。乾隆二年。混同顧公總督河務。備陳放淤栽柳。爲經理濁河之要務。得旨允行。嗣以顧公不管河務。格於浮議。放淤設險。動色相戒。遂未舉行。余於戊午春。監司茲土。兼理河防。往還巡視。凡河流頂沖掃灣之處。一綫縷隄。日漸汕刷。先期幫築。則有歲修。臨汛防護。則有搶修。於浩瀚中流。爭此尺寸之土。而隨築隨潰。河流愈曲。勢更湍激。不得已乃築草壩。草壩既築。比土隄稍資捍禦。而年年墊陷。限滿仍須拆修。近年以來。兩岸草壩日增。動帑益多。危險如故。余竊憂之。又見沿河兩岸。有久已積淤成隄。月形尙在。凡所謂頂沖掃灣之隄外。亦曾築有月隄。問之。則咸曰。以此爲隄外捍禦。然縷隄既傷。水入月隄。有如水入袖。斷非月隄所能禦。其爲放淤計。無疑而放淤之可行益信。用是力排浮議。率屬行之。其年戊午。伏秋二汛。計成工二十段。已未年。適顧公復總河務。

制府合河孫公兼理河務。羽檄交馳。無非爲運道民生籌久遠之計。余乃條列事宜。專其責成。分其緩急。計可行者四十八段。已又告成。而規條亦遂蠲定焉。其法。棄縷隄而守月隄。入渾水而出清水。汛水一至。隨其消長。以爲深淺。渾流所過。罅穴皆滿。旬月之間。縷隄月隄融成一片。有如平地。自今以後。永無歲修搶修一切防險之事。草壩止用於逼近城舍之隄耳。所省帑金民力不可勝計。余往來稽察。兩厯汎漲。惟見渾流奔赴。出入運送。變化因心。操縱在我。不啻鯨人爲之負。畚波臣爲之舉。鋪以成此堅厚之隄。卽謂之河伯助靈。千里流膏。可也。回思向之動色相戒。不肯舉行者。則亦有故。不過曰歲幫縷隄。暫可禦汎。何苦設險。乃爾不知天下事何地。不有危機。籌慮果周。防護既力。險可爲平。履險而慎。用險之道。不然。卽歲幫縷隄而防之不力。慮之不周。亦未嘗不險。因噎廢食。豈可爲訓。且史起亦嘗以此論西門豹矣。曰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夫西門豹於魏文侯時爲鄴令。有循聲而史起之論如此。蓋重爲不能用漳水惜也。況茲全漕運道。歲輓數百萬石。天庾正供。軍餉民食。時厯宸衷。利害所關。又不僅一時一邑之事。司河者苟可計及久遠。縱竭盡智能。重費內帑。權其輕重。亦當不惜。顧明知其爲費省功鉅。經久良圖。而私計自便。曰何苦乃爾。由史起而觀其不仁。亦甚矣。余因記其事之始末。而并論之。并附事宜七則。質之後之司河防者。以爲何如也。

南運河西岸不宜隄說

陳宏謀

南運一河。會衛汶二河之水。益以漳河之水。同爲濟運。蜿蜒數千里。至天津而歸海。沿河兩岸。皆築隄以束之。不啻重圍外衛。然者。固以防其漫決。亦以濁漳所過。若不束之。使速歸海。水緩沙停。立見淤淺。運漕之艱阻。往往因之。惟靜海之獨流鎮。至楊柳青四十里。東岸有隄。而西岸無隄。又自楊柳青至天津三十五里。東岸有隄。

西岸止有商人捐築小埧。高不過三尺。官不請修。民不加築。由來久矣。前道張公坦熊曾有立碑道旁。永不許築隄之請。余適承乏此間。遵檄確查。熟察形勢。證之往事。乃知張公所議。實爲遠見。蓋緣天津海河爲南北水所歸。獨流楊柳青一帶。東近運河。西連淀池。潮汐一日兩至。夏秋汛發。南北諸水。匯歸天津。四望瀾漫。驟歸海。正賴此無隄之岸。運河水大。聽其洩入淀池。稍爲停頓。以待天津諸水暢流入海。河淀之水。仍可以次歸海。每屆白露以後。夾沙擁泥。迅駛而行。運河既無淤淺。村莊亦免沖決。則此七十餘里無隄之西岸。卽運河天然之滾水大壩也。余就此議覆兩臺。報可。已檄下屬縣遵行矣。竊嘗論之。治渾河之道。有無隄之患。亦有有隄之患。蓋淹沒爲災。非隄何以障之。淤阻可虞。非隄無以束之。獨流迤南是也。無隄則散緩無力。而無潰決之憂。無隄則盈科後進。而得潑蓄之利。獨流迤北之西岸是也。況天津地濱大海。形同釜底。水至獨流。勢同建瓴。無論其非隄所能堵。卽幸而能堵。而尾閭有阻。上流奔赴天津。郡地適當其沖。城郭人民。所關甚鉅。故前人獨於此處不設隄防。非偶忘之。乃所以慎之也。非竟棄之。乃所以取之也。謹敘數語於此。以質後之司河者。

籌洩衛河漲水疏 山東通志

岳濬

竊雍正十一年七月內。衛河漲發。漫開德州之哨馬營。老虎倉第三店桑園鎮等處。隨嚴飭地方官鳩工堵築。旋具摺奏報在案。伏念衛河漫口。雖在德州境內。而自州以北。與直隸接界。一有溢水。卽灌入直隸之吳橋。東光。南皮。滄州等處。前此雍正八年。有第九屯漫開。淹及吳橋等縣。今次則泛溢更甚。是漫口在于東省。而滋害及于隣封。臣雖竭力經營。剋期堵築。然止可爲一時捍災之計。而終非經久銷患之圖。因查衛河發源於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之百門泉。南合小丹河。東北流。左會淇水。湯水。洹水。至館陶縣入山東界。逕南館陶。有清

濁二漳全流注入東北。達于臨清。歷程九百四十里。沿途並無支河旁洩。至臨清板閘。又與會通河之汶水合流。折而北行。計二百四十餘里。至恩縣之四女寺東岸。始有減水壩一座。由引河至九龍口。入老黃河歸海。衛河又行二百四十餘里。至直隸滄州之磚河驛。有減水壩一座。又行七十餘里。至清縣之興濟鎮。有減水壩一座。俱由引河東流入海。有此三壩。衛河小有漲滿。足以宣洩無虞。一遇河南上源積雨橫溢。河水陡發丈餘。千里洪濤。大溜直注。雖有四女寺之滾水壩。而建瓴之勢。一時疏洩不及。在磚河與濟二壩相隔尚遠。又有漳沱河橫擁下流。不能迅達。惟德州一區。距四女寺北二十五里。河流至此。奮湧欲洩。而運道紆折。正當洄溜頂衝。兼之東北一帶。地漸低窪。更有以引其趨下之性。于是前衝後激。直射東堤。罅漏偶開。全河側瀉。實非尋丈之土埧所能抵禦。臣思治漲之法。分洩爲先。凡溢水所趨。必有自然歸宿之路。因勢利導。即可轉害爲功。查衛河東岸。自臨清歷夏津武城恩縣。坡水會注。總以老黃河爲要津。河在德州城南二十里。由西南而達於東北。經直隸之吳橋甯津南皮。東省之樂陵。直隸之鹽山慶雲。復由東省之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其河之西北岸。有陳公堤一道。橫障河濱。綿亙數縣。凡溢水穿過此堤。卽能循路以達老黃河。若不及穿過。而順堤北行。則轉爲高阜所阻。不得不灌入吳橋以北之東光等縣。直至滄州入海。則茲德州之堤岸。揆之地形水勢。斷不能保其不衝不溢。若使其漫決之路。開挖成渠。東與老黃河相通。俾水至有歸。免致橫泛。此則人力之所能爲。而不可不亟加酌議也。但事關河道。又係兩省接壤。可否容臣移會兩省總河。並直隸督臣。公同會勘。將德州各漫口水道。逐一查驗。但有可以引水過陳公堤歸入老黃河之處。卽應於此建壩開渠。分路宣洩。妥議上奏。請旨遵行。但得疏導得宜。實于瀕河州縣有益。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六目錄

工政十二 水利通論

論水利

論水利

論溝洫

五省溝洫圖則四說

與李覺庵論圩田

修水利

飭查江北水利檄

復制府議農田水利書

請通查興修水利狀

請開溝洫疏

開豫省田溝路溝疏

覆奏興濬溝渠疏

邑中水利論 華亭 紀

論開河

顧炎武

胡渭

陸世儀

沈夢蘭

方苞

楊景仁

晏斯盛

晏斯盛

陳宏謀

湯世昌

胡寶琛

方觀承

陸世儀

溝洫事宜示

水利條規十則

築隄事宜狀

牛犁起土車運減

疏河築隄工程記

查禁私蘆佔塞河道

陳宏謀

莊有恭

馬逢皋

陳宏謀

汪志伊

莊有恭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六

工政十二水利通論

韓化賀長齡編庚輯

論水利日知錄

顧炎武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厯至咸通。猶不絕書於冊。而今之爲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于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州。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若此。自乾時著于齊人。枯濟徵于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爲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壩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良田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

姜師度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民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徧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主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冊府元龜又本傳云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本。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楚莊知其可以爲令尹也。淮南子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知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知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史記又按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爲西門豹所開爲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畧。不患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紛爭。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修召信臣遺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太祖勤民之效矣。

陂亦隄也。而實不同。川兩厓築隄。制其旁溢。陂則環澤而隄之。此其所以異也。陂必有水門。以時蓄泄。考之傳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有五門。隋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門。穰縣鉗盧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有六石門。號爲六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築塘周回三百里。疏爲二門。其北隄石闔二。陰溝十九。南隄陰溝十四。蓋皆古法也。川水暴至。則開高門受水。使水得遊蕩陂中。以分殺其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卽開下門以溉田。利民之事。無大於此者。故易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賈讓言內黃界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太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蓋自戰國開阡陌盡地力。卽有廢澤以爲田者。其後翟方進攘汝南鴻隙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求會稽回種。岨嶇二湖以爲田。而太守不許。陂之不可廢也如此。近世逐利而忘害。古時潞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昧其昔之爲陂澤矣。就禹貢所載言之。滎播波爲平地。非人之罪。餘若大陸雷夏大野震澤。蕩澤皆失其舊。大抵由圍田所致。而他澤從可知已。夫子之論政也。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今廢澤以爲田。而百川決溢。人無甯居。歲數不登。皆謀國者見小利之害也。

陸文裕深河汾燕閒錄曰。晉水溯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閒爲害不細。以無堰竭之具耳。某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傲閩越閩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旣不暇及。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遂成永世之業。故其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耳。朱文肅國楨湧幢小品曰。辛丑某南歸。經磁州。徧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闊可徑尺。縱橫

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然。異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爲樂土。因悟谿谷之水。由山以注田。由田以注川。無南北高下。皆宜緩而不宜急。障其泉源。則田間無驟盈之水深。其溝洫則川中無暴漲之流。聚石作灘。築隄爲障。亦卽大禹陂澤之意。非獨下流捐地以爲川水游波之所也。

昔賈讓欲穿漕渠於冀州地。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此亦用水門也。而其法則與後世減水河同。非陂障九澤之意。蓋鑿渠減水。施之於清川。則可施之於濁流。則分水既多。水力緩弱。不足以衝刷泥沙。正道必至填淤。而決於上游。害滋甚矣。因澤體之滲下。以瀦其水。啟閉以時。川水暴至。得左右游波。及其退也。經流不分。永無填淤之患。此聖人之智。所以爲大也。

或問漢書云。自鄭渠成。溉畝之地四萬餘頃。關中始爲沃野。無凶年。然則前未有渠時。渭北之地。皆爲畝也。雍田何以稱上上乎。曰。此地之爲畝。以溝洫廢也。禹盡力乎溝洫。導谿谷之水以注之田間。蓄泄以時。旱潦有備。高原下隰。皆良田也。涇水在其旁。禹莫之用。豈其智不若後人哉。誠無藉於此也。自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廢矣。溝洫之制廢。則水泉瀉去。其地爲鹹鹵。五穀不殖。秦人患之。此鄭國之策所以行也。然渠成之後。畝仍不少。兒寬所謂鄭國旁高仰之田。嚴熊所謂重泉以東故惡地是也。故又有輔渠。白渠。龍首渠之役。及後漢都維。諸渠漸廢。杜佑云。秦漢時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四千五百餘頃。唐永徽中所溉唯萬許頃。洎大厯初。又減至六千頃。則兩渠之利。至唐而益微矣。宋人以鄭渠久廢。不可復興。唯修三白渠。其所溉者。

陽富平等六縣田三千八百餘頃而已。熙寧中於仲山旁更穿豐利渠。溉田二萬五千餘頃。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壞。乃復治舊渠口。溉田四萬五千餘頃。其數不減於漢。然未幾亦廢。何也。則以涇流愈深。渠身愈高。水不能入口。故也。蓋地有高下。勢有順逆。潞畎澮之水以距川。其勢順而易。引川之水以入畎澮。其勢逆而難。順而易者行之萬世而無弊。間有小壞。修治亦易爲力。逆而難者。其始雖有不訾之利。而其後將窮而無所復。歲歲作堰浚渠。得不償勞。子因島鹵之說而致疑於禹貢。若雍州之田。非兩渠無以成其美。不亦過乎。

論溝洫

陸世儀

遂人職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註謂萬夫者。方三十三里有奇。此亦大概以成法言耳。不可泥也。古人治地。必因水利。而水性趨下。河形無常。如伊洛潁澠之類。皆川也。然不可以方計也。卽如我吳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皆川類也。然不可以方計也。乃若遂人之法。則可因三江以明之。三江之水。自湖達海。長互百餘里。深廣亦數十丈。而江之兩旁。或十里。或五里。則有縱浦。縱浦者。江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則稍減于江。縱浦之兩旁。或三里。或二里。則有橫塘。橫塘者。又浦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又稍減于浦。至于塘之兩旁。又有港汊。港汊之兩旁。又有溝渠。其深廣以次更減。而凡江浦涇塘之上。莫不有岸。是可以知遂人之法矣。萬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則江岸也。千夫有澮。縱浦也。澮上之道。則浦岸也。百夫有洫。橫塘也。洫上之涂。則塘岸也。十夫有溝。港汊也。溝上有畛。則港岸也。夫間有遂。溝渠也。遂上之徑。則塍圩也。此卽遂人之法也。不徵之實境。而拘拘求紙上之圖。豈不悖哉。

治地之法。與治兵不同。治兵由寡以及衆。治地自大以及小。故善治兵者。必先定隊伍。隊伍定而後千夫百夫。

以至數十萬之衆。無不可就約束。善治地者。必先濬大川。大川濬而後縱浦橫塘。以至汊港溝渠之屬。無不可就條理。知隊伍而後可以談八陣。知濬川而後可以論溝洫。今之談八陣者。泥八門之說。而隊伍之間。亦欲以八起數。是由衆以及寡也。論溝洫者。泥遂人之制。而萬夫之川。亦必以爲周三十里。是自小以及大也。何怪乎議論煩多。迄無成功哉。

五省溝洫圖則四說

沈夢蘭

溝洫之法。先視通河以爲川。次視支河小水及地形低窪。便於疏濬。省工力者。每距二十里爲一濬。川縱則濬橫。除山澤城邑及沙礫不可耕外。每溝七百二十步爲一流。方二十里則十流而爲一終之地。畫爲一百通。每橫距八十步爲一遂。據東畝言七百二十步則九遂。縱距二百四十步爲一溝。七百二十步則三溝而爲一通之地。

皆經營標識之。合方二十里造一冊。其田若干戶。戶若干畝。逐一註明。擇其老成衆素信服者董司其事。不可假手

胥吏歲冬十月。農事既登。開濬溝洫。廣深如法。其土卽堆兩岸以填塗道。人工按畝科計。出率人耕三十畝。工率

日挑二百尺。人十日而洫濬畢。次開溝遂。又十日而皆畢矣。

如天寒凍早。溝遂至明春開亦可。

其田多非自種者。卽著佃戶開

濬。照佃科工。產主量給飯資。畝率穀米一升。工畢之後。丈量地畝。畝折四步。均難以歸畫一。每歲春冬。各令撈取洫濬新淤以糞田。畝率三四十尺。以爲常例。

溝洫之設。旱澇有備。利一。淤泥肥田。境確悉成膏腴。利二。溝涂縱橫。戎馬不能踰越。足資阻固。利三。商賈買運。舟載通行。車脚費省。物價可平。利四。蝗蝻間作。溝深易於捕治。不致越境。利五。東南耕田。人不過十餘畝。西北人力無所施用。俗語所謂望天收。溝洫既開。縷田悉作畦田。利六。西北地廣人稀。而歲入無多。家無蓄藏。惟水

利興。將饒沃無異東南。利七。東南民奢而勤。西北民儉而惰。以西北之儉。師東南之勤。民食自裕。利八。邪教之起。由多游民。百姓皆從事於隴畝。風俗自靖。利九。東南轉輸一石。費至數石。故昔人謂西北有一石之收。則東南省數石之賦。利十。河流漲發。時憂衝決。使五省徧開溝洫。計可容漲流二萬餘千丈。利十一。漲流既有所容。河隄搶築。歲費漸次可裁。利十二。軍政莫善於屯田。溝洫通利。荒土開墾。悉可耕種。因此召募開屯。不費餉而兵額充足。利十三。經畫一定。邱段分明。民間無爭佔之端。里胥無分灑之弊。利十四。每地方二十里。同溝共井。相救相助。聯保甲。興社會。諸事便易。利十五也。又似不便。而實極便者。三。每畝須折地四步。一不便。然無溝洫。車行皆在田間。蹂躪無算。今折地畝六十分之一。而禾稼無踐踏之患。實一便也。每歲須挑淤三五十尺。二不便。然河淤足以肥田。故並河淹地。年來多得豐收。今東南種地。冬春必箇河泥兩次。以糞田畝。以間時三五日之功。而獲終歲數倍之入。實二便也。溝洫既開。道塗或至迂遠。三不便。然無溝洫。積潦不能宣泄。行旅困滯。有守至十數日者。有舍車復登舟者。有翻車被壓損者。今迂遠不過十餘里。而道路無泥濘之患。實三便也。溝洫之制。無地不宜。而西北爲尤亟。西北地勢平衍。而多散漫。河流颺勁。而多渾濁。自古稱黃河一石水。六斗泥。他如陝西之涇渭。山西之沁汾。直隸漳沱。永定等河。皆與黃河無異。故其漲也。則渾流洶涌。而衝決爲患。其退也。則河泥滯澱。而淤塞爲患。古人於是作爲溝洫以治之。縱橫相承。淺深相受。伏秋水漲。則以疏洩爲灌輸。河無汎流。野無煤土。此善用其決也。春冬水消。則以挑濬爲糞治。土薄者可使厚。水淺者可使深。此善用其淤也。自溝洫廢。而決淤皆害。水土交病矣。

徐貞明有言。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

皆足以資灌溉。蘭謂溝洫之制非專爲灌溉設也。周禮考工記詳言溝遂徑畛之體。與夫廣深尋尺之數。而不
及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寫水之事。惟稻人掌稼下地。于是乎有之。稻爲芒種。與澤草俱生。東南卑濕。土塗
泥。舍稻之外。別無宜種。高高下下。徧作水田。不得不從事于灌溉。自黃梅以後。舶趲風起。雨澤稀少。炎天三伏。
土熱木渴。十日不得雨。桔槔之聲。動連阡陌。晝夜不得停。此東南農民所以倍勞。而禹貢揚州之田。厥惟下下
也。職方豫兗幽并四州。或宜五種。或宜四種。或宜三種。禾黍性喜高燥。能耐旱乾。雨澤過多。反被淹損。故溝洫
之開。所以除水害也。西北地多平原。霖潦無所容洩。大雨時行之候。一晝夜間。平地水高數尺。而畿輔如桑乾
滹沱。輒挾洩易濡。泡沙滋諸水。併流橫溢。河間文霸一帶。彌望汪洋。連年稽浸。昔人謂水聚之則害。散之則利。
棄之則害。用之則利。所以東南多水而得水利。西北少水而反被水害也。溝洫一開。則水少而受之有所容。水
多而分之有所泄。雨暘因天。蓄洩隨地。水害除而水利在其中矣。如爲灌溉而設。則溝洫之內。必如東南稻田。
常常有水。然後可而絕潢斷港。旣無本源。土燥水渾。尤易涸竭。孟子云。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
立而待也。人見其無裨。灌溉遂并溝洫廢之。而水患亟矣。西北灌溉之利。見于古者。魏史起之引漳河。秦鄭國
之溉關中。漢白公之穿涇渠。馬援之引洮水。以至甯夏靈州之漢渠唐渠。至今猶賴其利。而其地多在山陝之
間者何哉。灌溉必通巨川。然後源流長遠。雖逢亢旱。而無虞涸竭。西北巨川。大半滙河入海。而河自孟津以上。
禹迹未改。土厚水深。穿渠引河。有利無害。誠使山陝一帶。徧開支渠。旣溉田畝。兼殺河勢。洵數省之利也。孟津
而下。河流遷徙無常。自漢唐以來。隄壘壘。河日高而土日捍禦不暇。違言穿引哉。河流旣不敢穿引。山泉又不
可徧得。溝洫之無裨。灌溉時勢使然。而顧謂急宜開濬者。則以灌溉之資。尙可緩而蓄洩之法。不可不亟講也。

抑又聞之秦人歌曰。涇水一石其泥六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犀水以灌之。謂之溉。撈泥以雍之。謂之糞。撈泥之與犀水。其勞相等。而糞比溉尤肥美。溝洫既開之後。河淤灌入。洫澮撈取。近便未及。犀水儘先。簡泥則河之高者。日以深。土之薄者。日以厚。如果民勤官勸。歲歲遵行。不過十年。河行地中。隄防盡撤。兗豫之間。無殊山陝矣。斯時而再談灌溉。未晚也。

與李覺菴論圩田書

方苞

僕嘗謂今居古岳牧之任者。不在飾小仁。著小義。惟當建設長利。廣厲風教。爲國家厚根本。僕嘗自濟甯赴清河。道經馬蘭屯。彌望不見邊際。地沃衍而無居人。窮日之力。始抵逆旅。茅屋數區。舍後麥高六七尺。其莖不足以任其穰。問何以無耕者。曰每水至高丈餘。則廬舍沒矣。僕生長山澤。習農事。凡下地利圩田。築隄障水。而人耕其中。時蓄洩。歲入倍平壤。江介故有大澤。南宋時土人獻策。開永豐太平諸圩。六七百年以來。宣歙諸州。皆仰食焉。永豐太平之隄。有高至三丈者。今馬蘭屯水深才丈餘耳。苟訊之土人。校三十年內水最大時。高幾許。其土之粘埴。而便爲隄者。何所域。其地之三四以爲圩。歲得穀當數百萬斛。而東南之漕。可減半矣。僕又嘗客淮揚間。見河壩棄地多肥美。問何以然。曰恐歲祲而責稅急也。或旣墾而原占者來爭也。往者。聖上免各省歲賦。動數十百萬。倘能上聞。當豐年存山東歲賦之半。俟荒祲募民興築。相地勢所宜。爲大圩數區。起其土以爲隄。而環隄爲大川。通溝澮。相輸灌。以利船行。官治廬舍。給牛種。募民耕之。此上策也。其次則先使富民試之。預爲奏請。堅明約束。有能開地爲圩者。便與爲世業。可私買賣。敢以故籍爭者。重罰之。土熟二十年。而後薄征其租賦。苟一人得其利。則繼者不召而鑿至矣。夫長利所以不舉者。以衆不能見其端。而憚於作始也。使

永豐太平之圩不築。則至今爲巨浸耳。聞徐豫克翼間。棄地與馬蘭屯相類者甚衆。使次第修舉。雖東南之漕可全罷也。古之聖人。能使菽粟如水火者。無他焉。務博民於生穀。而土無遺利。所謂善富天下者。取之於天地也。抑又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乃今守令以諸生爲盜賊。諸生視之如僮。上下交相疾。而望教化之行也得乎。往者長沙陳公滄州守江甯。始至卽諭諸生。有行誼修飾而進見以求益者。吾與之爲賓主之禮。其毀廉隅證爭訟者不禁。但檄諸縣簿載其名。歲終報府。俟督學按試時上之。終公之任。諸生無證訟者。及公在理。士民號泣而從。如急父兄之難。然則謂士不可以教諭者妄也。俗之敝。民之疵。蓋非一端。茲政教之尤大者。足下果能信而行之。當悉所聞繼以進。

修水利 籌濟編

楊景仁

言水利者。自黃河江淮以及運河。莫不有順導周防之制。工繁而費鉅矣。至農田水利。所在多有。其關乎民生國計。未可以切近忽之也。地官以蓄蓄水。以防止水。以溝瀆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鄭康成注云。蓄。蓄流水之陂也。防。防滂澍也。遂。田首受水溝也。列。田之畦埒。澮。田尾去水大溝。說者謂溝遂列皆所以用水之利。澮所以除水害。竊以爲稻人掌稼下地。而講水利特詳。知治水以治田。後代陂隄之設。塘浦之浚。實昉於是。自阡陌開而溝澮廢。賢能之士。各出其才智。以經畫於一方。引源醴渠。時其蓄洩。導其尾閘。以防旱潦。故水利與農功相表裏。齊管仲置水官。常以冬無事之時。具備水之器。當春三月。令甲士作隄大水之効。以去水害。而取水利。嗣後漳水知用。則瀛鹵生稻梁。雙江繞城。則平曠爲陸海。漢初京師列郡。各立官以掌水事之政令。其後循吏穿渠築陂。廣溉田禾。厥積懋焉。晉唐以還。留心水利。代不乏人。宋於諸路。專設官以掌水利。並飭守令

以時浚導。元內立都水監。外設河渠司。明初詔各處開壩陂池。引河水以灌田畝。務整理疏濬。又諭各因其地勢以治之。毋妄興工役。以勞民。歷代資水利農。盡心擘畫。化瘠土爲上腴者。史不絕書。國朝府修事和。首以康功田功爲重。尤於水利加之意焉。夫江南以水與平地較。水得十之五六。故稱澤國。環江帶湖。縱爲浦。橫爲塘。其支流所在。爲港。爲涇。爲蕩。爲濱。爲瀆。爲淹。爲澗。隨地異名。堰以繇之。壩以壅之。隄以束之。圩塍以衛之。開以時而啓。閉之。水至有以泄。橫流之潰。水退有以溉。高仰之田。所以雨則不溢。旱則不涸。田穫有秋。而東南財賦甲於天下。若乃西北地高水少。水利之行。難于南土。然非不可行也。近山者。關泉吐溜。濱河者。穿渠引流。導之灌田。以殺水勢。其淀之低窪者。堪以蓄水。稍高者。如南方築圩之法。皆可隨時宣洩。至平衍處。勸民鑿井。足資浸灌。行之未嘗無成效也。大抵東南地平。而土面堅實。故水之消長也。徐而致溢也。緩。西北山多。而土性鬆浮。故水之盈涸也。驟而致淤也。速。水性殊而難易。則議者謂。淮北之水。治其決。江南之水。治其淤。亦祇言其大略。其實隨地制宜。或淪之使通。渟之使滙。滌之使暢。障之使廻。所謂以美利利天下。而行水卽以利爲本。因乎地。乘乎時。仍行所無事已矣。夫除天下之大害。興天下之大利。無其法不能成。尤非其人莫能任也。雍正五年。諭地方水利。關係民生。最爲緊要。如江南戶口繁庶。宜更加修濬。時其蓄洩。以防旱澇。向來屢有條奏之人。但未經本省督撫奏請。朕意亦久欲興修。以資農務。因海塘工程。正在營治。且水利事關重大。必得實心辦事之人。方有裨益。卽如今畿輔水利。賴有忠誠任事之怡親王。始可興此大工。不然。則亦未敢輕易舉行也。今巡撫陳時夏特行奏請。且稱費用不過千餘萬兩。卽可成功。據陳時夏陳奏。應是地方不可遲緩之事。副都統李淑德。曾任松江府同知。諳悉水利事宜。曾經條奏。頗爲明晰。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年力精壯。現在閒居。

著李淑德陳世倌會同陳時夏總河齊蘇勒總督孔毓珣悉力踏勘詳加酌議具奏凡建立牖座疏濬河流務期盡除淤塞廣蓄水泉其一應工費俱動用庫帑支給欽此仰見

聖明燭照無遺興水利而不得其人

則工非實用帑盡虛糜利未興而弊滋甚耳是以選賢擇能莫要於總理之大員而承辦各員亦必量材器使庶幾窪地無沮洳之患石田有膏澤之沾矣抑思患豫防者未雨之綢繆無患不忘備患也遇災而懼者涉川之惕厲弭災所由遠災也患未來而殫先幾之籌策災已告而又殷臨事之防維凡浦港之濬與夫隄埭牖洞之修禦潦卽以禦旱宜高亦復宜低固爲生靈久遠計而不容緩者惟是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不獨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卽尋常易辦之工往往再三推諉見小利惜小費以招大害者多矣污泥積而植菱蘆雖閘水道不恤也浮沙漲而種稻菽雖占河身不顧也力惡其出於身雖挑撮土不甘也貨欲其藏於已雖挹清流不顧也以愚民畏難苟安之情而勒以不得已之役此在當路者善爲規畫處置以要其事之必成而非可勉強迫切者矣雍正五年

諭自古治水之法惟在順其勢而利導之但恐徑直之路湮塞年久或民間旣已起

造室廬開墾田畝或且安葬墳墓人情各顧其私不知遠大之計今見欲於此開濬河道則因循規避百計阻撓而司其事者未免惑於浮議遂致遷就紆迴別開溝洫苟且從事此治水之通弊也今江南興築水利若水勢必由之路有礙墳墓卽於興修水利錢糧內動支銀兩給與本人令其改葬俾小民旣有營葬之資而河工亦收利導之益等因又

諭修舉水利種植樹木等事原爲利濟民生必須詳諭勸導令其歌舞從事不

得繩之以法如地方官關係考成督課嚴急該管官卽據實奏聞又奉

旨據范時繹奏稱太倉州鎮洋

縣士民僉稱境內劉河鉅工已蒙發帑開浚七浦一河願依舊例業主給食佃農出力等語朕思君民原屬一

體民間之生計。卽國計也。倘遇國用不足之時。勢不得不資藉於民。今國家財用充足。朕爲地方畫萬世之利。不惜多費帑金。著將范時繹所奏士民捐助之處停止。仍動公帑辦理。並將朕旨徧行曉諭州縣士民等。當體朕愛養元元之心。於工程告成之後。加意照看。歲歲疏濬。俾地方永受其益等因。仰見大聖人體恤之周。而思慮之遠。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而工旣告成。善後之圖。尤不可忽焉。古者設有撩淺卒。我朝議立犁船。混江龍。以刷積沙。皆以善其後也。誠令水道開通後。責成牧令。歲時巡省。設法籌費。勸諭居民。撈淺修。牾小滯必疏。則免於大窒矣。小損必補。則免於大漏矣。無廢前勞。而可圖永利者。又在於此。載稽往牘。凡前賢水利事蹟。與夫議論所及。條約所垂。並加輯錄。以備採擇。而見諸施行焉。

飭查江北水利檄

晏斯盛

溝洫之法。宜古宜今。惟在變通盡利。山川之形。因天因地。於以左右有民。皇上軫念民生。不棄芻蕘。大學士等援古證今。敷陳往效。奉旨勅勘。闕廷之上。往復疇咨。天子宵旰。臨照江淮。倘絲縷未清。卽何堪對越。所當竭心思。窮耳目。足履手畫。籌及四境。籌及千年。方稱斯役。甚未可猥自菲薄。苟且塞責也。靳文襄公溝田之法。蓋因古溝洫之法。而變通之。今又當因溝田之法。而再變通之。天下承平日久。平疇廣野。業戶錯綜。廬墓間雜。其寬閑之地。能如溝田方廣之制者。照行溝田。至其間有不能限以方廣定數者。但當隨地勢之高下。曲折而周通之。總以水之蓄洩爲度。旱澇均必可資也。至於窮山邃谷。幽仄盤錯之區。似乎溝洫之法。有所難通。而不知此正天地自然之溝洫也。山谷之間。有溪有澗。有渠有溝。遇低平能通之處。卽可節省而爲之。陂爲之。堰隨勢而溝行之。較之平地開鑿。尤爲因利乘便。又或有湖有塘。有潭有泉。有沛有蕩。遇低平能通之。

處即可車汲而爲之溝。爲之規。就近而分注之。枯土停滯。亦爲以逸代勞。其斜坡側坡。水不能到之處。山頂有泉者。可層引而下。無泉者。因其最高稍平。及平崗稍窪之處。多開池塘。亦可遞放而行。遇旱均足資濟也。勘度之要。凡有數端。一州縣地方。先觀其山川大勢。東西南北四面來去。何處高低。何向各應蓄應洩。及其地之宜。何若一境內寬平之區。先觀其可否如溝田法。行以溝田。次觀其長短廣狹。並有無墳墓。毋強令遷改。因其形便。作何變通。不必拘十畝二十畝。橫斜曲直。可成溝洫若干。一河渠港澗溪溝。必觀其有無來源。源來何處。經何鄉。計若干里。歸何處。可否溝行。灌溉若干畝。應否陂堰隄閘。有無湮廢。應修。併此外有無增置。一湖塘泉潭。沛蕩必觀其有無本源。屬何鄉里。深廣若干。四時有無盈涸。溉田可若干畝。有無湮廢。應浚。及有無新墾田地。在內。毋拘泥舊形。強令挖填。併此外有無增置。一陂堰壩閘隄埂。必觀其是否扼水之要。得蓄洩之利。有無廢圯。應修。併此外有無增置。一會計新舊各工。約費可若干。分別最要次要。又次要三等。何緩何急。孰後孰先。仿古溝洫法。不限方圓。不拘多寡。不拘曲直。橫斜隨地。勢之高下。曲折而周通之。總以水之蓄洩爲度。如所勘各州縣三等工程。有益田疇者。一律修治。其次又二等。工在稍緩。雖難以一時並舉。然因所利而利。擇可勞而勞。將冊存次。又二等。交各府州縣。分年督率。勸令民間自行修治。計其功效之多寡。報明查覈。設法旌獎。如遇各府州縣內偶有偏災。即將此等工程。歸入寓賑於工條內。動用賑銀辦理。至於最要工程。利大而費多。爲民力所不能舉者。均請旨動項興修。以惠民生。再工費浩大。急公有人。如願出力助工者。不拘本地官民。聽其助修。請照地方公事樂輸題請議叙之例。計其工之大小。題請議叙。則善與人同。成功亦易。而樂利之休。可共見於磽瘠之地矣。

復制府議農田水利書

安徽布政使晏斯盛

議得民生以農事爲本。農事以水利爲先。水利之修。首觀川原之大勢。次辨邱壑之全局。其間山澤殊區。燥濕殊性。高下殊治。不可不講。今夫川原大勢。水之大經。可以遙覽。而得可以意揣。而知至於邱壑之全局。則經中有緯。緯中有經。非足跡其地。目察其情。諮詢於農父田畯。不能盡其曲折。而指畫其蓄洩之宜也。以上下兩江大勢言之。曰江淮河漢。此人所共知者。誠澤國也。而上江惟泗盱五宿靈虹六州縣。當淮睢汴黃之衝。無和二州。當江之流。此外則大半山城。如安池二府。雖濱大江。然所屬之潛太石建青五縣。則皆依山。鳳廬潁三府。雖淮肥汝潁濡睢汴諸水。絡繹其間。然水深土燥。而定舒巢蒙亳太六州縣。又皆依山。若夫徽州一府。歙休婺祁黟績六縣。皆黃山白岳之間。萬峯崇峻。雖有新安一江入於錢塘。武太二水入於彭蠡。然皆在三百六十灘之上。甯國一府。廣德一州。引天目九華之脈。疊嶂嶙峋。雖有青弋一江達於大江。桐源一水納於丹陽。亦俱在黃池白白之上。至於環滁皆山也。其水達於瓜步而已。遙六安英霍之間。漢之南岳在焉。其淠江入淮而已。遠此上江山川之大勢也。由此區之則邱壑之全局。見焉。其大經固在也。而緯中之經。則尋源竟委。緣岡歷阜。可指而畫焉。夫土之陡而斜者。易荒。累累而級砌之。可田也。水之流而駛者。難留。陂竭而節蓄之。可汲也。土之衍而亢者。多燥。引水溉之。可肥也。水之平而漫者。易淹。規土制之。可渥也。故山田宜潄。水田宜圩。潄者宜深。以闊圩者宜厚。以堅深。闊則歷大燠而不涸。堅厚則經久霪而不潰。約潄之法。於長渠之塞者。疏之。使通。相田之向背。加以隄堰門閘。因乎旱澇。以爲儲洩。平坡之洩者。鑿之爲池。視田之遠近。作爲坎科。以備車汲。以通羨盈。由是因渠洩而爲之溝。承溝而爲之洫。或縱或橫。以溝統洫。不拘方斜。因地勢而順行之。則水氣周而土自沃。詩曰。

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此之謂也。成圩之法。於水急之處。以石爲底。埋根一二尺。和三合土作爲兩牆。寬五六尺。視地爲高下。而中實以灰泥土。石久之卽成堅城。水平之處。以石爲底。埋根尺餘。取淨黃土。夯爲環堵。下寬上窄。視田勢爲高下。而外塗以泥。久之亦成堅壑。是必準水之來去路而爲之。澮澮行乎圩之外。圩成而內爲之。畎中高四下。畎之水可洩於澮。澮之水不入於圩。微有缺裂。乘晴明而豫修之。水勢稍高。集埂夫約土而先防之。書曰。濬畎澮距川。此之謂也。且周禮種植之宜。揚州宜稻。而豫州宜五種。兗州則宜稻麥。是稻惟宜卑濕。而粟麥黍稷則宜高燥。隨宜而盡播種之。則九州無不生五穀之地。而無棄地之人。查上江民知務本。無多廢田。獨鳳廬二府常有曠土游民。習爲廣種薄收之說。全不易耨深耕。惟有望天收穫。豐年所入。亦鮮盈餘。一遇歉歲。卽流離覓食。是溝洫之開。固爲急務。本司久經檄行。因未覆齊。是以尙未核詳。今據廬州府知府高越稟請。將所屬塘堰溝渠。已開者再行挑挖。未開者酌量公舉。並請通行勸懲。除該屬卽照議舉行。仍令將所屬州縣形勢。繪圖貼說。核詳外。至上江通省之大形勢。不一即一境之內。亦局面不同。若不查明。分別經緯。高下燥濕之宜。或作無益而害有益。轉爲未便。請令各府州縣。將境內分爲四鄉。查其山川分合之大勢。邱壑分合之全局。訪志書所載有名水利。區別岡田圩田。岡田之塘堰溝洫。或舊有而淤塞應濬。或本無而開鑿可通。圩田之埂隄澮畎。何處當水之衝。何處承水之流。何處卑濕可虞。侵削可慮。作何修理。以辨其土宜。經其樹藝。繪圖貼說。開具簡冊詳覈。分別緩急先後次第。勸諭行之。春省耕。秋省斂。州縣一歲二週。府一歲一週。務在因勢而利導。毋爲矯民以自諉。行有成效者記功。漫無成效。而捏報塞責。因端滋患者記過。準功過之輕重。爲薦劾之考成。將長吏之趨向。專民生之本計。厚而皇仁憲德。並垂無窮矣。

請通查興修水利狀乾隆元年

陳宏謀

查得滇南四面環山。沃壤絕少。田號雷鳴。形如梯蹬。其水多由山出。勢若建瓴。論其有益於民田之處。則以其水高田低。自上而下一泉之水。可以貫注數十里之田。盤旋曲折。惟視溝通。再加木規石槽。則竟可隔嶺飛渡。間有田高河低者。則用車戽。涓滴泉流。皆資灌溉。而論其有礙於民田之處。則以雨水漲發。山箐之間。頃刻成河。一瀉千里。以有用之水。不能稍爲停滯。而沙石並下。左近田地。反被沖壓。若能就出水之處。或落塘築壩。建壩水發之時。層層停蓄。積滿而流。兩岸需水之處。均得灌溉。則平田雖少。而山田之可耕者亦多。至於低窪田地。或近海。或邊河。多由下流皆係山港。一時未能暢洩。致有淹沒。此則當極力疏通下流。如遇兩岸皆山。不能疏濬。或多砂磧。則惟沿邊築堤。以作障蔽。俾左右田地。有水之利。無水之害。滇中水利情形。大概如此。自前鄂高兩部堂檄行查修。次第興舉。六題明將官莊變價之銀。留爲興修水利之用。凡關水利。俱得動項興修。其有修而未竣。及尙須改修者。積年以來。屢奉通飭訪查。本司道等督率遵奉。凡有訪聞。檄札並行。通計滇中已興之水利。或鑿源泉。或落河身。或築壩閘。或開堰塘。或設規槽。或架水車。或築堤埂。或開河尾。或分支流。已經地方官勘議興修。俱於民間有益。此滇省歷來興水利而防水害之情形也。今者欽奉 上諭。勅行興修水利。以爲民生養命之源。接奉憲行。令將從前已興之水利。現在蓄洩有無成效。應否再加修理。并現在查出山泉龍洞。應行修舉。及未經查出者。留心尋覓。分別工程大小。或勸導百姓經理。現或請動帑項興修等因。本司道遵查。每一州縣境內。週遭約數百里及千里不等。到處皆山。山多必有出泉之處。從前各屬未報之水利。應行興修者。自必不少。是前此已修之水利。固宜設法繼修。而此外未修之水利。尤宜急力開修也。但工程大小不

一民力勤惰不等。在官或以公費無出。不得不聽於民。在民或以衆力難支。不能不望之于官。本司道通盤籌計。若概許動項。則司庫無如許之項。且恐一開動項之端。士民之好事者。勢必以無益爲有益。反致於帑有虧。而于民無補。若概不動項。除一村一寨之田間水道。只須地方官督率田戶出夫。於農隙時可以興修者。不計外。恐有工程稍大。出夫之外。另需物料器具匠人之費者。又有工程最大。關係一鄉一境之水利。工料浩繁。必須動項者。若不分別量給。在官在民。均難措手。勢必以自然之利。棄爲無用。誠如憲檄所云。應令其留心尋覓。分別工程大小。或勸民修。或動項修。庶幾有益者也。今會同酌議。如田間溝洫。及一二村寨之閘壩。與向日修築之溝堤。遇有應修應築之處。令地方官查勘明白。於農隙時督令順人按照田夫興修。不須動項。如工程稍大。於出夫之外。另需物料器具匠人之費者。令地方官率同士民公估公議。於凡有田地借資水利之各戶。按田分定。造冊詳請。借動庫銀。於工竣後按年繳還。倘工程最大。關係一鄉一境之田地。需費既多。民力難勝。概令派還。恐滋擾累。則令勘定應修情形。畫圖貼說。估定確數具詳。竟請動項興修。毋庸還項。需費少者。請動開欸。需費多者。請動官莊變價。工竣之日。另行委員覆勘明確。取具冊結詳請題銷。以上水利。均令各屬相度水勢地勢。隨宜辦理。凡有可以興修之處。務使水無遺澤。地無曠土。興修工竣。將每年如何分灌。如何歲修。可以灌溉若干田地。逐一造冊具報。向後造入地方官季報事實冊內。前官修過之水利。統交後官經理。似此永定章程。通飭遵照。庶已修者不致失修。未修者可以續修矣。再查修過水利。所灌田畝。有係糧田者。亦有無糧荒棄者。今水利方興。有糧者免賠糧之累。無糧者亦必漸次墾種。但新墾山地。收成難必豐稔。似應薄賦輕徭。以蓄墾戶之力。不必按畝陞科。至于近海沿河田地。出沒無常。雖築堤開港。難保永無淹沒。水小之年。稍有收成。

不過聊償辛力。不爲留餘。必滋後累。亦應聽民自行報墾。不必按畝陞科。如此變通辦理。小民雖愚。亦知水利一興。有種植之利。無加糧之患。必就境內情形。自行相度。爭先請修。庶山陬海澨。無不興之水利。卽無不收之地利。足以仰副惻隱之盛心矣。

請開溝洫疏 乾隆二十七年

御史湯世昌

竊照今歲近京處。雨水過多。山水長發。地土濕透。不能消涸。低田不免淹損。行路阻于泥濘。頗爲農桑之病。夫江浙之田。所收多而賦財富。以水利修而農力勤也。西北則不然。並無溝洫。全仗天時。犁種以後。彌望不見一人。不惟糧數甚輕。兼且時煩賑濟。然欲仿古治地勢。既不能惟于大道兩旁開溝深廣。旱澇藉以蓄洩。商旅便于馳驅。且大道可行。亦不致故犯山間踐踏禾稼。是亦水利之一端。刻不可廢者也。謹按修理隄防。本垂功令。直省開載查辦。而督率無人。未免有名無實。地方官皆以案牘無暇。工費無出爲辭。夫郡縣佐貳。多水利列銜。又本省效用人員。可供驅策。伏祈 皇上敕諭各督撫。嚴飭所屬。務于秋成之後。遴委勤慎佐雜。以及分發各員。督率該地農民。照河工民埝民修之例。酌令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餉口。于大道經行之所。闊則兩旁開溝。狹則止開一道。因其地勢。層層疏濬。如有橋道積窪。量加深廣。以爲潄水之地。卽以挖起之土。培平大道。阡陌旁起坡岸。如有餘力。再將境內小河溪澗。必由之徑。決淤宣洩。預備橋船。乘此農隙之時。工程數月可竣。然後飭令道府。輕騎減從。據報勘實。如所過道路。間有不修。及修不如法。卽傳諭地保。速集民夫。立時改築。如一處溝渠狹阻。卽責令該管近地業戶。卽時疏濬。而所委工員。實心與否。一望可知。優則議敘。劣則議懲。全在大員秉公。則下僚自然踴躍。夫閭閻自爲身家。卽使各出財力。亦合乎佚道便民。雖勞不怨之義。行之有效。卽

村莊徑路。亦可仿行。如果實力辦理。永遠增修。雖未能盡除水患。然溝中容得一分。即地上減去一分。而傍路之地。阡陌綿長。水有歸宿。田不憂其湮沒。旅不病于徒涉。于民生不無小補也。

開豫省田溝路溝疏 乾隆二十七年

胡寶琮

臣查豫省地勢。在諸省中。最爲平衍。其恃以宣洩者。溝渠之功。實與河道相爲表裏。所當隨時講求。不可暫廢者也。前蒙大發帑金。修濬河道。臣於二十三年工竣之後。敬籌經久事宜。即將民田溝洫。宜開宜閉。並每年加挑路溝。及小港廢渠。宜復各緣由。臚列陳奏。是年每一州縣中。計開溝自十數道至一百數十道不等。其長自里許至數十里不等。寬深自數尺至數丈不等。皆以足資蓄洩爲度。其路溝除驛路加挑外。凡商旅通行之路。亦一律開溝。種樹其時。皆民間業佃各就地頭施工。雖有綿亘一二十里者。而一人一戶。承挑無幾。是以民易爲力。當復將普開溝洫情形。具奏在案。自是每歲或於春融。或於農隙。通飭地方官隨時勘辦。並令專司水利道廳等員。俱來督率。臣及兩司於巡查各屬時。隨處查勘。總緣民間連獲有收。已享其利。每歲加修。更屬力少而事便。是以逐處寬深。鮮有水患。即上年被水。皆由外河沖決。並無內水瀾漫之處。且節節疏通。就下甚利。是以田地皆得速涸。不誤耕種。尤其明驗也。今年農務早畢。即於九月內。臣囑令護撫臣輔德。通行各屬。照舊勘辦。已據報竣者十之八九。茲蒙 諭旨訓示。臣復通行飭查。並令凡可以加寬加深之處。甯可有餘。以資蓄洩。至於勸用民力。相習已久。蓋田溝固有業主。即路溝亦緊與民田相傍。其修濬爲農田之利。愚民亦所易曉。惟因勤惰不一。衆力難齊。不無扞格。今得官爲督率。則通力合作。自屬樂從。且各就地出夫。則貧富自均。而就役亦便。又皆令渠長地保。管理不經胥吏之手。一無擾累。民情實屬相安。嗣後應請各照舊辦理。其有民力難以全

收之處。自應酌助口食。查工多而田畝亦多。仍屬聚斂易舉。惟工多地少之處。則須爲酌助。但歲修一事。究非特興大工可比。向於各州縣額設公費動給。已可敷用。嗣後應請仍以公費動用。臣更當親加稽查。總期爲之有實。俾小民咸蒙其利。而不至有滋累。以冀仰副 聖主殷懷耳。

覆奏興濬溝渠疏 乾隆二十七年

方觀承

爲欽遵

諭旨事。查河南巡撫胡寶瑤奏辦豫省溝渠一摺。奉

旨。國家雖久停力役之征。而開挑溝洫。

實爲農田之利。通力合作。亦小民所宜自爲謀也。今豫省每一州縣所開溝。自十數道至一百數十道不等。田溝固有業戶。路溝亦傍民田。民間業佃就地施工。若工多地少之區。民力難以全任。則於各該州縣額設公費內酌助口食。用力甚便。而其事易集。行之已有成效。直豫地屬接壤。乃近年以來。偶值雨水稍多。遂至積潦瀾漫。皆由各該地方官平日不能留心講求。至被水成災。又不亟籌疏洩。殊不思溝洫深通。不特有水之年可資宣導。卽雨澤勻調之歲。更可資灌溉之益。著將此摺寄去觀承。令其閱看。董率所屬倣而行之。實因利利民之道也。欽此。臣查直隸各府州屬地勢雖有卑亢。陘衍之不齊。而田間多設溝渠。並開道溝。一律深通。支湊聯絡。蓄洩均宜。實爲地方要務。卽如宣化府屬地多高阜。雨過不畱。而有洋河渾河各長渠。支分派衍。漚水並皆蓄注。足資灌溉之益。最難如天津寶坻文安等處。一經漲汎。輒致瀾漫。然當河淀安流之年。平田雨積。亦藉溝渠之宣導。至於平衍之區。尤關切要。臣嘗見民間阡陌縱橫。皆有細路交錯。其中年久踐踏。平槽雨後順其地。卽係天然之溝洫。但由此下注之水。如古河舊渠。每多淤墊。濬渠並須開溝。始能引入。又或窪地卽阻鄰田。非官爲督辦。難容越界分疏。臣於此等情形。每歲通飭地方官隨宜籌度。並派河員協勘。惟正定順德廣平大名

趙州定州等處民力易集。出夫甚便。卽工多地遠。亦皆如期赴役。如遇需用物料。例動州縣辦公。倘難獨任。則上下游並皆協助。各守成規。略與豫省情形相仿。卽如近年漳治故道。淫洩殘渠。隨時修濬。在在通疏。是以連年雨滂。惟附近河流間有漫及。未至積潦爲患。田禾均屬有收。是其明驗也。近年河間府屬河港已多開通。滙水消退。較前爲速。保定四境開渠種樹。亦已定有章程。其餘各屬。則民力當不能齊。而工作亦有非民力所能全任者。向來辦理。俱係核定土方。按名按日。酌借倉穀一升。准其免息還官。茲值歉收之後。仰蒙聖恩。與工代賑。臣遵卽通行勘辦。所有開溝疊道等工作。正定以南。仍循舊例。不入代賑。其餘各處。俱已先後開工。比因凍後暫停。至於田間溝洫。與大道或分或合。要使水有歸宿。除祇就舊蹟加修者。卽飭興工趕辦。其或有關上下游機宜。或此損彼益。易啓爭執。須權其輕重者。更有窪坎實無去路。惟分疏水勢。俾其易涸。爲一水一麥之地者。俱飭令各州縣詳細講求。繪圖貼說。臣逐加覆核。復委道廳勘議。分飭辦理。向後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貧民咸資力食。經臣行令地方官。徧爲曉諭。靡不感頌。皇仁踴躍趨事矣。至此次開濬之後。應請責成渠長。卽頭按年勸用民力。隨時經理。官爲稽查。如或民力不給。卽當酌助口食。時當春月。卽以例借之穀。爲董率之資。乘便集事。更易爲功。總期事不勞而民無擾耳。

邑中水利論 華亭縣志

世之言水利者。謂松江西北地低。勿使之濬。東南地高。勿使之濬。河面宜闊。河底宜深。昔賢所論。一一宜遵。殊不知今時之水利。與往昔異。一縣之水利。與一府異。我邑之水利。與他邑異。東南河港。昔與海通。賴堰以禦鹹潮之入。故宋邱霭移築運港大堰。修復十八舊堰。其功甚偉。今海上土石二塘。屹若崇墉。可無須於堰矣。禹貢

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宋元以來。三江失其故道。而泖澱諸湖。又爲圍田所壅。宣洩不暢。故其時策治水者。皆主決圍開江。自明夏尙書用葉宗行言。浚范家浜後。上源之水出浦徑捷。至今利賴。可無藉於洩矣。所謂與昔異者。此也。府之統轄者。廣官西北者。則使疏其來源。莅東南者。則使通其去委。可傳檄以致工。若區區百里之地。欲疏其來源。而來源則在他境。欲通其去委。而去委則非我疆。甚至一河而兩岸各分。一港而兩頭異隸。此欲開而彼欲塞。殊多掣肘。未易設施。所謂與府異者。此也。婁金山有蓄有洩。水旱無虞。青浦窪下。久而爲沴。人必薦飢。然止水靜深。不必勤加疏鑿。上海南匯奉賢。浦潮去來較近。其停淤猶少。非若以我華亭爲水口。直抵浙西。長落在所。必由乍長渾潮。淤澱較甚。落罷水弱。衝刷無力。故我邑諸河港澁塞尤易。所謂與他邑異者。此也。且也。華亭之地。不憂澇而憂旱。惟志載米市塘東北爲張蕩。厥田最下。遇旱乃收。外此若車墩以東之莘莊。朱家行亭林以南之山洋蔣莊。一遇旱歲。田皆龜坼。故浦北之盤龍六磊。浦南之鹽鐵龍船。最爲關係。而乃今歲不濬。明年不開。致泥沙淀積。淺若蹄涔。卽或上奉憲檄。下據民詞。一旦議舉。而此欲自開本河。彼欲協濟他港。書吏高下其手。官長調停其閒。牽制遲延。直至清明後始行開濬。畚揭未幾。農事已興。泥夫潦草。以應役董事。苟且以告成。眼前暫通。未幾復塞。浦潮不至。車水何來。昔爲膏腴。今成大鹵。九年三熟。非虛語耳。故爲今日計。如欲興一邑之水利。要以工不出區之法。俾小民各自開其灌漑之河渠。支幹畢深。曲折並到。南阡北陌。水澤滿盈。而又於水口之處。夾岸置閘。潮來則扇之。潮平始開。則泥沙淀於閘外。而不入內河矣。潮落復扇之。候落急始開。則衝決有力。而泥沙仍隨流而去矣。其法最善。否則設爲鐵掃帚。混江龍犁船等法。時時拖去。浮淤亦可久而不壅。乃近有好事之徒。或因自己風水起見。或借地方公事斂錢。引昔人不能爲閘。但能修舉壩。

堰其利亦溥之說。煽惑愚氓。呈請當事。以逞其私。殊不知一經壅斷。有利於此。必礙於彼。且也施之急流巨浸。則衝決難成。施之小小涇浜。亦未便舟楫。是當禁止不行者也。

一邑之中。自興水利。與全局大工不同。存此以備賢牧。令留心民事者。采擇至。浙江水利壩閘兼用。此則情形各異。在相地酌勢行之。

論開河

陸世儀

西北治水。其大要在黃河。導河入海。則西北之水患息矣。東南治水。其大要在震澤。導震澤入海。則東南之水患息矣。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

凡諸水之泛溢。皆從山水來。山水之暴發。皆從霖雨來。蓋雨下諸山。悉入太湖。倉卒不能歸海。則泛溢田間。而爲大害。治之者。不過欲其安流入海而已。安流入海。大是難事。邨廛之說。欲合江南七郡同心并力。開河築圩。置壩建閘。必使江高於海。浦高於江。水由地中。節節有制。此真治水良法。暗合井田溝洫之制。婁江之塞。自己卯庚寅已然。時張儀部受先。每以爲憂。舊例三江之開。必合蘇松常杭嘉湖六郡議同築舍。予與受先商。欲於六郡會計中。每畝加升合。代太倉漕糧。而免太倉一歲之漕。令其開河。蓋此說行。在六郡止毫釐之費。而仍收水利之功。在太倉雖一時之勞。而亦有免漕之樂。在朝廷則正賦不損鎰銖。而已收百年之利。計無便此者。時受先以余議達州守上請。已得允。已而中止。

開河之法。莫詳於耿常熟水利書。彼蓋撮古人之成法。又酌以今人之時宜。修水利者。按冊而稽。舉其成法。則思過半矣。然其要處。全在算土派工。算土莫善於徐元扈。送上海縣宰條例。派土莫善於坐圩起夫。圩長督工。

田主給米。此亦耿常熟之法。而吾友陳確庵試之於蔚邨。顧殷重試之於朱涇者也。算土之弊。在欺隱丈尺。假如河一千丈。彼則僞云一千二百丈。將此虛河。賣與業戶。名爲開河而實不開。若十丈爲一畝。兩畝一椿。處處可覆。則虛河之弊絕。派工之弊。在欺隱田畝。假如某都田一萬畝。只作八千畝。其二千畝得業戶銀錢。則不註冊。若竟照魚鱗圖冊。實在田數。而止令公正算總數。不開業戶主名。則派工之弊絕。凡開河若從平陸施工。或地方乾硬處。可用牛犁起土。以筐車運土。殊省工力。昔人有於開河處得古犁頭。大於尋常之犁數倍。乃知昔人用犁起土。以四五牛駕之。一往卽成一小河也。思亦奇矣。量河須用三簷。二分兩旁之長。一定中心之闊。用一簷非法也。至轉灣處。便有零餘。難以派算。

溝洫事宜示 乾隆二十三年

陳宏謀

一境內有開通之幹河。近河田地有水。可以直洩入河。隔遠者不能俱入。必須開一小溝。以達幹河。其溝或就地勢窪下。或向有舊溝古河。或道路兩旁小溝。均可開通。洩水入河。其溝寬自三四尺至五六尺不等。深自三四尺至五六尺不等。附近有池塘者。引其流入池塘。一附近無開通之大河。則擇其通流之處。另開大溝。寬自七八尺至一丈不等。長則以水入大河爲度。大溝既開。水有去路。然後逐節開小溝。以達於大溝。小溝不拘長短。總以達於大溝而止。中間有高阜山埂。不能存水者。則不必開溝也。如係湖蕩。不能築圩圍田者。仍留爲蓄水。亦不必開溝。洩水與水爭地也。凡黃河灘地。不可開溝築圩。

一開溝之土。務散鋪於兩岸地內。以成平坡。不礙種植。不可堆於溝旁。又成土埂。阻水不能入溝。且恐隨後卸

入溝中。將溝淤塞。其附近有低窪處。可以堆土。不散地內者更好。如現有麥苗之地。其土尤須酌量散鋪。不可多壓麥苗。

一路旁開溝。即將土堆積路面。俾溝日以深。路日以高。但須墊於坑窪及低平之處。取其平坦。不可專堆高處。又成土埂。亦不可隨意亂堆。坑陷難行。

一道路可以兩旁開溝。兩溝洩水。更爲有益。如道路低窪。則卽以道路作溝。於邊旁高處。別開爲路。如有一面原係高埂高坡。難於成溝。則止須就低窪一面開溝。或上半節於東面開溝。下半地高。不能開溝。則移於西面。但須路中駕一小平橋。俾水仍通流。無致壅積。路旁原有溝塘。則不必再開。

一開溝不拘長短縱橫。總期水有去路。如中間遇有十字路。則須駕橋。橋下水仍通流。其橋或石或木。均須鋪土。以便車行。雖非通衢。而爲農人車載糞草赴田之處。亦須駕橋鋪土。不可因開溝而阻行車也。

一地土窪下。或涸出湖蕩。則開溝以洩水。卽以開溝之土。築爲圩岸。以作圍田。每圍自五頃以至二三十頃。不可太少費繁。其圩岸三四尺不等。總期可以禦水。

一凡築圩圍。均於圩根設立涵洞。旱則引水入田。潦則放水外出。其涵洞或用磚石圈砌。或用燒成瓦筒。埋於土中。揚州淮安所屬湖蕩相連。多有宜於圩圍之處。此外凡有低窪蕩地。逐一照行。其原係平坡旱地。則止須開溝洩水。不必定築圩圍也。

一去冬今春所挑之河。其土現皆散堆河岸。儼同土牛。乘此未曾沖散。加工收拾。補缺鋪平。以成子埝。撒仍草子。明春生草。便爲圩岸。旣資捍衛。又免雨水淋漓。行人踐踏。仍落河中。有淤河身。如防內水漲滿。則酌留缺口。

涵洞爲洩水出外之計。

一此次各處開河。用帑至數百萬。原爲工大費多。民力不能興作也。今積水皆有去路。其開溝築圩。原以農民修治田功。俾久棄之曠土。變爲常稔之美產。佃戶出力。田主給以口食。定例已久。不便請動官帑。果有長大溝洫。或寬大圩圍。此中貧富不一。心力不齊者。準借給口食。每土一方。借銀二分。通力合作。計口成功。所借之銀。於田主名下。分作三年扣還。凡有借者。田主土民公議。連名赴縣具領。地方官定議。詳明候示遵行。工本無多。及衆擎易舉。可以力作者。不準濫借。

一開通路溝。則按路旁之田出夫。其平地開溝。則按洩水之田出夫。均不得視同官工。派之通縣。有捐資及捐口食以開溝築圩者。詳報分別優獎。

一開溝築圩。須公議田主。或者老分段督率。不可出票差役管押。有需索飯食等費。官司不時往來查驗。有地棍阻撓者。稟官究處。以上各條。無非因地制宜。隨勢利導。在小民原可自爲計及。祇恐無人指示督率。官司不暇處處曉諭。一切聽民夫隨意混挖。枉費工力。或相爭執。事無實際。故此開列曉諭。官民士庶人等。各宜凜遵。

水利條規十則

莊有恭

一應濬工段。宜先釘椿。牽繩量定也。查此番開浚河道。原期河道深通。暢流無阻。但恐偷減工程。辦理草率。應令地方官將估計應開各段。務必兩岸釘椿。在於老土爲準。牽繩墜下。定至水面若干尺。水面至河底若干尺。應挑土若干深。登記冊內。并於兩岸釘立信椿。灰印標記。嗣後收工。看明原釘各椿灰印有無更動。再照前法。將繩對岸牽平。中間弔繩墜下。除去原空水面尺寸。則挑深若干。顯然易見。而偷減土方之弊可杜矣。

一募夫應照業食佃力之意酌僱應役也。某縣工段若干。需夫若干。核計土方之後。卽有定數。地方官必將實徵堂簿。吊齊內署。查明通邑田畝頃數。計畝計夫。核有定則。并諭令各業戶將圩號各佃姓名。據實開呈。按其佃田之多寡。核其應役之夫數。斟酌公平。均勻僱募。定額之後。卽將通邑需用人夫數目。按照都圖。明白出示曉諭。庶胥役無苛索折乾之弊。而業佃無偏枯派擾之累矣。所有應設夫頭。卽於所僱夫內。二十名設一夫頭。散夫責成夫頭管領。夫頭著落圩甲保領。如有誑銀逃逸。均可著落根追。其各夫夜間歇宿之處。或廟或船。或廠均於工所附近設法安置。卽於估工時。先爲勘定。以免臨時周章。

一督工應責成委員以防偷減也。貼坡墊崖肥腮鼓腹諸弊。有一於此。不惟丈尺短少。水流不暢。而所貼所墊之土。一經雨淋。仍復坍卸河內。然此等諸弊。苟非書役圩保欲圖斂派銀錢。串通夫頭主持賣工。互相包容。愚民亦斷不敢爲此。是惟在督工之員。清潔自好。明白勸諭。悉心查察。如有前弊。查確知會地方官。將該犯等分別枷號工所。候通工完日。從重發落。設委員不能禁除。經上司查出。或於收工之日。丈尺未足。驗有貼坡等弊。除將該委員輕則記過。重則參革外。仍拏原辦人夫著辦。並將原辦書役等照前議枷號發落。若委員佈置得宜。俾書差等不敢舞弊。照依估定丈尺如式完竣者。隨時先請記功。以示鼓勵。

一散給夫銀應責成地方官并須明白曉諭以免扣短也。某縣工段若干。應領帑若干。行知該地方官赴司領回。卽傳集董事夫頭。當堂親自分發。不得假手書役。仍須將逐段估定土方。自某處起至某處止。長若干丈尺。共估土方若干。每方工銀若干。共估土方銀若干。車水銀若干。打壩銀若干。每銀一兩折錢若干。明白曉諭。俾使董事人夫共知應領之數。其董事夫頭有無扣剋。仍不時親問各夫。如有扣短。立即究追。枷示該董事。如果

實力辦理。依限早竣。地方官給匾嘉獎。以勵勤勞。

一。河水。岸乾。宜先開水線。收束積水。以便挑竣。查驗也。查河底積水。岸乾。即於河心正中。挑水溝一道。工頭直達工尾。寬三尺。深三尺。若河底再挑深一尺。即將水溝亦加挑一尺。蓋此水溝一道。既可以驗河底平與不平之繩尺。即或天雨及河內滲水。皆有歸積。一處車戽。通工即乾。無礙兩岸挑挖。工竣之後。仍須將水溝查驗。如有淤滯不流之處。即可知減挑尺寸。隨令補挑。務令線道流通。方可決壩。

一。挑河人夫。應按段分工。以專責成。以分勤惰也。人夫衆多。勤惰攙雜。若不分定小段。難以按名考核。濫竽多而勤者亦惰矣。應於每段之內。將前議二十名。設一夫頭。劃爲一小段。用小號槩簽釘段首。上寫夫頭某人。領夫二十名。每名分土方若干。長闊深幾丈幾尺。限幾日完工。先完者先歸字樣。另每夫五十名。僉一圩長。專司督領。則人有專責。勤惰易明。此段人夫。斷不肯爲彼段挑土。而委員查工點夫。只須於河邊往來。查看夫頭某人段內。現在挑土者幾人。擡土幾人。一目了然。不必停工而後點夫。即圩甲雇夫數目。按段核計。亦難偷減也。一。挑起之土。應堆貯新岸。十丈之外。以防淤積也。查挑夫貯土。樂近憚遠。即工員亦但期副限。利於貯土近便。則往來較速。不知貯土近便。則雨水淋漓。人畜踐踏。不久仍滾落河中。漸歸淤積。而原挑丈尺之工。半廢矣。且向因田與岸平。致田主年年培築。田邊佔出河面。今應除挑寬河面之外。再畱十丈。將挑起之土。堆貯於此。十丈之外。先畫雙條灰線。貯土於灰線之中。務要縷齊。一帶如堤。不得任聽亂傾。高低凹凸。應責成工員。勤爲照看指示。令其如式傾貯。如離河太近。及不如式。責令該工員另辦。所有堆土之堤。及堤外之路。如原係侵佔者。勿論。有繙者。查明豁除。其堤應永畱。不許剷除。務使堤高於田。將來腳割。只許幫堤使高。不許棄於隄外。則積

土既免滾落河中。且可以杜侵佔。亦可以防水患。於低田尤宜。一舉而數善皆備。勿視爲煩苛細故也。

一築壩。應看水勢緩急。辦理合法。庶堅固以保鉅工也。溜水之河。壩基易走。應照埽工之法。兩岸層層幫埽。以次壓土。漸漸夾至河心。旋備大埽合龍。其水勢平緩之河。當於攔河用椿兩行密釘。如壩脚闊一丈五尺或一丈。則頂收窄一丈或六七尺。排椿釘斷河身。用大長木橫攔緊繫。纜再以蘆蓆貼椿中間築土成壩。必期堅固。不漏水眼。則無坍卸之虞矣。

一工竣。驗明開壩。應先安置挑壩餘地也。查分段開河。工竣之日。必需通工驗明。處處合式。方準開壩放水。在水面壩上之乾土。自不難挑起上岸。惟在水內之壩土。雖用力撈挖。勢難盡淨。應仿照前人遺法。於壩內靠脚開挖深潭。如壩土高闊一丈。須於靠壩挖深二丈。使壩內不能挑挖齊平之土。經水一沖。歸入深潭。可與河底相平。不致高低有礙行舟。而水道亦得暢流無阻矣。

一估計造冊。應檄委專員。協同地方官核實辦理也。各河港應開寬深之處。固已勘定。其寬深丈尺。亦經委員牽量冊報。但土方確數。必須委員協同地方官覆勘。核實確估。且其中不無因地就勢。酌量通變之處。應先委諳練佐貳四員。赴各縣協同覆加勘丈。核實估計。土方銀兩確數。連銜造冊通報。庶工歸實用。帑不虛糜。

築隄事宜狀

馬逢皋

爲築新必須補舊。懇乞通行沿江地方。各立隄長隄甲。編造烟夫。以固隄防。以全民命事。切照安陸一郡。襄江水面。高於湖田。春夏水漲。隄防不固。田產廬室。竟付波濤。國計民生。兩受其困。故曰此處以隄爲命。防隄甚於防盜。盜之爲害。不過一家二家。以至數十家而止。隄口一決。洶猛奔溢。不知幾千里也。蒙各憲臺軫念民生。

於順治十一年委職修築。卑職於十三處決口。俱經歷到。見其傾圮崩塌者固多。而低矮卑薄。雖云未壞。已有必壞之勢者。亦正復不少。若止築新而不補舊。此處纔完。彼處復決。徒竭官心民力。無抵於巨浪洪波。非勝算也。治隄有如治癰。左潰右潰。總是一潰。與其備藥待敷。不若消弭其毒。使之不潰之爲愈也。如向見某某等地。方不下數十百處。凡此皆就卑職巡歷所及者而言。其餘未知未見者。又不知凡幾矣。除已行州縣委官差役。幫補修築外。其應行事宜。請略陳大概。數年以來。州縣印官。俱以籌需措餉爲重。佐貳管水利官。又有催辦解運等事。羈身未及分心隄務。有緊急潰決之口。卽爲修築。亦不過急則治標而已。圩長一年一換。止圖了事。經承承票坐差。志在索錢。竭有限之民膏。填無窮之巨壑。此修彼決。害無已時。雖云洪水爲災。亦人力不及之所致也。故此處州縣等官。十分精神。常用六七分於隄工之上。有隄然後有田。有田然後有耕穫。有耕穫然後上完國賦。下養民生。不然民窮財盡。州縣官卽有經濟。當於何處施之。或曰軍需爲重。固不知隄塍一節。乃軍需所從出也。故卑職有築新必須補舊之議。補舊之法。云何。一曰立隄長。二曰立隄甲。三曰編定。就近烟夫四。曰隄州縣印佐等官考成。夫修隄官事也。何用立隄長。隄甲及烟夫。止因州縣印官政繁事冗。無暇巡歷。佐貳管水利官。亦有解運催糧等公役。平時不暇查閱。及至隄決往視。則已晚矣。至於經承坐差。則皆以有利而爲。未可以此事信任之也。必選近隄百姓。田多殷實者爲隄長。人情無所利益。多不樂爲。必免本家一切差徭。如採買解運勾攝幫費之類是也。每一隄長。管五隄甲。隄甲選有巾人之產。年力精壯者充之。優免本家差徭。一隄甲。管十烟夫。烟夫亦免本家差徭。勢必爭充而競進矣。每五里立一隄長。一里立一隄甲。十烟夫分派段汛。有事則齊集護救。無事則更番看守。不時刈伐荆棘。補傾塞頽。小工自修。大工飛報該管衙門。於烟夫之外。別

起人夫已報不修。官司之過。應修不報。隄長隄甲之過。長甲應修不報。卑廳及州縣官徑行參處。卑廳及州縣官聞報不修。各上臺卽行糾治。倘州縣官不聽約束。許卑廳揭參。卑廳督催不力。聽上司參處。苟稱厥職。卽以此定其考成。五里以至百里。百里以至千里。人人如此。處處如此。有事救護無事加幫。服藥於未病之先。消難於不潰之日。因時補塞。逐年加治。行見高者益高。厚者益厚。集衆力爲隄防。合沿江無缺漏。雖有狂瀾巨浸。如天塹何。卽或小有傾頽。亦不過零星數處。決不似今歲之在在皆崩。口口待塞也。至於修隄之舉。或應獨修。或應協修。或按畝起夫。或按糧起夫。受害之處宜多派。不受害之處宜少派。道府公議。一報卽定。九月起工。失事之隄。甲長及該管官與該經承。各治以罪。如此則法嚴隄固。一勞於前。而永逸於後矣。何至如決信一聞。倉皇失措。以權授吏胥。聽其舞文作弊。輕重在手。民田止造里排。官田止造總甲。總甲不列花戶姓名。資懦者數十畝不免。豪強者卽千百畝亦無干。修隄一次。徒爲奸蠹作生涯。折夫入已。修築不堅。則下年又有補治。官民之災異。反爲若輩之禎祥耶。至於鄉紳舉貢生員及各衙門差承書吏。又不能無說焉。如選立隄長隄甲。烟夫。吏書差承。一身難充兩役。本身應免編派。紳衿舉貢生員。當示優禮。各本身亦免編派。然止免本身。其族人家人及佃戶。概不準免。此就選編隄長甲長烟夫而言也。若夫隄潰口決。事出非常。自當別論。或應獨修。或應協修者。則不論紳衿衙役。俱按田出夫。不免編派。每田五十畝。每糧一二石。出夫一名。修堤不比他事。爲時止有三冬春水一至。卽有工不能施。故用功宜力。督工宜嚴。視三冬爲一日。急急趨成。始不償事。卑職歷任十月。博稽殫探。以及身歷親嘗。而始成此愚論。非臆說也。卑職前議。欲派沿隄殷實之家。季出工食。給隄甲長爲守隄心力之資。徐思日久弊生。後人不知立法本意。指公爲私。徒滋口實。今熟思之。惟有沿隄徧栽楊柳及各種易植

之樹。俟其長大。聽各隄長。隄甲砍作柴薪。官不得取。民不得伐。一則俾管隄之人稍有利益。而不致徒勞。一則令樹根盤結岸土。益堅永無崩塌之患矣。卑職仰體各憲臺爲國爲民之至意。矢此愚衷。爲地方辦此實事。仰祈憲鑒行府。再爲酌議。擇其可取者。鑲板傳示。以便永遠遵行。則芻蕘一得之愚。國計民生。亦不無小補也。

牛犁起土車運狀 乾隆四年

陳宏謀

全直疏濬積水。已蒙憲臺覆奏。并分款檄行。現在陸續查造估冊。先則具詳。一俟春融。即可興工。此項工程。全直州縣。在在有之。加以南北等運河各隄。亦於明春興工。工程浩大。需夫孔多。雖值農閒之時。恐亦不敷力作。僱募既屬艱難。工程又難告竣。苟可稍省夫力。自當多方舉行。除運河各隄工。照舊募築外。查疏消積水案內。工程挑挖河渠者。十之七八。幫築隄岸者。十之二三。其挑河又多係平地取土。嘗攷昔人於舊河中。挖出大犁頭。卽悟用牛犁土之法。其法先將應開之河。量明開寬丈尺。畫出界限。然後用重大鐵犁。駕以二牛耕之。犁鏵寬一尺五寸。長二尺。畱舌一尺二寸。壁寬一尺。高一尺二寸。牛須穿鼻。方能控馭如法。驅馳任力。每一往回。可長三十丈。寬二尺。如此五度。得約寬一丈。約深一尺五六寸。計之得土四十餘方。比之人夫用掀取土。其力已省。土既犁開。再用寬大木掀。裝入大車。用牛馬運送。如佃民出糞之法。運於堆積之處。安放比之用筐擡土。運送其力又省。凡平地開河。正可遵用此法。且運土數十丈之遠。例加運價。明歲挖河。多在寬大舊河中挑挖溝渠。現奉憲臺條款。將土遠運於老岸。不得堆於河身。但運土太遠。不給運價。夫力不勝。若給運價。爲費不貲。今用車裝土。用牛馬拉運。尤便遠運。雖近在百丈內外。不能用牛馬大車。亦可用木箱小車。以手推運。亦較筐擡爲省。現在運河築隄。亦偶用箱車之法。而於平地挖河。遠送方土。尤爲相宜。開深之後。再依收分。剗削整齊。

測以水平。務求通暢。以免梗阻之患。所有牛隻車輛。四鄉無處不有。俱可計日租賃。不得派累里民。且查興工之際。多在二三四五等月。此時牛隻無需耕作。卽三月間有布種膏梁黍穀糜子等項之需。而驢頭馬匹盡可爲用。實不專藉於牛力也。惟犁頭一項。直省地土虛鬆。不用深耕。現在之鐵犁。短而且薄。不能深入起土。必須另造寬長重大者。方足資用。計賃牛隻車輛。造犁僱夫各費較之計土論方。無所爲損益。然以牛犁代人力。以車運代筐擡。一牛一車之力。可抵十人以上之工。可以稍紓夫力。又可速竣工程。似爲兩益。擬合詳請批示。先行通飭各屬。預爲備辦。牛犁車輛。以待將來照此挑挖。此事爲節省夫力起見。其開銷仍照土計方。庶可隨宜辦理。事無掣肘。是否可行。合請裁奪。

疏河築隄工程記

汪志伊

今天下論築隄疏河之弊者。莫不曰虛報丈尺。偷減工夫。而所以稽查虛報偷減之弊。往往臨事茫然者。無他不察無弊之原則。失之浮。不立釐弊之法。則易于混。且不親身周歷。逐段勘丈。則亦不能使承辦之員無所欺飾。于其間湖北江陵等州縣。河道淤塞。隄塍漫潰。連歲以來。民田被淹。仰蒙 皇上軫念民艱。俯准將淮南捐銀五十萬兩。作爲防堵疏消之用。予欽承 恩命。夙夜敬懷。亟思有以仰副 宸衷。凡於驗收隄工時。必先派役執畫有丈尺之二桿。立于隄基之內外。將桿頭長繩橫牽平正以量之。則隄之身高而寬。基寬各若干。是否與估冊相符。立時俱見。至隄身陡削。易致沖刷。必以二五收分爲準。復將繩自依隄面垂以量之。則胸腰之弊亦見。又將繩自隄面橫牽至兩邊以量之。則窪頂之弊亦見。甚至隄身之高。不及原估尺寸。轉將隄旁挖深。以冒爲高者。然距隄脚十數丈外。尙有未挖之處。形蹟可驗。一與新挖之坎較量高低。則挖深冒高之弊。

亦見。至築隄向例。以土一尺爲一層。必得層土夯實。連環疊築。始能融結堅實。而欲驗其結實。則以錐試不漏爲度。今用長鐵錐于隄頂。隄腰。錐試拔出。卽以壺水灌之。土鬆者水卽不能久注。則雜用沙土及不加夯礮之弊亦見。又如低薄舊隄。迎溜頂沖。必須加高培厚者。往往將原有舊隄。指高爲矮。指寬爲窄。以爲加倍冒銷之地。然舊隄必有草根。盤結深固。擇一二處。飭役挖見草根計算。則捏矮捏窄之弊亦見。又如危險舊隄。及漫潰缺口。加築新月隄者。其新月兩頭。必連舊隄。謂之搭腦。往往不按舊隄斜坡。扣除新隄搭腦土方之半。一經飭役丈量計算。則掩舊爲新之弊亦見。又有捏報取土。在數十丈及百丈以外。每土方浮開倍夫一二三名者。隨查明取土坑坎。飭役親同丈量。虛實不能稍混。則詭稱遠土。浮加倍夫之弊亦見。又新築隄塍。間有原舊土坑。新沖水潭。必須慎築以爲隄基者。往往因此虛報坑潭。希冀朦混。除隄外尙有餘存故迹可憑。應准開報土方。外。其稱壓在隄下不可見者。卽於環觀百姓內。擇其土著樸實之人問明。則捏無爲有之弊亦見。至於收驗挑挖淤河之工。必查其原估面寬若干丈。底寬若干丈。以一長繩按其丈數。上繫紅線數條。下臨于河面。河底用兩役執繩于兩岸分行。則面底寬窄之弊不能混也。甚至河底河面如式開挖。而河岸半腰形如鼓腹。一經水刷。必卸成淤。飭役卽於鼓腹處抽挖三四寸寬小溝一道。俾與上下相平。然後量計。卽知其少挖若干方。則兩岸鼓腹之弊不能混也。又或於估挑淤河之初。往往將原有舊河。指廣爲狹。指深爲淺。并將浮草刨除。以爲挑挖冒銷之地。然草木雖刨。而根株猶在。萌芽復生。據此駁詰。并將新挖未有萌芽之處。指出起訖。比較分明。卽無可置辨。則其捏狹捏淺之弊不能混也。又或于工頭工尾。如式開挖。其中間段落。有漸高漸低。巧爲偷減者。飭令先行放水鋪塘。以數寸爲度。不得過尺。俟水面一平。而底之高者立見。則間段偷減之弊不能混也。又挑

河淤土。往往就近拋棄灘岸之旁。必致水來沖卸復淤。此可一望而知。飭令集夫搬運河岸之上。則圖省人工。就近拋土之弊。不能混也。以上皆各州縣築隄疏河之弊。予當驗收時。卽于承辦官所呈工段清冊內記明其虛報尺寸者。卽扣除不准開銷。其偷減夫工。砌工者。則勒限嚴飭補足。至所築隄工及所謂河工若干丈尺。顯而易見。本難弊混。亦復飭役執步弓于輿前。按步丈量。高聲數報。尙與估冊相符。嗟乎。此次疏築之工。蓋僅工段之長。尙無弊混耳。使非奉有親赴驗收之旨。恐工段之長。亦將與高寬深而同滋弊混也。且非舞弊之原察之詳。釐弊之法立之密。并于工竣時僅原向例委勘。而不親赴驗收。恐報銷時亦惟有任其欺飾而無憑駁詰也。於戲。積掩至二十年之久。役夫至千百萬之多。若猶費徒虛糜工無實效。其何以挽小民沉淪之苦。而副聖主興利除害之心耶。故記之以告後之念切民瘼者。

查禁菱蘆佔塞河道示

莊有恭

大湖爲東南巨浸。三江爲傳送尾閫。務受不宏。則來水無歸宿之理。宣洩不快。則去水有阻闕之虞。泛溢侵淫。自古爲患。此實吳中之大利大害也。上年秋雨稍多。湖水頓長。旬日之內。陡至丈餘。漫溢田疇。兼旬不退。時本部院猶任浙撫。曾親歷嘉湖。周遭察勘。目擊濱湖淪港。菱蘆彌望。詢據紳耆。咸稱乾嘆之年。湖灘呈露。濱湖之民。卽於其中圍築埂岸。種植菱蘆。草生之處。卽有泥淤積。不數年中。漸圖圍築成田。因致湖而被侵。港身日窄。浙水歸湖之路如此。則其自湖入運。自運達江。由江歸海之處。情形自必相同。因遣浙員來赴蘇松。體察下游一帶形勢。緣事在隔省。先議將歸湖港道。大加開濬。適逢恩命調撫江蘇。下車之日。卽爲博訪周詢。并分委人員。由幹達支。導源竟委。勘悉湖河壅閼情形。察其受病之由。皆與在浙時所見所聞無異。今浙省歸湖

港道已奏明辦理。所有本省歸江歸海應辦事宜。亦經本部院奏明。奉有

俞旨。並

敕將植蘆插斷有

妨水道之處。嚴行查辦。不可少存姑息。茲查得吳縣之鮎魚口。大缺胥口。震澤之吳家港。中澉港。南仁湖。諸處。皆爲婁松二江受水之源。中間石湖。澹臺。龐山。澱山。王墓。九里。諸湖。及白蜆。三泖。等處。亦皆係承受太湖來水。以爲傳送之區。今皆被居民圍築。侵佔蘆墩草渚。歲積月增。以致來水。則容蓄無所。去水。則阻遏不行。一逢水潦之年。便致沃野平疇。普遭淹沒。以一人一家。自私自便之圖。而令通邑通鄉。並受其害。輿言及此。殊可痛恨。除現在分委人員。前往各處查督剷除外。合先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蘇松太各屬紳耆士庶業佃鄉保人等。知悉。示到各將種植菱蘆。佔塞湖河之處。無論大河小港。已未報陞。限一月內自行盡數剷除。毋許少畱根蘖。致蔓延所築圍埂。並行拆毀。撈挖淨盡。已陞糧額。准予豁除。從前所得草利。免其追究。如敢頑抗不遵。及經員查督。尙不實力剷毀者。立卽治罪。如事干投託紳衿勢要。亦卽分別參革。從嚴辦理。并查歷年所得花息。數追徵。地保經胥。有敢串同庇匿。一體治罪。本部院欽遵查辦。無非爲水鄉澤國。永計安全。該士民等。各宜善體此意。自相勸諭。毋致本部院必以三尺從事。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七目錄

工政十三 直隸水利

畿輔八府地圖記

直隸水道圖說 會典

天津府水道圖說 會典

直隸河圖說

畿南河渠通論 畿輔通志

畿東河渠通論 畿輔通志

陸隴其

蔡新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七

工政十三 直隸水利上

善化賀長齡輯庚輯

畿輔八府地圖記

陸隴其

康熙甲子有詔命天下考正山川之圖。非經道僉事李公。分查保定真定順德廣平大名五府之地。天津道朱公。分查順天永平河間三府之地。既徧。乃合而爲圖以上。隴其備員俗吏。得縱觀焉。蓋畿輔之水。惟永平之灤。淪諸河。自入海。其餘皆歸於衛。白二河以入海。衛發源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百泉。流經直隸濬縣滑縣內黃大名縣。過大名府城南。折東經山東館陶縣臨清州爲運河。至天津而入海。白河又名潞河。在密雲縣南十八里。自密雲過懷柔順義通州香河武清。至天津三岔口。與衛河合流入海。大名之水如洹如淇。皆自入衛。順德廣平之水如滏陽如漳。皆經大陸。會於滹沱以入衛。真定之水如滋如派如滹。保定之水如漆如易如徐。皆會於任邱縣趙北口之四角河。又東至霸州保定縣爲玉帶河。順天之水如拒馬如琉璃。皆會於渾河。合玉帶河而入白。滹沱河在真定府城南八里。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由鴈門流經直隸靈壽平山。遶真定府城南。歷藁城晉州束鹿。至冀州會滏漳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間府獻縣爲二支。一東流爲鹽河。一南流交河縣。抵青縣岔河口入衛。漳河在成安縣南五里。有清濁二水。濁漳發源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清漳發源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流至河南歸德府武安縣交漳口。合流至磁州三臺口。一支東流入直隸廣平府成安縣。經肥鄉抵曲周東南一里。合滏陽河。一支北流入邯鄲縣。經永年至曲周。會滏陽河。歷雞澤平鄉任縣隆平甯晉至冀州。合滹沱河。滏陽河在廣平南五里。發源河南彰德府滋州神衛山。流至邯鄲縣。會洛沁二

水由永年抵曲周。會漳河。大陸澤一名廣阿澤。受水之處。在任縣鉅鹿隆平甯晉一帶。每水發時。浩淼無際。禹貢所謂大陸既作者是也。趙北口之四角河。在任邱縣西北五十七里。一接高陽河。一接長流河。一接白溝河之一支。流過趙北口。由柴火淀入玉帶河。玉帶河在保定府北城外。接柴火淀。東流會渾河合流。又分四支。曲折流入信安河。石城淀慈老淀落坡淀黑母淀四角淀文爾淀。總匯三角淀歸白河。高陽河在雄縣城南二十里。上流卽豬龍河。至雄縣名高陽河。由蓮花淀入四角河。豬龍河在新安縣南十六里。上流卽布裏河。至新安名豬龍河。布裏河在高陽縣東二十里。上流卽楊村河。至高陽名布裏河。楊村河在蠡縣南十里。上流卽滋沙澁三河。自祁州三岔口合流至博野縣境。名蟾河。至蠡縣名楊村河。滋水在眞定府城東北三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枚回山。流經直隸靈壽行唐眞定藁城無極深澤。至祁州三岔口。合澁沙二水。沙水卽派河。在新樂縣南關外。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白坡頭口。流經直隸阜平曲陽行唐縣新樂定洲。以至祁州三岔口。與滹滋二水合流。滹水卽唐河。在唐縣西南二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流入倒馬關。經直隸唐縣西南過定縣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合磁沙二河。定州北十里有清水河。發源白龍泉。流至城北。入滹水。俗亦謂之唐河。白溝河在新城縣南三十里。由定興縣南流來。在定興河陽渡。係涑易沙三河會流處。俗名北河。經容城至雄縣城南。東流矛兒灣。入玉帶河。一支由容城縣分流。至雄縣西三里名黃灣河。又經新安流入四角河。涑水卽拒馬河。在涑水縣東三里。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流入紫荆關。過易州西北界。至房山縣境。分爲二支。一東流涑州。經固安縣東南入渾河。一南流涑水縣。經定興新城入白溝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發源易州寬中谷。流至定興縣北河村。合拒馬河入白溝河。沙河卽道欄河。在涑水縣西十五里。發源本縣平樂山。流

至定興爲沙河。入拒馬河。長流河一名長溝河。在新安縣西南五里。上流卽徐水。壺水合流至新安。名長流河。徐水在安肅縣南四十里。又名順水。發源易州廣昌縣。經五迴嶺。流下爲雷溪。至滿城縣爲大冊河。至安肅爲徐河。過清苑折東。與漕河一畝。泉方順河合流。達安州城北。爲依城河。至新安。合壺水爲長流河。瀑河在容城縣西南十二里。卽壺水。自安肅流至容城。下流安州新安。入長流河。渾河卽桑乾河。在宣府西城南十里。發源山西朔平府朔州之舊馬邑縣桑乾山。金龍池。接山西天鎮衛。流入直隸宣府鎮西城東城深井堡保安州。礮山堡。縉山下。名縉河。南流名合河。經沿河口。流至宛平縣盧溝橋。俗曰渾河。達固安縣境。南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又分岔。復合流入霸州。遶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大抵千流萬派。而衛白二河其綱也。入衛諸水。滹沱其綱也。入白諸水。渾河及趙北口之四角河其綱也。以禹貢之迹言之。在畿輔者有澤水。有大陸。有九河。有衛漳。有恒衛。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不與西北諸山相接。大陸卽任縣鉅鹿隆平甯晉之大陸。衛漳卽合滏陽滹沱之漳也。恒水在唐縣西七十里。俗名橫河。發源恒山。北合經縣西南流入潞水。或以爲卽派河者非也。衛水發源靈壽之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河。非衛輝之衛。九河濟水。此圖不載其處。黃河故道在開州南一百二十里。俗名響子口。由河南流來。經直隸長垣濬縣滑縣東明開州元城等州縣。又過山東館陶縣界。入直隸清河。下達河閒歸海。按漢河決酸棗。河決瓠子。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正統閒。河決陽武。循響子口故道。東流抵濮州張秋入海。宏治二年。決封邱荆隆口。漫于長垣東明。今河水南徙益遠。故道淤塞。瓠子宮在滑縣北十里。賈讓治河策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入北海。遮害亭在濬縣南五十里。一展卷而古今水道之源流了然在目。誠壯觀也。使廟堂之

上。因。是。而。講。求。其。蓄。洩。之。法。如。禹。之。盡。力。於。溝。洫。者。以。防。民。害。而。興。民。利。則。是。圖。之。所。係。豈。淺。鮮。哉。

四角河卽西淀三角河卽東淀渾河卽永定河其上源又曰桑乾河玉帶河卽會同河以其自西淀出會巨馬琉璃桑乾白溝諸水以滙于東淀也滹沱河之下游分支曰子牙河

直隸水道圖說 會典

直隸省以保定爲省會。在京師西南。其東北承德府。其北宣化府。易州。其東永平府。天津府。遵化州。其南河間府。深州。冀州。其西正定府。定州。其西南順德府。廣平府。大名府。趙州。宣化府之北口北三廳。永平府東南爲大海。在。山。海。關。之。南。東。接。盛。京。界。西。流。經。府。南。爲。榆。河。陽。河。潮。河。灤。河。清。河。諸。口。又。經。遵。化。州。爲。素。河。陵。河。潮。河。諸。口。又。經。天。津。府。爲。減。河。口。稍。南。爲。直。沽。口。折。東。南。入。山。東。界。白。河。上。源。曰。龍。門。水。出。宣。化。府。合。獨。石。水。盤。道。口。河。東。經。長。城。至。順。天。府。合。潮。河。七。渡。河。沙。河。通。惠。河。龍。河。爲。北。運。河。一。支。東。出。爲。減。河。入。於。海。正。渠。又。合。鳳。河。而。南。西。與。東。淀。會。南。與。南。運。河。會。東。由。直。沽。入。於。海。南。運。河。上。源。曰。衛。河。自。河。南。東。流。入。境。經。大。名。府。入。山。東。境。復。自。山。東。入。境。經。河。間。府。之。故。城。縣。復。入。山。東。仍。自。山。東。入。境。經。河。間。府。天。津。府。合。滹。沱。河。而。北。與。北。運。河。會。東。由。直。沽。入。於。海。東。淀。在。順。天。府。界。四。淀。富。其。四。按。保。定。府。界。四。淀。東。出。之。支。渠。南。曰。會。同。河。北。曰。中。亭。河。俱。達。於。東。淀。永。定。河。上。源。曰。桑。乾。河。自。山。西。東。流。入。境。經。宣。化。府。合。壺。水。洋。河。嬭。河。折。東。南。至。順。天。府。匯。於。東。淀。滹。沱。河。自。山。西。東。流。入。境。經。正。定。府。合。衛。水。西。韓。河。南。匯。於。甯。晉。泊。復。自。泊。東。出。經。深。州。至。河。間。府。與。漳。河。東。北。渠。會。注。南。運。河。一。支。北。出。爲。子。牙。河。小。匯。於。東。淀。豬。龍。河。上。源。曰。磁。河。沙。河。滹。河。磁。河。沙。河。俱。自。山。西。東。流。入。境。經。正。定。府。定。州。至。保。定。府。滹。河。亦。自。山。西。南。流。入。境。會。焉。東。匯。於。西。淀。祁。河。出。保。定。府。東。流。西。與。滹。

河東出之廣利渠會。又合清苑河金綫河徐河雹河亦匯於西淀。白溝河上源曰拒馬河出易州邊外。東經長城折而南至順天府。合琉璃河易水亦匯於西淀。甯晉泊在冀州西。趙州東。大陸澤當其南。接順德府界。一水自澤北出曰新豐河。達於泊。漳河自河南東流入境。經廣平府。一文東出入山東境。正渠北流歧爲二支。一東北入山東境。復自山東入境。經河間府。與滹沱河會。一北經順德府至冀州。匯於泊。釜陽河出廣平府。東北流至順德府。匯於澤。洺河出廣平府。牛尾河沙河出順德府。俱東匯於澤。潮河上源曰沽河。出遼化州。東經順天府。合洵河柳沽河袖鉞河還鄉河。南入於海。灣河上源曰商都河。出宣化府北邊外之獨石口。廳北流折而東。合庫爾奇勒河。又東南經承德府。合興州河伊遜河熱河白河老牛河柳河豹河入邊。經遼化州。合撒河恒河。經永平府。合長河青龍河入於海。潢河上源曰錫喇木倫河。出承德府西北境。克什克騰旗。合拜察河喀喇河。老哈河而東。爲西遼河。入盛京界。老哈河出承德府。北流合霍爾爾老河布爾罕河烏巴河坤都倫河英金河。伯爾克河。注潢河。大凌河上源曰敖木倫河。出承德府。東流入盛京界。其西爲小凌河。其東爲養息牧河。俱南流入盛京界。馬頼河出大名府。北流魏河沙河趙王河白花河出大名府。東流俱入山東界。陵河素河出遼化州。青河潮河陽河榆河出永平府。俱南入於海。東至盛京界。西至山西界。北至內蒙古游牧。南至山東界。西南至河南界。東南至海。

順天府水道圖說

會典

京師順天府。東西距六百里。南北距四百八十八里。府尹治大興宛平。統廳四。西路廳駐宛平縣。西領涿州大興宛平良鄉房山四縣。東路廳駐通州。領通州薊州三河武清寶坻甯河香河五縣。南路廳駐大興縣。南領霸

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東安六縣北路廳駐昌平州南領昌平州順義懷柔密雲平谷四縣東淀在武清東安永清三縣南境永定河子牙河匯焉西淀在府西南境接保定府界白溝河匯焉西淀東出二支津俱東北流在南者經保定縣北曰會同河在北者經霸州南曰中亭河俱達於東淀永定河上源曰桑乾河自宣化府東南流入府界經昌平州西南又經宛平縣西良鄉縣東折而東經固安永清二縣北東安縣南又東注東淀白溝河上源曰拒馬河自易州東流入府界經涿州北琉璃河出房山縣西境東南流經縣南來會折南流經州東又南易水自保定府東南流入境來會又南注西淀子牙河自河間府東北流入府界經大城文安二縣東又東北注東淀白河自宣化府東南流入邊折南流經密雲縣西南潮河自承德府東南流經古北口入邊折西南經密雲縣東來會又經懷柔縣東南七渡河自其西北注之又經順義縣東南沙河出昌平州西北山東南流經州南又經京城北順義縣南來會又南會通惠河又經通州東而南會龍河是爲運河又東南經香河縣南東出一支津曰減河東南流入於海正渠南流經武清縣東南會鳳河又南西與東淀會南與南運河會接天津府界通惠河上源爲玉泉山水出宛平縣西玉泉山東南流經京城入禁禦爲金水河又爲玉河東出爲通惠河又東經通州北注白河海子在京城南龍河鳳河出焉龍河東北流經通州南鳳河東南流經武清縣北俱注白河沽河自遵化州西南流入府界經薊州南曰薊運河洵河自承德府西南流入邊經平谷縣南三河縣東折東南流來會又東南爲柳沽河口又東南袖鉞河出香河縣北境東南流經寶坻縣南來會其東爲還鄉河口又南經甯河縣東入於海西山在宛平縣西盤山在薊州西大房山在房山縣西北府南界河間府東南界天津府西南界保定府東北界承德府西北界宣化府西界易州東界遵化州

直隸河圖說

蔡新

直隸大小七十餘河。其在永平者。由遷安經灤州入於海。在遵薊者。經玉田寶坻會甯河入於海。皆山海關內南流自入海者也。從遵薊而西爲順天府。其水則有潮河白河。潮河自古北口入。白河自獨石口入。會密雲山潞河至通州。合畿輔以北諸水。經北運河東南行。至天津三岔河口入於海。順天之西北曰宣化。西南曰保定。南曰河間。其水最著者曰永定河。自朔州東行。合大同諸水入直隸界。東會宣化以上諸水。又東會延慶以上諸水。經盧溝橋。繞畿甸。注東淀。出三岔河口入於海。保定之北曰拒馬河。過涿州。會易水。經白溝河東南入西淀。其南曰滏河。派河。又其南曰磁河。皆會於祁州東北入西淀。其遶郡者曰徐河。朝陽曲逆。合諸山泉東行入西淀。俱自西淀注東淀。出三岔河口入於海。保定之西南曰正定。又其南曰順德。又其南曰廣平。正定之水爲滹沱河。由井陘經郡東南入甯晉。順德廣平諸水亦滙甯晉。俱自甯晉泊于牙河東北注東淀。出三岔河口入於海。廣平之東南曰大名。其水則漳河。衛河。經河南界出山東至臨清州。合南運河北行。至天津。出三岔河口入於海。總直隸諸水。其不由三岔河口入海者。永平遵薊諸山泉耳。其在順天者。由通州北運河東南行至三岔河口。其在大名者。由臨清南運河東北行至三岔河口。宣化以上之水。則合永定河東南注三角淀。正定順德廣平之水。則會甯晉由子牙河東北注三角淀。保定之水。則匯白洋淀。東行至三角淀。三角淀之水。又東行。出三岔河口者也。合一省大小七十餘泉。總會一處入海。宜其驟雨急漲。泛濫橫溢。爲民生患也。

畿南河渠通論 畿輔通志

渤海在天津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東連遼海。西抵直沽。直沽卽今大沽口。河流入海處也。兩岸壁陡。一閘中橫。

土人謂之海門。潮汐所至。北抵楊村。南抵程官也。西過王慶坨。率二百餘里。皆淡水也。鹹潮抵海門而止。無岔入者。若天設之以限內外。斯亦奇矣。其所受者曰海河。卽南北運。淀河之會流也。自天津東北三岔口迤大沽口。長一百二十里。渰廣岸深。奔流湍駛。潮汐迎之。則逆行而上。禹貢所謂逆河是也。每伏秋之交。二運并漲。淀水爭趨。駢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抵牾。洄漩不下。倒漾橫流。上游隄岸田廬。皆受其浸。所謂尾閭不暢。胸腹俱病者也。故欲治直隸之水者。莫如擴達海之口。而欲擴達海之口者。莫如減入口之水。雍正三年。上命怡賢親王興修水利。親授方略於南北運各建壩開河。減水分流。別途歸海。豈僅爲運河計哉。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來之永定河南來之子牙河中間七十二清河。乃得綽然入三岔口。而東注。昔人言禹治水先從低處下手。正此意也。

海河右受者曰衛河。卽南運河也。亦曰永濟渠。亦曰御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自山東武城縣流入直隸故城縣界。又東逕山東德州界。復入直隸。逕景州東吳橋縣西。又東北逕交河縣東南七里口。又東北逕泊頭鎮入南皮縣界。又東北逕滄州城西。又東北逕青縣城東靜海縣城西。天津府城北至三岔口。與白河會入海。計長八百餘里。衛河本西漢時大河所經。東漢以後。爲清漳二瀆所經。隋時開爲永濟渠。宋皇祐初。河合永濟渠。仍爲大河所經。南渡後。大河南徙。而衛河如故。金元以來。皆漕運所經也。有減水河二。一在滄州南十五里絕隄。一在故興濟縣。以備衛河泛溢。按南運向苦淺滯。故額設淺夫。以供挑挖。兩岸隄工。隨時補苴而已。自漳河南徙。於館陶入運。湍急浩瀚。每羨溢爲災。雍正四年。經怡賢親王奏請分道耑轄。增汎員。設歲修。始以隄防爲務。乃隄日增高。而水亦隨長。伏秋汎漲。各州縣往往於隄上加埝。以防漫溢。蓋以漳水泥濁。河形曲折。墊淤於下。則

泛溢於上。勢固然也。計惟於德州上流與古黃河相近之處。度地建壩。廣三四十丈。引而注之。古黃河不惟直隸河隄永免漲溢。卽德州一帶工程亦獲甯謐矣。但地隸山東。在此爲切已之憂者。在彼未免爲秦越之視。雍正八年七月。德州第九屯隄決。直隸景州以下十餘州縣禾稼盡沒。水利衙門屢行咨會。而決口訖未堅築。蓋其地處上游。水過正堪藝麥。而此間形如仰釜。有受無洩。縱竭力修防。隄工鞏固。亦何救於田廬之壅沒耶。若將臨清以北河道併歸直隸總河管轄。則一河首尾修濬。自如上下不致阻格矣。

海河左受者曰白河。卽北運河也。亦曰潞河。源出宣化府龍門縣東滴水崖。東流入密雲縣之石塘嶺。過縣西入通州界。其支流亦從石塘嶺過懷柔縣西順義縣東入通州東境合焉。東南經潮縣武清縣東而入直沽。合衛河入海。又白河徑靈蹟山黃花鎮。川河入焉。又南徑牛欄山東麓。潮河流合焉。又南徑順義縣東門外。白河發源塞外。自石塘嶺白馬關入。故曰白河。赴通州北關與溫榆河合。卽運糧河。性悍多沙。遷徙無常。俗稱爲自在河。則萬曆三十一年。從工部議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卽築隄兩岸。著爲令。燕趙之間。地方千里。其間巨細河流。悉至武清縣丁字沽。注於白河。故一遇雨潦。白河滿溢。嬰兒渡口南蔡村等處。衝決隄岸。壞民田廬。起夫塞築。勞費萬計。逮時乾旱。舟行又或淺阻。以此知水勢盈涸不常。不可以經久而論也。按白河會潮沽。榆沙通惠諸河之水。源高勢峻。有如建瓴。而西北諸山泉流滙聚。每伏秋之際。積雨未歇。怒流已至。頃刻尋丈。非徒恃隄防所能捍禦也。康熙三十八年。決武清縣筐兒港。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親臨視閱。命於沖決處建減水石壩二十丈。開挖引河。夾以長隄。而注之場河淀。由賈家沽道洩入海。河楊村上下百餘里。河平隄固有。御製碑文誌其事。康熙五十年。以河西務工程險要。親臨指授。既

命開挖引河。復以河西務城東有舊河形對新河下口。至三里屯。長四百餘丈。

特命開直河一道。次年

工成。於是新河之溜移流於西。而東岸大隄之汕刷以免。嬰兒渡之衝險無虞矣。雍正三年大水。隄岸埽塌。多有衝潰。四年。經怡賢親王奏請。北運河一切工程。歸通水道統轄。河西務設同知一員。楊村設通判一員。分界管理。增置縣丞主簿等官。以備防修。五年。河水泛溢。東西岸漫決者四。六年。怡賢親王奏拓筐兒港舊壩。闊六十丈。展挖引河。改築長隄。七年。疏濬賈家沽道。分減既多。消洩亦暢。故壩門以下。河水安流。而河西務一帶。距壩稍遠。山水暴至。遂復漫決。上厘

聖懷。發帑遴員。授之方略。於河西務上流之青龍灣。建壩四十丈。開

引河而注之七里海。仍展挖甯車沽河。導七里海水而洩之北塘口。上下分消。區畫盡善。運道民生。均獲甯謐。而所費帑金。已不下六十餘萬矣。

海河所中受者曰淀河。在天津縣北五里。永定子牙清河之會流也。自河頭至丁字沽。入北運河。長四十里。淀水浩淼。至此始有崖岸。故名河頭。其上游曰東淀。延袤霸州文安大城武清東安靜海之境。東西五百六十餘里。南北二三十里。五六七十里不等。蓋七十二清河之所匯。滌也。又永定河自西北來。子牙河自西南來。咸入之。

淀河左受者曰永定河。亦名盧溝河。亦名渾河。亦名桑乾河。永定之名。

聖祖仁皇帝所命也。發源太原

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雷山之陽。有金龍池者。渾泉溢出。是爲桑乾。東下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雁門。雲中應州諸水皆會。穿西山入宛平界。東南至看丹口。分爲二。其一東由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皆易水。至天津丁字沽。入漕河。是河過懷來東兩山間。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徑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

震蕩。遷徙弗常。元史名曰小黃河。以其流濁也。金大定二十七年。宰臣以孟家山金口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倘遇暴漲。其害匪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田俱爲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二十九年。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詔命造舟。旣而更命建石橋。名曰廣利。卽今之盧溝橋也。按盧溝亦曰黑水河。水色最濁。其急如箭。東決則西淤。倏忽遷改。前人謂之無定河。自元歷明。冲齧奔潰。屢修屢決。迄無甯歲。康熙三十七年。我

聖祖仁皇帝。軫念郊圻。親臨視閱。命撫臣于成龍大築隄堰。疏濬兼施。自宛平之盧溝橋。至永清之朱家莊。匯狼城河。注西沽。以達於海。延袤二百餘里。廣十五丈。

賜名永定河。自是瀉水軌道。橫流以甯。

聖祖諭旨。屢下。

三十年來。河無遷徙。此從古所未有也。惟是下流入淀之後。水渙泥停。積漸闌淤。曾蒙
毋令壅礙清流。而該管分司衙門。唯事修防。不加疏導。淤而南。信安勝芳等淀。變爲高原。復淤而北。策城新張諸泊。墊爲平陸。駸駸乎及於台頭與子牙河會。壅闕清流。幾無達津之路矣。雍正三年。怡賢親王查修水利。

上諭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河。毋使令入淀。大哉。

王言已覽河道全局而居其
矣。蓋淀泊之用。有

翕受之功。亦有停蓄之利。衆流競趨。匯爲巨澤。容與蕩漾。有以緩其奔突之勢。然後安流弭節而去。則其衝易受。而其患易禦。正定順德廣平之有南北二泊。順天保定河間之有東西二淀。皆天地造設自然之妙。納衆流而節宣之。不使之一往衝突而不可禦也。西淀之水。會爲一河。分爲三汊。而匯於東淀。南泊之水。注於北泊。北泊之水。出滄陽之道。合滹沱之流。亦由子牙一河。歸於東淀。是東淀一區。所以蓄直隸全局之水。游衍而節宣之。乃永定濁流。闌淤梗噎於其間。則上游之汜濫者。將安歸乎。怡賢親王欽遵

諭旨。於郭家務改河東行。

復開下流之長洵河。引逕三角淀。而注之河頭。與清河會。周築三角淀。圍隄以防其北軼。又以河性善淤。奏明

逐年挖淺。俾河流不致遷徙。籌畫可謂盡善。而河官銅習。不利於挖淺。而利於築隄。改河之後。隄日增高。而河亦與之俱長。長洵河淤塞絕流。三角淀所餘無幾。於是散漫南行。頭道河二道河皆成斷港。剩有楊家一河。若經汛之後。再淤而南。則清水無路歸津。側注於楊柳青一帶。而濁流復從而迸注之。其不至穿運而過者幾希。此目前之大患。全局之深病也。爲今之計。唯疏挖長洵。導之東注河頭。南岸接築長隄至楊家河而止。雖不能必其不再淤。而旋淤旋挖。是亦可暫爲補救矣。又永定濁泥善肥苗稼。凡所淤處。瘠爲沃。其收數倍。涇水之富關中。漳水之富鄴下。不是過也。河所經由。兩岸窪鹹之地甚多。若相其高下。開濬長渠。如懷來保安石徑山引灌之法。分道澆溉。則斥鹵變爲肥饒。而分水之道既多。則奔騰之勢自減。從高而下。自近而遠。一河之潤。可及十餘州縣。此亦轉害爲利之一奇也。唯在任事者不避勞怨。持議者不惑浮言。則鄭國史起之功。安在不復見於今日乎。

淀河之經流曰清河。其派有三。分自會同河之三汊口。徑台山而北出。紀家淀而東入勝汾河者。西派也。由趙家房徑托蓮泊出。郭家窪會勝汾河者。東派也。由下馬頭徑崔家房入張家嘴。過任家莊。逕左家莊泊歸石溝河者。南派也。沿大隄而東。徑西馬頭堂頭左家莊會石溝河。則其支流也。勝汾石溝二河。總歸臺頭一河。經楊冀港而出。楊家河。楊家河至三汊口。計長一百四十里。自永定下流入淀。勝汾河淤而東西二派無下口。張家嘴淤而南派無正流。唯沿隄一支。寬不過二三丈。深不過五六尺。何以容西來決渰無涯之巨浸乎。雍正三年。自崔家房以東。決隄九處。各數十丈。文安城郭宛在水中。怡賢親王奉命查修水利。開勝汾河十七里。而東西二派下口遂通。挖張家嘴河五里。而沿隄一支分流北注。又於上流疏濬中亭河四十餘里。自口頭對

岸之下河門分引玉帶河水入臺山河其下流石溝臺頭淤淺之處槩行撈挖數載以來清流湍駛隄防晏如
霸保文大之間禾黍豐而稷稻熟民享樂利皆

聖主勤恤之德賢王治淀之功也然以上諸河經由泊

港。抵蘆叢生。在草密布。壅溜停汎。易致淤淺。淺阻之後。舟楫不行。復成斷塞。雖分隸河道統轄。而汎員唯知保
守隄工。至於淀之通塞。河之淤暢。俱在茫茫積浸中。爲考成所不及。誰復過而問之。殊不知淀河一塞。分消無
路。西來之水。并注隄下。一遇積雨暴漲。頃刻尋丈。人力安施。故防隄而不濬。河非計也。今中亭河苦淺。趙家房
河苦淤。張家嘴未達於淀泊。沿隄一河。自堂頭以下至壩嘴頭亦苦淺。石溝通勝涉一河苦隘。勝涉至臺頭一
河苦淺。計其丈里。非水涸時興大工。隨宜疏濬不可。

東淀池所受西淀之水有二。一爲會同河。一爲中亭河。本玉帶河之下流也。自保定縣流入州界。又東北曲折
行可十里爲善來營。北岸有渾河口。又東可五里爲苑家口。又東五里爲蘇家橋河。流至此分爲三道。卽所謂
三汊口也。冊說云。玉帶河至霸州境。會渾河東下。名會同行。分二支。俱流經文安縣境。散入石城等淀。本河正
派至州東無梁閣。名邊家河。又分一支入永清縣界。名信安河。其正流曲折而東。入文爾諸淀。又東逕東安縣
界。爲呂公河。按會同爲玉帶之下流。出自西淀之茅兒灣。至霸州而拒馬桑乾胡良霸水皆會焉。故名會同河。
今諸河俱已改流。唯栲栳圈一河南北相望。卽中亭河也。首尾皆淤斷。而會同河身寬不逾二十丈。或十五六
丈。總會順天保定正定三府西山一帶三十餘河之水。勢不能容。則蕩擊爲暴。決何家道口。決鹿疇。決下武各
莊。決保定縣。幾無虛歲。雍正五年。中亭河開通。分流北去。玉帶之水十減二三。但河身本淺於正流。而新開之
忙牛河。自西栲栳圈會入。挾擁泥沙。復加闢淤。則浚治之工。有不可一日緩者。其會同下流之信安河。已成陸

地。卽勝涉至辛張。逕褚沽東沽二港。達王慶之一支。名呂公河者。亦無河形。唯餘臺頭一派爲正流。則上自石溝。下至楊家河。通塞淤暢。所關最鉅。此河道全局之利害也。

西淀跨雄新數邑之境。旣廣且深。西北諸山之。水皆匯焉。北自雄縣來者。曰白溝河。拒馬之下流也。拒馬發源易州廣昌之涑山。至房山鐵鎖崖。分爲二派。一派東入涿州。過新城而南。挾河琉璃河。廣陽鹽溝諸水。白玉塘西域寺甘池諸泉。皆入之一派。南入涑水。經定興而東。易州之濡水。武水。白楊虎眼梁村馬跑諸泉。及迺欄河女思澗子莊溪諸水。俱來會之。二派合流。爲白溝河。入柴伙淀。西自安州來者。曰依城河。曹河。徐河。一畝雞。距方順龍泉諸水之所會也。徐水出五迴嶺。經滿城至安肅。而曹水會焉。一畝泉出滿城東南。餘小泉以百數。雞距紅花名最著。流經清苑城南。至糧河橋。而方順水來會之。方順卽曲逆河。祁水之下流也。五雲石曰二泉。流爲放水河。五郎河入焉。流逕石橋村。至糧河橋。與一畝泉河會。流逕新橋。而滿城之龍泉河自南來入之。至善馬廟。與徐河合流。爲依城河。入雜淀。西北自安肅來者。曰雹河。源出石獸崗。灌河入之。由新安之黑龍口歸雜淀。新安三面皆水。唯城北爲乾土。而地處容城下流。雨潦南下。則大澱淀一帶。盡爲鄰壑。墟里蕭條。最稱貧瘠。雍正三年。怡賢親王奏請於三台村開引雹河。逕小王營尙村之北。至南河頭入燒車淀。南岸築隄建閘。以裨節宣。隄內大澱淀數百頃。皆引流種稻。屢獲豐收。澤國已成樂土矣。南自高陽來者。曰豬龍河。唐沙滋三水之所會也。唐河原名滹水。源自山西靈邱入唐縣。爲唐河。橫水自西北來會。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陽之鎮里高門。所溉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龍泉復來會之。王謙王耨等村。傍河皆圩岸也。沙河來自山西之繁峙。入曲陽界。合平陽河南流。阜平之當城臘脂二河。行唐之部河。咸會焉。其上流亦名派水。經新樂。歷定

州沿流多資灌溉。滋河發源山西之枚回山。經靈壽爲慈水。七祖寨岔頭大明川壅流可田。入行唐之張茂村。伏焉。至無極南孟社而復出。遶縣北。旋經深澤之龍泉固沃仁橋。疏流成渠。皆天然水利也。三水頗稱鉅流。畢會於祁州之三岔口。爲豬龍河。逕博野蠡縣高陽而入白洋淀。豬龍河水性湍急奔騰。最難捍禦。雍正三年。決柴淀口。而東潰蠡螂口古隄。直衝鄭州驛路。十里浸爲巨澤。怡賢親王親歷相度。疏通豬龍故道。決口始塞。驛路復通。然下流歸淀之處。河道紆迴。停沙壅溜。易致橫決。復於出岸村開挖引河十里。至孟仲峰出口。東岸築二壩以防其軼。西岸截沙嘴以順其流。然後安流入淀。又於放水口斜築長隄。以禦倒漾。蠡螂口殘隄數十里。亦一例加修。以爲重障。於是豬龍順軌。灝河田疇。比年豐稔。但自祁州以下。岸土挾沙。最易坍塌。岸埽則隄無所附。宜於頂溜灣灣建築挑水迎水等壩。護岸以固隄根。其下口歸淀之處。近有淤沙漲起。抵闕河流。亦宜開挖以順水勢。至趙北口居西淀之中。舊有石橋八座。白洋諸淀之水皆由橋下東流。實西淀之咽喉也。而石橋卑隘礙流。雍正三年。怡賢親王奏請易之以木。升高加闊。又增建三橋。俾積淀之水暢然東注。但白溝濁水自北而下。出河門而橫截清流。至藥王行宮前。河形拗折。土人謂之鷺頸。所謂咽喉已通。而胸膈未利也。雍正四年。委員挑挖經汛。而其淤如故。蓋白溝漲時。近自諸山而下。推擁泥沙。所至填淤。四十里之柴伙淀。變爲桑田者。什三四矣。不加浚治。則西來諸水泛溢無歸。若歲歲撈挖。是勞費無已時也。渾流入淀。其害往往而然。欲爲一勞永逸之計。必不使之入淀。而後可查白溝故道。行於淀外。自龍灣而東。逕道務馬務頭洪城出。張青口河形宛然。宜疏濬深通。導白溝之流復於故道。塞其入淀之口。然後將河門淺阻鷺頸拗折之處。盡行挑挖。如此則清濁分流。淀清而河亦暢矣。

三才圖會卷之十一
淀河○右○受○者○曰○子○牙○河○在○大○城○縣○東○亦○名○沿○河○自○河○間○縣○流○入○徑○白○洋○渡○四○呈○口○匯○黑○龍○港○河○亦○名○交○河○從○而○北○折○繞○縣○東○北○徑○子○牙○村○故○名○子○牙○河○亦○名○鹽○河○冊○說○云○鹽○河○在○縣○南○十○里○自○河○間○流○入○分○二○支○一○西○北○流○入○文○安○縣○石○城○淀○一○北○流○又○分○三○支○西○一○支○入○文○安○黑○母○淀○東○一○支○入○大○小○窩○口○中○一○支○入○霸○州○文○爾○淀○匯○於○武○清○縣○三○角○淀○入○白○河○按○子○牙○河○總○會○南○北○二○泊○滹○漳○諸○水○終○以○滹○沱○爲○經○流○其○湍○悍○迅○激○渾○濁○衝○墊○性○與○餘○河○異○水○經○所○云○右○出○爲○澱○北○爲○濊○口○者○是○也○伏○秋○汎○發○奔○騰○湧○溢○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其○害○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親○閱○河○工○特○授○方○略○於○獻○縣○河○間○東○西○兩○岸○高○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青○縣○靜○海○各○

二○百○餘○里○又○於○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一○道○東○北○至○賈○口○入○淀○特○設○分○司○一○員○董○其○事○令○河○間○府○同○知○分○轄○增○置○縣○丞○主簿等官○崇○汎○防○修○自○是○河○大○青○靜○之○民○始○有○甯○宇○矣○嗣○後○雍○正○三○年○分○司○不○得○其○人○河○員○怠○於○其○職○隄○多○潰○決○怡○賢○親○王○奏○准○動○帑○修○築○又○奏○請○撤○回○分○司○歸○天○津○河○道○統○轄○按○子○牙○河○至○王○家○口○入○淀○之○處○分○爲○二○派○一○派○西○流○徑○文○安○土○橋○村○至○趙○家○莊○又○分○二○支○西○支○抵○文○安○大○隄○而○北○至○龍○塘○灣○北○支○徑○三○灘○里○至○張○官○營○抵○石○溝○河○往○往○橫○截○清○流○兼○爲○隄○防○害○一○派○東○北○流○徑○五○子○頭○斷○隄○村○岳○莊○頭○頭○村○過○王○家○泊○抵○台○頭○會○清○河○而○東○雍○正○三○年○經○怡○賢○親○王○奏○請○障○其○西○流○約○束○歸○一○四○年○汎○水○過○後○西○支○自○淤○正○流○俱○由○五○子○頭○一○支○而○莊○頭○村○南○舊○有○私○河○一○道○東○由○陳○家○泊○歸○獨○流○大○坑○急○溜○衝○刷○遂○通○舟○楫○此○亦○水○自○遂○其○東○下○之○性○非○人○力○所○爲○然○順○而○導○之○再○加○疏○濬○俾○全○河○之○勢○盡○歸○大○坑○則○台○頭○一○河○無○復○渾○濁○之○擾○清○水○可○以○暢○流○矣○再○子○牙○河○新○河○入○淀○之○處○東○西○相○距○二○十○餘○里○兩○河○之○隄○南○連○而○北○缺○兩○隄○之○間○村○落○數○十○里○皆○肥○美○但○北○而○無○隄○每○遇○二○河○漲○溢○淀○水○倒○漾○則○數○十○村○落○皆○在○水○中○而○河○員○猶○守○兩○隄○唯○謹○幸○獲○無○虞○則○自○以○爲○功○此○如○防○盜○者○守○牆○

而開後戶。盜入。賊發。置而去。垣墻守者。猶巡警。徹夜此何爲者也。故北面之隄。斷宜接築。查王家口村南岸有古河一道。名三家淀河。緣東隄出瓦子頭橋下。迤邐東北。與新河合而入淀。雖已淤淺。河形宛然。若挑深通。亦可分正流之漲。挑河之土。卽用以築隄。補缺成圜。圜內之地。分別高下。疏列溝塍。於西南建閘引漑。東北洩而出之一舉。而河隄兩成。營田亦就矣。再查新河形勢。由西南而趨東北。從高就下。直注獨流大坑。甚爲便捷。但河身淺狹。隄岸殘缺。若深濬而堅築之。於焦家口分流之處。建挑水壩。逼子牙之溜。移入新河。則愈深。則王家口以上無羨溢之虞。卽台頭一帶亦免墊淤之患矣。

子牙河之上游。一曰滹沱河。源出山西代州繁峙縣太戲山。流經太原孟縣北。始入直隸平山縣北。又東逕靈壽縣南。入正定縣界。周禮職方氏并州川滹池。戰國策趙攻中山以擅滹沱。漢書郡國志註永平十年作常山滹沱。蒲吾渠通漕。元史河渠志延祐七年正定路言正定縣滹沱河北決。隄寢近城。每歲修築。聞其源本微與治河不相通。後二水合。其勢遂猛。唯關治河自作一流。滹沱水可十退三四。正定府志明成化八年由正定出晉州紫城口。南入甯晉泊。正德十三年紫城口淤塞淺漫。分爲二股。一股仍由甯晉泊。一股東溢。由東鹿鵝兒河入深州界。遣夫於涅漿集迤東修築隄岸。障東溢之水。歸甯晉故道。工甫畢而秋水漲。將南流仍併東行入東鹿界。嘉靖十一年遣太僕卿何棟相視。回奏晉州地形西高東下。水性就下。遂失故道。議於藁城張村起至晉州故壩止。厚築長隄。障歸故道。不果。其後徑州南關外。本朝順治十三年又南徙由藁城南彭村。徑晉州周頭村北釣魚臺顧家莊胡士莊寨入東鹿百尺口橋。至冀州歸清水河並行。水急流濁。所至填淤。自入甯晉泊。淤澮水道俱受其壅塞。雍正三年東徙決周頭村。直衝東鹿。環城而流。瀾漫四野。四年怡賢親王奉

命查勘東邑官民籲請障歸故道。仍入甯晉泊。王以泊乃三郡河流匯歸之地。有翁受節宣之功。豈可復聽濁流淤塞。致衆水無歸。漲溢爲害。乃刊行相度。得舊河一道。由木邱南至焦罔。入滹河。委員自第四溝開挖一路。疏濬深通。於周頭築壩。障其東下。而導之南流。自是東深無衝潰之虞。泊水免淤塞之患矣。按滹沱之在山西。本非鉅川。至平山谷治河而始大。治河一名甘陶河。源自山西平定州之松嶺。流至平山。初不與滹水相通。元初鑿而合之。其勢遂猛。延祐間引闢治河。害已減半。後治河下流漸塞。復入滹沱。歲有潰決之患。皇慶中議復之。而未果。怡賢親王曾奏請塞治河入滹之路。循其故流。加以挖濬。引入洺。洺誠爲一勞永逸之計。今宜講求行之。

子牙河之上游。又一爲滏陽河。亦名滏水。源出磁州神醫山。東北流經邯鄲縣東三里。會渚沁二水。元史郭守敬傳。守敬面陳水利四事。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滹河。可灌田三千餘頃。明外史河渠志。滏陽河舊在任縣新店村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明永樂間漳河決而與合。二水每並爲患。至景泰間。又合漳衝曲周諸縣沿河之地。皆築隄備之。成化間舊河淤衝新店西南爲新河。合沙洛等河入穆家口。亦築隄備之。一統志。舊滏河在雞澤縣西。自永年通水閘北流經此。又北達平鄉縣入甯晉泊。舊道紆曲不能容。常決爲民患。本朝康熙七年。知縣姜照挑濬新河以導其流。自馮鄭村至亭自頭長二里許。六方等村永無水害。按滏陽河舊合漳流。故多衝溢。今漳水東徙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不與滏合。滏水獨行貫甯晉泊而出。至衡水縣界。滹沱河出焦罔合流。徑冀州武強獻縣河間青縣大城入淀。名子牙河。其支流自完固口徑杜林鎮抵青縣之鮑家嘴。入南運河。近已淤淺。唯

子牙一支爲巨津焉。自甯晉泊以上。洛水經縣多引流。沿河間座甚多。而磁州之民欲專水利。以致下流稻田多廢。爭訟累歲不休。雍正四年。怡賢親王奏請將磁州改歸廣平府。則滏陽一河全由直隸統轄。均水息爭。自是而廣平以下。均沾河潤。各州縣營田多至二千餘頃。從前斥鹵盡爲稻鄉矣。按滏河隄岸。例係瀕河村莊修築。工多力寡。難免潰決。應照千里長隄之例。將該州縣所有隄工丈尺查明。按通邑里甲攤派均修。永著爲令。工少人多。自成鞏固矣。出泊以下。水勢倍增。曾以滹沱湍悍之流。所有民堰難資捍禦。雍正八年。衡水隄決。溢流直犯青縣。可爲寒心。應將臧家橋以上。直至衡冀一帶民堰。令地方官查估動帑增修。工竣仍照千里長隄例。令民間年年修補。

京南上游匯水者爲二泊。一曰甯晉泊。甯晉泊一名胡盧河。在甯晉縣東南。自隆平縣流入。又東北入冀州界。洩河治河沙河沛河槐河午河李陽河七里河滏陽河咸入焉。卽北泊也。自滹沱河南徙。由賈口而入。淤塞滏河故道三十餘里。水無所洩。遂衝決浚口營上等村而東注。水口河身亦多淺隘。雍正三年。滹沱東徙。不復入泊。四年。怡賢親王奏請開挖。自黃兒營至營上村一路。展寬濬深。泊水始得暢洩焉。大陸泊卽大陸澤。一名廣阿澤。在任縣。土人謂之張家泊。百泉牛尾野澧沙沼劉累程二寨壘水順水蔡馬柳林等河咸入焉。卽南泊也。北有穆家口河洩之於北泊。東有雞爪張滋等五溝洩之於滏河。縣志弘治時。泃水洶澤九河舉發。衝決隄防。下流隆平縣淤窒壅塞者四十餘里。隆平鉅鹿均被其害。而任縣居多。嘉靖六年。獲正定順德二府夫役同浚之。自穆家口至羊毛圪塔四十里。深廣各丈餘。水得其性。隆鎮復營壩。而任之患亦息。本朝順治十八年。重濬。日久壅塞。則五溝亦淤其三。祇有雞爪張滋不絕如縷。有所受而無所洩。伏秋漲溢。爲瀕澤居民田廬害。

雍正四年。怡賢親王奉

命查勘。委員開穆家口河。長四十里。挑河之土。卽以夾築長隄。導澤水而注之北。

泊其雞爪等溝。亦加疏濬。於是水患既除。水利亦興。邢家灣南邊家莊北。引流種稻。營田數百頃焉。按南北二泊。正定廣平順德三府之水會也。西帶重山。二十餘河之水。建瓴而下。每遇伏秋之際。千巖飛雨。萬壑懸流。若無二泊爲之翕受而節宣之。其奔衝橫溢。爲何如哉。故南之有南北二泊。猶北之有東西兩淀。皆治水者所當加之意也。漳水嘗入北泊。塞河口。而環泊州縣。受漲溢之害者多年。漳河合滏潞入南泊。而穆家雞爪等河。塞遂致中滿旁溢。任隆之民。坐受其浸。今幸漳漳遠徙。賢王施疏濬之功。州郡享平成之利。此千載一時也。然二水之故。濱尚存濁流之遷徙。靡定。旣可以不祛而去。而難於不引而來。且前明之世。有障漳沱而歸甯晉以爲故道者矣。有請濬穆家口。仍俾漳滏會流者矣。或暫免一方之害。或微規目前之利。而不知統計全局之利害。其貽患不僅在一時也。又按入泊諸水。自浚豐百泉牛尾聖水等河。恒流不竭外。其餘春夏每多枯涸。然前人載之圖誌。設有橋座者。蓋以爲攝水歸泊之道也。雨集山漲。由此派分。縷析而注之大泊之中。田間無宿潦焉。其用大矣。有司不知浚治。戒視聽民。佔耕一旦。山水暴來。則奔騰四野。爲田疇害。雍正四年。怡賢親王奏明。委員查勘。酌量疏通。五年。復檄行各地方官。隨宜濬治。毋得聽其壅塞。而有司具文視之。不知奉行。八年秋。雨多水溢。環泊十餘州縣。皆罹其災。旣過之後。官民晏然。又復不以爲事。昔陸隴其爲靈壽令。令民挖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以爲開無水之河。徒勞民力。隴其不顧。卒成之。已而霖雨水大至。賴此河宣洩。遂以有秋。至今民猶懷之。此賢達之遠見也。

怡賢親王挑濬四河。於通州武清地方開挖鳳河。於香河寶坻地方開挖窩頭鮑邱二河。於良鄉涿州固安霸

州地方開挖牯牛河收攝野潦俾有所歸。按鳳河牯牛河皆因其淤塞而挑之者也。窩頭鮑邱二河原無恒流。上受通州三河雨潦之水。泛溢而下。下流淤塞斷續。無路消洩。香河首受其浸。而寶坻地形如釜。一遭淹沒。經年不涸。爲害尤劇。雍正四年。怡賢親王親歷相度。奏請疏通窩頭河自百家灣起。鮑邱河自魚樁起。分道挑挖。或循舊流。或取直逕。遶縣之南北。皆會於王補莊。其八門城出口。河身淺窄紆曲。乃自林亭口別開直河一道。至尹家莊寬江入薊運河。寬深暢利。數年以來。香寶田疇高下皆稔。無氾溢之患矣。此外古河故瀆所在多有。與鳳河近者。有古龍河。與南運河近者。有古漳河。阜城交河之境。有古清河。與滏河近者。有滹沱故道。深冀等州衡水等縣皆有之。又武強縣有龍治河。衡水縣有古鹽河。棗強縣有黃瀘河。清豐南樂等縣有馬頰朱龍二河。其他不及悉載。此等古河雖無來源。皆堪行水。而沿河小民貪圖微利。往往占耕爲業。或地處下流。曲防攔截。以致脈絡不通。一旦雨水聚匯。則橫溢而出。共受其浸。夫王政之大者。莫如盡力溝洫。直隸沃野千里。川流百道。而霖雨偶多。則平陸行舟。此無溝洫之故也。賢王開疏四河。以著明效。因以風示有位。欲其則倣奉行。凡各屬所有古瀆舊港。因勢乘便。酌量開通。其過溝洫遠矣。近泊者導之入泊。近河者導之入河。近淀者導之入淀。委曲貫通。流而不窒。則潦水各有所歸。何至瀾漫爲害。留心民瘼者。幸加之意焉。

畿東河渠通論 畿輔通志

京東諸水不於天津歸海。故自別爲一局。其經流之大者。莫如灤。餘若石河。湯河。洋河。潮河。清水河。陡河。皆獨行赴海。其他枝津別派。附巨川而朝宗者。數十百道。詳已見於山川矣。不復具列。取其曾經修濬。有關民生利病者。著於篇。

蘄運河一名潮河。乃沙河沽河洶河淋河黃頡諸水之會流也。自三河縣流入寶坻縣東北三岔口。與洶河及蘄州之沽河會流。曰運糧河。一名白龍港。又東南至寶坻東九十里。名豐臺河。亦名懷襄河。共南流過梁城所蘆臺。抵北塘口入海。又考蘄運河源出遷安縣三臺營。會遵化諸山泉之水。俗名沙河。逕遵化州城南。西南流至張七各莊。折向西流。逕水門口。湯泉自西北來入之。又西南入蘄州東界。林河合興龍口之水。自北來會焉。又西南至南河莊。蘄州北山諸泉水來入之。逕城南五里橋。迤邐西南流。逕上倉。折向南流。至下倉。折向西流。至嘴頭村。洶河合周村黃頡等河。自西北來會之。至白龍港。入寶坻縣界。淤泥河自西南來入之。折向東南流。逕新安鎮之小河口。小泉河合藍泉水。自北來入之。逕曹家口頭。折而南。至于家口頭。迤西南流。至大沽莊。復折而東南。至王家莊。又折而西。逕長亭店。復折而南。逕八門城。迤東南流。至盛家莊。還鄉河北支。自東北來會。又東南至江潢口。還鄉河南支。自東北來入之。逕梁城所北。分流環城。仍合于城南。又東南逕蘆台軍糧城。會天津新河入海。統按蘄運河源高派繁。河形曲折。每汛發漲。溢潰決堤岸。淹沒田廬。而寶坻地勢最下。受害尤劇。雍正四年。怡賢親王奏請築堤。起自三河縣之料馬莊。迄於寶坻縣之江潢口。長一百八十餘里。屹然高厚。居民以爲保障焉。又以堤內地窪。西北村莊雨潦停積。每妨耕稼。於魯沽莊建涵洞一。長亭莊建涵洞一。又於張頭窩建涵洞一。潮汐通流。民間得以汲飲。兼資灌溉。雨水過多。則洩而出之。從此寶坻永離昏墊。比年豐稔。稱畿東樂國矣。

還鄉河。卽溲水。亦名環香河。源出遷安縣。水勢甚駛。入豐潤之東北界。又西逕五峰頭。至韓家崖頭。迤邐西南流。至窪答村。折而南。逕東馬莊。又折而西。逕豐潤城北。迤邐西南流。至張官屯。入玉田縣之東南界。又西南至

彎子營。沙流河自北來入之。逕鴉鴻橋。至運河頭。復折而南。自此河身頓狹。斗折蛇行。至趙官屯。分爲二股。一西南流。逕橡子莊牛見頭。至盛家莊。入薊運河。一南流。逕九丈窩豐臺鎮。至江漢口。入薊運河。凡水皆自西而東。此水獨西。故俗謂之還鄉河。明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薊州。天順二年。開直沽河。歲久復涸。嘉靖四十五年。詔潞豐潤縣還鄉河。轉運太平等寨軍餉。於北齊莊張官屯鴉鴻橋。特設三閘以瀦水焉。按還鄉河源非甚鉅。但近自北山而下。夏秋雨集。諸山水潦一時迸注。而鴉鴻橋以下河窄流紆。不能驟洩。則溢出爲田疇害。東決則淹豐潤。西決則淹玉田。雍正四年。怡賢親王奏於劉欽莊王木匠莊河流甚曲之處。各開直河一道。與舊河兩處分洩。沿河堤岸逐加修築。其橡子莊牛見頭一帶出口河身。亦濬疏寬深。沿河沮洳之場。皆成膏壤矣。

場河。淀一名大河。淀卽北運河之筐兒港。藉以蓄洩者也。舊隸武清縣。今改隸天津縣。在城東北四十里。淀上無來源。下通潮汐。以陳家溝賈家沽二河爲出納焉。南北廣十五六里。東西長二十餘里。東南有小河一道。出西堤頭。逕城兒上。入七里海。

七里海。卽北運河之青龍灣。藉以蓄洩者也。在寶坻縣東南一百三十里。汪洋如海。爲縣巨浸。亦無源之水。地形窪下。聚潦歸焉。海之西北爲後海。後海之西北爲鯽魚洶。又北爲香油洶。海東南爲曲里海。雨多水滙。則極目無涯。旱乾之年。諸洶皆涸。唯七里海尚有甯車沽一道。下通北塘。潮汐往來。水常不竭。然亦盈盈淺瀨而已。沽道既狹。舟楫販易之所不至。瀕海居民。採蒿子爲糧。雍正四年。怡賢親王查歷至此。惻然憫之。五年。委員開挖甯車沽河。起自淮魚洶。達於北塘口。長四十里。拓濬深通。估帆來往。小民生計。賴以紓焉。

按荒政要覽有言。古之立國者。必有山林川澤之利。川主流。澤主聚。川則從源達之。澤則從委蓄之。川流淤阻。其害易見。人皆知濬治者。萬頃之湖。千畝之蕩。鮮知究心。甚有豪強阻塞。規覓小利。不知澤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澤不止。二者相爲體用。易卦坎爲水。坎則澤之象也。爲上流之壑。爲下流之源。全繫乎澤。澤廢。是無川也。況國有大澤。潏可爲容。旱可爲蓄。必究晰於此。而水利之說可徐講矣。畿輔之內。大澤有六。曰大陸澤。曰甯晉泊。曰西淀。曰東淀。曰塌河淀。曰七里海。皆以止川流而蓄聚潦焉。二泊兩淀。源深流長。其容蓄之功易見。唯塌河淀與七里海。既無大源。每多涸竭。附近居民。往往占耕爲業。報墾升科。而地方有司。不察其爲淀與海也。亦聽其阻塞。或反以開荒增賦爲已。最近年以來。筐兒港壩口拓寬。淡水浸多。塌河淀周圍田地。率以水佔除糧。計畝受價矣。然此等本皆積淀。淤涸成田。當日若不聽報墾。豈不省此償補耶。今七里海年來涸減。浦澈變爲萊蕪。聞亦有報糧認業者。寶坻地本卑窪。唯近城二三十里爲高壤。故縣以坻名。雨水過多。全恃七里海爲容蓄。不致氾溢成災。若乘其減涸。逐漸認耕。規小利而廢大澤。所害多矣。況青龍灣壩河滾水。以此爲壑。一遇水多之歲。田復成海。又爲之除糧給價。豈不虛糜國帑乎。留心地方者。當知澤之爲利。凡淀泊涸出之地。毋得聽民認墾。不可不通行而風禁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八目錄

工政十四 直隸水利中

書徐貞明遺事

西北水利議

畿輔治水策

京東水利議

論北直水利書

畿輔水利疏

敬陳水利救荒

覆黎河帥論北方水利

查勘畿南水利情形疏

畿南請設營田疏

京東水利情形疏

京西水利情形疏

請定考核以專責成

磁州計版開闢議

趙一清

許承宣

王善權

陳黃中

藍鼎元

徐越

柴潮生

程含章

朱軾

朱軾

朱軾

朱軾

朱軾

童華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一百八

營田四局工程序 直隸通志

天洞二府積水誌

霍奏酌辦水利疏

陳宏謀

方觀承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八

工政十四 直隸水利中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書徐貞明遺事

趙一清

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詳關中水利。後代不都。故諸渠廢絕。不復可踪尋。明定鼎燕京。尤急漕務。惟資給東南之粟。講求輸運之便已爾。洛河以通漕。護漕則河傷。竭三吳之民力。上供天府之儲。而財用常憂其不足。我朝世廟憫閭閻之疾苦。思往哲之善政。特開水利營田府於近畿。誠至計也。觀於貞明奏議。及其首尾興革之由。實足以資採擇云。貞明字孺東。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尚寶寺丞。建言在爲工科給事中時。後竟罷歸。其父九思官工部郎。治張秋河。築減水橋於河濱。工成。永爲利。趙文華出視師。九思不迎謁。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貞明之言曰。神京擁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抵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正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洩於猫兒一灣。欲其不泛濫與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洩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潏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徐。今宜倣集意。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

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尙書郭朝賓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飢。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利。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糴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途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授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儆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做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蘇瓚徐待給事中王敬民俱疏薦之。乃進貞明少卿。賜之敕。令往會撫。按勘議瓚亦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爲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秦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

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爲瀉鹵。菽麥化爲荏菹。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並下貞明相度。戶部尚書畢鏞亦力贊之。採貞明議爲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爲殿最。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效。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畝以上者。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葺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墾田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勦戚之佔閒田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爭爲蜚語。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棟家畿輔。遂言必不可行。且陳開漳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并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利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卽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萬歷三十年事。終明代良策。無有逾此者。

西北水利議

許承宣

天下無無水之地。亦無不可以溉田之水。古者衆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時稱沃饒者。率在西北。不問其仰食東南也。魯僖十三年。晉乞糴於秦。明年秦乞糴於晉。又明年晉饑。秦伯餼之粟。蓋天行遠不過千里。故告饑於鄰。封卽粟行五百里之意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饒者。以溝洫之制未壞也。水之流盛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善用之之過也。古井田之制。夫間有遂。十夫

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者水之匯也。萬夫之所恃賴也。旱則川之水可由澮以入於洫。由洫以入於溝。由溝以入於遂。而田不病燥。溢則遂之水可達於溝。溝之水可達於澮。澮之水可達於川。而田不病濕。秦人盡壞其制。後世莫能復。間有言西北水利者。而卒不行。或行之未久輒罷。無他。狃於常行習見。而不肯輕犯難成之事也。水利不興。則地寶不登。卽有藝來牟稷黍諸旱穀。而所入不足以應長吏之迫呼。於是有棄田不求直而無一人受者。而欲募民墾荒。興水利。其誰應之哉。然則虞集所云以百夫耕者爲百夫長。以千夫耕者爲千夫長。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命以官。給以祿。我知其不可以勸民也。集之議不行於當日。丞相脫脫乃行之。於至正間。則以工價農器牛種諸費。悉取給於官。其時鈔法大行。散之於下者。復收之於上。故給鈔五百萬錠。內帑不虧。而費用足。明以來鈔有散而無收。則雖起脫脫於今日。亦不能以虛名而邀實利也。且吾欲興水利。以墾萊田。而潤泉在其上。陂池在其下。民間熟田錯雜其間。夏秋霖潦大作。則潤泉之水奔潰四出。其勢無由達陂池。以會於川。而入於河。故西北不獨亢暘之足憂。而亦汎溢之可慮。自非於民間熟田。相其水勢所趨。令捐棄尺寸以行水。水道不可得而通也。然而或鑿其右。或掘其左。或穿其腹。或斷其背。壞本氓自有之疆。毗成他家公用之水利。自非厚償其直。其誰與我。然則水利終不可興乎。曰不然。國家廣開事例。所以佐軍需也。今陂池次第底定。將停諸事例。以澄序官方矣。何不卽用見開之例。於西北各省。每縣增設農田官。此日之品級。與他時陞轉。皆得比於縣令。而以其應捐納之數。募耕夫。庀錢鏹。買犢儲種。并償民之棄熟田爲水道者。五年復其租。以代廩祿胥役之費。又五年乃覈其賦額。以爲殿最。隸之於藩司。而上之於計部。額滿乃得遷。不稱職者罷之。將人人自奮於功名。新田賴以墾。而熟田亦得享其利。下可因農事以進身。上可資本富以足國。

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卽東南之歲漕可漸減矣。國家漕運。歲費錢四百餘萬。僅得米四百餘萬石。比民間中歲之直已過之。而民之加折贈耗不與焉。況乎河漕大臣。下至關務諸冗職經費。以及每歲治河所需椿木麻柳薪芻等費。尤不可勝計者哉。又況東南秔稻之田。所資以灌溉。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騰衝激。時有漂土沒稼之患。未可常恃以資西北。豈若治其上流。開溝洫以行水。築隄岸以障水。爲梯田以受水。濬陂池以潴水。桔槔以導其出入。牐壩以時其啟閉。有全利而無小害也哉。是則燕豫秦晉齊魯皆可通行。不必虞集之京東瀕海也。不必脫脫之河間保定密雲順義也。將見所在皆腴壤。東南漕粟可盡改爲折色。民無兌糧之費。不蠲賦而筋力以舒。國家歲省四百餘萬之金。不煩輸將。而天庾常滿。亦何憚而久不爲也。或曰漢孝武設搜粟都尉。明帝置宜禾都尉。三國時有典農中郎將。是宜以武職領之。如近日衛所屯營守備可矣。余曰不然。訓農非親民之官。不可用。三代時鄉大夫遂大夫皆文臣也。彼知有功德遷。必自愛而勤於其職。吾見古孝弟力田之科。且由是可復。而國家亦豈有名器濫用之失哉。

畿輔治水策

王善楫

穀資五行以生。而水爲先。故六府始水而終穀。大禹決川距海。濬畎澮。而川水害除。而水利亦出。故盡力乎溝洫。以備旱澇。周禮遂人治遂溝洫。澮川稻人掌陂防溝遂列澮。匠人爲溝洫。並舉川淵。水利其昉于三代乎。馬氏端臨謂秦廢井田。而水利之說乃興者。誤也。禹貢則壤成賦。雖總稭結粟米。但賦于甸服。而貢達于河。漕運蓋肇端焉。漢書溝洫志。則備論漑田漕粟矣。今夫西北之水。所以不同于東南者。東南地平。流濬而土面堅實。故水之盈涸也徐。而致淤也緩。西北山多。流湧而土面浮疏。故水之盈涸也驟。而致淤也速。嘗觀畿輔之間。冬

春水涸。大澤名河。多可徒涉。一遇伏秋。山水迅發。奔騰衝突。小者鉅而鉅者橫。暴漲則泛溢道塗。清滯則闔塞河淀。此其較難收利於東南者也。竊謂畿輔之水源。之當濬者少。流之當暢者多。怒之當殺者多。衝之當遏者少。其務濬之而使有所容者。在清理淀泊。而勿令淺隘占耕也。其豫防之而使不得逞者。在開河分水。而非徒隄埵所能捍禦也。水勢以永定滹沱爲大。白河苑口河次之。蓄洩以東西淀爲大。塌河淀七里海次之。永定河亦曰渾河。亦曰盧溝河。亦曰黑水河。亦曰無定河。其上游曰桑乾河。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之金龍池。溢出。是爲桑乾。東下大同。抵宣府。保安州。雁門。雲中。應州。諸水皆會穿西山。自宛平之盧溝橋。至永清之朱家莊。匯狼城河。注西沽。激蕩善徙。故元史稱小黃河。康熙三十七年。疏濬順軌。賜名永定河。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太戲山。流經太原。入直隸。經平山。靈壽。正定。至衡水縣界。出焦岡。溢水貫甯晉泊而來入之。經冀州武強。獻縣。河間。青縣。經大城縣之子牙村。名子牙河。匯于武清三角淀。卽水經所云。右出爲潏。北爲潏口者也。按周禮并州。其川滹池。唐書五行志。永清開成間。滹沱河皆溢。害稼。永定滹沱二河。質濁而力最強。白河卽北運河也。亦曰潞河。亦曰沽水。亦曰白遂河。源出宣化府龍門縣。經密雲縣。赴通州北關。與溫榆河合。源高勢峻。至天津三岔口。與南運河會。迄大沽口入海。大沽口卽大直沽也。土人謂之海門。苑口河卽玉帶河也。出自西淀之貓兒灣。至霸州而拒馬桑乾胡良霸水皆會焉。故名會同河。今諸河雖改流。而仍總會順天保定正定三府西山一帶三十餘河之水。河身深寬。不逾二十丈。勢不能容。則湍悍爲暴。欲其恬然而會於東淀也難。白河苑口皆當重濬者也。西淀跨雄新數邑之境。拒馬河發源易州廣昌之涑山。挾琉璃河涑諸派爲白溝河入之。豬龍河自高陽來會。唐沙滋三水入之。是淀也。析之則曰柴伙淀。曰燒車淀。曰雞淀。唐志所稱莫州九十

九淀也。西淀之水。會爲一河。分爲三汊。而會於東淀。東淀延袤霸州文安大城武清東安靜海之境。七十二清河之所匯。潞也。永定河自西北來。子牙河自西南來。咸入之。三角一淀。當直隸全局之水。游衍而節宣之。自河頭至丁字沽。入北運河。顧東西各淀。皆不免淤淺。就中三角淀所關尤鉅。若夫天津縣之場河淀。卽北運河筐兒港藉以蓄洩者。寶坻縣之七里海。卽北運河青龍灣藉以蓄洩者。皆無大源而易涸。此不可聽民乘涸占耕者也。由斯以觀。則水之源委清濁。分合強弱。明而施功之先後緩急。亦略可觀矣。朱子云。治水先從低處下手。郭子敬治盧溝河。言當開減水河。令其深廣。說者謂欲治直隸之水。莫如擴達海之口。欲擴達海之口。莫如減入口之水。又謂凡各屬所有古瀆舊港。當因勢乘便。酌量開通。近泊者導之入泊。近河者導之入河。近淀者導之入淀。然則審水性。酌地勢。訊土著。高年多穿溝渠。以殺上流。加濬河淀。以洩下流。善建版閘。以收實用。或於南北運各建壩。開河分途入海。俾海口水減。其出寬然。勿使河員但保隄工。而不問淤暢。勿使小民私取微利。而或侵淀泊。庶幾怒衝自消。運河無害。溉田得利。霸保文大青靜之澤國。胥爲樂國。億萬載其平成乎。

京東水利議

陳黃中

論治水於東南。常利多而害少。論治水於西北。則利少而害多。何者。東南之水。大爲江河。小而陂澤。或以濟輓輸。或以資灌溉。有一水。卽得一水之用。雖或有泛溢。其爲害常淺。至西北之地。旱則赤野千里。潦則萬頃洪流。上游諸水。迅駛而多泥。橫流潰決。遷徙不常。在畿輔爲尤甚。此豈水害獨重於西北歟。毋亦未明其去害之要。故祇見其害。而未收其利也。夫畿輔水患。無如盧溝。漳沱二河。蓋其源遠流長。發源天池。溢爲桑乾。順流東下。千有餘里。會大同宣府保安雁門應州雲中諸水。穿山西入盧溝橋。是爲渾河。亦名盧溝河。東南至看舟口。又

分爲二。一由通州之高麗莊入白河。一南注霸州。合易水注直沽入海。其上流在西山之陰。水勢東於山峽。故流湍而無害。其下流在西山之陽。則地平土疏。隨時漫溢。康熙三十七年。以連歲水患。

聖祖仁皇帝特

命大臣前往相度。自良鄉至東安。開渠築隄。東水歸淀入海。賜名永定。此永定河名所自起也。自開築以後。迄今四十餘年。歲糜帑金以十萬計。而夏秋之際。淫潦間作。決隄妨稼者。歲常不免。順天真定河間。半爲沮洳。橫激壅淤。淀河俱被其害。近者臣工建議。以永定河下口壅淤。應改移固安城南霸州城北。以順東趨之勢。由津水窪接東淀達西沽入海。將西引河暫閉。而引河兩岸。不設隄防。任水漫溢。則勢散而不爲害。低田可收肥淤之利。以爲此實不治而治之上策。然余竊以爲猶有未盡也。夫治水之利害。與墾田相爲表裏。自古及今。未有聽水泛濫。而田不爲所害者。故水之爲物。非享其利。卽受其害。設使水性就治。則瘠土可化爲膏腴。不治則沃壤亦鞠爲萑葦。利害懸絕。正未可以不治爲上策也。故竊以爲今日治北河之法。有三。其一。潞下流以決其壅。自三角淀以東。廣加濬導。使沿流而下。略無阻滯。則衝決之害可息。其一。則借淀以刷其流。渾河挾泥濁流。故元史有小黃河之名。如於雄新諸淀要害之處。觀度形勢。旁通曲引。藉清水之力。刷濁流之滯。則東趨入海。當益暢流。其一。則廣開支河。以殺其勢。水趨一壑。則河形隘而溢流。旁引支河。則水勢分而力弱。使於固安新城雄霸之間。隨地高下。因勢利導。多開小河。使漲水之來。有所停蓄。自無決蕩田廬之患。行此三者。而永定之害可除。害除則利可興矣。夫直隸之水。經流有三。北爲白河。南則衛河。合二河入海者。爲淀河。淀之南則子牙。北則永定。京南則滹沱。實爲大澤。綿亙千餘里。今則時決時淤。不甚爲害。惟子牙爲滹沱溢陽大陸諸水下流。水濁泥多。入淀每多壅滯。至各淀自清苑以下。文安以上。今雖建閘設壩。然欽隄漸圯。玉帶諸河之水。往往侵囓。

堤址。若苑家河之逼窄。莽牛河之溢漫。固安霸州諸邑並患之。雄縣趙北口。實爲西淀咽喉。而潞龍河柴淀口。每多潰決。爲行旅之患。漕電二河。直逼新安。雖築護隄。其勢終可慮也。今誠於築隄設壩之外。更於上遊十五河疏濬溝渠。引以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復多開陂池。以著橫流。淀之最下者。畱以潞水。稍高者。仿南人築圩而田之。募南人給以衣食農具。使以一教十。俟墾有成績。各給以世業二頃。准作土著。其北地之無力者。假以牛種。俟秋收後還官。旱潦則免。相度地勢。擇其便宜。則易水可以溉京畿。滹水可以溉眞定。漶水可以溉定州。滏水可以溉順德。漳水自鄴而下。西門豹史起常用之矣。河間當下流之衝。與江南澤國無異。京東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膏壤。元虞集京東水利之議行。則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誠使水無餘利。行之十年。歲可得穀千萬石。而山東山西陝西亦皆可次第及之。使西北之水利既成。則東南之漕粟可減。且使西北倉庾豐盈。而東南七省之漕。各畱本省。則水旱不足爲害。此萬世之利也。或謂向者營田水利。未收其效。種植之產。南北異宜。此則未明治水之要者也。夫將有所取。必先有所棄。故欲興水利。于西北當先規度地勢。棄最下之田。蠲其常稅。潞爲陂澤。而田間廣開溝洫。使貫注陂渠。則潦有所洩。旱有所資。第使每邑蠲去若干頃。而其餘所墾之地。凶歲俱可無虞。是一時所蠲之數甚少。而久遠之利無涯。且畿甸水旱頻聞。蠲免動以數十萬計。是與其施蠲於被災之後。歲歲無窮。曷若預免於興利之先。公私永賴。至去水稍遠之地。其土性所宜植者。自當聽之于民。則地力自無不盡。是治水卽以治田。除害卽能興利。正未可譖爲水不必治。而聽其害之無所底止也。如必窪下之地。利其肥淤。寸寸而畊之。水旣無所歸。則漫溢旁流。高原並受其害。是得肥淤之利少。而受泛濫之害多。此勢之必不行者。至遠水之區。亦強令種稻。此前者營田之所

以無功。豈可懲羹而吹齏。因噎以廢食哉。而其要尤在得人而任之耳。

論北直水利書

藍鼎元

皇上加意蒼生。念畿輔霖潦沮洳。特命親王大臣。疏導河渠。肇興疆畝。此誠千載一時之盛事也。愚少長海濱。躬耕作苦。勺水寸地。視若奇珍。及渡江淮。過齊魯。抵京師。所見萬頃平原。枯燥爲陸。河涸淀蕩。水淺沙淤。至于夏秋霖雨。則又皆成巨浸。每嘆北方不習水利。惟苦水害。低徊顧惜。恨不得胼手胝足于其間。忽聞盛舉。懽忻手額。試爲綜畿輔之大勢而計之。東西二淀。跨雄霸等十餘州縣。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爲壑。淀治而後河有歸。故欲治直隸之水。必自二淀爲始。京東之水。若白河。薊河。泃河。以及永平之灤河。皆經流之最大者。自衛汶合流。地勢南高北下。每有漲潦決岸之憂。滄洲之磚河。青縣之興濟河。皆昔人分減衛水之故道也。通州以南之水。匯于窩頭。夏店之箭桿河。玉田之藍泉河。泉河。豐潤之大泊。王家河。汧河。龍王堂灣泥河。永平之龍溪。沂河。靳家河。黃坨河。稻河。吳家河。牯牛桃林。涌泉三里等河。皆支流之可數者。此京東河渠形勝之大槩也。西南之水。盧溝發源于桑乾。穿西山而出。爲金口河。元郭守敬欲接故迹。使山後通流。以廣京畿之漕者。是也。拒馬。滹沱二河。又經流之最大者。拒馬發源于涞山下。爲白溝河。其南爲依城河。又南爲三岔口。滹沱發源于泰戲。經正定。東鹿。綿互千里。合深。易。濡。雹。沙。滋諸水。散入各淀。又有徐河。唐河。皆源出山西。洩河出于獲鹿。白馬河出于任邱。百泉河。野河出于邢臺。洛河出于遼州。滏陽河出于磁州。凡西南諸河。入任縣泊者十。入甯晉泊者十。二土人謂任爲南泊。甯晉爲北泊。皆禹貢大陸澤故地。南泊宣洩之路。在雞爪河。北泊宣洩之路。在滏陽河。此西南河渠形勝之大概也。今訪求故道。疏濬深廣。多開引河。以緩奔騰之勢。修築閘壩。以制蓄洩之宜。設營田。

專官經營疆理。召募南方老農。課導耕種。則千里良田。嘉禾遍野。不特閭閻小民。仰事俯畜之有資。而東南轉輸。且可漸次減省。現在溝洫深通。田廬不憂其泛濫。河漕不患其淺阻。其爲利難更僕數也。昔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明邱濬深然其說。惓惓乎三致意焉。萬厯中。給事中徐貞明上水利議。命兼御史領墾田使。先詣永平。受事六閱月。墾成三萬九千餘畝。而勦戚之占田者病之。爲蜚語上聞。遂以罷役。夫人情公私不一。安保其必無異議。惟在銳意舉行。不爲浮言搖惑而已矣。今所慮者。或謂南北異宜。水田必不宜于北方。此甚不然。永平薊州玉田豐潤。漠漠春疇。深耕易耨者何物乎。或謂北地無水。雨集則溝澮洪濤。雨過則萬壑焦枯。雖有河而不能得河之利。此可以閘壩蓄洩。多建堤防。以蘊其勢。使河中常常有水。而因時啟閉。使旱潦不能爲害者也。或謂北方無實土。水流沙潰。堤岸不能堅固。朝成河而暮淤陸。此則當費經營耳。然黃河兩岸。一槩浮沙。以葦承泥。亦能捍禦。誠不惜工力。疏濬加深。以治黃之法。堆砌兩岸。而渠水不類黃強。則一勞永逸。未嘗不可恃也。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惟心堅力勤。仰體 皇上愛民利民之至意。置身家性命于度外。精誠所感。可以動天地。役鬼神。何農田水利之不可成乎。禹之行水。八年於外。三過不入。不過忠誠焉而已。勤勞焉而已。豈如世俗陋見。別有神奇怪誕之爲哉。夫東南轉漕一石。至京糜十石之價不止。開河墾田。根本至計。在此日勞費雖多。他年節省漕石。獲利何啻數倍。是不特北直之水利可興。而山東河南淮徐上下數千里。亦可以次第舉行。而無容再計者也。

畿輔水利疏 康熙十一年

御史徐 越

目今天下重計。莫過于 天庾之積儲。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今縱不得有九年六

年之蓄。而支粟備及三年。亦可有恃無恐。乃臣考之太倉。每歲漕糧所入。僅足敷一歲所出之數。現值江浙飢凶。淮黃梗阻。已有歲運不能足額。抵通不能如期之虞。萬一天災再告。民間之輸輓難前。皇上之蠲賑莫

繼。今無論東南之凋瘵。無策以拯。卽京師數千百萬官民軍旗人等。能無米而炊乎。此時而始爲區畫。亦已晚矣。查漕糧原有常額。每年尙可留餘。祇緣每年有一百六七十萬。漕糧之給。遂至空倉而出。但八旗丁貧而恃地。以爲生地復荒矣。而漕糧不行撥給。將何賴焉。若得因地制宜。使八旗不致荒溺。則可以家給人足。而漕糧得以議省。漕糧一省。則每歲有一百六七十萬之存剩。不三年而卽可有四五百萬之積儲。雖遇天時凶災。河道阻塞。而國家有備無患。非萬年根本之重計乎。臣請詳悉爲我

皇上陳之。冀州之域。古稱燕趙。從來

膏沃自給。不盡仰食於東南。特以人事未盡。遂將自然之地利。廢置不講。以致水旱皆災。歲無常獲。夫畿輔八郡。西北高而東南下。其大勢也。而各郡之中。各有高下平原之異。如京東遷安密雲灤薊諸邑。泉從地湧。水與田平。稍施疏決。卽歸畝。今聽其漫野而去。故陰雨稍勤。土膏方能潤澤。旬日不雨。禾苗遂慮焦枯。此近水而不知水利者也。若於近泉之處。爲坡爲塘。蓄山泉之水。以備亢陽。則岡瘠之場。灌溉有資。而山礪爲沃野矣。如廣平大名所屬州縣。爲洺滏漳衛諸河經流之處。皆古受井田地也。今漫衍千里。曠然平原。曾無丈尺之渠。以潄瀉其間。故雨暘依時。可幸有獲。倘霖雨連綿。遂可墊沒。此視水爲有害而無利者也。若於諸河平廣之區。爲閘爲堰。爲溝爲洫。俾水遶田間。以時蓄洩。卽使夏秋漲潦。時至之水。亦有所游盪寬緩。而無決壅之憂矣。至河間保定所屬各州縣。聚漳沱漳淀瀉于下流。而入海之道。僅有一渠。宣洩不及。故壅塞旁溢。平陸廬舍盡成沮洳。此受水之害。而不能收水之利者也。若訪古來舊堰廢渠。盡爲開導。使水去無所壅。而下濕之地。留爲豬水

之所使水有所鍾。其近水可以耕。又者爲圩爲隄。使外爲洪。浸而內成阡陌。倣東南車汲之法。防洩以備旱潦。則荏葦之數。皆南畝矣。他如各郡之中。各有高卑錯雜。悉相其地勢高卑。因勢利導。庶幾向之聽豐。因于天時者。一視勤惰于人事。人事修舉。而天時不害。地利咸登。非但八旗屯丁。車籜之視既盈。介糴之撥可以無藉也。卽各府民田。不由此而盡墾乎。東南之民力。不由此而可甦乎。卽近畿之盜賊。亦不由此而寢息乎。何也。溝洫圩岸。非一人一家之事也。源遠流長。支分派別。百里數十里。利害共之。今不論滿丁漢民。悉起而修治。既無容有勢豪之霸佔。又無容有惰農之壅弛。婦子胼胝。欲不朝夕於隴畝。不可得也。則三輔無不墾之田也。夫東南漕糧。民間交兌。及漕船歲修行月諸費。以至抵通盤剝。大約漕米一石到倉。合公私計之。費銀四五兩不等。而領出漕糧。及運軍餘米。在京賣價。不過八九錢耳。民力徒困。而國計何裨。今西北水利一興。則米穀多而販糴廣。將來可照改折解銀。在于本京收買足額。朝廷之上。歲可增收折銀數百萬兩。而東南辦漕之民力。卽可望甦于頻飢之餘也。至于西北米多價重。物力自饒。而生理各足。況且溝渠錯錯。既無曠土。春作秋收。復無遊民。又誰復爲飢寒所迫。禦人爲暴。甘罹盜賊之刑者。此又不弭盜而盜自弭者也。臣故曰。積漕利。國富旗安。民莫有過于大興畿輔水利者也。然必特設專官。盡力修治。毋排于異議。而嚴核其考成。其不奏功而積效者。未之有也。

敬陳水利救荒疏 乾隆九年

柴潮生

請轉救荒之常策。爲經國之遠圖。懇乞

宸斷立行事。竊照河間天津二府。自去歲亢旱。荷蒙

皇上截

漕發帑。多方賑恤。俾小民不致失所。加以入春以來。

宵旰焦勞。過於桑林之禱。自然甘霖大沛。可望有秋。

然臣愚區區。以爲此謂至恩矣。猶未可爲本務也。夫謀國如謀家。不可以近憂旣解。遂置遠慮於不圖。治國如治身。不可以標病旣痊。遂置本根於不問。古者東南未闢。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畿不過千里。餘遞減至五七十里。地可謂狹矣。一夫受田百畝。周制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僅當今二十六畝有奇。田可謂少矣。而祭祀之粢盛。賓旅之旣廩。君卿百官吏人之祿入。賑貸之委積。戰陣之芻糧。無不取給於此。費可謂廣矣。而且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何無備之甚也。則以田制旣已盡廢。水利亦復不修。平日則鹵莽而薄收。一有急。則坐待賑恤爲活計而已矣。伏讀本年三月 上諭。養民之道。在使之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殫其經營力作。以贍其室家。非沾沾於在上之補苴救恤。遂長恃爲資生之策也。爲民父母。民事卽家事。盡心勸課。隨時區畫。俾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則家有蓋藏。自可引養引恬。俯仰不匱。大哉 王言。眞得足民之根本矣。臣今不敢泛引。請卽以河間天津二府之事言之。查二郡之地。經流之大河三。曰衛河。曰滹沱河。曰漳河。其餘河間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一。滹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三。滹水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至多。莫如此二處。故河間號爲瀛海。山東之水。皆於此而委輸。天津名曰直沽。畿輔之流。皆於是而奔匯。向若河渠深廣。蓄洩有方。卽逢旱歲。不能全收。而灌溉之功。亦可得半。卽不然。而平日之蓄積。亦可撐持數月。以需大澤之至也。何至拋田棄宅。挈子攜妻。流離道路哉。水利之廢。卽此可知矣。人方苦饑。而與之談水利。是可謂之迂圖然。上方賑饑。而卽藉以興水利。不可謂非善策也。今甘霖一日不足。則賑費固不可已。臣竊以爲徒費之於賑恤。不如大發帑金。遴遣大臣。將畿輔水利。盡行經理。旣可接濟賑民。又可潛消旱潦。且轉貧乏之區爲富饒。一舉兩得。似救時之急務。籌國之遠謨。莫以易此。臣

請考之於古。證之於今。爲

皇上一一陳之。致直隸爲禹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土壤乃至瘠薄。東南農

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饑。此間雖擁數頃之地。常虞不給。雖其土燥人怠。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至此。漢張堪爲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民有麥穗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雋爲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督亢卽今之涿州也。宋何承矩爲河北制置使。于雄鄭霸州興堰六百里。灌田初年無功。次年大熟。承矩輦稻米入都。示朝臣。謗者乃息。邊民之食以充。明汪應蛟爲天津巡撫。欲興水田。將吏皆不欲。應蛟乃捐俸自開二千畝。畝收四五石。惟早稻以鰾立槁。于是軍民始信閩浙治田之法可行。今東西二淀。卽承矩之塘灤。天津十字圍。卽應蛟水田之遺址。垂之竹冊。非比荒唐。又查國朝李光地爲巡撫。請興河間水田。言涿州水佔之地。每畝售錢二百。尙無欲者。一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衆情欣悅。又臣聞石景山有莊頭修姓。家道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潦不致爲災。又聞蠡縣亦有富戶自行鑿井灌田。每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蜚。于二三月間。曾勸民開井二十餘口。今頗賴之。證之近事。復確有據。則水利之可興也決矣。今請特遣大臣。齎帑金數十萬兩。前往河間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所關。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輕動。其餘河渠淀泊。凡有故蹟可尋者。皆重加疏浚。而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深廣。度水力不及則止。節次建立水門。遞相灌注。旱則引水入溝以溉田。潦則放閘歸河以洩水。其離水寥遠之處。每田一頃。掘井一口。十頃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田。並古陂廢堰爲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撥還。如此辦理。民情自無不踴躍樂從。卽將現在之賑民。與外來遞回之流民。停其賑給。按地分段。派令就工。

逐日給與工值。酌濟二三口糧。甯厚無減。一人在役。停其賑糧二口。二人就役。停其家賑糧四口。其餘口與一戶皆不能執役者。仍照例給賑。其疏浚之處。有可耕種者。卽借予工本。分年徵還。更請另簡大臣。齎帑

金分巡直隸各府。一如河間天津二府辦理。雖所費繁多。而實爲畿輔無窮之利。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種也。土性沙鹼。水入卽滲也。挖掘民地。易起怨聲也。且前朝徐貞明行之而立敗。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之經理。亦垂成而坐廢。可爲明鑒。臣請又一一言之。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產。現今玉田豐潤。杭稻汕油。且今第爲之興水利耳。固不必強之爲水田也。或疏或濬。則用官資。可稻可禾。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鹼。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徧地皆沙鹼乎。且卽使沙鹼而多一行水之道。比聽其沖溢者。猶愈於已乎。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爲捐地。尤非知農事者。凡力田者。務盡力而不貴多墾。語曰。務廣者地荒。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今使十畝之地。損一畝之蓄水。而九畝倍收。與十畝之田皆薄入。孰利。況損者又予撥還。不疑者三也。至於前人之屢行屢罷。此亦有由。徐貞明有幹濟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之棟劾劾出於奄人勦戚之意。其疏亦第言滹沱不可開耳。未嘗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開墾。卽以地予之。又許占籍。左光斗之屯學亦然。是奪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營田四局。成績具在。公論難誣。當日效力差員。不無奉行未善。所以賢王一沒。遂過而廢之。非深識長算者之所出也。況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所貴持久。乃可有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時至欲殺水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係引汾水灌田。河渠數徙。田者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恕復鑿之。畝收十石。凡始事難。成事易。廢續以終之。則是中道而棄之。則非不疑者四也。至於水利既興之後。或招募農師。造作水器。與夫逐年作何經理。俾永無涸塞之處。應聽在事大臣詳加

籌畫雖國家經費有常然

皇上視民如子。凡有賑恤。縱千萬帑金。亦無屯惜。卽如現在開通京師溝道。已

估費二十餘萬。以視興修一省水利。輕重較然。況此舉乃以阜財。非以費財。請又爲

皇上一一數之。天災

國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計口授糧。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賑。亦掛一而漏百。何如擲百萬於水濱。而立收國

富民安之效。縱有堯災湯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無弊之賑恤。連年米價

聖懷屢歷。盡停採買。豈可久行。

捐監輸倉。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穫素裕。自然二鬴有資。臣訪聞直隸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較無水之田。相去不

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近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饒。始可居重馭輕。漢武帝徙豪

民于關中。明成祖遷富家于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謀。若水利既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帑藏。且雨者

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甚。則水氣受制。故明臣魏呈潤徐光啟。皆以興水利爲致雨之術。其言固

未必確。然東南半壁。未嘗接踵告旱。而直隸近年以來。閔雨者屢矣。謂政事之缺失。乃

聖人罪己之懷。諉

氣數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其實天人一理。理數相因。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燮。且

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卽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

行亦主此論。又陸隴其爲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謂開無水之河。以病民。旣而水潦大至。他邑苦

者。獨靈壽有宣導。歲竟有秋。貨殖者早則資舟。爲國者備斯無患。是爲隱寓之河防。抑臣更有進于此者。今生

齒日繁。民食漸絀。愚臣區區。以爲盡興西北之水田。盡闢東南之荒地。則米價自然平減。閭左立致豐盈。但事

體至大。請先直隸爲端。俟行之有效。另籌長策。次第舉行。樂利萬年之基。庶其在此。乞飭大臣詳議舉行。畿內

幸甚。

覆黎河帥論北方水利書 山右集

程含章

自到山東之後。檢查舊卷。無歲不報水災。在國家則須議賑議蠲。帑多耗費。在百姓則耕而不穫。戶鮮蓋藏。飢寒之餘。流爲盜賊。是正本清源之法。必先除去水災。故多刊告示。勸民疏通河道。高築隄防。然百姓樂於觀成。難與圖始。非地方官平日善政得民。竊恐觀望徘徊。鮮有實效。今讀來教。諄諄以水利相勸勉。敢不拜嘉。惟北省興修水利。以資灌溉。則南漕可以量減之說。私心尙有未盡然者。敬爲左右陳之。天下之大利在農。古今之大害在水。能去其害而收其利。則民食足而國亦富饒。此君相所以貴裁成也。昔者禹平水土。盡力溝洫。涿吠澮距川。而天下大治。殷人不知修水利。乃至五遷以避河。周人復修禹政。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故能使上下公私。交受其利。可謂盡美盡善矣。然三代以前。所以不須轉漕東南。中土不虞乏食者。非必盡溝洫之故。緣其時天子與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王朝事簡。設官無多。而又寓兵於農。不須糧餉。故第收畿內之粟。已足供王國之需。今則中外一統。天下之政。取裁京師。官職之衆。甲兵之多。千倍于昔。雖起禹湯文武于今。亦不能不轉東南之粟。以供京師之食。道固然也。自阡陌開而溝洫之制遂壞。二千年來。不能復古。豈惟人事。亦若天時地利物性人心。皆有斷斷難復之勢。何者。北方水利。始於虞文靖公。至明徐氏貞明而大暢其旨。而卒不能行。然尙可諉之曰。上無聖明之君。下無賢達之臣。故至此。至我朝。世宗憲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姿。主持於上。又得怡賢親王與高安朱文端公。贊襄於下。選用才俊爲屬。大興直隸水利。分設四局。經理三年。用銀至數百萬兩。開田七千餘頃。可謂千載一時。大有成效矣。乃自怡賢親王薨逝後。曾不數年。而荒廢殆盡。其故何哉。且夫小民之趨利也。如水之就下。雖以嚴刑峻法防之。猶不能禁也。苟水利之有便於

民何致棄成功而不悔。乃旋作旋廢。毋亦天

人情。與夫牛種器具之實有未便者乎。何則。種稻必

資雨澤。東南山多。春夏積陰。故常多雨。播種栽秧。可以按節而作。西北地皆平坦。春夏少雨。栽插難以及時。苟過其時。秧節已老。不便一也。秔稻須常得水養。非如雜糧之止須土潤。便能發生也。東南土性堅實。隨處可以開塘蓄水。西北則沙土浮鬆。水易滲漏。卽曰鑿深丈餘。水亦不漏。而一遇大雨。四面之沙泥隨下。塘易淤淺。愚民以常須挑浚爲苦。不便二也。北方之不種秔稻。已千數百年。其民之心腹腎腸。皆不願食稻飯。亦不願種稻穀。卽用南人教之。而非其心之所樂。則學亦不精。其收必不稔。彼覺勞苦數倍于雜糧。而收穫反不如雜糧之多。則精神易倦。不便三也。稻田之工作較多。非如雜糧之可以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穫也。每當耕耘收穫之時。家中之父子兄弟。不敷工作。必須添雇。而四顧鄉鄰。無一熟者。卽用南人往助。焉能處處充足。而南人僑寄於斯。心先猜疑。其無工作時。則又無以存活。不便四也。水田必須牛耕。非如陸地之可用驢馬也。北方水草不便。蓄牛較難。購買自南。價值必貴。且又不善飼養。陰陽燥濕之間。易致倒斃。一家牛斃。則人人憂慮。父子怨咨。妻孥愁歎。反怪官司之苦。以所難不便五也。水田之農具多端。與陸地異。北方木鐵之類。購買較難。匠作亦不熟習。卽起南匠往造。而水火料物。不能一一如南。則遷地弗能爲良。且如水車一件。乃家家必需之物。但使分寸稍差。卽窒礙而不合用。頻頻修整。工匠難求。遲誤已多。有悔心矣。不便六也。具此六不便。雖使南人數百家往而耕之。未能事事如心。亦覺用力多而成功少。則退然返矣。然則西北本帝王溝洫之區。而古今之情形不同。水利之屢作屢廢。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故居今日而欲于北方盡復溝洫。以收灌溉之利。是徒滋勞費。無益于事。且恐利未見而害已形。惟疏通川澤。以除民害。則地無分南北。時無論古今。皆在所當行。亦在師古者之得

其意而不必泥其跡而已矣。徐貞明所云西北之人方苦水害而不知水利。水之在天壤本以利人。非以害人也。聚之則害。散之則利。棄之則害。收之則利。此則不刊之論。蓋水利且可緩圖。而水患則不可一日不去。水患去而水利乃可徐議。但灌溉之利亦止宜於水泉之鄉。恐不能如所云徧西北而皆可行也。然徐公以竭忠盡知。不得一試之餘。猶勤懇懇。不忘君國。以冀幸其言之可傳。而再疏以請者之或有其人也。非存禹稷已溺已饑之心。能若此乎。今直隸之水患深矣。孰是如徐公者。爲聖主一釋憂勞耶。迂腐之言。是否有當。惟閣下進而教之。則幸甚。

查勘畿南水利情形疏 雍正三年

朱軾

欽惟我

皇上宵旰勤勞。無刻不以民依爲念。茲因直隸偶被水澍。軫卹窮民。

命臣等查勘情形。興修

水利。務祈一勞永逸。所以爲民生計者至矣。盡矣。臣等自出京至天津。歷河間保定順天所屬州縣。相度高下。原委。諮訪地方耆老。所有各處情形大略。謹爲皇上陳之。

竊直隸之水總會于天津。以達于海。其經流有三百。北來者爲白河。自南來者曰衛河。而淀池之水貫乎二河之間。是爲淀河。白衛爲漕艘通達之要津。額設夫役錢糧。責成河官分段歲修。而純轄于河道及直隸總督。邇年白河安瀾。無汎溢之患。唯飭河員加謹防護。可保無虞。衛河發源河南輝縣。至山東臨清州。與汶河合流。東下河身陡峻。勢如建瓴。德棣滄景以下。春多淺阻。一遇伏秋暴漲。不免沖潰泛溢。查滄州之南有磚河。青縣之南有興濟河。乃昔年分減衛水之故道。今河形宛然。開石現存。應請照舊疏通。於往時建閘之處。築減水壩。以洩衛河之漲。又靜海縣之權家口。潰堤數丈。沖溜成溝。直接寬。東口塘口入海。亦應就見在河形。逐段開

疏於決處築壩減水均於運河有益。白塘口入海之處舊有石閘一座。磚河與濟二河之委應開直河一道。歸併白塘出口。湧則開閘放水。不惟可殺運河之漲。而河東一帶積滂亦藉消洩。且海潮自閘內逆流。遇天時亢旱。則引流灌漑。溝流通而水利溥。滄青靜海天津數百里斥鹵之地。盡爲膏腴之壤矣。至沿河一帶堤工大半低薄。應飭修築高厚。仍令總督將玩忽河官參處。以警將來。此治衛河之大略也。至東西二淀。跨雄霸等十餘州縣。廣袤百餘里。畿內六十餘河之水。會於西淀。經霸州之苑家口。會同河。合子牙永定二河之水。按此係當日情形。水定子牙皆不入今淀。匯爲東淀。蓋羣水之所蓄也。數年以來。各淀大半淤塞。惟憑淀河數道通流。一經暴漲。不惟淀河旁溢爲災。凡上流諸水之入淀者。皆衝突奔騰。潏決無際。總緣東淀逼窄。不能容納之故也。故治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之尚能存水者。均應疏濬深廣。併多開引河。使淀淀相通。其已淤爲田疇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河達於渠。渠達於河於淀。而以現在淀內之河身。疏濬通暢。爲衆流之綱。經緯條貫。脈絡交通。瀉而不竭。蓄而不盈。而後圩田種稻。旱澇有備。魚鼈蜃蛤萑蒲之生息日滋。小民享淀池之利。自必隨時經理。不煩官吏之督責。而淀可常治矣。周淀舊有堤岸。加修高厚。無堤之處。量度修築。其趙北苑家二口。爲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堤長七里。現在板石橋共八座。俱應升高加闊。並於易陽橋之南。添設木橋一座。堤身加高五六尺。橋空各浚深丈餘。每橋之下。順水開河。直貫柴伙淀而東。苑家口之北。新開中亭河。近復淤塞。應疏濬深廣。其上流玉帶河對岸爲十望河舊道。應自張清口開通。由老堤頭入中亭河。會蘇橋三岔河。達於東淀。庶咽喉無梗。尾閘得舒。可無沖溢之患矣。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爲壑。淀廓而後河有歸。亦必河治而後淀不壅。此治二河之法。所當熟計也。子牙爲漳漳下流。清濁二漳發源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會流經廣平正定。而漳沱溢陽大陸之水。

會焉。唐人言漳水獨自達海。請以爲瀆。可知天津歸海之水。以子牙爲正流。其餘諸水皆附以達海。夫以奔騰注海之勢。遮之以數百里紆迴曲折之堤。河身淤墊。高於平地。兩岸相距。不過數丈。舊時支港岔流。一概壅塞。欲其不沖不泛。安可得乎。考任邱舊誌。子牙下流。有清河夾河。月河皆分子牙之流。同趨於淀。今宜尋求故道。開決分注。以緩奔放之勢。永定河俗名渾河。其源本不甚大。所以遷徙無定者。緣水濁泥多。河底逐年淤高。久之洪流壅滯。必決向窪下之地。其流既改。故道遂堙。今應於每年水退之後。挖去淤泥。俾現在之河形不致淤高。庶保將來不復遷徙。二河出口俱在東。淀之西。淀之淤塞實出於此。臣等面奉

諭令引渾河別由一道

此。聖謨遠照。經久無弊之至計也。今應自柳岔口引渾河稍北。遶王慶坨之東北入淀。子牙河現由王家口分爲二股。今應障其西流。約束歸一。兩河各依南北岸分道東流。仍於淀內築堤。使河自河而淀自淀。河身務須深濬。常使淀水高於河水。仍設淺夫隨時挑濬。毋令淤塞。兩河淀內之堤。至三角淀而止。蓋三角一淀。爲衆淀之歸宿。容蓄廣而委輸疾。但照舊開通。逐年撈濬。二河之濁流。自不能爲患。而萬派之朝宗。可得安瀾矣。此廓清淀池調劑二河之大略也。再各處隄防沖潰甚多。應俟堤內水洩。興工修築。其高陽河之柴淀口。河身南徙。舊河淤塞斷流。應速挑濬。復其故道。新河之南界連任邱。有古堤一道。亦沖潰數段。以致任邱西北村莊盡被淹沒。鄭州一帶通衢。宛在水中。現今任令詳請開挑淀堤消洩。亦應俟水退之後。照舊修築。並墊高行路。以便往來。又新安之雹河。自西折東。遶縣治之南入淀。而徐河會入漕河。復自劉家莊泛濫而下。新安正當二河之衝。每遭漂沒之患。應於三台村南開河一道。引漕河之水會入雹河。由縣之正北入應家淀。南岸築堤。以護縣治。凡縣屬之大小潞淀。俱可以圩田種樹。尙須逐一查勘。俟來春具奏。

奏南請設營田疏 雍正三年

朱 軾

竊周禮遂人所掌。畎遂溝洫。澮川之制甚備。潞則導畎之水達於川。旱則引川之水注於畎。此所以歲不能災也。今南人溝洫之制。雖不如古。然陂堰池塘。爲旱潦備者。無所不至。北方本三代分田授井之區。而畿輔土壤之膏腴。甲於天下。東南濱海。西北負山。有流泉潮汐之滋潤。無秦晉巖阿之阻格。豫徐黃淮之激盪。言水利於此地。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者也。宋臣何承矩於雄鄭霸州平永順安諸軍。築隄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田。元臣託克託大興水利。西自檀順。東至遷民鎮。數百里內。盡爲水田。明萬厯間。徐貞明汪應蛟言之鑿鑿。試之有效。率爲浮議所阻。自是無復有計議及斯者。農民終歲耕耨。豐歉聽之天時。一遇雨暘之愆。遂失秋成之望。臣等竊意潤物者水。其爲人害者。由人不能用水也。農田之利興。則泛濫之害去。惟是小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水耕火耨。沾體塗足之苦。非惰農所能任。而疏濬修治之工費。又窮民所不能支。以數百年未興之利。謀之窮情難與慮始之民。此亦事勢之最難者矣。臣等請擇沿河瀕海。施功容易之地。若京東之灤薊天津。京南之文霸任邱新雄等處。各設營田專官。經畫疆理。召募南方老農。課導耕種。小民力不能辦者。動支正項。代爲經理。田熟歲納十分之一。以補庫帑。足額而止。其有力之家。率先遵奉者。圩田一頃以上。分別旌賞。違者督責不貸。有能出資代人營治者。民則優旌。官則議敘。仍照庫帑例。歲收十分之一。歸還原本。至各屬官田。約數萬頃。請遣官會同有司。首先舉行。爲農民倡率。其濬流圩岸。以及潄水節水引水戽水之法。一一仿照成規。酌量地勢。次第興修。一年成田。二年小稔。三年而粒米狼戾。小民觀水田收穫之豐饒。自必鼓舞趨效。將可通水之處。無非多稔之鄉矣。抑臣等更有請者。從來非常之利。言之而不行。行之而不究者。非局外之浮議爲阻。實局中

之規畫未周也。臣等恭聆

訓旨。凡民間之小屋。有礙水道者。加倍償價。大哉。

王言。順人情而溥美利。

無過於是。臣等伏念。濬河築圩。損數夫之產。利千耦之耕。甚而富家百頃。俱享平成。貧人數畦。偏值挖壓。若概償官價。不惟所費不貲。亦非民情所願。計畝均攤。通融撥抵。視本田畝數。加十之二三。其河淀窪地。已經成熟。報升。必須挖掘者。將附近官地。照數撥補。如有豪強。惑於風水。抗拒不遵者。嚴加治罪。如此。則事無中撓。人皆樂從矣。至浮議之惑民。其說有二。一曰。北方土性不宜稻也。凡種植之宜。因地燥溼。未聞有南北之分。卽今玉田。豐潤。滿城。涿州。以及廣平。正定。所屬不乏水田。何嘗不歲歲成熟乎。一曰。北方之水。暴漲則溢。旋退卽涸。能爲害不能爲利也。夫山谷之泉源。不竭。滄海之潮汐。日至。長河大澤之流。遇旱未嘗盡涸也。況陂塘之儲有備。無患乎。此等浮議。雖愚民易爲所惑。臣等宣布。皇仁。悉心開諭。無不感激歡騰。勸功趨事。其農田水利區畫條目。容臣等博採熟商具奏。

京東水利情形疏

雍正四年

朱軾

竊河道有經有緯。而緯常多於經。所以資節宣利挹注也。臣等歷看京東之水。若白河。若薊。若溲。以及永平之灤河。皆經流之最大者。白河爲漕運要津。農田之蓄洩。不與焉。然河西曠野平原。數十里內。止有鳳河一道。自南苑流出。涓涓一帶。蜿蜒而東。至武清之墩上村斷流。而河身淤爲平陸。此外別無行水之溝。亦無潞水之澤。一有雨潦。不但田廬瀾漫。卽運河堤岸。亦宛在水中。查涼水河源。自京城西南山南苑出。宏仁橋至張家灣入運。請於高各莊開河分流。至墩上。循鳳河故道疏濬。由大河頭入。仍於分流之處。各建一閘。以時啟閉。庶積潦歸有。且可沾溉田疇。而於運道亦無礙也。運河之東。則香河。其下爲寶坻。沿河隄岸。埧屢爲二邑之災。應及

時修築高厚。并於牛牧屯以上。斜築長隄一道。以障上流之東溢。則香河寶坻無運河之患矣。再通州煙郊以南之水。皆匯於窩頭。分爲二股。一股南入運河。一股東流。經香河縣之吳村。匯於百家灣。入七里屯。達於寶坻。查七里屯以上。大半淤塞。地皆沙鹵。難以開鑿。若將南流一股。疏通深暢。則窩頭經流。歸於運河。分入香河之吳村者無多。稍加濬導。則亦可免沖溢矣。又夏店之箭桿河。經香河東北。入寶坻之溝頭河。漫流入淀。應從溝頭疏濬。導流於寶坻縣南。會七里屯之水。東入八門城。達於大河。庶水有攸歸。不致漫溢爲害。且潮水自八門逆流入河。於農田亦有利焉。寶坻之西北壤接薊州。運河自三台營會諸山之水。東南至寶邑。會白龍港。又南經玉田豐潤。合漚水達於海。河身深闊。源遠流長。所謂棄之則害。用之則利者也。請先築河隄。務須高厚。然後於下倉以南。建石橋一座。橋空下開。壅水而升之。注於兩岸。以資灌溉。多開溝澮。自近而遠。縱橫貫注。用之不乏矣。漚水又名還鄉河。源發遷安之泉莊。噴薄汹涌。懸壁而下。既入平地。則委折蛇行。土人有三灣九曲之稱。自康熙四十二年。決運河頭。奪流而西。至雍正元年。始塞決口。挑引舊河。然河道狹而隄堰卑。東決則淹豐潤。西決則淹玉田。二邑士民。請展狹爲廣。改曲爲直。其說近是。然以建瓴之勢。奔放直瀉。處如劉欽莊王木匠莊。各開直河一道。其舊流亦無令壅塞。俾得兩處分瀉。隄堰之逼近河身者。拓而廣之。更加高厚。可無沖決之患。至沿河一帶。建圍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土人動言漚水湍急爲患。不知敗稼之洪濤。卽長稼之膏澤。現在遠河居民。引流種菜。千畦百隴。在在皆然。未見利於圃。而獨不利於農者也。玉田本屬稻鄉。藍泉河出藍山。西南流入薊運。夾河潞水爲湖。伏秋水暴發。河與湖平。一望瀾漫。應將河身疏通深廣。束以隄防。西北另開小河一道。引山澗汗漫之水入河下流。使湖無泛濫。而河得安瀾。仍於曲河頭建圍開溝。引水遶東澗。而南湖內

外田地均沾灌溉。仍於湖心最下之處。圩爲水櫃。以濟泉水之不足。其利可以萬全。又泉河發源小梁山。東流會孟家泉。煖泉達於薊運河。現在引流種稻。所當搜滌泉源。多方宣播。以廣水利者也。豐潤負山帶水。湧地成泉。疏流導河。隨取而足。誌乘所謂潤澤豐美。邑之得名非虛。臣等慤勵所至。如城東之天官寺。牛廟。鐵坎。以及沿河沮洳之處。或疏泉。或引河。可種稻田數百畝。多至千餘畝而止。惟縣南接連大泊一帶。平曠。頃土膏滋潤。內有王家河。汊河。龍堂灣。泥河。共四道。皆混混源泉。春夏不涸。王家河。汊河。流入大泊。龍堂灣。河西入薊運河。而田疇不沾勺水之利。爲可惜。應請滌其源。疏其流。壩以壅之。隄以蓄之。東北引陡河爲大。橫貫四河中間。多開溝洫。度陌歷阡。濬洫宣布。數十里內。取之左右。皆逢其源。潏則田水達於溝。溝達於渠。於河河歸於大泊。大泊廣八里。長方十餘里。若於東南穿河。導入陡河。以達於海。而泊內可耕之田多矣。陡河卽館水源自灤州之館山。東流遶縣境而南。旁河村莊曰上稻地。下稻田。南曰官渠。蓋昔年圩田種稻之處。溝塍遺址。尙有存者。宣各莊以下。至今稻田數百頃。村農以此多至饒裕。若推而廣之。沿河堅築隄防。多設閘閘。以時蓄洩。疆理一循舊跡。不勞區畫。而兩岸良田。不可數計。至板橋狼窩鋪等處。東連榛子鎮一帶。流泉大概入灤州境矣。灤州爲永平屬邑。永平之水。灤河爲大。其源遠所從來者。高洶。湧。滹。推。壘。砂。石。旣不可束。以隄防亦難以資。其灌溉然各屬支流。藉以匯歸。少漲溢之患。而涓涓皆農田之資。如灤州近城之別故河。淤塞漫流。數十年於茲。若照舊疏通。不惟城闕不受浸。而西南負郭之田。皆收浸潤之利。城南則有龍溪。出五子山。東大泉騰沸。流至五官營。伏入地中。至閻家莊復見。卽清河之源也。按此係灤縣之清河城西則有沂河。經芹菜山南流。折而東。又轉而南。二河之間。地勢平衍。土圍環之。東南一望無際。皆可播流而溉也。西南則游觀莊之靳家黃地。

河引泉可用。南則稻河吳家龍堂等處。引河可田。西北則自沙河驛之東。榛子鎮之西。龍溪黃崖煖泉。會於乾牛河。按此係灤州之北牛河。經雙橋。而圍山瀑水入之。流清而駛。地平而潤。沿岸一帶。建壩開溝。無處非水耕火耨之地矣。灤州之北。爲遷安城。北徐流營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盤姑廟泉。河與灤河相接。龍王廟之泉。頭流爲三里河。經十里橋而南。夾河皆可田。黃山之麓。一泓湛然。浮沫如珠。西漾入石渠。渠岸清泉噴湧。卽還鄉河自出也。自泉莊至新集五六里。兩岸地與水平。播之可種稻田百餘頃。且可分還鄉河上流之勢。灤河經府治之西。青龍河會焉。青龍河卽盧水縣。以此得名。境內岡巒起伏。地高水深。難以汲引。惟縣北之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漫溢四出。至張家莊一帶。皆可挹取。爲樹藝之利。他如撫甯昌黎樂亭。以及遵化三河等州縣。臣等未及徧歷。然按圖考誌。大抵水澤之利居多。伏念京東土壤膏腴。甲於天下。祇緣積俗怠玩。苟且因循。人有遺力。地多遺利。臣等查勘所至。宣揚聖德。明白曉諭。一時民情踴躍。歡聲雷動。今春融凍解。臣等分遣效力人員。逐一確估興工。惟是工程浩大。地方遼闊。高下隨宜。容有變通之處。抑或委員經理。未合機宜。圩田之多寡。奏效之遲速。統俟工完彙齊具奏。

京西水利情形疏 雍正四年

朱軾

查京西一帶諸山。實爲太行之麓。逶迤環拱。遙衛神京。水勢因之盡朝宗。而左。故自西北山而下者。皆東南匯於兩淀。自西南山而下者。皆東北匯於大陸。二泊兩道。分流畢。由東淀達直沽入海。則是今日所歷諸河。卽去冬查勘畿南河淀之上流也。下流治。乃可以導上流之歸。亦必上流清。乃可以分下流之勢。謹將勘過情形。并開挖疏引。措置水田事宜。爲我皇上敬陳之。

盧溝以西諸水拒馬其鉅流也。發源山西廣昌之涑山。東流至房山鐵鎖崖。分爲二派。一派東入涿州。過新城西南。一派南入涑水。經定興。歷楊村而東。二派合流。而爲白溝河。他若挾河琉璃河。會於馬頭村。爲馬頭河。茨尾河。廣陽水。會於石羊村。爲忙牛河。白玉塘西域寺甘池諸泉。會於胡良河。皆入焉。馬頭忙牛二河。雨多則溢。雨少則涸。均難資其灌溉。而忙牛一河。又往往東決。爲固霸諸邑害。衝溜既久。宛成河槽。特以下無所歸。以致泛濫田野。應加疏濬。導自高橋以下入淀。不惟固霸百里之內。潑水有所收攝。兼可減白溝之流。免雄縣淹沒之患。惟胡良所經地。稱膏腴。溝渠圩岸。宛若江南。擴而廣之。房涿之間。皆稻鄉也。涑水一派。石亭赤土。樓村杭稻最盛。而房之張坊至駱家莊。涿之高村及城之西北一路。分渠引流。具有條理。又有王家莊茂林莊毛家屯等村。溝渠現存。改爲旱田者。約百餘頃。詢之士人。僉言水之入涑者七。入房涿者三。故不足用。及訪涑。則又以水源微弱爲辭。此皆小民狃於因循。不足深信。此河下流爲白溝。水勢甚盛。而附流之茨尾等河。常苦涸竭。則今日之滔滔南下者。孰非拒馬之餘波乎。未有不有下流盛而上源微者。今應於房山鐵鎖崖分流之處。深溝側注。以均其來。白溝之上。相地建閘。以節其去。不惟王家莊茂林等處之百餘頃。復爲水田。卽河流所經之定興新城等縣。亦沾澆灌之利矣。

拒馬之南爲三易水。曰濡。曰武。曰憲。寰宇記所謂易水有三。其源各出者也。濡水出州北之窮獨山。西折而南。流環城東注。又南入定興。與涑水合流。源泉白楊虎眼梁村馬跑諸泉。及適欄河。皆入焉。源泉舊有石壩。乃前人鑿水開渠之遺趾。沿流建閘。石基尙存。故當時近水皆稻梁。遶城皆河。今皆荒廢。所應修復。以廣水利者也。武水出武峯嶺。女思淵子莊溪澆水入焉。流經定興。合濡水而歸河陽渡。憲水出石獸岡。灌河入焉。流經安

肅合鹽臺陂而入安州之依城河。三水俱挾源泉。分流疏渠。其勢甚便。鍾家莊唐湖川鹽臺陂。民皆藝稻。是在因地擴充。務使水無遺利。電水之南曰徐水。來自五迴嶺。經滿城至安肅。而曹水會焉。合一畝方順龍泉諸水。匯爲依城河。安州宛在水中。其勢甚危。前奏引曹入電。引電入注。順而導之。正所以分而減之也。一畝泉出滿城東南。涌地噴珠。澄泓盈溢。餘小泉以百數。雞距紅花名最著。土人溉稻可十餘頃。而水力已殫矣。流經清苑城南爲清苑河。方順水卽曲逆河。祁水之下流也。源出完縣之伊祁山。五雲石血二泉。流爲放水河。蒲水伏流。復現爲五郎河。皆會焉。流經清苑之東。爲石橋河。九龍泉出慶都城東。繞城而流。東北入方順水。源盛而水饒。疏而引之。不可勝用也。放水河之西有凝水。發源山西之靈邱。由倒馬關入唐縣爲唐河。橫水自西北來會。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陽之鎮里高門。所溉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龍泉復來會之。王樞張謙等村傍河皆圩岸也。應推廣以極水力。所得稻田。難以頃畝計矣。又考完縣舊志。前明曾於唐之北洛開渠引入放水河。二邑均賴其利。今河跡現存。當掘濬以復其舊。而北洛之南原有騰橋一座。以防山水之衝。亦應訪其制而多設之。

唐河之南有沙河。來自山西之繁峙。至白坡頭口。入曲陽界。合平陽河南流。阜平當城胭脂二河。行唐之郛河。咸會焉。其上流亦名派水。經新樂。歷定州。沿流多資灌溉。宕城鴉窩產德北川南川。皆其處也。他如阜平之崔家莊。行唐之龍岡甘泉河。新樂之何家莊浴河。俱有水田。而泉渠頗多壅廢。徧行疏濬。所獲尤多。沙河之南有滋河。源自山西枚回山。經靈壽爲慈水。七祖寨岔頭錦繡大明川。渠流皆可田。入行唐之張茂村。伏焉。至無極南三社而復出。遶縣治北。旋經深澤之龍泉洞沃仁橋。疏流成渠。皆天然水利也。三水頗稱鉅流。

畢會於祁州之三岔口。下爲潞龍河。往往泛溢爲害。去歲決柴淀口。浸及任邱者。卽此水也。以上諸水會於白溝者。七會於依城河者。十有六會。於三岔口者。十有一。而盡攝於西淀焉。

自北而南水之載在圖經者。二十有一。唯滹沱最大。發源山西繁峙之秦戲山。由雁門入直隸之平山界。治河綿曼。嵩陽雷溝。沕水等河。皆入焉。治河一名甘陶河。源自山西平定州松嶺。流至平山。初不與滹水相通。自二水合流。而滹沱之勢遂猛。屢奔潰爲正定害。元時分闢治河。自作一流。滹沱水退十之三四。已而治河淤塞。復入滹河。歲有潰決之患。皇慶中。議復之而未果。又按漢書地志。治水卽太白渠也。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於洺。此治之故道。本與洺合。今應於入滹之處。塞而斷之。循其故流。加以挖濬。引入洺河。則滹沱之猛可減。此前人已試之成功也。

洺河發源獲鹿之蓮花營。澤北村二泉。其源頗有壅塞。至灤城西南。合北沙河而流。始漸大。澆溉可資。但苦岸高。難以升引。應作壩以壅之。俾水與岸平。開溝二三尺。縱橫俱可通流。涓滴皆爲我用矣。伏秋水漲。則決壩以洩之。旱澇無虞。萬全之利也。洺河下流。自甯晉入泊。舊有石閘三座。遺跡尙存。現今兩岸居民。尙厚水以澆畦麥。其爲水利之用。亦可想見矣。

洺河以南。水自贊皇來者。有槐水。午水。自臨城來者。有沛水。泥河。泚河。沙河。口內邱來者。有李陽河。七里河。小馬河。柳河。或名在而迹已堙。或源存而流已徙。道途所經。一一訪求。卽土人亦不能言其故而指其處。然石橋宛在。斷碣猶存。或此等本非恒流。前人開之。爲洩溺歸泊之路。今皆任民耕種。以致山水暴下。瀾漫四野。食尺寸之利。貽害無窮。今已委員查勘。酌量疏通。令漫水有歸。出疇不受其害。小柳河之東。爲聖水井。亦名聖女河。

源出任縣之樂村聖女祠下。泉從地涌。引流可田。南爲白馬河。源出內邱之鵲山。經邢臺。居民建閘。溉田。壅之而不使下。下流遂涸。水漲之時。則以隣爲壑。故北之聖女南之牛尾二河。俱被其衝突。爲任邑害。今應落白馬入泊之流。嚴邢臺閘之禁。害去而利乃可興矣。牛尾河發源邢臺之達活泉。水盛岸高。直達於任縣泊。作閘節宣。利賴曷窮焉。又南爲百泉河。源出邢臺之風門山。亦名七里河。歷南和之北豆村康家莊等處。有閘十三座。溉田數百頃。而任縣不沾一勺之潤。今應立法以均其利。自下而上。各以三日爲期。則沿流一帶皆水田也。但河身尙隘。宜展而倍之。百泉之南爲野河。源出邢臺西山下。經野河村入沙河。沙河源出山西遼州之渦水。流至沙河縣南。分爲二支。一流南和。至任縣爲豐河。一流永年北。下鷄澤。至南和爲乾河。抵任縣合洺河。入任縣治沙河縣之普潤閘。溉田四十餘頃者。是其利也。洺河亦發源於遼州。歷河南之武安而入直隸永年縣。過鷄澤南和。下與沙河合。近年常苦涸竭。若引滏陽之水。假沙洺之道。兩河之間。俱可沾其浸溉。滏陽河諸水之鉅流也。源出河南磁州之神醫山。至邯鄲南。會渚沁二水。流水年抵曲周。過鷄澤平鄉。任縣隆平。至甯晉。貫大泊而出。抵冀州。與滹沱水合。所經之處。疏渠灌稻。元臣郭守敬曾言可灌田三千頃。而明臣高汝行朱泰等建惠民等八閘。民以殷富。近爲磁州之民築壩截流。八閘已廢其六。今應均平水利。照舊修復。其措置磁州一節。容臣另摺具奏。諸水入任縣泊者。十入甯晉泊者。十二。則此二泊過二十餘河之委匯也。查任縣泊土人謂之南泊。甯晉泊土人謂之北泊。皆禹貢大陸澤故地也。南泊所受諸水。舊注滏河。自滹漳圍淤。河高於泊。所有出水五溝。勢成倒灌。難以議開。唯鷄爪一河。不足消全泊之漲。此任民所以嗷嗷於穆家口之開塞也。隆平地居二泊之間。惟恐坐受其浸。故力爭而阻之。及委員查

勘穆家口河道。原有通流。特隘而淺耳。今應略加疏濬。爲力無多。其邢家灣及王甫隄。舊橋卑壞。不無梗塞。亦應改建添設。以暢其流。而馬家店以下所有之澧河古隄。略爲修補。以防漫溢。任民既不苦於漂沉。卽隆民何憂波及也。

北泊周圍百里。地窪水深。亦恃澧河爲宣洩之路。自漳沱南徙。由賈家口灌入。故道漸湮。遂決浹口營上等村而東注。但水口河身亦多淺隘。今應大加展挖。務俾寬深。如此則南泊之水歸穆家口而咽喉已通。北泊之水入澧陽河而尾閭亦快。積淤日消。舊岸漸復。四圍潤出之地。尙可以數計哉。然後作小隄以繞之。多開斗門。疏渠種稻。則沮洳之場。無非樂土也。

惟漳沱一河。源遠流長。獨行赴海。爲善決善淤。遷徙靡常。自古患之。向入甯晉泊。則泊淤而眾流無所容納。自去年北徙。決州頭而東。直趨東鹿。奔軼四出。至今尙未歸槽。田廬俱被衝壓。東邑官民請疏入泊之道。以紓切已之憂。然此道本非正流。闢淤已成平地。旋加挖掘。工費甚繁。且大陸古澤。眾流委注之地。亦不應聽淤塞也。今查有乾河一道。係漳水入澧舊路。由木邱至焦岡。河槽現存。修治不難爲力。自張岔開挑六七里。便可直接決河。從此改流。由焦岡而入澧水。沛然而東。甯晉泊既遠淤壅之害。卽東鹿深州等處。亦無沖潰之患矣。畿南州縣地方遼闊。臣等未及徧歷者。已遣員悉心經理。卽當酌量緩急。次第興工。以仰副我皇上愛養民生。興修水利之至意。

請定考核以專責成疏 雍正四年

朱軾

爲政之經。厚生爲大。愛民之道。察吏爲先。臣等疏濬水澤。營治稻田。開萬世永賴之美利。仰遵聖訓。隨地

經畫陸續興修。所有完過工程。派委大員勘明。如式者。例應交地方官收管。本年二月內。臣等奏請各處水田溝洫。必須每年經理。令管河各道督率所屬州縣。按時修浚。定爲考成。奉

旨依議。今工員現在調回。工程

暫交州縣。但考成未有定例。卽河道無憑舉劾。請嗣後計典。將水利營田事實。逐一開註。由河道結送督撫。以定優劣。果能實心奉行。著有成效者。該督撫不時薦舉。其或因循怠惰。致誤工程。查明卽行題參。至該道職司表率。責任匪輕。凡所屬地方水利營田之興廢。卽該道奉職之優劣。作何一併分別澄敘之處。懇乞 敕部議覆施行。抑臣等更有請者。直隸農民。向苦旱潦。其於種植之方。多所未遑。今旱潦無虞。則地利宜盡。除稻粱麥黍之屬。隨宜播種外。其有畸零閒曠之地。不能播種五穀者。俱宜種植樹木。或薪或果。利用無窮。至各處河隄栽種柳樹。既可保護隄根。亦可資民樵爨。尤爲有益。臣等稽諸往古。凡言燕地之產者。俱云魚鹽棗栗之饒。現今行視京東永府一帶。其民種植棗栗。所在成林。果實所收。貿遷遠邇。夫土性不其相殊。而樹藝不能皆一。雖百姓之勤惰不齊。亦有司之勸相未力。嗣後請著爲定例。訓飭農民。凡一村一坊之地。務令種植若干。造冊報明。本管上司不時查視。再水泉之利。旣與凡陂塘淀澤俱可種植菱藕。蓄養魚鳧。其利尤溥。如此則地無遺利。家有餘財。吏治修而民生厚。畿輔之蒼赤。共沐高厚之 皇仁矣。

磁州計板開閘議 雍正五年

正定府知府 童華

爲請定計板開閘之法。以均水利事。竊查滏陽河發源磁州。從前州民欲獨擅其利。旣建東西兩閘。復於東閘之下。建第三閘以束之。每遇三月以後。八月以前。三閘盡閉。永年曲周之民。思沾涓滴而不可得。官吏商民。屢詳屢告。因屬隔省。莫能控制。經怡親王奏明。將磁州改歸直隸廣平府。磁人失其所恃。轉而降心相從。嗣戶部

議准前守張廷勳條奏。定以磁州兩閘。五日啟放。然未定作何啟放章程。若令閘板盡啟。則建瓴之勢。溝洫之水。一日可盡。目下既慮偏枯。將來必致爭奪。職等親臨相度。詳加酌議。磁州西閘。在西門外十二里。地名槐樹村。閘有七洞。每洞下板八塊。每塊以地畝尺一尺三寸爲度。積水至六板。即可分注溝渠。至八塊而各川充足矣。請自二月三十日以後。將閘板全下。每月開放六次。放閘之法。水底留板六塊。水面去板二塊。使本地之溝水常滿。而下游之餘波不絕。既不遏水以病鄰。亦不竭上以益下。爭端可永息也。東閘在城東二十里。地名琉璃鎮。閘止一洞。下板十三塊。每塊以一尺爲度。使與西閘同日啟放。放閘之法。水底留板九塊。水面去板四塊。每啟閘之時。委官看視。水與板平。卽止。以五日一啟爲率。其東閘下十五里。地名閻家淺。州人建有第三閘。此處地勢極低。攔河收束。水難下灌。應飭拆毀此閘。不許復建。查張廷勳條奏一案。現行各地方官會議。恐磁水官民各執已見。未能均平水利。而服衆心。職奉委南局。親勘確訪。集思廣益。仿唐臣李泌明臣湯紹恩西湖三江兩閘計板放水之遺規。酌定成法。實可經久。乞飭祇遵。於水利田功。大有裨益矣。

營田四局工程序 直隸通志

雍正三年秋。直隸水既賑既貸。蒸民既乂。天子乃臨軒而咨。命怡賢親王曰。灼灼畿甸。非三代井畝之區。乎。平衍千里。寧多汙下。而無一溝一澮。流行而翕注之。不達於川。乃繇在田。非地利之異於古。乃人事之未修也。夫水聚之則爲害。而散之則爲利。用之則爲利。而棄之則爲害。倣遂人之制。以興稻人之稼。無欲速。無惜費。無阻於浮議。於是以大學士臣朱軾爲輔行。遍歷三輔。所以爲疏濬排決計者甚備。經度高下。酌量蓄洩。一切引水溉田之法。課導補助。旌敘鼓舞之方。咸條列以請。指授乃遵而行之。四年。先之灤玉諸州。已落流汙。

入。是開渠。皆官爲經理。而工本之費。借帑以給。歲納什一焉。是秋。田成歲稔。凡一百五十頃有奇。而民間之聞風興起。自行播種者。若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邱。共七百一十四頃有奇。皆於積潦停沕中。隨方插蒔。盡獲收穫。於是爭求節水疏流。以成永利。而四局之設。自茲起矣。一日京東局。統轄豐潤玉田薊州寶坻平谷武清灤州遷安。自白河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日京西局。統轄宛平涿州房山涑水慶都唐縣安肅新安霸州任邱安州行唐新樂滿城。自苑口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日京南局。統轄正定平山井陘邢臺沙河河南和磁州永年平鄉任縣。自滹沱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日天津局。統轄天津靜海滄州暨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局各有長有副。有效力委員。凡相度估料開築建造。皆委員與地方官偕。而查報地數花名。給發農本。則端責之地方官。田成工訖。工程工本。胥令守土者遵前規。而以時達之水。利營田府。當是時。上方以和衷協助。期地方文武之吏。而特諭賢王舉劾之。故以勤於田功。立膺顯擢者有矣。一時守令。皆慕而思奮。夫官之所先。民罔敢後。是故事易集而功易成。自五年分局。至於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有奇。于是天心助順。歲以屢豐。總結積於場圃。杭稻溢於市廛。上念北人不慣食稻。恐運糴不時售。大賈居積。則賤而傷農。於每歲秋冬。發帑收糴。民獲厚利。向所稱汗萊沮洳之鄉。率富完安。樂陶吹蜡鼓相聞。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八年。賢王薨。司局者無所稱稟。令不行于令牧。又各以私意爲舉廢。九年。大學士臣朱軾河道總督臣劉於義奏請遣太僕卿臣顧琮。乘傳稽覈之。除距水較遠。地勢稍高。須車戽而升者。聽民隨便種植外。其餘水與地平。無煩汲升之處。取地方官永遠可爲水田結狀。著籍存戶部。荒廢者查參如例。議設觀察使二員。兼以憲職。分轄京東西。督率州縣開營可田地畝。無力者貸以牛種之費。秋收扣還。所有舊田。

圍渠開洞。修治俾無壞。又設副使二員。出資經理。以爲民倡。我皇上愛養元元。與之圖萬世之安。則營田樂利之政。必將垂裕無疆。所謂盡溝洫之力。以佐平成之績者。與神禹比隆。不可以不紀也。故詳志之。以著實效云。

天河二府積水狀 乾隆四年

陳宏謀

天河二府屬境內積水。應濬應築各工。本道照督憲奏開工段。親往覆勘明確。估計詳報在案。抑本道附有請者。此番疏濬積水。原爲永除直隸水患。而水性就下。欲使水有去路。必須挑挖河渠。欲使水不倒漾。仍須另築隄閘。大抵應挑挖河渠者。十之七八。應築隄閘者。十之二三。然其挑挖河渠之中。有關係數州縣之利害。是爲經流。經流既通。然後左近渠溝。可以隨地挑濬。因勢利導。伏讀憲臺奏摺。內開勸用民力者。十之四。照以工代賑者。十之三。照修築河隄之例者。十之三。等因。本道就天河二府所屬工段情形而論。凡關全邑及數州縣之經流大河。及應行堅築之隄閘。民力難勝。卽以工代賑。亦難堅固深通。小民值連年災傷之後。方需賑糶接濟。豈能強其合力。成此大工。卽或勉強派修。而心力不齊。上下不能一律。上游稍利。下游翻受其害。此斷不能責之民力。而非動帑決難成工者也。至於止關數村之溝渠。一縣之內。不計其數。若不專責之民夫。是凡民間些小溝渠短港。亦須官爲挑挖。既無如許帑金。亦無如此政體。均應責之民修。不必因其費少而概行動帑者也。再一切工程。均需於春融興工。而各處既有帑修之大河大隄。又有民修之溝渠。加以運河遙隄。月隄大工。同時并舉。恐各處無如許力作之夫。與其先挖溝渠。而水無去路。民情多所疑畏。不如先挖大河。先建隄閘。使民情有所倚賴。而爭先開溝也。本道愚見。凡帑修之河隄。其大綱也。民修之溝渠。小埵其細目也。大綱先舉。細目

斯張經流既通。支派自達。其事本有次序。其工亦有緩急。除該處無帑修之工。而舊有通暢經流者。仍令民力於春融興工。挑挖溝渠外。其餘先將帑修之大河隄。先期興修。其民間應開小渠小溝。暫緩挑挖。待帑修之大河大隄告成之後。上下通暢。各處水有所歸。民間之溝渠。將不待督勸而自爭先挑挖。似不宜漫無分別。動作民修節帑之虛文。徒啓驚疑。徒滋物議。而終無裨於疏濬之實事也。所有天河二府應開之大河。應築之大隄。已經分案議詳。均候憲臺鑒核批定。速發帑項。以便遵辦。無庸再行勘議。反滋掣肘觀望之弊。

覆奏酌辦水利疏 乾隆二十七年

方觀承

查工部侍郎范時紀奏請飭直隸州縣于低窪之處。種稻一摺。奉 旨此不過偶以近來一二年間。雨

水稍多。竟似此等地畝。素成積潦之區。殊不知現在情形。乃北省所偶遇。設遇冬春之交。晴霽日久。便成陸壤。蓋物土宜者。南北燥濕。不能不從其性。即如附近昆明湖一帶地方。試種稻田。水泉最便。而蓄洩旺減。不時灌漑已難遍給。倘將窪地盡令改作秧田。當雨水過多。即可藉以潴用。而雨澤一歉。又將何以救旱。從前近京議修水利營田。未嘗不再三經畫。始終未收實濟。可見地利不能強同。但范時紀既有此奏。著寄方觀承閱看。或有可以隨時酌採。於目下疏消之法。裨補一二者。該督悉心籌議具奏。欽此。臣思南北地利不能強同。非人力所可變易。細繹 訓諭。畿地農田情形。已荷 聖明燭照。臣查范時紀原奏。有可隨宜酌採。查京南州縣

窪地。有應種稻。並可以寓疏消之法者。惟霸州東北煎茶鋪等濱淀數村。又與文安接壤之畢家房宋家莊等十數村。下濕停潦。每於消餘一二尺後。不能驟涸。而地勢平衍。土性澤埴。乾隆二十四年秋。曾於次年試種稻秧。竟獲有收。今年九月內。臣查勘文霸積水。面交該州縣督令村民照前經理。而貧戶無力得種。因該州縣

有侍郎王鈞捐存營田工本銀一千五百兩。每年照例貸助佃民。隨飭於餘存項內。動銀借給。該處村民領種。秋收免息還官。如來年乾涸。無從得水。仍聽照舊播種黍粟。以從民便。此外又有保定府屬安州之壘頭村。新安縣之馬定寨。一帶近淀窪地。土脈亦云宜稻。已於淀水落後。將安州淀頭閘。新邑端村東西二閘。開放積水。俟窪水內外相平。酌看其蓄存之深淺盈絀。亦仿照霸州暫種稻田事宜辦理。既資補救。並寓疏消。見可而行。不無裨益。至如固安沙地。非稻所宜。寶坻津靜青滄皆水鹹土瘠。天津藍田久廢。是其明驗。且爲諸河下游。河淀相連。古窪排列。既不可以築隄。漚水亦非尋常溝濠所能宣洩。向來皆俟海河運河水退。大勢乃得減掣。其中一水一麥之地。居多非蓄洩。卽事秋耕者。可比況侵耕占種。致妨水道。近日河工正坐此患。尤未便一概而施也。至於大道開溝。及濬復田間渠路。修築舊有隄埝。或勸用民力。或以工代賑。經臣分委道府查勘。通飭各屬。上緊籌辦。已節次據報開工。容臣另行彙奏。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九目錄

工政十五 直隸水利下

邦畿水利集說總論

邦畿水利事宜

籌消水患疏

大陸澤圖說

復唐河故道議

鉅鹿隄防議

疏各處古河故瀆議

疏消文大二邑積水議

後湖官地議

沈聯芳

沈聯芳

孫嘉淦

王原祁

戈 濤

王 鼎

陳 儀

趙一清

陳 儀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九

工政十五 直隸水利下

善化賀長齡輯庚輯

邦畿水利集說總論

沈聯芳

謹按直隸河道源流。惟京東諸水。別爲一途。其餘自覃懷以北。太行恒山以東。數千里之水。羣趨赴于京師之南。會於直沽。以入渤海。昔汪應蛟有言。易水可溉金臺。唐水可溉中山。滏水可溉襄國。漳沱可溉恒山。漳水可溉鄴下。近代以來。薊永豐玉津霸等處。營成水田。並有成效。使盡因其利而利之。畿南不皆爲沃野乎。然利之所在。卽害之所伏。其在
聖祖 世宗年間。淀池深廣。未墾之地甚多。故當日怡賢親王查辦興利之處。居多。迨乾隆二十八年。年間制府方恪敏時。除害與興利參半。今則惟求除害矣。水非加多地。非加少果能求其致病之處。而力爲除之。利之所興。安見今不如古哉。顧以今日全局大勢籌之。其中極難者有四。
一。永定河自建隄後。新雄固霸永慶安恬。惟隄內流沙易積。隄埵亦屢經改築。考康熙三十九年之河。在今南岸之西。西老隄之東。雍正四年之河。自五工至永清冰窖村西。轉而東至王慶坨。入三角淀。今之南北坨隄是也。乾隆十五年。冰窖草壩改河。則又由南隄出口。循東老隄東入葉淀。乾隆二十年。於北岸六工二十號改下口。則又開北隄放水東行。今自順水壩下。舊南北隄獨存。而河身皆成淤地。自六工下。窪下俱變高原。舊隄遙埵之間。無路可爲導引。爲今之計。惟有仍復南行故道。較爲得地。蓋永定河舊由看丹口逕固安縣至霸州入會同河。今金門閘減水引河。卽其故道。昔以無隄而受衝決之患。今若束以長隄。導之南注。藉清以刷濁水。仿江南蓄清敵黃之法。雖不能保其久而不變。然五六十年之間。安瀾可必矣。

一東淀匯畿南全局之水。有翕受停蓄之用。今日就淤淺。非人力所能開挖。兼之三角淀葉淀沙家淀。俱經圍積。無可分瀦。惟與南北兩運奪三岔一門以入海。此邇年泛漲之所由來也。陳觀察謂清水無路歸津。必至側注楊柳青一帶。穿運而過。縱未必盡然而水壅必潰。津門實有堪虞。今若於靜海縣權家口縣北三里許添挖減河一道。俾三岔口少洩一分。南運之水即多洩一分。東淀之水。況該處減河。雍正年間怡賢親王業經奏准。因冲缺之路。而因勢利導。旋以積水而止。在昔日開之。爲南運分減之法。在今日用之。即爲讓流東淀之計。不特於淀有益。即於運河亦屬有裨。變而思通。實不得已之補救也。權家口既開。再將淀池葦草。鳩集人船。大加鏟芟。使水中根葉淨盡。自無掛淤之病。然後再謀用船撈泥。如陳觀察所云。設堡船。募役夫。可以斟酌變通行之。誠今日治淀之要著也。

一滏陽河弱不敵漳。苟非急爲調劑。漳沱必將南徙。查漳沱得治水之助。勢益兇悍。其先滏陽之不受倒灌者。賴有小漳河之助耳。康熙三十六年。漳水南由館陶入衛。滏陽無助。弱不敵強。然其先北泊寬深。尙能容蓄。自乾隆五十九年以後。北泊淤平大半。漳沱頻決東隄。其不至淹新冀者。幾希矣。今若于上游塞治河入漳之路。俾循故道。各自經流。合洩助滏。以敵漳。此萬全之策。惟治河故道。經由灤趙境內。隄埵橋座。必須另爲改建。所費浩繁。此亦前人舊有之議。非敢創設也。

一文安居九河之下梢。素稱水鄉。歷來籌議河防。如王鳳靈姜揚武井濟博紀汝清諸公。俱熟悉川源。兼權利害。而迄無良策。以爲長久之圖。嘉慶六年大水之後。長隄蕩決。居民皆已任其通流。不復以築隄爲事。夫當水壅未退之時。自宜留其去路。以爲宣洩。迨水已消退。自當仍舊築隄。以防外水之入。從前築隄時。大窪左近取

土較難。邇年隄根日就高積。南水不來自然漸露灘地。培築較易。何憚而不爲。爲今之計。治文安之水。施工不
必盡在文安境內。一開通勝芳舊河。使水由東趨。再於上游開中亭河。以分其沖突之勢。一修復廣安橫隄。長
城老隄。以禦河間西流之水。一修築烹耳灣橫隄。以防西水。橫堤坐落雄保二縣南自雄境小王東莊起北頂
保定縣千里長隄計長三千一百九十七丈爲文
安西障禦五官淀泛漲之水五官淀上承唐洋二河之流向有王村開宣洩今王村開已改築土壩而五
官淀又淤積不能容水故橫隄尤易潰決橫隄既修宜將王村土壩仍改建開座庶橫隄可保穩固耳如是
則西南兩路無來水而大隄之外水分勢緩。卽遇澇年縱不能保其無水而區區本邑積澇所淹無多不此之
務。而欲任其蕩漾。冀圖受淤營田。何計之左與。又考康熙三十三年。徐司馬元禹攝篆文邑。有立圍田製水車
量水盈縮。導引出入。議於保定境內立閘引水以防旱。於縣境龍堂灣建閘洩水以防澇。嗣以阻於保定。未果
行。徐司馬亦不久去。後遂無踵其議者。以今地勢論之。龍堂灣爲文邑至窪之處。通縣之水俱可由此歸淀。若
仿照徐司馬原議。於該處建閘二座。以時啟閉。復爲立圍田製水車。實力行之。何患不成樂土耶。

邦畿水利事宜

沈聯芳

一。青滄減河。仍宜改閘也。謹按捷地興濟兩減河。自怡賢親王奏請建設五洞減水石閘各一座。至乾隆二十
六年。高宗純皇帝巡幸山東。舟經閘口。見運河水底水寬裕。恐閘牆有所壅蔽。諭令改閘爲壩。並

將龍骨海漫落低一尺有奇。三十餘年來。暢流無阻。卽維聖慮精詳。固宜永遵弗替。惟是運河河底邇年

日漸增淤。壩口漸形低矮。渾流所過。如龍骨高則泥沙澄於下。而不至旁流。其淤減河也。輕龍骨低則雖遇小
汛而泥沙悉行灌注。汛期一過。淤積至於數尺。故雖有歲修。而淤多費少。挑挖焉能盡淨。此減河之所以日就
淺窄也。籌議者。總緣改壩之舉。出自聖裁。未敢輕議更張。但今昔情形迥乎不同。倘蒙據實陳奏。仰邀

俞允因時制宜。俾青滄減河兩壩。仍准改爲閘座。遇大汛則啓放洩水。水弱則閉板以濟運。歲修既可節費。而減河不至瀕淤。實於河道生民均有裨益。再查減河歷年久遠。河身淤積殆滿。舊日河槽原寬八丈。今僅存三四五丈不等。河底較之隄外。高有丈許。今欲從隄內開挖。用力難而需費大。若導從隄外行水。南行則築南隄。北行則築北隄。就一面現有之隄。不過築隄一面。其需費較省。於開挖舊河河槽既深。行水倍暢。可收分洩之實濟。惟以事關改作。不敢妄議。存其說以俟將來。

一。濁水不宜分流也。治水之道。合則猛。分則弱。惟濁水不宜分流。而或者執禹疏九河之說。以爲辯論。夫九河至近海之處。正資去路之速。雖多疏之。而不爲病。若上游則異。是竊見漳水在廣平境內。分流四出。頻見遷徙。自歸併館陶。合爲一流。遂安流順軌。滹沱有完固口。鐵燈竿之分支。故其流不久而旋淤。今僅存臧家橋一派。衛武河獻境內。不聞淤塞。下至大城張家莊以下。分爲正支二派。今正流已淤。而支流亦淺澀。豈非明驗乎。雖然。分流之說。亦有不可偏廢之處。如子牙新河。開自康熙四十一年。聖祖仁皇帝親臨查閱。建有減水石壩。間嘗親至其地。相度形勢。壩門龍骨甚高。惟盛漲可以過水。並非分流。以入新河也。又天津紅橋一帶。舊有子牙入運故道。西有隔淀疊道。東建木橋數座。盛漲之時。各橋均令洩水。隔淀疊道工成。諸橋下均宜開通。此又下游不妨分流之謂也。總之入海之處。不嫌多途。上游之流。不宜分道。是在治者之相其宜而用之耳。

一。河間不宜水田也。直隸水田之興。自宋何承矩置斗門以引水灌田。其後踵而行之者。在元則有虞集。託克託。在明則有徐貞明。汪應蛟。張國彥。顧養謙。左光斗諸人。我國朝怡賢親王奏請設立營田專官。以經理其事。凡畿疆可以興利之處。靡不濬流圩岸。遍獲豐饒。獨何以不及河間。在昔汪應蛟云。瀛海當衆河下流。視江

南澤國不異。若建閘通渠。可得水田數萬頃。其說本于徐貞明。貞明亦本於元虞集。國朝李相國光地亦曾上言。河間宜興水田。未得請而止。論者謂河間其壤墳而疏。且多沙瘠。圩田之法。未可施用。其說固當。而要其水田之可營不可營。不係乎是。夫圩田築隄。皆煩人力。農之惰者。雖置之荆揚宜稻之鄉。溝洫不能以時修浚。猶獲石田。安能多稔。如果終歲勤動。鼓舞力作。何患不成沃土。所慮今昔水道不同耳。河閒舊爲唐河下游。又有滹沱支流經其地。源流不絕。可以引而灌。故元明之間。羣主可興水田之說。迨明季國初。唐滹之流漸弱。故雖有建議。旋即中止。今二河並皆改流。不由河間。河間既無恒流。藝稻自非所宜。卽唐滹二河開挖深通。亦只爲西南一帶。漚水宣洩之道。春水無源。水田無籍。非特土地有異宜。實時候有異用也。

一。津靜運河西岸宜設堤防也。南運河兩岸均有大隄。獨西岸自獨流鎮以北。至天津郡城。向止有商人捐築小埝。高不過三尺。自乾隆初年。天津張觀察坦熊創不可築隄之議。良以運河遇盛漲。正賴此無隄之岸。聽其洩入淀池。免致漫溢耳。桂林陳相國宏謀爲監司時。正接張觀察之手。謂是爲運河天然滾水大壩。因而仍之。且爲之說。以宣示不可築隄之故。前哲經畫之善。識遠慮周。永堪師法。獨是當日之洩運入淀。其時淀池深廣。是以停蓄翕受。津城既無衝突之慮。運河亦免泛溢之患。是當日固必不可有隄也。今淀池淤積殆滿。西來之水。已難容納。水漲則東漫歸運。以故嘉慶六年。淀水穿運而過。靜邑東隄亦被冲刷數處。不惟不受淀池容蓄之利。反受淀池橫決之害。自宜有以障之。使淀自淀而運自運。各不相入。乃可保漕艘經行之道。然亦必得添權家口減河。庶運河方免漲溢。且必得修復隔淀疊道。庶淀水不能東漫。此數處工程。缺一不舉。不能有濟也。自獨流鎮至楊柳青四十里。自楊柳青至天津三十五里。皆當接築大隄。此亦今昔情形不同之處也。

一疏天津七閘引河以洩海河盛漲也海河長互一百二十里。湊廣涯深。潮汐迎之。則逆行而上。卽禹貢所謂逆河也。南岸有疊道。舊設七閘。視水盈虛。以時啟閉。原以洩南窪之水。入海河歸海。今海河河底日漸高仰。南窪地勢反低。卽遇海河水弱之時。窪水亦不能入河。以故天津城南。瀦水恒滿。水光一寺。宛在水中。查七閘之下。向俱有行水溝十餘道。今並淤積。若尋其故道。均加開濬。以白塘口與鹹水沽舊河爲經流。導之東行。由中堂涯一帶。分洩海河盛漲。是海河得此七閘。三岔口自不致十分壅滯。亦分減之法也。惟七閘旣開。海河之南。必得有隄埵攔禦。方不致於南軼。波及青靜也。或以開溝之土。培成兩隄。各束成河。啟放之時。閘板不宜盡撤。恐溝道窄狹。不能容也。開溝壘道。卽古人溝洫之制。縱橫相承。淺深相受。水漲則以疏洩爲灌輸。水消則以挑濬爲糞治。立法本善。無地不宜。然亦視其土性之宜否。前制府胡公。勸民挑挖池塘。開溝壘道。又置造水車。教民運用。而其法卒不能行者何也。畿輔土疏善崩。開挖雖成。一遇雨水。旋即塌陷。水車亦以岸高水深。艱于轉運。惟開溝壘道。大有益於行旅。惜行之未久。而胡公逝世。地方有司。遂無實力繼行者。夫開溝壘道。非祇爲壘道計也。地之與河相近者。水之赴壑。自易。其距河較遠之區。向非有溝涂以傳送之。其停瀦之處。雖一隅亦能阻隔爲患。故爲壘道而開溝。而所開之溝。亦必相度地勢。使溝水有所宣洩。而後能收溝之益。是開溝實水利中不可少之事。今試以壘道工程計之。最亟莫如安肅縣南北。獻縣單家橋南。鄭州迤北。景州城北等處。果能尋其去路。引水導流。俾脈絡通行。受其益者。豈僅在商旅哉。

一淀泊淤地不宜耕種也。畿輔地方平衍。河道縱橫。入海之處。惟海河一門。全賴大澤以容蓄衆流。傳遞歸海。計畿內大澤有六。曰大陸澤。曰甯晉泊。曰西淀。曰東淀。曰塌河淀。曰七里海。皆能收束衆流。緩其奔突之勢。實

水道之關鍵。衆流之綱領也。川無澤不止。澤無川不行。二者相爲表裏。講求水利者。當以此爲先務矣。邇者北
泊爲滹沱淤塞大半。漸成平陸。東淀受渾河子牙之淤。水廣而淺。塌河淀七里海爲民佔種。西淀中多淤田。甚
或報墾升科。地方有司。受其所惑。殊不知阻遏水道。其咎綦重。惟是積重難反。園圻耕種之地。未能悉行除去。
是不可不詳查。如有實在阻塞水道之處。宜急爲鏟挖。永行禁止。乃爲有益。直隸地方廣闊。河道縱橫。應修
之處。指不勝屈。既不可枝枝節節治之。致有上通下塞。顧此失彼之病。然同時並舉。工作浩繁。經理亦慮難周。
自應分別緩急興修。謹將應修各工。分列於後。○急工 廓清東淀撈淤。并芟刈葦根水草。添權家口減河。
以分入海之勢。修復紅橋以西隔淀疊道。開挖子牙正支二河。并濬新河。疏子牙河故道。并三支黑龍
港。開勝芳中亭二河。開河間唐洋二河。定州唐河疏歸故道。塞治河入滹沱之路以助濬。開清苑
滿城境內金線河。疏挖趙北口迤東清河口一帶河道。修趙北口十二連橋。并除西淀中圩田。修千里
長隄。併隔淀隄。烹耳灣橫隄。廣安橫隄。長城老隄。賈口橫隄。築滄陽河東隄。文安縣龍堂灣建閘。○緩工
涿州巨馬河。良霸忙牛河。雄縣趙橋新立二村隄工。曹河并達省支流。瀑河并上游隄工。新安
大澱澱旁二溝工。濬七里海塌河等淀淤積。豬龍河間段裁灣取直。疏通景阜一帶宣洩滙水各河。
大名境內漳河。薊運河。還鄉河。海河疊道并閘七座。天津礮臺七座。按天津爲畿南衆水朝宗之
所。地勢既低。海潮復來蕩激。故前人起建七星以鎮之。內鎮水者五鎮火者一鎮。實爲水口吉星。有關通省風水。非祇
天津一郡。水利既興。宜並修之。故附載于末。按所分緩急各工。近日情形又復不同。如濬七
里海塌河。淀不應入。緩工此在隨時斟酌矣。

籌消水患疏 乾隆四年

孫嘉淦

伏查直隸地方。連年積水爲災。急宜設法疏濬。臣與河臣正在酌議。仰荷

聖訓指示。令臣等及時經營。速

爲料理。臣已約河臣顧琮。親赴保定。當面會商。謹將委員查勘已確。臣等意見相同者。臚列陳奏。竊惟田有滯
澇。皆由河有壅淤。故欲疏積水。必先通其經流。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與東西兩淀是也。
永定子牙之故道。向皆無隄。是以泥流田間。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築隄。束水而勝芳三角等淀。皆淤。淤與漚沱
合流。是爲子牙河。自子牙築隄。束水而臺頭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於是平山水入河之路。阻。南運有
捷地。與濟兩減河。北運有筐兒港。王家務兩減河。分洩水勢。運河頗受其利。但減河過水時。有淤墊。而岸隄單
薄。逼近陡立。致有潰決。於是乎漲水漫田之患。日生。此則直隸積水之大端也。永定南北兩岸。現開六閘五引
河。其長安閘金門閘之引河。卽係永定河之故道。又今下河於凌汛改流。由鄭家樓魚欄等口入於葉淀。葉淀
乃東淀之別匯。淤之不礙。臣等議於葉淀之東。漸爲疏引。使入西沽之北。則永定別行入海矣。子牙有新舊兩
道。新河已淤。臣等議閉焦家口。仍濬其河身。使上游黑龍港諸水。得以歸淀。舊河由王家口入淀。亦漸淤塞。臣
等議於閘畱二莊。開舊河之東隄。使於蒲港等窪。漸引而東。過楊柳青。使入西沽之南。則子牙亦別行入海矣。
兩渾河各自入海。永不淤淀。則清濁有分。而水患永息矣。北運兩隄多有草土。以河多灣。故多險也。查下游有
灣冲。必上游有沙嘴。臣等議將沙嘴之長者挑之。稍裁灣以取直。則險工漸平。然後去其草隄。兼築土隄。爲斜
坡。以免冲刷。則河岸可以永固。至北運減河。原無大害。但時有淤沙。隄多卑缺。臣等議將淤者挑之。卑者高之。
缺者補之。此易爲之事也。南運大岸。亦多險工。幸得放淤之法。坑塹淤滿。則岸堅如鐵。今淤工漸竣。險工皆平。
其與濟減河。本屬條達。但河身淺狹。臣等議於兩岸再築遙隄。挖河身以行。正溜使面寬底窄。則淤沙自刷。潰

決可免。惟捷地減河。紆迴而不能暢達。歲爲民患。實不可用。查捷地上游吳橋境內有安陵鎮。地勢高而與老黃河近。臣等議於安陵再建一閘。濬減河三十餘里。卽入老黃河。可以暢達於海。俟安陵閘成。將捷地之閘閉而不用。如此則南運亦永無潰溢而運道民生俱奠矣。此四河之大略也。至於兩淀原爲受水之區。查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畢滙於南北二泊。又會漳沱河以入東淀。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畢滙於西淀。又由玉帶河以入東淀。京西全局之水。皆由此以達津入海。而其傳送之咽喉。宣洩之尾閘。猶有未暢。查西淀至趙北口橫築土隄。爲南北往來之路。建橋十座。以通淀水。今九橋之下。皆無河流。惟廣惠一橋可通舟楫。但水出橋東不十餘里。卽與白溝河會。白溝水漲之時。往往倒灌。是以橋西之水壅塞不流。再橋東一片汪洋。爲衆水所會而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查白雄縣之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有白溝河故道。臣等議令開挑。使白溝由故道以入中亭。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至於九橋之下。皆通水路。橋南另疏一河。使由藥王行宮之南出張青口。再將清河門疏濬。由茅兒灣開口。從十望河故道。別派分疏。則西淀下游三河暢達。消水自速。再白溝河既入中亭。恐其不能容納。臣等議將中亭挑濬寬深。所挑之土堆築成隄。再將金門閘之西引河。改由東道使不入中亭。以免壅決。至苑家口疊道。界於玉帶中亭兩河之間。其地爲分洩暴漲嬰道。臣等議建木橋五座。使澗水通行無阻。如此則西淀之咽喉暢矣。至東淀之廣。倍於西淀。周圍約數百里。容納全省之水而出口之處。止有淀河一道。宣洩不及。臣等議將三汊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寬深。再於下流楊家河卞家河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使並行而東。同會於西沽。并將淀池四邊多立界牌。無令百姓築埂偷淤。則東淀之尾閘亦暢矣。此兩淀大畧也。四河順軌。兩淀暢洩。然後各州縣之積水可得而消也。查直屬地方田中積水。以及河渠隄

總應行疏濬修理者九十三州縣。共計工程五百二十三處。另摺奏呈。

御覽約計工程之內。已經完竣者

十之三。現在興修者十之三。現在估計者十之四。其工段丈尺。陸續造具清冊。咨部查核。至修理之法。勸民出力者十之四。平常工程。照以工代賑之例者十之三。緊要工程。照修築河堤之例者十之三。除勸民用力者無庸開銷錢糧外。其照代賑工程者。現於州縣庫項動支。統入以工代賑案內報銷。其照修築河堤之例者。俟估有確數。另請動撥。再工程煩多。經理督催。必須專員。容臣遴選有人。另行具奏。務使積水入河。河水入海。入海以庶幾決。川距海濬。吠滄距川之遺意焉。然此其大畧也。至於田間溝洫。盈千累萬。而河道交錯。兼多疑難之處。衆說紛岐。臣等不能親身閱視。卽委員分勘。以一人之身。查勘數十州縣。勢不能遍歷村莊。則詳細委折。仍須責之州縣。但州縣賢否不同。或怠於相度。無心遺漏者有之。或憚於興作。有意隱匿者亦有之。臣前於八月間。將委員勘冊及各州縣歷年被水村莊。逐一聲明。此水始從何來。終從何去。來處可堵。則堵之。去處可疏。則疏之。若果四高中低。不能疏銷。則當汲引泉流。令作水田。以收粳稻。若不能種稻之處。則查明頃畝。豁除錢糧。使植蘆葦。務期水旱兼收。不致連年災歉。比歲賑饑。有傷政體。限各州縣於八月底報府。該府親勘。於九月底報司。俟各屬報齊。臣等再加商酌。將此次所未議及者。續行陳奏。或此次已奏。而尙須斟酌者。續行聲明。一面卽行動工興修。期於明年四五月間。俱各完竣。統俟伏秋兩汛經過之後。驗其有無成效。如尙有遺漏。及疏濬未盡合宜之處。續行相度。奏明修濬。如此節次辦理。庶幾水患可以永除。水利可以漸興矣。

受病之源治病之方切中肯綮其所規畫至今不能易也

大陸澤圖說

王原祁

任邑之大陸澤。廣袤數十里。九河之水皆匯焉。汪洋浩蕩。望之居然一湖。而不知實皆兩稅之民田。淹久而成巨浸者也。九河爲洛沙蔡馬豐河達活百泉聖水滏陽。而豐河滏陽爲之長。九河之外。尚有泝涉等八河。皆自任之西南西北。而歸于大陸。漕獨深且長。元郭守敬所以獨議開漕河也。而滏陽則自穆家口繞洩大陸之水。經隆平甯晉。直達天津衛河。以入於海。自萬曆二十六年。漳河決曲周縣鄭家口。溢入滏陽。而隆平以下。地淺易淤。其人又因之以爲利。占爲沃土。于是滏陽又決而東徙。其故道猶存。乃所謂古滏河也。古滏塞而大陸之水。因從雞爪小河以東瀉於新決之滏陽。亦其勢使然也。然則昔之大陸。始從古滏而遠達天津。繼從雞爪而近瀉滏陽。澤中之水有所來。亦有所去。可耕可稼。財不匱而賦亦足。今古滏之故道阻塞。在隆平甯晉。難議疏通。新滏陽亦淤高丈餘。雞爪河水反內溢。故澤中之水有來無去。積而爲泊。向日輸租納稅之田。盡淪水底。是以賦稅無出。人民離散。若不請蠲水中糧額。則束手待斃。民困無再甦之日矣。余放棹澤中。周行細訪。乃知舊圖多舛。因詳加較正。并繫之以說。蓋禹貢之大陸。既作杜佑謂今邢趙深三州。則任本屬邢。知大陸不止於任。而任實其地也。至所謂滏陽河者。發源河南磁州。與漳水不相混也。禹貢至於衡漳之漳水。有二。出山西樂平少山者爲清漳。出長子縣發鳩山者爲濁漳。至潞之涉縣。濁漳合入清漳。經臨漳而東北入衛。自萬曆中。漳水決曲周入滏陽。因名小漳河。及經大陸而北。塞于隆平。又名古滏河。今又以滏爲負。益訛之訛矣。至隆平甯晉爲古滏河洩水之故道。皆因邇年塞而不通。以致任獨受害。故亦不可以不詳也。

復唐河故道議

戈 壽

按唐河源出山西靈邱縣高氏山。本名滏水。自廣昌東經倒馬關。過完縣西北。入唐縣界。故謂之唐河。歷望都

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與滋沙二水合。下經博野曰蟾河。至蠡縣。爲楊村河。舊由饒陽鐵燈竿口。分爲二支。一經肅甯入河間。循郡城南八里鋪而東。並會于城北。曰半截河。抵任邱東莊橋。達五官淀。此唐河故道也。其由城南之支。舊會滹沱決口。亦謂之洋河。又肅甯有中堡玉帶二河。下接任邱之鏡河。皆爲唐之支流。自前明天啟中。由蠡縣北決入高陽布裏愚地諸村。故易名布裏河。下入新安爲豬龍河。入雄縣爲高陽河。由蓮花淀以達趙北口之四角河。則今現行之道也。其自蠡縣饒陽肅甯獻縣河間故道。宛然可按。隄亦或斷或續。未嘗湮廢無存。聞之故老云。唐河之未徙也。環抱郡城。舟楫往來輻輳。米粟木石煤炭之利。饒益無算。卽滹沱決溢。往往循之達淀。不至漶漫彌野。是不惟收利。兼可弭害。自改出高陽布裏。其下游地瘠土疏。幾于歲有決漫。以爲任邱西境四十八村之害。夫河水合則強。分則弱。自然之勢也。爲今之計。不必全復故道。但于蠡縣舊入饒陽河間處。疏鑿深通。建立分水壩。使之兩道並流。冬春之間。水泉一涸。卽獨流。不過如帶。至於夏秋暴漲。有兩道以分殺其勢。均可免漫溢衝決之患矣。往時數舉斯議。大抵皆爲任邱所沮。蓋任邱五官淀。久成膏腴。居人私據其利。不願河之復故。竊按五官一淀。爲河間郡洩水尾閘。卽無此河道。尙宜改通。以納積潦。本年滹沱漫流。不能以時迅消。由五官淤塞之故。卽其徵也。況五官本屬官淀。特由民人認種升科。挑復故河。原可計畝豁糧。且河道所出。壓占本爲不多。又淀地止于種麥。春夏無水。隄以內仍不妨麥種也。而任邱四十八村。永免昏墊之苦。是唐河分流復故。固利河間。未嘗不利任邱。斷而行之。是在當事。

鉅鹿隄防議 畿輔通志

王 鼎

嘗攷邢襄閼屬大勢。坦衍廣興。所記廣阿澤。獨隸鉅鹿。是又坦衍中之汗下者也。舊起城之西南。以及於東北。

斜築長隄一道。界連任平廣宗。約百有餘里。未審肇於何代。明之末造。恒陽乾旱。泉流多涸。沮洳揚塵。民遂視此蜿蜒虹基。阻礙車兩。不啻若贅疣也。一任踰躅蹂躪。十夷八九。至順治十一十二兩年。霖雨無休。任縣之張家泊。所匯牛尾聖水。蔡馬百泉。洛沙漫八河。自西而來。平鄉之落漠。暨廣宗之崇文仁義李槐板台諸社。壞堰四散之水。自南而東。漳溢驕噪。大陸滂漾。鉅鹿之民。不盡爲魚者幾希。於斯時也。無論壑鄰不仁。然四望瀾漫。亦無鄰之可壑。況春鍤莫施。又孰是可耕之壤。以崇我壅。激者乎。得無追憶徐文長之說。謂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溝深廣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殖賦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爲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爲陸矣。猶髮之舊約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又何怪乎。文長之言如此。顧疏之誠是也。而非可得於倉卒。如廣宗地勢稍據上游。嘗秦越我鉅民。而且不爲之所訟。爭鬪會累年不息。奈之何以分漳滌滌。望同患於河朔之民。與上黨之民哉。此必不得之數也。然五行氣數之災。偶歛乘於莫備。莫覺之際。亦未嘗不紓之於數年。或數十年。而後再來。其狎至而頻仍者。絕少。但人之常情。水至卽繚擾叫號。水退則偃仰玩忽。苟懲今患而復隄防。但於冬春交會於耜舉趾之前。村落之處。下流者家出幾簣。簣復幾日。立爲成約。若宅隴尤當衝要者。竭作亦聽自便。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十年之後。當必如陵如阜矣。其下淺泊深塘。既可放洩。而且饒荏蒲稻蟹菰菱魚蛤之利。倘馮夷縱恣。攜家以登不穩於檣巢耶。卽室廬不無淹損。前此畝鍾圃八之蓄。亦足相償。而鳩庀不難矣。總之疏濬之說。萬全之策也。固巨而難行。豫培之說。一隅之見也。似易而漸舉。雖卑卑平實之事。亦須壘壘耐久之心。又勿曰以鄉民而衛城郭之民也。官紳所在。分義宜然。祖

居難移。獨不爲身家乎。在有司當爲民計。而在吾民尤當自爲計。

疏各處古河故瀆議

陳 儀

直隸地方。地勢平衍。雖有潞水之淀泊。並無行水之溝洫。雨水偶多。卽漫流田野。淹浸禾稼。是以怡賢親王于通州武清地方。開挖鳳河。于香河寶坻地方。開挖窩頭鮑邱二河。于良涿固霸等州縣。開挖牯牛河。收攝野潦。俾有所歸。故以上各州縣數年以來。不受淹浸之害。自此而外。古河舊道所在。多有與鳳河近者。有古龍河。上源本出盧溝。久已淹塞。而下流河槽具在。惟近六道口入淀之十餘里。墊淤平漫。雨多水溢。則爲東安害。與南運河近者。有古漳河。來自大名。歷廣平順德冀州河間之境。皆有河槽。至交河縣地方。又有古清河一道。自阜城來會。土人謂之清漳河。杜林鎮之大渡口。前河臣王新命開橫河一道。通入鮑家嘴河。收攝野水。而歸于運河。但以上所經二十餘州縣之境。不無墊淤平漫。及民間佔耕之處。雨水匯聚。往往溢出爲害。與滏陽河近者。則有滹沱故道。深冀等州衡水武易等縣皆有之。又有武強縣之龍治河。歸古漳河。名岔河。衡水縣之古鹽河。棗強縣之黃墟古河。長者百餘里。餘亦不下數十里。上受雨潦。下無所洩。亦溢出爲害。又有馬頰朱龍二河。上自河南下歸山東。中經大名之清豐南樂二縣。雨多水溢。亦漫流爲害。此等古河。雖係無源。皆堪行水。而地方官不知經理。沿河小民。但知利己。或就其平處種植爲業。或地處下流。曲防攔截。故脈絡不通。水至則共受其浸。甚至有源有委。載在圖誌之水。如柏鄉之槐午等河。任縣之蔡馬等河。祇以泉源微細。時常乾涸。而民間常于河身種麥。地方官不知查察。一有水發。則瀾漫遍野。所謂貪尺寸之利。而受害無窮也。陸隴其爲靈壽令。浚治衛水。其始人以爲開無水之河。迂而無當。河成而雨集。水至賴此河宣洩。禾稼無損。迄今民猶懷之。此賢臣

之遠見也。其言每以爲溝洫之利。可不亟亟講求。今各地方所有古河。其寬深過溝洫遠矣。但使流而不窒。脈絡相承。近泊者導之。歸泊近河者導之。入河近淀者導之。入淀淤者挖之。平者濬之。斷者聯之。隔者通之。勞費諒亦無多。而潦水各有攸歸。無氾濫之害。有屢豐之慶。其爲利亦不溥哉。應請 旨敕下直督轉飭各州縣同心僉議。實力奉行。此卽古人盡力溝洫之意也。

疏消文大二邑積水議

趙一清

自宋人因古九十九澱之遺跡。引水爲塘。濬卽今東西淀是已。西起保定安肅。東迄泥沽海口。橫亘九百里。何承矩李允則先後經營。大興稻田。蒲葦魚蛤。充牣其中。外限契丹戎馬之足。內助邊餉之不給。其時憑藉清流。全無渾濁。是以有利而無害。明時渾河泛入雄霸。而淀池淤塞。於是始築隄捍之。如劉珩吳尙義陸坤錢藻諸公。不可謂非一方保障之功也。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七年。命河臣王新命築千里長隄。合雄霸保文大靜六州縣之民。併力以禦之。分段以守之。居民安土樂業。六十餘年矣。天道一周。人情久翫。隄之高者痺。厚者薄。完者缺。又不於其蟻潰之初。早爲綢繆之計。一遇水潦。大則漫隄而過。小則穿竇而入。淀池積淤。水高於地。文大又地之最下者。水旣四聚。一入而不可復出。時也亦勢也。蓋文大之水之難治也久矣。淀池旣高。必泛二邑。水流就下。不可復挽。若更南洑。則子牙河界於其右。倘不爲疏濬。則衝刷 欽隄。闌入子牙。駸駸乎截南運而東。橫決於清滄之境。百萬漕艘。何由達津抵通。此之爲患。不可勝言。及今宜力復前人分段防守之法。詳見文安縣志有石碑紀其事使六州縣之民。協力搶修。均其勞役。勿爲秦越之視。勿爲壑隣之計。勿開盜決爭訟之端。先治清河南岸大隄。務令堅固。使無涓滴之滲漏。然後清理淀池之淺且狹者。或復淺夫堡船之制。歲歲撈挖。總期

通流無滯。則隄以外可無虞矣。而隄內之水。必相度二縣之形勢而熟籌之。夫二縣之地。低於淀池及他邑固也。卽其滂下之區。必有再滂之處。擇其再滂之處而掘深之。棄地與水。使滙歸焉。高地必固。小則爲坑爲窪。大則爲淀爲泊。優游停滯。毋致散漫無束。以十分計之。棄三分之一之地。卽有七分之收。棄四分之地。卽有六分之收。此六七分者。水去而其收必倍。亦足以相償矣。所棄之地。失業之家。官或計直以予之。量地以易之。民亦無不樂從也。志乘所載。坑窪淀泊。在在有之。豈振古如茲耶。亦出於一時積水難消而成之耳。夫九澤著於禹貢。九藪見於周官爾雅。聖人治水。未之有改也。藉令數年之間。外水不入。天道順行。雨暘時若。無源之水。自然涸出。如此而目前之急少紓矣。不然。文大之水。旣不能壅。其北歸清河。又不可南放。子牙終何所去乎。是在因地制宜。善爲區畫而已。

後湖官地議

陳儀

玉田之後湖。受迤北一帶山漲之水。並藍泉螺山泉之流。下注小河口。而委輸于剡運河。卽徐尚寶潞水客談所謂後湖莊疏河可田者也。小河口歲久湮塞。水無所洩。遂爲淤潦之區。菑葦蕭蕪。其爲不耕之壤久矣。雍正四年春。怡賢親王巡行水利。過而瞻矚久之。曰。此稻鄉也。經畫營田。宜自茲始。于是遴員發帑。而手一圖授王令吳士端。曰。汝其董厥成。啟而諦觀之。則圖上有說。指畫詳盡。其略曰。疏濬小河。以瀉積潦。建築閘隄。以禦山漲。開渠設閘。引納藍泉螺山泉之流。以資灌溉。而湖心凹處。菑葦之所生者。釋而勿墾。畱爲潞水之地。士端等奉以從事。工竣田成。比歲大熟。士端以功擢永平守。割玉田豐潤二縣隸焉。而工各員亦升賞有差。然則後湖之治。豈王所心經而手緯。以爲畿輔州邑之表式者也。而其措置之妙。尤在畱湖心。毋墾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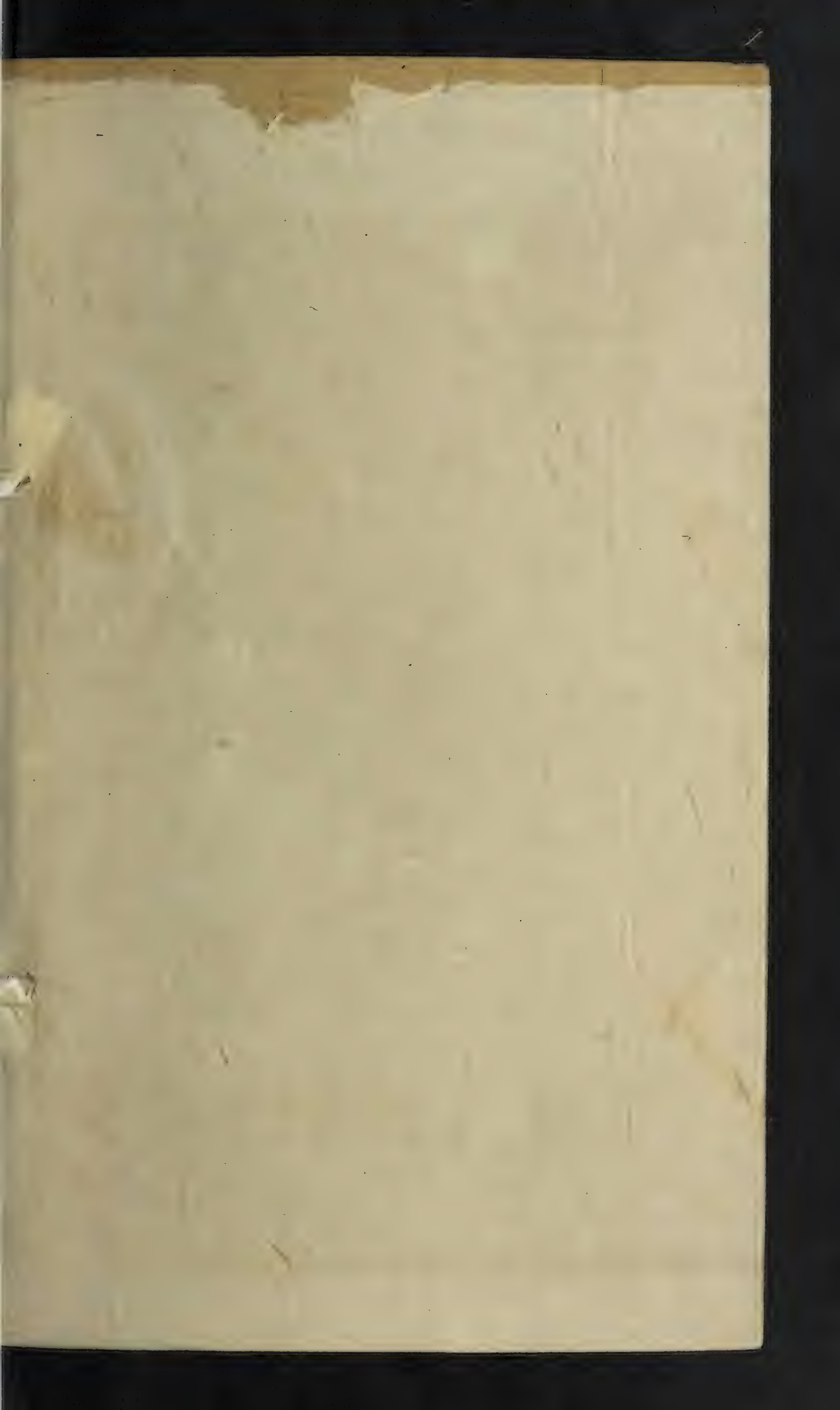
爲潦水歸宿之所。蓋周圍築堰。外漲固不內侵。而雨澤過多。則內水亦難外洩。畱湖心以受之。田功乃可萬全。所謂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後之人所當遵守無失者也。五年。吳守以湖心所出葦草之利。頗爲近湖豪猾占奪。乃丈而籍之。官收其值之所入。以爲圍隄歲修之費。而以玉田丞掌其事。俾縣令稽核其工。具啟其事于王。王報可。自此崇卑增薄。圍不毀于水。而田以屢豐焉。八年。賢王捐館。水利營田府罷。局既撤。而浙省游民。申有山。乘間投隙。借墾荒之名。遂冒耕湖心之地。葦利既絕。而修築之費。無所取給。圍日以圯。予蒞任後。有稻戶宋紹先。訟言之不勝惋恨。乃徵其窳于吳守。吳時已擢任霸昌道矣。錄案見復。卽檄縣查有山冒墾之故。杖而逐之。然葦已成田。無復萌蘖之生矣。縣令衛步青。乃召民佃種。額課之外。仍輸租爲修圍費。于是江生維翰。遂以當年升科爲衆人先。仍外納圍租如令。此其意徒欲得地耳。一地無兩稅。定制也。旣科糧而又出圍租。是兩稅矣。以之報部。必以成例見格。若止報額課。則圍租不登部冊。祇名私費耳。勢不便與正課一例追比。或完或欠。或多或少。一任其意之所爲。官民其將誰何。是修圍不過虛名。而十餘墾頃熟之田。已歸其手矣。此其爲狡獪。路人知之。衛令不之察。而達于司。司如其請。取結冊而將轉達于部。此嚴令宗嘉所以斷斷然有歸官召佃之請也。其言以爲該縣縣丞經管河務。圍隄開洞。是其專司。此地應責令該員經理。召人承種。除舊有學田錢糧外。凡屬無糧之地。應令該員議立官戶冊報升科。仍照例輸租銀八十兩。爲修圍之費。收齊彙繳縣庫。遇有圍隄開洞。應需椿葦之處。會同該縣勘明。動項修理。工竣報查。庶無悖從前立法之意也。是時稻戶宋紹先等衆爭認者紛紛。予深惟賢王立法。吳守照行之意。嚴令所議。尙屬存羊。故排衆辭而此允之。誠以爲後湖工程計耳。夫賢王當日。豈不知湖心之地可以爲田。而故築爲葦葦之場哉。蓋所棄者小。而所全者大也。吳守之

令玉田數年矣。豈不知湖心爲田可以增賦課。而祇收葦草之利哉。蓋額課之升報。益國賦猶錙銖。而圍租之歲修。保地功于久遠也。及一變而爲中有山之冒墾。已違賢王措置之苦心。再變而爲江維翰之認升。又失吳守立法之美意。自茲以後。修費無出。圍堤漸廢。雖日督地戶以事畚鍤。然而利既歸於一人。勞則遺之大衆。其孰肯俯首就役焉。爲長久計。不若歸此地於官。召種而籍其所入。額課出其中。圍租亦出其中。國賦無虧。而營田永賴。則嚴令之說。似可俯從。不必執前案之不可移。而遺營田將來之害也。



皇朝經世文編

二五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目錄

工政十六 直隸河套

治河蠡測

直隸河道工程事宜疏

總陳水患情形疏

釋要疏河以紓急患疏

永定河要工疏

永定河工疏

治永定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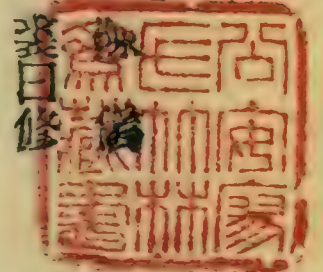
與當事論永定河書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

漳河源流考

漳河分流疏

論漳河不宜築堤書



卷一百十

程含章

程含章

顧琮

高斌

陳宏謀

陳宏謀

方苞

賀應旌

李光地

程含章

此圖係三才圖會卷一百一十一之內容，主要描述各種機械、武器及工程技術。圖中展示了多種複雜的機械裝置，包括起重機、磨粉機、水車等，並附有詳細的說明文字。此類圖畫在明代科技文獻中具有重要地位，反映了當時中國在機械工程方面的成就。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

工政十六 直隸河工

善化賀長齡稿庚輯

治河蠡測

陳儀

從來治河者必通計全局之利害而後可定一河之會歸必先定下流之會歸而後可議上游之開築此理勢之當然古今之通論也明胡體乾論江南水利以爲高山大原眾水雜流必有低凹處爲之壑如人之有腹臟焉彭蠡震澤是也旁溪別渚萬派朝宗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爲之洩如人之有腸胃焉江淮河漢是也南既如此北亦宜然以畿輔水利言之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二十餘河畢匯於南北二泊翕受而停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北泊逕衡水之焦岡邨會滹沱之流奔注數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東淀曰子牙河則是二泊者正順廣三郡諸河之腹臟而子牙一河爲之腸胃也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三十餘河畢匯於西淀翕受而停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茅兒灣逕保定曰玉帶河逕霸州之苑家口曰會同河至文安蘇橋之三汊口入東淀則是西淀者順保河三郡諸河之腹臟而會同一河爲之腸胃也至東淀一區南納子牙之流而正順廣二十餘河之匯爲二泊者盡歸之西受會同之注而順保河三郡三十餘河之匯爲西淀者又歸之舉畿輔全局之水無一不畢滌于茲以達津而赴海則其通塞淤暢所關于通省河渠之利害者豈不尤重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渺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清泓澄澈中港汊縱橫週流貫注自撫臣于成龍奉命開築永定河不爲全局計而祇爲一河計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口注之東淀于是淀河病而全局皆病卽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淤高橋淀而信安堂二鋪遂成平陸淤勝芳淀而辛張策城盡變桑田向之渺然巨浸者

皆安歸乎。既失地於西北。則傾注于東南。而獨流一帶。淀水與運河僅限一隄。至楊柳青以下。則運相連。南隄蓋岌岌矣。故曰。淀病也。且淀池以翕受爲功。容納之量隘於下。則灌輸之勢停于上。一遇伏秋汛漲。決潏西來。騰涌無歸。則旁溢橫奔。衝隄潰岸。故今歲高陽河決而東。斷鄭州官道。于牙河決而北。文安大城皆宛在水。中而南岸。欽隄增高二尺。水猶與之平。人第訝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淀之小。水失所受。故曰。全局皆病也。永定本向南流。逕固霸之境。而會入玉帶河。蓋率其自然之性。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雖東埝西漲。時有遷徙。亦不無衝齧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償。原不足深爲病。治之之法。但當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多。其分釀之渠。以減殺之。寬築陂陀之泊岸。以緩受其怒流。分建護村之月壩。以預防其衝擊。如此則害可減而利亦可興。自改河以來。河底歲墊而高。河高而增隄。隄高而河亦與之俱長。今視平地已有八九尺至一丈者。潰決則建瓴直下。爲田廬害。豈足異哉。總由濁流入止水。溜散泥沉。下流自塞。歸壑之路。上游猶築居水之垣。不過厚蓄其毒。以待潰耳。故曰。永定河亦自不勝其病也。夫利在耳目之前。而患伏數十年之後。當時固以爲無足憂。而卒至一發而不可救。凡事類然。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我

世宗憲皇帝智與神

特降諭旨。令引渾河別

謀。深悉渾河之爲淀病。且深悉渾河病淀之爲全局河道病。于興修水利之始。卽由一道入海。毋使入淀。可謂探本窮源一言而舉其要矣。蓋淀爲定水。無冲刷之力。故沙入而沉。河無停流。有滌蕩之功。故泥衝而散。永定南入清河。自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明。百有餘年矣。舊所經由之處。沙痕的皪。岸迹分明。袁家橋以北。崖高底深。亡牛河借以行水者。卽其故道也。河性善淤。能墊深爲高。而此道廢來已四十年。何以經久不隳。慙慙如是。蓋下口暢則上流疾。此卽利于入河之明驗矣。雍正四年。雖經水利衙門奏于郭

家務以下改挖新河。而下口仍然歸淀。故經王慶坨則王慶坨淤。入三角淀則三角淀淤。近且駸駸乎淤及楊家河矣。夫楊家河乃全局清水之尾閭也。此河一淤。則通省六十餘河之水。無路歸津。勢必於楊柳青上下。穿運道而灌天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籌今日之利害。則下口會歸之路。可不爲之熟籌而審處也哉。愚以爲會歸之路。莫如順其南下之性。而入玉帶河。或謂濁能淤淀。亦能淤河。玉帶河一淤。則西淀之水無所歸。必逆折橫流。爲文霸四邑害。是大不然。玉帶河西受數十河之水。渠深流急。滌蕩冲刷。泥澄沙散。已自失其渾濁之性矣。卽如滹沱漳水。其濁流豈下於永定。而溢陽衛河。其寬深亦不逾玉帶。滹入溢而溢未嘗淤。漳入衛而衛未嘗淤。則永定之入玉帶。何足慮乎。或謂南北長隄。文大二邑民命之所繫也。渾河橫衝而入。必有潰決之憂。是又不然。大隄之決。前已屢告矣。皆清河爲患。未見有濁流也。如果濁流決隄而入。則文安仰釜之地。早已填平。何以低窪如故也。況經相國鄂公奏請加築高厚。視前數倍矣。再于隄外加以埽鑊草壩數百丈。以備不虞。尙何意外之患乎。或謂河流湍悍。土性疏惡。不隄則氾濫妄行。蕩卹莊。齧城郭。仍爲固霸諸邑害。隄之則猶是築牆而束水也。是又不然。昔渾河南行之時。河身不過十餘丈。溢岸漫流。深不過一二尺。旋長旋消。爲期不過二三日。本非巨津。如黃河之浩瀚而莫可控禦。特以東折既違其性。入淀又窒其歸。強束以長隄。適足以激其怒耳。今若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曲直隨勢。多其分釀之渠。以滅殺之。高下合宜。寬築陂陀之泊岸。緩受其怒流。甯厚勿高。分建護村之月壩。預防其衝擊。甯缺勿合。如此措置。將斥鹵變爲膏腴。史起之功可再也。縱遇異漲之年。溢岸漫流。仍不失一水一麥之利。亦何負於民哉。天下事極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永定之爲淀病。今日已極。非一旦翻然改圖。復其南下之故道。使病淀者去。則淀終不可得而治也。淀起於蘇橋之三汊河。訖于

天津之河頭。一汊自古山北流。逕高橋。入信安鎮。爲信安河。一汊自趙家房東北流。入勝芳。淀爲勝芳河。逕新張策城。至褚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爲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可八里。爲東沽河。又東十餘里。爲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一自汊下馬頭東南流。逕崔家房。東入張家嘴河。北流逕任家莊。東流入左家莊泊。又東北逕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芳河會。一東北流至臺頭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合流至羊芬港。又分二支。一北流逕楊柳樹。與長子河合。一東北流過蒿浪泊。出楊家河。抵河頭。而臺山趙家房二汊。皆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汊之大概也。其沿隄東去。逕西馬頭堂頭。入左家莊泊。逕傅家營。入石溝河。則鹽河之故道。非三汊之正派矣。自永定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臺山一汊。併入勝芳。勝芳淀淤。而辛張河絕。臺山趙家房二汊。併入臺頭。張家嘴河淤。而下馬頭一汊。併入沿隄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既苦于翕受之難。三角淀淤。而長子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於宣洩之隘。所恃以通流者。惟臺頭一河耳。以全淀所受六十餘河之水。納之一綫之中。而子牙濁河。自南來者。又從而涸之。不亦危哉。愚向有未議。設堡船。募役夫。委專官。計丈里。撈泥挖淺。除淤開淤。家宰顧公已採之入告矣。其事一行。則臺頭一路。上接左家莊。下達楊家河。自可逐漸寬深。不憂梗閼。而愚猶以爲一河納全淀。終非其量之所。能勝。則三汊故道。不可不擇其要者而開挖之。以分其來。而暢其去也。一張家嘴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一沿隄小河。自堂頭至壩嘴頭。淺阻礙流。宜挖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一趙家房河。村中土橋卑隘。不通舟楫。宜改造加高。中留活板。使帆船來往。以暢河流。以上三河。其下流俱經由淀泊之中。芡草菰蔣。停泥壅溜。多致淤淺。斷絕。宜每歲撈挖。以爲常。此則堡船之所有事矣。而尤關。

緊要者在開挑勝芳舊河。此河上承臺山趙家房二河之委。逕辛張策城褚沽東沽三港。過王慶坨北。逕三角淀南。至河頭與楊家河會。其形勢自西南而東北。最爲逕直。故土人謂之照直河。雖湮塞已久。遺跡猶存。若尋逐開疏。事殊艱始。寬不過十五丈。深不逾八九尺。而且陸地施工。易爲畚鍤。憑高作岸。無事隄防。導三汊于西北。分流減臺頭之東南。側注腸胃。寬而尾閭暢。豈繫淀池廓清。卽全局之河道隄工。均有裨益矣。

直隸河道工程事宜疏 乾隆三十七年

裴曰修

竊惟畿輔河道蒙我

皇上軫念民生。籌及久遠。

特命大學士臣高晉臣裴曰修會同督臣周元理。諮

諏相度。

發帑金五十萬兩。鳩工興舉。現已工竣。臣於運河永定兩河上下左右。俱經行略徧覆勘再三。此

番仰荷

特恩。隄埝一切修整。凡從前殘缺坍塌之處。增高培厚。煥然一新。自可資爲鞏固。臣伏查永定一

河。號稱難治。水性渾濁。挾沙而行。與黃河相等。但黃河不煩轉輸。直達於海。此則入淀穿運。然後達於海河。是

以較黃河尤爲難治。然黃河綿長數千里。此則不出二百餘里之內。人力猶有可施。顧自改易下口之後。自六

工二十號以下。任其蕩漾。而蕩漾既久。泥沙停積。南淤則北徙。遂以北隄改作南隄。迤北又建遙隄。再淤再北

則添越隄。昨歲則又穿越隄而北矣。若非此番

特命經理。則東安武清縣治。將爲歸墟之壑。是以相度便

利於新開挑河頭以下。導之使東。斷其北徙之路。作通河尾閭。雖限於地勢。何敢遽言一勞永逸。然人事不可

不盡。未可復以任其蕩漾之說誤之。則每歲皆當挑挖。並每汛過後皆當挑挖。必分泥沙於兩旁。而中間河槽

一道。斷斷不可阻塞者也。向來河官只講築隄。不言浚河。雖

聖訓諄諄。頒諸

諭旨。深切著明。而河員

習氣難除。以爲浚河艱於施工。又不能見效。不若築隄之有丈尺可尋。工料可算。其最不肖者。或更藉險工爲

利易於開消。兼以下口任其蕩漾之後。遂更有所藉口。而挑淤一事。徒存名色。不知淤日積則河日高。加隄而河身與之俱高。既不能下達。則未有不旁溢者。下淤上決。勢所必至。此下口之疏濬。在今日不可不亟講也。其上六工已無中流之形。東衝西激。在在皆成險工。連歲趙村公義村等處漫口。皆在上截。蓋水不就下。專恃隄埝爲保障。而沙土浮鬆。安能抵禦。此六工以上之挑濬。在今日又不可不亟講也。臣查永定河額設挑淤銀兩。並無庸另議加增。只將歲修搶修之項。通爲一事。則辦理裕如矣。何以言之。淤灘日減。則水循中道。水循中道。則無東衝西擊之患。而險工日少。無險工。則無埽工。而埽工之費。移於挑淤。每歲挑淤。淤不厚。河流可以漸深。河流既深。不專恃隄埝以爲防禦之術。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又不獨永定河爲然也。運河兩岸險工林立。而所以有險工之故。則淤灘致之。東岸有灘。則水側注於西。西岸有灘。則水側注於東。側注之勢。偏刷隄根。於是加埽加鑊。加戢百計。與之爲敵。曷若於水發之前。凡有淤灘。皆以川字河之法。深濬溝槽。水到引入槽中。則險工便可大減。亦請以險工之費。移於挑槽。久之均化險爲平矣。臣半歲以來。於工次逐加曉諭。現在督臣周元理所見相同。論議符合。因永定河最關緊要。頃合詞奏。請添設浚船。并與以器具。使得水中施功。以資挑濬。但必須文武大小員弁。俱協力同心。方能奏效。臣再往會同驗收船隻。即將永定河各汛事宜。熟商妥計。新開下口。作何移駐官弁。以專責成。其上六工作何分別平險。配與船隻。於每歲伏秋汛過之後。露出淤灘。記明段落。如某汛有淤灘幾段。次年能挑去幾段。能省埽工幾段。以截淤多少。爲汛員殿最。顯示以黜陟之途。俾以河平無險。爲陞轉之階。庶應汛不貪歲修。搶修之小利。盡知隄防之難。恃挑淤之有益。一意講求。數年之後。諸河必大有成效。總之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理甚明白。易曉。築而不疏。人特未心誠求之耳。又直省之弊。

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之外所有淀泊。本所以涵水。乃水退一尺。則佔耕一尺之地。既報陞科。則呈請築堤。有司見不及遠。遽爲詳報。上司又以納糧地畝。自當防護。如塌河淀七里海諸處。堤埝直插水中。其實原無堤埝之時。水過後仍然退出。而堤埝一立。水從缺口而入。浸灌既滿。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時。不能仍從缺口而出。遂致久淹不退。而愚民無知。仍以築堤埝爲愛之。遂使曲防重重。甚有橫截上流。俾無去路者。現在既不能一一將廢堤之士。普行除盡。只得多開涵洞。以爲出路。究不能如原無堤埝之爲暢宣也。又往往倡爲防禦下游倒漾之說。殊不知倒漾之水。隨長隨落。不能經久而不顧上游之全無出路。則誠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臣經行數次。既有所見。理合一併備陳。梗槩仰祈 敕下所司。於一切淀泊原係蓄水之區。嗣後不許報墾陞科。其淀泊中偶值涸出。不得橫加堤埝。則凡水皆有歸宿。不致壅遏爲上游之害。而河道民田似不無小補矣。

總陳水患情形疏 道光三年

工部侍郎程含章

竊臣奉

命署理工部左侍郎。辦理直隸水利事務。隨于交卸江西巡撫篆後。沿途採訪。博稽舊案。得有端

倪。此番行入直境。歷過景州阜城交河獻縣河間任邱雄縣新城涿州良鄉十州縣。沿途履勘河淀。訪問官紳士民。又得各道府稟呈略節。通省之利弊情形。雖未周歷履勘。業已得其大概。知直隸之水患已深。不可不急急圖之也。查直隸枕山近海。平原千里。本禹貢冀州之域。枕山則雨水陡瀉。挾沙帶泥。近海則衆水朝宗。地形窪下。平原廣野。則河水停積。消洩不速。故其受水患也獨深。當堯舜時洪水爲災。大禹治之。亦於冀州工力爲多。以國朝之近事言之。雍正三年頻次大水。欽差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治之。大興水利。用銀數百萬兩。歷五年而竣事。乾隆四年又復大水。直隸總督孫嘉淦治之。歷兩年而竣事。乾隆九年又復大水。欽

差尙書劉於義會同督臣高斌治之。歷四年而竣事。乾隆十六年。直隸總督方觀承。大修天津尾閘一次。二十
六七年。又復大水。方觀承治之。歷三年而竣事。以上四次。共用銀數百萬兩。自此之後。水道通利者數十年。迨
嘉慶六年大水後。大小河道。無不淤淺。其時因川陝軍務未平。未暇修治。嗣後愈加淤積。以致道光二三年大
雨。霧露被水。州縣多至一百餘處。小民蕩析離居。哀鴻遍野。幸蒙

聖主如天之仁。每歲賑恤銀米百數十
萬。百姓不致困斃。然以數百萬嗷嗷待哺之民。咸仰給於官。豈可爲常。則疏通河淀。誠目前至急至要之務。無
可再緩矣。臣聞治水如治病。然治病者必先明乎病之源流。統全體而熟察之。按部位而諦審之。急則治其標。
緩則治其本。以通省之大勢觀之。天津爲衆水出海之路。若海河若塌河。淀若七里海。若賈家沽。若陳家溝。若
三岔河。若興濟。若捷地。若鈎盤。若老黃河。若筐兒港。若王家務。各減河。皆所以洩水入海。猶人之有尾閘也。東
淀迴環數百里。全省之水。皆停蓄於此。若楊家河。若楊芬港。若臺頭。若勝芳。若辛張河。若三汊。皆淀中之河道。
沉泓汪濊。猶人之有腹囊也。大清子牙。永定。南運。北運。五大川。乃衆水之大宗。流貫淀中。猶人之有腸臟也。西
淀容納順天保定河間三府二十餘河之水。南北二泊。容納正定順德廣平三府二十餘河之水。猶人之有胃
垣也。而其傳送之區。若大港。若馬道。若清河門。若張青口。若玉帶。若中亭。若盧僧等河。猶人之有胃脘也。其上
若豬龍。若九龍。若府河。若三岔口。若新河。若十字河。若新澧河。若滄河。吐納各支河之水。流注淀泊。猶人之有
咽喉也。各屬之支港溝渠。導引積水入河。猶人之有血脈也。今則消洩之尾閘。無不阻塞。停蓄之腹囊。無不淺
隘。流貫之腸臟。無不壅滯。收納之胃垣。無不平淺。傳送之胃脘。無不淤積。吐納之咽喉。無不填悶。流通之血脈。
無不凝滯。加以各河淀之大小隄埝。閘壩橋梁。無不殘缺。每遇霖潦大至。有不泛濫淫溢者乎。此直隸水道受

病之部位情形也。伏思自有直隸以來。卽有此河渠淀泊。前乎此者不聞類患水災。自康熙三十九年以後。常苦水澇。則永定子牙二濁河築隄之所致也。昔孫嘉淦有言。永定子牙向皆無隄。泥得流行田間。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築隄束水。而勝芳三角等淀皆淤。自子牙築隄束水。而臺頭等淀亦淤。淀口旣淤。河身日高。於是乎出水入河之路阻。陳儀亦云。永定自古無隄。雖有遷徙冲齧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償。原不足爲害。自築隄束水。東流入淀。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卽永定二河亦自不勝其病。總因濁水入淀。沙散泥沉之故。此又直隸水道致病之根源也。伏查永定河自築隄以來。於今已百有餘年。河身高出平地丈有餘尺。旣不能挑之使平。又不能廢隄不用。雖明知病根而無法可治。亦惟見病治病。多開閘壩以分其勢。高築隄埝以禦其衝。使不潰決爲害而已。至通省大局。工段繁多。自不能同時並舉。惟有用治標之法。先將河淀之尾閘閘咽喉。一律挑挖寬深。挑出之土。用以築隄。使窪水得以暢然下注。然後廓清腹臟。利道腸胃。俟大端就理。然後用治本之法。調理血脈。將各州縣之支港溝渠。逐一疏通。俾民間灌溉有資。旱潦有備。三五年後。元氣漸復。此又現在辦理之先後次第也。至承辦工段。領支錢糧。必須分段責成。各道府各率所屬之州縣佐雜並紳士農民。各治所屬之水。一則責無旁貸。二則情形較熟。三則呼應較靈。四則利害切身。較之委員承辦者。費省而工倍。此番工程浩大。除永定河例係官修。並大川大泊大淀大隄。及木石一切料物。非民力所能辦理者。照例估計外。其餘挑河築隄。旣難概照土方。致滋多費。而百姓連年災歉。又不能枵腹從事。惟照以工代賑之例。爲得事理之平。臣於途次接閱督臣蔣攸銑來咨。業經疊次具奏。皆已悉協機宜。惟須嚴立賞罰。明定章程。然後人心奮。辦理安速也。抑臣更有請者。臣聞治病者。固在醫方之良。尤貴藥力之足。若有方無藥。雖扁鵲盧醫。不能徒

手而奏效。經費者。治水之藥物也。此番工程之大。十倍於乾隆年間。以彼時疊次大修之後。河淀之淤塞猶輕。此番當數十年未修之餘。河淀之淤塞更重也。臣極知現在庫貯未盈。理宜處處節省。然天下事有名爲省而實費者。亦有名爲費而實省者。所當合朝野上下前後而熟計之。自道光元年以來。皇上之加恩於直隸災民者。賑卹蠲緩。不下六七百萬。而百餘州縣民間兩年不收之糧食。不下七八千萬。水浸之房屋。損壞之器物。又不下千餘萬。合公私耗損之財用計之。當不下十千餘萬。曩令早用二三百萬以治河。則可節省六七百萬之蠲賑藏之公府。並可保全十千餘萬之食貨藏之民間。則上下公私交受其益也。倘再不速用數百萬以治河。竊恐每年仍須蠲賑銀米二三百萬。而河道終須修治。仍須用銀數百萬。民間每年不收之糧食。又不下三四千萬。無論公項不支。而畿輔數百萬生靈。將不可復問。則上下公私交受其困也。且挑河築隄。必須一氣呵成。修一段卽完善一段。方爲有益。若輕挑小築。工作未完。一遇大雨時行。勢必至挑者復淤。築者復圯。爲費轉鉅。臣愚昧之見。與其緩辦而費多。不若速辦而費少。與其零辦而費重。不若全辦而費輕。此案工費。斷非一二百萬所能竣事。若每歲止用銀數十萬。何年得了。臣查沿途地方情形。皆屬安靜。惟鳩形鵠面。向臣呼籲求救者不少。現在市集糧價。每麪一觔。制錢四十餘文。小米一升。制錢五十餘文。縱有倉穀平糶於事。何濟。必須地中出穀。乃得糧價平減。而河水一日不治。則莊稼一日不收。莊稼一日不收。則民間一日無食。民間一日無食。則聖心一日不安。臣反覆思維。惟有仰懇聖恩。飭部通盤籌議。寬給經費。俾不致辦理掣肘。但令積水早得疏通。田地早得耕種。畿輔數百萬生靈感戴。皇仁無既矣。

擇要疏河以紓急患疏 道光三年

工部侍郎程含章

竊惟禹貢之言治水。其大要在導之一言。孟子以疏濬決排釋之。凡以順其就下之性而行所無事也。是以欲治上游。先治下游。必尾閭暢而後腸胃之氣勢乃順。欲治旁派。先治中流。必胷腹利而後四肢之血脈乃通。臣等前因秋汛後積水未消。已奏明先築千里長隄。聲明應疏各河。俟明春水落辦理在案。今千里長隄已築成十分之七。止餘水深之處。天寒冰凍。人夫難以立足。請俟明春接築完竣。惟疏河雖在明春。必須早爲估勘。派定工員。俾得預行講求。庶明春不致辦理倉猝。查天津爲衆水會歸之處。全省之尾閭也。現止有海河一道。消水入海。每至盛漲。消洩不及。輒汪洋一片。淹沒數百里。爲害甚鉅。應請多其途。以洩之。使衆水分道入海。分洩之法。其要有三一。爲場河淀。上承六減河之水。下達七里海。舊有晉口甯車沽二引河。今查甯車沽一河久已壅塞。該處逼近海口。濁潮易淤。挑濬無益。惟晉口河流入薊運河。雖海口百數十里。不慮潮泥湧入。應自天津西沽之賈家口挑起。展寬足十六丈。以洩北運大清永定子牙四河之水。使入場河淀。再挑西隄頭引河。並添建草壩。以洩場河淀之水。使入七里海。再挑邢家坨一帶。展寬二十丈。以洩七里海之水。使入薊運河。以達北塘入海。惟自晉口以下。潮汐往來。若就舊河展寬。潮水一日再至。淹深四五尺。人力難施。應于北岸陸地另開一河。寬十四丈。使與晉口河並行而下。則工費較省。共估計銀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餘兩。一爲北運河。受潮白溫榆之水。來源本大。加以大清子牙永定諸河之水。其勢更形浩瀚。舊有減河六道。現查王家務石壩年久壞爛。急應拆造。共估計料銀九萬九千四百七十餘兩。其下減河。本年夏間。因限于錢糧。略加挑濬。僅至八道沽而止。不足以資宣洩。應再加挑挖。直達場河淀。共估計銀一萬五千五百八十兩。其下爲筐兒港口。門寬六十丈。消水甚暢。爲引河下游淤高。又無隄埝。工程浩大。礙難辦理。臣等另招議奏。再下則爲南倉霍家嘴辛莊。

及現在展寬之賈家口四河。儘足以減洩盛漲。一爲南運河。上承漳衛洹汶之水。渾濁而悍。每遇大雨。動輒拍岸盈隄。舊有減河四道。在山東者爲四女南哨馬營二河。下游流入直隸。仍歸山東之海豐縣入海。臣等接准山東撫臣來咨。四女南減河業經修浚。哨馬營減河亦已勘估。應將直隸下游先行挑挖等因。臣等當委熟諳工員往勘。吳橋縣境之鈎盤河。爲哨馬營支河。下游現已淤淺。又四女南哨馬營二河。至吳橋縣會流入老黃河。歷甯津南皮鹽山三縣。與東省之樂陵縣交錯。河身狹窄。不足以容納兩河之水。均應挑挖。自慶雲以下河道深通。毋庸估計等語。并據造送估冊前來。臣等伏查吳橋等縣之鈎盤河老黃河。與山東之德州樂陵縣。上下相承。犬牙相錯。必須兩省同時並辦。一氣呵成。庶不致旋挑旋淤。現在天寒冰凍。不能辦理。明春東省糧船過境。亦未便拆卸石壩。致礙緯路。臣等現擬俟興辦時。委大員前往覆估。咨會山東撫臣。于明秋同時辦理。在直隸境內者。爲捷地興濟二減河。捷地河本年春夏間雖已估挑。因限于錢糧。丈尺不足。應再加展寬。連修石壩雁翅。共估計銀三萬三千三百五十四兩零。再下則爲興濟減河。久已淤平。北岸壩口雁翅壞爛。急應挑修。共估計銀六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兩零。又沿河隄身。除今年擇要估修外。尚有卑薄。應間段加培。現飭天津道逐一估計。另行核辦。凡此皆疏濬之事。多其途以洩之。使全省之水不致畢注于天津。而尾閘始暢也。尾閘之水既暢。則胃腹之氣乃通。至東淀西淀全省之胃腹也。東淀之扼要在三河頭楊家河。與南北中三股河合。查三河頭楊家河。本年入秋以來。業已衝刷深通。毋須挑挖。惟三股河及苑家口一帶。間段淤淺。應加挑濬。並添建草壩。共估計銀一萬七百兩零。西淀以清河口馬道河趙北口爲扼要。今馬道河甚爲淤淺。趙北口連橋上下。被居民堆砌園土。河窄如溝。淀水爲之不流。挑河截淤。共估計銀一萬六千三百七兩零。又十二連橋橫互。

淀中乃南北往來大路。今查各橋木石均已坍塌朽壞。道路被水沖刷。行旅艱難。亟應興修。修橋築道。共估計銀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二兩。又清河口乃西淀出水門戶。被白溝河橫衝而出。每遇大雨。卽挾沙帶泥。不但獨占清河口。且倒灌而西。致淀水全無去路。臣等前經查照舊案議奏。請開白溝河故道。使清渾各行一路。業蒙允准在案。今臣程含章督同永定河道張泰運。清河道陶樑。覆加查勘。河水之勢甚大。前議開河寬三十丈。盛漲時不足容納。若兩岸築隄。則工程浩大。後難爲守。不築隄。則四散漫溢。河身必淤。不特雄縣保定霸州三處地被淹。卽營田五十餘頃。亦被衝刷。且下游消洩不及。實多窒礙。從前乾隆年間屢奏未辦。皆緣于此。惟白溝之盛漲不減。則新城雄縣之民。將被其害。而清河仍無出路。應請自新城十九堡村修復盧僧河。以分白溝上游之勢。明春趕辦不及。亦應俟秋間興工。時估辦。再由雄縣之大灣開復窩河。以分白溝下游之勢。估計銀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兩。如此雖不能使清濁分流。而白溝河經此兩河減洩之後。則水之至清河口者已去其半。清河之水可以相敵。直出玉帶河矣。再開復十望中亭河。以洩玉帶河之水。直達台山。估計銀五萬六千六百六十兩。凡此數端。皆決挑之事。使胃腹寬舒。不致脹滿爲患也。尾閘之勢。旣暢。胃胆之氣漸舒。則得其就下之性。而支派旁流。乃可次第導引。不致動輒爲患矣。以上各工。盧僧河及鈎盤老黃河。緩至明秋辦理。南運河間段培隄。尙須確估外。其餘總共銀四十七萬三千餘兩。再各工皆濱臨河淀。舉鋤見水。必須水中撈土。且有運遠之處。此次所估土方。應請統照通永道成規。分別辦理。免致工員藉口賠累。致有草率。

永定河要工疏 乾隆三年

吏部尚書顧 琮

竊查治濁流之法。以不治而治爲上策。如漳河漳沱等河之無隄。東水是也。此外惟勻沙之法。次之。如黃河之

遙隄一水一麥是也。查永定河既然有隄。難言不治而治。惟用此勻沙之法。以圖徐成。前議于北岸之張客南岸之寺臺金門閘郭家務各建滾水壩。開挑引河。以資分洩。今郭家務草壩業已完竣。金門石壩石工已完。現築小夯灰土伏思原議金門建壩以渾河故道接忙牛者爲引河。開寬濬深。至牛坨南接挑黃家河。達于勝芳河。開至河頭之北。與新河下游合流。其引河所挖之土。俱於兩岸照洩潮埝式作拉沙壩等語。現今估挑引河。即將土方堆築拉沙壩。使之出渾入清。但恐水大之時。泛溢過多。仍不免于淤淀之患。臣再四思維。惟有引河之南岸拉沙以外。遠築遙隄。頂寬二丈。底寬十四丈。高一丈五尺。使泛溢極大之水。亦有捍禦。可保無南注淤淀之患。又原議北岸之張客建壩一處。卽以所衝水道爲引河。東會于鳳河。借其潤刷等語。但思建造石壩。工帑浩繁。更非旦夕可能完竣。臣愚請照郭家務改建草壩。于引河之北拉沙埝外。大營龐村東安之南。建築遙隄。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使保護京畿。而無北溢之虞。設遇水大。出槽散漫。拉沙埝外沙沉于田。清水仍歸引河。被淹之地。一水一麥。尙不爲苦。其引河原係分洩漲發之水。卽長易消。不致衝淹廬舍。至于引河太近之處。酌量環築護村月隄。再固安永清二縣有關邑治倉庫。亦應建設護城月隄。此卽永定用勻沙之法。以圖徐治之大端也。

永定河工疏 乾隆六年

直隸總督高斌

竊臣於十一月自保定起程赴永定河。同方觀承將所有隄埝蠟座工程。及上下游各情形。通行查勘。熟籌全河機宜。惟在使尾閘通暢。下不壅則上不溢。自然安流循軌而下。口之路。必令通達。大清河順溜急趨。始可收通暢之效。從前大清河淤迴諸淀之中。永定下口。不能避淀趨河。而兩隄日益增高。夾束泥沙。攔入止水。故勝

芳辛張策城三角諸淀。屢改屢淤。皆成原陸。清淀渾流。交受其患。尾閘既塞。胷腹亦病。川是三角淀。自下而上。逐漸壅高。水無去路。遂由鄭家樓北折而東。此處地面寬闊。派散支分。雖皆以大清河爲歸宿。但慮安光鳳西迂南轉。紆迴於葉淀沙淀之中。勢既不順。而河流亦緩。仍恐將來不免淤墊之患。臣又勘有七工之南。由冰窖至洞子門一路。地勢窪下。改通水道下口。亦可逕達大清河。但有應遷應護卹莊。且隔淀坦坡埝。亦須倍加高厚。殊費周章。臣詳加相度。似應仍以三角淀至老頭河之舊路爲尾閘正道。蓋向日三角淀之淤梗。由于止水不能轉舒。今舊跡已成平陸。正可改挖成河。藉天然堅實。積淤之隄岸。挽鄭家樓北折之水。乘建瓴之勢。直注大清河。水無緩散。沙無停滯。卽漲發出漕。而正流仍行地中。庶于補偏救弊之中。有因勢利導之益。且可免透淀穿運之虞。今酌議於三角淀舊淤傍南稍淺處。所開挑引河。下接大清河之老頭河上。接鄭家樓水口。共長八十里。挑去積土。務令一律深通。所挑之士。卽於北岸廢埝之南。圈築坡埝。以防北轉。南岸之尾。亦量爲接築土埝。以遏南流。所有挑河築埝。并堵築鄭樓水口各工。共約估價銀三萬餘兩。其下口河唇。每年值清水盛旺之時。潮汐迴流。不免浮沙停滯。應令隨時疏通。不過河唇數里之內。爲力甚易。下口旣通。上游應分洩之道。使汎漲盛漲。皆有所疏消。湍激始至。其氣已洩。自無餘患。且使在槽之水。汎流東注。非特不憂潰漫而下流河身。俱可日漸刷深。以成暢下之勢。查南北兩岸現存減水各壩。其南岸金門閘石滾壩。金門寬五十六丈。因壩身過高。數年以來。並不過水。今酌議將兩頭各除十六丈不動外。中抽二十丈。落下一尺五寸。常汎則從中洩洩。盛漲則普面漫水。以壩重門。庶可均歸實用。又南長安城曹家務北岸求賢村半截河四處。三合土滾壩。閘身俱較石壩尺寸爲高。祇可備宣洩盛漲之用。常汎俱不能過水。今酌議於南岸六工之雙營北岸三工之胡

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三處各添建三合土滾壩一座。閘身俱較石壩減落尺寸稍低。金門均寬十二丈。又南岸郭家務舊有草壩。不接現成引河。亦應照新添三滾壩一律修築如式。金門寬十二丈。此四壩金門共寬四十八丈。合之石壩下限二十丈。共寬六十八丈。以備滾洩出槽汎漲之水。其長安城曹家務求賢村半截河四壩舊築金門各寬二十丈。共寬八十丈。合之石壩上限三十六丈。共寬一百一十六丈。以備滾洩陡發盛漲之水。若壩外原有限壩引河者。俱仍其舊。本無者。亦無用添置。其盛漲汎漲分別減洩之處。俱係詳審地面寬狹酌量安設。計減落石壩并添築三合土滾壩所需料物夫工共約估銀二萬五千餘兩。合之挑河等工。通共約估銀五萬五千餘兩。如此辦理。則渾流歸清流。而無止水之隔。雖仍循三角淀初由之路。實與前此之情形迥異。其各壩宣洩汎漲一年不過數次。一次不過數時。因隄爲固。及分而止。不但田廬全無患害。且於肥淤大有利益。查永定河未設隄岸之先。漲發則四溢橫流。及其勢定。必有河身以行。正流終歸淀。仍不免挾入泥沙。今將南北各壩滾出之水。任其漫溢田間。而節宣有制。更無捱擱。其河身注入正流。直入大清河。則又與泥沙隨溜溢淀爲患者有別矣。至永定下口。宜令歸入大清河。前經部議。恐致淤塞泛礙。行令原任總河顧琮詳請萬全。隨據顧琮奏覆。必無前患。經大學士鄂爾泰等定議具奏在案。臣今次至大清河。乘舟上下察看。茲河爲東西兩淀。南北諸水之總匯。浩瀚迅駛。渾流一入其中。沙泥渙散。悉爲衝刷排蕩而去。既無留滯。亦無汎溢。且現在水涸之際。深猶二三丈。永定河汎漲過後。其恒流不足以當大清河十分之一。此實斷無他慮。可以上慰宸衷者也。

東淀之水出達天津。朱文端疏中謂之淀河。此所謂大清河者。卽淀河之別名也。今永定入沙家淀。在葉淀

之西由葉淀以入淀河歸海卽此奏下口仍歸大清河之情形也孫文定所謂引入西沽之北別行入海者蓋未嘗行云

治永定河說

陳宏謀

永定河發源山西縣長千里兩面環山從直隸之保安州懷來縣由水關而入以達石景山石景山以東始有隄岸其水均係渾流擁泥挾沙橫悍異常善決善淤遷移莫定從前原無隄岸地面寬闊盧溝橋以下直至霸州由會通河入淀歸海水發之年一往湍激散漫于數百里之遠深處不過尺許淺止數寸及至到淀沙已停積止餘清流不致淤塞淀池而盧溝橋以下淀池以上一望平蕪雖不免年年過水而水過沙留次年麥收豐稔所謂一水一麥是也自築隄束水以來河身窄狹兩岸相去遠者不過二三里近則一里半里至數十丈不等以千里遠來之急湍束之于幾里之河隄不能容納動多漫溢此理勢之必然者也然初築之年河身尙低仍可以順流間有漫溢爲害未甚迨後年復一年河底漸次淤高河岸隨亦加築現在河底高於平地丈餘而隄則更高一二丈不等儼同築牆堵水豈能免於潰決且上流開口奪溜則下流使淤是以尾閘日塞咽喉有阻卽再加高隄岸而淤沙隨隄而長水勢愈高勢如建瓴沖溢潰決隨處皆是淀池爲西南各河蓄水之區而淀池水清若將永定河之水束之入淀淀必淤積淀池多淤一尺則直省受水之咽喉卽多一尺之阻所以自雍正三年淤平勝芳淀以後各河水患年多一年數年之後淀池淤滿西南諸水無處容受則直隸水患更不可言尤可恨者永定一帶全無泥土皆係浮沙築隄非夯礮可期堅固遇風則隄隨沙去遇水則隄與沙化是以極寬極厚之隄水到卽開沖決仍所不免此永定一河斷難築隄束水成河之情形也上年尙書顧琮奉

旨察勘永定河工程。曾經會同總督李衛等奏請。仿照黃河遙隄之法。將鷺房村南大營之下。張客水口之北。接築大隄。至魚壩口底。官修民埝。爲永定河之北岸。將金門閘之上。堵築橫隄。聯絡東岸。以舊有兩隄并淤高之河形。俱作爲南岸。接連新改河身。共留寬十里。內外相度形勢。將最大村落圈于隄北。設法繞過。其必不能讓出之村落。或墊高地基。或願遷徙隄外。量爲撥給房間。拆費等因。經部議以河流遷移靡常。或南或北。坍塌不定。將來漸次改溜。仍恐逼近遙隄。至隄內居民。不能讓出之村落墳墓田園。作何安頓。皆須籌畫周詳。嗣蒙皇上命大學士鄂爾泰親往詳勘。議以半截河以下。改挖新河。以順南下水性。半截河以上。逐段挑挖。又于兩岸建滾水壩四座。開引河以洩漲水。原欲使濁流均散。殺其洶湧之勢。免其潰決之虞。逐年相機辦理。冀其漸次圖成。究非一勞永逸之計也。謀豈敢拘執前見。必以遙隄爲是。但再四思維。屢加籌畫。奔放之流。非窄狹之河所能納。沙泥日積。亦非疏濬之力所能通。恐年復一年。徒糜國帑。將患日深。而治益難。慮及于此。展轉難安。莫若遠築遙隄一法。之爲得也。所有事宜。謹陳于後。一查渾水以無隄爲上。讓地爲次。之皆不與水爭地也。永定河業已有隄。一時難言盡廢。惟用賈讓策於兩岸之外。遠築遙隄。相度起止。北以南苑之南。顧邨爲界。以衛京畿。南以淀河爲界。以防淤淀之患。地面廣闊。受水不深。散其勢所以少其力也。力少則無沖決之虞。水淺則無淹沒之患。而且濁流淤地。清水歸淀。地淤則種麥益肥。淀清則尾閘不塞。不與水爭地。而地之所獲可豐。不築隄以束水。而水之悍性可馴矣。一原議南北岸建滾水壩四座。以洩暴漲。查南岸金門閘石壩工程。用過銀十九萬餘兩。今北岸張客若照金門閘石壩丈尺。至少亦需帑銀十數萬兩。未易興工。莫若于金門閘張客石草壩以下。相度地勢。多建草壩。寬以六丈至十二丈爲率。過水以六分至四分爲度。分洩之處。

既多則渾水力緩不至四處冲刷草壩每座不過用銀數千金一石壩之費可分造十草壩需帑不多收效更易。一兩岸城郭及大邨莊渾水經過之地恐水漲之年或有淹浸應請各建護城護邨月隄以資捍衛其零小邨若概築隄塹不無繁多小民或願墊高地基居住或願遷附大邨量給資用計其所費不過數年搶修之用而小民一時遷移將來永無沖決至于墳墓難以概遷查永定河之水條長條消每一水發不過二三日少止一日半日汛期被淹過汛仍得涸出可無損傷現在東西二淀乃長年積水之窪廣袤數十里其中稍高之地築室而居邨落相望其墳墓未始不年年淹及今每年止受數日之淹而得收淤積種植之利爲害甚小爲利甚多縱有一二愚民止圖目前不顧遷徙然此等有關數十州縣之大利大害不能爲此十餘邨民目前之小不便而忘數十州縣千百年之大利也。一兩遙隄之內河流遷徙無定或有淹旗民地畝之事應請查明民地豁除額糧以免報災失業之苦。一查金門閘張客以上地勢較高村落亦甚稠密不便開壩洩水而內中或有險要處所應防其漫溢應相度險工加築月隄委令善於放淤之人照南運河放淤之式酌量開放引進渾泥填入月隄之內俾成一片庶隄岸得以鞏固。一建築兩岸遙隄爲費甚鉅議者皆以爲難查自有永定河以來每年歲修額數二萬兩搶修一時緊要所需原無定額自數千兩至數萬兩不等而年年興修大工幫隄建壩皆不下數千兩卽防汎堵築決口一二處亦不免數萬兩今卽以四五年大工歲搶之費加築遙隄計費尙覺減省一勞永逸而官帑民力所省已多矣。一遙隄既築之後水從兩岸草壩入引河分流水小歸引河水大漫流亦不爲患數年之後草壩朽壞水勢已平此週圍數百里之區皆受水之地卽皆爲種麥之地不須搶修不興大工可以交地方官管理總河一缺竟可裁汰永定河道改巡地方兼管河務一切河員

酌量裁留。其留者亦令兼管地方事務。庶上下事勢聯絡。呼應既靈。於河防民事。可無岐視。

與當事論永定河書

陳宏謀

天下萬水。皆歸於海。濱海之地。首以疏洩爲上。築隄防護。乃水多河少。一時不能容納。致有潰溢之害。大概江南山東直隸。情事相同。天津河間二郡。在在水鄉。無所謂水利也。惟不受水害。卽爲水利矣。多開河渠。遙築隄岸。順水之性。而不與水爭地。跡似棄地。其實正所以收水利而廣地利也。蓋遙隄之制。取其東西保障。中間河身寬廣。汎水漲發。四處漫衍。勢緩則無沖決之患。水淺則無淹沒之虞。而且淤積于地。止餘清水。仍歸淀中。不致淤淀。尾閘不塞。卽可達海。水落之後。地愈肥饒。正可種麥。不與水爭地。而地之所獲倍豐。不築隄衛民。而民之安堵愈固。隄外村莊。或可填高地基。或可遷移隄內。卽按戶賞給遷移銀兩。亦不過一年搶修築隄之費。在小民雖有一時遷移之勞。而可以永獲麥收之益。又可免年年沖決之患。日計似乎不足。月計卽已有餘。今永定河築隄建壩。不但補偏救弊。徒糜帑金。兼恐養癰遺患。愈久愈難調治。以棄爲取。以不治爲治之說。人人知之。而卒不言者。迹涉更張。重於改作耳。惟憲臺宏才卓識。久有此議。彼時大部所較。止以民間田園墳墓。難於遷徙爲言。此外別無異議。卽鄂相國以遙隄爲萬不可行。亦止云河水突然而來。截然而止。非比黃河云云。究竟突然截然。何以不便於遙隄之處。未曾明言。似非確論。正惟其突然截然之水。而限之以隄束之。以河則隨處沖激。若聽其游衍於寬廣之區。亦斷無不平不順之理。竊恐議論日多一日。而河患日深一日。卽有再爲以棄爲取之議者。亦如日前之旋奏旋改。而以爲事不可行。多此一層駁案矣。細詢輿論。無不以淀淤爲直省將來之大患。而淀之淤與不淤。則在永定河之治與不治。是永定一河。有關全直利害也。且以棄爲取之說。突然

及之固難更張。今既奉有明問。若再依舊了此公案。明年汛期。安保其水不爲患。是上再四有一勞

永逸之旨。而司事者終不免作補偏救弊之圖也。況事勢之順逆難易。本難一一預料。惟視其關係何如。如所關者不甚緊要。則逆而難。自不如其順而易。如所關者大而且遠。則與其順而坐失機宜。毋甯逆而幸其有濟。卽不克濟於今日。或者濟於將來也。至于凶年興工。窮民藉以食力。比之賑濟。原覺均平無爭。但必須工價稍寬。使民於口糧之外。可以養贍家口。若如直隸代賑之工。止給飯食。其價止平時十分之三。是反于凶年而派民大差殊。非代賑之意。今歲各工已詳請概照帑修一例給價。小民踴躍已有明效。明年亦照此辦理也。天津爲衆水歸海之區。被潦者十年而九。非水之能災人。乃人不能留餘地以容水。但節節而爲之。消於此者溢於彼。終不免以鄰爲壑。必得相其高下。審其脈絡。使水有所歸。乃爲一勞永逸。雖爲費甚鉅。而以三四年蠲賑之費爲之有餘。與其年年仰食于官。不若此舉藏富于民也。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

方苞

康熙三十七年。直隸巡撫于成龍以渾河衝半壁店。近其祖墓。奏改河道。迤東入淀。安溪李相國繼撫直隸時。僕屢爲切言。奏復故道。當如救焚拯溺。少遼緩之。卽不可爲謀。後三十年。近畿之地。無罪而死者。不可數計矣。今不幸而所言已驗。昨見吾友與直督李合奏河道事宜。源流利病。鑿鑿有據。且欲爲永久計。具見賢者忠實惻怛之心。但不識更改河身。廣拓遙隄之後。渾流遂不入於淀耶。若仍入淀。則可免淀外之衝決奔騰。而終不能免淀中之淤塞。其患正方興而未艾也。蓋直隸之有二淀二泊。乃天心仁愛斯民。於大地凝結時。設此大壑。以受塞北畿南之衆流。以免多方之昏墊。而前督臣乃以私心一舉而敗之。至今已成錮疾。若更不能原始要

終定其規模而底績焉。則終潰敗而不可收拾矣。竊思所奏謂故道已爲旗民田廬所占。復之甚難。是也。而僕之愚心。則謂復於安溪作撫時。則有利而無害。至於今。雖不畏難。不惜費以復之。止可少獲數年之安。而終無救於十數年以後之大患。審形察勢。決然無疑。吾友試思自改故道未四十年。而二淀已填淤過半。而自前明以至康熙三十七年。渾河之水。未嘗不由淀以達運河。而絕無填淤。其故果安在哉。議者謂故道南入會同河。流清而甚駛。故無停淤。此得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河流雖駛。能盪刷泥沙使不停耳。能使泥沙別出於兩淀之外哉。蓋緣夏水未起之前。秋汛既落之後。渾河經流。本不甚大。其挾衆壑之泥沙而沛然莫禦者。惟伏秋之漲爲然。而河行固安霸州時。其故道本無隄岸。故散漫於二邑一二百里之間。旬日水退。而土人謂之鋪金地者。皆泥沙之所停也。停於二邑之平地者多。則會於清河而入淀者少。而又以數百里之深淀容之。故三百餘年。雖少淤淀底而不見其形。自故道既改。則渾河之泥沙無纖微不入于淀。故三十餘年而填淤過半。淀既半淤。則故道雖復。而由會同河入淀之道。及西淀之中。必所在淤塞矣。雖歲加挑濬。人力有限。十年之後。終不能免全淀之盡淤。淀既盡淤。則子牙河挾畿南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南運河。渾河挾塞門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北運河。更遇伏秋異漲。則近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浸矣。尙忍言哉。今欲爲河道民生永久之計。必別開河道。俾濁流不入淀池。直達於淀河下流之丁字沽。而留東西二淀未盡填淤者。以受會同清河及子牙河伏秋之漲。然後可得數十年之安。苟得數十年之安。而時時修築挑濬。不失其宜。則亦可永久而無患矣。僕之愚心。欲循三角淀之外。迤邐而南。別開一河。廣三十丈。深五六丈。河成。乃於春水未起。秋汛既過之後。引注濁流於其中。而閉其入淀之道。河形磬折。而斜入於丁字沽。去三岔口海河。不過十餘

里。但於十餘里間。開拓運河西岸之隄。使河身寬闊。足以容納衆流。而增培運河東岸之隄。廣厚一倍。以防其震撼。則可保無虞矣。且於新開渾河二十里之外。順河身延築遙隄。使伏秋汎漲。有所遊盪。則不致更有衝決矣。僕未嘗身經其地。惟按圖籍。循數推理。而建此議。不若吾友躬臨目見。昭晰無疑。望審其形勢。揭其情狀。以開愚蒙。如或可行。卽改前議。而懇陳之。古之君子。功不必自己成。謀不必自己出。惟期分國之憂。除民之患耳。況茲事體大。實億萬人生死所關。而非一世之利害哉。昔世宗皇帝。命怡親王總理河道。營田首命。別求一道。俾渾河直達海口。而不入淀。聖謨洋洋一言。而盡京畿之地勢。究河道之源流矣。若能奉先帝之遺意。除蒸民之劇憂。定此遠謨。萬世永賴。在皇上則爲輔相天地之實事。在吾友則爲保障億兆之奇功。而僕四十年胸中之痞塊。一旦消釋。亦可以死不恨矣。若大綱既定。其餘節目。當續布之。

漳河源流考

賀應旌

漳河之跡。肇於禹貢。詳於水經。故見於諸子百家。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爲清漳。一出山西長子縣爲濁漳。迤逦分流。以及林慮北欽山口合爲一。故山彰德之西達於磁。折於臨漳。而氾濫於成安以下諸縣地。前則匯渚沁汾潞之水。後則集沙滏洺沱之水。抵天津入海。其大較然矣。自臨漳以上。皆山陵坂嶠也。勢建瓴不可停。成安而下。地皆平坦。故縱其性之所如。而瀾漫淳泓。流斯放焉。其經紀於肥鄉也。在禹貢有至於衡漳之說。在唐史有韋令防漳之說。在宋金元傳史興學碑。有修隄受漂沒之說。是肥鄉之有漳水。實與運會相終始者也。其去來遷徙不常。不見經傳。無從考究。自有明三百年沒城者凡五。沒城者不勝書。散而波蕩村落者。則歲以爲常矣。其在唐宋元以前。繞臨漳縣東。直達魏縣元城之南境。正值黃河經小灘鎮一帶北流。漳入則尾閘

洩之。而其餘支。以及成肥永曲之間。其害小。及黃河漸次東南下。呂梁之險著。徐淮之道通。沿黃河舊址。淤塞成邱。漳咽而不能洩。而禍斯烈於諸縣矣。其在嘉靖戊戌。由嚮王口經回隆鎮艾家口入於衛。而肥之無漳者十年。及嘉靖癸卯。河決磁州。以東臨漳以西四十里。磁州守秦姓者。曲周人。遂極力築務本隄。挽河由枯桃園趨蘇胡寨。以還入於衛。而肥之無漳者十五年。及隆慶己巳。決臨漳。由成安達肥鄉。直繞城下。數年而復南徙。或從魏之回隆。經元城。以達館陶。或從石佛堂南決。泛濫廣平西南。若柳林屯龐兒莊南溫油房等村。而肥之有漳而不甚爲害者。又幾三十餘年。突自萬曆戊戌。其素所經歷者。幾成高阜。勢不能順流南下。始不得不復入肥鄉之西境焉。萬曆乙巳。知縣曹公昕。沿城外一里許。創立新隄。禹公廷指各加增築。其外日積而高。其中日窪而卑。識者已有沉竈產蛙之慮。而當事者以膜外置之。壬戌六月。肥城遂遭沉劫之慘。不可救藥。嗣是修葺十有餘年。而迄今屋宇儉陋。委巷空虛。元氣尙未大復也。其最甚而傷禾殺稼。蕩產析廬。四望蒼茫。城鄉俱困者。一則天啓之內寅。一則崇禎之癸酉。一則順治之甲午。以迄今康熙之壬寅。皆奇災也。自萬曆戊戌以後。其勢常在肥之西鄉。自順治壬辰以後。其勢常在肥之東鄉。今壬寅突決成安之野莊口。繞隄數匝。四圍胥化稽天。而又有蟻穴潰於北。長流迅於西。薄廬侵牀。岌岌難保。書奕篇云。水以漳名者甚多。當陽有漳。潞上有漳。鄆郡有漳。空州有漳。安州有漳。而皆不如晉趙清濁合流之漳。猛而烈。狂而肆。沮洳而善幻。肥何德於漳。而自開闢以迄今茲。不舍晝夜之如斯也。善哉張雪髭之言曰。成安者。漳之門庭。曲周者。漳之郵舍。而肥鄉者。則漳之腹心。又曰。漳有十功。曰獲杭稻。曰易膏沃。曰填汚下。曰通舟楫。曰資蓮藕。曰備旱乾。曰增林木。曰省糞畜。曰聚魚蝦。曰廣新蜀。又曰。漳有十過。曰克城郭。曰溺性命。曰阻貿易。曰決隄防。曰沒村落。曰壞封植。曰混阡陌。曰

淤稼禾曰苦棲息。曰悲遷徙。功不如過之多。功之及於民者。或以月計。或以歲計。而過之及於民者。則其量十世其量百世也。故曰肥鄉之有漳水。實與運會相終始者也。道不通乎漕運。平江之奇策誰聞。事難資於灌溉。西門之顯蹟不著。人居僻壤。禍慘黃河。敬述近代源流。以聽常事探酌。其一切利害。淤塞疏鑿防濬。已見陳公盤防隄議中。不錄。其自晉代以上沿革。已詳酈道元水經註中。亦不錄。

漳河分流疏 畿輔通志

李光地

臣等欽奉 皇上面諭。漳河現在分流。須令永久分流纔好。若并而歸運。則與漕道有妨。并歸子牙河。則民田受害。爾等再往詳看來奏。欽此。臣等遵奉 諭旨。查得現在漳河分爲四支。一支自直隸大名府之魏縣

元城縣流至山東館陶縣地方。歸衛入運。一支由直隸廣平縣至山東邱縣地方。復分爲二。其稱老漳河者。自邱縣東北分流。經直隸之威縣。南宮。聚強。景州。武邑。阜城。交河等地方。至青縣杜林。木村。與完固口之支流合。至鮑家嘴歸運。又有稱小漳河者。亦自邱縣西北分流。經直隸之鉅鹿。廣宗。平鄉。至甯晉與洛河會。又經束鹿。冀州。與滹沱河會。由衡水至獻縣完固口。復分爲兩支。一支自完固口流至青縣。會老漳河。至鮑家嘴歸運。一支經河間大城。爲子牙河。出王家口歸淀。查漳河現在末流所分四支。三支歸運。一支歸淀。然歸運三支。水勢頗弱。其歸淀一支。水勢獨強。約其水勢。三支之水。僅可以敵一支。是則此時漳水一半歸運。一半歸淀。運道既無難受之虞。子牙河亦得分殺之勢。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臣等竊觀此時水勢。惟經甯晉冀州會洛河。滹沱河一支。最爲深通。其歸館陶及青縣入運之兩支。水勢頗淺。或恐將來淤塞。臣等議得。應令所經由各地方官。每年於水未發時。分段挑濬。臣等按季察視。務令此兩支俱疏通無滯。以殺小漳河之勢。如遇水大時。仍用

挑水壩等法。逼水分流。庶幾北不至挾漳。沱以侵田。南不至合衛。河以害運。臣愚陋之識。未必有當。伏乞皇上訓誨。

論漳河不宜築堤書山右集

程含章

頃接中州來信。知七月間雨水漲發。漳衛洹沁同時漫決。河北三府被災者十有餘縣。業經閣下親往查勘。奏請撫卹。聲明俟秋杪水涸時。請派欽差前來會勘商辦。爲一勞永逸之計。敢謬陳所見。以備採擇。竊以爲漳衛洹沁四水之漫決。雖同。而情形各異。則施工之大小次第。亦各不同。有不容不塞。不塞則其害愈大者。沁是也。有不須大塞。而不可不加以疏濬者。衛洹是也。有不宜復塞。塞之恐爲禍愈大。爲費亦愈重者。漳是也。沁水頻年漲決。助河爲虐。今既改道不入于河。如果于運道民田兩無所妨。則因其勢而利導之。以分黃河之勢。豈不甚善。然而經過豫東二省。上下千數百里。既不勝築堤防費之繁。且其性挾沙帶泥。今既奪溜入衛。下達臨清。從此衛受其害。不但有妨于豫省之漕鹽運道。卽山東之臨清閘口。亦必被其壅塞。而東南六省漕艘。皆有阻滯之虞。愚所以謂其不可不塞。不塞則其害愈大者。此也。衛洹二水。皆出于太行山。水源不遠。鮮有沙泥。向無水患。今因山水漲發。河無所容。故致漫決。竊以爲止須補苴缺陷。無事大興工作。惟河道久不修治。河身淤淺。一遇水漲。卽至漫溢。似宜加之疏濬。俾復深通。然當此紛紛工作之時。旣不能概用帑金。而哀鴻嗷嗷。又不能盡資民力。似應于寶公河以下。向由長蘆商人挑修者。仍責令商人速爲挑修。其自寶公河以上。無關乎鹽運者。分出段落。勸用民力。以工代賑。惟是賑恤之例。每大口日支銀六厘。實不足以資養贍。似應于賑恤之外。酌借帑金以贍之。每日每工支飯食銀六分。不給工價。事竣按地畝難征還欸。則賑務河務兩事並舉矣。愚所

謂不須大塞而不可不加以疏濬者此也。若夫漳水雖清濁二源皆起于太行山而濁漳之沙泥特甚。溯自皇古以至于今漳水已歷數千萬年。從不築隄亦從無水患。衆所共聞共見也。邇來數十年間河身漸高始有漫溢然其水四散旁出而大溜仍走中泓無沖坑刷坎之威無毀居抉地之怒且其水源不遠二三日後即見消退被淹禾苗得受淤泥愈見芴茂即間被沙壓水退之後便可早種二麥泥土肥美一歲有兩歲之穫故于農民無甚大苦。迨嘉慶二十二年安陽吏民慮患不深始議築隄以爲可免漫溢之患而不知束縛水性使不得舒從此漳河紛紛多事無歲不報水災亦無歲不塞漫口。揔之無疏濬之善策其決也大溜不走中泓有沖坑刷坎之威有毀居室抉地畝之怒而官民之受害滋深矣。是則未築隄障以前漳水漫而不決爲患猶小既築堤障以後漳水漫而必決爲患愈大則漳堤之不宜復築也豈待繁言而後明哉。去秋漳水報決往來鄴下因得詳慎訪問當將漳河不宜築堤築則明歲必復潰決之故爲閣下言之。後聞親往勘訪亦以爲然。奏請毋庸築堤。

皇上聖慮以事關兩省民瘼且漕鹽運道不可不加詳慎。欽派部堂來豫省會勘因漳水直走大名大名之民咸所不願故仍以築復故道具奏。三月而後成功夫以素由河南行走之漳一旦改由直隸直隸之民不願夫固其宜。築復故道于理爲順聞今年漳水之決仍走大名築而復之豈容再議且愚非不知漳隄不築之有害也但天下事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常取漳水之源流而諦思之而知其不可復築築之而勞費將無已時也。何則漳水由河北歷直隸以達山東今既潰決將止築其決口耶抑將未經漫決之處而并築之耶如止築其決口而置決口上下于不問則水必決于不築之處是築猶不築也若并其南北兩岸而全築之則工費甚巨非一二百萬不可且河南既築則直隸亦宜接築不築則數年之後漳水又將

決于直隸矣。直隸既築，則山東亦必接築。不築，則數年之後，漳水又將決于山東矣。三省皆築，非數百萬金不辦。既費數百萬金以築之，則必添設數廳員以守之。每歲弁兵之費、歲修之費、搶險之費，又須數十萬金。從此又添一漳河工程矣。國家之經費有常，現在東南兩河及永定等工，每歲所費業已不貲，豈可復添一河工哉？且漳河亦止太行山下衆水之一耳。卽如直隸內若滹沱、若子牙、若白、若趙、若定、若沙、小河不下十餘道，而皆無堤，何獨于漳而必堤之哉？竊謂漳河改道，但得無妨于運，似宜因其勢而利導之，不當復築。卽築，恐亦不固。去年之事，是其明驗。如曰不築，則恐大名之民不願，則又不然。漳水之由豫由直，唯其性之所便耳。在官民則有彼此之分，而在國家視之，均是王土，均是王民。但當籌計大局，安有此疆彼界之殊耶？唯閣下酌而處之，與時宜之，且爲河北之民慶更生也，則幸甚。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一目錄

工政十七 江蘇水利上

江蘇水道圖說 會典

濬渠塘以備旱潦疏

敷奏江南水利疏

開秦淮通丹陽河議

三吳水利贅言

論水勢壩身

毗陵水利議

論五堰

治河附論

請廣淮北水利疏

海州請築圩岸疏

覆奏淮海築圩情形疏

開海州甲子河碑

費承宣

鄂爾泰

程京萼

錢泳

錢中諧

邵長蘅

錢中諧

張伯行

顧琮

胡蛟齡

高斌

唐仲冕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一

工政十七 江蘇水利上

善化賀長齡輯

江蘇水道圖說會典

江蘇省總督治江甯府。巡撫治蘇州府。在江甯東南。江甯府之北。揚州府淮安府海州。其西北徐州府。其東北海門廳通州。蘇州府之東。松江府太倉州。其西常州府鎮江府。大海當海州東。西北接山東界。東南沿爲大浦口。漣河口。又經淮安府東。爲淮北鹽河口。又南。黃河入焉。又南。爲射陽湖北。串場河南。串場河諸口。又經揚州府東北。通州東。爲淮南鹽河口。又經海門廳東。大江入焉。又經太倉州。爲婁江。吳淞江口。折西南。經松江府東南。接浙江界。黃河自山東東流入境。經徐州府北。引二水通運河。又經淮安府西。與淮河會。曰清口。又東入於海。淮河自安徽洪澤湖東北流。接淮安府西南境。合睢河汴河大成河。與黃河會。達於海。大江自安徽東流入境。經江甯府。合秦淮河。滁河。又經揚州府南。鎮江府北。合儀徵運河。瓜洲運河。南引三水。通徒陽運河。又經常州府。合孟瀆河。及淮南鹽河支津。南引二水通運河。又經蘇州府北。通州南。北合二水。南合福山港。又經海門廳南。太倉州北。入於海運河。自山東東南流入境。經徐州府西南。引微山湖及黃河支津。西北引東泇河西泇河。駱馬湖水。又經淮安府東。出二支津。爲淮北鹽河。又南。截河沂淮而東出。復爲運河。又經揚州府西。引寶應湖高郵湖邵伯湖。歧爲二支。東曰瓜洲運河。西曰儀徵運河。俱入於江。其自淮安府揚州府境東出支津十餘。瀦爲馬家蕩九里蕩大躍湖蜈蚣湖護金蕩。支渠交錯。皆東入於海運河。復自大江南出。經鎮江府常州府北。引江水。南通長蕩湖。合西蠡河。又經蘇州府。合吳淞江。婁江南。與浙江運河會。駱馬湖上源曰沂河。自山東南

流入境。西通武河。燕子河。芙蓉河。北合白馬河。墨河。匯焉。沐河亦自山東南流入境。經海州。折東流。合碩項湖。青伊湖水曰漣河。入於海。新鹽河。舊鹽河。民便河。俱爲淮。北鹽河。北串場河南串場河。及揚州府東南通州西北諸鹽河。俱爲淮。南鹽河。太湖在蘇州府西南。接浙江界。婁江。吳淞江。俱自太湖東出。支渠交錯。經松江府太倉州。入於海。黃浦江爲吳淞江支津。經松江府。仍入吳淞江。順隄河。自山東東流入境。經徐州府。注微山湖。洪溝河。巴溝河。俱自河南東流入境。經徐州府。注睢河。胥河。自安徽東流入境。張洛河。自安徽北流會焉。經鎮江府常州府。潞爲長蕩湖。長興運河。自浙江東北流入境。經蘇州府。注運河。斜塘嘉善塘平湖塘諸水。亦自浙江東北流入境。經松江府。注黃浦江。北至山東界。西至河南界。西南至安徽界。東南至浙江界。東至海。

潞渠塘以備旱潦疏 康熙十九年

工科給事中許承宣

竊惟一方有一方之利。一方有一方之害。善爲治者。收其利而遂絕其害。害莫甚於水旱。利莫大於陂池渠塘。今置陂池渠塘之利不講。而欲禦水旱。是猶不耕而思穫。不蠶而思衣。不可得之數也。江南去年之旱。則數十年來未有之旱也。江南今年之水。亦數年來未有之水也。方其旱。則運河之水。恐不足以濟漕。而涓滴不能放之使出。及其水。則滔天巨浸。潰堤四出。而汗漫不知所歸。揆其所由。河臣只以治河爲急。而不及各府州縣陂池渠塘之利。各府州縣亦以治水諉之河臣。舉其地所有陂池渠塘。廢之爲荒墟。而無所經畫。固宜遇旱則水泉之道盡塞。遇水則疏導之力難施也。前撫臣慕天顏有敬陳足國久遠一疏。其意在於大興水利。以爲劉河吳淞二江。經前撫臣馬祐挑濬。其後近二江郡縣。頗受其利。他若常熟之白茆港。福山港。三丈浦。江陰之黃田港。申港。武進之孟瀆河。包港。丹徒之安港。西港。至若無錫宜興。可連太湖之河濱甚多。金壇丹陽。可接練湖之

水澤不少。今諸處皆淤塞不治。若興工開濬。建立石閘。以時啟閉。旱則納來潮以蓄去水。澇則洩內漲以遏外。此江以南之水利。見於撫臣之奏請者。誠不可不議舉行也。至若江北之揚州。爲國家漕運之大道。其所尤重而水利之大者。莫過於五塘。五塘者何。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陳公塘是也。嘗考明永樂二年。平江伯陳瑄總漕。全資塘水。宣德八年大旱。四塘乾枯。運舟阻滯。知府李貞奏專修五塘。濟運。成化四年。侍郎王恕奏發帑銀三千。於上下雷塘。句城塘。陳公塘。各築石閘。水碓以潴水。旱則由烏塔溝放水入河。接濟運舟。繼此開濬五塘。灌注長河者。不可殫述。厥後湮廢不治。而塘之利遂絕。然其舊址閘石橋梁。猶存一二。若能急爲修復。潦則有潴蓄之地。而不至於泛溢。旱則有灌溉之資。而兼可以濟運。此江以北之水利。撫臣所未及奏請者。尤不可不議舉行也。雖然。蘇松常鎮之水。易於入江。淮揚徐泗之水。難於入海。使五塘之水利興而不爲求。其所歸猶非策之全也。臣聞近海三十六鹽場。尙有涵洞故跡。今可修葺以洩水。舊制洞門自外拴。海潮至。則海水內衝。洞門自閉。海潮退。則河流直走。而洞門自開。門閉則海不得入。而無鹹水以害田。門開則河無所阻。而有支港以達水。如是則水咸趨海。而永無淹沒之慮矣。方今公帑不充。開濬之資。舍捐輸無所出。臣聞去年河漕臣靳輔在淮賑濟。令紳衿士民願納封誥及序班等職。與納俊秀貢監。皆先署名造冊。卽借支庫銀。令其漸次補完。年終彙題。一時咸以爲便。夫與其捐輸於已饑已溺之後。孰若捐輸於未饑未溺之先。與其爲一時補救之事。何如立百年長久之計。則卽以賑濟捐輸之例。爲渠塘捐輸之利。究之渠塘修而民無旱潦之患。是修渠塘正所以爲賑也。伏乞皇上責令各督撫轉飭各府州縣。及今冬涸。速行挑濬。漸次告成。漕田均收其利。旱澇不足爲災。有備無患。一勞永逸之良法。莫過於此者矣。

敷奏江南水利疏 雍正五年

雲貴總督鄂爾泰

爲敬陳水利以備 採擇竊江南水利一事。歷荷 聖心眷注諄懇。臣前任江蘇藩司。於所屬水利。曾悉

心諮訪。畧知大要。原擬將此項經費。籌畫預定。然後詳請督撫。隨其輕重緩急。次第舉行。及奉 聖恩超擢

來滇。事雖已寢。心未暫忘。前閱邸鈔。知蒙 聖主發帑金十萬。委大臣辦理。且感且奮。臣隨寓書撫臣陳時

夏云。疏濬河渠。特賜帑金。以資調度。蘇松常鎮就近之地。料已留心查勘。而江甯爲省會之區。城池尤宜

亟講。郡治內外。皆有河道。秦淮之水。四至可通。獨以日久淤塞。若尋源開濬。實於民有濟。揚州所重。全賴五塘

久屬豪強擅廢。諸閘淤河作田。因占數百里之官塘。遂荒數十萬之民產。至今少旱卽歉。多水又淹。若將故閘

仍舊修造。五塘之水一蓄。所費不過數千金。而斯民之利甚溥。但須不畏強禦。方克有成。故雖有賢守令。往往

中途遂阻。卽勢不能搖。又或造爲別論。使必不可行。此不欲開河之通弊。不可不留意也。等語。去後屢讀

聖諭。剴切周密。又奉 旨以原任給事中許承宣條奏揚州水利一疏。著問揚州府在京官員。其覆奏亦甚

詳明。仰見 聖慮所周。無微不燭。謹據臣所見。冒昧陳奏。臣按劉河白茆二處。奉 旨開濬。此誠河海二

區之脈絡。江浙六郡之要津。查康熙九年。巡撫張祐開濬劉河。二十年。巡撫慕天顏開濬白茆等河。其時相去

未遠。皆有志可考。有跡可循。自能仰體 聖諭。至於江甯之秦淮。其源有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

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水門入於郡城。內外交資。其利甚溥。但久不疏濬。卽疏濬亦屬故事。故河道雖存。僅

於夏秋水大時。暫通舟楫。是享其利者。正復無幾。若不及今大加疏濬。日就堙廢。勢難清理。至於揚州之五塘。

雖侵占已久。而故址皆在。但能不畏勢豪。修治甚易。裨益實多。由揚州之邵伯高郵寶應以直達淮安。此一帶

地方稍遇水大。一望汪洋。民將不堪。若開濬五塘。亦足分其下流。但河堤綿亙三百餘里。往往淮黃及湖。一時匯聚。宣洩甚難。雖設閘已多。而一旦水勢驟急。輒橫行汎濫。多被衝決。須沿途相度。別分支河。出水迅駛。常就安瀾。如此則淮揚二郡。永遠奠定。而江北之水患息矣。至於高家堰爲二郡之保障。及淮北各州縣。皆逼河工。自有河臣坐鎮。不時督修。又非獨水利所關。無俟臣瀆。江南自劉河白茆之外。其爲南北之要津者。莫如鎮江之漕河。在丹徒界者四十五里。在丹陽界者九十里。地勢如建瓴。雖有京口呂城奔牛諸閘。藉以蓄水。一至冬月。漕河水淺。輓運艱難。每年挑濬。隨濬隨淤。歲以爲常。皆由河身淺狹。及挑濬時。又復苟且爲一時之計。所挑淤泥。堆積兩岸。就近之處。及大雨淋漓。仍復沖卸入河。且水淺之時。漕船旣不能行。橫截河內。阻截民船。無由飛渡。以致起岸盤壩。行旅艱苦。公私交困。此又江南河渠大弊。亦不獨水利所關也。臣查此地。實係杭嘉湖蘇松常鎮七府行漕之河。而向例每歲挑濬。獨責之丹陽。是丹陽之民。獨受其累。更有姦胥蠹役地棍等人。得以借名灑派。脚役車夫。驢戶等人。得以勒索高價。而兩頭來船。又得以卸裝另載。凡此姦徒。皆因以爲利。故樂其堵塞。不樂其疏通。於是勾串夫役。皆不肯實力疏濬。使就深闊。又且賄囑漕船舵工水手。故意排擠。不留餘隙。甚至多用小船。填塞河縫。以絕其往來。行人到此。忍氣吞聲。不得不舍舟而陸。臣深察其弊。曾經親勘嚴飭。雖於雍正二年間。料估公費。公中疏濬。然猶不能如式。且附近各境。凡有可比丹陽之練湖者。皆應開通。以助運河。常使流注無窮。不須復濬。庶爲一勞永逸之計。至於各郡州縣之內。外城河并各鎮市之河。每被勢豪侵占。或填砌狹小。或全行堵塞。尤可痛恨。應嚴飭有司。盡行疏通。不得少有徇庇。如仍前因循。不卽挑濬清理者。一經察出。官叅吏處。勢豪之家。從重治罪。其各支河港瀆塘浦。名類不一。所在多有。凡可裨益地方者。應悉令查

報酌量經理。但河路甚多。若必盡待帑金。勢難遍給。臣竊斟酌條例。凡挑浚官河者。一切工費取給公帑。其挑浚城河及鎮市之河者。則通計河身丈尺。俾瀕河兩岸居民。每戶照其基址。各浚其半。其在港內不臨河者。量爲協助。深淺寬窄。各有定程。鰥寡孤獨。悉予優免。至其間隙之地。並無民居。以及未挑之前。先須築壩厚水。及挑之日。或須拆屋砌岸者。此等工費。公同確估。勸令紳衿富戶。典賈磋商。量力捐輸。毋許勒派。其各支河關係民田者。高田挑浚。借水之利。低田圩岸。驅水之害。皆勸令通計合商。彼此交濟。是官爲經營。民受惠益。勢豪姦蠹。不敢阻撓。且自費者。仍以自給。凡有田之業主。種田之佃戶。皆無不踴躍樂從。而爲利斯溥矣。再城外運泥之法。務令遠置低窪之所。不令高出地上。城內運泥之法。則暫令積之有障隔之空地。俟水通日。雇船運至城外。亦置於低窪之所。不令高出地上。總須倡率有方。調度有法。一切因時度勢之用。惟恃乎其人。又非臣言之所能盡也。臣自任江南。私心耿耿。適蒙 聖主軫念及此。實千載一時。故不揣愚昧。越職陳奏。

開秦淮通丹陽河議

程京夢

朱子謂岷山之脈。一支南出。而東北盡於建康。其自西折而北。則起新安之黃山。而南自績溪甯國廣德建平溧陽。北至金壇。起茅山。又北逕丹陽句容。至鎮江西南。向金陵。以起鍾山長山駒驪諸山之水。皆東匯於丹陽之練湖。茅山以東之水。皆東匯於金壇之長蕩湖。而自句容以西。則其水無不歸於金陵。以西入大江。山脈界於南北。水源分自東西。此天地之性。自然之勢也。秦淮一水。發源於句容之西。而西北流入於江。此自開闢以來。未之有改。今進言者曰。秦淮本自句邑之三台閣。而東匯於丹陽之香草河。又東北入江。以西流之水。爲東逝之川。歷稽載籍。未見所據。若信有之。則自茅山以至鍾山。其脈必皆能飛渡。而後秦淮之洞貫穿穴。乃無所

不可有是理哉。說者謂由三台閣之東二十五里至掘河。此秦淮之舊迹。又曰掘河者。秦人之掘處也。按郡志有掘河之名。不詳所自。其字則不作掘而作堀。郡志又作堀。然則謂秦皇掘此以成河者。其傳會鄙俚。不待明者而後見矣。且彼既曰秦淮之正流。而又曰始皇之所掘。自相矛盾。在已固無定見。蓋爲此說者。但欲導秦淮於句容之東。而誣以本自東流。不知水可誣而人不可欺也。建康志云。秦淮水有二源。一發句容之華山南流。一發溧水之東廬山北流。合於方山埭。西經府城中。至石頭城。注大江。輿地志元和郡縣志祥符圖經並同。皆無東滙之說。按句容縣志曰。句容大水。西歸金陵。又曰本邑隨龍大水內小水。俱滙於閣。右繞元武。向西歸秦淮。亦無東流之說也。然則今之輕議開鑿者。不獨有害於金陵。亦非句邑之利也。何則。句容金陵之有河也。皆以夏秋之間。山水時至。非若淮北之運道。有昭陽駱馬諸湖。與濟汶七十二泉之灌輸也。以地勢論。則句容高於丹陽十餘丈。高於金陵亦不下十丈。當春水未生。與霜降水落。金陵之地。有舟楫而無所施。況句邑乎。十丈之高。開未及半。山水暴漲。層堰累閘。猶或通舟。然不待霜降已先秦淮而涸矣。若開至十丈。與秦淮等其深。亦屆秋冬而必竭矣。是此河一歲之中。通舟楫之日少。而廢舟楫之時多也。又奚賴焉。或謂河開既深。則東西皆得江湖之助。按自金陵至丹徒。內地之勢。俱高於江。故鎮江漕渠最易淤淺。無歲不淤。而金陵則河流視江水爲消長。大都河未枯而潮已縮。故惟夏秋之際。江漲潮盈。乃能有資於河。而謂東西達江。則終歲可以通流。亦未爲明於事情者也。即使深通。則水性就下。設夏秋之間。山水四發。河流瀾漫。外挾江潮。直瀉而下。莫可止遏。雲陽毘陵以東。地勢尤卑。必有陸沉之患。而金陵句曲。亦有竭澤之虞。當此之時。孰任其咎。說者曰。孫吳六朝。嘗開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域。以避京江之險。未之聞乎。是前事之師也。噫。彼建都於此。爲偏安不得已之計。固

有然者。方今天下一統。梯航萬里。海不揚波。乃驚畏險阻於門庭戶牖之前。何所見之不廣也。江自岷峨而下。何在不險。能於岸之左右。悉開一河以避之乎。邇來上自金陵。下及京口。百八十里之內。洲渚叢生。港汊錯列。在在可避風濤。所謂黃天蕩者。半爲葭葦之場。江之不險。又莫此爲甚矣。且此江東則直達海門。西則控引荆楚。南岸上自慈姥浦。下至蜀港。北岸上自浮沙石。下至東溝。濱江津要以數十計。皆盜賊之所窺伺也。墩臺瞭望。櫓比鱗次。以備行舟。而賈舟客舫。絡繹往來。亦互相警察。今盡驅入內河。則二百里之大壑。必爲萑苻之藪。其險之可畏。有倍蓰於風濤者。不是之察。而猶自矜康濟之略。多見其不知量也。說者曰。水之泛溢。民之昏墊。是亦有心地方者所宜加之意也。夫句容一邑。凡淵溪之可名者。無不歸於絳巖湖。以達秦淮。絳巖白孫吳下。及宋明代。修隄堰。置斗門。蓄水。近日居民。乃悉占而爲田。湖之存者無幾矣。秦淮源遠而受水衆。今鄉間諸支河。既爲民田侵蝕。日以湮沒。城中則正流淺狹。而支河澱淤。有夷爲平陸者。水潦爲害。職此之由。今不知復絳巖疏秦淮。以濬以洩。而以通丹陽爲得計。猶人之病在脾胃。而欲奏功於喉舌也。豈不謬哉。自隋唐以來。千數百年。未聞持此議者。近乃有無知之商賈。郊野之細民。輒爲是說。而好事之徒。從而和之。乃於先賢則爲刺謬。於古籍則爲無徵。於事理則爲乖舛。詳究終始。無一可者。況此千數百年之中。豈無命世之君子。奮然爲民興利。考其所議。唯在於修赤山之塘。濬秦淮之支。而不聞襲破岡上容之餘智者何也。彼固知此河之開而必廢。有損於財。而無益於民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敢私議之。以待採擇。

三吳水利贅言

錢冰

徐賈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廣通又廢。而吳江長。

橋一帶亦淤墊幾成平陸。然上築周行以通行旅。下開堰洞以洩湍流。似可以爲萬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暢。則不達于枝河。枝河之水不達于三江。三江之水不達于大海。故遇旱則赤地千里。遇水則一望汪洋。而農田爲之害。農田日害而下民窮蹙。下民窮蹙而賦無所出。皆聽命于天時而實非也。

或有問于余曰。太湖之水爲長橋所塞。致三吳有漂沒之憂。何不去之以復古之舊蹟乎。曰不可也。從來治水治田兩者相兼。舟行陸行不能偏廢。且病積日久難以施功。豈去一長橋而遂能爲三吳之利耶。只求斬其菱蘆。濬其淤積。相其地宜。順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大凡治事必需通觀全局。不可執一而論。昔人有專濬吳淞而舍劉河白茅者。亦有專治劉河而舍吳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吳水勢也。蓋浙西諸州惟三吳爲卑下。數州之水惟太湖能滯蓄。三吳與太湖相聯絡。一經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趨東北。故必使吳淞入海以分東南之勢。又必使劉河白茆皆入揚子江以分東北之勢。使三江可并爲一。則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

廣通壩者實與五堰相表裏。所以障宣歙廣德金陵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樂元年成祖遷都于燕京。蘇州民吳相伍以水爲下流患。引宋單鍰書上奏。改築土壩。設官吏。僉同溧陽溧水兩縣民夫四十名守壩。使宣歙諸水不入震澤。正統二年周文襄又爲重修。增高土石。奉有欽降版榜。如有漏洩水利淹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隣充軍如此其重也。今之議論三江輒從下流開濬而無有言及五堰廣通壩者。是東坡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五代錢氏不廢漢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興松江沿海而東。至于太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閘。

使蓄洩以時。旱潦無患。而田自利。其時歲豐人樂。每米一石。錢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吳。大興水利。斗米十錢。至南宋農政不修。水利不舉。三吳之田。日漸墮壞。則石米一貫矣。以此推之。興水利則如此。不興水利則如彼。農人之利于湖也。始則張捕魚蝦。決破隄岸。而取魚蝦之利。繼則遍放菱蘆。以引沙土。而享菱蘆之利。而沙土漸積。乃挑築成田。而享稼穡之利。既而衣食豐足。造爲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築土爲墳。植以松楸。而享風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復其故道。怨者必多。未爲民便也。或曰。興舉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諸惡人不懲治。病者無醫藥。恐歲月寢久。日漸填塞。使水無所洩。旱無所濟。農民艱困。賦稅無由爲三吳之大害。當何如耶。余則曰。方將興利以惠民。何忍擾民以增害。然單鐸有言。上流峻急。則下水泥沙。自然噴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洩三江之口。不淤則向之豪民。占而爲田。爲屋。爲墳墓者。可十埭其五六。此不待懲而自治。不待醫而自藥也。

范文正公曰。三吳水利。修閘濬河。置閘三者。缺一不可。余以爲三江既濬。建閘爲急。何也。蓋水利之盈虛。全在乎節宣。今諸江入海之處。壩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來。一日夜凡兩至。前人謂兩潮積淤。厚如一錢。則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歷代設官置閘。使江無淤澱。漚無汎溢。前人咸謂便利。惟元至順中。有廢閘之議。閘者押也。視水之盈縮。所以押之。以節宣也。潮來則閉閘。以澄江湖。去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築隄岸。而穿爲斗門。蓄洩啟閉。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老農有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稔。無溝故也。低鄉不稔。無岸故也。是池塘爲高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闢十畝之塘。以蓄水而防旱。隄岸爲低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築三尺之圩。以洩水而防潦。

夫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也。

治水之法。既不可執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蓋地有高低。流有緩急。灘有淺深。勢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詢不窮其致。是以必得躬歷山川。親勞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緩帶。冒雨衝風。往來於荒村野水之間。親給錢糧。不扣一釐。而隨官人役。亦未嘗橫索一錢。必如是而後事可舉也。如好逸而惡勞。計利而忘義。遠嫌而避怨。則事不舉而水利不興矣。

積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之中。惟常鎮兩府爲尤甚。或以官通爲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連。或以瓦礫難種。茲欲區處農民。必其開墾而成熟之事。亦難矣。然亦有說焉。一以賦負民逃而不墾。一以糧重租多而不墾。一以其地寫遠難于照應而不墾。一以小民窮困舍本逐末而不墾。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懶惰之民日積。使膏腴成棄地。糧稅爲積逋。所以府庫日虧。而農民日困也。惟有專官而治。時時省察。就近招徠。輕其租賦。勸其開墾。勉其勤惰。使民無棄地。家有餘糧。而庫無積欠矣。亦協濟之一法也。

三吳圩田。亦在在皆有。農民習懶性成。惟知種苗禾種豆麥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則棄之。何也。余以爲水深三四尺者。種菱芡。一二尺者。種菱荷。水不成尺者。則種菱白芡茹萍齊芹菜之屬。又能加之以勤儉。雖陂湖亦田也。試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縱橫。有棄地如蘇松常鎮四府者乎。如此則民不偷惰而賦常足。民不告勞而食不匱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多種菱荷菱芡以利民。此專就陂湖潞水之區言之。若江河渠港則又須禁種他物。以致占塞水道也。

論水勢壩身

錢中諧

周大韶曰。治水之法。必先明其來歷之源。然後導以歸宿之路。其序不可亂行。其功不可逆施也。論者咸謂震澤之水。東北注於陽城崑崙諸湖。指福山許浦等塘爲震澤之尾閘。茜涇諸浦爲震澤之後門。乃謂浚三十六浦以洩太湖之水。同歸於海。此指獨山門沙墩港兩道而言。嘗考常州之水。東流至無錫城。則有獨山門港引太湖之水。流入西水關。爲濠匯於運河。由南門北濱港東流出。坊橋入長洲縣之漕河。迤邐至常熟境。以出於海。無錫以下。至北望亭橋。今改名豐樂橋。其南爲沙墩港。引太湖之水。由楊家橋下直衝蠡河。入三墩蕩。會於漕河。亦入常熟境。以出於海。此兩處是太湖上流分洩之要道。早年引以濟運。兼灌數邑之民田。水年則易於宣洩。使之東注。今獨山門港不由故道。尚無大害。而沙墩港之不由楊家橋而出者。自乾隆四十四五年間。附近居民有白姓者。貪涎風水之說。以爲有關其墓。遂勾通地保。混呈水利廳飾詞填塞。乃導水由通湖橋而出。運河今屆四十餘年。已成陸路矣。可勝浩歎。此道必當開通者。宋時黃震亦嘗論及之曰。昔人開茜涇諸浦。亦主一時一方之利。而然今聞浦盡廢。而海沙壅塞爲患。又前日之所無。觀此可見矣。又如沿海一帶地形。頗高於內田。而湖水因之不得洩。故呼爲壩身。然開三十六浦之後。沿河積水。高出丈外。而腹內之田。旱則無路引水。以爲灌溉之資。潦則無門出水。以爲洩放之計。故沿海舊有一帶之壩身。形如仰盂。水不能洩。人皆知之。而三十六浦之沿河。隨處皆成壩身。形如圍牆。田地荒棄。人所不知也。宋郊竄言水利六失。首及之矣。三十六浦之中。惟白茆七浦爲最。次則陽林湖川福山等浦。但宜相時開浚。不可蠲截。餘如茜涇東陽林雙鳴鹿鳴大錢周涇許浦等河。各於開浚之後。須兩頭作壩。以節清水。以拒渾潮。旱則蓄而蓄之。潦則決而放之。則官不勞於開濬。工力之艱。民不病於田地拋棄之苦。實爲兩便也。觀於大韶之言。水之形勢。蓋略盡矣。就其中所謂壩身者。曹允儒以爲與常州地形相等。蓋起自福山岡山。迤邐常熟太倉嘉定三州縣之間。殆三百餘里。允儒嘗出太倉東門。詣茜涇中間有腰菱站者。誠如白下七里八岡。昔人謂茜涇南北之地。比蘇城崑山。其高不啻丈餘是也。往年開治各涇。浦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且止以其地面爲丈尺。而不知以江湖之水面爲丈尺。又不問高下而均其

淺○深○欲○水○之○東○注○所○謂○卻○行○而○求○及○前○人○者○也○允○儒○本○論○壩○身○而○因○及○從○前○開○濬○之○誤○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雖○夏○海○諸○公○專○志○并○力○亦○恐○其○未○及○此○也○蓋○當○時○民○苦○昏○墊○費○國○家○之○儲○料○盡○人○力○之○疏○排○勞○大○小○諸○賢○之○跋涉○經○營○水○得○通○流○奔○駛○足○支○數○十○年○以○爲○過○望○縱○前○人○計○慮○及○此○斯○時○民○力○已○竭○財○用○亦○空○欲○從○而○窮○其○形○勢○情○狀○而○有○所○不○得○也○後○之○人○精○求○治○水○之○法○補○昔○賢○之○不○逮○則○允○儒○之○言○宜○有○採○焉○夫○許○應○達○亦○嘗○治○吳○淞○矣○初○至○見○水○尚○通○流○前○人○之○疏○鑿○可○攘○爲○己○功○也○不○酌○羣○言○獨○任○私○智○惟○務○築○壩○曾○不○運○土○每○車○厚○微○乾○稍○削○菱○蘆○卽○已○放○水○又○末○段○去○海○不○遠○潮○勢○湍○悍○遂○以○頑○石○壓○敝○舟○塼○築○費○數○千○金○而○潰○其○所○沈○木○石○畱○礙○江○心○潮○沙○又○依○附○之○易○爲○澱○聚○未○及○兩○載○而○海○公○所○疏○復○成○平○陸○後○之○繼○之○者○不○可○不○慎○也○

毗陵水利議

邵長蘅

談吳中水利者言人人殊大較宋人亟議復五堰復十四引門治吳江岸明人亟議濬吳淞濬瀏河導白茆港類皆祖邨氏單謬諸書然無係於毗陵利害故畧弗論也夫水利之大曰轉漕曰溉田毗陵北枕江東南憑太湖有二浸之利而無其害顧歲旱而旱歲潦而潦而漕渠之議濬議灌類歲見告得無當事者慮有未究而經畫之未詳耶愚閒按圖記江自丹陽繞郡境一百八十餘里西北支流道江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稍東則小河港稍東則剩銀港剩銀以東烈塘最大益東迤邐而北澡子港最大桃花以東入暨陽界則申港利港最大此渠皆可行舟宋元迄明舊置閘其上引潮通漕有餘則用溉民往往益股引之溉田數萬計利至渥也自明嘉靖初築城禦倭而孟瀆稍淤萬厯以後水政久弛濁泥乘潮日積而烈塘澡子諸港次第淤入我國家懲已亥海孽之訐瀕江列戍卒起亭燧支流通江者稍稍樅木石塞之自是潮絕不來矣潮不來則轉漕艱阻小遇

淺澀輒議疏濬。人徒舂鍤之勞。水衡之金錢。費亡慮千萬計。而西北諸鄉。時苦旱災。誠疏通。孟濱烈塘諸港。修復舊牐。其利有三。父老言潮來時。試以蕭韋畝之葦高一寸。潮畝數寸。使濱江諸牐。潮至而啟。潮平悉閉。引水注之漕渠。巨艦通流。不復慮涸。一利也。孟濱爲江浙軍餉捷徑。載在漕誌。秋冬軍船空回。脫遇京口阻滯。徑由大江抵常州。空回既速。則赴兌亦速。二利也。旁岸民田。益得支引灌溉。高磽鹵鹵之鄉。變爲沃野。三利也。難者將曰。國家廢牐障流。所以阻舟艦。備非常。又其上皆築馬道。功費久遠。使盡復舊牐。馬道必廢。愚竊謂不然。孟濱原宿有鎮兵。今距江置牐。設天關燕尾。令可通行巨舩。其他支河斗門。僅通小舟。下置柵欄。列戍之卒。謹司其啓閉。又於斗門上平布巨木。度可容數騎並驅。亡患二難矣。去二難。就三利。轉漕漑田兼資。最上策也。次議復。鄆牐。呂城奔牛。舊制三牐。宋陸游謂自創爲鄆河時。茲牐已具矣。顧毗陵以東。又有五瀉上下牐。考宋史河渠志。乾道二年。以兩浙轉運司及常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二牐。修牐裏堤岸。防泄運水。令無錫知縣掌鑰。卽遇水深六尺方開。當日慎重如是。蓋毗陵地勢西仰東傾。呂城奔牛牐。僅可蓄奔牛以西之水。濟丹陽運。惟五瀉牐乃可蓄無錫以西之水。濟毗陵運。今其蹟雖久廢。宜於丁堰戚墅間。特置一牐。以時啟閉。常蓄水五六尺以上。則運河免灌注挑濬之勞。此專主漕者也。次議疏百瀆。按舊志。百瀆在毗陵二十有六。在荆溪七十有四。所以洩西南衆流。入震澤而歸於海者。然稍湮塞矣。宜鳩工於食利之民。開茭蘆。溶淤澱。令百瀆故道。十疏其六七。湧則泄水入湖。旱則引水灌溉。而濱湖之地。無凶年。單鐸所云。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次議築圍田。次議濬溝渠。陂塘下地。懼水齧之。圍田所以防也。高地利水。潞之溝渠陂塘。所以蓄也。故農諺曰。種田先岸。種地先溝。高鄉不登。以無溝故。低鄉不登。以無岸故。郡太常唐鶴徵有言。高田多爲陂塘。厚儲深蓄。勿使

洩而溢之外。低田多爲圩堰。渠穿股引。無使潰而入於內。陂塘闊深。圩堰堅完。高下兩利。歲可常稔。三策皆專主漑者也。夫蘇松地卑下。巨浸所匯。有利亦有害。故興利難。毗陵平壤。蓄泄易施。利多而害少。故興利易。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旁。豹不知用。史起譏其不知。今擅必興之利。操可濟之策。據易集之形。而懲羹吹蠶。因循廢墜。重爲史起所譏。詎不惜哉。愚更有說焉。一邑猶一身然。四鄉其四肢也。邑治其腹心也。川渠流通。則其榮衛血脉也。吾邑前後市河惠明玉帶諸河。所在填淤。舟楫梗澁。譬有人焉。四肢無恙。而心腹癰結。其人必病。吾久憂夫吾邑之告病也。

論五堰

錢中諧

廣通鎮在高渚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諸水。東連三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闔閭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左傳楚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蓋繇此道。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唐景福二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濠作魯陽五堰。拖輕舸以饋軍。故得不困。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漕水。言吳王行密所漕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渚之水易洩。民多墾湖爲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其下流。水患特甚。宜興進士單鏐。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爲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水不入荆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六七。元祐中。蘇軾稱其有水學。并其書薦於朝。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承豐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湖爲非。時卒不行。明興以金陵爲南京。謂蘇浙糧運。自東壩入。

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命曰廣通鎮。設巡檢司。稅課司。茶引所。是時河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贛脂岡。乃命崇山侯鑿山焚石以通之。引湖水會秦淮入於江。於是東壩直達金陵。爲運道云。永樂遷都。此道遂廢。而蘇人吳相伍以水之爲蘇常患也。引單鍰議。奏改土壩。增設官吏。歲僉溧陽溧水人夫各四十人守之。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而壩尤低薄。水開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濫。壩大決。蘇常潦甚。租稅無所出。於是周文襄楊墳大集夫匠重築之。并欽降版榜。有走洩水利。湮沒蘇常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匠充軍。其後屢議復故道。而輒阻。蓋利塞者三郡之民。而利開者高渚之田也。嘉靖二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壩行者。絡繹不絕。沿壩居民。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而高渚之田漸圯。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州便爲魚鼈。當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涇民紛紛欲掘壩。會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有以聞於華亭徐內閣階者。會知縣方沂入覲。召諭重禁之。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言若此。按五壩去溧陽八十里。自廣通壩而東十五里曰新壩。因以廣通壩鑿河。故從東復築此。亦不堰水。自此而東九里。第一曰昇平壩。又南九里曰三塔湖壩。又東九里曰南度壩。又東九里曰沙漲壩。又東九里曰前麻壩。是爲五壩。在廣通壩下流。半受廣德建平高渚之水。其溧水溧陽丹陽句容之水。又在五壩之北。沈啓曰。五壩之水相平。霖雨稍積。山源怒沸。則諸水奔馳東下。連五壩所受者。同入太湖。沛如也。非五壩所能節也。詳宋鄭僑書曰。宜興而西有五壩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衆水。直趨蕪湖。後廢五壩。則水皆入於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東灌蘇常湖三州。由是觀之。則昔人所節。似連五壩之水。俱匯入於蕪湖。又詳宋黃震答泄水書云。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五壩。使西南水不入荊溪。而由銀林五壩入於

運河以至大江。國初南渡以來。五堰既以不便木簾往來而壞。又射林唐末剽販木簾。由宣歙以入兩浙。乃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蕪湖而東入震澤。由前後之言觀之。則五堰在所壩之中無疑矣。今壩設五堰之上。所拒固是宣歙諸水。蓋拒水不入於五堰。而非築五堰。邇其水以出蕪湖也。前言皆以五堰爲節水之具。則昔之所築。疑在五堰下流。別有要害之地。而非今之所壩者也。明初欲藉五堰節水分流。以入蕪湖。可見五堰者。但可爲湖而不可爲田也。復恐其賦稅爲累。啟後人開堰之說。乃掣其稅賦於蘇州。代輸。蓋期諸堰以次蓄水。而不疾趨於東吳也。聞五堰豪家。隱其水利。有關三郡之情。於嘉靖三十五年。乘縣官入覲。從署。府判欺田陞科。盡占爲田。夾築土埂於諸湖之中。壩束之水。不容餘瀝。停貯。竭其流而決入於太湖。太湖豈爲辭哉。不知下流二三百里之田。陰受其汨沒之禍。而莫之計也。密之言。與邦憲所考相異。同若此。夫高渚之病。因廣通壩截五堰之水。不得宣洩。故汎濫恣肆。而莫之救。然其賦已掣入吳中矣。其患爲小。吳中之病。因廣通壩在五堰之上。而五堰復爲豪民占佃。不得停洩。宣歙金陵諸水。乃奔潰四出。而下太湖。其患爲大。以高渚爲壑。固不可以三郡爲高渚。一縣之壑。尤不可也。且高渚之與三郡。賦稅人民。多寡輕重。果何如哉。夫高渚。溧陽之間。不全藉占佃五堰者。以爲賦稅也。開五堰復爲水而除其科。在朝廷不過歲捐全額之二三耳。即使高渚因五堰之田爲全額而全除之。而蘇州所加之賦。固自在也。則五堰不可不開也。廣通既居五堰之上。故高渚以上之水。無所入。雖入矣。而爲占佃者所阻。故三郡以上之水。無所蓄。惟移壩於五堰之下。則五堰爲高渚洩水之區。而新壩復爲三郡截水之路。兩者均利焉。則舊壩亦不可不移也。治水者。大抵以三江爲急。以五堰爲緩。愚之反覆於茲者。惟恐後之治渚者。偶見一邑之疾苦。妄建決堰之議。以貽三郡之大害。

故不禁復詳言之焉。

治河附論

張伯行

溝○洫○之○說○凡○河○皆○可○用○而○獨○黃○河○不○可○用○何○也○以○其○隨○行○而○隨○淤○也○若○與○諸○湖○相○近○者○皆○可○用○溝○洫○之○法○而○洪○澤○湖○一○帶○尤○爲○利○便○予○聞○往○時○洪○澤○湖○如○周○橋○翟○壩○高○良○湖○等○閘○下○皆○有○河○河○之○兩○岸○皆○爲○肥○美○水○田○自○六○壩○開○而○美○田○皆○匯○爲○巨○浸○矣○今○六○壩○已○閉○田○盡○涸○出○所○待○舉○行○者○水○利○而○已○與○其○以○有○用○之○水○委○之○於○海○何○若○多○開○河○渠○廣○修○溝○洫○引○水○溉○田○既○資○其○利○又○除○其○害○之○爲○兩○得○乎○春○則○使○之○出○清○口○一○以○刷○黃○一○以○濟○運○夏○時○水○漲○則○開○河○渠○以○灌○溉○民○田○則○昔○之○民○苦○水○之○害○者○一○轉○移○間○而○且○以○得○水○之○利○矣○但○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若○聽○民○自○爲○之○勢○必○有○所○不○能○或○添○水○利○官○使○專○治○之○或○令○地○方○官○兼○管○之○務○使○先○開○河○渠○俱○令○至○運○河○之○西○岸○仍○於○運○河○之○下○開○涵○洞○如○淮○安○府○山○陽○縣○之○伏○龍○洞○遇○水○小○時○則○閉○涵○洞○止○用○以○灌○田○而○不○使○之○東○注○遇○洪○澤○湖○水○大○則○取○其○足○以○灌○田○而○止○餘○水○盡○令○洩○於○運○河○之○東○由○射○陽○湖○馬○家○蕩○鰕○鬚○溝○濠○瀧○入○海○卽○運○河○之○東○至○馬○家○蕩○及○鰕○鬚○二○溝○俱○可○爲○水○田○此○處○儘○民○爲○之○不○必○官○爲○區○處○也○此○愚○一○得○之○見○也○

請廣淮北水利疏 乾隆七年

漕運總督 顧 琮

竊惟淮北郡縣地居天下之衝襟帶黃淮匯注湖蕩土田廣衍戶口繁多第頻年水旱饑饉薦臻以至土地荒蕪民物凋弊連歲疊蒙 皇恩蠲賑截漕近又 特遣大臣撫綏賑恤更令加意講求陂塘溝洫以期收

益除害仰見

聖主勤求民隱懷保惠鮮其所以欲措斯民於衽席者至周至備臣待罪總漕淮郡適當駐

劄之地又因歷任已再其間風土民情知之頗悉近者督漕北上復沿堤相視按之地勢訪之士人而知淮北

實有可興之利。誠能因勢利導。固有施功甚簡。爲效甚鉅者。竊見淮安南北地之高下。本畧相等。乃田價懸絕。至有相去僅數十里。如淮南涇河上田。每畝值銀十餘兩。淮北下地一頃。僅值銀七八兩者。考其所由。蓋淮南河堤多建。涵洞灌注有資。故堤外之田。悉成上腴。至淮北郡縣。地雖濱河。而溝渠坡堰。槩未講求。故地之高者。僅種二麥雜糧。從未獲禾稻之利。若遇一亢旱。麥收亦闕。竟同石田。其卑下之區。則又皆沮洳荻葦。極目汙萊。積雨稍多。卽成巨浸。是以夏旱秋潦。年年告災。十室九空。公私困竭。臣初亦疑引河灌溉。廣設涵洞。或止宜于淮南。而淮北或有未宜。近因艤舟清江。迤北登堤履勘。見五公橋旁近土田肥滋。宿麥成熟。秧苗長茂。詢之佃農。並云。此二十年前。亦係荒瘠之地。後因有錢姓者。以賤價買堤外瘠田于隄上。創設涵洞。導流引灌。遂成沃土。夏麥秋禾。歲得再熟。故前此每畝三錢之價。今已價十餘兩。因益信蓄洩得宜。地無南北。可獲其利。臣竊見自清江以上。運河兩岸。雖亦間有涵洞。第向來止知束水濟運。未知借水灌田。是以坐聽萬頃原泉。竟未收涓滴灌溉之利。遂使淮北之利。與涇河田畝高下相懸。晉魏史起之言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因引漳水溉鄴。而河內以富。今淮北諸河。形勢適相類。此應請皇上特遣大臣一員。總理相度。會同督撫河臣。詳酌妥辦。估計興工。于兩郡近河隄岸。或建設涵洞。或分築壩堰。開渠溉田。至東西駱馬微山漁濱徐塘諸河。支分派別。務各廣引溝渠。或築圩岸以圍田。或棄窪地以瀦水。要使隨地制宜。克盡地力而止。其需用帑項。應就近在兩淮運庫動用。更令卽於河員內。遴委諳練河務數人。分司其任。約一二年間。水利興而人力勤。可盡使瘠土化爲沃壤。第恐議者疑其運河洩及諸河之水。或于濟運有妨。不知各省糧艘。道經淮徐。每年五月上旬。卽可過竣。稻田須水。正在夏秋前。

此啟閉以時運過始行宣導是祇借運河閉蓄之水用爲民田灌溉之資漕運毫無所妨況清江左右所建涵洞成效彰彰推此仿行萬無疑慮雖行事之初經費須出自朝廷規畫然與其憚于興作而旱潦不除累歲

賜復蠲租動以鉅萬窮黎究難普濟國帑坐以虛糜何如力興此工以因民之利盡地之力耶考之目前計之異日其利有五淮徐災黎待哺嗷嗷半菽不飽若水利興修即可寓工於賑其利一也兩郡頻歲被災額賦既多蠲免賑濟復發帑金當前既已周章後此更難爲繼若田功克舉普獲豐收從此正供可以無闕庫帑可以節省其利二也淮徐常平匱乏一遇凶年米價翔湧若溝渠既通則二麥禾稻歲獲再收數年之間民免艱食倉儲有備其利三也兩郡磽瘠既化爲膏腴賦不加增收有倍獲則流亡安輯匪僻自消其利四也運河爲湖泉貫注亦多溜塌沖工今相視要害開引涵洞溝渠則水勢既分險工自穩行之有成雖有此時開濬之勞可除永久修工之費截長補短去險就平其利五也利興害除上可慰九重南顧之懷下可貽淮北百世之利一時國家之所費有限而將來小民之獲利無窮水旱有所節宣一勞得以永逸收益除害公私並濟無過于此矣

海州請築圩岸疏 乾隆十五年

御史胡蛟齡

竊江南徐州府屬之邳宿諸州縣海州并所屬之贛沐諸縣皆係河淮下流而海州上承東省來源下游逼隣海浦每春夏之交栽植甫畢橫流隨至渺瀰一片不見阡陌窮民有種無收應輸正賦不能常年請豁歲歲停緩終須帶徵積欠在身譬則負戴千斤不得伸眉仰首民困蓋已極矣近者屢蒙 恩旨疊次蠲除并令督撫河臣會同查勘設法疏通而水患終不能免竊思淮徐土著之民既不可遷徙遠適又不能力與水爭田廬

室宇動遭淹沒。勢將何所底止。謹按明人治河之議。有云宜于濱河之處。做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使足容水。臣愚以爲此議。或難驟行之于北。而似可通用之于南。今臣訪聞徽州人民。寄居海州者。每置買田畝。周圍築堤捍水。堤內多爲溝洫。隄間安設斗門。相時蓄洩。一如圩田之制。無論旱澇。歲獲有收。此則成效已經顯著者也。又查乾隆十一年。吏部尚書高斌。會同督臣尹繼善等。議將海州一屬。令地方有司。勸諭民修築圩岸。其隣接海屬之宿遷桃源清河安東阜甯等縣。亦一例辦理。以期共收實效。今數年以來。該處作何辦理。其實在情形。無從委悉。伏祈 勅下督撫諸臣。查照前議。嚴飭地方有司。勿以粉飾邀名。勿以畏難中止。勿以未經查核。恐干失察。通同隱匿。致隳已就之緒。仍遴委大員。帶領諳練農民。親身經理。并將作何督率推行。堪于數年內。續成大功之處。確切定議。恭候明歲 聖駕南巡。于 相視河淮之暇。臨期奏請 裁決。庶淮北百萬窮黎。幸獲更生。而 皇仁萬世永賴矣。

覆奏淮海築圩情形疏 乾隆十六年

高斌

查淮海等屬州縣。地勢低窪。濱臨河湖。居東省之下流。爲衆水之歸宿。今據該御史奏。宜做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洫。使足容水。聞徽州人寄居海州者。每置買田畝。周圍築隄。一如圩田之制。歲獲有收。成效已著。請查照十一年八月原奏。將海州一屬。并鄰接之宿遷桃源清河安東阜甯等縣。數年以來。作何辦理情形。 敕下督撫嚴飭地方有司。實力奉行。確切定議等語。伏查海州并宿遷桃源等縣。修築圩岸一案。先於乾隆十一年八月。高斌會同前督臣尹繼善。奏准海州所屬。照下河高寶等處窪地之例。修築圩岸。令業主出資。佃戶出力。于農隙時次第經理。其無力之業佃。酌借帑項。年豐還項。鄰接海州之宿遷桃源清河安東阜甯等邑。亦照

此辦理在案。又乾隆十二年四月。前督臣尹繼善奏稱。一切應修圩岸。令地方官詳加相度。酌量緩急。分年辦理。其頂底高寬之制。俱令相視地形。酌定丈尺。修治之法。務于圩外積土。挑挖成溝。仍于圩身酌留涵洞。并設立圩長。責成州縣經理。道府督勘等因。奏明亦在案。臣黃廷桂於乾隆十四年。將修築圩岸時宜。酌定規條。通飭所屬。實力奉行。并令各地方官。因地因時。斟酌辦理。務期合乎人情。宜乎土俗。于事有濟。茲查數年來辦理情形。如海州東南鄉之莞濱等二十四鎮。沐陽二十字橋。至錢家集。至桑墟苗家寨等鎮。安東之西聯東路大飛等鎮。宿遷之河北等鎮。築圩挑溝。俱經工竣。阜甯之堰頭丁溪等里。贛榆之南鄉等鎮。亦經勘明建圩。其未修圩岸之處。或因地勢稍高。沙土虛鬆。不通水道。或因潮水往來。本係斥鹵。以及湖蕩匯結。卑窪容水之地。不便概行修築。至桃源清河二縣。四鄉均係旱地。並無種稻水田。其逼近河湖之處。水勢洶湧。非圩岸所能抵禦。兼以土性浮鬆。旋修旋坍。徒費無益。此海州等八州縣圩岸。或宜或礙之情形也。竊思水利農田。相爲表裏。必須捍禦有備。而後蓄洩有資。圩岸之制。誠爲良法。唯是地勢不同。難以一律而論。海州沐陽上承東省來源。駱馬全湖之水。由六塘與沐山兩河分注入海。其六塘河。自宿遷縣境。歷桃源清河安東林陽。以至海州。綿長數百餘里。是圩岸之最大者。莫如六沐兩河。從前原係民間自築圩堰。迨乾隆八年至十二年。歷經奏請培築。高厚費至數十萬。查自加築以來。唯乾隆十三年。水勢本小。得以無虞。淮徐海各屬。均獲有收。至十四十五等年。東省山水盛漲。六沐仍多漫溢。民田無論有無圩岸。均不免于水患。誠以來源甚多。下流甚窄。容洩不及。勢必旁衝橫溢。斷不能強與水爭也。至于圩岸之制。唯田間偶遇霖潦。低窪之地。可用以防護。如江南蘇松常鎮等州縣。農田最爲得宜。其次則下河高寶興泰山陽鹽城行之。亦有成效。均以上游無異漲之水。故圩岸得以施

工。至于海州等八州縣。俱在黃河以北。一望平衍。土性浮沙。不宜禾稻。民間惟恃春麥豐稔。以爲蓋藏。是以歷來有一麥抵三秋之語。一交夏秋。則東省上游山水泛溢。六沐交漲。湖蕩散漫。勢非圩岸所能防禦。此正臺臣所奏圩田之制難驟行之於北者。臣等悉心講求。詳加酌議。水性地利之宜。勢不容于穿鑿。而補偏救弊之方。人事不可不盡。所有海州等八州縣。除清河桃源既屢經試勘。圩岸無益。應毋庸修築外。應令各該縣於舊有河形及支河曲港之處。於農隙時。董率農民。隨時挑挖。以備霖潦。至海州沐陽贛榆安東阜甯宿遷所有已成之圩岸。仍令各該縣循照規條。督率民夫歲修。并多挑溝渠。以備蓄洩。其已勘未成者。則令隨時次第舉行。至于地勢沙高。并卑窪湖蕩容水之地。均不必强行修築。阻礙水道。其六沐兩河。已經動帑修築之堰。雖異漲之水。不能保護。而尋常水勢。藉其障禦。不無裨益。亦應仍照題定之例。督率民夫歲時修補。查盛漲之水。原非歲以爲常。如此漸次經理。則淮徐海各州縣。每年春麥。既可常獲豐稔。且合計數年之內。亦必有一二年秋成可獲。唯在因時因地。隨宜辦理。從容經畫。以期實效。庶淮徐海沮洳之地。雖不能收全局之功。爲一勞永逸之計。而隨時補救。水患自可漸減。

新開海州甲子河碑

海州知州唐仲冕

中河舊引鹽。肅清流。經安東莞濱。至武障頂沖。受六塘河而北。漚板浦爲場河。又自板浦歷卞家浦。過孔望山。出海州東北。爲新浦。皆嵯運所經。工歸綱賈。自孔望山西至州城七八里。舟楫所不通也。城無市廛。米薪缺乏。州以爲病。今歲有以開渠請者。余知其爲利。而恐重勞吾民也。請者繼至。始議董勸。海州凡四十八鎮。各輸財。余躬爲植。而屬矜耆分治方土。綜其財用。稽其功緒。東自新浦口引場入水。西達城東門。入於漚河。計長一千

一丈六尺有奇。廣六丈。深者自七八尺至丈五尺。爲方三萬三千五百有三。斬巖填谷。屏潞掀淖之力。耆耨縹
缶木薄鐵石之具。與夫筭胥巡隸。餽廩犒勞。造橋闢隄立步。凡用錢七千七百五十一緡。五旬而成。不愆於素。
是役也。適當淮河之間。醴導紛紜。場河亦大加疏浚。方慮發徵罕集。嚴事無期。而四郊農忙。不呼自赴。釋耒揮
鍤。雲簇星奔。不妨麥秋之時。不憂水潦之降。命之曰甲子河。且以名橋者。紀天行重民力也。夫十千十二支相
配。窮六十爲一元。而始於闕逢困敦。此州十年以來。潮漸北徙。故恬風渡最險惡。已成平陸。朐山以東。郁州以
西。得沙田數百頃。更涉一紀。地盡可耕。石室諸生。蒸蒸向學。耕者豐於野。學者獻於廷。其必自今河成之歲始
矣。雖然。漣河塞而青伊河乃東溢矣。六塘隄不修而大伊山南北二河隄透。迤數千百丈。溝漱防淫。費累鉅萬。
且鹽牖遷清流弱中河。每借潤於黃水沙。停河淺輒泛。民田民與商爭蓄洩。無歲無之。凡此皆守土者之所宜
熟籌也。豈特茲河哉。是爲記。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二目錄

工政十八 江蘇水利

淮揚水利考序

論治下河一

論治下河二

揚州水利論 揚州府志

運河上下游議

大挑運河疏

沿海開河議 揚州府志

下河末議

敬籌淮揚水患

籌湖河來源去路疏

籌上河歸江事宜疏

籌湖水歸江別開鹽河疏

籌疏堵下河來源疏

籌辦下河水利疏

京

張鵬翮

張鵬翮

吏

徐

徐

王明德

高斌

嵇璜

嵇璜

白鍾山

高晉

廣湖水歸江諸路疏

覆奏湖河高下情形疏

淺湖入江議

重濬射陽湖議

上總漕徐公開湖河書

答友人問治下河

答孫杞瞻開海口治下河書

翰林侍讀喬君墓誌

劉統勳

高晉

葉燾

王永吉

馮景

閻若璩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三

工政十八 江蘇水利中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淮揚水利考序

計東

從來河漕重臣。經理運道。自臨清以南。清河以北。荒度之功。不敢不至。至淮安以南。瓜洲以北。運河三百里。則視爲內地安瀾。不甚加意。惟淺則挑濬。潦則宣洩。以爲故常而已。今乃有大不然者。向恃高堰翟壩周橋一帶之隄障。遏淮泗使不得闌入內河。而藉全淮之水力。注清口。合黃河。刷其沙以入於海者。今且蓄左隄而灌高寶諸湖。水力分而愈弱。河躡其後。沙淤其下。運道梗而湖水溢。民與漕交病矣。向恃芒稻運鹽兩河。爲諸水入江之口。廟灣雲梯關。爲淮黃入海之口。又必藉白塔河四閘。及丁溪石碇等閘。以廣其浩瀚者。今則故道淤塞。以滔天之水勢。僅求出於瓜儀兩牖之間。則漕隄屢潰。民田與鹽場盡湮。而淮揚兩郡。岌岌乎有陸沈之患矣。於是有爲利漕利民利商之計者。建上流中流下流之規畫。曰增築高堰。曰固塞翟壩周橋。曰復天妃下閘。此治其上流也。曰開涇河大牖。曰開黃浦子嬰雙閘。此治其中流也。曰濬芒稻河。曰濬白塔丁溪石碇諸閘。以暢其入海之路。此治其下流也。建白紛紛。皆瞭若指掌。天子旣命重臣專董其事。而史子壽平復彙諸家之論。著爲淮揚水利考全書。何隄宜復。何築宜增。何決口宜塞。何故道宜濬。何利於漕。又不病於民。蓋生長其地。故討論精密如此。顧未知立功者。能虛心采聽之否耶。

論治下河一

張鵬翮

淮南古澤國也。禹貢曰淮海惟揚州。田下下。賦下上。以其地多沮洳。爲水所宅也。然在上古。祇淮而已。至元益

之以黃。泊明又益之以運。控引諸流。而淮揚之患益深矣。下河者。揚之江都興化泰州高郵寶應淮之山陽鹽城七州縣。迤東際海之地也。按陳應芳散之集云。自泰州新城河以至興高寶鹽之間。凡爲湖者五十有奇。則民生之不墊隘者幾矣。康熙二十八年。允淮揚士民之請。挑濬下河。大發帑金。以部臣專領其事。相繼未就。三十八年正月。上閱視河工。諭前河臣曰。下河地方。田廬漂沒。朕軫念民艱。屢遣大臣往治。不惜數百萬金錢。務期早綏黎庶。乃歷年已久。未有成功。今水勢仍復橫溢。漫漫城廬。沈沒邱隴。以致民多失業。於是撤員寢工。且曰。下河不必復濬。如將上河堵築堅固。則下河不治而自治矣。所以然者。下河居運河之下。運河又居淮湖之下。洪澤隄岸不固。則七十二山河之水。建瓴東注而運隄壞。運隄壞而江興泰高寶山鹽七州縣濱海之民。如魚游釜底。其勢然也。洋洋聖謨。從古言河渠者所未發。然下河爲洩水入海之道。道不通。則泛漫停蓄。亦足爲害。此上諭所以有挑濬下河。引積水入海之舊案也。前河臣未暇兼顧。臣鵬翮奉命

至。開海口。闢清口。塞六壩。一稟皇上成算。上河次第就理。負海之地。高原亦已種麥。惟積水不去。乃籌所以宣洩下河積水之法。分爲三路。高郵泰州興化其南路也。寶應其中路也。山陽鹽城其北路也。余拏舟按視博諷父老。洞其曲折。於高郵則自南關大壩下。起攔馬河。訖朱三橋。凡三百九十一丈。又自車邏壩起。攔馬河訖齊家莊。凡三百三十丈。各開置引河。匯入運河。逕一溝二溝三溝。至興化之海溝河。白駒場入于海。泰州則自淤溪至車兒埠。滔子河以入于海。其舊徑也。今滔子河凡三十二里。久爲鹽商閉塞。則引挑由苦水洋以入海。興化地最窪。形如釜底。水患視他邑尤劇。則浚海溝河。起鮑家莊。徑黃莊至白駒場。凡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丈。有奇。而南路之積水消矣。於山陽則開涇澗二河。二河所以洩運河溢槽之水。通舟楫之利。兼以流惡而導

其滯也。自涇河與文二閘廢。堙爲平陸矣。予按其迹。於涇河起閘下。逕大小張家橋黃家舍。至留家莊。以入射陽湖。達於海。凡七千二百五十丈。於湖河起閘下。逕通濟橋陳家舍車家橋劉均溝。入射陽湖。以達于海。凡一萬四千三十丈。有奇。各與工挑浚。於山陽鹽城。則蝦鬚二溝。射陽湖之尾閘也。往自童家營潰。黃河挾沙而入。二溝之迹無存。予訪得之。春淤沙。篋宿泥。開通深廣。如夏梁河之瓦子莊。西塘河之老鶴尖。東塘河之由葫蘆嘴。其役維艱。二河凡一萬六百七十丈。溝既通。湖不日涸。又加挑若干丈。與濶相接。入膠隴河。會爲一。逕廟灣以達于海。而北路之積水消矣。於寶應則導子嬰溝入射陽湖。以達于海。而中路之積水俱消矣。大約下河以興化爲壑。故水多趨之。以運鹽。河海溝河爲絡。故水多逕之。以射陽爲歸。故水多萃之。尾閘通而包絡俱暢。今下河六七州縣。爾宅爾田。各有甯宇。桑麻被野。並海皆青。孰非我皇上念深慮至。不惜金錢。疏通積水之所致哉。始余下車。卽開挑人字古積諸河。引湖水入江。已除水患之半。至下河三路入海之道通。而沮淤俱去。澤國化爲樂國矣。尙擬開挑串場河。自泰州以至鹽城。逕廟灣入海。凡三百里。爲商民永利。而范公捍海隄歲久殘缺。亦欲大修之。以水患初平。且有待云。

論治下河二

張鵬翮

淮之通江非古也。自春秋以後。吳子爭雄上國。開刊溝而江淮始通。其後因之爲漕。徑路益闢。不可廢也。或曰禹時淮不入江。未聞以淮漲爲患。後淮之歸墟有三路。入海者二。入江者一。而淮之爲患滋甚。此何以故。蓋由黃河之南徙始也。以一淮身而受二瀆之流。則其勢必漲。必多爲之徑以洩之。前人於邗溝通江舊瀆外。另闢芒稻河。分殺淮勢。保隄岸而護民生。子輿書之誤記。正後世之良籌也。我皇上天縱聰明。洞精水理。於康

熙三十八年之觀河也。

諭曰。高郵東岸之滾水壩涵洞。俱不必留。將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引出歸江。入

江之河口。如有淺處。著挑深。如此條治。各河之水。既不歸下河。下河不必挑修。七月初十日。

諭于成龍曰。

細閱河圖。其中有最要二事。在南方時。曾面諭爾芒稻河著速行挑浚。至今尚未動工。若再遲誤。運河東隄必不能保。不獨隄岸民生關係匪輕。不可不速行挑浚。寬濶五六丈。爲此復行特諭。又聞。

法駕之南巡也。

躬御小舟。按視人字等河形勢。蓋稔知分淮入江。爲拯民昏墊之要籌矣。明年臣鵬翮總河務。

陛辭之際。

又復申舉前

諭。且云。朕於此所見甚明。于是決排疏濬。一切奉詔書方略從事。隄六壩以塞漏卮。疏運口

以達清流。而又大開芒稻河以注之江。於是淮黃交滙。向若歸壑。涓滴不及下河。而山鹽高寶興泰江都茫茫

煙海之區。下者長禾黍。高者反虞亢暵。浮家泛宅之民。安其田里。乃知上河治則下河自治。大哉。

聖言。抉

理水之要。確乎其不可易也。或者謂下河治而上河之扁鑰益固。則危高堰。浸泗盱。利害相半。非多徑竇以紓

其怒。未爲全策也。是大不然。夫今之言宣洩者。大抵援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一語。謂自龜山之枯河。歷天長

六合以達於江。舊是隋煬帝所開。風雨之際。隱有帆檣雲樹之形。鑿以通江。可洩淮湖之漲。與孟子語合。此妄

說也。自春秋時吳開邗溝。兵交上國。淮始入江。禹時原不與江合。且淮入江之路。卽今運河。其不足洩淮之漲

明矣。舍是而別鑿一河。綿地三百餘里。隔限大山。阻礙石壤田廬。夷邱墓。高下不齊。回折異勢。小鑿之不足爲

有。無大鑿之則勞費不可以巧歷算也。或又曰。唐運道。卽煬帝所開枯河。由江入淮。說非無據。此又全不見史

書。鑿空憑臆。敢爲妄言以欺世者也。按唐宋貢賦。皆由邗以達淮。由淮以達汴。清口以南。與今之運道無異。昔

宋天禧中。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譚稹爲制置使。欲開一河出宣化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子觀視之。

子諱曰。運河高江淮數倍。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始通。此唐宋運道由邗達淮之驗也。而唐書食貨志載裴耀卿條漕事宜。曰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劉晏領諸道租庸使。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艫支江船二十艘。每船受千斛。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皆自邗溝達淮河。有從天長六合閒別尋支河入江之說哉。總之海門深通則黃流自駛。清口大關則淮漲自平。上下河兩利之策。無出於此。舍是而妄談宣洩之法。兒童之見也。

揚州水利論 揚州府志

高郵州境之西。南連郡中。以至滁泗天長諸山。地勢爲高。東北諸湖蕩。與山陽寶應鹽城相接。地勢最下。其高者水之所出。其源有七十二澗。下者水之所歸。凡七十二澗之水。皆匯於三十六湖。汪洋浩蕩。方二三百里。循湖而東。有河曰運河。有堤曰平津堰。凡田地在堰西者曰西上河。在堰東者曰南下河。以西高於東也。南北下河之間。又有河曰運鹽河。其隄曰東河塘。凡田地在塘南者曰南上河。塘北者曰北下河。以南高於北故。南不曰下河而亦曰上河也。堰有閘數座。塘有斗門石碓涵洞數十處。遇水則西河藉南河北河以爲之洩。遇旱則南河北河藉西河以爲之溉。言郵之水利者。不外乎此。然郵之上流有淮黃。恃高堰周橋翟陂爲之障。下流有海。恃廟灣白駒丁谿等口爲之洩。倘上下流不治。郵亦不得自主。且運河西當湖衝。東隣於城。今隄益高。水益上。始則田低於河。繼則城處隄下。郵民休戚。係於此焉。綢繆經畫。前人之章。曠具在。蓋可忽乎哉。興化縣環縣皆水也。或爲谿。或爲河。或爲湖蕩。縈繞於數百里。而城郭居其中。洵哉澤國矣。且水之來也。西北

從寶應之廣洋湖。西從高郵之海陵谿。西南從邵伯之艾陵湖。南從泰州之蚌沿河。東從各鹽場之梓新車路。諸河將欲東注於海。必先取道於興。而水之去也。僅達於鹽城一路。漸次而入於海。是來多而去少也。興地勢之窪下。如在釜底。西下東高。又如側釜。是來易而去難也。議者咸以多開海口爲籌興良策。然使上流不治。淮黃之奔湍急下。縱有海口以爲疏濬。而徑路紆遠。河道淺隘。譬以瓶罌之口。欲其驟納百斛之水。未有不橫溢於四旁者。曩時歸仁隄決。興城之不浸者三版耳。境內魚鹽之產。安能蒙業。況瘠田多困波臣。或少有收穫。以暫給饗殮。幾見有茨梁之慶哉。今幸上流之隄堰堅固。南北之串場河道疏通。白駒丁谿草堰諸海口。暢流無阻。庶幾傾釜底而出之。可以轉來水爲去水。百餘年水之爲害於興者。其無憂乎。從來利害不並立。水害既除。斯可徐圖水利矣。

寶應縣繞城西爲運河。其西南西北皆水鄉也。史稱魏將軍鄧艾作白水塘立屯。可溉田萬二千頃。唐長慶中。猶鑿大府涇以溉塘。南宋時屢議修復。不果。是塘利之不講久矣。運河爲轉漕通津。河隄接汜光白馬諸湖。往日上資輸輓。下潤田園。且菱蘆魚蟹爲利甚夥。迨淮黃不循正道。漲湖潰隄。惟寶應受害最先。議者皆以開子嬰溝。溶射陽湖爲洩水入海之策。及子嬰開矣。而水勢不減。射陽潰矣。而淤淺如故。或且尤前言之不效。然四隄隔斷河水。溝閘僅能洩漕河之一線。沿海各場閘港閉塞。溝之下流。何由暢達。而射陽赴壑之要衝。未經講求。以致水流迂緩。積沙不能漸洗。行不力。非言不效也。今此溝已建滾水大壩。更屢疏下流。以及海口。況上流隄防水固。淮水安瀾。循規以爲善後。斯可矣。至於引濬河之撈淺。勿解通湖閘之啟閉。及時塞不志危。又在經理之得其宜耳。

泰州自郡城灣頭折而東者爲上河。自高郵邵伯灌注於東北下鄉者爲下河。其上河自斗門入州境。距州僅二十五里耳。下河水道三支。一自新城殿折而東北者。經於谿秦潼西谿以抵各鹽場。一自新城殿折而直北。經魚行以至港口鎮。又至凌亭閣與興化分界。一自新城殿折而西北。則盡於樊汶。與江都接壤焉。上河之高。田常苦旱。下河之低。田常苦澇。且上下河鹽艘千萬。絡繹於途。而不講開濬以爲儲蓄。苦於淤者輒轉瞬而亦苦於旱。然則言泰州水利者。惟在挑濬及時。潴滙得所。固東西二端。而使水有所制。疏串場河及海口諸閘。而使水有所歸。卽白塔芒稻之河流外洩之江。而運鹽河濬之既深。必不至淺涸。下河興化之隄。亦未必阻西方之水。勿復以曲防詬鄰封也。

運河上下游議 揚州府志

史 爽

江都之河渠。有關於河防水利者。惟運河爲大。北接高郵。南至大江。一綫漕堤。與河俱長。而最險要者。則自邵伯金家灣起。北至露筋界牌止。計堤四十餘里。堤以西曰上河。自朱家湖黃子湖迤西。地勢漸高。常憂旱。堤以東曰下河。自堤迤東。地勢漸低。常憂澇。昔晉太傅謝安始築邵伯堤以界之。堤以西無旱憂。堤以東無澇憂。民皆使之至明季。高堰失修。翟壩沖缺。水勢直灌高江。此江都漕堤之所以屢決。而民胥爲魚也。然患雖中於江。都而所以受患之故。則有來源去路。不僅在江都也。須分三路之水而治之。三路者何。曰上流中流下流也。上流不治。則來水無窮。雖日治中流無益也。中流不治。則蓄洩無方。雖日治下流無益也。下流不治。則水無去路。雖日治中流亦無益也。所謂上流者。高堰周橋翟壩是矣。高堰宜幫濶也。周橋不可開也。翟壩宜堅築也。則淮水不致旁洩。得以全力沖出清口。上而清口不淤。下而高江不溺。再查高堰以上之歸仁堤。照舊實築。而洪澤

湖來流減半。高堰翟壩俱爲易守。則來源既少。而上流治矣。所謂中流者。自淮至揚運河漕堤是也。舊制十里設一小閘。旱則蓄澇。則洩。以濟漕運。以衛民田也。又堤西諸河。霖雨非常。及清江浦之上。通濟閘水下注。與盱眙天長高良澗水陡發。運河不能容受。於是在山陽則開涇河黃浦二大閘。在寶應高郵界則開子嬰溝大閘。在江都則開金灣三閘。及新河十四里芒稻河東西兩閘。自邵伯至江。不過三十二里。洩水最爲直捷。康熙間河院王光裕。又於兩閘之西開閘三門。亦因此地洩水最易也。但金灣閘門尙窄。閘下新河孔家灣。南北淤沙淺窄。宜開通廣澗。再將陸漫溝以北。開一二閘。使運河水勢。南北分洩。則蓄洩有方。而中流治矣。所謂下流者。則范堤各場之海口是也。雲梯關在昔。止爲淮水尾閘。故能容受而無沙淤之患。自宋神宗熙寧間。黃河南徙。黃始入淮。濁流夾沙而行。稍一旁決。則勢緩沙停。而河塞愈塞。愈決愈塞。且黃家嘴七里溝相繼旁決。而雲梯關大淤。正坐此病。是雲梯關爲黃淮兩水之尾閘。乃第一要緊海口。不必言矣。其外若山陽之廟灣海口。鹽城之石碓天妃廟海口。興化之劉莊青龍橋口。白駒之關龍港口。草堰之瀟河口。小海之小海團口。泰州丁谿之龍開港口。河垛車兒壩之滔子壩口。凡此皆所以洩堤東七邑之水者也。年來非不開放。而究竟田廬不免塗沒。人民不免漂溺。屢煩破格蠲賑者。有二說焉。一則各海口離漕堤俱三四百里而遙。紆迴曲折。不能直達也。一則下河七邑。四高中窪。地形如釜。沿堤減閘之水。譬之由釜邊而入。范公堤各場口。地勢反高。譬之由釜邊而出。則釜底之田廬。已在深淵矣。沿堤三十餘減閘之水。滔滔東注。既不通江。又難達海。非民田受之而爲往也。故運河之水。導之入江入海者。上策也。不得已而洩之下河。則當準漕堤閘口之水。與各場海口之數。相等。庶來源去路。足以相當。而其中之行水。河路積年淤塞。尤不可不亟爲深浚者也。在涇河黃浦之下。則射

陽湖一路。子嬰溝之下。則鹽城舊官河一路。清水潭之下。則泰山廟東河一路。以及興化之海溝河。白望河。申路河。邵伯之下。則顏家莊楊家莊以達樊汊。及泰州西谿河。併各場之串場河。與范堤東達海。河路俱開通。深濶則水有去路。而下流亦治矣。

大挑運河疏 揚州府志

顧應麟 趙

淮揚一帶內河。原係人力開鑿。以黃河挾沙之水。既奪淮水南下之位。灌入天妃閘。而內河淺隘。水緩沙停。數十年來。運河之底。墊高益甚。而東西兩岸。每年逐漸加增。隄薄土浮。何恃不潰。且也運河淺阻。淮湖相連。不能宣洩。使速歸江。以致沿隄地方。屯蓄爲災。如欲運道永通。民無水患。必實實大加挑濬。將河泥盡移兩岸隄外。惟令平厚。不許增高。其迂迴三百里內。土性之剛柔沙汕。地形之高下濶狹。山陽與寶應不同者。以近湖遠湖也。寶應與高郵不同者。以高郵有通湖水口。連設兩閘。而寶應無之也。高郵與江都不同者。以江都有稻河瓜洲鎮儀徵縣入江之口。而高郵又諸水之所鍾也。何處當東之使狹。何處當濬之使深。何處當先施畚鍤。何處當相度水平。應直挖者。當計土以分方。應水刷者。當逼岸以淪底。訪知熟諳之人。詳審預定。不致措置孟浪。有始鮮終。則開銷一分錢糧。卽得一分實濟。不必別議宣洩。而運河既已深通。入江自爾湍速。上而天庾通濟。下而地方民生。皆有裨益矣。

沿海閘河議 揚州府志

揚州瀕河諸邑。惟江都地勢稍高。寶應次之。高郵爲中。窪泰州亞於高郵。至興化直如釜底矣。其沿海各場地勢南高而北窪。故鹽城又居興化之下。流而羣水皆趨東北。職此由也。或謂沿海高於內地。殆不其然。大都各

場與高江地勢略相等。察水平可見。祇因興泰二邑獨處窪下。故聚水而不能洩。其害較他州縣更深且久。各場諸閘圯廢。運鹽河到處淤塞。西水東注而不知所歸。則瀾漫民田。長爲澤國矣。舊制諸閘。經畫周詳。各流分派。井井不獨正河寬大。卽支流旁洩之處。口面皆闊數丈。今已漸成平陸。水行地中之謂何。尙何水利之可言哉。他邑之水治之。四境之內興化之水治之。四境之外若下流之海口。其在境內者。止白駒小海諸場。東行一路。而在境外者。則射陽神臺與夫鹽城之石碓天妃口也。沿海諸場地勢既高。水勢平緩。一旦破堤決防。西北洪流滔滔下注。必非東偏數閘所能聚洩。故議開河堦之車兒埠。固迂遠無當。卽議開白駒之牛灣河。亦僅能洩釜邊之水。而釜底淤積之水終不克去。是以向來言水利者。必以射陽湖爲諸州縣之尾閘。射陽受涇河子嬰溝諸路之水。由朦朧口直達廟灣。乃入海第一門戶。自明萬曆三年河決黃浦。濁沙墊入內地。湖始淤塞。後屢開屢淤。今幾化爲平陸。施工亦難矣。無已其議石碓天妃二口乎。石碓口在鹽城縣東。天妃口在鹽城縣西北。俱起興化。由岡門十八里至鹽城。其迤東則下石碓口。其自登瀛橋繞而西。則下天妃口。俱入新洋港。歸於海。舊置石閘啟閉。此洩水故道也。鹽人以形家言不利風水。遂潛加修築而塞之。至本朝康熙十二年洪水衝決。二閘潰開數丈。駛流入海。及奔湍稍平。海沙驟漲。二閘之填淤者又如故。此非二閘之不能洩水。蓋河身未盡濬。而石閘不早建之故也。按興化鄒莊至界河。界河至岡門。其路最徑而直。宜開其狹隘。濬其淤淺。俾疏通無阻。而又建置岡板。水大則啟閘以導河水之出。水小則閉閘以遏海沙之入。如此庶宣沙有路。而數州縣獲享永利乎。要而論之。射陽神臺行水之正路也。石碓天妃其路稍偏。而亦捷徑也。沿海諸口則支分派引。而非洩水之通塗也。人知高寶邵伯河隄爲下河州縣之門戶。高堰翟廟又上河之藩籬。藩籬不固。門戶因之失。

守固也。殊不知射陽諸湖。喉也。高寶諸土田。腹也。海口。尾閭也。灌於喉而漲腹。所必至者。況多其入。少其出。大於口。小於尾。閭而能不。澤洞滔天也。乎。緣歲久。湮塞。豪強盤踞其間。煽惑衆聽。謂開之將不利於商。若竈且恐生奸人。窺伺。抑思爲居人計。獨不可就附近之地。因下而別爲澤乎。至民竈田在范公隄內。豈海潮所能驟侵。又何有於鹹水傷禾。淡水傷鹽之說乎。況濬而深之。煮海者得不負戴而舟焉。利當不在民後。抑海口僅取出水。勢不等於大洋。帆檣難以競渡也。此誠萬世永賴之休矣。

下河末議

徐旭旦

淮揚南襟大江。北帶黃河。西仰淮流。東俯滄海。其間縣延數千里。諸水注匯。夙稱澤國。而運河一線。自北而南。橫亘其中。西則恃武墩高堰。周橋翟壩爲之障。北更使淮出清口。合黃入海。而淮揚得以甯居。東則恃范隄外諸海口爲之洩。使高寶山鹽興江泰諸邑之水。循其地形高下以派分之。而七邑得以安堵。南則芒稻白塔兩河分西水以入江。亦可洩水之二三。此其梗概也。卽下河形勢而言。西南高而東北低。若廟灣海口。若天妃石碇。入新洋港海口。皆在東北流散。若丁溪海口。若白駒等場。會入關龍港海口。亦皆在東北流散。其安豐以南諸場。雖有海口。而西北之水。併不南趨。此西北高而東北低之明驗也。海口旣得所歸。應各尋河以導之。自廟灣而上。則有鰕溝鬚溝。東塘西塘射陽。以引澗河岡門。臨澤廣洋。以引子嬰界首諸閘隄水。自白駒丁溪諸場而上。有車路白兔海溝三河。接高郵運河。以引城南一帶滾隄閘水。以上支河不一。脈絡相通。其間疏導之法。開新不如循舊。築高不如就低。迤遠不如取近。因勢利導。逐節疏通。一由廟灣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四。一由天妃石碇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三。其餘一分。芒稻河導之入江。至海口迅流。滔滔東注。此又素所目睹。

必無海面高於河面者也。若夫串場一河。綿亙范隄。既爲鹽艘利涉。又曾引諸湖水傳送各場。以此海口最爲關鍵。而河身淤墊。亟宜開濬。海口既導。引河既疏。自上流以至下流。必首尾貫徹。停洩有方。若夫上而涇河黃浦子嬰閘。原有通河減水閘。下而諸水口。原有各場蓄洩諸閘。併應修建。使上下相應。隨水消長。以時宣洩。則水得長流。潮無內灌。永杜淤沒之患。亦無旱潦之憂。萬世樂利賴此矣。

敬籌淮水患疏 康熙六年

通政使經歷王明德

當今第一急務。莫重於水。除大河以北。河淮濟泗發源。臣未親歷。不敢妄陳。若淮揚爲淮黃下流。漕運咽喉。臣生長其土。受害極深。見聞最確。故其受病根源。知之亦最真。敬爲我

皇上詳陳之。臣思天下賦稅半屬東

南。由江達河。止恃漕河一綫。察從前漕規定制。糧運行後。方准官民船隻前進。時當五月。卽閉天妃大閘。不容黃水溢入內河。以防流沙淤墊。其沿河額設淺夫。嚴勒限程。惟令濬河使深。幫隄闊厚。不許加高。致令運河受水有地。不知孰淺孰深。至故明末季。法則寢敝。不審前賢立法深意。惟以恤商爲名。遂令商民船隻盡得由閘。不問寒暑。晝夜通行。以致濁水直入內河。全河盡淤。新舊相承。遂忘漕規舊制。嗣後一切管河官吏。又復止知增隄。並不濬淺。殊不知運隄日增。而日高。則河身日淤。而日淺。更兼上流高堰。其石隄將盡之處。向係高厚土隄。日久年深。未加修築。遂致自周橋閘至白水塘周家壩止。二十五里之內。衝開大小各口。共計五處。有闊十餘丈。深至丈餘者。有闊十餘丈。深八九十尺。三四尺者。淮水盡從高隄上流翟家壩一帶。竟入高郵寶應各湖。直射漕隄。是以內河之漕。不能支全。淮大勢既從上流劈開。水道四路奔行。則下流清口等處。淮水之力漸減。不能衝刷黃河濁水。而黃河濁水反逆流入淮。凡淮水入河之清口。皮家場一帶。盡係流沙淤墊。是以清口

之淮水不能下。一遇水發。淮黃並漲。遂漸加隄。其高過於居民房屋。及遇颶風。勢力不敵。終歸潰決。廬舍田園。雞犬老幼。隨波盡逝。康熙四年七月初三日。龍風大作。高寶之民。男婦颶沒。不可勝計。蓋隄岸過高。水力逾橫。勢所必然。固非修築不堅之罪也。及遇亢旱。又以河身淤墊。積水無幾。有司漕運爲重。閉閘蓄水。涓滴不容小民爲涸注灌漑之需。是以順治九年十年。江南全省大旱。高寶與鹽各州縣。隄下小民。田苗盡枯。固不必言。且有小民被渴而立斃者。此微臣伏處田間時所目睹。又非僅得於傳聞也。總緣淮揚沿河州縣。地處卑下。水出無源。更兼蓄洩無方。雨則一時皆集。旱則滴水不通。臣愚以爲治淮規則似應查照南河舊誌。酌議講求。仍當濬河使深。幫隄使厚。不應止於隄上加隄。止救目前。不思久計。然不復漕運。過淮完後。五月卽閉天妃閘。舊例將濁流洋洋流入內地。漕河亦旋濬。旋淤。河終不可得而深也。不於高郵寶應山陽江都各漕隄。單弱處所。量造滾水石壩。水大則預行宣洩。水小則實築固漕。及高郵堰。衝開各口。速行修築。將來水勢橫溢。去水無路。漕隄亦旋修旋潰。終不可得而固也。但實閉天妃大閘。從前漕河重臣。亦曾議及。多以奉差官兵。及商民船隻未便。未敢具疏題請。臣請比照濟甯境內天井石佛等閘事例。驗實部單。按時開放。似無不可。惟建造漕隄滾水石壩。實築高堰。新開衝口。未免致費國帑。雇募民夫。然所利雖在軍國大計。實爲下民永除疾苦。所需夫役。自應各州縣協濟。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與其年年衝潰。歲歲起夫。困苦難堪。何如實力修築。共襄大計。以圖一勞永逸之舉。是固淮揚士民所心悅而樂赴者也。若夫長河所經。淮源所至。以及沂濟漳涇各處濱河地方。直省小民。受害當不減於淮揚。或更甚淮揚者。亦未可知。伏乞 天語勅部酌議。是否淮水關係最重。臣議有無可採。更飭河漕重臣。及直省督撫大臣。嚴飭管河官吏。悉心體訪。詳考河誌。通權酌議。一切河道如何。

而後疏防兩利。如何而後蓄洩兼資。當此未雨綢繆。自應事半功倍。將水土平而後民生奠。樂利之休。不難立見於今日矣。

籌湖河來源去路疏 乾隆十五年

高斌

高寶諸湖之水。歸入運河。邵伯以上。向從高郵車邏南關五里各壩。分注下河入海。邵伯之下。向從金灣三閘。及鳳凰壁虎橋灣頭閘。各路分注。由芒稻河入江。查運河入江。較入海之路。甚爲近捷。而運河之水。高於江面。通流順勢。消退亦速。若從興鹽等縣入海。路既遼遠。又沿海地面。昂於內地。所有通海河港。多被沙淤。即使疎浚極深。亦恐潮水內灌。且興鹽一帶。形如釜底。運河下水。稍大。必先淹過內地。然後歸海。是入海不如入江之便。形勢顯然。康熙三十八年。恭逢

聖祖仁皇帝南巡。奉有諭旨。將湖水俱由芒稻河入字河引出歸江。

如有淺處。俱令挑深。仰見

聖謨廣遠。洞悉機宜。乾隆七年。臣面奉

皇上聖訓。將邵伯以下入江之

路酌量加增。臣愚以爲湖河之水。固當籌其去路。尤當溯其來源。高寶兩境運河。東堤建築閘壩共十四處。皆洩湖河溢漲之水。而其來源。則本於洪澤湖。每於伏秋湖水漲發。由運口歷清江淮安。下注高寶。城郭堤工。俱常其衝。不得不多求分減之路。而下河高寶興鹽阜甘泰等七州縣之田廬。多成巨浸。前河臣張鵬翮以啟壩慮爲害於民田。閉壩又恐傷於堤岸。遂將過水最多之五里車邏南關三減壩。改爲石滾壩。非值有餘。不令過洩。以冀兩全之道。後又經歷區畫。而下河一帶。仍難免於淹浸。究之計其流而未究其源者。臣高斌仰遵聖訓。悉心籌畫。來源於乾隆四年。奏請湖之天然壩。無使輕易啟放。祇留三滾壩。以資減洩。又於大挑運河案內。奏請於運口內建設閘壩。既以節洪湖之水。使暢出清口。以禦黃。又以保高寶下流無泛溢之患。查高寶一

帶閘。口門俱寬四五尺不等。節宣有制。惟五里車羅南關等閘。俱各寬六十餘丈。洩水過多。今來源既減。則此三閘。毋庸輕放。其五里等閘。俱用柴草堵築。設遇洪澤湖異漲。三滾壩洩水過多。請酌量將南關車羅二壩。啟放。以減水勢。其五里中壩。地勢卑下。洩水過大。一經啟放。則下河不能容受。應請常行堵閉。而下河各支河。又於水利案內蒙。皇上發帑挑浚深通。上減來源。下通去路。從前被災各邑。得免淪胥。無不仰戴。皇仁。謳歌。聖德。

籌上河歸江事宜疏 乾隆二十二年

稽 事

臣遵 旨。往下河。率同何焄詳勘淮揚運河東堤減入下河之水。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緣邵伯迤東地脉高阜。天然限制。各有分途。若欲使之向若歸虛。必順其就下之性。臣查下河歸海之路。從前所建各閘。丁溪小海。地勢外高。不能洩水。其草堰劉莊伍祐新興等場。皆得地勢之宜。分注關龍港新洋港等口歸海。惟查劉莊場之圍團閘。至新興場之石礮閘。相距五十五里。中間並無一閘。應請於伍祐場之沿窪口蔡家港地方。添設五孔石閘二座。開挑上下支河。引歸新洋港入海。又查石礮閘天妃越閘。兩牆裏頭尾俱已塌卸。應請修補堅固。又各閘下支河。年久淤淺。現在北閘底高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應請估挑。又沿海港口。現俱深通。惟射陽湖灣曲太甚。洩水不暢。竟有東西僅隔里許。而南北繞一大灣至數十里者。應請挑通徑捷歸海。至串場河以西。河渠甚多。其導水順而今淤塞者。如泰州之孔家涵。鹽城之岡溝河。皮岔河。應疏濬深通。以資利導。又高寶運河東堤。原設石閘十餘座。水大則洩水歸海。水小則灌漑民田。今郎兒閘子嬰南閘并邵伯之三閘。年久傾圯。應請拆修。以利啟閉。以上皆下河歸海之路。第查下河州縣。本係水鄉。形如釜底。每遇

渾霖。卽遭滄漫。若高郵諸壩。過水太多。盈科漸進。未及至海。而下河已皆泛溢。查湖河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歸海紆迴。而歸江徑直。多一分入江之路。卽少一分歸海之水。臣查運河歸江之路。芒稻閘董家溝石羊溝。家溝四處。閘壩俱寬八十六丈。邵伯以南運河東堤。舊設有金灣六閘。金灣滾壩。東西灣壩。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閘等處。其寬九十餘丈。上下相應。用以導水入江。今查東堤僅金灣六閘。并灣頭閘過水。通計七閘口門。止寬十二丈八尺。尙不如芒稻東西二閘之寬。鳳皇橋正南木橋。過水甚爲微細。東西灣壩面本高。金灣滾壩淤土久積。以致運河之水。不能及時宣洩。臣前於五月內奏明。動支帑銀一千兩。將金灣滾壩並鳳皇壁虎二橋。抽挖溝槽。不過暫爲宣洩之計。應請俟霜降後。將金灣滾壩挖低一尺。東灣壩改低二尺五寸。鳳皇壁虎二木橋下淤灘。一并挖深。比運河底高七尺爲準。惟西灣壩形勢不順。無庸挑挖。外應將東灣壩添寬十二丈。壁虎北木橋之上。另開河頭十二丈。添建木橋。滙入壁虎橋引河內。以資宣洩。又金灣閘底太高。應將北閘底改低一尺。照上年所估成數辦理。東灣鳳皇壁虎等橋。壩外支河。應照所改壩脊。一律挑深。又邵伯西岸諸港口。爲湖水遞入運河之咽喉。內有葵花港奶奶廟港陳家港紅橋港。久經淤塞。臣亦於五月間奏明疏濬。已經完竣。惟查邵伯諸湖遞注之引河。多有淺阻。不能暢流。每致積水停蓄。應請將黃子湖通連朱家湖之湯家紆引河。改向西南。疏濬寬深。再朱家湖通連董家湖之王家莊地方。開挑新引河一道。引水直注董家湖。以達孔家橋。形勢彎曲。應請以東首另挑引河入尤家窪下。接挑新河一道。由蕪城墩後引入越河。再將越河加挑寬深。節節引導。諸湖積水。湍流入運。由鳳皇壁虎二橋出。廖家溝等壩歸江。又查運河寶應之竹絲壩外灘漸高。難資宣洩。應請於竹絲壩之南。建滾水石壩一座。庶高寶水勢。可以平緩。以上皆湖河歸江之路。至查宣洩機宜。惟

在冬春初夏若六月以後江面既高潮汐又大雖盡開閘壩而宣減無多且山圩五壩寬三百三十丈又益以蔣家壩十八丈而歸江閘壩止八十餘丈來水幾五倍於去水必須長年開放寸寸洩減俾高寶諸湖預留過水之地斯不至壅滯爲患但查芒稻閘河乃兩淮鹽艘必由之路若下板堵壩以濟運則河工坐誤機宜若全開閘壩以利湖河則鹽船恐致淺阻則於兩不相妨庶可行之久遠臣悉心諮訪或稱別開運鹽河道或稱於人字河築壩建閘二說皆不可行查灣頭至丁堰之運鹽河道現在深淺不一竟有淺至尺許者所以芒稻閘一啟板卽虞淺阻應請將連鹽河道估挑以芒稻西閘底水深五尺爲度使運鹽河內長存五尺底水則鹽船可以通行而沿河閘壩可以長年啟板既有利於河工亦無礙於鹽運再查下河各州縣小港支渠不可數計豈能普例興挑查康熙年間每歲令下河居民挑濬渠港著有成效應請責成地方官於農隙之時查明田間水道有湮塞淺隘之處傳集里民按照地畝辦理佃戶出力業主給食逐年開挑挑出之士卽堆成圩岸以護田疇是在有司善爲督率則地方自有起色每年將所挑各河造報督撫稽考數年以後庶渠港通達旱澇有備至籌辦應修各工內歸江者應請列爲急工歸海者應請列爲緩工其歸江工程須在九十月間興工方爲有益仰懇 敕下督河撫鹽諸臣會同確議速估具題務於秋汛後刻期償辦以收實效再各工內所需銀兩有隸屬水利應於江蘇藩庫內動支有隸屬鹽務應於兩淮運庫內動支隸屬河江應於河庫內動支者統俟會議分別辦理

籌湖水歸江別開鹽河疏 乾隆二十三年

嵇璜

查上江河南興舉水利各河匯注下游則高寶邵伯諸湖受水更多誠如

聖訓亟宜廣求去路以爲宣導

之計。惟是湖河水勢歸海遠而歸江近。歸海紆迴而歸江順便。江都所屬之芒稻閘壩。實爲湖河諸水歸江第一尾閘。若使長年啟放。俾諸湖積水暢洩歸江。於冬春水落時。早爲騰空。以備伏秋容納之地。則高郵南關車邏二閘。自然過水無多。而下河各州縣。可免淹漫之虞。此實拯治下河之要鍵。無如芒稻一河。乃淮南鹽艘必由之路。當河工急需洩水之時。正鹽艘盛行趨掣之候。若將芒稻閘板徹底啟放。則溜勢湍急。鹽船難以挽絙。若因此全行堵閉。則湖河水無去路。必致壅積爲災。伏惟江南諸省水患頻仍。仰蒙我皇上軫念民瘼。指示機宜。大興水利。現在上下支幹各河。均已逐一開挑。節節疏導。而芒稻河爲歸江喫緊尾閘。更當亟爲講求妥協。方與全局有裨。臣尹繼善。暨璣會同臣高晉。前往查勘。芒稻河自西北直趨東南。而灣頭河則自西南至東北。橫互其間。所有運河東岸之金灣。東灣。鳳凰壁。虎灣。頭等閘壩。減洩之水。皆直趨芒稻。剛及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各滾壩。歸江。鹽船素由灣頭河行走。必須開門下板。方資浮送。所以芒稻閘壩不能啟放。合宜臣等再四籌畫。查芒稻迤東現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不繞芒稻。閘出灣頭。則洩水運鹽分爲兩途。芒稻閘可以長年啟放。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皆可不必封閉。庶使湖河之水暢洩歸江。實於水利有益。第查越河長六百餘丈。臣等測量水勢。甚覺淤淺。應再挑深五六尺。一律深通。以利鹽艘通行。又查金灣北閘。閘底尙高。改低二尺四寸。以便鹽船挽運。如遇水勢過小之年。再行相機辦理。如此則歸江尾閘無所壅遏。諸湖積水得以遞相灌輸。不致匯積爲患矣。

籌疏堵下河來源疏 乾隆二十五年

白鍾山

查高寶興泰下河被水之由。議論不一。或謂歸江之路尙有淤阻。以致湖水壅滯不暢。殊不知通江各河如東

灣西灣金灣六開鳳凰橋壁虎橋灣頭各河。但經節節疏通。而芒稻一閘。又係常開不閉。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處處通流。歸江之路。不爲不暢。近來並無淤阻。是下河之受災。並非因通江之無路也。議者又謂夏秋之時。海潮甚大。內外頂阻。以致下河之水。不能歸海。臣等亦以爲可信。及親閱細勘高寶一帶。去海數百餘里。當高寶受淹之時。離海口甚遠。水未到海口之先。而高寶早已受淹。是謂海水頂阻。以致下河受災之說。亦不確也。然則下河受災之由。究何在乎。查洪澤一湖。匯潞全淮之水。每當盛漲。卽由五滾壩減洩。盡入高寶諸湖。將欲南流歸江。而相去尙遠。將欲東流歸海。而爲道甚迂。惟有以下各州縣地勢低窪。形如釜底。湖水由高郵各壩建瓴而下。先及高郵。次至寶應。再次至興化。泰州以及阜甯鹽城。盈科後進。節次被淹。皆由車邏南關等壩並無限制。故湖水一長。不及歸江歸海。而先從各壩滾入下河。其流甚順。其勢甚便。從前高斌任總河時。曾經奏明堵閉高郵諸壩。截攔湖水而注之江。不使流入下河。下河各州縣。卽得連收數年。後因束水太緊。運河東堤不能收拾完固。以致有二閘之潰。臣尹繼善臣白鍾山悉心講論。高晉之誤。在於不能因時變通。謂之事非全美。則可而泥於一時之成敗。謂其所辦全非。則不可也。竊查乾隆十八年。臣尹繼善會同欽差臣劉統勳等。曾經奏明將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伏秋水漲。次第開放。後於二十二年。又經改議。壩上不必封土。任其過水。意謂以漸而去。下河可以容受。但因漫無節制。一遇水勢長發。下游卽易受淹。臣等從前所議。原未合宜。不可不圖變計。今遍訪輿論。再四籌思。於前人成法之中。考其得失。權其輕重。欲使下河減災。惟有節其來水。欲節其來水。惟有將南關車邏等壩。仍封土三尺。俟水勢長至三尺之外。方許啟壩。再不能容。方啟五里昭關等壩。次第宣洩。如在三尺以內。嚴謹防守。不得擅啟。俾湖河之水。端注歸江。歷查各年過水尺寸。大率一二尺。

至二尺餘寸者居多。過至三尺以外者。十年之內。不過三二年。如水長在三尺以內。滾壩無下注之水。則下河可獲豐收。倘過水而時日稍遲。則早稻先登。已有得半之數。即使間遇異漲。啟壩畧早。而數年一次。小民亦所甘心。是壩上封土一策。實爲保全下河之良法。論者謂下河之水減少。固能受益。而上河之水壅滯。必更受淹。似非公平之道。不知下河之田。數十倍於上河。多寡之間。原應通盤較量。況遵照奏定之案。於湖水盛漲時。即將惠濟各閘相機下板。減河口之來源。使運河騰空。以爲宣洩高寶湖水之去路。再將低窪湖田。查明豁糧。以爲瀦水之地。則上河亦不至於偏枯。而下河之所賴以保全者。廣矣。惟所慮者。運河一帶。全恃東堤以爲保障。滾壩一經封土。則大汎水長。必至盈堤拍岸。堤工處處受險。河員防守爲難。必須將東堤土石磚工通身查勘。凡有殘缺卑薄之處。及時修理。並將運河身內兩旁有礙淤灘。酌量挑挖。使水有所容納。其運河之西堤。先當湖水之衝。現在堤身卑薄。兼有磚石舊工。塌卸損壞之處。若不修築堅實。恐一綫東堤。不足以資抵禦。應請將西堤一併查勘修理。以爲重門保障。並將西岸各港口相度收拾。高寶湖內之引河。如有淤者。酌量疏通。如此則下河之水。既可減其來源。上河之水。又爲籌其去路。實於救弊補偏。大有裨益。臣等再三細籌。舍此別無善法。俟再親行查勘。將應辦工程確實估計。於今冬明春卽行辦理。

籌辦下河水利疏 乾隆二十六年

南河總督高晉

竊查揚州府屬之高寶興泰等下河地方。積年被淹。荷蒙 皇恩。准將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又於金灣壩下加挑新河。分流暢洩。俾水歸江。現在業已完工。另摺奏 聞。自此洪河運河之水。不致漫過三壩而東注。則高寶興泰等處。可免西來之水患矣。惟是下河各州縣境內支河汊港及田間積水。向來俱匯入串

場河。北流二百餘里。於鹽城境內之石碓天妃等閘。始行歸海。道遠行迴。驟難消涸。民間雖挑溝築圩。不足以資捍衛。歷來每有西水不至。而雨水久積。亦足爲患者。是下游被淹之故。固應杜其來源。而本地積滯之區。亦當籌其去路。此閘下有歸海之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而議者有謂海潮勢大。近海挑浚。恐內水未出。外水先進者。又或謂雨多水漲。各處滙集。卽分疏引河。不能洩水歸海者。臣等伏查范公隄縣互六百餘里。串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閘十八座。每閘均有引河。專爲洩水歸海之計。嗣因洪湖之水。由高郵各壩東注下河。形如釜底。水未到閘。地已被淹。是以不暇計及閘下之引河。今南關等閘。旣已封土。金灣又復開河。經旣有成模。則善後必規全局。查現在鹽城境內石碓天妃閘引河深闊。由新洋港歸海。洩水甚暢。又興化境內之白駒青龍八龍大團等閘引河。於乾隆二十二年。奏准挑浚。由關龍港歸海。雖不能如石碓等閘之通暢。而閘水外趨。頗資宣洩。其餘迤南之丁溪小海。迤北之上岡草堰陳家沖等五閘。緣彼時尙可通流。列入緩工。未及挑濬。年來水漫沙停。有竟成平堰者。各閘亦常閉而不用。臣等先後親往各該處上下查勘。現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寬十四五丈。又有射陽湖。寬深更甚。臣等凜遵籌辦下河諸務之聖訓。悉心討論。再四講求。若將丁溪小海二閘引河疏浚深通。順勢再開一引河。滙入王家港歸海。又將上岡草堰陳家沖三閘各引河疏浚深通。順勢亦開一引河。滙入射陽湖歸海。就其阻塞之途。因勢利導。俾散漫之水。裁灣取直。順軌安流。總以海爲歸宿。並非另疏海口。當不致有倒灌之慮。至謂引河不能洩水歸海。則從前所開之白駒等閘引河。現在洩水歸海。已得濟川。歷有明徵。蓋積水之區。若得多一尺去路。卽可早消一尺積滯。并可早涸一尺田地。數州縣之積水。增此五閘之引河。節節流通。源源宣洩。小民見水易消。涸。自必齊心合力。各挑河溝。加築圩圍。蓄

洩兼資。旱澇有備。將見沮洳漸成沃壤。仰沐

聖恩。永資樂利。臣等爲下河通籌全局起見。用是合詞條陳。

恭請

聖訓。倘蒙

俞允。容臣等於本年封土以後。夏秋之間。再看下河各州縣水勢情形。詳籌審度。將

應需銀兩。擇節估計。另行妥議。請

旨遵行。

廣湖水歸江諸路疏

乾隆二十七年

劉統勳

臣等仰蒙

皇上訓示。前往高寶甘泉運河。相度疏洩機宜。沿途查勘。測探運河水勢。現在深通。至湖河之

水。以壩爲來源。以江海爲去路。而歸江多一分之水。卽下河受一分之利。臣等遵

旨查勘。運河歸江之路。

自邵伯以下。向設有灣頭閘。壁虎橋鳳凰橋西灣頭東灣壩金灣滾壩金灣六閘共七處。俱係宣洩湖水。由鹽河歸寥家溝石羊溝董家溝芒稻閘等四河。分流下注。茲細加查勘。內如灣頭閘洩水最暢。壁虎橋河僅長一百餘丈。卽與灣頭閘河相連。鳳凰橋河兩岸陡崖。歷來積土甚高。難以展寬。且該處磚木橋三道。河面已寬十餘丈。足敷分洩。均不必另行辦理。外查金灣壩引河。係上年新挑。該處緊接六閘。地居上游。而董家溝下注。宣洩湖河。最爲便捷。惟是滾壩寬五十丈。測量河身寬十五丈。河底寬八丈。尙覺未能暢達。又金灣六閘舊有鹽河。由芒稻閘歸江。最爲寬深。從前原係與金灣壩之水。匯歸入江。去路甚暢。今金灣滾壩既另挑新河。該處六閘金門尙存其舊。僅寬十丈八尺。未免來源過窄。又東灣滾壩。先於乾隆二十三年落低三尺。西灣壩未經並落。宣洩不暢。以上三處。臣等公同商度。酌議將金灣壩新挑引河。再行量爲展寬。以河底十丈爲率。河身下游地勢稍仰。亦應一律再加挑濬深通。使有建瓴之勢。六閘鹽河舊爲歸江水道。向設南中北各三閘。河頭築堤。分爲三路。匯歸一處。其北閘二門。爲運鹽要津。南中二閘。閘底較高。原係相機蓄洩。較之滾壩過水。尙覺遲滯。

應將北二閘仍留以濟鹽運。自中閘迤南。添建石壩三十丈。並將中閘照舊存留。與北閘相隔二十四丈。閘下土堤。再行量爲接築加長。並酌挑引渠。以順水勢。其下注之水。既與鹽運並無妨碍。而盛漲之時。湖水得以暢達。西灣滾壩。照東灣一體落低三尺。并於西灣河頭酌挑寬深。以導引水勢。如此則高寶諸湖歸江之路。並宣洩之形。益暢實於下河民田廬。舍大有裨益。

覆奏湖河高下情形疏 乾隆四十二年

高晉

伏查淮揚運河。因從前黃水倒漾。上下河身。雖不無停淤。而水勢下注。仍無阻礙。兩年來清水暢出。自運口以至寶應。業經刷深。因寶應洪濟舊閘爲之一束。水勢未免較緩。未能暢刷。致高郵上下。間有淺處。前奉 旨履勘。是以酌將洪濟閘拆除。並挑挖灘淤。堵閉通湖港口。俾長河水勢暢順。以期迅流刷滌。漸次深通。惟於摺內洩運入湖引湖入運之處。未能詳悉陳明。以致上煩 睿慮。實切悚惶。茲查西岸寶應諸湖。周圍三百餘里。湖面寬闊。水勢一律相平。而運口以至瓜洲。計高十四丈有奇。地形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是以三溝閘之外。未設堤防。下游之邵伯一帶。湖河相通。向來形勢。卽係如此。並非近年變遷所致。臣等復委淮揚道松齡。將李永吉前往運河上下。逐段測量。目下寶應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河面較高。湖面一丈二寸。汜水汛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較高。湖面六尺七寸。永安汛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較高。湖面五尺五寸。迤下六溝閘至萬家塘一帶。河面較高。湖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迨至高郵一帶。運河水深五六七尺。河面與湖面相平。惟露筋閘迤下至三溝閘通湖港一帶。則湖面高於河面。自二寸四寸一尺不等。此高郵以上。河高而湖低。高郵以下。湖高於運河之實在情形也。其湖水歸宿之路。溯查從前水大之年。一由高郵以

下西岸通湖二十四港口入運。從東岸南關五里車邏昭關等壩洩入下河歸海。一由西岸三溝閘之通湖港及邵伯鰍魚等港入運。從金灣東西灣鳳凰壁虎橋等處歸江。後因歸海之路紆遠。下河民田易於被淹。仰蒙指授機宜。大展清口。使洪澤湖清水會黃東注歸海。山盱五溪壩一律封土。每年酌量啟放。因寶應請湖存水較小。高郵南關車邏等壩久經封閉。卽西岸通湖各港亦俱堵塞。現在湖水止由三溝閘迤下之邵伯通湖各港入運。二十年來。形勢頗爲順利。臣等前請將三溝閘迤下通湖港一道築壩堵閉。使湖水由二河行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灣等閘下注歸江。其去路原未改易。祇令湖水從近裏二河之鰍魚各港入運。距三溝閘較遠。俾三溝閘以下運河水勢至此。不爲湖水橫衝兜阻。則運河上游之水。得以流行迅疾。於湖水歸江之路。仍無阻礙。至寶應西岸修建閘座之處。臣等因淮揚運河綿長三百四十餘里。遇水勢盛漲之年。一線運河。下注不能迅速。未免壅盛。不得不預籌分洩。查運河東岸閘座涵洞。水小時。應須蓄水濟運。卽使下河民田需水。亦只量爲挹注。以資播種。若運河水大時。下河民田形如釜底。未便將河水洩入。致淹民田。是東岸閘河。不過資農田灌溉。不可分洩。運河盛漲。惟有西岸寶應臨湖一帶。河面高於湖面數尺。盡可宣洩。查從前原有竹絡壩三里溝滾壩及減水閘等處。分洩運河有餘之水。以減上游暴漲。近因該閘壩年久損壞。是以酌請於三里溝上下。修建石閘二座。以備減洩入湖。儘可容納。臣等身任河防。自當悉心籌辦。以期上副天心。斷不敢通融遷就。致遲道河防。稍有貽誤。

洩湖入江議 道光三年

高郵州知州葉 機

竊洪澤湖之水。洩于寶應高郵邵伯等湖。由運河各壩淹及下河州縣。高郵地勢實當其衝。運河東堤五壩而

高郵居四是以受水最先最甚。溯自黃河奪淮。淮水盡歸洪澤。而黃河各閘壩盛漲減洩。又趨洪澤。淮黃同入洪澤之患滋大。不得不開兩壩三河。合淮黃而入高寶等湖。每逢漲水暴至。湖面與運河一片。漕堤民命節節危險。是以前人籌議於高郵建設南關中新車邏等四壩。由下河各路東至范公堤之少海丁濱草埝等閘。歸范公堤外之古河口王家港二河入海。此湖水入海之道也。甘泉縣邵伯鎮下於運河。建設金灣六閘。鳳凰壁虎灣頭等閘。使湖水東南入江。各閘下之廖家溝董家溝石羊溝芒稻白塔等河。皆入江之要道也。但自高郵至范堤各閘二百里。堤外至海。又一百七十八里及二百里。頻年壩水下注。堤內之河。間段淤阻。堤外之古河王港亦久已淤塞。涓滴不能入海。機昔曾身歷其地。訪之士著。僉稱近年高郵壩開。水流一月。尚不到堤下之中場河。兩三日間。溜尚湍急。後則漸緩而平。以致運河一綫單堤。內外交病。萬一堤根浸透。百里長堤。難保無事。且開壩能先期出示。民猶知避。若黑夜倉猝。一概淪溺。識者常惴惴焉。竊謂海口不通。既難挑辦。其各邑田圩。則小民自出財力。築圍田作。壩水一至。極力保護。若欲毀平。勢必激生事端。爲今之計。不能入海。惟有導之入江。入江卽入海也。考乾隆二十二年。替相國協辦總河時。曾奏言。湖河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歸海則紆迴歸江則逕直。多一分入江之路。則少一分入海之水。今查邵伯以南。運河歸江之路。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芒稻河金灣六閘金灣壩東西灣壩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閘等處。共寬不及二百丈。河道年久淤窄。洪湖二壩三河計寬三百數十丈。加以蔣家壩十八丈。是去水僅及來水之半。無怪歸江雖有其路。而連年漲易而消難也。機謂入江之利有四。稍不便。可轉而爲利者。有一。高郵四壩至海口凡四百里。分挑各河。每河須挑四百里。若入江應挑之河道。不過三十餘里至四十餘里。較入海之路。十僅得一。錢糧省而葺工速。利一。一晝夜水行可

五六十里。高郵壩開一月。水尚不到范堤。堤外至海。尚有二百里。其遠可知。今入江止四十里。路近則水行疾。一日行數日之水。消滅必速。利二。治水無他法。順水之性而已。水性無不就下。地勢河形。自寶應至揚州。由高而下。本年八月。高郵啟南關壩。湖水誌椿深一丈三尺五寸。同日。下游揚糧廳具報。水漲至一丈七尺四寸。形勢高下。此其明証。至江口。自必更低。導之入江。勢如建瓴。利三。百姓耕田而食。所謂以民自養。則有餘也。國家歲入有常。豈能使災民歲歲仰給倉廩。今災緩遞緩。費以億計。緩數積久。仍歸邀免。若計歷年賑蠲之費。以挑歸江之路。朝廷既紓司農之急。小民亦免墊溺之災。利四。其稍不便者。人字河。芒稻河。爲入江衆水會歸之地。亦爲淮南鹽艘經由之路。故閉閘堵壩。則運鹽利而歸江之路。闕壞。若開閘洩湖。則江路通而運鹽之船。淺阻。欲求兩利。惟有照舊相國奏議。以芒稻西閘底爲度。挑深五尺。使運鹽河長存五尺底水。以利運行。則各閘壩可長啟放。既利河工。亦無損運鹽。且通江路暢。下河州縣。可以永免水患。乾隆二十三年奉 旨嗣後芒稻閘。永遠不許再下閘板。業經恭刊 上諭。立碑以昭遵守。夫洪湖驟漲。臨時始圖宣洩。故至壅滯難消。

若能長年開放。俾高寶等湖底水不大。雖洪湖驟漲。亦有益無害。今能照挑深五尺之議辦理。則不惟無礙鹽舟。且轉而爲兩利矣。或有慮導湖入江。恐江潮頂托難消。不知江淮與河。源流各異。互有盛弱。乃理之常。萬無湖河與江並漲之理。且潮由海至。海潮一月大小兩次。一日長盛。亦兩次。大潮盛漲。不過數日。每日亦不過三五時。其餘則退潮。可從江水而去。以江之大。豈有不能容二三百丈口門之水。使隨退潮歸海者乎。或又慮導水歸江。揚城當其衝。查揚州南瓜儀兩口。本湖河入江之路。只恐洩少來旺。或有溢及郡城之患。若將揚州北之各河道開通暢瀉。則瓜儀兩口。輪洩甚速。而何患及于揚城。此皆不足慮也。惟挑辦必籌經費。此役不易興。

舉但歷歲賑蠲豁免積欠計其費亦足相當且衆水入江下河水絕水患從此正供無虧緩蠲可免是目前動用之銀數年後不獨可以取償且有贏溢也否則如歷年泛濫民田下河百姓自築圩岸以爲救護本年節令較早尙可以水小搶救一遇節遲水大之年雖有圩岸堵護不及田廬漂沒一望汪洋士農寄民悉捐溝壑見者傷心聽者酸鼻此歸江之路費雖不訾似不容緩議者也至挑深運鹽河五尺今雖商力告絀亦似未易措辦但百姓行田之河尙係業食佃力自行挑浚若河爲運鹽商人坐視不挑且壅遏水道以害民田民心實不能平是挑鹽河以佐公家商人亦諒不容辭也機自分疏愚不習河務然聞之人事盡則災患可弭事可設施不敢因循苟默謹議

按邵伯以南之水宜歸江昭關壩以上之水宜歸海此文專就高郵情形而言故事主入江其論挑深鹽河長啟閘壩誠可爲分洩盛漲之一助存以備采

重濬射陽湖議

王永吉

竊惟淮揚兩府之民歲苦水災而淮之鹽城山陽揚之興化高郵寶應江都泰州爲尤甚二十年中無歲不受水災而六七年來爲尤甚蓋黃河水溢則勢重南徙淮既避黃以直下若淮泗水溢則力猛東注淮復引黃而合趨以高寶一線漕河容納南北兩河滔天浴日之水而下流壅淤無所宣洩水聚中飽安得不奔潰決隄病漕而害民哉士民苦於水患因下流不通輒紛紛陳控求開海口殊不知海口之在泰州興化鹽城界內者如丁溪場白駒場劉莊場神台場四口現開原無阻塞若泰州河壩場一口萬歷十三年本州鄉官林海樓議開地方抗阻鹽城城東之天妃口天啓六年興化鄉官李碧海議開地方抗阻凡事有礙於地方知其不可爲而

強爲之者。終畫餅耳。至於山陽境內之廟灣海口。此口空闊。實爲七州縣之尾閘。更無一毫阻塞之處。夫各處海口。既無阻塞。何以水不趨下。反泛濫而橫行耶。永吉蒿目心傷。考之傳記。詢之土人。乃知射陽一湖。全然淤墊。中間隔斷。上下不通。雖有海口。水不東注。病漕害民。根原在此。爲今之計。重濬射陽湖。眞有一日不可再緩者。查鹽城縣志。載射陽湖在城西一百四十里。西接寶應縣界。西北接山陽縣。中流爲界。潒迴約三百里。南北淺狹。自故晉地方至喻口。北流入海。東屬鹽城。西北屬山陽縣。故晉而上至射陽屬寶應。嘉隆以來。湖乃大淤。萬曆七年。民李雯等建議開濬。萬曆九年春。知縣楊瑞雲申詳具題。請發帑金重濬。水經廟灣新豐市入海。水患稍息。民賴以安。至崇禎四年。淮北蘇家嘴柳鋪灣新溝建義口竝決。築塞久無成功。黃流灌注三年。水退沙停。支河小港。大半壅淤。而射陽湖幾化爲平陸矣。然湖形現在。疏鑿不難。有硬沙墊高者。亦有泥水夾雜深淺不等者。里數不多。若合七州縣之力。認真疏濬。成功何難。大概分爲三段。其上一段自寶應鹽城界上射陽鎮起至安豐鎮止。約長二十五里。自安豐鎮至山陽縣東作地方止。約長十六七里。自東作至涇口止。約長五里。以上係泥水相雜之工。自東作至山陽鹽城界上清溝止。約長二十里。係泥沙旱工。此處接連湖面。查湖面舊制三十六丈闊。今止存三四丈。極闊者七八丈耳。湖面盡淤。安能受水。宜裁闊如舊。自清溝至南馬路一林坊地方。約十五六里長。此處亦甚逼窄。鑿之使寬。則下流通暢。由此入山陽之軋東溝。由溝入濠龍喻口。由喻口入廟灣。則入於海矣。中一段自鹽城奪基廟起至林上止。約十二里長。自林上由舊浦河至馬家蕩止。約三十里長。自馬家蕩至陶家林止。約十里長。以上亦係泥水相雜之工。應用鐵口溜子撈濬。其泥用船裝載。去湖稍遠。庶不再淤。此處舊名鰕溝。從此至東尤莊。約二十里長。則入鬚溝。而水直達於射陽湖矣。其西一段則單在

鹽城縣境內。舊名東塘河西塘河。西塘河自黃土溝起。至許家灣止。約二十里長。只此淤淺。急宜挑濬。從此入於樓下莊唐橋鎮。則一路闊深。直達射陽。出廟灣入海。通行無礙也。東塘河自唐子鎮起。至安豐王莊。約三十里長。自王莊過界河至大港鎮。約二十里長。自大港至九曲河廟止。約三十里長。從此二十里至古寺。又二十里至院道港。入濠瀧喻口。達射陽。入廟灣。則入於海矣。此與鹽城縣近河生員周國顯梁卓徐行等。面相考訂明白者。雖未盡確。或亦不遠。大約黃白北來。淮從西下。如人身喉項。廟灣各口。如人身尾閭。而射陽湖則如人身之胸膈腸腹也。若人身日進飲食。而胸膈不得通。腸腹不得納。縱有尾閭。無從消導。安得不鬱而病。病而至死哉。全湖形勢了然。疏濬決排。原無難事。而坐視淪胥。無人肯救者何也。各州縣有司。盡於封域。未必周知。卽或知之。而彼疆此界。觀望推諉。不肯擔當。殊不知所淪沒者。本州縣之田禾。所漂溺者。本州縣之廬舍。築塞漕隄決口。所起派者。本州縣之人夫。利害相關。剝膚切骨。孰大於此。又或精神疲於催徵。工夫分於獄訟。視此畚鍤之勞。反爲不急之務。殊不知湖淤河決。水滿歲荒。死亡流竄。十室九空。錢糧從何出。漕米從何完。差徭從何供。贖緩從何納。老幼男女。羸衣糲食。從何來。國課根本。萬民性命。舍此別無活路。州縣正官急務。亦孰有急於此者。奈何不深思也。至於治水衙門。不肯著力。必謂此係下河。不是上河。殊不知下河之水不通。則上河之隄必決。治湖正以治河。表裏原是一事。又必謂河帑不敢輕動。日後難於開銷。殊不知所淹者下河之民田。所決者上河之漕隄。隄決年年築塞。築隄月月起夫。民間每歲起派人夫。或百萬或數十萬。固可憐。朝廷每歲銷算錢糧。或數萬或數千。亦可惜。公私交困。何不急圖一舉兩便之策乎。欲興大工。事關題奏。務求詳確。未敢草草敷陳。管見大約有五。一曰。先估勘。揭中所開淤塞村落地名。及道里長短。原係採訪。未曾親到。必得實

心任事之大員。不辭辛苦。督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江都泰州諸屬。各乘小舟。沿射陽湖上下各處淤淺地方。逐節逐段。再三講求。務要直捷便近。不得遷就迂回。恐有奸民假公濟私。避害趨利。希圖本村本鎮便宜。其應開濬處所。該挑若干里。若干深。若干闊。一一詳開。如有與揭開不合者。卽行改正。估勘既有清冊。則工程難易。人人共知。酌遠近淺深闊狹。品搭派工。庶無多寡不均之歎。一日專責成各州縣官。分定工程。則一切人夫器用船隻稽察督催等事。自應逐項料理。但職務煩劇。未能嘗駐工所。除淮揚兩府各有提調。及分委府佐監督外。每湖灘十里。須於兩府各州縣中。選委幹官一員。義官數員。分頭催趨。庶無照管不到之虞。一日派人夫湖水無阻。則漕隄堅固。運道通行。可省年年塞決幫隄之費。似當量動官銀。以襄大役。然河帑空虛。難以輕議。止可酌估犒賞。或官備竹鐵罾子合撇等項。以省民間擾累。亦無不可。各州縣欲圖永利。合派民夫如東塘河西塘河。若果單洩鹽城一縣之水者。俟查確另議外。其餘關係山鹽江泰高寶興七州縣利害者。自當均勻酌派。庶無偏私不平之鳴。一日嚴功罪。先年亦曾興工開濬。上司正官足跡未到湖邊。提調諉之各州縣。各州縣諉之佐貳。佐貳諉之義官。義官與夫頭通同折夫。無人實力。遇水泊無載泥之船。遇淤泥無撈淺之具。朦朧報完。徒費民財。毫無成效。似當預先題准。若有急公勤事者。紀錄優陞。倘或苟且塞責。遲誤缺少者。摘參重處。至於包夫折夫。誤事殃民。情法難恕。但有犯者。不論有職無職。立置重典。則積弊可除。不難事半功倍也。一日定期限。霜降前後。水勢泛漲。雖極淤淺。亦沉水底。難以相度。目前牌行會勘。須限十一月上旬。估完詳報。以便仲冬具題。如此大工。既不多動河帑。部覆必無留滯。似當一面入告。一面擇日部署開工。若以九年正月爲始。定限一百日報竣。斷無不完之工程。不通之水利矣。此湖僻在東北一方。非若上河爲南北咽喉。秋冬有回空。

春夏有重運。築壩開壩。甚費掣用。議早定。則今冬亦可舉行。工難成。則來冬亦可補足。兩府士民。異地同心。雖勞不怨。七省漕船。波恬浪靜。飛渡無憂。國計民生。清隄運道。永遠攸賴矣。

上總漕徐公開澗河書

馮景

蓋聞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捍大患。興大利。事在宜行。毅然起而圖之。獨斷不煩於再計。而大功必慮其萬全。乃克有濟。今秋淫雨彌旬。三城水溢。舟行坂上。蛙鳴竈中。淮民困於昏墊。蕩析離居者殆半。究其所以。皆澗河淤塞日久。三城水無所洩故也。夫三秋多雨。亦天行之常耳。連綿才一月。而城不浸者三版。斯以危矣。今加以不可知之天災。江星數動。而月常離畢。將民盡爲魚。欲不寒心得耶。澗河受淮安三城之水。由軋東溝七十餘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白澗河失浚。水面高於城中者累尺。城中有水。積而不流。涓滴待其自涸。反懼外水之侵。而堅塞水竇以拒之。日復一日。習爲故常。因是興文閘。雖設而年年牢閉。不敢開。夫是閘固淮之生方也。閉生方之水。毋使入內。積止水無由出。辟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塊然尸居。生意盡矣。宜淮民之窮也。猶聞長老言。疇昔澗河通時。米薪百貨。輻輳東關之外。道便而民利。興文閘不閉。故閘閼血脉通而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概可知也。今秋久雨決隄。山鹽高寶邵宿睢沭諸州縣。田廬漂沒。畜牧陸沈。老弱填溝壑。丁壯流離轉徙。魚潰鳥散。賴明公疏請蠲賑。市隣省粟。立平糶法。餘民得以更生。然愚爲淮民生齒幸者。尤在明公以開澗河爲已任。蓋蠲賑市粟。可暫而不可常。而茲河一開。後有萬年。坐食仁人之德無窮矣。且此役之在今日。有七便而擅四利。請爲明公陳之。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者人心苦潦。欲得澗河洩之。甚於望歲。春夏水發。力無所施。霜降水涸。則不煩申令。人人樂役。其便一。且潞淤

河較之堵塞決口。加築隄岸。事體迥異。堵塞則有椿柳葦絲之費。加築則有採石辦灰通甕相杵之勞。今濬淤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二。河工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可應募。各爲近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奮。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常。多有後患。今應募之夫。事竣卽罷。無迫賠之累。日得四分。民喜過望。其便四。鹽城漕糧。原自濬河輸淮。近以河淤故。反就淮糴米充數。姦僧高下其手。鹽民苦之。濬河一通。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供正賦。折賈採買之弊孔盡塞。其便五。欲開濬河。應先遣廉幹官踏勘。支河幾條。通達某處。縱橫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夫一日約挑若干。共計該夫該銀若干。確有成章。然後不惜命駕。復覈了然。委員分管。事關考成。官吏奉公。胥徒畏法。可以計日成工。其便六。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曆二十二年開濬濬河碑記。其載濬河肇自宋人疏達三城積滂。通達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至萬曆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稅銀兩爲修費。著爲定規。後因河潰范家口。濬河復壅。至二十一年。總漕尙書李公三才。採鄉民任勦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面闊四丈。底闊二丈。深七尺。仲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三十里。零二十丈。開挑深闊如前式。復於城西興文閘開一涵洞。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於河溢適中處地名郭家舍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縣佐貳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濬。卽歲修銀兩不敷。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考。準而行之。其便七。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懽聲載道也。嘗稽昔賢多以凶年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歲饑。力請發粟行賑。兼諭各寺觀大修浮屠老子工作。竝興。或譏不急。公曰。吾以食貧民也。蘇文忠亦然。值杭大旱饑疫。浚二河。濬六井。築西河長隄。南北徑三十里。以通行者。全活萬計。他如顏魯公守撫州。治陂灌田。

汪綱知蘭谿。大興水利。王安石爲鄞令。築堤浚塘。皆以歲歉舉事。今洛澗河。藉活饑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旱。旱無田禾。廬舍猶在。今皆漂沒。不保一椽。壯者散而之四方。難復本業。今於澗河兩旁。相度隙地。草創廩舍。招集流亡。有願食其力來赴土工者。命詣所在。有司報名注册。俟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粟給錢。則饑民歸之如流水。不致遷土而大去其鄉。漢時尙有募民徙塞下以實廣虛者。今去幽谷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邑成郡。此二大利也。語云。饑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亡命。相聚而爲盜。此大可慮也。今誠棲畱有所。資生有基。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犬不夜驚。民皆安枕。此三大利也。澗河一水。遠通高寶興泰諸州縣。土皆宜稻。兼饒魚鹽蒲葦之利。此河開則米薪之船。往來絡繹。商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閘處所。謹啟閉。時蓄洩。可以變斥鹵而爲沃野。此四大利也。古人於治河救荒。皆云無奇策。今明公一舉而兼二奇。得七便而開五利。百世之後。猶將載德。豈特七邑三城拜賜而已哉。

荅友人問治下河

閻若璩

曰。嘲魯儒詩云。問以經濟策。茫如墮煙霧。其弟之謂乎。是以生長黃淮之濱數十年。而懵然於水道。雖然。嘗聞其略矣。潘公季馴治河工成。故老傳其要語曰。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此二語者。平平無奇。竊恐神禹復生。不能易已。前之治河者。雖勤勞十二載。專與此二語相反。不惟已不開下河。見人之開。必從而撓之。俾之去而後已。周家橋在高堰南四十餘里。翟壩又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皆堅築之以捍淮東侵者。淮不東則淮疆。淮疆則黃弱。然後由清口以達海。彼不惟周橋翟壩而已。且一帶盡圯之。以聽其衝溢。是以末

局雖知建草壩導淮入運河刷沙運漸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經久之道哉今知所以失則知所以得惟當確遵潘公名言廣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或曰海不可濬潮汐往來人力難以施工然舊口皆係積沙水力自能衝刷故海無可濬之理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濬海之策也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治隄卽導河之策也或曰海高于內水不可下不知江南江北弟曾徧歷凡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但濬治倍深無礙乎水之東注矣今日阻撓下河者有三等一鹽城人懼鹹水入內變傷其田禾一泰州車兒埠人富商居宅橫當下河故道一山陽人有墳在瀾河邊懼傷其風水只觀二次勘河疏皆以開廣與文闡言與文闡廣則瀾河亦必挑廣而風水壞第三次便以不必廣而瀾河仍故可見矣昔人謂救荒無奇策弟亦謂治水無奇策苟能守前人成規勿徇近日浮議則兩河竝治萬世永賴矣

答孫杞瞻開海口治下河

湯斌

淮揚水患下民其咨先生忠誠體國正學宏才爲聖主特簡拯茲昏墊君臣一德動與天合自當立奏平成萬世永賴奏別數月未敢以片牘上達左右以先生勞心疏淪忽煩清聽也遠接手教仰見大君子慎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輩漫無遠謀者所可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何敢妄言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狂瞽之言惟賜採擇焉下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隄潰決因而牯垣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暫時之漕不爲水求歸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爲巨壑矣皇上南巡親見下民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中眞若痼瘕在身此天地覆載之心也卽堯舜之

憂勞洪水。大禹之飢溺由已。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治下河。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爲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沐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壩。壩之水將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淮湖之水。日增日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清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黃甯犯大忌。浮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牐矣。更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隄安得不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壩以洩之。其意以爲漕隄不潰。則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綫漕隄。勢必大壞。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爲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牐。壩。黃河南岸有毛城鋪。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口以下一路減水牐壩。不可稍閉。以免洪澤湖之泛濫。墊淤。且畱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清河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將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牐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從而議其後者耳。愚因於會議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難以一。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歸咎於前日之誤洩。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再用大黃芒硝。後應用參芪桂附者。用參芪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豁疑衷。從長計議。爲國計民生圖永遠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

隄外。此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碓丁溪等口。開通一二處。其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舊形當漸露。再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旺喜鵲諸湖舊迹。而以閘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湖歸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卽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曰一開口而遂使下河盡爲平陸焉。萬萬無此理也。故目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肯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人夫物料。恐難湊手耳。若諸事湊手。卽當盡心嚴督工程。勿惑浮議。成大功者。小小順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定算。偶有勝負。何足憂喜。如弈棋然。當爭全局。一著二著。何足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然爾。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鑿鑿如此。只此一言。便是治下河定算矣。故減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爲成功可操券而待也。

翰林侍讀喬君墓志

潘耒

君諱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父可聘。明末掌河南道御史。君自幼英敏絕倫。癸卯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除內閣中書舍人。戊午詔舉博學鴻詞。君被薦。試列高等。授翰林編修。旋陞侍講。時海口落河之議起。淮揚郡縣。瀕漕河者。舊有隄以捍水。河臣某某。設減水壩。洩水東流。灌民田廬。被其災者七邑。臺臣有請落海口。出積水者。上遣官行視。還奏當如御史言。河臣冀董其役。而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非河臣意。乃別創一議。爲疏上之。其略曰。海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浸。更足爲患。惟當築隄束水。使高於潮。方可赴海。請悉閉諸減水閘。而建二大閘於邵伯鎮南高郵城南。洩洪澤湖天長。使入隄。自車邏鎮。

築大橫隄一道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隄二道。歷興化白駒至海口。束所洩之水使入海。其隄在內地者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在海灘者高一丈。河寬一百八十丈。隄面闊二丈。底闊二十丈。此隄築於積水之中。無從取土。當先定隄基。舟載遠土。就近築圍埂。埂成。車去埂內之水。取其土以築隄。諸工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三年而工可畢。請先給帑而取償於田畝及鹽運。七州縣合有田十四五萬頃。而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河工畢。請丈量之。以額外田爲官田。募民耕之。初年分收子粒。三年後納田價於官。給爲永業。計可得銀二百七十萬兩。以一百九十七萬還帑金。以七十餘萬益治諸隄。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河成。每引省搬運費一二錢。令每引歲輸銀九分。可得十二萬金。七歲則得八十四萬。官帑畢還矣。誠興此工。當設監修官五十員。分管官一百餘員。清地課長官二十餘員。皆擇才能敏練者補之。優其陞轉。或工成卽陞。或帑完議叙。疏入。下九卿諸司會議。疏凡萬餘言。覽者不能竟。君閱之大驚。言其害於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上以役大費多。召河臣與臬臣廷論之。臬臣痛排前議。廷臣多右河臣者。上意不決。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啗君。君笑不應。淮揚士大夫羣集君邸。君慷慨言曰。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絀矣。題官至三百員。銓政亂矣。派夫至數十萬。民力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旣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隄。曰派夫。旣成之害。曰賣田。曰決河。築隄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可移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在一百五十丈以內者。固付之波濤矣。在外者。亦將恐以虛聲收其實賂。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三百里中有漏網者乎。害一也。役夫一日。官給銀四分。例也。而夫所得未能三之一。里甲雇夫。月費銀二兩。許每邑役數百人。工及數月。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每邑須派夫萬餘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邑歲費

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逃。不待三年。無子遺矣。害二也。且夫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帑。棄民田廬墳墓無算。曰以救田也。然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采也。工既成。民之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藏棄廬墓。勤畚鍤以成萬不可成之功者。今仍沒其產而絕其食。民何利焉。七州縣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畝折一畝者。有十餘畝折一畝者。以地有磽瘠也。今但據額丈量。而以其餘爲官田賣之。卽如泰州四畝折一畝。將有田四十頃者。沒入其三十頃。而以十頃之田納四十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時漕隄雖屢決。河闊不踰十丈。今引洪澤湖萬頃之水。注於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停蓄於一丈六尺之上。獨特一線爛泥之隄以爲固。何必伏秋狂風暴雨而後決哉。城郭且爲蛟宮。何有邨落。何有廬墓。害四也。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諸人皆曰善。乃繕鐙草議。明日。君入直起居注。是日秋決。故事。賜閣臣及講官飯。君與某學士並席坐。某學士亦言河臣議非是。旣而。上御南暖閣。閣臣奏事畢。上顧某學士海口一事何如。某學士復右河臣。上顧問君。君敷奏百餘言。剴切詳明。上大悅曰。此爾一人意邪。有同者否。君對淮揚人皆與臣同。尙有公議進呈。翼日進議。河臣見之語塞。君復至會議所。具論其得失。聲情激烈。聞者感動。雖力主河臣者。不能難一語。吏部尙書李公之芳揖君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戶部尙書梁公清標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某學士亦謝君曰。吾甚愧公。於是河臣議遂寢。

工政十九江蘇水利下

三吳水利略

三江水利萃言自序

論太湖三江五堰

籌濬三江水利疏

奏濬三江水利疏

疏河救荒議

再陳吳淞江應濬條

議濬吳淞江書

論吳淞江

婁江水利考

上魏中丞議濬劉河書

開白茆議

開白茆記

開白茆議

徐旭旦

俞蘭臺

錢中諧

王國寶

莊有恭

慕天顏

張 彥

張世友

錢中諧

沈德潛

張作楠

陶貞一

蔣 伊

王應奎

書昭文東鄉築壩濬河

論去白茆舊壩說

去劉河七浦新閘

濬吳淞江建閘議

劉河建大閘記

開濬白茆修閘疏

上陳中丞吳淞閘善後

元和水利議

常熟水利說

滬城水利考

列華嘉濱議

陶貞一

吳卓信

沈起元

張宸

黃與堅

慕天顏

曹一士

沈德潛

陶貞一

褚華

曹一士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三

工政十九 江蘇水利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三吳水利略

徐旭旦

議水利。東南與西北不同。議水利于東南之三吳。與東南各省會不同。何也。西北之地多高原曠塹。雖有濁河爲之包絡。而支流絕少。故資其灌溉爲難。東南地形卑濕。界以河淮江漢。而兼承其委。廣川支河。經緯其間。故資其灌溉爲易。若夫浙西之田。低于各省。蘇松之田。又低于浙西。環以太湖。綿亙數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龐山陽城昆承諸湖。達于三江。以入于海。尤東南之巨浸也。故治水田者。築而爲圩。捍而爲圍。不患水之不入。而患水之不出。不患水之不足。而患水之反足以害田。古人所以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其流。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疏其勢。使田不受水。則水自有所歸。水有所歸。則水不浸田。而田亦治。蓋天下之田。大概資水以爲饒。三吳之田。大半捍水以爲利。其勢之不同有如此矣。故愚以爲興三吳之水利者。當去三吳之害。害去而利自興。去三吳之害。害者當分三吳之水。勢分而害自去。何以言之。列澤中匯。潏而爲湖。無以洩之。勢必乘高而橫溢。故其下流分注。導以入海。既有松江。而又有東北流之婁江。又有東南流之東江。今者或微塞矣。宜擇其便利之處。視江之可濬者。濬之。浦之可開者。開之。下流既分。則上流自平矣。如是而引湖之水以達之江。引江之水以達之海。歸宿有地。水自不爲害。如是而蓄湖之水以溉田。洩田之水以入湖。節宣有方。則水不爲害。而自爲利。經理之宜。無出於此。議者謂分水勢自不得不資人力。資人力自不得不興工役。工役繁則民勞。分水勢自不得不治塘浦。治塘浦自不得不壞田廬。田廬傷則民擾。且分水勢自不得

不議開濬。議開濬自不得不需貲糧。貲糧費則財絀。安見去害而興利哉。愚謂不然。所謂分水勢者。不必復三江之舊。而止在疏江口之流。不必尋已廢之陂塘。而使之開。止在濬未塞之陂塘。而勿使之淤。相其地勢之宜。順其水勢所趨。而稍爲之疏。其滯濬其淺。庸非利乎。故欲復古之迹。則難。而因今之勢。則易也。且也。農民有不治水之人。必無不治田之人。法卽寓治水於治田。而使之各治其田。卽所以各治其水。民夫疏田間之溝洫。而爲之緯。官夫理溝洫之會歸。而爲之經。而縱橫曲直。有不畢達乎。故官督之治水。則難。而民自治其水。則易也。且也。遣使則有供億之費。有徵會之繁。若止責成郡縣。漸次修築。塘灤之當治者。幾何。圩岸之當培者。幾何。度用夫若干。工費若干。每於農隙。而鳩其工。可無供億徵會之苦。而事自集。故遣使而刻其成。則難。任守令而收其效。則易也。如是。則工役可省。而何民之勞。田廬不損。而何民之擾。貲糧不至於重耗。而何財之絀。以之去害。而害無不去。以之興利。而利無不興。吾見三吳七郡之地。長享灌漑之饒。而無淹沒之患矣。蓋水者。有利亦有害。顧人之所用何如耳。能收其利。則如史起之用漳水。文翁之穿湔口。而西北之水利可興。如玉景之修芍陂。白居易之浚西湖。而東南之水利可興。不能收其利。而反承其害。則如翟方進之決陂。程昉之築堰。欲除害而害不能除。如息夫躬之穿漕渠。侯叔獻之引汴水。欲用水而水不爲用。然則水之利害。豈不以人哉。

三江水利萃言自序

俞蘭臺

言三江者。不必求禹貢之三江。而第求太湖下流之三江。亦不必泥東江婁江之故迹。而第觀今日太湖下流之水勢。蓋東江墮塞已久。婁江亦無可考。今日獨有吳淞一江耳。輔吳淞者。有松江之大黃浦。嘉定之劉家港。常熟之白茆港。皆與吳淞爲表裏。自明永樂元年。夏原吉以吳淞江下流難開。止開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入劉

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開大黃浦。自范家濱至南澮浦口入海。至今黃浦通利。而吳淞江東半截。其勢就
隱。然入海處界上海。依然如故。但細弱耳。此吳淞江所以不可不開也。昔范文正公守鄉郡。上書宰臣。謂姑蘇
四郊略平。窰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潐入于河。謂之淞江。積雨
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薦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
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江。江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其後郝夏子僑。緝亶舊說。以爲今究水利。必
先於江甯治九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常州治宜興漏湖。沙子崦。及江
陰港浦入海。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秀州治華亭海鹽浦港。仍體究柘湖澱山湖等處。有障遏者。並
與開通。達諸浦港。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仍開浚吳
淞江。築兩岸塘堤。設斗門水瀨。使江水不能溢入南北溝浦。而徑趨于海。又開崑山之茜涇浦。使入海。新安浦
顧浦。使入吳淞江。開常熟之許浦。梅里浦。決無錫之五卸堰。使入揚子江。則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凡此
皆不專力於吳淞江。而實所以分殺太湖之水。太湖之水。既有所分。而吳淞江乃能獨承其下流。不至于壅噎
不利。而爲東南之大患。此治吳淞江之大略也。然愚在今日。則又有說焉。夫太湖由吳淞江以達於海。而吳江
縣治東西南北。實當咽喉之地。治水而不治其咽喉。則必有腹心潰亂之虞。譬之于人。痰涎上湧。猝然之間。氣
必絕矣。尙何暇論其股肱心膂哉。今縣治北有夾浦。南有長橋河。及三江仙槎等六橋。東有龐山等湖。西有梅
里諸港。泥沙漲塞。漸成石田。室廬墳墓。稍聚其上。又太湖東南一角。悉爲菱蘆叢生之地。此湖水所以不能急
趨于吳淞江以入大海。一遇暴漲。則橫潰四出。而不可禁。今欲救治。雖不能盡徙吳江一縣之民。如蘇文忠公

所議然。遷沙村之民。疏淤導滯。使江尾與湖相接之地。不復有所壅遏于其間。如人呼吸。食息於元氣之中。而不至閉塞其咽喉。以速之死。亦勢之所必然者矣。此又今日治吳淞江之大略也。

論太湖三江五堰

錢中諧

王鑒五湖記曰。吳都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二州。在南之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甯國建康江甯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并鎮江潤州金壇武進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出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數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然今湖中跡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而吳人稱語。則唯曰太湖云。又按王同祖三江考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震澤。皆在今蘇州境。昔大禹治水東南。見于經者。止此兩言。而東南水利之源。古今治水之法。悉寓於此。蓋三江皆西通震澤。而東流入海。禹時洪水滔天。震澤之水。泛濫懷襄。故禹之治水也。因東流之勢。決排壅塞。使繇三江入海。故言底定。以明不爲害也。其較辨先儒三江異同者。反復推詳。而以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之說爲有據。以唐仲初吳都賦注與正義說合。而尤分明。其謂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松江。又東南分流。出白蜆江入急水港。入澱山湖。迤東出海者。爲東江。但澱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乃合吳淞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上

清江。下清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南。又分爲二。一名小娘港。五里許。復合爲一。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繇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是婁江亦已涸也。讀朱長文吳郡圖經。謂崑山塘。自婁門郡城至崑山入海。卽婁江。指今之劉家河者。非。蓋太湖之說。王鑒言之甚詳。三江之道。同祖辨之甚核。而今之所急者。固不在乎區區之議說。惟在明水之來源。與其歸壑。而辨施功之次第耳。愚嘗按其圖。江浙七郡。惟吳卑下水之所都。其入海之路。大者有吳淞江。劉家河。白茆港。又有七鴉許浦。茜涇楊林。亦屬吐納之地。皆在蘇州。而在松江者。爲黃浦。至其委實與吳淞江合流以入海。吳江縣之長橋。實爲太湖出水之徑。故宋單錡論長橋爲三吳諸水之足。以承震澤之腹。而往來吞吐之勢。率由於此。而今僅通一綫。是知治水者。不必復泥三江之故跡。第如吳淞江。劉家河。白茆港。三大浦者。卽今日之三江也。三大浦既通。而水患可紓。是卽謂行禹之跡可也。故治水者。宜先三江。吳江之長橋。爲門七十有二。以殺水勢。而今之貪利者。東西茭蘆數百頃。久之漸成平壤。架屋以居。坐視吳江之民。頻遭水厄。湖水一漲。灌城而入。全縣之田。蕩然爲患。譬之扼其吭。而欲氣之流通。閉其水火。而欲具飲食者。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且不止爲全邑之害而已。全郡受之。鄰郡亦受之。故治水者。宜在次。吳江之長橋。至於水之來源。則不外建康。天目二脈。而甯國建康之水。高若建瓴。故五堰之築。在宜興以西。屬溧陽縣。古人欲分殺水勢。使西南諸水。不入荊溪。由分水銀林諸堰入運河。以至大江。而後蘇州水患十去六七。沈啓曰。太湖雖廣。而能容。而來水幅員。其授猶廣。正如人家。闢一畝方庭。而外周二畝屋舍。加以一尺之雨。則檐溜并傾。庭起三尺之潦。無疑矣。溝井盈尺。則滲洩不速。芥舟於堂。立待可見。便檐設竹溜。引而注之他處。庭潦或可稍減一二。此上流分殺之說。豈謂無益乎。故治水。

者次長橋又在五堰也。

籌濬三江水利疏

順治三年

江甯巡撫土國寶

惟國家財賦多出東南而東南財賦皆資水利關係誠非細故臣熟知三吳地形夏潦秋霽山水橫發田疇淹沒郡民離困皆以下流淤塞隄岸傾頽疏導不得其法掌治不得其人以致此耳臣按疏濬下流浙西諸郡蘇松最下太湖綿亙數百餘里納諸山澗之水散注溪流洩之三江由三江而入于海若下流淤塞諸水汎濫淹沒禾稼爲害非淺鮮也相其利害爲之經紀則白茆港七浦塘劉家河爲蘇州東北洩水之巨川也吳淞江大黃浦又蘇松南北交境洩水之大道也若吳淞南北與白茆諸港浦之兩傍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歸其中而並入於海就其中論之蘇之七浦塘劉家河松之黃浦並皆深闊通利惟白茆港自宏治七年一爲疏濬吳淞江自天順間一爲疏濬後來白茆潮沙積塞狀如邱阜吳淞江竟如溝洫下流既壅上流奚歸舟楫莫行田疇莫治此利害之瞭然洞見者也今計疏濬白茆一港則七浦劉河通利而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矣疏濬吳淞一江則大黃浦通利而蘇松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矣蘇松之水既各有歸則引吸太湖不至壅潦向來淹沒之土皆出而可耕矣又修築隄岸並爲切要昔人常論于朝曰江南園田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要知園田全賴乎隄岸隄岸全賴乎修築修築水堅則旱可車水以入潦可戽水以出而高低之田皆熟矣臣雖赴桓之資膺皇上之重委敕諭諄諄敢遵前朝舊制一一陳奏夫疏水築隄工力不無煩費而量此之出計彼之入或相倍蓰或相千萬不可不熟計而審行之水利一行則稼穡登穡穡登則貢賦充而百姓將有含哺鼓腹之樂乞命廷臣詳議定策容

臣一一逐細查明。及一切胥吏乾沒之弊。不得虛應故事。務期確當。然後申報請旨。奏平成之功。垂不易之典也。

奏濬三江水利疏 乾隆二十八年

江蘇巡撫莊有恭

竊臣在浙撫任時。適上年秋雨稍多。風潮稍大。湖河水漲。時越二旬。退不盈尺。親赴嘉湖一帶。周遭察勘。知由水歸太湖之路不暢。並疑下游歸江歸海之路。亦或有壅淤。曾遣浙員來江查勘。究以事在隔省。難得確切。因先將浙省通湖漫港。必如何大加開濬。不至積水難消。飭行司府籌畫議詳。曾經恭摺奏明。適蒙 恩命。調撫江蘇。經浙閩督撫臣用臣前議。請將湖州府屬之七十二濬。酌用民力。以時疏濬。奏奉 允行。並於摺內聲明江南之寶帶橋。係太湖出水之處。有無淤塞。應否疏濬。咨臣查明自行辦理等因。惟是臣自上冬受事。卽爲博訪周詢。并委員遍歷蘇松太各屬。確勘由湖歸江由江歸海之路。窮源竟委。循榦達支。將何處壅淤。應與開寬。何處淤淺。應加深濬。並爲酌估需費。茲據陸續繪圖貼說前來。臣綜攬全局。竊見太湖居蘇常湖三郡之中。北受荆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匯爲巨浸。而分疏之大幹。則以三江爲要。三江者。吳淞江。暨江東江也。東江自宋已堙。逮明永樂間。開黃浦江。寬闊深通。足當三江之一。故今亦謂之東江。此三江之分流交錯。經吳江震澤。吳縣元和崑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洋嘉定十二州縣之境。其間港浦縱橫。湖蕩雜錯。大概觀之。無處不可通流。無地不可分洩。似亦可安於無事。然百節之通。不勝一節之塞。數港之洩。不及一港之用。則其勢必有所阻。查太湖出水之口。不特寶帶橋一處。其他如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爲湖水穿運入江之要道。亦不無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龐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激浦等處。向稱寬闊深通。

大資宣洩者。邇來民間貪圖小利。遍植菱蘆。圈築魚蕩。亦多所侵佔。臣本年正月。因查勘蘇松太海塘。親至劉河。竊見現在河形。亦大非昔比。舟楫來往。必艤舟待潮。崑山外濠。爲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之婁門外河。爲江源出運咽喉之地。河面僅寬三四丈不等。平時無事。雖若無甚關礙。偶遇秋霖。四水匯集。江身淺窄。先爲本境之水所占。必俟境水消退。然後湖水得出。爲之傳送。而上游已多所漫淹矣。東南財賦重地。水利民生大計。若及早治之。事半功倍。今臣籌所以治之之法。其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但就其有港可通。有橋可洩之處。爲之清釐占塞。規仿舊額。務使分流得以迅速無阻。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除黃浦爲浙西水口。現在尙屬深通。但於泖口挑除新漲蘆墩三處。足資暢洩。無庸大辦外。其吳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凡有淺狹阻滯處所。相度情形。疏濬寬深。務與上源所洩之數。足相容納。其江身中段一切植蘆插斷及冒占水面之區。查明儘數剷除。嗣後仍嚴爲之禁。則水之停蓄有處。傳送以時。並卽以挑河之土。俾令加培圩岸。再將現有閘座。爲之經理。其有去海太近。建置非宜。難于啟閉者。另爲酌量改移。務令啟閉得宜。足資蓄洩。庶渾潮不入。清水盛強。而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凡此應辦之工。臣與司道再三籌酌。業已覈具規條。第工段較長。約略估計。所需雖覺浩煩。然散在十二州縣。通力合作。實亦所出無多。此本爲利益田疇起見。如興舉有成。無論業佃。皆得永叨利賴。民間聞有此舉。皆樂於趨事。願以民力爲之。但用民之力。慎選董事。分投督修。仍需官董其成。且工費較繁。若待鳩集財力而後興工。不無稍稽時日。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准于公項內先行借動。酌籌辦理。于蘇松太三屬得沾宣洩灌漑州縣。分年按款。照畝計數徵還。則民力既紓。大工可期。速集如蒙
恩允。卽于今冬漕務事竣。以次開工。務于二三月間。通工蒞事。則東南億兆。咸感沐
皇仁于無

既矣。

疏河救荒議

慕天顏

竊惟三吳治水之功。歷稽往績。惟使太湖之水導入江海。而潮汐亦可上通。以時蓄泄。則旱澇無虞。自三江壅塞。震澤汎濫。以山爲壑。而蘇松常湖嘉杭六郡。受患日深。上年水患。瀾漫四野。數百里間。不第禾盡無收。抑且室廬漂沒。流離疾苦。不忍繪圖。仰荷憲臺軫念民生。首飭議浚劉河。以通水利。本司遵行。蘇松二府。詳加確勘。議估工程。又據松江府上海縣詳開吳淞江故道。酌請江浙六郡正帑。協濟大工。各繪圖形。申覆憲臺在案。本司載考舊志。披閱新圖。按湖水之奔趨而東也。一自澱山泖湖。從華亭之南。折而東北入海者。爲黃浦。一自吳江長橋。歷長洲崑山青浦嘉定界。至上海合黃浦以入海者。爲吳淞江。一自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婁門。注流上下雉瀆。抵崑山至和塘。東合新洋江。由太倉歸劉家港入海者。爲婁江。卽今劉河也。迨吳淞入海之處。沙壅菱叢。昔夏忠靖公引黃浦以西之水。北入劉河。是今日劉河之一綫。爲淞婁二江之尾閘。今蘇松諸郡之民命攸關者矣。浚之。烏可一日緩哉。但在蘇則望劉河之深廣。而崑太嘉爲尤切。在松則必圖吳淞之成渠。而上青諸邑爲尤近。兩府所議。各就其切已者而言。未可爲全局之通論也。本司規畫再三。採訪輿論。目前救時之策。在急疏劉河。將來遠大之謀。吳淞亦在所必浚。蓋吳淞實太湖洩水之中條。其故道較劉河更闊。其地勢較劉河更直。江浙六郡同其利。議協於浙。可冀旦夕成功焉。但今民窮財盡。更際凶災。兩工決難並舉。劉河處其易。吳淞處其難。莫若緩吳淞而先事劉河之爲便。本司細詢紳民父老。劉河之功固自不小。而吳淞亦有不得不次第並浚者。當日導淞水併入劉河者。有崑山之夏駕。嘉定之顧浦。以及鹽鐵新洋諸港。浦淞本與婁

相通。今則諸港浦盡塞。淞自爲淞。婁自爲婁。則劉河雖開。止洩震澤半面之流。而匯納於泖澱。以奔湧。淞江者。仍未得宣通也。若再開蒲匯。新涇。重浚虬江。顧浦。費力於支河小港。何如併力於吳淞乎。況從來以工役救荒。使貧民食力以餬口。如范文正公守郡時。吳中大饑。發粟募民。諸工畢舉。以是公私仰給。民不遷流。昔人於凶歲之後。無不共循此意。蓋小民至困苦中。工力必賤。且飢寒迫身。民多思盜。河工興而樂趨畚鍤。盜賊亦可潛消。荒政之施。莫此爲大。然必須咨商浙省督撫。早爲區畫。將全局會疏題明。共計兩河工費。先開劉河。至冬間水涸之時。旋興吳淞大工。而今所急者錢糧耳。朝廷方在捐災詘餉之時。又何敢輒言動帑。惟念興水利而後有農功。有農功而後裕國計。若惜一時之費。不作久遠之圖。將來海口淀沙日淤。一日必至水災。洊告蠲賑。迭施。費不更無底耶。今合兩工所需。約計十四萬金。較之一歲所蠲。未及其半。而田工無患。國賦常充。可垂千百年之大利。一勞永逸。功在斯時。考海忠介開吳淞之疏。畱漕十萬石。佐以協濟稻穀贖罰等。不兩月而功成。今倣其遺謨。敢請憲臺俯賜會題。於蘇松常康熙九年折漕銀內。畱四萬兩。以應劉河大工。康熙十年折漕銀內。再畱五萬兩。浙省錢糧協濟五萬兩。以應吳淞大工。仍比歸仁隄事例。兩省續開。援納捐助。請於河工告成之後。補此漕折正項錢糧。方行停止。卽于是月一面擇吉施工。謹先就劉河工程。縷析條議。并繪三江全圖呈覽。吳淞工費。亦可照例核確。此皆憲臺爲百世民生起見。用敢敷陳。伏乞採擇。

再陳吳淞江應澂條議

張宸

再陳吳淞有不得不開之勢。有萬萬當開之利。伏乞採擇施行。以垂不朽事。竊惟事非關係最大。自古聖王。必不竭民力以從事。卽從事矣。亦未必著之於經。今觀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入者入於海也。藉使三江之

內有不入於海。則震澤之底定未可知也。使震澤之水一江二江可泄。則禹貢亦必曰一江二江既入。不必言三江矣。言三江者。無一江之可已也。今既塞而乍開者。僅劉河耳。劉河者。古之婁江。三江之一也。其一自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溯者爲松江。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湖。東至嘉定青浦界。合上海黃渡浦。亦名吳淞江者爲東江。卽今所議開之吳淞江也。然則吳淞一江。其上流爲松江。其下流爲東江。是一江通而二江俱入海矣。譬如人焉。七竅之內。一竅通而餘竅塞。水火二便之內。一便通而一便不通。其能不病乎。此其不得不開者一也。自明以前。吳淞江無代不通。元世特設都水利。以專理其事。自張士誠竊踞。日尋兵革。江塞而閘座亦廢。故夏忠靖公槩而不濬。時雖專濬劉河。而猶必兼濬虬江白茆江。顧會浦采陶澱鹽鐵口諸處。屈其勢以入劉河。其費反過於濬吳淞。至海忠介公懲其弊。專濬吳淞。利幾百年。試問吳淞未塞以前。吳下之士田民物如何。吳淞既塞之後。吳下之士田民物如何。故老猶有存者。可詢而知也。特忠介公建功於久廢之後。未暇置閘以障潮沙。故海水得入。而漸淀漸淤耳。假使如宋元之建閘焉。其去今日當不重費疇咨也。此其不得不開者二也。去年之水災。亦既震驚矣。田廬之漂沒。男婦之死徙。不可勝數矣。各憲籲請。朝廷之蠲折。動以巨萬計。此巨萬者。僅救目前。不能爲國家興無窮之利。萬一天時不譴。屢歲而見其爲巨萬者。逝波正未可量也。原其故。不過爲三江不通。泄瀉不及之故。使三江通而泄瀉有時。朝廷之巨萬省矣。民之田廬男婦全矣。一方不至於震驚矣。天時水旱。安可預期。堯之水動以九年。湯之旱動以七年。惟預爲之備。乃可以無恐。此其不可不開者三也。至開濬吳淞江之利。前人已屢言之。而莫要於忠介公開則六府同其利。塞則六府同其害之二語。卽就目前而論。海邑自二十五保至二十三保。至二十七保。二十九保。三十保。沿江一帶。田之棄而不耕者。一望黃茅。

白草。即可耕之地。亦俱折糧下鄉。上海止十五保。而因吳淞江塞。以使之拋荒者。且有五保。若開濬之後。潞有所泄。旱有所蓄。五保皆膏腴矣。今滬江之升科者。爲數無幾。亦皆下鄉折糧也。開而後沿江百里。變荒田爲熟田。變下田爲上田。變折糧爲上糧者。不知凡幾也。其利也。豈獨一鄉一邑哉。

議濬吳淞江書

常州通判張世友

謹按浙西諸郡。惟蘇松最居下流。以杭嘉湖宣歙諸路之水。潴爲太湖。溢流灌漑於蘇松常三郡各屬之中。治之則其利甚大。不治則害亦如之。蓋太湖之水。三江受之。三江之水。大海受之。其東北由劉河入海者。婁江也。東南由黃浦入海者。雖非東江故蹟。亦今之東江也。吳淞一江。獨當其中。經崑山嘉定青浦上海四縣界入海。乃太湖之正脈。有一不通。終非善治。此今日之水利固宜。清三江之原。治三江之委。并分理三江之腹。乃爲得也。自宋及元明數百年來。言水利者。治蹟具詳。然考明代所言。已與宋元異。而今日又與明代異。時異勢殊。卽數十年中。情形屢易。有未可執故籍以求之者。茲勘得三江之中。又各有情形。源分派別。東江雖久堙。而其源固在。卽太湖下流之牛茅墩浪打穿唐家湖等處是也。自唐家湖入運河。合浙西諸水。歸白蠟江。急水港入澱湖。經三泖。橫五百餘里。散流於元和青浦婁縣各蕩澤塘浦之中。散而無統。其中間故道。非如松婁二江。有經流之可指。然至黃浦出海之處。則歸併於一途。其水勢浩瀚。不但遠勝婁江。亦大於松江數倍。是東江雖無專一之故道。而同流共貫之黃浦。又實爲松江所藉。以爲瀉洩之大助也。婁江自鮎魚口入。繞蘇郡城。合胥口銅坑入運之水。經致和塘。至太倉鎮洋之劉河入海。首尾身段。井然不亂。加以西北昆陽諸河。青洋下界各浦之水。從旁注之。故劉河洩瀉。可與黃浦同功。惟吳淞一江。受源於大小吳家南仁諸港。出運河。匯入蘆山湖。出大

斜口與瓜涇港東下之水會。再東與寶帶橋東下之水會。經吳江元和崑山青浦嘉定等邑。至上海歸於黃浦。其兩岸分洩旁注之浦港湖蕩。聯絡貫注。視婁江入海之路。迂而且遠。然源遠流長。能容東江之濤洄。受婁江之挹注。包容停蓄。灌溉利濟。較東婁二江。實廣且溥。江震沿河各港。半多淤淺。長橋石隄。洞竇多湮。龐山一湖。半成灘漲。居民種植葦草蘆葦。以致河港淺隘。來細源微。又其中爲青洋江下界浦等處。掣其水以入劉河。其勢益弱。而入海通潮之處。潮水渾濁。來則洶湧。其勢莫禦。去則遲緩。其泥易淀。江水旣弱。不能敵其洶湧。而滌其渾濁。故江身半多浮漲。江面日漸淺狹。自順治九年至今。吳松劉河等處。發帑開浚者。已十數次。詳請修治者。不啻數十次。是我朝開浚之功。視歷代倍勤。故水患較歷代亦甚少。然數十年來。蘇松各屬。究不免有泛溢之憂者。其弊在民貪小利而昧遠計。官多偏治而閭情形。東陞西漲。苟利一身。補偏救敝。只利一邑。或治在尾閭而遺其腹心。或治在承接而不究源頭。究未能自始至終。通身勘治也。今奉檄勘查。首起震邑之一十八港。江邑之一十七橋。次及鮎魚背口銅坑等口。從港達橋。從口達運。脈絡分明。則三江之源頭承接已清。由此而龐山薛澱三泖等湖。逐縣查勘。逐段詳審。直至浦海歸宿之區。自原及委。逐次註明。其餘幹河支港。尙未及逐勘者。緣吳松一江。視婁江東江倍難。婁江雖尾段淤淺。然首尾直捷。治之事半而功倍。吳松江現多淤漲。首尾迂迴。治之功倍而效賒。東江但治其源。而委固已清。吳松新疏其源。必欲兼疏其腹。今查吳松江。自青邑之泗江口起。中界嘉邑。東至上邑新厍口止。兩岸浮漲。較昔日之江面。已淤塞過半。及今不治。雖首尾皆通。必有腹心之患。故勘估之功較多。誠使開濬深闊。則江流之正脈已旺。雖有旁洩之水。而經緯各分。不致殺江流之勢矣。婁江惟劉河一帶。自鎮邑之新造橋起。至陸渡橋外止。淤淺太甚。以全形言之。則吳松江爲重。以今日之

情形言之。則又以劉河爲急。此因時制宜之道也。至支幹浦漫。并宜一體兼治。蓋餘河者卽三江之四支。而支港者又三港之血脈。貫串於四支百骸之中者也。但一時併治。俱請國帑。限日旣難畢工。過時又恐阻礙。酌劑先後緩急。綱舉目張之法。其道有三。一請帑以浚三江之正河。俾通身深闊。來水足以容去。水足以洩。而不致有衝突旁溢之患。一按縣計圖以浚三江兩岸之幹河。令各縣自爲查勘詳請。以資四境之灌溉。一每歲輪修支港。必深必通。俾高下田疇。旱澇有瀦泄之處。請帑者。令該地方官承修。而以本府州廳董責之。則呼應靈而督理專。庶大工易就。按圖計畝者。令該邑紳士集議。公舉領辦。以地方官督治之。則人情習而公私不擾。每歲輪修者。各圖業自行修浚。地方官酌定章程。以五歲爲率。每歲僅浚一方。四歲而四境之支港皆通。五歲一治幹河。并令各圖查報江湖水口之浮漲。刪除侵礙水面之葦蘆。查撥攔江蔽口之魚簍。如此不懈。則五年之後。人皆知其利而自行之。將不俟官司之督率。而水利益溥矣。抑再有請者。各屬內外城市之河。多係松雲二水。縈繞貫穿其中。或農佃出入。或商船往來。與餘河同資利濟。今外塹則駁岸崩坍。漸致侵逼城垣。內塹則居民日佔。任意填塞。處處皆然。實皆有礙水利。以最有關係之所。每易爲不經意之事。大率類此。至建厝築壩一項。現在有厝有壩之處。悉皆扼要。昔人布置已屬精詳。此外毋庸更置。唯上海之厝。歷年已久。兩岸因行修固。佔有工料。另具清摺。第使江湖原委開濬有法。遵行勿懈。卽此已成大利。而閘座猶可緩也。

論吳淞江

錢中諧

明初夏尙書之治水浙西也。用元人周文英之議。舍吳淞事劉家河。首開崑山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劉家河。復挑嘉定縣之顧浦。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劉家河入海。是時吳淞江尙闊一百五十丈也。夫劉河之濬。一時不爲

無利。自白茆漸塞。全河之水。以一劉河洩之。似未爲安。至隆慶間。巡撫海公則專治吳淞。數十年間。雖有小災。不爲大害。所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其時吳淞舊蹟。自王渡起至朱家港口。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闊二十餘丈。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六尺。計工食六萬餘兩。夫夏公之時。吳淞闊一百五十丈。至隆慶間。而舊蹟止存三十丈者。因水分道於劉家河而遞減也。嚴衍曰。此江開於五六十年之前。則難。開於今日。則易。蓋往者波濤湍悍。勢如奔馬。駕舟而渡者。時常覆溺。斯時欲築壩厚水。費不下數千金。而開濬非二十餘萬。未易畢工也。今則洶湧俱成平地。中間僅存一綫。如欲開濬。則築壩厚水之費。可省大半。較之洪流湍。全藉桔槔之力。非用數萬人。一月之功。不能使通江之水盡去。而施畚鍤者也。倘此月之中。陡值霖潦。則旋開旋滿。又不知其費力多少。而水乃可盡。是濬鑿之方未施。而民力先疲。財用先竭矣。故曰。此江議開於五六十年之前。則難。然在今日。江身等于平地。而欲開平地爲深江。則其功力奚啻十倍於前。而云今日反易何也。蓋嘗叩諸耆老。言茲江湮塞以後。太湖之水壅絕不下。瀕河諸邑。固重受害。而江邊之田。亦乏灌溉。既欲開江。則可西瀉湖水。東蘇民困。不必復舊時之大觀。或十丈。或七八丈。苟能永久通水。自足以洩湖水而注之海。灌田而滋其膏矣。抑更有說。濁潮不上清水。日下則江底日深。江岸日蝕。安知今日之所謂十丈七八丈者。不漸爲異日之二十丈三十丈乎。此小借民力。全用水力。日夕而成。川也。衍之言。正與海忠介之取深不取闊者。同一意也。又言清水不下。皆繇吳江長橋之壅閼。湖水東洩之勢不迅。故海潮日上。湖水不下。而江塞。如欲使潮不上。則非江尾設牐不可。所謂江尾者。非江之大尾。闊盈十里者。蓋指通海之處而言耳。古者吳淞水盛。春申君從江腰開一浦。南洩其水於三泖。人遂呼之爲黃浦。此浦既開。江水隨從浦中南行入泖。而東路之江遂

塞其塞處名宋家渡。今當於宋家渡設牐一。潮退則開。以洩西來之清流。潮至則閉。以遏東來之泥濁。則此江永無淤澱之虞。況此江自宋家渡以東。勢尚浩瀚。無容開也。自黃渡以西。亦不識故迹。不必開也。惟黃渡之西。宋渡之東。湮塞要不過三十里耳。今止開十丈之廣。爲費約五萬金。寬之以三年。乘農隙之時。而募貧民爲傭。既不築壩。又不屏水。晴則興工。雨則歇作。從黃渡有水處爲始。不取辦於一時。不苟且於目前。務濬深一丈五尺而止。牐之設以兩重。牐岸卽築解字。設牐官一人。牐夫五十人。以司啟閉。而常年小濬。則責之兩岸專利之豪民。則此江日廣日深。而三吳水患庶幾少息。此皆衍訪求故老。熟悉水利之言。鑿然可行者也。而曹允儒之論黃浦。則以爲澱山湖水注爲趙屯大盈。顧會松子盤龍五浦。而入於淞江。三泖則注爲各塘涇港數百餘。而入於黃浦。自范蠡圍田。東江漸塞。後春申君遷就其間。始開黃浦。是浦實受太湖東南委輸之水。及杭嘉湖分注之流。向也東江未塞。此等之水。自松江柘河牐港諸處東流入海。何其便也。東江既塞。黃浦雖濬。其水不東而北屈。與吳淞江會。吳淞通利。茲水尙爲迂流。吳淞若塞。并入婁江。愈迂愈溢。害莫鉅焉。昔人謂黃浦亦爲亂流。良有以也。至於劉河。向爲吳淞之子江。今婁江上接至和塘。塘上接鮎魚口。則劉河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其劉家河之通利與否。與夏駕顧浦無大相關。是二者適所以爲吳淞之累。建議當塞之。今觀嚴魯二子之說。則吳淞江之開濬。不可不先也。而東之劉家河。東北之白茆港。以及七鴉許浦。亦非百世之利也。故其功漸次盡力。又未可專恃吳淞也。何則。夏公專治劉河。海公專治吳淞。皆救一時之急。而非百世之利也。故其功往往數十年而泯。今以吳淞爲之綱。而以劉河白茆爲之輔。則浙西有三大川。可無慮。水之溢。以七鴉許浦陽林諸涇浦爲之緯。則三大川又有分流。以廣其趨下之路。亦可無慮。三大川之壅。故開吳淞及宋渡者。宜行衍

之法。卽開劉河白茆者。亦宜倣衍之說。不必循舊時水面故迹。但使之深濬常通。則利在斯民矣。或者曰。夏海二公。以全力治河。當時布衣蔬食。循行度土。豈不爲百世計。而今皆湮塞如故。殆亦氣運使然耳。愚以爲禹之治河。千載安流。至戰國而河患方始。蓋由于秦人決水灌安邑也。今東南之水。不比黃河湍悍。遷徙不常。禍在豪民之占河爲田。中流爲梗。故迂回曲折而成壅塞耳。使順其性而導之。更有常年疏濬之制。分地督理之官。安在其不通駛而歸墟也。此與治河者功故相萬也。

婁江水利考

沈德潛

禹貢震澤底定。由於三江旣入。三江之名。班固桑欽郭璞諸人論說不一。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則曰。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松江。後名吳淞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婁江。唐仲初之說亦然。蔡氏註尙書宗之。其說是也。後白蜆湖一帶。凡小漕大漕及通海諸港。日就淺狹。而東江之身遂湮。惟澱湖支流北注吳淞。從婁之劉家港入海。安亭青浦湖存一綫。逆趨夏駕浦。會婁之劉家港入海。此如假道出入。必以主者爲歸。而松江之水勢。難與婁江敵也。則今之所重者在婁江矣。按婁江自蘇郡城而東。過唯亭。歷崑山經太倉。環城南而東。漸達於海。其間最大者曰劉家港。亦名劉家河。俗云劉卽婁。婁者劉也。此婁江入海口也。其他南入婁江者。爲半涇。爲吳塘。吳塘入嘉定界。引吳淞江水入者。爲顧浦。南經婁江入吉涇。通常熟者爲橫瀝。西承巴城湖之水。經崑山而東入海者曰茜涇。曰七鴉浦。曰楊林。此水道綱領之可考者。餘小者弗及詳也。顧地瀕於海。潮水往來。每挾泥沙而上。吳諺云。海水一潮。其泥一簍。日積月累。支港漸淤。水無所蓄。高仰之田。莫資灌溉。向之膏腴。盡成磽确。而一遇淫潦。洩瀉無所。下窪水區。

彌望渺漫。故崑山嘉定青浦華亭之間。有棄高田而不耕。與欲耕而田已入於水者。及今爲水利計。宜以疏濬爲亟。亟矣。昔人論吳中水患之去。由開三十六浦於太倉常熟境界。浚下流以承上流。其策非不善也。然開於下流。則海潮亦互入於白茆七浦等塘。湖水之少。不敵海水之多。故仍不无壅塞之患。誠於湖口上流復多開河港。以殺其怒。引河水以灌注於三十六浦之間。則湖水強而潮水弱。泥沙自不至於堆積。而又倣鄭亶父子之議。如復閘門。開斗門。置閘設堰。以備旱潦。濶澤而變通之。未有不去害而就利者也。抑猶有說焉。東江松江。雖或僅存其名。或漸失其舊。然按圖考稽。故道可得。爲大吏者。條分縷析。循故道而開濬之。俾澱湖之水。從東瀉而弗使北注。吳淞江之水。出安亭青浦達滬瀆。而弗使逆行。則三江仍復其舊。而吳中水不受旱潦之災矣。此千百世之利。而非可奏效於朝夕者也。

上魏中丞議濬劉河書

張作相

查婁江爲震澤迤北尾閭。橫貫州境。若得疏通。不特旱潦無虞。農田利賴。卽估舶往來。與黎小藉資生計。自淤塞以來。腴壤變爲斥鹵。又嘉慶二十四年。濬吳淞江而不及婁江。水益南注。北條重困。幹河旣塞。支港隨之。現在鎮屬東境稻田。大半改種棉花。民力倍形拮据。是劉河之亟宜疏濬。不待再計決矣。卑職若遲飭勘估。自有上屆成案可循。亦何敢重煩計議。惟是挑土計方。此就現淤之河身計也。而蓄水敵潮。俾水資暢洩。則必須計及來源。尤當計及去路。派夫分段。此就開挑之情形計也。而估計核銷。俾功歸實在。則必須籌及事先。尤當慮及事後。謹稽之水利諸書。證以現在形勢。繪圖貼說。條晰陳之。夫潮水挾沙而來。必得清水刷之。始不停積。婁江洩太湖之水。本不如黃浦吳淞之旺。其常鎮一帶運河。匯注蘇城下者。旣由常熟福山白茆各口分流入海。

而婁江上口。僅資婁門外城濠一線。流入致和塘。經崑山城下。東入太倉境。崑山城河狹而淺。水勢一被壅遏。不能不從旁橫瀉。而入太倉境者。已減十之一。崑山迤東。雖合新洋江。然未開吳淞江時。尚可奪吳淞上游之水。自濬吳淞後。大溜南趨。不能復奪。則入太倉境者。又減十之二。且經州城下。又分注外濠。從朱涇東洩。所以現在楊家濱以上水面。尚寬八九尺深四五尺。至范家港已僅寬六七尺深三尺。東自吳家墳港至六渡橋以下。則由淺而淤。成平陸矣。今若僅照前屆工段估計。恐來源力弱。不能刷沙。通者必將復塞。若兼挑婁門上口及崑山城濠。而經費有常。何敢妄議。按從前劉河故道。吳家墳至十八港僅三里許。後來改從老虎灣。歷公塘袁家諸灣。濬洄繚曲。約二十餘里。據紳耆僉稱。潮水衝擊。故紆曲以殺其勢。但水道既曲。則潮之逆流而上者。其勢固緩。而清水之順流而下者。其勢亦緩。緩則沙停。停則河淤。況潮汐往來。每日不過一二時。海口又有閘座抵禦。乃求一二時潮水緩來。不計及八九時清水之不能速去。咽喉一哽。上下皆病。易淤之故。實由於此。今若改歸故道。不但清水建瓴而下。且僅挑三四里較之二十餘里。工程經費已先省數萬。然又恐公塘灣一帶民人以二十里不沾水利爲言。故道內之久經佔墾者。又以奪其世業而阻撓。種種齟齬。此上流情形之不得不議者也。且上有所納。必下有所洩。方不阻梗。太倉東境海口一帶。地形本高於腹內。自明季以來。口門突漲陰沙。現在舟抵崇明。不能對渡。必繞北數里。以避此沙。猶時有膠淺者。向無漲沙橫九。潮汐往來暢順。泥沙隨潮來去。勢急而不停積。自有此沙。則潮來時勢高性急。越沙直進口門。及其退也。勢平性緩。泥沙重濁。得緩即沉而上。又不足以滌盪之。積久成淤。必然之勢。吳梅邨祭酒欲用巨艦纜大海中。木犁鏟齒。櫛爬撈掃。隨風。刷此沙。顧海無可濬之理。潘季馴已鑿鑿言之。若陰沙上能容巨艦往來。又何須櫛爬撈掃。書

生之見。困難取效。第議者或以爲宜於海口築壩。攔截海潮。不使進口。不知海潮不得入。則清水亦不得出。安常之時。農田固資灌溉。卽雨水偶多。尙可從兩旁橫瀝分洩。設遇盛漲。橫瀝不及洩。則長元崑新太鎮嘉寶諸邑之水。匯於數丈之河腹地。不將成巨浸乎。或以爲宜仿白前牧成迹。朱涇拓寬丈尺。下游改從迤北諸口入海。以避隱沙。尤事半功倍。不知興修水利。原爲利民。濬朱涇而廢劉河。則沿劉河六十餘里膏腴。皆成槁壤。其利安在。且水利既不之及。經費仍一體攤徵。何以服其心乎。又或以爲宜仿照吳祭酒之議。避其漲口。別鑿東北一道入海。揆之形勢。似爲近理。然改水道。必穿城堡。犯邨落。置斗門。築堤岸。祭酒已自稱不敢輕議。則在當時。必因窒礙難行而中止。今沿海沙灘。久經民人開墾。溝塍相錯。幾無隙地。驟奪其所有而改爲水道。議清丈。則訟牒先滋。議給價。則費從何出。此下流情形之不得不議者也。卑職又聞上屆開濬劉河報銷冊。尙未奉準。部覆海口已經報淤。竊以疏濬河道。日久不能保其不淤。但據報冊丈尺。寬十餘丈。深一丈四五尺。縱海潮挾沙。何至未二三年。驟形淤塞。細訪根由。則以所報丈尺。皆非實在之故。所以不能實在。則以一切開銷。俱取償於經費之故。查劉河工程。向以太鎮崑新嘉寶六州縣通力合作。或勘估時彼此意見不同。或施工後役夫勤惰不一。或積土不遵離河四丈之率。堆置河干。一經霖雨。仍復下卸。或各段不能一律深通。一處稍高。全工受病。或因爲期尙寬。意存懈怠。及期限既迫。措手不及。兼之中逢陰雨。不能施工。於是攔塘做岸。靡弊不爲。督浚者恐干誤工之咎。只得佯爲遷就。凡此諸弊。皆能致淤。然果委任得人。不避嫌怨。尙可隨時整飭。惟經費因土方而定。土方由丈尺而定。勘估之初。遵照歷屆原案。不能浮估。及借帑興修。層層轉發。領銀則扣存司費。報銷又扣存部費。實歸工用。已不及十之六七。況駐工委員。公館薪水之費。督催委員。往來夫馬之費。各處書役。紙

張飯食之費。皆取給於土方。是冊報雖有此數。而實在不過五六成。以數丈之河。吐納潮汐。而開濬之時。又減其四五欲。不卽淤勢。必不能然。以致爲衆萃於一處。必得官吏彈壓。而添委一員。又少土方數十。再四籌之。竟無善術。況委員中潔已奉公者。未必優於才具。而圩地卽乘間舞弊。丁胥卽從中分肥。其稍有才幹者。又以此爲美差。往往朋比爲奸。今以執事仁明。各員自必仰承德意。可無慮此。但如興辦劉河工程。卑職固不敢不正已率屬釐察弊端。然使卑職經管錢糧。卽不能不扣存諸費。以應各需。是卑職先作弊也。以察弊之人。首先作弊。不能正已。安能正人。若常川詣工巡察。又恐多一次巡察。各段卽多一次開銷。而土方卽多一次虛報。且明知工段偷減。而帑不實發。又何能責其工歸實在。擬仿濬吳淞江成例。先估土方工料若干。核定需銀多寡。六州縣按田出銀。分年收存官庫。俟有成數。然後興工。則民力似可稍紓。經費亦免扣減。然又恐未徵者民力難齊。已徵者州縣挪用。此又籌於事先。不得不議者也。至於善後事宜。如挑土時有離河之率。則浮土不卸入河中。啓壩後有閉閘之法。則潮水不衝入閘內。魚鱗有禁。則水不兜灣。開墾有禁。則堤不下塌。而且閘夫撈夫備其人。鐵帚鐵篋備其法。果能實力奉行。河從何淤。第恐視爲具文。卽如濬吳淞江時。亦曾申明例禁。昨卑職到彼。見兩岸斜坡。通行栽種。則禁墾之例虛設矣。各灣兜沙。俱未挑挖。則撈淺之例虛設矣。一事如此。諸事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應請於疏濬後。明定章程。使經管員役人等有所遵循。而無可推諉。方足以專責成而收實效。至上屆濬劉河後。曾經辦理鐵掃帚泥江龍。嗣以無益。詳請變價充公。並將撈夫撤退。伏念此等器具。爲河工利器。豈用之雲梯關外。而利用之劉河海口。而獨不利。實因彼時不能尅期辦竣。及到工時。海口已不通舟。舟旣不通。器無所用。又不敢驟言淤塞。故藉詞詳銷。並非器不利也。又聞議者稱海口一帶。若仿徒陽運河。

歲挑之例。則可久不淤。卑職細度情形。海口一帶。爲海潮頂衝。又無間座抵禦。故最先淤。此處一梗。則上流泥沙停積。亦以次漸淤。若仿徒陽運河歲挑之法。計該處長不過六七里。每歲之淤。以每日積沙一錢許厚計之。亦不過深一二尺。分爲六段。每段不過一里餘。辦理似易集事。然又恐經費無著。另須籌款。一涉科派。屬民更甚。此又慮及事後。不得不議者也。卑職限於才識。閱歷未深。不敢謬執成見。謹將現在情形。臚列如右。

開白茆議

陶貞一

伏奉 明旨。以江南財賦之區。欲大興水利。爲久遠計。吾吳億萬生靈之幸。不佞雖生長茲土。實未能知其深。謹撫舊聞。參以輿人之誦。舉其大要。以備采擇。明萬曆中。邑令耿侯橘談水利最詳。而首注意於白茆。其說謂東吳之水。莫大於太湖。嘉湖杭蘇松常鎮七府之水。咸以太湖爲壑。太湖又以海爲壑。而以三江爲門戶。昔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三江之跡既湮。耿侯直以白茆當其一。而謂太湖之定否。由白茆之通塞。固未爲至論。要之東吳水區。則衆水所由以入海之道。不可不講也。統吳中言之。則如吳淞江劉河是已。若以敝邑言之。則吳淞江劉河等雖通利。猶爲無補。何以言之。邑居蘇常諸府下流。水自長洲無錫而下者。若蠡湖若官塘若陽城隍壘巴城等湖。皆會於本縣之華蕩及昆湖尚湖。而由白茆以入海。白茆塞。遇旱如涸轍。無所望救。其害猶止一隅。遇澇則東洩之路既絕。西來之水日淤。如去歲秋冬。閘邑之氓。拱手而無如何矣。則白茆所關。誠非細也。顧白茆自縣東南門起。至於海。長八十里而遙。原形闊狹不等。闊者至四十丈。自明以來。開濬數次。工費浩繁。或四府協開。或一府七州縣協開。既開矣。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漸以淤塞。然則是終歸無益也。問與熟於水利者。披圖指畫。而得其變通之術。白茆之北。有通海之口。曰徐六涇。前此與內水不通。有田家壩以

東拒潮。故其西支河。皆水深土沃。號爲膏腴。康熙三十年間。田家壩決。渾潮闌入。河以是日淤。田以是日瘠。然而壩久不築者。則以白茆既塞。東鄉宣洩之路。轉藉此也。而徐六涇之河日益大。今若濬白茆。裏河至北港口而止。導之北轉。使同歸於徐六涇。以入海。其便利有三。白茆自北港口而下。已成石田。平地疏鑿。費且數萬。徐六涇現在通利。惟開北轉一段。所費有限。一也。白茆紆迴。渾潮停而淤。徐六涇異是。則功成而可久。二也。有如仍開白茆。須復築壩。以蔽徐六涇之口。勞費更鉅。今塞彼就此。而建巨閘以扼之。使渾潮不進。而以次疏濬內河。則復成沃產。永無旱澇之虞。三也。夫前之人。所以經營白茆者。舍是水無所歸也。苟得其所歸。則雖大禹之迹。有不必循其舊者。順水之性。因時制宜而已。此愚所謂變通之術也。至若越新縣而西。則福山塘爲大。南引衆流。北通江海。此要津也。近亦且淤矣。其狹處曾不容舸。及其未塞也。而治之。猶易爲力。非舊縣之急務乎。他如三丈浦。奚浦等。皆民所資以灌漑者。昔耿侯以民力治之。而有餘。其成書具在。可倣而行之。不必以書從事也。故不議。議其大且急者。

濬白茆記

蔣伊

江南之水。以海爲歸。我虞山舊有二十四浦。皆注江入海。以宣洩爲功。若白茆塘。則江海交匯處也。自宋以前二十四浦皆通。利害不繫於一塘。故言水利家。不聞有及白茆者。迨諸浦並塞。而白茆與福山黃泗許浦稱四大浦。考之前志。自宋嘉祐二年。知蘇州范仲淹始。淳熙二年。轉運副使姜銑再疏之。及元之季。張士誠據吳。起兵民十萬。命呂珍浚治。長九十餘里。廣三十餘丈。此白茆之一大濬也。明世役凡五舉。永樂二年。則有夏尙書原吉。宏治七年。則有徐侍郎貫。嘉靖元年。則有李巡撫充嗣。隆慶三年。則有海巡撫瑞。萬曆六年。則有林御史

應訓成績彰彰足紀。而李充嗣以雙廟至海口。勢趨東北。江沙易壅。從主簿俞浪請移就東南。鑿新河三千五百餘丈。入海較便。此白茆之一改浚也。然白茆之易淤。視吳淞劉河爲尤甚。其故安在。或曰白茆高仰。導之使北。水反南下。宋臣邾宣之論則然。蓋虞山以北。江多漲沙。慮潮汐泥沙之日侵於外也。或曰傍河之民。利河之淤。占爲農業。故明臣汪濬嘗濬之。毫倪泣臥隄上。向濬求免。僅鑿三堰。去叢葦而止。慮告佃陞科之日。侵於內也。或曰塘口爲橫沙所梗。塘內爲新田所礙。塘之左右。爲橫澗鹽鐵諸流所分。故明臣俞諫始議開之。終更難之。慮支河既多。水分力弱。不足以刷沙也。卽建閘海壩。時其啟閉。而海水嚙之。閘亦盡廢。此明臣張博已事。不可不鑒也。開白茆者不甚難乎。雖然。白茆一塘。受蘇常二郡之水。其自北而南也。由梁溪之謝蕩華蕩。達於昆尙兩湖。其自西而東也。由長洲之陽城相城。亦連於昆尙兩湖。而郡城之元和塘。水皆北下。崑邑之巴城傀儡諸湖。水並東趨。非有幹河爲之宣洩。安有不汎濫者。凡錫虞長崑四邑交會地。如潭塘唐墅諸鄉鎮。水汎卽淹。百里皆成巨浸。或田間積潦。經冬不枯。此白茆之不可不開。不待再計而決矣。況支塘東北。爲婁虞之界。地皆高亢。白茆塞而水脈旣絕。茅葦膠固。長爲石田。其爲患有不獨在於水田者乎。康熙辛酉。巡撫慕公天顏先於敬陳足國疏內。首論白茆之當濬。復於再陳水利疏內。將白茆孟河詳具道里及土方工費。以請。於是特旨褒嘉。僉謀允協。而百年廢墜。舉於一日矣。今總其成而計之。自支塘管家涇。歷閘口龍王廟。至海口大馬橋。共長四十三里。得七千八百五十六丈。分爲十段。常熟任其四。太倉任其二。無錫江陰長洲崑山各任其一。酌遠近分難易。而總其土方之多寡爲率。此其分段之均平也。積土七萬一千方。用夫九十九萬四千工。又築壩戽水二萬工。支給正帑四萬餘兩。每工四分。五日一給。而剋扣侵欺之弊以清。又立聽夫認方法。一夫以三十

工爲率。實用夫三萬四千人。統攝易。稽察亦易。而擁擠曠惰之弊亦清。此其馭夫之盡善也。自二月初二日興工。以四月二十九日竣事。其赴工者。率皆飢寒待賑之民。農事未興。藉以餬口。東作將至。役夫並休。其寓賑於工。而工不妨農者。用意特至此。其程限之得宜也。至於勘丈畫方。募工辦料。量淺深。稽勤惰。察奸弊。恤役夫。自始迄終。皆糧守道劉少參鼎悉心經理。加意拊循。故赴役者踴躍恐後。此其任人之至當也。聞之吳中父老。言水利者。迄今頌夏尙書海巡撫之功不衰。然夏公之績。特著於吳淞劉河兩江。最後乃及白茆。故浚之不久。卽淤。海公之浚兩江。其功更高於夏。獨白茆一役。用法甚峻。相傳赴工之人。有泣別其家人者。尋以引嫌去位。其工中輟。豈若今日之十年以內。吳淞劉河白茆孟河四大役。相繼並舉。而工費給自公帑。民間不聞有庸調之煩。公帑多由措置。國家不致虧正供之額。其經畫之詳慎。裨益之宏多。正未可以歲月計哉。至於海口石閘。未竟厥功。濁潮漸積。捍之無具。此澱淤之端也。淘河刷沙之策。宜定於今。加修歲浚之方。有藉於後。昔有決陂塘以宣霖潦。激濁水以浸原田者。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美相成之有其人也。念宋明以來。從事白茆者。大役八舉。而淤塞時聞。安可不爲之早慮乎。所望於仁人君子。長計而善成之矣。

開白茆議

王應奎

辛未之夏。里人有奏記當事。請浚白茆者。澤農聞之。咸醵額相告曰。果爾。則水患將至。吾儕其不粒矣。余訝而詰之曰。浚白茆正防水患也。奈何爲是言。一叟出而告曰。君未覩浚白茆之害耳。浚白茆之害有三。請一一陳之。夏淫雨。田雖下未遽沒也。若浚白茆。則海潮內入。一遇淫雨。勢亦洶湧。來迅去遲。停蓄內港。助雨之力。嚙隄衝岸。遂成巨浸。厥害一。高鄉瀕海。田多斥鹵。物不忌鹹。故海潮灌稻。轉滋生發。而低鄉習於清水。稻沾鹹味。苗

輒損傷。白糝青腰。受病坐此。而浮沙滲入禾心。甚且有因而致萎者。若浚白茆。則海潮大上。直注低鄉。違其土性。物必受損。如上所云。厥害二。瀕海之處。介蟲族生。螃蟹類蟹。兩螯銛利。遇稻輒傷。若浚白茆。此物卽隨潮而上。延及水鄉。千百爲羣。恣其戕賊。厥害三也。余曰。是則然矣。但東南之水。由白茆洩。埒於劉河吳淞。自宋以來。厯經開浚。爲吳中一大役。迨入本朝。大浚者三。小浚者四五。果盡有害而無利乎。曰。此河於東南水利。前此未必無關也。今則浮沙日積。竟以丈計。卽使開浚。依然昂於低處之田。邑志所謂內低外高。形如釜底者。洵不誣也。然則水縱泛溢。豈能洩瀉。況白茆外口。不特浮沙爲患也。并因近年有昭慶沙崩塌。橫互海中。高於內河數尺。口內可開。口外難浚。縱遇神禹。豈能爲力。古今形勢。迥然不同。若必膠柱鼓瑟。則不知變通之甚矣。況大浚白茆。必協同長洲元和無錫金匱江陰五縣之民。如雍正五年舊制。今旣外高於內。洩瀉無由。卽在本邑。亦且有害無利。彼五縣之民。果何罪而裹糧提襍。露處宵征。赴此毫無干涉之大役哉。且夫大浚白茆。必動國帑。先是雍正五年之後。計發帑銀六萬一千餘兩。載在邑志。今則淤塞更甚。發帑亦必更多。國家府庫縱及充盈。奈何委此數萬金錢於無用之地哉。然則上耗國帑。下費民力。究歸有害無利者。殆莫甚於此一役矣。余曰。以叟言之。則此河竟可不浚乎。曰。是亦何可不浚也。若竟不浚。則轉瞬遂成平陸。河旁二十里居民。舟楫無由通。田疇無由灌。是又不可無道以處之。夫白茆故道。在前明正嘉以前。闊至三十三丈。深至一丈五尺。亦以闊且濶。則洩瀉易也。今旣不能洩瀉。雖闊且深。何益。莫若於白茆傍塘之田。按畝起夫。照陳確庵開江議。佃戶出力。業戶出工食。其闊以二丈至丈五尺而止。其深以四五尺至六七尺而止。但期可通舟楫。可資灌溉。則其工易集。而爲費無多。至旣浚之後。又當築壩海口外。以捍濁潮。內以蓄清水。則三害可免。而淤泥不積。法孰有善於

此者。余曰。然則入海之道。竟可廢歟。曰。邑中之水。在五十年前。所謂尾閭洩之者。全在白茆一河。自田家壩開後。入海之道。又有徐六涇矣。今則徐六涇日塞。潮汐幾阻。而海水轉入漚浦。其流漸深。按漚浦之在白茆也。本爲四大浦之一。與白茆等。今白茆既塞。卽大開漚浦。以當尾閭之洩。而并浚梅李。以通入浦之道。是亦因時制宜之一法也。況今日之白茆。自岳廟以北。僅存小溝一綫。開浚殊爲不易。而漚浦則海潮衝突。已有日廣日深之勢。其需人力也無多。至梅李一塘。自小虹橋至漚浦口。計程不及二十里。河流雖淺。開浚猶不甚難。但得分雍正五年帑銀之一二。以爲工費。則兩河便可俱通。而邑中之水。亦從是得厥所歸矣。又何必舍易就難。而泥前此之成說哉。余又曰。假如漚浦通後。則海潮內入。與白茆正同。三害甯必有異乎。曰。鹹水介蟲之害。誠不能免。而入而不出。反致水鄉淹沒之患。則可無慮也。權於兩河之間。則利害固有輕重矣。余迺起而謝曰。有是哉。吾未之前聞也。請筆之於編。以備當事采擇云。

書昭文東鄉築壩浚河議

陶貞一

吾邑起西際北而東。皆阻江海南包兩湖。高卑異形。旱澇分受。然而以常熟名者。資水利也。明萬曆中有賢令耿侯橘。遍歷川原。高高下下。修舉無遺。厥功偉哉。今其遺書尙存。而百年來官民未嘗措意堤防。日以淤吁。幾何其不爲常荒也。雍正四年。割常熟之東爲昭文縣。吏茲邑者。慨焉求水利之說。而邑生朱斌條議以獻。夫昭文水利之大。無過白茆。是上流諸水所由以入海之道也。當耿侯時。僅淤淺耳。耿侯以爲大戚。詳著於書。今自北港口已下。已成沙磧矣。由明至本朝。開浚已數次。工費甚鉅。合郡縣之力。費數萬以治之。未久卽淤且塞。此未易言也。白茆之北。曰田家壩。其外爲徐六涇。亦通海之口也。其內支河三四條。皆引湖流灌

漑故水深土沃。號爲膏腴。康熙三十年間。田家壩決。渾潮闌入。久之徐六涇之河日益大。而支河日淤。北自周涇。口逕浦口梅里。而西南自潮涇口逕馬樓洋塘而西。又南自王祿溝以西。無不淤者。凡壞良田二三十萬畝。是此一壩者。東鄉民命之所關也。往年里民有周某者。傾資築壩。三舉而功不成。仰天憤呼。委身鯨波以殉之。匹夫之用心若此。故朱生之議。欲大舉以復壩之舊。否則徙壩於其南潮涇口。爲工較易。而濱海愚民。爭言不便。蓋自白茆塞。徐六涇之潮溢而南注。因藉以苟利目前。不思通白茆海口。則難而落河身固易也。何恃於潮。昔耿侯論用潮之患。曰。潮水灌田。蓋不得已而用之。大旱。潮水竭而潮水盛大。澇。潮水低而河水高。不妨決壩。以濟一時。自非然者。利小而害大。何以明之。潮衝則岸易淤。厥害一。浮沙滲入禾心。禾必易枯。厥害二。潮水澄泥。農夫簞取擁田。田愈美。河愈深。潮沙日積而不可用。徒淤其河。厥害三。江口通流。鹽船盜艘。揚帆出入。百姓日受其擾。厥害四。愚民不知築壩落河。取湖水無窮之利。而待命於潮。是舍利而就害也。此不易之論也。然則欲爲民興利。則必先於田功。欲治田。則必先於落河。而欲落河。則必先於築壩。朱生議誠是矣。抑猶未盡者。白茆海口。以其難開易塞也。置之不議。又築壩以斷河流。上流諸水將安歸。有策於此。落白茆之半導之北流。使同歸於徐六涇。而當壩之址。建設巨閘。移巡檢於此。專司啟閉。以拒渾潮。而防海氛。次第分落內河。大旱大澇。亦不煩決壩。則數世之利也。因勢利導。於計爲便。朱生試持是說以待之。冀後有耿侯其人。也。

論去白茆舊壩說

吳卓信

明萬曆中。邑令藍陽耿公。輯吾邑水利全書。採古人之成法。酌當代之時宜。修水利者。按冊而稽。舉其所行。則思慮半矣。其言落河之時。必於港口築壩。落畢而壩不決。則潮沙不入。按自來治河者。於海口皆主建閘。不聞

築壩。耿氏之說。殊駭庸聽。不知實至論也。自宋至今沿海之河。開濬不知凡幾。未久皆爲潮沙壅塞。可見置閘之無益矣。卽如乾隆三十五年。白茆之役。糧道某公令拆除舊壩。不二年卽淤塞。渾潮闌入支河。邑東諸鄉。世受其累。人徒知往時開白茆之利。不解此舉之何以爲害。不知開白茆無害也。害在去其舊壩耳。此固吾邑之厄運。然不學無術。貽害地方。爲民父母者。不得辭其咎也。

去劉河七浦新閘議

沈起元

劉河。婁江入海之口也。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湖受宣歙杭湖之水。而分洩於三江。以入海。自東南分流。出白蠟入澱山。由小漕大漚而入海者。曰東江。自龐山經安亭青浦而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而東。經崑山抵州境。環城南而東。過嘉定入海者。曰婁江。迨後東江吳淞江湮塞不通。其水皆從劉河入海。於是三江之水。皆會於劉河。而劉河遂獨爲東南尾閭。通塞所關。不止在一州。而州之西南半壁土田。尤於是乎賴。河向寬二十餘丈。元明海運道焉。高舸巨艘。連橋上下。今未百年。而河面之存者。僅五六丈。議者咸咎天如宮之閘。束水勢而緩潮汐。以致停淤。方恨未能去之。不意康熙五十四年。又有六渡橋之閘。而河道日以湮矣。天下建閘之處。大抵因上流高峻。水迅易竭。故建閘以時蓄洩。未有於平水而用閘者。吳地水平。故號平江路。自常而東。則又平矣。自蘇而東。則又平矣。何事於閘。當事者但知閘之功。妙於蓄洩。而不計平水之無所爲蓄洩也。何也。地形本平。非有建瓴之勢。當雨暘時。若則江水之出不憂竭。海潮之入不慮溢。若霖雨兼旬。則出者但取其迅速。水自出。無待于閘之洩。若彌月亢旱。則入者但求其滂沛。潮不至。閘亦無所蓄。求閘之用不得也。昔有平水而用閘者。則又有說。宋大夫鄭宜爲婁人。以精水利爲名臣。其言曰。浦口大者。置閘。斟以

備蓄洩。其子喬上水利議。亦云浦口不置閘堰。賺入潮沙。遂致浦塞。范文正公有云。新導之浦。設閘以禦海潮。使沙不得壅。是諸言閘堰者。皆爲支河之通潮者言之。非爲榦河言之也。支河之潮。可禦榦河之潮。亦可禦乎。不以之禦。將以之蓄。昔人方欲禦潮於外。今反可蓄潮於內。乎明於閘之所用。卽可知閘之所不用矣。故明州人張燾熟水利。其論閘堰也。曰。吾太倉除劉河七浦海潮。所不能壅遏者。不必用閘。誠至論也。今請言新閘之害。今之海潮。旣以河道隘。而僅通細流。至六渡橋而去海已遠。潮力已微。又束之以閘。則來者愈微。退時愈緩。水緩則沙停。沙停卽淤。所以建閘之時。亦曾開濬。不數年而隻舸不通。以致濱海田畝。耳救無從。膏腴之產。行化爲石田。槁壤其害一也。且近歲但見旱之爲患耳。萬一大水爲災。河道旣微。復梗其咽喉。以震澤西來東南列郡之水。將盡歸劉河。而爭出于丈餘之水門。其勢必洩瀉不及。則汎濫漂沒之患。吾州先受之。而一郡咸被焉。其害二也。且今尙存河道耳。閘不去。則河必盡塞。計一日停沙一錢。許厚三歲。則千錢之厚。可轉眼而成平陸。夫婁江閉。而江南水旱之患。尙何所底乎。若十年五年一濬。工費動以萬計。或那國帑。或用民財。將公私交病。而旋濬旋塞。卒無成功。其害三也。自宋以來。吳中水利。首重婁江。元明向設淘河夫役。隨潮之落。汰沙使出。今不思淘之汰之。不思復河故形。而又束之以閘。天妃宮一閘之不已。又益之以新閘。噫。是何速求其湮耶。明張儀部采修州志。其言水利。有禁中流橫截。蟹斷致泥沙留淀一則。夫閘之束水。而留淀。不有萬倍于蘇者乎。閘以啟閉。自建閘以來。原未嘗一日啟閉。亦可見斷無事於啟閉。而閘爲虛設。以虛名而受實害。吾不知其何取也。嘗聞之水濱居民。欲灘之西漲。橫一木於西岸。則壁衝于東。而西漲欲東漲亦然。今閘兩旁石堰。其爲橫木亦大矣。宜兩岸灘漲。驟爲溝渠也。去之不宜急乎。其與六渡橋並建者。又有七浦之閘。七浦一名戒浦。在州

東北。西承巴城湖之水。自鹽鐵下通楊林塘。至花浦口入海。州中北條大水。皆於是乎出。州之東北。半墜土山。於是乎賴。新闢之害。與劉河正同。而七浦闢去海爲近。潮大則阻於闢。而闢外之田。受其汎濫。潮小則阻於闢。而闢內之田。無從辟救。自二闢建。而一州之水利將絕。士民皇皇求去者。數年於茲。而不得一大君子主持其事。今幸遇焉。所以求去之亟也。或者謂當日督撫大臣。議請行之。今何敢議去。夫事第論其利害與否耳。苟其有利。雖閭閻之故智。不可棄也。苟其有害。先聖之成法。有不可行於今日者。今之去闢。於東南利害爲大。於吾州爲急。於國家舉措。直細事耳。天下事創建難。革除猶易。夏忠靖之開吳淞。周文襄之開顧浦。功在生民。今以一入告之煩。而爲地方世世之利。君子必不吝此也。或者曰。闢固宜去。如前之議建者何。夫前人之誤。後人正宜救正。當議建之時。後患未形。無論督撫大臣。不習水土者。不能計及。卽居其土而非熟精水利者。不能預知。知之未能言。言之無徵也。前人未見其害而爲之。後人見其害而去之。前人固未爲受過也。卽受過矣。而惜一二人之受過。而不顧百姓世世之害。賢者所不忍。近之治病者。三五相結。一醫誤藥。更一醫至。當坐視病者之死。而不肯更力易劑。曰。恐形前人之短也。彼夫徇情瞻顧。視國計民生。如楚越之不相關者。何以異。是蘇明允曰。君子之爲政。與其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患。古人爲百姓且欲改上之令。何舊令尹之政。而重改之。今幸得大賢在位。其愛民之心。本於實學。發於至誠。而又爲聖天子之所委任。不及此時而亟亟議去。更何時乎。謹議。

三江永利之通塞此爲定論

潘吳淞江建閘議

張宸

吳淞江之應濬也。人人能言之。其全洩太湖之水。而首利三吳也。王文恪公海忠介公兩言之。文恪公之言曰。太湖受蘇浙萬山之水。猶人之有腹。吳淞盡洩太湖之水。猶人之有尾閭。尾閭不通。則身腹俱受其病。忠介公之言曰。淞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諸水。通則六府同其惠。塞則六府均其害。然則吳淞江之宜通而不宜塞也。瞭然在目矣。惟是前代諸公。但能言其當濬。而不能求其不塞。夫濬之所以爲利也。旋濬而旋塞。則利不永矣。以巨萬計之工費。百餘年不再舉之大役。乃使旋疏旋塞。爲利不永。將使後之人以疏濬爲戒。而萬世之禹蹟湮。三吳之民命魚矣。語曰。可大者可久。言必久而後能大。不久則不大也。其久之之道。奈何。曰。求其塞之。之由。以使之無塞而已。查前代自禹貢以至宋初。未有言濬吳淞江者。不言濬則不塞可知也。自慶曆年吳江建長橋。以便挽道。初以木。繼登以石。於是上流始緩。海之濁潮得入江。而與水勢爭。有淤塞之患矣。聞諸故老。吳淞江未塞時。潮及於黃渡。今自黃渡以西。潮所不及之地。爲江如故。而自黃渡以東。潮所及處。爲沮淤。爲平陸。無復有江形矣。此則渾潮塞江之一驗也。潮之來也。渾入而清出。計一潮之淀。厚及一簣。一日兩潮。厚幾一錢。一歲三百六十日。厚三百六十錢。二尺餘矣。以一丈五尺深之江。歲淀二尺。其能常有此江乎。此又渾潮塞江之一驗也。明永樂二年。夏忠靖公相度三吳水利。謂太湖五百里。納浙西杭嘉湖宣歙諸溪山澗之水。必由吳淞以出海。近因江之東口。渾潮淤塞。匯流漲滿。以致淹沒田禾。此又渾潮塞江之一驗也。隆慶間。海忠介公撫吳。開濬吳淞。三十餘年而旋塞。此又渾潮塞江之一驗也。萬曆年間。蘇松道許公開濬吳淞。不數年而卽塞。議者又咎其堆土不遠。致雨後泥淖入江。故不俟潮淀而遽塞。然其開之也甚難。而塞之也甚易。亦可概見矣。人力盡。則數十年而塞。人力稍不盡。則數年而卽塞。物力民命之謂何。而以通塞之權。聽之不

可測識之怒濤。此亦大有爲之君子所當盱衡而熟慮者矣。是故塞而不濬。非計也。濬而復聽其塞。非計也。欲求不塞而不明塞之之由。不可得也。明塞之之由而不求不塞之方。亦不可得也。夫海潮之得以入江者。以江與浦通也。其道宜使江之水入於浦。不可使浦之水入於江。江入於浦。則江利而河水平。浦入於江。則江塞而湖水壅。此必然之勢也。法在於建閘而已矣。元僧惟則松江觀閘詩曰。吳淞江水急如箭。昔有畫圖今見面。百川應命爭見趨。東注海門如赴戰。海波怒發驅潮頭。戰退吳淞水倒流。江潮一日兩相關。萬古不決如仇讐。江水清兮潮水濁。江水不似潮水惡。惡潮推出海中洲。堆積江面如山邱。官憂水害難疏鑿。橫江四閘同時作。潮來下閘潮平開。閘內不通潮往來等語。于此見元之時。在長橋既建之後。江水日弱。海潮日強。有存居之勢。故置閘以遏之。終元之世。不聞疏鑿之勞者。殆爲此也。至明而承張士誠竊踞之後。亂日。以久。江口已全塞。建閘處所。當不可問。而況閘乎。故夏忠靖公棄上海境。全淤吳淞江四十餘里。而浚虬江等處。以肅入劉河。海忠介公雖專濬吳淞。因志在救時。無暇深維前制。以爲永利。至於今日。復當全塞。以墮大君子之憂萬世之功。若有所俟而然者。不可不加以意也。似宜於江口宋家橋爲始。迤西至滬瀆。以東置閘三座。設夫以守之外。一閘少啓而多閉。內二閘以時啟閉。蓋內閘以通舟楫。故啓閉不妨於頻。外閘以遏潮水。非洄瀄江漲。不輕啓也。其必三閘者何也。江蓄數百里之力。以趨海。勢易衝突。恐一閘不任。故至於二。至於三。且輪番啓閉。不直瀉也。故古人於江濱瀕海通潮處。所悉設官置閘。潮至則閉。閘外設揀淺之夫。時常爬梳積滯。置鐵掃帚等船。隨潮上下。以蕩滌浮淤。所以常無水患也。今觀震澤形勢。狀如仰盂。外高而內卑。但求內水之出。不求外水之入。此閘置而受浦之利。不受浦之害。雖百千年常通無塞可矣。況江勢寬闊。風帆迅利。自湖入海之路。有閘以闌之。而意

外之虞可免。一也。沿海鹽徒出沒於浦。有閘以闕之。而私販不便。二也。商艘停泊。無波濤震蕩之患。無椎埋飄忽之虞。三也。江自江浦自浦。使浦之勢不分。而浦常通。四也。西水盛則冒閘以入於浦。西水衰則渟蓄以潞於江。兼使泖澱諸水日夜東行。卽河之淺者可深。五也。五利既得。又當於吳淞江側。浚蘆浦一線。引江流以入上海城濠。凡濠之與浦通。如邵家橋陸家石橋薛家濱桂香橋等處皆塞之。蓋濠受渾潮。歲浚歲淤。今已平陸。幾於有城無池。海民無百年儲蓄之家。城中無水泉灌漑之利。潮去潮來。形勢使然。今使萬山清流迤邐而來。以蓄此濠。自此有城有池。商船聚集濠下。民物阜而士風秀。金湯固而保障完。必自此始矣。六也。或曰既請正供以疏鑿矣。又置閘焉。不滋費乎。曰無多也。夏忠靖公廢吳淞下流而浚虬江諸水以入劉河也。又兼浚上海之范家濱。常熟之白茆港。以由江入海也。費至十七餘萬。忠介公之專浚吳淞。費至七萬六千有奇。然當是時。應濬者一萬三千五百餘丈。今止九千餘丈。應濬原闊三十丈。當時止開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底闊七丈五尺。每江一丈。計土十七方半。每方工銀四錢三分六釐。一丈十七方半。爲銀七兩六錢六分。今米貴物涌。價雖稍昂。然以贏補縮。比忠介公時稍益。亦不過十萬金。而建閘諸費。悉在其內矣。去年一歲之荒。蠲災至三十餘萬。損三分之一。而財賦重地。長無水旱之憂。謀國者當不待再計而決也。至於堆土之遠。當在臨時。嚴督委官。明立界限。離岸三十步。方可堆土。其堆也。宜廣衍而爲岡。蓋高峻則經雨下瀉。泥淖必復入江。廣衍則因阜成田。版圖庶無棄地。又當于離岸十步之地。因土以築長隄。隄旁種植榆柳。初年以障浮土之下流。久後以防江水之泛溢。不惟驟塞之患除。而永利亦奏於此矣。再查地誌。婁江卽今之劉家河。其自長橋合龐山湖者。爲松江。自澱山湖經青浦嘉定東北流。亦名吳淞江者。爲東江。是東江者卽吳淞江之委也。豈昔分

而今合歟。濬吳淞則東江舉矣。兼濬劉河則三江並舉。而神禹之故道盡復矣。又能建閘設夫。以使之久而不塞。吾不知古之聖賢。饑溺由已。以利賴於天下後世者。其道若何。由今觀之。此亦其最巨者也。惟執事擇焉。幸甚。

建閘之說。或以爲得。或以爲失。且海潮震動。不能下板。則有閘與無閘同。以此說。昔人多主之。姑存備攷。

劉河建大閘記 江南通志

黃興堅

太湖諸水。從蘇松以入海。松之吳淞江。蘇之劉家河。入海要道也。其患在潮與汐逆而上。淀積渾沙。日以淤塞。幾十年間。必具濬之。而興大工。役大衆。不可以數舉。於是當事者。與其士大夫。思諸口受噎之處。如何而可以引清水。捍濁水。蓄洩之宜。如何而旱可以蓄水。澇可以瀉水。使歲歲無大恐。則惟牐是問。古之治水者。浚河置牐。嘗先後行之。然有行之無甚效。因其不效。而寢廢者。以置乎內。不置乎外也。牐以拒濁水之至。若置於內。而水道紆。且折其來急。其去緩。一日之間。潮將下。而汐又至。是清水無出口。蕩滌之時。而沙土之停畱於內者。日有其再。此致塞之由也。宋三十六浦牐。至政和中。慶安福山僅存其二。范仲淹葉清臣開茜涇等浦。皆置牐。不久頽壞。至明時多設堰牐。皆屬內地。爲虛設。自古以來。數數然不能盡其道。卒無功以致廢。康熙庚戌。大浚劉河。隨度天妃宮地。址距海十一里。議建牐有三。慮庫薄不可久。乃一之。始辛亥六月。迄壬子三月。工以竣。於是州之父老過而嘆曰。嘻。善矣哉。劉河有三大灣。曰相見。曰半涇。曰公塘。水勢皆洄漩紆折。瀕海面遙。至天妃宮。迫於海。其勢弩矢直矣。於茲置牐也。有五利焉。潮上則閉。潮下則啓。楊涇以南。得以乘水勢。滌淨沙。一利也。濁泥不淀於牐內。使漕漕至鹽鐵。永無壅塞患。二利也。旱澇有所待。三利也。牐與海近。卽有淤澱。易淘浚。四利也。

海汴無民船往來。不煩啟放。並築月河於其旁。五利也。從此以往。嚴職守。時啟閉。歲功以成。民獲甯息。非蘇同知師公佐暨州蕭公應聘。無以董若成。非布政使慕公天顏。無以覲茲議。貽利於數十世。非巡撫馬公祐。無以咨諏入告。邀朝廷浩蕩恩。至於一牖之細。並加區畫。後之人其尙念捫始之艱。飭而舉之。共爲永利矣哉。牖長一十有六丈。闊五丈。水門三。中闊二丈。有八尺。旁殺之。塊闊二丈。有八尺。墩殺之。四隅築石。實土以護。牖凡二十丈。其吳淞江大牖設於江口。宋家橋者。宰相傲云。

今劉河亦塞矣。固由司牖啟閉者之難。其人然正本清源。終以沈起元平江大河不宜建閘之說爲定論也。但建閘宜外不宜內之說。于支港有可用者。故存之。

開濬白茆修閘疏

江蘇巡撫慕天顏

竊惟水利當圖永遠。歲修專重責成。江南澤國。財賦皆出於田畝。而小民耕鑿所資。惟恃水利之蓄洩。往時治水名臣。如夏原吉。周忱。海瑞諸人。遺謨多可師法。而成迹至今無存者。皆由繼之者不能遵循。修理墮於浮沙之漸積耳。康熙十年間。臣任江蘇布政使。請將吳淞劉河開濬。經前撫臣馬祐題准興工。臣分董其役。不數月而工完。迄今十載。洋洋可觀。近此兩江州縣旱潦無虞。卽康熙十八年之大旱。十九年之大水。華婁上等縣未報災傷。崑青等邑災亦甚少。康熙十九年間。臣將白茆孟瀆疏請開濬。荷蒙

俞允臣委蘇松糧道副使督

開白茆。蘇常守道參議督開孟瀆。兩河之工。俱經報竣。咨部在案。康熙二十年七月至十月。赤旱。滴雨不施。而河流洋溢。堪供桔槔。灌漑蘇常等屬十餘州縣。皆得秋收。而松屬更不待言矣。此吳淞劉河白茆孟瀆爲蘇松常鎮之四大幹河。咸荷

皇上軫念民艱。發帑疏濬。以利四郡民生之實效也。願此河流。吞潮吐沙。全賴石

閘以爲消息盈虛。查吳淞所建一閘。因石底罅漏。臣於十五年間重修。今屹峙江口。可保百年。劉河所建一閘。臣亦加築護塘。整葺閘座。現在工尙未竣。而估計已有成數。均未再費公帑也。至孟濱新建之閘。殫力經營。并孟河城關。俱行修築堅固。總在河工閘工原估夫料數內節縮相濟。亦不過浮業經完工。成績可恃矣。而白茆濬工既竣之後。正值農忙。旋屆秋收冰凍。其閘工因舊增修。應待春和之日。仍當責令糧道一手告成。以期堅久。惟是支塘以西至新市十二里內原舊河身。比新開河稍覺狹淺。目前雖已通流。然必撈濬深廣。方爲永遠。此酌用民力開挑。所當仍議隣邑稍爲協濟。於農隙時。亟爲分段疏刷者也。江南水利。既已大興。善後之圖。不宜竄愒。其要在撈淺之勤。工修閘之時。舉耳渾湖注入。必有浮沙淀積。日增一簣。歲積尺餘矣。故撈淺之工。宜勤也。波濤衝擊。雖堅亦損。小隙易補。大漏難填矣。故修閘之舉。以時也。而責成之法。應專任蘇松常道官。每歲秋冬之際。將此四河躬行巡視。某段淤淺。某岸坍塌。某閘迸縫。某塘裂缺。卽時估計疏築。其應用人。工莫若多設閘夫。平日止司啟閉。用工則助舂鍤。又於出口之處。預設淺船。以備撈沙之用。可以不勞民力。而閘夫工食向議在存留役食內節省充之。邇年盡裁。艱於設處。今以復給。自可酌議通融敷用。亦不煩另費公帑也。至於修閘需用匠料。在司道府縣官捐給。亦非難事。該道於歲終將所修所濬實工。造冊呈明撫臣達部。若無坍塌。亦取地方官印結。以爲考成。如或愒誤。聽撫臣以溺職糾參。則稽察嚴而功效不爽。并將支塘新市未竟河段。刻日補濬。務期深闊。則千百年之利益矣。

上陳中丞吳淞閘善後議

曹一士

竊惟三吳之水利。莫大於淞江。以其盡洩太湖之水。所謂塞則六府均其害。通則六府同其利者。前人言之詳。

矣。今幸

聖明軫念東南。特發帑金。大加開濬。而賢公卿奉

命。旬宣與方面諸大寮體

國奉公。互相

經理。誠千載一時也。雖然。弊有至小而害多。事有甚微而功鉅者。吳淞江之有閘也。自宋始也。原建閘初意。以海潮之來。渾入而清出。計一潮之淀。厚及一簣。一日兩潮。厚幾一錢。一歲三百六十日。厚三百六十錢。二尺餘矣。江之深止一丈五尺。歲淀二尺。其能常有此江乎。故閘之設。所以遏潮。而使沙不得以入江。法在少啟而多閉。唯霖雨連綿。江水泛溢。則於潮退時暫起。以洩太湖之漲。可無淫湧之憂。其餘非奉官命。不得輕啟。昔范文正公守蘇郡。議開吳淞江。卽有沙因潮至。數年復塞。必設諸閘。肩之以禦來潮之議。此立法之初意也。元僧維則松江觀閘詩云。官憂水害難疏鑿。橫江四閘同時作。潮來下閘潮平開。閘內不通潮往來。觀此可見元時置閘。不使潮通。故江患獨少。迨張氏竊踞。閘坐圯壞。故夏忠靖棄而不濬。其後海忠介始濬吳淞。又未遑置閘。於是海沙得入。漸淀漸淤。假使如宋元之置閘。何至三十餘年而卽塞乎。本朝康熙十一年。重加疏濬。建立閘座。迄今五十餘年。視勝國時之通塞。功幾倍之。然尙未全收閘座之利。則以有閘之與無閘等也。蓋松江之閘。與西北之閘大異。西北之閘。主蓄水以利舟楫。松江之閘。主遏潮以拒泥沙。所用固已遠矣。今自建閘以來。以遏沙之具。而爲利楫之資。至使海中之潮日來。江中之沙日淤。閘之於江。曾無損益於其間者。則以有閘而不能不啟。且不能不於潮至之候啟之。是與建閘之初意適相反矣。雖有百閘。復何利於此江乎。然所謂不得不啓之故有二焉。上海六百里內。舳艫相接。俱須取道吳淞。以達江蘇等處。若舍此而由浦溲往返迂迴。官民交病。是閘雖設而不得不啓之勢。一也。海潮退時。閘中落水迅疾。牽挽無從。必俟潮至。然後可徐徐挂篙。以上計一潮之來。大小舟以百數。皆乘潮便進閘。是閘雖設而不得不啓於潮至之候者。二也。如是而沙安得不隨潮

以入江。江安得不積沙。以日隘。雖有守閘之夫。擦淺之船。於舟過卽行閉閘。亦不過沙之入者。稍薄于一簣耳。豈能使怒濤濁浪。不與吾江爭此寸寸之積也哉。此其病於江者一也。且也官置夫以守閘。夫踞閘以索錢。一舟之過。少者十錢。多者數十錢。至夜尤倍之。而行旅之出入。幾如過關納稅之例矣。此其病於民者一也。然則欲常閉而不啓。勢既不能。欲頻啓而不閉。理又不可。求其江與民兩利而無兩病者。莫若擇近江支流。別爲疏通。以便舟楫。而閘可以收障沙之全功。民亦得利涉自如。而無守候勒索之患。今之建閘。議移於舊閘少西。金家灣地方。平地另築。則土不鬆。而木石之力固。誠良策也。由金家灣而西。約一里許。江之南岸水口。舊名寺濱。由寺濱而東。二里許。南達周涇。由周涇以達邑西門之城濠。約四里。其自周涇過洋涇。以達邑北門之城濠。僅二里。昔邑令史公彩。於建閘後。曾加濬治。可以方舟揚帆。商賈之往來。士民之出入。不由浦。不過閘。而發足城濠。晝夜無限。至便也。今歲久淤塞。而三十石之小舟。尙可因潮往返。則疏理亦易。況現奉 旨。凡屬支河小港。灌漑田疇者。俱著開通。此濱卽無關建閘。例亦應疏。況通縣之要津。閘座之右臂。所關甚鉅者乎。而所建閘座。置夫看守。惟冬夏漕艘往來。上司坐船臨莅。特命啟之。其餘則否。如是而沙泥之得入於江者。蓋亦僅矣。且此濱里數不多。工役易舉。第在執事者一指揮。而閘閘座奠不拔之基。邑民受無窮之惠。所謂事有甚微而功鉅者。此也。周涇既開。則潮來閉閘。潮退啟閘。於閘制誠善矣。獨是周涇之利舟楫。以達江者。以其與邑治城濠通也。今城濠之壅塞。抑且甚矣。由濠密邇黃浦。渾潮出入。且自北迄南。水口有四。曰洋涇。曰陸家石橋。曰郎家橋。曰薛家濱。浦潮至此四分。夫水性合併則迅。分流則緩。迅則刷沙。緩則停滯。必然之勢也。又況兩涯市屋。日侵月占。城濠之丈尺。視邑志所載。僅得其半。往年雖奉疏濬。而督工無專員。吏胥上下其手。苟且塞責。堆土近

岸曾不一二年而濠之淤塞如故矣。今爲吳淞江計。不可不建閘遏沙。欲建閘遏沙。不可不開周涇。以通舟楫。欲通周涇。不可不濬城壕。以達浦而壕之深濶。務依舊載丈尺。悉撤侵占處。所委任幹員。專責其成。毋使旋開旋塞。徒費物力。然又必合其口之分。蓄其流之散。而城內外之河道。庶可百年無淤矣。何謂合其口之分。如洋涇六家石橋郎家橋等處水口。盡行堵築。塞斷蓋屋其上。以防偷掘。惟留東南薛家濱水口。使之蜿蜒三四里。以達城壕。既免直瀉之患。而諸港併歸一路。落水迅疾。泥沙不停塞。三而濬一。則事半而功倍。所謂合其口之分者此也。何謂蓄其流之散。查前朝盛時。向有薛家濱木閘。故址尙存。誠得依前建立。時啟以通舟。時閉以蓄水。則城濠有所防潴。而不至遽涸。可以禦盜。可以救災。所謂蓄其流之散者此也。凡此非愚一人之臆見也。嘗考張主事宸上募公書。欲疏三渠以分江水之勢。其一渠請由蘆浦亦係吳淞南岸水口入肇嘉濱周涇南至西門城濠卽與此濱相接以達上海城壕。塞濠之通浦水口。如郎家橋陸家石橋桂香橋等處。而置閘於東南濠薛家濱以達浦。雖江口從入之處不同。然實卽今所議由寺濱入周涇以達上海城濠之意也。是故濬城濠非以爲江也。正深所以爲江也。何則。城壕通而後周涇可用。止留薛家濱一口。而後濠可常通也。伏惟賢執事高見卓識。防及未然。祈詳加省覽。次第施行。以爲吳淞閘善後久遠之計。豈獨上海一邑之幸而已。

或曰江防之田不下數萬頃。閉閘以遏潮。灌漑之利得毋有時而涸乎。曰不涸也。太湖匯萬山之水。滔滔東注。止藉婁淞兩江以洩之。當婁淞塞時。每遇霪雨。吳中卽有大水之患。所以濬江者。慮其水之過多。非慮其水之或少也。倘有旱暵。必須啟閘受潮。則一手足之力耳。又何灌漑之足云。或曰遏潮以拒沙。則周涇之入江者亦潮也。有潮卽有沙。奚舍此而取彼。曰不然。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浦潮之與江接者。其勢直。其力強。其岸闊。

浦之氣概。若足以吞江而有之。而挾沙以入。故難當也。若寺濱周涇者。以浦較之。與溝澮等耳。卽有微沙。所及有限。況迂迴曲折六百里而後達江。其潮又已微矣。若盡塞諸口。使浦獨由薛家濱入。則越十餘里而始達于江。潮勢益微。江水盛時。自足刷沙拒潮。而浦水且抑不得進。又何患焉。曰是固然矣。區區民力。旣用之以濬江。又用之以濬支河。又用之以濬城濠。不亦憊乎。曰事有緩急。工有後先。非一概而施也。目下所急者。唯在周涇入江一道。最宜通利。且由洋涇以達城壕。不過四五里。爲事易集。而大便利於民。民無不額手望之。至城壕薛家濱之開濬。各口之堵築。則姑休民力。以俟數年。惟定其規模。摺奏請旨。庶後無因循廢閣之患。此則當路諸君子所宜盡心者耳。曰閘座宜少。敗而多閉。則行旅往來。何不舍舟於閘之外。易舟於閘之內。如他省過壩之法。而奚事別濬支流爲。曰是則利於江而不利於民者也。計自閘抵城。可四五里。行李之任負。風雨之泥濘。商民蓋不勝其苦矣。展轉就舟。又不勝其費矣。則曷不濬此四五里之支流。爲一勞永逸之計。使江與民兩利乎。惟是兩涯或有圍占。丈尺必宜深廣。則非憲司援以成法。或至苟且卒事。今郡邑之長。皆賢且才。度必又有以此處矣。

元和水利議

沈德潛

從來言東南水利者。莫如范文正公仲淹上宰相書。郊司農丞夏竦六失六得書。單進士鏐吳中水利書。其間或主得水利。或主去水害。主得水利者。卽大禹溝洫之方。主去水害者。卽大禹決排之法。此皆言全吳水利。而一邑之措置。不外此也。元和。水勢上承具區。下注崑山太倉。以入大海。濬涵停泓。盛於他邑。使蓄洩寡術。無以治水。卽無以治田。茲倣古人遺意而變通之。先陳水患。次陳治法。有農田水利之

責者得以考鏡焉。若太湖之原委。與三江考証之異同。應詳載郡志中。無容備書也。

行水之法。上流宜疏。下流宜洩。太湖受宣歙杭湖諸山之水。而分入於三江。其出太湖各水口。順流而東。漸次入於吳淞。夢江。黃浦。白茆者。境中上流之水也。其正東由吳淞入海。東北由婁江入海。東南由黃浦入海。又東北由白茆入江海交會之處者。境中下流之水也。上流宜疏。明侍郎徐貫議開吳江縣江尾菱蘆之地。鑿長橋水竇。導引太湖之水。散入吳淞江。澱山湖二處。業已見之施行矣。下流宜洩。范文正夏忠靖周文襄諸公。或開茜涇。下張七鴉。鹽鐵等處。由劉家河直達於海。開白茆。福山。許浦。直達於江。歷歷有成效矣。而邑中水利不興。一遇大水。巨浸稽天。有停蓄三五月而不得疏通者。及猝逢熯乾。土田犖确。無從引水灌溉。揆厥所由。一由上流下流等處。前人功績。未能繼續。疏洩既久。漸就涇淤。一由境內之水。縱橫旁溢。而治水治田之法。無人焉條議而爲之備。是以旱既苦旱。澇尤苦澇。而上田下田。鈞蒙其害也。夫元和。水勢旁通。衆瀆上流諸水。譬諸咽喉。下流諸水。譬諸尾閭。而境內諸水。則其腹也。咽喉不入。尾閭不洩。固足爲生人之病。然使咽喉可入。尾閭可洩。而腹中飽滿。不能承受。以達之於下。其不同歸於病者幾何。則元和之水利。不可不急求矣。顧欲求其利。當先知其弊。約而言之。其弊有五。高鄉之人。但期通水。而不知濬渠蓄水。所以常苦旱。低鄉之人。但期洩水。而不知築圍障水。所以常苦潦。偷目前之安。忘他日之涸。一弊也。浦瀆涇港。歲久不濬。舊岸之泥。霖雨蕩滌。漸入於河。日積月累。河身填淤。不能容水。二弊也。河之四旁。雜植菱蘆。菱蘆既生。泥沙附之。可種菱芡。菱芡蔓衍。泥沙愈多。可種稻苗。有力者陞科輕糧。傳爲世業。入之版籍。而不知河流日狹。駸成平田。淫雨暴漲。膏腴之壤。並爲巨浸。以前所陞之毫末。易所汨之鉅萬。以有力者之牟利。易萬戶之災荒。三弊也。明末至今。中間常建開河之議。

矣。然知治水而不知治田。所以民之受益者寡。蓋開河而不築岸。則水終亂行。開河而不得蓄洩之宜。則水旱無備。加以吏胥侵漁。豪右梗議。金錢糜費。不旋踵而仍復壅遏四弊也。古者治水治田。各有專司。唐宋以來。都水有監。營田有使。開江有卒。撩淺有夫。前明水利等官。巡按御史何永芳奏請革除。自後屢興屢廢。既無專官。而爲有司者。唯以簿書期會。可幸無過。鮮有以斯民疾苦之原。國家財賦之本。畱心經畫。以故水政壞而官民俱不得其安。五弊也。積此五弊。而不爲之所。尙得歲稱豐稔。以供上上之賦乎哉。宋邾宣云。治田者本決水者。末不治其本。而決其末。蘇州之田。百未易一二治也。條列四事。酌而行之。一曰築圩裏田。二曰開治港浦。三曰修築塘岸。四曰除去壅塞。古人云。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低鄉支河之水。容受衆流。比田反高。若非設圩岸以圍之。則彌望皆水。勢不可田。范文正公云。低田賴圩岸。甚於都邑賴城池。乃篤論也。築圩之法。略分三等。水中創立。無基而成者。必用木用石。方可奏功。此最難者也。平地築基。雖無可憑藉。然不費木石。積累自成。此最易者也。向有古岸。後漸傾頽者。止費修葺。不煩剏豎。此又易者也。其間岸之高卑。更須相度地勢。大抵極低之田。務築極高之岸。其田之稍高者。岸自不妨稍卑。雖田有高卑。而岸能齊一。則無患矣。圍岸之內。又須別立子岸。子岸者。圍岸之輔也。其高下較圍岸之半而過之。蓋慮外圍水浸易壞。故復作內圍以固其隄防。兩者層次束水。捍禦既周。而又每處立圩長一人。越一二年。率逐圩之人修治之。將田治而水亦與之俱治。昔熙甯四年。蘇州大水。獨崑山陳顧陶湛晏數家之圩高大。了不爲患。是有明徵。此築圩裏田。治下田之最急者也。開河之法。循古人遺意。或五里七里。而爲縱浦。或七里十里。而爲橫塘。塘浦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深者一二丈。淺者幾及一丈。即開濬之土。築爲隄岸。塘浦日以闊深。隄岸日以高厚。其法先開支河。旁及支中之支。

次及餘河旁及餘中之支。慮奸僞售欺。則立信椿於水以試之。慮淺深不一。則行木鵝於水以齊之。如是數年。遠近無不治之水。而河之勢自高於江。江之勢自高於海矣。他如松江近海高仰之處。凡江流潮汐可以引入者。或爲縱浦。或爲橫塘。亦如下田之法。而深則過之。將旱可厚救。水可旁瀉。此高下之所共爲利賴者也。隄之當修者。如至和塘達崑山七十餘里。塘之兩岸。舊又有六塘四十四浦六十四涇。以接引湖澤。滅渡橋南塘達吳江三十餘里。吳江以上三十餘里。元和塘達常熟幾及百里。塘之兩岸。舊皆多設塘浦涇港。一以承太湖之水。一以泄昆承陽城二湖之水。歲月既久。波流蕩蓄。日就廢壞。塘浦涇港亦多闕遏。宜築土甃石。務完務堅。而又廣爲橋梁。醴其渠以出水。走其流以至江。俾向時規制。一朝頓復。利溝洫之宣洩。通行人之往來。莫便於此。至于除去壅塞。其向爲河身而今爲平陸者。則稽其故道。量其淺深而開除之。其菱蘆叢生。菱茨滋蔓。與夫橫截魚簍。約束水勢。致波流不行。潮沙漸積者。則嚴爲禁止。而疏滌之。不規取乎小利。不阻撓於權勢。不委任於奸胥。二三年間。諸弊可除。河流自闊。河身自深也。凡境內之水。總宜加開除疏滌之功。而吳淞江一帶。漁利者倍多。壅塞亦逾甚。相厥緩急。而次第施之。則無此患矣。顧天下事。專任則易。爲力兼及則難。爲功。今府州縣正官職守煩重。佐貳事權又輕。宜倣宏治年間舊例。或設郎中一員。或設主事一員。專職水利。董率屬官。曉諭鄉民。務使瀕河之田。以次修治。先治低窪。次及高區。果實心任事者。督撫勘驗。上聞於朝。以憑超擢。則職守競勸。民利不期自興。此計之最上者也。否則鄉里之大家。一方之有德望者。率先勤勞。倡導閭黨。爲隄防之事。行之一圩。則收一圩之利。行之數圩。則收數圩之利。聞風興起。所在效法。不費國家金錢。而在民之濬。幾同於在官之濬。此又事之經久可行者也。不然。人事不修。諉之天行。上下苟安。隄墮無已。其害可勝道哉。若夫上流之水。

縱未能如單鏐之議。建千橋於吳江。蘇子瞻之議。盡徙吳江之民。以爲他州之利。然如長橋之七十二。欲凡填爲平壤者。須急爲疏通。而豪強侵占菱蘆之地。宜盡加墾闢。使水行迅疾。其流及遠也。下流之水。如吳淞劉家河。白茆茜涇。下張等處。前人所開鑿者。宜循其故道。歲加浚深。而渾潮泥沙。不致倒入也。如是。境內之水利。修上流。下流亦受其益。上流下流之水利。修境內。益蒙其利。水治而田無不治矣。至於城中水道。雖多滯塞。然橋梁石岸。故跡可稽。司民社者。按三橫四直。幹河支河。以通其血脈。人工較易。糜費較省。不必如治田治水。詳加論列云。大河之濱岸。易頽壞者。不妨植菱蘆以防衛之。但不可概爲藉口。此又當分別觀之。

常熟水利說

陶貞一

言吳中水利者。莫詳於鄭氏。洋洋數萬言。而必以治田爲本。夫爲治田計。則范文正之論。謂修閘濬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斯已片言居要矣。趙霖之三說。曰開浦置閘築圩。卽范氏之論也。至耿侯水利書。詳載開河法。築岸法。建閘法。亦不出此。但其區處規畫。至精至當。則以親民之官。專治一邑之事。故能識悉不遺如此。其後陳瑚開江議。又祖耿氏之說。成書具在。案冊以求。鑿鑿可見施行。而非可標舉一二以盡之也。今福山白茆雖淪治。而其他隄防。日以壞。溝渠日以淤。不及今修治。則爲患滋大。邑生朱玉鉉與其弟斌。譚水利最悉。今雜采其說數條著之。

福山塘。自城至江三十里。常昭南境低鄉之水。由白茆入海。取海道八十八里。不如由福山入江爲近。白茆水路紆曲。海口尤甚。不如福山塘之直。況海潮味鹹。禾苗所畏。江潮味差淡。誠能大開此港。導華蕩昆尚兩湖。及七星橋唐市戈莊華鹽潭塘之水。俱由此入江。而修復范公閘。以爲節宣。兩邑之田。其永利乎。

耿侯著書。以水利用。湖不用。江爲第一良法。此不易之論也。惟北境高區。不得不待濟於江湖。目今浦之未塞者。若大小陳浦。奚浦三丈浦。謂宜各建閘於浦口。而縮穀於港口。以爲之節宣。仍徐疏其橫河小港。以爲上濱。則九區十一區十三區田莊。鹿苑之旱可濟矣。若黃泗浦新莊浦。各建閘於浦口。而縮穀於嚴港口。以爲節宣。仍徐疏其橫河小港。以爲上濱。則十區八區慶安邵舍之旱可濟矣。

潭塘八區。河蕩叢雜。其水有自西北江陰縣由尙湖來者。有自西無錫縣由華蕩來者。有自西南元和縣由陽城湖來者。有自南崑山縣由巴城湖來者。皆匯於潭塘。而以昆城湖爲之胃腹。以二東門城濠爲之咽喉。以福山港爲尾閭。而以元和塘爲兜肚襟帶。須州塘石砌堅固。而於諸港涇門俱設閘堰。阻住外水。則昆承湖所受無過南面陽城施澤北出之水。又陽城湖岸皆高。北出之水有限。若更疏治其咽喉。使皆由福山港洩之。大江特易事耳。今元和塘石岸傾圯。諸涇港堰閘不置。禦水無術。如遇淫潦。橫流泛溢。相與屯聚於新安黃涇之間。一綫城濠。反爲福山塘倒灌之潮沙阻塞。其禍不止潭塘八區也。本縣之水利。此爲最大而易辦者。

知濬河而不知建閘。是昧於蓄洩之道者也。知河道之宜閘。而不知田功。又恃堰堰塘岸爲命。大抵高鄉凡有枝河。處處截爲上濱。如徐塘沙堰。俱築壩一層。官祿塘至築壩三層。陳塘石塘楊木塘馬市河等。皆兩頭壩斷甯甘跋水。禁不通行。彼視田禾之利溥。而通舟之利約也。此高鄉之急務也。塘者如鹽鐵梅李元和諸塘。爲分界高低之大河。必須堅築高闊大岸。使水不得瀉併。低鄉岸者。止就本處低田。高築大圍圩岸。以爲之防。憶雍正四年大水。潭塘黃涇尤徑諸處。俱水高於田二三尺。非不七浦貫其前。白茆迤其脅。而地處釜底。欲望越高鄉而出諸海。難矣。故大則築塘。其次築岸。舍是無禦水之術。如儒家濱香界涇。其低與諸處同。而是年獨有收

者。以儒家濱有譚氏圩岸。香界涇有殷氏圩岸故也。此低鄉之急務也。若夫取土開築之法。則耿侯之書區畫盡善矣。

鄭氏之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因取其土以爲堤岸。此卽溝洫之遺法。變而通之。治田之上策也。其在吾邑低鄉。千汊萬港。卽不須復用此法。止如耿侯之書。大築圍岸於外。而又於中開十字丁字月樣弓樣等河。以救腹裏之旱。潏足矣。

明楊循吉記云。永樂初夏。尙書治水。相度地勢。於湖水交會之衝。慮水獨從七浦入海。因作斜堰障之。分其流注於白茆。其後堰決。水遂改道。無流波以衝洗潮泥。而漲沙日甚。記之言如此。試思低窪之地方。苦積潦。更益之以橫流。有利乎無利乎。其決而去之者。常熟所以自救也。乃反咎其改道無水刷沙乎。夫白茆之積沙。自是潮勢使然。與斜堰之去畱何涉。畱則水屯注於唐墅儒家濱。去則水屯注於任陽李市。此地形之無可如何。惟有高築圍岸。多置閘口。以外拒而內洩。歲時修治。期於勿壞。如是而已。不此之務。而欲引低處之水。以刷高處之沙。而洩諸六七十里外之海口。書生不察形勢之見也。

滬城水利考

褚華

志稱黃浦受杭州嘉興諸水。自秀州塘經華亭縣界。又迤而東。以受南北兩漕之水。迨至南廣福寺。則折而北趨。以受東西兩漕之水。所謂至元大德間。浦面闊盡一矢力者。今南黃浦水也。所謂建閘於旁。近上流勢緩。沙積兩漕。遂成沙塗。居民因蒔葭葦者。今傍城赴東北出口之水。古之范家濱也。自元明以前。江甚闊。故浦附江以入海。今吳淞置厓。而黃浦爲巨浸。江且附浦以入海矣。夫談水利者。蘇州一郡則專治江。松江一郡治浦。而

兼治江若上海一邑。又必略江而專治浦。何也。觀禹貢一書。九州之水。如黑水。如河。如洛。如渭。如濟。無不言入海者。今則不然。長江之水。浩蕩東之。若莫可遏。而三沙橫當其衝。一擊而返。更迴入內地。故三吳諸港。反受潮沙之害。潮汐雖由於海。而江助之長也。海水味鹹。邇日竈戶煎熬不成。鰾利已歸奉賢。斯爲明驗。蓋昔之築塘以禦海者。患什之一。今之築塘以禦海者。并禦三沙。迴入內地之水。則患什之九。在浦口入海處。旣欲驅浦以入海。勢不能作壩以斷浦。惟有於浦之兩岸築土塘。以捍其奔突。疏汊港以消其汹涌而已。然爲一邑計。宜統一邑傍浦之袤延。以築土塘。計一邑傍浦之遠近。而疏汊港。而後弭患之策詳。民之受惠者亦徧。數年來。浦東皆築土塘。而汊港之堵塞者。十不存一二。蓋居民貿然請之。而當事者竟瞶瞶而聽之。曾不思此塘之築。所以禦水而使之不向浦東也。水能偃然復歸於海乎。於是城中一遇朔望大信。西門一帶地最低窪。並有浮牀沈竈之戚。而大小南門兩處。往來輻湊。亦水沒至胫。而病涉於平陸。是移股肱之災。而爲腹心之耗也。意惟舉浦西圩岸。盡增之使高。而于通渠之水口兩旁。亦障以土。自外至內。以漸而殺。約及二里許。則潮不爲患矣。蓋奔迴磅礴之氣。旣遇阻隘。又行數百丈之外。其力便衰。雖張溢之時。稍有湮沒。爲患無幾也。至若浦東堵塞之所。亦酌量開其十之四五。水口兩旁。亦用此法。則浦水之洩瀉。不專在浦西。而浦東亦不受其害。然浦濱街市。逼近浦水。築塘頗難。法當去沿灘四五十步外。俟小信時。排以木椿。堆以新土。樹以樺柳。如鎮州夾洲制度。北距樊淞入浦處。南至土塘。透過數丈。水便不能迅入。繼受落潮之水。水力旣衰。卽不泛溢。至舟船登岸。小艇可以入薛家灣。一半可以仍入套內。只須拆短木橋。通其往來。巨舶則駕木橋。壩土起剝。本無煩費。此治浦之中策也。

開肇嘉濱議

曹一士

竊惟上海去松百里。東瀕黃浦。浦水貫城而西。名肇嘉濱。蜿蜒二十里。出蒲匯塘。以達郡治。風雨無阻。波濤不驚。爲上海第一要河。河旁支港甚多。灌溉田畝。公私均利。自明季漲淤。本朝雖經開濬。而奉行不力。旋開旋塞。田禾旱澇無備。邑人至郡。必由大浦。中流多覆溺之憂。暮夜有劫舟之患。兼以潮汛匪時不發。文武衙門。或有緊急公務。多取陸路。一遇霖雨。人馬泥濘。進退維艱。公私交病。邑人望此河之通。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也。幸值制府洞照海隅。詳加咨訪。某掇拾芻蕘。謹條其事如左。其一曰河身方數宜明。肇濱志載長十八里。今以二十里爲准。每里約該一百八十丈。共長三千六百丈。此定數也。據河面舊闊八丈。河底應闊五丈。今傍河漲灘甚多。狹處不過四五丈。水之深淺。亦各段不等。應委精細員役。同該圖甲首。隨地曲折丈量。自某段至某。闊狹若干。深淺若干。逐一編號登簿。明白。然後酌定。今所應開闊狹深淺之數。折算土方。土方既明。工費自有成規。不至欺罔破冒矣。其二曰河岸挑泥宜遠。伏見康熙三十二年。同知李公經政。詳憲開濬。緣工役偷惰。置泥近岸。一經梅雨。立時衝塌。不越一載。濱卽淤淺。今後宜令開河人夫。糾衆鑿通兩岸高土。成一小路。以免自下升高之患。挑土務從此路運入老岸之內。雖有霖雨。不至衝塌。河內或有磚塊瓦屑。宜飭甲首擇一隙地堆貯。俟完工日。雇船載棄大浦。其三曰濱之上流宜疏。肇濱取道蒲匯塘入郡。今蒲塘雖可通舟。自新橋以南七寶以北數段。皆已淤淺。小汛候潮數日。牛挽始行。肇濱雖疏。仍難達郡。請踏視淺處。一體通濬。以清肇濱上流之壅。其四曰濱之來源宜導。肇濱自浦入口。貫城東西水關。城河乃濱之來路。先宜利導。況城內外河道。尤居民血脈所繫。可資灌溉。可免火災。所關甚鉅。今城河久淤。潮水一落。涓滴無存。愚民貪於小利。築架露臺。展拓屋趾。

日侵月削。水勢不得不微。是肇濱雖導。而來源既阻。安能通流。惟一體濬復舊址。不惟行者獲利。并使居者蒙恩。其五曰督工。宜擇能員。河工釐姦剔弊。皆在督工官一人之手。苟得精明廉幹之員。不畏疆禦。不避勞勩。不徇情面。萬年之利。不日可成。在明府公務鞅掌。豈能時刻躬洫。誠宜請于上憲。特委專員。以司董率。庶幾權重法行。事專工核。并舉里中紳士公平才幹者數人。以佐下風。工房書役。尤宜慎選老成謹慎之員。不必拘於本房。總俟明府遴委。作姦竊食之徒。自無所施其技矣。其六曰立法。宜規長久。黃浦濁沙。每日計添一簣。必得水。流猛迅。泥沙不畱。始無淤塞。其道全在來口去口。併歸一路。不使分洩。水勢自然迅利。今浦旁日赤港。從肇嘉濱半腰相接。濁沙衝入。易致淤塞。前朝用堰壩斷。爲慮至周。今宜仍於舊址築堰。以遏其衝。又大東門外內郎家橋。前邑令陳公用堰壩斷。使肇濱之水。皆從小南門外薛家濱出浦。歸併一路。水勢迅利。城河日深。合邑漕舟直達倉所。官民兩便。後爲姦民私行掘去。今仍請照舊築堰。以蓄城濠內外水源。以上六條。皆目下開濬肇濱所宜切究者也。更有似緩實急。必當次第修舉者。按前明萬厯年間。因肇濱蒲塘。屢落屢淤。邑令劉公燠博采輿論。以爲分流則勢緩。勢緩則沙積。乃於龍華地方。特建一閘。司以游卒。月惟朔望兩啓。視時水旱蓄洩。其泗涇七寶諸水。單從蒲塘徑走肇濱入浦。去來歸於一路。水勢極其迅疾。濁泥不積。河底日深。肇濱蒲塘兩無淤塞之患。此真拔本塞源之上計也。邑太僕卿陳公所蘊碑記載。費銀二千六百有奇。半出官帑。半出樂輸。此閘既壞。兩水交病。倘得酌量重建。則一勞永逸。爲上海億萬年之樂利矣。至於詳細利病。筆未能盡。俟舉行之日。爲明府一一陳之。謹議。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四目錄

工政二十 各省水利一

陝西水道圖說 會典

陝甘資政錄諸水總序

涇渠志論

涇渠志後序

修理鄭白渠石隄記

漢中修渠說

漢中水利說

寶雞縣惠民渠記

丹河難濬疏

汾渭通船并募水手疏

白鵝水道圖說 會典

汪稼門方伯論渠工書

上巡撫言渠務狀

飭修渠道以廣水利

戴祖啟

王太岳

王太岳

陳宏謀

嚴如煜

嚴如煜

喬光烈

史貽直

郭

周錫溥

王全臣

陳宏謀

惠農渠碑記

茹公渠記

通智

梁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四

工政二十 各省水利一

善化賀長齡編庚申

陝西水道圖說 會典

陝西省以西安府爲省會。西安府之南興安府。其西南漢中府。其東南商州。其西北乾州。邠州。鳳翔府。其東北同州府。其北邠州。同州府之北延安府。又北綏德州。榆林府。黃河自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南流入境。經榆林府。合黃甫川。九股水。屈野河。葭蘆河。又經綏德州。合無定河。秀延河。又經延安府。合濯筋河。丹陽水。又經同州府。合芝水。金河。洛河。渭河。折東流入河南境。屈野河上源曰烏蘭木倫河。自鄂爾多斯左翼中旗東南流。經榆林府邊外。合哈楚爾河。布喀河。舒輝河。入邊。合禿尾河。入黃河。無定河上源曰額圖渾河。自鄂爾多斯右翼前旗東流。經榆林府邊外。合西拉烏蘇河。納領河。哈柳圖河。他克拉布河。入邊。合榆林河。又經綏德州。合懷甯河。入黃河。洛河出延安府。合周水河。東南流。經邠州。合華池河。沮河。至同州府。合白石水。慢全河。入黃河。渭河自甘肅東流入境。經鳳翔府。合金陵河。汧水。斜水。又經乾州。合雍水。又經西安府。合陽化河。終南河。澧水。潯河。潯水。澧化河。至同州府。入黃河。涇河自甘肅南流入境。經邠州。合馬連河。黑水河。三水河。至西安府。注渭河。馬連河自甘肅南流入境。黑水河自甘肅東流入境。俱注涇河。漢水出漢中府嶓冢山。合沔水。黃壩河。褒水。馬扈河。鐵冶河。潛水。沙河。子午河。洋河。東流。經興安府。合渚河。嵐河。越河。黃羊河。洵河。吉水河。又東入湖北境。吉水河自湖北南流入境。至興安府。注漢水。嘉陵江上源曰西漢水。自甘肅東流入境。經漢中府。合斜峪河。八渡河。南流入四川境。斜峪河出漢中府。下邳水。永甯河。俱自甘肅東流入境。會焉。合南流。注西漢水。東江出漢

中府南流入四川境。洛河出商州。東流入河南境。丹河滔河亦出商州。滔河合沭河。滔河合色河。俱東流入湖北境。東至山西河南界。西至甘肅界。南至四川界。東南至湖北界。北至鄂爾多斯左翼前旗中旗右翼前旗界。

陝甘資政錄諸水總序

戴祖啟

陝甘兩省之水。據天下之上游。分支別派。奚啻萬千。然總其大綱。惟三而已。一曰黃河。二曰東漢水。三曰西漢水。自河湟而東北。盡甯夏之北境。黃河之貫于甘肅者也。由府谷之北。南至于華陰。黃河之繞于陝西者也。自甯羌之嶓冢而東北。又東而南。穿漢興之境。迄于湖廣之鄖西。此漢水之繞於陝西者也。由秦州嶓冢而西南。合白水爲嘉陵江。又西南迄四川之廣元。此西漢水之貫于陝甘之間者也。黃河自華陰合涇渭而東。越濟而南。合淮泗而注于海。漢水由東南穿半楚。西漢水由西南穿全蜀。各注于江。又合江而同注于海。自晚周而後。江淮溝通。河濟淆亂。天下之大水。莫不發源于陝甘。行千萬里。跨數省之地。及其下流。淮海之間。四瀆幾通爲一。而天下之大利大害興焉。此天下之大勢。所謂陝甘據其上游者也。夫觀水者。萬川宜知其同。滙異源宜總以同流。則可以約而盡矣。河蘭之間。諸水皆入于灘。而灘則入于河。洮岷諸水皆入洮水。而洮水入河。西甯碾伯之水皆入湟水。及浩亶。而湟水浩亶皆入于河。固原中衛之水皆入高平川。榆靖懷遠諸水皆入奢延水。神木諸水皆入屈野河。葭州諸水皆入秃尾河。清澗延川諸水皆入秀延河。延安數邑之水皆入澠筋河。而數水者皆入黃河。自安化而東南。逕鄜延州郡之水。皆入于洛。自同耀至富平。諸水皆入漆沮。自平涼以東。南合馬蓮河。逕邠州醴泉涇陽高陵之水。皆入于涇。而此三四大川者。皆入于河。自渭源隴隴州以下。皆入于汧。鳳翔閿郡之水。皆入于雍。盤鄠以東。諸水皆入于澧。于潯。于瀋。于瀋。于瀋。而隴汧雍澧潯瀋。

灇。灇。潼。戲。諸。大。川。皆。入。于。渭。而。渭。總。入。于。河。華。山。之。陽。商。州。雒。南。之。水。皆。入。于。南。洛。而。洛。水。亦。由。豫。而。入。于。河。南。山。之。南。經。流。爲。漢。其。支。流。之。大。者。爲。灃。水。沮。水。褒。水。廩。水。渭。水。洋。水。木。馬。河。饒。風。河。月。河。閭。河。洧。河。丹。水。甲。水。而。皆。入。于。漢。隴。山。之。西。經。流。爲。西。漢。支。流。之。大。者。爲。白。水。羌。水。故。道。水。而。皆。入。于。西。漢。由。此。言。之。河。也。者。陝。甘。強。半。之。水。所。歸。也。東。西。兩。漢。者。陝。甘。小。半。之。水。所。歸。也。兩。省。之。水。非。入。于。河。則。入。于。東。漢。西。漢。惟。張。掖。河。西。流。出。塞。禹。貢。所。謂。弱。水。既。西。也。自。餘。則。斷。港。絕。潢。爲。一。隅。之。利。病。總。之。以。各。郡。縣。維。水。利。而。陝。甘。之。水。無。餘。滴。矣。觀。省。志。及。府。州。縣。各。志。其。敘。水。皆。續。鳧。截。鶴。一。川。而。割。之。數。十。州。縣。數。十。州。縣。而。疊。見。此。一。川。前。既。不。見。其。所。發。後。亦。不。見。其。所。歸。蓋。其。分。疆。絕。界。勢。不。得。不。然。此。志。乘。之。所。以。難。稽。也。其。于。山。也。亦。然。然。山。之。連。互。數。郡。如。祁。連。終。南。者。絕。少。水。則。略。有。源。流。必。更。數。縣。寸。寸。截。之。觀。者。孰。從。而。尋。之。今。則。祖。水。經。之。法。綜。兩。省。之。水。自。源。徹。流。各。聚。一。篇。河。則。自。積。石。以。至。于。底。柱。涇。則。自。安。化。以。至。于。高。陵。渭。則。自。渭。源。以。至。于。同。華。漢。則。自。甯。羌。以。至。于。邠。西。嘉。陵。江。則。自。秦。州。以。至。于。廣。元。其。他。諸。水。莫。不。皆。然。此。桑。鄒。之。遺。法。也。然。水。經。及。注。方。說。經。流。忽。轉。支。派。正。支。未。了。又。入。旁。支。比。歸。其。源。目。眩。已。久。今。則。經。流。先。敘。各。條。貫。成。篇。正。篇。既。終。然。後。按。地。勢。之。先。後。以。次。敘。旁。入。之。支。而。先。標。之。曰。入。河。之。水。若。干。入。渭。之。水。若。干。庶。乎。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官。于。斯。者。苟。盡。力。乎。溝。洫。則。斯。書。也。可。以。備。參。考。焉。

涇渠志論

王太岳

謹按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御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薄臺石川諸水逕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並北山東注洛而

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白渠東南行。循涇水。逕高陵臨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所逕。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攷。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蹟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寧大觀間。鑿中山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爲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水出中山口者。了非當時故蹟。則白渠亦廢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也。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卽山瀾泉。昔以引涇爲利。今更拒涇使不爲害。制置旣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傳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若夫穿渠之勞。可數而知矣。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渠。朔方亦作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數。白渠之工。詎下于此。宋之渠。以工大而罷者數矣。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厯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涿。鑿石尺。直至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闊。泥沙壅塞。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況召匠貼役。繫樁起堰。下至梢樁。桷機麻鐵苦索。一切出之於民。民益蕭然煩費矣。宋疑曰。造水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歲出於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涇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截石伐木。掘泥輓土。入水置罔。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歲入秋始罷。

已復作役。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澀。沾潤益寡。民或上訴。頗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恒規。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巖。陰飈慘栗。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爲之引繩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於如此。非以愛之實以害之。朝廷本意亦豈如此乎。今之龍洞。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因其已成。不別事穿治矣。收其汎走。不更勞陂堰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隄岸。不過費縣官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沖澗浩衍。以畢輸於渠。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私僱。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無料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豈非萬祀之永賴者乎。然是泉也。項襄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衆泉並列。則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爲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熟於耳。而盤固於胸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蓰什伯。而莫與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嚮使蚤知變計。如今日。則將遠引深閉。以拒涇。而不暇尙何穿山治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或足以敗。而善爲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敝政。而常能因敗以爲功。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隄壩而已。隄之作。亦在項襄毅時。厚則七尺。崇止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高二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臺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隄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剛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隄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隄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以障泉。而不以捍涇。昔人比之布輒於地。水至則湧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

其顛。纔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於兩崖之間。陜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隄遭。則嚙抉掀。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隙。則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故治隄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甯卑卑而涇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鉅。又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甯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爲非宜。聞之故老。順治間。金漢鼎實始爲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爲渠。蓋猶覬覦引涇。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衆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置壩以拒其入。顧猶低徊顧戀。僥倖于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口之鑿。欲引涇也。然而常時則涇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汚。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指盜入室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爲利。較然明矣。此其與涇誠有不兩存之勢。尙何洞口故蹟之足留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尙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若大小退水槽。兩間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右各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並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廢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

涇渠志後序

王太岳

溝洫廢而後水利急。水利之爲言。非古也。余觀秦漢以來。言水利者。鄭白渠最著。少時讀司馬遷班固所記。意甚偉之。已而見涇陽志。則二渠者壞廢已久。後有繼作。費尤鉅。至乃農民呼號陳訴。願棄利以弛役而不得。

者何也。比年吏關中。嘗一再至中山下。行求鄭白之故蹟。而觀宋元明所穿鑿。則夫成毀之繇。工拙之效。誠不待考而知。縣志所言。皆有驗不妄。然後歎古今相傳。耀於其名而不察其實。徒見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何多也。遷固所記。自鄭國白公鄭當時外。尙有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又有莊熊罷請穿洛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山是觀之。渠之難成。亦可知矣。兩史具書其調發之衆。興作之久。言事者之無效。蓋所以深致其意。以戒人之妄言興利。何其婉而彰也。後之讀史者。不能曉知古人著書之微旨。獨好偏舉一時之利。以相夸慕。於是鄭白渠遂爲喜事者之口實。而豈知天下之利。難成易毀。尙有出於史傳之外者哉。曩者畿輔旱。部使者下令勸民穿井灌田。郡縣吏分出督視。往來趾錯。吾鄉胡氏獨爲大井。輒發者以十數。井值三萬錢。旣成。而灌利良沃。而他井皆穿土善崩。竟廢無用。後皆督治之。而民以假貸穿井。前困久矣。及是相率乞免。乃止。夫井利人人知也。一鄉之人。非其知盡出胡氏下也。然而爲之不成。則官事之與民事。難易相百也。故爲政者舉動不可不慎也。且夫利所在。雖立法禁限之。猶且不能止遏。若其熟視而莫肯趨者。苟非其土之所不宜。俗之所不習。則其力之所不贍焉耳。而上之人。噉噉焉朝下一令曰。力爾菑畬。莫下一令曰。勤爾蠶織。彼民者。未見有絲髮加益於吾事也。而徒見符檄之驚惶。招呼之促數。酒漿贈賄。日有百需。而百姓固已怨矣。若此者。非徒不適於衆情也。則又不度已力之所任。蓋漢之時。嘗傳循吏矣。農桑教化。其民親之如父母。豈有他謬巧哉。愷悌出於性成。而經營之才足。

以副之也。然亦幸其時去古不遠。法令省約。訟獄稀少。吏得從容一意。以自親於民。而周知其便利隱曲之事。又自丞尉以下。若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榦街卒。游徼嗇夫。皆以儒生學士爲之。行可以備察舉。而才可以罕公卿大夫。以之分務宣化。而無壅閼撓抑之患。是故上之誠意足以及民。而民之奉令無不曉然明白。以悅從其上。夫是以教易行而事辦治也。後世不然。官政紛於簿領。吏能疲於聽訟。州縣之吏。既不能日與百姓相見。凡所舉事。一以文具相承接。而所任使。乃不出乎經承隸卒。與鄉里保甲之長類。皆閭里小人。悍黠嗜利。頑詬無恥。日同官府點僉。與其輩曹舉手相慶。符紙一下。驚擾四起。如是而欲與之共民生之大計。則亦何澤之能。究何功之能集哉。是古之言清靜甯一之治者曰。去其害人者而已。以爲無害。斯所以利之也。又曰。去其太甚。則雖祛害猶莫敢輕遽爾也。至於興利。則曰。利不百不變法。非惡利也。誠以利在而害將隨之也。抑又以爲生民日用之事。而恃以官符之法。則亦鮮有不害者。故慎之也。利民之事。誠無若鄭白大也。司馬班氏之書。與千載之口相傳者。甚著也。然而故蹟之日非。與繼作者之勞費。世未有知之者也。崩隕接迹於前。而鑽鑿尋續於後。大役頻興。而困黔首。既盡其力。又耗其財。何其忍而不德也。至於渠堰。必不可固。涇水必不可引。而三原有妄男子者。方且詣闕上書。亟以鑿鉋兒。皆是請向使其說果行。則亦不數年而又且議改矣。不務適水之宜。而亟移其地。以事穿引。北山之石。庸可盡乎。今夫龍洞非瓠口之故區乎。其視鄭國白渠爲之難。易利之所久。豈不較然易見乎。然必待之今日。而後農民得釋其勞費之苦。而安于灌漑之樂。而不知昔之人實嘗親出此泉於手足之下。而莫能專收其用。是何也。狙于秦漢引涇之舊。而不思變計也。此徇名而不求實。見利而不計害者故也。嗟乎。盡心民事。而孳孳興利去害之是意。此宜非賢豪者不爲。然而不知清靜無擾之理。以不害於利。

得之數。弊常與俗吏等。而況挾其喜功好名之心。輕以民力爲嘗試。矯伐一時莫就之功。而貽他日無已之累。若明之項襄毅。此其可以爲戒者也。嗚呼。余於涇渠利害。論之詳矣。後之君子。可以攷焉。

修理鄭白渠石隄檄

陳宏謀

涇陽之龍洞渠。卽秦時之鄭渠。漢時之白渠也。當日原係將涇河渾流。引入渠內。由高而下。灌田甚多。迨後涇水激湍。河流日下。漢唐宋以及元明。遽于上流鑿石引灌。明初渠口屢改。涇水不能仰注。水利漸微。成化間。始於王御史渠之上。從山根鑿成一渠。深者百餘尺。淺者五六十尺。歷十有七年乃成。全仗沿山大小泉眼數十。從石縫噴湧而出。下注渠中。本朝于龍洞之後。築隄截水。乃名曰龍洞渠。自此以後。不但山不能藉資涇水。并須處處防護。涇水不使入渠。方免冲塞。雍正乾隆年間。請勅帑修築石隄。挑濬渠身。無非防涇水入渠爲患之計。自築石隄以後。涇河水漲。仍有冲隄塞渠之患。危險堪虞。本部院親臨查勘。現在渠身。已非復鄭白之舊。渠中一泓清水。與涇河渾流。僅隔一線。渾水一入渠中。清濁不敵。立見淤塞。爲今之計。涇水不能引灌。毋庸計議。石岸之易于冲陷。首宜嚴防。現在石岸。僅堪容足。有如築牆堵水。高亦難免水漫。不但渾水有時内冲。渠中清水。尙且外滲入河。危險之形。宛然在目。倘此一線石隄。稍有疏失。源頭阻塞。全渠卽歸無用。趙家橋之冲成深坑。亦將阻塞渠流。數千年之水利。相傳至今。四州縣之良田。久資灌溉。歷年修築。已費多金。前功盡棄。可惜可慮。查現在石岸外。尙有灣曲坦坡。又係亂石。形非陡立。勢非頂冲。就勢加築。便可堅固。渠中泉眼。加以疏濬。渠身淺處。加以挑挖。則渠水尙可比前旺盛。點滴皆爲民利。事關經久水利。難任因循坐廢。仰司官吏。遴委熟練之員。會同西安府暨水利廳。逐節查勘。細加相度。將石岸單薄之處。加幫寬厚。卑矮之處。加高數層。渠水滲漏。

之處。細加堵塞。泉眼所在。加以疏通。渠身汙淺之處。再加挑濬。幫築之處。或用石條。或用碎石。或加土築。挑濬之處。或用民力。或動歲修。趙家橋作何鑲護。逐一估計。繪圖貼說。確切定議。通詳以憑核奪。請修。此時估定。請項。秋冬之間。正可興修。庶免臨汛危險。四州縣民田。又得早資灌溉。均毋忽視。

漢中修渠說

嚴如煜

西北渠利其爲水田。種稻惟甯夏漢中。若秦之鄭白渠。灌麥粟而已。今亦無存者。甯夏地極高寒。漢唐兩渠所鑿。稻澆種以利速成。收穀甚薄。漢中之渠。創之蕭曹兩相國。諸葛武侯。宋吳武安王兄弟先後修治。法極精詳。漢川周遭三百餘里。渠田僅居其半。大渠三道。中渠十數道。小渠百餘道。歲收稻常五六百萬石。旱潦無所憂。古之有事中原者。常倚此爲根本。屯數十萬衆。不事外求糧。其治渠之善。東南弗過也。蓋嘗講求其故。一則在擇水稻田。水宜清宜煖。濁不宜秋苗。冷則苗不長發而遲熟。漢中水漢江爲大。然用之溉田者。則渭水瀘水瀧水烏龍江數水。皆注漢支河。漢流大而難用。支河小而易於隄防也。畿輔大河。桑乾滹沱漳衛。發源山西塞外。至畿輔流已大。然各小河之委輸大河者。支派繁多。凡山向陽者。水性不甚寒。泉脈從石隙出。其流必清。畿輔大山陰面。在山西塞外。本境爲東南面。山皆迎日出。擇其源旺脈清。得十數處。作渠數十道。可溉田數千畝頃。又沙河爲沙中浸出之水。性亦不甚寒。淘出作渠。溉田甚可耐旱。漢中有南沙河。響水子各渠。歲收稻不下十萬石。其明驗也。其一在擇土。五方之土。黃壤白壤青黎黑墳赤埴。色各不同。性亦互異。種植各有所宜。種稻則宜塗泥。沿海沮洳。固多塗泥。順津保河之間。地多泉脈。塗泥亦自不少。大約種稻之土。泥壤爲上。泥多帶沙者次之。泥沙相半者次之。黃壤帶沙。沙細雜少泥。亦可用。若純是黃壤白壤青壤亮沙。則決不可用。宜稻之地。沃

野畝六七石。次畝四五石。不宜稻之土。歲豐不過一二石。渠修而土不宜稻。徒費工本。不可不慎也。其一在修渠身。壅田之地低。作渠之地高。高則可由上灌下。渠身擇土性稍堅者治之。渠身一道。盤紆常百里數十里。釋引水之地。尤必求洩水之地。引水之地得而渠有頭。洩水之地得而渠有尾。所引之水。或卽還本河。或徑歸大河。在相地勢。通盤預爲籌定。而後可興工。如漢中涓濂各渠之水。有仍歸涓濂。有徑放漢江。要之所引之水。不可太迫。渠身往往行數里十數里。方始灌田。則可免灌沙衝筒之患。渠身宜廣宜深。如溉田至五六萬畝。則渠身須廣三四丈。深一丈四五尺。進渠之水。常有二三尺。方可敷用。渠隄卽用挖出土築之。必須堅築。其隄當在溉田一面。分水筒口。就渠底穴隄砌之。無田一面。空之以收野潦。助溉。築時遇對面有潦溝。尤須加功。一在分筒口。渠所灌溉。有近渠身之田。有隔渠身半里數里之田。凡大渠一道。必分堰口數十道。灌田數百畝千畝數千畝不等。堰渠一道。又必分筒口十數道。灌田十數畝數十畝百畝不等。堰口寬長各有尺寸。啟閉各有日期。計所進之水足灌其田。不至乾涸而止。灌田足用。餘水洩之下游。下游又作水田。雨多之歲。亦可有收。故凡洩水田。於大渠工作。不派夫費。不入常額。堰筒分水。有周官川澮溝洫遺意。但彼以溝洫之細。洩之川澮以爲蓄。此則以正渠之大。洩之堰筒而蓄之田。額田有餘。洩之餘田。而仍歸之河。井然不可亂。孟子所謂經界之必先正者此也。一在修龍門。渠與溪河相接。引水進渠處爲龍門。乃一渠之咽喉。不能迎水。則水不入渠。迎水而太當溜。則漲發時有決衝之患。故作龍門。必得借小阜石礪硬土爲要。旁吸河流。以辟正溜。門須狹於渠。譬之門爲口。渠爲頰。口之所入。頰大始能容之。門兩礪岸。用灰土堅築。鍊成一氣。各包十丈爲上。用甃磚砌四五進。亦可砌石爲下。石縫過大。剝落易於浸水。如河流過大。龍門下數十丈百餘丈。作減水壩。則隄身不至沖塌。龍門

得法爲旱爲潦。有水之利。無水之害矣。一在作攔河。龍門既用旁吸。則水非直入。必於正河截之。水方能以進。渠則攔河爲要。南中攔壩。往往用石。石砌斷河中流。而蕭曹遺制不然。用木椿長四五丈。縱橫植水中。磊以亂石。似近乎疏。不知南中土薄。挖數尺。卽見根。連根砌灰石可堅。西北土厚。挖至數丈。不見根。砌以灰石。水遏不得過。搜根沖湍石下。則空而必傾。不如磊以亂石。截其流之大者入渠。而仍聽石隙之水下流。則勢不急而無搜根之患。此似疏而實密。常法之可久也。至水涸之時。需水孔亟。則用板用蓆。令其點水不滴可也。或作攔河之處。而有湍激之勢。則必用木圈竹籠盛石。旋以巨椿。工費所不可惜者。凡此六事。皆漢中作渠溉田行之數千年。而有利無害者。西北可以相通。倣而行之。利濟無窮矣。

漢中水利說

嚴如煜

漢中山河大堰三道。攔烏龍江水作堰。烏龍江卽讓水也。頭堰繞褒城城下。至新集入漢。已久圯。第二堰由褒城之金華堰入南鄭。經上漢衛高橋三皇川。激入漢川。環繞百餘里。灌田八萬餘畝。第三堰在二堰下。五里至沙河下。九真壩入漢。溉田二萬餘畝。相傳爲蕭鄧侯曹平陽侯所創。考史漢高祖元年四月。至漢中。七月卽由故道出取三秦。是時曹平陽侯從征。而鄧侯於三秦既定。卽以丞相鎮撫關中。其在漢南。爲時無幾。茲往來堰上。查其堰身廣六丈至三丈。深一丈七八尺。分水之堰。計數十處。大者亦廣一丈有餘。深至一丈。其由堰而灌田者。每堰又各有小渠數十道。類古川澮溝洫之制。至用攔河縱橫釘巨木椿。磊以亂石。不疎不密。攔河收水。入大渠灌田。由下而上。下壩水遠。一日灌至六日。上壩水近。七日灌至十日。下壩用水。將上壩各堰口封閉。水漲之時。則由各激口洩水。蓄洩均有成法。又有糾合以司其總。堰長分管三壩。小甲各管小渠。冬春鳩工。起沙

培堤上下三壩。各分段落。一應堰工事。宜非有條。數千年來循之則治。失之則亂。雖鄼侯元勳才大。恐亦倉卒不能定也。竊以商鞅廢阡陌。漢中尙爲楚地。至楚漢之際。猶有存者。鄼侯因川澮溝洫之遺。濬而爲渠。故無事開鑿之勞。而收灌漑之利。其後武侯武安。則又因鄼侯之舊。加以修治。漢中水利遂爲東南堰渠所不能及。觀此益嘆先王立法之良也。

寶雞縣惠民渠記

喬光烈

功莫便於因利。事莫患於畏難。不知其利而不能用。是爲棄利。然知其利而不能用。則畏事之難。而因以墮其功。非令長所以爲民計也。予初宰寶雞。至邑之李村。見其中民田數百頃。皆平壤。然傍無水澤。唯資雨於天。設歲旱乾。卽盡爲赤土。種無穫者。私計縣北鄰汧陽。汧水自北而南。行六十餘里。東流入渭。汧性甘而肥。農人引以溉田。利尤溥。思渠引以澤李村之人。顧濱汧西岸。皆崇岡峭壁。土石雜糅。若障若扞。勢不可得。予以爲鑿石穿土。溝而深焉。水當遂可引。因集掾吏父老。計其事。咸曰。是誠甚善。然明時鳳翔守常。議請爲渠矣。終以費煩輒止。今誠欲爲之。恐從事甚艱。而效且難必。予告之曰。計者事之本也。需者事之賊也。故爲者常成。行者常至。且吾所以不憚勤勤而規此者。誠見役雖煩。而利實多。苟必以難爲畏。是議阻於明時者。功復廢於今。將聽此數百頃者。而長爲槁壤。豈予所以爲民計哉。乃召工徒。期日。勇穿之。日任工六十人。顧費無所出。則取俸錢給其傭值。李村人聞之。亦大喜曰。縣大夫爲我如是。相率供其飲食焉。始乾隆庚申仲春。訖壬戌之冬。凡三年而渠竟成。其所開石渠。高五尺。廣三尺。石旣盡。屬於土渠。計石渠爲丈八百。土渠高五尺。廣六尺。計土渠爲丈一千三百餘。合凡二千一百餘丈。汧水之流大入。以達乎李村。所爲數百頃者。旣悉溉。且潤其傍田。雖甚旱。無恐。

先是功且半。鑿石將盡。有石如夏屋。高出而狀圓。號龍一頭。蓋土俗所名。李村傍居人。謂其里風水所屬。爭前相撓。予不欲與強。假言龍得水則活。於汝尤益。且鑿之而汧流南迅。汝得置水磨其間。因以致利。不愈善乎。其人皆喜。謂曰。唯邑大夫命。乃鑿其左方。中空空然。更右鑿之。試灌以水。水盈而溢如瀑布。下垂聲潺湲。響山谷。觀者以爲奇。既而功大竣。以告於府太守羅公。錫其名惠民。李村人與邑縉紳父老咸謂不可以無記。夫是渠之穿。議始前世。然以其難而卒罷。而幸成於今。予豈敢因是自以爲功。顧唯決於始而勿怠於終。不以勞自惜。而忘其艱且煩。以致民利。使歲不能災。而耕者樂飽。則庶幾予之所以爲心。是役也。歷時月凡三歲。任備幾萬。而予所捐俸金。積算亦甚鉅。其受事而往來董役者。益門司巡檢徐廷杰。與有績焉。因併書於石。

丹河難濬疏 雍正十一年

署陝西巡撫史貽直

本年八月。准戶部咨。湖廣督臣邁柱。奏請疏濬荆子關至龍駒寨一帶河道。經廷議。交臣相度情形。乘此冬月之時。估工動帑。以垂久遠之計。以紓輓運之勞。臣遵卽檄委濱商道商州知州等。前往龍駒寨荆子關一帶河道。相視地形。詳觀水勢。勘丈灘口。估計工程。隨據該道等繪圖繕冊。詳覆前來。臣細加查核。只就見在河身平淺之時。最爲疏濬。計用夫匠三十五萬一千六百九十工。合動帑銀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三兩。臣仰體皇上利濟民物之懷。建萬世平成之績。敢不悉心籌畫。以爲一勞永逸之圖。但河道實有難于疏濬之處。敬爲皇上陳之。伏查秦省商州所屬之龍駒寨。至河南之荆子關。中間一水。名曰丹河。西源秦嶺。南匯浙川。夾乎兩山之間。乘其上流之勢。紆回曲折。經途有三百七十里之遙。湍激奔騰。灘流有一百八十處之險。無旁支以蓄洩。無他道以疏通。其最險者。危巒陡削。巨石星羅。飛瀑狂瀾。衝沙走礫。工匠無駐足之地。斧斤無鏟鑿之方。

次險者。水溜稍平。而汙沙壅塞。山根稍遠。而亂石縱橫。欲將淤沙挑挖。則河泓一線。無隙地可以容沙。欲將亂石搬移。則壁立兩崖。無平原可以疊石。若聚沙於山脚。則怒濤一刷。沙仍壅滯於水中。若積石於河干。則高浪千層。石復漂流於灘底。況夏秋之間。豫陝兩省農民。均藉丹水灌田。各處築堰蓄流。涓滴不容滲漏。唯餘中泓一線。輓運實難。至若積雨之後。山水驟發。田間各堰盡開。百谷奔流。頃刻水高丈許。此時衝斷繹路。人力難施。徒步者尙裹足而不前。操舟者益望洋而驚阻。所以自古迄今。丹河之水。聽其自然。設有輓運之事。惟當隨時疏濬。從無永遠通利之方。在督臣邁柱此奏。原爲運道民生起見。意非不善。奈伊遠在楚疆。未能洞悉其形勢。臣身當職守。豈敢昧冒以經營。訪之士人。參之輿論。皆曰。天定。人力難施。臣何敢罔卹民勞。虛糜國帑。再查督臣邁柱所奏。原爲輓輸楚米起見。但臣前因楚米水陸輓運。均屬艱難。曾經奏請停運。并請於豫省之河南府及陝州沿河各屬。積穀二三十萬石。以爲陝省源源接濟之用。業經奉旨俞允。欽遵在案。是此後現有豫省積穀。可以就近輓輸。不必再運楚省之糧。則疏濬此河。尤屬可緩。伏祈至徒勞。而國帑亦可節省矣。

汾渭通船并募水手疏 陝西通志

鄂海

伏惟我 皇上軫念民依。籌畫地方。至詳且悉。向因山陝不通河道。間遇荒歉。輓運艱難。去歲 駕幸西安。路經晉豫。省方問俗之餘。相度山川形勢。以汾渭兩河。直與黃河相通。而河南府居於各省之中。水路四達。截留漕糧。積儲備用。倘山陝需糧。即可修造船隻。由黃輓運。若三門船不能上。亦可造船剝運。由汾渭以抵山陝。我 皇上聖明洞照。睿略淵深。凡有可以利民生。籌積貯。無不處置盡善。纖悉無遺。所以創萬年經久之

模而不爲一時權宜之計也。除遵

旨查勘三門情形。已經會疏題報外。臣考諸記載渭河源流綿長一千

九百里。發源於臨洮府渭源縣之鳥鼠同穴山。不過山澗細流。直至鳳翔府寶雞縣之到底地方。始成平川。到底東流至華陰縣之三河口。投入黃河。古所稱秦川八百里者是也。向可通行船隻。利濟甚普。今皆湮廢。但查咸陽以東。現有買賣煤米往來客船。而咸陽以西。船行絕少。恐有淤墊。臣仰體

皇上疏通河道。裨益商

民之至意。自會勘三門回署。即前赴寶雞。則由陸路。自寶雞回省。則水陸間行。一路查勘。惟寶雞之郿縣一百四十餘里。雖河面甚寬。水勢亦不甚溜。但水落之時。重載難行。而郿縣以東。河深水平。行走重船。並無阻塞。臣查渭河西至鳳翔。東至潼關。由渭入黃。由黃入汾。則可抵山西之平陽。即或三門水溜。客商不敢冒險。而汾渭兩河可通船隻者幾二千里。然往來之行旅商賈。多捨水路而就陸路者。皆因陝西之船方頭平底。無柁無篷。而水手又不善於操舟。順流尚可日行五六十里。逆流則挽拽而上。止可日行二三十里。舟行遲滯。多費時日。不如陸路利便。所以舟行者甚少。臣思河路行走。必船隻快利。水手熟練。商民便於往來。方能疏通河路。臣同督臣博濟。當酌量捐資於江南等省。僱覓造船良工。並熟練水手。量水性以造船。裝柁置篷。使本地匠人土民學習演試。如果利便可行。令民船亦照式修造。倘陝西收歉。需用河南積儲糧石之時。即可將商民船隻僱覓輓運。並可不必另行造船。且汾渭之河路疏通。漸次或可通黃。俾商旅人民均沾利澤。以仰慰

聖天子愛

養元元之至意。

甘肅水道圖說會典

甘肅省以蘭州府爲省會。蘭州府之南鞏昌府。其東平涼府。其東北甯夏府。其西西甯府。其北。州府甘州。

府肅州。平涼府之東。慶陽府涇州。其西南秦州階州。肅州之西。嘉峪關之外。安西州。其西北鎮西府迪化州。黃河自青海東流入境。折東北流。經西甯府南。蘭州府北。合烏蘭河。大夏河。洮河。大通河。祖厲河。又經甯夏府。合清水河。又東北入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境。洮河出鞏昌府。東流合疊藏河。北流經蘭州府。入於河。大通河自青海東流入境。經涼州府。又東南經西甯府。合湟河。入於河。祖厲河上源曰玉河。出鞏昌府。西流經蘭州府。合消河。關川。入於河。渭河出蘭州府。東南流經鞏昌府。合漳河。華川水。又東經秦州。合苦水河。籍水。東亭河。又東入陝西境。涇河出平涼府。合橫河。東流經涇州。合潘雲。澗。汭。水。陽。晉。水。盤。口。河。馬。連。河。又東入陝西境。西漢水出秦州。合長道河。東南流經鞏昌府。東南及階州。合黑峪江。又南入四川境。爲嘉陵江。白水江自四川南流入境。經階州。合白龍江。清江。毛溝河。又南亦入四川境。黑水河出涇州。東流入陝西境。沙河出涼州府。五水合北流。出長城。潞爲魚海。其東曰古浪河。亦北流出長城。潞爲白海。其西曰水磨川。亦北流出長城。潞爲昌甯湖。坤都倫河二源。東曰額濟納河。一曰山丹河。出甘州府。合黑水河。西流至肅州。合沙河。北流出長城。西源涇賴河。出肅州。西合清水江。北流出邊會焉。曰坤都倫河。又北入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境。布隆吉河。一曰蘇賴河。出安西州。北流。其東北出一支津。潞爲達巴遜泊。又北折而西。合黨河。潞爲哈拉泊。哈密河出鎮西府之哈密廳。西南流。潞爲南湖。呼圖壁河。瑪納斯河。俱出迪化州。北流合而西。潞爲葦湖。托克遜河出迪化州。南流入於沙。凡鎮西府迪化州諸河。出天山南者。俱南流出。天山北者。俱北流。俱入於沙。色爾騰海。小色爾騰海。在安西州。圖爾庫爾泊。巴爾庫爾泊。羅布泊。俱在鎮西府東。東至陝西及四川界。東北至鄂爾多斯右翼中旗。阿拉善額濟納二旗。及喀爾喀扎薩克圖汗部。西南至青海。迤西爲大戈壁。西北至科布多及伊犁。

上汪稼門方伯論渠工書

周錫溥

甯夏水利同知一缺。奉檄委錫溥兼署。並札詢渠工利病各事宜。錫溥在職年久。頗能悉其本末。請得以書陳之。甯夏古朔方地。漢武遂白羊樓煩。創置此郡。開渠灌田。以至於今。所仰者河流一綫耳。有河然後有渠。有渠然後有田。有田然後民得以生。官吏得以治。向無河渠之利。則沙磧耳。鹹澤耳。民逐飛走而役屬賢屠耳。與郡西北之阿蘭鄯。東南之鄂爾多斯。何以異哉。中外藩籬。相距無幾。而此一州四縣。獨比於內地者。恃有此利也。郡屬皆有渠。而同知所轄。惟夏朔平三邑。所以然者。靈中民自爲渠。其利私。夏朔平三邑。同渠而灌。其利公。辦之自民。則民私其田。辦之自令。則令私其民。故巡道總理。而同知專辦。其利病亦往往由此。請言其制。河水自青銅峽入甯朔縣界。醴爲四大渠。曰唐來。曰漢延。曰大清。曰惠農。唐渠長徑三百餘里。漢惠次之。清渠又次之。河水始入之地曰渠口。口隨河勢以爲翕張。宜寬深。使迎而不噎。吞而不噎。猶食自口入。而後傳於胃腎脊尻也。水入既暢。而設閘壩。卽古所謂水門。而旁設退水閘。以殺其始入之暴。水小則閉。自是始入正閘。閘六空。或二四空。水小全啟。水大不全啟。猶門堂設扉。而時其左右開闔也。渠口之下。正閘以上。置防以約水之入。曰迎水埝。土音擺猶隄也亦曰內埝。其偏近迎水之處。而湍怒難制者。則築壘以抗之。曰外埝。左氏傳云。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故內埝之肅水若賓。而外埝之扞水若寇。受與不受之異也。石工惟閘壩數處。渠口至正閘。疏濬工也。內外埝。築作工也。此近河要害之處。工大而重。正閘以下。至稍渠之經流。鑿堡淤滯。皆疏濬工。補綴埝身。皆築作工。地勢平衍。工小而輕。雖輕而多。外此支渠數百。經緯繡錯。皆有旁閘。有埝。則其地受水之民自爲。不在官修之數。雖然。有厄於天。有厄於地。有厄於政。何謂厄於天。河流汎汎。無常有時水泄。入閘僅若綆繫。不足

以資灌溉而民病。夏秋暴漲。漫口潰埝。以及民田。公私勞敝。而民又病。是之謂厄於天。何謂厄於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以溉爲糞也。郡河衝沙而行。隨挑隨壅。久卽爲患。又古有竹槌石。木龍水匱等法。所以固隄。甯夏沙塞無土。根空不可著。其築埝也。束橐累萬。寸寸結之。甬土其中。水濁沙浮。以浮裏浮。如絲然。水盛侵嚙如齧。不固則漂去。此之謂厄於地。若夫厄於政者。又有三焉。查唐漢渠。徵草皆十二萬以上。惠渠八萬七十餘束。清渠二萬五千餘束。椿稱是。皆計畝起科。同知十月開徵後。花戶赴渠運送。輓轡不絕。而監兌之書役。浮收折收。盡操其手。外此有本官供億費。巡道同知家丁行查費。巡道渠書差查費。皆出於草束。名曰收草。實縱之賣草。明春堵築。草方大。居民不敢言。埝之不固。抑有由矣。厄一歲清明日。修築起至立夏日止。工一月竣。四渠幾二萬人。同知主修。監督官十餘人。排列各渠。開前後。正閘下。則分段疏濬。工重者。簡習事生監督之。曰工員。輕者。以其地渠長督之。而官亦有分段者。夏朔二令。則視上官所至。供張行厨。廩其僮人。同知自食其所徵折色錢。仍分賚委員。非不贍也。常例官與民均勞。單騎減從。視工段夫役多寡勤怠。以定工員渠長賞罰。而比來官之行查。喜怒皆家丁主之。牽率若傀儡。名曰查夫。實縱之賣夫。官查一度。則夫減一分。刻浮鑿淺。隨力苟完。厄二春修旣畢。擇日開水。於是有封水之例。大渠稍遠。而支渠稍亦有絕遠者。不封則爲口。民所過。稍不得至。每大渠。同知差役十數人。支渠一二人。或三四人。若輩得票。視猶已物。羊狼狼。饕恣其咀吐。名曰封水。實縱之賣水。錫溥嘗因稍民噉訴。行水至豐登豐盈等堡。則應封之口。皆已大開。上潦而下渴。偵其踪跡。方嘯聚富室。飲啖淋漓。乃繫而撈之。如此非一。然其爪距四布。究何所補。厄三。嗟乎。渠之有政。非以節宣天地之過不及哉。藉是三者。不受厄於吏。斯之手。草足於廩。以之築作。必固。夫足於藝。以之疏濬。必深。水足於灌。以之樹藝。必博。厄於

天厄於地者。政足以濟之。厄於政者。天地無如何也。錫溥治朔五載。竊見每年春修後。一轉瞥間。渠警蹙至。徵夫調草。電掣颺馳。老壯疲於邪許。芻糧盡於板幹。卽其幸而得水。幸而有年。完破補敝。得不償失。況不得水之民耶。然自渠干多故。爲邑令者。果能出其身以扞百姓。猶可隨宜補苴。不然。一役興。又皆挾官爲買。置具矣。故政雖有專管。非令所當謝也。甯夏農田磽瘠。春初蠶發。鋤面如霜。開渠水澆一過。名曰淌田。淌猶盪也。謂滌其鹹潮也。又風沙起。則壓隴成潭。歲收。鹹氣薄而沙少者。畝可一石。鹹重沙積。苗稚而天。豆釜不登。而額賦以畝斗二升爲率。耗羨如例。銀有地丁。草有額征。採買此外。則皆渠賦。百畝之家。口食常乏。下戶春耕。卽貸糞種。腰鎌甫畢。瓶無斗儲。是以家有逃丁。國縣逋賦。前史言水利者。如鄭白二渠。芍陂。鴻臚。離堆。六輔之利。頌美前古。然皆土膏厚。隄閘堅。難創易因。有成無毀。甯郡則穴天於荒。爭地於險。瀉沛於鹹。撇波於磧。用力多而成功少。重以渠政不節。日陵月削。一勺之水。歲抵銷金之鍋。是以他郡之渠。害不敵利。甯郡之渠。利不敵害。然自漢以來。民生於此。官治於此。而俗又有小江南之目。謂渠非利必且目瞋。色變。以爲妄言。豈知空名爲累。役煩賦重。有甚於甕敝而瓦裂者哉。又乾隆四十五九等年。大修渠工。借動帑項九萬餘兩。攤渠戶還欸。展限至今。三停徵一。查此項實修之費。不及三萬餘。皆前官瓜分冒銷。今事在十年前。無憑爬剔。徵比累民。考成累官。此尤政之大蠹。足動仁人君子惻然之感。錫溥一介末吏。材駑質下。素無所以噢咻於民。唯是數年來。疏濬築作。封浚事宜。旣嘗親與其勞。而於家丁書役弊端。亦間有糾正。竊謂同知一官。獨有水利。所隸書役之多。亦專爲渠而設。如前所陳三弊之顯然者。非盡不知。民怨所叢。亦非盡無發覺。但吏斷皆城舍依倚。而官或無廉明素望。足以鎮壓其邪心。遂至上下相蒙。以成百年不可治之痼疾。主是事者。獨有自清其心耳。心清則有以格於上下。

之。交。而。堅。明。約。束。雖。未。卽。清。廓。一。旦。其。弊。當。爲。之。衰。止。惟。進。而。教。之。幸。甚。

上巡撫言渠務狀甘肅通志

王全臣

唐漢兩渠。甯夏民命攸關。康熙四十八年。蒙飭水利都司王應龍。盡力營工。而令職贊理其事。幸觀成效。茲蒙以各渠情形及修濬利弊。詢謹詳陳之。甯夏古朔方也。黃河遠於東。賀蘭峙於西。相距或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南至唐壩堡之分守嶺。北至威鎮堡之邊牆。僅二百七十五里。延袤不甚寬廣。而所屬甯夏衛。并左右二衛。及平羅所共轄五十二堡。約計田地九千八百二十九頃有餘。其正供除麥饌等項。納銀二千六百五十兩有零外。田土之賦。計納糧九萬八千三百八十餘石。納七斤穀草。并年例秋青草。共三十八萬三百餘束。零納壩草六十一萬零。納地畝銀八百六十餘兩。其湖灘又納潮鹽銀一千五百九十兩。賦亦綦重矣。況地大半盡屬沙灘。必得河水乃潤。必得濁泥乃沃。古人於黃河西岸。濬唐漢兩渠。誠萬世利也。四十七年春。職莅任時。值春工方興。親詣各渠細勘。竊查黃河自南而北。其入甯夏之處。兩岸俱係石山。名曰硤口。河初向東北流入硤。不一二里出硤。硤之盡處。有觀音堂石山。昔人于其麓開唐渠一道。至明代。甯夏道汪文輝於右衛之唐壩堡。距渠口二十里。建石閘一座。閘之外建石退水閘四座。正閘下入渠之水。以五寸爲一分。止以十分爲率。水小則閉塞退水各閘。使水入渠。水大則開退水以洩其勢。其正閘係六空。西四空爲唐渠。兩空爲貼渠。每空各寬一丈。唐渠自閘以下。分爲八段。合計共長三百二十三里。其貼渠一道。寬三丈五尺。深六尺。至郭家寺地方。分爲兩稍。一至漢壩堡稍止。長四十里。名曰舊貼渠。一至蔣鼎稍止。長五十里。名曰新貼渠。此因唐渠正閘之東岸。地土甚高。故別此渠。雖閘分兩派。而實與唐渠同口。蓋唐渠之附庸也。渠兩岸之隄。及堵水之壩。俱名

曰塤。沿塤居民挖小渠以引水入田。名曰枝渠。大者或百餘里。小者或數十里。及七八里不一。各於塤上建小木閘。以便蓄洩。名曰陡口。唐渠東西兩岸共陡口四百三十六道。舊例有田一分者。歲出夫一名。計力役三十日。又納草一分。計四十八束。又納柳樁十五根。此輸將定額也。其或需用紅柳白茨席箕。則於草內折收。名曰顏料。或石灰亦於草內折銀燒造。其草曰壘草。以備於險要處和土築塤。及啟閉各閘。堵疊渠口也。樁曰沙樁。或釘閘底。或釘塤岸。使土堅固也。渠內水衝之處。必用土草築一墩以逼水。而外用紅柳白茨護之。更釘以沙樁。名曰馬頭。席箕則繩纜之具也。或修理閘底。亦必用紅柳白茨鋪墊。而以沙樁釘之。乃蓋以石條。使無沖動之患也。每歲河凍之時。將渠口用草閉塞。名曰捲掃。至清明日。派撥夫役赴渠挑濬。各官分段督催。以一月爲期。名曰春工。至立夏日。掣去所捲之掃。放水入渠。名曰開水。開水之後。田地澆灌。其法先委官閉塞上流各陡口。以逼水至稍。其名曰封。封之際。於各陡口仍酌量畱水一二分。其名曰倭。迨水已至稍。乃開上流各稍口。任其澆灌。既足。又令至稍。封與倭周而復始。上流下稍。皆澆灌及時也。唐渠貼渠。原灌甯夏左右三衛及平羅所共三十四堡。田地六千二頃有餘。衛所各官分段封倭。一歲須輪灌數次。乃獲豐收。至於漢渠。在唐渠之下。左衛陳俊堡四道河口地方。距唐渠口三十里。地形低窪。直迎河流。水勢易入。其渠口寬三十一丈。深七尺五寸。明汪文輝於漢壩堡距渠口十二里。建石閘一座。計四空。每空寬一丈。閘外建石退水閘三座。分上中下三段。共長二百三十八里。渠之東西兩岸共陡口三百六十九道。原灌甯夏左右三衛所屬十八堡田地共三千八百二十七頃有餘。後因開導西河水勢變遷。何忠堡竟隔在河中。各自開引小渠。灌田三十餘頃。今漢渠止灌甯十七堡田地共三千七百九十七頃有餘。其挑挖封倭與唐渠一例。此渠得水甚易。而又稍短田少。所以

通利如故。比年以來。唯唐渠淤塞過甚。濱於廢棄。居民雖紛紛借助於漢渠。不過稍分餘瀝。地之高者。竟屢年荒蕪。而漢渠亦因以受困。職細按唐渠之大病有三。一苦於渠口之不能受水也。相傳先年唐渠口下河中有石子沙灘。障水之勢以入渠。厥後灘漸消沒。河流偏注於東。而渠口竟與河相背。其入渠者。不過旁溢之水耳。水之入渠無力。遂往往有澄淤之患。一苦於地渠之不能通水也。唐壩以下。自杜家嘴至玉泉營。盡係淤沙。每大風起。輒行堆積。唐渠經由於此。實爲咽喉。向者以風沙不時旋去。旋積。遂相與名曰地渠。蓋因兩岸無埤。與平地等。故名之也。此處自來不在挑濬之例。因循既久。竟致渠底與兩岸田地齊平。甚有渠底高於岸地者。較唐壩閘底約高三四尺。河水汎漲時。入渠之水。非不有餘。乃自入閘以來。至此阻梗。由是旁灌。月牙倒沙。兩湖迨兩湖既滿。然後溢於渠內。徐徐前行。不知費幾許水力。經幾許時日。乃得過玉泉橋也。況有此阻梗。水勢紆迴。水未前行。而挾入之濁泥。已淤積閘底數尺矣。一苦於渠身之過遠也。水之入口者。原自無多。而又苦於咽喉之不利。以有限之水流。三百餘里。供數百陡口之分洩。其勢自難以遍給。若遇河水減落。則束手無策矣。唐渠有此三大病。而又加以年年挑濬之法。積弊多端。如渠夫渠草除紳衿優免外。豪衿地棍。及奸胥猾吏。肆意侵蝕。每將百姓應納草束沙椿。折收銀錢。代爲買備輸納。名曰包納。草則多係朽爛。椿則盡屬短小。又巧立名色。隱財規避。若橋梁。若陡口。倘有損壞。俱屬官修。乃藉稱須人看守。每處免夫草一二分。名曰看了。又曰坐免。甚至徒杠亦有坐免。有力盡爲看了。卽曰陡口。須人啟閉。未聞天下橋梁。俱須人看守也。是渠夫渠草。祇爲奸棍之利窟。而渠工已受病實多矣。每年興工之時。並不查明某處淤塞。某處阻梗。量度工程之輕重。酌用夫役之多寡。唐渠自口至稍。止分三工五段。漢渠自口至稍。止分兩工三段。如某工舊例用夫五百名。年年撥給。

五百。某段舊例用夫三百名。年年撥給三百。工輕之處。夫多怠玩。工重之處。夫寔短少。且催納顏料之役。必故爲遲延。及時至工迫。各段督工者。卽令挑渠之夫役。採取顏料。兩岸園林莊柳。任其砍伐。微論止半供渠工。半充私橐。額徵顏料。盡被乾沒。而所撥三百五百之夫。亦止虛有其數而已。渠道灣曲之處。東岸高者西必低。西岸厚者東必薄。以高厚者力逼水勢。刷洗對岸也。每年挑濬之法。如夫一百名。止有三四十名在渠內取土。餘五六十名。俱排列高厚岸上。遞相轉運。一鍬之土。經七八人之手。而對面低薄之岸。必不肯加幫尺寸。謂低薄岸底。必有刷洗深溝。恐因加幫。撒土填塞。以致高厚者愈增。低薄者愈減。是以每年有冲崩之處。或水由埤底鑽潰。或水由埤上漫倒。皆不肯加幫低薄所致也。至渠夫。則止由衛所經承派撥。名曰安渠。贓囑者。派之路近。而工輕貧窮者。派之路遠。而工重。且將一段之夫。雜派數十堡之人。聽其自赴工所。管工者莫知誰何。中有逃者。報官查冊拘提。往返動至半月。而一堡之夫。又派數處。必遠至百里或二百里以外。使之奔走不遑。更將撥夫單內。故意填寫錯亂。使之赴各段自行查問。總欲令民不得不致遲誤。以便定取罰工。又各段設立委管渠長等役。俱係用賄鑽營者。一到工所。每人包折夫役一二十名不等。更有豪矜地棍。指稱旁枝小渠。請討入夫數十名。官必如數撥給。實無一名赴彼所請之處。伊等竟折錢分肥。是以額夫雖一萬一千有零。而在渠挑濬者。僅可得半。又率以老弱充數。官司查渠。止走大路。委管渠長人等探知。卽雇沿途莊農應名。點後卽散。甚且預知官司到來。令人夫於渠內挖土。堆積如塢形。以堆土之高。詐爲挑挖之深。使高低莫辨。官司去後。夫役仍將所堆之土。攤平渠內。其運上高岸者。不過數十鍬。其官司必由之處。或挑挖數里。其僻遠不到之處。亦夫役足跡之所不到也。總因兩渠分爲八段。每段至數十里。無一定之責成。無一定之程式。而奸棍折去夫役。因循

至一月。遂相率而散。其未經挑挖者。雖有十之六七。祇謂工多夫少。付之無可如何。渠道之淤塞。實由於此。職蒞任之初。巡視渠工。見漢渠口之上。有一小渠。名曰賀蘭渠。寬數尺。長十餘里。乃前任甯夏道管竭忠。據居民所請開濬者。別引黃河之水。灌田數頃。職上下相度。見河水直冲渠口。而第苦於口低身小。導引不得其方。莫能遠達。乃請於本道。欲借此渠形勢。另開一渠。以助漢唐水力之所不逮。本道謂此渠曾據士民呈請。上憲委員勘驗形勢。甚有裨益。後以工程浩大。約計用夫萬餘。一月尙不能竣。又慮修理閘壩。需費不貲。遂爾中止。職謂用夫不得其法。雖數里亦覺艱鉅。若量土以計。工量以計。夫此數十里之渠。計日可成。渠若告成。閘壩自易易也。本道乃令職與都司役用額夫。距舊賀蘭渠口之上三里許。直迎水勢。另開一口。至馬家莊地方。引入舊渠。而擴之使寬。行三四里。至陳俊漢壩兩堡之交。卽棄舊渠。而西引水。由高處行。以達於唐渠。雖遠至數十里。而莊園墳墓。皆繞以避之。毫無所傷。其所損田畝。盡爲除厥差徭。居民莫不懽樂。役凡興工。僅七日而渠成。不崇朝而徧注田間。自來高亢之地。一旦水盈阡陌。婦女孩童。咸出聚觀。驚喜之狀。若有意外之獲。其渠口上距唐渠口二十五里。下距漢渠口五里。乃右衛唐壩堡所屬。東西共陡口一百六十七道。灌漑九堡田地。共一千二百二十三頃。至宋澄堡。仍匯入唐渠。本道以此渠閱十數年。道旁之築者。今告成於七日。且相度形勢。較王惠民向所勘驗。引水更易。不覺喜形於色。謂移此用夫之法。以修唐漢兩渠。不難坐令各渠疏通也。於是於四十八年。竟以此渠聞之憲臺。倡捐俸資。於陳俊堡建石閘一座。計兩空。每空寬一丈。閘外建石退水閘三座。工旣成。蒙命其閘曰大清閘。渠曰大清渠。其規模竟與漢唐兩壩鼎峙矣。此建閘之處。乃舊貼渠經由之地。貼渠較清渠高六尺有餘。竟爲清渠截斷。職乃造木筴置諸閘後。兩旁石牆之上。中更有大木架之。傍橋房

之欄。以渡貼渠之水。自西而東。寬四尺。長三丈。名曰過水。此不特貼渠無傷。而閘上閘下。水流交錯。波聲互應。風景大可觀也。彼陳俊等九堡田地。乃素用唐渠之水者。清渠既成。則不須唐渠灌溉。其入唐渠之水。可使之直趨而下。而所省灌溉九堡之水。實足以補唐渠水利之不足。不患渠身之過遠矣。況清渠餘水。匯入唐渠者。又能大助其勢耶。而唐渠之病。去其一。至於唐渠口。則於黃河內築迎水埝一道。用柳岡數千。內貯石子。排列兩行。中間用石塊柴草填塞。上復用石草加疊。過於水面。更用大石塊觀其根基。其埝寬一二丈。高一丈六七尺不等。自觀音堂起至石灰窰止。共長四百五十餘丈。逆流而上。直入硤內。中劈黃河五分之一。以爲渠口。口寬至二十餘丈。較舊渠口約高數尺。挽河流東注之勢。逼令西折入渠。是迎水埝之力。已能逆水使之高束。水使之急。吞漱洪流。勢若建瓴。不患澄淤矣。而口又加寬。受水實多。渠內之水。賴以倍增。而唐渠之病。又去其一。歷年不挑之地。渠則多用夫役挑濬。使之低於閘底。以通水路。兩旁復立高厚埝岸。使渠流至此。得以疾趨。不致繞道於湖。水行既疾。則沙隨水走。莫能淤積。而唐渠之病。又去其一。由是口內洋溢。咽喉無阻。向之唐渠。以有限之水。灌溉三十四堡田地。常慮不足者。今以有餘之水。又省九堡之分洩。止灌溉二十五堡。自無不充裕矣。不須借助於漢渠。而漢渠亦並受其益矣。至若奉委協助都司挑濬各渠。則革盡從前積弊。唯以新渠用夫之法爲例。於清明興工前一月。將漢唐各渠。自口至稍。逐細查丈。更用水平量其高低。如某處渠道淤塞。應挖深寬若干。某處埝岸低薄。應築高厚若干。某處工重。工輕。應用夫若干。預造一工程冊。於是量土派夫。每夫一口。以挖方一丈深三尺爲率。夫數既定。乃自下而上。挨堡順序。至分界處。即用彼堡之夫接工。各照界限挑挖。其夫即用本堡長督率。挑挖之土。俱令加疊低薄。埝岸高厚之處。不許安排多人。致妨正工。其枝渠之大者。

往歲於各堡中混派。今則止令受水之民自行挑挖。夫數或稍減於舊額。而用工則不啻數倍。至餘里及三五里之小枝渠。卽算入正渠工程之內。一併挑挖。不另撥夫役。以杜隱射包折之弊。職復每日於渠身內往返巡查。如挑挖不合法者。卽責究堡長。工程無包折之弊。夫役無遠涉之勞。而逐段皆有責成。皆有程式。自相率盡力。不敢怠玩。又廉察蠲草六十一萬。不無侵漁。特對半減免三十萬有餘。民間有田一分。舊例納草四十八束者。今止納二十四束。以是甯民踴躍趨事。爭先恐後。各渠疏通無阻。埤岸又極堅固。所以立夏開水之日。黃河水不加增。而每年開水月餘。水不能到稍者。今不過四五日稍末。卽澆灌徧足矣。鎮城以北往年不沾涓滴者。今且徧種稻稗矣。甯鎮各渠之情形。及修濬之利弊如此。此皆差員王捷所目擊者也。獨是職革弊太盡。立法太嚴。委管渠長。盡遭革除。豪衿地棍。勢難包折。隱射之弊。俱爲清出。枝渠之夫。不能分肥。而奸胥猾吏。歲歲恃渠工以填豁壑者。今且無所施其巧。是數萬生靈。雖云受利。而積年奸宄。未免側目矣。竊思古人之於渠務。額設有夫。力役有期。物料有備。分五工八段。使各盡其力。立法何嘗不善。迄於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總皆趨利之輩。作弊於所忽。壞法於不覺。職何人。斯安保其所立之法。不卽壞於旋踵耶。伏乞嚴飭司水利者。每年以去歲春工爲例。而再爲神明變通於其間。不使已效之法。復致更張。已通之渠。復致淤塞。則憲恩直與河流並永矣。

飭修渠道以廣水利檄 乾隆二十年

陳宏謀

河西之涼甘肅等處。歷來夏間少雨。全仗南山積雪。入夏融化。流至山下。分渠導引。自南而北。由高而下。溉田之外。節節水磨。處處獲利。凡渠水所到。樹木蔭翳。煙村臚列。否則一望沙磧。四無人煙。此乃天造地設。年年積

雪永供灌溉。資萬民之生計。普美利於不言。較之他省。潞泉開井。有時而涸者。其利更溥。其法更便也。本部院往還經過。熟視相度。既爲此地民人慶渠利之自然。而渠身未盡通順。隄岸多所坍塌。渠水泛溢道路。不但有用難得之水。漫流可惜。而道路阻滯。亦有礙於行人。此由民情勤惰不一。心力不齊。止圖目前。不爲遠計。官司又以向係民修。漫無督率。以致遇缺水之歲。則各爭截灌。遇水旺之年。則隨意挖洩。何無長計。遠慮如此耶。況此一帶渠流。或歸於鎮番之柳湖林。或歸於口外之毛目城。現在屯田皆望渠水灌溉。多多益善。上游引灌已足。正可留灌下游。斷不應聽其到處沖漫。散流於荒郊斷港之區者也。查甘省甯夏府渠利甚大。每年修葺。專官督率。合力公修。通郡利賴。號稱殷富。河西各屬有渠者。似可照行。仰卽查明境內所有大小水渠。名目里數。造冊通報。向後責成該州縣。農隙時督率近渠得利之民。分段計里。合力公修。或築渠隄。或濬渠身。或開支渠。或增木石木槽。或築壩蓄洩。務使水歸渠中。順流分灌。水少之年。涓滴俱歸農田。水旺之年。下游均得其利。不可再聽散漫荒郊。沖陷道路。而水深之渠。則架橋以便行人。其平時如何分力合作。及至需水。如何按日分灌。或設水老渠長專司其事之處。務令公同定議。永遠遵行。該府每年於雪水將化之前。親往查勘。通報查考。卽以修渠之勤惰。定州縣之功過。遇有保舉。將如何修渠。造入事實冊內。以表實在政跡。不可視爲無關緊要之末務。試思各處舊渠。創自前人。將雪水引載高地。綿互環繞。深心大力利賴。至今今日就勢修理。另開支渠。其勢較順。其力較省。況河西在在皆可墾之田。因渠水不到。廢棄不耕者不少。多修尺寸之渠。多灌數畝之地。卽可養活數戶農民。地方官以牧民爲職。此而不爲經理。所司何事。毋再視爲民間自修之渠。於官無涉也。河東各屬有渠者。皆照此辦理。

惠農渠碑記 甘肅通志

工部侍郎通智

黃河發源於崑崙。歷積石。經銀川。由石嘴而北。繞鄂爾多斯六部落。入黃甫川。逾潼關。會泗沂。合淮歸海。源遠流長。而朔方一帶。導引灌漑。厚享其利焉。獨查漢託護地方。沃野膏壤。因漢唐二渠。餘波所不及。遂曠爲牧野。我皇上軫念甯夏。爲邊陲重鎮。建新城。設將軍。領兵駐防。特命侍郎臣通智。會同督臣岳鍾琪。詳細

踏勘。

命臣通智偕侍郎臣單疇。書。董是役。復揀選在部道府州縣十五員。

命赴工所。分司其事。

又奏請調取守備官弁武舉等十有二人。共勦厥工。乃相土宜。度形勢。以陶家嘴南花家灣爲進水口。近在葉昇堡之東南也。黃流白青銅硤口而下。支派分流至此。而滔滔汨汨。順流遠引。足溉數萬頃之田。其渠口石子層累。底岸維堅。由此而東北。遍歷大灘。擇地脈崇阜處。開大渠三百里。口寬十三丈。至尾收爲四五丈。底深丈一二尺。以至五六尺不等。高者窪之。卑者培之。引入西河尾。並歸于黃。建進水正閘一。曰惠農閘。建退水閘三。曰永護。曰恒通。曰萬全。節宣吐納。進退無虞。設永泓永固暗洞二。以通上下之交流。設彙暗洞一。以接漢渠之餘水。正口加幫石固。頭閘堅造石橋。則渠源不患沖決。特建尾閘以蓄洩之外。累石節以鞏固之。則渠稍可以永賴。大渠口以東。俱引灌大渠水。其田勢高處。剝木鑿石爲槽。以飛渡漢枝渠之水而東之。仍不失其已然之迹。西坂渠尾以南。直抵渠口。其西岸不能歸暗洞之小退水。特畱獐洞。放之大渠一帶出之。亦絕無漲漫之患。任春葉昇二堡爲往來孔道。於正閘復造橋房。旁列數楹。可爲守者居。兼爲行者憩。建龍王廟。立碑亭。以記工程。並壯觀瞻。沿渠之橋二十有二。西河之橋十六。行旅往來。賴以普濟。其枝渠四達。長七八里。以至三四十里者。百餘道。均作陡口飛槽。而戶口人民。沿渠又各制小陡。曰小獐洞。千餘道。以相引灌。自此灌。續。二萬餘

頃良田。無不霑足。于渠之東。循大河涯築長隄三百二十餘里。以障黃流泛溢。於渠之西。疏通西河舊淤三百五十餘里。以瀉漢唐兩渠。諸河減水各閘。旁建水手房四十二所。以司啟閉。遍置塘房三十七處。稽察邊汛。而大渠長隄。以至西河。兼恃防護。渠隄二岸。俱夾植垂楊十萬餘本。其盤根可以固埤岸。其取材亦可以供歲修。至於東北隅一帶。其地尤廣。其土尤沃。改六洋河爲渠。一百一十餘里。以佐大渠所不及。奏請建縣城二。其一在田州塔南。爲新渠縣。其一在省嵬城西。爲寶豐縣。立縣令以膺民社。設通判以司水利。建學校以育人材。置營弁以備防汛。移市口于石嘴。漢夷皆便。建城堡於山後。守禦相資。茲役也。蒙皇上特頒帑銀十六萬兩。以爲工匠車船一切物料之用。纖微不累於民。肇始於丙午之孟秋。工竣於巳酉之仲夏。向之曠土。今爲樂郊。復蒙皇恩廣被。又頒帑銀十五萬兩。以爲招徠戶口。恒產耕種之資。由是億兆歡呼。爭先趨附。闢田闢菑。廬舍犁雲遍野。麥浪盈疇。勤耕繫者歌帝力。安甯畝者頌高深。奏之九重。錫以嘉名。曰惠農渠。遐陬赤子。盡戴光天。邊塞黎民。欣逢化日。誠國家萬年之基。而民生世享之業也。爰立石而爲之記。

茹公渠記

梁份

秦塞之遠。出三千里。爲河西極。四山環繞。幕東通僅一綫者。惟肅州爲然。關則嘉峪。通西域貢道。順則以賓來庭。逆則以絕交關路。用捍全秦。而釋西顧憂者。亦惟肅州爲然。肅之爲肅。既孤懸天末。而又繫中外之安危。則爲之計者。必地加闢。粟加多。而民加衆。甲河西五郡。使之爲樂土。以固苞桑。而後可。余嘗讀禹貢。至聲教被流沙。西戎卽敘。歎唐虞治化之遠。乃在弱水既西。厥土黃壤。田上上之後。今流沙在哈密地。而合黎弱水在肅東境上。然則肅當唐虞之世。固已秦成平。不自漢武開五郡置酒泉始矣。國家撫馭萬方。而肅則自哈喇灰之禍。

雖休養生聚於今六十年。邇來增置大鎮。而民生起色。猶且遠遜甘涼。兵備茹公來肅。兼理屯田水利。甫臨卽下教條。勸課開墾。夫肅當祁連弱水間。廣二百七十里。袤不及百里。山澤居其半。地狹民希。而塞雲荒草。彌望蕭條者。火耕水種。擐甲荷戈。一民而百役也。豈非屯田水利之不講。則民物不殷。旱之過與。余嘗問于肅州辛成用曰。今之肅。何不古若。辛生曰。祁連雪溶。則討來河水可灌。廢久跡湮。今因故渠而疏鑿之。自臨水至雙井。東西六十里。南北二十里。墾田五千畝。增國賦。利民生。闢荒蕪。而田上上矣。先是吾儕六十四家。分地八區。做八卦也。八家任一區。做一卦爲八。又八家同井也。輿論同而合力爲此。此吾儕六十四家之幸。尤吾肅百年之利也。然非渠之先疏。不至此。而留心民事。相原陽。授方略。非茹公其誰實爲之。於是命是渠曰茹公渠。志不忘也。不甯惟是。今紅水壩開東洞子渠二十里。溉田千畝。計皆公躬督率成之。以次而及。將肅無不治之水。則無不耕之地。必無不庶之民。若夫漢之屯湟中。歸美趙充國。唐涼州粟麥。一縑數十斛。史稱郭元振之功。以視公今日又何不古若之有余。曰。有是哉。用是策於塞上。則中外治平可立效。區區秦中。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又何足云。用次生言以爲之記。公諱儀鳳。字子庭。宛平人。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五目錄

工政二十一 各省水利二

河南水道圖說 會典

田渠說

賈魯河說

衢州知府楊公傳

中州水利疏

鞏縣水利議

復詳鞏縣水利狀

漳河天平閘故渠圖說

淮沁水利議

山東水道圖說 會典

再濬小清議

濬膠河疏

禹城縣西鄉韓家砦小簡河溝記

山西水道圖說 會典

朱雲錦

朱雲錦

楊椿

碩色

魯之裕

魯之裕

趙希璜

張伯行

陳世琯

韓錫胙

蒲州府復凍姚二渠記

東湖記

胡天游

儲方慶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五

工政二十一 各省水利二

善化賀長齡輯

河南水道圖說 會典

河南省以開封府爲省會。開封府之東歸德府。其北懷慶府。衛輝府。彰德府。其南陳州府。許州。又南汝甯府。光州。許州之西汝州。又西河南府。陝州。河南府之南南陽府。黃河自陝西東流入境。經陝州。合宏農河。乾頭河。青龍河。又經河南府北懷慶府南。北合溴河。豬龍河。廣濟河。沁河。南合洛河。汜水。又經衛輝府南。開封府歸德府北。入江蘇界。濟水出懷慶府東南。流分二派。東通廣濟河。南通溴河。俱達於黃河。沁河自山西南流入境。至懷慶府合大丹河。注黃河。丹河亦自山西南流入境。經懷慶府分二派。南合沁河。者曰大丹河。東經衛輝府。者曰小丹河。又曰衛河。合百泉水。淇河。又經彰德府。合湯河。洹河。入直隸界。淇河自山西東流入境。至衛輝府注衛河。清漳河自山西南流入境。濁漳河亦自山西東流入境。經彰德府。合東流入直隸界。洛河自陝西東流入境。經陝州。至河南府。合澗河。灤河。伊河。注黃河。淮河出南陽府。東流經汝甯府。合明港河。潁河。小黃河。又經光州。合小潢河。汝河。曲河。史河。入安徽界。汝河出汝甯府。合斗河。小沙河。吳寨河。洪河。東流至光州。注淮河。沙河上源亦曰汝河。出汝州。東流經許州。合沙河。遂名沙河。又合潁河。經陳州府。合賈魯河。分二派。往南者曰潁河。合汾河。正渠合東蔡河。西蔡河。東流入安徽界。潁河出河南府。東流至許州。合渚河。遂名渚河。注沙河。賈魯河上源曰索河。出開封府。合京河。東京河。磨河。欒河。雙泊河。南流至陳州府。注沙河。滄河二源曰北沙河。曰南沙河。俱出歸德府。合東流入安徽界。洪溝河。巴溝河。亦出歸德府。東流入江蘇界。渦河亦出歸德府。南出一支渠曰

茨河正渠東流合惠濟河。俱入安徽界。惠濟河出開封府。東流至歸德府。合舊黃河。注渦河。丹河自湖北東流入境。經南陽府。合浙河。滔河黃水河。復入湖北界。滔河亦自湖北東流入境。至南陽府。注丹河。白河出南陽府。合雞子河。南流分二派。東派曰漂河。通唐河。正渠合湍河。刁河。南流入湖北界。唐河三源。曰趙河。曰泌河。曰盧家河。俱出南陽府。南流。北合漂河。亦入湖北界。南至湖北界。東南至安徽界。北至山西界。東北至直隸山東界。東至江蘇界。西至陝西界。

田渠說 豫乘識小錄

朱雲錦

農桑要訣有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廢。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盡。則地利可興。旨哉其言也。然江淮之間。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爲。溪堰水蕩。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灌田數十畝。至民間買賣田地。先問塘之有無大小。且歲時修葺。固之使無決。鑿之使有歸。田間似有棄地。而實地無餘利矣。惟西北高亢之地。多置水利於不講。雨潦之年。但受水害而已。其實如關西之鄭國。白公六輔。關外之嚴熊龍首諸渠。何嘗不以灌溉稱沃壤。況豫州河內有史起十二渠。南陽有召信臣鉗盧陂。潁川有鴻隙陂。陳蔡之間。有鄧艾棗祇等屯田。遏潁水。所作諸陂。俱可化平疇爲陸海。生稻粱於斥鹵。然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昔西門豹鑿漳渠。邑民苦之。豹曰。當令百歲後父老子孫思我耳。然又苦經畫者之泥古而強爲。而不知順水之性。夫苟通其性而熟其法。則山泉可用。平地之泉亦可用。大川可用。積潦亦可用。明徐伯繼西北水議云。制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此卽周禮稻人蓄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之遺意也。中州水利如賈待詔所謂。卽河水穿渠灌田。以殺水勢。史公西門堰漳流而富鄴下。今河則重隄矗立。尙虞其

衝決。漳流悍疾。且時有遷徙。此萬無可議者。開封歸德陳州。數爲河決沙淤。故渠堙沒。故但有洩水溝渠。以求水不爲害而已。西南一帶山溪下注。勢如建瓴。間有平衍淳蓄之處。引水灌田。爲數甚寡。其以水利著者。西北則懷慶各屬。東南則光固等州縣。光固之間與吳楚近。其民既習於陂堰塘泊等務。而史曲諸河交貫其中。杭稻之利。通省仰給。河內濟源等處。則分濟瀆丹沙之餘潤。而勝國河內令袁公應泰所建之廣濟渠爲著。渠卽古枋口。晉司馬孚易以石。晉之沙水。至是入豫境。古址久堙。袁公令河內相度水勢。鑿石山爲洞。置閘司啟閉。引水出洞口。東南流。歷濟河溫武四縣界。又數分支流以資倍潤。其白著廣濟渠申詳條款碑記。詳著其用水護堰諸法甚晰。見書志藝文類然其創始之艱。用力之勤。亦可概見。百泉之水。亦可廣溉灌之利。特衛水用以濟運。設立斗門石堰。定例自三月朔至五月中旬。三日濟運。一日塞口灌田。其餘日但資竹絡壩。涓涓之流。雖無妨於農業。而亢旱之時。不無噉噉。此亦不能兩顧之勢也。當事者如慨然以斯事爲己任。無難檄下郡邑。飭將境內有無川澤。及建渠引灌。係用何水。與某郡縣連接。其渠灌田若干頃畝。壩長閘頭若何分日用水。並治內有無古堰堪以興復。有無源泉可以挹注。繪圖詳說。使觀者於宜修宜創之故。瞭如指掌。則全局在握。遇疏濬之工。指據有方。或以爭渠致訟。亦可按圖立斷。洵不無小補也。茲將通志所載灌田之渠。列之別方。其有古渠今涸者。亦間著之。以待留心者之咨訪云。

賈魯河說 豫乘識小錄

朱雲錦

賈魯河。汴河之南支也。汴本作汭。卽濬儀渠。又名荻蕩渠。源出蔡陽大周山下。受西南諸山溪京須索鄭之水。東流至中牟縣北。與沙水同流。東至濬儀。卽祥符而分。南注一支爲沙。東注一支爲汴。漢平帝時。黃河南奔。汴

明帝永平中。命王景修汴隄渠。自蔡陽東分疏河汴二水。令黃河東北流入海。汴河東南流入泗。隋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板渚在蔡澤引河。歷蔡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達於淮。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名曰隋隄。又曰汴隄。宋定都汴梁。引汴水穿城中。有上水門下水門。歲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萬石。達京師。常至決溢。設官司之。至元時。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始淤塞東流一支。今止存南注一支。以曾經元臣賈魯疏。濬。故又名賈魯河。又名小黃河。仍上受京須索鄭諸水。經朱仙鎮距省東南四十五里王家潭。至扶溝東北。受雙泊河水。以濬浦合得名又東南入西華境。城西北東三面。又東南經李方口。西又東南合潁汝二河。入商水境。經周家口。又東受清水及柳莊河水。爲白馬溝。其南爲潁岐口。沙水東流。潁水東南流。經南頓鎮。又東南經項城。北受潁水。汾水又東入沈邱境。至潁州。復與沙合。沙東經槐坊店。折而東南。受枯河水。又東經紙店界首集。入江南太和縣。東由潁州北合注於淮。按隋自板渚引河入汴。河濁汴清。且汴流頗微。安能勝河之濁。如今洪湖水弱。亦有借黃濟運之時。然河身因是更形高仰。是其明驗。宋仍汴渠。不聞引河之說。則在隋時。河汴暫通。必未久。卽行隔絕。特未審何時耳。又按宋都汴時。開四渠。通漕曰汴水。曰蔡水。卽惠民河。曰五丈河。卽廣濟河。曰金水河。汴以通江淮浙湖之運。惠民至歸德鹿邑。以通東方之運。五丈金水。通曹鄆諸州之運。及西北商旅因黃流數徙。決今皆湮。惟汴河僅存。東南支流藉通江淮舟楫。然近來源弱。流微故。朱仙向爲商販輻輳之區。今亦大減於昔云。

衢州知府楊公傳

楊椿

公諱廷望。字兢如。初名廷鑑。椿祖修撰公從父弟也。年十六。補崑山縣學生。以奏銷事斥。遂留心經世學。嘗言

仕宦莫善於親民。親民必先於富教。永簿以下不敢親也。通判以上不得親也。親之者其惟知縣乎。親民之要必在於先富後教。康熙十三年。應四川巡撫張坤載聘。六月抵廣元。大兵方圍賊將王屏藩於保甯。公語坤載曰。成都爲賊巢。守兵單弱。士民多不順。誠出奇兵進劍閣直擣之。成都必破。成都破則保甯賊不戰自潰。否必爲賊所困矣。坤載不從。七月賊攻廣元。坤載戰敗。脫身逃。廣元遂失。公流寓夔州興安漢中者久之。十八年。椿世父按察公爲湖廣蘄黃道副使。公往依焉。按察公轉餉湖南。晉貴州參政。公在莫贊畫爲多。二十五年。以國子監生選授河南上蔡縣知縣。上蔡自明季兵燹。河流羨溢。田野荒蕪。民人墊隘愁苦。無所控訴。公至不三日。躬行阡陌。視諸河及故溝之可考者。凡爲河二十有三。川一汀一池一洫二陂三湖五溝。一百有九。公相其大小緩急。以先後治之。洪河經縣百餘里。岸卑下水易溢。導之自縣西北始。左分爲王四溝。右分爲汧河。東南入於汝陽。汝河寬廣而淤淺。沙河勢湍急易沖決。導汝河東過朱里。爲朱里河。又東過蔡埠。爲蔡埠河。又東過懸弧灣。與沙河會。又東入於汝陽。蔡河源於城西南澗泉。本細流也。經城東匯爲河。夏秋湓溢特甚。黑河上淺窄而下多淤。包河勢同湖泊。一縣之水半匯焉。導蔡河東分爲西朱馬河。又東分爲東朱馬河。又東分爲茅河。又東經雷安里與黑河會。又南經高生里與包河會。又東入於項城界。澧河源出縣之扶臺鎮。久爲平陸。導之北入於陳州。青龍溝衡漫幾三十里。土地曠人民希。白馬溝在西華上蔡西。六三縣之交。水盛時先賢漆雕墓常沒焉。導青龍溝東北入商水縣之鵠灘河。導白馬溝北入商水縣之粉河。樹河者。西平縣汝河所分。導之入於朱里河。柳堰河者。舊入遂平縣之沙河。後爲遂平知縣所塞。無所入。小沙河者。遂平縣郎家口沙河之決流。阻於遂平之勢。不得塞。導之皆入於蔡埠河。河源溝者。汝陽河馬陽河之源。北馬陽河其又一源也。導之皆入

於汝陽。草河者。朱馬河之別流。導之亦入於汝陽。杜溝有五。俱淤絕。又爲蔡河所斷。中間已成大道。不可復開。導其在蔡河北者。入於蔡河。導其在蔡河南者。入汝陽縣馬腸河。五龍河者。杜三溝左枝。導之而杜溝之水。及諸水不能南下者。皆由此入朱馬河。以達於洪河。其他小河。小溝。川湖。陂池。汀洫。或導之注於大溝。或導之達於大河。或濬之以通其氣。或分之以殺其力。或濬之令有所休息。游漫。蓋入陳。商水者。十之二。入項城者。十之三。入汝陽者。十之五。又爲隄八。洪河隄。王四溝隄。包河隄。樹河隄。沙河隄。小沙河隄。柳堰河。新隄。柳堰河。吳家嶺隄。長或百餘里。或六七十里。或四五十里。三二十里。短亦十餘里。或五六里。寬皆三丈餘。高八尺。於是水行地中。田野闢。行旅通。方工之始興也。縣不樂公開濬。有言公平地開河者。有言公以隣國爲壑者。會巡撫檄查水利。公詳言。水性就下。必上流之隄防固。始無泛濫之虞。下流之疏濬深。方免填游之患。上蔡上流則西華。堰城西平。遂平。下流則項城。商水。陳州。汝陽。上流不固。溢決依然。下流不深。壅塞如故。請敕令上下鄰封一體疏築。巡撫以爲然。而公亦於茅河開有石橋者七。謗議始息。遂益專心疏濬。勸農桑。勤勞相。豁民之有糧。無地者五百餘頃。量田方圓。編以字號。爲魚鱗冊。田之主名。丈尺。四至。原隰。險阨。邱陵。墳衍之故。畢具。縣無隱糧。亦無賠課。學宮頽壞久矣。公捐俸鳩工以繕之。請頒禮樂圖式於禮部。幣聘教。歛舞羽者於曲阜。請印經史及性理經濟書於國子監。先師之廟。明倫之堂。名宦鄉賢之祠。齋廡。廨舍。庠庫。門牆。靡不新。鱗鱗簷。簷豆登。籩俎靡不潔。鐘磬簫管笙等琴瑟。塤箎。祝歌。鼓。旌。翟。靡不飭。凡歷四年。而學宮之事成。又建上蔡書院於城西。延名師其中。縣之彥俊。皆造焉。置學田以贍之。室以問計者六十有三。田以頃畝計者一十五頃七十八畝。有奇。又建至聖廟於蔡溝。漆雕開祠於華陂。蔡仲廟。謝先生祠。霍節愍公祠。三賢祠於城之四門。皆置田以供祀。

事又建伏羲廟於著臺。清祭田二千五百畝之爲僧占者。凡祀典應祀而舊無文者。秩之。不應祀者已之。三十一二年間。陝西大旱。民之來上蔡者以萬計。飢於公平食。寒於公平衣。病於公平醫藥。死於公平斂葬。歸於公平資斧。蓋公在上蔡九年。百務具修。神人和協。巡撫以公能富教其民。將特薦公於朝。而公已秩滿而離任矣。三十四年。陞山東登州府同知。登州瀕海上。同知又清閒無事。歲奉巡撫命往來於京師。陝西濟南濟甯泰安武定間而已。四十五年。陞浙江衢州府知府。衢州與江南江西福建俱接壤。其俗雜。其民貧。其地山高而水駛。公思所以整理之。首建府學。規模經制如上。蔡檄五縣之學皆新焉。西安縣石堰於諸堰下最大。亦最古。公檄令急修之。餘見府舊志及屬縣志者悉一。檄問令其存者修。廢者復。無者增。皆以上蔡治溝洫之法。治之城。故有河久不浚。民或築室於其上。公清出疏之。俗以嫁女破產。雖富族亦不舉。多溺之者。公嚴禁不少恕。并禁市之以銅鉛雜銀。以水漬米者。又禁民之博奕。羣飲好勇鬪狠者。又禁訟師誣辭興訟。出入官署爲姦者。公每有所禁。必詳爲條教。至於再。至於三。尙有不用公命。公乃以法懲之。其懲也。以一警百。民無不畏服。恐懼改過。自新者。四十八年旱。公單騎減從。親詣四鄉。諭富民開倉平糶。又勸令貸於鄰里之貧者。貧者得食。而富者怨矣。其秋未穫。商舟糶米者雲集。米價一日三長。老幼驚惶。請公禁其出境。公從之。商人失利者皆恨。於是胥動以浮言。而公以封倉遏糶被劾矣。初公在上蔡。其民愿。公務爲興利。衢州之民靡公兼任除姦。治稍不同。而民之感公同也。公既罷官。不能歸。衢民亦不願公之去。因留衢三載。五十年九月卒於衢。衢士民巷哭。皆泣奠於公之柩前。上蔡民間之爲公建祠於書院。歲時以禮祀焉。

中州水利疏 乾隆八年

河南巡撫碩色

竊惟耕鑿爲衣食之源。水利爲農田之本。河道疏通。則民生攸賴。漫溢無虞。豫省歸德府屬之永城鹿邑。及陳州府屬之淮甯西華四縣。或界聯江南。居其下游。或地勢低窪。素稱澤國。以致頻年被水。上廩宸衷。今夏

特遣大臣來豫。賑恤各邑災黎。方登祚席。隨經

欽差查明各縣溝渠淤塞。並江省橫過水道。不容下

注情由。奏請查勘疏濬。經部議令會同江南督撫遴委幹員查勘開通。奉

旨依議。速行移咨。欽遵在案。臣

抵豫之後。卽檢查案卷。遍訪輿情。推求永城等處受水之由。稽考從前未能疏洩之故。總因事關江豫兩省。格

礙難行。今臣再四思維。酌爲分別疏通之法。其錯壤江省者。移咨會商。其水道之在豫省者。先爲開濬。如此庶

可逐漸開道。不致因噎廢食。臣伏查永城一縣。北與江南之碭山縣毗連。東與江南之蕭縣宿州接壤。其縣境

北隅有洪溝河一道。上接碭邑毛城舖減下黃河之水。下注宿州之睢河。而歸洪澤。此吐納減黃之正流也。其

上游碭蕭二縣境內。又有支河二道。一曰蔣溝河。一曰巴河。綠黃水盛漲。洪溝一河。不足以資宣洩。故又開此

二河。以分水勢。亦由蕭邑地界匯歸睢河。此分瀉黃水之支派也。昔年各河深通。水不爲患。迨後蔣溝年久沙

淤。巴河蕭邑堵塞。毛城減下之水。盡歸洪溝。不能容納。以致黃水漫溢。屢被水災。又該縣城北。另有巴溝一道。

綿長五百里。西接虞城夏邑之水。東亦達于睢河。因下游江南宿州境內翟家橋地方。中隔沙礮。不能下洩。水

滯沙停。溝身淤墊。每遇霖潦。卽四散旁淹。附近民田。頻年受害。去歲今春。節據永邑詳請。前撫臣雅爾圖移咨

江省開濬。臣抵任後。卽又查卷咨催。嗣準江省覆稱。蔣溝河已經開濬。巴河土壩現在。洪溝河尙可容受。無庸

故聞旁分。其翟家橋沙礮。原屬應行挑浚之工。但下游五湖。尙有勘議之處。應俟下游工竣。再行一體疏通等

因。臣查今歲夏秋之間。仰賴

皇上洪福。水不盛漲。故黃河減下之水。洪溝尙可容納。尙將來雨水稍多。汎

水長發巴河土壩若不開通則黃水不能分趨洪溝勢難容受至翟家橋之沙壩相距五湖甚遠其下游數里即屬睢河現在深通今若先爲挑通沙壩則水歸睢河不惟無害于宿州且沙壩之上二十餘里皆係宿境所轄田土亦免水阻之患似可不必待五湖工竣而後施工者也且續查蔣溝一河又于開通之後淤墊數里亦應再加挑浚除現在移商江省速委會勘逐一疏濬開放外但事隔隣省勢多格礙其會勘開濬尙無定期所有豫省本境內應濬之河渠甚多內惟永邑巴溝河身淤墊之處應俟下游翟家橋沙壩開通再行挑挖其餘查與江省並無關涉者均應來歲春融先爲乘時疏濬隨經查勘估報前來臣逐加確核查永城縣有王家古溝一道在洪溝河之西其水向以洪溝爲歸宿嗣因黃水漫溢將洪溝迤西舊道淤爲平陸以致水無所歸節年民田被潦今應仍循舊跡開通以資疏洩又陳州府屬淮甯縣境內有濯河一道起自該縣之洪山廟下至范家橋入歸德府屬之鹿邑縣境內即爲黑河直達江南之太和縣河道甚長諸水匯聚兩邑百數村莊之水俱藉此二河宣洩近年濯河淤墊不堪黑河底淺岸低每遇大雨時行即致泛漲爲害又鹿邑縣之清水亦起自淮甯下達江南亳州之淝河現在兩邑河身均多低淺逼窄今應將濯河挑濬寬深俾上流通暢其下游鹿邑縣之黑河以及清水河地勢低窪未便概行挑挖以致愈淤窪下應將最低之處各于兩岸加高堤堰束水下流其河底稍高者仍行挑去淤土則各水俱可暢行不致阻滯瀾漫其餘淮甯縣尙有沙河清流河柳涉河蔡河及鹿邑之三里河八里河急三道河小明河或堤岸單薄水易出槽或間有墊淤未能暢洩均須幫培修濬一律堅厚深通俾各邑之水患稍甦似于民生有益

鞏縣水利議

魯之裕

考水道。伊於鞏西南入洛。洛於鞏東北入河。山海經云。洛東北注河。及查鞏邑河圖。止有洛河一道。自偃師交界。在鞏西南三十五里。石羊坡入鞏。至神隄村大王廟入黃河。而伊水則在偃境。卽已入洛矣。再鞏東北二十里有洛口。卽洛入河之處。再有黃河一斜。並無隄岸。此鞏邑之河道也。鞏邑山多地少。民俱耕於嶺阜之上。河邊間有數畝。然而臨洛者多。臨河者少。東灘西漲。遷徙無常。此鞏邑之地形也。洛水流於嵩邙之交。水平則兩岸高峙。水漲則建瓴而行。夏雨洛溢。不能損及田禾。入秋洛平。亦難取以灌溉。此鞏邑之水勢也。夾水之岸低者四五尺。高者丈餘。連阡壘陌。禾黍油油。今欲鑿而成渠。不特於勢不能。亦且於民不從也。至於鞏邑之隄渠。津渡。如防水隄。鞏洛新隄。神隄。渠水平。津五社。津洛口。渡黃河。渡黑石。渡駱浴。渡馬石。渡各皆堅穩無虞。不待損田鑿渠。而後可以無害也。無論損田多而益民少。其成功不易。而百姓無餬口之資。國家缺維正之供。所關正自匪細。故言興舉水利于鞏邑者。實畫餅之譚。莅斯土者。慎毋徒爲多事哉。

覆詳鞏縣水利狀

魯之裕

水之爲利害於民生也。非水之自能利害也。視乎治者之得失焉耳。然治水之得失。不待於旣利旣害而後知之也。卽其議治之初。而得失固已判然矣。何也。治水之道。貴乎行所無事。不貴其能鑿也。鑿則民未享其利。而害早切於剝膚矣。河南於天下爲適中之地。古天子居中制外之一大都會也。思患預防之計。旱澇蓄洩之方。前人蓋熟籌而備具之矣。無待今日下士而始爲此迂疎寡效之計也。然督憲大人。一聞成功期月。施澤百世之言。卽不憚延訪之勤。此固圖利萬方。下恤民隱之盛心。職雖蠡測井觀。敢不竭所知以對。夫張生所呈者。洛偃鞏安嵩五邑之水。其他四邑。職未嘗洞溯而深計之。其說當否。未敢臆度。至於嵩則民生之利害。卽職之利

害職嘗往來伊流。詢諸父老。考諸圖志。而釐然於伊水之利害矣。蓋伊之爲水。由盧氏入嵩。穿轡排嶂。傍納山溪。諸流出崖口。越縣治。折而北走。上下百餘里。川原平闊。農民截流。疊石以成堰。近者七八里。遠或一二十里。逼水淪渠。以灌沿河卑下之地。伊之利於嵩者然也。其爲害也。則以山多而勢峻。又底皆碎石。夏雨稍淋。卽建瓴而下。清駛如箭。或驟湧丈餘。潰岸噴隄。良田頓沒。半日之間。東西道改。雖欲爲濬中塞支固岸之計。未見其能永逸。是故治伊之道。惟有每歲於透折之處。淤者疏之。分者合之。使不滯於行而已矣。若夫塞支之計。亦不必其捲埽築堤也。第以木椿截釘乎水口。而草擁砂填二三層。或四五層。以驅水而疾逝。則得矣。至於固岸亦無他妙巧也。下椿編草。卽以沙石填實之。俟其椿朽。再復更易。如是而已。然是三者之爲力也。以夾伊有力之民。而主之以官。督之以長。乘三春之暇。爲一歲之計。上無需乎國帑。下無曠於農工。水勢殺而沃野自亦無虞。職所謂前人之熟籌而備具者此也。必若張生之言。分之爲千流萬派。則嵩之爲邑。環伊皆山。雖有五丁不能穴矣。至於張生損畝均糧。倍價償田之說。與夫開捐開鑄。召募南人之議。匪特不可行也。竊慮其不能行。何也。張生旣謂分洛爲千流萬派矣。是一邑之內。水七八而地二三。田廬林墓。皆有失所之嗟。則居民將徙而他之矣。誰更從而受價。誰更從而均輸耶。若夫開捐開鑄。以助役也。役無益於民生。而適滋夫民害。顧敢以是上請乎。召募南人。以治田也。嵩產稻而農皆善治乎水田。又奚必遠召遙募之爲勞勞乎。總之張生之言。水利蓋未嘗一履乎五邑之地。察其形勢。特道聽塗說。妄希聳聽。其意必將別有所圖。而姑借是爲敲門之瓦耳。豈復計及乎妨民病國。而實有一得於千慮之餘耶。職奉飭查議。何敢片語依違。使無稽之論。得昌言於聖明之世。用敢先陳嵩邑治水之宜。次直指其謬妄不經之說。伏惟少垂察焉。

漳河天平閘故渠圖說

趙希璜

案西門豹史起導漳水治渠。實得職方之遺。其後率循者皆食其力。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春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注史記曰。西門豹令鄴。發人鑿十二渠。引水灌田。所鑿之渠。在今相州鄴縣西也。曹魏時有天井堰。故魏都賦云。澄流十二。同源異口也。元魏時有萬金渠。東魏時築漳濱堰。北齊時有河清渠。至唐至德時皆廢。惟汴宋時欲復之而未果。宋史王沿傳。天聖四年二月。沿言史起爲鄴令。鑿十二渠。引漳水以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洛磯之地。濱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爲利。今人以爲害。繫乎用與不用者耳。請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膏腴。詔河北漕司規度。而洛州倖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可溉田。八月。沿又奏。渠田起於魏襄王時。但紀灌溉之饒。不言疏導之法。惟相州圖經載天平堰。魏武帝所作。凡二十里。分十二澨。相距二百步。互相灌注。一源分爲一流。皆縣水門。所溉處名晏澤陂。然則爲渠之法。必就高阜。鑿岸爲渠。截流爲堰。然後水行數里。方至平田。若渠開二丈四尺。則作堰之功。可損其半。日役萬人。五十日而罷。扼中流以作堰。下流大渠。分置水門。東入於衛河。或水盛溢。則下版閉渠。以防奔注。復三百年之舊迹。溉數萬頃之良田。雖役百萬。數載而畢。未足爲勞。況此五旬之力哉。奏寢不行。康熙時。彰德同知李光型。天平閘說。魏鄴令西門豹引漳水溉田。以富魏之河內。史載是事。爲水利之權輿。然其迹久湮。余巡歷河干。訪得天平閘舊址。在西高穴村。濱河高阜閒。屬今安陽縣地。非臨漳也。其閘石前後上下左右。至今完具。閘設兩門。各闊八尺五寸。自頂至底。高一丈五尺。長四丈七尺。河發水漲。流可至閘門。退則不及。土人云。古於閘外。

開引渠一道。由漁洋渡口河身高處引水入閘。長二百六十丈。今以水平測量。水頭高閘門底二丈。其閘門內正渠。經東百餘丈。轉南。舊有子閘一座。基石尙存。復轉東。至東高穴村界。又有小閘一座。年久被土壅塞。蓋自西高穴村至東高穴村。正渠長六百餘丈。兩岸高三四丈。寬二三丈至四五丈。內有支渠一道。係張胡頂洩水之處。自東高穴村至邵家屯。正渠長三百餘丈。兩岸高三丈餘。寬二丈餘。內有支渠一道。在張顯屯後。自邵家屯由郭家屯小洪河村至李家屯止。正渠長一千四百餘丈。兩岸高二三尺至七八尺。內有支渠六七道。經張家莊劉家屯後蔡村。東自李家莊崔家莊至後靜曲村。長八百餘丈。此二莊有渠形。無渠道。渠道已爲民所耕種。自後靜曲至三十里鋪止。渠長二千四百餘丈。兩岸高二三尺。寬七八尺至一二丈。內有支渠一道。經華村店。自三十里鋪大路東。由華村街往東南。至小華村。正渠長五百餘丈。兩岸高二三尺至七八尺。寬七八尺至丈餘。內有支渠一道。經臨漳界。自小華村至郝家小莊。入大青龍渠。長三百餘丈。有渠形。無渠道。渠道亦爲民所耕種。自大青龍渠達青龍河。入洹河。長四十餘里。現在疏通。自西高穴村至大青龍渠。入洹河。共長七十餘里。漚歸衛河。大抵古人設立水利。必先明其水土之性。漳河水性悍急。而自漁洋以下。濱河之土極疏。所以設有子閘。以護大閘。復設有小閘。以防岡水。其措置之周密。如是。至設大閘。在山岡高阜之上。因水勢之高。如建瓴。開鑿小渠。引入山岡石骨之內。托基始固。而引渠分流。勢復紆徐。此尤其用意之精微。且有合於納水用山之說也。嘉慶五年庚申三月初三日。余至西高穴村。裴衷竟日。歸作斯圖。並纂說以詔來者。

淮沁水利議

張伯行

西北水利在黃河之北者。莫大於沁河。沁河發源於山西。由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若於木欒店做金口。

壩金口閘壩城閘之制。修成閘壩。冬春俱係清水。則閉壩開閘。引清水入內河。夏秋水發。恐有混濁。則閉閘開壩。放入黃河。總之清水則引入內河。濁水則放入黃河。必不使涓滴入內河。則由木欒店以下至陳橋。由陳橋至黃陵岡。由黃陵岡至張秋。若運河水小。則使之入運河濟運。由臨清至天津下海。若運河水大。則使之由五空橋穿運河入鹽河。至濟南府維口下海。或由雙河集引入牛頭河。由濟甯魚臺至微山湖。如水勢仍大。則使之由荆山口彭家河。貓兒窩過駱馬湖入中河濟運。而中河之尾。仍使之由鹽河下海。如駱馬湖口水勢仍大。則使之由西甯橋河。由宿遷桃源清河安東沐陽海州五港口下海。則由木欒店以至五港口。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溉民田者。皆可成水田。而河北之水利溥矣。西北之水利在黃河之南者。莫大於淮河。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歸德亳州鳳泗至天妃廟上出清口。此古之小清口也。古黃河在清河縣之後。淮水出小清口。獨行五六里至大河口。黃河由清河縣後亦獨行至大河口。淮合於黃。黃合於淮。是爲淮黃交會處也。是小清口至大河口。淮黃交會處。尙有五六里之遙。黃水安得逆流而上。倒灌清口乎。今則黃河已遷於清河縣之前矣。黃淮交會於清河口。黃水直衝清口。故歷年以來。總不免於倒灌之患。倒灌洪澤湖。則淤洪澤湖。倒灌運河口。則淤運河。黃水小灌則小害。大灌則大害。或歸咎於黃之強。或歸咎於淮之弱。總未有以治之。而使之不爲害也。愚不自揣。欲將清河口堵閉。使淮水獨入運河。由天妃廟後離河稍遠之處。開引河一道。穿過堤北。於堤河適中之處。使之直往東行。至鮑家營河口對過。開河口放入黃河。則黃水既無倒灌之患。而糧船由清江浦至天妃廟後。御示閘對過。再開引河一道。入新河。出口過黃河較之出舊清河口。又覺順便矣。且黃水卽有倒灌。一入引河。自往東行。而不能西行矣。若慮新河一時不能寬深。恐不足以洩淮水。則將舊清口

之西。御壩之東。開引河一道。建閘一座。淮水大時。則啟板放入黃河。黃水大時。則閉板以拒。不使倒灌。洪澤湖蓄洩有方。似屬妥便。但此時淮河由開封至歸德。久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間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漑民田者。皆可酌量行之。至運河口之東。有可以開河引入高家堰內。灌漑民田者。則酌開河道。多挑溝洫。使高堰之內。盡成膏腴之田。再將清江浦檀渡寺東運料小河。閘座修理堅固。仍將運料小河。盡行疏通。以至海口。則由此放水。可以灌二百餘里之民田矣。再於淮安之西。舊柳溝河開通。引水灌田。再於淮安之南。劉均溝。涇河。澗河。子嬰溝。盡行開通。放水灌田。餘水下海。并將鳳凰橋人字河。芒稻河。白塔河。盡行開通。引水灌田。且於運河兩岸各閘壩。俱行修理。以備蓄洩。則高寶湖水。可以放入運河。運河之水。亦可以灌田。且放之入海入江。而不至有泛濫之虞矣。觀沁河淮河之可以分流灌田。則各省凡有清水之處。皆可以設法灌田。而水利益溥矣。是在後之君子。講求而酌行之耳。

沁水濁悍衝決爲患甚大。引沁入運。此斷不可行之策。存之以備一說耳。

山東水道圖說 會典

山東省以濟南府爲省會。濟南府之南。泰安府。兗州府。其東青州府。萊州府。登州府。其北武定府。其西東昌府。臨清州。兗州府之西濟甯州。又西曹州府。青州府之南沂州府。武定府之東北爲大清河口。大海當其北。西接直隸界。迤而東南。經青州府北。爲小清河。淄河。巨瀾河。諸口。又經萊州府北。爲長泊水。維河。膠萊北河。掖河。諸口。又經登州府北。爲界河。黃水河。清洋河。諸口。折西南。爲郭家河。乳山河。五龍河。諸口。又經萊州府南。爲南大河。膠萊河口。又經沂州府東南。爲潮河。傳嶺河口。接江蘇界。黃河自河南東流入境。經曹州府南。又東入江蘇。

界順隄河當其北。亦東流入江蘇界。汶河出泰安府西流。合泮河小汶河。曰大汶河。經戴村壩。折西南流。經兗州府爲運河。分南北流。南流者。合府河泗河。經濟甯州及兗州府東南之鄒縣滕縣嶧縣。入江蘇界。北流者。經滾壩。合趙王河支津及沙河。又經東昌府臨清州。合衛河。又經濟南府西北之德州。入直隸界。趙王河自直隸東流入境。經曹州府一支津。東北流。至兗州府注運河。正渠東南流。注牛頭河。牛頭河卽舊運河上源。爲馬踏。蜀山南旺諸湖水。在濟甯州西南。流合趙王河北渠。河蔡河萬福河。注微山湖。接江蘇界微山湖之北。爲獨山。湖南陽湖昭陽湖。俱在兗州府界。沙河自直隸東流入境。經曹州府。合魏河。至兗州府注運河。衛河自直隸東北流入境。經東昌府。合馬頰河及漳河支津。又經臨清州。注運河。漳河自直隸分二支入境。俱經臨清州。在南者爲支津。注衛河。正渠當其北。東北流。復入直隸界。大清河自戴村壩滾壩受運河之溢流。而北經泰安府西北之東阿平陰二縣。又東北經濟南府。合濰河繡江。至武定府。入於海。小清河上源曰獺河。出濟南府。合孝婦河。東流經青州府。合烏淄河。入於海。沂河出沂州府。合東汶河祊河及武河支津。南流入江蘇界。沐河亦出沂州府。南流入江蘇界。沂河之東曰白馬河。墨河。沂河之西曰武河。燕子河芙蓉河。東泇河。西泇河。俱出沂州府。南流入江蘇界。巨瀾河出青州府。合南洋河大丹河小丹河。東北流入於海。濰河亦出青州府。合大潁河小潁河。汶河北流。經萊州府。入於海。膠河出萊州府。北流。潞爲百脈湖。稍北岐爲二支。一東南流。曰膠萊南河。合白沙河大沽河小沽河。入於海。一西北流。曰膠萊北河。合五龍河。入於海。九里河亦曰五龍河。出登州府。合四大河縣河陶章河昌水河。南流入於海。其東曰乳山河。又東曰郭家河。西合母珠河。俱南流入於海。清洋河出登州府。合大姑河流子河。北流入於海。其東曰辛安河。北流。其西曰黃水河。界河西北流。俱入於海。潮河傳嶺河。

俱出沂州府東南流入於海。北至直隸界。西南至河南界。南至江蘇界。東與東北俱界海。

再濬小清議 山東通志

康熙二十五年山東巡撫張鵬

水性下以海爲歸。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不聞以隣國爲壑也。故夫旱澇雨暘。因乎天。原隰高下。因乎地。疏濬宣洩。俾水不致潰溢者。在乎人。不能相天之時。準地之宜。盡疏濬宣洩之人事。仍致汙民之居。濬民之田。橫決而不可復制。徒諉其責曰。此天也。地也。非人之所能挽也。豈理也哉。按志。齊青之間。有大小清河二。大清河爲濟渠故道。小清河源本漯水。出厯城與章邱之清河瀕河合。自清濬二水俱歸大清河。惟瀕河發源於長白東陵山西麓。約行五十里。至山頭店而下。至鮑家莊。卽萬家口。二十里。由大高莊碑灣柳塘口。經段家橋止。故河約二十八里。段家橋至清河口二十七里。土人名爲瀕河。實卽小清河也。相傳劉豫所開行舟運糧。其水自章邱厯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東北入海。蜿蜒六百餘里。初本一脉流通也。至今日而小清河故道截爲數節矣。自萬家口於順治四年決河一道向東。折而東南。又折而東北。行十五里。至段家橋。其水平地瀕漫。而章邱之地遂遭水患矣。自段橋而下。新決瀕河之水。與濬山濬合。夫濬山濬環南山約二十餘里。受衆山之水。今增瀕河之水歸之。其勢不得不洶湧澎湃。橫溢無涯。而鄒平西北之地遂遭水患矣。濬山旣橫溢無涯。遂於濬之尾出環河溝。復趨小清河故道。行八里。至對門口。又東會鄒平之沙河。合而爲一。其勢益悍。不可禦。竟穿小清河故道。折而之北。決河一道。亦平地瀕漫。而鄒平東北之地遂遭水患矣。自是瀕河濬山沙河行三十里。合奔白雲湖。夫湖之容水有數。今諸水合而歸湖。湖不能受。其橫決汎溢。有更甚於濬山濬者。而長山膏腴之地盡成澤國矣。湖之下爲陶塘口。諸水直注陶塘。復不由小清河故道。而盡歸清沙泊。夫清沙泊者。新城蓋

水之處。今諸水匯焉。至新城而別無所之。是一彈丸之新城。竟爲衆水之歸墟矣。田舍墳廬。盡皆漂沒。新民其能堪乎。夫新城在南岸。高苑在北岸。中分小清河以爲界。新堤壘廢。而高堤堅固。新居上游。獨當水患。高憑堤以爲固。率男婦萬人寢食其上。以禦斯人之決。弓矢刀石相向。如仇讎。如敵國。構訟格鬪。於茲數十年矣。乙丑夏秋間。長新兩邑民。數以水災告。云小清河不治。故至此。爰于康熙丙寅正月。單騎親往。先循小清河新決之處。一一相度其形勢。又溯小清河故道。一一窮究其源委。而後知小清河之不治。致諸邑受害者。非天也。地也。人實爲之爾。夫善治病者。治本。今日新城等之受病。本症也。不爲追究其受病之由。而苟且補苴。是徒治其標也。何益哉。然則新城等之受病。何在。曰。在上流不在下流也。在故河不在新河也。治本之法。又何在。曰。在制小清河之上。流疏小清河之下。流而已矣。在復小清河之故道。截小清河之新道而已矣。夫清河至萬家口東。從遂淤故道約三十里。今當濬之。仍使北行。議於萬家口新決河不必堵塞。宜建石閘一。使灤河之水。不入決河。卽不致平地瀾漫。而章邱永無水患矣。水既不入決河。自不入濬山灤。灤所受止南山之水。旱則無水。潦亦止此一灤之水。聽從還河。出小清河故道。而鄒平西北之地。永無水患矣。八里至對門口。此地原增沙河。水爲更橫。議建石閘一。使水不北行。趨白雲湖。而鄒平東北之地。永無水患矣。對門口之下。本小清河故道。約三十里許。至郭家口。今兩旁高岸。堅厚如故。而河身多被豪民犁而爲田。如開河莊王家莊閻家樓等處。間豎草屋數間。以理論之。道其罪而還其地。仍濬爲深濶之河。出郭家口。使與長山之舊口通。則無水至白雲湖。而長山之地。永無水患矣。舊口至陶塘口。約三十九里。清河不治。白雲湖所受湖泊諸水。直趨陶塘口。使清河治而無水至白雲湖。自無水至陶塘口。陶塘之左爲小清河故道。右則新城之清沙泊。泊南北寬止五六里。東西長止八

九里。今竟滙衆水以爲歸。排山倒海。勢同稽天巨浸。況復諸水橫於南。孝婦河之水又橫於北。一派汪洋。歷有年所。新民能不爲溝中之瘠乎。宜其挺而走險。必欲決高苑之黑水灣。軍張道口。以少緩須臾也。其所以必欲決之者何。以黑水灣。軍張道口之下。舊有支脉溝。溝行十八里。有五空橋。水可由橋趨博樂入海。高人奮力爭鬪。必不使決。兩監司按之得實。曲在新城。治以盜決之罪。故旋決而旋塞。而新城之水。仍瀾漫如故。余親歷其地。一望慘目。反覆思維。新水無所洩救。勢必衝決而新城危。若驟以新城之水。瀉高之決口。其下支脉溝水道久壅。兩旁無堤岸束水。勢必橫溢田畝。高苑衝決而高苑危。又況博樂二邑。地勢較高。更窪新水。果如此行。博樂恐亦未可保也。且上流不遏。下流必壅。卽今新城之水。從高決口出。從前之積水方洩。在上之積水又來。是又徒有害於高苑。而究無濟於新城也。今議或黑水灣。或軍張道口。建石閘一。其下支脉溝舊道。當疏濬深濶。達五空橋。再下五道口。尹家泊姚家窪。直身河劉注窪。至大吾坡。係高博樂下流。凡淺阻之處。通加疏濬。令新城所漲之水。徐徐啓閘宣洩。勿使暴怒沖激。前水入海。後水復流。逐漸放行。新城之地。不逾月而皆可濶出。既有濟于新城。又無害於高苑。誠兩得之策也。待至全河底績。使瀕河諸山。白雲陶塘。清沙諸水。不灌新城。是新城已無水患。而軍張一閘。可以永閉。以防萬一之蓄洩。高民可安枕而臥。又何必率男婦萬人。寢食死守。世與新民爲難哉。此皆制上流之法也。其疏下流。又若何。曰是不難。考小清河至岔河。與孝婦河合。至此而下。土人統名孝婦河。或統名小清河。由岔河十里至通濟橋。又五里至伊家園。伊家園五里至閘上。又十五里至灣頭。接入烏河。有謂此一帶河身俱高。水反西向。至伊家園。因云小清河水不能逆流而上。開之無益。夫使水必不可行。則從前小清河當至灣頭而止。何以能由博樂入海。皆由灣頭滙聚諸水。勢甚湍激。故爾倒流。伊家園以

下地久淤澱。必多阻塞。遂云河身俱高。若使深通。俾灣頭不致湍激。便可順趨入海。又何有不行之患乎。此則疏下流之法也。至長山孝婦河。苑陽河。黃土崖等。亦歲爲新城患。余又循孝婦故道。跡其源流。原合苑陽河。米溝河。乾溝河。由劉家等莊入岔河。歸小清入海。自呂家莊口決。不由舊河。反由鄒平毛張等莊。經新城入麻大泊。清沙泊。灌新城。下衝博興等縣。爲害甚大。使自呂家莊建石閘一。使黃土崖等水。仍歸岔河。與小清合。而諸邑更可永慶安瀾矣。總之水合則強。分則弱。急則怒。緩則平。通則行。阻則滯。今以蜿蜒六百餘里。一脈流通之。清河竟截而爲數節。又益之湖泊。以助滔天之勢。其害甯有窮乎。猶人之一身。然發源之漯河。咽喉也。所經鄒長新苑等處。如人之腹與腸胃。傳送受載之府也。至博安入海。則尾閘也。人身一處血脈不通。則人必病。水脉一處不通。則水必爲災矣。今小清故道既通。石閘復建。即使山水迅發。皆趨正道入海。萬不得已。而啓萬家口閘洩之。啓對門口閘洩之。啓黑水軍張閘洩之。向蹙地受水而泛之湖泊。今擴地受水而納之故道。謂仍足爲害者。吾不信也。此議一行。則蓄洩有地。啓閉有時。將見七邑之中。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鱉之民。均得安宅。旱可資其灌溉。遠可通夫舟楫。不獨使不爲害。兼可因以爲利。又何重舉事而樂因循。以留此無窮之患哉。考志明成化癸巳。都憲牟公會濬之。自歷城至樂安。水循故道。退出鄒平等邑膏腴田數萬頃。迄嘉靖癸巳。蓋六十年。小清河復塞。清沙孝婦等河潰漲。當事者復濬之。三年而畢。諸水悉平。咸注之小清河。高苑志亦載青州推官陳君珪小清河議。按其地形。似又與今異。其言引灝河可歸清河入大清甚切。余詢之父老。謂必不可。齊東邑志已備述其害。得無今昔之殊勢歟。溯成化以至於今。歷百幾十年矣。余憫斯民之昏墊。冀一盡疏濬宣洩之人事。以拯之。實余之苦心也。經營創建。明知勞民而不敢避。怨以期垂之永久。惟望後之君子。或先事而綢

繕之或乘時而補救之使小清河得永循故道而七邑之民得永免水患無因循頽圯使諸水橫決莫制而反歸其咎於天地則幸甚矣故不揣爲之議復爲之圖說以俟後之君子省覽焉

濬膠河疏 雍正三年

山東巡撫陳世瑄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準部咨據溫文桂條奏疏濬平度州境內膠河緣由奉

旨著臣查明具奏欽

此臣因東三郡河道多淤委原任膠州知州會同該地方官將此膠河詳細確勘今據稱平度州南鄉並非膠河溫文桂所奏乃膠萊之運河也此河自膠州海口之麻灣入口經由平度商密昌邑三州縣地方至掖縣海倉口入海現丈得一百九十九里零係元時運糧之河中間有分水嶺形如龜背水至此東西分流不能合而爲一今就地勢作兩截疏濬東半截計一十六處西半截六十五處河身窄淺止須增挑寬深惟掖縣海倉口乃全河洩水入海之處現今流沙壅積計長五里以致河水散漫無歸淹及地畝此處應加開掘俾河水暢流入海不致泛溢則村莊地畝均有裨益但須於三四月間無大北風捲潮入口之時施工爲便此溫文桂條奏之河應行疏濬者也至膠河發源於膠州之鐵嶺山外長城嶺南經由膠州境計五十七里有奇經高密縣境計九十六里有奇入於平度州南之膠萊運河此河患在上流寬濶下流窄狹而歸入膠萊運河之處淤淺不成河者四里有奇淤塞如平陸者一十五里有奇水無歸宿勢必散漫兼有百脈湖五龍河張魯河會流泛溢各州縣雖築堤堵塞而水之去路不通難免潰決今應將淺窄淤塞之處挑挖寬深引水歸河自無淹沒之慮此溫文桂條奏之所未及應并行疏濬者也通計兩河共估挑土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方臣擬於農隙舉行官備器具用民之力每人日給食米一升先將兩河淤塞淺窄處所一律開通所有膠河疏濬有益緣由謹

具摺請 旨。是否允當。伏祈 皇上批示遵行。

禹城縣西鄉韓家砦小簡河溝記

韓錫胙

事有欲治此而不能治。及至治他事。而此事反得治者。今韓家砦河溝是也。韓家砦在禹城西鄉十五里。地勢卑下。霖霖易積。又邢家莊以南數十里。水咸注之。夏秋之交。雲行雨施。灣環淳聚。深厲淺揭。垣傾宇頽。速涸則可。麥否則併麥而無之。舉上天雨露之仁。而嫁其名爲災。祲之怨。可憐傷哉。先是韓家砦民請疏溝。欲決其流入於榴浦。榴浦人起而爭阻之。訟繼以聞。事格不興。余乾隆己巳冬。作宰禹城。民又以榴浦阻疏溝事來愬。余曰。阻之誠是也。爾欲利而彼欲害乎。會大中丞準公仰承 諭旨。思永除三齊之水患。檄下道府。廣諮博訪。履陌度阡。講求溝洫之制。余從郡守劉公親董厥事。而禹城官道南之引河。遂獲連類。並及鑿壅洩滯。馬馳矢迅。以歸于徒駭之河。引河者。榴浦之河也。於是召榴浦人而語之曰。若尙將阻韓家砦河溝也乎。引河未通。而弗阻其溝。是召水以自殃也。自殃者。不情。引河既通。而猶阻其溝。是障水以殃人也。殃人者。不祥矣。僉曰。諾。因爲之轉請憲司。命韓家砦民於庚午年四月七日興工。起韓家砦莊南。鑿河溝。廣丈有二尺。底廣六尺。深五尺。北入引河。長共一千四百七十餘丈。不旬日而竣事。禾苗充茂。農慶有年。兩鄉之民。向之仇若敵國者。於是乎語笑通問。各相誠。每語及前阻溝事。汗顏無已。衆請定河名於石。余思利民之事。不必其多且繁也。引河長僅三十里許。韓家砦溝長僅七里許。用民力僅三四日。不亦簡乎。向之請鑿溝以洩水患。百計欲治之而不能者。今乃一旦舉之。禹城西鄉。烟火幾萬戶。免水湧之侵。而享倉困之足。解獄訟之忿。而通酒醴之歡。非惟民初望不及此。卽余爲有司官。思欲拯民陷溺。其初望亦不及此也。則懼其壅也。濬而深之。求其廣也。刻而拓之。勿積。

土。其。中。以。冀。往。來。之。捷。勿。藝。稼。其。中。以。私。黍。粒。之。肥。歲。出。七。八。人。之。力。芟。刈。蕩。滌。之。爲。百。年。無。礙。遠。圖。其。施。功。尤。簡。也。九。河。舊。有。簡。河。因。其。地。與。徒。駭。相。近。名。之。曰。小。簡。河。而。書。其。始。末。以。刻。之。

山西水道圖說 會典

山西省以太原府爲省會。太原府之西汾州府。其東平定州。其南沁州。又南潞安府澤州府。其東南遼州。其西南霍州隰州。又南平陽府絳州解州蒲州府。其北忻州。又北甯武府代州保德州。又北大同府朔平府朔平府西北歸綏五廳。黃河自烏拉特旗南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北南流入境。經歸化城。合圖爾根河。烏蘭木倫河入邊。又經保德州。合大澗河及葫蘆山水。又經太原府。合嵐漪河蔚汾河。又經汾州府。合湫河三川河沙河。又經隰州。合仙芝河昕川河。又經平陽府。合清水河羅峪河。又經蒲州府。合汾河涑河。折東流。合鵠汭水。又經解州至絳州。合清水河沈河。又東入河南界。汾河出甯武府。東南流。經太原府。合礪河嵐河直谷水晉渠水洞渦水沙河文峪河。又經汾州府。合義河孝河中都河。又經霍州。合新水峪河仁義河。又經平陽府。合澗河黑水河。又經絳州。合澮河。折西流至蒲州府。注黃河。桑乾河出朔平府。合恢河。東流經大同府。合黃水河渾河十里河入直隸界。滹沱河出代州。合陽武河。西流經忻州。折東經平定州。合牧馬河清水河秀水河入直隸界。清漳河二源俱出遼州。合清河。南流入河南界。濁漳河二源北源出沁州。東流經潞安府。與南源會。南源出潞安府。合石子河絳河。東北流與北源會。又合榆社水。東流入河南界。東洋河南洋河壺水俱出大同府。東流滹河亦出大同府。南流俱入直隸界。沙河滋河出代州。西韓河出平定州。俱東流入直隸界。洪河出澤州府。東流丹河亦出澤州府。南流俱入河南界。沁河出沁州。南流經平陽府。東潞安府西。又經澤州府。合梅河護澤河入河南界。東

至直隸界。南至河南界。西至陝西界。北至察哈爾。

蒲州府復涑姚二渠記

胡天游

蒲晉之坤河帶如珎。川在州域。北汾南涑。涑自唐都督薛萬徹導水夏縣至臨晉。西委張澤入於河。解之平陸。泉出橫嶺。澗合溪赴會。流以盛。隋都水姚暹渠引焉。至蒲虞鄉縣澤首受。亦西入于河。然暹所引本北魏永豐舊渠。而酈善長謂涑水西逕郇瑕。又西南逕張揚城。屬於陂。則非萬徹暹所始營。唯一渠源瀆山谷。悍挾泥沙。時時滯不循其理。久益爲變。暹徹所以條其攸歸。必使之復。去害致利。以予其民。宜著史書。稱名勿絕。至今渠自兩人後。開塞幾變。近廢不治。病甚。而張澤者。卽善長書涑所屬陂。今以爲湖。變其名五姓湖。故諸渠郵以輸。河澗三數十載。梗前時入河道。凡二渠積閼。流當就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會。甚風淮雨。嘯漲鼓怒。涑衝暹渠。力併壯決。敗解鹽池。蕩廬稼。駿撼郭邑。因颺注湖。莫有洩容。游波肆騰。四齧原陸。蒲解之人。用爲困。河東兵備道喬公。暨知蒲州府周侯。相與謀吾民。以解池繫國賦鉅。唯水是病。卻舊底輶。使無濫沈。川瀆順性。歲種時廢。經務之要。莫急且先。乃召父老。告以渠河興罷孰利。咸曰。苟導復之。利世世。於是計與暹渠左右夫家。其田溉潤得及者。率戶役焉。其非蒲所治。而統於河東爲解州。以畀其守。其在蒲縣。四曰猗氏。臨晉。虞鄉。永濟。令分主之。以爲禹治水施先下流。湖渠同時。乃畚乃鑿。乃疏乃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興。逮四月成。自解安邑屬蒲水濟三百餘里。循渠樹防。翼翼傑傑。式砥式遏。而邸家營者。介虞鄉猗氏。勢有南庠。異時涑橫。掃八里爲巨浸。狂溜湧淘。地益底深。岸高下絕懸五六丈。崩口不可塞合。周侯謂此涑要害。如軍陳攻守。必爭險勝。出俸錢買其傍田。盡土實之。奪其凶門。卒杜服上爲其隄。崇築加仞。厚固彌鞏。責官吏以時衛。於是憤帖鬱宣。涑縮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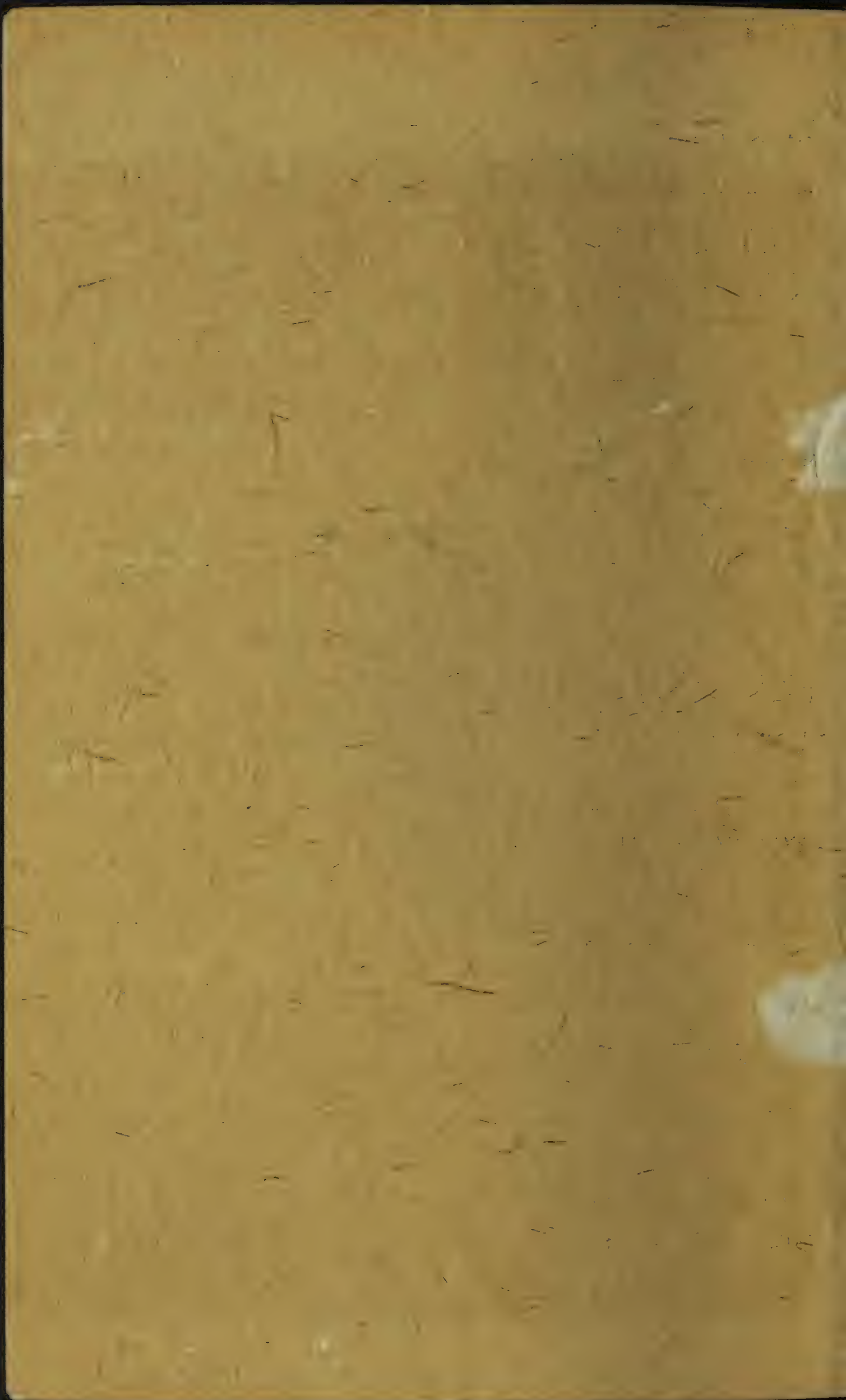
暴乎野者。壤出其淪於墊者。昔若食得饅。茲委絮如紡。土燥厥穰。復於田耕。塗懽里歌。忘其恐懣。方役之興。公及周侯。躬巡渠所。勞其人勿怠。日夕記訖。徧洒肉賚。賜慰遣焉。今夫去疾病而復於壯者之爲。復國地失而復克。取有之之謂復。城郭道路。陂澤隄渠。其既廢而治興焉之謂復。修其圯。攘其患。用其利。猶起膏肓。奮武烈。均乎大庸。予診斯謀。美河東公功。太守侯之勞烈。同德協慮。康享斯民。視邇萬微。所爲尤有尙。思揚其光。嘉昭無休。且告繼爲政者。師循之。亦克保奠以終。永厥績。毋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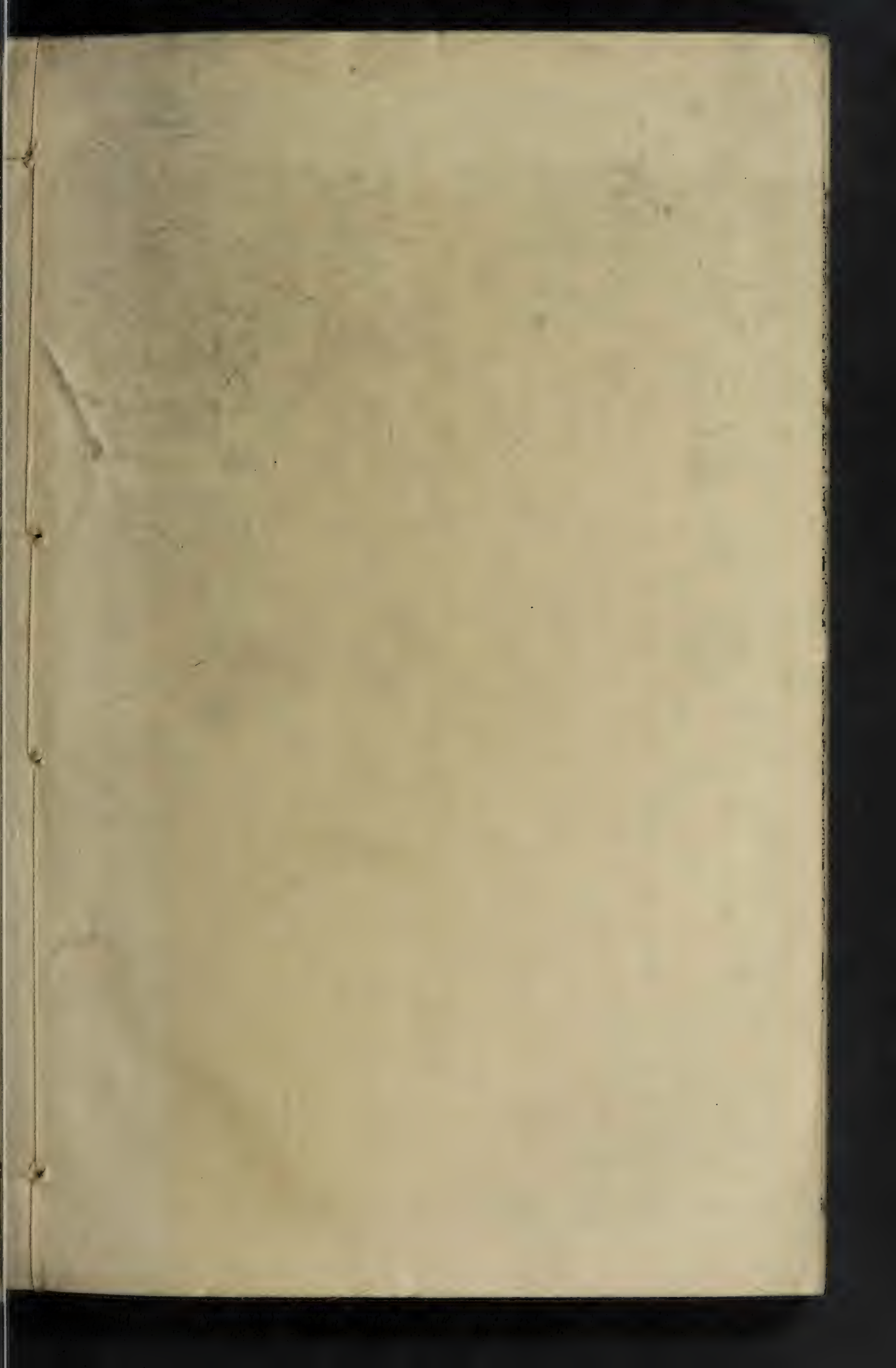
東湖記

儲方慶

士之出身加民。受朝命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暇。亦得因其地之山川。寓意于游觀。以爲後世美談。昔賢如歐陽修。蘇軾。出典郡邑。皆有登臨遺跡。見乎詩歌。或覽其形勝。剏爲亭榭。垂諸不朽。雖千百世之下。猶得想像其遺跡而思樂之。然皆順民之利。以自託于修建。功成而後享之。然後以文章鳴其意。故其文可傳。而其地可久也。異哉清源之有東湖。何其異于古所云耶。湖居邑東偏。計城市廣狹。湖居三之二焉。父老爲余言。縣故無湖。湖所占者。悉平壤。曩時白石水漲。不以時疏導。悉歸城東低下處。外障于垣牆。而內益以泉水。故水日聚而成湖。蓋此湖之匯爲巨浸者。數十年于茲矣。而令長之來宰是邑者。又以西北少水泉之美。輒快意于斯湖。以爲一隅勝也。遂從而文飾之。爲游觀之所。然而傍湖城垣。受水冲激。崩塌無完土。西岸水侵。民居日毀壞。每歲夏秋交。山水暴發于外。湖水汜濫於中。則市無行人。居無燥土。惴惴焉有沉溺憂。然則守斯土者。見其汪洋浩瀚之勢。當戚然以憂。有食不下咽之慮。而又何暇對景怡情。作爲詩篇。垂之邑乘耶。余以今上十四年孟春來守茲土。既受事數月。凡境內山川風土。悉身歷之。而東湖尤日夕在臥榻傍。故其地形之高下。斯湖之本末。

考之至晰。籌之至熟。方將運南方之桔槔。盡發湖水于城外。使內水有所去。修西面護城堰。障白石口。使外水不得入。然後繕完城郭。整理廬舍。使清邑不至湮廢。而秦隴兵興。晉陽駐牧。附近州邑之民。日夜輦運芻粟。以供師旅。猶懼不給。凡所經畫。悉阻于時會。未可遽行。及平涼歸命。晉地稍甯。大中丞又以吏議去官。屬邑皆有震色。無暇爲久遠計。遷延及於戊戌春。吏事稍暇。將申本志。謀塞此湖。而朝命猝臨。亟去茲土。乃使三年中日。爲清土計者。不得少展。遽委之而去。惜哉。然而東湖之名。業已載在邑志。作爲咏歌。竊恐後之君子。不察斯湖之有害。且非天地生成之水。乃山水流漲所積。不可不早爲放洩。以存清邑。一撮土者。而事目前之觀。忘守土之計。故敢筆之於篇。以待後之君子。至于山水映帶之妙。魚鳥花月之情。昔賢述之詳矣。余又何詞焉。





皇
知

DS
754
H6
7.24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六目錄

工政二十二 各省水利三

安徽水道圖說 會典

治淮上游論

鳳臺縣溝洫志

懷遠水利志

復高太守詢六安州水利書

圩田圖記

開黑河議

書焦岡湖考後

新修皇興圩堤碑記

江西水道圖說 會典

江西水道考 江西通志

重修豫章溝議

重修李渠記

新城縣重修蛇師陂記



吳其濬

李兆洛

李兆洛

楊友敬

韓夢周

韓夢周

李兆洛

李本樟

張九鉞

李芳春

孔鼎

黃源陂分水碑

高 提

浙江水道圖說

兩浙水利詳考

浙江通志

杭嘉湖三府水道總說

浙西水利備考

詳陳浙江水利情形疏

黃叔琳

上塘河工議

陳芳生

調平湖虹橋堰書

吳 鑑

西湖去葑詳文

王 鈞

紹興三江閘考

韓 振

湖州碧浪湖各澗瀆要害說

凌廷堪

杭湖蘇松源流異派同歸說

凌廷堪

福建水道圖說

會典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六

工政二十二 各省水利三

善化賀長齡輯

安徽水道圖說會纂

江蘇省之西南爲安徽省。以安慶府爲省會。安慶府之東。池州府甯國府廣德州。其東南徽州府。其東北太平府和州滁州泗州。其北廬州府六安州。廬州府之北鳳陽府。六安州之北潁州府。大江自江西東流入境。經安慶府廬州府和州東南。池州府太平府西北。合前長河前河漳湖石牌河張溪河雲溪河樅陽河通濟河羅昌河梅根港大通河荻港石碇河魯港水陽江新河及巢湖三支渠。又東北入江蘇境。巢湖在廬州府境。肥河派河界河馬棚河匯焉。東出一支曰黃落河。又東歧爲三支。曰牛屯河裕溪河淞港。俱入於江。水陽江出甯國府北流合青弋江至太平府。分流潞爲襄南湖南碭湖固城湖石臼湖丹陽湖。西入於江。綏溪出廣德州。西流至太平府。注襄南。湖青弋江出徽州府。北流經甯國府注水陽江。其下流曰魯港。西入於江。胥河自銀林堰西南流入南碭湖。淮河自河南東流入境。經潁州府鳳陽府泗州。合潁河潁河西肥河沿河南肥河渦河東肥河淪河沱河池河潞爲洪澤湖。接江蘇境。潁河上源曰沙河。曰渦河。西肥河上源曰茨河。及渦河淪河。俱自河南東流入境。淪河合潁河俱注淮河。汴河出鳳陽府。東流入江蘇境。潁河出六安州。合曼水河桃園河。北流至鳳陽府注淮河。池河出鳳陽府。東流至泗州注淮河。新安江三源。曰東界河。曰西界河。曰南港河。俱出徽州府。合南流入浙江境。娶江南河。俱出徽州府。南流入江西境。龍湖爲二。郎河南出之支流。出安慶府。南流入江西境。英山河出六安州。南流入湖北境。淪河出和州。東流經滁州。合花山水。入江蘇境。石梁河出泗州。東流入江蘇境。

東南至浙江界。西南至江西界。西至湖北界。東北至江蘇界。西北至河南界。

治淮上游論

吳其濬

治河必先治淮。而治淮必先治淮之上游。此其樞要。不在江南而在安徽之境。蓋淮出胎簪。其源甚紆。至固始而河南湖北交界之山水入之。始能暢注至正陽關。而汴南之水會之。至盱眙而廬鳳東流之水會之。鑰以洪湖面成巨浸。自固始至湖口。不過六百餘里。平時河流本不寬深。曲折尤多。而壽州之峽山上窺兩水口。束收太緊。水瀉遂緩。其窪處在在為巨湖。周圍皆不下二百餘里。皆有岡阜繞之。非其漲溢。湖水不能出注於河。芍陂灌漑幾及千里。其入淮者十之五耳。潁水獨深。襄舞諸水注之。其流尤緩。故淮水最難蓄。而二十四年之大水。則黃河自朱仙鎮灌入。今年之大水。則定遠固始。各處發蛟。非常之變。非淮水之忽旺也。壽鳳平衍。水渟不流。五壩齊開。日減一指。山水一到。其漲如故。是開壩僅能放洪湖之水。而不能瀉上游之水。明矣。蓋洪湖日高。而上游太窪。即有水潦。湖水未長。而田地已淹。脫遇旱暵。淮流未絕。而湖水已乏。夫淮水稍乏。不能敵黃。而淮水稍大。又恐潰隄。進退失措。安有把握。余竊見定遠之葉子湖。五埠湖。皆四面有山。一綫入河。而霍邱壽州之湖與河相連。中隔長隄。口門歷歷可數。竊意前人于此必有開壩。以時啓閉。誠能因勢建壩。增隄。稍高淮水。大則閉閘。不使助淮為暴。是洪湖所不能盡容者。而諸湖分容之水。小則啓閘。使與淮流並注。是洪湖所不能盡蓄者。而諸湖分蓄之。其事可成。其利甚溥。縱使無益於河。而大有益于民。然從無一人議及者。則以任事者從無過洪湖西行一步耳。以數百里之上游置之度外。良可太息。自非目覩足歷。不以此說為迂。即以此說為易。姑存此見。以俟將來而已。

鳳臺縣溝洫志

李兆洛

古稱淮。頃沮洳。蓋地處卑下。淮挾諸山之水而至。彌漫旁溢。其勢然也。縣承潁口下流。淮始出平地。硤石驟東之。既出硤石。又扼黑石山。東至懷遠。又扼於荆塗。驟漲不宣。爲患滋甚。醴流引渠。足以殺患興利。而參觀地防。厥有異宜。疏舉大端。略有三要。淮南之地多宜畜水。原隰交錯。土膏衍沃。因庫就下。股引成渠。水流淫裔。堰澮灌浸。利饒耕鑿。其要一也。淮北之地多宜瀉水。皋原迤邐。旁比高阜。流潦瓮溢。已成澤國。厥土離斥。不任淳畜。泉潤蒸達。小暎不枯。多穿支渠。潦乃急注。其要二也。濱淮之地。厥宜障水。灘灣竄汗。惟虞汎溢。捍防阻堰。岡陸連屬。盛漲不侵。膏壤足殖。其要三也。綜是三則。厥以淮南爲上。若疏導得宜。潦可分泄。旱可引灌。利孰大焉。今力穡之戶。畜有塘壩者。雖遇小旱。猶戽救得穫。是能其利也。若淮北高下二區。不能引水爲利。但求免水患而已。縣所處淮南地窄。其得水利爲上腴者。幾希矣。而所爲求免水患者。皆是也。雖礪礪不齊。亦庶幾圖去患以爲利。其具可無豫乎。縣西之焦岡湖。董峰湖。東北之錢家湖。穆楊湖。皆周數十里。蓋昔時淮水游波。停匯漸淤成陸。民今墾殖其中。小漲卽淹沒見告矣。夫漫水可隄也。決水可防也。江南之地。卑於淮江。長江之水。盛於長淮。然築園分圩。堵壩設牐。遂可以去急患。保永利。是隄防之不可不講也。縣北之薛家集。清泉集。諸坊首受蒙境下流之水。稍遇霖雨。則田廬道路。皆被淹浸。災歎屢告。不得深溝通渠。支分宣暢。其患無已。是溝瀆之不可不講也。隄防之利。曰魯村灣。牐大山集。壩豐湖。牐二里壩。王葉家巷。東西壩。溝瀆之利。曰濕泥河。裔溝。河黑濠。河界溝。若乃北山諸泉。可資灌漑者。亦詳考其大小。附而著之。曰磐泉。元女泉。聚星泉。抱雪泉。嵐香泉。沁月泉。洗雲泉。渾山泉。

懷遠水利志 懷遠縣志

懷遠知縣李兆洛

懷遠東南地勢。右濱淮。左距山。中不數十里。多官塘。鳳陽諸山之水。歸上盤塘入境。流歸下盤塘。兩盤塘之間。有壩曰龍王壩。壩南有溝。設閘曰閘溝。水盛至則啟閘泄水。由閘溝北行。以歸濠水。水小則閉閘。使悉由龍王壩西行。以歸郭陂塘焉。郭陂之南。有東蕭家湖。西蕭家湖。洪塘石塘。灌浸塘。分受諸山之水。以入郭陂者也。郭陂之西。有孔冊湖。分泄郭陂諸塘之水。歸淮。其西南有白龍塘。潞山水以濟郭陂者也。郭陂塘舊設斗門十二。以備蓄泄。有塘總塘長司其啓閉。其後斗門漸圯。龍王壩亦毀壞。塘水橫泄。明萬曆中兩次修之。圍堰水門悉堅實。水復歸塘。國朝雍正十年。知縣李經又修之。復設塘長。然是時下盤塘已淤廢。準領陞科開墾成田。其後諸官塘相繼湮淤。遂爲畜牧之所。而龍王壩亦傾頽略盡矣。濠水東南來。經塗山之陽而入淮。塗陽之水半歸濠。其西北諸澗自入于淮。其東之水則匯爲化陂馬場諸湖。由席家溝以達于淮。今亦蕪廢過半矣。鎮鄒山之陽。其川曰洛。洛東有龍頭壩。以障鳳陽定遠諸山水之歸洛者也。洛西潞水之大者曰蔡城塘。大半入壽州。其北曰女環塘。曰高塘澗。水皆入洛。洛河鎮者。西南一大聚落也。在樞澗東。虞耕山泉之北流者。皆達于淮。而倪家湖南湖方家湖其匯也。壽春塘史陂塘其別潞也。諸水皆能溉田。獲長利。是故淮南之田宜稼者半。宜黍者半。今山泉之流注諸塘。可引而取者自若也。澤涸爲藪。水利弛矣。然淮水盛漲。更四時不衰。彌望數十里。可挹而注。法宜治龍尾車以引淮水。然用水車必先理水道。理水道必穿民田。穿民田必計田而償。以值取于官。則不給取于民。則利未興。或以爲病已矣。淮西北諸田皆沃壤也。然無官塘多湖蕪洲渚。雜種穀麥。霖雨則水漲而四溢。沒平疇。旱暵則溝澮皆涸。無所取灌。溉肥。解清溝之間爲尤甚。其弊在不清溝洫而使之通。則潞水

嵩水俱不得其宜。故水旱交病。淮西之水。其最在南。黑河東南會之。而匯爲大澤。曰湄湖。以入淮。永平岡者。湄湖之洲渚也。諸水南歸黑。北入欠。東入淮。其間則有平阿湖。蘆塘湖。茆塘湖。滿金池。惟蘆塘湖南合當臨溝。餘皆北入欠。今涸矣。欠湖之間。諸水之南歸。欠有溝五。其萬福集南與集。皆懷遠鳳臺分界之所也。其地宜秫。其民編秫席爲業。涸南之聚落。何家溜爲大。其民恒業編草冠。諸溝之北入涸者。何家溜以西有溝十四。有湖七。而七湖皆淤。無水可稼穡。邵家湖最下宜稻。餘皆種秫黍而已。其東則有溝八。而牢家窪。傅家湖。馬家湖。皆略可畜水。他如成旺湖。塌河支子湖。窪子營。皆淤無水。如鈔家等湖。塌河舊有壩。今久廢。存其名而已。黃河屢決入淮清口。又迫于黃。上流恒緩。歲歲漲甚。則逆入荆山陽之大湖。由欠河南循荆山之西而下。合蕭家溝而入。涸災及數十里。故荆山西南麓有石羊壩。當大湖之上源。今廢矣。縣西北居民。頗修之以障淮水。良善然。猝遇大漲。灌欠河而北。溢壩亦無足恃也。縣治依荆山之左。白龜泉在東南麓下。會東南麓水入淮。其北則碧溪澗。東流入淮。四眼井在其南。其北則濯玉澗。東流合碧溪入淮。其他諸澗泉池井。皆清冽可汲飲。助游觀。其爲挹注微矣。涸肥之間。諸聚落。龍亢爲大。其民亦多業編草冠。諸溝之南入涸者。龍亢以西。則有溝十七。而抄河者。自蒙城入境。貫黃家窪而至龍亢西北。北受葉家湖。莫家湖。許家湖。諸水。南會湯家大溝。東過龍亢東北。南會黃家溝。又東北合何家溝入肥。其東皆故抄河道。今盡涸。施耕種。惟團湖有水。東行爲楊家窪。經故縣村北。又東北爲宮家溝。以入涸。故縣村居民多業編柳。肆爲筐筥。其東二十里爲龍窩集。又東爲沙溝村。其民則皆業編竹篾爲器。其北有九鯉湖。可豬水。湖水通張家溝入涸。又東二十餘里爲馬頭集。一聚落也。又東爲鮑河口。涸口也。諸溝之北入肥者。則有溝八。肥流故廣。多洲渚。何家溝以西曰龍王灘。又西曰烏雲寺。皆大洲也。何家

溝東十里曰中南海。又東曰錢家灘。龍王灘。烏雲寺中南海。皆產蘆葦。可織席。民業資焉。又東三十餘里曰四方湖。周三十餘里。水大至則爲巨浸。又東爲蘇家集。亦一聚落也。道通宿州。有逆旅舍。凡販牛馬驢騾猪者集焉。諸溝之南入肥者。則有溝十四。自漢溝以東至石羊溝。皆北分清溝之水。南達于肥。自是而東。益與清溝近。又四十餘里。而清溝入肥。其間地皆宜麻。而民多織葦席爲業。環縣七十餘里。南距淮。北跨肥。清溝皆腴壤也。肥河入淮之所曰汴河口。今淤矣。肥源故廣。下流無所歸。則渟蓄而不得去。每夏秋水漲。七十餘里如大澤焉。而汴河口爲鳳陽境。欲疏濬而未由也。而岫河口東至蚌埠里。民新築長堤以捍淮。凡二十五里。其功甫成。冀得小安焉。肥北諸溝。清溝最大。源出宿州之龍山湖。東南流至縣境之呂家湖。溝形始見。又東行至年家橋。北會十湖之水。十湖今漸淤無水。其最下處可爲水田。藝杭稻而已。清溝之南無量溝。之東有姚家湖。南流爲小溝。入無量溝。有常家湖。滕家湖。北合清溝。唐溝之東有白蓮湖水。合小石澗溝。而漢溝之西有崔成湖。大石澗溝之東有駱家湖。其南有蘇家湖。東北有艾家湖。斜溝之東有鄭家湖。沙溝之西有大廟湖。則皆耕種爲平地焉。清溝東行。貫小石澗。大石澗。石羊溝。至石橋溝始廣。舊產菰蒲蘆葦。莢蒹藕甚繁。貧民依以爲食。今無矣。石橋西北一里之張八營。及蘆溝北之火星廟。貧民至治。貫錢麻。縷爲業。諸溝之南入清溝者有九。其分肥水東北入清溝者一。大清溝。東有楊家湖。黃木溝。西有高家湖。又大溝。東法鐘寺。南均有湖。頗平淺。雖有水亦不能蓄也。石橋以西淤塞特甚。自萬厯以來。淤者四次。年久淤塞如故。蘆溝。解河之間地稍高。水患亦減。諸溝之北入解者有九。而諸湖如薛家湖。鵝塘湖。梅家湖。遇雨亦差可渟蓄。而解東之陳家集。亦一聚落也。其民業販牲畜。亦略如蘇家集焉。渦南則張家廟。肥南則尤家湖。解南則陳家集。高莊。何家集。民婦女事紡織。亦藝木棉。特苦。

少而蠶事則惟呂家淺及雙溝集有之。然北土未嘗不盡宜桑柘也。明史河渠志。永樂十四年。河決開封州縣十四。經懷遠由渦河入淮。宏治二年。河決開封白昂言。河水南決者。自中牟楊橋至祥符界。析爲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亳縣亦合渦河入淮。今潁渦二水入淮者。各有灘磧。水脉頗緩。宜疏濬以殺河勢。嘉靖七年。胡世甯言。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蔡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今諸道皆塞。宜洛孫家渡抵壽州以殺上流。二十年。命王以旂總理河道。先一歲。黃河南徙。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鳳陽沿淮州縣多水患。乃議徙五河蒙城避之。萬曆四十四年。河決開封陶家店張家灣。由會城大堤下陳留入亳州渦河。蓋終明之世。河之分流入渦者不絕。今雖已堵閉。亦時有決溢。而淮水以敵黃之故。蓄之高堰者。日高則淮水之出不暢。而濱淮之地常苦潦。夫講溝洫於懷遠。淮以南當興其利。淮以北當除其害。利莫大於郭陂諸塘。今之所以廢者。龍王壩之不築也。塘下諸溝之不開也。築之開之。則利興矣。其餘傍山之處。不患無水。如盤塘女環塘之類。各循舊制而修復之。則利興矣。又其餘如馬廠湖孔冊湖之類。亦仿諸塘之制而爲之。度其地形。堤者堤。濬者濬。則利無不興矣。而久而莫之議者。工役畚揭之需。縣官無以給之一也。無廢日久。民或侵佔。狃于目前。莫爲長慮。二也。水旱頻仍。不暇兼顧。三也。害莫甚於汴河口。水漲則倒灌爲害。水落則停滯爲害。及田稼。且害及廬舍。始也。或間歲一被其害。今則無歲不被其害。田廬如浮漚。棲苴流離。昏墊十室而九。今欲除倒灌之害。宜於防而汴河口縱橫散漫。不可得而防也。卽防之矣。而當盛漲之時。淮且逆渦而灌肥。仍不得而盡防也。除停滯之害。宜于疏導。而疏導之法。必下流暢。遂勢如建瓴。汴河下流。淮爲歸壑。今洪澤

淤墊。淮水亦鬱。當其消落之時。其卑於汴河口。僅以尺計耳。導之而不能行也。且恐其口門通暢。而倒灌之害益甚也。貢震靈璧縣志曰。淮水之在靈璧南境者。西自懷遠縣交界之蚌埠集。東至鳳陽縣交界之西門渡。中間二十餘里。每歲夏秋水發。濱淮之地。悉成巨浸。深且逾丈。此非溝渠所能宣洩。隄堰所能捍禦也。所以然者。淮水發源桐柏。挾七十二道山溪之水。東趨入海。唐宋以前。漲溢爲患。史不絕書。宋以後。黃河南徙合淮。或由潁至壽春入。或由渦至懷遠入。其後專奪泗。由徐邳至清河。距海三百里。淮水之尾閘。強半爲河所占。淮漲則扼於黃。而不得暢流。淮消則黃且乘其虛而倒灌。治河者慮黃之倒灌。而又欲借淮之清。以刷黃之濁也。則束以清口。鄣以高堰。且於徐邳黃河南岸多設閘壩。以分黃助淮。由是而洪澤滿。泗州沈。臨淮沒。下愈壅。則上愈潰。必至之勢也。靈璧南鄉數十里。安得不常爲沼乎。又曰。肥河洩宿州龍山湖。及懷靈兩境窪地之水。南入于淮。年久淤塞。不能暢流。以至汎溢。固已然。他處溝渠宜疏。而此獨否。何也。從前淮水不似近年之大。故內水得出。今則黃水逼於清口之外。高堰鄣於洪澤之東。睢湖諸水。又改從歸仁而出。淮之大十倍於前。夏秋水發。內水未來。而淮之倒灌者。已先至八埧集。周迴數十里。水深逾丈。居民村落。無異波上浮鷗。若肥河再渚深通。則淮水倒灌更易。此不可不慮也。貢氏所言。與今日事勢若符節矣。貢氏書成于乾隆二十三年。而其言如此。況閱今又六十年耶。是以縣之患水者。且不第北肥而已。凡天河洛河欠河。當淮水長時。無一不瀾漫四溢也。即懷遠以上之壽州鳳臺。凡濱淮之地。其瀾漫無不相似也。民生日耗。維正莫供。蠲緩之令。日下賑貸之請。歲告長吏蒿目而束手。亦何以爲心哉。

昨承問州境水利。州高原多而下隰少。向惟憂旱不憂澇。周禮稻人掌下地之稼。以潴蓄水。以防止水。蓋初欲使水有所歸。而田疇免澇。既則資以灌溉。而禾苗不困亢。此殫人力以相天時。大都塘堰之制。小且淺者。務擴而濬之。甚深大而未完固者。惟增築隄壩。導引上流。酌立涵閘。均派安貼。斯可矣。其要公塘在慎選塘頭。逐時修築。私塘在責成業戶。逐歲挑濬。勿令淤淺。此其常也。至若恒雨兼旬。川流暴漲。又或蟄蛟作祟。倏忽懷襄。則變出意外。丁未水災。竟成澤國。州之水分界毫豬嶺。東南入江。西北歸淮。今南條如舊。而西北沿河十三灣。災後仍頻年被澇。且及七家畝官田。畝蓋昔時西去萬山。草樹蒙茸。虎狼窟宅。近則人烟輻輳。崇山悉開。熟地土鬆雨滌。逐漸歸河。又丁未之變。山石頽落。淤塞河道。水多旁溢。旁溢則河行反緩。行緩則泥沙隨滯。河面日淺。餘河淺則支河亦淤。水行地上。能勿澇乎。今種山既無禁理。長河亦無濬法。惟冀數年之後。各山種久土結。河泥遇驟水衝洗。可倖復舊。昔管子論水曰。曲必退。留滿則推前。可悟河道通塞之故矣。山中蟄蛟。數年一發。不大爲害。自丁未萬蛟盡起。遽成昏墊。男婦漂溺無算。田廬俱成砂礫。人始畏蛟。傳此爲雉與蛇交。遺卵入地所成。其處常有烟霧。又雪後視其地。必先消。或掘物混沌如巨瓠。堪烹飪。亦可煎膏。山氓冬暇。逐鬻獐貉。每具纔三二百錢。若號召掘蛟。依值以酬。當有應者。終難遍及。姑存此迂說可耳。嘗計州之水利。水患皆與他方迥別。他處水患。或因沖決。可議堵塞。州則淤淺旁溢。難言疏導。他處水利。多藉溝渠。引致河流。州則專恃塘堰。宜勤濬築。今州之西北。近河則獨畏澇。去河遠則憂旱倍於東南。然陂堰亦多。但欠人工修築。方今農隙。又適水涸。宜遍喚塘頭。令勸使水人戶。及時增修隄壩。田主稱事給資。各佃分疆致力。塘陂完固。雨雪滿盈。灌溉有賴。諸官塘準此。至各私塘。亦嚴諭鄉保。勸勉挑濬。值茲儉歲。窮佃就使用工。藉資餬口。及至灌田。主佃交益。縱雨

澤愆期。亦不至全無倚恃。此人事所能自必者。君子亦道其常而已。昔鄧艾大治諸陂於潁南北。而資食有儲。杜當陽則盡壞堯豫諸陂爲田。而民亦受其益。白香山濬錢唐湖。溉田千餘頃。王荊公急興水利。究迂闊少效。適以厲民。大約各因地勢。相厥時宜。務取便民。期收實效。此則宜更廣延。講求良畫。未敢膠執臆見。以辱明問也。

圩田圖記

韓夢周

來安東南多圩田。夾列水口沙河東西岸。沙河發源於盱眙之爐山四十里。逕縣東門。又三十里逕水口。又三十里入烏衣河。又東匯於滁河。河水自發源行七十里。澗流溝注。交會於水口。於是始大足灌溉。故圩田居焉。列西岸者。曰羅沈圩。河西圩。范家圩。三城圩。勸墾圩。塘南圩。固鎮圩。天湖圩。凡八圩。列東岸者。曰瓜圩。福圩。胡母圩。黃青圩。大雅圩。董青圩。江青圩。西廣大圩。東廣大圩。北廣大圩。凡十圩。共十有八圩。凡圩之制。大者周四十餘里。次二三十里。次十餘里。四圍築堤。堤高二丈餘。厚四五丈餘。次高一丈餘。厚三四丈餘。堤外有夾河。有散水堤。內有月塘。有溝有渠。於堤半下作斗門。以石爲之。小者爲鎗。以磚爲之。時其啟閉。旱則引沙河之水入斗鎗。流入塘渠灌田。澇則決圩內之水出斗鎗。由夾河分入散水。達沙河。沙河不能卽洩。在東岸又有汪波蕩。驚兒蕩以匯之。在西岸有紅草場黃線溝以出之。而汪波蕩爲最大。蕩廣四十餘里。東南通烏衣河。水口以北諸岡阜之水皆聚焉。於來爲巨浸。故凡圩田之設。其爲利害於沙河者十之七。爲利害於汪波蕩者十之三。此圩田規制之大略也。凡圩田宜稻。所穫視他田三倍。其值亦倍於他田。故諺曰圩田收食三秋。其地利然也。比年以來。雨暘愆伏。旱澇過甚。旱甚則無水可資。澇甚則中外皆飽。圩反爲澤。於是圩之民始病。然澇之中尤有

甚病者曰破堤。河溢蕩湧。衝激所至。堤不能禦。則潰決而入。拔樹木。漂廬舍。圩之溝渠畦塍。盪滌變遷。失其故制。沙礫所淤。化爲磽确。是以破堤之圩。三年不復。然來圩再被湧。而無破堤之患。視他邑爲幸者。非其水勢弱也。圩之堤高且固。足與水敵也。語曰。人力足。災爲福。此其驗也。故凡營圩田者。莫先於固堤。欲固堤者。在齊民力。齊民力者。在通作民力。既齊厚其力。食而堤自固矣。堤固則小旱湧足以爲備。而甚亦不爲大病。夫而後圩民可得小安也。余三年以來。營度於此。考地勢。究利害。齊人功。凡所規建。頗有成效。因命工爲圖。備具經制。及所以興作力食之條。悉列焉。俾後來者有所考。毋以荒功遺害也。

開黑河議

韓夢周

來邑圩田之設。唐以前莫可考。志載始於宋代。至明而益盛。與來安接壤者。其南則滁州和州全椒。東南則江浦。東則六合。皆有圩。縣繹羅布五百餘里。而水患由始制以來。雖有甚有不甚。至於今未息。考其所自。圩田多居河濱。河不治。則水溢而敗圩。其勢然也。河之在和州者曰後河。發源於合肥之黃山。黃山大百餘里。澗泉之水皆歸後河。東過含山。黃鶯山昭關諸水入之。又東過和州。雞籠山如方山諸水入之。又東過全椒。武進山龍山。鄭山諸水入之。又東與襄水合。又東入滁河。在滁州者曰清流河。發源於州西北之清流浦。定遠之大橫山。來安之嘉山。滁州豐山諸水入之。又東過烏衣。名烏衣河。又東入滁河。在來安則發源爐山。過水口入烏衣河。會滁河者是也。三河之水。總歸滁河。其交會之處。名曰三汊。三汊東流二十里。至張家堡。由張家堡而老鸛嘴。由老鸛嘴而皂河。由皂河而葫蘆套。經六合縣城。由瓜埠口入於江。自三汊至江口。縈紆盤折三百餘里。急流不可徑達。而瓜埠口壅沙逼阻。兩岸多葦蘆。上游水大。不能卽洩。隘束奮怒。旁出四潰。沖圩破堤。實由於此。於

是別開河道之議。興然卒亦無成功。先是明嘉靖中。巡撫李公巡案曹公。以圩田被災。因河流細塞。別尋江浦縣浦口鎮黑水河。今名乾河沿西北至滁河。東至大江。長二十里。舊有河迹。中僅隔土岡四里。即朱家山嘴開濬通導。滁

河之水直入大江。無壅溢之患。則圩災可弭。未果行。三十年。巡撫夏公巡按楊公。遂開黑水河。以誤鑿石骨而止。及隆慶二年。來安人王來建議開黑水河。忤巡按張某意。欲難來。發帑金三十兩。令鑿井。驗試試如法。又發金二百兩。令其自開。來言費不敵功。來又無權。不可任。詞語激切。巡按怒。置來於獄。萬曆中。來復上言。事得行。尋以用非其人。冒侵帑金。懼謀陰阻。撓而罷。自是不復言開黑水河矣。我朝康熙十九年。圩大災。復舉王來議。開朱家山二里未通。雍正十二年。大開朱家山。用銀二千七百餘兩。旋淤塞。逮乾隆四年。滁州衛守備李之峴者。復建議開黑水河。計工條畫。視王來尤詳備矣。其略曰。開河之法。必先測量地勢。高下使源委均平。始蓄洩得宜。前人昧地勢。嘗試以爲微倖。故無功。今測滁河河底。至岸高一丈六尺。自滁河之張家堡。南至搶塘營。石橋長七里餘。地勢漸隆。高五尺二寸。有河渠。水發可通舟楫。疏濬功省。自搶塘營至查家壩。地勢更隆起。高三尺。有河形。不能通流。自查家壩至徐家壩。地又高五尺五寸。河形泥淤。自徐家壩至李家壩。地又高二尺。通查家壩。徐家壩。李家壩。凡高一丈五寸。各宜疏深。如高數。過李家壩而東。爲朱家山。山脊長一里餘。九十丈。地勢聳隆。高一丈四尺三寸。統計比滁河河底高四丈六尺。河形中隔。故朱家山尤爲黑水河塞障。踰山而東。土岸危竦。夾岸中有乾河。廣僅二丈。上嶮下虛。易於崩裂。兼又異時挑河。負土附岸。一遇霖雨。仍委於河。水道阻塞。詢之土人云。雍正十二年。開河功竣。值夏日雨多。滁河岸及搶塘營道上。水高五六尺。中隔朱家山。高處里餘。涓滴不可通。倒流衝激。圩田皆破。以此考之。水漲高滁河岸五尺。而朱家山尙未通流。是朱家山又高於水。

漲之數數尺矣。與測量之數合。朱家山應鑿深四丈一尺。計高於潞河河底四丈六尺之數。所不盡者五尺。留以蓄水。勿使盡洩。至河岸上應開廣六丈。下三丈。西岸乃高崖大路。不能展開。惟東岸土岡。可以開廣。岡外有大湖。運土實其中。可免附岸塌卸之患。如此則朱家山可通矣。自朱家山東至馬家橋。地勢漸下。低一丈四尺九寸。應止濬一丈二尺。東岸開廣六丈。自馬家橋至宣化橋。地勢更下。低二丈八尺。泉水通流。無庸深濬。岸路加闊而已。從此江口廣衍。略無阻滯。凡功資計方。僱役得銀一萬六千兩。誠能勿恠財費。擇能而使之。絕誅索。禁冒侵。庶黑水河可成。圩災可息矣。當事聽其議。然羣言如聚訟。無敢決行。十九年。總督鄂公容安憫圩災。詢於有司。或舉李議。乃親履勘。大興工。發淮上之夫數千。以其習河役也。閱兩月。工竣。用銀四千四百三十兩。未久復湮塞。於是議開黑水河者。遂言沙土善崩。益畏難。不敢置議矣。而論者皆咎任事不能盡如李法。費廉而工減。是以無成功。余嘗以事如金陵。數過所謂朱家山者。按其形勢。誠如李君所言。故採其說。俟習水利者考而行之。若乃議紛而力不繼。適足爲後戒者也。

余既備載開河始末。誠以此河不開。圩田之害未知所止。然二百餘年中。屢舉屢廢。詢之土民。僉云。此非獨地利艱也。亦多陰撓阻之者。蓋江南貨物轉江北者。舊由瓜埠口抵六合。故黠商豪賈聚焉。若黑水河開。則江南估舶直達浦口。其道徑便。不利六合商。六合商釀金啖官吏。造言開黑水河。鑿削六合地脈。不便。又言沙土善崩。空勞無益。官吏之黑者。張其聲勢。與他邑爭。故或議而不行。或行而故謬。以敗事。總督鄂公開河時。廉其情。取造言者。項械號令工。所羣商始狼顧。匿卒亦不成。殆天也。又云。東去張家堡十餘里。有小河。東南流四十里。可達江。其土白壤無沙。地勢曠坦。易開濬。六合人劉君某訴於邑宰陳公。言百姓願計畝出

夫可不費官一錢而事集。又訴於江甯守某公。江甯守檄縣議。商人聞之大恐。百計阻遏。會劉卒事亦寢。蓋開河爲農人之利。而商賈圖便其私。農豈商敵哉。嗚呼。是言然彼商者。亦無天道哉。

書焦岡湖考後

鳳臺縣志

李兆洛

按蕭景雲焦岡湖考曰。湖西北受潁上平湖澗渠之水。西南受楊家腦兩窪之水。濁溝催糧溝中心溝小口溝一道爲經。餘水數十道緯之。湖勢南北岡昂。西等之。東北最下。而中虛曠。遇西北西南雨多水盛。建瓴而下於湖。則湖成巨浸矣。潁水漲。則破楊家腦壩灌湖。淮水漲。則由沙河支流故道入唐家窪牛家溝下催糧溝灌湖。或由魯家溝下催糧溝灌湖。由杜家窪柴家窪大口小口燕湖口灌湖。西肥漲。由董奉湖至劉家路入福天窪。賀家塘灌湖。不惟湖勢瀾漫。岡地亦成澤藪矣。湖之利在放內水。禦外水。而引水難行。內水古由董焦岡南厓南岡迤尾北厓中豁里餘處爲燕湖。由燕湖東南行出岡外。抵湖尾而注淮。今中豁處汙塞。水不出故道。而由南岡迤尾之西南里餘開小口放水。湖水廣而口狹。未能通利。須復開燕湖故道。築壩修閘。開閉合法。地下易出。而以小口出水輔之。則內水無壅滯之患矣。禦外水恃壩工。楊家腦壩固。則潁水不直灌。魯家溝以下各窪各口之壩固。則淮流不倒灌。劉家路壩固。則西肥不倒灌。而燕湖劉家路兩壩尤要。地勢下水易灌。壩不固尤易破也。壩工固。而外水之患絕矣。引水難行者。湖之南岡較昂。岡之南淮流甚低也。若開魯家口溝引淮以入湖。溝淺則岡昂。河低。力費難引。溝深則湖淮通流。湖受淮害矣。且湖地性濕。畏漲。潁利嘆乾。嘆乾之年。他地禾枯。而湖苗倍收。毋須引水以救也。漲潁其常。河不漲。潁其偶。此湖之勢。然而治之疏密。豈不貴審勢以爲之哉。

以上蕭生此考甚詳密。然其所擬議。尙有未盡然者。其云湖水廣而口狹。未能通利。余嘗於放水時親按行之。

以水平度淮湖高下。湖水高於閘外幾三尺。而閘口出水處。懸流不過四五寸。蓋小口溝長五里餘。又接中心溝三里餘。始至湖心平漫處。溝身既長。溝道又盤曲。故水流迂緩。其病在溝不能吸溜。使水勢直注閘口。若能使湖水駛抵閘口。懸流三尺而下。以水法度之。湖雖廣。不十日可涸。故其不通利之故。不在口狹也。又云引水難行。湖本低窪。不引水亦無不可。然大旱之年。往往有湖底龜拆。而淮水夏漲。湖漫遍灘者。若有引水處。便可放令滿溝。卽行堵閉。使岡上之地。亦可以藉資挹灌。有益無損也。又云嘆乾之年。他地禾枯。而湖苗倍收。毋須引水以救。此尤不然。所謂湖苗。或高粱。豆。菜。諸旱種耳。至於稻苗。不能無水而收也。湖底種旱糧。終爲非計。遇數寸驟雨。岡水下。稼悉壞矣。湖地雖下。然遇有盛潦。但外壩不破。而湖心之水。極深處不過二尺。余於落時。屢以小舟親探之矣。吾鄉圩田。終年積水尺許。宜禾而不能麥。以地下水無可洩也。今焦岡湖之地。亦利於開水田耳。秋冬洩水。以種麥。刈麥後。引水灌之。以種稻。爲利乃大。若可放而不可引。則一涸之後。止可種旱糧。又畏驟雨成潦。殊非計也。其欲於燕湖故道築壩修閘。以輔小口。其言甚是。而燕湖口土性沙劣。工段又長。施工頗苦。不易。且燕湖口以上所淤之田。皆成膏產。距湖又遠。欲挑熟田爲溝。其勢不行。民情難與慮始。鳳人尤愛逸而惡勞。苟且旦夕。莫爲久計。雖小引其端。成之者或俟後人耳。

新修皇興圩堤碑記

池州府志

池州知府李本樟

天下之賦。出於東南者十之八九。其潁江一帶爲圩田。設隄防而立斗門。以司吐納。往往稱沃壤。然或畚築不時。啓閉無節。潮汎潰決。民且爲魚。上無以供賦稅。下無以甯家室。非細故也。銅陵濱江爲治。賦出於圩者十之七。厥土墳壚。厥田下下。以江潮之大小爲豐歉。萬歷間。弋陽徐侯始築長堤。以禦江潮。而後四十八圩永享其

利其堤起於丁家洲老壩。迄於仁豐下圩。高其防而障以都埂。嗣是邑侯軫念民艱者。皆以治圩爲重務。南北皆有斗門而北臨大江者。吐納尤重。數十年來。蟻穿蚓溜。滲漏如泉。予守銅陵之明年。陽侯肆虐。蕩析爲災。又自皇興圩始。其堤之衝激碎裂。抑又甚焉。嗚呼。茲之弗治。銅陵其魚矣。爰進紳耆而籌之。僉以工鉅力艱。束手無策。或欲請帑興修。則工始於民而修於官。政體弗協。且成例弗能也。顧費不給。則堤不完。堤不完。則圩水廢。國賦民生。其何以賴。予念舉大事首在得人。乃訪有章子廷鏐者。商之。出其修圩條議一篇。言皆有根柢。余知其必有成。乃聽其議而行之。其法按畝以徵費。計甲以起夫。開方以算土。積步以權值。計堤之圍三千三百有奇。小圩障其西。又堤一千有奇。新築之方一萬八千有奇。費不足。則任事者解囊以助之。力不能卽輸者。又假貸以先之。其壯者。既受夫之值。足以贍其家。而老弱者。又分班任易。足以餬其口。有業者。蒙任卹之休。無業者。享代賑之利。且使各圩之呈乞者。關其口而勉於言。而四十八圩之堤。俱興起。堅固縝密。用卜永年。乃進任事者而告曰。勉之哉。一德一心。以保此不替。其歲釋一長而羣長咸聽。無違心也。其增卑培薄。一以時啟閉也。其利害與其毋築堤壩於水渚也。其高爾埂於溝澮之上。以防水溢也。其預存餘地。毋畱宿水。以滋漲決也。其盤塞外圩之隘。勿令驅水入圩。而以私害公也。則銅民其世世永利矣。爰敘其顛末。以垂示後人。

江西水道圖說 會典

安徽省之西南爲江西省。以南昌府爲省會。南昌府之北。南康府。九江府。其東。饒州府。廣信府。其西。瑞州府。其東南。撫州府。建昌府。其西南。臨江府。袁州府。吉安府。吉安府之南。贛州府。南安府。撫州府之南。甯都州。大江自湖北東流入境。經九江府。北合湓口水。鄱陽湖水。及龍湖。大白湖。入安徽境。鄱陽湖。一曰彭蠡湖。在南昌府東。

北○南○康○府○東○南○饒○州○府○西○納○十○數○水○最○大○者○贛○江○北○流○至○九○江○府○入○於○江○龍○湖○自○安○徽○南○流○入○境○經○九○江○府○入○於○江○章○江○自○湖○南○東○流○入○境○經○南○安○府○合○禮○信○水○池○江○至○贛○州○府○治○北○與○貢○江○會○貢○江○出○甯○都○州○西○流○至○贛○州○府○合○雁○門○水○梅○林○江○甯○都○水○潏○江○潏○江○桃○江○與○章○江○會○曰○贛○江○北○流○經○吉○安○府○合○遂○江○牛○吼○江○潏○江○恩○江○又○經○臨○江○府○合○袁○江○至○南○昌○府○曰○劍○江○合○錦○江○撫○河○注○鄱○陽○湖○甯○都○水○一○曰○梅○江○出○甯○都○州○合○鹿○江○瑞○林○河○西○流○至○贛○州○府○注○貢○江○袁○江○出○袁○州○府○東○流○至○臨○江○府○曰○新○喻○江○注○贛○江○錦○江○出○袁○州○府○東○流○經○瑞○州○府○合○藤○江○鳳○嶺○水○龍○口○水○曲○水○至○南○昌○府○注○贛○江○撫○河○一○曰○盱○江○出○建○昌○府○合○赤○溪○陶○溪○北○流○經○撫○州○府○合○苦○竹○水○宜○黃○水○臨○水○至○南○昌○府○合○三○港○水○注○贛○江○上○饒○江○一○曰○弋○陽○江○一○曰○安○仁○江○上○源○曰○上○干○溪○下○干○溪○自○浙○江○西○流○入○境○經○廣○信○府○合○玉○溪○靈○山○水○永○豐○溪○雙○溪○潦○源○水○須○溪○經○饒○州○府○合○白○塔○河○亦○曰○錦○江○至○南○昌○府○注○贛○江○永○豐○溪○自○福○建○西○流○入○境○注○上○饒○江○白○塔○河○上○源○曰○瀘○溪○自○福○建○西○北○流○入○境○經○建○昌○府○又○經○撫○州○府○合○青○田○水○至○饒○州○合○泊○水○竹○屯○河○南○河○注○鄱○陽○湖○南○河○亦○自○安○徽○西○南○流○入○境○合○小○北○港○水○注○樂○安○江○修○河○出○南○昌○府○合○桃○樹○港○東○流○至○南○康○府○與○馮○水○會○馮○水○亦○出○南○昌○府○東○流○至○南○康○府○合○雙○溪○與○修○河○會○俱○注○鄱○陽○湖○尋○都○江○鶴○子○水○會○雲○水○俱○出○贛○州○府○南○流○入○廣○東○境○龍○港○出○南○昌○府○北○流○雋○河○亦○出○南○昌○府○西○北○流○俱○入○湖○北○境○萍○川○江○出○袁○州○府○攸○水○出○吉○安○府○俱○西○流○入○湖○南○境○昌○水○出○南○安○府○南○流○入○廣○東○境○東○南○至○福○建○界○西○南○至○廣○東○界○東○北○至○安○徽○浙○江○界○西○北○至○湖○北○界○西○至○湖○南○界○

江西水道考 江西通志

江○西○水○之○上○源○其○大○者○爲○漳○水○漢○志○曰○豫○章○水○山○海○經○水○經○曰○贛○水○出○南○安○縣○都○東○山○東○流○經○大○庾○縣○合○嶺○山○

和溥水。雲山密水。丫山靈巖水。大里水。黃公坑崗山水。傀儡山大明水。大庾嶺嶠水。北流入之。廣東仁化所出之平政水。合涼熱水。昔名豫水東北流入之。經南康縣西南爲南鰲口。合蒲塘蕉溪諸水。及布尾之封侯水。鍾山西符水。禽山禽水。過山過水。東流爲芙蓉江。西北崇義縣有樟山之潛水。湖南益漿之麟潭水。牛皮龍水。玉泉山之義安水。大嶂山之帶圍水。即橫水經上猶縣界。上猶江源出湖廣郴州桂陽縣。流經琴江口。營前彭山水入之。過大嶺嶂。合稍水。出石溪料水。出料樹造水。出老寨背關水。出益漿石門水。出丈洞米洲水。皆從東南流入章水。至南康沙口。又東經贛州城西。環城而北。與貢水會。貢水漢志曰湖漢水。發源福建汀州新樂山。西流經瑞金縣陳石山。綿江水流五十里入之。又合烏村智水。銅鉢山瀾水。羅田浮圖水。流經會昌湘水上源爲羊角水。北流過龍石。綿湘二水始合爲湘洪水。淵深多怪石。蛟蜃居之。盤古山墨斗灣諸水。皆會而入。貢水安遠濂江水南流入之。經零都南爲零水。合金溪水。出鳴公嶂化龍水。出鳴公山羅芽汊水。出慈果嶺其東北石城之琴水。出鷹子岡。合瀾水。甯都之梅水。出梅嶺。在邑北一百二十里。非大庾之梅嶺。合白沙江。出武頭峯麓白鹿江。出石城璜溪。又合東江之鰲溪小溪。西江之龍變溪。桃溪。出桃林山會於吳口。渡西南流入零水。繞城而西。出零都峽。其北興國之激江。源出桐林埂。及蜈蚣山。合濺水。出太平鄉藍黃田水。出清鄉龍下川。出曹溪西流長信衣錦二龍。西南流入零水。其南則定南員魚溪。出南坑。龍南桃水。出冬桃山。合筋竹葛溪。諸山水爲三江口。經信豐爲桃江。源出龍南桃嶺。合黃田江。出始興大竹園保昌鄉方溪水。出龍洲北江水。出猶山大樂口水。出大庾界楓山安樂鄉三江水。一爲新田江。出安遠會昌界。一爲周坑江。出會昌縣上下坪。禾溪口水。出長山綿山安息江水。出安遠東坑東北流至雙溪口。又北爲烏濂。又北會於零水。故零都爲衆水之匯也。貢水又西經贛州城東。環城而北。與章水會。二水合而爲贛。此齊都官尙書劉澄之說。雖鄺道元譏其以

字說水。亦未遠失水實。若謂縣治居二水之間。因以名縣。則說允允矣。城中三池二溝之水通之。長步水出黃家山。東流入之。龍溪水出黃竹嶺北流入之。梁水出龍頭嶺西流入之。阜水東流出阜口入之。凡北流三百里。歷十八灘。經萬安。龍溪水西流入之。綿津溪水出雙坑及長仙合流入之。蜜溪水出鷺公嶂西流入之。贛江折而東流。蘇溪水由九石陂入之。雲岡水出朝天橋入之。韶江水合黃鵠水東流入之。武朔溪受風雨雲雷四潭之水西流入之。其西龍泉遂江水。源出左右二溪。至李派渡合爲一。東北流入之。經泰和江流澄澈。故曰澄江。永新拔鐵山出之。牛吼水合龍泉之射洲江東流入之。麻斜溪水合李陂溪水出西江口入之。贛江又北經永豐西。報恩江發源甯都西北界。古名瀨水。西流合葛溪黃竹溪白水麻江龍門江諸水。流遶邑城下。流爲英潭。其南沙溪蕭瀧發源興國界西北流。合孤江儲溪出廬陵張家渡入贛江。江水又北經吉安城東白鷺洲在焉。合習溪水出吉塘螺湖水出五里岡冷水坑及橫石江水在西北界吉水安福之盧水發源盧蕭山西受永新之禾水勝業水及溶江在永新東界合毛停水閩水郭水出郭山上通宜春同水出遊赤谷水出分宜界智溪出宜春桑田東麓荷溪出鶴湖東流與王江會源出陳會山之舟湖水合修水於書岡下達於王江。又東流合泰和之禾水一名早禾江經廬陵神岡山下同入於贛。其自富田合明德水而入者爲廬陵之王江。盧水下流與清溪水相合者爲廬陵之盧水。贛江又北經吉水南爲文江。永豐英潭之交會也。江中有青湖洲二水繞之。狀若吉字。又云兩水交合如文。故名文。亦曰字水。合義昌水出文昌鄉上通蕭瀧陽豐永豐幽溪沙口諸水入之。南溪水出中鵠鄉東流出柘口入之。經峽江東流折北。舊爲玉峽鎮。江水束於中而不得溢。合亭頭水出七里洞暮膳水出石牛嶺自古山漕溪逆流南入者爲仁和水。自漕溪北入者爲蓮花潭水。經新淦西湄湘水發源高嶺合秀溪水西流入之。藍陂溪發源百丈峯合金灘水東流入

之贛江。又經臨江郡城南。爲清江水。蓋袁江。贛江二水會於萬頃洲。南繞城而北。故名臨江。明成化末。贛水暴衝。蛇溪水爲銅鑼江。沒田畝以千計。直北流三十里。與袁江會。於是臨江城臨袁不臨贛也。袁江者。發源萍鄉。羅霄山下。爲羅霄水。東流至宜春。西爲稠江。折而北。爲秀江。合麟橋江。其源爲清溪。江出老山。仰山水九曲水。鬱谿水。經分宜南。爲清源渡。合赤江。楊江。野江。介溪。竹橋諸水。東流經新喻。南爲淪川縣。本以淪水名。唐後訛而爲喻。西合嚴塘江。阪江。畫江。東合距江。出分宜。灼江。潁江。發源蒙山。合八十長宜江。出嶺諸水。凡九十九灣。八十八灘。紫州東瀛洲。聯互以障之下。清江而合於贛。贛江又北流至清江鎮。淪水發源離嶺。會沉香溪水。一名閤山水。出洋湖。西注之。蕭水亦名小陽水。出古清泉里二源。滙於香田。由蕭洲橋。歷蕭灘鎮。東注之。經豐城西。爲劍江。繞而北。歷苦竹。楊林。金雞諸洲。豐水出杯山。東北流。由三溪津。會羅山之宮水。東流受百斤湖。廣百餘畝。湖田長十餘里。溉銅湖。互三赤湖。廣二里。溉田平港湖。溉田二百餘畝。諸水又會猴峯之槎溪水。合流出小港口。入贛江。江水北流。雲潁水出撫州橫河。合隱溪水。西流入之。過龍霧洲。卽金鐘口是也。杭溪水出介山。匯爲藥湖。合瑞州水。東流入之。瑞州水自萬載西南八疊山。有金鐘湖。東流爲龍江。歷魚鱗灘。合康樂水。東流經上高南。爲淩江。新昌之東溪。來自奉新。西溪來自甯州。皆南流入之。合鹽溪。在新昌西門外。清溪。秀溪。一名查溪。有晉陶淵明遺蹟。白竹港。出諸水。又合滕江水。受小水。出煙易樂水。出乾陀嶺。斜口水。出蒙六口水。止石洪港水。東流貫高安城南。爲錦江。一名筠河。漢志曰。蜀水分一支。互南城爲市河。東會於象牙潭。受鐘口山。出蛟華陽。出新喻。龍陂山。出米梅口。斜溪。諸水。東流抵新建。界黃源。出蕭下銅源。城山芭蕉源。諸水入之。北流經南昌府城西。爲章江。麥源水出西山。注梅嶺。下爲吳源水。合白石源水入之。甯州修水。出黃龍山。受杏苑水。出華阜山。亦連通城。百葛水。出大武甯鄉水。

出大湖山連湖廣界乃登湖廣也東澧水出毛田三十頃鹿源水鹿源水腰帶水出鳳過州城東受安平水
州及新昌界乃登湖廣也東澧水出毛田三十頃鹿源水鹿源水腰帶水出鳳過州城東受安平水
竹山出毛田三十頃鹿源水鹿源水腰帶水出鳳過州城東受安平水
水南受清江出銀山長田皮洞楊浦石鏡鳳口出三山北受茶培東北受陂田出仁鄉簪溪出山了東受磧
溪出雙嶺山諸港水東流靖安城西雙溪水出毛竹山與甯州界一支歷南源諸郡東北流達於追里一支歷中下燥坑
達於桐城合流受桃源水出九洞南流石掌灘水東南流抵奉新與馮水合出邑南龍溪水王山華林水紫紆
西來入之而皆會於修水安義之龍江水兆州水東陽新徑水合於邑東為三合水并蛟源出山白武斛源水
俱出靖安界諸水東流合於修水又東北流經建昌縣南合檀陂水雲居山之楓林西江白沙雲門諸水東流入之
又合珠溪水達於章江匯於彭蠡星子六溪十八湖之水入之德安博陽川東南流入之又北為女兒港德化
水入之港口曰金沙洲明師殲陳友諒之卒於洲上是為西鄱陽湖南昌城中之水曰三湖九津三湖者蘇圃
迤北曰北湖由廣濟橋至洪恩橋曰東湖同仁坊二小橋至兩學宮抵水關閘曰西湖總名為東湖古稱十里
後僅廣五里歲額魚課一百二十金明萬曆中郡邑捐納禁不復漁九津者義取洪範九疇所以洩三湖水廣
潤門二津惠民進賢順化永和德勝五門各一津章江門二津津各引水歸濠水關橋置內外閘湖水盈則放
水西達章江江湖俱溢則閉外閘使江水不得浸入乃開內閘引湖達濠繞廣潤章江德勝永和四門而東注
歸蜆子艾溪二湖出牛尾閘趨楊家灘入於湖盱水發源血木嶺過匡山北流為巴溪又北為小動溪過白水
鎮經廣昌縣南為平西大河合南村石壁青銅諸港水北流經南豐西會滄浪水出新城飛鳶水亦名悲猿港合荀溪西
北流經建昌郡城東川門為盱江合東江出船山石頭港水一名梅溪出梓

入之。東北流經金谿西。合齊岡清江石門塗嶺后車溪。出韓東漕港諸水。經撫州東。為汝江。上流為金谿水。與

苦竹赤橋二水合流。由夢港環城而北。江廣流緩。渟滯如湖。名曰瑤湖。宜黃漳水發源箬嶺。北流與軍峯宜水

合。又北流與黃土嶺黃水合。二水合而名縣也。崇仁巴水出臨川山。為臨水之源。東北流至嚴陀大盤山。寶唐

水會之。芙蓉山之書堂十洞。二水分流。會於李河埠而與之合。東流會華蓋山之西甯水。曲折數百里。合青水。

東流過黃洲。有長橋束之。水灌則湧激如奔馬。過左港。合羅山水。東流合孤嶺水。北流合大浮山水。高峯山水

石牛源水。逕白鷺渡。為臨川至西津。合汝水。其北連礬水。發源長岡。出黃塘橋。東流入之。諸水相合。由金玉臺

出烏鵲石。折而北。過虎頭洲。至金雞城東鄉。三港水合金橋延橋二水。西流入之。東北流合西洛水。入武陽水。

進賢通濟港水。出香爐山。流為九曲。至藏溪灣。合獬山之院澤水。優游源。北流入洪源湖。一名日月湖。東歷回

龍洲連軍山湖。湖延袤五十餘里。北為白沙湖。與南昌大沙小沙二湖接。邑西羅溪嶺水。流為清溪。合南陽水

為青嵐湖。與洞陽武陽合。為三陽水。至南昌東北入湖。玉溪出懷玉山。西流合沙溪。水平溪水。又永豐溪源出

福建建甯盤亭。西流入之。過廣信城南。為上饒。江西流合儲溪。宋溪。葛溪。諸水。皆出。為弋陽江。一名信義港。自

福建邵武分流入之。西流合明溪水。過桃花灘。經貴溪。南菴溪水。合箬溪。湖陵戴星諸溪水。過白茫洲。經安仁

南。為安仁江。一名錦江。白塔河合王石鳥石。鷺湖。河陂諸潤之水。與之會。藍溪水。三源合流入之。建昌之瀘溪

水流百三十里。亦入之。西北流。經餘干。桐口。灘分二派。西北流者。由布村趨龍窟河。受潤陂水。三源一出。李梅

梅嶺一出。進賢王嶺。過樣林。雲霧洲。至瑞洪鎮。入於湖。東北流者。由八字嘴。由分二支。一受古埠水。二源一出。臨川大

源。趨馮山。過黃坊。合沙港水。一由破穴入布河中。有越水出西津。俱會珠湖。趨饒河口。沙港。西津。為大河也。鄱

水發源江南祁門環中合大共山之霄溪。禾戌嶺之柏溪。及榔木嶺武陵嶺盧溪山諸水。西流出經浮梁東之梅村。始容舟。三十五里會天寶水。十數里會橫槎港水。至臧家灣。合江家山水。南合歷降水。鯉魚橋水。黃壇水。柳家灣水。西合大演水。洗馬橋水。書溪。為昌江。過景德鎮。經饒州鄱陽南。為鄱江。樂平泊川。發源德興泊山下。泊灘里。西流與大溪會。溪出江南婺源。合浙江開化寅港水。至明口。與長樂水會。水出大茅山。合桐川橫溪。瑞港。出石榴源諸水。至桐山港口。合建節水。水出弋陽霧山下。俱西流歸大溪。入樂安江。江水源出徽州芙蓉嶺內。河吳溪諸水。皆西流入之。萬年之殷河。匯竹屯河。文溪。南溪諸水。又書源出之九芝水。注之而入鄱江。江受北珠南珠楓木角尾大雷白水諸湖之水。環饒州城西。折而北。至雙港口。分為二。一支西經棠陰鎮。出饒河口。會餘干水。入於湖。一支西注堯山港。由老鸛港。匯為烏坵湖。出虬門。入於湖。是為東鄱陽湖。闊四十里。袤三百里。南跨南昌。西接南康。東抵饒州。盡匯諸江之水。古稱彭蠡。一名宮亭。一名揚瀾。近都昌者為左蠡湖。近湖口者為土目湖。北為阜湖。白洋湖。又北為西倉湖。勞渡湖。為虎塘。皆在大孤山之上。下由湖口出大江。此豫章水殊源同歸之大概也。瑞昌蘆泉魚泉石房大墩梅溪白龍諸泉。潞為赤湖。流為瀼溪。東流經九江城西。入龍開河。東通湓浦港。南通濂溪港。東流入潯陽江。湖口沙頭港。發源黃土嶺。接沙頭河。入大江。明萬厯中增設湖口關稅。商舟往來所泊。易以嘉名。如楊港曰武昌港。黃牛洲曰文昌洲。老鴉磯曰鳳皇磯。之類是也。彭澤清山大泊諸湖。瀼子膳脂簪橫山諸港。皆濱大江。此雖水之別入于江。而在漢志豫章郡境內。亦當隨地以附見者。其陂塘隄壩之廢興。與夫灌溉蓄洩之利。詳見左方。

重修豫章溝議

張九鉞

豫章水利。自唐觀察使韋丹始。贛江受袁蜀二江。洶湧澎湃。至省城東南。分兩支。一支排三洲。循城而下。甚急。潦水衝齧爲患。城內三湖。曰南湖。東湖北湖。恒汜濫壞廬舍。韋公乃外築捍江隄。長十二里。疏爲斗門。置閘以走內外水。曰十門九津。九津者。以洪範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名其津也。水患息。民感其德。立祠永祀。其時尙未有豫章溝名。宋時東湖以北。韋公舊蹟就湮。乃開爲長溝。甃以磚。自東湖東北隅首受水。引至庶徵津。斗門出。始名曰豫章溝。東湖閘口有亭。宋孟太守作碑。文無傳。亭久圯。其舊溝圖多存。世家大族中。勝國甯藩肆恣。侵佔民地爲苑囿。溝盡塞。此唐宋以來溝開塞之崖畧也。藩國旣除。溝地民始居之。大府吏胥諸營兵卒。又盤踞其上。江湖水不得內外宣洩。積霖暴漲。陷或一月。或二月。人蕩析離居。患最烈。鄉之薦紳大夫。屢建議。思濬復。豪猾遊民不便已。乃倡爲形家利於民。不利于官之說。紛揚阻撓。守土者疑畏相參。首鼠遷延。屢議屢罷。此又不克重濬之情勢也。閣下剛大正直。公忠體國。有古大臣風力。駐節後。乃爲民興利除害。如建各壩閘。清濠溝。次第舉行。稔知此溝關繫甚鉅。虛懷詢問。今新城陳紳守訓。能踵父兄之志。獨力仔肩。呈請疏濬。九鉞適奉調來南昌。閣下昨召至政堂。手出所呈舊溝全圖。曰。設官所以治民。苟利於民矣。有患予自當之。惟是攷原委。相形勢。計利害。決成否。闢浮議。秉公無私。以成美舉。此地方官之責。其悉心履勘。詳議以上。此千載一時。不可逢之佳會。爰偕陳紳屏騎步行。自五事津斗門起。卽有溝。溝底有鐵人九。猶韋公所鑄鎮水患者。溝尾卽南湖首。湖中爲躍龍橋。過橋學宮右湖盡。又爲溝。穿迎恩橋。通東湖。至貢院西牆角。則舊豫章溝閘口矣。溝身及甃磚濶丈餘。貢院後溝。猶在迤北市。厓外或隱或現。微茫一綫。猶可辨。至應天寺左溝。在吏胥營卒圍牆蔬圃中。然每有池塘。其首尾溝舊甃磚露出。舉錫則溝立現。入北湖至毛家橋。溝身全出。

又曲至澹臺門。出庶徵津斗門溝。約計長七里。又查至城外斗門下。卽李家山前港。達賢士湖。又下青山湖。出閘。會贛江。悉與舊圖相合。九鉞竊謂開溝有十二利。潦水不得衝撼外隄。廣潤寺埕兩門間。商廩貨棧無損。利一。濠外水深。糧艘鹽舟可停泊。利二。湖壩之臺殿學宮貢院龍祠。無灌浸坍塌。利三。溝關閘省文脈。勝國正德以前。溝通時。鼎元宰輔最盛。佔塞後遂少。今脈絡疏通。警人精神振復。文運必昌。大利四。撫學臬巡諸署積潦。不致撐舟往來。利五。濱湖民得安枕。無沉溺慘。無遷徙勞。利六。圍城人無疫癘瘧痢重腫之疾。利七。流六街之惡。不須歲捐。利八。瓜果蔬菜皆贏收。利九。城外賢士湖淤淺。兩岸田數萬畝。得溝水洗刷。湖水流暢。不壅滯。汜濫民得畊穫。利十。溝湖水深。旱可澆灌。利十一。諸湖繁魚藕菱芡。利十二。其利於民。不利於官之說。閣下既毅然奮明斷。力闢其非矣。若謂恐外湖潦水倒灌入城。更大不然。江自螺絲港迅流過城。如箭駛。急且險。至青山閘乃平。自五事津斗門至閘。透連計高三十餘丈。觀城外水勢。卽知城內。昨查城外庶徵津口北湖水。涓涓流出。詢土民皆云。城水甚高於湖。賢士湖又高於青山湖。青山湖未聞倒灌。賢士豈有二湖。逆湧數十丈灌城者。最不可信。又謂拆毀民居不便。查踞溝上者。不過數十家耳。給以徙費。甚易。以數十家之遷移。較數萬家之沈墊。孰輕孰重。又謂溝宜從皇殿前出者。聞故老云。向曾開掘。流不行。至謂不宜。陳紳獨任。恐貲不繼。宜檄下各府襄捐。此則忌人專好義名。且思廁名閘入。希分肥。不辨而知其妄也。九鉞謂陳紳專辦有九便。溝工奏請始辦。皇恩必予議敘。紳踴躍易蕘事。一便。鉅萬之貲。久儲以待。旨下卽擇日興工。省零星勸捐。曠日持久。二便。舊溝用輒登。易傾缺。今概用長厚寬石。懸鐵固之。三便。省城近鄉石。鬆脆不中用。今石採自建昌山中。堅剛能禦衝刷。四便。所用工作。皆其村農佃民。聽驅使。無喧譁。無逃匿。五便。新城石工。趨捷而勇。知土性善。

創掘不似召募。諸民徒糜食六便。紳率子弟族戚。朝夕監視。無侵蝕。七便。不用官吏胥徒役。省食用。杜侵冒。少鞭撻。工且迅。八便。應天寺地廣濶。葺破僧寮。栖止出入有禁。竟工無滋事者。九便。收十二利。兼九便。官不勞而事集。民不擾而工固。破庸人之論。開豪傑之門。將來遇公事。必有鼓舞興起者。闔省幸甚。千載幸甚。至興工時。嚴查土猾驚擾。防水石偷竊。巡行慰勞。工竣後。立示禁民搬新石。潦時相內外水勢。斟酌閘口洩閉。又地方官所有事。謹詳議於右。冀閣下採擇焉。

重修李渠記

李芳春

袁之有渠。起自唐憲宗元和四年。刺史李公將順。以袁多火災。且居民負江。汲澆維艱。乃堰南山水。鑿渠通流。抵郡幾十里。溉田至二萬。決而入城。繚繞閭巷。深廣可容小舟。迄東城隅北。折合秀江。邦人利之名曰李渠。其始爲禦災。而惠且無算。故袁民到今尸祝焉。宋至道二年。距元和百八十九載矣。渠壅盡。州頻火。太守王懿大治故道而新之。災頓息。其後天禧宣和。淳熙中。屢修濬之。至寶慶二年。太守曹叔遠實來。渠歷久塞益甚。民用告病。公亟議修復。閱一月而渠成。諸災不作。袁人稱慶。刻李渠志。凡地形水勢。高庳廣狹。險易並與江遠近。迤邐曲折。纖微畢具。其治渠如某處用疏。某處用鑿。某處用堵。築某爲斗。若干以貯水。某爲橋。以便往來。某爲減水溝。若干處接水溝。若干處與夫坊市地名役夫條目及銓次渠長陂戶甲戶等悉有條理。蓋自元利至寶慶四百年間。浚渠名氏僅五人。而此修復爲第一。載在郡乘。班班可考也。由宋歷元至明。洪武初。又百十餘載。太守劉公伯起濬之。宏治正德萬曆中。亦濬者三次。自明之季至國朝。有待焉。上邇宋寶慶丁亥。曹公治渠。到今又逾四百載。而屈指修有實蹟者。亦僅得五人。嗚呼。何前後時與人之相伴。一至此也。余自莅袁來。諸父老

討掌故。無日不有一李渠在意中。然未敢率意輕舉。先復唐袁大罡所開五井。大加浚治。民不苦汲。會重修郡乘。至宋曹公修復渠志一帙。披閱久之。乃於康熙己酉仲冬。親行按驗。見其水勢日趨而東。蓋緣春夏之交。山漲暴發。堰既廢壞。水隨所潰而去。決民田居散溢阡陌間。漸與江會。既橫不可制。而渠源以積壅反塞。所經故道。或淤爲洲。或高爲阜。卽其存者。茫茫平沙中。僅若一綫。殆不可識。其所潰之水。亦或亂流莫定。竝壞民田。余語諸公曰。此渠廢之由也。不治其本。渠未可復。乃議大修故堰。循其舊址。而加增廓焉。其法夾堰內外。俱植松爲椿。每於其底。選松之最大者。截爲枕木。伏壓其旁。作椿外護。然後兩面依椿疊石。覆土加沙。積薪層次修築。務俾牢實。其東西偏各廣至數尋。而高與闊。既故堰倍之。又於其上設牽水。隨椿首筭接安放。施以維繫。不使稍搖動。始自陂頭至西城下。計十里。按古渠力行疏鑿。必復其舊。由西城渠口入城。至報恩寺東轉而北。會於秀江。凡幾十折。雖坊巷異名。盡改其故。猶可得之髣髴。今皆大加開浚。水循故道。清流汨汨。如縈如繞。郊外之原隰坵畦。郭內之井塘池圃。居民飲食滌濯。無弗取給焉。屬比歲夏初。雨稍愆期。賴此渠水。自我西郊。田用優渥。邦人聚觀。莫不踴躍相慶。惟是歲月漸遠。典制就湮。使非考驗有據。規畫釐定。其能長如今日乎。爰謀之紳士父老。銓次善後。每月以一耆民六堰長。專理其事。週而復始。凡以時加減堰口。偶有殘缺壅淤。卽時修補疏濬。毋俾蔓延。大有損失。則此渠之利賴。可以傳之世世不朽矣。

新城縣重修蛇師陂記

孔鼎

余讀大司成王公念初邑志。嘆焉曰。新城之民。農之家什九。農無田什七。耕人之田而輸其穀曰佃。受直而助其耕曰工。獨耕無直。倩人助已而還之曰伴工。三時農忙。率其婦子。畢力於耕耨。迨其穫也。強半入於田主。暨

償諸所貸。蓋甫釋耜而室懸磬。又什之七矣。民既苦賃傭。稍有水旱。田不收。益困苦。故水利亟重也。余鄉叢山複嶺。川流湍激。雨卽暴漲。有嚙射崩決之虞。涸不終日。不獲其利。農田或引高泉曲注。謂之圳。或堰小淵旁行。謂之陂。或鑿深池潄蓄。謂之塘。咸民自爲之。官不問也。聞之宏治間。旱。余族祖率衆築蛇師水塘二陂。灌田數百餘畝。鄉民誦之。歲久陂圯。稼政不修。兵荒相繼。公賦日促。宮者無以供租稅。貧者困於流離。而俗乃大壞。余族叔憂之作而曰。利不迫不興。害不迫不除。君子得志。不選事利民。而聚民之利以利己。利自己聚。非惟害民。盜賊公行。己亦甚不利焉。昔許遜出知興元府。有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遜行壞堰。顧其屬曰。鄧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于是大修山河堰。民賴其利。然則擅利國惠民之美。復足使其身圖修陂。豈非鄉井資生之切務乎。今之首修蛇師陂也。蓋亦先其所急。無旱潦則無通負。衣食足而忠孝之教。油然而成。而遠近水塘。聞風者俱可復起矣。

黃源陂分水碑 饒州府志

高 擢

程山子在上元。朱晦翁在浙東。俱以興修水利爲務。世談汗綏。而二子先之。非卓然不牽流俗者。不能懷水圖也。胡敬齋先生有水利十三策。其曰擊鄉邦利病。甚爲切要。惜件矣。然七邑湖山川谷。高下異宜。濱巨壘者。汜濫既無涯涘。灌溉復資枯槁。蓋兩病之。其山邑僻谷。則多不苦水而苦旱。蓄之無地。溉之無具。不能無望于司牧者。爲今之鄴令白公也。樂平邑東二十一都。去縣治五十里。地名黃源。土鹵田瘠。歲值旱輒不登。居民睥睨其間。每于導水處。畢智角力。百計挖通。必得溉田乃已。及不可得。相與爲私鬪。甚者搆亡命。挺矛稍。陰賊公。開於平原曠野之間。相殺或數十人。獄案滿筐篋。積數十年不可結絕。舊水之訟未已。而新界之爭又起。于是界

首之馬。楊林之程。視此黃源之坡。如懸癰。枝指之著體。痛連于骨髓。而怵於心。不治則日深矣。金侯喟曰。水決則害。引則利。聚斯事。疏斯平。吾爲若均平之。于是導大黃源之水。以沛其流。引小黃源之水。以接其派。相高低立石礧。恢于塞。故水之二溝。分左右而固隄防。建一石於黃源之東。廣四尺。以灌程田。豎一石於黃源之西。廣六尺。以灌馬田。礧石佐堅。輦壤增厚。不數日而功告成。二姓旣深德矣。而恐後之人不能守候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惡是之病己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予。而鑿石以爲記。

浙江水道圖說會典

浙江省以杭州府爲省會。杭州府之東北爲嘉興府。其西北湖州府。其東南紹興府。甯波府。台州府。溫州府。其西南嚴州府。金華府。衢州府。處州府。大海當嘉興府東南。西北接江蘇界。東南流折而西南。經杭州府東。錢塘江入焉。又東南經紹興府北。爲三江曹娥江口。又經甯波府。環北東南三面。爲大浹江。金溪諸口。又西南經台州府東。爲石瑜溪。大橫溪。椒江。新河諸口。又經溫州府東。爲甌江。飛雲江。橫陽江諸口。又西南接福建界。錢塘江南北二源。北源曰新安江。南源又有二。曰衢港。曰婺港。新安江自安徽東南流入境。經嚴州府。合東溪。武強溪。交溪。與南源會。衢港上源曰金溪。出衢州府。合文溪。柘上溪。符籙溪。桃溪。東流經金華府。合派溪。與婺港會。婺港上源曰雙溪。出金華府。合荆浦溪。航慈溪。梅溪。龍溪。歧爲二支。俱西流。與衢港會。合北流曰蘭溪。經嚴州府。會新安江。又合胥口溪。桐溪。六曰桐江。折東北經杭州府。曰富春江。合東溪。西溪。大橋浦。河曰錢塘江。合漁浦。經紹興府。其南爲西興壩。又東入於海。浦陽江出金華府。東北經紹興府。歧爲二支。東曰下東江。合落馬港。雙橋溪。西曰下西江。合五洩溪。新港。復合而北。經臨浦壩。曰漁浦。注錢塘江。錢清江上源。卽臨浦壩下水。出紹

興府東流。合西興壩下水。南通鑑湖。東通曹娥壩下水。北入於海。曰三江口。曹娥江上源曰西港。出紹興府北流。合長潭港。新昌港曰剡溪。又合通明壩下水。經曹娥壩而北。合夏蓋湖水。入於海。大浹江上源爲三港。西港即通明壩下水。出紹興府。東流經甯波府。歧爲二支。曰東港曰南港。合北渡江。入於海。北渡江出紹興府。合東剡溪曰甬江。東流注大浹江。入於海。苕溪出湖州府。合東溪。橫溪河南溪。爲長興運河。東流。又合東苕溪三支。津北出。二水注太湖。其東北流者入江。蘇境東苕溪出杭州府。分二派。東流者爲下塘河。正渠北流經湖州府。合封溪。阜溪。歧爲三支。與苕溪會。東出二水。曰瀾溪河。曰新市河。支渠交錯。南通下塘河。東北通運河。下塘河東北流經嘉興府。正渠北流。即運河。東出二水。曰斜塘。曰東塘。東塘又歧爲二。曰嘉善塘河。曰平湖塘河。俱入江。蘇境上塘河自杭州府西湖北出。折東流。又北經長安壩。爲二十五里塘河。東北流經嘉興府。支渠交錯。匯爲南湖。東通平湖塘河。北通運河。其長安壩下水。亦與下塘河會。太湖在湖州府東北。其北接江蘇境。椒江二源。曰永安溪。曰始豐溪。俱出台州府。合馬嶺溪。義成溪。永甯江。東流入於海。甌江二源。曰松溪。曰小梅溪。俱出處州府。合獨溪。靈溪。後溪。菱溪。好溪。大洋溪。外卸溪。東南流。經溫州府。合楠溪。會昌河。入於海。金溪出甯波府河南流。石璩溪。大橫溪。新河。俱出台州府。東流。俱入於海。飛雲江上源曰百丈溪。出溫州府。合苕岡溪。東流入於海。橫陽江二源。曰南港。曰北港。亦出溫州府。東流入於海。龍溪。白溪。俱出溫州府。合南流。曰交溪。入福建境。外渺溪。出處州府。東南流。松溪亦出處州府。合竹溪。西南流。俱入福建境。上千溪。下千溪。俱出衢州府。西流入江西境。北至江蘇界。南至福建界。西南至江西界。西北至安徽界。東至海。

謹按兩浙之水。浙江界其中。大海環於東南。諸水或徑入海。或由江以達於海。其發源有數派。江以西爲武林。派。漢地理志云。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南爲九谿。西爲十八澗。瀦爲西湖三十里。湖水北流。合外沙河。東過永昌壩。合菜市門河。西至會安壩。合艮山門河。轉德勝橋。武林門內大河。自吳山水驛過清湖。上中下三閘。與之會。分爲二。一爲上塘河。東北逕舊東倉。過臨平山。爲臨平湖。西爲石鼓湖。北至長安壩。一爲下塘河。過北新橋。分爲二。西北流者入德清界。北流者爲運河。歷謝村塘樓。穿石門城。左受語兒楓樹十八涇。右受柿林羔羊十三涇之水。逕石門塘。東折入桐鄉界。南受車口陸聖。北受車谿。爛谿。龍翔灣諸水。東流逕阜林。入秀水境。逾白龍潭。東流瀦爲鴛鴦湖。一名南湖其東南爲滬湖。一名馬場湖長水海鹽二塘水之所匯也。長水塘自長安壩東流爲二十里塘河。過海甯縣。又東流入袁花塘。妙果山之尾。合姚塘。茶湖。麻涇。彭墩洋江塘諸水。入洛塘河。北經紫微山。贊山間。爲峽石河。東經練浦。海鹽塘。亦合海甯諸水。北經橫塘。俱匯於滬湖。東流經雙谿橋。又東出會龍橋。分二支。一由漢塘至平湖。一由魏塘至嘉善。其由滬湖入澄海門。由漕河入通越門者。出望吳。春波二門。俱東趨會龍橋。又一支繞城北流。過西麗。北麗爲相家湖。又東北爲麟谿。亦入嘉善境。其由漢塘東流者。合胥江。陶涇諸水。匯爲當湖。海鹽。鷗鷺上谷。黃道諸湖之水。合流而北。過柳莊。獨山。乍浦諸塘之水入之。東北流。由三泖入黃浦。自魏塘東流者。一爲華亭塘。東爲張涇。匯爲風涇之白牛塘。合祥符。蕩藥。蕩之水。會章練塘。東入泖。一爲冬瓜湖。塘北流入夏墓蕩。又北入汾湖。又北入澱山湖。東至黃浦入海。又有天目。派。天目山上二池。左屬臨安。爲東谿。右屬於潛。爲西谿。西谿水出尖頂。逕細荊口。下流與東谿合。南逕白鶴谿。合雙清谿。匯爲三潭。與虞谿合。經於潛城西。岵山臨其側。名爲錦江。南流爲浮谿。經寮車橋。藻谿。合百丈嶺水。橫塘水。竹林水入之。經

地風山浪谿。與柳源水合而爲交谿。經昔口。昔谿出黃嶺入之。東南過煙口。苦竹水入之。又東南與昌化紫谿合。東南流有二溜。昌化者小流。於潛者大流也。經武勇山。桑乾水入之。至分水境。西南流合印渚谿。繞天祿山下。歷二十四灘。西南流逕桐廬。爲桐谿。自天目而下。一支出廣蒼山。爲蒼谿。由臨安東流。經餘杭。合仇谿。谿二源一出高陵山。一出獨松嶺。亦名雙谿。合徑山港。經錢塘。東北流過安谿奉口。又經德清。齊眉山下。爲洋谿。東流爲餘不谿。其上流爲龜谿。水清徹。亦名清谿。東北過敢山漾。又北過菱湖。又北過楊灣大谿。過阜安橋。與武康前谿合。源出銅峴山。上流爲阮公谿。合北爲後谿。又東爲新谿。宋令蔡霖疏去砂磧。因名蔡公谿。合北流水。卽餘不之支分也。會於沙谿北。過峴山漾。一名碧浪湖。北入湖州安定門。其出自獨松嶺者。一支過邵渡。爲龍谿。經荻浦。與仙谿合。又合李豐浮玉山水。其在峴山者爲小浮玉。此爲大浮玉也。董嶺水東流者。入甯國境。西流者與南嶼水會於梅谿。繞安吉城東南。郎閣池北來之水。合梅谿西來之水。經長興。爲荆谿。其西白峴蒼雲諸水。流爲楊店梓方二澗。滙爲合谿。東流爲霅谿。折而南。經呂山塘。四安谿。合石澗。廣德諸水。東流入之。其南餘畧谿。北流入之。會於霅谿。又名江子滙。北流至含山塘。入太湖。霅谿之下流爲箬谿。南曰上箬。北曰下箬。北連顧渚谿。經明月峽。北流爲紫花澗。出水口鎮。注包洋湖。過夾浦。入太湖。虞翻川瀆記云。太湖東通淞江。南通霅谿。西通荆谿。北通嘉湖。東通韭谿。以其通五水故。亦名五湖也。江子滙之水。分一支出迎春門。爲運河。又東流爲官塘河。經昇山塘。合烏鎮水。由潯谿通吳江。入新城塘。過石臼漾。合穆谿水。入嘉興之漕河。此浙西水道之源委也。江以東有金川。派金谿二源在門化。一出馬金嶺。一出百濟嶺。經嵩陽源。合而西流。繞城經鐘山下。東南流。聲口谿入之。龍山谿二源。十二曲流至華埠入之。始容小舟。經常山北。與私谿石磴谿合。謂之三合。

水可勝三百斛舟。下流與文谿合。文谿四源。流經江山禮賢鎮。滙爲一。合鹿頭染口二谿。經西安谿爲西谿。折而北。經谿鳴山下。定陽谿出遂昌。周公源。東北流與之合。亦名東谿。東流爲盈川。經龍游爲澗谿。谿南岸姑蔑故墟也。靈山港出遂昌。合赤眞水。東流入之。金村源水出壽昌。南流入之。築谿出松陽大方山。合馬報水。北流入之。過翠花巖下。爲團石潭。此澗港也。抵金華。有雙谿。派一爲東港。一爲南港。東港出東陽大盆山。東北流。東白山水入之。安定谿西流入之。迤西橫谿水入之。折而南。荆浦谿入之。合爲東陽港。西流抵義烏。鮎魚水出南山。西流入之。龍門山澗水西流入之。華谿出雲橫山。吳谿出杏谿。合丹谿。峴谿。流至黃蒲潭入之。五雲谿合梅谿。至成家渡入之。滙於畫塢山下。爲畫谿。東陽江之別名也。經金華城南石碕巖下。潛谿出南山。三斷水合梅花谿入之。赤松澗水出金華山。合徐公湖南流入之。與南港合。南港出縉雲黃碧山。流經永康。花谿出密蒲山。東南流入之。仙谿出馬嶺北谷。南流合義烏蘇谿水入之。北谿出石佛山。南流入之。合南谿爲永康谿。湯谿之秀芝小龍白砂諸谿水。北流入之。合大小銅川。南流經武義。入素谿。出八素山。南流入之。妃水谿北流入之。姬水谿西流入之。遂昌之熟谿。合大妃嶺苦竹谿。三斷山白姥谿。東南流入之。經金華城下。與東港合。故曰雙谿。西流出五百灘。言水迅駛。挽舟四五百人。此婺港也。婺港西流。澗港東北流。滙於蘭谿。蘭陰山下。水紋如穀。亦曰穀水。三源水上曰鮑源。中曰盛源。下曰繆源。南流入之。驢谿出玉壺山。入石谿。出雞窠巖。龍門水出烏蜀山。俱南流入之。社谿芝谿二水。合爲甘谿。至湖步入之。洞谿出洞巖山。西流入之。下流爲香谿。東北流與浦陽江合。江水出深鼻山。合巖坑山水。貝山步橋水。由現浦入之。私水出天目。伏流一百六十里。乃見。東流入之。經觀山下。龜川水入之。蛇浦水曲流入之。橋谿出白石山。東流入之。白麟谿出金芙蓉山。西流入之。義烏酥谿出青

潭山深谿出龍祈山。合於丫口。而北流入之。與富陽江合。又有新安派。新安江源出歙縣。一名青谿。經清安南。雲谿合梓桐水。東流入之。清平水合軒駐谿。南流入之。遂安武強谿合靈巖谿。東北流入之。壽昌過浴山。出三泉。一爲周谿。八艾谿。一爲協儒谿。入淤竭谿。一爲五里谿。入湖神谿。合流至翠口。又合竹谿。交谿諸水。入大同谿。東北流入之。經建德東。聖水出烏龍山巔。流爲三灣九曲水。秀泉出秀山。流爲西谿。過杜橋入之。馬目谿合大小洋谿。又合桐谿。北流入之。杜息谿出雲岫山。東流入之。爲胥口江。一名建德江。此歙港也。三港之水合流而下。爲富春江。經嚴陵山七里瀨。新城水由青山潭南流。會葛谿。三源合流。至南新鎮。受分水之禾谿水。東南流。達派谿口。受湘谿水。經縣南爲鼉江。繞百丈山。東流至深浦。入於江。下流經蕭山西。爲浙江。一名錢塘江。江中有羅刹石。又名羅刹江。江岸有定山。海潮至山下卽回。亦名定山江。又有東白派。山跨三邑。在嵎曰北白。在東陽曰西白。在浦陽曰東白。其水出山之陰。流入諸暨界。分爲二。一爲上東江。合孝義開化二谿。西北流。會下瀨谿。爲洪浦江。一爲上西江。亦名豐江。東北流。合黃沙谿。至丫港口。合東江。流爲浣江。經諸暨南。分爲下東下西二江。東江受烏石谿。高公湖。泌湖諸水。西江受五洩谿。青山谿。紫草谿諸水。合於三港口。經山陰之西江。柯水出柯山。北流入之。餘支谿二源。一溫一涼。爲鏡湖別派。鏡湖古南湖也。周三百五十八里。受山會三十六源之水。流爲運河。與西江合。東北流出斗門。達三江。闌入海。西北流。經蕭山西。潘水入之。西流至臨浦。出西興渡。入錢塘江。由龜赭兩山出。鼉子門入於海。此浙西浙東之水。合流於江。以入海者也。其水出東白山之陽者。流入嵎縣南。爲剡谿。其滙流有三。一自青陽封山。合太白山。青陽岡。五龍山諸派。北流入之。一自天臺石橋。出爲東谿。經新昌東南。合石筍谿。柘谿。下長潭。過彩煙山。上碧谿。東流入之。一自奉化四明山。有黎洲泉。其流九曲。

爲洲源谿。至新昌爲黃澤谿。繞三十六渡。北流滙於杜潭。出浦口入之。谿紆迴五十餘里。越嵎嶸二山峽間。東折而北。入曹娥江。亦名浦陽江。又名上虞江。又有姚江。派江源出太平山。一稱蕙江。亦名舜江。西流與上虞江合。菁江合長冷河。東北流入之。五夫河受夏蓋上妃白馬諸湖之水。東流入之。夏蓋湖在夏蓋山下。周一百里。北枕大海。南爲白馬湖。周四十五里。西爲上妃湖。周三十五里。納三十六澗之水。爲上虞巨浸。江水又經會稽東南爲小舜江。亦名東小江。若邪谿經鑄浦山下。北流入之。東爲沈釀川。北爲簞醪河。又北爲丫谿。越絕書云。禹鑿丫谿。人方宅土也。北流過懋海所。至三江口入海。又有甬江。派卽鄞江南接奉化江。一名北渡江。台州甯海之白渚谿。出白嶠山。東北流入之。柏谿出鎮亭山。南谿出鯉湖山。北谿出日嶺。西錦谿出華頂山。雙谿出杉木結碕二嶺。金谿出金嶺山。棠谿出白杜黃柑二嶺。俱分流由縣谿入之。西接慈谿江。江源出太平山。至丈亭渡。分爲二小支。貫邑中。大支由車廐浦抵城北。合於鄞江。它山大雷山諸水東流入之。又東爲管山江。過桃花渡。經鎮海南爲大夾江。支流爲小夾江。受西北諸湖之水。東流爲黃崎江。巾子候濤二山對峙爲屏障。北流出虎蹲蛟門入大海。此浙東水道之源委也。至溫州一府之水。不與浙江通。而自入於海。其大者有三。曰永甯江。曰安陽江。曰橫陽江。永甯江在府城北門外。水源有二派。一出瑞安芳山鄉爲瞿谿。東北流經岷岡山。與雄谿合。經陽嶼。與郭谿合。滙爲會昌湖。唐會昌中郡守韋庸所浚。分爲南湖。西湖中有韋公隄。西過慈湖竹嶼。一出仙居山中。爲枋谿。南流合城北六鄉之水。流爲檣樟羅藤蓬珍小李八谿。至潮深。合爲永甯江。一名蜃江。亦名甌江。城西蜃川七曲。合新河百里。坊河東北流入之。沿江有三洲十二浦。樂清之象浦。其一也。東接館頭江。合東谿。西谿同入於海。安陽江有二派。一自福建政和縣溫洋南流至百丈口。泰順之仙居谿。東流出焦灣。至洪

谿合葛谿水入之。又會羅陽大洪莒江水爲大谿。一自處州青田木甕嶺至陀谿。合三坑水。轉至陶山南口爲小溪。二谿合流。至瑞安縣南爲安陽江。舊名安固江。吳時名羅陽江。唐後名飛雲波。永豐湖水出安仁鄉。東北流入之。東湖北湖及城內水。與城北帆游諸鄉之水入之。北湖一名錦湖。又東仙巖河水入之。東流入海。橫陽江在平陽縣西二十五里。舊名始陽江。南則親仁招順金丹西鄉諸水入焉。北則歸仁崇政宰清鳳林東鄉諸水入焉。梅谿出蓋竹山。東流入之。孫湖納烏石諸山鄉之水入之。燥谿自宋蘭洋分流入之。東入於海。處州十縣如遂昌松陽縉雲之水。間有流入浙江者。前已詳之。餘水俱從溫州入甌海。其大川南自龍泉之查田。東北過縣南畱槎閣。又東下二百里。會雲和之浮雲谿水。又五十里至堰頭。會松遂二縣水。又五十里過麗水之鏡潭。至三港口。會宣平之黃村水。又三里至蘇埠。會西谿水爲大谿。又名洞谿。南過郡城三里。與東谿合。東谿卽今好谿。其東北自縉雲大盤山西南九十里。過縣東。會嶺水下略九盤山。至東渡。又西五十里。經府東突星瀨。過靈山。爲好谿。又十里。西南流與洞谿合。東出佛頭嶺。過石帆山。會大羣水。又南八十里。會景甯之小溪水。過青田。經高江。至溫州永嘉縣入海。若溫之泰順。雖屬山縣。而白谿之水繞城南流。經鎮南橋。過文筆峰下。抵福建壽甯界入海。又一支爲泗谿。南流至東谿渡。合焦谿水。入石龍潭。南下龍漩谿。抵福建福安界入海。而處之慶元地入閩界。槎谿芸洲谿棘蘭谿新甯谿諸水俱出縣北。流入於閩。與他縣之水歸宿差別。此溫處二府水道之源委也。夫水性潤下。資灌溉。長禾稼。通楫舟。固萬世之利也。時或霖霖暴漲。決田疇。漂廬舍。亦未免爲民害。故善治水者。不惟享其利。兼宜防其害。貴順其性。而使之流。亦貴遏其勢。而使之止。要而論之。瀕江海者。利在隄塘。陡門。瀕湖者。利在疏濬。規諸山澗谿壑之水利。在堰埭陂閘。前代所已舉者。修復之。昔賢所未創者。增

益之。先時而謀。臨事而慎。俾蓄洩有方。旱潦無恐。皆爲民牧所當悉心殫力者也。至各府屬縣。雖形勢不同。而舊蹟俱在。詳載於後。以備參考。

杭嘉湖三府水道總說 浙西水利備考

浙西水道源流利病。已散見于各縣圖說。又彙一府之所轄而爲總圖。重言以申明之。則是圖之作。惟攬其全勢可耳。似無庸贅述。然三郡分言之。形勢各有要隘。而三郡合言之。脈絡實相貫通。如杭郡之於潛。臨安。餘杭。三縣。地匝萬山。爲水道發源之處。近以柵民租山墾種。阡陌相連。將山土刨鬆。一遇霖霖。沙隨水落。傾注而下。溪河日淤。月淤。不能容納。輒有泛濫之虞。與湖郡之孝豐。安吉。武康。三縣。長興縣之西南境。烏程縣之西境。其爲害則同。惟積重難返。掃除不易。極宜設法查辦。去其甚以截其流。是水利清源之一大關要也。三郡之地。以杭爲最高。他如孝豐。安吉。武康。三縣。則踞湖郡之高者。海鹽縣則踞嘉郡之高者。長興之西南境。烏程之西境。則又各踞本縣之高者。雖其流之遠近不同。而要皆水之所自出。杭郡之水有三。一曰苕溪。一曰西溪。一曰西湖。苕溪源于天目之陽。自臨安縣境分爲二道。入餘杭縣界。益以北苕水。爲三道。至瓶窰鎮。入錢塘縣境。合而爲一。歷安溪奉口。直注德清縣。名曰餘不溪。自縣城分流。一經由歸安縣境。至錢山漾。一會武康沙村水。至歸安縣之衡山門。大會于湖郡之碧浪湖。名曰霅溪。又分爲二支。一會孝豐來水。由昆山漾大錢港歸太湖。一會烏程郭西灣水。由東塘出南潯。達平望。是爲苕溪之幹流。又由餘杭縣城部伍橋。及南湖漾壩。分流爲餘杭塘。河。出賣魚橋。入杭州運河。是爲苕溪之支流。西溪自小和諸山來源。凡七支。匯注爲河。出八字橋。與西湖及餘杭塘河水會。出北新關。入運河。西湖自武林諸山來源。凡八支。停滯爲湖。由湧金水門。環帶溝。流福溝。進水。灌

注城內之中小營河。及邊城之貼沙河諸閘壩。又由聖塘石函澗水三閘分瀉城外支河。及下塘河。出江漲橋。與西谿及餘杭塘河水合流。匯注爲杭州運河。越德清界。經石門桐鄉秀水三縣境。爲嘉郡運河。出長虹橋。至王江涇。達江蘇吳江之平望。又由運河分支。自武林三分衆安等橋。經德清歸安。出錢山漾。至烏程。分瀉于大錢南潯。又西湖之水。由各閘滲漏。壩面漫湧。匯蓄爲上塘河。抵海甯州境。溢入下游。卽爲海甯之下塘河。西達石門。入嘉郡運河。其東由袁化硤石者。一流入桐鄉嘉興二縣。在嘉郡名曰長水塘。直瀉魏塘。由嘉善縣出泖湖。並分注秀之運河。出平望。一流入海鹽縣界。會本境澈浦諸山水。出歟城。至嘉興。名爲海鹽塘。分由嘉善平湖歸泖。此杭郡水道分貫于嘉湖二郡之情形也。在湖郡之孝豐縣。又有南條水源。自於潛境內天目之陰。經安吉縣。會諸溪山水。入長興界。又合四安山水。至烏程縣。分由大錢小梅。及諸漣港。歸太湖。武康縣又有餘英溪。阜溪。湘溪。三水會于德武橋外。經歸安界。至衡山門。碧浪湖。分注于南潯。出平望。及各漣港。歸太湖。烏程縣之西境。又有妙喜諸山來源。名曰郭西灣。水出碧浪湖。匯苕霅二溪。分歸太湖。平望長興縣之西南境。又有四安合溪。顧渚諸山水。逕由夾浦諸漣港。歸太湖。此湖郡本境之水道也。故張邦彥云。杭則上流也。嘉則杭之分流也。至于湖則兩引天目諸山之水。獨匯于太湖。譬則釜底也。今欲治其源。當于杭郡餘杭縣境內之南湖。浚使深通。既分殺上游暴漲之勢。且可備旱歲儲蓄之資。並挑濬錢塘縣境內之西湖。及達海甯之上塘河。土備塘河。西谿之沿山河道。一律通暢。則削瓶窰涇山港口之漲沙。以導其流。則嘉郡之運河長水塘。湖郡之餘不溪。可不治而自理。然後因端竟委。將平湖之新埭廣陳新倉一帶。嘉善之楓涇張涇九曲港一帶。出泖處所。疏治寬深。宣其去路。則杭郡治而嘉郡卽與俱治矣。湖郡之碧浪湖。菜花涇。昆山漾。爲瀉水歸東要道。今被沙泥。

淤阻。東塘受全郡之水。出南潯。今堤岸低挫單弱。難資捍禦。北塘爲漚港之源。今多壅塞淤淺。幾成平陸。程邑三十九漚港。係杭湖之水。由此瀉入太湖。今除大錢小梅楊濱三港外。餘皆侵狹淤澁。弗克暢流。其閘亦殘損無板。不能因時啟閉。亟應疏濬修築。分別施功。因勢而利導焉。則湖郡亦治矣。此外如長興之三十四漚港。爲本境宣洩攸關。壅閼宜治。海鹽縣之永安湖。澈浦河。白洋河。地高易瀉。宜濬深以蓄之。烏程縣之郭西灣。出水爲碧浪湖。淤沙阻遏。必彼通而此乃暢。再於百名橋沿堤塘路。多開橋礮以洩之。至於圩岸低薄。田功不修。自山鄉各縣外。比比皆然。秀水嘉善德清烏程爲尤甚。嘉興歸安次之。宜就近深浚河港。卽以其土培厚加高。爲一舉兩得之計。以上各工。果能次第興舉。設遇水旱偏災。便可自固藩籬。有備無患。若夫尾閘之治。則惟決淤。婁二江導太湖而注諸海。是又與江省同其利害者。爰合三郡爲圖。復敘其綱領始末如此。冀觀者一目瞭然。不自覺其辭之費也。

詳陳浙江水利情形疏 雍正三年

浙江巡撫黃叔琳

臣等會查杭城地當省會。附郭之縣。仁和在東北。錢塘在西南。自仁和而迤東。則爲海甯。三縣田畝數萬頃。全藉省城上下兩塘河水灌溉。而兩河之水源。則皆自西湖所流注者也。湖居省城之西。聚南北諸山之水。匯七十二泉之源。瀦而爲湖。舊志周圍三十餘里。水由湧金門入城。紆迴環曲。而出於錢塘。武林艮山諸門。其出艮山門者。入上塘河。由臨平而達於海甯。出錢塘門者。由三閘而至松木場桃花港。與武林門之水共注響水閘。凡湖聖支河。與古蕩西溪沿山十八里之田。皆資其利。有餘之水。歸入下塘河。而仁和北鄉。以及錢塘之下八鄉。實沾蔭焉。此西湖水源出入之大概。唐臣白居易所謂每放湖水一寸。溉田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頃。

若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頃。可無饑歲者。此也。然西湖之所以灌溉利溥者。由湖界直接山脚。沿湖諸山之水。暢流入湖。而無所壅遏。一由山水所來要口。俱設小閘。以阻浮沙。使之不能淤塞。一由上塘五十里外。臨平鎮之西南。有東湖。卽古臨平湖。以爲之停蓄。故其來也有源。其去也有歸。合泓蘊涵。而無涸竭之患。無汎濫之虞。則西湖與上河東湖。其利害實相爲表裏者矣。自明季來。各閘廢壞。而沙土多淤。繼且并其淤者而聽佃於民。則山與湖隔絕。而湖之源不能充裕。上河淤淺。東湖壅塞。則水無容納。而西湖之流不能停蓄。源流旣損。而湖利遂微。三縣之田。旱不兼旬。卽憂枯槁。由來久矣。我皇上宵旰憂勤。凡利益民生之事。無一不厪。聖懷

況開濬水利。所關甚大。臣等奉

命詳慎查勘。謹按西湖舊志三十餘里。有先被民人占爲田蕩。於康熙三

年丈入魚鱗圖冊者。計四百四十二畝零。每年共徵糧銀二十兩七錢零。共徵糧米一十五石五斗零。其田埂內種植桑柏樹。共一萬九千三百三株。并蕩內栽荷蓄魚等項。管業之家。每年約收租息銀三百四十四兩零。又未經丈入魚鱗圖冊者。計二百一十八畝。若較額徵之數。每年亦止銀十餘兩。米七石餘斗。其田埂內種植桑柏樹。共八千四百二十七株。并蕩內栽荷蓄魚等項。管業之家。每年約收租息銀一百二十三兩零。此項田地原屬官湖。漸爲民占。在互塞湖心者。固爲妨礙水道。卽去湖較遠者。亦皆阻遏水源。況所納於官者。每年僅銀三十餘兩。米二十餘石。卽所利於民者。每年亦止花息銀四百九十三兩零。其爲官民利益者。甚微而所損於三縣民田者。實不止於鉅萬。所當仰請 皇仁。豁除糧額。照西湖舊址。盡行清出歸湖。去其梗塞。開通水源。以貽萬世無窮之利。其從前所種桑柏等樹。或移植於附近隄岸。或移植他處。以收花息。各聽民便。至現存湖址二十二里四分有奇。通計裏外湖面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畝零。淤淺硬沙對灘共三千一百二十二畝。

應將淺涸者挑深。淤塞者開濬。芟除葑草。以復故址。而暢湖流。其次序則先裏湖而後外湖。先硬土而後葑灘。其深淺則或五六尺三四尺。各就湖面形勢。分別挑濬。其淤泥葑草。則雇用小船搬運。幫築於各舊隄之上。加濶加高。以堅隄址。其保護則沿隄釘椿編竹。不使淤泥坍入湖中。裏湖各橋。建閘啟閉。不使沙土流入湖內。其委任則令鹽驛道率同府縣佐貳。實心料理。其工費則令布政司會同鹽驛道。將府縣原估。再加丈勘。節省確估。造冊詳送。撫臣核明具題。請旨酌動海塘捐監銀兩。於今年秋成後興工。撫臣就近不時查看督率。俟工成之後。即交於鹽驛道。每年查看照管。俾永遠不致淤塞。如此。則西湖之水無憂涸竭。而仁錢海三縣民田。旱澇有備。億萬小民受益無窮。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矣。至於杭郡城內之河。共有數道。一爲中河。一爲東河。一爲小河。而小河又有中西北之分。前人設寬鑿溝。引西河之水。自湧金水門及流福溝而入城。北出武林水門。南出正陽水門。東南出候潮水門。復由正陽候潮門外合流而趨永昌壩。以供南樞之抽分。通北樞之商貨。再進而入清泰水門。落水於新壩。以疏抽分之竹木。又溢於會安壩。而入艮山水門。以通東路之糧食。場竈之鹽船。其曲折出入凡三十里。然後有桃花港響水閘。會流於上下兩塘河。以灌漑田畝。是城河正所以通西湖之血脈。而利益商民者。無限城河淤塞。則湖水無由出入。兩河亦隔絕不通。今當相其淤淺處。酌量開濬。門入工費項內報銷。其城外上塘河一帶。由省城而直達海甯。凡一百二十里。沿河民田地蕩數千頃。各有閘壩。旱則閉以蓄水。澇則開以分入下塘。實爲河之下流。今河身支港亦多淤塞。則下流不暢。不能引河水而注之仁海。但地方甚爲寬廣。應責成沿河各縣。勸諭有產沾利之家。趁冬成農隙。業主出給口糧。佃戶以身作工。漸次開濬。民分其任。官董其成。但加督率。而不由閘役經手。則衆擎易舉。工可速成矣。若東湖爲仁和海甯二縣

分轄。考之水志。仁和載周圍十里。海甯載東西八里。南北九里有奇。旁有四閘。古爲潞蓄灌田之備。又白居易石函記云。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官田。須放西湖水入河。從河入田。西湖不足。則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酈道元水經注云。靈隱山下有錢塘故縣。縣側有明聖湖。又合臨平湖。經槎瀆而注於海。合之諸說。則東湖實西湖蓄水之地。而上塘車戽之源。利益實屬相侔。但自宋代以來。從無議及開濬者。臣等會勘湖址。僅存六百餘畝。雖有湖形。竟同陸地。沿河盡爲魚蕩田園。清理既難。工程復大。非一時可以並舉之事。應俟西湖完工日。再爲確議具奏。再查浙江省城至江南吳江縣接界。一帶官塘運河。臣等會同親勘。間有淺處。而德清縣轄之大麻鎮起。歷石門縣至桐鄉縣轄之王溪鎮。共四十里。更爲淤淺。半月不雨。舟卽難行。其支港亦多壅塞。此河不特商旅往來。抑且糧艘出入。兼之田畝賴以車戽。最關緊要。急應疏濬。以通運道。再浙省各屬水鄉居多。民田所賴以灌溉。國賦所賴以充裕者。全藉水道疏通。蓄洩有備。其現在一切支河港汊壩堰陡門等項。俱關水利。嗣後應著落地方官。親身查勘。勸諭業主出貲。佃戶出力。每年於冬成農隙。務必疏濬深通。修整堅固。以資次年春夏灌溉。以備不時旱澇。並責成糧儲道。督率各該管知府。及水利廳。不時巡視查看。將每年農隙時修築水利。於次年正二月。逐一告竣。該道府據實通報院司。委官勘驗。如有怠惰偷安。荒廢水利者。卽將該管各官。以玩忽民事糾參處分。庶水利漸可興復。以祈仰副
皇上勤恤民隱之至意。

上塘河工議 杭州府志

陳芳生

仁和田土有上下塘之分。而旱潦因之異焉。下塘苦潦。患在下流之不速。欲下流之速者。當合嘉湖蘇松以爲功。上塘之旱。患在隄防之不修。則仁和一邑之事也。上塘之所恃以爲隄防者。東新關至長安一塘。塘自半山

以下石脚堅固。不患坍塌。自金家堰以上。漸見低狹。由李王塘而上。有傅家莊。有皇亭閘。有沈塘灣。王家缺等處。繹路全無。淫潦之時。上水與下水相接。及至旱乾。始見塘址而已。塘愈毀。則河愈淺。河愈淺。則蓄水益少。長夏之際。四五十日不雨。亦天道之常。以別地視之。似未可言旱。而上塘畧一車戽。河底卽爲龜拆。此上塘苦旱之情形。固不待乎臬旱也。故明萬曆時人猶有存者。常言自幼力田。三四十年間。曾未憂旱。而本朝四十年來。河底成陸者已六見。順治甲午一見。康熙自十年至二十年間。凡五見。可見塘路之壞。至今益甚。使再遲數年。不知當更何如。大約塘之所以壞者。其故有四。其一爲坐里之偏。累仁和定例。每貼塘圖分。派修圖內塘路。其塘近山有石脚者。永無坍塌。其近夾河或近下河者。塘身單薄。無年不壞。無年不修。其值年之人。亦知爲年年不得不修之工。只求免目前。以了故事。曾無所謂經久之圖。而其所費。每年已數十金。或至百金矣。積年彌久。塘身彌壞。今并塘路故址。淪沒水中。將與河底相平。原砌石塊。侵盜畧盡。則其爲工。豈一二畧里苟且塞責者所能從事哉。其一爲鄉人之淺見。元人取宋兵自此塘而上。皇師下浙。兵亦由之。邇因塘壞。甲寅已卯間。入閘之兵。絡繹于臨平赤岸。而此路以有礙師行。乃得安堵。附塘居民。方以塘之盡廢爲幸。而敢復言修築乎。其一爲富豪之分水利。明萬曆間。有富人附塘開私河數里。鑿塘引水。下灌低田數十頃。初時築塘架橋。石砌堅固。視上水之高低。爲牐版之啟閉。于彼有全利。而于塘之蓄洩。無少害也。經久不修。塘遂大壞。始之爲上河閉牐以蓄水者。今且任水從私河下洩。而無所阻遏。及上河已乾。而彼之畝引如故。田之膏腴。至今無恙。河遂陰受其害。而不知其一爲奸人之私決。上水驟決。則下水之魚必逆乘而上。春夏驟漲之時。畧一挖損。上水怒瀉。直可引太湖大魚而網之。小人貪昧。罔顧大利害。則亦何所不至。故臬亭決口。屢不能塞。而鄉人且以爲

鬼怪于其間。則真大惑已。愚竊謂修塘之責。不當專之于民。而當屬之于官。上塘之水。專爲上塘之利。自東新關至李王塘止。清景塘段丈尺。估度工價。凡上塘每里派辦塘工銀幾兩。分三年與地丁銀兩并徵。在官有司。當水淺之時。計丈分工。雇民修築。期于堅久。而不期于速成。取河之土以附塘。塘益高。則河身益寬。塘成之後。每年仍計畝加稅釐許。積貯以爲開濬修築之用。而上塘所有漁戶。則令逐年輪掌。如向時派里修塘故事。每當水長。有司輕舟巡視。其水平隄者。籍其地段丈尺。督令培土。下次巡視亦如之。向者必俟塘之既壞。而後修之。其費重。今隨其低處。卽令培土。是雖無年不修。而所費亦省。塘益堅完。其逐年計畝加稅。則每當水涸農暇。雇民開濬。視全河之淺深。塘身之厚薄。爲有司考成殿最。誠如是。則上與下各有其責。無敢戲渝從事。而用民以漸。民力不至于匱。所利之溥。豈特爲上塘數十里耕種之民計久遠已哉。或謂取諸民必不給。宜徵之鹽木諸商。則易取盈。彼既與民同其利。自宜與民分其任。其間勇于爲義者固多有人。然非司鹽司權者爲之鼓舞作興之。有司恐未能問也。

論平湖虹橋堰書

吳 竊

當湖自清獻陸公後。壇遺久墟。一旦得大賢爲之鼓唱。學子深幸。當何如也。顧某之所以望足下者。更不止此。記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足下卓傑君子也。斯土有可拯民于塗炭之事。必深所樂聞。敢一爲左右陳之。憶己酉歲浙西大旱。赤地千里。杭嘉各屬邑之民。幾爲涸餓。當是時。竊聞平湖有虹橋堰者。去三泖甚近。決其口。則鹽甯諸邑。並可霑濡。而資灌溉。欲直走平湖告當事。以蘇此數萬生靈。息而赤日燔如。憂惶遘疾。跬步不能前。徬徨者彌月。忽見徬近支流。稍稍可棹舩。天未嘗雨也。詢諸遠邇。始知虹橋堰已啟。爲之狂喜。而

又恨事之不早也。設先月餘。則近邑田塍。或尙有薄秋之望。豈又所謂幸中之不幸也。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之事之師。昔足下在敝州。適逢旱。每日徒步齋壇。爲民請命。焦膚繭足。所不辭。州人至今尸祝之。今幸司訓茲土。聞虹橋堰去治厓一舍。宜親履其地。審度形勢。與當事及邑紳之賢者。悉心籌畫。廣庀石材。修其牘口。更集曉事父老。咨詢剋水痕石柱。以爲準。至第幾痕。則水可至某邑。第幾痕。可至某邑。卽爲一記。刊石牘上。使世世遵守。愚民不得藉衝決以阻撓。吏胥不能執奇貨以要索。豈非百世之永賴哉。昔西門豹引漳水十二渠爲堰。以灌鄴田。賀蘭祥修造富平堰。引水洛中。民享其利。史書其績。今足下仕平湖。修海牘。以救浙西諸郡。功不在昔賢下矣。他日舉最入都。聖天子問東南水利。卽以此爲嘉謨嘉猷之首。其誰曰不然。某材識庸鄙。偶附一得。輒思效區區芹曝之獻。惟足下更進而教之。幸甚。

西湖去葑詳文 雍正五年

鹽運道王 鈞

爲詳開水利等事。據錢塘縣民徐子佩等呈稱。西湖蓄水。灌溉田禾。所利甚溥。因葑草難除。屢致湮塞。今蒙疏濬。恐葑草復生。竊思畜養草魚。將新長葑芽。隨時嚙去。則人力不勞而功速。呈懇借給魚本。置買魚秧。畜養刈草。公私兩利等情。批行杭州府查議。據錢塘縣詳稱。西湖葑草。湮塞之患。其來已久。前賢葑草之法。詳且盡矣。從未有議及公私兩利。用力綿長。永絕葑患者也。今漁戶有畜魚去草之請。謹悉心詳議。候賜核轉。遵行等因。卑府覆議。酌領三百金。借本生息。抵作刈草工費。俟魚長貨賣。將本銀繳還。各漁戶既有花息。聽其出資畜養。每年於芟除葑草外。再爲酌議完租。以充公用。尙有芟刈不盡。并藉端生事者。繩之以法等因。查西湖原係公家之產。向來捕魚撈草。聽從民便。並無禁約。今若於養魚處所。毋許民間私捕。設爲厲禁。非特大拂民情。且起

爭端不已。改議於裏湖設簾養魚。禁人採捕。其外湖一帶。仍聽民便。似爲平允。是否可行。統候憲裁。

紹興三江閘考

韓振

紹興府山陰會稽蕭山三縣。皆係濱海。其形內高外低。會上游諸郡之水。出三江口。而注諸海。三江者。曹娥江。錢清江。浙江也。曹娥江歸西滙觜。是爲東江。錢清江出閘歸東。噴觜。是爲西小江。其東海之西北上流。卽爲浙江。至東西二沙觜。入東海。三縣內地之水。由三江口以出海。海之潮汐。亦由三江以入內地。其潮汐之來也。擁沙以入。其退也。停沙而出。迨至日久。沙擁成阜。當其霖雨浹旬。水不得洩。則泛濫爲患。及至決沙而出。水無所蓄。又傾瀉可虞。漢唐以來。建閘二十餘所。雖稍調水勢。而未據要津。恒有決築之勞。而患不能弭。明嘉靖中。紹興知府湯公紹恩。審度沿海。知三江口者。內河外海之關鍵也。欲閘之。而苦潮撼沙鬆。基難成立。乃近裏相度。見浮山之東西兩岸。有交牙狀。掘地則石骨橫亘數十丈。此又三江口以內之關鍵。而天然閘基也。乃建二十八洞大閘以扼之。果屹然安固。兼築塘四百餘丈。以捍海潮。由是而三邑之水。總會於斯。潦則洩。旱則閉。有利無患。蓋數百年于茲矣。然爲日既久。膠石灰秫漸剝。潮汎日夜震盪。砥不能無泐。址不能無圯。其後蕭余姚姜諸公。相繼修之。而潮泥壅塞。疏濬無策。甚有以閘爲不可修。不能修。不必修者。其說固悖謬。卽主修者。亦未得其受病之由。蓋壞閘之弊。不一而足。莫甚於啟閉乖方。與沙港開直之二端。夫昔人定啟閉之制也。版必厚。閘環必堅。鐵至水則以按時啟閉。其啟也。必稽底板之多寡。而盡去之。使水勢湍急。沙得隨潮以出入。其閉也。又必實以沙土。塞以草薪。故秋潮雖大。而沙無從入。今乃啟閉聽之閘夫。則於深闊難啟之版。往往不盡起。以致渾沙下積。而外漁人又賂掌閘者。遲閉。以致涸而害農。且填土多不實。又無草薪補其滲漏。并有牖版殘缺。而不

全者。所以雖不敗之時。而潮沙嘗得乘隙以入。夫安得不淤乎。此壞閘之大弊一也。凡水之曲折以趨海者。其性則然。故中江以浙名。而東西二小江亦以九曲名。昔時兩沙觜東西交互。以環衛海塘。故海口關鎖周密。潮來自下。蓋山起。濤頭一從二觜外。溯錢塘江而西。一從二觜內。分往曹娥及錢清諸江。以由九曲而至閘。是海離閘遠而曲多。曲多故來緩而退有力。來緩則挾沙少。退有力則刷沙速。且遇內水發時。外潮初入。則東江清水逼入西江。濁流既無從進。而潮愈不迫。故到閘爲時甚久。且沙地堅實。葑蘆茂密。皆可以禦渾潮。古人猶築二隄以補九曲之不足。豈無深意焉。故語云三灣抵一閘。良不誣也。自曉觜兩沙日坍日狹。南北一望。閘僅里許。海口關鎖已無。潮固可以長驅直入矣。乃司濬者不察。所以致淤之由。反以舊曲難通。更將兩曲逼近之處而開直之。以省挑濬之力。小民貪淤地之利。竈戶幸免涉江曬鹽之勞。而閘身之受患。與鹹水之害田。罔有過而問者也。此壞閘之大弊又一也。如是而欲去淤閘之二弊。以收捍蓄之全功。豈能無浮議之阻撓乎。夫閘潦而啟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民謗。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入汭。閘則否。故內外漁邇閘者謗。宅是者謂閘阻潮沙吐吞。改水順逆關廢興。故宅是者亦謗。況計閘之無淤。必塞直以就曲。則竈丁曬鹽必渡江往來。故擅牢盆之利者亦謗。雖然。唯謗之是畏。必非有意於民瘼者也。夫誠有意於民瘼。卽百口謗且不避。況異日必萬口頌乎。是以愚民可與樂成。難以圖始。靡裘袞衣。褚伍誨殖。是所賴實心任事。興久大之利者。

湖州碧浪湖各漫瀆要害說 東南水利畧

凌廷堪

碧浪湖卽峴山漾。湖州之上源也。承天目西南萬山而來。南條諸水及郭西灣諸山水俱滙於此。所藉以宣洩者惟太湖。故沿太湖各漫瀆。湖州之下委也。其碧浪湖衆滙之水。及南谿各水。穿運河由各漫散注以入太湖。

此程邑之情形。若長邑。則獨承天目西條之水。會安吉及本邑諸水。由各瀆散注於太湖。此長邑之情形。然長邑西條之水。又分洩於湖郡。而會注程邑各漕港。入太湖。是以郡南碧浪湖。爲七縣聚水之數。周圍約七八里。論厥形勢。碧浪湖爲咽喉。而各漕瀆爲尾閭。顧非碧浪湖之容納。則水無藴蓄。而郡之西南鄉。及東北兩鄉。受其害。非各漕瀆之分洩。則水無歸宿。而郡之東北鄉。及長興下六區。均受其害。源委利害相關。莫要於此。徐憲忠云。吳江垂虹湮塞。而吳興之害加甚。爲政者。要思其洩水之處。不必全仰於垂虹。凡所以思患豫防。湖州水利。有不容以不講者。范碩云。碧湖沙漲如陸地。必脈絡流通。則上流之泥沙不積。童國泰云。碧湖受南來諸水。今泥沙堆積。郭西灣西南諸山水尾閭不通。及今不治。泛濫橫行。害豈獨二三五區哉。沿城濠塹。又多壅塞。沙漲由是而起。嚴述曾云。南來水旺。則衆水皆從而北。沙亦隨水而行。水緩沙積。其勢然也。今蘆灘壅阻。亟宜開浚。以通上流。此碧浪湖之利害也。伍餘福三吳水利論。七十二漕界。烏程長興之間。烏程三十九。長興三十四。通經遞脈。以殺其奔衝。必潰之勢。吳興志。太湖沿堤多爲漕。各有斗門牖版。旱則閉之。防谿水之走。有東北風亦閉之。防湖水暴漲。鄭元慶云。三吳之水利在下流。吾湖之水利在漕港。譚肇基云。原古人之多漕港也。取洩水之速。而每漕各置閘座也。取時蓄時洩。旱潦無虞。人事可挽。天時之窮。立法盡善。此各漕港之利害也。唐宋以來。悉勤修濬。其治績具載全書。我朝康熙十年。四十六年。雍正五年。乾隆四年。二十七年。浚碧浪湖及漕港。建立閘座。屢屢宸慮。所以爲田疇計者至矣。或問洩水誠是也。其如蓄水何。曰。凡蓄與洩。惟在上源勿塞。下委勿壅。今碧浪湖沙漲成洲。是源已隔也。各漕港淤阻特甚。是委不通也。一遇水發。泛濫爲災。惟不能洩。斯不能蓄。故水患不深。通不患不蓄。以窪如釜底也。按勞志載。城外濠。唐武德四年。李孝恭所鑿。廣德四年。刺

史獨孤問俗重開。此濠自清源門沿城至迎禧門。又至奉勝門。又至臨湖門。自古苦水入太湖之谿也。濶數十丈。深不可測。西濠自定安門至清源門。南濠自迎春門至定安門。北濠自臨湖門至迎春門。或假人力開鑿。西濠受西南諸山之水。南濠受南來衆谿。會碧浪湖諸水。東濠兼受運河之水。皆成谿澤。春夏水生。浩漾洶涌。湍激迅駛。西南二水交流。以入太湖。今城濠俱阻梗。概宜疏治。蓋上有碧浪湖之蓄。必藉城濠通駛。以殺其流。下有各溝瀆之洩。亦必藉城濠及運河分注。順軌而下。是城濠通。則碧浪湖下流迅駛。不致沙積。卽於各溝港上。流力衝。不致泥淤。所謂以水治水。借水刷沙。法亦莫善於此。譬諸腸胃通徹。上下三關。方稱無病。碧湖爲上關。城濠及運河與溝港聯絡爲中關。各溝港爲下關。非第湖州此爲扼要。實東南諸郡水脈呼吸相通。一有不治。水患不息。故但浚杭郡之上游。勢雖建瓴。而湖州之病在泛溢。但浚蘇松之下游。漣湖仍塞。則湖州之病在難消。其爲要害何如耶。昔太守李堂大水行云。廣著諸水。湊城南。碧浪湖難注洩。全憑笠澤爲尾閭。七二漣港成長渠。以見碧浪湖各溝港開浚。固不容稍緩也。

杭湖蘇松源流異派同歸說東南水利

凌廷堪

道光三年癸未夏。蘇湖數郡患大水。而尤甚者莫如湖。以地窪如釜底也。然湖郡較他州爲最低。而與他州利害各有重輕。浙省杭郡爲上流。祇在壩之堅且固。諺云。杭州圯德勝壩。湖州沒飛英塔。言高下殊甚也。而嘉郡於湖水勢散而緩。無所損益。惟江南蘇松諸郡。於杭嘉湖有筋搖脈動之勢。賴以奠乂者。全在太湖受水洩水之處。不可稍有壅闕爾。蓋來源自杭之天目而下。有建瓴之勢。湖州當其最衝。所謂不患其源之不通。去委在歸湖。由湖達吳淞等江入海。所謂患其流之不洩。若嘉郡之水。半由爛谿入江震境。下韭谿入太湖。半由

塘入松江境。匯於泖湖。是杭嘉湖與蘇松諸郡。源流一貫。大勢自南而稍偏。東則以浙江爲界。北則以揚子江爲界。西則自天目綿亘至廣德宣池諸山爲界。東則大海。太湖實潄其中。古稱浙西七郡爲平江者。此也。浙江揚子江之水。俱高於內河。西南及西北一帶山水。非東無由傾洩。則太湖之總匯。分注實七郡中。一大門鍵。假令蘇松無杭湖之來源。則流立涸。杭湖常等郡。無蘇松之去委。則水必四溢。東南七郡。命脈攸關。有不可執一隅而言者。且太湖界聯兩省。跨三州十縣。太湖西南。自湖州程邑之胡澗起。至小梅口。共三十七口。由小梅而西。則屬湖州長邑之蔡浦。至斯圻港。共三十七口。今已塞其三。此來源之殊派。而最大者也。斯圻與江南前董塘港。昆。董塘港。至後河濱。共二十五口。由後河濱而北。則屬常州宜邑之大浦港。至鈞溇港。共四十一口。此又來源之殊派。而次者也。由鈞溇而北。則屬常州陽邑之百瀆港。至水溜港。共七口。由水溜而東。則屬常州錫邑之閭江港。至沙墩港。共十九口。此來源平緩而湖水有時逆上也。由沙墩而東南。則屬蘇州長洲之牡丹港。至龍塘港。共五口。內運河北達望亭。南通滄墅。由龍塘而南。則屬蘇州吳邑之銅坑。與胥口。二口爲各派同歸之去委。由胥口而南。則屬蘇州江邑之白洋灣。至七里港。共九口。此皆各派同歸之去委。由江達海最要之口也。由七里港而南。則屬江蘇震邑之牛腰涇。至練聚橋港。共二十一口。又皆去委同歸於海之要口也。由練聚橋而西。亦屬震邑之韭谿。至雙林港。共七十二口。又承嘉湖來源之大者也。雙林港與浙江胡澗。昆。吳。支。流。共二百七十七口。爲太湖之源委。卽杭湖蘇松諸郡之源委。尤藉太湖爲蓄洩者也。其間若常郡。嘉。湖。集。而。來。源。已。緩。又。分。運。河。東。北。由。江。陰。入。江。嘉。郡。則。分。流。入。太。湖。者。不。過。十。之。二。三。由。松。江。入。海。者。衆。而。都。上。承。杭。之。來。源。而。與。蘇。松。利。害。唇。齒。相。依。最。爲。喫。緊。蓋。湖。州。處。太。湖。上。流。之。最。要。蘇。松。等。郡。處。太。湖。下。

游之最要。使湖州上流疏通。而蘇松下游淤滯。則害在蘇松。并害及嘉湖。使蘇松下游疏通。而湖州上流阻塞。則湖州獨受其害。爰就湖州一郡而論。猶人之一身。碧浪湖咽喉也。運河及分洩支港。腸胃也。沿太湖諸澮。濱尾閘也。喉不可塞。腹不可脹。尾閘不可不通。一有不治。則一身均受其害。緣碧浪湖爲七縣聚水之藪。非深浚。則水無囊蓄。郡之西南鄉及東北兩鄉。均受其害。今泥沙堆積。致使潦則淹沒田廬。旱則無從車戽。至運河之塘外。以濟運。內以衛田。水發時。驚湍奔突。賴塘隄防。故塘由西北迤邐而東南。水則自西南洶涌而東北。且地勢南高北下。自塘圯廢。塘北田廬。時遭橫決。因水勢無由障。且無由分殺也。沿塘一帶有水口四十餘處。與沿大湖澮浦三十餘口。兩兩相應。聯絡貫注。疾趨而下。足刷淤泥。自塘廢而澮愈淤。全郡受害。又乾隆年間。開浚時。誤將澮口開直。泥水更易倒灌。蓋舊時澮口。則灣向東北也。其橫港爲受衆水貫注之端。古人所謂開直港。而不開橫港。仍屬無益。此湖州水利之大略也。而統蘇湖數郡而論。亦如人之一身。天目首也。餘邑南湖口也。湖州碧浪湖及各澮。咽喉胸胃也。太湖腹也。吳淞等江尾閘也。蘇太諸浦。涇入江入海足也。嘉郡之水。肢股也。一有不治。則兩省數郡均受其害。猶一身血脈貫通。而衆竅各有經絡。固不得藉口於吳淞等江。既開而湖州水患可息。亦不得徒責太湖澮港之阻塞。而不問吳淞下流之通塞也。蓋蘇州近西之港。濱俱來自湖境。而湖州近東之澮。浦又隔於蘇境。若湖屬之胡澮。喬澮。朱澮。諸港。南來受水之口。一帶地方。俱屬江蘇震邑管轄。故水必經江蘇境抵境。至蘇境入港之水。無不自湖州而來。通塞利害。兩省攸關。徐憲忠云。蘇松興利之處。卽吳興去害所由真。兩郡治水扼要之言。所望於究心之君子也。

福建水道圖說 會通

江西省之東南爲福建省。以福州府爲省會。福州府之東北建甯府。其西北建甯府。邵武府。其西延平府。汀州府。其南興化府。泉州府。興化府之西永春州。龍巖州。泉州府之西南漳州府。其東南海中臺灣府。大海自福甯府東接浙江界。西南流經府東南。爲桐山溪。交溪外渺溪。龍溪諸口。又經福州府東南。爲起步溪。連江。閩江。長溪。薛港諸口。又經興化府東南。爲南溪口。又經泉州府東南。爲晉江。東溪。西溪諸口。又經漳州府東南。爲九龍江南溪。梅洲溪。南陂溪諸口。接廣東界。臺灣府四面濱海。其西境諸水。俱西流入於海。隔海與興化府。泉州府相對。閩江三源。其西南源曰西溪。出汀州府。合淮溪。文川溪。東流經延平府。曰清溪。合燕溪。安定溪。曰沙溪。又曰太史溪。至府治西南。與西源富屯溪會。富屯溪出邵武府。南流經延平府。合金溪。曰順陽溪。與太史溪會。閩江北源。又有二。曰南浦溪。曰崇溪。俱出建甯府。南浦溪合新溪。臨江溪。崇溪東西二溪合流。合九曲溪。建溪。至府治西北。曰交溪。與南浦溪會。合松溪。南流經延平府。至府治東南。與富屯溪。太史溪會。曰劍溪。合尤溪。東流至福州府。曰閩江。合同仁溪。瀨溪。梅溪。雙溪。入於海。金溪上源曰甯溪。出邵武府。合均溪。古溪。梅溪。東流至延平府。合源溪。龍池溪。注富屯溪。尤溪出永春州。合龍溪。北流至延平府。注閩江。雙溪亦出永春州。東流至福州府。合三斗溪。穴利溪。注閩江。九龍江。一曰柳營江。二源。西北源曰西洋溪。西源曰雁石溪。俱出龍巖州。西洋溪合樂溪。萬安溪。與雁石溪會。南流至漳州府。合龍津溪。龍江馬口溪。入於海。龍江上源曰冷水溪。出漳州府。合深渡溪。瑄溪。東流注九龍江。晉江上源曰桃林溪。出永春州。東南流至泉州府。合羅渡溪。入於海。汀江出汀州府。合白沙溪。大洲溪。南流入廣東界。南溪出興化府。合赤土溪。梅花溪。東流入於海。交溪自浙江南流入境。至福甯府。合托溪。外渺溪。龍溪。東流入於海。桐山溪。出福甯府。東流入於海。永豐溪。出建甯府。須溪。瀘溪。出邵武

府俱西北流。入江西界。化龍溪。小靖溪。出汀州府。大靖溪。出漳州府。俱南流。入廣東界。南溪。大陂溪。南陂溪。俱出漳州府。東南流。入於海。東北至浙江界。西北至江西界。西南至廣東界。東南至海。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七目錄

工政二十三 各省水利四

湖北水道圖說 會典

湖北水利論 湖北通志

籌辦湖北水利疏

請疏通江漢水利疏

江陵隄防議

查禁私垵灘地疏

荊州窖金洲考

湖南水道圖說 會典

湖南水利論 湖廣通志

九江考

湘水記

查勘濱湖隄垵情形疏

湖田占水疏

請濬長沙北門舊河疏

汪志伊

張漢

胡在恪

彭樹葵

阮元

夏大觀

王文清

楊錫鎬

馬慧裕

王國棟

勘估長沙月河檄

四川水道圖說會典

灌堰水利考四川通志

重修通濟堰碑文

濬成都金水河議

灌口江堰記

陳宏謀

黃廷桂

賈

賈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七

工政二十三 各省水利四

善化賀長齡輯庚輯

湖北水道圖說會典

河南省之南爲湖北省。以武昌府爲省會。武昌府之東黃州府。其西漢陽府。荊州府。宜昌府。其西北安陸府。襄陽府。鄖陽府。漢陽府之西北德安府。荊州府之北荊門州。宜昌府之西施南府。大江自四川東流入境。經宜昌府。合元渡河。沙鎮溪。茅坪溪。香溪河。卷橋溪。梁村河。又東南經荊州府。合清江。漢陽河。白水港。洋溪。瑪瑙河。沮河。一水南出曰虎渡河。又一水西南出曰華容河。俱入湖南境。大江亦入湖南境。折東北復自湖南入境。經漢陽府。合沔陽湖。曰新灘口。又合赤野湖。曰沌口。又合斧頭湖。甯清湖。而北。與漢水會。曰漢口。又合牛河。曰潘口。合武湖水。曰武口。又東南經黃州府。西南武昌府。東北合龍河。岐亭河。及梁子湖。曰樊口。又合巴河。英山河。童子河。漳源河。陽辛河。折而東。又合古角河。接江西境。清江上源曰大跳敦河。出施南府。合龍馬河。冷水河。龍溪河。東流經宜昌府。合桃符河。金雞河。入於江。沔陽湖。赤野湖。俱在漢陽府境。北通漢水。支渠交錯。西合草市河。東流入於江。虎渡河。自大江南出。西通均湖。東通白蓮湖。南流入湖南境。其自白蓮湖南出一水曰蓮湖水。亦入湖南境。龍港。自江西北流入境。經武昌府。注陽辛河。達於江。漢水自陝西東流入境。經鄖陽府。合曲遠河。陡河。又東南經襄陽府。合曾河。丹河。粉河。唐河。白河。蠻河。豐樂河。又經安陸府。西荊門州。東合樂鄉河。南出一水。通荊州府。諸湖。又經漢陽府。南通沔陽湖。赤野湖。合三台湖。又西河潰河。曰潰口。又合漫河。而東。與大江會。丹河。白河。唐河。俱自河南南流入境。經襄陽府。入於漢。楊葉湖。在安陸府東。巾水河。內河。阜市河。俱匯焉。其東南

爲三台湖南入於漢。丹河涓河俱自陝西東流入境。經鄭陽府。又東入河南境。龍鬚河出施南府。合南河。其東曰唐崖河。亦出施南府。俱南流入四川境。北河亦出施南府。西南流入湖南境。澧水出宜昌府。合霧江。其東曰澧水。亦出宜昌府。俱東南流入湖南境。南至湖南界。東南至江西界。東至安徽界。北至河南界。西北至陝西界。西南至四川界。

湖北水利論

湖北通

古者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後世浚河渠。修隄防。亦川涂之遺意。顧障於此者太過。斯壑於彼者可虞。其利害常相因也。蜀江之水。直下荊州。而北溢於漢。沔間其奔突衝決。則湖北近南之地。受之。楚南羣厓之水。滙於洞庭。至岳州北。與江合。逆流灌湖。漫湧而上。則南北濱水之地。均受之。

皇上軫念民生。大沛恩膏。特命

動帑金。築柁桿洲。修沿江諸隄。皆極高堅。農商永賴。耒耜舟楫之利溥矣。

論三江總會隄防。曰。按湖廣境連八省。凡秦關巴蜀中原貴竹嶺右諸水。俱注之。導爲三江。潏爲七澤。卽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故區也。晉發岷山。抵巴東。入荊壤。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害者。惟荊州一郡爲甚。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合。其受害者。鄖襄安漢四郡。而襄安爲尤甚。九江乃沅漸元辰。敘西澧澧湘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滙八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湖口。與江流合。其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水總會。武昌其江身始闊。直注而東。以故武昌蘄黃之境。無大水害。大較隄防。多在襄安常武荆岳間。蓋古七澤正其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爲荆南雷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之地。漸湮。三江流水之道。漸隘。所築之防。亦漸潰塌。明嘉靖庚申歲。三江水汎。異常沿江諸郡。

縣蕩沒殆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而後來有司雖建議修築。然旋築旋圯。蓋民私其力。而財用贏絀之勢異也。

論川江隄防曰。江陵城池。東南傾陷。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之。邇使人打鼓遠聽。知地勢高下。依旁創築。略無差池。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傍漢。古隄壞決。凡二處。每夏爲浸溢。唐貞元八年。節度使嗣曹王皋始命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又規江南勝洲爲廬舍。架爲二橋。宋汪葉脩江陵。郡有三海八櫃。恃爲險固。豪右據以爲田。力復之。又築寸金堤以捍江。按禹貢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滙。東爲中江。入於海。今澧州巴。正澧與九江東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峽口。勢如建瓴。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迺夷陵而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闊。順流直注。中間郡縣兩岸俱平。衍下濕。水易漫流。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紆迴。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岸爲隄。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磯。隄凡長五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埠。隄凡長五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爲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監所。公安石首澧州安鄉之四水口。嘉魚之鱗洲。東江膠俱爲盜賊藪。蓋以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故也。自元大德間。決公安竹林港。又決石首陳登港。守土官每議築隄。竟無成績。始爲開穴口之計。按江陵舊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開者。惟郝穴赤剝楊林采穴調弦小岳六處。餘皆湮塞。迨明初。六穴復湮。其五故隄防不時泛決。然未甚也。惟嘉靖三十九年決後。殆無虛歲。而荊岳之間。幾爲巨澤矣。

論漢江隄防曰。按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今考漢江圖。西自

漢中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卽漢水故道也。水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泛溢。襄樊以下。天門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沔之間。大半滙爲湖潏。復合流至乾鎮驛。中分一由張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昔年安襄一帶。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潏爲之壑。三流爲之瀉也。明正德以來。潛沔湖潏漸淤爲平陸。上流日以壅滯。嘉靖初年。安陸石城故道。改洗沿江灣。二十六年。決荊門沙洋鎮。三十九年。決紅廟隄。四十五年。決襄陽老龍隄。宜城故道。改徙搗潼新河。而竹筒河復涇淺十餘里。下流又日澁沮。故水患多在荊安陸潛沔間矣。

論開穴口曰。穴口所以分大江之流。必下流有所注之壑。中流有所經之道。然後上流可以分。江瀾而殺其勢。楚有三大水。惟川江獨據中流。故穴口在南者。以澧江爲所經道。以洞庭爲所注壑。在北者。以潛沔爲所經道。以漢口爲所瀉也。故川江獨有穴口。然古有九穴十三口。江水分流於穴口。穴口注流於湖潏。湖潏洩流於枝河。枝河瀉入於江海。此古穴所以並開者。勢也。今日生齒漸盛。耕牧漸繁。湖潏漸平。枝河漸涇。穴口故道。皆爲廩舍畝畝。他如章卜等穴故道。無復舊跡矣。此今穴口所以多塞者。亦勢也。虎渡流注澧江。同入洞庭。江南之溪水俱注之。郝穴流出漢口。與大江復合。而江北之溪水俱注之。衆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瀉有河。則水道不壅。此二穴所以獨存也。穴口之枝流多涇。則江水之正流易泛。故荊南以開古穴口爲上策。然郝穴築塞。而議開舊口。必先將枝隄修築就緒。然後開水門。以受江流。方無東西泛溢之患。是穴口之有故道者。尚且開濬之難。況故道湮塞者乎。元大德間。曾開六穴。郝穴赤剝楊林采穴。調弦小岳之故道。並開矣。今祇存郝穴。而他皆不可識焉。此果人謀之疎略耶。抑地脈水勢之靡常耶。此所以知開穴之難。抑亦勢所不可行也。然荊南人猶

幸有虎渡郝穴。可以分大江南北之勢。但二穴枝河中多淤塞者。使復湮如諸穴。則荆南水患。其能免哉。

籌辦湖北水利疏

汪志伊

伏○惟○天○下○之○大○利○莫○如○水○。天○下○之○大○害○亦○莫○如○水○。楚○水○之○大○者○曰○江○。曰○漢○。江○水○自○四○川○岷○山○發○源○。至○巴○東○縣○入○楚○境○。歷○歸○州○東○湖○。宜○都○枝○江○。松○滋○江○。陵○監○利○沔○陽○漢○陽○等○九○州○縣○。東○出○黃○州○境○。漢○水○自○陝○西○嶓○冢○發○源○。至○鄖○縣○入○楚○境○。歷○均○州○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荆○門○京○山○潛○江○天○門○沔○陽○漢○川○漢○陽○等○十○三○州○縣○。出○漢○口○與○江○水○合○。江○水○自○松○滋○以○上○。漢○水○自○鍾○祥○以○上○。兩○岸○皆○山○。素○無○水○患○。自○松○滋○鍾○祥○以○下○。地○勢○平○衍○。土○性○鬆○浮○。軍○民○田○廬○。非○隄○塍○不○能○捍○衛○。非○支○河○港○汊○不○能○宣○洩○。自○乾○隆○五○十○三○年○。江○水○異○常○泛○漲○。荆○州○府○屬○江○陵○縣○大○江○北○岸○萬○城○隄○潰○決○二○十○二○處○。嘉○慶○七○年○。六○節○工○七○節○工○。又○漫○潰○八○十○餘○丈○。再○嘉○慶○元○年○九○年○。監○利○縣○潰○決○狗○頭○灣○程○公○隄○金○庫○院○三○口○。先○後○水○推○沙○壓○。以○致○江○陵○監○利○二○縣○屬○並○潛○江○沔○陽○南○鄉○支○河○港○汊○。多○爲○泥○塞○。積○水○在○田○。無○路○可○出○。如○盛○鉢○孟○頻○年○大○雨○時○行○。淹○漬○日○甚○。其○大○江○南○岸○之○松○滋○公○安○石○首○等○縣○。亦○因○隄○塍○潰○決○。間○有○積○淤○。至○若○漢○水○自○乾○隆○五○十○六○年○後○。天○門○沔○陽○漢○川○等○邑○隄○垵○。卽○屢○有○漫○潰○。又○自○嘉○慶○元○年○以○至○十○一○年○。上○游○則○鍾○祥○縣○下○游○則○荊○門○州○天○門○縣○沔○陽○州○漢○川○縣○。皆○連○年○漫○潰○。潛○江○縣○其○所○潰○之○口○。自○數○十○丈○至○數○百○丈○不○等○。或○直○衝○而○被○淹○。極○重○。或○橫○溢○而○被○淹○。次○重○。或○倒○漾○而○被○淹○。稍○輕○。歷○前○任○督○撫○臣○奏○荷○ 聖○恩○。蠲○賑○兼○施○。而○沙○隨○水○入○。水○緣○沙○停○。港○汊○多○淤○。積○水○更○易○於○漫○潰○。其○漢○陽○應○城○雲○夢○等○縣○。地○處○下○游○。亦○不○免○溢○注○漫○潰○之○患○。此○江○漢○二○水○節○年○潰○淹○各○州○縣○隄○塍○田○畝○之○原○由○也○。臣○飭○據○各○該○管○府○州○並○州○縣○。確○查○籌○辦○。陸○續○稟○覆○。並○將○各○士○民○先○後○連○名○呈○詞○二○百○五○十○六○件○。查○對○情○形○。大○略○相○同○。核○計○荆○門○州○被○淹○五○十○五○垵○。潛○江○縣○被○淹○二○十○七○垵○。天○門○縣○被○淹○一○百○十○

三垸。沔陽州被淹二百四十八垸。漢川縣被淹一百二十垸。江陵縣被淹一百六十五垸。監利縣被淹一百九十二垸。總共九百二十垸。各垸大小不等。其最大者周圍二三十里。最小者周圍三四里。其積水或深二三尺六七尺至丈餘不等。或已涸出五六分二三分不等。其全未涸者較多。該紳耆所請防堵疏消之處。議論不一。難以懸斷。臣隨於查閱各營伍時。道經被淹之州縣。卽率同該地方官。並傳紳耆人等。親赴各處。察看應堵應疏情形。揣度地勢。參酌輿論。其受害在上游者。宜於堵。其受害在下游者。宜於疏。或事疏消於防堵之先。或借防堵爲疏消之用。通盤籌畫。不徇一鄉一邑之私。見使有此益彼損之虞。臣查濱臨江水者。江陵監利二縣。並沔陽潛江二州縣。南鄉積淹田畝。地極低窪。嘉慶五年。雖經前撫臣高杞奏准。開挖姚家河黃土溝柴林河等處。使水由豐口入江。但止能消洩上游長湖澤口二處。夏秋所進泛漲之水。所有各垸田積滂之水。卽冬春亦不能涸出。臣於三月間。勘有監利縣之福田寺地方。卽古之水港口。今橫堵一隄。丈量隄內杜鰲廢垸積水。高於隄外白鵲湖面水五尺二寸。宜開隄建石閘一座。又沔陽州所屬濱臨江水之新隄地方。卽古之茅江口。並前水港口。係前明大學士張居正因有關其祖墳風水。築隄堵塞。今丈量新隄內河之水。高于外江水一丈二尺。宜開隄建石閘一座。並籌定啟閉章程。每年十一月十五日。先開新隄閘。十月二十日。次開福田閘。計可疏消積水六七尺。各垸田卽可涸出十分之八九。每年三月十五日。先開福田閘。不以鄰垸爲壑。三月二十日。次閉新隄閘。不使江水倒灌。至姚家河以上之積水。欲由太馬河面達於閘。必須於鄭家廢垸中。開小河一道。以通之。其上下兩閘間之淤塞處所。亦應一律挑挖深通。俾水達洪湖。由新隄石閘入江。則江監潛沔四邑數百垸積滂之田。可期涸出。並將監利沔陽二州縣境內刁民私築之土壩。均行拆毀。俾無壅淤。其白鵲湖柴林湖豐

口土金口土地港。上下谷淤淺。均行挑挖深通。俾長湖澤口二處夏秋所進之水。一由簡家口品都灣出青潭口入江。一由土峯口澄沱湖出沌口入江。則嗣後該四邑之隄垸。方可免泛漲冲淹之大患。其南岸之松滋公安石首等縣。雖間有積淤。被害較輕。設法疏通。尚易于爲力。惟江陵萬城隄頂冲危險處所。及各縣沿江隄塍。必須加築堅固。以防江水之患。至若濱臨漢水者。自鍾祥以下。沿河皆賴隄塍保障。該縣地處下游。工多險要。潰口一開。如頂灌足。下游即全遭淹沒。各隄多單薄低矮。一遇汎漲。在在可危。查該縣境內隄工。一萬六千七百餘丈。除飭將尹家廟加築之子埂。並中段修砌之石駁岸石裏頭挑水石壩。趕緊完報外。其餘亦當一律加高培厚。至于下游各州縣應堵之處。荊門州則有十三處。潛江縣則有三處。京山縣則有一處。天門縣二處。漢川縣三處。雲夢縣五處。皆須修築完善。其沔陽州之西北鄉濱臨漢水。因天門漢川支河。歷年潰口。水向內灌。冲刷沿河隄身。所有應行修築之處。更甚于他處。如潭灣垸等處。各號隄工缺口。計長一千二百餘丈。洗場隄身。計長五千餘丈。若不修築堅厚。則天門漢川沔陽三州縣。終不免漫潰淹浸之患。其應疏之處。荊門州則有十二處。並江陵縣刁民私築土壩十三處。潛江縣則有荊河壩河澤口三處。並謝家長安等八壩。天門縣則有牛蹄支河縣河等處。沔陽州則須開復陳公永奠二閘。漢川縣則有十處。漢陽縣則有漳河口等處。以上河道積淤。或數里或數十里至百餘里不等。若不一律開疏。則去路不能通暢。隄塍仍虞壅潰。此各州縣應堵應疏之情形也。惟是應堵應疏之處。工程大小不一。臣擇其最關緊要而易爲力者。如天門漢川所屬之牛蹄支河。積淤三十餘里。漢川所屬之垸隄三百餘丈。沔陽州所屬之各隄缺口二百餘丈。及支河缺口十餘處。潛江京山所屬之楊湖垸方家拐聶家灘三處。頂冲危險。及雲夢所屬之陳袁潰口。先後札飭藩司籌款。共提銀二萬

二千九百二十餘兩。發給委員。協同地方官。趕緊挑挖修築完竣。聊濟目前之急。其餘工巨費繁。現當大雨時行。江漢水長之時。難以施工。必俟秋後水落。方可丈量估計。且積淤積淤之區。有廣狹淺深之不同。尤宜逐漸疏消堵築。分別次第辦理。斷非一年所能蒞事。惟擬建福田新隄二閘。必須預先採辦石料。乘此水漲時。運至工所。俟秋冬集匠建立。業經遴委專員承辦。以專責成。并飭藩司酌發銀兩。以便辦運石料。此又臣于親勘時。權其緩急。分別辦理之情節也。臣回省後。復與撫臣章煦。悉心籌商。湖北各垸田。被江漢水害。或已經二十年。或十餘年。及數年不等。各農民困苦已極。必須遴委廉幹多員。會同地方官。於秋冬分段丈量確估。實心實力。趕緊妥辦。並選派道員總理其事。俟工程報竣。臣與撫臣親往分途驗收。務期工歸實用。費不虛糜。俾災黎咸登衽席。倘查有減工剋料情弊。卽行奏參嚴辦。以爲玩視民瘼者戒。至江漢二水出入支河港汊。今昔情形不同。必須度其東場西漲之高低。以爲應堵應疏之準則。如有應行開挖之處。或係民田。則估定價值。發給業主。另買以昭公允。且將來堵濬之後。濶出田畝必多。仍照額征收錢糧。倘有實在形如釜底。無法疏消。不能濶出。並被沙壓及隄垸不能耕種者。卽委員查明頃畝錢糧確數。奏請減豁。以省有名無實之催科。惟現在未及施工。田畝尙沉水底。小民失業多年。賦無所出。應懇 天恩。暫行緩征。以紓民力。俟濶出田畝有收。再行分年帶征。至各衛所軍田。坐落各州縣境內。亦有被淹頃畝。應請歸案畫一辦理。俾免向隅。此又體卹目前窮民之事宜也。再臣于途次接據鍾祥江陵荊門潛江四州縣士民等呈請開疏鍾祥縣屬之鐵牛關獅子口等處古河。以分漢水之勢。又據天門縣士民呈請堵塞天門縣屬之牛蹄支河口門。俾口內隄垸不致漫潰。各等情。臣順道親赴各該處上下履勘。查得鐵牛關獅子口等處古河。均在漢水北岸。原通鍾祥縣境內鐵線溝永隆河。

及天門縣城河。出漢川縣澗口。仍與漢水合流。至漢口入江。自前明築隄堵塞以來。迄今數百年。隄外河身日漸淤高。隄內田塍。頗多低矮。若如所請開疏。不獨道里縣長數百餘里。工程浩大。并有礙于城池田廬。卽就水勢而論。鍾祥地處上游。固無浸淹大患。而橫溢者爲京山。直注者爲天門。潴聚者爲漢川。以及應城雲夢等縣。必皆受其波及之害。是欲分漢水以固隄工。轉先引漢水以灌隄內也。該士民等。或籍隸上游。或託業南岸。惟願開疏古河。則漢水北注。可免漫淹彼處田畝之虞。并省歲修隄塍之費。全不顧及北岸下游之天門漢川等縣。爲澤國。所請實不可行。至天門縣屬之牛蹄支河。原以分漢水之勢。今若遽塞其口。使漢水無從消納。必致漫潰正河之大隄。查天門從前連年被淹者。由于鍾祥隄工壓潰。而非牛蹄支河不塞之故。今鍾祥隄工潰口。業已一律修築堅實。卽牛蹄支河淤淺處。現亦動項開疏。是害已去。而利可興。乃該士民等。反以堵塞支河爲請。其意不過一經堵塞口門。可省培修支河埭隄之費。並不念及正河大隄壅決之害。所謂因噎廢食。亦不可行。總之該士民等。請開請堵之處。皆在漢水北岸。而其事有適相左者。由于心存私見。昧于大局。惟知利己。不顧壑鄰。設非詳查確勘。通盤籌畫。必致爲其所誤。除明白批駁。毋許率逞私見。私議致礙全局外。合並奏明。

請疏通江漢水利疏

張漢

竊惟王者貴穀重農。必先水利。水利興。則蓄洩有法。旱澇無憂。我皇上念切民依。凡水旱時厯。宸慮直隸營田水利。奉 敕查妥議。以濟民生。凡以期於可久也。臣聞楚省交於江漢。荊郢實當首衝。宅壤最爲窪下。計沿河大隄。南岸自松滋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七百餘里。漢隄江隄。共計幾三千里。俱係民築民修。其間最險之處。若沙洋。若萬壩。難以枚舉。而修築弊端。亦難言盡。又修築不堅。水發卽潰。屢潰屢修。民力幾何。此

則人民受累之源也。計楚水大者曰江曰漢曰洞庭。三者緩急相濟。迭爲利用者也。查大江發源岷山。出三峽。下彝陵州。約寬十有餘里。洞庭居大江之南。方八百里。容水無限。湖水倘增一寸。不覺其漲。江水即可減四五尺。昔人於江上流采穴口。下流虎渡口。楊林市宋穴調絃等口。各殺江流。導入洞庭。而復達於江。故水勢寬緩而無患。今也僅存虎渡一口。江水一發。陡高數丈。無路分瀉。田廬卽爲巨浸。此江水爲害之源也。漢水自嶓冢導漾東流而下。襄陽自安陸府以上。河寬十有餘里。安陸府以下。至寬不足一里。再下漢口。其窄益甚。船每截流而渡。江高漢弱。阻遏逆行。潛污諸邑。於是數受其災矣。查漢水上流。有操家口。相傳羊祜運糧舊岸。隄形尙存。其水東流。過天門縣。入三台大松等湖。其湖居天門之東。雲夢之西。漢川之北。應城之南。支分潰口。派出五通。傳爲漢水故道。衆水通流。今曰口操家口盡淤。水無歸注。此漢水爲害之源也。雍正二年。鍾祥縣隄潰如雷。迅發。西城不浸者三版。民無可避。田廬蕩然。居人云。此隄無十年不潰。計鍾祥一邑。今已九潰矣。他如京山潛江。天門諸邑。地處下流。隄若陡潰。則如頂灌足耳。昔年潛污士民。具呈申訴。請以築隄之夫。供疏河之役。官不允行。民無如何。爲今之計。欲平江漢之水。必以疏通諸河之口爲急務矣。查江水支流。其下流當先疏者。五通口調絃口。迺而上之。當疏宋穴楊林市。與調絃合流。又迺而上。當疏虎渡口。彌陀寺。又迺而上。當疏采穴與虎渡合流。再疏北岸之便河郝穴。令江水從長湖丫角廟合注。則黃潭隄不築而自固。又復龐公渡。則監城可以無虞。疏新隄之口。與新潭之淤。則江漢之水。於是互爲取濟矣。漢水支流。則疏白口。操家口。而沙洋之一包三險。可以無憂。疏泗港而潛污可以無憂。疏通順河而潛城復舊。可以無憂。再疏小里潭竹筒河。與天門縣獅子等河。而低窪諸邑。乃可安堵而無其魚之患。疏河所以爲急務也。若夫築隄。必以土於內地。內地日低。故河日

高河日高。則水勢日險。患日深。是以江漢不疏。終非底定之本。積淤不濬。終失利導之宜。此則楚民之隱憂也。夫三楚富饒。夙甲於天下。諺云。湖廣熟。天下足。一歲兩稔。吳越亦資之。今或稍逢水旱。卽倉皇無策。致居民不免於貧困。雖不得盡委之河隄之累。然逐年估計。既苦派費之繁多。潰決無時。又慮身家之莫保。豈非河隄之爲累乎。昔年湖南巡撫陳詵。洞察楚爲澤國。阨於江漢。甫任。卽復調絃口。隨親詣踏勘。江則欲導之使南。漢則欲導之使北。頗爲利濟之宜。旋內陞去任。未及施行而止。臣夙有所聞。此其大略也。臣思古者江淮河漢。水行地中。然後人居平土。其實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後世詳於治淮河。略於治江漢。故江漢時有汎濫之虞。不知楚有洞庭。較淮河洩水爲便。此河口。亦行其所無事也。伏乞 皇上敕行湖廣督撫大吏。委員一一詳查。倘言屬可行。不特全楚又安。卽武昌新修隄岸。費金錢至數十萬者。亦借是以永固矣。

江陵隄防議 湖廣通志

胡在恪

江出岷山。漢自嶓冢。挾萬川以東注。而荊州正當其衝。稱澤國焉。蓋江水在瞿塘灘瀨間。爲諸山所束。屹崿盤礴。雷響而電激。既出峽口。始得展逸。勢以前驅。夏秋一漲。頃刻千里。而經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迴。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岸爲隄。以禦水勢。由來久矣。江北之隄。自當陽以下之逍遙萬城。以至監利。不下四百餘里。而江陵之黃灘隄。在縣東南二十餘里。一決則江陵潛江監利沔陽荊門。皆爲魚鼈。蓋古所謂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者。以東至沙市。有砥突出。大江數十丈。捍蔽江水。水爲之稍紆抱。而黃灘之怒差殺。其後蕩焉無存。而水之向黃灘者。駭坍浪而相礪矣。稽古大禹。灑沉澹災。以奠高山大川。而自漢晉以暨有明。南郡大水。史不勝書。而萬厯十九年。

辛卯江陵黃灘隄決。民之溺死者無算。二十一年癸巳。逍遙隄旋潰。距今九十餘載。國朝庚寅年。江水大漲。時幸瓦全。嗣後癸巳夏。江水決於萬城。郡城東數百里。茫然巨浸。戶逼逃亡矣。癸卯秋。江決於周尹店。逮丙辰之五月。麥秋方至。而郝穴之江隄潰矣。展轉數年。流移略集。而辛酉七月。黃灘條決。百年難堪之殃。從天而降。一望溟渤。集中澤之鴻雁。與坍穴之螻蟻。人自爲築。功將垂成。僅虧一簣。而長江復行平地。壬戌六月。江隄復決。比之辛酉。爲時更早。爰核糧夫毫髮無遺。以赴補救之急。工人之自爲計也。神之將安輸乎。嗟乎。決隄者。民之大害也。築隄者。民之大利也。而利害相反。誠有如闔境士民痛哭屢控之所云者。今幸當事上臺。目擊顛連。而太守許公。實心胞與。躬親挽築。於隄址則寬而大。以便後來之加增。於隄工則卹而察。以杜一時之冒濫。蕭愴之擬身塞。趙賢之願請命。眞百姓之福也。按隄老隄甲之法。自太守趙賢始議行之。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爲常。蓋田廬於斯。聚族而處。以長子孫。故重土而習知水性。法至善也。而隄夫之出於糧石者。視其用工之難易。以爲徵收之多少。今昔之間。未可概論。而夫之修築於隄上者。買土井土臺土。其法不一。買土爲最上。但慮散給工資之數。難以悉清。井土則民之惰者勞。而黠者逸。臺土則奸人得以高下其手。夫苦憊而隄之罅隙者復多。夫修隄所以拯民。非以苦民也。而立法不善。則夫受修築之苦。而民視築隄爲畏途矣。三者綜而論之。惟井土之法。可以垂久。第須董其役者。審高下遠近之地勢。以均其勞逸。而弊端誠未易除。則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存乎其人。之愛民以心。先民以身。委員則量其材。遴役則嚴其濫。以里長徵夫。而釐其侵蝕。以隄老修築。而稽其包攬。則以每年所徵之隄夫。用之於每年所修之隄。將捧土可爲邱山。豈必求夸娥而掘息壤乎。善夫清軍陳公之言曰。修隄惟視人事。斷不可諉之於天災。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所列七條。皆實實可見之施行。

者。夫荊州之地。案衍壇曼。緣以大江。而漢水復日夜汉口分派以達於三湖。汲引沮漳。會楊水長湖羅堰諸陂。澤之水。春夏霖滂。股瀦支注。不可勝計。其沿湖渚澤畔而居者。廬舍賦畝。形如孟中之底。蓋自五代時高季興節度荊南。築隄以防漢水。由荊門緣麻山至潛江。延五百三十餘里。於今之五爲垸隄者。總皆恃隄爲命。而漢水其奇在曲。又多泥沙。遷徙淤塞。自古不常。明嘉靖二十六年。沙洋隄決。後水之在荊安潛沔間者。殆無虛歲。國朝以來。江隄連潰。漢水並溢。所謂隄防者。衝盪漂流。於斯爲盡。而室內室丁。潭守八井等莊。地勢窪下。沉塌之虞。尤有不可言者。今合江漢而籌之。自荊襄而下。江以北之地。如江陵監利潛江沔陽荊門。皆如建瓴之勢。而大江之悍黃灘之險。爲尤甚。其所謂隄者。又皆壘土負壤。並非有岡陵以扼之。一遇水勢突奔。咫尺不堅。千里爲壑。楊景洎舊志詳哉言之。其開穴疏流之說。已萬不可行於今日。而江陵昏墊疲苦之民。荷鍤操杵。力殫膏枯。爲水歸其壑。土反其宅之至計。是蓋以一邑之勞。爲監利潛江沔陽荊門禦寇於門戶。而處堂奧者。曾不肯助一臂焉。勢不至於載胥及溺不止。此協濟江隄之費。四邑雖不待請。亦當各自爲計者也。夫防江之工。等於防河。今江陵已爲其難者。鉅者矣。而漢水之隄防。不固其害。旋中於潛沔荊門。綢繆而圖其全。則江漢朝宗。國計民生永賴矣。

查禁私垸灘地疏 乾隆十三年

湖北巡撫 彭樹葵

竊臣於二月內抵任。後接讀 諭旨。將湖河灘地禁止侵佔一案。作何辦理之處。查明具奏。隨經檢查舊案。以楚省積水之區。俱係納有糧課。並非官湖。可容侵佔。至湖邊江岸隙地。私築小垸。係嚴行禁止等因。聲明覆奏在案。半載以來。臣時時留心體察。兼採輿論。乃知其間仍有尙須籌畫者。蓋少一阻水之處。卽多一容水

之區。則私垵之禁。尤不可不既乎其實也。查荆襄一帶江湖。袤延千有餘里。一遇旱漲。必藉餘地以資容納。考之宋孟珙知江陵時。曾修三海八櫃。以設險而潑水。後豪右據以爲田。汪葉力復之。又荊州舊有九穴十三口。以疏江流。會漢水。是昔之策水利者。大都不越以地予水之說也。自滄桑變易。故迹久湮。現在大江南岸。止有虎渡調絃黃金等口。分疏江水。南入洞庭。當汎漲時。稍殺其勢。至漢水由大澤口分派入荆。夏秋汎漲。又上承荆門當陽諸山之水。滙入長湖。下達潛監。瀾漫無際。所恃以爲蓄洩者。譬諸一人之身。江邑之長湖桑湖紅馬白鷺等湖。胸膈也。潛監沔陽諸湖。下達沌口。尾閘也。其間濚回盤折之支河洪汊。則四肢血脉也。胸膈欲其寬。尾閘欲其通。四肢欲其周流無滯。無如三襄之水。性濁多沙。最易淤積。有力者因之取利如鶯。始則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繼則借水糧魚課。四圍築隄以成垵。在小民計圖謀生。惟恐不廣。而不知人與水爭地。爲利水必與人爭地。爲殃。川壅而潰。蓋有自矣。臣伏查舊案。節據荆宜施道屠嘉正。安襄鄖道王樂議。將未有之垵。永禁私築。已潰之垵。不許修復。詳請飭遵。補偏救敝。誠爲允當。惟是利之所在。民間每不憚百計以求勝。而地方有司。未能規及遠。大小不留意。則私築之弊。仍有不能免者。縱令道府親查。而曾否加添。究屬無憑。臣再四熟籌。竊以爲積習既成。挽回非易。今欲復三海八櫃之舊勢。誠不能亦祇杜其將來。而不使垵之增多。則當先查其現有而確知垵之定數。現在惟有檄飭各該州縣。於冬春之際。親行履勘。將闔邑所有現垵若干。各依上名查清造冊。由府核定。齎送各衙門存案。嗣後卽以此次所查著爲定數。聽民安業。此外永遠不許私自加。卽一垵之內。亦不得再爲擴充。仍令該管道員。於本年出巡之便。逐細詳查。加結具報。則有無增添。按冊可稽。而各州縣之實心奉行與否。亦可藉以查核勸懲。至此後遇有淤灘。原係民間納糧之地。或種麥豆。或取柴

草均聽自便。但不得另築皖塍。以妨水路。如此而愚民不致因小失大。地方有司亦不敢姑息怠玩。自貽參處。而與水爭地之錮習。亦可少息矣。

荊州審金洲考 研經室集

阮元

荊州江陵縣南門之外。大江之中有洲。俗名審金。乾隆五十三年。荊州萬城大隄潰。水入城。大學士阿文成公來荊州。相度江勢。以爲此洲阻遏江流。故有此潰。乃于江隄外築楊林嘴石磯。冀挑江流而南之。以攻其洲之沙。今三十年矣。元來閱荊州兵。兼閱江隄。計自造磯後。保護北岸。誠爲有力。但不能攻審金之沙。且沙倍多於三十年前矣。昔江流至此。分爲二。一行洲南。一行洲北。今大派走北者十之七八。洲南夏秋尙通舟。冬竟涸焉。議者多所策。余曰。無庸也。惟堅峻兩岸隄防而已。此洲自古有之。人力不能攻也。豈近今所生可攻而去之者耶。考北魏水經注曰。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南縣。江有洲。號曰枚迴洲。江水至此兩分。而爲南北。江據此。知此洲卽古枚迴洲也。沮口今在萬城隄。卽古方城。宋荊南制置使趙方之。子葵守方城。避諱改方。又訛爲萬。外沮水入江之口。千古不改。枚迴洲在沮口之下。江陵之南。指地定名。非此洲而何。況沈約宋書。毛佑之擊桓元于江陵。枚迴洲斬之。是晉宋至唐。皆有此洲。特今俗易其名耳。百數十年後。安知江之大派。不又行洲南耶。姑存予言。以詒來者。或謂荊州勢有九穴。今惟南岸虎渡口調絃口二穴尙通。北岸郝穴等口皆塞。議開各穴。口以分江流。此又不知今昔形勢之不同也。虎渡調絃二口之水。所以入洞庭湖也。春初湖水不漲。湖低于江。江水若漲。則其分入湖也尙易。若至春夏間。洞庭湖水已漲。由岳州北注于江。則此二口之水入湖甚微。緩矣。若湖漲而江不甚漲之時。則虎渡之水尙且倒漾而上。至公安。安能分洩哉。余于丁丑立夏後。親至調絃。察其穴水平緩。竟有不流之勢矣。至于鄂穴。則內低。于外尙無可開之理。惟冬洩內水于外尙便利耳。

湖南水道圖說 會典

湖北省之南爲湖南省。以長沙府爲省會。長沙府之南。衡州府。郴州。桂陽州。其北岳州府。其西辰州府。永綏乾州。鳳凰三廳。衡州府之西。寶慶府。靖州。寶慶府之南。永州府。靖州之北。沅州府。岳州府之西。常德府。永順府。常德府之北。澧州。大江自湖北東流入境。經岳州府。又北仍入湖北境。洞庭湖在岳州府西。澧州。常德府東。其西爲天心湖。赤步湖。青草湖。湘江。資江。沅。澧。江水俱匯焉。湘江自廣西東北流入境。經永州府。合右江。瀟江。潯溪。祁水。又經衡州府。合宜江。歸水。蒸水。耒水。洙江。又經長沙府。合淥江。茶園水。飛羊河。連溪。瀏陽河。黃泥江。建港。清水。瀟水。玉堂江。哀江。及資江東北支津。又經岳州府。合汨水分二道入洞庭湖。瀟江出永州府。合烏江水。洳水。東河。永水。北流注湘江。耒水二源。東源曰桂水。出郴州。合溫江。新坑水。西水。又合西源。耒水曰耒水。又合廓江。資興江。雷溪。鴉溪。烏石江。郴江。寥江。注江曲塘江。北流經衡州府。注湘江。洙江上源曰洙水。出衡州府。合雲秋水。沔河。西北流經長沙府。合巖溝河。攸水。復入衡州府。注湘江。沅江上源曰萍川江。自江西西流入境。經長沙府。合雙江。泗汾河。注湘江。資江出寶慶府。合龍溪。廖溪。硤口溪。夫餘水。邵水。潮水。田心水。連溪。洋溪。油溪。東北流經長沙府。合敷溪。河。四里河。而東。歧爲二支。東流者爲玉堂江。注湘江。東北流者。東出一支津。亦注湘江。正渠西北流。經常德府。分三道俱入洞庭湖。沅江自貴州東流入境。合渠江。澧水。又經靖州。合竹舟江。又東北經辰州府。合激水。麻陽江。舒溪。熊溪。麻溪。藍溪。辰河。馬底河。又經常德府。合大洑溪。翦家溪。一渡。二渡。三渡。小洑溪。新店溪。新洲溪。陽溪。延溪。白洋河。德山水。分數道復合流。注青草湖。澧水自貴州東流入境。經沅州府。合楊溪。巴川江。折而南。注沅江。麻陽江上源曰銅仁江。亦自貴州東流入境。經沅州府。又經辰州府。注沅江。熊溪上源曰武溪。亦自貴州東流入境。經乾州廳。合鎮溪。舟溪。烏巢江。又經辰州府。注沅江。辰河一曰北河。南北二

源南曰邑梅河。北曰嘉塘河。俱自四川東流入境。經永順府。合後漢河小江臘竹江靈溪溶溪明溪。折而南。經辰州府。合酉溪。注沅江。澧水上源曰綠水河。出永順府。合上峒河兩家源河。東流經澧州。合澧水深水而東。分二道。一東流合澧水潯水虎渡河。一東南流合道溪。一水南出爲七里湖。南湖與從河會。正渠又東復合。又東復歧爲二。在北者合蓮湖水。俱注洞庭湖。澧水潯水自湖北東南流入境。虎渡河蓮湖水。俱自湖北南流入境。俱經澧州。注澧水。華容河自湖北南流入境。經岳州府。注洞庭湖。益將溪出郴州。東流入江西境。章水武水亦出郴州。南流入廣東境。龍江出永州府。西流入廣西境。北河自湖北南流入境。經永順府。折西南流。入四川境。北至湖北界。西北至四川界。西至貴州界。西南至廣西界。東南至廣東界。東至江西界。

湖南水利論 湖廣通志

論湘陰縣隄防。曰湘邑居洞庭之濱。地勢最卑。其東北一帶近水。悉巨浸也。而縣治之西曰淮西。其水勢更甚。今其地生聚日繁。土田日廣。防遏不可不豫。而閘因以設焉。分觀其勢。各有勝堤。統計其數。則有十六。南則沙田園。逼近江。與楊柳相間。中隔樟湖嶺阜。由是而軍民荆塘金盤灣斗韓灣等園。垸隄雖間設。各有勝限。而東莊一園。則居軍民之東。古塘塞梓二園。又居韓灣灣斗等園之西北。湘水烝水滙流自西。入長沙。遶東而下。至湘陰。是南水也。南水泛水自外入。沙田一園之東。實當首險。從此水由支港擁入。楊柳軍民等隄之近東南者。皆受頂沖。而東莊向南稍平。餘實三面被激焉。潯水沅水出而與湘水合。達於洞庭。是西水也。西水泛水自內出。兼之西南夾湧。洪波濁浪。紆迴灌激。在沙田一園之西。首爲出水之頂沖。次及於楊柳園。更次及於軍民荆塘各園之近西北等隄。而古塘塞梓二園。界連沅邑。爲沅水之頂沖焉。至北則有余家垸。西北又有莊家園。暨

黃公魯家買馬葡萄等北濱臨大湖。地益曠而土益鬆。其水自西而內出。自南而外入者。悉於是乎。會歸而湖浪遂於是迎衝。一經水漲。其勢瀾漫。堤塹衝潰。頃刻灌滿。蓋統計各圍之險處。共有一萬九千四百九十八丈。至各圍垸內。出水積水之區。或則有港。或則有塘。或則請建有閘。或則疏通有溝。向係民力歲修。港則設之涵口。塘則立有剗溝。閘則因時啟閉。以資蓄洩。以藉灌漑。似可無煩疏濬者。

論益陽縣隄防。曰。益陽縣在府治西北二百里。西界安化。南界甯鄉。西北龍陽。東北沅江。東南界連湘陰。水曰資江。自寶慶發源桃花江。合流湍行。直下數百餘里。至縣前龜臺山而分派焉。其中爲大河。濱河一爲千家洲大垸。一爲長洲小垸。又北小河分汊。經石梁橋沿河垸二處。會入大河。石梁橋地稍高。自趙家園起至尹家山止。爲沿河垸。皆屬明萬曆時舊址。又北自甘溪河分汊。入沅江白泥湖。又大河直下。經沙頭塘之西北。爲合興垸。中洲垸。又東南抵沅江毛角塘分汊。入麻子河。沅江界一由沅江瓦石磯塘出。大麻子河。湘陰界一入小河。益陽塘。此益陽東北之水也。自龜臺山而東爲支河。經長灘垸。至河皮垸。繞千家洲西南。復會沙頭塘而歸大河。一楓林河分汊。經瀾溪市。直行添新橋河。支流旋轉。鳳凰湖迴繞火田三垸。旁及宋家垸。曾埠垸。入盧家江。匯於爛泥湖。分汊上入溪口。下經龍打窖塘。而歸於湘陰焉。蓋益陽分上中下三鄉。自縣北而東爲下鄉。上承濱沅之水。下連洞庭西汊。左抵長沙大江。一當湖水泛漲。加以南水之瀾漫。上之來者滯而不去。下之積者壅而上行。近江濱湖之地。常不免於淹浸。有備無患。唯在督理業戶。使之依時培修堤垸而已。

論九江隄防。曰。按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辰敘西澧濱湘。九水會合。匯爲洞庭一湖是也。今以郡縣志考之。辰常衡永枝河。會流於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衆流而注之湖。則有三焉。曰沅湘澧而已。沅發自牂牁。經

辰溪合麻陽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自廣西興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爲二派。一爲灘水。一爲湘水。至永州。瀟水會焉。至衡州。蒸水會焉。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陵古克縣。東流過武水口。合焦溪如溪諸水。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元辰。紆西濱。共合流而匯爲洞庭。以爲之壑。故衡寶永辰沅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澧值江湖之會合。長沙之益陽湘陰。上接瀘湘。下濱洞庭。故歲遭浸溺。隄防之設。最宜急圖者也。

論修築隄防曰。近年深山窮谷。石陵沙阜。莫不芟闢耕耨。然地脈既疏。則沙礫易圯。故每雨則山谷泥沙盡入江流。而江身之淺澁。諸湖之漚平。職此之故。欲盡心力以捍民患。惟修築隄防一事耳。故備考古今可經久而通行者。蓋有十焉。一曰審水勢。東洗者必西淤。下澁者必上湧。築隄者審其勢而爲之址。最難禦者莫如直衝之勢。議者退爲曲防。故荊州虎渡穴口之隄。先年愈退愈決。而後直逼江口。以遏水衝。乃得無恙。他如順注之傾涯。則隄勢宜迂。急湍之迴沙。則隄勢宜峻。二曰察土宜。一遇決口。必掘浮泥。見根土。乃築隄基。其所加挽者。必用黃白壤。三曰挽月隄。洗在東涯。則沙迴而西。淤在南隄。則波濤而北。故往往古隄反抱江流者。爲水所齧。卽臨傾涯之上。勢甚孤懸。必先勘要害之地。而預築重護之隄。四曰塞穴隙。獾屬蟻蟻窠穴。秋冬水涸。徧察孔端。極探其原。而爲之防。五曰堅杵。築木杵不如石樁。石樁不如牛轆。六曰捲土。埽塞決口。爲上。護城隄次之。法埽以萑葦爲衣。以楊柳枝爲筋。以黃壤爲心。以穀草爲紉纏。因決口之淺深。水勢之緩急。而爲長短大小者也。若隄防初成。土尙未實。必以楊柳枝爲埽。橫棲於隄外。則可以禦波濤。而隄無恙。七曰植楊柳。八曰培草。九曰用石。登當衝決之要處。若非石隄。必不能回水怒而障狂瀾。十曰立排椿。將大木長丈餘。密排植於隄之左。

右聯以縛繩結以竹葦。則風浪先及排椿。而隄可恃以不傷也。

論護守隄防。曰。決隄之故。三有隄甚堅厚。而立勢稍低。漫水一寸。卽流開水道而決者。有隄形頗峻。而橫勢稍薄。湧水撼激。卽衝開水門而決者。有隄雖高厚。而中勢不堅。浸水漸透。卽平穿水隙而決者。要皆修築旣疏。而防守復怠。故坐致此患耳。故防範護守之計。條議有四。一曰立隄。甲每千丈僉一隄老。每五百丈僉一隄長。每百丈僉一隄甲。凡隄夫十人。一應隄防事宜。官守之。而有垵處所。亦設有垵長垵夫。其法與隄甲同。仍不論軍屯官莊。凡受利者。各自分隄若干丈。二曰豁重役。凡隄老隄長隄甲。及垵長垵甲人役。各復其身。每遇編審。卽與豁除別差。則彼得一意於隄防。三曰置鋪舍。查照漕河事例。於隄上創置鋪舍三間。令隄長人役守之。則往來棲止。不患無所。而防護事務。亦庶幾不致妨誤矣。四曰嚴禁令。凡有奸徒盜決。故決江漢隄防者。卽照依河南山東事例發遣。揭示通衢。以警偷俗。

九江考

夏大觀

九江之名。見傳記有三。考寰宇記。在杭州者曰浙江。在潤州者曰揚子江。在江州者曰楚江。在潭州者曰湘江。在荊州者曰荊江。在利州者曰漢江。在洪州者曰南江。在蘇州者曰吳江。曰松江。此其一也。按漢志有曰。九江在廬江郡之潯陽縣。潯陽記曰。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臼江。四曰嘉驛江。五曰畎江。六曰沙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此又其一也。又考蔡沈書傳云。沅水无水。激水辰水。西水漸水。資水澧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爲九江。此又其一也。今按寰宇記之九江。總南條之水計之。大約有九。固不得據爲九江定名。其列于潯陽記者。雖稱名鑿鑿。而孔氏辨之于前。曾氏駁之于後。其于派別形勢。旣無可取。而反覆書義。亦無所裨。惟宋

胡氏以洞庭爲九江。則禹貢顯有明文。其曰九江孔殷明。繫。荆州貢賦之下。此一證也。導江之文。曰迨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巴陵也。巴陵濱臨洞庭。此又一證也。又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山。其經事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參互考證。而九江之爲洞庭益明矣。惟是九江之水。各有其源。其較于方。其說如元。激辰酉漸五水。先後皆會于沅。沅水出黔中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東至潭城縣爲沅水。又東逕無陽縣。有水。從東南入沅。是爲無水。無水亦出牂牁。且蘭至無陽縣。經八百九十里。漢地理志注云。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入沅。名曰。無。按說文。無。本古舞字。故無水或作舞水。又加作澠。又作澠。後人以無省作无。又以無訛作元。究即承經所載之無水也。沅既合無。又下合龍谿水。釜水。東與序谿合。按序與敘通。加水作激。今之激浦縣是也。是爲激水。激水一名楠水。爲五谿之一。源出義陵郡鄺渠山。經龍潭。紆折而流至江口。對旗山下。合沅水。沅又合錦衣。再合枉水。東逕辰陽縣南。與辰水合。辰水出辰陽三山谷。獨母水注之。至丹山石。乃與沅匯。所匯之處。謂之辰谿口。此亦五谿之一也。水又逕沅陵縣西。會武谿水。卽漢馬援聞笛處。再會施水。下與酉水合。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郡充縣。酉源山東南流。逕故無陽縣南。又東逕故遷陵縣界。逶迤而入沅。關駟謂之受水。水所決入。名曰酉口。沅與酉合下。又會東谿水。爲魚谿水。分嶺谿水。東夷望谿水。又數折而歷枉渚。入醴陽縣境。而合漸水焉。漸水一名澹水。出漢壽縣西楊山。南流東折。逕其縣南。又東歷諸湖。方南注沅。與沅同入洞庭。水所入處。厥名鼎口。澧水出東別之沱。發源岷山。東流至武陵郡充縣西歷山之東。過其縣。南合茹水。又逕零陽縣北。與溫泉水合。又東會零谿水。東又有九渡水注之。又東會婁水。至澧陽。右會渫水。左會黃水。東過作唐縣。今安鄉。左合岑水。右合澹水。折走龍陽傳家磯。入洞庭。資水出零陵郡都梁縣東北。歷夫夷邵陽新化安化益

陽東至湘陰縣臨資口。卽水經所云水青口。與湘水合入湖。湘水發源粵西興安靈川二縣界。嶺南流爲灘水。北流爲湘水。其水再清。故號清湘。經十餘縣所合之水。至長沙下雋縣。巴陵界。宋曾彥和考定九江如此。朱子不知元水卽無水。輾轉訛錯之故。以爲水經弗載。古無是水。故置而不。導江之文。江先合澧而過九江。以爲從九江之外而過。不知實從九江之內而過。故不數澧。于是去而導江以瀟蒸。瀟水發源九疑山。舜葬東南陬。南流至三江口。東北與迤水合。一云與瀑溪澧合流。又東北至永州府城外湘口。會于湘。是爲瀟湘。又過祁陽縣。至衡郡北郭。與蒸水合。蒸水發源寶慶府邵陽縣耶窰山。逶迤入衡陽境。是水其氣如蒸。故名。至衡陽縣北郭草橋河口入湘。是爲蒸湘。又歷衡陽以下數邑。至湘陰臨資口。會資水入洞庭。合沅水同注長江。是爲沅湘。此三湘之所由名也。朱子更定九江。又如此。但澧水實合南江。以東注洞庭。故水經注于江陵枚迴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卽江水。挾江入洞庭道也。夫安得而不數。曾氏之說。蔡氏遵之。似未可厚非耳。合而論之。沅湘二水實爲之經。沅以一水貫無澌辰西漸而他水不計也。瀟以一水貫瀟蒸而他水亦不計也。資澧二水皆爲之緯。聚米畫沙之形。一展卷而瞭然在目矣。後之人或從曾氏。或遵朱子。俱無不可。如必欲于曾朱二說之間。核其宜以符其數。則宜取朱子所去之澧。與所定之瀟蒸。取曾氏之湘。沅無辰西資。而去其澌漸。蓋澌與漸。其源流視諸水爲短耳。至于諸水所經。古今異同之名。則又在究心水道。如桑欽酈道元輩之遠覽而周諮焉。

湘水記

王文清

瀟湘蒸湘沅湘三水皆緯流。而經之者湘水也。湘源出陽朔。至永州。瀟水入焉。曰瀟湘。至衡州。蒸水來會。曰蒸

湘卒與沅水合於沅曰沅江湖。此三湘之所由名也。顧考之者。往往於三湘則詳。而湘之源則略焉。陽朔山。或以爲屬零陵。或以爲屬興安。說已不一。甲戌秋。余至粵西。呼土人爲前導。探湘水所自出。始知湘水發源於海陽山。海陽山卽志所謂陽朔。屬今桂林郡靈川縣。山高七八十丈。廣五六十丈。山下有洞門。廣約二丈餘。深入有一潭。廣可三十餘步。深不可測。土人告余曰。此卽湘灘二江之源也。洞口有石澗。廣纔尺許。沿澗行里許。漸下漸濶。至興安之山東村太平堡諸處。其水遂成一大江。蓋小江日夜所注。渟渟旣盛。而又別有兩大水。自東西來助之也。東則一水逆來。起於興安之東鄉白水洞。洞下有深塘。名杉木江。逆過車田村。穿龍虎巖。跼巖再上。南折至江東村。約百餘里入江。西則一水順流。自靈川興安之長江嶺。順過豪豬田村。至太平堡。約二十里入江。蓋湘江爲主。而東西二水爲之附庸。至此合流。以成其盛。灣渚至漾潭。潭深且廣。水停積。若不流。去海陽洞口已九十里矣。潭下半里許。江水洪流。中橫一洲。長數里。湘水至此。分左右二江。洲北有大天平壩一座。南有小天平壩一座。此二壩卽楚粵二水分界承流之處。南流者爲灘水。北流者爲湘水。此湘水所由出也。而從此入零陵。達衡陽。過長沙。會沅朗。三湘於是爭匯矣。瀟水出九疑三分石。經零陵縣西北。入於湘。蒸水。漢志作承水。出邵陵界。邪蓋山。至重安縣。又合界塘水。再經重安之南。又受零陵之武水。至湘東臨蒸縣。今爲衡陽之北。注於湘。謂之蒸口。志所稱水氣如蒸是也。沅水出益州牂牁郡。經辰谿。今麻陽諸溪洞水。若漸辰。激無。西諸水俱附此。過武陵。東注龍陽。至沅江。與湘水合。此三湘之所由稱。此數水者。一經而三緯。皆出深崖幽邃中。行二千餘里。以合於江。而達於海。其淵源有本。其流行有漸。其支派有條。其分合有序。夫三湘旣合之後。固極浩蕩之勢矣。究其濫觴。不過三十步之潭。潭外濶不過尺餘細流。而涓涓綿綿。遂至於此。天下事由淺而深。積小

成大。下而善受之不窮者。固如斯乎。

查勘濱湖隄垸情形疏

楊錫鎬

竊照湖南長沙岳州常德澧州四府州環繞洞庭。濱湖之民。就湖淤地。圈築墾田。謂之隄垸。有昔被水衝。曾經發帑修復者。曰官垸。其未經帑修及續圈者。曰民垸。每年冬令。該管各員督民培築。以防夏秋之水。曰歲修。臣到任以來。雖察訪歲修各弊。嚴檄水利之員。查禁督修。然未經目覩。不能知其實在情形。是以上年恭摺奏明。將就近長沙之湘陰益陽二縣隄垸。於仲冬親往查勘。荷蒙

聖鑒在案。茲臣於二月。由湘陰勘至益陽。所

有隄垸情形。有尙應酌定章程辦理者。就臣管見。敬爲我

皇上陳之。

一。險工。宜三年連加大修也。查各隄有當水要衝。尤易損壞。謂之險工。每年歲修。不過加土數寸一尺。若加高加厚。各至數尺。則曰大修。歲修佃民任之。大修田主任之。今臣查閱兩邑民垸。新築者固屬鬆薄。卽官垸舊築者。亦未能一律高厚。其餘各屬之隄。想亦相同。推原其故。蓋每年冬月。雖加土數寸一尺。次年雨水沖激。又多坍塌。是徒有歲修之名。終難成高厚之實。臣雖面諭隄民。每遇天晴水小。隨時培築。不必定俟冬月。然佃民農忙之時。殊難兼顧。而各垸田主。皆有力之家。出資修堤。俾田永成腴產。并非強以所難。應自本年秋冬爲始。凡屬險要之隄。每歲加厚三尺。加高二尺。以三年爲止。卽使歲中少有衝損。尙多餘存。合之現在隄身。三年之間。厚可一丈六七尺。高亦准此。則雖遇大水。永保無患矣。

一。護隄柳株。宜一律栽種也。查兩邑年久舊垸。有種柳以捍風浪者。均堅厚無損。其未種者。卽不免單薄。至於近年民垸。則種柳者絕少。細詢其故。蓋種柳一事。向來官雖示諭。未能實力督率。佃民田主各事。因循。聞或插

種。又苦牛羊踐踏。居人拔損。遂多有名無實。臣查柳枝非難得之物。插柳又易爲之事。植之三年。即可捍禦風浪。效速而利溥。莫過於此。臣已面加勸諭。令各多插。嗣後應令水利之員。兼行督率。遍處栽插。將每隄種柳若干冊報查考。責令管理修隄之隄總。隄長人等。稽查照看。印官與道府等官。遇便隨時摘抽點驗。嚴禁縱放牛羊。及居民侵損。違者予以罰懲。則數年之間。隄垵屹如山立矣。

一。專管水利之員。宜免其差委也。查各屬隄垵多者五六十少者三四十。每垵大者六七十里。小者亦二三十里。每年冬季培修。夏秋防護。各無暇逸之時。若差委別出。則培修防護。無人督率稽查。其爲虛應故事。何怪其然。臣洞悉其故。是以上年凡屬水利佐雜。俱不輕爲差委。嗣後應請著爲定例。凡屬水利專員。槩不差委。則責成既專。而承辦省力矣。抑臣現請三年連加大修。各屬隄垵既多。道里亦遠。水利之員。督率難周。俟屆期興工時。臣當擇佐雜中勤慎老練者。分委協辦。庶工程可望堅實。

一。以後民垵宜永禁再圈也。查洞庭雖曰巨浸。然藉以受各省之水。各屬隄垵俱係沿湖受水之地。漸次圈成。所謂與水爭地也。雖濱湖荒地。不許擅行築墾。以阻水路。已經垂諸令甲。但尙有無礙隙地。許民呈官勘明築墾之例。我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沿湖隄垵。彌望無際。實無可以再行築墾。墾田之處。今已成之垵。在民既獲其利。未便毀其成功。若再許隙地呈官築墾。在豪民惟規一己之利。捏詞朦混。倘無識之有司。不知總攬全湖形勢。遽徇其請。而上司亦一時疏忽。據詳批准。實貽墾水漫決之患。應請嗣後各屬濱湖荒地。永禁築墾。墾田使川黔粵楚各省之水。有所消納。不致泛濫。則現在各垵之田。年獲有秋。民食有濟。卽受益不淺矣。

湖田占水疏 嘉慶七年

馬慧裕

竊以民生資乎穀食。而穀稻資乎水利。水利資乎堤垸。故近水則腴。遠水則瘠。所在皆然。湖南長沙岳州常德澧州四府。濱臨洞庭。各屬多就湖之濱築隄墾田。惟是洞庭一湖。爲川楚黔粵諸水匯宿之區。自應使湖面廣闊。旁無壅滯。方易于消納。乃湖民與水爭地。常有衝決漫溢之憂。經前撫臣蔣溥題請近湖荒地禁民築墾。查湖南瀕湖十州縣。共官圍百五十五。民圍二百九十八。創毀私圍六十七。存留私圍九十一。其內官圍係雍正間發帑修築。民圍係業民陸續圈築。奏准存留。一體歸入歲修。無論官圍民圍。俱係業民自行修補。官爲督率。每年九月興工。不分畛域。及除易工程。皆係通垸之民。按畝出工。通力合作。於次年二月工竣。三月內勘明。取結詳請奏。聞。竝無設存官修民修防除搶築等費。亦無保固年限。其創毀私圍。見俱洗刷殆盡。永禁修築。竝無阻礙水道之處。至存留各私圍。係臣此次遵旨。歷勘長沙等九州縣。共續報私圍垸九十四處。內有湘陰縣錫江山私垸二道。華容縣馬家私垸一處。均有礙水道。先經勒令創毀。不准修復。餘俱築自乾隆二十八年以前。未經列入應留應毀冊內。見查各隄身僅高一二尺及六七尺不等。每逢江湖灌漲。水高一二丈。此等數尺之隄。早已漫溢過頂。實不能與湖水爭勢。數十年來。尙無阻抑泛溢之事。園內業民。水小藉以衛田。種植水大任其漫衍。流行每年。廣種薄收。全賴捕魚刈草之利。以完賦課。歷久相安。自可毋庸勒令創毀。致令失所。應以見在隄埂長高丈尺。爲限示之準。則永禁增築。庶水利民生兩無妨礙矣。至此外各屬。非近江近湖之田。皆藉塘池以爲灌溉。塘池水足。則夏初久晴。亦挹注有資。乃愚民昧於遠計。往往廢水利而圖田功。不獨大江大湖之濱。卽自已輸糧管業之塘。亦培土改田。截流種稻。彼徒狃於雨暘時若之歲。以塘爲無用。不知偶值旱澇。所得不償所失。又流澗之水。遠近取資。若徒恃己業。截壅爲田。則上溢下漫。無不受累。見在各屬訟案糾

紛大半由此臣愚以爲國家生齒日繁地土甚闕至於關係水利之蓄洩當仍以地予水而後水不爲害田亦受益小民不能遠慮貪目前之小利忘經久之大計臣思從前已經開墾之田逐一清釐固恐滋擾若自今以往嚴行禁止於東南各省甚爲有益應請皇上敕下凡地闢蓄水及出水者令地方官親自勘明但有礙水利卽不許報墾如有私將塘池改墾爲田者查出重懲此實治水務農裨益民生之一大端也

請濬長沙北門舊河疏 雍正五年

湖南巡撫 王國棟

竊臣上年奉

命自浙赴湖南任道經長沙所屬之湘潭縣見千艘雲集四方商賈輻輳數里市鎮堆積貨

物懋遷有無居民櫛比而長沙係省會之區府城又逼臨湘江乃環顧江干無船停泊者蓋因湘潭江形稍曲北風勢緩而長沙江面既寬北風勢緊又無小港可以灣入猝然風起濤湧一時難禦沉溺漂沒者往往而有此官民船隻不能停泊而商船亦多往湘潭以舍湘潭無可棲泊處也卽如江西之湖口關先設湖口縣江水浩濶商人上稅停舟常遭風濤之險荷蒙皇恩移駐九江則人稱便焉臣謹按長沙北門外原有舊河一道計長三百餘丈淤塞已久若將此河照舊開挖深闊可以多泊船隻誠爲大便利於民之事不但往來官民船

可以避險其駕小舟以謀生者可以安宿湖港不致飄泊風波而且商船四集來百工則財用足通百貨則生計饒卽肩挑食力之民有商貨往來上下可以擔負纍纍亦貧民衣食之藪也臣目擊地方情形而興工費財無項可抵今據驛鹽糧儲道詳稱長岳常三府隄工欽奉諭旨行令修築現查本道衙門向有每年鹽規

銀八千兩願以雍正五年現存銀八千兩並雍正六年所餘銀八千兩歲底彙齊共一萬六千兩作爲修築堤工之用再查長沙爲省會之地長江浩濶竟無灣泊舟楫之所北門外有舊河一道俟雍正七年分所餘八千

兩解到之日。可以開濬此河。停泊船隻。庶於地方民生。不無小補等語。與臣見適合。今估計工銀約費一萬四千有奇。但事關爲民興利。似不可緩。據臣愚見。或於冬興工。應否先於司庫正項內動用開濬。俟雍正七年。該道歸公銀抵補。伏乞

皇上睿鑒

勘估長沙月河檄

風濤

長沙爲省會之區。商賈貿易。百貨雲集。咸從此地出入。祇因湘江之水。由此歸湖。迅流奔赴。灘淺岸遠。不能泊舟。偶有停泊之船。驟遇水發。常至衝失。楊前院曾經奏明。於城南之南湖港。挑濬一河。引水入港。爲泊船之地。比來水漸局促。水由倒漾而入。停著而出。易於受淤。每屆一二年。仍須挑濬一次。而所泊之船。仍屬無多。又有西河橋。前人曾經議挑。俾小船從此灣泊。以避風浪。但橋日窄狹。舟不能入。卽或將橋高架寬展。而橋內之塘。已漸窄小。汙塞。積水無多。不能泊舟。本部院兩次蒞任。爲之相度經理。不時挑濬。泊舟無多。終無善策。考長沙府志書。所載長沙省城泊舟之處。城北有成功隄一條。專爲避風。當初隄岸。有鹽倉街。及典當街。爲湖湘一大都會。至今磚石遺址猶存。後因隄毀於賊。水漫隄塞。不能修復。惟湘江之旁。有新開月河一道。經熊姓重開。爲泊舟之用。曾諭令長沙縣沈維基前往查勘。據稱月河一道。上口寬二十丈。下口寬一十五丈。上首之上半截。尚有河形。下半截已經淤塞。繪圖貼說送閱。但既有河形。自是可以開河通流之處。河如月形。則水與大江分流。與江西開河相似。水有來去。可以長流不致如南湖港之短促。受淤如能將下半截開挖深通。於湖江之旁。有此百丈之月河。與湘江分流。間隔不致有風浪沖激之患。月河兩岸均可泊船。比南湖港氣勢舒展。泊船較多。再月河之旁。現有碧浪湖。四季有水。若從月河開通相連。湖中亦可泊船。長沙省會。有此泊船之地。則商賈

雲集運載百貨轉移穀米實爲便益。仰布政司會同驛鹽道。專委幹員。會同長沙縣。將北城新開月河。逐段測量。現在長若干里。寬深若干丈尺。現在有水幾尺。其阻塞之處。挑挖幾尺。即可通流泊船。再由月河開通。達於大河。俾船隻由此出入。可以泊船。以避風浪。據實估計。需費若干。作何動修。妥議通詳核奪。毋違。

四川水道圖說 會典

四川省以成都府爲省會。成都府之東南資州瀘州敘永廳。又東重慶府石柱廳酉陽州。其南眉州嘉定府敘州府。其西南邛州雅州府甯遠府。其東北綿州龍安府保甯府太平廳。其西北茂州松潘廳雜谷廳。其東潼川府順慶府綏定府忠州夔州府。其西懋功廳。岷江出松潘廳。南流經茂州。合黑水河。又經成都府。合白沙河。草坡河。三江河。歧爲二派。南流者江。東流者沱。沱江又分數道而東。合縣陽河。雒水。又東南經資州。曰中江。合珠溪。又曰維江。又經敘州府。合榮溪。隆橋河。又經瀘州。入於江。岷江自成都府。醴爲數道。南流復合。又南合南河。又經眉州。合斯麼河。又經嘉定府。合陽江。又經敘州府。合清水河。與金沙江會。金沙江上源曰布壘楚河。自青海東南流入境。經雅州府西境。合多克楚河。巴楚河。入雲南境。復自雲南東流入境。經甯遠府。合打沖河。東安河。玉虹河。會通河。折北流。經敘州府。合石角河。橫江。宋江。與岷江會。合而東流。合福溪。安甯河。又經瀘州。合清水河。乃與沱江會。曰大江。又合赤水河。折而東北。又經重慶府。合大鹿河。油溪。綦江。嘉陵江。梅溪。龍溪。河。梨河。涪陵江。又經忠州。合鳴玉溪。又經夔州府。合西河。小江。新軍河。東瀘河。分水河。大甯河。又東入湖北境。陽江上源曰大渡河。出懋功廳。西南流。經雅州府。合爐河。什丹河。老鴉漩河。折而東。合流沙河。越嶲河。又經嘉定府。合青衣江。注岷江。青衣江出雅州府。合榮經河。東南流。經嘉定府。合山溪河。注大渡河。嘉陵江自甘肅南流入境。

經保甯府。合白水江。劍水。北溪河。東江西河。又經順慶府。合蠻子河。曲水河。又經重慶府。合渠河。涪江。入於江。渠河二源。南源曰通川江。出太平廳。後江中江。前江。合西南流。經綏定府。合磴子河。清溪河。西源巴江。出保甯府。合羅溪河。南屯河。恩羊河。升渡河。南流合焉。又經順慶府。合流江河。又經重慶府。注嘉陵江。涪江出松潘廳。東流經龍安府。合火溪河。石密溪。又南經綿州。合茶坪河。又東南經潼川府。合羅河。梓潼河。郪江。馬桑溪。安居河。又經重慶府。合立石河。注嘉陵江。打冲河。上源曰鴉礮江。一曰瑪楚河。自青海東南流入境。經雅州府。合齊齊爾哈河。雜楚河。瑪穆河。謝楚河。鄂伊楚河。噶察克。拉河。楚穆河。壩泄河。又經甯遠府。合鹽井河。安甯河。注金沙江。涪陵江。上源曰烏江。自貴州北流入境。經酉陽州。合北河。龍觜河。又西北經重慶府。合芙蓉江。大溪河。入於江。瀨波溪在重慶府西。東流折西南。潞爲泊。白水江。上源曰祥楚河。出松潘廳。東流入甘肅境。復自甘肅南流入境。經保甯府。合黃沙江。注嘉陵江。清江亦出松潘廳。東流入甘肅境。後溪河出酉陽州。東流入湖南境。嘉塘河。巴梅河。俱出酉陽州。東流入湖南境。爲酉水。三江河。坡頭河。俱出重慶府。南流入貴州境。三溪自貴州東北流入境。經重慶府。注綦江。永甯河自雲南東北流入境。經敘永廳。注清水河。無量河。上源曰北穆楚河。出雅州府。所屬打箭爐廳。合里楚河。南流入雲南境。沙魯楚泊亦出打箭爐廳。亦曰多克楚河。南流亦入雲南境。注無量河。總文河亦出打箭爐廳。南流入雲南境。其北曰楚河。合猛楚河。色爾恭河。勒楚河。西流入西藏境。多拉崑都崙河。都爾達都崑都倫河。德特崑都倫河。俱出松潘廳。西北流入黃河。接青海境。北至陝西甘肅界。東至湖北界。東南至湖南貴州界。西南至雲南界。西至西藏界。

按蜀中諸水。咸出岷山。江源在羌地之列鷺村。所謂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尖囊大渡河。一正南入
澄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與前水合焉。灌之上流有水出尤溪口。又有水出白沙口。同會於灌。經灌縣
西南流者。卽禹所導岷江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注北折。於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
堆。薄灌城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自寶瓶口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自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而東北
注者爲內江。蓋北江折爲二江。並南江而三。其北行入五陡口。一支在南北二江之上。故以內江別之。外江北
經崇甯彭縣新繁漢州界。會綿維諸水。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甯界。下過府城北。至城東會府城前江。以
趨於彭山界。南江經崇慶新津。東流至彭。與府江合。爲江口。其出金堂峽者。由簡資內江富順會於瀘州。此都
江一堰之源流也。至於大渡碕雅諸水。會於嘉定。馬湖諸水。會於叙州。嘉陵江經合州。納潼涪諸水。會於重慶。
黔彭諸水。會於涪州。大都高山峻嶺。無堰可作。如巡撫佟鳳彩疏稱。東南北三道並無新舊大堰。是已。獨李冰
所鑿離堆山。立都江堰。當岷江中流。歲費工貲巨萬。宋元祐間。差官修築。凡高下闊狹淺深。以至灌漑頃畝。夫
役工料。及監臨官吏。皆注於籍。元至元元年。廉訪僉事吉當普建白。用石包砌諸堰爲石門。以時啟閉。用鐵萬
六千觔。鑄爲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明初加意水利。州縣與軍衛屯所。共役人夫五千。竹木工料。計田均輸。
修葺堰得不壞。成化九年。巡撫都御史夏瑱。以遠人赴役不便。將郫灌二縣。雜派科差。均攤得水州縣。專備工
料。以供堰務。宏治九年。添設按察司僉事一員。專一提督都江堰各府州水利。於時灌縣知縣胡光。伐石冶金。
卽舊址鑿砌爲防。貫以鐵錠柱三。各長一丈二尺。使當湍勢。石隄中貫鐵處。因以油灰。直長一十五丈。高一丈
三尺。闊五尺。首闊一丈二尺。用鐵三萬二千二百餘觔。桐油五百觔。麻線二百觔。木二千五百根。各色工役計

二十五萬三千二百有奇。正德間。水利僉事盧翊親詣督理疏濬。直抵鐵板。得秦人所書六字訣曰。深淘灘。低作堰。大書灌瀾亭上。以昭永鑒。先是。每年修築工役有不均之歎。翊乃下令。以糧三石派夫一名。分八班。每八年一周。而蜀府每年一助青竹數萬竿。委官督織竹籠。裝石資築。明末獻逆之變。都江堰衝決數百丈。沙石填淤。大異於秦碑所云矣。國朝順治十六年。緣李冰舊制。修築淘鑿。以開民利。十八年。巡撫佟鳳彩。令用水州縣。照種派夫。每歲委官督修。康熙四十五年。夏。遷兩入字隄三泊洞府河口。俱衝決。巡撫能泰倡捐修築。稱爲太平隄云。舊例派夫修堰。或照糧。或照田。不無畸輕畸重。至雍正八年。丈田事竣。巡撫憲德題請用水州縣。區別遲早多寡。均攤派銀一千二百八十二兩。每歲徵收完解。以成都府同知爲水利同知。管轄其事。民稱便利焉。

重修通濟堰碑文 四川通志

黃廷樸

余承 聖天子德意。子惠元元。常期陰陽和。萬物遂。匹夫匹婦。無一不被皇王之澤。以成熙皞之俗。顧立顧雖者。而其措施無補。中嘗歎焉。夫蜀爲蠶叢之國。厥田高亢。自李氏父子鑿離堆。導江入灌口。沃野千里。民用富饒。其他不近川澤之區。旱乾時告。石田用嗟。官斯土者。能無望前人之澤。而勃然興起者乎。值此邊隅綏輯之餘。欲與吾民謀生養安全。可大可久之計。則善政莫大乎水利。蜀地溪澤陂沱。以及濱江枕河之區。高者可陂而蓄。下者可引而注。誠因其勢而利導之。則以時樹藝。亢旱無虞。何在不可藉人力以補天功者耶。蜀南通濟堰。唐制置使章仇兼瓊所濬也。按古志。引武陽南河之水。入彭眉。灌漑民田數萬頃。自明季兵燹。民無子遺。堰水盡廢。昔之岸然爲隄者。淪於水。嗟。巨浸焉。昔之泓然爲渠者。壅於土。嗟。石田焉。眉彭之人。不知斯堰水利。

者百餘年。余前制蜀時。曠覽洪波。夷考古制。蓋嘗欲取而盡復之。築隄落溝。由新而彭。得水利者萬餘畝。功未竣。余旋奉召入都。不果。復因奏准給官錢五十緡。以作歲修。斯堰之僅存而不至泯滅者。賴以此。是深望後之人。觀斯堰之僅存。因其勢而利導之。盡復其沃衍之舊。以利濟吾民。乃二十餘年重來。水未加廣也。田疇未盡闢也。其忍聽吾民負向隅之泣。而不一動念耶。因檄下有司。復圖興舉。令集吾民而諮曰。南河之水。發源於邛。其來也緩而疾。緩則春水不足恃。而耕作後時。疾則大雨時行。一沖而後。田間無涓滴之惠。曷若引西河之水。合南河而入堰。以時蓄洩之。則源遠而流長。且亦二王之餘澤也。乃吾民果能踴躍赴功。以時趨事。父子負鋤。兄弟裹糧。駢駢而來。魚魚而赴。汗萊闢。魚龍遊。不數月而大功成。彭之民實開復古渠二十八。縣延八十里。直抵於眉。彭田三萬畝。眉之田亦不下萬焉。因詳議善後事宜。條件如右。一通濟堰頭宜防水漲沖決也。查堰源在新津南河。今於西河添築新隄。攔水併歸南河。水源加旺。伏夏河水猛漲。或致泛溢。沖決隄埂。應令新彭眉堰長。輪駐堰頭之二王廟。防守宣洩。交秋撤回。以保無虞。一宣洩宜量其水勢也。通濟堰水少時。南河舊隄增加竹筴。西河新隄增加石簍。以逼水灌田。水溢時去筴去簍。俾散入大河。其沿溝餘水。退入於湃。一新定筒口。宜定分寸。以杜紛爭也。查歷年原得水利。新邑二道半。彭邑四道半。今彭邑又添二十八道。其新設筒口。應計水勢之淺深。以定筒口之分寸。現在仿照都江堰則例。每田千畝。分筒口三寸五寸。用石鑿孔爲筒。以垂永久。分水支流溝道。不得私挖過低。致有越漏。一均派修費。宜酌定章程也。查增築南河隄埂。共高一丈四尺五寸。長一百二十八丈。寬二丈四尺。添築西河隄埂。高五丈。長二十八丈。寬一丈。採買大竹。募夫揀石作簍。每簍長一丈五尺。堅築隄埂。俾無漏洩。加淘進水堰溝。以現在石坎及溝底過江石爲限。堰流充裕。此後長

寬丈尺。永遠遵照辦理。其歲修搶修之費。舊規每歲於水利廳領銀五十二兩。不敷需用。應於新彭眉各堰戶。按畝均派備料。公同經理。一每歲修護工費。宜分別有則也。查通濟堰。由新津歷彭山達眉州。則水源有先後之不同。灌溉有遲早之迥異。應分別筒口情形之高下。得水地處之遠近。酌定數目。共濟其事。自新津起。至彭山土堰止。向係舊有水利。應列爲上則。又自彭山會中筒及西支堰。至文殊堰。交眉山界止。應列爲中則。又自向家筒。至白鶴灘。金竹灘。列爲下則。如遇大修。上則每畝應派銀二分五釐。中則每畝應派銀二分。下則每畝應派銀一分五釐。歲修上則每畝派銀一分五釐。中則每畝派銀一分。下則每畝派銀五釐。其筒車牛車均係高田。應查明照下則派辦。或有新開旱地。改爲水田。隨時報明。核實加派。隱匿田畝者罰鍰。一沿溝隄埂緊要之處。宜加用石工也。查彭邑新開之翻水口。上智遠隄堰。水越隄引灌西支彭溪等堰。上下復層次開列筒口。實係扼要之區。應改築隄二十丈。寬二丈。深一丈。又江隄原屬通濟堰尾隄。歷年水源未得。係彭屬之交殊堰。同眉州青岡等十四堰。共築土埂。攔截毛家河水作堰。今通濟大堰之水。滙入下灌。水勢浩大。土埂易崩。應改築石隄五丈。寬二丈。深一丈四尺。中開湃口。水平則塞口以下灌眉地。水大則開湃以入朽木河。一安設筒車。宜酌定地勢。以杜阻截下游水利也。查新彭筒車。現在四十餘架。安截上游。攔溝截水。翻車取灌。每遇水缺。下游數萬田畝。均無涓滴。經會同新津令。督同新彭堰長。沿溝查勘。凡流水湍急之處。易於翻灌。許令安設。以濟高田。其漫流之地。必須堅扎高埂。攔截概不許妄違古制。私行安設。水令堰長。照此查察禁止。

落成金水河議 四川通志

項誠

成都金水河一道。向日原通舟楫。日久漸至淤塞。宜民立政之道。水利爲先。卽畝潄溝渠。皆應及時修理。矧省

會爲闔城民命。地氣攸關。豈可任其久廢。茲蒙委卑府率同廳縣。逐一親勘。此河上流。當日原通灌縣。江水從灌縣兩河口。引入磨底河。徑達成都縣西門水洞入城。由貢院前三橋青石橋玉河沿一帶。出華陽縣東門外水城。直達府河。今自磨底河起至府河止。量共一千五百二十六丈。俱應開濬。西門低小。本不通船隻。且門內卽係滿兵駐節。應將水洞密布鐵窗。止令通水。不得通船。其划小船由東門進者。俱抵滿城東水關爲止。如此則沿河一帶。俱爲商賈閘輻輳之所。凡客船一至東關。貨物行李。皆用小船撥運入城。就近投店。可免背負遺失之患。有便於商。其利一。米蔬柴炭。爲民間日用之物。既可船運入城。三橋又爲省會適中之地。衆物齊集。在城居民。皆可就近購買。有便於民。其利二。且省城房屋。多用草苫蓋。卽街市瓦房。亦係竹壁編成。間或不戒於火。每至比屋延燒。雖各設木桶貯水。但器小易竭。亦難盡恃爲救焚之具。是河一開。卽有祝融爲患。而隨處有備。不難立時撲滅。其利三。舊河既塞。城中地泉鹹苦。每至春夏。沉鬱穢濁之氣。不能暢達。易染疾病。昔杭州近海民飲井水多病。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入城。作六井。至今賴之。是河一開。則地氣既舒。水脈亦暢。民無天扎。其利四。卑府細詢僚屬。博訪輿情。僉無異辭。竊思金水河一道。開自宋時。相沿已久。近年失於疏濬。以致不通舟楫。民苦沮洳。深爲未便。幸蒙撫都院俯念城河有關水利。慨捐清俸。獨力興修。卑府率廳縣各員。於二月興工。分段挑濬。計自西門外磨底河起。由西門內滿城一帶三橋青石橋玉河沿。直至東門外府河止。共挑濬過一千五百二十六丈。今已次第工竣。惟善政之垂。貴於可久。使無專司分理之人。則日久仍歸淤塞。深爲可惜。謹酌末議。惟採擇焉。

一城河新濬。兩岸俱係浮土。如遇夏秋雨淋衝刷。泥土下河。難免淤墊。兼以來源係引江之水。亦未免夾帶流

沙必得每年淘濬。方能深通無阻。況已成之功。更可力省功倍。查水利同知衙門。都江堰工。每年各縣額解銀一千二百兩。請於每歲冬間。於修理堰工餘剩銀兩。動支雇夫疏濬。一例報銷。以垂永久。

一東門水關最爲緊要。查關洞係舊時建造。原屬堅固。但沿城上游。俱係土岸。恐日久淤塞。油刷猶恐噴及城根。應請兩邊添築護城雁翅。各長丈許。下簽木椿。兩岸用磚石包砌。以資捍禦。

一三橋以下。水勢獨緩。惟板橋一帶。水勢迅利。蓋緣板橋兩岸偏仄。橋門既狹。又值河勢灣曲。以故水急浪湧。似應於轉灣之處。兩岸略爲取直。并將橋旁石柱。改換木柱。則水道寬緩。併請將一洞青石臥龍等橋。俱照安順橋之例。改換木橋。以緩水勢。

一沿河兩岸。俱係居民。凡糞草穢物。每圖便易。傾入河內。易至壅塞。請刊木榜曉諭禁止。仍令牌頭不時稽查。有犯。卽送該管縣丞。量責示警。實於河道有益。

一城河之源。來自郫灌。西門外應請建閘。水大時下閘。以防衝溢。但冬月源水稀少。若再任其直達府河。則城河必致淺涸。似應於東水關外河口之處。建閘一座。交與華陽縣縣丞管理。一遇水淺。卽將閘下板落。水毋使外洩。凡有貨物出入。俱於閘邊搬運。統俟冬閒水涸興工。則永享其利矣。

灌口江堰記

盧 坤

灌縣都江堰。蓋江之會云。禹導江自岷山。西入大渡河。南通於汶。歷於灌。堰在江中流爲二。有南河者。會新津。有寶瓶口者。流爲三。至於漢。至於崇甯。至於華陽。故稱灌口。堰外低而寬。堰內高而狹。水勢也。作堰灌田。始於秦李冰。司馬遷著河渠書。瞻蜀之岷山。大李公之功。且云渠可舟行。民饗其利。蜀人廟祀焉。漢唐以及宋元。堰

壞至元間。僉事吉當晉鑄鐵龜。民利之。昭代以來。屢修屢圯。嘉靖間。復鑄鐵牛。其銘曰。問堰口。準牛首。問
馬。尋牛趾。堰隄廣狹。順牛尾。水沒角端。諸堰豐頌。稱高低。修減水。萬曆乙亥。江大溢。堰盡壞。先後修復。巡按
史郭公增以鐵柱。令尋牛趾而溶之。自堰以下。沿岸共植三十鐵柱。每柱長丈餘。共用鐵三萬餘斤。又樹柱
石護岸。以隄說者謂水遇重則力分。安流則堰固。云然。愚竊考蜀守李冰之鑿離堆也。曾刻深淘灘。低作堰。
言於石。立萬世治水者法。所以制水出入。爲旱澇計者至矣。其用功緩急疏密之序。意自較然。漢晉以來。率
法永嘉間。李公羸深達之。唐宋相承。世享其利。元始肆力於堰。無復深淘之意。無乃公言不足。法歟。假令
石浸積水。不得束潤。則雖鎔金連障。高數百尺。牢不可拔。亦何取於堰哉。矧所謂鐵龜鐵柱。糜費幾千萬緡。
者。曾未幾何。輒震蕩湮沒。茫無可賴。方諸籠石。廉省古今。便焉者孰得。比來民受其困。宜坐諸此。予竊少之。乃
微有司。置錢鑼鉅萬。役夫三千。從事灘積。以導其流。堰則仍民之便而已。顧工多力少。羣力告瘁。未能勉其所
欲爲。究其所當止。如公法云者。恥也。舊刻相傳在虎顧山關雞臺。水側其旁。歲久剝落。索弗獲。慮後之君子無
考焉。因磨石重鐫碑側云。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八目錄

工政二十四 各省水利五

雲南水道圖說 會典

西藏水道圖說 會典

修濬滇省海口六河疏

興修滇省水利

治瀾苴河議

入滇江路論

雲南三江水道考

金沙江議上

金沙江議下

與徐心田論黑水書

三黑水考

黑水考

貴州水道圖說 會典

黔中水道記

鄂爾泰

鄂爾泰

王師周

師範

張機南

師範

師範

程同文

張邦仲



晏斯盛

陡河海陽隄記

海陽南涵碑記

廣西水道圖說

會典

粵西三江源流考

東水道圖說

耿麟奇

陶元藻

顧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八

工政二十四 各省水利

善化賀長齡稿庚輯

雲南水道圖說會典

雲南省。以雲南府爲省會。雲南府之東南。潞江府臨安府開化府廣南府。其東。曲靖府廣西州。其東北。東川府昭通府。其西。楚雄府蒙化廳永昌府。其北。武定州。其西北。永北廳大理府麗江府。其西南。元江府景東廳鎮沅州普洱府順甯府。金沙江自四川南流入境。經麗江府。合總文河碩多岡河。又經永北廳。合五郎河漾弓江。又經大理府。合桔木河答旦河一泡江。又東經楚雄府。合大姚河龍川江。又經武定州。合大環水普渡河壁谷河。又北經東川府。合以禮河車洪江。又經昭通府。仍入四川境。瀾滄江自西藏南流入境。經麗江府。合白水河。又經大理府。合泚江。又經永昌府。合銀龍江。又經順甯府。合黑惠江鳳凰山水順甯河徠克山水威遠江。又經普洱府。合猛賴河曰九龍江。又合漫達河。入南掌國界。黑惠江一曰漾濞江。其上源爲東劍海。出麗江府。合工江。南流經大理府。合洱海水勝備河。又經蒙化廳至順甯府。注瀾滄江。禮社江上源曰赤水河。出大理府。東南流經楚雄府。合陽江馬鹿河綠汁江。又經元江州曰元江。合清水河。又經臨安府。合亞泥河曰梨花江。又南入越南國境。南盤江上源曰沙河。出曲靖府。合臘溪河瀟湘江。爲鐵池河。西流經雲南府。又南經潞江府。合興甯溪。仙洲水。又經臨安府廣西州。合小曲江巴盤江瀘江河。爲混水江。又東北經廣南府。合邱北汎水馬別河。爲八達河。又北入貴州境。鴉礮江自四川南流入境。經永北廳。合瀘沽湖。折而東。仍入四川境。小紋溪大紋溪定川溪宋江永甯河。俱出昭通府。北流入四川境。赤水河亦出昭通府。東流入貴州境。可渡河出曲靖府。合結里汎。

水東流入貴州境。九龍河亦出曲靖府。合塊澤河。東流入貴州境。西洋江出廣南府。東北流入廣西境。合同舍河。又東南入境。合者郎河。又東仍入廣西境。者賴河。普梅河。俱出廣南府。南流入越南國境。潞江。一曰怒江。自西藏南流入境。經麗江府。又經大理府。永昌府。合沙河。又西南入緬甸國境。龍川江。自永昌府北邊外南流入境。合曲石江。芒市河。岡梳河。入緬甸國境。檳榔江。亦自永昌府北邊外南流入境。合大盈江。潞達河。入緬甸國境。南汀河。出順甯府。合虎口河。西南流經永昌府。合南底河。入緬甸國境。孟達河。漫路河。俱出順甯府。南流入緬甸國境。李仙江。一曰把邊江。出景東廳。南流經鎮沈州。普洱府。合阿墨江。薩普河。入南掌國境。三岔河。出臨安府。南流入越南國境。盤龍江。上源曰烏期河。出開化府。南流入越南國境。北至四川界。東至貴州廣西界。又北至西藏界。西至怒夷界。西南至緬甸界。南至阿瓦南掌越南界。

西藏水道圖說會典

西藏辦事大臣。駐前藏布達拉城。在四川省西六千一百一十五里。至京師一萬八百八十五里。其西爲後藏。扎什倫布城。前藏城之東。察木多城。碩般多城。薄宗城。拉里城。江達城。其西扎什城。江孜城。後藏城之西。結定城。絨轄城。聶拉木城。濟隴城。宗喀城。阿里城。匝楚河。自青海南流入界。經察木多城。東而南。鄂穆楚河。亦自青海東南流。經城西來會。又南。楚楚河。自四川雅州府西流來會。又南。西納匝楚河。爲淵滄江。又東南入雲南。麗江府界。怒江。上源曰喀喇烏蘇河。出前藏城北之布喀池。西北流爲額爾古根池。又東北爲集達池。又東南爲喀喇池。又東南。納裕克河。北納綽諾河。又東北。沙克河。自青海東流來會。又東。索克河。亦自青海東南流來會。又東南。西納衛楚河。南納雄楚河。又經碩般多城。北而東。南納碩布楚河。沙隆錫河。北納敦水。折南流。東西納。

數水經薄宗城東而南。鄂宜楚河出其東北山南流來會。曰怒江。又東南入雲南。鹿江府界。雅爾佳藏布河出前藏城北。接青海南界之巴薩通拉木山。西麓西南流入於沙。薄藏布河二源。曰桑楚河。曰雅隆布河。桑楚河出拉里城西山。東南流。東納公楚河。衛楚河。西納章阿爾松山水及數小水。經薄宗城西而南。會雅隆布河。雅隆布河出碩般多城南山數水。合南流。東納帕楚河。折西南流。會桑楚河。曰薄藏布河。又南入怒夷界。復入雲南。永昌府界。爲龍川江。綽多穆楚河上源。曰羅楚河。出薄宗東南山。東南流。西納察楚河。北納們楚河。又東南亦入怒夷界。雅魯藏布河出阿里城。東達穆楚克喀巴布山。東流。南納郭永河。作噶爾河。翁楚河。式爾的河。薩布楚河。當楚河北。納嘉克嘉河。烏克藏布河。薩楚河。滿楚河。薩爾格河。阿穆楚池。水多。克楚河。結特楚河。經後藏城北而東。南納年楚河。隆千河。北納商河。又經扎什城南而東。北納噶爾招木倫河。又東經前藏城南。南北合數水。折東南流。北納岡藏布河。底穆宗河。南流入怒夷界。柰楚河出扎什城南山。東南流。北納葉額河。穆楚河。又東南入哲孟雄部落界。朋楚河出後藏城西南數水。合東南流。北納綽羅克河。經絨轄城南而東。北納結楚河。隆岡河。長楚河。南流。東納帕里河。西納尼雅河。入廓爾喀界。鈕楚河出濟隴西山。南北合數水。東南流。經聶拉木城北。亦入廓爾喀界。岡噶江出岡底斯山之瑪帕穆達賴池。西流爲朗噶池。又西曰狼楚河。經阿里城極西。拉楚河。出僧格喀巴布山。南北合數水。西流。折南流來會。又南。折東流。經阿里城南。瑪楚河出阿里北山。東西合數水。南流。經城東來會。又東南入外夷界。牙母魯克池在前藏城西南。中有三山。米底克池在江達城北。西南流爲米底克河。折而西流。東合一水。北合一水。至前藏城北。折南流。西合數水。曲折東流。又西南流。東合一水。西合一水。南合一水。經前藏城南而西。北合一水。會噶爾招木倫河。東南流入雅魯藏布河。騰噶里

池在前藏城西北。上源曰搏楚河。出後藏城西北山。東流爲舒魯池。又東爲當拉池。又東爲遠爾占河。又東爲騰噶里池。岡底斯山在阿里城東北。其北曰僧格喀巴布山。其南曰郎干喀巴布山。其西曰瑪布加喀巴布山。其東曰達穆楚克喀巴布山。諾莫渾烏巴什山在前藏城北。其北曰巴薩通拉木山。則布山在後藏西北。西藏大臣所屬達木蒙古八旗。在前藏北。又所屬納克書等土司三十九族。皆在前藏東北。與西甯大臣所屬玉樹等土司接。西藏東至四川雅州府雲南麗江府界。東北至青海界。西北踰大戈壁至伊犁界。南至怒夷哲孟雄部落廓爾喀界。西至巴達克山痕都斯坦界。

雲南諸江皆發源藏內故附此以溯滇水之上游識邊域之形勢云

修濬滇省海口六河疏

爾泰

竊以雲南省會向稱山富水饒。而耕於山者不富。濱於水者不饒。則以水利之未講。或講之而未盡其致。斯不能受山水之利。而徒以增其害也。故籌水利。莫急於滇。而籌滇之水利。莫急於滇池之海口。其上流爲昆明呈貢晉甯昆陽四州縣。下流爲安甯富民二州縣。一水所經。爲六州縣所係。疏通則均受其利。壅遏則均受其害。故於滇最急。滇池之源。來於城北之盤龍江。經城之東而流於南。會呈貢晉甯之水。潞而爲池。折而西流。至昆明陽州界。復北折而倒流。由石龍壩。至於安甯富民之北。而入於金沙江。此滇池之形勢也。滇池卽昆明池。土人名之爲海。海之大。周圍三百餘里。環海之田。資以灌溉。號爲膏腴者。無慮數百萬頃。每五六月雨水暴漲。海不能容。所恃以宣洩者。唯海口一河。而兩岸羣山。諸箐沙口。齊下。沖入海中。壅塞壅淤。宣洩不及。則沿海田禾。半遭淹沒。明宏治時。巡撫陳金開渠濬沙。築壩鑿石。民困以甦。自此遂有歲修大修之例。而不知海口之內。有牛

舌灘州二處梗塞其中致海口內外不能通暢。萬厯初復興修作。亦只於牛舌洲之左豹子山之下竭力疏濬。其根未清。故其患未息。至今歲修歲壅。殊非長策。臣勘得海口一河。南北兩面皆山。俱有筭水入河。每雨水暴漲。沙石冲積。而受水處河身平衍。易於壅淤。如北有白塔。每疏濬於農隙之時。旋壅塞於雨水之後。不挖則淹沒堪虞。開挖則人工徒費。沿海人民時遭水患。皆甚苦之。行至平定哨一關。係雲龍筭水歸河之道。正值水陡流急之處。相度形勢。諮詢輿情。咸稱關南宜開子河一道。引普安清水新村等關諸水。同至平定哨關入河。則泥沙石子不能停住。一勞可以永逸。復行至海口。駕船循視。見有舊埂一條。沉埋橫塞其中。埂外龍王廟前有牛舌灘。又側而下有牛舌洲。俱阻攔出水。不能直洩。詢諸土人。此從前築埂以濬海口之遺基也。其一灘一洲。自古所有。原未議修。隨於大海近崖處用竹竿試探。水深八九尺。出海口外。於龍王廟左海門村。僅深二尺五寸。牛舌洲則止深九寸。皆因三重壅塞。不能暢達。以阻海口出水之咽喉。因應將此一灘一洲并前一埂。盡行挖去。則海口疏通。沿海田地自無淹沒之虞。臣復博訪確查。卽分委昆明呈貢晉甯昆陽等四州縣照議督修。於雍正七八兩年農隙之時興工。所有海口河道壅淤處所。悉已疏濬寬深。洄出膏腴田畝甚廣。此在省河道之大宗也。至於四境之內。河道甚多。條分派別。各有源流。而其最大者莫如盤龍江。其次如金稜河。又次及銀稜河。其次如寶象河。其次如海源河。其次如馬料河。又次如明通河。又馬溺白沙二河。以上各河共估銀一萬八百七十餘兩。已於查出各項田地變價銀內動用。令及時辦料興工。另疏題明外。臣查海口六河並各支河。皆足以資灌溉。而備蓄洩。獨因淤塞日久。開濬少難。以致水不注海。田僅通溝。高地惟望雷鳴。下區則憂雨積。此稻糧豐歉之故。實人民苦樂所關。如果山潤以水。水良以山。俾彼此相資。互得其用。則旱潦可爲轉移。荒瘠

早施補救。人力既盡。天必垂憐。此臣之所以由近及遠。歷日積年。務期通行成效。勿敢怠忽。勿敢遺忘者也。惟是既興工作。宜定章程。庶可以經久而不致廢墜。查雲南府原有水利同知。昆明海竝六河以及各支河。巡查濬修。是其職分。應請鑄給關防。重其考成。其昆陽州爲昆明下游。距省百里。同知難以兼顧。請於昆陽州添設水利州同一員。駐劄海口。至於通省各府州縣。皆有水利。原無專員。諉卸因循。託辭藉口。若將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經歷吏目縣丞典史等官。加以水利職銜。凡境內河道溝渠。責令專理。除仍令各該府查勘驗報。各該道考察詳明。聽督撫二臣核酌勸懲。則二三年間。將通省水利。有興無廢。而克濟民生矣。抑臣更有請者。昆明之六河。昆陽之海口。及臨安之三河。所關尤鉅。歲修銀兩。不可不酌定。惟鹽道衙門。歲有合稱銀兩。請撥作歲修之用。似於水利民生。大有裨益。

興修滇省水利疏

鄂爾泰

竊惟地方水利。爲一第要務。攸係民生。國計。故無論湖海江河。以及溝渠川澮。或因勢疏導。或盡力開通。大有大利。小有小利。皆未可畏。難惜費。況雲南跬步皆山。田少地多。憂旱喜潦。且竝無積蓄。不通舟車。設一遇愆陽。卽頓成荒歲。從前市米一石。有價值十兩十五兩之年。是以臣自蒞任以後。卽詳飭通查。博採輿論。合省繪圖。迄今六載。雖亦次第舉行。然興修已竣。而獲水之利。行僅半。已修未竣。已竣未安。竝應修未修。委勘未確者。居半。此應分晰開明。陳請。聖鑒者也。查雲南府屬嵩明州之楊林海。又名嘉麗澤。因河灣迂曲。去水甚緩。停畱沙石。壅塞咽喉。每將海邊四十八村。已成田畝。半行淹沒。歷爲民患。臣詳加察訪。海水深止二三尺。若改疏河道。由丁家屯龍喜村開挖二里許。直通河口。使新舊兩河竝瀉。水勢暢流。不獨四十八村可永免水淹。而

周圍五十餘里草塘。均可開墾成田。隨委員會勘。並先將歷年阻撓之衿棍二人。枷示河岸。限以工完釋放。於是各士民歡呼踴躍。情願出夫。僅資給口糧。並未多費。於雍正六年春報竣。從此田畝歲收。並涸出田地一萬餘畝。再府屬宜良縣窪地多淹。高地無水。旱澇不均。有需調劑。臣先於雍正七年。飭諭興修。所開河共五道。積水瀉於池。江水不爲害。引水灌田。現已獲濟。又臨安府有溫江一水。來自石屏州之異龍湖。合場冲象冲二水。及六河九漁。皆會於溫江。以赴嚴硎。伏流十餘里。出阿迷州。入盤江。而硎口硎底石坝十三重。阻水不能直瀉。每遇夏秋暴雨。奔湍四潰。田廬淹沒。土人稱有神物憑嚴。欲伐嚴石。輒有風霾沙石。經委知府張無咎鑿石疏河。椎鑿不能入。強入不寸許。旋果風起沙飛。礮礮從空擊下。斷工人一指。臣據報謂神以庇民。豈以虐民。總制奉。天子命。除患濟民。而神弗許。是神不靈。隨通以誠。告以正。遣張無咎以文祭畢。復督工鑿石。應手而碎。十三重立盡。復將自溫江至嚴洞隄岸。一併築修。現已有利無害。禾稻倍收。再府屬之建水州。田地甚多。苦無活水。但雨澤稍遲。卽秋成失望。附近南莊之山腹中。有過泉一道。細流不息。入地無蹤。曾竭力開挖。不能疏通。臣令以穀糠填入。向下尋流。約三十里。流出於州屬之老鼠峯。知爲此泉無疑。遂穿鑿地道。伐木爲箱。穴中泉湧。勢甚湍激。隨復開溝導水。儼成大渠。並酌定規條。令挨次引灌。皆賴之豐收。府屬之阿迷州。離城里許。有小河一道。歷來不通舟楫。遵檄疏濬。現可行舟。曲靖府屬之尋甸州。城南平川沃壤。皆可墾土成田。緣尋川一河。會尋甸嵩明兩州之水。每夏秋積雨。一望汪洋。加以馬龍州河水。又會於七星橋下。衝激尋川之水。逆流泛濫。卽附近熟田。亦歲被淹沒。土人謂自古相傳。捍禦無策。臣熟籌博訪。就其山形水勢。及遠近高低。欲使尋川河順流直瀉。必先使馬龍河不爭水道。欲使馬龍河不爭水道。必須另開子河。俾尋甸嵩明之水。皆得暢流。並可

免衝激。不致氾濫。今查勘督修。洞出田地二萬餘畝。但大河中流。有整石四十餘丈。務須開鑿。而施力殊難。復議另濬沙河十五里。以收全功。又濬江府城南之撫仙湖。延袤百餘里。中流深處。可百餘丈。以受各山之水。亦名爲海。每雨多水。沙宣洩不及。則附郭之河陽。並江川甯州三處。利害公之。惟海口一河。尙堪疏洩。而山溪水漲。推砂滾石。壅積易而通暢難。增築逼水壩六墩。以固石壩。以滌岸砂。洞出三千餘畝舊田。現獲豐收。又楚雄府屬之鎮南州。舊有水塘。築隄積水。以資灌溉。名千家壩。因傾廢百年。水無停蓄。臣面諭該知州。確勘詳覆。其水來自北山龍王廟。及多厥廠等處。兩旁坡巖壁立。四季泉源不竭。會流箬口兩山。迴環儼如門扇。基址天成。蓄水成塘。可灌數十里田畝。隨令築壩建閘。全用大石。并將外口開挖寬深。毋得省工惜費。掘出舊碑一版。復指其缺略。示以堅完。於九年三月報竣。據稱不獨可灌千家。并可以周萬戶矣。又東川府雖倚山臨川。不通河道。種稻田者無多。餘半爲荒土。開河三道。水消田出。業招民承墾。其餘如嵩明州之寬郎河。因分水不均。里民爭控。飭令開子河一道。俾兩里均平。宣威州舊少水田。僅資蕎麥。建石閘石壩。各開渠一道。截流引水。均可墾田。祿勸州地僻土寒。穀雖成熟。惟正東東南等村。可以種稻。內有馬家莊等處。田高缺水。舊有水溝一道。久經壅塞。前任知州費秉臣。請從山腰紆折。鑿石成渠。匯復溝水。可灌田數千餘畝。大理府洱海之海口。爲附郭之三州縣水利所關。因壅塞多年。詳明興修。水得暢流。以上各件。工有大小。時有遲速。或給發承修。或騰那濟事。或奉行官吏。加意急公。或本地士民。出夫協力。並未動項。皆已完工。內有仍須加修者。亦不過增補其各屬地方。加隄壩圩埂溝洞渠塘等類。隨時疏築。各有稟詳。事件零星。俱無庸開叙。至於通粵河道。最關緊要。非止便客商。實欲資糧運。臣於雍正七年春。卽發銀飭修。已由阿迷州以下。開至八達。共一千五百里。造船試行。直至

土黃有旱路二站。亦經置備車牛。並蓋棚店。下船至剝隘。則徑達粵江。又嵩明州之河口。經尋甸東川。由牛欄江達金沙江。周環川江。復抵昭通。以通船楫。雖工程不易。亦人力所能。現估勘繪圖覆奪。若得川粵河水。舟通滇會。則片帆可達吳楚。又不止尋常水利事矣。水利之興廢。實關民生之休戚。屬在滇南。尤爲要務。臣不自揣。欲將東西兩迤。凡有可興之水利。逐處興修。此二年以來。勤訪密查。不遺餘方。除現在省城六河昆明海口。併迤東諸府所屬。一切河渠閘壩各項。疏濬開築。已有頭緒。其餘迤西各屬。已經查勘者。有未經查報者。務期確知。以便委辦。在舉事之始。雖不無所費。然皆臣力所能。嗣後則有濶出田地。並丈出田地。應行變價銀兩。現核數目。已約有數萬。卽以此項辦此事。總屬有餘。斷無不足。是以臣屢蒙聖諭。恐力有不能。令請動正項。而並不敢請動正項。亦不敢請動贏餘也。獨是導水濬河。務期一勞永逸。暫行補救。易永籌通利。難就事治事。易以人治人。難。臣愚擬俟各工報竣。卽備細彙叙。具本題明。請於道員廳員。並佐雜官員內。分別河道遠近。酌量改銜兼銜。令總理分理各屬水利。再酌留歲修銀兩。分定勤惰。考成。立季報月報之條。著具詳具結之例。其督撫藩司。仍應將要緊河道。分派著落。令不時勘修。俾於總管之外。又各有專員。庶現在各屬員役。不敢怠忽。從事。卽後來大小官吏。亦不致因循。並無可諉卸。或於邊方水利。實有裨益矣。

治瀾苴河議

王國周

治水之法。備於禹貢一書。而其要無過於濬其源。疏其流。使汎者伏而逆者順。疏與濬固互相爲根也。然相其勢之所宜。濬與疏亦有分用者。此史起之治漳。鄭國之鑿涇。李冰之壅江。白公之於渭。信臣之於南陽。師其法而神明之。亦莫不奠安流而臻美利。鄧川之瀾苴河。當州直注。灌溉之利。霑萬姓。國賦攸關。實鄧川之大命也。

河源罷谷。迤邐百十數里。又合衆流。滙於浪穹之泚尾。怒捲泥沙。自蒲陀陞建。領而下。歷數年而沙淤石積。兩堤相峙若岑。環州之廬田。隱處其下。河悍則氣張。夏秋助以霖潦。左支右絀。經數載而必一潰。潰則堤下屬沙。邱全川爲澤國。此瑣尾難堪。流離者將什之半也。司牧蒿目時艱。於每年夏秋之交。率里民照里堤。掘河沙以築河埂。此不用濬而用疏。洵救時之良策。而民每偷安而塞責者。一以勞逸未均。蓋鄧川之羊塘里。以地遠無堤。而閃堤者。因悉入其糧於其里。他如崑崙元保。昔年以糧少而難堤。今糧增數倍。而堤如故。則無堤之糧。約居四之一。一以司牧知一州之事。理煩治劇。勢雖日夕親臨。則督率未嚴。而玩忽自生。偷安塞責。實二者滋之弊也。故治之之法。當先照糧均堤。而均堤之法。又必視堤之險穢。沙之厚薄。爲乘除而勞逸均矣。土司政簡事約。莫若委堤沙之事。卽以堤之修廢爲黜陟。則責有攸歸。而督率嚴矣。挖沙之期。必定初春。以彌月爲限。不妨農事也。堤皆沙埂。水漲多沖塌。復責里甲沿堤植柳。固堤根也。勞逸均則樂盡其心。督責嚴則不偷其力。率盡心竭力之萬民。以疏三十餘里之河沙。而又期於春初。以便農事。植柳兩岸。以固堤根。用奠安流。直反手矣。而說者曰。開兩閘以洩水勢。此保堤良策。抑思尾閘未洩。徒開閘以震盪兩川。則不潰而已。如潰況所洩。無幾終不免於其潰。則開閘之與堤。決適相去以寸耳。爰書所見。以備採擇。

入滇江路論 鑒滇

平 範

自古入滇之路有三。楚將莊蹻略巴黔以西。威定蜀楚。其所由入。則今之貴州。古之牂牁郡也。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漢王然于乘誅南越之威。脅取滇土。史稱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其源在田州泗城之境。與雲之廣西。貴之普安。實相接壤。輕舟東下。徑達南海。所謂南路也。司馬相如持檄諭西南夷。諸葛武侯渡瀘深入。皆由益部。

取道南中。非古所謂西路耶。又以其形勢言之。東爲黔中。在今日爲內地。固勿論。若南蔽元江。元江之外爲車里。此外則爲交趾。西蔽永昌。永昌之外爲麓川。又外則爲緬甸。西北則爲羈縻。麗江以爲捍蔽。此外則爲吐蕃。氣勢稍弱。則吐蕃西伺。南交外竊。西南諸夷。不受約束。天寶間。張虔陀暴使滇人。至有南詔之亂。連結吐蕃。終唐之世。不入職貢。宋室不競。遂棄爲異域。蒙段二氏。崛起數百年。計其士馬。不足當中國一大郡。然窮天下之力。不能下者。則以兵恃險。遠下流。仰攻。形不便。勢不利也。開通西南二路。非無所考而漫爲言也。嘗考求故道。在昔故多歧矣。其小小間捷之徑。人不得並肩。車不得方軌者。置勿論。金沙江寬廣數里。自麗江而下。吞納滇武諸水。徑達蜀江。其爲舟楫利涉行道之人。能言之。明太祖諭潁川侯。謂關索嶺本非正道。正道乃在西北。則訐謨具存。奈土夷射利。倡言爲梗。一疏鑿之。民固樂從。昆明威楚羅婺之境。皆可揚帆至矣。入滇之路。

外如九邊。雖汎地可分矣。而薊遼宣大關陝。又各設總督以聯之。內如各省。雖疆界別矣。而兩廣南贛鄖陽。亦各設總督以聯之。獨雲南界在萬里外。孤懸一隅。其所道之道。特藉貴州九驛。以爲往來。萬一中阻。則彼此懸隔。鄰邦軍旅。雖衆且強。而救援無可通之途。勢可隱憂。莫此爲亟也。況土官各巢穴。其中唇齒黨結。難雖會黔郡。號稱人物。未免軍民華夷雜處。議者謂自古入滇之路有三。今之貴竹其一也。而烏道紆遲。險峻可危。莫若西南疏鑿金沙江。由水路以達於蜀。東南經營廣南郡。自普安安隆由陸以達於粵。三路俱通。公私俱便。此亦一說也。彼曲靖古益州地也。古人旣可以益州而統轄乎曲靖。豈獨不可以曲靖而聯屬於益州耶。莫若於四川雲南貴州三省。擇其形勢接壤。照南贛汀漳各割郡縣。合爲總鎮。方其無事也。則合數郡土著之兵而訓練之。有方合數郡土產之物而儲蓄之。有數屹然坐鎮三省之界。凡各土酋自將畏憚。歛戢而潛消其跋扈之心。

矣。及其有事。則聲息朝聞。暮可遣兵。歷其境。其視奏請必動經年載。然後調兵聚糧。以議剿撫者。何可同日語也。俟區畫既定。物產漸豐。或金沙江水路可疏鑿焉。卽疏而鑿之。無難也。或廣南郡陸路可經營焉。卽經而營之。無難也。況總鎮所在。則三省如臂運指使。趨走服役。山谷盡爲通衢。而列郡之血脈經絡。旣以貫通。雖各巢之險阻。自將習熟。縱使一方啟釁。而三省之兵糧。皆在指顧間。于以捉其項。拊其背。而深入其阻。郡縣其地。皆不勞餘力。又不特鎮壓其格鬪強梁之習已也。控制雲南

夷考金沙江之源。出於吐蕃異域。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於馬湖。綏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荆吳。此其水之所從經絡。蓋南中西北之險也。自漢武帝遣郭昌等開益州諸郡。西南之夷。始通中國。及孔明渡瀘南。征七擒孟獲。六詔之地。遂入華圖。大約爲不開之說者。其端有四。其一則曰。由滇南之金沙。以達蜀之馬湖。原非操舟縱楫之江。水雖徑流。而口多巖嶮。由東川之小江。猶至閬州。則有阿補溪灘矣。由閬州至烏芒。則有虎跳大灘。大流小流灘矣。故其奔騰衝撞之勢。見者方懼心焉。而憚其排鑿之難成也。其一則曰。雲南尋甸之柯度。以至馬湖之銅廠溪。原非經商往來之地。沿江夷獠雜居。跼山伏穴。易擾難馴。竊弄鋤梃。行將禦人矣。故其桀驁忿鷙之性。聞者且戒心矣。而畏其卽次之或虞也。況滇雲一省。接壤於蜀貴之間。封疆之臣。各屬其土。其爲西蜀計者。則曰金沙江之路一通。則當建之郵舍。而設以夫役。其應支之直。當必取給於蜀民。大木之餘。材力久竭矣。故滇雲之所利。而蜀境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爲貴陽計者。則曰金沙之路旣通。則行商競便於舟。而憚勞於陸。其轉輸之貨。當必充斥於北路。九驛之道。工商闕寂矣。故滇南之所利。而貴陽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如人力必不可施。卽如蜀之新灘。設爲盤運之夫。亦可也。如夷

獾一時果未可馴。則沿江一帶多設巡司。亦可也。彼西蜀既以錢糧爲難。則經理之勞。滇當獨任其費。而求借官帑以充之。俟權商稅以補之。亦無有不可者。況滇之與蜀。本有輔車之勢者哉。貴陽既以商販爲病。則買遷之征。滇當稍寬於陸。而舟車並用以通之。東西二路以分之。亦無有不均者。況滇之於貴。本有比鄰之義者也。豈可乘以爾我之私。若此哉。宋太祖得國之初。尙未徧觀天下之勢。乃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遂成鄭楊趙段之僭。元憲宗乘革囊及筏濟江。進薄大理。擄段智興。遂平西南之夷。夫以宋主之畫河爲界。若有得於閉關謝西域之意。然而塞險以資敵。其爲謀也疏。憲宗之乘勢濟師。似有戾於勤兵務遠略之訓。然能思患而豫防。其得策也宜。開金沙江。

雲南三江水道考

張機南

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卽夏禹所道黑水也。與雲南小金江及瀾滄潞江皆發源吐蕃。然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滄二江之水。按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蕃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謂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邦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愚觀黃河源近雲南地。則大金沙江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緬海。論雍梁間水。惟此大耳。此水爲黑水。无足辨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此由宋初斧畫雲南南渡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此江之長。廣乎江河哉。黃直元又云。考大金沙江及瀾滄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瀾僅潞四分之一。大金沙三倍于瀾。潞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源。則遠出番域。上流已闊。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

江色不變。若比于揚子滄浪一小溪。卽詩語。大金沙江之長廣。又可知矣。今姑畧其源。惟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两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又云大車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越州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移其名也。江流至此。夷人方名其爲金沙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間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舊志以琥珀綠玉出在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蔣定西。迫麓川叛賊思機發。造船飛渡孟養。後與盟誓。江乾石爛。乃許其過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蓋以別于麗江北勝武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宦猛莫。噉莫。郎。至猛掌。有一江西來入之。又南下。昔朴怕鮮。猛莫。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盈。經鎮夷。南甸。干崖。受蓋。西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經蠻莫來入之。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兵餉。到曼撒。爲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蔣雄帥兵迫思機發。爲緬人壓殺于江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聳水陡。正統中。鄧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經溫板。有一江源。自騰越竜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隴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來入之。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溫板又名流沙河。相傳唐僧取經過此渡。故名金沙江也。又有一江。源自猛辨洗。母曼南來入之。又經止郎。竜大馬。革底馬。撒躋馬。入南海。其江至蠻莫以下。地勢平衍。江闊可十五里餘。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益廣。流益漫。緬人善舟。又善泅水。櫓楫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繚爲一色矣。今再附攷。蒙化府志。瀾滄江與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勝備河。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竜江。卽水下流。海多客船。會易于此。漸漸至南海。永昌府志。潞口一名怒江。水經注云。瀾江。今訛爲潞江。源出吐蕃。流經芒市。至木邦地名噶哩江。又流經

八百車里地。至攏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來。即可通舟楫。昔年隴川多士。甯前從攏古見莽瑞體。皆由此江順流而下也。舊傳潞江流至洪門市里。沙磧浸散。與騰越志以爲入大金沙江。皆非是。愚嘗謂三江皆可舟可航。夷人欲據險隱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三江正爲本朝制馭西南。緬甸諸夷設當事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求也。異日聖天子問緬甸諸夷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粵之牂牁江也。

開金沙江議上

明正統間靖遠伯王驥南征。曾議開金沙江。未果。嘉靖初。巡撫黃衷仍踵此議。工役垂興。爲土官鳳朝明所梗。會黃衷去。事遂寢。後巡撫汪文盛委官查看。朝明妻瞿氏阻之。亦不行。巡按毛鳳韶知其事。銳意開導。而人多附和其說。謂迤東道自雲南海口至阿納木姑十三程。惟土色有疊水。迤西道自雲南陸路至金沙江巡檢司凡五程。由水路下船至大阿納木姑十三程。惟則卓沙吉有疊水者。武定府承某也。謂金沙江上自麗江永北姚安武定。下至東川烏蒙芒部。宏治正德間。馬湖安監生於上江放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拖枋次船。建昌行都司奉欽取大木甯番越嶺鹽井建昌等五衛。俱在上江。打沖河三江口並德昌千戶所。或筍簰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採斫開江。船行魯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爲險阻者。金沙巡檢李朝宣也。謂自巡檢司西過江五十里。界會川衛。每見客人販木。筍木簰筏。江流六晝夜。卽抵馬湖。隨簰下船。或一二十載糧食。養牲畜。跳簰擲船。如履平地。江下五十六里。有大小虎跳灘。冬夏水落。可施開鑿者。姜驛承梁松也。謂自德昌所洗迷村。伐木下江。頭一程至會川衛。甸沙關。二程至梅易所。三程至和曲州。金沙江馬湖建昌客採

大小板枋俱自德昌下河。從金沙江巡檢司經過。直至馬湖敘州。因畫圖以進者。建昌木客何松也。鳳韶既得諸人之縱臾。以爲迤東極徑便。但聞江內有蠻尖湖。兩邊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未委虛的。若迤西水面洪闊。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則斷然可通無疑。則請行總司會布都二司計議開通。不獨利於一時一方。實國家久安長治至計。會地方多事。議竟不行。然所論迤東迤西道分難易。其說亦疏繆。蓋迤西江行。亦經陰溝洞天生橋。未有他道可以軼出也。隆慶初。鳳韶誅滅。巡撫陳大寶復爲題請。而議者多甲乙之詞。大抵謂江道一通。則商賈競舟憚陸。算緡之利。告竭於程番之八府。而九驛之途。鞠爲茂草矣。至天啟中。安酋倡亂。貴陽道阻。頗議開之。按察司莊祖誥謂自巡檢司開由白馬口。歷祿勸之普隆紅巖石刺鮮。至廣翅塘。其下有三灘。水溢沒石。乃可放舟。澗則躋岸。纜空舟以行。歷會理州之直勒村。罵刺土色。下有雞心石如堆。三疊江中。舟者相勢水緩急可行。又歷東川之蹈照亂得頭峽。刺鮮至粉壁灘。甚駛。又歷巧家之驛馬河新灘。至虎跳陰溝洞。虎跳湍瀉陡石。不可容舟。陰溝二山頽集。水行山腹。從陸路過灘。易舟而下。歷蠻夷司之大小流灘。烏蒙之黃郎鋪。貴溪寨。業灘。至南江口。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水商行可十日。乃經馬湖之文溪鐵索江邊數灘。歷麻柳灣教化巖。又歷洩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直抵敘州城下。說甚明晰。然此時明運將終。救敗不暇。所議竟托空言。康熙間。楚雄守馮甦亦綜此議。迨乾隆五年。憲府決計開之。祿勸而上。萬難施工。卽東川境內。自蜈蚣嶺飛雲渡藤橋。濫田壩小溜筒五灘阻絕。乃越東川。於昭通界內。開關阨塞。費金不貲。復阻於異石象鼻柯郎虎口諸灘之險。旋復棄去。乃從永善之黃草坪施工。自是順流達敘。府然中經鍋圈洞。旋圈似鍋。瀑流千尺。泝舟者必挽箱而上。嘗思益州記云。瀘江自朱提至犍道。有黑水羊官。

三津之阻。行者苦之。乃謠曰。楠溪賴木。盤蛇七曲。盤羊烏龍。氣與天通。烏龍即今烏蒙山。則三津七曲諸名。即今諸灘險耳。茲特繪圖于前。並集諸說于後。使從事者知所據焉。

開金沙江議下

範

金沙江之不可不開者。有二大利焉。攷之紀載。漢武先擊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池。而僞王俛首。華陽國志云。白棘道至朱提。有水道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而行人爲之謠曰。楠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龍。勢與天通。今烏龍在東川。即絳雲弄。其山多雪。四時不消。金沙江出其下。羊官黑水。非指茲江乎。元至元十四年。詔開烏蒙道。愛魯帥師擊玉蓮州。所過城砦盡下之。水陸皆置驛傳。今烏蒙有羅佐關。其下有羅佐橋。爲入滇要路。則水陸皆在東川。烏蒙開。即所稱勞浸靡莫。非乎。核形勢。商利鈍。未有不先辟此險。而能控荒服。破砦窟者。茲江苟通。則滇池之輕舫可挽。而之普渡。建越之艤。雖可汎而下。瀘沽通滇。蜀筋脈之會。續長江衣帶之勢。是使諸夷盤錯之險盡失。而十五郡可裹領而挈也。此其爲邊防之大計一矣。古者竹木之利至大。江陵千樹荻。渭濱千畝竹。皆與萬戶侯等。爲其水道通。而布其利於四方也。滇省則名章巨材。周數百里。皆積於無用之地。且占穀地。使不得藝。故刀耕火種之徒。視倒一樹以爲幸。蓋金江道塞。既不得下水。以東西浮。而夷俗用木無多。不過破杉以爲房。聊庇風雨。雖擢本垂蔭。萬畝千尋。無有匠石過而問之。千萬年來。朽老於空山。木之不幸。實地方之不幸也。哀牢之山長千里。中通一徑。走深林中。垂一日。若使此山之木得通長江。其爲大捆大放。不百倍於湖南哉。而且金銀丹漆。焚僮窄馬之屬。絡繹于雅黎嘉眉之間。非但滇利而蜀亦利。此其爲轉輸之大利二矣。或曰。金江斷難開者。天道使然。不容以人力爭也。運值其通。安知不大風大

雷率羣龍而導之。推其疊水散之使平。破其洞穿。徹之無壅。使一勞永利乎。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諒哉。

與徐心田論黑水書

程同文

所示黑水考一卷。探撫羣籍。通其所不可通。可謂至難。大概以東樵胡氏析黎雍黑水二之。不安於心。乃出此解。令離者合之。其用意亦精矣。篇中尤卓者。如證以爾雅。謂河所出爲崑崙。窮河之源。卽識崑崙之所在。又證以山海經。謂河與黑水同出崑崙。是爲雍梁二州之黑水。亦卽導水之黑水。其雞山所出。乃別一黑水。斷以水經註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過三危入南海之說爲非。盡此數語。以求黑水。與今水道既合。以解禹貢。亦不費詞。然則諸說紛紜。可一掃去之矣。夫崑崙見於雍州。其境屬雍無疑也。黑水旣由雍以入南海。其不能不假道於梁。又無疑也。然則雍梁以黑水爲距。實皆西距耳。胡氏以梁之黑水爲南距。當之以金沙江。而置入於南海之黑水於無何有之鄉。不亦惑哉。然何氏不敢以黑水爲梁西距者。亦復有故。蓋誤以三危在敦煌。而黑水之源又在其上。遂以出張掖雞山爲信。於是入於南海之文。更不能屬。今試求諸梁之西境。安得有發源張掖敦煌間之水平。梁之西距。無水可指。始不能不以黑水爲南距。而以爲非復雍之黑水。夫如是。則梁之黑水。不必導於三危。又不必入於南海。任舉一水當之。而亦無間可以致詰。是誠巧矣。然雍之黑水。卒不可解。蓋雍之黑水。旣出於張掖。經於敦煌。則又安能南行以入於南海。今按黃河所出爲枯爾坤山。其山自喀什噶爾以來。經和闐之南。又二千餘里。以抵於此。橫障於大磧之南。連亘不斷。果使張掖敦煌間有水南行。當河源以下。不能截河而過。當河源以上。又不能越山而過。然則所謂入於南海者。有是理耶。曾謂神禹而雷是妄言。以啟後人。

之惑耶。夫謂三危在敦煌者。由誤會春秋傳文。傳曰。先王居橐杙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蓋云先王之時。橐杙之屬。皆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居陰戎於瓜州。用此例也。陰戎非卽三苗。一居三危。一居瓜州。各不相涉。杜預注本牽強。豈得援是爲三危在敦煌之證。三危所在。當以康成引地記書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者爲確。蓋鳥鼠南少西爲岷山。其曰鳥鼠西南當岷山者。其地必更在岷山之西。與岷山南北相當處也。其不直曰岷山西。乃曰鳥鼠西南者。當時達三危。必由鳥鼠取道。傍岷山北。循黃河南岸。經今四川松潘屬郭羅克土司境西南行。乃抵焉。故云。然岷山之西。今爲西甯屬土司境。又西爲西藏屬土司境。在察木多洛隆宗之北。三危當在其處。蓋枯爾坤之西。爲巴薩通拉木。又西爲諾莫渾烏巴什。雖隨地異名。實同爲一山。其卽古所謂崑崙者乎。黃河出其東。格吉河出其南。經西甯屬土司。至察木多。南爲瀾滄江。喀喇烏蘇河出其西。經西藏屬土司。至洛隆宗南。爲怒江。皆經雲南。瀾滄江入南掌。怒江入緬甸。其委皆達於南海。然則此二江者。必有一爲古之黑水矣。蓋禹貢雍梁分域。必在今察木多洛隆宗之間。故三危既宅。載於雍州。黑水出崑崙至三危。乃雍州西距之黑水也。過三危迤下。乃梁州西距之黑水也。必謂梁州西距不應遠及吐蕃。此亦未然。今洛隆宗以西。又二千餘里。乃至前藏若察木多。則出四川邊。亦僅二千餘里。禹跡所至。渺然中區。雍之渠搜在葱嶺西。青之嵎夷在朝鮮。冀貢道夾右碣石入於河。則遠及遼東。荆三邦底貢。其遠莫考。然堯典南交。必在域內。獨梁州不得有今衛藏之地。豈通論哉。然則瀾滄江與怒江。孰爲黑水。曰此不能決也。孰爲近。曰或者其瀾滄乎。蒙古謂黑水曰喀喇烏蘇。此怒江之可證爲黑水者也。然古今夷夏語言殊異。山川之名。不必一一相合。怒江在瀾滄之外。古無稱焉。瀾滄卽葉榆水。水經註以爲出益州葉榆縣。蓋不能考其上流。故失之。若以此水爲黑水。證之於古。

山海經青水黑水之間。若水出焉。青水與沫水合而入江。其青水歟。於今爲大渡河。若水與繩水合。又合於瀘水而入江。於今爲金沙江。青水在若水東。則當以在若水西者爲黑水。今金沙江之西乃瀾滄江也。若怒江又在其西。中復間以瀾滄。不得謂若水在青水黑水之間矣。又葉榆爲滇。葉榆水在滇之西境。或古昔相傳。以此爲黑水。故滇王卽其國都建黑水祠祀之。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本與上文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南句不相屬。不得指是祠爲因滇池澤建也。胡氏以金沙江爲黑水。亦舉黑水祠爲證。謂金沙江入滇池。故於滇池側建祠。今滇池之水乃北流入金沙江。非金沙江入滇池也。若金沙江果爲黑水。而祠必建於水側。則黑水祠亦當建於金沙。不當建於滇池矣。胡氏考禹貢山川得之者多。若九江黑水。則僕皆不敢以其說爲然。九江嘗著論矣。今因足下所著黑水考。而附述所見如此。若足下所考雍梁間水道凡六。雍州之水可至於梁。梁州之水可至於海。求之古籍皆有可徵。然按諸今之水道。實有不能強通者。豈古今地勢異歟。願足下更詳參之。

三黑水攷四川圖

張邦仲

黑水之名見於禹貢者三。一曰華陽黑水。惟梁州。一曰黑水。西河惟雍州。一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雍梁相距數千里。中亘潛渭漢沔。而皆有黑水之名。杜預指三危爲燉煌。則隸於雍。不及於梁。鄭康成引地記云。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隸於梁。不及於雍。蔡注謂雍梁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引程大昌之說以證之。而指爲滇池葉榆之地。又與水經樊氏之說不合。今以地圖考之。三者其源各出。不必強而同也。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至於燉煌。此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犍爲郡縣南廣注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犍道入江。唐樊綽亦以麗江爲黑水。薛季宣謂瀘水爲黑水。引酈道元說。

黑水亦曰瀘水。卽若水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以今輿地言之。梁州黑水。卽金沙江。其源發於西番。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打沖河入之。又東入四川。逕會理州南。又東至東川府西。又東北流逕昭通府。四川屏山縣界。至敘川府南。入於江。此梁州之黑水也。導川黑水。其說不一。要以瀾滄江爲是。瀾滄江發源西蕃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一枝爲樣備江。東南流入西洱海。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流入雲龍州。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雲龍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江統其麓。有黑水祠。宋李元陽黑水辨。謂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滇池之瀾滄。足以當之。元史載張立道使交趾。竝黑水。以至其國。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南。岷山脊東之水。入江。岷山脊南之水。始入南海。有截然不可紊者。第張掖燉煌尙在內地。可以尋源而求。而推其委而不得。遂托爲越河伏流之說。夫崑崙爲地軸。其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安。爲南山黑水。自燉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然主瀘水麗江瀾滄之說者。亦皆以臆度。未能確指水之分合。不知瀘水麗江源異而流同。麗江瀾滄源近而流別。而古未有及之者。蓋以二水僻在蕃界。南山阻奧。從古未通中國。考古者無從溯源。亦但就流入中國之支派。以古今分域配之。約料其爲某水某水而已。未能確得其實也。方今海宇一統。西南徼外。咸入版輿。其水道之源委。繪圖而呈者。瞭如指掌。是數千年之舊典。至今日而始有明徵也。世有好學深思之士。誠據實詳核。勒爲成書。以補前賢之未及。不亦好古者之指南也哉。

黑水考

陶澍

馬湖江卽禹貢梁州之黑水。其上游大水有三。曰打沖河。曰瀘水。曰金沙江也。打沖河蠻名黑惠江。又名納蘇。

江。又曰鴉龍江。其水洶湧衝擊。故以打沖爲名。源出西番界。在黃河源之山南地名查椿必拉。蒙古謂之七察兒哈拉。至瞻對入四川界。南至烏喇喇。卽今雲南大姚縣之左卻鄉。而與金沙江會。瀘水源出漢沈黎郡之西旄牛徼外西番境。謂之可跋海。周七十餘里。東流至越嶲廳舊建昌司之南十里。其地有瀘山瀘沽。古烏蠻所居。又南流至會理州。東接雲南之武定州境。與金沙江會。金沙江源出西藏衛地之巴薩通拉木山。爲岡底斯東麓。岡底斯崑崙祖山也。其東麓卽古犁石山。水曰犁牛河。番名木魯烏蘇河。收納烏藍木倫阿克達木畢拉枯枯烏蘇等河。凡數十水。曲折四千餘里。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曰麗水。又名金沙江。以水產金沙也。東南逕姚安境。與打沖河合。又東歷武定境。會瀘水。於是金沙亦兼瀘水之稱。又稱馬湖江。又東流逕昭通府。至叙永廳。入四川界。卽馬湖江舊治。又北至宜賓入江。計金沙發源在黃河源之西千五百餘里。在岷江源之西二千八百餘里。凡行六千七百餘里。與岷江會。實川滇黔中間第一大水。而禹貢不載。水道提綱。以此爲大江真源。酈注謂馬湖古若水也。愚按山海經曰。黑水之間若水出焉。盧者黑色。加水爲瀘。而金沙稱麗。麗同驪。亦黑也。源出犁石。犁亦黑也。曰烏蘇。番語亦黑也。然則瀘與金沙皆古黑水。打沖界其間。則若水也。三水既會。皆可稱瀘。皆可稱馬湖。又有繩孫淹鮮諸稱。實皆黑水耳。源遠流長。故禹貢舉以界梁州之南境也。至黑水之說不一。酈道元孔穎達杜佑皆自在張掖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不知中國之山。皆祖岡底斯一支。由于闐羌南起巴顏哈喇。至積石以逮西疆。而爲終南。此中幹也。一支由諾莫渾烏巴什起。卓爾長山。至塔城關。以逮雲嶺。而入黔粵。此南幹也。河在中幹之北。海在南幹之南。江在兩幹之中。黑水果經燉煌。當積石東北。縱能絕河而南。亦斷不能越中幹以絕江。況能越南幹以入海哉。竊謂禹貢言黑水有三。一雍。一梁。一至三。

危入於南海。本非一處。亦猶雍有沮水。兗又有沮水。梁有蒙山。徐亦有蒙山。不必強合爲一也。梁州之黑水。自在馬湖。所收黑惠麗瀘諸大水。皆因黑取義。且與華陽南北相對。地界截然。至雍州之黑水。本在張掖境。經黑山下。西入青海。正雍州西界也。其入南海之黑水。樊綽蠻書以爲有四。曰西洱。曰區江。曰瀾諾。其一麗水。卽禹貢黑水。夫麗卽金沙。何嘗入南海。樊蓋誤以瀾滄爲麗水下游也。按瀾滄卽瀾諾。出自藏衛。李元陽以爲卽黑水。然亦於三危無涉。程大昌又以滇洱爲黑水。謂與葉榆澤相貫。且地近宕昌。本三苗種裔。與三苗之紆於三危相應。此說較善。然滇洱池瀾弗流。不入南海。愚意應以唐蒙所見牂牁江當之。牂牁出烏撒。一名盤江。在南幹山脊之南面。其水繚繞於雲貴之境。以達廣西。爲左江。至潯州北會黎平。都勻定番之水。爲右江。逕梧州會灘江。至番禺入南海。此水在嶺南最大。盤迴四省。長四千餘里。正入南海。粵人謂之黔水。以其出自黔中也。黔之爲名。自係因黑取義。且苗疆也。禹貢或因三危之遷。而名其舊地耳。按水經注。過江陽雒水。從三危山東南注之。是三危不止燉煌一處也。聊備一說。俟博雅者正之。

貴州水道圖說

會典

貴州省以貴陽府爲省會。貴陽府之西。安順府與義府。普安廳。其東平越州。都勻府。黎平府。其東北思州府。鎮遠府。石阡府。思南府。銅仁府。松桃廳。其北遵義府。其西北大定府。仁懷廳。烏江。一曰涪陵江。出大定府。合落浙河。烏西河。鴨池河。東流經貴陽府。合雞公河。沙溪清江。又經平越州。合湘江。甕安江。湄潭河。白泥河。又東北經石阡府。合龍底江。義陽江。又經思南府。合思昂江。豐樂河。又北入四川境。北盤江。上源曰可渡河。自雲南東流入境。經安順府。又東南經興義府。合拖長江。馬軍河。甯穀河。巖頂山水。濠江。又南入廣西境。赤水河。亦自雲南

東流入境。經大定府。合沙壩河。折西北。經遵義府。合齊郎河。九溪河。永思河。金沙溪。葫蘆溪。又北入四川境。平江出鎮遠府。東流經思州府。合架溪。戶溪。又東入湖南境。爲澧水。都江。一曰獨山江。出都勻府。東流經黎平府。合彩江。折南入廣西境。爲古州江。清水江。上源曰劍河。出都勻府。合地松河。麻哈河。東北流經鎮遠府。合九股河。烏下江。新化江。直銀水。又北入湖南境。爲沅江。芙蓉江。出思南府。西北流經遵義府。合小烏江。三江河。又北入四川境。馬別河。上源曰深溪河。出普安廳。東南流經興義府。合阿希河。都威河。又南入廣西境。綦江。上源曰松坎河。出遵義府。合坡頭河。北流入四川境。三溪亦出遵義府。北流入四川境。武溪。出松桃廳。東流入湖南境。黔江。出黎平府。東南流。勞村江。出都勻府。合水長溪。南流。俱入廣西境。巴盤江。上源曰豐甯河。出貴陽府。合藤茶河。東南流入廣西境。入臥溪。出興義府。南流亦入廣西境。結里汎水。出大定府。南流入雲南境。車洪江。自雲南北流入境。經大定府。又北仍入雲南境。西至雲南界。北至四川界。東至湖南界。南至廣西界。

黔中水道記

晏斯盛

自莊蹻略地。楸船且蘭。而牂牁江始出。然循江循沅。前後漢書異指。江沅番禺。莊蹻唐蒙。又各殊歸。桑欽酈元。西南未覈。山溪分合。略而不詳。予既著牂牁江考。復據游覽所經。攷證圖志。記其水道。存隅識焉。黔處萬山中。形勢紆迴。分注微渺。所爲茹納羣流。吞吐豁壑。達江赴海。緯衆水而經之者。曰烏江。曰盤江。曰蒙江。曰銅仁江。曰鎮陽江。曰清江。曰都江。烏江。卽夜郎水。出修文縣西北之陸廣河。過畢節縣西南七星山下。爲七星水。有關曰七星關。溯威甯到滇南者。多濟此。西南有黑章水。注之。或曰卽墨特川。元大德五年。劉國傑破蛇節宋隆濟於墨特川。倘此地耶。又東流至大定府。西南有落折河。自府城西北二十里。當兩山間。破地吼出。南流來注之。

又東過府治南。東流右得以則河。又東左得烏西河。又東爲六歸河。又東右有蘇梁河。合武著墮極鐵金等河水。自平遠州界黑跨牛場汎東流來注之。又東北有西溪河。合楠木溪水東南流來注之。又東至黔西州東南爲鴨池河。有渡曰鴨池渡。兩岸如劈。崇崖如雪。黔西大定要津。又東至修文縣西北。是爲陸廣河。距修文五十里。舊爲水西驛道。有渡曰陸廣渡。有麻線河。自廣順州經安平縣東南界。東北流爲落陽河。又東北至清鎮縣城西。爲滴澄河。又北與安順府東南之九溪河。北界之三岔河谷龍河下流合。而東北流來注之。又有三潮水。自修文縣北流來注之。又東左合白花箐水。又東左合沙溪水。有渡曰黃沙渡。又東有羅傳大河。自永甯縣東南過遵義府。西南流來注之。又東過修文縣養龍司北。是爲烏江。今有渡曰烏江渡。關曰烏江關。黔蜀要津。又東得刀靶水。又東得養馬水。又東至開州東北。遵義府綏陽縣西南。有渡曰茶山渡。有水自桐梓縣西南徑正安州西。至石子坡南。過遵義府西南入湘水。右合綏陽縣北之源溪水。郎水壘水厚水。南流來注之。又有三江水。自湄潭縣北。合窄溪渡上關花水溪。大洞溪。湄溪。馬渡溪。角路溪。大溪。諸水。從廢容山司至望浦。合流北來注之。又南有渡曰落汪渡。右合渡口水。又南有洗泥河水注之。又東南至巖門。有南明河水。自西南來注之。南明河出貴陽府廣順州東北阿沙壩之龍潭。合濟番河。會一宿河。九愛溪。上馬橋河。四方河。過白納司。至府城西南。左受黔靈山諸泉水。及擇溪。貫城河水。東過府城南。右得富水。又東南得龍洞河。黃泥哨牛渡口。諸水。東西箱子口。刺平司。迤北至巴香。合平伐三岔河。八字河。所匯貴定縣城西之甕城河。再過平越府西界之清水河。一曰皮隴江者。東北經開州。東南由天星橋。八弔口。縣花渡。而東北會於巖門。巖門在開州東甕安餘慶二縣西北。有渡曰巖門渡。爲黔楚蜀通津。波流湍激。合查洲。滋固衆壑之關。竅亦一川之樞要矣。又東至龍泉縣。

西南有渡曰葛閃渡。又東南有甕水。高平水。袁家渡水。白厓河水。滙爲江界河。合餘慶縣之白泥司水。佛山河北流來注之。又東至桶口。有水自餘慶縣東南界北流滿溪。合石阡府之龍底河。凱科江。洋溪。深溪。樂回溪等水。東北流注之。又東爲三江口。思石平。遵通津也。江楚商旅由銅仁陸行者。多自此濟。蜀賈鹽艘溯思南而上者。亦多泊此。其西有得勝關。又東北有水自龍泉縣東南流來注之。又東流過思南府城南。是爲德江。又東得鸚鵡溪水。又有思邨水。從邨江縣西北之朗溪流來注之。又東過婺川縣東西有豐樂河。得煎茶溪水。登龍河水。合洪渡河。倒羊溪水。東流來注之。又東過婺川縣東北界。而達涪州。爲涪水。通於蜀。入於江。唐史稱城樂縣西一百五十里。有涪陵水。方輿勝覽稱思州有巴江水者。是也。盤江。廣輿圖以爲牂牁江水。出滇南。小金沙江。至威甯府界。東南流爲可渡河。山曰分水嶺。威甯舊烏撒衛也。明鄭雯曰。予弭節西南。抵烏撒。普德歸驛。驛門對可渡河。壩詢水所從。候吏稱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東流爲盤江。又曰。越衛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河源芒部界。濱城海子。通水西境。會可渡爲盤江。第山水峭險。豺獐叢居。以是人無因而至。據今七星關水爲分水嶺所界。東出烏江。不注可渡。又小金沙江來自吐番。由雲南麗江府之塔城關入中國。經鶴慶。姚安。武定。東川諸府。至四川之叙州府。合岷江。入東海。與鹽江之入南海者源流迥異。則鄭氏所述。與廣輿圖所載俱舛矣。可渡河又東南流。迤西至木東汛。有花魚碕。水西來注之。又南至龍場汛。有水自曲靖府界流來注之。又南至安南縣東北有落白河。自曲靖府界東流來注之。又東至永甯州西安南縣東。是爲盤江。爲入滇孔道。兩山夾行。水勢湍駛。不利操舟。亦難架石。參政朱家民治鐵爲紐。懸兩巖間。覆以板。東西各建樓堞。行者賴之。尋爲賊毀。國朝經略洪承疇統大兵定滇。濟此復完。至今歲用修繕不廢。盤江又南至普安州東。又南至九盤山。迤

東至化江汎南。有白水河。得永甯州北之關嶺。巔陵橋水。南流至鎮甯州西。而南合菜子河水。至甯谷司。又南合永豐州西北之打罕河。而南來注之。又有迤長江。自普安州沙泥巖東南流來注之。又有卜者河。軟橋河。板橋河。東南流注之。又南龍府有城都河。自安南縣界得江西坡水。至高武汎。西合馬畢河。南流合魯溝河。過普市合大坡哨水。東過府南界而東注之。盤江水。又南至永豐州西南。而東南過泗城州。入於粵。達於海。濠江出定番州之濠潭。俗亦稱牂牁江。水東南流。有玉帶河。從州北二里來注之。又東有洗馬河。盧番司東南流注之。又東南有環帶江。合金石司之回龍江。羅番司之羅番河。流注之。又東南有雙峽水。自小龍司東南流折而西注之。又東西流。有繞翠江。從臥龍司南流注之。又東南有小溪水。自洪番司南來注之。又奔龍江。自大龍司合大龍河。東流注之。又東南有底方河。自番方司南合小番河。雲溪水。竝注之。又東南有冷水河。從小程番司南合漣江水。東流注之。又東南有腰帶河水。自盧山司南合擺游河。東流注之。遂東過泗城州。而歸於粵海。銅仁江。又曰大江。出酉陽司界。過提溪司西。有溪出濫泥山。引流東南注之。又東至省溪司南。有油羅江。自司北二里江頭山流來注之。又東江曰小江。自烏羅司北梵淨山發源。有九十九溪。最大者爲瓊濟洞。梵淨山又名曰境山。山下各溪環繞。合瓊濟水。南流爲小江。而入大江。是爲江口。有渡曰雙江渡。爲黔楚蜀通津。又東有木耳溪。水自平南寨東南流注之。又東至銅崖。又東過府城南迤東。又東過石笏山南。又東有烏羅溪水。自烏羅司東合羊溪水。南流爲七溪。而東南流注之。又東至辰溪縣。入沅水。而達於楚江。鎮陽江。卽潯水。古五溪之一。源出偏橋右司大陽河。又曰杉木江。東南流至新施秉縣東北。右合小江。城東有橋爲黔楚孔道。又東流至縣東南界。有舊黃平州北門河。與州治東冷水溪合。而東流過新施秉縣南。又東南合大陽河爲大江。而注於諸

葛洞有鷺鷥灘。有芙蓉崖。水行石科中。盤渦傾仄。激宕淺阻。不通舟。明萬曆間。巡撫郭子章鑿之。未就罷。國朝順治十三年。總督趙廷臣以黔饑乏餉。開之。而漕楚米萬石。直溯黃平城下。尋停運。仍淤。江水從中出。東南流得白水。又東得牙溪水。其西有小由溪。勇溪水注之。又東過文德關。東南右合松溪水。又東左得西峽山水。又東至鎮遠府城西南。是爲鎮陽江。滇黔宦游。江楚賈客。舟多泊此。又東左得石屏山水。右得吉祥山水。又東有橋曰祝聖橋。江楚黔滇孔道。又東得鐵溪水。右浮石灘。又東得宛溪水。又東得秋溪水。又東得松溪水。又東迤北有星石江水。自思州府東北開天鋪。東南流來注之。又有甕坑灣水。自思州府西都平司南。而東流過府城南。又東與星石江合流爲施灣。而東流來注之。又東至沅州。而入沅水。以達於長江。清江古曰劍河。又曰長河。舊陷苗境。舟楫不通。雍正七年。總督鄂公巡撫張公清釐夷人。題請開濬。自都勻府至湖廣黔陽縣。總一千二十餘里。通行無阻。江有二源。竝發都勻府山澗中。繞城西南。過都勻副司界。又東過八寨協營。前協有城。雍正九年新造。自此而北。左得舊豐甯司水。迤東過麻哈州東南。又東至清平縣界。受平越府三江口水。爲滇黔孔道。三江口者。麻哈江馬場江羊腸江也。三江口水東流過楊老驛南。又東至清平縣南界。而注於清水江。江水東至黃平州西重安驛南。有重安江。名高溪水。自黃平州西而南流注之。又東南過巖門司南。又東過舊偏橋衛南。東至於丹江營北。有九股河。發源九派大山。自雞港台拱東北流。又有丹江河。自凱里流來。過揚條與九股河合爲小江。從西南流來注之。清江自此。又東至下革。東有水自上旁洞西南來。又有水自白羅宰統南來。會流爲烏沙河。東北流注之。由此迤南而東。至天柱縣界之茅坪。右合錦屏縣界之亮江水。東至沅堤塘。又東南過沅口。至黔陽縣南入沅水。而達於楚江。古州江亦曰都江。舊陷苗境。雍正七年。總督鄂公巡撫張公清

釐夷人歸誠。黔粵舟行無阻。其上源有那水河。出与都府東南。合三道河流。入獨山州。右合馬腸水。左合爛土。司西南溪水東流爲都江。明宏治中。鄧廷瓚顧溥討爛土蠻。蓋此處也。又東至來牛營。有風柳溝小溪北來注之。至高舊營南。其北有小溪注之。過定旦汛。俾開汛都江汛而東。至古州城西。有溶江水車江水繞州城東南。與都江會。州城舊爲諸葛營。枕山面水。土田平衍饒澤。黔中一沃壤也。自此而東南。經獨石蜡亮流至八及寨南。有水自苗古九得來注之。至下江營。又有小溪曰子女江。自東郎官雄流由仔溫南來注之。而東南經郎洞下。有小溪曰仔覽江。自寨正寨平流出北行。又八孖之上有曹平江。自黎平府之曹滴司流出南行。並流注之。又東南過懷遠縣界。經車寨梅寨沈口南下。而入於興。達於海。總諸水經流七達長江者。四歸粵海者。三舊五新。關二。

陡河海陽隄記

耿麟奇

皇上御極之八年。予承乏桂守。奉有修治靈渠之旨。下督撫等會估以聞。於時總督鄂公爾泰巡撫金公鉉聚而謀曰。陡河之爲利大矣。自秦至今。農工商旅。永是賴焉。有修築者代不乏人。而迄無百年可久之工。豈真水勢使然哉。毋亦疏鑿節宣未盡其道也。我皇上念切民依。銳志修舉。開農田於畿輔。潞水利於東南。固已捐數千萬之金錢。爲萬世開樂利。粵西炎徼。去天萬里。不於此時大興修治。而惟是補苴罅漏。爲目前之計。無久遠之圖。何以仰承德意。乃親爲相度形勢。其因前人之舊而加工者。則潞其淺。寬其狹。疏其阻。此致功爲易者也。惟海陽寺沙州之衝。由分水塘奔盪而來。電掣雷轟。如萬馬奔騰。陡河不能容也。遂奔潰橫出。決爲新河。而舊河盈盈一綫。曾不容舸矣。新河不塞。則陡河不治。而農商皆病。顧欲障新河以還舊河。非隄

岸不可而隄當水衝。遏之則水愈激。怒愈甚。非大爲之防不可。乃於沙洲創立石隄。高若干。闊若干。長若干。若長虹之綿互。而崇壙之屹峙也。名之曰海陽隄。雖然。猶慮其單也。又築月隄。其高廣視內隄。使如輔車相依。而水得循涯而上。建瓴而下矣。顧春夏水漲。立可數十丈。無以受之。勢將又溢。則開支河以洩之。築壩以攔之。河濤若干。闊若干。長若干。壩之長視河。夫隄河大非南北河比也。而以治南北河者。治隄河。隄防完密。蓄洩得宜。其有不慶安瀾通舟楫而利桔槔者乎。豈猶是補苴罅漏。飾目前而無當於久遠之圖者乎。是役也。惟聖主惠及遠民。計存永利。惟憲府心程口畫。規制周詳。而以麟奇之無能。幸得一一親承指示。黽勉以從。不敢怠隳。竊固由經始而觀厥成矣。謹拜手以記。

海陽南涵碑記

陶元藻

邑侯金公。旣濬三利溪之明年。復舉所謂涵洞者而重葺之。規制悉仍其舊。而鞏固完好。則倍於初。攷韓江之水。由西北而東南。三利溪水。由東南往西北。以入於海。而涵則江與溪脈絡相維處也。蓋溪高於海。江高於溪。溪藉江水引入以溉田。而江漲則溪不能受。故設涵以時啟閉。水小則啓涵以通其流水。大則閉涵以遏其勢。此乃明太守周公諱鵬所創。誠良績也。歲久漸頽圯。邑侯踵事所由來矣。溪之利與濬溪之功。已勒碑溪旁。茲不具論。論涵洞焉。洞一也。而名有二。其暴於外者曰陽涵。人共見之。其伏於中者曰陰涵。廣狹長短與陽涵等。人莫得而見之。涵之上設板設欄設墩。涵之外復設磯。皆有程度。始於乾隆己卯八月。竣於庚辰三月云。夫絲髮之溜。金石勦焉。蟲蟻之穴。江河決焉。凡水之汜濫縱橫。蝕我田疇。浸我室廬者。所爭祇在區區之鍵。矧勢之所在。旣不能棄其地而合溪於江。又不能絕其吭而驅水爲陸。所謂牽制深而防維重也。余小民所以頌侯勿

衰者。難其智慮之周。經營之密。爲社稷人民計者。至深至遠耳。若夫捐俸錢。先勞苦。何足盡侯之美哉。

廣西水道圖說會典

廣西省以桂林府爲省會。桂林府之南平樂府梧州府。其西南柳州府潯州府鬱林州。柳州府之西慶遠府泗城府。潯州府之西思恩府鎮安府。思恩府之南南甯府太平府。桂江湘江同源。俱出桂林府北。流折而東北者。爲湘江。合觀水羅水入湖南境。西南流者。爲桂江。合大融江小融江馬溪犀潭。又經平樂府。合平樂江修江思勤江。又經梧州府。入柳江。柳江上源曰黔江。自貴州南流入境。經柳州府。合古州江。天有溪昌河背江歸順水。龍江洛清江運江穿山水。又與紅水江會。曰潭江。折東流經潯州府。與鬱江會。曰潯江。合白沙河濛江。曰龔江。又經梧州府。合四培江劍江與桂江會。曰西江。入廣東境。龍江上源曰勞村江。自貴州南流入境。經慶遠府。合秀水帶溪洛蒙江。東小江折東流經柳州府。入柳江。紅水江上源曰八達河。自貴州東南流入境。經泗城府。合清水河馬別河八臥溪。曰南盤江。與北盤江會。曰紅水江。又經慶遠府南思恩府北。合巴羅江及駄蒙江北支。津。又合刁江龍塘江思覽江。又經柳州府。合定清水入潭江。鬱江二源。俱自越南國東流入境。經太平府合焉。曰龍江。又合明江歸順河橋龍江龍牀江。曰左江。又經南甯府。與右江會。又合幪幢水東班江橫濠江。又經潯州府。合武思江沙江橫眉江蓬閭江。入潯江。右江上源曰西洋江。自雲南東流入境。經泗城府。合同舍河。又經思恩府。合者郎河泗河砦歐溪法淪江。又經南甯府。合塘河靈水。與左江會。劍江上源曰容江。出鬱林州東北。流經梧州府。合黃華江瀧底江。入龔江。賀江自廣東西流入境。經平樂府。合龍溪折而南。經梧州府。仍入廣東境。復有支津自廣東北流入境。通綏江。綏江上源曰懷溪。出梧州府東南。流亦入廣東境。東安河出梧州府九

洲江出鬱林州。俱南流入廣東境。南流江上源曰思賀江。出鬱林州合下烏江。西南流入廣東境。末水出鎮安府。合勞水南流入越南國境。東及南至廣東界。東北至湖南界。北至貴州界。西至雲南界。西南至越南國界。

粵西三江源流考 廣西通志

高
輯

粵西百川交錯。分合經行。舍其分派。總厥滙流。曰灘江。曰左江。曰右江。灘江源出興安縣海陽山。九十里至縣。

北天平石爲漢潭。派分西北。北曰湘。西曰瀾。瀾湘而爲渠。秦將史祿所鑿靈渠也。遶縣西南行四十餘里。合鳳

源水俗名清

又八十里。合大融江。下靈川縣。合甘棠溪。至廣西省城。合相思江。義甯縣北七十里。有義江。至蘇橋。流分爲二。一西入永福。達柳

慶一東
過涼風
驛合鼓
相墟合
思江南
入渠作
灘

下陽朔縣。西合荔浦。出修仁。東合樂川。出富川。並匯於平樂府。合思勤江。出富川。丹霞洞。

濁合
水白
江藁
至江
昭至
平思
上勤
五廢
里縣
合

下昭平縣合馬江出賀縣經馬江廢縣經三郡行九百八十里至梧州府與左右江

合自大融江至昭平南界石立波心浪衝船而放灘牽纜下上皆險舟人估客駭目驚心惟靈渠水細蒼梧浪

平戒慎之心差釋。號灘之苦亦少息焉。由梧州西南。溯流三百三十里。至潯州而江分。城東爲左江。左江之源。

有二。出安南夷界十萬山。經上思州。流遷隆峒。下思明州。合交趾河。出高樓夷州。下甯明州。合龍州江。出廣淵夷州。經上下東州。

龍州下太平府合通利江出鎮遠州筆架山下新甯州合馱排水經羅至合江鎮與牂牁江合者爲交趾江左中

之左也。出雲南由富州入田州境。至剝寨市。合泗城江。下田州。奉議州。上林。上縣。果化州。歸德州。隆安縣。合門。

流江出思恩府武寧縣綠鹽江出永康至合江鎮與交趾江合者為牂牁江左中之右也合流而趨南甯府合八尺江

下永清縣合陳埠江出廣東欽州經靈山下橫州合思武江出廣東合浦縣在下貴縣合黃眉江出

至潯州府東○會右江者○統名左江○潯州城西爲右江○源亦有二○出清水江○經貴州黎平府○合古州江○下

懷遠縣合浪溪江。一出永甯州下融縣。合帶江。融城至柳城縣合龍江。是爲右中之右。謂之融江也。出貴州都勻府合環水。恩縣至慶遠府合小江。出天至柳城縣合融江。是爲右中之左。謂之龍江也。合流而趨柳州府環城三面。合洛清江。思湖維容永福水由南渠入相桂林西北諸水會焉。下象州合紅水江。紅源出雲南入貴州夏秋行舟經西隆那地東賓泗慶西南諸水又會焉。下武宣縣合斷藤水。至潯州府會左江者統名右江。兩江合一安定司忻城遷江來賓泗慶西南諸水又會焉。下武宣縣合斷藤水。至潯州府會左江者統名右江。兩江合一浩瀚東傾合大隍江。經武靖廢州下平南縣合白沙江。通容蒙江。源出永安州下藤縣合繡江。北鬱容下梧州府合灘江。是之謂三江。三江既匯。盡注於繫龍洲。州出廣西界合開建水。賀縣開建下封川縣合羅旁水。甯縣經下德慶州合蓮灘江。出羅定下肇慶府出端峽。一由墨硯州至九江。下新會縣出江門。一由清岐口。出懷集經下思賢濬合橫江。出南雄府經始興下三水縣趨佛山。至廣州府分派入於海。自潯州而上。左則橫州烏蠻灘。右則慶遠之里龍三劍。武宣之弩碧斷藤。皆亂石橫江。與濤回洄。舟師慎之。潯州而下。無放灘轉角之險。而多烟波風暴之憂。若夫張帆破浪。一息千里。與灘江之夏潦放舟。山飛樹走。朝辭八桂暮蒼梧。蓋同一江行之樂。

廣東水道圖說 會典

廣東省以廣州府爲省會。廣州府之東。惠州府潮州府。其西肇慶府羅定州。其西南高州府廉州府。其北南雄州韶州府。其西北佛岡廳連州理雅廳。潮州府之北嘉應州。其西南潯海中。雷州府隔海與瓊州府相對。大海自潮州府接福建界。西南流經府南。爲韓江玉容溪龍江溪溫泉諸口。又西經惠州府南。爲麗江鳳河諸口。又經廣州府南。爲三江及湯湖口。又經肇慶府南。爲漠陽江雁山水諸口。又經高州府南。爲吳江口。又經雷州府東西南三面。爲月城水大肚河平源水葫蘆溪北山溪諸口。環瓊州府四面流。爲黎母水文昌江萬泉河金仙。

河○陵○水○大○河○南○湘○江○昌○江○新○昌○江○諸○口○。又○經○廉○州○府○南○爲○晏○江○欽○江○漁○洲○貼○浪○江○諸○口○。接○越○南○國○界○。西○江○自○廣○西○東○流○入○境○。經○肇○慶○府○羅○定○州○。合○賀○江○文○昌○水○瀧○水○江○羅○銀○水○。又○經○廣○州○府○合○綏○江○。又○東○南○分○二○派○。一○東○北○流○合○清○岐○水○。與○北○江○會○。一○東○南○流○。又○分○數○道○。支○渠○交○錯○。合○橫○江○潭○江○湯○湖○入○於○海○。北○江○一○曰○潯○江○。出○南○雄○州○。合○昌○水○始○興○溪○。西○流○經○韶○州○府○。合○錦○江○武○水○宣○溪○翁○江○。南○流○經○佛○岡○廳○。合○湟○水○。又○經○廣○州○府○。與○西○江○會○。合○平○山○塘○水○。楊○村○江○入○於○海○。東○江○上○源○曰○鶴○子○水○。會○雲○水○俱○自○江○西○南○流○入○境○。經○惠○州○府○。合○利○溪○新○豐○江○秋○鄉○江○城○西○江○。折○西○流○經○廣○州○府○。分○二○道○。合○增○江○綏○福○水○柑○坑○水○入○於○海○。韓○江○上○源○曰○大○河○。自○福○建○南○流○入○境○。經○潮○州○府○。合○小○靖○溪○大○靖○溪○化○龍○溪○上○樟○溪○銀○溪○入○於○海○。玉○窖○溪○二○源○曰○北○琴○江○曰○南○琴○江○。俱○出○惠○州○府○。東○流○經○潮○州○府○。合○北○溪○南○溪○入○於○海○。麗○江○上○源○曰○大○安○水○。出○惠○州○府○。合○楊○石○港○激○石○水○太○液○水○。分○三○道○。俱○南○流○入○於○海○。漠○陽○江○出○肇○慶○府○。合○麻○陳○水○南○流○入○於○海○。吳○江○上○源○曰○寶○江○。一○曰○鑑○江○。出○高○州○府○。合○羅○江○三○橋○河○入○於○海○。九○洲○江○自○廣○西○南○流○入○境○。經○高○州○府○。雷○州○府○。分○二○道○。入○於○海○。晏○江○上○源○曰○南○流○江○。自○廣○西○南○流○入○境○。合○武○利○江○入○於○海○。欽○江○出○廉○州○府○。西○南○流○。漁○洪○江○亦○出○廉○州○府○。合○鳳○凰○江○南○流○。俱○入○於○海○。宜○善○河○出○理○瑤○廳○。合○金○高○塘○水○。西○流○入○廣○西○境○。爲○賀○江○。横○漾○江○出○廉○州○府○。北○流○入○廣○西○境○。明○江○南○源○亦○出○廉○州○府○。西○流○入○廣○西○境○。北○至○江○西○湖○南○界○。東○北○至○福○建○界○。西○至○廣○西○界○。南○至○海○。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九目錄

工政二十五 各省水利六

盛京圖說 會典

奉天府圖說 會典

吉林水道圖說 會典

黑龍江圖說 會典

西甯青海圖說 會典

伊犁水道圖說 會典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一百十九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九

工政二十五 各省水利六

新化貢長齡稿庚辰

盛京圖說 會典

盛京在京師東。其南爲東京。其東爲興京。奉天府尹本屬府一。所屬府一。盛京將軍本屬城一。所屬城十三。治奉天府。西爲錦州府。其西北邊門十二。在西曰鳴水堂門。迤而東北曰白石嘴門。梨樹溝門。新臺門。松子嶺門。九關臺門。清河門。白土殿門。章武臺門。法庫門。布爾圖庫門。赫爾蘇門。其東邊門六。在北曰威遠堡門。迤而東南曰英額門。汪清門。赫廠門。靉陽門。鳳凰門。鳳凰城當鴨綠江口。南爲大海。東接朝鮮界。迤西至金州城南。折而北。經復州城。熊岳城。蓋州城。西又北爲遼河口。又西爲大凌河口。又經錦州城。南爲小凌河口。又西接直隸界。鴨綠江自吉林西南流入境。東岸爲朝鮮界。西納十餘水。及佟佳江。靉河。入於海。遼河上源曰東遼河。西遼河。東遼河出興京東北邊門外。西流。西遼河自內蒙古游牧東南流來。會合而南。入邊曰巨流河。西合發魯牧河。東合開原城南諸水。及渾河。土河。鞍山河。入於海。大凌河。小凌河。俱在內蒙古游牧南流入境。夾錦州府治。而南入於海。啓運山在興京城西北。天柱山在承德縣東。隆業山在承德縣西北。至內蒙古游牧。東北至吉林界。西至直隸界。東南至朝鮮。南至海。

奉天府圖說 會典

奉天府在京師東一千四百六十里。盛京將軍及府尹治焉。府尹本屬府一。領廳三。州二。縣六。將軍城之在府境者十有一。治承德。其東興京城。其南遼陽鳳凰岫巖牛莊蓋州熊岳復州金州八城。其北開原城。開原城之

南鐵嶺縣。其北邊外昌圖廳。牛莊城之東海城縣。熊岳城之南甯海縣。鴨綠江自吉林合十二道溝。西南流入府界。又南栗子溝河。梨河及三道河。二道河。頭道河。皆自其西北注之。稍西又南破城子河。白馬郎河。九郎堡河。螞蟻河。虎溝河。榆樹溝水。奎溝水。亦俱自其西北注之。又西南會佟佳江。又南當石河。自其西注之。折而西黃溝河。長甸河。安家灣河。蘇子溝河。鋪西河。俱自其北注之。又西會靉河。又南阿布河。永安河。載家木廠河。皆自其西注之。又南入於海。佟佳江出府東北。伊爾哈雅。番山。西南流。北合一小水。東合紅石拉子河。南合外頭拉子河。稍西哈爾敏河。額爾敏河。自其北合。南流來會。又南嘉勒圖河。自其西北注之。又南伊穆遜河。瓦爾喀什河。自其西合。東南流來會。又南東合烏勒河。又南西合理雅達河。又南東合瑪察河。又南小雅爾濟河。大雅爾濟河。小鼓河。大鼓河。俱自其西注之。折東南注鴨綠江。靉河出靉陽邊門北。西南流出邊。復東南入邊。東合一小水。又西南出邊。西合三名河。薩瑪吉河。又東南入邊。一水自其西邊外東流入邊來會。又東南草河出大峪山。東南麓。東南流。經鳳凰城北。西合一水。又東南入邊來會。又東南西合三岔子河。稍南注鴨綠江。巨流河上源曰東遼河。卽赫爾蘇河。出英額邊門外圍場北。流雅哈河。自其東南注之。又西北經赫爾蘇邊門。折西南經昌圖廳北。又西南與西遼河會於科爾沁左翼後旗界。合南流入法庫邊門。曰巨流河。經開原縣西。而南會葉赫河。又南經鐵嶺縣西北。鐵嶺河自其東注之。又經縣西而南。范河。懿路河。亦自其東注之。折西。經輝山北而西。養息牧河。自科爾沁左翼前旗南流入邊來會。又經府治西而南。會渾河。曰三岔河。又南經牛莊城西北。土河出其東。千山二水合。西流經城北來會。又經城西而南。鞍山河出海城縣東南山二水合。西流經縣南來會。又西南北合泥河入於海。葉赫河上源曰哈達河。出英額邊門內西北流。經開原縣城東南。瞻河南北二源。

出威遠堡門東邊外。合西南流入邊。經縣東來會。合西流經縣南注遼河。渾河出長嶺西麓。西流入邊。經興京城北而西。蘇子河出城東。西流經城北。又西北流來會。又西經薩爾滸城北。伊爾登河。自其東南注之。稍西。碩賓河。自其東北注之。又經撫順城南。而西南合拉古峪河。高素屯河。又經府治南。而西南合白塘鋪河。十里河。又經東京城北。折西南會太子河。又西注遼河。太子河出鹹廠門東邊外。西流入邊。南合二小水。北合一水。又西湯河。自其東南注之。又經遼陽州城北而西。東南合一水。又西注渾河。蓋平縣城北一水。曰耀州河。城南曰蓋平河。熊岳城南曰熊岳河。又南曰李官屯河。永甯監河。復州城南曰復州河。俱西流入於海。岫巖城北二水合南流。東納一小水。曰大洋河。東合五道河。入於海。大洋河之西。二水合南流。曰小洋河。又西一小水。又西二小水合南流。俱入於海。又西二水合南流。曰沙河。又西二水合南流。西合一小水。曰鈎兒河。又西二水合南流。東西各合一小水。曰畢哩河。俱入於海。金州城東一水南流。曰澄沙河。其東大沙河。又東清水河。又東望簪河。又東一小水。俱南流入於海。輝發河出長嶺東麓。東北流。入吉林輝發城界。輝山在承德縣北。千山在遼陽州南。窟窿山在鳳凰城南。大峪山在鳳凰城西北。旅順山在甯海縣南海中。長嶺在英額門東外圍場。府西界錦州府。北界內蒙古科爾沁之左翼中旗後旗前旗。東北界吉林。東南界朝鮮。南界海。

吉林水道圖說

吉林在盛京東八百四十五里。至京師二千三百有五里。吉林將軍治吉林城。領城八廳三。吉林城之北。打牲烏拉城。又北伯都訥城。拉林城。阿勒楚喀城。其東三姓城。甯古塔城。又東南琿春城。其西爲長春廳。吉林城之西北邊門二。在西曰伊通門。西與盛京奉天府之赫爾蘇門接。在東曰巴延鄂佛囉門。東與大山接。三姓城當

混同江口。大海在其東。迤而南。經甯古塔城東境。折而西。爲綏芬河口。圖們江口。接朝鮮國界。鴨綠江出長白山。南麓。南流合東北一水。折西北流。十二道溝。至頭道溝。皆自其北注之。又西南入盛京界。松花江出長白山。西北上源有四南源。二東曰小土拉庫河。西曰大土拉庫河。合北流。東源曰尼雅木尼雅庫河。西流來會。又北東北源曰富爾哈河。東北二水合西南流來會。合西北流。額赫額因河。自其東南山西北流。三音額因河。出其西南山東北流。合而北。西合雅哈河。雅庫河。那爾溫河。尼碩哈河。來會。又北西合托哈那爾渾河。東合薩勒河。薩穆什河。輝發河。自盛京。奉天府東北流入。境。經輝發城北而東。北合佛多羅河。奇爾薩河。南合索爾和河。滾河。亦來會。又東北東合穆欽河。費納雅河。西合鄂河。瑪彥河。拉發河。出小白山。西麓西南流。北合雅屯河。穆魯里河。亦來會。又西北經吉林城東南。溫德亨河。自其西南注之。又經城東而北。東合伊罕河。又經打牲烏拉城。西雅哈河。搜得河。自其西南北合流注之。又西北東合那穆魯噶河。西合蒐登河。出巴延鄂佛囉邊門。東合拖兒泥河。又西南合穆舒河。伊通河。出依蘭木哈連山。南北二源。納南來一水。西北流。經伊通邊門及長春廳東。折北流。東合薩隆河。亦來會。又西北經伯都訥城西。又經內蒙古郭爾羅斯旗嫩江。自其西北境東南流來會。二江既合。遂爲混同江。折東流。又經伯都訥城北。又經拉林城西北。拉林河出拉林山。北曰墨倫河。南曰舒蘭河。合西流。東南合和倫河。又西北流來會。又經城北。又東北經阿勒楚喀城北。稍東呼蘭河。自黑龍江呼蘭城南流來會。阿勒楚喀河。自其東南山北流。經阿勒楚喀城東亦來會。又東南合費克圖河。扎巴蘭河。北合布雅密河。又東南合瑪延河。經三姓城西。會瑚爾哈河。發爾圖渾河。出其東山。二水合西流。南合一水。北合巴利里河。薩鐵爾河。又西北流來會。巴蘭河。吞河。俱自黑龍江呼蘭城東流入。境亦來會。又東北東合鄂恰河。音達穆

河。西合富爾瀾河。烏爾河。又東北合都爾河。南合安巴河。又東北黑龍江自黑龍江城東流入境。北合畢占河來會。又東奇穆尼河出其西北山。二水合東南流。北合一水來會。又東會烏蘇里江。又東北庫魯河出其西北山。二水合東南流。北合一水來會。又東北東合和羅河。博敦河。畢爾古河。西合布庫河。博達里河。對罕河。又東北會格楞河。又東北東合倭克特河。倭爾吉河。希拉遜河。年哈河。奇吉泊水。鄂隄河。鄂敏河。瑪哈爾河。錫雅里河。和勒爾河。西合溝根河。庫爾古河。綽羅河。多林河。齊克圖哈河。畢占河。圖纏河。梅庫河。福達哈河。又東會滾河。又經集達特噶城南而東。南合提發音河。阿克齊河。噶穆河。出其西北山。東流經城北。亦來會。又東南合巴爾克河。科奇河。北合齊凌集河。鄂米河。里齊河。時發海河。看丹河。入於海。瑚爾哈河。上源曰勒富善河。出甯古塔城西南之額敦山。北流。富爾佳哈河。出其東山。西流。南合瑚延穆克河來會。又東北合都凌克河。南納托罕河。又東北合額伊瑚河。布泥河。沙蘭河。南合查珠河。松集河。匯爲阿卜湖。又東經甯古塔城南。南合瑪爾瑚里河。琉爾綽河。塔克通阿河。又經城東而北。東合商音河。呼錫哈里河也。赫河。特林河。尼葉赫河。每赫河。武斯呼河。西合米占河。海蘭河。富達密河。薩爾布河。舒蘭河。阿穆蘭河。昂巴河。阿布罕河。安巴河。經三姓城。西注混同江。烏蘇里江。出甯古塔城東南。錫赫特山北麓。西北流。南合法納圖河。東合富金河。能圖河。嫩屯河。又西南合呼雅河。折北流。西合伊魯山水。東合瑚爾穆河。噶爾瑪河。庫爾布新河。西會松阿察河。又北會搜里河。稍北福爾圖庫河。自其東注之。又北會穆林河。又經三姓城東南境。阿庫里河。出其東山。二水合。西流。北合一水。東合尼滿河來會。又北西合錫布克里河。都滿河。東合齊法庫河。畢新河。欽河。又北會諾羅河。又北東合阿翁河。多羅河。勒河。又北分爲三渠。俱注混同江。松阿察河。上源出興凱湖。在甯古塔城東。烏札瑚河。捫河。扎哈懋。

河尼雅林畢拉河散奇河都特赫河額爾格河菲雅河諸水匯焉。東北流曰松阿察河。注烏蘇里江。一支渠西南流。匯爲達布庫湖。穆林河出甯古塔城東。扎木蘭呼勒山。二水合東流。北合一水。南合二水。又東北北合穆勒肯河葉爾渾河。南合巴彥河達爾瑚河。又東北一支渠東流曰搜里河。俱東流。注烏蘇里江。諾羅河出三姓城。東納丹哈達拉山。東流。南合喀穆圖河富沁河畢齊欽河。北合一小水。稍北。西合西拉布河。又東注烏蘇里江。格楞河出三姓城北山。東南流。西合三小水。又東多索米河出其西北山。東西各合一水。東南流注之。又東注混同江。其北興滾河亦東南流。哈滾河出其西北山。二水合東南流。北合一水來會。又東合北來一水。又東注混同江。奇吉泊在集達特噶城西南。瑚伊里河錫拉巴錫河那穆德克特河俱北流。瀦焉。大圖們江出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流。小圖們江出其北山。二水合東南流來會。又東經甯古塔城南境。會噶哈里河。折東南流。北合二小水。經琿春城西南。琿春河出城東北山。西南流。西合拉特河。經城南。北合古米河來會。又東南入於海。噶哈里河出甯古塔城南山。東南流。舒爾哈河薩奇庫河出其東北山。合西南流來會。又南西合艾米塔河和集河。東合富爾哈河噶順河。海蘭河出其西山。南合巴彥河。東北流。西合布爾哈圖河。又東流亦來會。又南注圖們江。綏芬河出甯古塔城東大嶺。東流。北合鄂爾琿綏芬河色珠倫河渾達山水。南合瑚布圖河舒藩河。又東北合會哈河。折南流。東合穆夏河。西合米拉河庫塔福河穆克察河雅哈河阿尼河蒙古河。又南入於海。混同江口之北甯爾河。其南曰泥滿河底米河察克瑪河克拉穆特河提揚靈河遑遑里河額奇第河克模爾河僧克拉河布魯河瑚野克河都爾河濟瀨河額勒河約色河。俱出三姓城東境山中。又南曰瑚爾新河拉傳拉河額穆里河噶爾芬河。俱出甯古塔城東境山中。俱東流入於海。圖們江口之東彥楚河。又東曰哈濟密河。

額濟密河。綏芬河口之東。乾溝子河。又東曰傅爾嘉哈河。石頭河。錫林河。大烏濟密河。小烏濟密河。雅蘭河。石人溝水。夾皮溝水。外富金河。俱南流入於海。三姓城北山中有索倫河。其南曰阿拉河。俱東流。其東曰瑪尼噶河。吉特河。鄂古河。瑚圖爾河。古第河。俱東北流。皆入於海。三姓城所屬海以外。當混同江口之東。有大洲。亘千里。洲之上。西有博和畢河。汪艾河。低巴努河。溫忒呼河。楚克津河。楚拉河。特肯河。伊對河。俱西流。東有額里野河。皮倫圖河。薩伊河。達喜河。郭多和河。塔塔瑪河。努烈河。啟社什河。阿常吉河。俱東流。皆入於海。長白山在吉林城東南。小白山在吉林城東北。溫德亭山在吉林城西南。費德里山在吉林城南。錫赫特山。扎木蘭呼勒山。俱在甯古塔城東。吉林西南至盛京奉天府界。北至黑龍江城。呼蘭城界。西至內蒙古之郭爾羅斯前旗。後旗。科爾沁左翼中旗界。南至朝鮮東及東北俱至海。

黑龍江圖說

黑龍江。黑龍江將軍治齊齊哈爾城。在吉林北一千七十二里。至京師三千三百七十七里。領城六。齊齊哈爾城之東南。呼蘭城。其北布特哈城。墨爾根城。其東北黑龍江城。其西呼倫貝爾城。嫩江出墨爾根城西北。伊勒呼里山。二水合東流。西合伊什肯河。折東流。北合納納爾河。額爾赫肯河。西合拉都里河。多布庫爾河。貝爾河。東合哈羅爾河。中和河。謨魯爾河。謨納爾河。和羅爾河。經墨爾根城北。折西南流。甘河出其西山。二水合東流。北合呼裕爾河。來會。又西南經布特哈城東稍南。納納穆爾河。出其東山。二水合西流。北合一水。努敏河出其西山。亦二水合東流。北合三水。南合畢拉河。格尼河。俱來會。又西南阿倫河。自其西北。二水合東南流。注之又經齊齊哈爾城北。及西。又西南。雅爾河。出其西北山。五水合東南流。西合濟沁河。分二支。津俱來會。又南。穆

爾河自其西北二水合東南流注之。又東南入內蒙古杜爾伯特旗界。嫩江之東曰瑚裕爾河。出齊齊哈爾城東山。二水合西南流。亦入杜爾伯特旗界。瀦爲察漢泊。又東曰呼蘭河。出呼蘭城東北山。西南流。北合一水折西。又西南流。北合瑚拉庫河。額伊濟密河。額伊渾河。納敏河。又經呼蘭城西。通肯河。出其西北山。流往之。又東南入吉林阿勒楚喀城界。注混同江。又東曰吞河。出佛思亭山西南麓。南流。西合伊春河。河東流。北合喀穆齊河。西合紅科河。又東北合和河。穆遜河。土河。入吉林三姓城界。吞河之南曰巴蘭河。南合一小水。亦東流入三姓城界。俱注混同江。黑龍江上源曰敖嫩河。自喀爾喀車臣汗部東流。經雅克薩城西境。安巴格爾必齊河。卓魯克齊河。烏魯穆河。俱自其西北注之。又東會額爾古訥河。又東南合墨河。又東格爾必齊河。鄂爾河。鄂爾多昆河。烏爾蘇河。俱自其西北注之。又經雅克薩城南。而東波羅穆達河。自其西北注之。折東南。額爾格河。巴爾坦河。俱自其西北注之。又東南會瑚瑪爾河。稍東北。合洵斯河。又經烏魯蘇木丹城南。而東。西合滾河。北合庫倫河。額蘇里河。又南。西合三小水。與精奇里江會。又經黑龍江城東。愛琿城西。而南。西合坤河。又東南。西合博科里山水。北合謨里爾克河。博屯河。又南。遜河。占河。出其西山。合東流來會。又東南。科爾芬河。自其西南。二水合東北流注之。又東。卓倫奇河。出其北山。三水合南流。東北合牛滿河。折西南流。東合賽拉穆河。來會。又東北合哈拉河。庫爾圖爾河。珠春河。庫魯河。畢占河。南合烏伊河。富河。布倫山水。扎伊河。集達河。又東。入吉林三姓城界。注混同江。額爾古訥河。上源曰呼倫池。喀魯倫河。自喀爾喀車臣汗部卡倫外。東北流入界。瀦焉。鄂爾順河。亦自車臣汗部貝爾池。北。入境來會。稍北。東會哈拉爾河。北。出爲額爾古訥河。東北流。西合霍爾津池水。東合蒙克西里河。和倫河。眉勒爾喀河。謨里爾肯河。牛爾河。伊穆河。又北。注黑龍江。哈拉爾河。上源曰特諾克。

河出呼倫貝爾城東山。二水合西流。北合扎敦河。又合北來一水。又西依奔河出其東南山。二水合西北流。南合輝河來會。又東北經呼倫貝爾城東。黑勒根河出其東山。二水合西流來會。又東北瀾於呼倫池。貝爾城上源曰喀爾喀河。出呼倫貝爾城東南特爾根山。爲達勒彬池。西流。南合安巴喀爾渾河。北合古爾班賽堪河。又西南合訥墨爾根河和爾和齊河。折西北流。出卡倫瀾爲貝爾池。接喀爾喀車臣汗部界。瑪爾河出黑龍江。城西伊勒呼里山。四水合東流。南合塔哈河。又合北來二水。稍東南合倭勒克河。又東北注黑龍江。精奇里江出外興安嶺雅克薩城北境山中。東南流。欽都河出其東北山。二水合西南流。北合一水。東合二水來會。又東南鐵牛河上源曰甯尼河。出其北山。東西合五水南流來會。又東南西林穆迪河出其北山。西南流。北合陽奇尼河。東合楊山水。西北合納拉河。折東南流。東北合翁額河來會。折南流。西合一水。東合托謨河。貝屯河。又南經愛琿城北。注黑龍江。綽爾河出呼倫貝爾城東南特爾根山。三水合東南流。西合那爾什河。及索岳爾濟山水入科爾沁右翼後旗界。雅克山在齊齊哈爾城西北。內興安嶺繞黑勒根城東西。外興安嶺在黑龍江城北。接俄羅斯界。伊勒呼里山在墨爾根城西北。索岳爾濟山在呼倫貝爾城南。喀穆尼山在黑龍江城南。佛思亭山在呼蘭城東。南至吉林界。西至喀爾喀車臣汗部界。西南接內蒙古之烏珠穆沁左翼旗。科爾沁右翼中旗。前旗後旗扎賚特旗。北至俄羅斯。

西甯青海圖說 會典

西甯辦事大臣駐西甯城。在甘肅省西南六百七十里。至京師四千六百七十四里。所屬青海和碩特部二十一旗。綽羅斯部二旗。輝特部一旗。土爾扈特部四旗。喀爾喀部一旗。凡二十九旗。環青海而居焉。其西南爲玉

樹等土司。凡三十九族。西甯府之西五百餘里有庫可諾爾。蒙古語卽青海也。其東北岸爲和碩特東上旗。東岸爲和碩特南右翼後旗。東南岸爲綽羅斯南右翼頭旗。南岸爲喀爾喀南右翼旗。西南岸爲和碩特南左翼後旗。西岸爲和碩特北前旗。西北岸爲綽羅斯北中旗。北岸爲和碩特北右翼旗。和碩特東上旗之東爲和碩特南左翼末旗。和碩特北前旗之西爲和碩特南左末旗。其西南爲和碩特西前旗。皆在布喀河南岸。西前旗之西北爲和碩特北右末旗。在布喀河源。其西爲和碩特北左翼旗。東上旗之西北爲和碩特前左翼頭旗。在大通河南岸。其北爲和碩特西右翼前旗。在大通河北岸。綽羅斯南右翼頭旗之南爲輝特南旗。其西爲和碩特南右翼末旗。俱在黃河北岸。又西爲和碩特南左翼次旗。又西爲和碩特西後旗。其南爲土爾扈特南中旗。其西爲土爾扈特前後旗。其南爲土爾扈特西旗。俱在黃河西北岸。輝特南旗之南踰河爲和碩特南右翼中旗。其南爲和碩特前頭旗。南當黃河之曲。其西爲土爾扈特南前旗。南臨黃河。其北爲和碩特南左翼中旗。西臨黃河。西前旗之西南爲和碩特西左翼後旗。又西爲和碩特西右翼後旗。又西爲和碩特西右翼中旗。三旗俱跨柴達木河以居。青海南北受十餘水。最大者曰布喀河。上源曰喀喇錫納河。出和碩特北右末旗之北額枯山。東南流。西合英額池沙爾池水。又東經和碩特西前旗。和碩特北左末旗。北合西爾噶河。濟瑪爾台河。潞爲海。大通河出青海西北之阿穆尼尼庫山。南北合十餘水。東流經和碩特前左翼頭旗。和碩特西右翼前旗。入甘肅西甯府界。博羅沖克河出青海東北之察罕鄂博圖山。東流折而東南曰北川河。入甘肅西甯府界。崑崙河出其南山。四水合東流。亦入西甯府界。爲西甯河。黃河自羅布諾爾伏流至噶達素齊老山。復出。是爲黃河。東出之源爲阿勒坦河。東流穿鄂敦他拉海而東。潞爲扎凌海。又東爲鄂凌海。南合鄂羅庫河。圖爾根河。

折而南。又東流。南北合十餘水。經積石山南。又東北。三崑都崙河自四川松潘廳西北流注之。折西流。繞積石山東及北。經和碩特前頭旗。土爾扈特南前旗。南合十餘水。北合哈柳圖河。小哈柳圖河。又北經和碩特南左翼中旗。圖生圖河出其南山。西合德爾多河。北流來會。又北經土爾扈特南中旗南後旗。西合結博河。呼呼烏蘇河。西合碩爾渾河。哈克圖河。復東流。經和碩特南右翼末旗。輝特南旗。南合烏蘭河及數小水。入甘肅蘭州府界。柴達木河出河源之北。曰扎遜池。西合阿拉克池水。西北流。格德爾古河。烏蘭烏蘇河。布隆吉爾河。俱自其東注之。又西入於沙雅。碯江上源曰瑪楚河。出固察土司之南。東流。南北合十餘水。入四川雅州府界。金沙江上源曰木魯烏蘇河。出黃河源之西南。與西藏接界之巴薩通拉木山。東北流。南合拜都河。阿克達木河。匝伯輝河。西合喀齊烏蘭木倫河。扎克托乃烏蘭木倫河。那穆齊圖烏蘭木倫河。折東南流。南北合十餘水。曰布壘楚河。入四川雅州府界。匝楚河上源曰格爾吉河。出格爾吉土司之南。東南流。東西合數水。又南入西藏界。爲瀾滄江。匝楚河之南。二水合。東南流。曰鄂穆楚河。亦入西藏界。索克河出蘇魯克土司之西。東流。一支渠北出。爲多增爾池。正渠東南流。亦入西藏界。沙克河出巴薩通拉木山。南流。折東流。西合庫蘭河。亦入西藏界。庫賽池在玉樹土司西北。東流入於沙博爾池。在和碩特北左末旗境。沙爾池在和碩特北右末旗境。西尼池在和碩特南右翼末旗境。鹽池在和碩特西後旗境。額勒蘇池在和碩特西左翼後旗境。木素鄂拉蒙古語雪山也。卽積石山。在阿里克土司之東。魯察布拉山。卽西傾山。在和碩特南右翼中旗之東南。枯爾坤。凡三山。曰阿克坦齊欽山。曰巴爾布哈山。曰巴顏喀喇山。在玉樹土司之東。其東南峰爲噶達素齊老山。蒙古語謂北極星石也。青海東北至甘肅之甘州府肅州安西州界。東至甘肅之西甯府蘭州府鞏昌府界。東南至四川之松潘

廳雅州府界。南至西藏界。西北踰大戈壁。至甘肅之鎮西府迪化州。及伊犁所屬喀喇沙爾城界。西至大戈壁。

伊犁水道圖說 會典

伊犁將軍駐惠遠城。在甘肅省西五千五里。至京師一萬九里。將領本屬城九。所屬城十二。天山以北。惠遠城。惠甯城。熙春城。綏定城。廣仁城。瞻德城。拱宸城。哈爾奇城。甯遠城。庫爾喀喇烏蘇城。塔爾巴哈台城。天山以南。回疆喀喇沙爾城。庫車城。賽哩木城。拜城。阿克蘇城。烏什城。和闐城。葉爾羌城。喀什噶爾城。英吉沙爾城。伊犁。河三源曰特克斯河。曰空格斯河。曰喀什河。特克斯河出惠遠城南。汗騰格里山。南北合十餘水。東北流。空格斯河出空格斯山。南北合數水。西流會焉。合西北流。喀什河出庫爾喀喇烏蘇城南。哈什山。北合十餘水。西流。亦來會曰伊犁河。西北流。合北來二水。經甯遠城南而西。合北來二水。又經惠遠城南而西。合北來一水。又經綏定城南而西。察罕烏蘇河出城西北。三水合南流來會。又經塔爾奇城南而西。霍爾果斯河出其北山。二水合南流來會。又經拱宸城而西。圖爾根河出其北山。南流歧爲二支。復合潞爲泊。又南流來會。又西合北來一水。又西。察林河出其西南山。東西合數水。東北流來會。又西北。圖古哩克河自其北注之。又西北。固爾班賽哩河出其西南山。數水合東北流。西合塔爾錫克河。阿蘇河來會。又西北入哈薩克界。特穆爾圖泊在伊犁城西。南圖布河集勒噶朗河西流潞焉。南北合十餘水。一渠西出。喀拉河。索克河自其西合東北流來會。曰吹河西。北流。那滾泊水出其東。西流。北合二水來會。又西合南來數水。入布魯特界。鹽海子在精河城北。庫爾喀喇烏蘇河出庫爾喀喇烏蘇城南山中。三水合北流。經城東及北。合南來一水。又西北。濟爾哈朗河自其南注之。又西。敦穆達河亦自其南注之。合流潞焉。曰鹽海子。精河出精河城西南。三水合北流。經城西。大河出其西。二水

合東北流。博囉塔拉河出瞻德城北山。四水東合流。俱入鹽海子。額米爾河出塔爾巴哈台城東北。珠爾呼珠山。二水合西流。會北來數水。南來一水。經城南而西。分二道。入阿拉克圖古勒泊。北合裕勒雅爾河。哈拉河南。合雅瑪圖河。雅爾哈圖河。金集里克河。皆潞焉。額爾齊斯河。自科布多界西流。北納諸河。至塔爾巴哈台城東北。潞爲齋桑泊。俄東河特穆爾河出城東山。北流。阿布塔爾謨多河出城北境。東流。皆會焉。復自泊西北出。仍名額爾齊斯河。東納輝齊爾河。又北。西納布坤河。納林河。經科布多西境。入哈薩克界。賽哩木泊在惠甯城北。塔里木河三源。曰喀什噶爾河。曰葉爾羌河。曰和闐河。喀什噶爾河上源曰雅滿雅爾河。出喀什噶爾城西南。歧爲二支。東經城南復合。曰喀什噶爾河。又東。赫色爾河。哈拉庫爾河。出其西北山。合南流。潞爲泊。折西流。來會。又東。經英吉沙爾城東北。英吉沙爾河出城西北山。西流。經城北來會。又東北。經葉爾羌城北。又北。經烏什城。又東。經阿克蘇城南。會葉爾羌河。葉爾羌河出葉爾羌西南。噶爾噶什嶺。三水合東流。折西北。復折東北。流歧爲二支。環葉爾羌城而東。復合的羅布河。出城東南境。北流來會。又東北。會喀什噶爾河。稍東。會和闐河。和闐河出和闐城南山。北流。歧爲二支。經城東復合。又北。玉隴哈什河。喀喇哈什河。俱出城西。合東北流來會。又北。會葉爾羌河。喀什噶爾河。曰噶里木河。稍北。會阿克蘇河。又經拜城。賽哩木城。庫車城。而東。會拜河。又經布古爾庫勒爾。而東。會開都河。東流。潞爲羅布泊。在甘肅吐魯番廳之南。阿克蘇河出阿克蘇城西北山。東南流。經城西及南。烏什河出烏什城西山。二水合東流。歧爲二支。經城北復合。又東來流。會稍東。歧爲二支。注○里木河。拜河二源。曰哈布薩朗河。曰穆薩爾河。俱出拜城西北山。合於城南而東流。經城南。合北來一水。又經賽哩木城西南。東。赫色爾河。出其北山。三水合南流來會。又東南。經庫車城南而東。庫車河出城東北山。二水合

南流。經城東來會。又東南注噶里木河。開都河上源曰珠勒都斯河。出布古爾東北山數水合西南流西納達賴克河。折東流。歧爲二支。復合南北納十餘水而東。北納瑪爾什河。經喀喇沙爾城西及南。潞爲博斯騰泊。一渠西南出曰開都河。經庫勒爾北。折東南流。注噶里木河。伊西洱庫爾泊在喀什噶爾城西南。其北曰圖斯庫爾泊。支渠交通。西流入霍罕界。噶巴赫薩爾泊在布古爾南。伊斯庫爾泊在和闐城西北。汗騰格里爲天山最高峰。在伊犁城南。木素爾鄂拉。蒙古語謂雪山也。在伊犁城西南。爲天山西段之最高峰。噶爾奇山在伊犁城北。哈朗歸噶克。回語謂深山也。在和闐城南。噶爾噶什卽蔥嶺。在喀什噶爾城西南。嶺以東水皆東流。嶺以西水皆西流。南路土爾扈特四旗在喀喇沙爾城北。其西爲中路和碩特三旗。皆北依天山。南與東西皆臨珠勒都斯河。北路土爾扈特三旗在噶爾巴哈台城東。東與科布多所屬新土爾扈特境接。東路土爾扈特二旗在庫爾喀喇烏蘇城西南。北臨濟爾哈朗河。其西爲西路土爾扈特一旗。在精河南。南皆依天山。伊犁東至甘肅之迪化州。鎮西府界。東北至科布多界。北至哈薩克界。西北至霍罕界。西南至博羅爾巴達克山界。南踰大戈壁至西藏界。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二十目錄

工政二十六 海塘

與巡撫范承謨論修塘書

海甯塘工說 杭州府志

海甯縣海潮議一

甯鹽二邑修塘議

海甯縣海塘議

海塘策

會籌海塘情形疏

擬海塘疏

與大學士兼管浙江巡撫嵇公書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上蔣相國常昭不宜築塘書

通飭海塘禦浪檄

石塘添用笏簫疏

請石塘外增築土塘疏

柴紹炳

陳詵

陳訐

范驥

陸奎勳

海望

曾鏞

李紱

阮元

張大受

陳宏謀

尹繼善

趙宏恩

臣等謹將所擬章程繕摺具奏
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奉 聖旨 著照所請欽此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二十

工政二十六 海塘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柴紹炳

與巡撫范承謨論修塘書

愚聞天下有三塘。河南有防河之塘。湖廣有防江之塘。浙江兼有防江海之塘。此皆大利大害所在也。而在浙言浙。又於今日之事。則海塘爲切。塘之遠者。勿論。若圯而重修。則唐之開元。宋之淳熙。元之泰定。致和。其事徵諸郡乘。至明初及季。海變凡六。永樂辛巳。成化甲午。宏治壬子。嘉靖戊子。萬曆乙亥。崇正巳巳。或溢或決。屢費修築。可得而紀者。乙亥之役。爲詳焉。顧塘在沿海。唯鹽官賴之。而識者以塘大決裂。卽嘉湖而下。不免波及者。何與。按志稱海甯於吳爲陲。於越爲首。地形最高。故境內麻涇落塘。長水塘諸水。皆從北流。一從東北由浙涇趨滬濱江入海。一從正北過吳江趨白茅港入江。俗因指吳江塔巔與長安壩址相並。則海甯之地高於他郡。邑甚明。故海甯之塘。一決不止。水注彼諸處。如建甌。然將松蘇猶恐被殃。而嘉湖屬邑。其剝膚之災矣。然則障海昌者。卽所以保列郡。塘之關於東南利害。豈不鉅哉。乃者仲秋之朔。颶風陡作。連數晝夜。海波由是怒生。隄塘橫決。沿海土田廬舍。沒爲巨浸。人民失業。誠斯土之一厄會也。執事憫然念之。亟圖修繕。以甯邦宇。而因詢及芻蕘。集思廣益。余未嘗親履其地。不能指畫形便。聊據往牒。揣近事。竊陳末議。以資博採之萬一。一曰集貲。方今公帑不敷。民力更竭。故工役估貲。不可浮縮太過。過於浮則爲胥吏冒破。過於縮則其事難辦。苟且完工。未幾輒壞。必有任其咎者。至酌定所須若干。奏支官銀外。不無量派民間。宜倣舊例。協濟勸輸。蘇松隔屬姑置之。嘉湖諸邑。於此塘利害相關。自當檄令捐貲助役。大率海甯任十之七。諸邑共任十之三可耳。二曰聚材。蓋

修築之用。木石爲先。泥土可隨地而給。木石必預購轉運。不能猝備也。如慮海濤湍激。必須盪浪木椿以砥之。其椿宜松不宜杉。惟松入水經久也。故事采石一塊。長五尺二寸。高闊各一尺八寸者。其工價水脚。應照時估給發。使匠役樂趨。石採於近山。木購於上江。他物料俱應時取齊。則興工無乏矣。三曰任人。此一大役。雖執事躬督其一。猶藉廉幹有司。相與協理。并就佐貳胥吏。及邑之耆老解事者。選擇委之。俱以禮敦遣。凡廉幹夫匠。使什伍相司。按籍有考。計工給值。勿容侵剋。總理者約塘若干里。每人各認丈尺。以難易爲多寡。查照字號。給銀董役。刻期齊作。以其勤怠堅瑕。分別賞罰。庶事有責成。無築舍道旁之弊也。四曰鳩工。工有難易不等。如水勢方橫。決口難塞。委以草木。辟諸精衛填東海。直無何有耳。舊用漢槌絕法。不就。乃斷木爲大櫃。編竹爲長絡。中實以石。引而下之。汎濫有定。築塘之法。外當先植木椿。其疊石下。則五縱六橫。上則一縱二橫。石齒鉤連。若絙貫然。卽百計撼之不搖也。又恐潮之直薄隄岸。則爲斜階以順其流。而於內復築土塘。以爲護。如此則海波雖壯且惡。有汎濫而無衝決。比於金城之固矣。雖然。此特遙度言之耳。若土著耆舊。當有灼知事勢。詳悉便利者。執事能下車咨訪。得其說。擇而行之。如宋尙書采老人之畫。徐武功依道者之規。是役也可以萬全。豈不一勞永逸。爲吾浙世世賴哉。

海甯塘工說

杭州府志

最關海甯之利害者。三塘其選也。第其緩急。則海塘爲尤要。上塘次之。下塘又次之。蓋緣地勢高卑。俯視蘇湖。使海水捍禦不嚴。則東南膏腴之地。盡爲斥鹵。邇來怒濤衝激。歲益以甚。相去城河。近不百步耳。此利害之關于數郡者。故曰尤要。上塘之水。發源于杭之西山。北由吳家堰。東抵長安壩。以洩于運河。近來西湖占塞。而水

之來也有限。吳家堰坍塌。而水之去也無節。矧自許場達于縣治。幾七十里許。地高河窄。容蓄無幾。舊志覓筒十有三處。澇則洩。旱則固。所以節宣之也。今則傾圯殆盡。無復存者。此利害之關于一方者。故曰次之下。塘河其支有二。東由袁花歷海鹽。抵白茆港。以入于海。北由郭店浮于蘇常。由孟子河京口。閘以入于江。源遠流長。非大旱澇。可以無慮。惟近城十餘里地名曰轉塘者。河淺不足以爲容。塘小不足以爲衛。涸舟沒路之患。間亦不免。此利害之關于一時者。故又次之。計修治者在先。審河之深淺。塘之險易。與覓閘之臧否。諸河硤石深九曲。深莊婆堰深。袁花之東。長安郭店之南。皆半深。運河淺。二十五里河郭店之南亦淺。市河尤淺。故袁花自轉塘以上。長安自壩以下。郭店自鎮以下。運河二十五里河。皆田漕兩病。所宜急浚者也。其塘則袁花固新塘。固六十里塘亦固。而運河塘旋築旋決。其勢險。淡塘鹹塘並海尤險。久遠之計。不可一日輟于懷也。其覓則浚家尹千二。沈千六。鄔馬瑞谷。德洋蔡沈方姚戈家毛家鄭家郭馬諸處。勢皆完厚。若莫家王仲二朱涇寺涇姚沈丁。沈梁廣嚴太師周徐馮馬諸覓。俱低薄不能無患。至石家一覓。則其底已水嚙之穿矣。修治之急。甚于沃焦釜。而莫家王仲以下。皆宜勤爲培築者也。伍公七閘。昔稱美善。今皆廢圯。王家閘亦窳甚。差強者許村閘耳。夫不量民力。而好爲動作。妄也。視民利害。安坐而不爲興革者。怠也。近者尹千二朱涇。以東歷梁廣方姚諸覓。方謀改易建閘。在上者勤恤民隱。未嘗乏人。顧所當圖。詎止此乎。白洋故池。居水無幾。黃土港東西。皆爲澗。輟宜深濬。而廣漑之也。長水以下。倭夷恒出沒于斯。通邑所繫。爲吭背者。設柵置守。非衣衲之上計乎。煮海負鹽之徒。爬塘窰徑。以自便。蟻穴可畏。其漸可不杜乎。運塘之盜決而陰壞者。其姦可不察乎。若乃著爲成規。責旁近諸戶。計所業多寡。通力閉塞。毋相規避。俾早有漑潦無潰。則昔者嚴寬鄭日休之議。可舉行也。

海甯縣海潮議一 兩浙海塘志

陳詵

少時見城南海沙數十里。或十年一坍。或十五六年一坍。潮雖直至塘下。然止一潮頭。自東而西。繼以急水一股。如追奔逐北。全海震動。二三年卽漲。如是而已。庚子七月。蒙恩歸里。到家十餘日。卽與疾至。西五里東望尖山。有兩潮頭。一在尖山之南。一在尖山之北。相距頗遠。似乎諸山隔斷其間。浙西一二十里。則見北潮有白浪迤邐而南。方及南潮。則南潮頭趨而與北相合。仍爲一潮頭。奔騰過西。至城尙未分爲二也。其長水則皆自南而北矣。八月初。於城外看潮。則但見兩潮頭。南潮已西。北潮稍後。竟分爲二。不能復合。土人名爲二潮頭。竟不復見有所爲急水者。但北潮之勢。甚於南潮。意卽急水之變。而爲潮者。九月間。又昇疾至尖山。觀潮起處。則南潮已去西南甚遠。而尖山復微起白浪。過西漸高。約至二十里亭。潮頭不復過西。竟自南而北。直薄塘根。其後遠不能復見。十月初。乃復至二十里亭。則見南潮先行至城東數里。忽又分一潮頭。奔騰至北。竟反而趨東。而北潮頭方自東來。至二十里亭。兩潮相搏。勢若奔雷。椿木漂流。竟爲從未見聞之事矣。夫尖山在城巽地。迤北並無斷缺。七月中。所見隔斷者。則中有淤沙之故也。然至城仍復爲一。則沙之東高西下可知。八月初。兩潮不復合。而沙亦高矣。然南沙尙狹。海身猶寬。尙足以容南潮。閱月餘。而沙愈濶。海愈狹。南潮之北邊行沙上者。前不能去。則又分爲二。而反逆行。是潮之變遷。皆沙爲之。而不知沙之變遷。實潮爲之也。蓋海沙性鬆。遇水卽沖。稍緩卽漲。聞尖山塢山之間。向有一隄攔水。故止一潮頭。後去此一隄。其中一百六十餘丈。潮卽攔入貼塘而行。有百六十丈之潮。卽刷百六十丈之沙。北洗百六十丈之沙。卽南成百六十丈之漲。愈刷愈深。南高北下。潮頭不能復出。於是始沖老鹽倉。繼沖二十里亭。東西橫決。反覆失常。譬如賊入門中。閉不能出。害必及

人矣。施治之法。必使潮頭合而爲一。而欲合爲一。非導之使出。必攔之使不入。導之之法。莫如開中小壘。而沙水變遷。朝疏夕壅。既不能效。則惟有攔之一法耳。夫攔之之法。其言似迂。其理實確。治病必求其原。穀弩必審其括。提綱挈領。用力少而成功多。如兵扼險。過險卽莫能禦矣。今塘之潰。北潮頭不能出爲之也。北之有潮頭。小塔山之闕口爲之也。知小塔山之何以有闕口。卽知所以禦之之道矣。

或曰。甯邑海塘延袤百里。朝潮夕汐。處處危險。豈築一塔山隄可禦。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昔者黃河之未治也。高寶州縣患其陸沉釜底。清河口子患其淤塞不通。於是河臣開張福溝三引河。以濟運。旋通旋塞。歲歲興工。河身高墊。黃水灌入運河。河之高與淮城等。皇上於是大奮乾斷。命大臣

十人督修高家堰。橫截淮流。使淮刷黃。而張福溝三引河滙爲巨浸。淮水直逼黃水東行。重運無阻。又淮流隔斷。不入白馬寶應諸湖。七州縣水底田廬盡爲沃壤。海口深通。黃河大治。故一築高堰而功已成矣。今海塘之患。由於塔山隄去大潮攔入一股。直衝塘身。此潮旣入。外沙卽漲。南潮行速。北潮行遲。沙水漲之不能復出。潰裂沖突。終無去路。直至潮落。方始東瀉。於是或分爲二。或分爲三。或北流。或東流。旣衝老鹽倉。復沖陳文港。反覆潰亂。失其常度。如人聞穢氣。不能透達。霍亂嘔逆。無所不至。欲行施治。豈可不究其源哉。築塢山隄。所以塞其源也。旣塞其源。流自無不治矣。或曰。今尖山築隄。未及六十丈。而水勢湍急。盤旋迴薄。俱在隄邊。更爲洶湧。將若之何。曰。此尤不可不築隄之驗也。潮之起。由大尖山。與馬鞍山相夾而成。旣已起潮。又有小尖山與塢山東之西行。約二里許。不使散漫。故潮頭向南。直衝赭山。譬如鉛丸在鎗礮中。火藥已發。空行礮中數尺。故能及遠。拆去塢山。壩是火藥與礮口相齊出口。卽散安能前行。今築尖山隄。而隄邊之潮勢更甚。則此隄之爲要害。

可見矣。尖山隄既爲要害。則塢山隄更爲要害。益可見矣。禦敵者必禦諸險要之外。縱敵入險。而欲禦諸險中。所謂延敵入寇。未見有能保境者也。或又曰。塢山隄固宜築矣。而其底甚深。恐非人所能爲。屢用人而屢不效。今何施而可。曰。以治河之人治海。是猶以山居之人操楫。以水居之人馭馬。其爲不善何疑。今浙閩濱海郡縣甚多。甯波漳泉之間。其地必有沿海石塘。築隄成法。良工自相傳襲。如鐵索橋五鳳樓。非世所輕構。而欲造鐵索橋五鳳樓。必有人焉應之。詩曰。維鷁在梁。不濡其翼。此用失其人之過。非無人之謂也。

或曰。塢山隄築老鹽倉可無患矣。而中小鹽不開。將如之何。曰。古來治河。唯疏濬塞三策。而三策之中。唯濬之說爲難。疏則分爲引河。塞則築爲金隄。至於濬。或作木鷺。或作木龍。置爬其下。乘潮往來。上下疏刷。可僅通海口。若夫邳宿以上。開歸以下。河身高填。非人力所施。則唯以水刷沙。如梁有滎濟之水。徐有睢潮諸水。宿虹有泗沂淮汴諸水。皆節節入河。清水愈多。則濁流愈迅。故河身不落。口深。今太尖山與赭山東西相對。向時唯尖山一潮頭。故直衝中小鹽。或南大鹽。今塢山內另一潮頭。則勢分力弱。故南沙漸淤。遂移南趨北。而中小鹽塞。中小鹽塞。則北大鹽開。而老鹽倉圯矣。若塢山閉。則潮南潮南則尖山大潮正衝中小鹽。日衝日刷。中小鹽不挑自通。而海底之沙亦徹底可去。夫以潮頭衝淤沙。較之人力。不啻萬倍。而潮頭所向。其勢直而不斜。衝中小鹽。必不又轉之北。故中小鹽開。則南北俱係旁流。旁流激。雖泛濫而不深入海底。故時南時北。而無累歲不漲之沙。所謂塢山塞而海無餘事者也。此以水治水之法。有確然不易者也。

或曰。塢山之隄。與城遠不相及。如果築成。能保城沙之必漲否。曰。沙之圻漲不常。豈人力可保。然塢山之東。隔十餘里爲新倉。海中有沙曰無名鎮。煎鹽刈草。聚居千家。其來已久。近俱圻去。夫聚居成鎮。非一日之積。千家

非尺寸之地。有此在城之東。自可恃爲藩蔽。塔山去此不遠。築隄以擋其前。十里之間。其沙必聚。則此鎮似乎可復。又城東二十里亭。其先舊塘凸出里許。又爲近城左臂。曾於城西從老君堂東歸。適大潮西落。勢極崩湧。東南大風相薄。白浪滿海。有伍公祠塘凸出數武。與老君堂相隔二里。二里之內。則平波恬輒。全無白浪。何數武之間。遂能作二里之障。蓋海面寬廣。稍有阻擋。水便南行。不似江河濶不過二十里。湍流所至。猝不能回。以此度之。有擋則水卽還。水還則沙卽壅。沙壅而此漲。彼坍。勢所必至。故塢山塞則無名鎮可復。無名鎮復則廿里亭塘可拓。廿里亭塘拓出。則城不危。城不危而中小壘可開。老鹽倉可復矣。曰小塢山亦常漲矣。漲則應迤邐而西。何以時漲時決乎。曰黃河決口。有一時不能塞者。作挑水壩以攔之。則掃可下。口可閉。今兩臺捐隄六十丈。在決口之南。此塢山之所以漲也。其決則隄下於水。潮滿越隄。復沖漲處。嫩沙未老。是以又復決也。若隄高於潮。豈能又復進乎。曰向尖山隄未築時。塢山口亦有漲者。此何以故。曰大尖山。又一小挑水壩也。有此兩壩。塢山口退居其北。故其沙自凝。前人因其沙凝而築之。故新鹽倉至二十里亭。皆在脅下。而不復築石塘。乃爲高必因邱陵之法。今小尖山又增築隄。則更爲重門之險。豈可以昔之漲疑今之隄哉。曰然則小尖山壩可久乎。曰此壩東抵小尖山。而西邊無著。勢不可久。但藉以障塢山。則塢山隄可築。塢山隄築。則由近及遠。自北及南。漲一條沙。卽去一條水。去一條水。則又漲一條沙。此日積月累之法也。若茫茫大海。欲雜然興工。前沙未漲。後沙復坍。誠不知從何處著手也。

或曰築隄之法。向用木樁。近用排椿。兼用草壩。乃排椿時築時傾。而草壩經年不動。豈石之堅反不如草之柔。與曰治水之法。河不同於湖。海又不同於河。湖之水渟滯。無風時不動。有風時輒浪磅礴。勢緩而弱。故坦水石。

可禦河之水湍急。挾沙而行。沙淤則流必遷。故時有潰決。然不過頂沖之處而已。餘皆平溜中行。故用柴即可。無虞。若海則朝朝夕汐。呼吸排蕩。非僅湖之波瀾。河之湍流已也。古人以木櫃治之。固不得已。蓋潮非隻木可支。亦非拳石可抵。拳石之大。不過萬觔。萬觔之重。百夫可舉。隻木之長。不能十丈。十丈之深。人力可搖。若潮之勢。人力所能舉者。潮無不舉。人力所能搖者。潮無不搖。唯以木櫃鈎連。使十里二十里連而爲一。則雖潮亦有不能移者矣。今以十木置土中。一人拔之。以次可舉。若中有橫鎖。使十木爲一。則非十人不能舉矣。水之性。不唯海不同於河。抑且海不同於海。海鹽之塘。直當大海。故須鉅石爲塘。以塘身當大海之潮。海甯之潮。自東而西。潮初來時。勢雖衝激。然沙低於塘。潮又低於沙。搜剔之患。在於沙底。及其既滿。雖至塘身。潮頭已去。水勢已平。自非春秋大。終在塘根之下。塘身不過關欄而已。非如海鹽之全恃塘身也。至於錢塘。則其勢已殺。有潮頭而無急水。唯江海相遇。時有衝齧。故以石板側砌。亦可經久。石板之力。殺於木櫃。木櫃之力。殺於海鹽。石塘然而足以抵禦者。以不恃一石一木之力也。今老鹽倉草壩。雖歲朽爛。然糾結縷束。合而爲一。鑲墊三層。厚有丈餘。大潮之來。不能分拆。故經年不壞。排椿雖入海底。椿根一搜。則壘石壘壓愈壓愈重。椿身先摧。椿不壞於潮。而折於石。椿折而石亦隨之。然則石豈不能及草哉。孟子所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也。曰然則木櫃亦有倒卸者何。曰木櫃倒卸。不過一櫃兩櫃孤而無輔。是以不能獨完。若五櫃一聯。大木互之。則以五櫃爲一櫃矣。又以十櫃一聯。大木互之。則以十櫃爲一櫃矣。由此而一里十里。與夫數十里。鈎連不斷。豈尙有崩摧之患哉。且木櫃禦潮。原非平列。自近而遠。自高而低。故曰陂陀塘。卽湖隄之大坦水石也。湖之水靜。故坦水石順之。使平。潮之水動。非木櫃層疊不能禦也。且木櫃漸收。下闊上狹。則以櫃壓櫃。勢如累棊。卽架空尙不能墜。況又可

橫木爲之底哉。成法具在。事非規設。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也。

或曰。從來東邊之沙。易坍易漲。西邊之沙。漲則不坍。故坍在潮來之時。猶可。坍在落潮之時。更甚。似乎險在西。而不在東。曰。此拘墟之見。非通人之論也。蓋鄉人各處一方。居東者以東爲險。居西者以西爲險。東當潮起之初。在尖山隘口。塢山稍偏在內。秋冬潮小。水竟西行。不復到北。則沙卽漲。一遇潮大。旁溢至北。沙卽復衝。故衝漲不一。老鹽倉迤西去東八九十里。潮勢已弱。塢山衝時。勢或遠及老鹽倉。及其既漲。則老鹽倉自不復坍。老鹽倉人但見漲不復坍。以爲西沙甚於東沙。附會其說。謂落潮併江水而下。勢更洶涌。不知西沙漲時。東沙之漲已久。西沙不知東沙之漲在先。故謂西沙爲可久。東沙不知西沙之漲在後。故疑東沙爲難憑。東西不相往來。孰能馳騫於東西之間哉。若斯言果然。則五六年來。聞東之漲有矣。何未聞有西之漲也。此卽東西先後之大凡也。

或曰。潮之爲患。以一分爲二。又分爲三。且逆行也。潮之變幻如是。塞一塢山。何能盡之。曰。此扼要之策也。潮之變幻不常。猶兵之變詐無定。然而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取。何也。得其要則敵自斃也。九月初。尖山之潮。南者先去。北者後起。其時塢山口漲。二潮頭在尖山貼南滾起前去。約二三十里。自南趨北。其時塢山口尙無水。後乃東回。此卽塢山塞而二十里無潮之明驗矣。其趨東者。前沙日漲之故。非潮之必欲趨北也。惜尖山之隄尙矮。潮大漫入。故塢山復沖耳。使塢山永塞。則二十里皆成實沙。漸淤漸遠。潮頭將併爲一。氣旺力盛。何患前沙之不開哉。夫靜專動直。乾之性也。潮乃天之動氣。必無好曲惡直之理。曲者不得已而然也。知不得已而曲。則知直之之道。似亦無難。既塞其源。流自無不直矣。唯工料甚鉅。非他處可比。必如海鹽石塘。方可抵禦。而效非

手目可指。故人莫敢任。然觀古之成大功者。必有不易之策。灼於幾先。堅固守之。迄於有成。適如始之所言。故必須先有成算。然後乃可從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長計遠慮。固非他人所能與謀者也。燭微見遠。於當道大。人竊有厚望焉。

甯鹽二邑修塘議 甯海塘志

陳評

竊惟杭屬之海甯。嘉屬之海鹽。兩邑地俱瀕海。縣治去海不及半里。又當蘇松上流。一有衝決。患誠非細。然甯鹽兩邑。雖均以海爲患。而潮有橫衝直衝之異。地有輓沙硬沙之別。其橫衝而沙輓者。患在根脚搜空。雖有極堅極固之塘。不能存立。法宜加意。塘根之外。堅固牢密。使沙土不虛。卽塘身或少單薄。可以無慮。其直衝而沙硬者。塘根之沙。不患其坍。止患直衝勢大。非極堅極厚之塘。不能抵禦。法宜精講修砌塘身之法。而塘根以外。加功稍次。則是潮患。兩海雖同。而所以捍潮之法。不同也。今以海甯言之。海甯之潮。與杭城江干之潮無異。俱起有潮頭。俱橫衝而過。其實皆爲浙江入海之尾閘。然而海甯之海沙。又與江干微別。江干地皆近山。其沙性硬。故江塘之沙坦而不陡。卽有衝刷。捍禦猶易爲力。海甯近城無山。遠者江干之山相去百里。近者袁花之山亦五六十里。故沙土率皆性軟。且海塘以外之沙。從來此坍彼漲。其所漲之沙。又皆潮頭去遠。急水已過。而長水停蓄。日漸淤積。性浮體輕。衝刷甚易。故當平常沙漲之時。塘外不下三四十里之遠。及至沙坍。三數月卽可到塘。蓋其積之也。由於潮過之長水。性平氣緩。浮沙沉積。故所長之沙。低於海塘者。不過三四尺。其坍之也。由於潮頭與急水之橫刷。潮當初至之時。水尙未長。恒低舊沙丈許有餘。灌激衝激。皆在沙底搜進。故不但沙岸陡峻。而沙面反凌空。蓋出其外。俄頃之間。縫如毛髮。轉瞬而坼裂傾頽。如山之崩。蕩爲濁流。杳無踪影矣。漸至

塘脚。日搜日進。雖使鞭石爲塘。豈能憑空穩立。故海甯之塘。必於塘脚之外。沙土之中。砌出十有餘丈。以固其根。舊法用木棚爲櫃。中積小石。層層排置。塘外。蓋用木櫃。則化小石爲大石。而排置塘外土中。則可預防衝刷。立法誠善。但其置櫃也。宜深而不宜淺。蓋沙漲之後。潮來之所衝刷。必在舊沙根脚之下。置櫃若淺。則衝刷所及。反在櫃下之沙。而櫃之根脚亦虛。豈能自固。惟置櫃必深。或三櫃四櫃。層疊而起。則衝刷之勢。櫃能抵之。而沙無崩塌之患。其排櫃也。宜遠而不宜近。蓋水之激灌。無隙不入。若自塘根排出有十餘丈之遠。則水卽善刷。不能浸灌。以至塘根。而塘根之土。常得乾堅牢固。不至根脚虛鬆。而因之以傾。至於櫃外。則用長木椿密釘入地。鉗束其櫃。櫃外有椿。椿外復有櫃。層層密釘。卽使潮衝斷無一櫃隨流。他櫃齊倒之患。而櫃之自下疊上。自近及遠。俱用品字排置。兼如陂陀之坦。近塘稍高。漸遠漸深。旣禦潮來之所衝刷。并護塘根可堅久矣。塘外之沙。旣不坍及塘根。則潮頭旣過之後。急水旣緩之餘。卽有長水浸及塘身。而勢緩力舒。無慮衝齧。不必如海鹽之鉅石鱗疊。屹然如山。而後無患。故海甯之塘。功力全在塘根以外。人但知塘之裂缺。而不知根脚鬆而裂缺也。至於洋鹽之海。則與海甯又異。南有秦駐山。北有乍浦山。相去止三十餘里。南北山趾角張。而海鹽邑治居中。獨以東面受大海潮汐之對衝。與海甯橫過不同。而海中之沙。又近山多硬。不坍不漲。故從來洋舶不便泊塘。亦由潮來則水溢。而潮退則爲沙攔故也。故塘外不患坍沙。惟是全海所衝。勢雄力猛。而潮汐之來。一衝一吸。其衝也。固有排山之勢。而其吸也。亦有拔山之力。故必極大極厚之石。縱橫鱗疊。內復幫以土塘。而後可以捍禦。若使壘砌之石。稍不極其厚重。則水力排擊。輕如弄丸。且古云石之附土。如人骨之附肉。海水之來。不但畏衝實尤畏吸。蓋水旣無隙不入。其吸而拔之也。塘土俱出。若土塘空洞。卽石亦頑滑不固。故古人于海鹽之

塘講之甚精。既須極大之厚石。而其取材也。不可頭大頭小。其疊砌也。不用石塊墊襯。其程式也。必方方相合。面面相同。其驗工也。不於已砌而於擡砌之時。先置平地驗視。其層疊也。頭頭向外。以禦潮之衝吸。而復制之以縱橫之法。聯之以品字之形。務使潮水之來其入也。由石縫而曲折以進。其吸也。亦由石縫而曲折以出。則潮之呼吸其力漸殺。而後石塘有磐石之安。土塘罕搜空之患。且頂石之椿。必長必多。必掘深生土二尺。而後釘入。而塘外亦排置水櫃。以護其椿。略如海甯之法。不使椿根宣露易朽。頂衝之地。不遺餘力。次衝之地。工力少減。然亦百倍海甯。皆由海鹽之海。直當大洋之衝。且沙又鐵板。潮從沙上奔騰而至。并無海鹽之軟沙。少爲抵當。惟恃塘身直抵潮之正衝。非屹然如山。必不能禦。昔時用王荊公甯波陂陀塘法。元末明初。猶衝決屢告。至後有疊砌之法。而後數百年無患。良不得已也。卽今二十年前。上憲因塘石碎泐。委員修理。而承辦之員。不能仰體德意。反取塘身完整之石。加於塘面。而以塘面碎泐之石。委之塘中。如築牆之用墊堵。一時雖飾美觀。其實速之圯矣。若慮塘身延袤。不能一式。則原有頂衝次衝之別。約共止十餘里。況今之坍側傾卸。止勅海廟數十丈之頂衝。豈可惜一時之小費。而遺不數年後之大患乎。故海鹽之塘。全在塘身捍禦。異於海甯也。至於兩海之塘。雖極修砌得法。而大潮大汛。狂風駕浪。不能保無扇溢。淹沒橫流。則兩海又天生有近塘之河。消納海水。而不使淹入內地。蓋海水性鹹。若淹及腹內之田。則田秧過爛。非雨三年雨水浸潤。不能復其沃性。以便耕種。惟河身之水。日夜流動。數番大雨。卽鹹性盡滅。故可使之消納。以不波及於腹內之田。在海甯則爲六十里塘河。在海鹽則爲白洋河。皆天造地設。古之所謂作塘河者也。甯邑之六十里塘河。卽杭城之上河。發源於江干諸山。與北關下河之發源天目者。兩水各自分消。下河由苕溪入于太湖。上河由海甯黃灣出。達於嘉

松興江。今黃灣閘久廢。薛家壩久阻。臨平市河久淺。下流不通。而上河之水。俱從半山之金家堰入於下河。不但天旱之年。海甯沿海。涓滴不來。如火益熱。水湧之年。上河諸水。涓滴不去。盡出金家堰。而塘棲德清上下河。兩水齊到。昏墊愈甚。如水益深。卽今海塘潰決。潮水直入內地。而六十里塘河。毫無分洩之處。至於鹽邑之白洋河。起於秦駐山。由藍田廟而達於平潮河外。近海之地。類多斥鹵。河內皆禾稻之鄉。今雖不甚全淤。然淺阻日久。河身已高。潮水屢溢。河不能容。便恐淹入田畝。及今開此二河。流通深廣。則卽海塘修築。運輸木石。無虞艱阻。而日後大風駕浪。泛濫之患。藉以分洩。但此二河。勢居其僻。非仕宦商旅之所經由。地居其瘠。無富貴膏腴之所置產。膜視者多。然於隄防海溢。亦切要之務也。

海甯縣海塘議 兩浙海塘志

范驥

甯邑海患。每東北風漲。怒濤乘之。大概與海鹽同。而鹽塘止一面受敵。甯則三面受衝。其患與海鹽異。其潮患之在東南者。潮水朝夕至。怒如震雷。瀉若建瓴。木華所云天輪膠戾而激轉。地軸挺拔而爭迴者也。水患之在西南者。江水出三天子都。東北經建德。又北至新城。又東北至富陽。過錢塘。反濤奔軼。水勢折歸。故云浙江也。龜精嚴門而外。江水與東南之水合。甯邑獨受其衝。枚乘所云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之潮。日夜不止。是也。故甯邑海塘受衝。其害倍急於鹽。不甯惟是。鹽塘隄岸。去城根半里而近。隨決隨築。譬如衣敗壞。易以相補。甯邑故隄。則去城五六十里而遠。當其無事。亭竈熬沙。漉白。視爲沃壤。樵者芟芻。彌望漁者鱖。鰕。羸蛤。人人得其所欲。如燕巢幕。如厝火坐積薪。平時築塘工費。積之五年十年者。那爲他費。一旦颶風激射。木石茫無所措。不浹旬而五六十里浮沙潰決。驚濤直薄城下。浙西之田漸鹵。而東吳之地幾壑。乃始倉皇議

採石蘇湖。議發里夫郡丁。議徵歲額。議加派田賦。議藩餉郵傳贏金。議七郡贖穀。議監築官。議倣瓠子宣房。下淇園竹櫂。倣王荆公鄆塘陂陀。倣黃僉事幘頭品字。勢如救焚。議同築舍。計已晚矣。故鹽塘之患在肩陡甯塘之患在五年十年或二三十年所謂無形之痛一發不相補救當事者必未雨綢繆微塘工歲額於無事之時貯木石銀糧爲緩急之用海口大決則用黃公縱橫之法不可惜小費而妨大工小決則用王公陂陀之去下石櫃以隄水勢此全浙咽喉東南門戶無漫視爲一方之利害金錢奇錫徒苦我父老爲也

海塘策

陸奎勳

我浙東瀕大海其民世食魚鹽之利不啻膏腴淮揚近因中小壘漲沙漸成平陸海潮衝射塘壩崩頽上虞海甯兩邑人民岌岌乎有蕩析離居之患宜乎督撫大臣相度形勢具疏而入告有築塘挑淤之舉也夫海潮之大小應乎月而生乎日其日必再至也是天下之大信也非猶淮黃之水因風以爲動靜者也若其至秋始大則亦猶之黃河二汛可以先期剋定者也開淤挑淺儲器以備用分部而督工其事與治河等特於海築塘較之淮黃形勢大不相侔蓋清淮之弱不敵濁河之強固也而河水猶可下埽以禦則葦蕖有助也石工未固獨可假木櫃以護隄也試觀海門之潮勢若奔馬波如連山逞其怒而東西盪激元泰定間用木櫃竹絡無功改用石固其明徵也今則江海二流不循故道夏蓋山以西老鹽倉而北均屬最衝即使排椿加石猶難保其鞏固矣請因執事之問而臆對之竊以爲塘基之式陡塘不及坡陁塘也是以柔勝剛之道也而塘身之設直塘不及凹凸塘也是急脈緩受之道也卽河身之九曲其理勢曷嘗有異揆哉然而咨之近今者不如稽之在昔觀趙維寶之甯志備考而知前明海鹽築塘之難較其甯邑蓋鹽邑之潮直射塘肋甯邑之潮順塘經行也

石有縱橫之式。下開上縮。內齊外陂。而鎔鐵錠以貫之。又有附石之土塘。備內之複塘。則胡孝轅所撰海鹽圖。經最爲詳善。監修者熟覽而參酌之。是亦芻蕘之一得乎。夫木石之費。旣已不貲。烏可容侵漁之胥吏。險要之工。旣已難固。豈可用積疲之丁夫。今遇大吏之賢者。率作於上。則夫勸功程課。直如臂之運指已耳。何慮焉。

會籌海塘情形疏 雍正十一年

江部尚書海望

臣等欽遵 諭旨。馳驛赴浙。所有到浙日期。及海鹽乍浦先行興工修築。接濟民食。海甯尖山一帶。俟臣等查看明悉。再行確議具奏之處。業繕摺奏聞外。今臣等渡江由紹興府所屬之蕭山縣。并河莊山等處。將浙省江海情形。詳加查閱。江海之門戶不同。水性各異。水道之遷徙靡常。其中有人力所能爲者。有人力所不能爲者。凡人力所能爲者。自宜分別緩急次第興修。今將臣等管見。敬爲我 皇上陳之。伏查江海之門戶有三。

省城東南龜赭兩山之間。名曰南大壘。禪機何莊兩山之間。名曰中小壘。河莊之北甯邑海塘之南。名曰北大壘。此三壘形勢。橫江截海。實爲浙省之關闕也。再查江海水性。凡海皆有潮。潮皆暗長。惟浙省之潮。與他處不同。蓋緣海潮自東而西。江水自西而東。每遇春秋朔望。潮汐盈滿。江流陡發之時。互相搏擊。突起潮頭。勢甚雄悍。若再遇颶風。勢必洶湧。故歷來爲患者。雖在於潮。而所以助潮爲患者。則又在於江與風也。再查江海水道。雖中小壘適當南北兩岸之中。江水海潮。若由此出入。則兩岸無虞。但中小壘地面。不及南北兩大壘之半。且山根餘氣。似若綿聯。潮過沙淤。偶通旋塞。所以不徙而南。即徙而北。徙而南則南岸尙有龜常等山。連絡捍衛。蕭山等縣。雖有沖刷之處。爲患猶輕。若徙北。則北岸僅有塘工。藉資備禦。尙有潰溢。關係甚鉅。今查南大壘早已淤成平陸。數十年前。尙由中小壘出入。嗣後逐漸徙至北大壘。故年來北大壘之桑田廬舍。已成滄海。若欲

過抑江海之狂瀾。使其仍歸中道。恐非人力所能爲者。臣等凜遵
可施者。靡不悉心籌畫。以仰副

聖懷。今公同看得海甯之東南有尖山聳峙。鎮鎮海口。其西有一小山。俗

名塌山。相去百有餘丈。水底根脚相聯。尖塌兩山之間。相傳向有石壩。堵截水道。有此壩石。北岸護沙。時塌時
漲。後被修塘人役誤取其石。修補塘工。北岸之沙。至今有坍無漲。臣等相度情形。現今江水大溜。緊貼北塘。直
取尖山塌山之間而出。引入海潮。衝激塘身。護沙日卸。伏思水來沙去。水去沙來。理固有之。若於尖塌兩山之
間。照舊堵塞。使江水海潮仍向外行。則北岸護沙。可望復漲。果能北漲自必南坍。水道亦可望其南徙。但春夏
之交。潮汛正大。難以興工。俟冬初水落。擬用石塊設法填塞。似猶人力之所能爲者。至於仁甯二邑海塘。所有
應修應築工程甚多。一時難以並舉。自應分別先後。逐漸興修。其自華家衛以東尖山以西一帶塘工。有草塘
并條石塊石塘不等。內有大學士朱軾於巡撫任內修築之石塘五百丈。完固無損。又新建之條石塘。石塊雖
小。尙屬整齊。均無庸修補。其餘塊石柴草各塘。以及翁家埠萬家閘。去年衝塌之處。有已經粘補者。有現在動
工修築加謹保護者。但草塘易於朽爛。塊石舊塘亦易坍塌。若使僅僅粘補。年年搶修。歲需錢糧。盈千累萬。積
至數年。不可勝算。而塘工之單薄危險如故。非經久奠安之計。似應改建大石塘。庶可垂諸永遠。所需工料。約
銀一百八十餘萬兩。所用夫役木石。及運送船隻等項甚多。即使用力趨修。非歷數年之久。不能告竣。伏查總
督臣程元章業經奏准開捐。以資經費。若儘其所收銀兩。按年動支修築塘工。漸次可以告竣。而國帑亦不
致於糜費。且臣等現議堵塞尖山水口。若既堵之後。果能沙漲護塘。則石塘可以不必改建。倘尖山既堵。仍無
漲沙再行改建。似亦未遲。惟是翁家埠一段草塘。其地脚係活土浮沙。恐難釘椿砌石。或仍用草工堵禦。雖須

時加粘補。而地面不過十餘里。每年所需無多。至塘內地勢低窪。及塘背附土單薄之處。現今卽應培補。所需培補之土。沿塘或無官地挖取。應照河工之例。交與地方官逐段確查。酌量購買民田應用。仍將所買民田額徵錢糧。查明題豁。又查雍正二年。風潮偶大。海水漫溢塘面。損傷民田廬舍等。竊思驟雨狂風。不能預測。若僅此一層陡岸。未爲萬全。且現在石草各舊塘。一時未能改築。應請於海塘之後。添築土備塘一道。比舊塘再高五六尺。務令於今年秋汛以前。上緊趨築完工。萬一風潮泛溢。有此備塘抵禦。可以護衛。再查仁和至查浦一帶海塘。不下三百里。若無專管人員。將來不無廢弛之患。查河工定例。專設文武官弁。董其責成。今浙省海塘亦甚緊要。前經題委杭嘉湖道一員。帶管工程。非其專責。所設杭嘉海防同知二員。千把總各一員。兵二百名。亦恐照料難周。應請專設道員一員。添設同知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三員。把總七員。兵八百名。所設官兵。不無歲需俸餉之費。但查塘工歲修錢糧。現今每年不下數萬兩。此後如有粘補工程。卽以兵丁充夫工築。則歲修錢糧。可以少減。且設有官兵巡查照看。隨時修補。既可保固塘工。而於工築之暇。仍令勤加操演。則海疆亦藉資防禦矣。

擬海塘疏代

曾鑑

臣聞水性善下。激之則強。洪流雖橫。順之斯靡。故防水之道有二。有以剛殺之者。石唐是也。有以柔殺之者。柴塘是也。殺之者柔。則水之擊也亦柔。近乎順也。殺之者剛。則水之敵也亦剛。嫌於激也。今浙郡瀕海者六。列朝修築。獨勤勤於海甯一隅者。蓋他郡潮勢猶夷。漸長漸退。獨錢江海口。秦駐諸塘。一東再東。以激其怒。故其來獨洶洶。洶暴而難禦。海甯瀕江海之北。踞嘉湖蘇松等郡之上游。三面受敵。每逢海潮。從中小壘雷轟電掣。嶽

鼓岑飛而入。一遇沙淤偏堵。颶風負之而趨。趨而南。猶賴龜常諸山以爲之敵。趨而北。則敵之者僅海塘一綫。其所犯者危。其所扼者要也。本朝康熙雍正間。建石壩築柴塘。更作土備塘。綿亘百餘里。前後數十年。成勞著矣。我皇上復擬建不拔之基。伏觀

指受訐謔。誠一勞永逸之巨功。而萬全無弊之良策也。豈臣蠡

測可備芻蕘。臣愚竊以爲防海以塘。塘之成必視乎椿。椿之固必因乎土。土實則椿固。椿可固。則席其剛而以剛敵之。譬之強敵壓境。而吾之形勢勝。城郭完。因負險以犯敵。敵雖強。可持久也。如是者利用石。土虛則椿易拔。則因其柔而以柔牽之。譬之地陷敵境。而吾且恃已之堅。激敵之怒。勢不至舉全城而拔之。而敵不快。善禦敵者。惟是順適其性。平其氣。陽曲予以能受之情。而陰厚自爲固結之術。力雖罷。不可亡也。如是者利用柴。利用柴者。莫如淫之。使厚。蓋斥鹵之土。雖浮必膩。今立椿架柴。積薪蓋土。土不足以磐固。而鎮浮泛之薪。則外蕩薪不足以蟬聚。而收浮軟之淤。則內疏。計必使沙淤薪土互相牽澁。久之使漸聚漸凝。以相助爲厚。古所謂善防水淫之。卽此意也。而塘之外。或加以垣。水塘之內。更培以土堰。如是則堅忍而柔者可久。利用石者。莫如受之以漸。嘗見習坎之下。必有深潭。今以潮之迅。遇石之堅。其性既以不相入而愈激。加塘之高。其勢又以有所束而益狂。則盤孟泊柏。適聚其力而引之下行。使竟其石以搜其土。土虛則根搖。根搖則身塌。欲塘之完也得乎。計唯於塘外一二十武間。立以短椿。砌以碎石。使漸高而及塘之半。斯禦潮以漸。不至以拒之太驟。而窮上反下。如是則根固而剛者不驟。而其布置尤莫急於近。不與水爭尺寸之利。而遠有以控馭夫奔放之程。今夫善奕者。見危知棄。而全局之氣注。善陣者。偏師應敵。而首尾之勢連。何則。泥守于近。或完此而失彼。取勢於遠。則互應而易制也。治海亦然。凡潮汐往來。壅於左。必注力於右。折於前。必盤迴於後。彼中小壘一遇偏堵。而潮

遂徙而近北大壘者。其明徵矣。今將爲萬世奠厥基。則經始之下。計必於數里數十里之間。相其曲折。予以凹凸。務使狂瀾往來。遠與近有以相制相讓。分殺其怒。而紆緩其勢。不至吼發而偏注一隅。如是。則潮之爲力也。緩。塘之用力也。輕。而護塘之沙。并可因之而不去。臣故以爲尤急也。臣聞凡防必因地勢。然亦必因水勢。參其勢而經營之。一成不變。不誠足與龜常諸山。橫亘千古哉。不然。臣恐仍未足爲長久計也。至於衛民而不病民。物土方。計徒庸。慮材用。一一有以仰副我皇上勤恤下民之心。是又重其事者之責矣。臣謹奏。

與大學士兼管浙江巡撫稽公書

李紱

聞以海塘未易措手爲憂。老成持重之見。固應如是。然某向年典試浙江。特以海塘發策。多士頗能言之。而一二親友仕于浙中。身受其累者。更知其詳。蓋海塘之壞。非海塘之難治。由于局外者欲闢入局中。故力詆任事之人。比事權入手。又欲損下益上。藉以居功。然皆理勢所必不能者。徒以恣睢暴戾之氣。行忍心害理之事。而官與民皆不堪命矣。請言從前諸弊。而徐進以救弊之方。備採擇焉。雍正十一年以前。塘工係督撫司道暨海防聽管理。上下呼吸相通。功過同任。絕無私意。各遵舊章。先事預籌。罔敢稍懈。所以雍正七年十年間。曾遇颶風潮漲。極險極危。皆得保護平安。自雍正十一年夏秋間。局外人妄觀邀功協辦。事權入手。上違督撫。下陵司道。偏執己見。所在掣肘。公事已難辦理。尋以前兵備道某君及海防廳某君。均不能曲意順從。吹毛求疵。遂私出彈章。更不關會巡撫。將道廳一併特參。實屬冤抑。夫既將十一年以前歲修搶修之工料。指爲糜費浮冒。則十一年以後自辨理之工程。不得不刻覈節省。省無可省。則苛且而已。十二十三兩年間。石塘坦水。未加一椿一石。草塘僅以浮土浮柴掩飾。其意以爲塘或坍塌。可證從前所修工料不堅。以致不能保固。設或不坍。則十

一年以後歲修搶修錢糧較十一年以前節省數倍更可以證從前之浮冒。孰知去年六月初二日猝遇潮湧風聲。塘既兩年不修。料又一時無備。便致盡行倒塌。此先後變更誤工之原委也。至開挖引河於十二年四月初旬。正值蠶農兩忙之時。剋期興工。棚廠未蓋。器具未備。驟然勒派民夫數萬。官民徬徨莫措。司道再三求減。始定每日用夫二萬六千名。時初夏氣候。倏雨倏晴。暑濕薰蒸。作爲瘟疫。又不許更替休息。以致傷斃多命。迨各縣搭蓋棚廠。備辦器具。那動庫帑賠墊。至今不許開銷。究之旋挖旋淤。冒報通流。濫請議叙。後知功不能成。又條陳添設引河通判。專司疏濬。以爲卸過之地。勞民傷財。工無實際。此所辦引河之工程也。其次堵塞尖山水口。細繹情形。廣諮輿論。即使果能成功。亦不過障蔽尖山以西二十餘里之塘身。究不能保通塘一百餘里之穩固。而且使二十餘里以西其頂沖更甚。其利小。其害大。而辦理苛刻。石料既以明扣價值。又暗折舫兩萬舫之石。僅作三四千舫不等。以致人心散渙。自十一年十月開工。擾累一年有餘。僅就山邊淺水中堵起百餘丈。中間最深之處。隨堵隨卸。究不能成功。而工員病故者已數名。船戶之傷殘苦累。匠夫之拖斃逃亡。已無算。各縣之暗地貼賄。石匠安家路費。與夫在工不敷口糧食用。多者白金以千兩計。少者亦費數百。不特無可請銷。抑且無可告訴。怨聲載道。人人側目。幸老先生到工後。暫將尖山停工。船戶石匠。又爲加價。官民之困稍蘇。此所辦尖山之害也。又其次。則所築土坯塘工程。爲害亦大。未完工之先。勒令工員加一五節省。在苛刻估報之內。扣銀一萬餘兩。奏明節省充公。迨工程坍塌。工員無力賠修。又令將前項節省銀兩支銷。以公完公。夫既已支銷。應再據實奏明。乃恐蹈前奏不實之咎。復勒令工員賠出一萬餘兩。以補節省之項。工員勢不能賠。則疊咨巡撫。懇迫巡撫察知冤抑。不便題奏。彼亦堅持不准報銷。此所辦土坯塘之實情也。至于柴薪一事。似屬

鑛料。然近杭無山。必須取之甯波紹興。肩負出山。常數十里。始載小溪篳筏。易船就江。數轉始達杭城。原有一
定之價。乃止四折五折。撫探萬夫。怨聲千里。此亦一害也。以上各條。均係已往情事。言之惟有浩歎。伏思雍正
十一年以前。未有總理協辦。上未瀆陳。於朝下未擾累於野。十二年以後。官民既已荼毒。工程又復敗壞。則
總理協辦之無容添設也明矣。亟宜奏請撤回。仍歸地方官辦理。此救弊之根本也。訪從前司道間。亦有牴牾
之時。實因海塘未定章程。歲修紕工。係先估計。後發錢糧。搶修險工。皆已有工程之後。道員方移司領銀。司復
詳院。必待批准。然後給發。在道以工程爲急。在司以錢糧爲重。所以緩急之間。多不應手。而有彼此參差之事。
此亦應照河例另爲酌定者。至于兩防廳管東西石塘。似亦數用。但偶遇險工。則自尖山至老鹽倉。七十餘里
之石塘。自老鹽倉至李家邨。二十餘里之草塘。東西往返。實有鞭長不及之慮。似應將石塘著兩同知管理。于
草塘另添一通判管理。更爲妥協。至于十一年以前。遇有工程。調各承倅及佐雜赴塘協辦。十一年以後。又添
調各縣協辦。不惟一時不諳。且路遠不能立至。深爲未便。是莫如于在塘同知通判名下。酌量添設縣丞主簿。
每名下各二員。平日則學習。臨時則修築。勝于一時調撥。至于知縣。乃地方正官。應照十一年以前。總不許調
撥。惟仁和海甯本縣地方官。有必應辦理者。乃可偶然調用。官制既定。事可徐舉。酌其緩急。而次第行之。查河
王之例。歲修需銀若干。搶修需銀若干。于本年霜降後。預發明年錢糧。給道員酌量轉發工員。備辦料物。驗收
支發。耑責道員。一有工程。報明河院。卽時搶築。俟秋汛既過。道員確核報銷。如一年平緩。錢糧尙有盈餘。一年
危險。錢糧或有不敷。據實開報察核。今亦當照此例。除議官及發錢糧應司道會議會詳外。其餘一照河工之
例。耑交道員酌辦。藩司勿得掣肘。則巡撫稽查事有耑責。工無遺誤矣。塘工既有專管。應令工員採辦料物。不

可派發州縣。此亦先務也。土坯塘勒令工員賠補節省之項。應行免除。以免苦累。其連年各縣賠墊借撥之項。應速清查報銷。開除。以免牽泥。此皆近年官吏湯火之困。救之不可以或緩者也。若現在塘工。前塘再加修理。自可堵禦潮汛。開建大石塘于前塘之內。似可稍緩。蓋夫役料物。勢難兼顧。或歸于歲修案內。每年額定修幾百丈。庶免急迫之累。否則將大石塘即建于臨水之處。以免重費。更爲妥協。昔人謂身在堂上。乃可以辨堂下之是非。老先生今日所處之地是也。宜無俟旁叅末議。然昔人又謂旁觀者清。則詢于芻蕘。不可無採。此又某昔日同僚之誼。不敢以自外者也。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研經室

阮元

浙江之性。非折不行。乾隆中年。杭城以東。海甯城以東。皆有護沙。而中間老鹽倉一段。數十里。獨受頂衝。則以南岸有牛舌尖沙之故。惟其有此尖沙。吐尖向北。故江水之下也。過尖衝北岸。則折而向南。潮水之上也。過尖衝北岸。亦折而向南。兩頭向南。故護沙以生。而受衝險工。僅中間一段耳。乾隆五十年間。有不諳塘工水性者。以牛舌尖沙爲可惡。若截而直之。則中段亦望護沙之漲。于是截牛舌。開引河導水。刷沙一空。孰知不但中段不生護沙。并兩頭護沙全失。杭城烏龍廟外。全受頂衝。潮撲民居之簷。塘外桑田。盡爲滄海。海甯鎮海塢以下。亦皆一片大海矣。余保障危險。調劑水性者數年。至嘉慶十一年以後。兩頭漲沙復生。則以南岸漸復尖沙之故。元方以爲深幸。但恐將來復有惡尖沙不直者。故書以奉告云。

上蔣相國常昭不宜築塘書

張大受

從來動大衆。興大役者。思貽百世之利。不惜一時之勞。雖使羣疑朋興。毅然行之。不顧者。惟其利重而害輕也。

豈有謀始不慎。冒焉從事。未睹其利。而有無窮之害。猶欲曉民情以爲之乎。若今者常昭海塘之築。實民力所不能堪。民情所大不便。敢爲閣下一陳之。按沿海築塘。始于浙之海甯。以及于松江之境。乾隆初年。河臣摺奏。始及太鎮常昭。亦經奉 旨批交督撫議奏。當時委員查勘。除鎮洋寶山應築土塘之外。常昭之境。用水平量。勘外高內低。毋庸築塘。核奏遵行。此則定案之可考者也。近因臺中建白。致有興築之議。某等初爲昭邑之六河南。與鎮洋犬牙相錯。地勢稍下。所宜接築。不意盡昭常之境。自常脚浦以北。福山港以西。直抵江陰之界。長亘一百二十餘里。俱在應築。民心惶惶。無所控訴。何者。築塘捍潮。本以衛民居而護民產也。所定塘基。尙在海濱三五里之內。塘外之田。皆歲收輸賦之產。塘外之民。皆力耕奉上之民。同爲王土王民。而棄爲甌脫。翦爲波臣。其不可者一也。塘基在內。則所佔者皆膏腴之產。而非菑華之場。其間廬舍當徙。墳墓當遷。又不知凡幾。若請稍爲迂曲。以保世業。苟非重賄胥役。必致觸怒官長。近緣定界。值鄉民之田宅稍有違言。幾至杖斃。聞者寒心。行見安居佃農。必多喪其本業。流離失所。其不可者二也。築塘之土。必取諸近塘之地。大都鑿濠始得。成堤深闊準其高厚。合計塘基及起土之處。非十餘丈之地不能供。以十餘丈之廣。一百二十里之長。佔田殆將萬畝。國家會計久定。未嘗輕改。雖坍沙懸課。往往以漲補坍。未獲遽行豁免。此之所佔無漲可補。旣不可使原戶賠糧。勢將加派于通邑之田。而斗則紛錯奇零。驗算莫可究詰。里胥從而飛灑者。又不止此數也。吾民何辜。忽遭加賦之累。其不可者三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沿海之地。每當秋月。或遇風猛潮生。不無漲溢之虞。所幸旋進旋退。不爲大害。卽如雍正十年異常之變。亦因水退尙速。遺黎獲全殘喘。今懲前事而爲思患預防之舉。意非不善也。然使不幸而復值百年僅見之奇災。則爾時水挾風飛。濤如山湧。橫衝直入。斷非尋丈之塘。

所能捍禦欲退之水。反爲長堤。所遏則淹。留稍久。漂沒之民。必致靡有子遺。而內地禾苗。更爲鹹潮浸漬。同歸糜爛。乃經費已估七萬。還帑不過三年。此外私貼之費。募夫之煩。無不取辦里排。議者但欲因民之資。爲保民之計。而不知既竭其力。復貽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某等伏處田間。目擊利病。誼當代民請命。而大吏奉行方銳。守令承望爲先。恐蹈出位之愆。復慮阻撓之咎。不得不以私憂過計者。進瀆於左右。伏惟閣下體國贊元。桑梓之區。尤深軫念。望於題覆發議之時。或值論思獻納之際。仰特鼎呂之言。獲停春鋪之役。所爲德於鄉邦者。甯可涯量哉。

通飭海塘禦浪檄

乾隆三十四年

陳宏謀

沿海所築各塘。專防潮水爲患。每遇潮來之期。又值東北之風。則海水風浪。拍岸漫塘。棚枝不能堵禦。蘆葦亦席捲而去。本部院連日經見有海灘所生之草。土名甘柯。草根盤結。枝葉叢生。且柔弱絲軟。可以隨波上下。若於土塘坦坡。遍種甘柯。護衛塘身。再於塘外三丈餘地。遍種甘柯。則潮水至此。不能起浪飛花。現在自寶山之川沙。以及太倉昭文境內。塘身有此草者。上年水到無浪。不能傷塘。已有明驗。又有一種枝楊。又名白楊。種地卽生。柔條長藤。用繩繫結。儼如竹籬。隨長隨編。數年之間。儼如牆壁。而又稀疏柔軟。可以隨波起立。不致激水生怒。均屬以柔治剛之一策。此二物者。當此春融。正宜種植。卽該官吏。立即飭行管塘印官。佐雜督率。塘長遍種此物。塘身則多種甘柯。塘外皆有除糧餘地。三丈皆可遍植甘柯。其枝楊不宜種於塘身。止宜種於塘根。編籬護衛。塘外餘地。亦可兼種枝楊。總以塘身塘外。數丈皆有此二物。以作衛護。俾潮水至此。不能鼓浪興波。塘身自然受益。如塘外餘地。原止減則。未曾除糧者。今既種草。卽爲除糧。或宜甘柯。或宜枝楊。隨地酌種。應變通

者亦卽變通。總期可以禦浪衛塘。至於塘長。原無工食。不能枵腹辦。地方官每丈給銀。以資種力。已種未足者。補之。務令如法種植。小心照管。期於成活。不得虛應草率。有種無成。所需種力。縣佐等官酌定數目。不拘何項。發給。事竣詳候。一面撥給。一面委驗。甘柯成叢之後。潮汛已過。仍準塘長刈割賣用。以作工食。不妨使之便宜。踴躍從事。有能設法變通。漸致廣盛者。另行給賞。急宜及時種植。以待潮汛。不可因循遲誤。柳株不能禦浪。有傷塘根。不必種植。

石塘添用筍簫疏

尹繼善

松江石塘工程。其先築之一千八百七十餘丈。已經完工。臣等赴塘查勘。逐工細驗。俱能修築如式。總理塘工太僕寺卿俞兆岳所築樣塘。較別工尤堅穩。非僅由於灰漿充足。蓋因工內俱用鐵筍鐵簫。臣等細心講究。海水吞吐。爲力甚大。倘一石移動。欹斜則全身動搖。惟於兩石層累之處。各鑿一孔。用鐵筍穿合。則上下連結於橫石排結之處。各於頭尾鑿孔。用鐵簫關住。則左右貫穿通身之石。聯絡一片。雖有風浪衝激。不能撼動。較之用鐵錠搭釘。浮面易脫落者。相去懸殊。今除已築塘一千八百七十餘丈外。尙有未築塘工二千七百五十餘丈。請將此未築塘工外層縱橫鋪砌之石。俱添用鐵筍鐵簫。每丈需用鐵簫鐵筍三十三枚。每枚重二斤。每斤價銀一分五釐。每件鑿孔銀一分。共需筍簫十五萬七千六百五十六枚。約需筍簫連工銀五千九百餘兩。所費無多。塘工大爲得力。但石有長短。筍簫或有增減。工竣核實報銷。又土塘爲石塘外護。關係最要。內有淤缺等處。離水甚近。爲最險之工。常年於土塘外身。密釘排樁保護。而潮水衝刷。難以抵禦。不時坍卸。臣等查土塘之外。有廢石塘數百丈。久經坍入水中。原題請將坍卸水中之石撈取。配爲新塘之用。今查看石料短小。不能

配新工。請將此廢石移爲幫護土塘砌築。所有撈築等項工費。卽在歲修土塘捐項內動用。實費省而工倍也。

請石塘外增築土塘疏

趙宏恩

竊臣親勘松江一帶海塘。外護土塘俱屬完固。又金山嘴一段土工。地基原低。前估一丈二尺。與各工塘面高低不一。已飭加築平齊。其餘已修石塘。如式堅固。至添貼石內土塘。現在券礮務期堅穩。再查石塘長至七千餘丈。面寬五尺。底寬一丈。以臣愚見。尙覺單薄。其外護土塘相離石塘有十餘丈及數十丈之遠。新築貼石內土塘。係緊貼石塘裏面。而石塘外面慮少幫扶。誠恐日久潮浸雨淋。剝落擦損。似應倣照貼石內土塘之法。緊貼石塘之外。再築土塘一層。上寬五尺。下寬二丈。高一丈餘。庶內外俱有包裹扶襯。愈可經久。其濶缺爲第一險工。石塘係首先修築。不及續修之工程堅穩。則外築貼石土塘。更宜加倍寬厚。方爲周密。又查石塘以外厚築之外護土塘。其內隙地原廣。雨水頗多積注。寺臣俞兆岳欲於石塘開三四洞。以消積水。前督臣范時繹尹繼善俱以恐傷塘根阻止。然現據百姓羣籲疏洩。臣愚以爲積水不消。浸泡塘根。亦有干係。若開挖數洞。實恐有傷塘身。細詢工匠。民欲于隙地中間酌開小河一道。圍繞石塞之外。仍不致逼近塘根。於石塘與土塘交接之處。開一石洞引水以入石塘內。之新河于塘工民田俱有裨益。而開河之土。卽可以築貼石之外土塘。約計共費二萬之內。暫動司庫耗羨料理。俟塘工捐錢充足之時歸補。又外護土塘以內隙地。開河之外。猶多空閒。宜酌種蘆葦柳株。日久根深盤結。既可以固塘基。而枝葉暢發。又可以資民用。合亟陳明。

